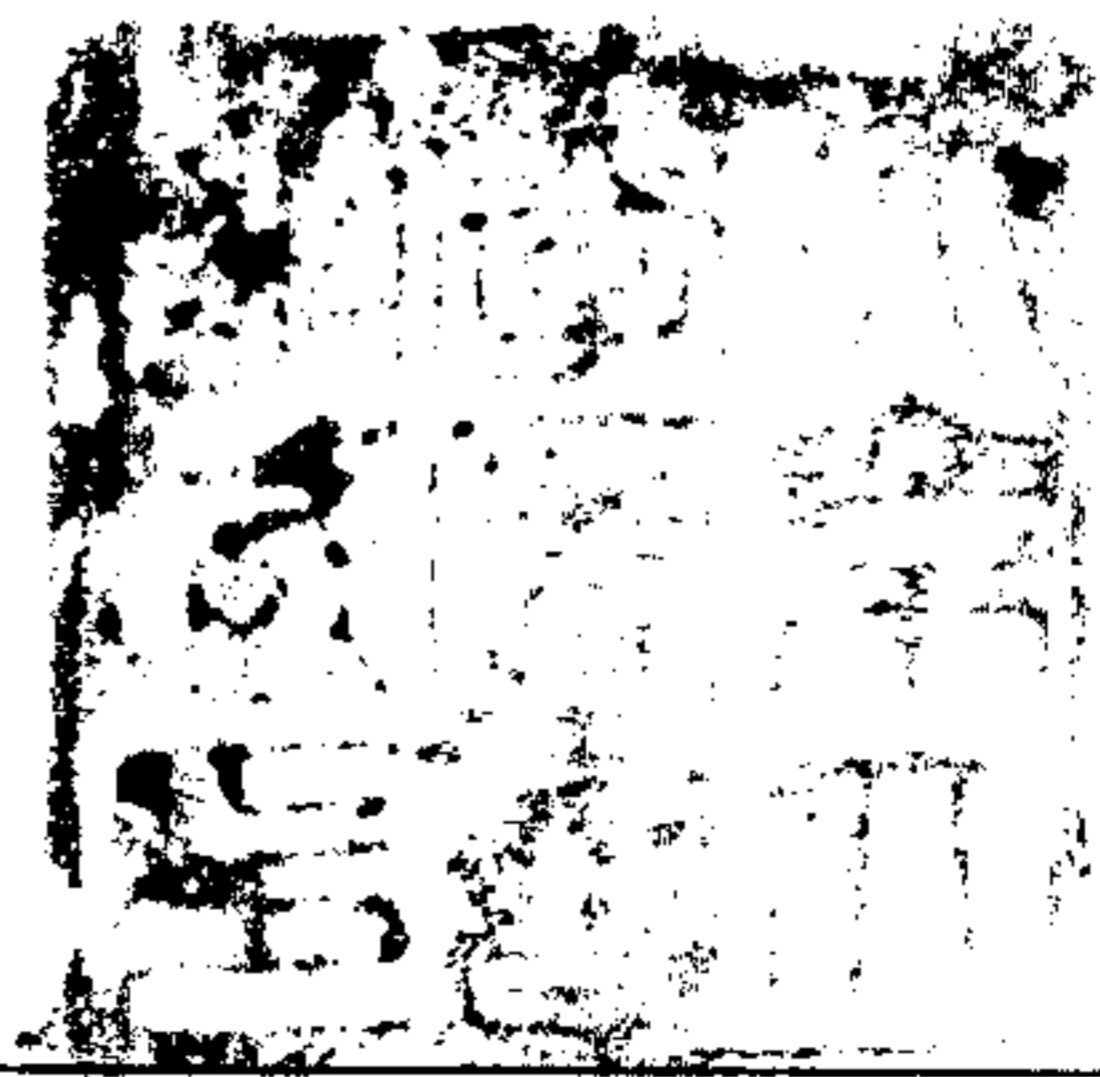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一八・史部・目錄類

海寧經籍志備考不分卷

〔清〕吳 騫撰

..... 一

温州經籍志三十三卷首一卷外編二卷辨誤一卷

〔清〕孫詒讓撰

..... 一二九



辛亥夏五歸自故鄣友人 吳君鬼林枉過以海寧經
籍志備考見示梅霖方盛雨窓竟讀嘆其力勤而益博
也竊惟先賢著述就州志所刊可汗牛馬固陋所見十
不得三四即家集亦散佚居多曩著寧志餘聞蒐討十
數年凡巨冊短編經目者非甚村鄙靡不補錄或見名
不見書則徵之諸家書目及名人文集譜傳以待訪求
今以叅校是編互有詳略隨為附注抑有請者志例多
藝文另卷新志嫌其繁蕪而去之似也然立言不朽古
人所重亦有不容概泯沒者嘗擬輟拾徃詰詩文遺句
如顧道士夷夏論述志詩朱隱士性法自然論許睢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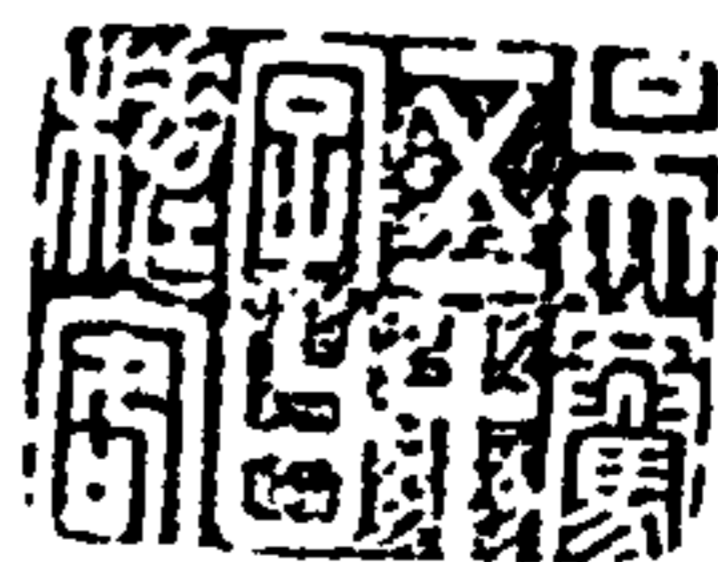
四六之類彙考一編庶使神龍片甲湧現全身而鹿鹿未遑 君淵雅能文尊著文專主經籍但略倣朱氏經義考之例每書條其存佚未見而附疏名字爵里於稍晦者兼序行事蔚為海邦文獻不亦偉觀也乎如以為然不佞當泚筆以從端陽後十有二日姻愚弟耕厓周廣業拜書

海昌自東晉六朝以來名賢著述夥願舊志頗多漏略
舛譌而先後失次亦復有之爰為增補訂正重加編次
其間撰人名跡稍晦者并著其字亦從舊志例也予于
海昌先賢典籍蒐訪垂數十年露鈔雪購頗費苦心是
編藏之家塾庶幾以備文獻之徵云爾吳騫槎客氏書
於拜經樓



海寧名宦脩志目

邑人吳 騫輯



鹽官縣圖經

亡名氏見施宿注東坡詩

海昌圖經

宋縣令胡旉著

續海昌圖經十卷

宋縣令潘景夔著

重修海昌圖經

宋縣令吳由屬邑人楊均輯

海寧縣志十卷

明永樂十六年訓導曹昶修千頃堂書目六卷

海寧水利圖志

縣令嚴寬著

海寧縣志九卷

嘉靖間縣令蔡完著隆慶戊辰續補

丈量則例一卷

縣令許天贈著

水利議

教諭鄭日休著

派貼均差書冊

縣令林恭章著

後即林

寧志備考十卷

教諭趙維寰著

海寧縣志

國朝縣令秦嘉系著未成書

海寧縣志十三卷

康熙十四年縣令許三禮著二十二年縣令黃

承璉續修付梓

都庄圖說

縣令蔡其昌著

海寧縣志十二卷

乾隆二十二年縣令金鰲重修二十九年縣令

黃簪世續編付梓

海寧州志十六卷

乾隆四十年州牧戰效曾重修付梓

海寧名賢著書目

周易注十卷

周易文義一卷

周易宗塗四卷

周易問難二卷

周易元品二卷

毛氏詩隱一卷

春秋左氏義函傳十五卷

春秋序論二卷

邑人吳騫輯

答周禮駁難五卷

按七錄孫琦問千寶駁虞喜撰唐志孫琦作孫略

周官禮注十二卷

司徒儀一卷

見隋志唐志作司徒儀注五卷

禮雜議五卷

七廟議一卷

後養議一卷

搜神記三十卷

千子十八卷

唐志正言十卷元言十卷

百志詩九卷

舊唐志百志詩集五卷此据隋志
集四卷

隋志梁五卷

晉紀二十三卷

俱千寶著

注王弼易二繫

毛詩集解叙義一卷

尚書百問

易繫辭注

見陸氏釋文

論語

夷夏論一卷

文見顧歡本傳隋志一卷唐志二卷

治綱一卷 舊唐志老子道德經義疏四卷新唐

志一卷釋文作堂誥四卷 案義疏治綱一卷

此義疏二字衍文

三名論

見南史本傳

老子義疏

隋志一卷唐志道德經義疏一卷義疏治綱一卷
俱顧歡著

集二十卷

隋志附注齊王儉集下本傳作文議三十卷

三禮義記四十卷

卷七

禮記義四十卷

周禮音

俱戚衮著

集二卷

毛詩義疏二十卷

喪服義疏

孝經義疏

論語義疏

老子義疏

俱顧越著

顧覽集五卷

見唐志覽隋人

帝王紀錄三卷

史記至言十二篇

按唐書本傳作十二篇舊志作二十卷誤
翼善記

俱褚無量著

漢書古今集二十卷

顧允著

集十卷

許彥伯著

逋翁集二十卷

今存五卷

畫評一卷

俱顧況著

妙女傳一卷

集一卷

俱顧非熊著

尚書詳說五十卷

見書錄解題

書傳統論六卷

見經義考俱張九成著。二書据通志錄

橫浦集十四卷

無垢心傳錄十二卷

甥于恕編

大學說

宋志一卷通攷二卷

中庸說

宋志一卷詳志作六卷疑誤

孝經說

宋志四卷讀書志一卷

論語解

宋志十卷書錄解題二十卷

鄉黨少儀咸有一德解

宋志一卷焦氏經籍志少儀論一卷

孟子解三十六卷

見趙希弁讀書附志舊志作孟子義解十四卷
按晁公武讀書志有橫渠孟子解十四卷乃張
載子厚輯非九成也

孟子拾遺一卷

四書解六十五卷

橫浦語錄十四卷

橫浦日新錄

門人郎燿語錄

唐繪五十卷

俱張九成著

孟子發題一卷

北窗炙輿錄二卷

俱施德操著

張氏家傳

張瓘著

晦巖集十二卷

沈清臣著

海昌先賢錄

楊均著

猥園稿四十卷

郭知運著

蓮塘詩話

祝誠輯讀書敏求記云建陽精舍藏書

句曲外史詩集

出世集三卷

碧巖元會錄二卷

元品錄五卷

茅山志十五卷

俱張天雨著

孝經注一卷

忠經注一卷

待清遺稿

俱周肇允著

日用本草

元醫士吳瑞卿著文宋時人見本草綱目

貢尚書紀年錄

飲食須知八卷
元高麗銘著銘言考華山志

朱燧著紀貢師泰事見元詩選注

斗南詩文集 四庫書目六卷

胡奎著

海寧志補

朱迪著

何光祿詩集

何熙著

螺城集

孫子良著

雪崖集

朱祚著

雪溪漁唱

蘇平著晏鐸選

雲壑集

蘓正著

蘭畹集

蘇直著

紀行集

朱禔著

履坦憂懷集

祝淇著千頃堂書目作履道憂懷集

醉陶集

徐寬著千頃堂書目作醉陶詩集

禮經私錄

宋金元史詳節

虛齋遺集十卷

古文集成

俱祝萃著

叢桂堂集

唐詩脈

迂叟詩話

俱周敬著澹齋其別號也

澹齋稿

周敬著舊志作澹齋迂叟稿

志齋集

查約著

解頤詩

查繪著

從吾道人集

董灃著

聖學全書

紫陽正脉

見浙江通志

真儒叢語

詩文雜稿

見浙江通志俱董淞著

洪武聖政纂二卷

見澹生堂書目

碧里四存前後稿

蔡龍子冥影契

見續說郛

續澈水志九卷

漢陽集十卷

見傳是樓書目俱董穀著

許黃門集十二卷

史漢方駕三十五卷

見澹生堂書目

五忠傳

桃源死事傳

貽謀四則

草朝志十卷

良方輯要

俱許相卿著

武林文獻錄

孫景時著

飛鴻亭集十二卷

吳鵬著

覺庵存稿四卷

查秉彝著

窮居集六卷

据通志下同

望仙集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

俱張涑著

小海存稿八卷

馮觀著

南泉集

沈友儒著

北臺奏議

六體古文

真逸先生集四卷

俱朱瑞登著

九芝堂集

吳遵著

性學統宗

杜釋會通七卷

地理纂要

俱周甸著

四書說義

沈志言著

兩巡奏議

問軒集
陳中益著
柳南亭
陳中孚著
鳳岡集
陳中節著
起後集
陳中復著
風山全集
陳中漸著

貽賢堂集

俱董鯤著

泰山志

即岱史新志重出

天津皖城二存稿

安慶之變一卷

岱史十八卷

俱查志隆著

源樸園稿三卷

沈祐著

審山樵湯草

亦曰樵吟 唐俞著

秋草吟

沈一鳴著

山居三集

褚相著

杜釋會通

周甸著

春秋補傳

董啓石龍著十二卷陸樹聲序見經義攷按通

志作春秋補傳義十卷海寧董啓予三同著誤

醫學大原

廣嗣要語一卷

俱俞橋著

協忠錄三卷

許南金訂記睢陽事

二京三遊草

中林集

俱郭子真著

檀弓輯注二卷

考工記輯注二卷

三禮廣義

見經義攷

方言類聚四卷

古今樂攷

一本作樂府古題攷

廣修辭指南二十卷

廣修辭指南二十卷

文選章句二十八卷

杜律註評二卷

隅園集十四卷

一作十八卷

嶺川集八卷

黃門集三卷

俱陳與郊著

對梅小草

陳公陸著

醉陶集

陳與相著

陳子編年詩

陳愈嘉著

我詩鈔

陳日新著

介眉集

陳與伯著

地理纂要

易經微言

許聞至著

盈缶集

今有許侍御存筭稿十卷

甄蠶譜

俱許聞造著

靈泉羸史集

金牛隨筆四卷

紀遊錄

風水鍼二卷

歸來吟

食史一卷

俱許令典著

資敬堂集

留都武學志五卷 見四庫書目

徐伯澂著

小學詳注

敬璋素此本明吳訥註史氏取以重刊之而署己名當湖陸清獻公後為刊正

史劄英著

刑部書目

許士奇著

濬川紀事 自序

益州紀事 天啓甲子八月自序

鄂渚紀事 禮部儀制司主事何開中序

同上

史雋

許應元著

詒美堂集二十四卷

祝以函著

浪吟

曹復泰著

武夷遊草

史記輯評參補二十四卷

鳳鳴集

陳祖皋著

太古經輯注

陳瓌著

清慶集

陳祖訓著

有餘集

陳祖萊著

楞嚴經輯注

陳祖苞著

大風堂集

陳元暉著

明鏡錄

非非集

爻爻草

俱祝守範著

一成粘壁語四冊

安國寺志二卷

俱董志稷著

論語講意一卷

誠齋文集二卷
西銘問答一卷
並施瑛著

五經集思通

朱道行著黃氏書目尚書集思通十二卷

人鏡陽秋

平湖沈懋孝序

坐隱軒奕譜

俱汪廷訥輯

春雨編

朱象衡著

逢旭窩吟草

裴應揚著

容邨軒稿

談于庭著

慧居遺稿

陸沈草

琴譜

俱沈瑞徵著

於止齋集

唐詩選脉會通六十卷

疑夢編

廣孝錄

萍社草

俱周珽著

濟美堂集

祝以應著

教外別傳十六卷

聖學正宗

困學記

讀易詩

隱居詩

蔚廬草

貫城雜記

景行錄

孝友傳三十二卷

俱郭正中著

蕪園集

葛徵奇著

彙箋二卷

余懋學著葛徵奇序

易義發蒙

圖書粹六十卷

息心窩全集三十卷

俱吳太冲著

文似堂集

陳鼎新著

海粟堂集十卷

續論語頌

綺語障

西溪梵隱志

吏部集十二卷

見傳是樓書目

使星堂纂

俱吳本春著

孤臣述

孝經釋義一卷

容庵存稿三卷

韻史一卷

俱許令瑜著

國樞一百卷

續國樞二卷

史論六卷

通志作二卷誤

棗林集十二卷

棗林禰俎八卷

棗林外索六卷

今本分初二三三集

海昌外志八卷

北遊集

晉遊集

俱談遷著

扣缶集

王翰著

述嘉集

蔣國光著

西園集

朱睿著

睿

周易玩辭困學記

詩經弋志困學記六卷

經義攷作待軒詩記

左傳分國紀事

孔子年譜一卷

左傳抄

史記抄

晉書纂

土室寤言錄

四書隨筆

春秋隨筆一卷

一經堂集二十卷

俱張次仲著

月隱先生遺稿

祝淵著

問學錄

祝子讀書二卷
友人陳確輯

敬修堂詩集十七卷

通鑑嚴八卷

罪惟錄一百二十卷

史論

浙語

國壽錄

紀明末靖節諸人

敬脩堂說造

記元末群雄及開國靖難諸臣事

詩可

春秋四傳通解十二卷

明陳士著 著 士芳字清叔

遁甲演義二卷

射義新書二卷

並程道生著 道生字可生

俱查繼佐著

陶詩評釋四卷

留素堂全集二十三卷

俱蔣薰著

命理約言十卷

旋吉堂集

浮雲集十二卷

俱陳之遴著

關里書八卷

耄餘邁志十五冊

百一集八卷

山居代應一卷

枕流日劄一卷

國家典故 續皇朝典故
高皇書八卷 皇朝典故

徵吾隨筆記
宋四大家外紀

運慶齋雜言

里門
談贅

觀生手鏡一卷

學稼餘譚四卷

尺牘廣選

陳之信著

俱陳之伸著

詠年堂詩文集二十卷

葛定辰著

澹如集

陳之烈著

七經略記

易詩書春秋三禮舊志作六經誤

大滌山人集

陳之虹著

杜信詩注十卷

陳之堙著

正誼堂詩集

金陵遊草

壘庵雜述二卷

俱朱朝瑛著

則百樓稿二卷

夢香詞一卷

香夢樓藏書目一卷

俱周文燭著

蕉窗遺稿二卷

周文燭著

權書二卷

查玗著

與素堂詩文集十四卷

嶺南浮沈草

陳殿桂著

梅軒集
陳殿桂著

淳村集十卷

曹元方著

淳村家誠一卷

玉巖唱和集

張孫宏著

四書定說

大易講義

越廬近藪

相勉業

俱史宗遜著

為可堂詩文集

史論

梅里詞

俱朱一是著

紀年草

姜日雋同水著朱一是序

蘭棕篇

周夢鸞著

琴譜

周應鵬著錢光繡序見翰苑英華

止溪文集二十卷

止溪詩集三十卷

樂府廣序一百卷

先刻漢魏二十卷

玉臺後咏

經世書一百六十卷

俱朱嘉徵著

四書警解

詩經警解

俱朱儼思著

扶桑閣文集四冊

朱爾邁著

日觀詩集四卷

朱爾邁著

偶吟草

朱璿著

訂補字彙

張標著子美文訂

澄清堂集

查崧繼著

鞭心集

葛士奇著

漱玉集

宋自均著

易庵詩文集

姚黃容園著

槃山近業

擊竹集

禪牧集

扣弦集

扣弦疑作扣絃

知還集

筇音集

舫音集

自怡集

秋水篇

辭稿疑作詞

以上竝姚黃著見朱爾邁昂庵日和尚塔銘

古文褒異十四卷

諸子褒異十六卷見四庫書目

汪定國蒼舒選

深柳堂詩文集

徐晉堦著

超然堂集

五經正訛

四書疏解

俱呂居恭著

周禮輯略六卷

古韻通補十卷

愛日堂詩文集

俱范驥著

大學辨一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補新婦譜一卷
俗誤辨一卷
叢桂堂家約一卷
辰夏雜言一卷
贅言四卷

學譜

老實論

蕺山先生語錄

先世遺事一卷

女訓

墓論

山中約一卷

乾初詩文集三十卷

俱陳確著

敬恕堂詩文集

李頤玉著

六宜樓詩賦草

盛起著

三餘集四卷

陳之述著

壑存集三十卷

湛華樓詩三十卷

山園別集四十卷

卜果篇十卷

俱徐元倬著

虹映堂集八卷

郭氏詩譜

詩筏二卷

唐詩選

見杭世駿盧繼侯唐詩選序不知即詩筏否當
更攷之

北遊詩一卷

衍極書一卷

俱郭濬著

詞學全書

四庫書目十四卷

查培總著

深寧齋集

查詩總著

玉禾堂集

徐元策著

景疏樓集十卷

自怡集一卷

黃門疏稿二卷

撫黔奏疏八卷

政學編一卷

理學就正言十卷
國朝祝文序著

安仁縣志二卷

治安日記一卷

補尺牘清裁鈔一卷

潔愛泉唱和詩一卷

黃門續集二卷

並陳黃永著

來寄軒集

燕臺偶存

鈴閣餘吟

歸田錄

並陳論著

以齋集 卷

俱楊雍建著

杜詩注

蜀中草

俱朱昇著

淮陽先生遺事

陰行錄

俱許全可著

春草堂青霞軒詩集

葛炳著

遊草

楊豫貞著周茂源序

讀易偶箋

查雍著

卷禮疏解

鐵函子

俱許齋著

水鏡集四卷

范騷著

渚山樓詩文集

易象疏意

四書指月

易經指月

硤川志

俱潘廷章著

周易精義

讀易惕言四卷

孝經通解

性理纂

十三經文抄五十四卷

明儒言行錄

見聞隨錄

梅窓緒錄四卷

耿巖初集

耿巖二集

俱沈珩著

耿巖集拾遺

耿巖家訓

俱喬孫開勳輯

縻可齋集七卷

丹梓奏議二十卷
陳凱永著

鏡山說集
陳堪永子長著
一汲園詩集
陳肯永著

葛惠保著

餐霞軒吟稿

陳懷永著

寄齋詩鈔三十四卷

文鈔二卷

陳奮永搗謙著

春秋論斷

查書總二典著

周易玩詞述三卷

詩經述一卷

四書述十九卷一本作五卷四書題旨五卷

資治通鑑述一卷

通鑑纂要四卷

律述一卷

地理述八卷

義學訓規四卷

俱陳詵著

五經正誤五卷

呂治平著

百哀吟

陳高永著

出塞紀略二卷

扈行紀略二卷

四庫書目作五經辨論 譚宗前存
呂居恭著五經正訛疑即此書

傅岩疏

俱陳世安著

梅磻文稿

祝翼恒著

漱石堂集

祝翼亮著

春秋質疑十卷

墨林類纂

躬厚堂詩集

俱祝增著

燕遊草

查蟠總著

適意吟

朱翰思著

孝經章義一卷

浙學傳是編六卷

俱許汝稷著

九經注疏詳節

蔣岐昌著

漁隱集

朱廷樞著

補庵詩鈔二卷 詩論一卷

陳枚著

德星堂詩集五卷 文集十二卷

四書大成十二卷

易經說十二卷

俱許汝霖著

文韻二十卷

李士林輯 沈珩序

秋林讀易

管宏溥著

愛日堂詩集二十七卷

格致鏡原一百卷

俱陳元龍著

帶草堂集六冊

通志辛齋詩鈔十卷

辛齋遺稿

亡友錄

辛齋詩話

俱陸嘉淑著

硯譜

影山樓詩集六卷
俱祝道眉老著
小戴記疑義
夏小正詳注
武王踐阼篇詳注
俱蔣倬著
寧遠堂詩稿二冊
爰始樓集
陸宏定著
艾軒集

楊中楠著

始讀軒詩文集五卷

查旦著

紅蓮詩草

鴛湖偶草

俱查旦著

靜學齋詩集

姓氏譜

舊志此下有蘭亭攷山居篇按二書竝前人所
作非昇著故削之

合章集

陳之桓著

武闡備要

陳之熊著

經疑

皇極經世評註

學論

並陳論著

澹遠堂尺牘

俱查昇著

愛吾廬文集十卷

張曾裕著

四書說乘六卷

張嵩昂石著經義攷誤入明人

萊州府志

就莊集三卷

陳謙著

唐省試詩注十卷

太湖水利攷二卷

宋十五家詩選十五卷

宋人小集鈔六十二卷

左傳評注
梁元帝集箋注
並陳于王著

金石遺文錄十卷
小名補錄一卷
泉蘭載筆二卷
陳子日記一卷
奇花異木記一卷

勾股述二卷

寧臨海塘議一卷

勾股蒙引五卷

讀杜隨筆四卷

時用詩集二卷

地理述言一卷

俱陳訃著

春靄堂集十八卷

文海 見山西通志

虞州集十卷續集二卷

秋雨齋集

泉蘭載筆二卷

雲中紀行一卷

益州子役記四卷

傳信錄
野雁齋詩集
並陳奕昌著
粵東紀行詩一卷
陳宣永著

葑史題跋
含香新牘
北行日記
俱陳奕禧著

晉陽行紀
北辭雜述

愚齋詩鈔

楊德建著

葑房心語

楊中訥著

思永堂家訓二卷

沈異著

尚志堂文集六卷

浙江詩鈔十二卷

一作六卷俱查容著

晉遊草

徐忠振著陸繁弢序

約心編

吳應鳳著公字爾期騫曾伯祖孝子玉章公考也

且閑亭文鈔三編

葛松著

續文選四冊 明文選四冊
水鏡集十二卷

種德堂唐詩選 種德堂宋詞選

四家宮詞選四卷

水鏡集詩一卷 閨詞一百首

二十四家詞選二十四卷

陳稹永著

韓詩評釋

慎獨齋詩集

陳熹著

古今文韻十二卷

集驗方八卷

心影集八卷

俱李士麟著

易經蠡測

春秋測微

四庫書目十三卷

續文獻通攷補

拙齋集

介堂詩草

俱朱奇齡著

斯文快事

耳齋小草

俱祝翼康著

咸齋文鈔七卷

查魏旭著

清卿集



蘭言錄

俱許惟模著

榮古堂偶鈔

查嗣珩著

周易玩辭集解十卷

蘇詩補注五十卷

敬業堂集五十卷續集六卷

敬業堂文集

姪學編

得樹樓禊鈔十二卷



人海記四卷

陪獵記三卷

廬山記遊一卷

江西通志一百七十卷

俱查慎行著

南北史識小錄

音韻通攷

查浦詩鈔十二卷

查浦輯聞六卷

俱查嗣琛著

適齋詩集四卷

後帶樓雜咏一卷

並陳源世著

周易補注

自鳴集

陳煌世集

欽齋詩集八卷

陳翼著

致軒詩鈔六卷

楊守知著

葯園吟稿

沈廣業著

南村集

楊守遠著

易理鈞元

陳世倣著

半硯冷雲集

曹三才著

史腴
平昌識小一卷
詩解蠡測一卷
益古軒隨筆一卷
白醉軒雜錄一卷
學部詩鈔十二卷
並陳世修著

歷朝尺牘六卷

曹三德選

烏衣香牒四卷

春駒小譜二卷

春暉堂書目

海神廟上梁詞

俱陳邦彥著

少廣補遺一卷

方陳程申論六卷

俱陳世仁著

墨虛小序

尋案以上二種似宜刪

淄河行紀一卷

儀禮注釋

豫遊草

楊廷棟著

紫微軒詩草一卷

朱願為著

學辨質疑一卷

仁愛叢說一卷

養正初訓一卷

閨範類編一卷

建中錄三十二卷

訓士學古錄六卷

讀書管見一卷

訓俗質言三卷

教習邪言一卷

呻吟語纂一卷

十賢傳 都察院題名記

星學纂要 嘉惠堂集

俱陳世倌著

碧桐軒小稿

祝詒著

春秋古經四卷

春秋三傳纂凡表四卷

讀春秋偶得十三卷

胡氏傳疑二卷

玩占廣師二卷

韓筆酌蠡三十卷

日堂文鈔

日堂詩鈔

俱盧軒著

勉耘文集

查雲標著

大雲樓集十二卷

張韜仲章著舊志作張珍誤

大易理占四卷

易卦吟一卷

海邦耆舊志四卷

寄生子集

選賦評注六卷

都門下第錄

唐人咏物詩選

阻風日記

燕臺紀游

唐文選

鴻寶齋詩文集

並陳世瑞著

十壁樓集

陳世泰著

海鹽續圖經

海虞縣志續編

並陳世倬著

營溪治餘一卷

珠林十五卷

養中堂詩集四卷

並陳岫著

宛陵詩集二卷

陳梅著

俱許惟植著

史斷

許惟楷著

三樹堂集

地理探原一卷

賦彙題解十卷

俱陳世侃著

友槐堂

張朱芾著

嵐縣志

綱鑑輯要詳注

太原縣志

俱沈繼賢著

平昌紀遊集

周逢吉著

罔極錄

許楹著

集唐詩四十卷

許引恬著

吳玉章先生稿

吳琦文著孫正純輯

雲在詩鈔九卷

穀齋詩鈔

縣志補

俱查祥著

白下草

中谷吟

柯雲子遺稿十四卷

小山唱酬

俱周敬柯雲著

伊洛淵源錄印證

別史

陳克蔭著

小學說約六卷

史論二十卷

古人言行集腋十卷

履元答齋詩集四卷

蕉窗日記

並陳麟著

歷朝詩選四卷

柳堂詩話十二冊

柳堂詩集四卷

並陳克鎬著

慎踰集

左旋詩鈔

俱查樞著

杜律箋注十卷

雲怡詩鈔六卷

俱陳克燮著

今是草堂詩集

祝秉貞著

倚劔樓詩集

倚劔樓詩餘

歐陽文選一卷 東坡文選一卷

雲怡子古文一卷

俱葛冷著

湖上閑漁集

釣餘集

俱朱達著

曉亭詩鈔十冊

朱淳著

梅廬吟物詩

查嗣高著

晚雷詩鈔

楊嗣震著

燕喜樓詩集

苦次偶存

俱楊景連著

味菜軒詩集

許惟枚著

雪煩詩鈔

張思問著按舊志文苑傳尚有虛生近州北軒
存稿息帆剩稿等集

六書補遺

俞鴻赤著

消寒集

楊正講著

歷代鍾鼎款識

朱彛尊跋

衍齋印譜

朱彛尊跋

蘇詩注釋五十卷

補王注所未備

道古樓藏書目

道古樓歷代書畫錄

剡源文鈔

選戴表元文

漁村詩集

俱馬思贊著

寒螿詩集

馬翼贊著

唐詩閑

馬思贊翼贊同選

授拂齋詩州

查克承著

清餘堂學古文四卷

陳澧著

法帖評五卷

陳瑛著

雙峰詩集六卷

史漢識小錄十卷

俱查克念著

問心堂集十二卷

許惟棣著

愛閑堂題函詩二卷

朱自恒著

適齋詩草

蔣作楫著

明史綱目四冊

周琦著

經史辨疑

觀我堂詩文集

俱許勉齋著

瀛山寄興一卷

周湘著

東岡遺稿三卷

周亦著

割菴集二冊

朱倫蓋臣著廣業勇祖也書尚存

附注

四書闡義脉纂

傷寒餘論

海樵題画詩一卷

俱朱榮著

視堂詩集六卷

朱祥著

文韵心影

壽世良方八卷

俱李士麟輯著

廣五雜俎八卷

並見前

周以澄著

喪禮節要

六有齋劄記

俱張朝晉著

名醫類案一百二十卷

平垵纂要十卷

俱許勉煥著

清聲堂全集十六卷

朱世楠著

通鑑歲得十二卷

左氏指證二卷

韻薈十二卷

歷朝詩宗風雅頌類約十六卷

疊字攷四卷

僻姓經見錄三卷

續三元考二卷

進士通譜四十四卷

昭代賢書十五卷

續海邦耆舊志二卷

訂補宮閨小名錄六卷

晚榆軒詩稿

沘水縣志二十二卷

陳留縣志二十卷

莘城酬唱集一卷

俱許勉燉著

花下詩鈔

東坡詩稿

俱許奎冠妻著

周易闡微六卷

禮記全編十卷

觀復堂詩鈔六卷別集三卷

陳鎬著

俱陳學英東蕃著

見山堂詩草

沈廷薦著

粵遊草一卷

查昂著

未然吟草

查遴著

寓庸堂集

張為儀著

蟲蝮軒遺稿一卷

蟲螿軒筆記

張為儒著

慕迺齋詩文集

載道集

四庫書目六十卷

俱許焯著

退思軒遺稿

許揆著子肇叔輯

耕巖詩鈔

查克峻尊聞著

印譜一卷

長慶集選二卷

俱周文在了閑著

遊粵小州一卷

沈守敬著

樗莊文稿十卷

樗莊詩稿二卷

樗莊尺牘一卷

四六枝談

百餘則 俱沈維材著

禮記讀本說禮粹言禮記諸說異同

下學編十四卷

刪定陰符一卷

淑艾錄

井辨錄

考索集

俱祝淦著

存菴遺草

程鉉著

不惑論

吳琰中心安著

并註
居詩文稿

若愚堂集

高許棟柱峰著

葦間草堂集二卷

和南宋雜事詩二卷

俱周思著

蒿菴遺稿三卷

朱芹忠著

省吾廬遺集二卷

周璟著

竹籥詩集

鹿邑縣志

俱許葵著

秋坪詩鈔

陳遇堯著

硤川志略一卷

蔣宏任著

硤石兩山題咏

自唐迄明撰人闕

蘭坑遺稿 卷

施謙著

晏人詩鈔

祝華鼎著

唐田詩稿

孫克傳著

汪立名稿

四書領要

查錫齡著

自翁自言

沈端明著

柿畦詩鈔

沈周世著

天元發機二卷

天元本義二卷

天元外編一卷

俱沈軫先著

劍首一映一卷

東臯暮春吟一卷

短檠綴言

俱張瑚著

存庵子遺草

程鉉著

寧拙州

祝寅著

又迂詩鈔

倪大文著

選佛詩鈔

選佛詩話

查義著

國朝詩因一百卷

查義查歧昌同輯

稻登集詩鈔二卷

通鑑尊聞錄四卷

讀經管窺八卷

陳存矩著

鐘官圖經七卷

語石外編二卷

錢譜一卷

誰園詩鈔三十二卷

開渠詩草八卷

陳清著

靜軒吟稿一卷

陳成備著

友于集五卷

陳孝治著

小波詞鈔一卷

俱陳沆湛斯著

留城日記

王昉著

蕭然詩鈔

許式賢著

燕齊遊草

陳天錦著

經學反求提要錄

性理反求提要錄

楚游編一卷

俱查昌和著

雪笑集

楊學易著

吾宛亭詩集

查開著

蘇詩三家注

查開輯

樵石詩集

吳嗣廣著

巖門詩文集四十卷

南燭軒詩話

歸德府志

俱查岐昌著

念園詩鈔

俞永弼著

臆吟二卷

徐蘭著

粵吟冬隱吟春隱吟靡至吟四冊

許道基著

古榭詩鈔

成方切用十四卷

傷寒八分經十卷

本草從新

並吳儀洛著

蒼宸圃類書二十四卷

陳琰考著

古榭詞鈔

攻豎偶華

俱許寧基著

亦政軒詩鈔

學書管見

俱張溶著

竹巖詩鈔

楊煥綸著

陸疎村詩

陸攀堯著

雪林存稿

倪青上著

奕理指歸二卷

施紹閻著

桃花泉碁譜

范世勲著

藤溪叢書三百二十卷

騫嘗親見叢書稿詳蠡塘漁乃

蓮峰集

俱朱協亮著

全履堂墓法

養餘老人家誠

祠墓圖

俱吳正純著

石齋遺稿

吳嶸著弟騫輯

周禮質辨

六經小翼

類史徵治

農事三略

南園詩鈔三卷

邗江集十二卷

滇南子役集三卷

並陳文樞棟著

花對山房詩入鈔

陳文樞著

農政治水邊屯

地理名銓

堪輿五篇

醫學七書

類經集注傷寒集注證治輯要脈學曙初三方

類集本草類集藏象經絡原委圖考

三農外集詩草四卷

俱朱黼撰

劍堂詩鈔二卷

朱瑞著

筠岑詩稿四卷

苔岑集作小桃源詩稿 朱超之著

補元史藝文志

張景筠著

許木仲詩稿

許璋著

蘭陔詩集四冊

周大業著

狐掖集

西閭絕唱集

韜庵雜俎

俱黃炳著

拙叟遺稿一卷

吳霖著

陳氏家譜

靈泉許氏宗譜

洛溪許氏宗譜

董氏家譜

張氏家譜

祝氏宗譜

周氏家譜

見許志列女傳

朱氏家譜

查氏統譜

查氏族譜約編

繼佐輯雲標重脩

濟陽家乘補

查克念修

楊氏宗譜

颯塘徐氏家譜

羊氏家譜

鄒氏家譜

賈氏宗譜

沈氏宗譜

小桐溪吳氏宗譜

左臺三十七世孫騫重脩盧文弘序

靜庵集十卷

朱妙端仲嫻著周濟室 以下名媛

聚雪樓遺稿二卷

高源著沈端室

竹笑軒詩集

李因著葛徵奇側室

拙政園詩餘

三卷拙政園詩餘附錄一卷吳騫輯

徐夫人燦著陳之遴室附錄一卷吳騫輯

玉窗遺稿

葛宜南有署朱爾邁室

梅花園詩存一卷稿

鍾洲人韞眉令著查崧繼室

永庵詩選一卷

附詩餘陸若松長青著葛惠保室

俯澹樓集二卷

卓琛著陳奕昌室

德菴詩集一卷

汪恭人淑婉著陳世儒室

皖

吟香樓詩六卷

查惜泚英著馬思替室

素賞樓集八卷

破涕吟一卷

陳皖永倫光著揚中默室

貯月樓詩一卷

楊孺人守閑禮持著陳世仁室

花角樓吟稿二卷

陳素雲有著查學室

餘生集一卷

陳克毅盈素著嘉善曹山補室

蓬萊閣詩彙一卷

陳筠翠君著馬之炎室

香遠齋詩彙一卷

陳慧殊著遂寧張問安室

吟香閣集二卷

陳紉著海鹽張上發室

慈雲閣詩存一卷

朱達^唐賈齋著陳克鉉室

就雪樓詩稿一卷

沈璵著陳鈞室

蕉雨樓吟三卷

王範幼嫻著桐鄉李臨皋室

落花詩一卷

褚貞紉蘭著

落花詩一卷

周儔^唐著

綠窓閑咏

鼓瑟吟

俱陳氏著徐忠振室

宏訓樓集

王氏著徐剛振室

繡餘吟草

章蘭貞著葛慕洪室

金井口訣一卷

馬自然著見道藏

澹堂竹筒和尚語錄

僧明德著姓頤氏見咸淳臨安志 以下方外

柿園集

僧守璋著一刻松園集

十緇頌

東谷語錄

俱僧慧日著

黃山草十二卷

西湖詩草

彈指集

桂羅壯遊集四卷

俱安國寺僧大涵雁黃著

泊齋集二卷

安國寺僧元尹著

鹽官名德錄

龍岩僧真照著

洪衍禪師語錄

洪衍灝著

滄州禪師語錄

僧實怡著



溫州經籍志

卷首

章炳麟書

民國十年浙江公立圖書館校印

溫州經籍志敘例

魏邑之志經籍者蓋士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爾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北周宋孝王爾東風俗傳有墳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目此其蘊蓄元明舊記多沿茲倫厥後撰著漸繁紀載難悉遂擬專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消釋地徵文之例斯為宏焉地志書目別為專書不知始十有郡承棟兩浙著倫考四十六卷曹學佺蜀中著倫記十卷周天錫慎江文徵三十八載明元嘉姜準亦有東嘉書目考諸書均不傳無由知其體例洪亮吉更生齋甲集三有刑罰全案文錄敘例其溫州自唐目來書仿歷史文志而參以經義攷之例今亦未見其書魁儒璋學藝述斐然而圖經所載履具書名不詳崖略疑屬謬評討靡資惟嘉慶平陽縣志道光樂清縣志經籍一門略存敘跋湯成烈咸豐元一縣且元嘉諸儒遺書湯今特為補輯勒成斯編倘存幸較兼拾闕遺匪多未見故大未能詳焉

耳目所及者大略具矣

溫州經籍志 卷首 敘例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汲宋之崇文選 熙朝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條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看逐敘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攷經籍一門實勗茲例朱氏經義攷祖述馬書益恢郭郭觀其擇揮羣執研覈臧否信校譬之總匯攷鏡之淵極也此書之佳意存賅備故輒遠軌鄱陽近宗秀水庚廣甄錄用葡攷稽

劉略班執類分目六厥後荀勗勸四部之名王儉樹七志之目分別部居襍而不述勝朝地志所紀執文多目人矣此例亦不知何嘗宋高僧各以族姓相次義類紛舛實非史裁蓋經執異軌史子殊原不有區分曷又與此不同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子目分合古錄多殊惟 乾隆四庫總目辨析最精配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為圭臬焉總目所分子目其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例標曰某類無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存佚之外有日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日未見者弄臧未絕購賦則難也四者所分實優檢辭然存闕並憑目說不慮譌踏惟未見與佚雖著錄有無足為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還于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其不注佚今朱氏幾二百季上溯勝朝尤為遼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咎艱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秘之書湮沒已久傳播始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臧目斷自 昭代明人所紀並入佚科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書至博矣多存虛目不必其不詳卷帙者於注日佚更要有書匪目觀而傳帙者如 四庫全書度儲 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臧 經書據雍正中臧經館所聚龍藏彙不 必經覽即定為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鑿臧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附注已書悉 温州經籍志 卷首 敘例

據梁有七錄所有也 朱氏經義攷所紀卷數多援叟志實事求是此為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秘笈久無傳本者苟著在前錄悉注行開書目所無別據它書錄入者夫注所出之書其據萬縣温州府志則不注府縣志以省繁冗書 用樹采摭之本原且證附佚之時代其見存舊帙紀述稠疊博引錄倘有類旅綴焚如經籍執文史家專志量陳鄭馬儲臧古目及 乾隆四庫提要晉江千頃稗五叟之闕文千頃堂書目原本實明史藝文志葉見朱彝尊明詩綜八十九及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七其所載書較官撰明史更為精博至每類後所附宋逸金元人書則又目補四史之闕略也 鈐鈐執執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滋傳技雖出近代實目錄家要帙也 鈐鈐執執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滋傳廣狹是實足徵不空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已於為詳注也宋志所無者取倪燦補志元史無執文志大取錢大昕補志 翁希弁讀書附志本附臧志之後今大與臧志一律錄入 古書流傳寢遠遞更鈔梓名消于婁刻卷異于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展卷茫昧此志方見存之書標頭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彙重定篇第鑿

互則附注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突然至亏區編遞籍敘錄多替始易分并尤難鈞核今則據舊目目游厥初證羣籍目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全附辭駁文用資攷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夫空焚世俗崇飾人文恆多段借總其凡取厥有二端一曰僑寄一曰依託蓋羣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階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襍不足取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如經部錄葉味道儀禮解注之 目父尚溫產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如集部錄徐璣二錄徐定春 目子已土著父猶厲公也至如偽倫新編嫁名前哲屏究既難秋解之類 目子已土著父猶厲公也至如偽倫新編嫁名前哲屏究既難采錄宜審今凡遇鈔造舊籍場有主名如鄭景望蒙齋筆談即鈔葉 庶根芟繁必芟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如周禮詳說類 則姑為綴錄 目缺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証別為辨誤度知刊刻有由異 温州經籍志 卷首 敘例

亏遲肥棄取 其體類志未載而它書誤題温州人者 敘跋之文雅俗襍糅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略區存汰大氏原液絲悉有資攷校義旨闕眇且其誦覽凡此二者並為據采或有舊士剿剽雅馴既少書林衍鬻頗綴猥多則塵存凡目用歸簡要張氏臧書志引書見之書序 若編帙既以孤文塵在則縱有疵類不廢迄勝復以馬朱兩破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沾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警勸輒滋替替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於遂寫元文不削一字年月繫銜亦仍其舊凡敘跋文字從它書采入者並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冠以某某敘跋之類其據本書甄錄者既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亦張氏臧書志例也 其有名作孤行檄徵它籍者則荷榻相抵於卷篇度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獲檢至亏辨證之語刺剝叢殘實難稽覈朱考概標某日尤為疑略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肥造 謝啟昆小學攷已有此例與彼小 有刪無改大殊專輒

祿利與而經義濫風俗傲而小說滋劇緝執文別裁宜審而干頃書目增
制舉亏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刊別史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
廣甄擇特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必刪汰若高明琵琶記項喬義則
劉康祖四書孤與神之類
不致戾使野言俛說不消文史至亏譜謀一類古志例收焚隋唐目前崇
尚氏族斜上秀行悉登官簿自譜學險廢私書錄前册後修此分彼合
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 四庫總目不在此目分韻編姓帙增類書舊志
亏家謀開登一二今竝削之

詔定官書襍成眾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虛願經進理無專屬
違例未開況復斷地為書方隅攸限凡在茲科宜必蓋闕至於游宦名賢
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閱規子溫橋錄萃永嘉之珍產攷徵所
藉梓輯須詳然主客之間當有畛域而溫州舊志茲與本郡箸述相廁尤
為無例今別錄為外編一卷目為蒐討舊聞之助

溫州經籍志 卷首 敘例 四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燁朱攷凡所標榜以氏繫名例雖
初大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詰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於沿
朱例至朱攷著粹羣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識別俾導
覽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於據科第生卒之季略為排比千頃堂書
類悉以科第先後分別著錄焚解與會試錄出無緒遂多遺復今悉依
舉人題名為次庶可較若盡一至雍正通志及萬曆乾隆二府志選舉一
門科榜先後每多乖異則並依其時代於其後其有義士逸民身處易姓苟
正諸貢及無科第者並約其時代於其後其有義士逸民身處易姓苟
節崇肥遜則仍係故朝若宋林景熙元 謹遵 四庫總目例也至亏姓氏
久湮事實不著者則附一代之末用焯攷定再為敘次
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輝心舊錄茲敘跋繫晁陳之後錫鬯博綜佚聞
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為允協今之寫定輒為夏張大抵每書
之下敘跋為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
苟地志已具則無贅錄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詳其事蹟至亏申證精與規檢謬誤

溫州經籍志 卷首

一得之愚不敢自秘殷亏末簡以質大雅己已之夏屬彙伊始寒暑再夏
條緒猶太凡為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增焉箸亏錄者一千三
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知徒殫勿集之勤未窺述倫之指紕繆奪
扁懼弗克免用疎方闡理而蓋之

溫州經籍志 卷首 敘例 五

此處為空白欄位，用於記錄或備註。

温州經籍志序

目錄之學蓋出于古史官簿籍之掌七略七錄崇文文淵皆述秘閣冊府之藏也古者行人采書以上于太史郡國之書疑口有簿籍可按特其事逸而莫攷耳劉居巢謂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為地志甄錄藝文之始近世郡會郡縣之志多沿其例學非專門專同枝贅率蕪陋乏體要好古之士或就一郡一邑攷其先哲撰著雖目錄家之支流歟然自史失其官學術之奇惟斲序師儒得以講習因地甄錄用以辨章原流是正文字固大有資于風俗政教而無戾于古者也兩浙人文之盛甲于東南温州負山而濱海承學之士秀偉同于浙西而質有其文信守師法則為浙以東諸郡之冠明人姜氏準曾著東嘉書目自序謂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為四部或傳其故敘或錄其制行或稽其撰輯顯末品隲臧否以所言覈之似取法馬貴與經籍攷借其書不傳無由知其得失求温州一郡之

温州經籍志

卷首 劉序

民國十五年 圖書館補刊

藝文者每以為借焉瑞安孫仲容同年博聞強識通知古今承吾師琴西先生過庭之訓于其鄉文獻尤所研究以郡縣舊志之于經籍疏漏踳駁無裨攷證而姜氏之書又不傳也乃討論排比成書三十七卷得書目一千三百餘家其部居分合出入一遵欽定四庫書目編纂義例則多本馬氏馬氏所未備者則宗國朝朱氏經義攷僑奇人士之書作偽之書□□之書則納于辨誤游宦名賢之圖經譜錄則別為外編限斷至嚴攷證至博其附著之詞于學派升降文人風尚異同之微尤詳哉其言之可謂一郡文獻之幟志矣壽曾則謂温州學派莫盛於宋慶歷間儒志經行開之元豐九先生繼之紹興以後良齋止齋水心諸公緒益昌大天下尊為永嘉之學其宗旨在躬行實踐由明體以達于用文章風節皆卓然有□□見淵源於伊川考亭而立乎金華永康之上者也元以後之學稍微矣然芬澤濡染猶能矢音不衰吾師嘗編永嘉學案以見派別之正又曰欲球

今漢學宋學之弊者其永嘉乎以仲容之賢而好學而誦法其鄉先生之言見於撰著者又如此之矜慎則它日大展儒效廣永嘉之學于天下以達於風俗政教者其必有在也目錄之學云乎哉光緒三年春三月儀徵劉壽曾序

此篇瑞安陳君準鈔寄公立圖書館謹

温州經籍志

卷首 劉序

民國十五年 圖書館補刊

溫州經籍志序

夫九流百氏塗轍糾紛延閣石渠茂藏繁積將欲登瀛岳於尺組彙宙合爲一編蓄萃羣言舉年萬有則藝文之志史氏之職也若乃陳留耆舊荆楚歲時存先正之楷模萃宗邦之文獻髮積裘腋鉤稽緇蘇惠遺詩採自武功之志袁宏小賦錄從江夏之經綜厥源流勒爲典要庶幾前賢手澤不就湮羶皇史徵求得所依據方聞之士蓋有志焉漸江爲著作之林甌海更人文之藪華蓋洞天之勝丹霞赤水之奇足以亭毒萬流胚胎眾秀止齋水心導其緒茂恭宗豫踵其徽靡不家握隨珠人懷寶聚盛名鼎鼎大集航航而陶隱山荒空留丹室奎文亭在難覓青箱雖盛弗傳致可慨已則有瑞安孫先生仲容譽推宗匠系出名門家學夙膺箕裘克紹凡夫蟲篆之迹豹鼠之辨表縈經天之製廣輪緯地之儀九軌二厯參周體之緒合黎弱水補涿鹿之遺莫不寄懷絲繆植思幽邃奧突獨闢畦徑能

溫州經籍志

卷首 屈序

探張茂先之洽聞三十餘乘鄭夾漈之博物五十八籤方之晉賢殆無愧色而又論心取妙洞鏡萬流騰舌名公出揚朱育之對關心鄉里入著虞卿之書累月經年旁搜遠紹爰攷求鄉先達著作上斷唐宋下迄勝國撮其大要別其存佚成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列名者千三百餘家偉矣備矣虞世南北堂之鈔劉更生東觀之目鈐鍵藝林津逮後學瀏覽一過實綜三長夫其博識多聞便腹筒拾囊中之碎錦撥劫後之殘灰自天府儲藏泊私家著錄視聽所及甄採靡遺兩本俱存蔡中郎豈其炫博九家畢集荀慈明不以爲嫌雪纂霜鈔類分部列關東風俗之傳無此宏深嘉泰會稽之志遜其滄雅則搜集之富有足稱也郡邑僑寓遷徙靡常父子之閒隸籍互異若使橋枳莫辨將爲博雅所譏先生則規矩因心鑪錘在手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自外入者登子而缺父至若編目肆分四部訂文從人次之訛宦遊增入外編嚴斷地爲書之例存逸不慮臆論卷帙悉

溫州經籍志 卷首

照舊刊則體例之當無可議也廷椿復古割五職以補冬官劉迅續詩採羣言以張風雅文人好事往往爲作新編嫁名往哲歷年既久鑒別自難先生則運以精心抒其卓識闢汲冢古文之僞正蒙齋筆談之非傳信千秋折衷一是外之如制藝小說之作文本別裁監修進奉之書事非專屬概從刪削不列簡編則去取之嚴至足法也嗟乎茂陵遺棄半佚人閒覆甌元文空期後世錦字銷殘於白蠹蜀箋零落於寒灰作者千百傳者萬一各抱石室名山之夙願終逐零執斷素以俱湮魯壁秦阮古今一慨然則收敗箒掩殘燭備一方掌故之稽存中原文獻之目洵可謂上功往彥下啟後賢續聖火以常明濬涸流而不斷者矣 映光 晉在梓鄉久欽星斗泊遊杭會親接風規備承荀鶴之儀竊起聘龍之歎高文典冊一生首重宣城前輩芳型當代尤傾北海一自皖水驅車金陵攬轡再歸東越已憫西州人琴俱亡梁木安放會以備官屏翰觀政鄉邦每當塵牘之餘閑時

溫州經籍志

卷首 屈序

復緬懷於舊德竊欲廣搜遺著大闡幽光仰體國家勵學之心以盡斯文後起之責徒以戎馬倉皇簿書填委俸長中論猶貯於篋中敬禮遺文未編夫身後悠悠數載耿耿此衷今夏巡視甬東重過通德之居彌益黃墟之痛往從先生之介弟貽澤獲此遺藁亟爲校次傳付剞劂殺青既竟略敘緣起蠡測之談自慚無當辦香之志永矢勿諼而已

民國四年十月臨海屈映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温州經籍志目錄

浙江公立圖書館編

卷首 敘例 屈序

卷一 易類

卷二 書類 詩類

卷三 禮類

卷四 禮類

卷五 春秋類 孝經類 五經總義類

卷六 四書類

卷七 樂類 小學類

卷八 正史類 編年類 紀事本末類 別史類 雜史類

詔令奏議類

卷九 傳記類 史鈔類 載記類 時令類

温州經籍志

卷首 目錄

一

卷十 地理類上

卷十一 地理類中

卷十二 地理類下

卷十三 職官類 政書類 目錄類 史評類

卷十四 儒家類

卷十五 儒家類

卷十六 兵家類 法家類 醫家類

卷十七 天文算法類 術數類 藝術類 譜錄類 雜家類

卷十八 類書類 小說家類 釋家類 道家類

卷十九 楚辭類 別集類 唐宋

卷二十 別集類 宋

卷二十一 別集類 宋

卷二十二 別集類 宋

卷二十三 別集類 宋

卷二十四 別集類 元

卷二十五 別集類 明

卷二十六 別集類 明

卷二十七 別集類 明

卷二十八 別集類 明

卷二十九 別集類 明

卷三十 別集類 清

卷三十一 別集類 清

卷三十二 總集類

卷三十三 總集類 詩文評類 詞曲類

温州經籍志

卷首 目錄

二

卷三十四 外編上

卷三十五 外編下

卷三十六 辨誤

温州經籍志卷一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易類

宋

鮑氏極 周易重注

十卷 托克托宋史藝文志一朱睦㮮授經圖易四朱彝尊經義考十八王光蘊萬厯温州府志十七作九卷佚經義考十八

廣贊

八卷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佚

朱震周易卦圖上近世楊傑鮑極論卦變之義鮑曰遜陰長之卦邪道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並與聖人易一爻而成无妄欲以正道止其邪也

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鮑極周易重注十卷治平中撰右司諫鄭獬表進祕閣校理錢藻序宣和祕書少監孫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以全一家之書極建昌軍司戶

湯成烈咸豐永嘉縣志二十按乾隆府縣志引萬厯府志周易重注九卷又廣贊八卷據胡氏稱周易重注十卷宣和中孫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云云則贊已併為一書即宋志所載十卷者是也且廣贊亦未必有八卷之多當是萬厯志誤

葉適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銘其墓水心文集十六

案廣贊八卷載於萬厯府志當本宋元舊志湯氏永嘉縣志藝文錄以宋藝文志及胡氏翼傳不載鮑贊原本遂竟刪之殊失

周氏行己 易講義浮沚集四

佚

闕疑之指今仍錄入
自敘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于是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野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細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

温州經籍志

卷一

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未為知易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以當知也浮沚集四

案浮沚周博士行己伊川程子門人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雍

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易講義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惟其敘見永樂大典本浮沚集四其卷二經解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一篇疑即講義逸文也

何氏 達原 周易解說 經義考二百七十三 王圻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 作易解說

佚 經義考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諱達原字希深世為溫人公姿穎異時強記覽落筆語驚人擢進士乙科調秀州司戶參軍未赴除敕令所刪定官改承奉郎遷祕書省正字通判池州秩滿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除添差通判處州除浙東參議官改提舉湖北常平茶鹽事徙知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除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事就差轉運副使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丐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三

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四年三月卒於官舍年六十三公為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為崖異行長於理學 梅溪後集 二十九

案梅溪後集何提刑墓誌載達原所著書無周易解說之目宋末嚴州分水亦有何達原著有易通旨舊通志及府縣志於兩人纂述往往互淆 詳辨 此書既不見於誌或亦分水何達原所作然梅溪後集十三送何希深舍人赴召詩有平叔淵源易論語之句是希深固治易學者 希深有論語集解十卷別著錄 又續文獻通考及經義考於此書下附載希深官秩事蹟並與梅溪所作墓誌同今姑據錄入以備參證

諸葛氏 良園易說 經義考 二十五

佚 經義考

陳傅良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公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

淺事年且五十德日加修講問日加切余嘗見公暨張洎忠甫夜論學自敘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 文集五 十一

案良園諸葛主簿說萬厓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薛氏 季宜 古文周易 十二卷 經義考 二十六

佚 經義考

古易經二篇象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道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即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不幸遭秦絕學舉燬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養之卦文王周公之辭仲尼之贊於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

温州經籍志 卷一

四

何其保之之固也它經雖玄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數聲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為之宗故它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人何如其切至於六經大難之際迺保易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為之也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析之以教雖互有啟發於義駁矣易道之隱其肇茲乎且八卦條陳六爻咸列繫辭其下易之故也仲尼贊述其義未嘗不謂以成文分繫卦爻非其旨矣欲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於古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為二篇象有小大之別易經無義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舊失其序雖先儒謂次象象或以為次繫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係之象辭象若繫

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云蓋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象象卦爻之
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為必得姑從其
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注之失得在所不論良齋語集
自敘課 卷二十六

案良齋薛文憲公季宣宋史儒林傳四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所定古文周易
今無傳本其分合之次則書後之文尙有可攷蓋上經第一下
經第二彖辭第三大象第四小象第五乾文言第六坤文言第
七上繫第八下繫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也
考宋時言古易者凡六家篇次大略相同其異者王洙古易本
上下經惟載爻辭卦辭別為一篇晁說之古周易本其書止八
卷不分卦爻而象象繫辭亦不分上下篇最謬者吳仁傑古周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五

易本以爻辭為繫辭以繫辭為說卦名為考古實則違臆亂經
最善者呂大防周易古經本不分卦爻為二不併上下象為一
在諸本中獨為復古孔穎達周易正義一家數十翼云上象
文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繫辭 呂祖謙古易雖云從晁本
之徒並同此說呂本與孔所舉悉同 程迥古易章句本暗合朱子作本義即用其本非無見也又有
重定然實與呂本暗合朱子作本義即用其本非無見也又有
程迥古易章句本篇次分合同呂本惟文言次小象後則與
王冕本同良齋所定本以文言次象象用王冕程三家本自序
所謂從其近是者之次也其合上下象為一分文言為二則與
六家之說全異而與宋初胡且周易演聖通論本乃適符合然
後敘未舉胡書蓋寫定時偶未見矣

宋氏

首之 乾坤二卦講義
一卷 樓翁攻媿
集一百九

佚

樓鑰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孝先字舜
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今入葉矣君弱冠從梅谿
先生王十朋遊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移長谿
丞調臨海令再調光化令改奉議郎知奉化縣授信州通判秩滿竟以
朝散郎致仕翩然還家有古樟蔭蔽甚廣自號樟坡居士嘉定四年八
月終於家君敏而靜貫穿百家不為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淡
而實朕詩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
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年書一卷樟坡
集三十卷藏焉攻媿集

戴氏

易總說周易啟蒙翼傳中授經圖易四道作周易總義又授經
圖復出作周易總說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作易經總說

溫州經籍志

卷一

六

直齋書錄解題一易總說二卷端明殿學士永嘉戴溪肖望撰每卦為
一篇嘉定初為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周易啟蒙翼傳中戴端明周易總義上下二卷不具卦及卦爻辭只每
卦說一大段嘉定癸未其子料院掄刊於秣陵郡學
宋史儒林傳四戴溪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
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
案岷隱戴文端公溪宋史儒林傳四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雍
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易說宋史本傳載
其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時承景獻太子命而作景獻太子諱
宗室傳三致無名氏中興館閣續錄七官聯門祕書監戴溪嘉
定三年二月以太子詹事兼四年四月為權工部尚書此書蓋

即其時所進也

林氏 應辰 易說 經義考 三十二

伏 經義考 三十二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林拱辰弟應辰字渭起涇熙進士監尙書六部門

所著有易說騷解

戴氏 蒙 易說 經義考 三十二

伏 經義考 三十二

案戴縣尉蒙朱子弟子萬厓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

儒林傳並有傳

朱氏 元昇 三易備遺

十卷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一倪燦宋 史漢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三 存 經解刊本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七

中書省照劄中書省送到朝請郎新除直祕閣兩浙東路提案刑獄公
事家鉉翁狀鉉翁竊惟義理之學託象數而傳者也魯河南程氏倡道
於洛時則邵雍發經世不傳之妙新安朱氏講學武夷時則蔡元定明
圖書未發之旨今其遺編皆在而世之學者知讀程朱之書而不知窮
邵蔡之學象數之傳無傳焉幸而有一人事此為事學此為學蓋千百
而一二者也而沈滯下僚埋厄允役無以自振拔於當世適仕於鉉翁
之部內是用忘分出位具以名聞竊見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
縣建寧府松溪政和縣巡檢朱元昇苦心舊學篤志遺經獨探象數之
傳自悟義黃之蘊著中天歸藏書數萬言為圖數十以述其所自得之
學其說謂伏羲易先天學也黃帝易中天學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
艮巽兌奠於四隅而為八卦八而為六十四卦者先天易也十日
十二子納而為六十甲者中天易也中天自先天來者也其名雖異其

理則一於是以前天六十甲配先天六十四卦而六十甲之序與先天
六十四卦之序自然照合不爽錙銖以是知黃帝作六十甲所以發先
天六十四卦不盡之義載陰陽五行之功用被之天下萬世者中天歸
藏易也孔子於商道而取坤乾所取者商之歸藏而中天之易於是乎
在商易名歸藏而黃帝亦以歸藏為氏商易用歸藏而商之諸君皆以
甲丙辛壬為號以見歸藏之書作於黃帝而六十甲與先天六十四卦
並行者乃中天歸藏易也歸藏易自漢初已亡元昇述其意而為此書
以自然之數納自然之音符自然之象縱施橫設無一不合皆元昇所
自悟者也至於邵氏之經世蔡氏之圖書與近代諸儒象數之學皆能
洞究其義為之折衷其用功甚勤其探討甚博非徒掇拾前人之文字
語言為之講解漫以學問自見者之比其人早遊場屋有聲屢舉不第
捨而以右科奮圖竊升斗之祿以供菽水之養身墮右弁官為徵巡而

溫州經籍志 卷一

八

探蹟鉤深卧起不輟窮壯老堅真士之有志於學者而恬於進取不求
人知人亦未有能知之者鉉翁將指於身始識其人是用冒犯斧鉞之
誅僭以元昇所學上徹於朝仰祈萬一之采錄除已具錄奏聞乞特賜
甄擢收之冗散之役處以校書之任使海內學士知以象數為學不惟
陳言舊說之是務其於興起文治作新斯人實非小補伏候指揮屬官
擬欲送中籍記奉鈞判送除籍記外右報本官照應咸淳八年六月
日
周禮春官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作於伏羲用於
夏歸藏作於黃帝用於商周易作於文王用於周一代之興必有一代
之易雖不相沿襲而實相貫通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聖人者豈各出意見以為斯易哉龍馬之
所呈神龜之所授是皆得之天者也周公相成王設官分職命太卜命

蔡人並掌三易不以周用周易而置連山歸藏於無用是天固將以斯
易託斯人也周轍既東周禮廢闕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孔子為天下
木鐸黜八索闢十翼韋編三絕而周易繫矣之杞而得夏時焉之宋而
得坤乾焉故天下後世有亡書无亡言而連山歸藏易傳矣是天又將
以斯易託斯人也孔子既沒經秦歷漢連山歸藏寂然無聞惟周易孤
行於世漢儒用心徒勤管眼不及或破碎一卦以直六日七分或牽強
四卦以管二至二分或禳之以讖緯之文或引之於老莊之境如盲摸
象如管窺天萬端臆說干差並起是何易道之不幸也天開我宋五星
奎聚兩曜合璧異人閒生希夷陳搏以先天一圖傳神放放傳穆脩脩
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康節康節以超詣絕塵之資加以融會淹貫之
學管皇極經世書包羅萬象該括三易本領正大規模宏遠是天又將
以斯易託斯人也嗚呼易固聖也天固與之易固晦也天固彰之天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九

心欲以斯易福斯世也昭昭矣元昇結髮讀書冥心易學慨皇王之道
泯泯沒沒其不絕者若一綫之繫千鈞也元昇下无位上无應徒以疎
賤抱此勤志根極理要鋪陳軌範掎揭淪墜顯發幽眇尙擬補皇王之
絕學於千百世之上存皇王之良法於千百世之下輒不自揆本諸河
圖洛書述三易備遺因世次而冠以先天中天后天之名庶幾連山歸
藏得與周易並顯於世後之人或因此知邵子之心則知孔子周公之
心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知孔子周公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則知天
之心咸消庚午冬至朱元昇序
自管聖智開物必有為之先者聖人有作天不愛其道發祥闡靈無復
隱秘聖人則而象之天地陰陽之情始為天下洩此河圖洛書天所以
開聖人而聖人所為畫卦以開天下後世也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是圖書並出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河圖示羲洛書賜禹者非也

周官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八卦已重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文王重之者非也秦燬六
籍易以下筮之名得全然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夫子曰嘆杞宋文獻
之不足設則二書不待至漢而亡久矣水簾朱公博極羣書尙友千載
絕識異解玄感冥契自初年於邵子之書有所悟入管邵易略例若干
卷首明河圖洛書之辨以為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
一至十為河圖自一至九為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案春
秋緯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
符河圖本於天宜得奇數而居先洛書本於地宜得偶數而居後此其
所據依以為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
十五數之為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
為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

温州經籍志

卷一

十

於夏后氏夏后氏之易不可見即伏羲之易可見矣夏時之行自漢太
初歷至於今未之有改連山之易不可見即春首純艮之義可見已說
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
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為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秘固已具於
所成始始萬物之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之易之遺大
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賈公彥周官疏曰歸
藏以純坤為首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案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管
黃帝命大樞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
數究於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乾老陽
之策三十有六坤老陰之策二十有四此六十也震坎艮少陽之策三
十二巽離兌少陰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
亥為陰陽之終子午為陰陽之始六甲納音遇巳亥子午之開陰陽終

始之際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跡不露一象
一數莫不與圖書合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例備商易之遺入卦之象不
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
十有入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尚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
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義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夫姤剝復具乾坤
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體為卦五十六其說尚
矣未有悉以辭辭爻辭象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
易之遺公於三易可謂補苴隙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
遠紹者矣抑公之於圖書非求於文公先生之說異也先生釋聖人則
之之義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則
虛其中者亦太極也奇偶之數各二十者皆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
七八九者四象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七

六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
入卦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
也且畢之曰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邪由是觀之公之說
若與文公異而未嘗不與之合也備遺既脫稟當路以之傳聞悉上送
官籍記後省而公老矣亡祿即世其子起予在丙子歲以示予之時方
干戈搶攘欲考訂官策未皇也明年起予即世仲子起潛獨抱手澤於
風波溟滓中十有八年於茲公遺言我書必得能一為序於是繕寫成
編惠而好我口授手畫登齋忘倦其間既舊書多所補正猶司馬子長
成一家言於周南執手之後而太玄可無俟後世之子雲幸哉有子如
此夫干之少以三禮從公之族子元夫先生游尋公忘年定交雖不獲
面受此書請問論著大指厥既從起潛盡見其書而讀之竊窺其槩後
死不佞序焉敢辭起予名士可世登右科起潛名士立癸巳臘月朔林

干之能一序

連山包犧先天易也歸藏黃帝中天易也周易西北後天易也是三易
也皆遇孔聖皆脫秦火皆厄漢九師也宋室龍興五星奎聚天生大賢
於龜馬初出之地豈偶然哉余讀經世書而知先天之傳在邵子讀易
傳而知後天之傳在程子獨怪夫中天曠千百年餘無傳焉余尉青田
以王事會水簷朱君於沐鶴溪公退之暇出一編書示余曰三易備遺
其推原歸藏中天之妙引之於先天不見先天之為先推之於後天不
見後天之為後是將合邵程為一書獨傳有熊氏不傳之妙也嗚呼道
之與天也廢亦天也其廢而復興庸非天乎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使天不生湯於皇風既逸之後黃帝之
道將無傳焉不生微子於商緒將墜之初湯之道獨得而傳乎哉吾想
其抱祭器而來歸也坤乾之道已得之宋矣嗚呼姬轍之東茫茫禹迹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七

知有是書者誰也宋雖有是書知有是道者誰也夫子商人也乃獨知
焉嗚呼天遺商道於商之後而必使商人知之是可以觀天意矣嗚呼
曠千百年朱君何從而知之乎其聞之邵程子乎聞之有熊氏乎曰
聞之天時咸濟癸酉四月朔日後學天台東泉葛寅炎同叟敬書且繫
之以韻語曰誰鑿混沌窳龍馬出澄淵篤生羲文聖立極先後天三三
美所演兩兩山之連不假人安排自有天渾全成陽烈焰起斯文獨不
烟中更九師斷慘於秦火然言溷道隨裂爾來千餘年皇乎鉅未與奎
聚五珠聯天子圖出地復鍾二鉅賢門外儼立雪窩中閑弄丸數加一
倍法書得七分傳文後不為後義先不為先嗚呼中天易鎖鑰透黃軒
厥數則用六是為歸藏焉觀象曆可紀聆鳳律相宣芸芸苗九地終至
碩果堅薛野既未乳鼎湖龍已僊致哉司徒氏而把五教權滔滔其
海始達溜涓涓光夏臺出撥亂南巢遷執中亦建中道體無些偏義

禮兩夾持以此裕我昆姓別取諸子世號遜以干甲庚至丁乙天潢衍慶源不幸辛也虐竟以甲子顛化晨豔方燭太白旗已竿衣寶炎炎襄道器俱無存仁哉爾王子獨抱祭器奔想借此書抱器完道亦完有客皓其馬歸作周之藩俾食豫土毛一髮千鈞絲不然之宋叟胡此得坤乾我知蒼蒼者寄道於不言孔也商之人宋也商之孫茫茫宇宙闢斯道萃一門粵從兩楹寥寥絕韋編淺者膠於卜深者痼於玄固哉房直日誕矣雄入泉入工亮圖法百賈莊肆錢皮毛太初曆糟粕一行禪天窻兩呼吸誰契希夷眠極根一動靜誰悟濂翁邵程又塵土河洛空滄漣翕固張之的晦乃彰之根節彼厲南蕩氣復合真元攢青華益卓湛碧芙蕖妍石乳膩昏雨玉紅絢朝暎孕此古心子通身太極渾香和梅月嘯朱泄花露研吉凶扣靈蔡消長聽啼鴉寂慮那三畫游神這一環六十六甲甲卦卦圓仰接先天後俯超後天前中天此中興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三

亞康節伊川問君易何在庭草翠無邊

夫子既沒迄今七百年閒諸以易名家者專於理則簡於象數專於象數則荒於理因註迷經因疏迷註致十翼本旨不白於世而世之學者果於襲舊疑於知新罕研聖人作易之根柢我先君子述三易備遺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夫子明作易之根柢也故言理必考象言象必考數理象數無抵悟然後措諸詞寫諸圖自謂得聖人之心於註疏解釋之外有先儒所未發者視諸家言易理自理象自象數自數三易旨三易河圖洛書自河圖洛書判然不相符者不佞矣噫此其於易也功不在名世諸儒下咸淳庚午備遣成帙部使者則堂家先生一見奇其書平陽縣志引用聞於朝會國督成事嚴未皇暇也送中書籍記越三載先子歿先兄起予甫繼志纂述時事且別多所散失起予甫亦下世矣士立弗克肖似夙夜罔敢懈惟父兄之志是酬補遺其闕僅完

其帙敬錄諸梓非敢曰論讓其前人之美以顯揚之後世也易之晦也明也有時也人焉得而已諸時元貞乙未立春日男士立百拜謹誌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注曰連山虛戲歸藏黃帝合周易為三代之書連山首艮夏用之歸藏首坤商用之周易首乾周用之孔子嘆杞宋無徵於杞得夏時於宋得坤乾康成注以夏時為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坤乾商陰陽之書其存者有歸藏考班固藝文志歸藏不著於錄康成何從得之毋亦張霸古文尚書之流乎隋志有薛貞注歸藏十三卷至唐已亡別有司馬膺注又有連山十卷宋崇文總目獨存歸藏初經齊母本著三篇間見諸書所引頗類諸子百氏之語愚竊以為太卜之所掌者三易之筮法若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但有端龜命筮吉凶悔吝之兆原無象爻所繫之辭孔子所得或出獻老口授非有成書

温州經籍志

卷一

四

故後世無傳否則秦政禁書二易當以下筮得存不應不見於西漢也宋東嘉朱日華氏精心象數之學以為天下有亡書無亡言因夏時坤乾之言即河洛先後天之圖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為洛書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易之遺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為河圖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因先天後天之體用即象數之合以證義文之合以證爻象象之辭證互體演反對互體圖例以備周易之遺而首之以河圖洛書之辨凡為書十卷日華中嘉定辛未武科官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及建寧松溪政和巡檢家則堂提刑兩浙見其書異之因進於朝請收之冗散之役處以校讐之任時為咸淳八年之夏未三年紀元德祐不及收用徒錄其書於後省而宋社屋矣其子士可士立先後補成乞序於同邑林千之以傳之父子用心於是書可謂勤矣日華名元昇溫之平陽人士可登開慶己未武科干之字能一舉

寶祐癸丑進士官編修林霽山贈之以詩有大雅凋零尙此翁句蓋宋之遺老也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通志堂刊本序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一朱元昇三易備遺十卷字日華永嘉人咸淳中以右榜官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縣建寧府松溪政和縣巡檢

述其自得之學為河圖洛書一卷連山歸藏周易各三卷浙東提刑家鉉翁奏進其書於朝未幾宋亡元昇亦死其子士可及次子士立卒成

之元元貞乙未士立乃為刊行宋史藝文志補與此略同

四庫全書總目三三易備遺十卷內府藏本宋朱元昇撰其子士立補葺元昇字日華里貫未詳惟卷首載咸淳八年兩浙提刑家鉉翁進書狀稱

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及建寧松溪政和巡檢朱元昇卷末士立跋稱咸淳庚午備遺成帙則堂家先生用聞於朝三載先子歿云云

疑其即終於是官庚午為咸淳六年而狀署八年殆傳寫誤六為八歟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五

其書本河圖洛書一卷連山三卷歸藏三卷周易三卷元昇自序亦兼言三易而鉉翁進狀特稱其箬中天歸藏書數萬言未詳其故豈以先

天後天皆儒者所傳述而中天之說元昇創之故標舉見異耶然干寶周禮註稱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

成為後天則中天實亦古名非新義也元昇學本邵子其言河圖洛書則祖劉牧其言連山以卦位配夏時之氣候其言歸藏以干支之納音

配卦爻其言周易則闢反對互體之旨雖未必真合周官太卜之舊而冥心求索以求一合亦可謂好學深思者過而存之或亦足備說易者

之參考耳

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錄三易備遺十卷宋東嘉朱元昇撰自序在咸淳庚午其書第一卷言河圖洛書二卷至四卷言連山五卷至七卷言歸藏八卷至十卷言周易

全祖望補宋元學案七十八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別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

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為河圖自一至九為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

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為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為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

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為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於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即羲易可見矣連

山易即春首純艮之義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為明文王之

卦要之首艮之祕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

溫州經籍志

卷一

六

有十餘十二支而其相承之數究于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于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

之策三十二巽離兌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為陰陽之終子午為陰陽之始納音遇己亥子午之間數必交音

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述歸藏象

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

說尚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義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夫垢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

餘互卦五十六其說尚矣未有悉以卦爻象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士可字起

予亦登右科次子士立字起潛皆能卒業于其父之書

張惠言讀三易備遺怪矣哉朱氏之為易也曰連山者先天也伏羲易也歸藏者中天也黃帝易也周易者後天也文王易也又曰伏羲之卦八入者河圖也洛書也黃帝之卦五五者甲子納音也文王之卦六六者反對也伏羲之卦六十四黃帝之卦四十八文王之卦三十六伏羲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黃帝之策萬有八百文王之策萬有二千九百六十衍之當皇極經世一元之數焉自以為出邵氏尸之若聖人嗟乎此豈邵氏之意哉雖然由先天之說其道固可以至於此無怪也故君子不立異不倡游言易圖傳辨

案水簷朱巡檢元昇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隱逸傳並有傳其述三易大指以圖書為本其圖書述意云本之夫子大傳之辭而為之圖與說推往順來逆八卦之旨以四十五數為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七

河圖推起震終艮八卦之旨以五十五數為洛書若夫關子明以四十五數為洛書以五十五數為河圖與劉長民所述不同長民劉朱子熟長民之說而是子明愚也本夫子之辭而符長民匪曰敢自異于先生長者亦惟其是而已耳蓋宗朱子而不為苟同者然河圖之數古無其文洛書漢儒以為即洪範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至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始取乾鑿度九宮法為河圖而又以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為洛書後阮逸又互易其名託之關朗邵子朱子皆宗之是圖書之義乃陳邵之易非孔穎達李鼎祚諸人所知水簷乃以之推周官太卜之三易而譏漢儒為破碎牽強不亦異乎

又案周天錫慎江文徵三十二載朱眉年三易備遺敘略云三易者謂連山易伏羲易而夏用之先天易也歸藏易黃帝易而

商用之中天易也周易西伯易而周用之後天易也先天易得

康節邵氏而傳後天易得伊川程氏而傳獨中天歸藏易曠千百年餘無傳焉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餘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乾老陽之策三十有六坤老陰之策二十有四此六十也震坎艮少陽之策三十二巽離兌少陰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為陰陽之終子午為陰陽之始六甲納音遇已亥子午之間陰陽終始之際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是為歸藏中天之易平易朱元昇於是述連山象數圖例凡一十八篇以備夏后之易之遺述歸藏象數圖例紀歸藏易曰中天凡二十篇以備商易之遺述周易反對互卦圖例凡二十三篇以備周易之遺其文字

溫州經籍志

卷一

六

共十卷考究甚詳但中天之說識者不能無疑也其文不全然今所傳通志堂本卷首無此敘不知周氏何從采之其云中天之說識者不能無疑蓋亦不以水簷之說為塙也

邵易略例全祖望補朱元學案七十八

葉氏味道周易會通經義考三十一

案西山葉文修公味道朱子弟子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林氏起鰲易述古言

二卷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三十七

佚經義考三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宋進士題名寶祐癸丑姚勉榜林起鰲字孟連兵部郎中居蓋竹起原誤啟今據乾隆府志正

案起鰲嘗知仁和縣潛說友咸道臨安志五十一及南劍州宋濂朝京稿一平陽林氏祠堂記此書舊志未收今據宋藝文志補入

湯氏建周易筮傳

一卷授經圖易四經義考三十四無卷數

佚經義考三十四

周易啟蒙翼傳中湯建周易筮傳原注建字達可號菽堂先生溫州樂清人交楊慈湖門人知惠州趙汝馭作序淳祐四年刊於郡齋

案菽堂湯先生建萬厓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戴氏仔易傳經義考三十五

溫州經籍志卷一

佚經義考三十五

九

凌迪知萬姓統譜九十九戴仔字守鏞蒙子常以孝廉薦有云天分素高年近四十即棄去場屋大肆其力於學密察於義理之精考質於古今之載詩書易周禮四書下逮史傳皆有傳述迄未嘗一出以自衛安貧委順賸如也

戴氏侗周易家說經義考三十五

佚經義考三十五

萬姓統譜九十九戴侗字仲達仔弟登淳祐第由國子簿守台州德祐祕書郎召繼遷軍器少監亦辭疾不起年踰八十卒有易書四書家說

六書故內外篇

繆氏主一易經精蘊千頃堂書目一倪燦補遺金元蔡文志錢大昕元史三作周易精蘊萬厓溫州府志十七作易精蘊

伏經義考四十三

案繆處士主一萬厓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鄭氏模翁易說章句程白石樵唱注

伏

案鄭國正模翁萬厓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義行傳乾隆平陽縣志忠臣傳並有傳林景熙山集五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載所著書有續古襟著二卷厚倫詩一卷而無易說故經義考及舊府縣志並未著錄惟齋山集白石樵唱寄鄭宗仁詩末聯云見說孤燈雨年來著易成章程注宗仁晚年著易說若干卷蓋入元以後所作其卒時或未成書也

元

溫州經籍志卷一

葉氏葵易學精微

一卷忠貞錄一

佚

三

卓敬葉繼道墓誌銘公稽古力行閉戶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理每終日危坐反身以求誠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要嘗曰予始知道時思周子不除窻草張子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爲二及見得此理真徹上徹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方知此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一卷皆精研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忠貞錄一

案繼道葉先生葵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陳氏至易傳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陳處士至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明

劉氏南金周易集說萬麻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明薦辟劉南金明經海州學正

曾唯東鳳詩存十五劉南金字貢禹永嘉人授本府訓導

張氏著易經精義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四

佚

案張臨江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張氏謙易本義集說王朝佐東嘉先哲錄十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三

佚

東嘉先哲錄十引徐橫陽文集吾友同郡張先生謙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義反覆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取諸家之說窮其繁蕪撮其精要間或附以己意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附於卦爻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

先生學識該洽又通書蔡氏傳詩朱子傳在太學三經諸生各以所業請益先生隨問隨答臺臺忘倦獲造就者居多多有著述子未及盡見爾案徐橫陽文集徐與祖著

案張學正謙永嘉人東嘉先哲錄引易本義集說云永嘉張謙舊府縣志人物選舉

兩門並失載所著易本義集說經義考亦未著錄今據東嘉先哲錄補入

徐氏興祖易經講義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七十七

佚

案徐教授興祖萬麻溫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儒林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朱氏諡易學啟蒙述解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作周易啟蒙解今從明史藝文志一經義考四十九

二卷明史藝文志一經義考四十九

未見九注日存

案朱學正諡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有傳

張氏文選易經講義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五十六

佚經義考五十六

黃淮翰林庶吉士張士銓墓誌銘士銓弱冠選充郡庠生訓導宗起徐先生長於易士銓居講下受教心領默契肆筆為文發揮陰陽之妙隨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三

不踰軌轍先生喜得佳弟子同門相親者多資麗澤之益介庵集

案張翰林文選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童氏器易經講義經義考五十一

佚經義考五十一

案童鎮遠器萬麻溫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官業傳並有傳

朱氏廷諡易經解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朱纂城廷諡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方氏繼學河圖衍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案西堂方處士繼學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戴氏 易注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案乾隆府志經籍內易注作戴懿撰縣志作戴懋

府縣志選舉表府學歲貢嘉靖間有戴懋是府志經籍志作戴懿誤案

麻府志文門 亦作戴懿誤

唐氏 璧 易經粹說

十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並無卷數

佚

案唐璧事蹟無攷其著述載萬麻府志藝文門則必嘉隆以前

温州經籍志 卷一

卷一

三

人也故均於此

徐氏 時春 易義金針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徐明作于時春生員嘗有名山藏草四書玉楮葉

易義金針

鮑氏 嘉慶 周易辨疑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八鮑璋從孫嘉蘊邑庠生敢孝友尚氣節博學能文著

楞菴文集周易辨疑治齊要略諸書

應氏 德成 周易序卦反對義集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應桂平德成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鄭氏 思恭 易學金針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蔣鳴玉序王戊之秋不佞以易應闕之聘往返昆陽九風七弦之閒聞有太和鄭先生以易名世明年復以吏事行部是邑造廬而問業焉先生龐眉皓髮諱易靡倦反覆閱皇蓋不勝憂世之思也余憬然嘆仰久之顧未窺其體易于身驗易于心者何如會平瑞兩令君交口稱先生雅尚淡穆不作世人纖趨不喜世人耽逐離物自全憂匪人之比也一編不較憂日昃之離也其所著者有瑣語憂鄉間也續用世憂天下也三經憂心術也四言憂世法也仰止憂前修之渾也噴飯憂來學之謬也纂時令以憂非珍存佛種以憂異端他刻種種無之非憂亦無之非易至于今世風不古民貳避趨而思以金鍼一綫度人世也度之以危平易傾之理而開天下有吉無凶之路者也是刻也余向擬以數言

温州經籍志 卷一

卷一

五

弁其首而剛工未完至是有家弟參軍鴻便以成書見寄讀之不獨其解易也一洗依傍拘泥之陋而益嘆先生之殷憂于是驗矣夫天下之動不出吉凶兩途而貞于一貞與不貞辨在幾微之介憂之早而動固勿貞也不必履盛處優即陰羅晦冥之候而吾道之否而泰困而亨自有在也斯一獲之微意也先生余所事為經師人師者敬為之敘而復之崇禎甲申仲秋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鄭思恭歸休二十餘年閉戶著書有易學金針性

鑑摘題左國精髓東昆仰止錄鄉居瑣語等集二十六種

案太和鄭敘論思恭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載所著書凡

二十六種其目見於藝文門者曰易學金針曰左國精髓曰性

鑑摘題曰鄉居瑣語曰客窗論世曰見危長嘯曰噴飯錄曰筆

鋤三刻曰時令纂修曰南雁蕩山志曰東昆仰止錄凡十有一

書此外尚有並生錄見慎江文徵三十八三部經演見何白汲
古堂續集其餘皆不可攷蔣敘傳太和祿著其續用世三經四
言存佛種四書平陽志藝文門均未收其所謂三經蓋卽三部
經演餘三種所舉書名多係省字今亦無從覈補不能分別著

錄附識於此用俟續攷

王氏 家春 易粹 李維楨大秘山房集一百三十

伏

李維楨題辭東嘉王幼潛潛心易學久而有悟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知太極從易生而不言易為何物周子曰无極而太極知易乃
无極之謂也孔子言太極生兩儀不言所以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而生之說始明先儒以圖書之義釋太極而太極本然之妙初无形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三

象可擬至陰陽變合而生五行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河圖虛中是已
生數極於五成數極於十此天地所忌故虛中不用避其極也洛書從
橫十五中則實其用數安得虛又引朱子本義伏羲四圖皆出邵氏自
有先天圖而醫家五運六氣道家參同悟真占卜諸書無不從此又謂
孔安國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王輔嗣以重卦為伏羲安得
謂但有圖無文字孔子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耒耜蓋取諸益此神農
取伏羲重卦之明驗也又謂後天八卦方位卽黃帝九宮八卦圖而邵
子云文王未知孰是余嘗舉古今諸儒不同之論相質難幼潛持之甚
堅已付劄劄粗舉其說大略如此幸與鴻生鉅儒更裁訂焉 大泌山房集一百二十
案涵虛王道士家春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並有傳

伏

方氏 之正 大易辯疑 嘉慶瑞安縣志九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大易辯疑集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方之正博通經史尤長於易著有太易辯疑集

案方舉人之正乾隆温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王氏 明揚 周易偶筆 王祥昌王氏國史

伏

子祥昌王氏國史府君自敘其略曰某字某以字行別字仲升自幼多
病十七始向學二十補郡庠弟子三十四而備六赴省試不第慕姚翁
致知之學府君所著蘆江錄論學周易偶筆榆枋集詩稟所纂三先生
語錄王陽明朱晦翁楊龜山陸象山語錄鈔要餘稌著社草屢試草并
辛卯木房第一卷各一卷
會唯東甌詩存二十五王明揚瑞安諸生

案王仲升為王弼父事略見弼所著國史蘆江錄諸書舊
府縣志未載今並據國史補入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三

朱氏 大興 周易朱傳解義 嘉慶瑞安縣志九

伏

嘉慶瑞安縣志九周易朱傳解義東河書目明朱大興著子用光增釋
案朱大興周易朱傳解義嘉慶瑞安縣志據東河書目著錄攷
周起辛朱默齋墓誌銘 瑞安朱氏錄本云居北郭東河默齋竹園類輯
七亦有東河小宗譜序東河書目蓋卽朱氏譜書目也大興事
蹟無考類輯七又有揭履室文云惟我高祖佑啟後人篤生我
曾才行邁倫詒我孫謀時惟周易手澤如新微扶幽剔默齋墓
誌云曾祖文學瑞川公不替其名疑卽大興也 類輯七族叔厚
云祖諱德有考諱用者瑞安縣志載大興子
名用光則默齋王父行並以用字聯名也

國朝

王氏 祥昌 周易啟書

五卷 明史藝文志一
經義考六十二注
存

江浦李使君丙子春守城事即一部周易也時賊以陰氛相薄而使君

以陰德用事其蓄機以潛其持議以正而定力苞固則全本之乎剛迺

決勝扼險坐彈丸中摧強敵如朽株尤有變易之用焉毛脩之日子齊

年善易其所輯周易做書與王玄翼氏其參訂之者所列諸圖皆有祕

授即單辭指示其堪數日思夫易何常哉薛子曰予觀子雲之玄文中

之中與近日關中文太清之微皆取易而變化之者然而仍也若做

書則未嘗少變其位置而於易之精理奇趣自然躍露譬之支子別派

分行岐出而宗子澹然出數語正之落花無言固有心者所玄賞耳憶

幼時見錢啟新先生談易以博高景逸先生談易以約約固神遊繫表

博尤蒐巨象中茲得是書益瞻懷當日且此何昔耶上有文明之主下

温州經籍志 卷一

有匪躬之臣震伐利濟自一邑始要以是書所觀玩深而精思奧解不

為無用之名理或亦玄翼所交易也異日扶陽抑陰揖宓姬於四座拭

目俟之矣丙子冬日武進薛案題

少時與王玄翼讀易虎溪力屏誥日拈一卦研妙象先筆追所見怡

得其影亟投做篋不參異同數月而事各出其奇兩人驚跳如獲異物

然此不過一時借以磨耗其少年雄宕自喜之氣而非遂謂古聖人立

象微諦所得淺窺隙而強射覆也其後玄翼探索富或折諸家學或衡

以獨見數十年來 食其閒不滅當陽左氏之癖而精誠所至恍若寓

內新奇 出 會迭更事變人情物態無非易理逗玄翼目 可 之

簡安在善易者不言夫易既逆之使言故其言皆掖經詮道天人性命

之微如兩曜四序代升循至不為狂悖駢拇自然風光凡有聽睹無弗

領取雖言亦未嘗言耳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幾數十百人而各不

相襲蓋易以象教原非死局心無靈氣則生面弗開識得天地閒自然

之易則言隨不可惡即不言之嘿而成彼儒先訓誥及支離覆逆之旨

皆可裨世而必謂易幸不灰於秦而晦于諸儒過矣玄翼識高而學邃

時以易藁就印於子揆子近著軌則不拂而工致較多今予為吳令屬

海宇多事吉凶同患之餘時進諸生譚易其閒有習易者快所未聞即

不習易者亦言下有省於是飛書虎溪山中具筆札受玄翼所著點定

以佐松塵閒出己意芟補之而周生麟美者深契其旨亟欲壽諸梓而

慮其端目請為序其略云瑞鳳堂主人李維樾撰

余幼多病罔所預他事先子授之易鈍弗解也萬麻甲寅先子棄去

載作世 迺始痛恨於受易晚把遺經不忍讀久之不忍不讀乃書易

一小冊納袖中炎寒早晏雨晴岑閭常變憂欣庭除逆旅弗去矣隨時

便記或一二語或一二字或無筆便以指爪作大小圈或句直點截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一

無有文義不可讀并不可與人讀冥然意酣 抵癸亥其小冊

應風灰敗矣題曰做書諸子經義考曰做而新之易道也因更楮而稍

為之辭自甲子歲始蓋雖有文義可讀然欲索初之不可讀者亦安復

影響哉丁卯冬至日虎溪學人王祚昌書周易事

祚昌王氏園史府君曰易六爻須會說六爻須與彖辭會說諸儒惟建

安丘氏同此意惜乎其淺言之也諸卦各為一時各為一事不得重出

雷同以冒理概說又卦變皆自否泰來自否泰來自乾坤來也所謂

老變而少不變也其有偏取一爻義者不在變例府君論易幼時頗識

一二詳做書

案王歲貢祚昌乾隆温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所著周易做書五卷今存舊鈔本三卷下經中乎以下並闕卷

首題瑞安王祚昌著同邑李維樾參江浦周麟美校薛案序直

以此書為李陸昌所輯而李敘則云閒出己意芟補之而周生

麟美欲壽諸梓是李特小有增改耳其全書固元翼手定也陸

昌以崇禎甲戌授江浦縣知縣麟美即其邑人故得因陸昌而

見此書其曾否校梓今亦無可考矣第一卷為太極圖說大衍

圖說卦變圖說即薛序所謂諸圖皆有秘授者實則皆易家常

義別無異聞二卷以下則逐卦為說詞旨明淺開參俗語蓋猶

未脫明人解經之習也

又案李敘云玄翼時以易稟就印於子揆予近著軌則不拂而

工致較多是陸昌亦有說易之書然舊府縣志並未載今亦無

可攷

史氏 尊未 讀易淺解

一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溫州經籍志 卷一

无

存樂清鄭氏刊本

案格菴史處士尊朱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

縣志儒林傳並有傳讀易淺解一卷本附刻讀書淺解之後首

論乾坤二卦之義次論六爻義例則綜諸卦參互求之持論篤

實視宋元以來推衍圖說者實乎遠矣

周氏 天錫 周易本義翼樓集

未見

自序易不可以解解也解之淺之乎窺易也古今解易亡慮數百家而

本朝功令一以紫陽為準余幼時王父手授易解一帙雖未成書而字

疏句斷惟精釋本義更不秀溢一語篋之二十稔矣去年課兒輩易鏡

不能解敬做而增之閒參以考證數則俾之絲淺入深焉夫易不可以

解解也如塵解也即覓夫不可解者又安在哉 樓集

東甌詩存三十六周天錫字懋龍號樗菴應期子康熙歲貢著有花萼

樓詩文集

林氏 如錫 周易說郭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卷

存

陳氏 遵 周易習本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陳茂才遵參議堯言孫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

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葉氏 廷瑞 易經輯要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雍正五經副貢葉廷瑞工詩賦著有易經輯要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三

書總義跋

張氏 元光 大易圖演解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人物傳

二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張式帶子元光邑廩生精易學著大易圖衍解將

貢成均而卒 二十七大易圖演解二卷永嘉張元光著

葉氏 嘉楠 象義別聞 林培厚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林培厚寶林葉公墓誌銘先生諱嘉楠字秀林質林其別號也先世自

平之葉坪遷城西南半塘先生幼聰敏弱冠補郡弟子員旋會館聲雋

一譽為文蒼莽渾灑務以氣勝既屢躋棘闈遂肆力於詩古文詞暨六

經諸史百家之言尤精於考據剖析同異綜覈源流其持論皆具有卓

識開旁搜古碑斷碣表章軼事補邑乘所未備初先生受經於邑進士張中亭先生復從司諭鄞縣盧月船先生遊二君既宿儒負重望他交遊又皆一時知名士故其學辨而裁博而有要歲己未以單恩充鄉貢生既晚暮不樂仕進遂築室於文溪之濱優遊嘯咏頹其堂曰尚志晚年益篤學手不釋卷或終日靜坐所著有象義別聞詩義解頤刪定周須禮記類編周官翊訓讀左遺言樂律紀原改定漢官儀史論五代八國表歷朝兵鈔方輿珍亂郡考平陽歷朝寇警錄輿圖詳考東甌建置考質林日記仰止集卧遊百詠舞鶴閒吟尚志堂詩文集還珠亭日課晚園小築心經臆說縣志補正等書若干卷藏於家寶香山館集十七

六卷

存瑞安項氏刊本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三

瑞人民聚族而居其生齒最繁世系最久代有士行者惟吾宗與鮑氏兩族而已他姓皆其後起者吾宗自五代至今世不乏文人鮑之先有襄陽太守者功德施於民仕績爛然雖著作散佚不多觀然觀其所設施經術吏治概可想見以是傳諸後人故其子孫類皆賢明能文章而雲樓先生於襄陽之裔尤為翹楚焉先生幼負異稟讀書十行俱下研精義象若有先覺為文攻苦不汲汲於時尚將以政事文學繼其祖武而高才塞遇十赴省闈不第嘉慶壬申歲貢成均從先生者眾先生益自奮日以易義誘掖及門反覆於陰陽消長之理洞徹乎吉凶悔吝之原雖至愚且鈍者無不得解以去於是先生之道益重望益尊 成廟紀元之歲先生年五十始舉於鄉知與不知咸願手履得人卒困於禮闈居都門數載 國家貢舉之例有以鄉榜三科大挑分用為邑令廣文者先生應選無所得始浩然有歸志時甌人之寓都者永嘉夏仙

槎張馨巷暨吾弟儿山同試春官被放促先生歸過武林余方以事羈省垣借遊吳山泛舟西湖詩酒流連先生神明未衰也歸里後益講學不輟鄉校聚星書院延主講席動必以禮少長彬彬焉湖鹿洞之規不是過也先是邑人許將軍樂山與先生兒女戚將軍開府閩中以禮聘先生入幕先生往就之為之修戎政革弊章汰冗卒舉滯員條上水利三議兵法五要當事採用閩人至今噴噴稱之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獨於易性命相依一身之出處事之疑難一一卜之於易白髮危坐風雨一編手丹鉛不倦參滙諸家易說不斷斷於漢宋門戶注易解六卷名曰周易擇言甫竟而先生遽歸道山噫可傷矣先生歿歷有年所書藏於家邑人士索觀弗獲辛酉之秋昆匪肆逆竄擾章安居民紛逸聞先生已於十載前焚香占易預知之遺言於家第不敢以臆說惑世顯暴於簡編自同於推測之術耳先生之寡媳余族女也習聞先生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一

三

訓詁棄家室獨攜此書遠遊坐卧與偕寇退始返余聞而嘉之先生往矣孀媳孤孫顯揚未逮余大懼先生之業將久而就湮也亟為躬任厥貲付諸劖劂以存鄉先達之澤以成賢女之志以快邑人士索觀者之心易之精蘊余烏足以知之第其沈埋案篋展轉道途幾有以文字干造物之忌者而潛德之光卒免於白蠹紅半之劫未始非先生之靈有以呵護之也刊成爰跋數言於其後云昔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十月既望同里項梅拜識

案雲樓鮑先生作雨道光辛巳舉人其解易彙漢以來至國朝諸儒之說擇其精粹而參以己意大旨主於明人事闡易理故所采舊說宋儒居多荀虞爻象之蘊未及詳也然其釋說卦天地定位章乃力辯先後天諸圖之妄云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

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本義用之愚按夫子稱八卦成列即乾一兌二之列因此重而為六十四卦義甚分明並無分為乾南坤北之位然後以八卦相交成六十四之說重卦之法並不如此夫子所言八卦方位時令備于帝出乎震章並未指為文王之學并無先天後天之名有何伏羲文王方位時令之不同自有天地以來惟有出震齊巽方位時令而已後人何所見而目為文王後天之學乎又何所據而造為伏羲先天之說乎邵子先天後天之圖本出方士乃異端詭託之談而以亂聖人之經可乎夫先天後天見於乾五文言先後皆讀去聲案此依陸氏釋文為說然古音無此分別方士遂以先後為本音字義且不曉安知易道文言以大人創立未有之事為先天泛指乘時得位之大人不必定屬古帝繫辭首言畫前之易又云

温州經籍志

卷一

畫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易道正是後天奉若者安有所謂先天乎其尤無理者乾南坤北之位夫子明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形如倚杵北極高而南極下地形亦北高而南下斷無乾反處卑坤反處高而可謂之天地定位者也天地以尊卑為定位此夫子本意若帝出乎震章乾處西北坤處西南乃是氣化流行之位然天樞在西北日者以亥為天門仍合於尊卑之義未有南北倒置者也漢唐以來儒者並無先後天之說先後天之圖聖人未言後世無傳方士生數千載後獨何從而得之既以伏羲為先天又以文王為後天明以偽造之說駕乎聖經之上異端之誕妄敢于侮聖言如此云云其持論明確與黃氏宗炎胡氏渭諸人之論同其他辨正陳邵術數之學者甚夥蓋宗法程朱而能不囿於門戶者

林氏 易侯象像

五卷

存

林用霖先考行狀府君諱鶴字景一一字太冲別號迂谷姓氏浙江溫州府泰順縣人曾復齋先生主講羅陽書院特器之召侍面丈先後從江西名儒呂月滄李協莊兩先生游專心理學而試輒不售充壬寅歲貢選就蘭谿訓導 顯廟以軍務需才嘗中外大臣各舉所知侍郎王公茂蔭以府君名進奉徵力辭不起有所學雖理蘊深微必冥參靜悟無不得其精要尤邃於易易及符遁獲鈴數音樂靡不刊其誤探其源而會歸易旨至於音律更有神悟著有文集十卷論語額書滙參四卷琴學存書二卷易侯象像五卷奇門蠱測五卷借刊錄四卷先大父年譜二卷泰順分疆錄若干卷以有待採訪尚未成書其已刊者葬

温州經籍志

卷一

畫

書易悟二卷陰符箋一卷學署花木記一卷望山堂詩集八卷尙有歸田錄二卷手定於壬申四月自序數語於卷末遂不復作卒於同治甲戌三月壽八十有三

温州經籍志卷一終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書類

宋

何氏 逢原 書解 經義考 八十一

伏 經義考 八十一

案何氏書解經義考與分水何逢原尚書通旨分別著錄通旨在八十四然梅谿後集二十九何提刑墓誌及舊府縣志並未載惟

湯氏永嘉志彙藝文錄據經義考補錄今亦存之以備攷

陳氏 鵬飛 陳博士書解

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宋史藝文志一焦竑國史經籍志二投經圖書四經義考八十一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伏 經義考 八十一

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引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陳博士書解

直齋書錄解題二陳博士書解三十卷禮部郎中永嘉陳鵬飛少南撰

秦檜子熈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熈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

熈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卒說非是檜怒

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

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怒鄭桓公友

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

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葉適陳少南墓誌銘少南自為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

百人其於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

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日詩書傳者是也水心文集十三

時瀾尚書解序書說之行於世無慮數十家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

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

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瞻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

酷嗜

案陳郎中鵬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

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解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引之

鄭氏 伯熊 敷文鄭氏書說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十一

李調元函海刊本錢儀吉經

陳亮序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經義考八十一無此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為之解者殆百餘家

溫州經籍志 卷二

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

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為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

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

舉者誦之而已龍川集十四經義考八十一今所見舊鈔本吳省

雲谷胡氏序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

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泉益伊傅周召警戒

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

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

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

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其精微

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

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經義考八十舊鈔本藏

海珠塵本無此序函海本

則改竄數字易題李調元序
尤為謬妄今據經義考正之

四庫全書總目十一鄭敷文書說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朱鄭伯熊撰伯熊字

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國子司業宗

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監國府卒諡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

傳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

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

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案此

引葉適溫州新修學記語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已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

良葉適等皆奉以為宗是書雖為科舉而作而尚不汨於俗學惟誤信

書序謂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為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

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為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

則以為所稱勝股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

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倣擾天紀則

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

足採焉

朱子語類七十九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門

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又曰但是他其中

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案書說呂刑篇云

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

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

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輕刑謂刑之重

朱子此論乃取鄭說而申述其意然語頗隱晦反類駁難故錄書說原

文俾相

案鄭文肅公伯熊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說凡二十六條提要作二十九條誤

溫州經籍志 卷二

書傳輯錄纂注所引永嘉鄭氏說校之悉合今所見舊鈔本及

李氏刊本書前並題宋鄭朴撰誤也其書綜論大義推闡最為

明暢開亦糾正舊先舊詁如釋皋陶謨三就三居則駁正鄭康

成王肅及偽孔傳說釋允征倣擾天紀則駁正蘇軾書傳說是

也至其據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謂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并引史記以證之又謂一

月壬辰者蓋武王伐紂之時已不用商正其說並精瑯 四庫

提要譏其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為失於考證然今所傳古

文尚書雖東晉人偽作而百篇之序則西漢時古文今文兩家

皆有之本無可疑提要為紀文達昫所纂文達力攻古文復旁

及書序故其言如是非篤論也

又案萬厯溫州府志載文肅官秩云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乞

外以龍圖閣知寧國府卒龍圖閣上尊直字雍正浙江

萬姓通譜二百七則云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

除太常博士出為福建提舉魏王府司馬除吏部郎兼太子侍

讀陳騫中與館閣錄七卷著作佐郎鄭伯熊道二年六月除四

郎之拜又宋元學案三十二云魏王師司馬自劫去改宗正少

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宋元學案又文肅嘗為國子丞見浪

語集五送鄭景望並不云直敷文閣然朱子語類載黃義剛問

已稱鄭敷文云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 此書今所傳鈔刻各

本卷尚亦並題敷文鄭氏書說豈文肅卒後追贈之官乎宋制

有學士有直學士有待制有直閣

或文肅卒後復贈敷文閣待制也

王氏十朋 向書解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

佚 經義考八十 國史經籍志二作王龜齡書解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一五三

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公有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捐授學者未成書也汪文定集二十卷 梅溪集附錄

案梅溪王忠文公十朋宋史三百八十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汪玉山作墓誌

載忠文有尚書講義尚未成書而不云有書解疑即忠文卒後

門人以尚書講義編定改名也其書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有

鈔本則是書明時尙存然流傳頗少故何文淵作梅谿集後序

云少時讀王先生注釋輯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諸篇而

知先生之學邃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溫郡求之得先生文集而

缺注釋經傳之言蓋何氏僅據他書所引之語亦未見其全書

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萬麻溫州府志十七卷 七作書古文訓義

溫州經籍志 卷二

十六卷千頃堂書目一宋史藝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十三

存通志堂經解本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

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

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

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

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

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觀其裏也顏淵曰何謂

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

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

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舉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

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

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曰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

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

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

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迭興海岳山河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

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

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

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

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閤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

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

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

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

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

溫州經籍志 卷二

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良齋漢語集三十無此字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

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

能者其浪語集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

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

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

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

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永嘉薛

季宣

莊述祖校薛氏書古文訓古文序述祖欲以古文籀篆參校五經困於

吏事不克就尙書自衛包陳鄂改後尤多俗字薛季宣古文訓自謂隸

古定書以攷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不盡合且隸古轉寫失真

亦頗補綴古文最晚出本也晁公武謂呂大防得古文尙書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不識即此本否隸古定書釋文刪改略盡惟梓材正云數
古塗字爲梅賾本書而書古文訓述說文作敷郭夏集尙書古文數無
塗讀古文四聲韻引諸家所謂古文尙書非隸古矣隸古已不可
得見又何論漆書況孔壁舊簡漢時諸老先生難言之今屢經俗儒所
夏定猶沿其名曰古文視之科斗書則以爲大怪亦習而不察耳古文
學久廢師失其讀後進穿鑿日以茲譌薛氏以古改隸非以隸讀古要
好事者所爲然古文賴是而塵存正昌黎所謂得其據依可講者閒襟
小篆屏以俗文今校去其舛駁字畫偏旁不失六書之義以拾殘補蕪
備小學一家則余區區慕古之心所庶幾萬一也從兄子經饒精籀篆
古文適余滌陽遂屬成是編并寫定以藏諸家塾云珍藝宦文鈔五
四庫全書總目十三書古文訓十六卷內府本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
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徵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甫十七卽從荆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七

南帥辟爲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
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
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
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
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
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
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
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
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
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
簡所引有古尙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刻版沈
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尙書改雲夢土作又爲雲土夢作又均

温州經籍志

卷二

八

不言所自吳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尙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
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
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
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尙書數作翊誓作斲則唐初卽有此
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生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
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以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
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謬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
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
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
稱晉世祕書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尙書已亡
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
采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尙有傳本然經典

釋文敘錄稱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文今宋
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
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元宗祕府所藏
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尙乎季宣此本又以古
文筆畫改爲今體論諸家東晉古文尙書孔安國序自稱隸古定陸
本然顏師古諸人所引古文並爲隸體足證其非篆書良
肅此本一沿舊本別無更定此謂其改古文爲今體非也奇形怪態不
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爲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
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通志堂經解目錄書古文訓十六卷宋永嘉薛季宣士龍撰純以古字
寫之何焯曰焦氏家藏宋本今歸東海
朱子語類七十八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嘗功夫 薛士龍
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

陳傅良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公有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其經說不並依先儒止齋文集五十一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五盾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弄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為弄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弄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於河五弟御其毋以從之說合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宅隅夷薛氏日今登州之地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日大為民荼毒也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九

惠棟九經古義三尚書中如方鳩倂功方施象刑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秀薛宣古文字皆作案惠書舉薛氏名皆誤單作宣武成惟一月王辰秀亦魄張霸偽武城云惟一月王辰秀亦霸說文日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靈聲周書哉生霸棟案今薛宣古文魄作單古戟字未詳

案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入聲二十二陌單字注古尚書丁度集韻十入聲十九鐸單月始生三日又二十陌霸月始生古作單蓋皆本隸古武成也惟說文三千部單字注云不順也从干下口單之也並非古文戟字惠說誤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之尚書號壁中本經典釋文敘錄日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

以前久有此偽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為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然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為書古文訓此書偽中之偽不足深辨今或以為此即偽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 一堯典日若稽古蔡氏沈云日粵通古文作粵云古文者謂宋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尚書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為書古文訓者也宋人多誤認此為壁中真本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困學紀聞日晁景迂云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玉裁按晁氏所謂古文即宋次道王仲至家之古文尚書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正是也此竊史記正字耳衛賈馬鄭本自作定

温州經籍志 卷二 十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序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校古文尚書上之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八九其為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

案良齋書古文訓所載經文出于東晉偽古文既行以後 四庫提要及段氏尚書撰異阮氏尚書校勘記論之詳矣然此本雖晚出尚在天寶以前未經衛包刊改阮氏疑為郭忠恕故書正字轉藉此存其一二即以堯典一篇覈之曰若稽古日作粵與李善文選東都賦注所引合日放勳勳作勳與說文尙部殂

字注引助乃姪台允恭克讓讓作讓與漢書藝文志合平秩東
作秩作聯與說文豐部注合以殷仲春仲作中與史記五帝本
紀合平秩南訛訛作偽與漢書王莽傳及影宋本經典釋文周
音義合寅饑納日饑作淺與集韻二十蟹引馬融讀合身獸駝
毛毳毛作毳與說文毛部毳字注合其工方鳩倂功鳩作述
倂作房與說文毛部述字注合象恭滔天恭作龔與漢書王尊
傳合蕩蕩懷山襄陵懷作襄與漢書地理志合有能俾又又作
雙與說文辟部雙字注合明明揚側陋揚作敷側作仄與文選
宋書恩倂傳論注合若此之類並根據奧博或尙魏晉舊文之
僅存者未必盡出於掇拾倘得振奇好古之士博稽精覈存其
雅正及其詭異勒成一書不猶瘡于誦衛包陳鄂諸人展轉改
竄之本乎

温州經籍志

卷二

十一

又案此書通志堂所刊本何氏焯謂出于宋本其第一卷失第
四葉所缺經文二十三字遂不可攷其他字形舛誤往往彼此
互異良由隸寫古文筆畫奇詭既非寫官所能摹復非淺儒所
能校非以說文古籀及羣書援引壁經逸字互相讎覈不能復
隸古之舊也至段氏撰異于堯典宅岫夷下曰按徐楚金說文
繫傳云古文尙書夷作鐵案見說文繫傳十此所云古文尙書
者蓋卽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
武薛季宣者也從各書鈔撮而成此條誤認今文爲古文不足
深辨云云今檢此書作宛岫巨凡此本夷繫傳所舉與此不同
當別有所出段謂卽此本誤矣
又案永嘉諸儒其學問淵奧莫如良齋書訓彙括舊註推闡大
義不肩肩于章句至偶涉攷證則援據郵爲該博如釋益稷之

禽山援許叔重說謂卽會稽許說見說文釋甘誓之倂倂謂倂
囚奴也卽男子入于罪隸此周官司厲文鄭釋梓材之媼婦引
小爾雅訓媼爲妾婦之賤者見小爾雅廣義原文作媼與今文
亦同此說孔疏未以別于上之敬算釋無逸之祖甲宗鄭康成
引小爾雅爲證以別于上之敬算釋無逸之祖甲宗鄭康成
說以祖甲爲武丁子庶舊說以祖甲爲太甲之非此今文尙書
平成傳本疏引王肅說太平御覽八若此諸條並精瑤不刊至
十一引帝王世紀及偶孔傳並同於良齋生平精究輿地之學所管地理叢考九州圖志今並不
傳其訓尙書凡涉地學無不剖析詳覈禹貢山川尤所致意雖
以三江爲婁江東江松江沿庚鄞之說此鄞道元水經注二
賦說蔡氏書集傳因之揚都賦良齋謂蔡山在雅州嚴道縣盤
班鄭之埭此賦揚都賦亦不能正也鄭注援漢書地理志以蔡蒙爲一山說菟掖既多
踏駁不免然自此以外則大都精審厥後蔡仲默作書集傳所

温州經籍志

卷二

十二

釋地理大半沿襲薛訓罕有刊易朱子雖譏其多于地名上著
功夫而所作學校貢舉私議臚列諸儒經說其尙書十家薛氏
居其一則未嘗不心折是書矣
又案經義考八十一有良齋定齋二先生書說三十卷朱子按
良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諤不知何人合刻謝諤新喻人
謝公神道碑據此是良齋此書宋時又有合謝氏書解刻之
者然今未見傳本精意九卷所謂永嘉先生者不知何人附識
此於
宋氏晉之
再貢講義
一卷
攻麗集
一百九
伏

洪範講義

卷一百九

佚

陳氏 傅良 書鈔 國史經籍志二

一注日未見

案止齋陳文節公傅良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戴氏 溪

書說 經義考八十三

案岷隱書說據宋史本傳蓋亦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

陳氏 梅叟

書說 經義考八十四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進士淳熙甲辰衛涇榜陳梅叟永嘉人黃侔有尚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三

書說

案董氏書傳輯錄纂注卷首列引用書名有陳氏梅叟書說

戴氏 蒙

書說 經義考八十二

案經義考九十四別有戴蒙再貢辯一卷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與陳潛室再貢辯書名卷數悉同而通志府縣志並不載宋以來書目亦未見著錄疑涉陳書而誤載今不據補入

陳氏 埴 再貢辯

一卷 經義考九十四。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案潛室陳先生埴朱子弟子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

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再貢辯今無傳本惟

四注日未見

本鐘集有論禹貢數條云以禹貢九州之次攷禹治水次第豈其道里之使然耶要必有說 莫為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而北口 格作此 紀事之法非施功次第 禹貢既分天下為九州又分為五服莫是分州為貢賦設建 服為諸侯朝見設 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為經分服以為 緯每州為二百一十國有方伯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 也則不論州而論服若各隨道里遠近為疏數之限因四方而 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之分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 禹貢賦 法如何 九等賦法不是樂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 比較其高下如此猶今日某路管幾賦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 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有不均之患 今錄於此以見其概

温州經籍志 卷二

四

洪範解

一卷 經義考九十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佚 經義考九十六

書說

二卷 朱子晦菴 續集三

佚

案經義考及舊府縣志塵載禹貢辯及洪範解而不載書說攷 晦菴續集三卷蔡仲默書云陳器之書說二卷今漫附去是其 書朱子嘗見之也今據補入所謂一卷者或即禹貢辯洪範解 兩書合為一帙耳

戴氏 仔

書傳 經義考八十三

佚 經義考八十三

戴氏 倚 倚書家說經義考八十三

伏經義考

孔氏 夢斗 倚書本義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案孔通判夢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繆氏 圭 一書說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二經義考八十四元史

伏經義考

元

陳氏 至 倚書傳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陳氏 剛 禹貢手鈔

一卷經義考九十四

温州經籍志卷二

伏

洪範手鈔

一卷經義考九十六

伏經義考九十六

案潛齋陳先生剛萬厓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平陽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劉氏 清 倚書古義萬厓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蔡璞東甌詩集七劉清字惟寅永嘉人安節先生裔孫

千頃堂書目二中庸章句詳說下劉清永嘉人明初隱居不仕

明 鮑氏 麟 壁經要略經義考八十八

伏

伏經義考八十八

案鮑郎中麟萬厓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張氏 孚 敬 金騰辨疑

一卷經義考九十七。千頃堂書目二無卷數

伏經義考九十七

案羅山張文忠公孚敬明史一百九十六張璠雍正浙江通志

名臣傳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蔡氏 瓚 書經會源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會元誤此依雍正

八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伏

案蔡訓導瓚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並

有傳

温州經籍志卷二

蔡氏 立身 刪補書經注經義考九十九

伏經義考九十九

案蔡知州立身訓導瓚子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

志宦業傳並有傳

葉氏 取 倚書翼訓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案葉處士耿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文

苑傳並有傳

國朝

朱氏 世 景 書經集解

九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朱世果鴻瞻父廩生贈宣平訓導九書經集解九卷
國朝朱世果撰禹貢圖歌已梓

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諱鴻瞻姓朱氏世居瑞安之
山腰里二十世祖析居北郭東河曾祖文學瑞川公祖華巖公生先生
父東澄公為郡文學翹楚有隱德以長繼伯祖華嶽公後生先生

案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別載禹貢集解注瑞安朱果東昇著通
志及瑞安志並無之蓋即朱世果書已梓之禹貢圖歌修志誤
複載耳

葉氏 廷瑞 尚書總義跋乾隆永嘉縣志二十

孫氏 希旦 尚書願命解嘉慶瑞安縣志九

溫州經籍志 卷二

存

七

此篇注疏及蔡氏集傳之說多所未安希旦少嘗讀而疑焉蓋二十年
于茲矣近因亭林顧氏之說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乃若頗有以得其
義於是徧考經解諸家之說則見其與注疏蔡傳初無以異惟薛氏吳
氏於受同之說則希旦所自幸以為得之者而二家已先言之焉至於
他文尚沿舊義爰以鄙見竊為疏解以俟後之君子其中文義易曉及
蔡傳之所已得者則不復出云卷端小引
某校禮記集解畢復求先生說經之書於其家得尚書願命解一卷顧
命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又受黃朱主幣之獻宋眉山蘇氏疑焉謂
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晁公武曰蘇氏之說又本於蘇氏覺覺仕元祐時而石林葉氏曰康王之
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召公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禮之變非禮之
失也止齋陳氏亦以為召公舉公皆盛德大老豈不知禮蓋見周公以

溫州經籍志 卷二

大

叔父之親擁戴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公之忠誠則王室幾搖
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
無疑其意遠矣東萊呂氏同此說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而不知天子諸
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天子之禮又與諸侯不同未可援喪服行冠禮
及春秋諸侯之禮推之也葉陳呂氏之說出於達權是又不免以後世
功利之見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未必其果有合也且成康之世固
周家太平極盛時也又曷為有不得已而創此非常之禮哉朱子以為
易世授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矣其言王侯以國
為家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喪也則猶未盡即乎天理人心之安者也
康侯胡氏又云是時成王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
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於是成服而宅憂不知天子七日而
殯既殯而成服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殯已三日矣而猶未成服豈有
是哉此皆求其說不得而強為之辭者也亭林顧氏直謂其中有脫簡
詳見日知錄先生讀而疑之又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而其說加備至
於疏解它文補正舊說所未盡者皆由參考禮經得之而益知先生三
禮之學通之諸經而無弗協也刻禮記集解成遂以此附卷於後以廣
其傳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
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至哉言乎余刻是解故又
備述宋儒之說於此以俟學者審焉同治戊辰三月族子某謹跋仲父
某敬軒孫編修希旦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有傳顧命解據良
齋薛氏書古文訓草廬吳氏書纂言說定受同為禮醮之儀而
廣其義云孔傳謂受同以祭於是後之說者皆以受同為祭先
王夫喪中固無祭若以為告祭則亦必有祝以接神又必有告

神之辭而此皆無之蓋此為成王傳顧命於康王而非有所告於成王也何祭之有士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蓋醮之者所以禮之也父將以大事命其子必先有以禮之親迎且然況傳之天下乎故大保之同所以為成王禮康王者也大保為成王禮康王猶士昏禮奠菜老醮婦于房中之義也其說根據禮經邇為明瑞惟疑吉服傳命釋冕反喪於禮未合故從亭林顧氏說見日知謂書文有脫簡自狄設黼辰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為明年正月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則後學所不能無疑者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與對乃受同瑁明為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為君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絀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祿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以上並其釋此書為即繼體之位于義最精益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於既殯之後一日即行傳命授位之禮而殯康成注

曲禮謂大人以上皆以死之明日數今成王以乙丑崩由丙寅數至癸酉適得八日故書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此經狄設黼辰綴衣即蒙上癸酉以正大統而杜觀其儀節伯相命士須材故知為癸酉後一日以正大統而杜觀其儀節蓋視踰年即位稍為疏略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卒穀梁皆謂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定公時雖權臣執命而二傳於此無貶詞亦可證極在殯可行即位之禮矣漢藝文志載尚書脫簡止有酒誥餘篇未聞至於此經之義求之古訓本無違悖亦不必定為脫簡而後可通亭林命世大儒編修禮學亦為吾鄉之冠然知者于慮不無一失故輒陳評論竊增康成讚辨二鄭之義焉近儒楊湖樞敬初集二有願命辨云願氏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願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于子則願命以王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故即位不書子則願命以王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曰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馬故曰廟之說何疑于既葬乎蘇氏曰諸侯葬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然矣雖然王既葬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踰年即位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日新陟王何歟惟此此經規駁亭林脫簡之說最精據故附錄之於此

詩類

宋

陳氏 陳氏詩解

二十卷 魏公武郡齊讀書志二直齋書錄解題二玉海二十八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一

五百

未見經義考一百五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陳氏詩解二十卷右皇朝陳少南撰直齋書錄解題二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為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為言之也

案陳氏詩解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有之此據舊鈔本絳雲樓書目粵東伍氏

刻本無是國朝初時尙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薛氏季宣詩性情說良齋浪語集二十七

佚經義考一百七

反古詩說自序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予盡培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胷臆之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三

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出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為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於今又二經義考一百七載作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胷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弃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焉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能經義考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良齋浪語集三十

又書詩性情說後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頤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

為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為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於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於內慶賞刑威篤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是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幽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為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誦既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為為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三

風雅之閒以性情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遘五諫以諷為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為性情指斥言為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人其舍諸良齋浪語集二十七

困學紀聞三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案良齋說詩初為廣序紹興癸未重易稊改名反古詩說後又改為詩性情說浪語集所載敘跋自述甚明經義考一百七載反古詩說注云一名詩性情說且塵錄反古詩說敘而書詩性

情說後一篇竟未采入疑朱氏所見浪語集或非完本故於改
名之故未能檢也反古詩說據自敘蓋專宗小序以訂正異說
反古之名固不虛耳項氏疑之殆亦為攻擊小序之論者乎

溫州府志十隆興癸未進
士項頤永嘉人監大軍倉

陳氏傳

毛詩解詁曹叔遠止齋文集敘作詩訓義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十三並作毛詩解今從止齋文集附錄蔡幼學行狀

二十卷經義考
佚經義考

四朝聞見錄

甲止齋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考亭視為畏友考亭先
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止齋
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
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三

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辨無極又與陳同
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云

與門人為
舉子講義

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
世建安袁氏申儒為公門人序其傳末

蔡幼學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公有毛氏詩解詁二
十卷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平生篤於學易

嘗為之說而未及就止齋文集附錄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
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君

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及其澤者
卻有意思

陳埴木鐘集六止齋謂檜亡為東周之始曹亡為春秋之終乃以為聖

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為傷無王無伯之
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
亡止齋之言是欺非欺案以上問

詩序出於漢儒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
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帆但止齋之言意謂
當無王無霸之時唯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
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
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
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一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
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案止齋文集二十八卷張端士弟三書云毛氏詩傳澳汨有年

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
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為佳可見
止齋治詩恪守毛故不為新說與葉氏四朝聞見錄所述可互
證又弟二書云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更侵砌結
裏詩傳弟四書云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
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
潤不免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
如何耳據曹叔遠序止齋文集云未脫稟有詩訓義則與張書
疑卽止齋卒年之作所謂風雅頌尙未落筆者後未知竟何如
也止齋詩解明時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鈔本今則不
可復得矣宋代說詩宗序傳者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范
處義詩補傳外庶得止齋此書乃呂范兩書今皆尙有傳本而

溫州經籍志

卷二

四

解詰竟歸散佚古訓不明不重可惜哉

又案止齋文集三十八答朱元晦第二書云某衰情之跡幾自

絕口門廡明正德本誤廣而長者口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

賦感激不可言口陳本作承此先施豈口陳本作忘附報官事

擾擾及今始遺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口包所見

何棄豈向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棄久矣年來時時諷誦

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

又集二十七答胡季隨書云近得晦菴書索詩

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與此可互證

雅頌之音口勺明本勺上缺一字陳本作消鑿

世房中歌語類及明本並不誤

諸生尊意以為何如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

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口陳本作指語類正簡欲以書

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口陳本作至語類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

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

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

尺楮匆匆但有悃結此書足及朱陳論學異同正德本文多刊

載亦非全文今故具缺陳本選肌增改殊不足據朱子語類所

錄於此以便攷覈

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等語則

集中未見或出袁申儒序述止齋語也其言明確自可考序

之失而近人當途夏所讀詩記乃深致詆排以為止齋傲然

自大且曰毛公形管之傳未見成文其所說形管亦不過御夕

進退之法非關大典千七百年不知何所指也又謂朱子以形

管為淫奔之具不惟集傳無此四字且淫奔之具果係何具鄙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三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三

俚之談實所未解又鄭釋城闕以為國人廢業但好登高毛公

所謂乘城而見闕是也朱傳輕儇放恣亦是往來之兒何嘗以

城闕即為學校之地乎偷期之所集傳亦無此語以上皆夏氏

且錄朱子年譜節引止齋書以為位置之高不可一世之概具

見言表今考止齋與朱子原書詞氣和平絕無敖睨之語夏氏

未見止齋止據節引之語字句譌奪不一而足不復詳考遽用

深誠不亦謬乎至毛傳形管之說在今雖無可攷然毛公先秦

大儒其述古制必非無徵況毛詩西漢之末始行而武帝時董

仲舒答牛亭問已有形管之說崔豹古今劉向本習魯詩而五

經要義說形管與故訓傳合歐陽詢藝文可證毛詩自有所本

且左氏定九年傳亦云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雖未明言形管

為女史之禮然其非淫褻之物固無可疑也夏氏一意尊朱于毛

氏說一則云未見成文再則曰非關大典夫秦漢遺書百不存

一若皆以未見成文遽與疑難則漢晉經說不可信者多矣妃

匹者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女史記過尤為宮闈良法更不得云

非關大典也女史之名雖始周官然元公立制因革參半形管

之掌或襲夏商毛傳古后夫人必有女史毛公六國時人已云

史氏說亦有女史之文漢書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

官掌事也青史亦非周史官皆可為女史之官起於夏殷之證

千七百年者三代之數耳夏氏云不知何指毋乃佯為不解

乎至青衿之城闕雖非即學校而闕懸象魏治教攸關亦學校

中之字說本陳氏與故小序以為刺學校也集傳於靜女子矜

皆云淫奔之詩形管則云不知何物益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

則所謂以形管為淫奔之具城闕為偷期之所者未為誣矣大

抵夏氏之學喜以尊崇朱子博正學之名其所善讀朱質疑於

永嘉之學頗致不滿說經亦墨守考亭蓋黨同伐異之論不足深辨也

陳氏 詩解詁 經義考 一百八

伏 經義考 一百八

案易庵陳副使謙宋史三百九十六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

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武功傳並有傳馮雲濠校刊宋元

學案五十三副使陳易庵先生謙傳下增引謝山學案劄記云

先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

集永寧編鴈山詩記詩當作行攷易菴詩解詁周禮說春秋解各目

著錄均不云續止齋書萬厯溫州府志藝文門載易庵著述無

春秋解而有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蓋係誤文觀樓宣獻敘後傳

章指並不云易菴有續編之作足證其非矣全氏劄記沿王志

溫州經籍志

卷二

毛

之誤又因詩詁禮說書名偶同而易庵復為止齋學侶縣揣其

為廣積而作實無增證也其後謝山補定學案於易庵小傳止

云著毛詩解詁周禮說皆不著續字其續春秋後傳左氏章指

則并不列其目是謝山亦自知其不足據矣馮氏所引學案劄

述外誤至多今不悉辨也謹發其凡於此

林氏 拱辰 詩傳 經義考 一百八

伏 經義考 一百八

萬厯溫州府志十一林拱辰有詩傳刊於平江

案林安撫拱辰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宋時平江府屬兩浙西路浙西提刑提舉於此置司見祝穆方輿

蘇州府今江 范成大吳郡志七提舉常平茶鹽事朝奉郎林拱

辰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淮東運判是拱辰嘗

為浙西提舉舊府志詩傳之刻當在其時矣

戴氏 漢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並

八並作續讀詩紀四庫全書總目十七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

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直齋書錄解題二帙隱續讀詩記三卷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

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

不用小序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華

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

傳傳稱溪字有望黃震日鈔亦同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

溫州經籍志

卷二

毛

震為溪同時人不應有誤溪子摘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誤或

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為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

詁最為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

續記為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稟梅為父

母擇婿有孤為國人之憫饒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為侵陵故書錄解

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

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

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舊為

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關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

焉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四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
 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
 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 孟斯戴岷隱
 云孟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孟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
 指后妃 芣苢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有齊季女諸家以季女為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注以為古者先
 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古說
 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
 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案雪山王質著詩總
 聞華谷嚴粲著詩緝
 行露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烈女傳為證則詩序侵陵
 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標有梅諸家皆以為女子之情岷隱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五

云求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不我以其後也悔岷隱
 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日久當
 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為感感也無所怨尤此為勝之
 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古說多未明
 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
 信之意岷隱近之 桑中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為亡國
 之音皆以此詩為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
 緝言人人同 永矢弗諼程以為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
 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有狐綏綏毛
 以為匹行貌朱反之以為獨行求匹貌李迂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
 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為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
 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閑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

託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為婦人欲
 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
 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 獻于公所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
 遂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凌其兄岷隱曰言勇力之
 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
 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
 即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隱說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古說皆謂賢妃
 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
 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為賢妃之言
 一以為哀公之言未知孰是 東方之日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詩中
 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為
 近事情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三

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為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亦
 以為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為大人云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
 心為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為未然岷隱云謂葛屨
 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纖夫細兒矜情
 衣服顯彰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為刺也
 無衣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己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
 請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肖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
 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
 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首猶未強非得天子之
 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
 可掩也三昧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甘心輸情於周周王
 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為美也哉 載獫狁驕諸家皆以

爲田犬名長喙曰獫狁王雪山巖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狁於輜車以歇其驕逸矜其車甲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仇婦人閱其君子無怨詞焉 蟬蛻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一之日二之日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幽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不然癡女子觀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相念也 改歲東萊曰十月而日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 周道倭遲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爲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戴云苦而易敗爲之監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庭燎夜何其古說皆爲宣王夜興而問早晚戴岷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爲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肖爾 無將大車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藜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藜黍稷 陶復陶穴古謂陶爲窰復爲重複之窰穴爲陶其壤而穴之言土室也蓋謂古公宣父居其窰窰土室之中如此愚按窰窰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

王雪山曰陶今之土壑也以陶爲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爲基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壑爲居也戴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爲尤近 假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無不能止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 陟降庭止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湯孫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三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祝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温州經籍志 卷二

經義考一百八賦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婿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案岷隱續讀詩記最爲黃東發所推明以來久無傳本乾隆閒始從永樂大典輯出國風缺十二篇小雅缺十篇大雅缺五篇三頌缺四篇若標有梅無衣諸篇說見於黃氏日鈔者大典竝缺重輯本始據日鈔補錄蓋其佚者多矣其書雖云廣續呂記然體例與彼迥異逐篇各自爲說不復臚列舊訓持論醇正於枝言曲說芟除殆盡而反覆闡明多得詩旨其開如行露施土兩篇引列女傳何彼穠矣篇引左傳杜注有女同車篇引長樂劉氏說鼓鐘篇引鄭箋說亦偶有援證然寥寥數條殊不多觀蓋意在綜貫大義不以攷訂見長也

詩說

三卷 爲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岷隱詩說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見朱史本傳萬麻溫州府志藝文門 載其卷數與續讀詩記同則疑詩記乃就詩

說彙本重爲刊定者惜詩記原序今已不存無可攷覈也 經義以詩記詩說爲一書

錢氏 文子 白石詩傳

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四作十卷經義考一百九引宋志作三十卷

未見 經義考一百九注日存

魏了翁序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三

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歿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向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靈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鶴仙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

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關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眾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詠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氏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示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僂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子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

溫州經籍志 卷二

三

喬行簡序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性情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襍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己見尚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

己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為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為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道諸老之後歸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俾借誌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經義考一百九

居白石巖因以為號

詩訓詁授梓圖詩四作詩故訓今從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九

三卷宋史藝文志一授梓圖詩四經義考一百九

未見九注日存

經義考一百九引徐乘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

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

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案白石錢少卿文子冲虛處士朝彥子萬麻溫州府志道光樂

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詩傳訓詁宋時有廬陵永嘉兩刻本其

書國初時尚存絳雲樓書目補遺及經義考並列其目乾隆

以來儲藏之家於宋元秘籍接訪不遺餘力而此二書絕無著

錄不知天壤內尚有傳本否鶴山魏文靖公序傳其去講師增

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旨篇為一贊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為誌釋如兩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是白石此書亦樂括閱旨逐篇總釋與戴氏續讀詩記體例相似而訓詁字義別纂專書則較戴記尤為詳備其云篇為一贊疑原書即以篇後總釋目之為贊鄭康成有易贊書贊孔穎達尚書序正義云避其解故也白石蓋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亦稱取斯義白石別有論語傳贊以蔡節論語集說所引考之亦係訓釋之語是其塙證非必如史家論贊之體也至魏序云題曰錢氏集傳而書錄解題以下諸家目錄並止傳詩傳今既未見其書原本標題傳上有集字與否未可臆定也案陸德明毛詩釋文引鄭康成詩譜謂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至唐成伯嶼毛詩指說始云眾篇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其說考之於古頗為符台然

未嘗區分優劣也自北宋邱鑄作周詩集解只取序中弟一句後句則削之邱書今不傳此見鄭厥後說詩諸家如蘇轍集傳李樛詳解並祖其論白石此書亦惟存序首一言蓋與邱蘇李三家說同雖信古未篤然猶痛於擴棄序傳而以憑虛臆測求風雅之旨者矣

湯氏建詩衍義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二經義考一百八

戴氏仔詩傳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王氏與之詩說袁甫蒙齋集十一

案東巖王通判與之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咸豐樂清縣志儒

林傳並有傳所著詩說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舊府縣志亦不載惟蒙齋集十一贈王次點弟二序曰有開雕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確論乎王君次點作周禮訂義予猶不獲盡觀全書且未見次點所述詩說噫說關雕麟趾之詩易耳關雕麟趾之化惟三代聖王能之後世之漢高皇唐太宗尚不足進此然則周官將何時而可行乎曰聖經與天地並世有否泰道無終極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齊家以範物宮府一體朝廷邦國為一人左右皆御皆良士后妃嬪婦無私謁廢置誅賞盡出于一人而奇袤不正之習無纖介奸乎其間此關雕麟趾之化而即周官法度之所由行也余雖未見詩說固可以心會矣蓋袁氏亦未見其書也

温州經籍志 卷二

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為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斂博歸約為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文子之言如此亦足徵東巖于周官之外又治詩書三史矣

方氏 雜學 詩經本旨 閣卷陳氏清 類一類集二

項氏 喬 詩臆說 錄十

案甌東項參政喬萬厓温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著詩臆說舊府縣志未載惟初刻甌東私錄十載其為廣東參政時公牘有為校正詩經通解事云照得詩經雖有朱子集注而近世說詩者為舉業所累分章析句截前塔後遷就其題目而詩之本旨遠矣已經本道與張

提學希舉會委從化縣教諭傅陽明新興縣教諭林章取少詹事黃泰泉公佐詩笏通都憲李三洲公義壯詩備忘及本道詩臆說隨宜損益合成詩經通解以示後之讀詩者云云是甌東曾著是書今與傅陽明林章所輯詩經通解並未見傳本

六冊

存 遜學齋 藏鈔本

漁樵野說吾鄉逸民夏氏為毛詩詳說之也漢初言詩者四家申公先達故魯詩先立學官轅固生韓嬰繼出異流同源並行於世惟毛氏續緒西河顯最遲而行益遠三家漸以衰息加以鄭箋孔義辨證精詳毛詩蓋無遺說矣是以魏晉以還儒者咸尊經學於易書禮傳羣議紛煩獨於詩未聞歧義宋儒興獨尊德性指心為師期以理道求一貫遂迅

温州經籍志 卷二

美

掃漢唐舊疏詩經始有朱子章句自後取士者奉為功令而毛詩亦衰矣不知詩序不可廢也禮經典制殊時無與於後世辨者凡說聚訟朱子不無廓清之功惟詩主性情與感無端言多寄託毛詩謹守師承明作詩之毋邪使毋以辭惑此詩之體貞也原情闡義卜子夏之言詩也若韓詩外傳斷章取義藉申己說則詩之用廣也觸類旁通端木子之言詩也朱子削之望文生義多以詞害意者宜乎不厭人心也夏子前朝遺老名附乙科因世難未平隱居不仕自號逸民不欲以儒自居故仿蘇公託之漁樵其說原本正義間存朱說 還其是而於詩人志意之幽深情趣之超妙 略跡傳神而於二南國風尤得風人之旨清言雋辨匡鼎解頤殆如斯乎篇中博採諸家逸說而同時陳臥子獨多殆有同志抑賞就正者歟先生當日禦寇靖難保全鄉里遺德在人 久儀其人今二百餘年矣子姓式微手澤無存此書余子

用霖近偶見於他氏剝蝕幾乎沈沒余幸得而讀之閒有煩冗贅說不揣固陋借爲刪節以成完璧俟有力者助之行俾知永嘉之學後起尚有人焉不惟下邑之光也已同治十年辛未四月既望鄉後學林鵬大冲父謹序

歲辛未泰順老友林太冲廣文以其邑先輩夏逸民先生所著詩經漁樵野說寄示先生爲殘明宏光副貢國變後希蹤夷惠隱居著書而是書郡經籍志不著錄董霞樵羅陽詩始採先生古今體詩十四首謂著有閒園詩草亦不言有此書蓋皆未之見也所說詩一本溫柔敦厚之義能於詩人言外之旨涵泳尋繹而得之一洗宋以來宗序攻序兩家門戶之見至變雅諸篇尤反覆於小人肆毒賢者蒙禍與夫天變民瘼之故不啻痛哭流涕蓋其身經板蕩蒿目批政故言之深切詳盡如此此固黍離麥秀之感發於衷之不容已然亦有天下者之殷鑒也惟閒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五

有佻於纖俗之論尙未免鍾譚習氣則明人說經之通病然爾先生風節之高今讀其書猶可想見而斯編迄今已二百年迭更寇亂其子孫猶能保守勿失亦足規山中風俗之度亟爲寫而存之并書其後以原書還之太冲俾歸其後人尙謀所以刊布之以久其傳哉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九月二十三日止菴退叟孫 仲父止菴 先生跋

國朝

朱氏 肇濟 詩經演注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詩經演注永嘉朱肇濟輯如著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康熙庚午舉人朱肇濟處州教授振興學校士人則之著有詩經講義

葉氏 嘉倫 詩義解頤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剛定周頌 寶香山館集十七

温州經籍志卷二終

温州經籍志 卷二

吳興沈維伯校

印

溫州經籍志卷三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禮類

宋

王氏 十册 周禮詳說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伏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王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宋王氏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詳說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王氏十朋周禮詳說按清源邱氏引之

案此書陳趙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汪應辰梅溪墓誌亦不言嘗

著此書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有王氏注曰未詳誰氏建陽作

王狀元詳說刊行王葵所引蓋即是書宋人多稱梅溪為王狀

溫州經籍志 卷三

元故王氏輒題為王十朋耳經義考一百二十五別列王氏失

名周禮詳說引王與之說為證殊誤然宋時建陽書林所刊王

狀元書甚夥如東坡詩集注唐文類集注之類並託之梅溪此

書今已亡佚麻沙舊刻容有題梅溪姓名者茲姑為錄入而附

辨之於此

又案周禮詳說以王氏所引攷之其書於三禮制度參差不易

治者並能參互校覈以求其是在說禮家尚為善本其援引舊

說止於王安石陸佃王昭禹三家亦似南宋初人所作然邱氏

屬之梅溪則不可信東巖與梅溪同里豈不知此書為其所著

而云未詳誰氏乎

陳氏 堯英 周禮說

三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伏

案陳處士堯英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乾隆溫

州府志介節傳並有傳

薛氏 季宣 周禮釋疑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作周禮辨疑誤今從周禮訂義

伏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日未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釋疑

十七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為加

詳并以九為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

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以此為采地薛氏之說分明 三十

大宗伯以脈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愚案鄭鑄以祭社稷曰脈祭宗廟曰

膳是矣薛氏以腥曰脈謂社稷用腥以熟曰膳謂宗廟主熟親如兄弟

若祭社稷之脈祭宗廟之膳皆當及之疎如異姓歸脈而不及膳則所

溫州經籍志 卷三

及者止於社稷之肉然非兄弟之國至二王後及異姓為王所尊者亦

得與焉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膳焉又

所以廣其福也

鄭樵六經輿論六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如王制所記

薛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

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謂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

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是謂子二百里

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

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

儒以為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

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

之也 謂山川林麓 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

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今基田出於司岐之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

案良齋周禮釋疑陳止齋作行狀未載其書蓋良齋卒後門人編輯遺說為之其散見於王氏訂義者如釋司尊彝之九獻訂義三十大司樂三大祭之樂三十馮相氏之星土四十臬氏之鈞律七十並根據古義辨析精當至六經輿論所載封國開方法訂義五十七夏官職方氏引其說曰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為百里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是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方百里者十六則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個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為附庸山川者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入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為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為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四

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為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為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後止齋作周禮說亦用其法釋大司徒五等之地見訂義十五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之有改大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雖周亦三等也而司徒舉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為男以待削地之罰蓋所謂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閒田訂義王與之案此說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五里乃本薛常州之說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方五十里皆不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為不同蓋如是說則男之地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於王制所以

陳止齋又謂益一男之地蓋其意以周官所謂方五百里方四百里皆言邊數非積數以通周官與孟子王制之乖迕求之古訓墨子經上云方柱隅四維也趙嬰周髀算經注云方周匝也則良齋是說亦自可通然宋人作輿論指為薛常州開方法則非也六經輿論善本題鄭樵撰四庫提要辨其非是按周必九年時樵卒已久則樵卒於紹興三十二年良齋知常州在乾道此書不出鄭氏明矣九章算術少廣篇言開方皆論積數不論邊數如五百里開方積數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五良齋博涉不容未瞭且訂義載良齋說方斤鄭注言開方之非何嘗別勘此為開方法乎

又案訂義大司樂職兩引薛圖則薛書圖說兼備訂義序目姓有金華薛氏衡書中引其說稱薛平仲此薛圖知為良齋書者訂義大同樂職未引薛平仲說而良齋說則多至十餘條可證也惜書既不傳而趙陳諸目又無著錄無由攷其體例也

陳氏 傳良 周禮說

三卷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直齋書錄解題一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卷國史經籍志一作十一

三卷

伏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日未見

自序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日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禮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誥非兢兢不能有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五

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剗別人君臣相勅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成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攷其行事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願采周禮亦無過與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後一夫之力而卷禁旅不欲使天下

者汗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願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社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効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止齋文集四十一進周禮說序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為一書而刻之且為之說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六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卷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祭幼學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光宗受禪明年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畱為吏部員外郎論案當作論對上從容嘉納謂公曰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悉以進也遂遷祕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為目目各四篇止齋文集附錄宋史儒林傳四除吏部員外郎輪對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三遷祕書少監玉海三十九紹熙周禮說三年吏部郎陳傅良進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為目目各四篇朱子語類八十六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

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看今攷來乃不然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爲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 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著恁地陳君舉卻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算得國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卻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箇在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七

那裏某說不知存留作甚麼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 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卻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葉適王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學家宗尙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 水心文集十二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四陳止齋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傳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 十七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秀加之說口則是但不必謂秀加算法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

則不均矣 二十一均人公旬陳及之日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爲斷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爲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 二十四愚案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爲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值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爲息二說俱勝注疏 三十五典命孫氏曰之宏山陰人在外者數隆在內者數殺止齋以爲先王欲抑內重外輕之患歸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陳君舉云如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濩八則八柄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八

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大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侯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賦之事自天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膳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春官此其分職皆有不可曉者愚按書作於周而定於孔子大如三宅三俊書所載也周官無之小如三毫阪尹書所載也周官無之而此乃至於交互重復何哉 陳君舉曰家宰一職惟宰制天子左右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賄賂之人四

則宮中使令之人又曰自王府內府而下今皆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入修內司自醫師會醫而下今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今皆屬御前供奉官愚按本朝之制為簡但權不屬宰相宮府不一體耳

困學紀聞四鶴山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如以漢算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說

案止齋周禮說蔡文懿行狀謂為秘書少監時所進而不著其年月王氏玉海則謂在紹熙三年為吏部郎時宋史本傳亦云而不云紹熙三年攷止齋文集二十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後自記云是日上殿讀劄子畢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九

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云云據此是止齋進

周禮說在除吏部郎時無疑玉海所載不誤蔡氏行狀蓋因止

齋由吏部郎遷少監亦在紹熙三年距進書時為日不遠中興續錄九官聯門秘書少監陳傳良紹熙三年六月除十二月為起居舍人故偶誤憶耳至朱子語類謂孝宗時進御則與狀傳並不足據也其書據書錄解題舊附刊止齋集中曹叔遠別刊之又為之說明文淵閣書目二尚有一冊完全今則曹編文集盛行於世而禮說不可復得矣

王氏訂義序論引其說云讀周禮須熟讀五官目錄次知所屬有定局更將西漢百官志案志當及歷代官志與今官制參攷蓋其著書宗旨欲以周官職掌分合攷後世官制沿革以究古今之變故其說多以史志參互證論而於宋初制度及王氏變法始末攷辨尤悉永嘉諸儒本以經制為宗止齋為薛文憲弟

子於井地軍賦尤為專門之學宜其精究治本非空譚經世者比也至其詰釋經義亦多守師說如說大司徒建國之制薛氏周禮辨疑下外史諸侯無私史訂義四十五引諸條皆與良齋經說符合是也

又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專論綱領今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可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攷厥似不止論綱領攷訂義序目云陳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邱氏全書則云有講義集說疑止齋進說外尚有講義之一集故如釋攷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最為詳審而于原日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為別有一集殆無疑義惟邱書誤舛難據止齋講義別無所見故此未據補錄至進說本分三日總十二篇王氏止云經進四篇亦未免小誤也其說車制見訂義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十

七十通志堂刊本字句譌奪幾不可讀周官義疏遂譏其舛誤甚多而不知其非止齋原文也今為錄出并加申證以詒為三

禮制度之學者 訂義引陳君舉曰車制用在輪故察車自輪始輪之外輻為圍案此圍上當奪牙字下同攷工記云六分其者牙之圍徑也止齋偶沿記文故以牙圍並舉若單云圍則圍與穀股較軫式較軾諸圍無別止齋必不如是齒莖也之中直指湊較者為輻輻之所蓄而利轉者謂之較較裏之大穿謂之賢較外之小穿謂之軹此字當作軹說詳戴震攷中工記注此向沿鄭注之誤空處謂之較較上橫通載者謂之軸通字軸末以防輪而固謂之牽軸上橫伏而納軻者謂之鞅鞅上所載三面材謂之任

正任正之上謂之軫輿前掩軻版謂之陰輿深謂之隊此當為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陰植於輿兩傍謂之鞅蔽風塵謂之莖橫鄭同農云隱車深也於兩轆而為人所憑者謂之式中系驂馬內轡處謂之鞅此字當為

軌說文軌車軌前也詩小戎陰鞿蓋縵毛傳陰揜軌也正義以
版木橫側車前陰鞿此軌故謂之陰兩鞿內轡繫於陰陰軌同
謂之軌式下之植從者謂之樹兩鞿之上出於式者謂之較
較之下從者謂之軹從者謂之植者衡記云參分較圓去一以爲軹注
以革鞿式此下當脫謂之鞿鞿者衡也立者爲鞿橫者爲軹
謂之鞿以鞿衣式謂之前謂之鞿注以鞿衣式車軌納鞿之環
謂之鞿此當作車鞿納鞿之環謂之鞿注以鞿衣式車軌納鞿之環
指此當作捐鞿雅釋器環謂之鞿注以鞿衣式車軌納鞿之環
鞿而出從前稍曲而上謂之鞿疑誤字鞿前持衡者謂之頸頸
下衡者謂之衝衝下兩馬謂之服兩衡字並當作衝攷工服外
兩馬謂之駟兩服之四駟兩駟之四駟謂之八駟兩駟之內駟
系於式其在手者外轡與服馬之四轡謂之六轡前系於衝後
系於軹以防駟馬之入者謂之脊驅駟馬之系車四條謂之鞿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十一

內兩條納於陰者謂之陰鞿外系於軸者謂之外鞿拘二鞿以
絆其背者謂之鞿背爲環以管外內轡謂之海環削革三就當
胛謂之繁纓纓金以當盧謂之錫日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周
禮中車注錫馬面當盧當盧者當馬之領盧在角善鈴之兩鑣
眼之上案當盧漢時語此鞿用之然文表自可通善鈴之兩鑣
謂之鞿置軹於式謂之和軹當作鈴詩鞿毛傳兩鞿內轡謂
之勒此字誤勒爲馬頭絡街頭師古急就篤注始請在首日轡
鞿以鞿鞿毛傳鞿內轡也車上之覆則有蓋蓋之斗謂之部
蓋上掠謂之弓蓋之小柄謂之達常大扛長入尺謂之程扛當
攷工記注此車之通制也詩禮所載車制尙不止此其爲止齋
不存矣

陳氏 傳良 徐氏 元德 周官制度精華 二十卷 玉海三十九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温州經籍志 卷三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華下半冊
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
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攷今
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已稍
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必相關處卻多含糊或者又謂有互相檢制之
意此尤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
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說固是但云
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備用錄云大行人司儀
而乃領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備用錄云懷方氏辨
於司寇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
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十一

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
何不只做秦爲丞相大尉御史大夫卻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蓋他
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尙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
三公爾
案徐通州元德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
並有傳周禮制度精華據朱子語類上半冊即止齋周禮說不
知何人合徐書編之陳說止三卷以朱子所述推之則此本錄
陳乃居二十卷之半亦足證止齋禮說于進經三卷外當別有
一集惟王東巖訂義於永嘉諸儒緒論採取甚詳止齋說尤縷
而徐說竟無一條序目亦未及其姓名殊不可解也

陳氏 謙 周禮說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楊氏 周禮辨疑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閒有辨疑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進士瀆熙辛丑黃由榜楊恪永嘉人博羅令

案訂義序目於楊謹仲陳及之並云閒有辨疑則辨疑似非書

名然朱攷已著錄今姑仍之王書所引楊說頗多攷工車制尤

詳悉蓋亦劬學之士也

陳氏 周禮辨疑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汲字及之閒有辨疑 二十

四愚案國服李叔寶欲矯責償出息之說以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

卷萬民所以保之使生息非責其利此說固好恐非泉府之所能繼不

溫州經籍志 卷三

三

如陳及之之說曰立法不惟以便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

也泉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

民民轉徙於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貢所有為息則官府

亦得其便矣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陳及之云或謂鄉遂設官最尤六鄉之民不過七

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為大夫者百八十八人六遂之

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為大夫者四十

人鄉遂其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

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愚案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

萬夫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已使

此書果出於周尚不過尚書周官一篇之數況又說之不通如此

道光樂清縣志十宋薦舉陳汲初習制科晚薦舉不就

案訂義引陳及之說亦多以周官推後世官制其宗旨與止齋

周官說相近又多補正儒先舊釋如宮正比宮中之官府之次

舍五訂義大府式貢餘財訂義內小臣后有好事于四方訂義調

人有闕志怒者成之訂義二並駁胡五峯說大司徒建國則申

王介甫說十五小司徒論徹法則申張橫渠說辨疑之名殆以

此乎

鄭氏 伯謙 太平經國之書 宋史藝文志一作太平經國書統集經義考一

書總目 百二十四作太平經國之書統集今從四庫全

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 宋史藝文志一作七卷

存明高叔嗣刊本姜時習刊本通志堂經解刊本張海鵬學津討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

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為久恃無恐之計然

溫州經籍志 卷三

古

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閒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

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

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禍迫淺陋足以躋時於

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

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盛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

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

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

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

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

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

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

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

下至於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塹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擲籠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蠹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釐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也則周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述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為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五

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倣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區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內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為租庸調田為口分世業兵為府選士為明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裝封刺史然亦駁雜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

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為兩稅變府兵而為彍騎傳世襲而為州縣不愛名器而為墨勅糾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初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受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本頰字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六

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為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伏藏泯沒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祕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為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既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不及究其志蓋

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襍而難攷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閒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嫻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為是目前苟簡之謀儻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永嘉鄭伯謙節卿識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弊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與東周孟子則直勸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七

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邪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舉然使始皇并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勉強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邪何為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饗豆神祇之閒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請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

孚顛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邪故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攷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阮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申上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大夫山西左參政後學祥符高叔嗣識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六

條通易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是言禮貴明義而神化在人夫三代之法至周則稱盛備焉今觀周禮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所謂法誠甚盛備然自文武成康既及治亦漸陵夷於舊當是時道未墜地政布在方策即其變已如此迨其衰微秦悉更典造端思垂萬世然不二世而亡漢興多襲秦故然文景之閒黎民殷富海宇向風至與成康比隆此其治蓋不專在於法假使文武為君周公為相雖不作周禮天下其太平哉世儒好古謂不復周禮終難以語先王之治規模宏大條理纖微然其義止以為民既和則法制雖陳而非有所恃後世先不為民既傷猶曰法未之嚴文已深又從而繁之由茲之治雖品式盡倣周禮天下其能太平哉故治天下審法度正明其義而神化之苟有為民之實奚而不可也若周禮者其為民經慮詳矣永嘉鄭氏著太平經國書推言周之為民而義益大著

然余嘗見嘉靖丙申大梁高使君初刻山西布政司余乃徧觀焉明年
丁酉余飭兵額上士多漢彥因出其書託縣尹姜子時習爲翻刻之與
諸士同觀又明年戊戌五月而翻刻成冀南孔天胤敘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內府藏本宋鄭伯謙撰伯謙字

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

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爲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閒蓋蓋宗理宗時

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述

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

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

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

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禮內

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九

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

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

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閒命

意閒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尙聲喏於道

旁梅爛詩話記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

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

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

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尙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

措意中原正宜進卧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

節儉爲非所論皆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以

干進歟以他篇貫通經義尙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於世姑節取焉

而已

乾隆温州府志十九宋進士紹熙庚戌余復榜鄭伯謙永嘉人著太平
經國書

車若水脚氣集上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王府內府而下今皆收

入內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修內司自醫師會醫以下皆入

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

士大夫在官內者稍稍推出御將天子服會掌於外朝者稍稍引入

周禮訂義十七王氏詳說曰畿內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

從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稅民無蕪耳都鄙

雖在畿內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

民田而令諸侯但爲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

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爲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

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温州經籍志 卷三 十

及公邑之說

案鄭節卿太平經國書卷帙繁密稱修職郎衢州州學教授攷

洪咨夔平齋集十八有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

德遺辰沅靖兵馬制又謝旻江西通志六十四宋知臨江軍亦

有鄭伯謙是節卿固別歷州郡非以教授終也經國書貫穿全

經綜論大意雖攷證簡略而平議閎通殆亦習聞薛陳諸老緒

論者至其文章精偉浩瀚尤與水心相近信乎其永嘉之學也

至宰相奉養二篇立論偏駁不無可議 四庫提要疑其當史

賈擅權曲學阿世則殊不然此書自敘雖不著年月而節卿舉

進士在紹熙庚戌下距紹定辛卯已四十年距賈似道擅權爲

年尤遠節卿既非終于教授則此書之作必在其前矣

曹氏 叔遠 周禮地官講義 經義考一百二十九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九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曹氏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蔡人講義

案曹文肅公叔遠教授逢時子止齋陳文節公門人宋史四百

十六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嘉慶瑞安

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其地官講義始遂人終蔡人蓋意欲專論

井地會貨諸大端故所述屢此也經義考一百二十九既列其

目而一百二十三又出周禮講義前後種複舊通志及府縣志

並沿其誤今刪

戴氏 仔周禮傳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陳氏 汪周官集傳經義考一百二十三作周官小集誤今從周禮訂義序

溫州經籍志 卷三

佚經義考一百二十三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目次永嘉陳氏汪字蘊之集傳中間有數說

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汪字蘊之永嘉人有小集

道光樂清縣志十宋國子薦陳汪慶元開入太學授昌州文學

案陳氏集傳周禮全書作小集乃邱氏鈔訂義序目之誤序目

別載永嘉李氏嘉會山陰孫氏之宏並注有小集非陳蘊之也

經義考及舊通志府縣志並沿其誤今正之集傳今不傳其佚

文見訂義者如膳夫王燕飲則為獻主引楊龜山說訂義七

人錄矢引無名氏圖說證王昭禹詳解蓋綜集諸家訓義故以

集傳為名據訂義序目云開有數說則原書不甚自立新義故

王氏所引亦較止齋及之兩家為少也

士氏 與之東巖周禮訂義

八十卷 宋史藝文志一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

存通志堂經解刊本

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右臣汝騰

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

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貳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

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

望而疑之雖程顥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

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於世與

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管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

當蒐獵無遺閱以自附已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學節

是書為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

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

溫州經籍志 卷三

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

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

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

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

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宣祐二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煥章閣

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 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

下祕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 都司擬上

照得溫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為精粹與

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祕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

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 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

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

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逃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盡以冢宰統之三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通志堂本奪此字今據西山文集二十九增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譁而攻之王安石以下十四字通志堂本奪今據西山文集補入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歎之主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益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關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西山文集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

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西山文集下有乎字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德秀書經義考一百二十四按此序又見劉燭雲莊集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為成書在後世不得為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慨歎之意何以的知為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又洛誥亦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家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為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閒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為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為東周之志六典

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愁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為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其冬官補以攷工記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為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為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為成書後之又不得為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為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所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羣幽闢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為宅洛計不幸放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以錯見於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五

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攷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古汴趙汝騰茂實序于卷末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為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宮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為周公致太平之迹陸陸謂為羣經之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為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為宅洛計不幸放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以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

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瀋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通志堂本卷端序陳樸跋批點周禮訂義泰定甲子六月七日敏求寄示禮訂首冊余細觀而深喜之承誤以點校自後屢借屢換凡三載始足點校亦始畢此本刊刻甚拙而多誤揆之理而可是正者固多以意會者亦不無齊稷下諸儒有言曰學問如何觀點書又聞前輩有言曰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由前一說言之余固不敢以學問自居由後一說言之余亦不敢以纖塵自必敏求其明鑒而恕待之定字文集三盧文弼方望溪鍾蕙經刪訂周禮訂義書後今上登極之初纂修三禮望溪先生為總裁選通禮學者為纂修大興鍾蕙經先生與焉此周禮訂義乃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所著其用朱筆點勘者蕙經也用

温州經籍志

卷三

美

緣筆審正者望溪也別其是非擇其去取蕙經先之望溪成之閒亦有異同焉偶繙此書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次點以康成六事廉為本之說為不然廉猶廉問廉察也蕙經不刪亦似有取爾者意竊疑之曰聽日弊意已足該何必變其文而曰廉問其善乎廉問其能乎謂察為廉經無他比六計具有功狀聽之於始弊之於終其人已無可匿何必如後世之寄耳目於人使為刺探而後其真可得耶記曰大臣法小臣廉羣吏則小臣為多矣而曰廉非所貴乎且廉訪之字古亦不作廉古作規字惜乎當日不能就蕙經而請正之乾隆四十六年閏月十一日後學盧某跋抱經堂文集八

四庫全書總目十九周禮訂義八十卷內府藏本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瀋祐二年六月行在祕書省准勅訪求書籍濶温州宣取是編知温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省

樸州狀都司看詳及勅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及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采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眾鄭元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按采蓋以當代諸儒為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稱鄭買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攷工記據古文尙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以實沿俞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爲舛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爲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撥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閒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抑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叢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序稱嘉熙開東嘉王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別爲一書或附此書內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爲最善固無庸深攷也

通志堂經解目錄周禮訂義八十卷宋樂清王與之次點東巖撰東巖嘗撰周官補遺摘取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其說始自臨川俞壽翁庭椿復古編而東巖與清源邱葵繼之然東巖所著訂義則以諸屬仍列五官而爲之說也此書採舊說五十一家宋儒之說又四十五家蓋言義理者略備於此何焯曰李中麓宋本

慈谿黃氏日鈔三十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匹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塗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攷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以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攷工三十之數自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柯尙遷周禮全經釋原序臨川俞庭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以實稜出於五官之中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開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

案東巖周禮訂義采摭浩博爲周官說之淵極易祓王昭再諸書莫能及也至其冬官不匹之說則於考工記篇目略一及之日愚按漢儒謂冬官以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以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匹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塗巷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及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以也

七蓋所論者止此而已其欲移易各官說見于周禮全書者別
在補遺中據邱氏說補遺作於嘉熙開此書真文忠序作於紹
定五年是補遺之作在訂義既成之後柯氏周禮釋原序以訂
義補遺為一書並為嘉熙開作誤也至所采舊說五十一家序
書目載其姓氏今錄於此以備參攷漢四家杜氏子鄭氏與
氏鄭氏成唐二家賈氏公崔氏案崔靈恩實梁人
人宋四十五家劉氏臨川王氏石安南康劉氏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橫渠張氏龜山楊氏時王氏昭陸氏佃南城李
氏觀禮圖說未詳誰氏禮庫未詳建寧胡氏國五峰胡氏宏陳氏
道劉氏方氏三山林氏奇三山鄭氏鏞四明史氏浩建安
朱氏東萊呂氏祖永嘉薛氏宣永嘉陳氏傳長永嘉鄭氏伯
劉氏王未詳永嘉楊氏格永嘉陳氏派山陰黃氏度永嘉

温州經籍志

卷三

无

鄭氏伯括蒼項氏世安莆陽李氏叔龍泉葉氏適長沙易氏祕金
華薛氏衡天台陳氏用鄭氏仲廬陵周氏必永嘉曹氏遠永嘉
林氏通志案椅實非永嘉人此金華趙氏薄永嘉陳氏汪永嘉
李氏會山陰孫氏宏其書中所引不列於序目者尚有胡仲寶
嚴高閻徐卿毛彥清呂芸閣呂大張南軒斌張沂公陳彥羣季
雅陳宏父藍氏唐氏及陳揚樂書尚書精義諸說又十餘家按
輯之富不減衛湜禮記集說惟翦裁舊說為一家言與衛書之
簡列眾說同異者異又開以己見論定是非亦與衛書之不加
論斷者異耳

周官補遺

邱葵周禮全書序

佚

周禮全書序朱清熙開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為

冬官不區攷案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攷在退三舍也嘉熙開東嘉王次
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矣 治官之屬元有
六十三俞庭椿刪出獸人獸人獸醫司裘掌皮典絲典枲染人追
師屨人十一官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
御史八官正合六十之數 俞庭椿王次點皆以為冬官未嘗區錯見
於五官中予細攷之果未嘗區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為次點之訂義
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區諸儒不能辯 教官之屬元有七十
九按俞庭椿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出二十二官不當為地官之屬
禮官之屬元有六十九按俞庭椿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出十七官添
入鼓人舞師二官又添入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
官正合六十之數 政官之屬元有六十九俞庭椿謂職方氏土方氏
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屬乃邦土之位司空屬官也又謂弁師與司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弓矢橐人亦宜以工屬司空隸司馬傳譌者也王次點謂量人一官司
空度地職也與攷工記匠人營國之文無異亦宜刪出 刑官之屬元
有六十六俞庭椿謂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當
屬春官王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為
一
秦蕙田五禮通考二百十四案王氏所著周禮訂義八十卷但移序官
於每條之前其餘俱仍經文之舊未嘗輕有改移別著周官補遺證司
空非區雖亦承俞壽翁之誤而較之輕改經文者固有開矣今補遺一
編已無存

周禮十五圖

一卷 國史經籍志二

佚

周禮十五圖

王氏 奕周禮答問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二王奕字子陵所撰該博杜門著書不求聞達

消祐開有旨下州索所著書太守趙汝騰為繕進且薦之朝奕竟不應

案霞碧王山人奕萬厓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

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胡氏 一桂 古周禮補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作補正古周禮今從經

一百卷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

經義考一百二十五引王瓚温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淳庚

午領鄉薦所究姬公經國制度參訂互攷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

正古周禮一百卷林干之為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案人齋胡鄉貢一桂萬厓温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

林傳並有傳古周禮補正元以來傳本久佚林能一序亦未見

据王志所述則人齋似亦主愈庭椿等冬官不匹之說者

明

周氏 綱 周禮補遺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玉壺周欽諭網羅在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咸豐樂清縣

志文苑傳並有傳

國朝

葉氏 嘉榆 周官朔訓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右周禮

温州經籍志卷三終

温州經籍志 卷三

三

紹興陶念欽校

溫州經籍志卷四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禮類

宋

張氏 古禮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作校定古禮直齋書錄解題一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並無校定二字今從之

十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未見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注日佚

釋文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一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未見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注日佚

識誤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作釋撰誤

溫州經籍志 卷四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

宋史藝文志一 授經圖禮四並作一卷誤 關武英殿聚珍版本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注日佚

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孟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閒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淳之所知也漢時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之後者又誰也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閒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觀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猶有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二十一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于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攷之西漢藝文

志高堂生之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于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食七篇它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書以矣有儀禮在亦復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言必有得于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古者聖王重禮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以之豐財裕民以之強兵禦侮厥後狃于淫靡驕倨苟且之習不惟緩其所急亦既廢之成德致治之具廢而望學士大夫有日可見之行如三代國之安富尊榮如三代所以難也鄭康

溫州經籍志 卷四

二

成收拾于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為之注其書已不純古矣陸德明因劉范二家之音作為釋文劉之本如以時為皆以糟為酒以沈為淳以疆為繡以御為衙與德明本異矣德明之本尚非劉本其可謂純鄭乎至賈公彥所據作疏之本又德明所謂亦作又作或作之本也公彥論鄉飲酒執解與沈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盟字 聚珍版與沈永樂大典原本作 然則今之本又公彥所謂俗本也此書之傳如是而已歲久而文益訛訛而莫之訂禮之又失其誰尤乎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承游歎之餘究心于理務廣上恩其効績之著至于風雨時癘疫息越明年夏欲植教本筆錄儀禮孔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公豈其人也潛初與謝默論學曰 謝默永嘉謝季澤之 見見樓鑰攻媿集一百九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又曰學詩學禮學其在是乎相與取詩禮歸而誦之數

年黥皆終卷且萃其說清敏不類未能半也而成歲之漂點不克免滄
槍孤陋其學旋廢謝點論學似謂謝點終年漂流按成當爲成詳下
此注說誤頃搜私喪閭喪祭之禮以省所忌憤憤莫能再讀公以瀆嘗
識此書也命之校之瀆亦幸此書之且有善版也遽拜不辭此書初刊
于周廣順之三年復校于顯德之六年本朝因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
在京則有巾箱本在杭則有細字本渡江以來嚴人取巾箱本刻之雖
咸有得失視後來者爲善此皆瀆之所見者也瀆首得嚴本故以爲據
參以羣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蓋不敢以
該見斷古今也監本者天下後世之所祖巾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
誤則亦辨之餘則采其所長而已既畢哀其所校之字次爲一卷以釋
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三卷題曰儀禮識誤豈獨以識儀禮之誤亦
以自識其誤也儀禮識誤自序

溫州經籍志

卷四

三

瀆于經注兼辨監本巾箱本之誤今至釋文乃獨不然非敢畧也懼其
煩而已此本之及作乃且作且土作土文作文之類改而正之爾亦不
復辯儀禮識誤三釋
文誤字後附識
朱子記永嘉儀禮誤字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
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瀆忠甫校定印本
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誤若其經首冠以鄭氏
目錄而其開卷第一版士冠禮篇中第三行卽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
於天子諸侯之士朝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
字上而爲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理不復可
讀蓋日視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爲
此主人玄冠朝服則是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
不同耳今釋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如

何而爲句又如何而爲說也又少半饋會禮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已故
注云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支爲己有過支
之則改之義而下條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
諸本或寫己爲辰巳之已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其尤
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
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尙多
病倦不暇細攷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已字
三四乃鏡滅其上體豈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晦菴大全七十

全祖望永嘉張氏古禮序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案當誤三卷永嘉
張忠甫先生瀆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
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莫若忠甫之書爲
精密然其中亦不能無舛者如謂高堂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

溫州經籍志

卷四

四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
謂士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喪祭而
言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可推也其於冠禮元端亦錯然校之它本終
爲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
合而名之則先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
古監本巾箱本杭細字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刊
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
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於其間而
如見之者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之宜
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
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未缺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
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瀆間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

名官棄去卷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忠甫以為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
倉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開為族姻治喪亦斷持古
制時為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為
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為止齋所述如此攻
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廷
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
忠甫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是
書鈔之永樂大典中乃更為之序 鮑琦亭集三十一

盧文昭書後此宋永嘉張澹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溫州守吏部郎
顛曾逮仲躬欲鉞儀禮託忠甫為校讎因哀次所校之字為二卷又釋
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
從釋文之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

溫州經籍志

卷四

五

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刺為刺以宴為宴以策為策以孺為孺之類
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搢授摶字
从手今案釋文摶字从木既夕篇同當與枝摶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
延嫁反監本延作迺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迺嫁反它經多同則延
字迺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避亦非也又醴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
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醴皆作以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豕
云五且反監本且為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且反非誤又有司徹臠云
呼報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臠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呼彫皆非
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
字有口豈既夕禮燭用蒸今蒸字下有四點又杖笠簑今簑字从羽不
从竹又主人詣今詣字从口不从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聘
禮注嫌摶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為二余謂當是以下一為二

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一者乃後人所改也又標言隳二字余案下校
語則此當作言猶隳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笙同張云注無
盛笙字是已又云有曰殷盛也笙家當也余案笙家當也四字不可曉
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鄭樓鑰大防為永嘉教官忠甫常貢直言於樓樓
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
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
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
來守是邦云云日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
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黥論學戊歲之漂黥不克免案宋史五行
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年歲在丙戌忠甫所言正謂黥以是年漂沒
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戊為成說者遂以終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
疑乃爾 抱經堂文集十二

溫州經籍志

卷四

六

直齋書錄解題二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永嘉張澹忠甫所
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
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字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
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生所傳
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引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
有是書乾道閒有張澹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識誤三卷 永嘉大 宋張澹撰澹字忠甫永嘉
人是書乃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
卷陸氏釋文一卷澹為之校定因舉所改字句彙為一編其所引據有
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細字
本嚴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覈訂異同最為詳審近世

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錄成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適在永樂大典闕卷中則不可復攷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澐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爲最勝今觀其書殊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攷證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誠非淺小今覆加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其原本殘闕數處亦攷訂補輯附於下方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攷澐自序言哀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爲三卷則宋志一卷爲傳寫之誤明矣

温州經籍志

卷四

七

今仍釐爲三卷存其舊焉

樓鑰攻媿集七十七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黥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劉歆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張澐云如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湊攷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類 張忠父所據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畧近世永嘉張澐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卻於目錄中冠禮元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盧文弨儀禮詳校凡例張忠甫識誤一書專依陸氏釋文以正經注之誤但唐以來相傳儀禮之本不皆畫一當日賈氏所據之本未必皆與陸氏符合各從其舊可也

阮氏儀禮注疏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儀禮識誤聚珍版本朱乾道八年曾連命張澐校刊儀禮因爲識誤三卷今刊本未見惟識誤存焉其書專宗釋文意在復古然所辨或祇係偏旁形體則六朝時俗書最多既不足據且無關語句之異同也至其精審之處自不可沒以嚴本爲

温州經籍志

卷四

八

據參以監本及汴京巾箱本杭細字本又有湖北漕司本監本初刊於廣順復校於顯德而宋因之 宋元學案五十二監獄張忠甫先生澐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則先生所校定也

案張監獄澐萬厯温州府志義行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其校儀禮據自序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越明年夏肇設儀禮命之校之云云蓋其書刊于乾道八年時曾連守温州實主其事是年連改官兩浙運判官 潘說友成道臨安志五兩浙轉運題 于連已改官之後故有今兩浙轉運判官之語 四庫提要謂刊儀禮在連爲轉運判官時誤也識誤哀集眾本校列替異雖墨守陸氏音義而精數居多非毛居正六經正誤所可並論其

所校各本若廣順顯德兩監本京本杭本湖北漕司本開寶釋文今竝區佚惟嚴州本原有傳軼然亦罕覯惟藉此書存其同異又載顯德監本為吉觀國所校亦它書所未及可補經義考鈔版一門之缺固為校讎之學者所宜攷厥也

又案張氏校刊古禮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魏了翁儀禮要義引其異文倘為溫本今惟存識誤三卷乃乾隆三十八年從永樂大典錄出者鄉射大射二篇誤字在大典缺卷之中遂無可攷古禮及釋文亦並未錄全氏補宋元學案則謂古禮釋文識誤三書大典皆有之所作古禮序亦統舉三書不云有所缺佚謝山鈔永樂大典內遺書據董秉純所編年譜在乾隆元年初入詞館時或所見大典尚無缺卷古禮及釋文提要不云存佚豈以其與今本無甚異同故不復輯錄耶

温州經籍志 卷四

九

葉氏 味道 儀禮解

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無卷數

佚 經義考一百三十二

案葉文修儀禮解明時尚存今則已無傳本矣南宋初治儀禮者莫如張忠父文修為忠父之甥朱子語類入十四載葉賀孫再三傳歎且謂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其禮學當亦傳借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是葉是張之甥也其禮學當亦傳之忠父者

元

葉氏 起 喪禮會紀 虞集道園學古錄十一 千頃堂書目二補遺金元藏 作會紀元史藝文志一同並誤

佚 經義考一百三十七

虞集跋先王既遠禮學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

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為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櫟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攷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

温州經籍志 卷四

十

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攷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嚴嚴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觀焉予將畱振卿以其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幙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倘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不止於斯者請見於它日尙未晚也 道園學古錄十一 千頃堂書目二葉起喪禮會經字振卿永嘉人虞集為之跋錢大昕十駕齋叢書新錄十四朱子經義考禮類有葉起喪禮會紀又有喪禮會經蓋一書而重出也據虞伯生序當作記

明

蔡氏 芳 喪禮酌宜 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三十七

伏 經義考一百三十七注曰未見

案蔡運副芳萬厓温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介節傳竝有傳

右儀禮

宋

周氏行己 禮記講義 浮池集四

伏

自敘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于數與邀譽于人而然也蓋其所有于性感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

温州經籍志

卷四

十一

制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取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珍珠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王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

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於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浮池集四

案浮池禮記講義宋史藝文志及各家書目均未著錄其敘見永樂大典本浮池集者不言何人所著當即自纂書也又本集二有經解十二篇其九皆說禮記衛湜禮記集說所采永嘉周氏說皆在其中疑即講義逸文之塵存者

戴氏 曲禮口義

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禮四經義考一百四十八 伏 經義考一百四十八

學記口義

三卷 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五十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禮四並作二卷 温州經籍志 卷四 伏 經義考一百五十

案岷隱曲禮學記口義今無傳本以衛氏禮記集說所引攷之蓋亦綜論禮意不甚攷證名物與所著續讀詩記體例相近 徐氏 自明 禮記說 萬厓温州府志十七

伏

黃氏日鈔十六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傳成公三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為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隴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毅專之新城之盟九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棠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晉大夫而不以為款鞍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紊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

禮記集說姓氏永嘉徐氏自明字誠甫

萬厯温州府志十九宋進士瀆熙成姚穎榘徐自明永嘉人太常博士有禮記說

案槧堂徐常博自明郡縣志無傳陳昉序幸輔編年錄傳故太

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規

論箸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於世教全文載可

見其學術大較禮記說衛氏集說王制篇所引頗多它卷則絕

無所見疑所釋止此一篇矣其說于封建井地特詳蓋亦精辟

經制之學者

陳氏 王制章句

一卷 經義考一百四十八

佚 經義考一百四十八注日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四

葉氏 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佚

案葉文修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惟見宋史本傳攷朱子修

儀禮經傳通解以其稟分屬門人編集晦菴續集一載與黃直

卿書云禮書已了得王朝禮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

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金華呂祖儉字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

幾易了則文修當亦在分編之列又語類 載葉賀孫修

名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因

云某已衰老萬一不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禮得成此

書所係甚大云云則是文修分編祭禮之塙證外傳疑即當時

所輯稟本其云外傳者朱子原定禮書篇日家禮鄉禮學禮邦

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之外尙有大傳外傳見晦菴集卷二李李

今通解無此目者後重定所改也

繆氏 主一 禮記通考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四十二補選金元藝文

佚 經義考一百四十二

鄭氏 禮記正義

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十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四十二宋史

佚 經義考一百四十二注日未見

明

張氏 手敬 禮記章句

八卷 明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禮四千頃堂書目二經

未見 經義考一百四十四注日存

自序字敬自少業舉子時即好讀禮經第觀舊說多所未安思欲釐正

之而有所未暇弘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乃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

温州經籍志 卷四

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已上登極賜進

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

奉太祖高皇帝兄弟終及之訓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偁

興獻王為叔父字敬執禮爭之舉朝洵洵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中

興以明聖述作為己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

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責字敬孔子日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上固天啟之矣字敬自惟薄劣無以仰副萬一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

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為害匪細此尋常講義尤

不可不求其當已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

孝字敬既以是上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所好而致力者

似不為欺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嘗讀杜甫詩見其忠

誠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已獻於上而霍宗伯韜諸人咸謂

乎敬當以禮記章句獻乎敬以為此聖經也可槩足已自信而一無所遜哉於是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哉哉

乙未以疾乞歸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兒遜業輩校梓藏于勅建寶繪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張文忠集文彙一按經義考一百四十四載此序字句小異蓋朱氏所刪削也今不備校

虞氏原珠禮記稽疑一卷 環菴遺藁附錄引尤性詩集敘

嘉慶瑞安縣志九禮記稽疑一卷明虞原珠撰見環菴集

案環菴虞先生原珠萬厓温州府志義行傳嘉慶瑞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國朝 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温州經籍志 卷四 五十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家仲父校刊本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樸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為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雲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

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據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毫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為學一宗程朱研精

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鐘律歷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雁湖凡山兩先生屢謀鈔版而未果咸豐

癸丑某自粵右歸被 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凡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未墨縑縑塗乙紛糾

蓋稟雖屢易而增改尚多其閒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

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

勘駁正之說劄記於簡端者幾滿遂為之參互攷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更寇亂迨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費鴻工藉同人之力

為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生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禱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

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其繁蕪撥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取苟有未當裁以己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

確有根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為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往復曲暢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先生

易質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稟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

生之為人也族子某謹序仲父止庵先生序

吾鄉孫敬軒先生精三禮學著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藏於家道光癸巳甲午閒先伯父雁湖府君與二三同志謀鈔版命先嚴凡山府君先

事校勘纔畢十卷而兩府君先後捐館咸豐初年先生族子琴西葉田昆仲於琪為中表兄弟深懼先業之湮悉心釐訂集贊開雕功甫及半

旋遭兵燹版復燬其五六今幸撥拾散心力完是書琪亦得與校刊之役幸藉手以竟先人未卒之志而又歎文字顯晦有數造物者猶於將

成未成之際若故阮之而卒底於成豈非先生一生精力所在有必不可泯沒者哉邑後學項琪謹跋

家大人敬軒先生行狀先生於諸經尤深於三禮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意為之詁釋謂之注疏駁誤己亥居憂主中山

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為集解五十卷其大指在博參眾說以明古義而不為詭詞曲論故論者謂先生之言禮其於名

物制度攷索精詳可以補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之意以即乎人心

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然先生常自言讀禮經當如自親見之而身執行之則其著書之旨益可見矣禮注既成方欲治周官儀禮謂門人曰若四分官書事畢再得從事二十年當可卒業而疾病不及為矣非可惜歟

案家敬軒先生當乾隆初經學大師提倡未盛先生獨闢途徑研精三禮博考精思于禮經制度參互研覈致多心得其釋戴記兼綜漢唐宋諸儒及近代顧炎武戴震之說擇善而從無所偏主校正經文若曲禮醴醬處內從釋文定作醴醬豚曰豚肥據注及釋文當作豚肥樂記志微嘯殺之音作據漢書當作織微使之行商客而復其位據家語當作使人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俗本多作祖宗据孔疏正之此與唐石經及宋本合並塙有依據至於鄭注開有論誤輒為糾正如據禮記女子耐於王

温州經籍志

卷四

七

母則不配又兄弟之殤則練冠耐證殤不限適庶皆有耐與除服之祭正曾子問注謂庶殤不祭之誤注說依祭法推之先生展禽語外據燕禮無賓酢主君之禮定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多不可信據燕禮無賓酢主君之禮定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謂饗禮正注以介為賓賓為苟敬據燕禮為說之誤據顧命天子路寢之制與覲禮在廟言几俟於東箱正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與明堂同制之誤若此之類並貫穿經文推玩得之不為意必之說其餘記文關涉儀禮周官兩經者皆一一疏釋其義注義簡奧孔賈兩疏述鄭或有違鑿亦為疏通證明其學求之近代當與張稷若江春修相頡頏雖復神主人鬼論襲趙匡祧非遠廟義違祭法不免小有疏舛然精審之處終非方靈皋諸人所能及也原案本五十卷仲父止庵先生校彙時析為六十一卷今以五十卷著于錄從其朔也

葉氏 嘉樹 禮記類編 寶香山館集十

未見

右禮記

朱

蘇氏 古禮書敘略

一卷 王柏魯齋集五

佚

王柏跋古禮書敘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閒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已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為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略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閒獻王不知何以得

温州經籍志

卷四

六

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祕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此此尤為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載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為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為可疑耳為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之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魯齋集五

案蘇太古事蹟舊府縣志無攷攷金履祥仁山集一有送三蘇君序曰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章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又卷四有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詩南宋人通僞溫人為永嘉人蓋用永嘉郡舊傳也太古不知籍隸何縣 佩文齋書

書譜二十五引王魯齋集蘇基先溫之瑞安人登寶祐癸丑第
初調臨安府浙江稅終金華令萬厯溫州府志十寶祐癸丑進
士有蘇文洪瑞安人而無基先仁山集所傳愚翁先生蘇公或
即基先然今所見馮如京刊本魯齋集十二卷無此語蘇更求
足本又據仁山送序則太古乃別號其名惜無可攷

王氏 奕 三禮會元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三作

佚

右三禮通義

明

侯氏 廷訓 六禮纂要

六卷 千頃堂書目二

未見

千頃堂書目二侯廷訓六禮纂要六卷樂清人正德辛巳進士雲南按
察司僉事為進士時嘗以議大禮被杖

温州經籍志 卷四

充

案筆山侯僉事廷訓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厯溫州府志宦
業傳道光樂清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右通禮

宋

盧氏 祖 盧氏正歲會拜錄 鶴山集

佚

魏了翁跋古者比閭族節之法修則有相保相愛相葬相救相賙相賓
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為也則主集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為之
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誼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盡
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其明命而厚同體也而況於
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葉消兮氣相屬潤相滋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體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

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
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開有重氏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斑斑見
於史冊而利欲重熾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
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重譜法蓋深有感于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
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歎慕咨歎使人孝敬之
心油然而翼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于下方且以自勉云 鶴山集

案蒲江盧少監祖皋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
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周氏 端朝 冠婚喪祭禮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三

佚

宋史藝文志三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

温州經籍志 卷四

三

案周文忠公端朝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所著冠婚喪祭禮屢見宋志云集司
馬氏程氏呂氏禮攷宋志有司馬光書儀八卷又諫水祭儀一
卷呂大防大臨家祭儀一卷程頤伊川程氏祭儀一卷文忠所
集當即此數書也

明

杜氏 汝恕 家禮纂言

二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杜德基子汝恕有文行能世其家學遷授太常典
簿所著有餘閒集四卷家禮纂言二卷

李氏 倫 家禮酌中 萬厯溫州府志十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中作

佚

案李處士倫萬麻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義行傳並有傳家禮酌中見萬麻府志甄文門各志本傳並同雍正通志乾隆府志及樂清縣志經籍門並載家禮酌宜萬麻府志別載家禮酌宜注始陽生撰未知誰是

周氏 應期 家禮正衡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案止菴周副都應期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右襟禮書

溫州經籍志

卷四

三

溫州經籍志卷四終

嘉興嚴景商校

溫州經籍志卷五

經部

瑞安 孫詒讓 編

春秋類

宋

周氏 清中 春秋說約

六卷 經義考一百八十八 佚 經義考一百八十八

葉適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周先生墓誌銘先生諱清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滿秩有咨其賢者共為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乞監嶽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為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還授茶陵軍使已

溫州經籍志 卷五

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清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八先生溫州瑞安縣人居三港鎮之西與人盡恭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 水心文集十三

王氏 十朋 春秋解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二經義考 佚 經義考一百八十六

案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梅翁集 附錄 云公有春秋講義指授學者未成書 梅翁後集二十七經筵 講義亦有春秋二條 不云有春秋解疑門人以梅翁講義遺藁補輯為之其書世善堂書目有鈔本則明時尚存今未見傳本

薛氏 季宣 春秋經解 十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經義考一百八十七

指

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二。玉海四十。經義考一百八十七。並云經解指要共十四卷。陳傳良新補發遺常州薛公行狀作指要一卷誤。

伏

自序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麻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春于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為舍周之舊僭也僭則春秋何以為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錄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二

于隱公疾始變也始變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于此託始焉爾奈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之始作于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于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麻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于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鳥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于殤叔案此指汲冢紀年秦史作于文公案見史記秦本紀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于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其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日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辭善則善惡則惡不為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褒貶為道其日不為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為傳也何託褒貶以為傳舍褒貶則無以為傳矣三傳之所為褒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春秋春

秋之教治莠而不亂處羣而不黨是非非而天下之理歸之矣不知

體要不存教法心移于毀譽而事奪于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辭為教春秋也攷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觀其理不能顯白而待傳以發日晦也晦之為道傳之為經則事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于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僭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于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命之行敗魚遊觀之為崩薨卒葬之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于當世可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示于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深非亂是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于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用經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奔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良齋浪語集三十

直齋書錄解題三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二卷知常州永嘉薛季宣上龍撰指要列譜例于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于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先生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二歲云經義考一百八十七作二十歲云

朱子語類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

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闕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困學紀聞六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

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麻而為魯史諸侯之有

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

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

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攷而為史古人生

子則闕史書之闕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

諸侯有史矣

虞集道園學古錄三十四六經之傳注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

常州春秋等書實傳注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

心之永嘉學官序

温州經籍志 卷五

趙汭春秋左氏傳補注一薛氏謂魯麻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

傳日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

於魯爾然謂魯有麻實劉歆之誤

案良齋春秋經解指要書錄解題以為紹興三十二年三十一

歲時作攷紹興三十二年良齋年二十九歲非三十歲疑解題

原文三十二年當作二十三年三十歲當作二十歲

不誤乃合耳此二書為良齋弱冠著述

記公謂爾略略拾遺開期於改作公於是時年未弱冠

有志史筆余用駭嘆是良齋弱冠時即殫心纂述之證故如魯

麻改時及諸侯無史諸義攷證未盡精瑣今二書並無傳本惟

止齋春秋後傳趙汭春秋集傳及左傳補注間有援引然寥寥

數語不足推其全書義例也

陳氏傳良 止齋先生春秋後傳

讀書附志上春秋下有左氏二字今所見

刊本無蓋涉下章指而誤衍

十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讀書附志上宋史藝文志一

存 通志堂經解刊本

春秋後傳補遺

一卷 授經圖春秋四

佚

左氏章指

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春秋四

佚 經義考一百八十七注日未見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

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一無此字 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

復尊王之說彌彰 攻媿集公是劉先生做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

川程先生願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

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 通志堂本誤師 據攻媿集改正 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

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

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日迥出諸老先生上

敏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

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開有前

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遊雖不得

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

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 攻媿有

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

壯攻媿集 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

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忌於江湖而

朋友攻媿集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攻媿集既不幸攻媿集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攻媿集其增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翁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它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攻媿集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威也攻媿集凡桓皆作威避宋欽宗諱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威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魯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

温州經籍志

卷五

六

威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荒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檇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衛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威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通志堂本誤作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屬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

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攻媿集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通志堂本誤作用僖公始作頌而所據攻媿集正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三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通志堂本誤作爾據攻媿集正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褻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七

而知其惡者適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與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閒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先生為後傳將脫囊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備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畱其帖于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于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于桂陽于衡于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際隔函丈不果質今訂證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止齋春秋傳十二卷金陵焦太史內閣鈔本也錄之又假唐太常節鈔

本校焉凡增訂其訛脫毋慮數十百處惜也節文僅得其十之七不能盡校其全為可恨耳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清常道人識明趙琦美鈔春秋後傳跋

讀書附志上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春秋左氏章指十七卷右止齋陳傳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海崔清獻公與之談其後而刻於維揚郡序

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陳傳良撰樓參政鑰大防為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聚珍本無也字今據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三增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錢曾讀書敏求記一陳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此書大旨詳于樓攻媿序中茶陵所刻字多訛舛此則勤德堂刊本也止齋尚有左氏章指一

温州經籍志 卷五

八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宋陳傳良撰傳良字君舉號止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實謨閣待制諡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傳良為此書將脫藁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備書傳寫其已削者或謂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傳良完本矣趙訪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者最推傳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

於聖人者亦多云云攷左氏為春秋作傳非為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為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為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為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傳良於臆說蠶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日蔡幼學日胡宗日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攷究可謂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日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為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傳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日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哀錄焉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九

通志堂經解目錄春秋後傳十二卷宋陳傳良從勤德堂刊本鈔寫者也此書大指詳樓攻媿序止齋尚有左氏章指一書應訪求之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公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攻媿集九十五木鍾集七田賦謂計田而出賦如一夫一井之田便使出軍賦不復如邱甸法又甚於邱甲矣陳止齋謂田賦亦家出一兵 九春秋之作始於無王終於無伯止齋先生謂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以其嘗敗王師故日無王自鄭始以其嘗伐晉故日無伯自齊始 困學紀聞一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春秋後傳亦日此身後之書 五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日魯之有

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趙汭春秋集傳敘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敘三傳而

溫州經籍志

卷五

十

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

宋濂春秋屬辭敘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爲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攷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 趙汭春秋屬辭卷前

何喬新策府十科摘要朱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其次則永嘉陳傅良也文定之傳精白而博瞻慷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之太過求衷貶之太詳多非本旨陳氏之論世變以爲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信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衷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何文肅公集一 經義考一百八十七黃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

人自隨似不草草然謂書王存周未免又落窠臼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開有評駁

案春秋一經自啖趙以後說者大抵屏棄三傳習爲繚繞苛刻以測經旨宋南渡後胡氏傳盛行三傳之學益微止齋後傳依經求義大旨主於本左氏以徵事參公穀以明例故其論左氏則謂魯其所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皆左氏之力又謂春秋衷貶天下之君大夫託魯以行王法莫備於隱桓莊之世 後傳三 年邾子及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諸義並與董子繁露春秋分十二公爲三等 楚莊何氏公半解詁張三世諸例相近在宋儒說春秋書中爲最有根據至傳中精論如本何邵公說謂惟王者然後改元 後傳一隱 據晉少姜卒公如晉晉來辭非伉儷者也謂古

溫州經籍志

卷五

十一

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 後傳一隱元年天王使宰 西時祠白帝爲僭謂諸侯之有郊禘 爲東遷之僭禮 後傳五莊三十一年四卜 並義精理塙與空談 衷貶者異樓宣獻敘其書以爲深究經旨詳閱世變元趙子常 又以爲在三傳之後卓然名家信不虛也後傳宋以來凡有四 本一維揚本與左傳章指合刻 附見讀書 附志上一永嘉本郡守施枋所 刊 見書叔遠止 一茶陵本一勤德堂本並不知時代 見讀書四 本今並未見通行者惟通志堂刊本然奪誤甚多不足依據章 指舊與後傳合刊今則世無完本 四庫提要謂永樂大典尙 存梗概亦殘闕不能成帙然大典祕書自翰林院藏本外別無 副鈔則即此殘闕者亦復不可見惟藉趙氏左傳補注所引稍 窺崖略其說於傳文隱奧多爲疏通證明以求其義而五十凡

之與義理或有違迕者則亦力為糾正不為依阿回穴之論雖不必盡瑯然於范甯穀梁傳敘所謂棄其所滯擇善而從者殆庶幾焉

又案止齋文集三十八卷張端士第二書云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成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又弟四書云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道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據此是後傳一書止齋固自信為不敝之作且晚年力疾刪潤尤其畢生精力所萃也

又案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永嘉陳氏下載有章旨類說後傳三書類說它書別無所見蔡文懿作行狀及曹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敘止齋集紀止齋著述亦無此目不知程氏何所據也今不據補錄而附識於此

宋氏

晉之春秋十二公論一卷 攻媿集一百九

佚

陳氏

春秋解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

蔡氏

幼學春秋解經義考一百八十四

佚

案蔡文懿公幼學陳文節公弟子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葉氏

通春秋通說十三卷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佚

案水心葉忠定公適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案水心本貫處州龍泉其祖徙瑞安州府志載文門宋以來書目皆不著錄其書名卷數並與黃若晦書同疑萬厯志偶誤以黃書屬水心也然今未敢凡刪姑錄其目以備參攷

王氏

春秋傳紀宋元學案五十五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四十一萬厯温州府志二十七作傳說今從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一百九十三

三卷 經義考一百九十三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佚 經義考一百九十三

萬姓統譜四十四王綽葉水心之畏友趙尙書汝談等在史館奏充編校而不就有春秋傳記引温州府志作紀及稊文門人尤端明焞薛祕書蒙守建與栝皆為刊於學

案松臺王先生綽萬厯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林氏

拱辰春秋傳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春秋四經義考一百八十九

佚 經義考一百八十九

東嘉先哲錄九林拱辰歷知婺州廣東經略安撫有春秋傳刊于婺州

戴氏

厚

春秋經解

三十卷 攻媿集一百七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佚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樓鑄戴俊仲墓誌銘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而戴君俊為錄以文行為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為詞章詩清婉有思致性質粹溫不得而親疎久處庠校與之議事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後假守而君已得末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十六年既以光宗覃恩從循事即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於家享年六十有八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橫蕩類聚五十卷藏于家俊仲諱厚又字長文政魏集一百七案戴縣尉厚文端公溪從父舊府縣志無傳春秋經解宋以來書目未經著錄至朱氏經義考始據攻媿所作墓誌收入然誤

温州經籍志

卷五

十四

單作經解列入羣經類中蓋朱氏但見誌末云經解三十卷未及統核全文故有茲謬今據攻媿集正之

戴氏

春秋講義萬縣温州府志十七作春秋說今從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

四卷

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授經圖春秋四種存四庫全書本○經義考一百九十注曰佚

經義考一百九十戴氏溪春秋講義宋志四卷王瓚温州志作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朱戴溪撰溪有續呂氏

家塾讀書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為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

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為說以進此即其春秋說也

書中如以齊襄追紀侯去國為託復離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為由

巴蜀通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為晉人啟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

戊辰即位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

敗衄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倦倦焉至卒葬之類竝闕而不釋攷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即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柄銳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於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啟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瓚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外閒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采尙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為哀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二年永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日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閒從公穀者並附案語於下方焉

續春秋口義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

十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三春秋口義五卷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管續之不傳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上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

紀事晦庵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眾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

公皆如此說

曹氏

叔遠 春秋書法起例姜準岐海環譚集五

佚

岐海環譚集五曹叔遠紹定四年除權禮部侍郎明年七月陞正禮侍

仍兼侍讀著春秋書法起例一編上進

戴氏

稱春秋說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

佚

案浣川戴常博胡文端公溪從孫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黃氏 仲炎 春秋通說

十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宋史藝文志一
存 通志堂經解刊本

繳進春秋通說表臣仲炎言伏以六經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聚
春秋尤切治人之道洪惟烈祖崇尙斯文仁宗命昌朝侍講於邇英曰
監戒而不諱高廟置安國進解於座右謂喜學以無忘至若咨輔弼以
攻三傳之異同又如因答問而審一言之造化可見先朝極討論之意
所惜儒臣寡疏暢之功厥理未彰茲學幾廢允賴屬精之上哲丕承宏
遠之前蔡臣仲炎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孔聖之修麟經猶禹功
之抑洪水昏墊不塞曷臻九敘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壞即當時

溫州經籍志 卷五

夫

之事實為異代之鑒觀昭示燎原貴防曲突願瞻折軸宜重後轍雖仍
魯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用全教戒體極謹嚴自專門襍賤以論經
使後世眩是非而難辨迄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為戲侮聖人之言因欲
獻諷於今遂亦虛美於古管重耳坐邀萬乘或善其明君臣之大經周
世子外附諸侯或嘉其存王室之正統南宮較藝首選在茲下國從風
流弊甚矣獎崇功利誇譽詐權顧此時師友之梁滿莫能播善占他日
臣工之虛簪必至文姦臣肆舉業而罔功抱遺經而承微瀆心十稔課
蒙一編遠稽孟子之書近酌朱熹之論務陳理要痛剪蕪繁嗚呼儒家
和之音陶眾傳多岐之礙強名通說頗異舊聞懼微命之填溝致此書
之覆轍借展開蒸期廣緝熙蓋恭過皇帝陛下躬親大權作新庶政
聞一善而用決明四日以天臨賢路亨通修今日雲龍之會經帷散沃
獲昔時仗馬之培日月就將海澤浸潤眩沐潤編年之旨尙闕申明念

草茅攷古之勤倘垂乙覽察一霸之駁而宅心至正居一王之尊而立
志自強時喪敗起於佳兵則安靖以輯福推災異由於失德則兢省以
導利刻桷築臺深虞侈欲取田納鼎永戢貪風中國盛則何懼荆蠻戎
狄之馮陵家道正則必無仲子文姜之僭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物情
紛錯之絲郊雩嘗禘之經朝聘會盟之節皆可因文以攷引類而知息
邪說放淫辭庶見仲尼之志求多聞克永世用增列聖之光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繕寫前件春秋通說成若干冊囊封隨表
繳進以聞臣仲炎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經筵講讀奏舉狀朝奉大夫權刊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兼給事中兼
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等右臣鳴復等聞蟋蟀候秋吟蟬蛸出以
陰士有懷珍抱美而老於巖穴之下者固不能無待文王之興也仰惟
陛下不居之聖問學日新經緯就將塵開寒暑臣等猥以春秋舊業叨

溫州經籍志 卷五

七

塵誦說之員深懼寡議聞不究終始無以昭明懲勸上裨聖聰伏見
溫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為之說證以後代鑿戒昭然言古驗今
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為衰貶足杜擬借允為潛心吉州布衣龍
溪會粹經傳科別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己見多所發揮如謂
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二臣於經可謂勤矣而其他
著述亦多可稱魯弗獲仲俱老章布臣等執經入侍心有愧焉竊知二
臣已嘗繕寫其書裝潢申進欲望聖慈既垂乙夜之覽或降付後省更
加閱視如有可采甄以寵光庶幾科舉之外士之窮經篤古者不至於
遐遺其於作人之造風厲多矣謹錄奏聞伏候勅行端平三年七月日
朝請大夫權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讀臣游佃朝奉大夫權刊部尙書兼
權吏部尙書兼給事中兼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衰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

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符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眾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埽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厥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誦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

温州經籍志

卷五

六

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爲禮和本和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憂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圖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

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勢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辨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斐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書乃孔子前輩故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卽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它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歟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七

則左氏尙可攷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抵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炎序
直齋書錄解題三春秋通說十三卷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通說十三卷兩江總督 宋黃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進是書表稱肄舉業而罔功李鳴復奏舉狀稱科舉之外窮經篤古蓋老而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自敘謂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所書之法爲教所書之事爲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專門師授仍陋襲謬由漢以後類例益歧大義隱矣故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書

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開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
 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敘謂
 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
 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載記謂天子無聘諸侯
 之禮周禮時聘之說不足信於滕薛來朝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
 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首止為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
 生為傳語誤入經文以葬蔡桓侯為公字之譌以同圍齊為圍字重寫
 之誤疑及正經亦未免臆為推測然如謂季友為巨姦竊交宮闈則成
 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以為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
 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
 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
 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

温州經籍志

卷五

干

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
 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其立義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所及也
 通志堂經解目錄春秋通說十三卷宋温州布衣黃仲炎若晦紹定三
 年五月自敘何焯曰東海先自鈔本從黃俞部處來仍偽書也後汲古
 得李中麓所藏影鈔宋本用以付刊

案黃若晦仲炎舊府縣志無攷據李鳴復奏狀稱為溫州布衣
 而狀末有甄以寵光之語則若晦進書時鳴復又為乞恩澤萬
 麻府志選舉門載宋進書補官有永嘉黃叔炎叔炎即仲炎之
 誤文門春秋通說下然所補何官則終無攷也通說大旨
 宗朱子春秋無褒貶之說故其書於治亂得失推論明切又多
 引後世史事參互證驗以開教戒之旨雖不必果得聖人筆削

之意然以觀孫復諸人以春秋為有貶無褒者其厚薄固有閒
 矣至如說考仲子之宮則辨晉滅欒議宣太后宜準春秋考宮
 之義別建寢廟為知庶母不得耐廟而不知考宮之非禮通說
 說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則謂喪事有進而無退既啟殯不
 為雨止喪禮有所謂潦車簣笠者蓋備雨有具也今遇雨止無
 備可知春秋書雨不克葬惡薄其親也通說其辨證亦殊精博
 餘若趙匡孫覺胡安國諸人外盤之說亦多駁正固異於枵腹
 游談者惟開喜為新說如於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覲用幣謂
 大夫宗婦乃大夫與宗婦不用公半大夫妻之說通說於新宮
 災謂別為新宮如晉之築廐祁不用三傳宣公新主人廟故曰
 新宮之說并席檀弓以新宮為先君之宮為漢儒沿三傳之訛
 通說於從祀先公謂從猶承也周廟先公后稷魯太祖周公今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推而上之承祀后稷同於周廟而不從三傳順祀閔倍之說通說
 二是則故為立異違先儒說經家法矣
 又案通志堂經解目錄引何焯語謂徐氏先得黃虞稷家偽本
 今未見其書未知與經解本異同若何天乙閣書目一之二載
 春秋通說一冊無卷數朱絲欄鈔本宋黃仲炎撰黃氏自敘稱
 十三卷范氏臧本不分卷或即義門所謂偽書乎又續通考一
 百七十三別載左傳約說百篇黃仲炎著它目並無著錄王考
 舛誤甚多疑不足據今不據補入而附識于此以備參攷

元

李氏孝光

春秋述始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陳德永李五峰行狀公通五經尤邃於春秋生平著作有春秋述始顯

微聞幽足發前賢之秘侍御史郭幹卿嘗稱之於朝而天下士大夫始知有公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五峰李祕丞孝光元史儒學傳二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

陳氏至春秋傳注萬厯溫州府志十七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春秋傳伏

明 蔡氏芳春秋訓義

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二百未見經義考二百

千頃堂書目二蔡芳春秋訓義十一卷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為是書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周氏綱左氏獨橫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項氏喬左傳拔尤

三卷歐東私錄二

未見

自序左氏浮誇唐韓子有是論矣近世學文者又類宗之然或以艱深文淺近非獨使人不能句雖俾其人自讀之亦莫釋其意脈之所在自以左氏名家也不知左氏之文雖或一字一句一意然上下接續脈絡貫通譬之高山大川然人徒見其間怪石奇巖絕巘斷港者若散漫不可紀極而其一碧萬頃壁立萬仞之勢所向自如也聞如大兵壓境聽一言以解甲義有所激雖巧人亦知勇于取焉此其重禮崇信猶有先王之遺風矣嗚呼是傳其可少耶某幼癖好之拔其可法之尤者

手膾三卷為敘事為辭命為議論竊常展玩未嘗敢以示人守虛之五月會九庠英俊而稟倉之時出以正其文藝諸生曰是不可私也遂傳之梓庶使慶陽文體藉是少變焉耳然善讀者得之章句之外其所以謀身謀國者將無不在似未可輒以浮誇病之也歐東私錄二

鄭氏楷春秋寫意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應氏德成春秋源流紀略

一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葉氏耿春秋要略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楊氏敏奇春秋傳衡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未見

自序一衡說衡者讀四傳而衡之也四傳尚矣易衡雖然傳且四易弗衡管一物也孰輕者孰重者匪衡也輕重慎一春秋也此傳之彼傳之匪衡也彼此眩離欲弗衡烏得弗衡諸故夫四傳者人同而衡者予獨予之為是衡也不知吾言之是亦不知吾言之非第曰衡四傳云爾一名說杜預序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也是名之無所取義者也抑不聞春生秋肅者天之道春賞秋刑者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刑賞之權衡也是故舊史記之祇為紀事之書孔子脩之即關勸懲之大天道王法於是乎在矣 一諱說傳例有三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夫諱非直也經以直教天下後世者奚諱雖然諱也諱者何尊親賢三者天下之大綱也三者得

天下治三者失天下亂臣弑君者始於不知有尊子弑父者始於不知有親不肖之乘賢始於不知其為賢春秋為天下不知有三者而作即烏得不為三者而諱是故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之始也
人由春秋之諱尊知有君諱親知有父諱賢知有賢是春秋之成也
朱鴻瞻歐江葉鄒合傳順治丙戌秋歐始歸附瑞士有諸生終身為庶人者楊毓奇杜門不出著春秋傳衡康熙開年七十餘卒
孫氏 林 春秋繁露廣義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自序余半生日營入股丘索流略茫未有涉也然私竊嚮往亦好窺一斑至晚始讀董子繁露諸篇大約發明春秋而作也夫左氏傳春秋實為麟經紀事非詮疏也公穀擬議稍近解釋而多鑿康侯氏似賜厥旨終落訓詁治麟經家率南指北面之然揚波助瀾亦未能取宣尼筆削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五

微言神會之意表也仲舒氏比伍參例援事指義互為發明秘所未備可謂繼左功臣且取詩易禮作契參同非獨以春秋解春秋者故其文闕淡奧渺自成一家言洵漢代大儒唐宋諸人莫之能武也余讀其書頓覺有豁開抽其義而推廣之亦以沿流溯源強作解事漫向津頭一間爾作繁露廣義以質慧心之有志當世者雖然不以春秋解春秋故繁露貫而傳以繁露解繁露獨為廣繁露也乎予持狹而尚曰廣也人將嗤我也夫 周天錫慎江文徵三十八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崇禎府學歲貢孫林負文望三中副榜由寧都教諭陞隆安令通商惠民修學尊志士民德之擢雲州知州未任卒著有繁露廣義安撫三策越吟草

東甌詩存二十八孫林字子餘永嘉人崇禎歲貢官雲州牧著有越吟草

國朝

葉氏 嘉拾 讀左遺言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孝經類

宋

胡氏 子實 孝經注

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二十六

佚 經義考二百二十六注日未見

案胡監簿子實萬厓温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胡氏 一桂 孝經傳贊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二十六

佚 經義考二百二十六注日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五

元

李氏 孝光 孝經義疏

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二十七

佚

畫孝經圖

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義考二百二十七

佚 經義考二百二十七注日未見

千頃堂書目三李孝光孝經圖說至正七年進呈

王禕等元史一百九十李孝光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

召與完者圖款禮哈琅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

說帝大悅賜上尊

經義考二百二十七陸元輔曰李季和隱居雁宿山至正七年應詔進

孝經圖說

案宋濂鑿坡別集五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右李公麟所畫孝經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祕府是五峰所進之圖即伯時畫本也世善堂書目乃別載五峰畫孝經圖者蓋義疏本亦錄圖附於後且五峰或有所改定亦未可知今故仍著其目至元史所載孝經圖說乃史臣約舉之詞五峰原自自名義疏黃氏千頃堂書目倪氏補遼金元藝文志錢氏元史藝文志及通志舊府縣志並錄圖說而不錄義疏殊誤道光樂清縣志並列尤謬

國朝

史氏尊宋 孝經刊誤淺解

一卷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温州經籍志 卷五

存 樂清鄭氏刊本

美

自序天地生物之心元也人得之以為心而有仁父母愛子之心仁也子得之以為心而知孝天親仁孝一也盡所以為子而親悅之則盡所以為人而天祐之若子而不子則人為匪人失其天性逆天之命矣罪將安禱乎此禍福之攸分而治亂之自始也治至三帝三王尚矣欽明峻德先親九族重華升聞聞以烝乂禹之幹蠱粥成五服湯則聖敬日躋肇修人紀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周公所稱達孝者也其德之本於孝者一也孝之為道於身焉求之其不敢毀傷也則不登高不臨深為能戒逸欲傲風德以強固其身矣其立身行道也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則所以作肅者本乎是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所以作父者本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永言孝思則所以作哲作謀作聖者本乎是充之而事親而克諧即事天而休徵也人本乎天子本乎親自

温州經籍志 卷五

美

天子以至庶人同以吾親為身之本同以孝為身之德之本其知愛知敬乃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出於性而不容已者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人必愛親而後能愛人亦至於能愛人乃盡其所以為敬親天子以愛敬之德教於天下以愛敬之德順於下合四海皆歸於愛敬而無敢惡慢則肅肅雍雍不爭無怨中和建而禮樂興禮樂興而教化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大倫以正庶務以理而清寧咸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司寇之刑可措司馬之兵可戢何唐虞三代之治不再見哉甚矣孝之大也正閨門順四海享祖考格天人道無踰於此者自孝道之衰父子君臣大倫攸斁人事失其經天道亂其序於是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救其變著孝經以道其常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原並出者也古用竹書易於錯簡又經秦火孝經所傳多誤矣立章名訓注亦謬朱子謂其附會蕪襍而失次文義有不通貫因為刪削附會合經分傳而序次之覺義理之精淡規模之宏遠一同於大學是皆為孔子之言皆傳於曾子者又皆以朱子之更定而得其正也是宜以朱子所定頒之學宮合於大學以命題取士庶是經大行於世用致和平之治於無疆也尊朱不揣固陋為之淺解非能於精意發其萬一亦曰芻蕘之言聊備采擇焉云爾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賈聲槐序丁亥秋樂清鄭生耀廷以其鄉先輩史格菴先生讀書淺解請為序先生深於理學羽翼紫陽卓然可傳於後世原版殘於回祿鄭生尋舊藏本重鐫之其志可嘉今春來謁曰先生孝經刊誤淺解可並付梓余讀其自序於天人性命之原仁孝合一之理發揮透徹注解清晰周備是誠有裨於名教而為聖賢之功臣矣昔夫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闡發為傳秦漢以後書多錯簡朱子更定分為十傳條目井井與

博文約禮大旨相合後來有疑而議之者過矣孝經亦夫子所授於曾子者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實包乎誠正修齊治平之旨而力行必先致知道本一貫也是書流傳久多錯雜朱子刊誤亦分爲傳十章釋明經義後二章發經外之義文從理順質之先聖而不易格菴先生解之而曰淺夫庸言庸行通乎鬼神察乎天地孝經與大學相表裏四書五經之理盡包孕其中淺解也而精深廣大孰能外此乎孝弟者爲仁之本仁性也天也亦卽中也誠也太極圖說西銘理一分殊先生爲能觀其通矣道光戊子孟夏序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五經總義類

宋

薛氏 徵言 經書訓義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〇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訓解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題薛季宣並誤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五

案薛舍人徵言宋史三百七十六萬厯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葉氏 仲堪 六經圖

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五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四十三經義考二百四十三注日未見

直齋書錄解題三六經圖七卷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案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復增補之易七十令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案葉思文舊府縣志人物門皆不載攷王忠文梅溪後集十八興化簿葉思文吾鄉老先生也比沿檄見訪既別寄詩二十八

韻次韻以酬詩有云吾鄉老先生吏事以儒飾新篇似庭燎遠寄箴我癖把酒欲細論何時再沿檄陽春七十首老豔萬丈射招邀屈原魂收召子厚魄驚開老病眼喜見墨妙蹟願公倡斯文用夏變蠻貊又集二十九何提荆墓誌銘亦云興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然則思文固以宿儒而屈于末吏者也其詩文今無存者吾鄉人幾不能舉其名矣

鄭氏 伯熊 六經口義拾遺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

東嘉先哲錄六鄭伯熊六經口義拾遺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原注見

曹氏 叔遠 諸經要解

岐海環譚集五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五

岐海環譚集五曹叔遠有遠徑集若干卷諸經要解家塾手編藏于家

戴氏 相 五經說

經義考二百四十四 朱元學案五十五常博戴先生相學于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于文嘗云詩壞于衛宏之序春秋誤于公羊之傳易淆于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

案戴浣川所著五經說今無傳本浣川集十跋朱元剛詩集云若夫君所纂余周禮說及君所自箸禮文竢它日訂正而書之未晚所稱周禮說當卽在五經說內而元剛別爲纂錄者也

元剛名與籍貫並無可攷浣川集一贈朱子文並寄朱元剛絕注朱法曹余同年進士也子元剛從余游近見其詞義進長云云是元剛爲文字門人故爲纂其經說

葉氏 東道 經筵講義 宋史儒林傳四

佚

姜氏 得平 詩書遺意

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

佚 經義考八十三

案姜得平舊府縣志無攷直齋書錄解題三載論語本旨一卷

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是得平貫永嘉官至建昌軍教授

也 萬縣志 州府志 十宋上舍釋褐有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三有

姜德 德得聲 平詩書遺意一部一冊闕則此書明時尙有傳本

今則不復可得矣 經義考羣經類不載此書而尙書類三卷別

載姜德 德得聲 與文 平尙書遺意一卷蓋所據書目誤作尙書

朱氏 遂沿其謬此書宋志列經解類必非專釋尙書也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胡氏 子 講義 萬縣志 州府志 十七〇 乾隆永嘉縣志 二十三 作口義講

佚

王氏 奕 六經說 經義考 二百四十四

佚 經義考 二百四十四

元

陳氏 剛 五經問難 續文獻通考 一百七十五 經義考 二百四十六

佚 經義考 二百四十六

趙氏 良震 易書二經通旨 不繫舟漁集十

佚 經義考 四十七

陳高序子友趙君伯起著易書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爲天文地理細而爲制度名物微而爲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決鳴

呼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誦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瞪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所精探賸貫穿融會解其有繁削其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越裳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於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爲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機而動不違乎時則淡于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攷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修己治人則淡于書者也若夫迷溺於文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爲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於後學也哉 不繫舟漁集十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蘇伯衡東谷先生趙君墓銘君諱良震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鄒

勤孝王宗惠爲八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

道觀士彩始銘曰猗君好學如好色讀書不復就枕席大義毫分仍縷

析尙慮至理未融液操觚染翰事著述經史子籍名法律按抉隱蔽訂

訛失書成尊閣富簡冊大明皇帝膺寶祚旁求賢俊如不及觀風使者

暨那伯推挽愈勤辭愈力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寶遠易壽登七

袞又餘七老成云 訖於式 蘇平仲集十四

案東谷趙先生良震府縣志無傳據蘇平仲所作墓銘知爲元

代遺老入明隱居不仕篤學著書以終者也易書通旨據陳子

上敘其書蓋研貫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蔡氏書集傳通其旨

要以便科舉之士者明以來書目及通志府縣志並未著錄則

其佚久矣 經義考 四十七 易類載易經通旨而書類無書經通

旨殊爲疏漏今據不繫舟漁集攷正并著於此

明

王氏 詩書題斷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佚

案王進士齋 通志府志並誤瑞 儒志先生九世孫

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

並有傳詩書題斷見萬厯府志甄文門而雍正通志經籍門別

出四書斷外書引嘉靖通志王淵撰蓋即此書著錄者誤以詩

書為四書耳今不據補錄

方氏 以正 五經解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方同知以正乾隆温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

並有傳

温州經籍志 卷五

三

方氏 經學 五經辨疑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戴氏 慈 諸經補遺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補遺

佚

國朝

徐氏 翔雲經義

卷

存 樂清徐氏家藏鈔本

唐傳鈔序學者窮經所以明義也豈徒矜博洽工文詞已哉自漢以來

聖人治躬治世之法蕩然無復存者而其義獨備於經義苟明則聖人

之心得聖人之心得以之治躬而品立以之治世而風清是惟不安凡

近不苟速成而篤實研求者可與語其事亦惟生平從事而且暮與其

者可與通其人余沈潛於經書蓋四十餘年矣嘗有五經注疏時藝頗

多發明敢云其義蘊悉得乎恭逢 聖明歲四十薦於鄉歲五十捷

於春闈特奉簡命來泄樂邑思以端士習厚民風仰補 聖化於萬

一樂邑僻處山海其於聖經之義果人人率由耶爰立義學思得篤實

之士明經義以風多士而樂之人曾以翔雲徐君請則君為甌江知名

士也迨余與之周旋益信其為篤實之士而不負斯席也君為人渾渾

樸樸不務紛華不露圭角文章亦如之雖屢困場屋絕不以窮通得喪

變其志益肆力於古而詩書易孝經皆有經義大抵尊經宗注剖析明

白聖經之義直扶其輿復自出機杼運以古人之筆非至篤實何以見

義之精如斯與余役於簿書三四年矣向之沈潛於心以見諸事者閱

君之書猶能彷彿一二夫不安凡近者其成也不凡不苟速成者其成

也不朽海內景從可捷如響樂之人士誠於是編而精研之則人人窮

温州經籍志 卷五

經人人明經之義觀摩漸染靡不篤行言乎士品日益端也言乎風俗

日益清也靈僅博洽文詞之學遠異昔時也哉 聖天子治世之雅

化其精義不外是矣得人而與之為宰者所宜有事也是為序 道光樂

清縣志十一

施元亨跋窮經貴實踐口周孔而行躡躡窮經亦奚為哉先生研究六

經窮年兀兀耄而不倦所著經義入堂奧而闡微渺為先儒羽翼為後

學津梁生平言動一以經訓為師雖不遇于是而躬行不怠以此淑身

即以此誨人不露圭角而外內斬斬若先生者洵無負於窮經矣今先

生往矣讀其書猶想見其為人而竊歎窮經之自有真也 釋耒集四

道光樂清縣志入徐炯文自號翔雲山人穎悟好學弱冠撰詩義一編

理解出人意表繼撰易書孝經經義春秋韻語等書探討理窟涵演貫

通

案翔雲徐歲貢炯文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

有傳

葉氏 浩 五經解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乾隆丙辰歲貢葉浩品行端方博通經史

溫州經籍志卷五終

溫州經籍志

卷五

章見伊校

請

溫州經籍志卷六

經部

四書類

宋

沈氏 大廉 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監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

祖舜沈大廉之說

案沈提刑大廉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

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其所著論語說今無傳本惟胡宏五峯

集五埴錄論語指南一卷其篇目下注云證黃祖舜繼道沈大

溫州經籍志 卷六

廉元簡之說書中引沈氏說凡二十一條其十條並論黃說之

優劣則沈書內當亦采黃說矣五峯集世無梓本流傳頗夥今

錄所引沈說于此以傳元簡學術之略其五峯評語文繁不及

載也 論語指南父在觀其志章黃氏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觀人子之志可也父歿之後其志可以施為則觀其

所行如何耳君子不忍其親三年之間孝子唯恐不及于父所

行之道或當或否將有所不暇議忍改之乎沈氏曰昔居先君

之喪於哀苦中而得此說甚以為合于人情也禮之用和為貴

章沈氏曰禮固貴和小大由之則過於和矣不復以禮節之則

不可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申上言也人而不

仁如禮何章沈氏曰不仁者私意橫生何有于禮樂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至吾不與祭如不祭一章黃氏曰魯躋

瑞安 孫詒讓 編

倍公亂昭穆也既灌之後所以降神故不欲觀之或者不喻而窮其說孔子為魯諱故託以不知而指其掌其意若曰明乎上下之分治天下無難矣夫祭以誠為主今從逆祀而失昭穆之義于誠何有是祭與不祭等矣此孔子之所不與若吾與點也之與同沈氏曰逆祀之說極好指其掌上詞已斷矣下所言以類記之者也不必比而同之與字一說恐未安也射不主皮章黃氏曰古者射有五善不特主皮兼取禮樂容節也古者力役之事分而為二欲其可法矣後世徒以中皮為善強弱無別同為一科故夫子言古之道以明今之不然沈氏曰嘗見趙岐有是說而然之當無以易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沈氏曰弟子之善記事如此上言仁者好惡矣然言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沈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二

氏曰伊尹周公皆是過乃所以為仁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黃氏曰夫子垂世立教學者宗之或得其一體或聞其一言有稱其博學者有譽其多能者皆不能偏觀而熟察之乃若聖人之道則聞而知之傳以心也默而識之悟以心也況其泛應于域中雖千變萬化未始有窮而會歸于一心則天地之純全萬人之大體皆其分內耳所謂一以貫之也曾子蚤遊聖門省身于內守之以約故夫子告之不待發問而曾子受之不復致疑可謂相契以心得于言意之外矣及其答門人之問語之以忠恕者亦以其進道不遠者告之使之求諸心而切于踐履者也蓋忠之為心無纖介之私其毋自欺亦不欺人也恕之為心無物我之閒其處人亦如其在己也忠恕生于吾心則彼己不立孰為町畦將盡己之性以盡物之性而至於參天地其於一貫之

妙舉積此矣曾子至是蓋不容言而門人之閒不得已而應之于是形容夫子之道非忠恕兩言無以明之使門人而悟曾子之言則一之名亦不立矣是道也曾子之傳于聖人門人之受于曾子又未可以淺淡論沈氏曰此論亦鄙見所同曾子所以告之門人者則是一轉語也宰子晝寢章黃氏曰記曰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君子非有疾不居內今宰子好內而懷安無其質矣教何所施故孔子淡責之沈氏曰好內之說竊以為不然宰子固不至是聖人亦不察人之微不至也但晝而多寢昏惰無精進故夫子淡責之晏平仲善與人交章黃氏曰晏子相齊景公執國政孔子久于齊而不能徒以交際為恭非王公之尊賢也于此猶善其能全交者可見夫子之忠恕沈氏曰此恐只是不沒其寔非有為而言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沈氏曰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三

鄉人林德惠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以為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強文子殆未之思也子謂仲弓章黃氏曰此論仲弓之德不用于天子必用于諸侯如牛之駢且角雖不用於郊山川亦不舍之矣鯨鱓而禹與不以其類廢之也沈氏曰先儒謂指仲弓父之言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人之才德不係于世類才者雖不大用必小用故以郊與山川言之亦非謂天子諸侯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黃氏曰學道未至于無心非善學也自問不能至實若虛無矜伐之心也犯而不校無物我之心也此顏子克己之學沈氏曰矜伐之心由物我之心生也自好問若虛以至不校皆是無物我之事不必分也子見齊衰者冠衣裳者至顛淵喟然歎曰二章黃氏曰哀敬之道常存于心故見之者誠有觸于中其作

也其趨也有不期而然矣蓋夫子平日踐履之道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眾人憮不知覺顏子于此獨有省焉所以喟然發歎也蓋嘗論聖人之道大包六合而小不外乎身遠貫萬古而近不離乎日用若窮高極眇而求之于渺茫恍惚其去道益遠矣顏子既發歎而悟昔日之非于是吐其胸中所見言之若曰人之所以不見道者以才爲之累也向也從事于堅高前後之際矜吾聰明任吾智力卒之罔然無得若有遐志矣而夫子誘而教之于博學之閒則又欲罷而不能至是才無所施聰明智力盡矣恍然有若見其卓然獨存者不可以它求也雖欲從之又烏得而存之反之吾身而已然後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聖人所謂哀敬之道亦吾所體之道也平居日用之閒吾與聖人豈有二哉所以四科之列同爲之冠聖人之門獨以

温州經籍志 卷六

四

好學許之也沈氏曰此論淡見顏子學問之道嘗見一鄉人鬻鬻此說謂鑽仰前後之初求有所見及夫子誘之于博約之後不能自己竭力而進乃有所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終不可及不若此論去聰明智力而有所得之爲妙也但上文見齊衰者恐意不相蒙也鄉人儻章黃氏曰禮鄉人楊子朝服而立於阼階存室神也儻卽楊也沈氏曰龜山謂誠意于除厲此論自佳先儒謂存室恐非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沈氏曰好惡而唯鄉人是從未必當也要當公吾心而察焉其善惡者自有見焉可也孟子言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得此也此句疑有奪字君子義以爲質章沈氏曰此非爲學者言爲立政事言也以義度宜事之始也行之則有節文焉又出之以孫民聽不駭戾守之以信又久有所成也若夫爲學者則敬以直內乃

其本也當仁不讓于師章沈氏曰此言爲仁之急如此在當爲之時師亦不讓非真不讓也生而知之者上也章黃氏曰生知出于天資如由仁義行是也故爲上學而知則思而後得如行仁義是也故次之沈氏曰行仁義非學也仁義在我而已而曰行之是人與道二也執柯以伐柯疑于同矣而猶以爲遠者二物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知行仁義非學也生而知之誠也學而知之誠之也周公謂魯公曰章沈氏曰周公不施其親不私于親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沈氏曰理一而已本末先後實爲爲下有華華實具在其中人未之見也下學上達亦在識之而已

陳氏一論論語注 張九成橫浦文集十八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五

萬厓温州府志十宋進士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陳一鸞永嘉人知廣德軍案陳一鸞舊府縣志無傳橫浦集二陳氏考妣墓誌銘稱其字曰開祖載其官爲左朝散郎通判紹興軍府事又云開祖博極羣書而一意於聖學平居晬然遇事輒斷不屈以勢而周必大平園續集八亦言其嘗爲豫章倅其著述則府縣志皆未載惟橫浦集十八與陳開祖書云前此拜書欲求所注論語及韓柳釋音未蒙見教云云知其有此二書然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則其佚久矣

何氏 蓬源 論語集解

十卷 經義考二百十六

佚 經義考二百十六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一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能為人為人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事一以所得於書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 梅溪集二十九

案何氏論語集解最為梅溪所推今傳本久佚惟蔡氏節論語集說尚引數條今錄出之以見其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章曰

無終會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 集說 臧文仲居蔡章曰奉一物如此其識陋矣 集說 逸民章曰

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明則亦不可以為萬世法而無弊者其

惟聖人之時乎 集說 子夏之門人章曰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 集說 皆梅溪所謂簡嚴

温州經籍志

卷六

六

明白者借所引不多也

王氏 十册

論語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伏

案汪玉山作梅谿墓誌云有論語講義指授學者未成書 詳卷二

諸葛氏 說 論語說 經義考二百十八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作良

伏 經義考二百十八

薛氏 季宣

論語少學 水心文集二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並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八

伏 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縉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談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

學邪曰無 句 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

之睿以通之間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

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

公識其見賢曾戚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

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

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

暮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灑灑而美進乎無以從

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

樂行之足以迫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

之於書庶乎它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

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子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良齋浪

語集三十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七

葉適題後一人之身眾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

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麗眾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身成而能合乎

眾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

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誘萬世

共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

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其善則聰明有開也

義理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由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

本者以學為誘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由者以學為私

者也常州先生薛氏嘗論語小學教授畱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心

文集二十九

論語直解 經義考二百十八 萬厓温州府志十七作約說

伏 經義考二百十八

自序巧匠不世生經義考二百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

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經義考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

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

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趣經義考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

吾身學者為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

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遠乎其宏其靜也《其動也乾道貫古

今而體之以虛神借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峩峩寂如其若

區經義考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

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墮無隳蕭蕭茫茫止止而安安

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神螢鑿之數元經義考作死

非均無事焉適區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於經義考文公其時亨其政

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

温州經籍志卷六

聖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

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襍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

一書參乎六經之閒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

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

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

眾矣率多踳駁疑乎不真經義考及明鈔本並作

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空莫岸夫經義考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

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

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

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

書久矣訖未知其趨嚮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蒿烏之

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之行經義考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

温州經籍志 卷六

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

無取為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述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

不逮云良齋浪語集二十

經義考二百十八論語直解王瓚溫州府志作約說

中庸解經義考一百五十二解作說今從良齋浪語集二十九

一卷良齋浪語集二十九經義考一百五十二無卷數

存良齋浪語集本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曰佚

案良齋中庸解一卷見薛師旦所編浪語集世無單行本其說

簡當不繁無宋人講義重複猥淺之病其釋素隱行怪曰揜其

素行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釋君子之道四且未能一焉曰

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且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訓一

為合一釋序事所以辨賢也曰序事謂酌獻及饋相執事者與鄭

意溫州經籍志卷六

九

孔程朱諸儒說並異其視暖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不啻霄

壤矣

大學解經義考一百五十六解作說今從良齋浪語集二十九

一卷良齋浪語集二十九經義考一百五十六無卷數

存良齋浪語集本經義考一百五十六注曰佚

案大學解一卷亦見浪語集良齋之學原出伊洛然說大學經

文不遵程子改定本其釋在親民為近人人之所親愛而辟焉

諸辟字為取譬亦並符鄭義蓋在同時諸儒中為獨守故訓故

宋時其書不甚顯衛氏禮記集說於其說採取亦獨少惟釋此

之謂自謙為謙謙讀如則與舊說並異然亦足備一解也

又案陳文節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止齋文集云

有中庸大學說各一卷經義考據以著錄舊本浪語集載兩書

並作解說同義無所區別行狀渾言之耳今從集本為正

宋氏晉之大學講義

一卷 攻燒集一百九

佚

中庸講義

一卷 攻燒集一百九

佚

陳氏傳良論孟古義

一卷 百川書志二十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未詳孰是

案止齋論孟古義行狀墓誌皆不載曹叔遠序止齋集備述所

温州經籍志

卷六

十

著亦無是書至明高儒百川書志始載其目而陳獻章白沙集

七亦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詩云兩漢非三

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畫虎文字笑醜雞古義昭昭對終篇短

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是明代又有刻本矣百川書志

云又曰王從之著王從之為金王若虛字若虛棗城人金史然

它書載若虛著述亦無是書又高志錄是書不入經部而入集

部別集類列永嘉八面鋒後永嘉八面鋒亦不入別集亦未

喻其故豈其書體例近舉業家之經義不似注釋經傳之書乎

舊府縣志載其目作經書古義不知何據鄧刻本或未佚它日

得之當再為攷定也

戴氏

石鼓論語答問國史經籍志二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藝文志一

存 四庫全書本 經義考二百十八注日佚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石鼓論語問答三卷江蘇巡撫朱戴溪與溪有

續呂氏家塾讀書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

丙午丁未開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為此書朱子

嘗一見之以為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

持論醇正而攷據閒有疏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

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為

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裏

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即以錦

衣為裼卽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攷

攷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

必依鄭注改端為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

温州經籍志

卷六

十一

古樂鄭注端為元衣孔疏端為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

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故朝

日元冕卽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誤為端溪亦失攷也然訓

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

言於學者不為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朱子語類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

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 戴少望湖南語

說卻平正

石鼓孟子問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

藝文志四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三石鼓論語答問三卷孟子答問三卷戴溪撰岷隱初
仕衡獄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故
朱晦翁亦稱其近道

錢氏子文論語傳贊

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十九

伏 經義考二百十九

中庸集傳

一卷 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伏 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案白石中庸集傳衛氏禮記集說載其數條如釋道之不行也
節云行當為明明當為行指道之不明也文互差集說一百釋強哉
矯云矯猶抑也哉疑辭強哉矯猶言強其矯也君子於中庸知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七

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集說一百釋素隱行怪云素猶固也固

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同上釋君子素其位而行素亦為固云安

於固然則道無時而不可行集說一百釋華嶽而不重云華

中華也嶽四嶽也謂中華之地四嶽之山也集說一百釋無惡

於志云志猶記也雖有人志之君子所不惡集說一百並與舊

說違異至於詰塞為實國有道不變塞焉句注本鄭注詰據為

四圭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句本說文則義皆精塙矣

孟子傳贊

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四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二百二十五

伏

袁甫跋余為兒時先正嚴言朋友遍四方俱善論今古第說論語罕有
契心余默識之用力於此書有年矣後始知不說論語乃善讀論語者

今觀王君次點所著補義一編會萃眾說斷以己意最為詳縝則又欣
然曰不說固佳說亦佳說猶不說也噫得斯旨者可以讀論語矣 蔡齋
集十五 原題跋王次點論語說

案東巖論語補義經義考及通志府縣志皆不載今據蒙齋集
補收其書傳本久佚據袁序所述其體例當與所著周禮訂義
相似

蔡氏節論語集說

二十卷 經義考二百十九○千頃堂書目三宋史藝
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並作十卷

存 通志堂經解刊本

進論語集說表臣節言臣五月十一日具奏乞投進所編論語集說奉
聖旨許令投進者伏以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加講習之功端有
裨於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際逢竊惟洙泗垂訓之書莫非帝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七

王傳道之要存心為大主教以勝百邪克己實難為仁以該眾善能博

文而約禮復篤志而近思視明聰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判

乎君子小人之分思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眾共當

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

刑政之並行常念四海之困窮用躋羣生於富庶庶菲衣而菲食庶足

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繼絕世人心攸歸詳味聖

言悉關后德豈惟一王之成式抑亦百代之宏規茲茲遇皇帝陛下性

本生知學由時習洞明一貫之旨深省四勿之幾伏願惟精惟一以執

中克勤克儉而無閒體成湯之罪已簡在帝心法帝堯之則天大茲君

道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列論語集說二十卷繕寫

成一十冊用黃羅夾裱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節 惶懼惶懼頓首頓

首謹言清祐五年五月日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 臣 蔡節

上表

晦菴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注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治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菴或問而於晦菴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五峰先生又與晦菴相講磨故語說多精切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於後學遂請刊於湖須涓祐丙午冬至文學掾姜文龍謹書

論語集說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永嘉蔡節編涓祐五年表進於朝今作十卷蓋當日刊於湖須本已然也是書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發明經蘊述儒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兩商霖謝天申用休潘晏子文周行已恭叔陳經正貴一暨弟經邦貴敘其姓

温州經籍志 卷六

四

名皆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說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張涓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建達可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成書著錄諺曰溫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歟顧諸君子之書或存或亡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說而附及之蓋將以求所未見焉康熙丙辰夏五納蘭成德容若序 通志堂刊本序

千頃堂書目三蔡節論語集說十卷涓祐五年進表 宋史藝文志補同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五論語集說十卷 內府宋蔡節撰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涓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末有涓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即進書之次年也其例於全川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注本語之下雜用眾說者則疊書姓名於末涓色以已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習或附已說於後

則別曰節謂節自為說者謂之曰釋其互相發明之說則夾注於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注其間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為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為攻擊害為反貽吾道之害 案此鄭說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桴材 案鄭元 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 案此亦汝 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至於穀謂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階趨進謂進疑作退雖疏會菜羹瓜祭謂瓜為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嗅而作謂嗅疑作嗅 案此徐 冉有退朝謂朝為從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恆其德一節謂別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為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即史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五

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為一章 案此鄭汝諸錢 太師擊適齊一章謂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擊一章可備一說餘皆牽強穿鑿蓋朱子於註易注詩誠不免有所遺議至於論語集注則生平精力具在於斯其說較它家為確務與冀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終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焉

葉適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子節迪功郎浮梁簿 水心文集二十三
案蔡先生節為文懿公幼學次子水心作文懿公墓誌述其官為浮梁簿集說進表繫銜則為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又嘗知慶元府安吉州衢州並見浙江通志一百十五其字書傳無所見惟通志堂經解所刊集說卷首封面一葉署宋蔡仲覺先生著 此據經解初印本乾隆五十 似節字仲覺然成

德敘則又未言收節同時建安蔡模字仲覺作論語集疏集說

集疏書名相近疑通志刊本偶誤題矣集說進表稱二十卷今

本十卷則付梓時重定據姜跋云刊於湖頻當即在知安吉州

時浙江通志載節知安吉州不云其書體例清整訓釋經義雖

多遵朱子集注及張氏癸巳論語說然於何氏集解及皇邢兩

疏亦多徵引永嘉諸儒則於錢白石戴岷隱兩家之說采錄頗

夥固非徒鈔語錄者也

曹氏 叔遠 中庸注疏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九

依

葉氏 味道 大學講義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作四書大學講義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

依 經義考一百五十六

溫州經籍志 卷六

四書說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一百五十二

依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日未見

案葉文修四書說見宋史本傳雍正浙江通志經籍門引古括

遺芳 明鄭宣撰見 四庫全 有 四書語類龍泉葉賀孫纂賀孫

即文修原名龍泉則其祖貫似文修四書說外別有是書然本

傳及經義考並未載古括遺芳多謬誤 見四庫 此說恐不足信

今不據補入

徐氏 中庸說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

未見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注日存

宋元學案六十九徐盤州先生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

志尚堅確

案盤州徐先生寓朱子弟子乾隆溫州府志儒林傳附載其名

作寓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姓氏萬斯同儒林宗派十經義考

一百五十二宋元學案六十九並同晦菴大全集五十八荅徐

居甫書止齋文集四十徐武叔墓誌云六子冠宏宥容寓定西

山文集四十五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公墓誌銘云盤州空

徐君寓所狀事實字並作寓以名字相應之例求之寓寓並近

居義不知其孰是也中庸說宋以來書目皆不著錄惟經義考

注日存豈曝書亭固有藏本耶晦菴大全集荅徐居甫第二書

亦論中庸竝附居父問中庸語問君子之道費而隱章荅云鳶

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

為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

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問君子之道造端乎

溫州經籍志 卷六

七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

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

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

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欲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

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荅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

好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

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

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

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荅云既是不可

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問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

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

之否荅云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問鬼神為德注云體

物是其為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是體質之體
答云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
此居父中庸說之僅見者惜不得竹垞所見本以證其異同也
包氏定中庸解疑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孟子答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案包先生定朱子弟子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

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陳氏 論語發微 經義考二百十九

佚 經義考二百十九

真德秀序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

溫州經籍志 卷六

六

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存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致少而服膺晚益有見箬為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以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

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後可也陳君其尙懋之哉 西山文集二十九 經義考二百十九 按是序又載劉增雲莊集

案陳致事蹟舊府縣志無攷

姜氏 得平 論語本旨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三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四宋史 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一百二十八

佚 經義考一百二十八

直齋書錄解題三論語本旨一卷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案文淵閣書目四有論語本旨一部一冊完全則此書明時尙存今則未見傳本

湯氏 建 論語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溫州經籍志 卷六

佚

九

戴氏 存 四書傳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戴氏 傳 四書家說 經義考二百五十二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二

案戴仲達於易書四書並有家說蓋述其父蒙之遺言而為之者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於此書外又載戴蒙四書家說其書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又別載葉味道四書家說並誤其書今並不傳六書故戴先說數條其論理仁學三字綜貫古訓宜究微言非督儒所能道也今錄之以備家說之逸義六書故理字注先人曰凡物莫不有理玉理最精縝密以栗故理从玉引而申之幽深隱天理密察無所不通莊周日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技經胷絜之未嘗善言天理者也中庸曰

文理密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密察之謂理通達之謂道
裁而宜之之謂義七 仁字注先人曰因人而一之爲仁孔子曰
仁者人也人其人之謂仁已古文从人省也古文从心干聲夫
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德有是身而疾痛苛癢之
弗知者肌肉不仁也有是心而仁義禮知之弗身者其心不仁
也盡其心踐其形肫肫乎其若赤子之肌仁義禮知切於心猶
疾痛苛癢之切於身也然後能誠諸身能誠諸身然後能人其
人能人其人斯謂之仁矣夫心生物也仁生惠也於四皆爲晉
於四德爲元天地之大德也而人得之以生故人者天地之心
也天地萬物人之體也親疏遠邇雖有衰序疾痛苛癢無不周
通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始於邦家終於四海者仁之充
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仁之方也故曰

温州經籍志

卷六

子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老釋者曰死灰其心槁木其形忘其身遺
其親以仁義禮智爲外鑠我以天地萬物爲芻狗幻矣不仁之
至也墨者曰愛無差等既其親猶其鄰之親也不仁莫大焉孟
子曰仁人心也之二者皆失其心者也八 學字注云先人曰鳥
獸之生也游者則狎於水而不溺走者則馳於野而不蹶然終
於此而已矣人之生也自赤子不能求其母自是以進皆學焉
而後能之無所不學則無所不能也故入子之道學爲大君父
之道教爲大古者子生十歲則入小學二十而入大學傳曰子
既生不免於水火保傅之罪也羈甲成童不就師傳父母之罪
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學之文所以从子也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窮理致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
之性以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大人之事也學

大人之事之謂大學朱子曰學者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謂學
以明善可也謂學以復其初則否夫有失而後有復人生而家
其知未啟其明未融在易乾之姤雖有龍德猶曰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乾之同人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然後德博而化爲龍
德之中正焉雖聖人不能無學也夫學也者所以明其明而迪
其知猶闢門塗而啟廩鄉也何必曰復乎九 六書故十三心
下仲達自爲說亦並 精奧文辭今不錄 邵惠性情諸字

林氏

論語類說

五冊 蒙川遺彙四

佚

劉敞故友林道初察推基誌銘公好讀書經傳子史歷覽精研與意會
輒筆之凡有關於修齊平治之大者寤寐不忘年二十一與計偕試南

温州經籍志

卷六

子

宮不武益肆其力於學端靜介特得伊洛考亭旨趣最深伸紙論事動
數千言大較如行雲流水而畢根諸理有錄覽十二冊論語類說五冊
本朝事實十冊稊文詩彙手彙各二十卷 蒙川遺彙四

案林學諭公一萬厯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

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穆氏

主一 四書說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鄭氏 樸翁 四書指要 千頃堂書目三宋史文志補並作四書要指萬厯
七十五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表 考二百五十三元史藏文志一

二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經表 千頃堂書目三宋史文志補經義考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三元史藏文志一

王氏 奕 論語說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孟子說 佚 經義考二百三十五

中庸本義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胡氏

一桂 四書提綱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三

元

吳氏

成夫 四書圖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元史藝文志一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並有傳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說作吳成大 元史藝文志一 又誤作吳大成 雅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趙氏

次誠 四書考義 道光樂清縣志入趙次誠從平陽章仕堯學以明經授徒隱居不仕嘗

考據李集注為書曰四書考義

案雪溪趙先生次誠萬厓温州府志文學傳道光樂清縣志儒

林傳並有傳

陳氏 剛 四書通辨 千頃堂書目三補遺全元藝文志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元史藝文志一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注日未見

案陳公潛四書通辨明以來久無傳本惟史文璣四書管窺引

其說十餘條多論胡雲峯四書通之誤疑專為辨正胡氏書而

作者

史氏 伯璠 四書管窺

五卷 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三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補遺全元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六元史藝文志一並作入卷 闕 瑞安項氏厥鈔本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 注日未見

伯璠幼時廢學歲辛酉春秋二十三始知以書籍自課自以過時之學悠緩則莫能有成於是聚經史百氏之書幾二十種雜然而日習之如是者一二年竟無所得然後專取四書及書易數經而熟讀焉有餘力乃及它書始焉於諸說有同異處未知所適從也既而反覆研究又一二年晃然若有所見而未敢自信姑以筆諸各編之首而已元統改元遂以四書通纂疏集成輯講四編編首所筆者聚為一帙又其後四年再得發明攷證叢說三編觀之輒又以三編所見其為一帙維時同志勉其合之二帙而一之者名以管窺則後至元丙子所序是也自是以來精力日以耗目力日以昏自揆不能復有所發揮於此矣辛巳秋又

温州經籍志

卷六

聞新安倪士毅合通旨與發明二編以為輯釋意其去取必精當剖釋必詳明則愚所述管窺可以覆諸韻矣又三年始得見之則其於二編差謬之小者雖亦刪潤一二其節目之大者往往一如其舊無所可否於是復取丙子所合之帙而增損之且以輯釋之不當存者附焉便遺忘也愚自溫理是書逮今垂三十年所見編帙不下十數家而皆無以大相過也如此今又聞北方顏氏四書通者出猶未知去取之當否果何如也噫世代愈久編帙愈繁然能有所別白者絕少而纂之者固又出於其間吾不知孔曾思孟之言集注章句之旨果何時而盡明於天地之間也至正丙戌孟夏朔旦後學史伯璠謹志 此據鈔本管窺卷端 縣志十六所載奪誤甚 多兼有改竄今不備核 陳高序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園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

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旨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幽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注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經義考二百五十五誤下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聞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岐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釋經義考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異以為高好奇以為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五

尚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不繫舟漁集十 鈔本管窺卷端不載
千頃堂書目三史伯璿四書管窺五卷字文璣温州平陽人元時隱居不仕辨諸說之與朱子相悖者
四庫全書總目三十六四書管窺入卷兩江總督 採進本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温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論議謹案考管窺外篇序實成於至正庚寅元亡於至正丁未時外篇成已十七年矣此蓋偶據誤文也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秘閣書目者五冊揚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冊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鈔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

温州經籍志 卷六

然量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為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真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樸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注異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為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間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亦時有抵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案也當時門人編次既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偽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即據以詆排眾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借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五

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璿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弟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經義考二百五十五楊士奇曰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正確的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
東嘉先哲錄十史伯璿精究四書深得朱子之旨時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案下疑有缺字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原注郡志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史伯璿以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多與朱子背馳乃著四書管窺內編以辨明之陳高為之序永樂間

采入大全

秦福巖史先生伯璿雍正浙江通志儒林傳萬麻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四書管窺明刊本流傳絕少儲臧家所傳鈔本亦多殘缺不完家中父始從邑中項氏段得見舊鈔足本五冊錄副弄之卷首有大意十二條自明著書之旨以下皆依經繫論撮舉大要不錄全文凡學庸孟子各一冊論語二冊先進以下無缺佚蓋罕觀之祕籍也福巖講學墨守洛閩此書之作意在辨正宋元閒四書說之異於集注者而駁饒魯輯講胡炳文四書通者為尤猥蓋雙峯之學本喜與朱子立異雲峯雖亦服膺朱學而不能不為異說所惑故此編平議獨詳也雖于集注一編校文義于錙銖析語氣于分寸立論不免碎碎而釋疴起廢不悅于新奇之論猶不失先儒恪遵家法之遺

溫州經籍志 卷六

陳子序所謂篤信堅守者殆無媿焉

陳氏 華祖 大學審明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七

中庸提綱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陳華祖通尚書於四書尤多發明

案陳檢閱華祖宋京西湖北宣諭副使謙五世孫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孔氏 士彝 四書講義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蘇伯衡故元溫州路同知平州陽事孔公墓誌銘公之曾大父曰景行

宋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架閣之子曰士璘元永嘉學教諭後

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只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 蘇平仲集十三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薦舉孔士璘字玉卿延祐開授永嘉教諭

劉氏 清 大學要旨 一卷 經義考一百五十八。千頃堂書目二無卷數 佚 經義考一百五十八

案經義考載大學要旨一卷標曰未見又復出劉氏清大學要旨標曰佚蓋所據書偶書旨為句遂誤兼採之今刪

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國史經籍志二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五十三

案經義考一百五十三載中庸章句詳說一卷標曰未見一百五十四復出劉氏清中庸詳說標曰佚亦誤分為二書

溫州經籍志 卷六

明 徐氏 典祖 四書訓解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七十七 佚

朱氏 謹 四書述義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一百五十六。千頃堂書目三作述解 佚

四書輔注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東嘉先哲錄十朱謚性敏嗜學與人談論皆極性理之奧有四書述義

正蒙述解刻梓郡齋 原注並 趙氏 新 四書說約 千頃堂書目三經義考二百五十六。續文獻通考一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六

案趙修撰新萬麻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介節傳並

有傳

劉氏 四書通旨

十二卷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明辟用劉觀明經本府學訓

案劉觀字朝楷永嘉縣人訓導南金伯子編修現之兄嘗典京

闕文銜見黃准介菴集三為楊東里諸人所器見李象坤制菴

後其他事跡無可攷

張氏 文選 四書訓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五經義考二百五十六

佚 經義考二百五十六

葉氏 經學廣庭訓

二卷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二

溫州經籍志 卷六

無卷數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注日未見

案尙志葉先生挺萬厓溫州府志隱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方氏 學庸集說

六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

佚

案玉蒼方山人燧鴻臚卿子深子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朱氏 學庸圖說 千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案蕩南朱知府諫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

樂清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朱氏 文簡 學庸圖說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

佚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注日未見

案朱增城文簡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

道光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張氏 漢 四書切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弘治歲貢張漢字廷章博學勵行貢入監以親老

告歸杜門不出學者宗之

項氏 香 四書臆說 歐東私錄二

佚

自序國家以舉業取士士之既階科第者或以四書經學為芻狗者多矣不知是學具身心性命之奧所以達之天下國家繼往聖而開太平

溫州經籍志 卷六

完

者率不外此一日不談即口生荆棘不茅塞於心者罕矣士之所任者益大則其所資者益切也舍是直俗東焉耳三洲李先生義壯乃海內名家子與同意副楚臬已知其學有淵源而政有根柢矣及予謫遷入閩僉事而先生適長憲議政之暇常與予及石崖周子琬雙華柯子喬鄧西張子謙共談性命之學而出其所著正學編四書通言詩經備忘則冊以相示矣僭謂正學編猶有未精四書通言精矣而失之太簡若備忘則精且詳矣聖門所謂可與言詩者也公不以予言為謬升楚石轄行中途驟升貴州都憲又三東勸予了性命之學而索其平生所得者以相印證予感先生善於誘人而欲成其美也是歲正月二日自省下往攝漳南兵備事日與馬中取四書莊誦一番若有溫故知新之味遂靜夜清晨起而筆之至上杭及初夏而臆說成稿然苦與先生隔遠猶有心所未安者未敢以成書獻也適孟冬初旬先生有便鴻至省

因書此奉復以見子勇於從教之義尚擬捧檄終身永嘉山中繼成詩
經應說以附備忘之末而今未暇也他日具書以呈先生不知先生以
爲何如耳要之謂了此學者須心體力行之死無貳庶幾斯言無忝而
可愛以傳也既用以相須矣而遂以爲序 歐東私錄一

蔡氏 四書集講

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

佚

徐氏 四書玉楮葉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國朝

王氏 許昌 四書唾餘

四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温州經籍志 卷六

未見

自序比歲課兩子讀書苦其魯取紫陽氏集注令熟之復爲刪其旨煩
而文泥者然每語其要妙不便曉曰是非可以口舌得也余每好讀李
卓吾先生評楊復所先生眼兩書謂其旨在言外可以思而得之因復
爲錄其至者并圖史中語而兼以己意今於言前言後言左言右自參
之自度之當忽然有所得也門人焯如氏見而說之書一通志急呼而
語之曰此唾餘耳勿泥 珠樹堂集

案王元翼四書唾餘今未見其書據自序蓋因李贊揚起元兩
家說擇其至者而以其父遺說及己意補綴之 王氏國史亦祥
言行詳 焯如氏即周處士天鏡字 府志隱逸傳 珠樹堂集又有
第八卷 天鏡 文注云肇音手書余四書唾餘屬續之
奠門人周肇音 天鏡 夕令二弟珍藏以遺其子長漢蓋周氏輩弟並師元翼亦並嗜

此書也

周氏 天錫 四書翼注 華萼樓集

未見

朱氏 鴻瞻 四書詳說

六十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四書贊解自序余自順治甲午僦屋邑中西南隅蒔菜竹爲書舍邑內
外俊秀多從余遊旣而廣闢其室治爲齋者益眾余非他有所優爲可
以資人之求我者不過欲講明四子經義工所爲應制舉者而已雖然
未易副也自今距昔歷二十年講說日繁膝之口而筆之書諸弟子互
相傳寫遂成卷帙題曰四書贊解其義云何蓋自紫陽集章句集注而
四子之正經明文皇命儒臣纂錄大全而章句集注明制科既久訓詁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三

日盛祛其淫于佛老者外若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張江陵之
經筵直解陳紫峯之淺說顧麟士之說約參伍錯綜而大全明夫諸訓
詁由大全而起苟有得於大全諸訓詁贊也大全爲章句集注之書苟
有得於章句集注大全贊也章句集注體會經文不溢不漏苟於經文
融會貫通遊神言外契旨象先雖章句集注亦贊也而余之解願欲兼
而有之每書一章首用講文攸直淺說體委其繁而補其畧繼以句
解探大全及諸先正之粹存其要而去其迂又繼以餘覽於講文解句
收所不盡者蒐其遺而求其備一章之下合三爲一亦可離一而三而
又先總之以字解別錄之爲知新雖欲不名爲贊不可得也夫博學詳
說所以反約欲徑約而不能則不可不博以詳贊奚辭焉余用是有感
矣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夫孟子亞聖天下士宜以教
育天下才爲樂余鄉閭人也苟得鄉閭之英俊造就之校其藝成理義

之文反之躬爲實踐之學詎非快事經曰後生可畏又曰堯舜人皆可爲安知今日鄉里士非即異日天下士乎是故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他日有驅馳上國聲名頡頏諸先正閒尙其取此書而釐正之多不可損少不可益俾余不蒙贅名余寧無厚望焉昔康熙癸丑陽月之吉書於萊竹南軒 竹園類輯九

霍維騰四書詳說講文序嘗讀大學衍義曰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由乎其中而受學焉而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夷而爲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也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當此之時禮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出道德之歸不可一日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三

廢焉者也今我 聖天子在上聰明天縱暨及乎此爲之作興文學以風四方儒教之甚遠邁千古大小臣工亦莫不以崇學校興教化爲殿最而司鐸者亦孜孜以啟迪多士爲急務然能以實學行實政將聖賢所著之奧理發明而誘迪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而無不盡其分者則罕觀其人茲於宣邑之司訓朱子表民者能有是舉誠令人嘆美而不已也表民籍本羅陽協秉宣鐸道宗鄒魯之真學紹紫陽之派恂恂卓犖士皆景式詎其甫半載而卽引疾辭任忽一日出宣庠遺鐸一編示予曰論孟皆成書而首梓學庸授宣予三玩其帙理明而詞簡意透而言精其於民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性道脩教戒慎恐懼動變而至於能化無息而至於悠遠靡不章章條縷詮解至當人能身體力行則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有餘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而亦無不足予因掩卷

而歎曰朱君不欲仕猶仕也左氏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今觀此書三立具備矣又安在乎區區形迹爲哉可以表民從容中禮溫厚和平其德已立闡明與旨啟發後人其言已立傳人隱居可以善身達可以善天下其功已立又安在乎區區形迹爲哉予不覺欣然而樂爲之序

四書精要字解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四書解字誤

佚

宋鴻序自制科來詮四子書者無慮百家能與大全先儒頡頏者蒙引存疑而外指不多屈雖云訓詁之學蓋亦莫不難矣哉予視象安固晤表民朱氏經學懋焉其門人爲之梓太極圖淺說予竊意其篋笥必未罄也一日出四書詳說語子曰此吾不得於時之所爲也吾資有限而詮又滯隱居教授歷多年所日騰口說故就此未遇其人而就正焉敢

温州經籍志

卷六

三

以請予翻閱數四嘆其精詳淵博無所不備有講文陳紫峯淺說不專美矣有句解確切精深益莫之匹且併章句集注而通解之又有餘覽採大全彙存之粹而閒斷以己意又有溫知錄謂溫故知新發前人所未發而其卷端又先有字解二十餘章合爲一書分之可作數種誠哉其詳說也不詳未可以約也予簿書鞅掌猶不忘經生家業思爲梓之倉猝未能因先取字解公世以俟思全豹者求焉表民自道曰訓蒙子曰精要無易此矣遂更題爲四書精要字解云 國朝朱鴻臚撰有字解句解講文知新餘覽等日已梓者字解學庸講文 周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究心關閩濂洛之奧以昌明道學爲己任生平所著有太極圖淺說通書淺說四書詳說四書字解四書溫知錄讀史逸評竹園文集譜年詩集俱梓行於世

案點菴朱訓導鴻瞻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其所著四書詳說初名贅解後更名詳說聞手稿尙存其裔孫副貢鼎家余未之見也據贅解自敘及詳說朱敘全書有講文句解餘覽知新錄宋敘作溫知錄與自敘異嘉慶瑞安縣志經籍門亦作知新字解諸目宋氏取其字解先刊行世而別題爲四書精要字解點菴爲宣平訓導時又自刊學庸講文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載朱鴻瞻學庸講義卽是書而誤文爲義也今據副貢錄示舊序及墓誌箸錄字解既有單行刻本遂並載之其講文句解餘覽等帙既棄入全書不復分著其目也

胡氏 瑣 四書彙纂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八胡瑣字玉書瑞安人康熙歲貢著有此齋詩稿

溫州經籍志 卷六

林氏 達 四書說

五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四書說五卷瑞安林達著字襄雲

葉氏 浩 四書說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林氏 宗 學庸會意

二卷 道光樂清縣志八

未見

道光樂清縣志八林宗瑛號梅菴居芙蓉淹貫經史纂述甚富皆燬於

火僅存學庸會意二卷終歲貢

林氏 論語額書匯參

存 卷

溫州經籍志 卷六終

溫州經籍志 卷六

吳興沈維伯校

温州經籍志卷七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樂類

明

賀氏 序陸 逸語

八卷 浙東采集遺書總錄己集

未見

王瓚序余嘗觀於太初矣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也者渾之惟一析之無極者也天地之開闢古今之因革萬事之始終萬化之出入人物之生彝倫之序禮樂之行治道之成皆於數乎管馬數之體顯其象數之用妙乎理自河出圖洛出書而數呈矣則而卦之陳而隲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之行而著之變而伸之數之為用寔以章章於天下律有十二亦起於參天兩地之倚數獨黃鐘為律本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十有一律由是以生度量權衡由是以定六十調與八十四聲由是以明矣必聲和氣應而究正其元然後有以盡其用之妙否則安能保其無忒也哉周衰官失古法淹散孟堅志律歷猶為得之繼是而後設者紛紛甲得乙失蓋不知其孰為至當不易之確論迨蔡氏季通始推淵源探微隨以極其法之機要而學者卒莫能會其指歸也余嘗慨古樂之不復由音律之不正屢欲勉加鉤索以審其本末顧以賦稟蒙愚展卷復茫然如捕影宏治丁巳秋邑人賀廷益錄其先君子逸安先生逸語八卷抵京師求余為之序余得而觀之則夫黃鐘為萬事之根本律呂所以相生配十二辰之理陰陽消長度數之說悉據前賢之已言以闡其未言融徹昭晰條陳派列因以歎深林窮谷之際

猶有役志於數學者烏得不深以為喜哉於乎數也者聖人所以迪天下後世之要術也語理而遺數不知理者也語數而遺理不知數者也然則數學者其理學之有紀者乎逸安造詣之精足徵於此是誠有功於來學矣廷益懼其老而先志之或泯特梓而傳之君子蓋有取焉我國家稽古興治制禮作樂以洗滌千古之陋習是編固聲樂歷制之助焉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己集逸語八卷天一閣寫本 右明永嘉賀陸撰別號逸庵居永嘉之冰壺里築別墅於陽興澗樸靜明用心於內天人淵邃討別周詳故其明理數考十二律相生之說為尤精

案賀逸庵序陸事蹟府縣志無攷逸語八卷王序載逸庵子廷益梓而傳之則此書明時曾有板板然世閒流傳甚渺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有天一閣寫本天一閣書目卷首載范光甸所錄

温州經籍志

卷七

進呈書目亦有逸語一冊是當時實經采進然 四庫總目未列其目不知何故總錄稱其明理數十二律相生之說為尤精則逸庵於樂律之學所得頗深惜未見其書也

國朝

葉氏 嘉榆 樂律紀原 寶香山館第十七

未見

小學類

明

林氏 馬龍 字說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案九裕林大使應龍萬厓温州府志翰藝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字說各傳作字海然府縣志經籍

門並作字說未知孰是何白方湯夫傳云吾鄉林九谿先生與博君子也其大小篆俱臻神境秦相斯堂邑令陽冰後不多讓汲古堂集 據此是九谿固精究篆學者今其遺蹟既無存者此書亦未見傳本可惜也

宋

謝氏 正字韻類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韻今依止齋文集四十或魏集一百九

五卷 攻媿集一百九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無卷數

佚

陳傅良序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歉則謂季澤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族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三

急難不得季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季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為多也季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強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諷初不以吾有力自喜見毫髮德色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為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子恥巧言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愿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衰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季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平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

嘗如二公云云也 云云通考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云止齋文集四十一樓鑰承議郎謝君墓誌銘鑰鑰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澤最為同好相與攷訂文字毫髮必計余既投閒聞其亡矣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為請既列君之行實又以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撫其書為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君博學強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為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讐之職必有補於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 攻媿集一百九

案謝寧德雲萬厓溫州府志義行傳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周氏 元龜 奇字法語 露山集五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四

林景熙宋朝請大夫太常寺簿知台州周公墓誌銘公自號蒼巖雜著八十卷又喜編纂有訓鑑大蒐文苑心嗜師友四騷觀史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稿奇字法語各若干卷 露山集五

案周常簿元龜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戴氏 何 六書故

三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三補遺金元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一元史藝文志一 存 明張萱刊本 國朝李鼎元刊本

六書通釋

一卷 元史藝文志

存 六書故附刊本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

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
書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目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
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
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曰爲小學者過
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雖廢雖有學也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通於道
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
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聳於律而議
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將蘇天爵元
二將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思先志之
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此如本
類作即誤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自序
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爲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本原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五

也獨立爲文判合爲字文大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
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謬滋甚有求正於六
書之故者蓋鮮合谿戴氏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
舛忒弟其部居傳以義訓群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據示有徵也析
爲部九卷三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整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
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蒙从學于武夷兄仔舉孝廉父子
昆弟自爲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孫奎出
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既
錄四書與郡志明年捐俸廩以倡刻而度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
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
庚申冬十月古汴趙鳳儀序

六書故三十三卷朱戴侗撰考姓氏譜侗字仲達永嘉人瀋祐中登進

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需少監辭疾不起是
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群籍無不明凡分九部
盡變說文之部分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爲假借不知二字皆
从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章本爲草背借爲草革之章豆本爲俎豆借
爲豆麥之豆凡義所無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最詳辨於群
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據約而不遺通而不整誠有益於經訓前明
嶺南張萱曾刻於游墅後板歸嶺南流傳於世者甚少購之書肆絕不
可得余在翰林職司校理得見宋刻原本恐其流傳日少六書之故無
从求正因手自抄錄細加警校選工重刻以公同好案戴氏此書成于
申始刊行安得有宋刻李氏謂得見宋本警校重刊數人之言也實止
即張萱本重行翻刻而於每卷首第二行刻改明嶺南張萱訂六字爲
西蜀李鼎元校刊耳其板式行款與張本分毫不同書內卷
二語字下卷六語字下並有張萱附注之語亦未刪去也皆大清乾
隆四十九年清和月西蜀縣州李鼎元墨莊氏書於京邸之師竹齋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六

崔銑六書故後記正德丁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于助部馬谿田伯
循所乃閣本也約谿田其錄之谿田送予史一人予自備三人封部馬
宗堯相一史錄及半子奔母喪將歸谿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今反
故贖書者是也尙缺四卷已谿田亦請告還關中又兩閱歲予走書告
于考功牛西唐道徵又半年書至今界方楷書者也擊正名物辨析義
理最而當之未之前有其曰辯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味乎辭助則
得命意之委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互楷篆形錯今古失之億且鑿斯
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詞五

千頃堂書目三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延祐六年趙鳳儀序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一六書故三十三卷兩江總督元戴侗撰考姓氏譜
侗字仲達永嘉人瀋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部守台州德祐初由祕

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其所終則莫之詳矣是編大旨主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則貫通群籍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日數二日天文三日地理四日人五日動物六日植物七日工事八日雜九日疑盡變說文之部分實自侗始其論假借之義謂前人以令長為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韋本為韋背借為韋革之韋豆本為俎豆借為豆麥之豆凡義無所因時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亦頗辯惟其文皆從鐘鼎其註既用隸又皆改從篆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行元吾邱衍學古編曰侗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以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卻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日本音景加六不過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从寸木乃書為村引杜詩無村眺望除為證甚誤學者許氏解字引經漢時有篆隸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經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七

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鎊鍾鏗錫尿管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卯字解尤為不典六書到此為一厄矣云云其誤甚甚至雖不為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可盡泯者略其紕繆而取其精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丙集六書故三十三卷刊本右元戴侗撰分列四百七十九目各以字母統字子前有通釋一卷

虞集六書存古辨誤韻譜敘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設疑一條以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道園學古錄三十一

顧炎武詩本音二邨風匏有苦葉有瀟濟盈有鸛雉鳴說文鴛从鳥唯聲舊音以水反傳寫訛為以小元戴侗曰此章上半句瀟與鴛協下半句盈與鳴協亦一句而兩韻也 唐韻正一東弓元戴侗六書故曰弓古音姑弘切而躬字从呂詩躬與宮宗協見於雲漢弓與繩膺協見於

小戎采綠較然不紊弓非躬之聲也按論語天之厯數在爾躬亦與中窮終為韻

王鳴盛蛾術編十八宋末戴侗撰六書故三十三卷盡更說文規模變為類類分作九部一日數二日天文三日地理四日人五日動物六日植物七日工事八日雜九日疑目下總說云書之目四百七十九其目百八十八為文四十五為疑文文母也皆大書其二百四十五為字字子也皆細書愚謂案其目實四百七十八非九文百八十九非八字二百四十四非五

王引之經義述聞三十一說文云鵞鵝也引詩曰匪鵞匪鵞又云鵞鵞鳥也從鳥並聲音與專切徐鉉曰並非聲疑從雀省今俗別作鵞非是戴侗六書故曰鵞非與專之聲此即鵞字孫音誤也說文無鵞字引之謹案戴說是也家大人曰說文鵞鵞二字以並為聲則鵞字當與鵞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八

蚺二字同音五谷反祇因小雅四月篇匪鵞匪鵞說文引作匪鵞匪鵞後人遂以為為為而不知諸聲之不可通也玉篇為次為下云同上則已誤讀為為而廣韻與專切內有為無為集韻逆各切內為為並見則韻書尙有不誤者

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一下亮字不見於說文今之言小學者謂為不可引攷戴氏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皆非作偽如云亮明也从儿从高省是說文儿部本有此字而傳寫佚之吳志曰吳主亮字子明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此字以儿高會意人居高則可遠眺故曰明也爾雅亮相也古輔相與相視無二義相視即說文明也之訓也案明以來小學甚夥今擇其是申證戴說者錄之餘不備引也

案宋南渡後諸儒承伊洛遺緒喜講道德心性罕有為六書之學者永嘉諸先生惟薛文憲研精篆籀然未嘗著書謝氏正字

韻類頗為樓攻媿所推其書不傳攻攻媿所述當是干祿字書之類蓋亦未能綜小學之全也合谿戴氏最為晚出紹明家學此書草創於合谿之父蒙故書中多引先人說即自序所謂先人將因許氏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者也至所引伯氏曰者尤眾則為合谿兄仔之說又有引季曰者蓋合谿更有弟亦治小學其名無可攷虞道園謂此書為戴氏父子三世所著約畧言之耳至書中臚列舊聞更有外王父及舅氏說其人亦無可攷所引舅氏說數十條說詩者蓋十之八九援引多該博惜不得其姓名舅氏為六書故三十三卷萬姓統譜九氏又或作舅疑刊本字誤無內外篇之分凌說疑誤自序以為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因欲於六書統物與事之全故其繫字雖亦據形類聚而不用說文始一終亥之部分別分天文地理人事等九類蓋古來小學家所未有也其目錄後自識云凡文象形者十而九傳寫轉易或趨簡省或加移巧浸失本真又云疑於義者雖先秦古書皆退之聚於義者雖後出必進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九

蓋其意欲求文字之本故篤好古籀凡鐘鼎銘款與小篆不同者掇采至悉務廣文字之用故兼收俗體凡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所載晚出之字苟不諱于形聲之旨者亦所不遺其間未免古今襍出而說者或以為專主鐘鼎則不察之論也其書初出而吳興吾邱衍作學古編深譏之學古編之說又見開居錄及目已詳載之攷其所論若官之从八合谿自云據秦權然薛尚故今不復引功鐘鼎款識十八所載秦權及近代所傳搨本見於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九者皆無官字當是據丞相狀縮縮字偏旁其字薛阮二書所摹皆从已較之小篆从自者少首筆合谿所見搨本或不甚明晰意謂官環音本同部而鐘鼎文環字又有作者見鐘鼎款識遂變說文自會意之說為从古文環得聲此與吾氏所舉卯字訓解不雅者皆喜為新說之過固不必為合

谿諱也至邨字在說文為地名聚落之義本為後出村字與鎊字同見玉篇於形聲尚無不合即通釋所謂實名通於俚俗不載則關於用者鍾本非俗字特合谿以鐘為鍾之別體則與說文不合尿即說文之尿字合谿以為从尾無義而改之吾氏不識其誤合誤改則亦未窺其本也若鋸字則說文所有本六書之正字尿雖不見於說文然毛詩爾雅已有其字則固不得遺之至鑿字徧檢此書金部並無其字則又不知吾氏何所見而云然矣平心而論合谿之講六書雖瑕瑜互見而其精義獨造實能通究原本通釋一卷闡明體例尤多微眇之論如云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文者名治之大者也文式則名亂名亂則實易名亂而實易則民聽惑号令昏法度舛禮樂壞而亂益生君子如欲善治其必由正名乎案論語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鄭康成曰正名謂正書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十

名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此論可以會其通又云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立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目莫之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画竹木以為識者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画之目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與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日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故各因其類而諧之目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柏者不可悉象故借公目歸松之聲借白目歸柏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目歸江之聲借可以歸河之聲所謂諧聲也五者猶不足目盡其變假借目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目形聲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氣之鳴也有其氣

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微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事而有聲者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可也而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求其義於事可也而有意而有聲者會其意而聲從之求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聲猶未失其義也至於錯聲則非聲無目辨義矣雖然錯聲者猶有宗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爲可目知其姓雖不察其精粗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目形求不可目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目類傳直借彼之聲目爲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而論書名聽聲音史正書名瞽劬聲音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劬修而後耳目之政不爽故侗管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十一

作之道葡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目著其聲故先文而後目聲聲易也文會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圍而文方聲葡而文不足又云侗之爲書也先契目本文立一日起數是故數爲首次二曰天凡本乎天者皆从上次三曰地凡本乎地者皆从下次四曰人次五曰動物次六曰植物次七曰工事七者補矣歸餘於襍綴疑於末而六書之道盡焉又云六書推類而用之其義最精昏本爲日之昏心目之昏猶日之昏也或加心與目焉嫁取者必以昏昔故因謂之昏或加女焉與本爲煙火之象日之將入其色亦然故謂之與黃楚辭猶作纒黃或加日焉帛色之赤與者亦然故謂之與或加糸與衣焉飲酒者酒氣酣而上行亦謂之與或加酉焉夫豈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學者昧於本義故言昏者不知其爲用昏昔言日曠

者不知其爲與黃言纒帛者不知其爲赤與它如厲疾之厲別作厲則無目知其爲危厲之疾厲鬼之厲別作厲則無目知其凶厲之鬼夢厭之厭別作麗則無目知其由於氣之厭麗豈且之豈別作麗則無目知其由於氣之豈底永歌之永別作詠則無目知其聲猶水之衍永瓏樂之樂別作瓏則無目知其色猶米之精粲案此條所舉諸字雖或正或俗不可一例論然實又能推見文字之本固不必以墨守說文繩之也又云六書始於象形指事古鐘鼎文猶可見其一二焉許氏書祖季斯小篆迭取形勢之整齊不免增損點画移易位置使人不知制字之本○本象日之圍而點其中目象日中之微與居偏旁之夕者構其形目讓其夕小篆遂作目○本象初月闕其少目孫於日小篆作夕乃與肉無別△案戴氏所定正字如象其峰之隆殺譌而爲止 豸亦本象其四足而尾譌而从中夬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十一

襍髮鬢本象其岐尾譌而从火凡此之類皆迷失其本文者也故予考之於古荀典刑之猶在者必葡著之若此諸條皆達於文字之原非巧辭妄說所可比吾氏所爲六書一厄不已甚乎又案台谿此書意在采古籀以正小篆之失故書中之字形聲多不用篆文如从其者必作甘从亥者必作𠄎此並依說文从貝者必作貝从虎者必作夂丑介切與蠆別俗作蠆非者必作夂從委者必作夂此並依鐘鼎文並與小篆違異然古文隄失窮于撥拾遂致偏旁配合篆古遂錯其體例不無可議至于改易許書動多差悟如祇祇不分雀雀無辨梅家酸果之訓說文梅相也某酸果俗台爭反受厂之形說文爭从厂从彡戴氏改若此諸條疵類良夥不獨如吾子行所譏也然其研精覃思逾三十年補闕拾遺亦多掇獲其說形之精者如據唐本說文訂證爲諡正徐本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三

分爲二字之誤據金文訂若爲從口也聲而灼切謂說文
 彖字籀文之卽若字正許書若字从艸之誤據秦鐘師毛父卣
 證受从舟得聲正小篆舟省爲口之誤據唐本說文及張參五
 經文字於片部增引字補許書聲母之闕其審音之精者如據
 金文余作命定舍字从口今聲正說文作从△中口會意之誤
 引李說定路从各聲正徐鉉校說文作足从各會意之誤徐鉉
 作各聲戴氏未據李陽冰說定首頁爲一字正孫翔音頁爲胡
 結切之誤據晉語謠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證佞从女仁聲正
 徐鉉校說文从女从信省之誤徐鉉本正作仁論書傳行皆戶
 郎切慶皆去羊切野皆上與切下皆復五切皆古本音正舊說
 指爲合韻之誤其說義之精者如辨經典饗爲饗食之饗因之
 爲歆饗音獻之音因之爲首祀正古書二字之互滑論酉爲酒
 醴之通名借爲耶耶之而借義擅之故又加水正說文酉專爲
 辰名之誤若此諸條並精塙不刊明以來綴學之士如陳第顧
 炎武論古音及近代段玉裁桂馥王筠注說文多襲其說世儒
 習聞吾氏之論於此書罕有津逮故特揭之使治小學者無徒
 以耳食之說詭病戴氏也

又此書所引唐本說文今之治小學者習知之此外尙有蜀
 本字部說文徐本从豆象形唐本日從豆从山非聲蜀本日丰
 登取其高是蜀本監本衣部衫字注監本蜀本及徐鉉皆作
 與唐本徐本無異監本衣部衫字注監本蜀本及徐鉉皆作
 堂書目有舊監本說文當即此或云此家上士冠禮曰兄弟
 珍玄疑指儀禮監本然張氏儀禮識誤備著監本異同不云珍
 也及李陽冰廣說文金部錢字注說文日錢字也疑蜀本說文卽
 書中引李說甚多皆不晁說之參訂許氏文字諸說並足資
 云廣說文者文畧也勤近獨山莫氏友之得唐本說文木部之半箋校刊行以此書

温州經籍志 卷七

木部所引唐本二條駁之並不合此書木部特字注唐本唐記
 注唐本說文或說內盛爲器外盛爲反莫本止有竹革一紐械字
 械莫本作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友人歆汪茂才宗沂語余
 曰此乃其鄉一通小學者所僞作其人彼尙識之莫號能鑒別
 古書乃爲所欺可欣也近人得莫本多信爲真慮世之爲鑿校
 之學者將據以屢改許書故附識之莫本每葉十八行每行上
 大異唐本字書今不可見然石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與二徐
 排字數足論唐宋字書行款不甚相遠又莫本卷尾附朱友仁
 鑒定跋併篆法說文六紙案唐本在宋時猶有今之明寫本固非
 絕無僅有之物況許書唐本全佚彼時尙有流傳何得殘廢六
 紙連登祕府又命詞臣鑒定其爲僞蹟顯然莫氏自不察耳

明 周氏應期 正字遺書 周天錫慎江詩類六

案周止庵所著正字遺書舊府縣志未著錄惟慎江詩類六載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周茂源有周昭如以其尊人止庵先生正字遺書見示題贈詩
 昭如止庵中 云鳳德由來不可群 緘廉復見著書勤 十年細燭
 子天鏡字 青藜杖千載重 縉石鼓文白首丹鉛親 自記後堂絲竹幾回聞
 問奇久絕劉棻輩 投閣真應失子雲 是止庵著述固有此帙惟
 遺書二字似非原稿標題今無可攷姑據著錄而附識其疑於
 此

國朝 周氏鐸 字學廣集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周鐸字天爲永嘉人邑庠有名以子鳳岐貴例
 贈文林郎 余氏 俗字

一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九俗字一卷

曉俗編

洪氏 守一俗字編 梁章鉅浪跡叢談五

卷

存

浪跡續設五溫俗於春至時大戶院落及小戶門首皆預折樟樹一小枝帶葉燒之並有俚俗咒語名之曰天春按集韻天音談燎也瑞安洪守一重輯俗字編謂溫人於立春日焚樟葉曰天春

右字書

明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五

方氏 日升古今韻會舉要小補

三十卷 明史藝文志一千頃堂書目三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四

存 遜學齋藏明刊本

夫字有三詮其合精為義吐華為音精華合而比其節廢為韻字有韻若生有姓而祖於六書諸古文簡章皆繩武焉變及篆隸已駸駸乎數典而忘矣於是方言奇字好者附子雲馴致俚俗卑喧幾與竹素分十之一即象胥氏通譯萬國時豈有貝典梵文以二三四音鍛為一字者乎彼其言不雅馴而世且曹好之故以古韻較今繁簡何啻十百然譚藝者每言隋唐而上以字韻專門不數家若爾雅最古主義不主音沈約四聲斤斤然主於音矣第為近體者操繩墨汎應則否惟許慎說文猶及見籀書與古經傳音訓故隨所箋釋當其簡有繁之用差足述也世顧鮮脩其業者何小學廢肄書名者為汗漫稍能事帖碑守章句輒

得一自好謂外此靡所用之倘欲如漢故事學童十七而上試讀諸書郡移太史得以殿最舉劾有不苦難者無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非虛語也吾師李太史向在史館雅喜黃氏韻會舉要頃以參藩疏歸得塾師方子謙甫暇與論舉要中闕畧數事因屬以訂益太史有叔弟本石孝廉亦博雅好古篤甚時從與子謙三年而草成以上太史躬復校定敘其首凡字一萬二千六百五十有二率仍舊不加惟字或數音或數義必考鏡群書用黃氏補闕若中所引據雖一字訛者逸者複者皆為詳定而一切梵俗無當悉汰去務不詭於雅義用以上下數千載殆將前茅爾雅後勁說文中權四聲而庶於古六書也為能張全軍以待來者雖靡曼若舜賦琴籍若百家幼少若樂律且鼓行當前矣迺知吾師乎吾師乎卻軌數載猶之梓慶為鐻巧專而外滑消而直諒多聞若子謙斯亦天性形軀至矣故能以天合人而進於神曰小補者自道也東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六

莞袁昌祚撰

方子謙少負穎質從余脩舉子業垂成矣而弗克竟時時從帖括中取字若某音某義難余無以應始發憤攻六書之學至忘寢食弗窮弗止遂旁通韻語為詩歌佳甚已乃自歎奈何株守一隅以蠡測海於是兩謁王弇州公與語大悅弇州公不輕許可人而以高品方于目之乃入都門留三年積所見聞益奇甚歸而欲著書若班固之滄喜蔡邕之勸學篇矣而會郝仲輿領邑令為李太史本寧先生擇有直諒多聞工詞翰精入法可為外傳者乎家從父大參公曰有之東西越之士無以喻吾子謙仲輿為之東裝入楚從本寧太史游本寧太史於人閒鮮所不讀書書所受丹鉛者不知充幾棟子謙與本寧太史語若針芥合而太史之門有博古好奇如今建陽令周思皇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大出藏書授子謙子謙益自發舒門庭藩溷皆著紙筆而小補所由作

也往余貳宣城子謙過郡齋留越月出際梅萬金擊節賞歎曰此必傳之書非白帖之比也從與授劄子謙固辭曰吾二年而就此苟有矣未台也姑待吾十數年而成未晚也遂別去又五年而思皇舉高第有事宦遊乃謀諸本寧先生曰向者小補之役子謙爲政不穀佐之今者不穀從事簿書錢穀閒無暇與子謙討竹素且恐子謙亦將如田光生夫小補苟合矣未完也必待完而後補之通國大都無乃俟河之清請先梓以俟諸來者亦如今日之于黃直翁焉愚公之移山也祝其子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於是太史思皇庚爲序而刻之建陽子謙謂余是書之成非本寧思皇二先生不及此日升何力之與有願公志之余曰有以哉夫六書之學非曲藝也大而皇王周孔相傳之祕密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林九流百氏禰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民生纖委之記無之而非是也故學而不得其文義譬衣者於麻縷服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七

之而不知出於蒔藝食者於稻粱嗜之而不知其出於播種也昌黎謂作者須稍識字義今握管而譚先秦兩漢建安大庠人多能之試詰某字某音某義某書所從來則百人或不能一也子謙尙欲以貽所不知何人脩明其業而益拓之嗟夫世乃復有太史建陽及吾子謙其人者哉太史又欲爲六書會通益以具體紀事意將屬之子謙而子謙謝不敏夫子謙業已有緒矣何難一贊而不以襄太史爲千載計也子謙元祖給諫公爲吾東越聞人子謙家嫡能世其家學而周思皇用周易魁天下文章政事冠冕七閩海內宗之若小補大指已在子謙凡例及本寧太史兩序中茲不具論永嘉王光蘊撰

余初入史館學爲詩賦而不習韻客有以黃直翁韻會見遺者曠若發蒙以爲可無憾而自病免歸叔弟頗劇心六書時舉韻會所脫漏相問難余不能對久之兒就外傳而得永嘉方子謙子謙語與叔弟台余乃

屬子謙校讐而附益之三年而後竣韻會字凡萬有二千六百五十有二其不收者不啻倍蓰而子謙仍之不益也其言曰是書故名舉要字之要者盡此矣他即不收可也獨一字而數音一音而數義諸書確有可據而韻會不收者補之一字數音云見某韻而某韻失收者補之一字數義義出某書有據者補之有義而無出者仍之一字而一音者別爲獨音其字先後之序一準韻會其音則以本音爲主而餘音以平上去入爲序附之其義則以本義爲主而餘義附之此二凡者一準說文其諸書所載音義或有訛誤則闕之開卷而縷析祀分邈原究委無復疑滯其韻會豈小補之哉而子謙特憮然曰音義散見群書者存什一於千百不佞一手一足之力固難辦也自余有遺憾於韻會嘗欲悉購海內金石刻與人所未見之書輯之爲六書會通首具體自簡篆以下凡諸家書法有纖微不同者模臨畢具次別音次釋義則做韻會又次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六

紀事則做韻府群玉唐以前不得遺唐以後不得闕也子謙笑曰君如何次道志大字宙勇邁終古矣人不能得數千戶部而次道圖作佛不佞不能小補韻會而願君更欲加其上耶不佞爲此舉若愚公之移山然恃夫後有無窮之子孫耳余亦謂子謙世譏右軍不識字偏旁而書名絕代不少損子雅善臨池安事此子謙曰文字之興原於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而象象爻繫卜筮之用不可勝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奇耦剛柔之理吉凶悔吝之繇必不易也夫六書猶是也禮曰作之謂聖述之謂明不佞於述猶不敢任而況作乎君第爲我敘小補之意如其大者以俟善作善述之君子萬厯丙申夏五南新市人李維楨撰方子謙補韻會十可二三而余爲之敘海內人士追欲得成書會余起家入蜀已入越已謫壽春子謙皆從舟車萬里不得多資書獨三禮爾雅毛詩塔摭煇詳其次爲春秋三傳十可四五有所增益定輒筆之

書四隅皆滿幾不可識周思皇見而謀曰此非定本蓋草也與其為一人草何若為眾人草請先梓之以傳使人人為校誤人人為拾遺何所不可夫鄭國之為命也神謀首草創不自諱其短而後討論脩飾潤色者各出所長以相成是書也非一家一國之書也作者亦非欲以自有餘也良工不示人朴無乃有市心乎先生固善子謙言愚公移山以俟無窮之子孫竊意愚公子孫易窮耳人孰無子孫愚公而人俟之其為無窮莫大焉荆人失弓荆人得之孔子曰去其荆而可矣得失人所時有也何嫌何疑故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為先生計無便此者余未敢諾適思皇拜建陽令建陽故書肆婦人女子咸工削刷思皇沾沾自喜是書之行信有時乎抑天欲踐吾言也敢固以請余為之撫卷三嘆昔陸澄語王儉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榮念公少即鞅掌王事雖一覽便語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九

然卷帙未必勝僕後徵事果屈於澄買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學李珍之每休暇惟閉門讀書吾不求身後名但有見聞心之所快是以搜討欲罷不能余既登第始知讀書而不能購書不五六年遂補外吏蹉跎老矣幼不強老復善忘過難字以為快思誤書而成適寧復能舊時態耶是書歷十許年譬如為山覆土一簣又不忍棄之思皇言是或一道也因以相付而具述本情如此不敢援古人解嘲以諛觀者知余深自訟耳萬曆甲辰中秋日 李維楨 讀會 小補再序

韻學本原六書六者造字之始也字有體有音有義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有六書而無韻學保氏所教外史所掌行人所辯象胥所通書無不同文律無不和聲周易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簡篇皆古文字洙泗漸斷游夏之徒為述爾雅以解之是時經學之統一而說經以解字故其旨約而賅古文變為籀書再變為秦篆隸經籍燔滅浸淫于刑

家矣漢初六體古文奇字有存者課之以尉律去經遠耳孔壁之藏書出六經古文上諸祕府古文字摹寫音讀皆異俗師瞽然是今而非古揚雄作訓纂蔡邕刻石經錯以古文始得其音鄭玄注之賈逵訓之馬融服虔諸家傳解之笏通以古文始得其義至許慎隳枯經義作說文六書兼總條貫號雅馴矣是時經學之統散而復一說文以解經故其旨雜而不越江左競風騷韻始為專門之學沈約以四音製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祕未睹贊道人演之而始明僧神珙翻切之而益廣六經古文字叶讀轉注者別為古韻左次矣自茲以還不乏博學好古之士而書不識字者往往有之體不解偏笏讀不解捫馬說義不解鶴鳴此與耳食何異蓋漢以前字在於經章編科斗其字簡一字讀為數音以被管絃而有餘漢以後字在於韻方言俚俗其字雜合數音鍛為一字譯以梵音而不足漢以前之說字主於解經得經之義斯得其字以一義

温州經籍志 卷七

十

訓數字故字易舉漢以後之說字主於脩詞得韻之字或不得其義以一字兼數用故字易窮漢以前經有晦字而說字者有精旨漢以後韻無脫字而說字者多低悟此不解經之過也蓋不說字而解經者影響明刊本誤嚮也不解經而說字者杜撰也吾師本寧先生博極群書文章本原六經介弟孝廉本石劇心六書時摘韻會脫漏與先生往還討論先生無以難之已而友人方子謙自於越來善詩賦書法說韻會妙有詮辯語多與本石合先生曰強為我著書為發架上之卷置籬間之筆大蒐舊聞以授子謙子謙受而櫛文比字考部定班字數一準韻會字體音義一準說文有一字數音一字數義而韻會失收者校增而竄補之補音者十之二補義者十之六本子史百家補者十之二本古經傳註補者十之八上下數千年出入十三經反覆箋什序傳訓故疏義數十家一言有合按例掌記臚列無遺先生得之解經子謙用之說字

該決精嚴不詭於正如探象玄珠孔壁古文粲然具陳晉唐而後劉吳諸家未易辨也昔班固志藝文輯孝經十一家以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附之篇內若曰說經解字自一貫爾史籀蒼頡諸篇別為小學輯之宋儒晁無咎不得其解謂爾雅小學之流不當附孝經何支離也先生自敘三禮爾雅毛詩據摭最詳春秋三傳十得四五課程於六書錯綜以經傳可以解經可以說字儒林文苑合而為一矣漢儒去古未遠學有師承司馬遷作史記受經孔安國故堯典禹貢洪範金縢諸篇斷以古文為定鄭玄注春秋傳未成道聽服虔注意玄如小屈曰吾當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比注許慎說文受於賈逵揚雄訓纂侯芭受之諸儒守師說而不變其學立先生起家太史氏校理古經將脩龍門之業成一代韻史子謙說字解頤受經先生參相考定研精十年竟成一家韻會之有小補亦春秋傳之有比注也不佞少從先生學奇字為博士業奪去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三

弗竟學一行作吏簿書鞅掌賈逵之舊文荒矣棄其學而隱其師吾為此懼手子謙之韻補師學具在為梓於建陽行之以俟博學好古者攷焉萬曆丙午上元日雲杜周仕顯書於建陽之日陟園
錢大昕跋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潛研堂集 二十七
千頃堂書目三方日升古今韻會小補三十卷字子謙永嘉人萬曆甲辰李維楨等序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四韻會小補三十卷
江蘇巡撫 揀進本 明方日升撰日升字子謙永嘉人萬曆閒館於京山李維楨家成此書維楨門人周士顯令建陽刻之韻會原收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是書一從其舊無所

增減惟每字考某某音為本音某義為本義其餘音義次第附後註文多所增益凡一字有數音者列於前如止有一音者則云獨音列於後若字在他韻而可讀入此韻者則云古讀可叶入此韻者則云古叶亦竝附於後其搜討頗勤於原書之外多有援引辯正然亦時有謬誤如一東墮字撞字隴字之類皆引說文不知為徐鉉新附字實說文本書所無又如韻會稷字註引周禮註四秉日管十管日稷十稷日耗不知此儀禮聘禮之文鑿字註引後漢輿服志金鑿不知輿服志本作鑿音亡范切凡此之類多未能舉止其他古音古讀舛謬尤多顧炎武音論詆其勞唇吻費簡冊有甚於前人者亦非無故云然矣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三

浙江探進本遺書總錄丙集韻會小補三十卷
刊本右明永嘉方日升輯
字數悉仍韻會之舊其音義有未備者則採說文以下百家說補焉
顧炎武音論中四聲之論雖起於江左然古人之詩已自有遲疾輕重之分故平多韻平仄多韻仄亦有不盡然者而上或轉為平去或轉為平上入或轉為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竝用今之學者必曰此字元有三音有兩音故可通用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今一一取而注之字愈多音愈雜而學者愈迷不識其本此所謂大道多岐亡羊者也陳氏之書
案此指陳第 猶拚格於四聲一一為之引證亦所謂勞唇吻而費簡冊者也方子謙之補抑又甚焉
案方處士日升
升曾唯東歐詩存 給事祖安七世孫居溫東門 康樂里以文行名里中 見大泌山房集一百七 韻會小補三十 卷以黃公紹本補其遺闕所增異義異音視原書幾倍采摭至 為賅博其刊正謬誤如黃書讀賣與賣字通用此據說文二字 各有本音本義辨其不可互通之類考證亦復詳審至亭林譏 其於古音四聲通用之字一一詳註不無繁碎則其時古音之

說尚未大明雖精審如陳第亦不免沿吳棫楊慎之舊例未可獨議子謙也

國朝

周氏 韻學正訛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郁氏 韻略

四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四郁豫字誠立瑞安山人

方氏 成詩 集韻考正

十卷

存瑞安項氏藏手稿本遜學齋藏鈔本

溫州經籍志 卷七

三

集韻在元明之際其學不顯書僅以傳迨 國朝秀水朱檢討彝尊從毛辰斧季家得傳鈔本曹通政寅棨于揚州吳門向有影鈔朱槩本與揚州刊頗異同差稱善今朱槩本猝不易遽此書總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具著見司馬氏類篇類篇少止三百六十字耳惟卽司馬之篇以研求丁氏之學互鑑得失指白是非則集韻之宋本廬山面目既可以得其真復參諸經典釋文說文解字廣韻玉篇博雅次第 以究之其於校讐之功過半矣獨思此唐源流雖美時代匪遙俗字俗音不知慎擇者不一而足若楚辭天問獸名魁堆九歎星名九魁魁一本偽作魁遂入微韻漢書酒泉郡樂涓入桓韻矣涓一本偽作瀉兼入東韻黠一作黠黠黠並收于脂漢一作濡漢濡共載于桓錯繆多菲仍沿故習瑕瑜莫辨取舍需才更有寫者亂真淺人改竄藉資集韻攷正群書者亦不一而足若尙書堯典黃淺見壘韻今作餞盤庚迨任見脂韻今作

遲如字本有卽音箇韻乃錮切下引書如五器鄭讀今釋文不載釋文

經開寶中陳鏞等刪改集韻據開寶以前未經刪改之本尋是根柢識

其條理辨乎此而後可讀集韻而後可讀秦漢晉唐一切聲音訓詁此

固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方君雪齋服官暇日嗜志于音韻鑽思

于譬對卽依據揚州槧本以群書校其譌字成若干卷雪齋不謂余不

敏而出所作相示余乃嘉歎其意之學功之密竊自喜志願趨向之所

同爲錄其副而以原稿歸雪齋因不自度構昧與大概校讀集韻之體

例綴諸卷端道光二十六年歲在丙午秋七月吳縣吳鍾駿序

文莫古於說文韻莫詳於集韻惟其詳也故俗體兼收譌字譌音亦不

勝屈指緣當時董其役者既未精通小學而卷帙繁重館閣令史又不

能致慎於點畫之間加以繇宋迄今遞相傳錄陶陰宵宵展轉茲多固

勢所必然也珪前在武林得汪君小米遠孫校本內多附嚴君厚民杰

溫州經籍志 卷七

五

語乃據朱槩本譬對惜止半部未觀其全丙午春以手校本就正於吳晴方學使因段得學使與陳頌南侍御用毛斧季影鈔朱板同校本知所見之冊與厚民本大同小異其中如去聲十四太殘缺之字藉以補足餘亦拾遺訂誤得所據依誠此生大快事也前校本學使已爲作序錄其副本以去茲復重加研討又增數百條而前校所未精者并因之更正惟是校書如掃落葉終無了期況案少讀書疏舛自知不免尙望博雅君子有以匡其謬而覺其迷焉時道光丁未陔月既望瑞安方成珪書於四明學舍

自文字聲音之學盛由說文而玉篇由廣韻而集韻攷者遞詳集韻載陸氏釋文之音讀與今本異者可目證宋開寶以前未改之本段氏注說文據之目定古音辨古體王氏疏廣雅據之目補闕字訂譌字此書之可寶亦已明矣然而烘紅經譌久矣聲消道遠體乖升外字別開下

之泉爲回水贏下之省天爲少吳傳寫既差校改爲要引山海經合水
之騰魚入于來需引地理志羨水之西山混于蕩水引方言之鍊鏘爲
鍊鏘鷓鴣爲鷓且此由作者之疏難從願預書中固多類此者不加校
正而後人之鍾馳純繆爲害不少雪齋淵博有識因集韻之所引尋求
元本并得各善本以校之復得汪舍人吳侍郎所校之本以參攷之爲
是書訂其謬謬補其遺漏名之曰集韻攷正書成于乙巳目前續攷于
丙午日後用功勤而校警精集韻自是成完書矣式三從事此書亦有
年所書成命讀用弁數言道光丁未冬日定海薇香黃式三序
錢泰吉校集韻跋瑞安方雪齋教授成珪嘗校此書錄請崧甫學使序
之今從四明乞歸矣惜不及見其在海昌時假余所校史記過錄未畢
及至四明屬余錄校語以寄雪齋中年以後亦喜校書曾校昌黎集及
呂氏讀詩記用力頗勤老尤矻矻不倦亦知交中所難得也甘泉鄉人稿五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五

案雪齋方教授成珪嘉慶戊辰舉人官海寧州學正生平精究
蒼雅尤嗜讐校古籍官奉所入盡以購書身後儲藏數萬卷散
佚殆盡余嘗見邑中李氏所藏呂氏讀詩記胡氏所藏困學紀
聞皆先生手自點勘丹黃戢香精審絕倫又嘗校唐摭言海寧
蔣氏光煦采其精語刻入勸補隅錄中餘皆湮沒不復可物色
於虛惓已林培厚實香山館集九除夕得方雪齋廣文茂暮癸
三集已付梓并賡注王右丞詩據此是雪齋又有詩集及右其
丞詩註然今未見其稿其書名卷賦均無可攷謹附識于此
校集韻初據汪氏遠孫校宋本正曹寅刊本之誤後又段吳學
使鍾駿所臧影宋本及陳侍御慶鏞校本重爲增定又以丁氏
所引原書訂正譌舛成攷正十卷先生歿後其稿本歸余舅祖
項凡山訓導傳霖仲父止庵先生從項氏段錄其副因得讀焉
其書攷證形聲到爲精博於丁氏原書較之糾正尤夥如據漢

書功臣侯表執謙侯正十一模瓠字注以瓠爲瓠之誤據禮記
疏丈八尺爲端左傳注二丈爲端小爾雅倍丈爲之端正二十
四痕端字注作六尺之誤據廣雅釋器帛頭還帛 還幪頭也又
稍爲之祐句 在謂之禮 句 袂袂祫祫膝也正一先帑字注四十
禡袂字注三蕭稍字注失其句讀之誤據曹憲廣雅釋室音床
七賜反正三燭康字从束音促之誤據說文乃 乃字 乃字 乃字 乃字
文荀自急敕也从非省从包省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苟古文半不省與从艸苟音異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賓
乃字注古作尙四十四有苟字注或作苟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稔賓字注古作宥十七薛賦說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依
切合并移易之誤據莊子庚桑楚篇侗然而來正一送侗字注
引作郭象注之誤據文選左思吳都賦注鰐魚如鼉長三尺利
齒虎渡河擊之中斷卵如鴨子正十九鐸以此注繫銘字下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七

五

誤凡此諸條並精瑤不刊黃敘所舉諸其他拾遺訂誤不可枚
舉不徒五支籛字十四賄屣字十七祭籛字十四太精痲籛殺
兌剗各字注于曹本缺文一一補完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溫州經籍志卷八

史部

瑞安 孫詒讓 編

正史類

明

朱氏 諫 宋史辨疑 千頃堂 書目五

伏

編年類

宋

陳氏 傳 建隆編 讀書附志上玉海四十九並作開基事要玉海四十七

九十三宋史藝文 二國史經籍志三 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三宋史藝文志一

一卷 國史經籍志三 讀書附志上玉海四十七並作十卷

溫州經籍志 卷八

伏

嘉郎進讀蘇祖通鑑節略自序本朝國書有日麻有實錄有正史有會
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
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文獻通考一百
九十三作記
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
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司馬遷
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
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為王者事非若書
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
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其後治亂成敗效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
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詰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治道

之大端即不抄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泊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
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略附著其說於下若夫
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論但存本指
不加文采深有冀於省察也止齋文集

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皇子嘉王府贊讀陳
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曰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略也隨
事攷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蔡幼學寶謨閣待
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選兼皇
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重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
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王講誦大指每至立國規摹必歷敘累朝因

溫州經籍志 卷八

二

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

荆溪林下偶談四陳止齋嘗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
所著建隆編是也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三近歲呂伯恭最為知古陳君舉
最為知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考之皆
不免差誤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撰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其綱要又
考累朝沿革得失疏于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其建隆命編蓋繫之
始年也

陳傅良續通鑑節要十卷 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卷亦曰建
隆編

案止齋建隆編蓋就李氏續通鑑長編蘇祖一朝事跡削繁補

關係以論說其體例具詳自敘進讀初稟名款祖通鑑節略曹叔遠止齋集序則作進讀蘇祖皇帝實錄止齋文集七上皇子未聯云慙無為壽具獨袖一編書注方疑家藏本標題也至建隆編及開基事要蓋皆止齋卒後門人刊行所改題故陳趙兩家著錄互異其卷數諸目所載或作一卷或作十卷原書今既不存無可校覈蔡氏行狀曹氏止齋集敘及陳錄宋志並云一卷今姑從之然考李氏長編太祖紀自建隆迄開寶凡十有七卷止齋此書雖云節畧然大臣除罷政事因革一一詳載當非一卷所能盡趙氏讀書附志所載十卷本亦即曹器遠所敘刻疑不能明未敢臆定此書明以來傳本久絕惟文獻通考各門所載宋太祖時事下附止齋陳氏語無慮百數十條與趙希弁所云隨事考訂并及累朝始末者悉合當即從此書采入其援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證平議至為詳悉如有好事者從通考鈔出而依李氏長編紀事先後重為排比尚可見其大較也又案止齋此書讀書附志稱為祕書少監嘉王府贊讀時所進則當在紹興三年中興館七祕書少監陳傅良紹興三年六月除十二書錄解題則以為月為起居舍人其兼嘉王府贊讀當在此時書錄解題則以為慶元初在經筵所上兩說不同攷止齋文集載原敘首繫嘉邸進讀四字則必非寧宗即位以後所進蔡氏行狀載止齋纂此書亦在為祕書少監時陳說殆偶誤憶也

讀書譜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三圖史經籍志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易書詩春秋諸經攷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案讀書譜今無傳本攷止齋文集三十六答子齊第二書云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稟自書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蓋要團樂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為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據此則書譜固止齋備用之書也其不傳也惜哉丁序亦不可見惟藉止齋答書知其略耳

皇朝大事記曹叔遠止齋文集敘

佚

王氏自中列代年紀雍正浙江統志二百四十三萬曆温州府志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並作歷代紀年今依宋元學案五十六

十二卷宋元學案五十六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四

案厚軒王知州自中宋史三百九十雍正浙江通志文苑傳萬曆温州府志官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王氏奕成周大事譜萬曆温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明

孔氏克表通鑑綱目附釋千頃堂書目五楊士奇文淵書目六作通鑑綱目音訓

佚

宋濂序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目目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

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莘之著發明劉有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麻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主幼學三家會粹當作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尙可略之乎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迄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儼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爲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譌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温州經籍志卷八

八年以後迄于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耶孔君尙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修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巨擘云鑿坡續集二

千頃堂書目五孔克表通鑑綱目附釋字正夫永嘉人孔子五十五世孫元至正戊子進士官翰林院修撰

案孔修撰克表萬厯温州府志義行傳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著綱目附釋今無傳本文淵閣書目載孔克表通鑑綱目音訓一部一冊闕當卽是書刊本標題偶異也

紀事本末類

國朝 葉氏嘉榆 方國珍亂郡考寶香館集十七

未見

別史類

宋 蔡氏幼學 國朝編年政要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作國史編年政要宋史文志讀書附志上玉海四十七國史經籍志三

四十卷讀書附志上玉海四十七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宋史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

國朝實錄列傳舉要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宋史文志二

十二卷玉海四十七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宋史文志二

温州經籍志卷八

皇朝宰輔拜罷錄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

一卷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

續百官公卿表文獻通考二百九十七宋史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

二十卷文獻通考二百九十七宋史文志二國史經籍志三

續百官表質疑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宋史文志二

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七引中興藏文志

魏了翁百官公卿表序古者王朝五史凡典法策書之事掌焉若諸侯

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它國無所考自晉有乘秦有紀魯有
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爲本而厲王以上諸
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逮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厯益
紊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粵戰國而後則侯
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勅爲紀傳世家
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劉秀識
之謂得法於周譜崔鴻後亦倣其義例著爲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
晉七代以來史之表俄闕惟我聖朝歐陽公修爲唐五代立表司馬光
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爲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燾因
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靖康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
平以訖紹熙不相襲沿自爲一表不惟近接文正之編亦以遠述太史
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敘所以作子嘗妄謂子長之表厥義弘遠而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七

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
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表以祖宗爲經子孫爲緯以五帝
三代皆出於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爲經以國爲緯
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於高祖功臣侯表以下以國爲經以年爲緯則
卽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絕而勳戚之薄厚又可概見故以
惠景間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
之裔率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勳舊至此寧復
有存而窮兵黷武之事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
法大事主於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臣之職分不加一辭
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徒以記譜牒書官名
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弗祚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
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

異姓二表已不識漢初並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
世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徒識譜繫無關世變百
官表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事咸無所攷惟外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
至今古人表則又多刺謬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手摘大事以附年
歷卽熙豐祐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爲經而上意之好惡人才之消長皆
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
曷能及此惜其中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
三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爲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者識諸篇首公
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爲南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尙書諡文懿表
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八

文獻通考一百九十七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列傳舉要十
二卷皇朝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中興藝
文志蔡幼學撰幼學探國史實錄等書爲國朝編年政要以擬紀起建
隆訖靖康又爲國朝實錄列傳以擬傳起國初止神宗朝又爲宰輔拜
罷錄起建隆盡紹熙年經而官緯之又以司馬光百官公卿表起建隆
訖治平乃爲續表終紹熙經緯如宰輔圖上方書年紀大事下列官詳
記除罷遷卒月日而大事止及靖康後未及錄以擬表又爲備志以擬
志而未成
讀書附志上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右兵部尙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
幼學所編也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建隆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參以
司馬公舉要麻呂氏大事記之例宰輔拜罷表諸年首其子朝請大夫
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發敘而刻之直齋書錄解題四續
百官公卿表十卷質疑十卷兵部尙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續溫公舊
書起熙寧至靖康質疑者考異也

葉適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公幼雖以文顯無浮巧輕監之作既長益務開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貴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麻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水心文集二十三

玉海四十七蔡幼學為續公卿百官表年麻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自治平訖紹興五年國朝編年政要蔡幼學四十卷起建隆止靖康紀政事大畧其體皆編年法惟每歲先列宰執拜罷為異又國朝實錄列傳舉要十二卷起國初止神宗

宋史宰輔表序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表上之史館自是而後曾鞏譚世勛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為之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儒林傳四蔡幼學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麻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案蔡文懿編年政要諸書據通考引中興藝文志本以擬記表志傳備一代之史然文懿卒時備志尙未成書諸子以政要等五種分別刊行故趙陳諸目著錄者彼有此無皆非全本而魏鶴山作續百官公卿表敘亦止舉表及質疑二書不及他帙今以文懿初意六書本牽連而作謹總著其目於此不復析百官表入職官類俾後之考史籍者有所徵焉

又案文懿為止齋高第在乾清間其名幾與止齋相埒然其著述元以後流傳絕少續百官公卿表明時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有著錄今亦不復可得惟徐氏宋宰輔編年錄引其文頗夥尙有見其梗槩至水心作文懿墓誌及宋史本傳稱所著尙

有年麻大事記辨疑讀書附志載編年政要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麻呂氏大事記之例魏氏表敘亦有今蔡公手摘大事以附年麻云云則所謂年麻大事記者疑即附編年政要及續百官公卿表二書非文懿纂述別有此目辨疑亦即續百官表質疑水心作誌時各書或未梓行故紀列未能明哲

錢氏文子兩漢編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萬麻州府志十七編作志

戴氏楊東都要略萬麻温州府志

蔡氏範宋通志五百卷宋元學案五十三

葉適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子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水心文集二十三

宋元學案五十三蔡範字遵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衛化行山峒終吏部侍郎

王氏奕西漢通志萬麻温州府志十七

明 范氏觀考定歷代紀年圖黃介庵集十

黃淮一齋范處士墓碣銘處士諱觀字以光姓范氏一齋其別號也父諱豹本陳氏子以母族無嗣故後之范之先自閩徙溫處士自少警敏年十一失所恃執喪如成人人事父無違禮事繼母如所生撫諸弟一以

誠學博文暢而尤工於詩人多推獎處士亦頗自言所與遊皆時之雅士高僧有所契輒形於詩採訪使通政趙公得桂軒詩嘆羨起敬規其牘以文學舉辭不就其著述有一齋集四卷註杜詩三百篇考定歷代紀年圖藏於家黃介庵集十

國朝

葉氏嘉樹五代八國表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雜史類

宋

張氏關藩邸聖德事迹

十卷周必大平園續集二十一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十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一紹興十二年正月丁丑制建國公案建國公即孝宗

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若納私謂秘書省

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原注

張闡記聖德事跡

周必大龍圖閣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謚忠簡張公神道碑壽

皇初開建王府高選講讀官朝論舉屬公遂改禮部郎中兼贊讀公在

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之平生行事

悉筆於冊五十餘年不少廢諸子類成文集若干卷藩邸聖德事迹十

卷經筵講故事若干篇奏議若干卷竝藏於家

案張忠簡公闡宋史三百八十一萬麻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

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曹氏叔遠宣和禦寇紀事荆庵集選

未見

李象坤序永嘉甌脫海外地望赤城西接括蒼南隣閩之福寧各界萬山奸宄易匿而伏莽流突以山為藪揭竿一起甌不被兵自壬申迄今廿餘稔子耳子目厭苦兵鉦屢而登陴矣宣和禦寇郡令長且委去劉與石一寒瓊師若弟奮螳臂與櫻俾躡浙東西無堅城之寇獨窘於此撮土可不云偉男子記事出曹文肅敘述頗詳其所載割城為八界則守禦良法莫踰於此故能摧數萬蟻附之兇輪攻翟守卒固吾圍若子所值則萑苻餘孽鯨鱷餘喙偶一窺逞耳附城陰而辨塵色沉陴版而析骸炊世無常亂亦無常治謂書生可盡賓戶外事哉郡西北有兩公專祠子每過其側徘徊不能去因錄文肅原本附以林霽山祠祀著之于篇令後人知所考鏡若夫狂景純冠不入斗之讖則唐之朱元之孫之方且儼然吏之矣寇儼然稱吏此宣和之禦所以獨雄也荆庵集選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十二

錢氏文子漢唐事要

二十卷王海回

佚

王氏致遠開禧德安寺守城錄

一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雍正浙江通志

存瑞安王氏錄本

開禧兵燹既啟虜悉力闖諸郡時主諾多以戎帥不然亦勇將兵屯至

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

家子儒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余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卯之春虜

戀戀無去志得繼王氏譜本誤者來言城中疫癘大作老且病者

醃貓以侑食余聞之泣曰二字昌谷人之愛貓近於愛子殺貓而甘其

味去相食無幾矣既而白此字據本無之宣府此下昌谷集書其事以

告於朝曰昌谷集無路無安陸是無鄂渚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昌谷集
昌谷集在位日不恤元父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父忠顧事又昌谷集
昌谷集不暇恤昌谷集也時昌谷集列郡無重兵身不當其昌谷集任受圍者
昌谷集無此字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強虜以俟水潦迄全其城其用力良苦
昌谷集哉圍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
昌谷集益不足以考其槩矣每切憂之今監倉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列
昌谷集禦寇之法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用心與其所以和眾
昌谷集上以安其親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而下以刑其昌谷集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
昌谷集堅有昌谷集非文字所能盡者更在於守城錄之外也嘗論昌谷集當論字在
昌谷集下昌谷集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籩食迎師者
昌谷集可以立致謂六月北伐者可以圖全然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體統不明規模不
昌谷集定吳曦趙鼎皇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重兵壓敵境然後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據昌谷集補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諸賢以稱王臣昌谷集勢不可辭亦不可止及乎虜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一已
昌谷集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宣司擁虛名於內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
昌谷集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傲睨不恤國事本末倒置之弊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據
昌谷集至於此全安陸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
昌谷集述其事有守城錄昌谷集據此字下昌谷集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余素善元父不
昌谷集但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為固識其受敵之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事如錄不
昌谷集謬忠肝義胆固已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卒不得死不幸而死元父不
昌谷集作昌谷集媿也昌谷集媿也昌谷集媿也昌谷集媿也昌谷集媿也昌谷集媿也昌谷集媿也
昌谷集指二公為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守城雖生死猶未也儒者以忠信
昌谷集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
昌谷集可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字茂遠監倉君名昌谷集致遠
昌谷集元父以下二十二字嘉定甲申孟夏昌谷集據本字昌谷集既望東滙澤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曹彥
昌谷集譜本無據昌谷集補

約序

自魏崔浩已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余觀之亦唯其人耳佛狸飲江諸
昌谷集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能力捍堅拒久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
昌谷集謂南人善守城之說殆不能例言故余謂兵無強弱唯所以用城無堅
昌谷集脆唯所以守安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厄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連遭巨
昌谷集寇如王在黨忠楊進孔彥董平趙壽曹成李橫等相繼攻擾近者三
昌谷集四日久至二十日唯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時海內雲擾民人流離此
昌谷集等迫于飢困乘昌谷集嘯呼轉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
昌谷集志也密學陳公守此以策勳名願非淺智勦材者所可企望余讀開禧
昌谷集守城錄一編然昌谷集此字下昌谷集後知運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况
昌谷集陳公之所捍者一時掘起之剽賊而君之所捍者方張之勍虜也賊之
昌谷集兵少虜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十有五君受圍乃百有八日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四

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所成就為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為貳觀
昌谷集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畧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為守者殆拱手而蒙成耳
昌谷集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于中最善者是復收棗陽潰敗之
昌谷集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崔浩之
昌谷集言至是果信而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有因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
昌谷集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國母子相守寧
昌谷集共昌谷集仗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哉近世之論者往往
昌谷集曰守節致命士固當爾然捍城陪危曷若聽民出避而吾獨與壯士俱
昌谷集守弗去可也殊不知守城一遭閉圍當上下一心大小齊力左右奔救
昌谷集厲志堅守庶能死中得生苟一聽民出不唯留者寡助不能獨存而人
昌谷集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
昌谷集均一死耳而一留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母子之閒知義所在相誓死守弗去故能以固一城之人而却暴至之虜勢歟歲在丁卯余將漕運門以蜀亂原誤今以意改此即指出請兵于荆湖宣閩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過鄂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于坐閒是時已知捐軀捍患忠力不匱為可敬尋典武陵繼改昇帥原誤師今以意改聞是時君方拔擢為守蓋朝廷始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于緩急者也暨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詳刑將輸湖右又與君為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辭然尋常書疏往來情分相與固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置上游而君之子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善浩呈賜原奪此字據漢書趙充國傳補曰兵事當為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拳拳憂國之心慮後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五

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為此錄也豈獨以盡論原本誤論今以意改撰顯揚之義且將留傳于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以為式其于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方矣余故喜為之書嘉定甲申冬至眉山李埴序
公生于紹興甲戌十二月一日年二十二遊太學越三年中官選登進士第第熙辛丑黃由榜也與水雲陳公同年案黃介庵集十陳處士宗世為鄉之望族其先由閩徙溫宋乾道中有名謙者號水雲由甲科仕至寶謨閣待制據此則水雲即陳副使謙也然水雲實乾道壬辰黃定榜進士與王元父並洪老自總角時受先君遺訓云公幼讀書朝請公每夜燂湯于爐黎明公積面盤手而習誦勤書如此宜乎成名筮仕時為南康軍司戶參軍趨事謝丞相深甫理宗皇后祖也是時謝公為江東倉行部即令攝都昌邑事百姓借留謝公薦于朝再調荆湖北路撫幹刺上改秩授平江府吳江縣宰丁朝請艱改授臨安府餘杭縣任滿調德安郡丞適當敵難是時母子相倚受圍勢篤高祖參軍公之墓在

西山甸子垺墻內土湧填土磚裂其文如暹其北未及聞捷報始知患難之來乃功名之會祖宗之於子孫陰祐而默相者固先著于不言之表矣公斯時也必日報國報親盡忠盡孝與其棄城而逃孰若堅城而守與其葺母而歸孰若奉母以待設有不孝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分內事也公儒生也而曉戎機文人也而明武備幼學壯行正于斯時見之夫豈干祿者哉繼焉將漕此下原衍守鄂渚不幸太夫人即世扶柩歸家沿途祖奠者八十餘迨撫祥琴公亦薨逝乃嘉定甲戌五月一時也吁惜哉使公小留於世吾知朝家柄用矣洪老曾大父祕校原誤教今以意改于公為季父嘗寶此錄為家傳丙子北兵入境實錄猶在戊寅因芙蓉巖陳國史拒元兵陳國史即陳虞之事詳萬厯府志忠傳數為騎卒囊括無遺皆水浸泥封供原誤俱今以意改砲石具文字化為塵土奈之何哉丁酉侍公之嫡孫漢老得梓本於家藏見而筆之殊慰目自開禧乙丑至于今有九十二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六

載屈指三世矣呼原誤俱今以意改乎士非不如公之明經也而不能全其忠孝者何哉官非不如公之守城也而不能全其封疆者何哉明經而全其忠孝者固有其人矣守城而全封疆者則有數人焉使天命未改國脈尚延豈無如公之成功者故公之身受國恩固忠孝之驗亦宗社之靈也世代屢更文獻遠溥沒無傳遂書此以示子孫使知公讀書為起家本不敢以示人知我者謂家種舊物也不知我者則曰庭花遺曲矣大德元年六月朔從孫原本作七世祖洪老公乃修其老謹誌鐸憶弱冠時聞五世祖運使允初公有守城錄一篇六世祖提刑致遠公有雜著五篇一書心切切焉即欲覽而閱之而不可得歲壬辰族弟元相家藏宗譜一部後有守城錄附焉鐸見之權忻踴躍喜不自勝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即取而閱之復加抄錄以垂世守并備副本以防其失夫允初公生當南宋之際登瀛熙第累官至荆湖北路運使開

禧丙寅公時為德安郡丞金虜恃割據之勢率眾圍攻德安郡守李師尹儒不任事而委其權于公公募兵堅守至百有八日金虜方退公子提刑致遠公及季子提幹致知公共述公績編成是錄以藏示後世今觀其錄中所載虜為鴉車洞子公則蕪之以火虜為對樓流馬公則碎之以砲虜為援兵則舉密號以規之虜利于用馬則遣強弩以屠之其地網之設也而跨城之橋以焚其柵木之置也而拒堙之卒可捍他如結索網製天磔創木格伺聽窺其法多端難以備述凡此皆公運籌之妙畧應敵之上策也於是讀此錄者有以知公之禦敵有隨機應變之畧也有以知公之才智有超出於尋常萬萬也有以知公之籌畫而萬無一失也有以知公之慮變和以悅眾誠以待卒也有以知公之忠義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有以知公之報國不出張巡許遠之下也有以知公之謀略可以補孫吳之所未備發韜畧之所未盡也此錄之所以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七

見而喜喜而復加抄錄而自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雖云淘沙得金無過金焉而已掘土得玉無過玉焉而已金玉為世之所寶而鐸之所寶者則不寶金玉而寶是書也楚國無以白珩為寶而所寶者觀射父左史倚相耳其是書之謂與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歲臘月望日十五世國鐸序
右王忠敏公守城錄一卷備藏家俱不著錄吾鄉郡縣志尙載其目今從余中表王仲蘭孝廉家譜中抄出余攷宋史寧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侯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知其守禦之計實皆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僅卒居荆湖腹心必爭之地當數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既儒不解事外援又觀望不前相持一

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偉矣乃史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篇之存其備禦之法固足以示後而其忠義不折之氣尤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氏子孫所當寶哉夫開禧用兵南北生靈之禍烈矣此老成遠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任事如公者布列邊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計必不可行於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為之廢書三歎也同治戊辰二月七日止庵退安孫某識 仲父止庵 先生跋

案王提刑致遠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開禧德安守城錄記其父忠敏公允初守德安事也開禧二年十二月金人圍德安府郡守李師尹儒弱不習兵事允初時為通判凡戰守事師尹悉以付之允初為之招集陽濱兵二千一百人以為守措置多方出奇制勝凡被圍者百有八日金人百計攻之不能破至二年三月竟解去致遠在圍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六

城中因記其事為此編其書世無傳本宋以來備藏家亦無著錄者惟瑞安王氏譜尙載其全帙同治丁卯家大人從王叔劭孝廉旬宣借錄之其卷首曹彥約序以永嘉大典本昌谷集所載校之悉合又記中所紀攻守之具若鴉車洞子對樓諸物與陳規守城機要見陳規守城錄二趙萬年襄陽守城錄所載亦同又急教授陳之經告急行在事亦與水心集二十五陳益之墓誌可以互證信非後人所能偽作也允初宋史無傳其守德安事寧宗紀竟屬之李師尹不及允初名非此書尙存幾不知其守禦之績矣致遠所記亦頗詳悉如記金人犯隨州隨守雷世忠棄城遁去德安被圍時宣撫使檄都統制王椿孫鐸董世雄等赴援椿等擁兵不進皆宋史所未載又記金人以開禧元年十一月壬午破棗陽軍乙丑破隨州乙未圍德安府而宋史寧宗紀

作辛巳破襄陽軍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蓋史據
奏報之文固不若致遠目觀者之得其實則此書卷帙雖少而
可以攷正史文之駁誤正不徒以罕覩見珍也致遠省府志人
物傳僅載其義行而歷官未詳此書卷首繫銜稱文林郎監襄
陽戶部大軍倉據王世鐸序則終于提刑萬麻州府志在積
遠以父蔭知慈谿縣累遷湖北省提刑改知台州召爲
吏部郎不赴所職官秩較通志溫州府志義行傳畧詳周天
錫慎江文類四十又載其所作上本郡請謚書言嘗敬錄賞功
訓詞及一城始末乞與定謚蓋卽指此書矣
又案王國鐸後序併此錄爲致遠及允初季子提幹致知同編
然譜本卷首惟題致遠銜名曹李兩敘亦不及致知國鐸所云
或家諫相傳之說未足據也

林氏公一 本朝事實

溫州經籍志 卷八

十冊 蒙川遺

九

王氏奕復漢錄萬麻州府志十七

伏

無名氏素翁錄嘉慶瑞安縣志九

伏

嘉慶瑞安縣志九素翁錄元季人撰不著姓氏按素翁本傳所錄多紀
時變按府縣志素翁傳無此語

案素翁姓名無考萬歷溫州府志義行傳嘉慶瑞安縣志隱逸
傳並有傳

張氏字敬 欽明大獄錄

二卷 國史經籍志一千頃堂
存 係後劉氏藏明鈔
本 遜學齋藏鈔本

頒布大獄錄疏臣近奉勅諭事理同先掌刑部事禮部右侍郎桂萼先
掌大理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幸賴皇上神明磨
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聖斷刊
示中外共紙劄工食劄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
旨是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勅諭四道及先後會問招葉節奉欽依發
落事理繕寫成書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
夫大獄一榜固足以示刑罰之公要之先後招詞之參攷情理曲直之
攷歸則惟此錄爲詳備耳茲謹進呈御覽其餘欲候令下分送在京各
衙門大小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各該巡按轉行都布按三司如式翻
刊分布所屬衙門一體頒給俾中外臣工咸知聖明欽恤之仁共據懷

溫州經籍志 卷八

三

德勸忠之念張文忠集
奏疏三

千頃堂書目五張手敬欽明大獄錄二卷嘉靖六年九月署都察院事
侍郎張璠以張寅先後獄詞及上所裁定并所賜劄諭輯錄成書

萬麻野獲編十八張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勳首附之因得上異龍妖人
李福達一獄世宗疑御史借端傾勳故命璠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

部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
司之長俱下獄訊治在事大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爲

二人上大喜子二品服璠即拜相仍掌都察院張寅事爲書名欽明
大獄錄頒示天下 嘉靖六年妖賊李福達一案議禮貴人張桂等爲

政盡反成獄於時刑部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攝賢大理卿湯沐御史
馬錄等或杖死或戍或斥具載欽明大獄錄中

明史十七世宗本紀嘉靖六年九月壬午頒欽明大獄錄於天下 九

十四刑法志二世宗即位五年命張璠桂萼方獻夫擬三法司變李福達之獄欲坐馬錄姦黨律楊一清力爭乃戍錄而坐罪者四十餘人璠等以為已功遂編欽明大獄錄帝頒示天下 二百六馬錄傳嘉靖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王夏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錄等為亂事覺進錄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開輪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助大信幸其仇薛頁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遺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子為奴沒其產責勛罪狀助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辯且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璠桂萼為援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璠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尚書願願壽等不敢自堅乃反前獄抵良証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璠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願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泌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詆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請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請戍邊衛者七人為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良抵死眾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為輕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

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 唐樞傳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勛再三誠占帝欽恤盛心而諸臣負欺蔽者肆其譏諂諛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終不能明望陛下明政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為民其後欽明大獄刪樞疏不載

案欽明大獄錄嘉靖六年九月孚敬以兵部侍郎署掌都察院事時編進所載願壽等會鞠李福達等奏及孚敬與桂萼方獻夫等覆鞠分李福達張寅為二人並搜獲大學士賈詠等私書及議定馬錄等罪名諸奏悉具錄全文並附以批荅諭旨可攷見明時獄牘格式其所載諸臣定罪始末尤足與明史相參證惟明史馬錄傳稱大理少卿徐文華與李璋李珏章綸馬牙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等同請戍極邊遇赦不宥據此錄則孚敬等初議文華定罪徒四年以情重奏請發落詔改發邊衛充軍與張等遇赦不宥者不同文華本傳亦云遣戍遠陽遇赦道卒與此錄合則馬錄傳偶誤也又此錄載給事中劉琦陝西洛川縣人故得知李福達逃洛川時事明史琦附馬錄傳稱洛陽人亦誤張文忠集奏進大獄錄疏稱刊印千七百部又請令內外各衙門翻刻頒行明史世宗紀亦稱嘉靖六年頒此書於天下然世間傳本絕少近時儲藏家惟范氏天一閣書目二尚有著錄兵燹後亦不知存佚余家藏本從儀徵劉恭父副貢壽曾所弄明寫本景錄亦罕觀之祕笈也

王氏 光緒 丙寅紀事 卷二十七 溫州府 佚

案黃石王副使光經乾隆温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

績傳並有傳所著丙寅紀事今已不傳不知所記何事攷光經

舉萬厯丁未進士其歷官在天啟開丙寅為天啟六年是年魏

忠賢方與大獄殺周啟元周順昌高攀龍繆昌期李應昇周宗

建黃尊素諸人又修三朝要典頌之天下此書或即紀魏忠賢

擅權始末也

伍氏 聖紀綱目 乾隆平陽縣志十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聖紀綱目明伍鼎著兵道南洙源序

案伍鼎事蹟舊府縣志無攷南洙源山東濮州人康熙八年為

分巡溫處道見乾隆温州府志職官門則此書 國初時尙存

今則未見傳本

温州經籍志 卷八

鮑氏 建文遺史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案鮑端瑞安人其事蹟無攷

國朝

周氏 天錫 列朝私紀

三卷

存 瑞安周氏藏手業本遜學齋藏鈔本

兩朝私紀 花萼樓

佚

葉氏 嘉倫 平陽歷朝冠警錄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詔令奏議類

宋

劉氏 安上 劉氏制誥集 續文獻通考 一百七十六

佚

林氏 待聘 內外制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林敷文內制外制集今從

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國史經籍志五

佚

案林待聘聘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名臣傳乾隆平

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所著內外制焦氏經籍志著錄及明時

尙有傳本同惟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十六載紹興十一年岳

飛徐樞密副使及罷樞密副使兩制劉一止蒼溪集五十五附

載紹興九年一止除給事中制此外別無所見可惜

何氏 逢原 外制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二卷 梅溪後集

佚

陳氏 傳良 制誥集

五卷 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佚

案止齋制誥集五卷見蔡文懿所作行狀今本止齋文集載內

外制凡九卷至卷十八並外制一蓋曹文肅編定時所析也

蔡氏 幼學 育德堂 外制集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育德下無堂字從直齋書

五志

八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 一百四十一國史經籍志五

佚

內制集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為經魁又明年省開先多士而傅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雄視場屋莫不歎豔

案蔡文懿內外制今久失傳宋宰輔編年錄二十載嘉定元年趙汝愚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及嘉定二年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兩制蓋從外制集采入也

劉氏敷蔽垣制劉應奎蒙

佚

劉應奎蒙川遺棄欽先伯氏蒙川先生生平無他嗜好惟殫精畢思於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五

文字閒凡所著述與諫坡奏牘蔽垣制蒙經惟納獻若干卷今皆散落不復見矣蒙川遺棄卷首

案蒙川劉忠肅公蔽宋史四百五雍正浙江通志忠臣傳

温州府志忠節傳咸豐樂清縣志忠烈傳並有傳

王氏地內外制萬厓温州府志十七

佚

萬厓温州府志十一王柑孫植亦貴顯

案萬厓府志載文門載內外制蒙北山游集注王基撰雍正通志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內外制蒙並下同各志人物傳無王基惟乾隆永嘉縣志經籍門載北山游集題王植撰萬厓温州府志人物傳台今從之

明 張氏子敬勅諭錄

二卷國史經籍志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丁並作一卷千存明學齋藏五明史藝文志二並作三卷今從明刻本

案勅諭錄諸日著錄卷數互異同治乙丑於杭州購得寶綸閣原刻本實分上下二卷上卷世宗勅諭三十通下卷世宗勅諭五通皇太后勅諭一通卷首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末題孫四川龍安府知府臣張汝紀謹輯光祿寺珍羞署署丞臣張汝經謹閱蓋文忠錄存稿本而汝紀汝經等編定付梓也

諭對錄

三十四卷明史藝文志二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

存嘉張氏嘉張氏藏明刻本一卷張氏藏明刻本一卷張氏藏明刻本一卷

廢生也晚未及事世宗皇帝第聞之父兄長老譚嘉靖初年事如殿郊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五

社日月之祀正先師稱號之宜定廟議躬耕籍清戚院莊田之濫汰緹騎祿秩之冗復功臣勲爵之舊啟闔寺擅兵之權赫然中興之列於斯為盛固世宗之聖神文武獨斷於上哉而引經援史斟酌損益承嘉張文忠實大力焉張公薨垂四十年而其孫龍安守汝紀光祿寺丞汝經哀世宗聖諭及公所登對錄之以傳問序於廢廢伏而讀之竊幸見治世之女而深有感於君臣相得之盛也八臣之進言難矣言而以登對抑又難矣何也進言者持己之所見直效之上焉已耳登對則言出於上而應之如射覆難發於上而剖之如破的是故沿襲者陋牽合者鑿曲從者諛草莖者倨竊於應卒者拙窮於條督者疎張公博極羣書而裁之以精識證鼎今古剽剽是非傾備而出抗於桴鼓不襲外不襲空順而不諛直而不據擬之臆說命實在伯仲間於是乎知張公之惻款上格世宗之心是以言聽計從為中興名佐厥勳燭焉廢聞之琴

瑟在御不鼓不成聲鐘磬在縣不考不發韻世宗深知文忠傾心委任
自郊廟宮閣朝政邊務以瑣至冠服不憚反覆相訂可否相濟必求叶
於度而中於程其詞旨溫醇藹若父子語諷諫切諛若師友以故張公
略無猜疑吐露胸中之奇纏纏若此向徵世宗之謙光下濟度越世主
又何以盡張公之用耶伏誦聖諭有曰朕凡有論內閣言不成文但以
朕之實言與大臣議論大哉王言雖謙不自聖而文章之體莫辨於此
夫世之飾幣悅以炫人耳目者虛而不實雖汗牛充棟無當於用維茲
密勿清殿之地上推心而示下瀝膽而陳以天下真學問爲天下大經
濟試觀聖謨洋洋之如此讓論諤諤之如彼若赤日中天而雲蒸霞絢
之擁簇於傍也若紫微炳曜而星躔宿度之旋繞於外也無意爲文而
文自成焉迺天下之至文哉聖帝遺弓忠臣遺笏後世猶然寶之況以
洋洋之聖謨諤諤之讓論有不信今而傳後者哉夫張公自釋褐至政

温州經籍志

卷八

毛

府六年耳破盈廷之噴噴結聖眷之殷殷歸而復起者四恩禮不衰其
褒美慨慕至形之詩章婉於虞廷之誥卷阿之什君臣相得近古罕儼
維時夙弊未釐闕人餘黨握重兵者遍天下吮人膏血藉張公一言立
收之束手釋兵柄遠宇內晏如此尤其較著者廢竊有遐思焉夫自古
繼體繼緒之君恒示言祖訓著蔡奉之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而魏相好
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賈董所言奏請施行則茲錄也
奚啻揚先帝先臣之休美卽萬世之聖子神孫蓋臣良弼其仰而效法
焉者將在斯乎將在斯乎皆萬厯丁未孟夏既望光祿大夫杜國少保
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經筵總裁王牒山陰後
學朱廣頤首拜撰

永嘉張文忠公遇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
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樓院諸額非出宸

翰則出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
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廷臣鮮
有當旨夫禮者文人憚以爲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爲龐大臣之學問
能相細俱入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教授瑤溪精於三禮
讀書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遘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辨
才在三事大夫之口眾目睽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快
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掇之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
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蔣方公獻夫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名
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服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
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之少
司馬汰邊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總憲決大誣之冤獄彈不職
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復開國之勳爵平潞州之劇盜定大

温州經籍志

卷八

毛

同之叛軍諸君子又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黃立索回
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及謀外曹
不及聞古典不及攷而分陰寸晷之間如宿構於平時咄嗟於俄頃者
宰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肅皇帝繇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
公以書生抵掌而取卿相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局變則朝局自
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卽君且不
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卽天且不能違也時也亦勢也易革卦之後繼
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老臣宿儒齟齬焉執已陳
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又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
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
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公終身不治生產近清禁絕私交近正功名
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叔之薦管子曰其爲人也能不失

國柄韓魏生平未嘗以贖許人是二者惟公實足當之蓋大臣之事君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併避是非膽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豔公其得公者膚耳此公之奏議不可不讀也萬曆甲寅孟夏既望後學楚人楊鶴頓首拜題

世宗皇帝嗣位永嘉張文忠首應之以初進士用議禮稱旨召對內擢六年至首端揆人皆知公眷遇之隆聲施之藉而不知公取信於宸衷而弼亮乎皇猷者固如此其不易也當是時天子懷達孝之思而沮於廷臣之議下之論台上之意孤公毅然持繼統之說排眾曉而獨伸之於勢似拂於機實順所以受不世之知而荷非常之眷者惟其初以言禮顯乎竊謂公之謂公匪第是也公之難不在於進議廷辯之時而在於秉政獨任之後亦不在有順旨如流之美而在有執諍回天之規管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反覆論對錄而伏讀知上之所以倚畀公者不為不深而所以咨詢公者不為不悉矣溫語無時不粹加綸札無時不下逮大而郊祀耕蠶之宜顯而廟謁后月之册精而敬一五箴之註瑣而冠冕衣服之制粗而營建讖鞠之誓以至先師之廟號經筵之說書臺省之敷奏無今曩遠近隆殺必得公商確而后行朝下而夕具奏夕上而朝報可有奉而宣者有封而請者有參謀諸眾者有同列不使預知者甚若楊少師張國威之救中官兵鎮之革或頓台上意或屢觸上怒然唯公得言之唯天子得聞之卒俾聖德與國體並尊宿蠹與積疑並刷蓋公於斯際亦自岌岌矣聖主負絕人之資既非臣下之所敢望而登對多造次之頃又非擬議之所能及槩俞之慮涉於阿開佛之思涉於倨矧以初進條重之軀翱翔於台鼎密勿之地舊臣也因之見忌並進也未必相能獨公孤立壹意屹然於天子之左右耳安得而不難也大抵公始進務據禮

而敵眾多之口而一人之主持有定故進之難適入之易及公為相務尊主以報一心之信而一人之意嚮甚淵故進之易微見其難衍公不違道亦不忤旨不避權亦不顧私獻替十二年間天子恒霽威而受之時稱其符字別號而不名賜歸而召還者數數矣君臣之際始終兩全豈非賢相也哉公歸而後公相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七十方無貂璫之擾默受公賜而晏如不知今宇內始人人搯腕而思公矣公豈但遇主蓋亦有天才焉謂第以言禮取貴非真知公者也萬曆乙巳光彥來守郡公孫龍安守汝紀大官丞汝經請錄錄以傳為之梓而敘之如此豈萬曆三十有四年龍集丙午中秋吉日後學晉江蔣光彥頓首拜撰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蓋我明自高皇帝御宇列祖相承主聖臣良超前軼古懿美不勝指數而其最超軼今古者兩事如土木之變于忠肅主廟邸監國重社稷而輕君虜勢始折疆圉晏如視北狩區區迎駕歲餼金繒於犬羊之口成敗奚啻霄壤世廟獻皇帝故相張太史文忠勒成明倫大典重繼統而輕繼嗣卒以力排廷議發摠聖孝而一洗濮議千古塵腐之說蓋二公皆才與誠合故能回天捧日創非常而垂不朽云說者謂臣主之交功名之會忠肅遵其變公遇其常為忠肅之所為難為公之所為易是徒以言禮一事豔公遇台之奇而槩未窺公之相業者矣嘗反覆論對錄條布縷數未易殫述或章疏披陳而廟算先符其意或睿謀未發而閣議預啟其衷或順旨而為都俞或獻替而為吁咈一切斷大事決大疑靡弗先嚮公處分而後出之聖裁家禮則尊生槩崇歿國是則朝綱及邊務銓品則章善瘳惡之縣殊掄材則九列百司之棊布上觀天道禎稜下督民生利病無不以公見若著蔡公言若金石出入諷議聽公而行之其尤大章明赫奕者迺在過抑中官肅清禁寺當正德之末貂璫

滿天下中外咸福悉出其手羣臣狼顧脇息莫可誰何嘗謂之士仗馬
一鳴斥且死公習帝英明於目睫顧盼閒以忠言移主意遂赫然電斷
盡削貂璫之權旋太阿倒持之柄而轉之在握自是百官始得奉職而
黔首庶幾帖席矣陰陽盤而回和乾坤否而重泰公之功在社稷匪淺
也公相業視忠肅所設施更爲躡古鑠今爲宇宙非常之烈是可
以遭際順逆言哉雖然君非清心罔以端萬化臣非格心罔以裨君德
世廟心學在乎心箴有釋四箴有注而是錄之載引翼之懇班布之勤
公實以心沃心有不徒語言論議之投契者故特表而揭之以識千古
明良之美云萬厯戊申孟秋吉辰海虞後學陸問禮頓首拜撰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萬世法迺知焚草之論視補牘之見遠矣請梓諸廣示中外皆嘉靖歲
在上章閣茂春三月望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侍經筵門生蒲坂楊博拜手謹跋

太師張文忠公遭遇奮庸相業烜赫夫人所知也而其贊襄密勿異順
幹旋則非夫人所知也余謝事次秦淮公之賢嗣符臺君出示茲編屬
一言於末簡旂伏讀而嘆曰公可謂忠矣公之心至是其曲盡矣夫人
臣之事君也猶事天也其格君也猶回天也感動轉移之機豈易乎哉
公際聖明諫行言聽真千載一時矣而是編所以不易也不無吁咈於
都俞之廷者此爲君之所以難而爲臣之所以不易也然終公之世而
上之所以壽威以從公者則亦既屢矣可見公積誠之所致而天聰明
之旁燭無私居高聽卑顧人臣之所以事之者何如嗚呼若公者豈易
得哉豈易得哉嘉靖柔兆執涂之歲夏五月上弦賜進士出身浙江等

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晚學武進薛應旂謹識

張銑跋咸豐三年 擄刊十

明大師諡文忠羅山公乃我六世祖也以弱冠舉孝廉鍵戶窮經二十
餘年始中禮部試生平著述甚夥其己哀校鑲版者有禮記章句八卷
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法疏三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繪
樓和御製詩二卷羅峰集三卷奏對八卷案當作奏對稿論對錄三十
五卷詩稿文集各七卷與未付坊刻等書具藏瑤溪羅峰書院會前朝
屢遭倭變衡宇煨燼殆盡吾族離鄉而處卽梓本亦屬有存者孫子幾
無絲索攷近於異地獲觀亟爲購回懼日久散軼緣與同志謀遂再釀
金擬登梨棗奈卷帙殷繁未易畢鐫適取舊本別加類次析爲十二卷
愆憑授鐵公之族儔以供緝閱蓋是集雖不及什之三而剝落之虞或
可少免其餘藏函英他日另編嗣刊以成完書茲於剞劂既竣附列原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目如左十六世銘謹誌十六世孫銘擄刊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論對錄三十四卷浙江汪啟明張字敬所奉世
宗密諭及其草奏也字敬初名璵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諡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字敬以議禮被遇六年
而秉大政甚爲世所詬病而世宗始終眷禮不衰每稱少師蘿山而不
名嘗諭字敬朕有密諭毋泄朕有諭筆悉親書又仿楊士奇故事賜字
敬銀章二以便封奏前後所奉手敕凡三百八十一道因彙爲一書并
奏對劄子皆隨事附之於後蓋字敬既沒其孫汝紀汝經等所哀輯也

案張文忠諭對錄三十四卷自嘉靖六年纂明倫大典至嘉靖
十五年遣官召還凡世宗諭三百六十二條附文忠對五百三
十二條別以正德十六年會議與獻王典禮及嘉靖十三年會
議獻皇帝給享太廟諭十二條對十三條又大禮或問一篇爲

首卷据朱廣敘益文忠卒後其孫汝紀等因文忠錄本編定雍
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別載張汝紀論對錄非也書末又有
附錄載嘉靖十六年論張延齡事凡論旨五條對十有五條原
書題記傳萬麻續錄失編崇禎初年重輯補梓者蓋文忠後裔
遞有增補矣文忠在嘉靖初以議禮驟貴一時寵遇無與比倫
自大禮大獄外凡軍國大事以至郊祀冠服制度更定無不與
議其論旨奏劄悉載此錄故雖私家之書而世宗初政大略十
具七八與勅諭錄修陳恩眷者固是不同至議張延齡獄反覆
疏陳亦頗見謙論明史論張桂方夏諸人立身本末與斯言之
是非固兩不相掩則此錄亦讀史者所宜參攷矣

周氏 文訓 綸音錄 華葛 樓集

伏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周天錫書後臣家自趙宋絳赤岸徙永嘉松臺里數傳以來時屬蒙古
氏俱隱不仕至國初稍有聞者迨正統中聲日隆隆起歷神光燾以及
今上而朱紫簪笏相禪矣本朝故事以考最聞或慶需所得語救依秩
有差其絳郎署至公卿以使事行小有救大有論朝覲亦如之臣家被
賜者八人凡得制誥之類二十有五通云詩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
言如綸其出如綉蓋華袞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臣家自始遷祖至今
為世十指僅千耳而被賜八人者或以身或以子孫至於房閭之內或
從夫或從子或從孫皆有以動九重之聽而寵錫洊至且起而遊天顏
丐天語者猶未艾也嗚呼亦幸矣敬稽首盟手莊錄之敢藉是對揚天
子休命 華葛 樓集

右詔令

林氏 待詳 奏議

四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遂初堂書目無卷數

伏

張氏 開 奏議 平園續集 二十一

伏

經筵講義故事 平園續集 二十一

伏

王氏 十朋 梅溪奏議

三卷 直隸書錄解題二十二 國史經籍志五作四卷百 川書志十八作五卷天一 閣書目二之一作二卷 未見

未見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梅溪奏議二卷 刊本卷首 宋王十朋撰劉珙共父 序朱子代作嘉靖七年戊子朱諫序後十一年樂清兩溪朱元誥序後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曰江陵舊刻二十餘卷今祇四十餘篇幸所存皆大有裨於世道者林
居無事乃手錄為一冊付梓末附朱子與梅溪書一卷
朱子語類百三十九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案梅溪奏議宋時有單行本三卷見書錄解題元以後久無傳
本甬上范氏別有明朱元誥所刻本二卷其序略曰江陵舊刻
二十餘卷今祇四十餘篇手錄一冊付梓其書今亦未見攷明
正統本梅溪集首載梅谿奏議四卷 并延試策為五卷百川書 經籍志作四卷蓋皆 從本集析出者錄 凡四十八篇元誥所刻始即從集本錄出
然集本附王聞禮跋云先君文集合前後並奏議五十四卷紹
熙壬子錄木江陵是明槧即從江陵本無所謂二十餘卷者且
集本奏議內所載如刻史浩史正志龍大淵諸鉅製悉在其中
其末卷并載代宅人作奏狀十二通編錄至為詳備而後集二

十一別載奏狀十七篇其六篇今已亡佚亦附載其目不當更有缺佚如此之多朱敘所云未足信也

薛氏叔似 薛恭翼公奏議

十卷萬厯浙江通志十七

佚

案薛恭翼公叔似宋史三百九十七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陳氏明 東齋表奏

二卷宋史藝文志七

佚

案東齋陳待制峴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葉氏味道 經筵口奏故事宋史儒林傳八

佚

劉氏敏 諫坡奏牘劉應奎蒙川遺業敘

佚

經帷納獻蒙川遺業敘道光集清縣志十一一作經帷獻納誤

佚

章氏明 章恭毅公奏議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一作章恭惠公奏議誤今從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一卷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未見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章恭毅公奏議一卷刊本首尾殘闕

進思錄

一册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千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章恭毅公進思錄一册刊本明章綸撰卷首有氏族實紀云公本吳姓中更襲章姓而重於復至曾孫廣西參議朝鳳入仕籍始克承先志奏歸本宗嘉靖三十七年戊午並刻是集

案章恭毅公綸明史一百六十二萬厯温州府志忠臣傳雍正浙江通志咸豐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張氏字敬 奏對稿

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六奏對稿十二卷江蘇巡撫明張字敬撰字敬有論對錄已著錄其論對錄中乃備載世宗密諭即當時奏草亦併載於中共三十四卷篇帙頗夥是編乃萬厯中巡撫浙江御史楊鶴所選凡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十一卷視原集汰三之二第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蓋刪繁舉要以便流傳然李綱奏議六十九卷為世所貴不病其多而難讀也田錫奏議一卷為世所貴亦非取其多而易竟也

案張文忠奏對稿據集本奏議後張汝紀跋蓋楊鶴選定付永嘉知縣莊廷臣刻之者後附雜文二卷不盡奏疏也張跋全文卷此不贅錄雜文二卷四庫總目僅云第十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疑有疏外其書明刻本尚有流傳余齋偶無其書故更訪之至近時永嘉張銘摘刊論對錄末

附刊奏對稿目二葉乃僅八卷且皆奏劄無雜文以集本奏議校之適合殆張氏妄意奏議即奏對稿刊時遂誤題耳奏對稿

書既罕見張氏所刊目易滋疑混故附辨之

張文忠公奏議天一閣書目二之一 一作羅山奏議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七卷國史經籍志五十 千

未見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羅山奏疏七卷 刑本 明太師張某撰

案張文忠奏議單行本今未見惟貞義書院本張文忠集首為

奏議八卷末有張汝紀跋云先太師奏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

矣據此是單行本刻於文忠未卒已前焦志及董范兩目所著

錄者即是本也至焦本乃張汝紀所補輯其第八卷皆嘉靖十

一年文忠致政後所上奏疏未綴張遜業進遺疏謝郵典請改

葬三奏初刻本皆無之故較集本少一卷也

王氏 諱 滇南奏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王

佚

刑名奏議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竹巖王公墓表作詳刑議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王世貞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巖王公墓表王公諱按雲南

久旌廉吏懲貪墨培豪俠卹孤焚揚主威德於萬里外為諸方冠宅善

事不可勝記其為大理則平劑三尺所謂賣休買休日貧民棄其婦懲

之可而奈何傳之姦而辱之於是司冠廷辨上是公著為令所著有滇

南奏疏詳刑議大學衍義通略若干卷 兪州山人四部續稿十六

案竹巖王巡撫諱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萬厯温州府志宦業

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侯氏 博 邦 侯君霖 疏草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侯知府博邦二谷布政一元子乾隆温州府志道光樂清縣

志循吏傳並有傳侯君霖疏草府縣志經籍門並題侯應賓撰

應賓為博邦子亦見府縣志循吏傳然君霖為博邦字則疏草

自當為博邦所撰或應賓編次刊行修志者遂不改而題其名
猶張文忠諭對錄舊通志府志別題張汝紀也今改定正之

佚

案李僉都光春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名臣傳道光樂

清縣志仕績傳並有傳西臺奏議久佚不傳惟慎江文徵載八

載劾魏忠賢疏陳議鯁切足規風節惜所存止此一篇也

周氏 應期 容臺疏稿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理屯疏稿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李氏 維樞 紀錄薦廣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温州經籍志 卷八

三

佚

諫垣奏議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披垣封事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案素園李給諫惟樞雍正浙江通志武功傳乾隆温州府志嘉

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陳氏 堯言 留有焚餘 一卷 日三十

佚

案陳參議堯言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

名臣傳並有傳

右奏議

温州經籍志卷八終
温州經籍志
卷八

嘉興嚴景商校
完

温州經籍志卷九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傳記類

明

劉氏 潘 孔顏孟三氏誌

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九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九孔顏孟三氏誌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明劉濬編濬永

嘉人成化中官鄒縣教諭鄒孟子所生地孟廟在焉濬因考證孔顏孟

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諸典彙輯成書先以地圖次以世系年譜次以廟

制次以誌事附述聖於卷後而前列提綱一卷則壬子四月紫陽楊奐

温州經籍志卷九

所述東遊記也壬子為元憲宗二年而濬於壬子下注云元憲宗潛祐

十二年紀年既誤而又以宋理宗年號移之於元殊為疏舛即此一端

其他可概見矣

萬厯温州府志十九景泰庚午舉人劉濬永嘉人任教諭

右聖賢

宋

戴氏 稱 東坡陽羨譜失名少卿戴公行狀

佚

失名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開主營沖佑觀永嘉開國男少卿戴公行

狀公諱梅字敬忠文端家子天才穎拔博覽傳記邕達本朝舊典文端

愛其稱悟凡春秋大旨當世要務必劬詔之故公聞見深卓以文端恩

補承務郎監龍山稅丁文端憂免喪卒宜興秩滿差建康府諸軍糧料

院兼本幹辦公事差行在諸軍審計司監三省門除太府寺丞知高郵軍踰年除戶部郎官總領淮西錢糧就陞太府少卿除煥章閣主筆紹興府鴻禧觀差知婺州再食沖佑之祿淳祐癸卯五月卒年六十有二公性夷平乏岸谷與人交能受盡言公暇日又閱北盟會編病其煩舛欲刪正成書未遂而卒又以周益公譜坡仙陽羨事未翔實宜與訪故老別具譜今板置縣齋永嘉戴氏錄本

案戴少卿梅文瑞公谿子舊府縣志無傳所譜東坡陽羨事亦未著錄今據戴氏所錄行狀補入東坡元豐八年改汝州團練副使上書請居常州報可後建中靖國元年自僱耳還卒于常事詳宋史三百三十八本傳及史能之咸淳昆陵志十八敬忠嘉定十一年四月以承事郎知宜興見咸淳昆陵志十故為譜其事板置縣齋也

温州經籍志 卷九

戴氏東嘉先哲錄五 家傳 佚

案戴守鏞家傳舊府縣志未著錄惟東嘉先哲錄載鹽運蒙下引之其紀鹽運初假閣門舍人戴勳燁更名登應國子試中第後復舊名應鄉舉事始末甚詳蓋其書明時尚存也

王氏奕 武侯遺事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元 林氏萬里 馬元帥救荒事實袁梅清容居士集五十 佚

袁梅書後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馬公救荒事實一鉅編俾有言嗟夫斂之法不行於今為收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

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煇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於上聽其出粟至於一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為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于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眾思以為其佐林君之為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馬公者德碩望將參預于天朝願以今之所行為權而以經制告於廟堂焉則得矣清容居士集五

温州經籍志 卷九

李氏孝光 趙魯國公政錄陳德承李五峯行狀 佚

李五峯行狀公生平著作有趙魯國公政錄魯公才美冠世逮事七朝為國元老能以禮下公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趙魯國公趙世延也元史一百八十有傳五峯所作政錄今無傳本舊府縣志亦未著錄今據行狀補入

明 黃氏潮光 卓忠貞年譜千頃堂書目十 佚

千頃堂書目十卓忠貞年譜宣德中卓敬門人黃潮光編

案黃學正潮光萬曆溫州府志文學傳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章氏 名應 章恭毅公年譜

一卷 千頃堂書目十一天一
閣書目二之一作一冊

未見

鄧淮序章恭毅公既沒之十有九年子於郡城建祠肖像以祀之用表忠節以勵士風也祠成卜吉以落之時公之令子方伯將之廣藩便道歸同拜祠下且出其所作年譜示予復命識其後予自少時聞公名已起敬慕今叨守公郡公實郡之第一流而子又辱方伯公之知愛非一日其敢辭竊惟公之孤忠大節憲宗皇帝謂其如汲黯之直范鎮之忠今上皇帝又以所奏疏宣付史館大書特書本朝諸老如冢宰錢塘倪公謂其引君當道誠得伊呂之用心者內翰雲開錢公謂其與監察御史鍾同大理寺少卿廖莊宜同一傳閣老西昌尹公謂漢汲長孺之剛直宋魯宗道之骨鯁杜祁公之正氣直節以公方之無愧今閣老西涯

温州經籍志

卷九

四

李公謂其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風節亞卿方石謝公謂論立朝大節未嘗不以公為首稱由是觀之公之年譜不作可也然忠節如公海內有志之士聞之者莫不興起而況於其子乎子如方伯公以文章政事為時所重則其於公之言行生平履歷之詳又安得不因年而譜之以垂諸不朽乎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李東陽序年譜之作蓋出於族譜家乘碑誌表狀之餘譜乘所該勢不得以備載傳誌雖為一人作亦舉重大而畧細微孝子慈孫明生故吏之志有不能盡者於是因年而譜之則自生卒履歷至於言行勳績罔不具錄而凡涉交與形著述亦附其下使後之讀者不待遠詢博攷而展卷開睫已得其為人紀述之書宜莫有詳焉者矣然必其人德望之隆重功業之顯著惠澤之深厚足以關氣運繫風俗存不虛生而沒不為徒死者乃可言譜不然則繁文縟節惡足以為重而必用是為哉 慶

温州經籍志 卷九

堂集無此一贈南京禮部尚書章恭毅公之卒也既有狀有誌有神道碑哀輓之詩其子玄應為南京給事中時嘗自為年譜一帙以屬於子請為序比以陝西參政入朝復申前請子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為世用以播其勲業即不得用亦發為謠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以不死名教立而命脈長 慶德堂集作
由其進其退天下所視以為重而況死生之際哉當景泰時顛危甫定而邦本遽搖於是章公者以儀制郎中言復儲事坐與鍾恭愍公同下錦衣衛獄備極考訊又與廖恭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遠謫而公獨在縲紲幾死者亦數矣天順初特擢為禮部左侍郎成化中請老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名義所謂風節以至於英祖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鏗鉤炳耀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五

處南國亦隱然為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觀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續之夕有山頽石壞之異彼天下之人紛紛藉藉羣生而旅盡者固不得而與也書生以志其始書卒以志其終其問履歷論議患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絕茲譜也誠不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士起敬興慕必攷其世行而求其為人況在出本朝生近歲風聲義概之所動耳目之所擊者因是而求之豈不足為廉貪立懦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為一家計也公奏疏載國史文章著家集故譜但存其名不復錄 復懷麓堂集作復 庶他日得以互見云公諱綸字大經溫之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 懷麓堂集至此止 卒應成化乙未進士以才行世其家少子不會今為太僕寺主簿 慶德堂集至此止 千頃堂書目十章恭毅公年譜一卷章綸子南京工科給事中卒應編

二六七

天一閣書目二之一章恭毅年譜一冊本明成化南京禮部侍郎樂清

章綸大經氏生卒攷子多應述宏治己未長沙李東陽序

案曼亭章布政卒應恭毅公綸子明史一百六十二附章綸傳

萬歷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

並有傳

章氏忠孔忠愛遺情錄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侯一元章千峯墓表生宗孔其行廉直詩清峭庶幾不媿先生者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曾唯東歐詩存二十五章宗孔號來源字梅子

章氏希邁闡德編

一卷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溫州經籍志卷九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闡德編一卷章希邁錄希邁為元梅曾孫是書專

述元梅官湖口治績始名忠愛遺情錄乃元梅子宗孔所述希邁益以

侯一元墓表文及舊藏家書五則易今名

案章希邁湖口知縣字梅曾孫其事跡府縣志無攷

張氏汝紀張文忠世家

卷

存永嘉張氏

李光縉序當肅皇帝踐祚之初相君張文忠公者其中興之佐而名世

之臣也人但知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執禮之正鮮不以為近於阿人

但知公取相之易而不察其居相之艱鮮不以為疑於驕夫孰知公之

所以合而非阿驕而非易也當是時上有欲尊崇興獻帝后之心而公

獨持其繼統非繼嗣之論在廷之臣所以嘷嘷而與公辨直以公之言

弗為敬皇帝地耳非昭聖太后所以擁上意也若非主上深信其諸不

謂公之說而謬公之旨及夫升祔大饗之議起向之諸臣所為與公辨

者或默然而無言又或靡然而怨怒而公乃深明其然以為帝而考之

可帝而宗之則不可其所爭於全統半統之間疑若與繼統之論相矛

盾而禮實相成於帝心不無順拂雖其後竟亦不知從而當日沮於其

說之正持於其執之堅且不得不少輟而姑待也張昌侯之獄帝有成

心矣雖延齡有殺人之罪亦有所不憚於昭聖太后之故令公而不有

危言感動其閒謂昭聖何謂四海臣民罪公之言禮何公是以惓惓以

昭聖之春秋高為言盛以言觸帝之怒而終不令有殺前朝國舅之名

寧以身蒙帝之譴而終不使有傷昭聖太后之心至帝出重語以辱止

公竟持論不已後乃感悟降心以聽悉緩諸當論者終公於太后之世

延齡得長繫不死公之力也公唯有深明於大一統之義故始終以全

統之說進有所排眾紛而伸之不為阿有所詆眾諛而阻之不為忤又

有所曲全而庇之不為私夫然後天下臣民不但有以諒公之心而且

怡然釋喙於公當日之議其若不為孝宗昭聖地者乃其深為孝宗昭

聖地也公為相多所興革建明帝亦多聽之以中涓鎮守之官歷二

溫州經籍志卷九

七

記帝王稱紀將相文臣稱世家公中興賢相也故以世家稱焉光緒入
甌太衡君命使序之因僭附於卷後賦乘補

東甌詩存二十四張汝紀字仲理號太衡字敬孫

案張太衡汝紀文忠公孚敬孫太僕丞遜業次子凡文忠所著

書並其所刊行明槧論對錄卷首附刊職名太衡繫銜為四川

龍安府知府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後不知終於何官也

無名氏東甌編

一卷謝政比廣西通志二百十

未見廣西通志二百十

劉康祉序國家之設州郡凡以為民也而郡之有牧總羣生之命脈胥

橐籥焉唯是興利除害為萬姓計莫安則民之切於愛戴者視百年如

一日蓋善政久而彌光民心彌遠而彌不忘也旭巖何公以靈慧之資

温州經籍志

卷九

八

豪宕之才飾為吏治禾易有以吏僕者初在郎署中酌泉貨於權衡而

籌無遺籌聲稱藉甚及捧檄而東也凡所劈畫拊循所為御變御常罔

不斤斤可式舉民生國計若燭照而已試然當甲寅乙卯之祲吾甌民

內外翕然設非公紆徐決策俾夫家人足時事可勝言哉夫何時以

觀行至為讒言所中乃以離政移去百姓擔簞裹糧赴愬司道謀為詣

闕訟冤者不下數千人至今讀慨惻一疏令人悵然未幾而箕裘者尋

與汨羅長往百姓不忍忘公於既去之後也家戶祝相與卜地庀材

於衛治之東肖為像以奉之且祝公多福多壽若華封交口者然遂歌

巷舞率萬口無異追於今復謀付之剗以以示不朽視前時東園淇竹

公時民情之眷戴於既去者更切噫是可以屍公當時之政矣夫公以

弱冠登壇與其仲公先後蜚聲禮部才名彪炳已足震懾一時公在甌

為民望所歸而仲之令臨城其鄉也赫然聲稱溢於遐邇得非家傳世

學業有真修而措之文章事業難兄難弟又得非西粵之山川靈秀毓

於金昆玉季將為天下國家造無疆之福豈僅僅一郡邑小哉棠棣之

碑馳聲洛下而小秦大秦不得專美於昔矣是則百姓之為公計者正

欲垂之於千百禩之下俾千百禩之人仰盛德而履思猶得晉耿光於

簡編也不其偉哉行將勒之史冊以慰吾聖天子重民牧之念不佞嘗

閱漢史有何武者百姓為之去思不置蓋公先世之著績者然爰以繼

武名篇庶幾前後炳耀云廣西通志二百十

廣西通志二百十謹按是編乃何廷相守東甌時有惠政民誌遺愛而

作也廷相富川人萬歷丁未進士

李氏維樾林氏增志忠貞錄

三卷附錄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五十七

存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九

四庫全書總目五十七忠貞錄三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明李維樾林

增志同編維樾字蔭昌增志字可任俱吉州安福人按二人並瑞安人

誤是編為其同里卓敬而作卷一為遺稿凡詩十九首序二首誌銘一

首而冠以像贊及遺稿序卷二卷三為後人記載題詠詩文而附錄黃

養正陳茂烈二傳皆敬鄉人也然養正為敬門人又死於土木之難其

附錄為宜茂烈於敬別無淵源而又以棄官養母終於鄉里其事截然

不類附之忠貞錄中名實舛矣敬非惟死節慷慨震耀千古即於乘燕

王來朝之時密請乘其不意徙封之於南昌計亦良善其疏雖無完本

然劉球所作傳中尙載其略不錄之於遺稿中亦編次之疏也敬在明

初不以詩名而所作落落有氣格如五言之小舟衝浪出幽鳥背人飛

七言之白雲忽去山在戶紅日乍晴人倚欄絕句晚眺云浣花溪上雙

楠木老杜草堂生夏寒門外青山三十六讀書終日倚欄杆題山水云

長松雨過秋聲滿日日攜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興載將山色過江
來栽梅云風流東閣題詩客瀟灑西湖處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
明月種梅花案張翥義貴耳集中載杜小山詩湖後庭風味別自鋤明月種梅花卓詩蓋用其句亦皆有致惜
其所傳不多不能自為一集故仍從崔與之集例入之傳記類焉

劉氏士焜報國錄案林詹事增志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一卷李象坤未見菴集選

李象坤書後遜國忠臣吾歐惟卓忠貞為最著東湖樵夫則台人爭欲
得之疑案未釋也編修劉公諱現永嘉人其大節見於革除遺事秀水
屠公叔方輯建文彙編次公名第四焉乃郡史書弗載詢之故老幾同
舉漢魏以上事某獲交公之後人受韜君一夕偶譚往軼取彙編讀之
溫州經籍志卷九

至公名韜兄蹙然曰此吾祖也因出宗譜閱之僅載其服官始末遺文
雲露集可盈尺覓其感時涕零句竟楮無有也則相與手殘帙揮淚慟
哭蓋公既歿方黃之獄未息其伯氏親為楊東里諸人所器而楊金符
與公同事稱厚善哀梓公文盡削去其觚稜之作以亟亟全公氏族孰
知公之名反以是掩哉遺像在幅前冰澄玉立肅衣瞻禮如拜岳鄂王
墳廟顧松楸皆霜色韜兄輯報國錄珍諸笥中壬午韜兄舉於鄉而屠
公長君弘治適與同譜某緣是竊嘆節義之氣菌蒸蘭茂未始孤植也
明年韜兄遠逝又明年遭罹國變感痛時事向其嗣君索是稿鐫之
昔賢之姓氏沈埋於蝨簡蟬編中必欲多方攷據以顯其蹟矧當吾世
躬親其人哉乃更有灼爍於時願使人凜怯如不欲聞恐一入目則終
身難化以即於涼德則又奚以解也嗟乎節義亦何負於人也今天子
中興首政尊隆惠宗廟號其一時殉節諸臣靡弗褒錄距建文二百四

十二年而論卒定於公者可以不朽矣即受韜君修文地下亦可台毫
而粲然矣崇禎甲申長至日同郡後學李某識案選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明舉人崇禎壬午劉士焜永嘉人閉戶著書時人
重其學行
東甌詩存三十劉士焜字受弢永嘉人崇禎壬午舉人
國朝
李氏象坤林侍宸傳記案菴
佚

自序帝王侈志神仙寵幸方士幾幾乎失天下類以秦皇漢武並稱二
君實皆蓋世姿視區區宇內不足竟其雄心遂遠而求諸蓬瀛弱水併
吞六諸侯遣兩將軍橫行絕塞與訪求神仙同一旨也宣和一庸主耳
妮翰墨古器嗜花石樂臺苑如一富貴家韻子弟而寵幸林歲昌位歷
溫州經籍志卷九

兩府史稱每建大齋醮靈素升高正坐帝設幄其側其徒秩郎大夫十
等擬殿閣美衣玉食幾一萬人何為者耶乃當日亦無禪云亭游淨海
若之豪舉僅僅改天下宮觀建壇授錄已耳即其好神仙亦了不易庸
主規模而靖康之禍均諸望夷俱再傳而及旨哉帝王自有萬世不易
之經乘經常習方伎丹砂定以裂軀靈壇定以屋社輕信禍輕重信禍
重千輪一轍也然靈素當日亦祇以小術對付庸主不逮徐福煉大五
利諸人之荒誕奔走羣望驅天下而繹騷之次亦不聞進烹鉛煉汞房
中嫚褻之術而稽首元祐黨碑遭巨憝嗾逐奉身勇退即其受嗾為建
議遷都亦似預識有北轅之釁者素即非真仙自是哲幾之士子故列
而論之以國史郡乘為正傳他書為外傳其餘載諸書者輯為遺事統
名曰林侍宸傳記夫豈日傳其人哉案選

案綱卷李歲貢象坤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

有傳

徐氏 烟文 王忠文年譜

一卷 咸豐樂清

存 梅谿文集

案徐翔雲梅谿年譜附刻唐傳牲重編梅谿集之首其書首尾

僅五葉止據宋史本傳及汪玉山所作墓誌按年排次閒及集

中詩文歲月然殊疏略不足資攷覈也

林氏 大椿 劉蒙川年譜

一卷 蒙川遺稿

存 蒙川遺稿

案恆軒林先生大椿樂清人篤學工詩與家大人善道光開樂

清修志其摻采之力為多莫試不得舉以歲貢終其著述多未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三

究惟詩二集門人梓行之咸豐丁巳樂清劉氏以聚珍板重印

蒙川 劉 先生任校勘之役乃次忠肅遺事為譜俾附印以行

其攷忠肅率太學生上書論陳垓蔡榮為清祐十一年事在上

書攻丁大全之前以訂宋史本傳之誤攷證頗為精核惟中興

館閣續錄九載忠肅咸清二年三月以太學博士召試館職四

月除正字三年正月以正字除校書郎遺稿四林道初墓誌作

於二年十月亦自題國子正字劉某與館閣續錄正合此譜誤

以除正字繫之三年則失之不攷謹附訂之俾攷忠肅遺事者

有所稽焉

右名人

宋

何氏 慈 蒲陽人物志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七文

佚

直齋書錄解題七卷湯人物志三卷知興化軍永嘉林紘文伯撰以圖

志不敘人物故特為是編蒲壤地褊小而人物特盛

郝玉麟福建通志三十興化府名宦何紘字文伯永嘉人慶元二年知

軍事才敏給為政審先後奴隸走卒各得其所嘗作人物志削平潭橋

新桂籍堂

萬厝温州府志十宋進士紹興庚辰梁克家榜何紘永嘉人興化守

案何紘書錄解題作林紘 文獻通考 福建通志作何紘與府縣志

合陳錄蓋字誤

薛氏 疑之 伊洛源流譜 命文豹吹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三

吹劍錄外集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

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開書始成而學禁正嚴

攻媿先生題其端曰趙元鎮相業甚偉其學不無所傳授夫豈知自盛

行之際而乃翻騰撰造出奇見新自附於朱文公門人之列 案趙元鎮

也忠簡在相位以素章程學為己任遂有託程門弟子以求進者事見

李心傳道命錄攻媿云朱文公必是字誤朱與樓同時在趙後遠甚攻

媿不宜欺愚後輩以資干祿釣名者之具不然何張宣公薛常州季宣

呂成公講解語錄書坊中寂不見耶蓋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

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 案

攻媿集不 水心挽之曰乾坤未放虛空壞蠻貊猶須事業成 永嘉玉

成薛先生曰先覺之士如周子二程子張橫渠楊謝游胡陶菴南軒皆

於學道之初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所覺也

楊敬仲刊華據實 程門緒餘偽學禁與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更化 主人之類不為夷狄禽獸吾道力也 雲山集五

案玉成薛先生凝之萬厯温州府志義行傳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並有傳其名吹劔錄外集作疑之與府縣志不同未孰孰

是平陽縣志理學傳別載薛玉成據霽山集為傳蓋誤以玉成為別一人雍正浙江通志經籍門又別載伊洛淵源引南雁蕩志彥時孫三成著尤謬今據吹劔錄外集攷正之

氏適名臣事纂 九卷 宋史藝文志六

元 葉氏 葵 濂洛宗派

温州經籍志 卷九 六卷 忠貞錄一

逸民傳 忠貞錄一 佚

卓敬葉繼道先生墓誌銘晚又作逸民傳未就而公已捐賓客矣 忠貞錄一

明 方氏 濂學 兩浙人物志 清穎一 源集二 佚

王氏 朝佐 東嘉先哲錄 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一 存 翰林院備明刊本 遜 學齋臧景明鈔本

先儒程正叔嘗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于載無真儒然軻亦有

云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是以觀則善治固真儒分內事耳使之得時以行其志鎮定調齊精采所注而治效自別否則亦足以立懦敦薄而馨風遠被不徒汨沒無聞而已也然所以為真儒者厥究維何孔子曰志於道蓋道命於天性於人而殊途於事物志矣而自得焉則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激之揚之為氣節忠義隨厥所施而無不善是則所謂真儒也吾溫舊名東嘉負山而瀕海清淑所鍾人物之生其來尚矣晉唐以前志載無攷迨乎有宋氣化特盛若王儒志倡明道學於伊洛未作之先林塘奧講明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厥後真儒彬彬輩出或以道學顯或以功業著或以文章鳴或以氣節忠義見炳然粹然瑩無瑕類其氣象何如耶使上有如是之君下皆如是之臣尚何善治之不可復哉特以所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故所就亦不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諸公之出處大節載籍之中閒見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佚 迭出在在可稽然散而不屬雜而弗著鄉之後學罔繇詳攷率莫自知吾溫人物若此其盛亦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譬則鄧林之木大盈之積人皆知其為材且寶矣使散而置之抑孰知其為一方一庫之所產所有而駭異之耶今南京虞部員外郎平陽王君廷望慨然嘆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吾儒事也況生長其地見聞所逮者乎乃於公務之暇窮搜遍閱經書子史傳記集錄所述言行若論斷許可之辭足為後學矜式者彙次哀輯萃為一編名之曰東嘉先哲錄既自為首引指俸鏗梓與學者共之矣以敦亦郡人也復命贊一言於末簡敦觀其采擇審證據明品藻當散者以集禱者以純不費辭說而一郡儒先之行實森然在目其立志也高其用心也勤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廷望君之謂也顧敦無似於道罔聞知然景仰先哲竊亦有志未能而願學者因不揣謹書以自幸云正德元年歲在丙寅季冬初吉賜進士出身

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後學瑞安季敦拜書

士生斯世常患乎不多聞多聞常患乎汎濫而無所依歸也晉阮瞻作無鬼論梁通事舍人作文心雕龍用心苦矣然去道已遠而於世何所關乎誠使反其心而用之大可以羽翼經傳續諸已往小可以紀載事物昭示無窮而乃爾忽其所重而用心於所輕舍其切於己者而徇夫為諸人者是可惜也南京虞部員外郎王君廷望有志於明斯道公暇輒蒐輯溫之昔今名公儒碩德望功業與夫節行文學之足以垂世者彙成一錄為卷二十首之以先達次之以名儒曰名臣曰忠臣曰孝子居其中而氣節詞章終焉題曰東嘉先哲錄一郡之文獻於此焉足徵矣閒辱以示賜賜深嘉君之用心不苟而又以慶夫是邦之賢人君子有所遇也君天資迥絕博聞強識自其弱冠時吾郡王憲副資博已稱為天下士不置筮仕以來又能清白一心無負厥職其取重於公卿而

温州經籍志

卷九

夫

見推於士夫有由然矣是錄也直其仕優之一耳然於此可以見山川之靈秀焉可以見風俗之滄美焉可以見斯文之元氣一脈未嘗斷絕焉而東嘉之先哲所賴不朽者寔在於此視彼泛用其心者果孰得而孰失哉昔人謂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王君願學夫子者也諸先哲之目有不隕於泉下乎雖然王君之志懼斯文之泯也固非以求是於當時也而賜獨云云者亦秉彝好德之誠觸於所見而不可遏云正德丁卯春正月既望樂安鄒陽書於南京之翰林院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一東嘉先哲錄二十卷 浙江鮑士明王朝佐撰朝
佐字廷望浙江平陽人宏治丙辰進士官南京工部員外郎是編刻於正德初蒐輯溫州先賢事寔分類凡八曰先達曰程子門人曰朱子門人曰名儒曰名臣曰孝子曰氣節曰詞章晉唐以來紀載無放故所錄託始於宋焉

案王員外朝佐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

介節傳並有傳明史藝文志二作王佐誤也東嘉先哲錄二十卷世間傳帙頗少余家所藏者從翰林院所儲明刊本影寫每卷皆有標題卷一先達三人王儒志開林塘與石蔡八行元卷二程子門人五人周博士已行劉起居節劉侍郎安鮑敬亭若沈先生躬卷三程子門人七人許忠簡景陳先生正陳迪功邦謝先生申潘先生 曼戴臨江 述趙尚書 附楊氏門人一人宋尚書才卷四朱子門人四人葉祕書 味陳潛室 徐先生 翁先生 容卷五朱子門人九人林龍圖 蔡先生 沈先生 儲先生 木曹文肅 叔戴鹽運 蒙黃先生 子蔣先生 叔附張氏門人 一人周郡倅 非卷六名儒二人薛常州 宜鄭龍圖 伯卷七名儒二人陳文節 員蔡文懿 幼卷八名儒二人葉文定 戴文端 孫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七

卷九名儒六人張監獄 清陳祕書 薛恭翼 叔林葵州 辰徐潮 州 葉先生 仲卷十名儒十四人朱先生 翁徐教授 元王東巖 與錢少卿 文姜教授 平陳先生 季黃先生 仲呂先生 大薛先生 據章先生 堯史先生 璠徐教授 祖張學正 謙朱學正 卷十一 名臣二人王忠文 朋王存後半 月錄亦不存原本標目不可攷 卷十二名臣四人陳侍郎 樞薛起居 檄張忠簡 關吳尚書 表卷 十三名臣三人婁察院 亮徐忠文 諫蔡知閣 必卷十四名臣二 人周侍郎 朝林樞密 略劉參政 徽卷十五名臣四人曹文恭 陶 周蒼巖 元章恭毅 翰韓運使 偉此卷尾缺數葉目亦不卷十 六忠臣八人 據存者數之二 薛 良 顯 標目存潘進士 方侯節 毅 高徐正將 孫桂鎮 撫完 薛 彭 忠 懸 庭 張 標內不可攷 周樞密 誠卷十七忠臣五人林霖山 景鄭學正 翁陳錄事 高陳侍講 達

卓侍郎敬 卷十八孝子七人陳孝門 仰孝廉 忻陳孝子 宗周
 孝子 樂 張孝子 端 張孝子 正 陳孝子 序 卷十九氣節八人陳述
 江 何提刑 原 顧錢塘 國 徐省元 履 徐少卿 進 林進士 則 徐狀
 元 夫 金上舍 九 卷二十詞章十一人倪司勳 濤 林太常 仲 潘轉
 菴 趙靈秀 師 秀 徐 照 李 祕 書 汪 桐 陽 鄭 處 士 高 都
 事 明 林 長 史 蘇 編 修 衛 季 貽 菴 所 總 一 百 十 人 於 宋 元 兩 代
 及明成弘以前魁儒碩彥幾於摻輯無遺所采載籍自正史列
 傳以及地志誌狀並臚列舊文不加屏改且一一詳其出處其
 體裁鼎雅在明人書中頗不易觀至所引鄉先達遺著若戴仔
 家傳章誥平陽州志徐與祖橫陽文集張謙易本義集說章恭
 毅文集之類今並散佚僅藉是錄存其一二惟明槧本缺葉甚
 夥王自中薛良顯張庸金九萬諸錄並殘缺不完又季序謂王
 溫州經籍志 卷九 六
 氏自為首引而今所見本有凡例而無自序無從覘足本補正
 為可惜耳至於網羅既富踳駁亦復不免如林滉福州長溪人
 晚居平陽松山 集十九 徐定泉州晉江人寓永嘉 集十二 呂大
 圭泉州南安人 集十九 或德春秋或問敘 倪壽廣德軍人 見宋史文
 父自永嘉徙廣德故或題永嘉 倪壽廣德軍人 見宋史文
 清○自林提至倪壽並詳辨誤 蘇伯衡金華人 見明史文苑
 云並誤行收入於例殊不合又載王東巖著述誤列北宋亳州
 道士王與之祭鼎儀範 見宋史禮志 雖小有疵類不害其全書
 之精審也
 侯氏 廷訓 忠孝編 二 谷 山 集 九
 南安道源錄 二 谷 山 集 九
 佚

侯一元先歿事公行略先君所著有六禮纂要筆山小稿侯氏宗譜忠
 義集忠孝編泗志備遺北岳編南安道源錄及漳南志諸書而治泗治
 雄社倉義倉沙河學田青龍橋道上承糧圖皆有述錄 二 谷 山 集 九
 案筆山 一 歿事所著書十有七種舊府縣志惟六禮纂要筆山
 小稿泗志備遺三種已經著錄餘並不載今據二谷集九補錄
 忠義集等五書其治泗治雄以下各書事略所載書名未全且
 皆短書瑣記無關攷證今與侯氏宗譜並置不錄附識於此以
 補地志之闕
 蔡氏 賈 歷代人物志略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作麻
 六卷 千 頃 堂 書 目 十
 未見
 明名臣錄略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皇明名
 臣錄畧今從千頃堂書目十
 溫州經籍志 卷九 六
 二卷 千 頃 堂 書 目 十
 未見
 應氏 德成 古今名臣言行錄 乾隆溫州府
 志二十七
 佚
 陳氏 奕 東甌鄉賢贊 清頴一
 源集二
 清頴一源集二陳挺字佳傳號筠川所著有筠川類彙及東甌鄉賢贊
 鄭氏 思恭 東昆仰止錄
 八卷 乾 隆 平 陽 縣 志 十 九
 未見
 思恭東昆仰止錄賦繫古崑之龍嵒江濼潤于始陽萃山川之佳麗羌
 流峙於吾鄉孕堪輿之益益毓人文而發祥愨先後之賢哲洵玄圃之

一第 91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版 正內

琳瑯值素王之既功辟。莫之不陽非援儒而入墨。卽逃墨以歸楊。俾斯理之晦蝕迄千載而不彰。自蔡公之崛起。倡理學於一方。誠默契乎道體。掃百家之荒唐。迨後賢之接踵。游程朱之門牆。嗣當年之盛歟。湖振古而采昌樹標的於庭幃。敦孝友于一堂。或象賢而善述。或幹蠱以流芳。効鶴原之急難。崇克讓於安常。修庸行於家庭。著忠義於廊廡。矢精白於敵日。竭匪躬以匡勳。養剛大之正氣。配道義而激昂。批龍鱗而不恤。蹈鼎鑊以何妨。雖天性之固然。由文學之輝煌。黜辭章之陋習。窮理義於毫芒。類花繁而錦燦。埒玉立而珠藏。成天地之經緯。絢繡黻以卒黃。時發揮于政事。展經綸于博揚。訂謀建于上國。化理効于列邦。勒旂常之駿烈。遺尸祝之庚桑。著中外之碩畫。同金甌於不亡。庶文學之不虛託。豎立以闡揚。樹清正之雅操。若蘭馨而蕙香。葆太白而不濫。杜曲徑以自防。嚴取子于一介。辨義利于微茫。紛內美而藻雪。遵由庚以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二十

趨踰薄高誼于雲日。利萬物而包荒。周里閉之緩急。恆指困而發倉。揮千金而不顧。同河潤之汪洋。幸邁遇而顯庸。作清廟之圭璋。時遜世而隱逸。樂泌水以相羊。可攤書於洞裏。可著足於嵩傍。貽道術于後昆。標節槩于無疆。庶廉頑而立懦。豈沮溺之雁行。槩諸賢之懿範。若網舉而目張。曾眾理之一貫。由淵泉而濫觴。隨所寓而著名。非彼短而此長。嗟余年之方奢。徒玩愒于詞章。失景行于往詰。苦迷津而無梁。倣堊史之末議。借秉燭之餘光。涉載籍而博討。標先賢于縹囊。附祖父于未簡。冀紹明于不忘。媿管窺而蠡測。竊取材于大方。冀仰止乎百世。俾終焉以允臧。重曰惟混茫之初闢。兮合萬彙而生焉。獨人心之予覺兮。實眾妙之淵源。自斯文之既喪兮。悼吾道之不傳。觀先正之濟美兮。慶吾鄉之多賢。窮性命以砥行兮。揭斯理于中天。考文獻與會畧兮。或僅錄其詩。篇余獨詳其懿行兮。纂仰止之遺編。方鴻寶于枕中兮。劾作則于章法。

吾不知老之將至。今斯補過于無營。庶所夕之把玩兮。恍諸賢之參前。倘無忝于古人兮。日孜孜以勉旃。聽韶華之荏苒兮。聊優游以窮年。隆平陽縣志十九

案鄭太和箸東昆仰止錄。以紀平陽一邑文獻。其書乾隆間尙

存。張南英修平陽志。多據其書。見平陽志。今則不知存佚。平陽志

經籍門載太和自作賦一篇。編纂體例尙見大略。今亦附錄之。

昉經義攷一百八十一。劉易春秋經解下。載韓琦詩例也。

並生錄慎江文徵

未見

自序並生錄者。錄並余而生者也。耳目所及。幾於百年。偶以同文並生。茲土余得而錄之。凡四十九人。科名顯晦。勿論也。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百年瞬息耳。唯導迎朝氣。以爲人生之幹。則風期骨體卓然。有以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三

自立庶幾無忝。所生焉。嘗覽宋之季矣。生於斯者。含毫振彩。爲文章樹赤幟。亡慮什伯。而遠師程朱。以理學砥礪。如陳公經正輩。枕戈待旦。以忠誠許國。如黃公友輩。批鱗敢諫。士論翕宗。如林公則祖輩。築架人實亦更僕未盡。辟之陶匏異器。而諧音。黼黻異章。而麗彩。非地之偶靈也。亦由鴻師宗匠儀的。于前。疊肖重賢。濯磨於後。今則寥寥甚矣。麟之潛猶是淵也。顧濤非不怒而奮鬣。揚鬣一息千里者。鮮其人矣。鳥之棲猶是柯也。顧風非不迅而振翎。屬翮一搏六月者。鮮其人矣。天之生人。抑厚於昔。而薄於今。歟。或者曰。驥之絕塵也。怒於駒。不幸而繫於伏櫪。鶴之摩空也。捷於雛。不幸而頓於榆枋。士固有具絕塵摩空之骨。而知遇希濶河清難俟者。余謂無是。人生骨性。不自消磨。則猶然駒之雛之也。夫孺子捕鶉。且止且飛。知其無益。而頓趾。攀足從之。不休。未滿志耳。故古人式怒。蛙余老矣。不能爲駒。驥雖能禁。其不爲蛙鳴也哉。且作昂

藏之志不使卑庸暮氣得以昏之亦以告後余而生者慎江文徵

姜氏準東嘉人物志慎江文徵三十八

佚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二姜準博綜羣籍尤悉甌中典故著書二十七種

案良峯姜處士準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

志文苑傳並有傳皆僞所著書有二十七種然各志經籍門所

著錄者塵海族譜一種今於慎江文徵別得東嘉教職世表東

嘉科第年表二書自敘又據科第表敘知復有人物志之作足

為熟悉典故之證曾唯廣煥蕩山志亦載有瑣談一書見十卷

之塵及五種其餘並無可攷又府縣志良峯傳附載同時有梅

應期著書六十餘種今廣稽志集一無所見文獻論替不惟簡

溫州經籍志 卷九

帙就湮卽篇目亦無從按討良可慨也謹附識於此觀留心學

故者其尋訪焉

無名氏東嘉姓譜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四卷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東嘉姓譜四卷鹿田子輯不知氏里

案東嘉姓譜舊府縣志僞為鹿田子輯不知何許人也其書今

亦未見查為仁厲鶚注絕妙好詞卷一盧祖皋卷三薛夢桂下

並引其語則其書流傳未絕當尙可尋訪也

國朝

王氏祥昌王氏園史周天錫稿

存稿卷日鈔寫本

祥昌曰園史哀思也先子心寰府君之學未及著於世而遂沒孤不肖恐遂泯闕罔傳焉妣懿行媿於古人姊及其夫子章孝義感動於鄉是府君之教行於一家之驗也孔子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其此之謂歟夏蟲噪林風木哀子偶筆一二名為園史庶他日傳狀一藉也謹誌府君生於嘉靖乙卯三月廿二日卒於萬曆甲寅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府君沒妣遂寡飲食姊妹哭府君先後從之妣遂病未及大祥繼沒嗚呼尙可言哉尙可言哉妣生於嘉靖壬戌六月初二日卒於萬曆丙辰六月十一日伯兄履昌敬奉寔於梅隴祖丘之右二志均未及詳除服伯兄學日進事來則應過輒已冠婚二弟不以家冗相煩詩文超然自得當有知者兄弟痛考妣之沒輒用以簡先生為儀表門下知名者多至如陳君國祥鮑君德純尤終食不忘府君之教勤用勸勉有過無諱陳君事父母稱色養兄弟愉愉如也久要不改足備惇懿病卒弟姪

溫州經籍志 卷九

均預夢一日皆自遠至今其族里率神事之季弟文筆頗藻癸酉為本

房所賞頗好聲律有韻之言又嘗謂人曰家有文中子倘得自附無功

諸門士切規之以為非府君之志祥昌惟魯猶昔隋而無成斯行之論

百不一進私念當世名公卿輒能推高其先行使名德不湮府君寔學

寔行不獲著見於世太史公曰顏淵雖賢附驥尾而名益顯修身砥行

不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可用深嘆雖芝蘭生於深山不以無

人不芳不足為府君軒輊然而不孝之罪安能道於萬一哉敬錄大略

名為園史附於周易啟書之後大人先生有愍其不孝賜之傳狀使讀

易者人人明著府君之學則府君不泯矣宅非所敢望也昔崇禎甲戌

六月初八日中男祥昌謹誌

案王名翼園史記其父某字仲升號心母蔡氏言行而附以兄

履昌及女兒遺事條舉件繫頗為詳悉手稟久佚故府縣志並

未著錄余所見者周懋寵榜菴日鈔錄本凡二十六條不知是
卒翼全書否也

周氏 天錫 敬梓錄 花萼樓集

佚

自序曩讀古人書遇可喜可驚可歌可泣之事輒流連擊節不自禁云
願蹟湮弗可察也地違弗可接也弗可索弗可接以為未必有是也以
為未必有是而可喜可驚可歌可泣之情悠然逝矣父母之邦故老之
傳耳聞目見確如也每有所獲輒書而投之陶甕中閒取讀之其蹟不
湮也其地不違也可喜可驚可歌可泣則果如是矣詩不云乎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恭矣敬矣又寧直喜之驚之歌之泣之而已哉 花萼樓集

慎江獻徵 花萼樓集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九

書

周氏家錄 花萼樓集

佚

朱氏 鴻慶 景行錄 竹園類

佚

自序予取明代賢人布衣太學生之流及職官之至小者撮為景行錄
各施論斷乃喟然歎興曰學之不可有誤也如是夫學之不可有誤也
如是夫三代而下既用科目取士士之為學豈必舍科第弗取棄舉子
業勿事哉第其心惟知有科第若非科第不足以成名誤矣不知不由
科第而成名尤盛於科第者未嘗無人焉惟知工為應制文苟且勦襲
以投時好誤矣不知天下古今有當讀之書有當明之理有當識之事
舍此弗圖即於制科已失其實雖陟春官三百人之列與草木同腐已
耳奚貴焉況乎科第得失制之由命命苟得雖戀古學違時好志弗在

科第而科第亦弗舍之也若不當得而徒竭一生精力從事於咕嗶鉛
槧之閒不務實功不求實獲至於老死屬下碌碌庸暗罔所聞知不亦
大可惜哉是以蚤知之士不待事過後悔便當於少小時立定厥志期
作百代人物當讀之書罔弗博當明之理罔弗窮當識之事罔弗考特
立而獨行膠膠而進取不僅以一科第畢我生平之學試觀茲數公者
其人至微其位至卑其名至美其業至大曷嘗有待於科第而亦豈徒
科第者之所能及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心竊嚮往之錄取明
代為其近而易於興起也云爾 竹園類

右總錄

宋 陸氏 維則 海神靈應錄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七文 蘇通考一百九十九

佚

宋

陸氏 維則 海神靈應錄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七文 蘇通考一百九十九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九

書

直齋書錄解題七海神靈應錄一卷永嘉貢士陸維則撰太守韓彥直
子溫為之序初元祐中太守直龍圖閣范岫夢海神曰吾唐李德裕也
郡城東北隅海仙壇之上有廟初不知其為何代人岫明日往謁其像
即夢中所見自是多響應然封爵訓詞惟曰海神而已

案陸維則事跡無攷韓彥直蘇忠武王世忠子見宋史三百六
十八其知温州萬厯溫州府志秩官門列於淳熙開則維則南
宋初人也

陳氏 防 雲萍錄 文天祥 文山集

佚

文天祥題詞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彙斯榮我時在館望公
珮玕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集

案節齋陳清惠公防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

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夏氏元鼎南嶽遇師始末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七始作本今從初卷集選

一卷初卷集選

未見

李象坤序南嶽遇師始末一卷宋西域真人夏元鼎撰附于金丹詩訣之後元鼎字宗禹吾郡永嘉人嗜學淹貫自負其才當南宋初造慨然有唾手燕雲志宛轉赴帥幕比脚命使偽齊備極艱瘁以病病而習吐納法良效乃解組從簪裳誌稱其後無疾端坐逝逝之日鄉人在閩見之寄書歸類真得仙者鍾離翁不得逞于吐蕃遂從碧眼胡僧訊鸞鶴府母同與緣是籍悟神仙自是血性男子事亦自是血性男子焚尾事

温州經籍志

卷九

美

奚心編木屑茹草實自醜齷已然始云童真入道哉郡之西十里岑壑清美元鼎昔歸隱其中地即名夏仙子每遊焉所著陰符葉鏡悟真諸講解俱因不傳然三復茲編天之滓道之髓可烹煉而取之矣初卷集選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七金丹詩訣二卷舊本題唐純陽真人呂巖撰宋雲峯散人夏元鼎編元鼎即作陰符經講義者也下卷末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述元鼎遇赤城周真人指示得道事放蓬萊鼓吹附錄稱元鼎博極羣書屢試不第應賈許二帥幕出入兵關至上僊夜感異夢棄官入道至南嶽祝融峯得遇異人傳授亦道家荒誕之言不足信也

案雲峯夏道士元鼎雍正浙江通志萬厓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明

項氏喬甌東政錄千頃堂書目十

未見

案嘉靖辛亥廣東初刻十卷本甌東私錄末二卷標曰政類凡甌東為撫州廬州河閒知府及為湖廣按察副使福建按察僉事廣東參政等官所行公牘悉在焉明年別刻於南雄則推官劉儂重為編定以私錄專載講學之語分歷官公牘別為政錄即此本也詳十一卷甌東私錄下然刻本今未之見卷數亦無可攷

佚

案葉莆田承遇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戴氏賞惠愛錄二谷山人近稿五

温州經籍志

卷九

毛

續愛錄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王陽錄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惠庠義田錄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當陽學課錄二谷山人近稿五

佚

候一元湖廣當陽學諭金峯戴先生墓誌銘嘉靖丙午選貢授廣東惠州府學訓導至則揭示諸生修己所宜又為置義田以備貧士轉為湖廣當陽教諭所著有惠愛王陽續愛惠庠義田當陽學課諸錄歸田稿

見聞雜著二谷山人

案金峯戴教諭賞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

傳

張氏陽春江北恤刑錄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張尤溪陽春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

介節傳並有傳

周氏一奎平黎一箸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佐惠半班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六周知州一奎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

温州經籍志卷九

績傳並有傳

周氏應期江州計過錄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佚

李氏維樞折衝紀述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右襟錄

史鈔類

宋

王氏十朋唐書詳節文淵閣書目五

佚

文淵閣書目五王十朋唐書詳節一部二冊闕

陳氏傳良西漢史鈔

十七卷文獻通攷二百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佚

文獻通攷二百西漢史鈔十七卷中興藝文志陳傅良撰指摘精要裨正闕誤如制度始末因革則條其大意遺其煩碎而一代之興衰治體人才紀綱風俗亦畧矣畧字下疑奪一字

葉氏適葉學士唐史鈔

十卷宋史藝文志二

佚

案宋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文集卷首列所收評論詰訓音釋諸儒名字云永嘉葉氏名適字正則議論見唐鈔魏書之

例凡云某人議論見某書者並其人自著之書如王得臣云議筆談之類而史志及各書目所載水心撰述並無唐鈔之名惟

温州經籍志卷九

宋史藝文志二有葉學士唐史鈔十卷注云不知名攷水心官

終實文閣學士故宋人多稱為葉學士所著書亦以為標題章

聊羣書攷索續集十三引水心賢良進卷稱葉學士進卷明黎

諒水心集跋述所得舊本亦有題葉學士文集者是其證也

然則葉學士唐史鈔殆即魏仲舉所謂唐鈔也宋志所載者蓋

載記類

宋

薛氏季宣十國紀年通譜良齋浪語集三十

佚

自序事明於一疑於眾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分治書之典詰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於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

之臣何所記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免於時守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借叛征伐行於諸侯正朔不稟於京師國異政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元為國家者循以為故時疑世變自為聲教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類易舉其疑十國判於唐衰一於天宋中更五代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為病劉恕紀年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眾明疑一其類矣至於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為之旁行譜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祐而蜀猶以天復名年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於平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別用通譜於左方良齋復譜集三十

時令類

温州經籍志 卷九

三

明

應氏德成時令記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鄭氏思恭月令纂言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〇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時令纂言

佚

國朝

林氏占春月令合纂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

佚

案林教授占春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

文苑傳並有傳

余氏國光歲事通續編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温州經籍志卷九終 卷九

三

章見伊校

温州經籍志卷十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地理類上

宋

薛氏 季宣 薛常州地理叢考

一卷 宋史藝文志三

伏

九州圖志 千頃堂書目入宋史藝文志補 朱氏語類二作九域圖

伏

朱子語類二李德 七十九 之間薛常州九域圖如何曰其書細碎不是

箸書手段 七十九 亦 七十九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

温州經籍志 卷十

此二州所經歷見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只見

冊子上底故也

案良齋浪語集二十四答陳君舉第二書云八州圖別後都不

暇料理又第三書云州圖納去荆南交二紙鈔畢希蚤寄示揚

冀草具未補梁州和夷未曾釋地幽雍都未下手幽經卻備幸

而不為事奪一兩月閒莫可成矣書內有旋聞上庠中補喜之

不寐之語祭幼學止齋行狀載乾道六年從薛公晉陵其秋入

太學則良齋書必是秋所寄其後三年良齋即卒止齋作行狀

載其著述云九州圖志止若干卷則終未成書故揚豫仍闕朱

子謂二州難下手故不作非良齋意也

又案九州圖志黎氏編朱子語類作九域圖注引學蒙錄作九

域志見語類 攷宋王存有元豐九域志良齋不宜襲其名千頃

堂書目及宋史藝文志補並作九州圖志與陳止齋所作行狀

同益得其寔今從之

王氏 奕 釋漢地理志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伏

國朝

林氏 占春 輿志合璧

伏

葉氏 嘉倫 輿圖詳攷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右總志

宋

黎氏 靖德 沙陽志 萬姓統譜十四

温州經籍志 卷十

伏

萬姓統譜十四黎靖德永嘉人嘉祐開為沙縣主簿攝縣事清謹善理

繁劇博學能文詞嘗修沙陽志

福建通志九十三宋沙縣主簿黎靖德嘉祐開任嘗攝縣事清謹博文

纂修邑志

張氏 季樛 濠梁志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文獻通考二百五

伏

直齋書錄解題入濠梁志三卷郡守永嘉張季樛撰時嘉泰初元

案張州守季樛忠簡公闡子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

隆永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方輿勝覽四十八淮西路濠州郡

名曰濠梁 凡祝書所講郡名大都當時雅俗相沿之稱或襲郡

以備詩文廢贖之用非未時是嘗置
此郡也下浮光江陽附近並放此 張延卿自知光州與商廷
昌易濠州後改知和州開禧兵勇起罷歸事詳水心集二十六
張公行狀 此志即其在濠時所撰也

陳氏 謙 永寧編

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三直齋書錄解題入
文獻通考二百四國史經籍志三

佚

王象之輿地碑目一永寧編陳謙所述留元剛序云是編非取夫搜摭
新故誇詡形勝而已事變之會風俗之趨蓋將有考焉觀敘州自晉以
來守凡幾人孰賢孰否觀敘人自國朝以來作者幾人孰先孰後熙寧
而後所易兵制善於古否建炎而後所增賦稅 鈔本碑目作稅賦 安於
民否水利何為而便役法何為而病是非得失之迹與廢鈔本碑目沿
革之由安危理亂於是乎在一言去取萬世取信 案非 全文

温州經籍志 卷十

直齋書錄解題八永寧編十五卷待制郡人陳謙益之撰漢分章安之
東甌鄉為永寧今永嘉四邑是也故以名編時嘉定九年留元剛茂潛
為太守

讀書附志上永寧編十五卷右嘉定中守留元剛序陳謙所述也敘州
敘縣敘山敘川敘賦敘役敘兵敘人敘產敘遺凡十一類

案陳易菴永寧編成於嘉定九年即易菴卒年也 易菴卒於嘉
年七十三見水心集二十五朝請大夫 定九年八月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其目見讀書附志者始
敘州終敘遺凡十一門方輿勝覽九瑞安府山川雁蕩山下引
敘山云蓋即此書敘山篇文也

戴氏 溪

清源志 世著堂藏書目錄上
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
文獻通考二百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八清源志七卷通判州事永嘉戴溪肖望撰時慶元已
未太守信安劉穎也

案宋泉州清源郡平海軍節度屬福建路 見宋史地 宋史本傳

載文端升博士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政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

不云嘗通判泉州攷文端除宗正簿在慶元二年二月 見中興

錄九寔錄院 其除兵部郎官在開禧二年七月 見中興

其修清源志陳錄謂在慶元已未則其倅泉當在為宗正簿之

後兵部郎官之前 兵部郎官之前尚有秘書郎之除

官秩不無剛削耳清源志明文淵閣書目十九世善堂書目上

並有其書今則久無傳本惟王氏輿地紀勝一百三十泉州一

卷略引數條其體例無可攷也

徐氏 自明 零陵志

温州經籍志 卷十

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文獻通
考二百五宋史藝文志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八零陵志十卷郡守徐自明嘉定己卯重修

案宋永州零陵郡軍事屬荆湖南路 見宋史地 徐慥堂知永州

在嘉定十年十二月 見史能之 零陵志成於嘉定己卯蓋除官

後二年也 宋宰輔編年錄陳叅政 輿地紀勝五十六永州碑記

載有零陵志張堦序不著撰人未知即此書否 宋志三張堦等

書並 陵志十卷與徐

浮光圖志

三卷 宋史藝
文志三

佚

案方輿勝覽五十淮西路光州郡名曰浮光慥堂所著圖志見

宋史藝文志疑嘗官光州也

張氏 聲道 岳陽乙志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 文獻通考二百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入岳陽志甲二卷乙三卷甲集建安馬子嚴莊父乙集 永嘉張聲道聲之所修皆郡守也

中興館閣續錄七秘書丞張聲道字聲之温州瑞安人清熙十一年衛 涇榜進士出身治書開禧元年十二月除二年四月罷 入秘書郎張

道開禧元年九月除十二月為丞 嘉慶瑞安縣志七宋進士清熙甲辰衛涇榜張聲道湖南提刑 通志府志

案宋岳州岳陽軍節度屬荆湖北路 見宋史地理志四 張聲之守岳州 時代無攷明文淵書目十九有岳陽志六冊未知即甲乙志否

温州經籍志 卷十

五

陳氏 南海志 阮元廣東通志一百九十一作南 海縣志誤今從宋史藝文志三

十三卷 宋史藝 文志三

佚

自序九州之志見於墳典之初 慎江文徵三十 至周誦訓 文徵無 職方

有氏字 下 所掌事益加詳其 文徵 由來古矣方 文徵 是時南越地尚 文徵

處荒外 文徵 宜為 文徵 閣絕亡傳自漢以來固已亡閒於 文徵 此三字 文

中邦而 文徵 為 文徵 一都會 文徵 蓋嘗總攝五莞號軍府之盛其 文徵

地望重矣 文徵 宋興混并 文徵 一六合迄於茲 文徵 二百年四十年 文徵

民物茂滋 文徵 尊物 文徵 聲教日洽人之 文徵 視之所謂若東西州焉 文徵

者誠可睹不誣 文徵 五字 文徵 顧若 文徵 昔方志之傳其 文徵 存者蓋少 文徵

郡文學 文徵 二 齊琥監鹽倉季端仁相與纂輯 文徵 訪之耆老參以

舊聞 文徵 此二句 考質 文徵 欒次凡閱月數四 文徵 凡 以成書 文徵 有者字告

視前頗 文徵 二 有倫且加詳矣自 文徵 余來 文徵 泣茲土見城觀室屋

亦皆 文徵 四 文 堙過名存而 文徵 定喪每竊興 文徵 嘆於是補 文徵 其 文徵

傾是建是 文徵 文 問 文徵 民所利病 文徵 與之規為凡其 文徵

力所 文徵 可強弗敢有 文徵 愛也若夫 文徵 習俗之 文徵 龐襍 文徵

好競之蕃多 文徵 三 文 雖嶺海之會 文徵 居勢使然司牧者 文徵 得

盡 文徵 辭其責乎然力有豐薄事有易難 文徵 期月而可茲由聖哲

論也 文徵 六 文 賈誼有言 文徵 移風易俗使人同心而向 文徵 道

類非俗吏之 文徵 所能為則豈余克任哉姑述厥志以俟夫 文徵 後之

君子 文徵 日十 文 廣東通志一百九十一 文 廣

廣東通志二百三十六陳規以大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嘉定元年知廣

温州經籍志 卷十

六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帥

廣三年政務寬簡民甚德之嘗以政暇委州文學齊琥監鹽倉季端仁

編南海志凡都會名蹟湮過弗彰者皆補書之成一方信史凡十三卷

曹氏 叔遠 永嘉譜 宋史藝文志三譜作志誤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入 文徵 二十四卷 文徵 直齋書錄解題入 文徵 國史經籍志三

直齋書錄解題入永嘉譜二十四卷禮部侍郎郡人曹叔遠器遠撰曰

年譜地譜名譜人譜時紹熙三年太守宛陵孫楙器遠哀集創為義

例如此器遠庚戌進士蓋初第時也

宋史四百十六曹叔遠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四永嘉譜有慈竹石竹籐筆竹茅竹筍菜竹 竹

夏竹木實竹 竹粘翠竹苦油竹蘆栢竹大箴竹一曰 竹公孫竹
方竹紫竹江南竹班竹湘江竹

案曹文肅永嘉譜區分四目在古地志中寔為勅例其所謂年譜者蓋以志建置沿革諸大事並編年紀之其所謂地譜者蓋以志山川疆域名勝古蹟其所謂人譜者蓋以志官師除罷選舉人物惟名譜不得其義不知所志何事也其書明文淵閣書目有十冊周天錫慎江詩類一錄謝靈運北亭往松陽始發至三州讀書齋詩下附邵少文邵建卓字云右三詩見宋永嘉譜康樂集中不載近馮惟訥詩紀亦遺之是此書明末尙存今則不可復得矣

江陽譜

八冊文淵閣書目十九。輿地紀勝一百五十三無冊數

温州經籍志

卷十

七

未見

輿地紀勝一百五十三潼州府路瀘州碑記江陽譜永嘉曹叔遠編集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一宋朝事寔二十卷宋李攸撰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官為承議郎而不詳其里貫江陽譜稱政和初編輯西山圖經九域志等書瀘帥孫義叟招原注下有文書上轉三官張浚入朝約與俱以家事辭其書據江陽譜蓋上起建隆下迄宣和凡六十卷其三十卷先聞於時後以餘三十卷上之因語觸秦檜寢其書不報故晁陳二家書目俱作三十卷與譜相合

案方輿勝覽六十二潼州府路瀘州郡名曰江陽宋史四百十六本傳載文肅嘗通判涪州後守遂甯未嘗官瀘州蓋史文缺略江陽譜明文淵閣書目尙有著錄 四庫提要宋朝事寔下亦引其語不注出處疑永樂大典內尙載其書也

周氏端朝桂陽志

五卷宋史藝文志三

佚

案宋桂陽軍屬荆湖南路見宋史地理志四周文忠嘗為桂陽軍教授見通志府縣志人物傳故為修志輿地紀勝六十一桂陽軍碑記載桂陽志教授鄭紳編與文忠志別明文淵閣書目十九有桂陽志三冊一部二冊不知即文忠書否也

林氏英發景陵志

十四卷宋史藝文志三

佚

讀書附志上景陵志十四卷右嘉定庚辰郡文學林英發修詩文集附焉唐陸鴻漸皮日休陸龜蒙皇朝朱昂宋祁晏殊吳育楊徽之蘇紳石

温州經籍志

卷十

八

延年王禹偁張耒諸公之作為多

趙宏恩江南通志一百七十二太倉州流寓宋林英發永嘉人贊居嘉定知建昌縣戡定洞寇擢知壽昌軍趙與憲嘗師事之卒葬蘇州穹隆山

案宋復州景陵郡防禦屬荆湖北路見宋史地理志四林氏此志普通志府縣志並未著錄今據宋志補入

姜氏得平盱江續志

十卷宋史藝文志三

佚

案方輿勝覽二十一江西路建昌軍郡名曰盱江直齋書錄解題二載德平官建昌軍教授詳卷六論語本旨下故為修志然書錄解題八載盱江續志十卷慶元五年三山陳岐修郡守也其書卷數

與姜志同或姜志即由陳岐主修或姜志之成在陳志之後遂沿續志之名均未可知也明文淵閣書目十九有盱江後志五冊不著撰人亦不知即是書否

蔡氏 範 黃巖志

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八
文獻通考二百五

直齋書錄解題入黃巖志十六卷知縣永嘉蔡範蓮當作甫撰嘉定甲

申

案蔡遵甫以嘉定十五年知黃巖縣見陳青卿嘉定赤城志十一陳錄謂黃巖志成於嘉定甲申則十七年猶在黃巖也

元

章氏 嘉 夏氏 開先 溫州路志

溫州經籍志 卷十

二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文淵閣書目十九元史藝文志二並作十冊

佚

萬厓溫州府志十二章嘉嘗修溫州路志時永嘉有夏開先者世著儒業治喪不用浮屠鄉里尊之與嘉同事纂修

案章德元夏開先所修溫州路志明文淵閣書目有其書今未見傳本

章氏 嘉 東甌志

十冊 文淵閣書目十九

佚

萬姓統譜四十九章嘉至大庚戌修溫州路志延祐己未自翰林還里重修東甌志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東甌志延祐開修見任敬溫州府圖志序

天台郡志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文淵閣書目十九不著撰人

十冊 文淵閣書目十九○元史藝文志二無冊數

佚

永嘉縣志 林霽山 集拾遺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永嘉縣志元教諭平陽章嘉德元修見林景熙平陽州志序

案章德元所修永嘉縣志見林霽山平陽州志序通志府縣志並據著錄尹廷高玉井樵唱中有章春谷編永嘉志成詩攷明文淵閣書目十九有溫州路永嘉志八冊又永嘉志一冊舊通志府縣志所載元時地志別無所謂永嘉志者疑即章志本以漢縣名書與陳氏永嘉編相類霽山平陽州志敘據當時縣名言之故曰永嘉縣志耳

今附識於此於外編不復錄永嘉志以省繁綴

瑞安州志 林霽山 集拾遺

平陽州志 元史藝文志二

林景熙序平陽舊無志何以無志也溫屬縣也土地人民政賦附見於永嘉編永嘉譜者往往而略元貞元以縣五萬有奇戶陞中州仍隸於溫迺選良二千石暨其佐奉宣休德以惠我人昔沿今創今繁昔簡無志可乎朝廷嘗下郡縣備采圖牒以成大一統之志然探星宿遺義娥不備不寔其何以信判官皮侯元飲冰食葉以詩書飾政覽形勢稽典籍方有志茲事會前永嘉教諭章嘉德元修永嘉縣志成捧路檄來補平陽瑞安一屬州志侯喜曰此子欲為而未遂者也子生長是州好

溫州經籍志 卷十

十

瑞安州志 林霽山 集拾遺

佚

平陽州志 元史藝文志二

佚

林景熙序平陽舊無志何以無志也溫屬縣也土地人民政賦附見於永嘉編永嘉譜者往往而略元貞元以縣五萬有奇戶陞中州仍隸於溫迺選良二千石暨其佐奉宣休德以惠我人昔沿今創今繁昔簡無志可乎朝廷嘗下郡縣備采圖牒以成大一統之志然探星宿遺義娥不備不寔其何以信判官皮侯元飲冰食葉以詩書飾政覽形勢稽典籍方有志茲事會前永嘉教諭章嘉德元修永嘉縣志成捧路檄來補平陽瑞安一屬州志侯喜曰此子欲為而未遂者也子生長是州好

古博雅其得辭以告同僚長以下皆喜乃摩館之其筆札德元祖述編
 諸搜舊聞訪殘刻山林遺錄官府近制無不博詢旁采增昔所無續今
 所有而定去取于侯其友前西安教諭陳天佑孝章相與彙集手鈔窮
 日夜不為無助志於是成感曰勤哉繼而謝公振孫來守是州捐捧率
 先鉞之夫事有若迂而寔有功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寔教化風俗
 之所關志是也周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杞宋不足徵夫子亦傷文
 獻之無存今仕是州者或數千里而來山川易險典禮廢興一披此志
 瞭然在目由是參酌其政事調和其土俗使民不棄所便而駭於所未
 嘗習斯亦可附于古良史俗吏固不識也德元以侯令屬予敘於是乎
 書大德丁未重陽前釋褐進士林景熙序林霽山集拾遺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平陽州志大德丁未判官皮元延永嘉教
 諭章壽德元修西安教諭陳天祐相與彙集州守謝振孫鈔林景熙序

溫州經籍志 卷十

十一

明 按平陽州志王氏東嘉先哲錄引之蓋其書明時尙存
 徐氏 奠祖 張氏 升 溫州府圖志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三

任敬敘皇帝龍興江左肇造區夏薄海內外靡不臣服嘗俾天下具圖
 志進上其事甚重也予承命來守於溫二年矣庶務煩劇未遑他及洪
 武十一年夏會省部以修圖志責成郡縣於是屬府學教授徐宗起永
 嘉縣學訓導張升集四邑之耆年宿學相與採摭討論考究延祐東甌
 志而續補其所未備者矧革命之後治化一新凡所損益在所當紀者
 乎夫疆里山川人民社稷田賦土產事寔沿革此為政者所宜周知不
 可不錄而人物消長風俗盛衰尤關於教化之得失又安得而後之哉
 常攷自東晉置郡以來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尙慈惠謝靈運之招

士講書由是人知自愛向學民風一變沿及李唐人材稍出至於趙宋
 元豐酒熙之閒道學淵懿文物之盛庶幾乎鄒魯之風矣迨及有元徐
 韻尙存推原其自雖氣運使然亦承流宣化者代有其人也方今聖朝
 慎選守令與舉學校政將化民成俗以成三代之治予雖不敏敢不奉
 揚德意故是志之成命工鉅梓而序其卷端使後之牧民於斯者得以
 觀焉則思因其俗而善導之不但求資於聞見之博而已也於是乎書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溫州府圖志洪武十一年郡守任敬屬府
 學教授徐宗起永嘉縣學訓導張升採摭續補
 乾隆溫州府志十七明永嘉縣學訓導張升永嘉人
 案張升事跡無攷後為溫州府學教授亦見府志職官門其與
 徐橫陽同修溫州府圖志久佚據任敘蓋以章氏東甌志為藍

溫州經籍志 卷十

十二

本而續補其未備者千頃堂書目七載此書題任敬名誤也
 又案明文淵閣書目十九有溫州府志十二冊不著撰人此目
 編於正統六年所載溫州府志疑即徐張圖志也

方氏 燧

平陽縣志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平陽縣志明正統中全章惠延邑人方燧修
 案方志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云明宣德開知平陽縣全椒章
 惠編輯平陽縣志則以為惠延方燧修人物門燧本傳亦同蓋
 惠為主修故府志遂題其名此書實出方玉蒼手也又萬厯溫
 州府志治行傳云章惠宣德八年知平陽平陽志載此志為正
 統閒修蓋惠正統初猶在任修志自在正統時府志據其媒官
 之年故云宣德開今並以平陽志為正

孔氏彥雅平陽縣志與包瑜同修

十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成化戊子舉人孔彥雅鐸從子唐山知縣修平陽

縣志十九平陽縣志十卷弘治壬子令王約延青田包瑜邑人孔彥雅

同修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七十七包瑜字希賢青田人由舉人任教諭撰述

甚多

陳氏宣河南府志

十二冊千頃堂書目七

未見

千頃堂書目七陳宣河南郡志十二冊弘治乙未修宣河南府知府

温州經籍志卷十

三

案潛齋陳參政宣雍正浙江通志介節傳萬厯温州府志乾隆

平陽縣志宣業傳並有傳

王氏贊温州府志

二十二卷千頃堂書目七天一閣書目二之

未見

自敘太一既判兩儀位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體夫

道道行乎其中而綱維之是形而下者可紀形而上者寔在焉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其宜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未有外道而實

為者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周則夏官掌

九州之圖以知山林川澤之阻地官掌方志以知地俗春官以星土辨

封域秋官掌圖地以辨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司徒掌土地人民之詳以

佐王授邦國宰寔領其事而亦總為史官之職其即事即物有條有

倫孰非道之箸也遷固任陸而下有志與地者眾矣君子猶或議之則

志事豈易言哉溫為東甌古壤在浙東極處枕江界溟天設奇勝危峰

層巒環控四境蟠幽宅阻一巨都會民風土俗之良尚矣載籍有紀葢

起于晉如永嘉記是已繼是為圖經為志為譜為編作者迭興歲久漚

燬皇明洪武己未任守敬一修之然所紀悉啟運初務未及重熙累治

之盛也況當詳而略當約而泛其亦奚所鈎攷以為政化資哉弘治庚

申吉水鄧侯安濟來知郡事諷察民俗崇邁文教銳有志於編纂方勤

撫綏未遑也越三年治民和郡以無事爰命瓚等於南塘日新寺緣

舊志而輯理之俟時臨閱焉商訂得失酌量去取刪繁就簡黜駁登純

振鴻纖而罔漏貫厥味而畢舉凡六越月而成編總為二十二卷卷為

之敘則鄙意欲以識顛末示警發也雖然志所紀者若郡邑城池形勝

風俗山川土產賦役學校公署官職科第人物為類不一皆器也由器

温州經籍志卷十

古

揆道存乎其人是故有郡邑則有治之之道有城池則有守之之道有

形勝則有壯之之道有風俗則有敦之之道有山川則有位之之道有

土產則有育之之道有賦役則有均之之道有學校則有教之之道有

公署則有居之之道有宦職則有涖之之道有科第則有興之之道有

人物則有重之成之之道器不能無道而自淑道不能無器而自行也

吏斯土者依於道以制器生長於斯者依於道以為器重其所以恢闔

見聞開席智慮舍志曷觀哉觀紀事之文而妙會言意之表真知夫道

器之不相離以厲其職分之當然則志之助與為大斯鄧侯輯志之本

心曠瓚備員史官之後而又生長于境內則輯志固其職也識陋才疎

媿無以副而還朝戒期則其勢宜弗能精以詳也補正闕疵而嗣理之

瓚於博洽君子有厚望焉同事者鄉貢進士蔡君芳參詳其事者同知

李侯增通判劉侯塘推官何侯鼎指揮陳侯璠弘治十六年癸亥春三

月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鄧淮敘今天下十有三省而浙為首浙十有一郡而溫獨遠溫之去浙千有餘里枕閩福控台括寔東南沃壤倚山為城環海為池有五邑為之聯屬有三衛八守禦所交錯布列為之保障際海之外皆裔邦居之是郡雖遠而關繫則重矣今也山不裂石海不揚波民安於田里而吏安於職守者豈非我明天子御極聖德廣被海宇廓清而致然耶撫今思昔可深慨者自元主中國天下淪胥及方國珍據海上溫更被其荼毒斯民之不幸一至此哉我太祖高皇帝再造華夏降方氏於海隅夫然後溫之舊染汚習一切除去維新善俗由然奮興式克至於今日神功聖德昭揭宇宙高三王而過五帝矣故淮來守此邦既欲求方氏面縛之所想像其形容以彰我聖祖功德使海隅日出皆知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者幸生大明之世亦郡臣之體然也夫以一郡之小而清

溫州經籍志

卷十

五

明之治體闢焉生民之休戚判焉郡志其可不修耶郡故有志簡或脫漏辭或繁複覽閱之際淆雜可厭於是謀諸王太史思獻重加編輯思獻郡人益有不得辭其責者況嘗修國史修會典而何有於茲哉准無似自登第以來周旋民事二十餘年剖符於溫人若與山川人民社稷相默契者是志之修寔維素心憤憤據而感皇仁凡以為是民也公務之暇參詳其去取刪定其可否務寔損益之中而得乎紀載之要文雖簡而意必該名一存而寔必副由建郡以迄今其山川之美人物之盛道學之懿政績之詳本末精粗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展卷舉目了然其見庶幾吾郡人士知今之所以安於太平無事者皆上之賜且因一郡以知天下也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千頃堂書目七瓚溫州府志二十二卷弘治癸亥修

天一閣書目二之二溫州府志二十二卷刊本明弘治癸亥郡人王瓚編

集并序知府鄧淮序

案王文定公瓚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溫州府志修於弘治十六年乾隆溫州府志作弘治十九年弘治無癸卯也文定官編修時也范氏書目有明刊本今未之見經義考襲引其書以校萬厯府志皆不及其詳核惜傳本罕覩不得一補近時諸志之疏略也

張氏字敬溫州府志

八卷國史經籍志三千頃堂書目七天一閣書目二之二

未見

自敘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舍此言治皆苟而已溫古揚州之域比宋遂稱小鄒魯我朝皇上嗣位朝議率宋漢王故事以皇上考孝宗叔與獻皇帝舉朝力爭余曰此倫理綱常攸繫獨上疏上親覽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也此議遂定漢宋俱成陋習矣禮成余忝官黃閣十年以老病乞休觀舊志深有憾焉夫吾溫城池風俗山川人物與夫宮室正墓書目詩文之類閒有可觀者采錄之孰有大於明倫者哉千百年之下孰有過於此者哉書此作郡志序張文忠集文稿一

溫州經籍志

卷十

六

天一閣書目二之二溫州府志八卷刊本明嘉靖丁酉邑人張孚敬修并序

案張文忠府志范氏書目亦有之其書承王志之後而卷數乃不及王志之半蓋吾鄉地志之簡陋自此始矣其自敘見本集於志中義例及纂修緣起悉未論及顧沾沾焉以議禮自矜尤為非體蓋文忠之學長於論辨而疏於攷證志乘雖卑要亦具體正史非擅三長不副茲選未可任意刊削自矜簡要也

侯氏廷訓泗志備遺

三卷 天一閣書

未見

天一閣書目二之二泗志備遺三卷 刊明嘉靖泗州判官侯廷訓撰并序 序唐龍序

案侯筆山嘉靖甲申坐作大禮辨請判泗州 詳二谷文集九泗

志備遺即其時所修千頃堂書目六載汪應軫泗州志十二卷

又泗州備遺志二卷正德中為庶吉士以疏諫南巡出知泗州

時編其時適與筆山相當疑即侯書黃目誤家泗州志遂并備

遺屬之應軫也 慎江文徵三十三有侯廷訓泗州志

漳南志 二谷山人集九

佚

侯一元先僉事公行略庚子 案嘉靖十九年陞福建按察僉事整飭漳南兵備

温州經籍志 卷十

七

漳南故無志故寔靡所託先君適以暇日旁摭遺討為之志米鹽織悉

因圖狀其谿谷委折道塗紆直扼塞處陰寓馬將軍聚米以貽來者 二

山人

朱氏 集九 瑞安縣志

十卷 明刊本。千頃堂書目七無卷數

存 瑞安項藏本

瑞安志成劉侯畿以奔走書介邑博歐陽照暨纂述四子過廬請敘余言不文奚取哉然侯舉盛事余亦竊附以傳盛辭夫自列國有史掌於周官備於職方志之來尚矣孔子歎文獻無徵而於夏殷之禮懼託空言是以春秋垂憲百王而取徵魯史足矣若瑞之文獻則亦有不可泯者恭叔篤行水心正學忠定如陳學士貞烈於卓侍郎道德文章代有稱述而山川增重今昔增輝不有紀述則宦遊者於何遠稽以為政而

後作者於何尙友以為學偉哉斯舉蓋有得於政教之本夏殷之故彰

美傳盛而損益可知者也矧瑞自國初纂述附於郡志永樂以後百四

十年殆闕文焉匪侯之毅然修舉諸君子協贊以成如老成典刑何是

故輿地志而形勝昭建置志而封域定田賦志而供輸經職官志而宦

業辨祠祀志而祀典崇兵防志而海虞飭邊舉以釐仕路人物以表英

傑藝文以彰往述古蹟遺事以備鑒觀至於因革之精存取之核例陳

變敘使人知褒戒之嚴凜然崇善黜邪有魯史泣麟之遺意然則是志

之修於文獻不重有徵而後來事者得無師憑而興起者乎先是督

學阮公郡守龔公寔為之倡溫凡五邑而瑞志獨先竣梓若其論述精

信卓然成書可與外史列傳並垂不朽則尤不可誣侯吳人以進士宰

瑞百廢具興志殆其一事焉後有述者吾知其可書矣若鄉大夫通

周令同知蔡 親博集諸記 述有 飾 詞則四子朱綽 秦

激 蔡芳 嘉靖乙卯仲春既望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 左布

政使樂清趙廷松識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瑞安縣志嘉靖乙卯邑令劉畿延邑諸生

朱綽等修

乾隆温州府志十九嘉靖瑞安歲貢朱綽華亭教諭 案嘉慶瑞安縣志十九嘉靖丁巳歲

貢朱綽 誤作綽

案千頃堂書目七劉畿瑞安縣志嘉靖乙卯修即此書畿以縣

令主修故黃目遂題其名

侯氏 一元 樂清縣志

七卷 千頃堂書目七

存 樂清鄭氏藏本

予叨役茲土工課日坐簿書堆中而於教民之大務恆切切焉而未遑

殊愧乎委質之初心一日諸生持邑志來見則自永樂迄今曠未修訂
法制之沿革財賦之盈縮政理之張弛人才之隆替風俗之滄澆悵然
其無足徵也嗟乎志固一邑之史也公好公惡之具也若是曷以興民
乎時方伯二谷翁致政杜門德誼孚鄉評文章名海內肅延之西塔之
巔掄諸儒異相之更寒暑而始竣先之以壤地而水利興焉次之以宮
室而學校要焉次之以財用而貢輸急焉次之以人物而名臣碩儒孝
子悌弟貞婦闈焉終之以賢類而老釋方伎區以別焉是可以興矣夫
人莫不有好惡之真心語其天體之微固非百姓所與知而其日用閒
忽然萌惻然動沛然達自有不容遏者況樂清山海奇迥仕多忠亮劉
靖之臣校多宏介孤貞之士民多磊落峻特之耆昔人以東南鄒魯稱
信非誣已及其流也為健訟為矯亢為同波相激為同勢相挺然其平
寔常直之心每依傍其氣質而出故獨於真心為最近子治之即境法

温州經籍志

卷十

九

以活其所愛曲法以滅其所憎不可也雖然其視蕩平正直之極尙隔
層壤茲欲就真性之近而以天矩歸之則是編不既備乎是故因公是
以興其真好之心於以力於為善力於行仁因公非以興其真惡之心
於以力於祛惡力於芟暴夫狂狷鄉愿誠偽辨也而必謹所習循樸俠
佞名寔分也而必審所尙德行正行本末懸也而必識所從內健外順
內柔外剛君子小人之塗也而必定所趨惟茂根幹以削枝蔓惟守節
淡以黜華炫惟遵顛伺以脫嗽嚮惟甘衷抑以恥掩箸庶幾舍妄舍而
登巨履離蹊徑而遊康莊何幸而與民相期以有成哉斯固予之意也
非予之意也志之意也非志之意也即爾百姓日用之心也隆慶六年
壬申季夏穀旦賜進士樂清縣知縣婺源源胡用賓書
曰昔君子膺受任寄畏天閔人早夜孜孜斷以自靖其心全所付畀已
爾豈以垂聲哉其必筆之書者何也蓋其仁之無窮也仁無窮故其心

亦與之無窮自我而孜孜者不自我而止也故列國必有史郡邑必有
志而必咨故寔得侯所以為孝也必告新令尹子文所以為忠也故曰
前事後事之師也在則人亡則書而左氏斬齊豹之無名史遷希青雲
之有附則非其指矣雖然庸非教哉夫狂夫瞿樊柳言有防也莊獄變
楚語言有瀆也故君子不自坊而常憲令以峻坊不自名而常竹帛以
勸名華袞鈇鉞之辭亦君子之所以厲世磨鈍而成其亶亶者也故君
子舉之必可書也書之必可庸也輪駟飾而可以行遠者其惟志乎余
以謏聞蒲柳憂生桃蟲思步筆札之事失之久矣閒惟信古傳舊因人
成事而樂邑者又吾父母之邦也民刊物恥幸際今令照以深仁奉侍
御寬民之規遵中丞畫一之矩拊循勸勤四載一日乃始喟焉懼於文
獻之闕請之郡伯挈百五十載之墜緒授之鄙夫受命之日茫然靡依
爰及諸儒除館西岑芻咨久之稍有端緒分卷而校夫既成秩余特整

温州經籍志

卷十

十

齊之耳然猶曠時累月始克成編吁其難哉蓋同事有狷介而斬名者
則曉之以西山蹈仁之心有旁通而欲多與者則抑之以孝慈不改之
義有退而自嫌者則宏之以解羅龜陰之書有雅而務簡者則開之以
鼠坻牛場之利有綺而務斧藻者則弭之以棘猴木鷲之寐期於文正
事核以副吾侯仁天下後世之心而已雖裘成眾腋而襪靡長綫能無
挂漏衡決之虞哉觀者取節焉可也時隆慶壬申季夏之望江西布政
使司左布政使邑人侯一元舜舉甫撰
吳志七書二谷山人
佚
自序書何以言翼志也樂清志既成不逞者從而搖之則為影響之詞
以誣之雖有膠庠諸君子鳴鼓之攻與察院各道鈇鉞之詞而猶不已
也夫誣余可也誣余親酷矣猶可也而誣一邑之書其可哉昔人有就

熏膏而不愠甘髮別以成典者誠誼重於身也孟子曰豈好辨哉余不
得已也非辭而却之觀者能無眩乎哉是故兩造備而單詞始清矣雖
然不以畏其志而徒以服其詞雖靡如乎猶吾愧也嗟乎是余之罪也
夫是余之罪也夫萬曆元年暮春十日二谷山人
近稿一

案二谷侯布政一元僉事廷訓子雍正浙江通志萬曆溫州府

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修樂清志林歲貢
大椿有明槧本道光樂清志所載明以前事多本之歲貢卒後

所載書家人秘之不肯借人余未之見也其志人物傳後有論

見道光樂清縣志在地志中頗為切例其攷證亦詳核在明代志乘最

為佳本千頃堂書目七載胡用賓樂清縣志七卷隆慶壬申修
即此書用賓以邑令主修故誤題其名也雍正浙江通志二百
五十三載隆慶溫州府

溫州經籍志

卷十

三

平陽縣志

八卷千頃堂
書目七

未見

自序夫彰往察來辨方類族以為己則可與可觀以從政則推陳致新
以博物則多識受隨所酌而無弗盈者其惟史乎蓋自有名物以來
方策所垂大抵皆史也自卜筮禮樂皆先王為治之迹而後世之史亦
有之以其陳常斯謂之經以其抒情斯謂之志而其有漏于民有裨于
政則一而已夫自封建廢而列國之史亡于是乎有志而俗吏多急近
功或藐焉而弗事或事之而挂漏而衡決願惟斧藻其治前于後囑熏
心乎虛美而闕略于故寔不幾于察言乎哉余嘗同病于雲悔其少作
屬以易言之責恒焉內訟因矢勿為屏筆且久一日平陽大夫少龍朱
侯手其邑故新之志造余言曰竊聞君子之誌于言也若義之之誓仕

也不敢請矣雖然此國之故也而既具矣因而輯之以惠後人不亦可
乎且吾太府張公碩人也下車未幾而仁覆五邑光之舉也寔請以來
願毋辭余乃唯唯受而讀之則既具矣于是稍為整齊次第述而不作
既成視之曰志其庶幾哉是故觀于輿地而慎阨塞重河渠是鄧侯所
以造漢史白所以流惠也觀于廡宇而思東野之馭焉則士苗之畜君
也觀于食貨而思足寒之傷焉則尹鐸之寬民也觀于官師而思繩焉
則蕭曹之規隨也觀于人物而思貢焉則燕相之舉燭也觀于秩祀而
思志焉則重黎之非葬也觀于外志于藝文而旁通焉則子雲之鉛書
子山之石語亦於是在焉吾聞朱大夫為治甚廉而能平陽之政夫既
咸秩而不忘乎國之故思有以貽其後人仁之屬也既序以歸大夫則
大夫以愛去而視之成者乃我別駕萬公公之仁明當世鮮儂而斯邑
乃得仍其休澤焉謂非厚幸哉于是乎書昔隆慶辛未十月既望平陽縣
志十九

溫州經籍志

卷十

三

朱東光序夫志徒紀述已哉固將經制軌事裨政庇民乎斯亦紐之史
籍可以勸戒已方余釋褐而當今天子更化嚮意乎吏治則慎薪樞
掄簡銅墨迺余菲薄叨命是邦既至而見四野之廣饒五穀之蕃殖意
其俗則柔剛之閒也曰是土膏而民愿者也宜易治徐而察之而寔不
然蓋邑罹于寇困于賦漸靡于時余競競焉求其情問所疾苦以條利
弊息耗至耳目所不及者則茫然莫余相也嘗慨以為誠得志籍具備
則披圖按紀流盼可盡清煖寒熱舉手其人以及我黎庶不亦利且易
哉于是乎竊懷斯志而幸際諸當道上公咸仁閱威震規策保釐于時
寇難既遠海嶼獲父而我太府張公則湛思元元滲漉下邑余得以稟
法思治爾氓亦可云小墜乃因暇日蒐羅故寔撫葺成編請于府公而
就方伯二谷先生正焉蓋先生志文與道聞于國人無幾何則削繁刈
浮緒正而事核爰屬季氏校梓人夫既序述詳矣顧余以為輿地解

宇食貨官師人物秩祀外志藝文八者皆政之迹而民之故也乃其要則在官師乎夫官師得其人則形勝足恃而風可移也述遵以時而農可富也其士也賢其祀也虔篤其寔而文可書也不然而或非其人則地不改也而四境駭政焉堂非不高也而向隅者有焉田非不腴也而耕穫者瘠焉俗習交偷民祇弗孚雖空文奚爲此迺余所以思昔賢俟來者語云不習吏視成事又云前事不忘後事師夫善者既以惡吾弗逮也其不善者能勿懼焉肖之乎斯勸戒之誼已夫民瘼已深余非弗隱也而拙于療治斯志也譬之集古方書以俟後賢君子平陽之民其庶永有瘳乎隆慶辛未秋日平陽縣志十九

温州經籍志 卷十

永其傳或謂年深志舊官之美最富書邑之興革當覈不今之續久且湮矣予以勤政在己品隲在人公論在後世藉令飭浮誇之辭褒有之美則悖表章先哲稽察民風增損時事不當其寔則謬名曰全書非信史也于志載奚裨焉予惟補其闕略而纂修之筆削之公以俟君子平陽縣志十九

千頃堂書目七侯一元平陽縣志八卷隆慶辛未修邑人案侯一元樂清人此誤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平陽縣志八卷隆慶辛未邑令朱東光聘邑人侯一元修此亦沿千頃堂書目之誤萬曆庚寅邑令萬民華補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平陽縣志八卷隆慶三十年令朱東光延永嘉侯一元修永嘉當作樂清平陽縣志前志八卷萬曆庚寅令萬民華補遺重補

案萬志平陽縣志經籍門別爲一條以其敘纂之蓋以舊志覆刊略有增補未嘗別爲編纂今并附其敘於此外編不更錄其

目庶免淆惑
侯氏一元泰順縣志
八卷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甚哉故寔之有裨於治也是故紀事則先民程焉紀言則大猷經焉夫自八書啟前十志踵後良史之後希復彬彬爛于文質余以其要在寔錄而不爲贅言則幾矣今天下郡邑之志則古列國之史也溫郡五邑惟泰順爲新造又最僻遠其民頽蒙夫邑新則前無所承遠則聲教難狹頽蒙則人文不著而欲有所述固不易哉長人者不履屨于一時之功而欲有以遺其後人舍志則無可爲者矣余從臺中奉命來守茲郡夙夜兢兢亦惟是求聞前人之故與凡民情土俗之宜視其已事而因革之察民所便而調順之俾相安于無事斯已矣泰順故有志而其文

温州經籍志 卷十

蕪瑣余無觀焉一日王令克家持其所輯新志請序閱之則更歷士大夫數賢之手而義例序述亦既燦然備矣余復奚言竊以爲提封千里有守守者吏民之本也疏壤百里曰令令尤親民者也然則助守宣化安土息民宜莫如良令良令既得矣迺余心亦豈能一息而忘彼民哉坐一堂之上而照千里之外不出晷刻之閒而知百世之事則於志焉取之如王令者非真能助我爲理者耶泰順之事成就注措又正其籍思以善後是故睹建置之故而得綬俗之要焉察息耗之數而得阜民之方焉詳興墜之事而得損益之宜焉覽風氣之異而得調劑之術焉孰謂仕政事而已而稽古禮文則一切未遑哉迺若保釐旬宣則本之三臺藩臬守巡諸明公之烈時際雍熙民載靈壹余所以得與諸令長寡過於天下者也敢不相勗期以有成因爲之序云爾萬曆元年歲癸酉孟夏月之吉且浙江温州府知府楊邦憲撰雍正泰順縣志卷首

稗官氏曰余觀于泰順之志而知仁人之孳孳其民也傳有之曰視官家視民子豈然哉蓋志也者志也余觀古今之變趨時之吏未有不傳舍其官鄙夷其民者也夫誠仁人也則天下孰非其家也中國孰非其人也而誠家也則何瘠而弗營也誠子也則何伺而弗穀也故夫治家而其田其宅其倉廩其禮節其行與事則舉有籍焉敝則改爲之焉而治邑也獨可仍陋而裕盡乎哉吾溫五邑惟泰順最小地最僻事最簡民最醇凡吏于斯者廉如公綽無弗優也至東瀛王侯爲之則尤優優焉其若以函牛之鼎之烹鷄也于是當路廉侯才侯常使刺五邑之劇車轍結于郡中方時清明兩臺暨守巡諸公布德于上而太府楊公承流于下循良之政光絕後先郡察師師侯得靈承益以無事于是迺按其邑之志故多草略則一輯而新之又屬余及弟麟執筆而潤色之于是邑治燦然若指諸掌而侯之所以經紀其民者亦略可觀矣嗟嗟乎

温州經籍志

卷十

五

思深哉其有仁人之隱憂乎夫始斯地也以阻壤也劇寇之所保也曠民之所歸也是故立之邑焉以闢治也而本之國之有寇也則有致之者也民之穢也有殿之者也故反政而由舊焉斯長治之術也而不然者則曩歲之苗岡寇又有保之者矣斯其明效也且五邑之民恃險阻而不寶者豈鮮哉又烏得盡畫疆而治之乎故有以聯屬之則四夷爲守而無之也則舟中敵國穀下羌夷彼吳子馬卿之言可毋念哉是故志之且以彰往且以鏡來斯王侯之心也夫仁人之心萬物一體者也故一毛之拔痛于膚一指之搗傷于心而謂泰順之治其可仍陋而裕盡乎哉夫以汲孺之忠蕭倩之賢也而薄淮陽下馮翊猶不免介然于外內崇庠之間也而猶汲汲焉若理其家而正其籍也斯不有隱痛者箚於其心而不可去哉是可書也而余兄弟不敏寔命焉將附驥而千里也其又能不喜且幸哉是爲序萬厯元年癸酉六月朔日郡人侯

一元核雍正泰順縣志卷首

曩歲嘉靖乙卯余執役閩閩與王子光振偕有一日之雅嗣是往來燕邸累與談當世務輒夷闕磊落不屑庸庸以隨世陸慶三載擢吾浙泰順令果爾上下交孚聞望隆洽余益嘉其與曠昔相許者爲不左然而未得其詳萬厯癸酉春于遊雁蕩抵臨城光振亦適以公務至邀余遊覽仙巖徘徊舊話已迺出所修縣志彙示余并乞一言以附于志予閱之其事核其文炳其義精矣夫復何言余惟方今海內郡邑或無志而創與志久而重輯者何限顧志特記事之跡云耳修之者必端其本而後可以信可以傳世固有炫華藻以美觀聽而卒無當于寔用者有治無善狀而徒托文人以爲重者甚有假修志以文其奸者始若煌煌簡冊而未幾卽束之高閣祇以來有識者之誚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者非耶迺今泰順志其庶矣乎自光振來令茲邑廉以律己儉以省費恕

温州經籍志

卷十

五

以明刑崇學校行鄉約以移風復巡司封礦洞以防寇諸凡利民者罔不殫力圖維至如民舍偶起妖氛必爲之躬虔祭告務令奠居迺已其一念勤懇爲民之心歷三載猶一日卽父兄之于子弟何加焉而民亦依然直以父兄視之猶之血氣周流一身無一息不相貫通者也無論本邑凡各邑紛劇諸當道咸借理之而光振曾無二心一日余寓僧舍光振訪余出秀有鄉民噴噴私語曰好父母好父母余詰之渠曰吾爲永嘉邊海農向苦船稅重尤苦無船之稅賴王侯理艘事廉知其弊亟爲力陳當道無船之稅始豁而每船亦減稅若干民用生生去將紀之以石諺有云路人口是碑詎不信然詎不信然此固一野史也志所不及載而寔志之本也精神心術發于事而寓于志後之令覽斯志而想見其風采能不惕然省油然興起乎志而信信而傳傳而大有裨于治徒志云乎哉光振拜手稽首曰泰民之靈諸當道之綱紀輯綴也克

家何方之有泰志之成侯大夫昆季及諸賢之釐正討論也克家何知之有

泰順巖也景泰初始創之舊有志嘉靖以來迄今越四十餘載政事

長精稜之靜盪勢移事易而歲不同矣志其可以已乎余令茲土亦且

三載上則恪守聖明之法中則遵踐循良之故下則講求斯民之瘼雖

以余之拙而爾氓亦且安余適者海波晏如梓鼓弗作則由我大中丞

憲而我太府楊公之敷治甫數月也五邑歸仁一時百執事莫敢不共

遐邇底定余亦獲以稟法于于政暇則舉邑之故屬鄉大夫士張君慶

温州經籍志

卷十

老

師曰人物曰禮志曰藝文凡八卷若干言既成以請于方伯二谷侯先

生暨其季舜昭氏訂正刪潤甫逾月而吾泰之志亦遂就斌乎其告成

矣不佞敢無一言以諗同志哉竊以為志者匪徒辭焉已也蓋觀于輿

地而思今昔險夷之異安危之機不可以不辨也有輿地而後有廡宇

是故居其居則思理其人理其人則莫急於平賦輕徭者矣如何而厚

下安宅如何而濼止崇垣也而可弗圖乎明則人幽則神事不同而理

同也於是乎有祀典而今昔之職是者舉可察矣其廉墨也而民之腴

瘠係焉其能否也而民之理亂係焉而後來之法戒成于是在矣出則

仕處則士斯受之以人物焉而昔之賢傑則今之茂才之所導而先路

也可弗勗乎禮志者諸志之遺也藝文者諸志之闡也是故米鹽織務

舟便楫也取其急務而已夫余披之故牒訊之父老而得舊令尹之忠
于余者不淺也余其奈何墮舊令尹之績而弗續之以告鼎來之令于
斯者乎覽斯志者庶知余之非敢僭也云爾萬曆癸酉七月朔日知縣
王克家撰 雍正泰順縣志首卷
千頃堂書目七侯一元侯一麟泰順縣志八卷萬曆癸酉修樂清縣人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八卷萬曆癸酉邑令王克家延
樂清侯一元侯一麟修 案癸酉為萬曆元年
東甌詩存二十四侯一麟字舜昭一元弟著有龍門集
案萬曆泰順縣志泰順縣林縣承用霖語余曰邑中某氏舊有藏
本今歸他姓不知尙可物色否
何氏格 沂州志
四卷 千頃堂書目七卷
一 閩書目二之二
温州經籍志 卷十
未見
美

温州經籍志

卷十

美

自序州有志遵制書也君肇之綱其言簡以宏臣疏之目其言析以核

古制也謹案大明一統志之志京師也分類有六曰壇廟曰山陵曰城

池曰苑囿曰文職公署曰武職公署其志天下府州縣也分類二十有

一曰建置沿革曰郡名曰形勝曰風俗曰山川曰土產曰藩封曰公署

曰學校曰書院曰宮室曰橋梁曰寺觀曰祠廟曰陵墓曰古蹟曰名宦

曰人物曰流寓曰列女曰仙釋不書城池壇廟俾凡紀述之臣例京師

也臣竊師其義以志沂州也於類二十有一中補附十有六曰星野曰

天分地休咎攸司謹於郡名下附焉曰疆域天朝割制屬之守臣謹於

風俗下附焉曰丁田賦役歲時不徭用稽勤施附於土產曰帝王曰后

妃藩封類也謹附其下曰職官名而不紀清議存曰附於公署曰科貢

舉髦斯士邦家之棟曰坊市俊民用章表厥宅里曰兵防天下文明祇

修武備附於書院曰外傳道不加修遺於中路曰災祥守臣之應曰別傳人道之變政為之機曰藝文曰遺文東魯文獻具在也謹附仙釋下終焉合之凡為類三十有七非敢作也君肇綱目也慎江文徵

天一閣書目二之沂州府志四卷明知州何格修并序案府字誤增

屬充州府
萬厯温州府志十嘉靖甲午舉人何格瑞安人應天中式任沂州知縣
王氏叔果永嘉縣志
十卷千頃堂書目七。乾隆永
嘉縣志二十三作九卷

自敘古者諸侯之邦必有史今邑之疆域視古侯邦庶務叢焉民風吏治人才出焉志以紀之其史之遺乎志與史體殊而用一是故其事貴核其辭貴雅其義貴正而嚴匪是則眩眾駁觀而不足以鑿省矣取於

温州經籍志

卷十

无

志哉永嘉為附郭邑宋元以來代有述者率統於郡志嘗見太平謝文肅公有永嘉志序而未睹其書吾鄉王文定公宏治間作郡志迄今踰六十載其閒人事世變驟矣雖嗣有纂輯亦多廢而不傳予家食頃暇懼文獻無徵欲有效於鄉邦而友人王拱甫氏則嘗受郡公之命從事於茲而未就緒爰相與訂別為例作九志不敢局煩餽不使取聞知假館於白塔僧舍屬兒輩編輯書成乃質於鄉達諸公以祈是正顧詞義蕪陋且多所僭踰竊懼不免於黜而微罪焉爾邑侯程景山公覽而善之曰吾聞入國問俗學古入官是編固政之紀也豈惟文獻攸微哉請屬諸梓人以爲從政者鑒焉遂界之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程文著敘古者列國各有史官皆茂選時獻如晉董狐楚左史倚相之倫是以春秋之書概多寔錄仲尼得因爲經以垂教戒自郡縣之制興咸絕於朝廷而外史無專職碩人瑰士迺始因漢八志爲省郡州縣等

志職非世守任不盡賢於是有萎蔓紛華樸陋無彩制作紛紜而醜好始多類矣著承乏永嘉至則求舊典而考民風時鄉先生憲使西華王公適有新編既三閱歲始得受而卒業則歎曰秩然有序粲然有文若斯志也可以語不朽矣夫志以地肇故首輿地地有沿革故次建置治以生民故次食貨民非神莫主非官不治也故次祠祀次秩官於是乎制科立而賢俊興焉故次選舉次人物即復有當志而非其正者則以外志雜志終焉夫序者申厥緒者也非序則端弗明論者闡厥義者也非論則微弗顯贊者敷厥善者也非贊則美弗彰九志陳而三制備夫然後故寔明而鑒省昭矣故曰若斯志也可以語不朽也雖然予竊有大懼焉夫志莫非予事也今既三年矣風俗增偷則媿輿地學志不宏則愧建置催科政拙則愧食貨民福未臻則愧祠祀宦蹟不著則愧秩官若其選舉人物之彬彬者固山川之毓奇而昔賢之教在也曷足以

温州經籍志

卷十

幸

追余責哉予行有日弗可追矣謹序列之以俾後之君子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永嘉縣志九卷嘉靖丙寅邑人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叔果修邑令程文著刊

案西華王副使叔果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溫州經籍志卷十一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地理類中

明

王氏 光緒 溫州府志

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

存 遜學齋藏 明葉本

東甌為郡內錯萬山外連大海重岡嶺嶺蒼蒼鬱鬱而風濤迅速倏忽千里海上諸夷若在門戶戎心叵測桴鼓時聞甌雖僻在一隅寔當東南要害其牽級彈壓關係十倍它州也歷觀往牒東甌君長七閩南越皆據有疆土南面稱孤宋季播遷於焉駐蹕遂議遷都事雖不果而地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重可知已且也林木芻粟魚鱉之饒牢盤之利甲於他郡其民無不衣被文綺吹竽鼓瑟六博蹴鞠皆廢不事事而好游閒往時島夷納集毋亦醜以致之以地則重若彼以民則饒且怠若此楊梅予之咏待暴客之來海波雖揚戶牖不撤甚哉甌之不可忘備自宋元而已然矣我國家特設重兵牙制甚列藩臬大吏建旄開府其中飭防訓士厥有司存蓋巍然一重鎮也經制備矣而紀載缺焉余不佞嚮守是邦悵舊志之闕佚而思一編輯之鞅掌簿書不遑咨訪則貽書王宣州若其第憲副君請受簡無何不佞遷秩浙西則又貽書守劉君若林君請決筭無何而不佞以石轄復治兵東甌矣于時王君適謝宣州憲副亦以入蜀還里於是守陳君繼至慨然董其事相與分局編摩殫心校核而宣州君實載筆於茲昔年而告成事弘治以來九十餘年之部覆一朝具發不惟觀法備而諸所沿革悉陳鴻鉅並列足稱信史真千載之一時矣按

郡故有志然或詳於民事而畧於兵或分志於五邑而畧於郡不佞卒業是編則輿地幅輳之廣狹建置祠事之廢興戶口食貨之登耗官師文獻之汙隆犁然具焉至若尺籍應募之士幾何人時儲之粟支幾何歲釐廉餘幾何具弓矢之張刀劍之鐔鉞之繁其厲何若水陸犀甲布列何所地圖根輻之險可以絕道扼關設伏以裨金湯者何在歲時簡校步伐驅馭兵將之術何施烽燧一舉援枹而前直可以按籍而稽借籌而算余不佞職在疆場故於此篇三致意焉後之人求折衝於樽俎則方策具在矣是役也郡邑大夫及鄉搢紳僉謂不佞實始終之力為多余何敢獨掠然予從事茲土前後十許年經畫兵民粗有緒理不敢矯附削草之聲而自托於趙營平不嫌伐勞之義其亦可藉以少報塞乎則不敢讓因諾而為之序萬曆三十二年夏四月上澣之吉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使僉事奉勅整飭浙東兵備前知溫州府事丹陽湯日昭撰

昔我太祖高皇帝定寰宇畫邦國於海邊諸郡經制獨詳而尤莫詳於甌輔以三衛九所翼以三關九營樓櫓甲兵星布雲屯豈非以甌為東南重鎮全浙所恃以輕重哉余觀夫東甌勝狀復嶺重崗環若列幃崇峴峭壁若指戟長江匯其北大河經其南周遭迴伏若血脉之穿貫襟帶之拖束以故明初盛時端人正士朋興輩出與海內英賢競爽遊斯地者或以文章風流著或以節槩勲名著彪彪炳炳令人執鞭有餘慕焉夫非以地靈相協應耶以經制之備若此山水之奇若此文物之盛又若此是焉可以無志甌固有志其來舊矣然自弘治以迄于今越百年而不修其間沿革損益殘缺散失者多不可執以為信志或幾乎廢矣于時當事者非不有槩于中率謙讓而未遑即或搜緝編摩見有次

第竟未卒業豈志之成固有待耶余舊宣州也至于是邦則與謝家玉樹後先重逢謂非此生厚幸適王宣州季宣以所修志相質余喜遊其會而樂觀其成遂欣然直任之不辭昔夫子志夏殷之禮傷祀宋之無徵非獨其記事缺也爲其所以綱紀世道維持人心者湮沒而不存也以今觀之厥志非不詳於紀載然山川有定位幅幘有定界賦役兵戎有定額宮廟廡宇有定制秩祀典禮有定規例不可以不志卽志有不能備各有司存不失尺寸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要其所以長存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乃若官師之得失人物之盛衰忠孝義節之微顯風俗習尚之滄漓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是故收之不可不廣而品之不可不精蓋典刑既遠則清徽不顯揚挖溟滓則法戒具存觀斯志也將必有勃然興颯然恐噩然而更化者矣子貢所謂道未墜地賢識其大者此也是一國之信史也是役也方伯湯公實經始之前守劉公與林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三

君相繼肆力雖參互考訂非出一人然始終載筆者宣州始終董成者則湯公也稿既具矣余不能贊一詞惟其可爲綱紀維持者惓惓與宣州協力商榷焉諸固不暇及也志成付梓爲序弁其端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冬十一月既望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溫州府事漳浦陳公相撰余受符東甌甫下車考政問俗惟條晰興革利病是亟適郡之新志成請序於余余披閱之纒纒具矣開局編摩前三守及一二薦紳爲之余後至不任載筆亦不敢受勞但及觀厥成不復贊一辭也余因是竊思之夫魯天子之事守春秋亦魯國之志仲尼因之作經寓法於褒貶進退以爲華衮斧鉞考所筆削書地爵名氏不過隱桓定哀開赴告策書征伐會盟之事當時則載非時則已未嘗遠引旁涉上記軒轅下考夏殷祀宋之無徵但闕之則已蓋其慎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上下千載勒成一編太史遷始爲之班孟堅稱其不虛美不隱惡然至于是非之

際猶以爲頗謬聖人有遺論焉大氏蒐囊太多則考核難據推畧益遠則瑕瑜失真傳信闕疑雖生當聖人之後尙有所存說而不敢盡乃欲以一人之臆見一時之懸斷令終古及今行事皆詳而無畧皆得而無失鮮不誤矣夫若斯庫寶錄之難也故與其強執而信之不若姑俟而疑之與其訂燕郢於往昔不如慎亥豕於今日茲寧斯事紹正之大都云余按東甌舊有志始自漢晉迄于明興數千年間一郡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博矣外踏故有雅馴亦多乃弘治以後之書缺焉薦紳先生問以弘正軼事選遺難言願弗深考竟弗傳或時時見於他說多不可信是以當事者有概於中思一編輯之從始事底卒業竭六七年校讐力約煩補遺于舊有加今告成書矣夫此東甌地耳錯山帶海滙江經河如故也要害何常之有漢時爲東海王稱孤竊據之都宋時爲天子駐翠華之所而今但東南名郡藩大吏與二千石所建旆設軾而治百姓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四

者也郡邑亦何常之有或屬會稽郡或屬臨海郡或爲永嘉郡又或名縉州不置郡或廢括州爲永嘉或廢永嘉復括州唐人置溫州屬越宋因之後改爲瑞安府而今則以郡名溫永嘉瑞安俱隸邑也吏治亦何常之有王逸少謝康樂兩君子其著者春艸也不流連虛出游賦詩不廢闕乎而今守若令但兢兢奉三尺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也廢興乘乎勢沿革因乎時變通存乎人夫亦表時紀事而已今無暇詳引請言其概往者弘正之際甌稱治郡矣恬熙承平民不知兵三衛九所星布雲屯但具設令有備耳彼一時也嘉靖之季島夷內訌驟薄城下相顧無兵內地被其蹂躪後是以有增營增募多置樓船軍之議隆萬以來海波復靜軍士但坐食仰給縣官費月餉歲支無以繼近是以有言汰言練罷應募兵之議然而已設者終不可罷靡費者竟莫能省也昔苦無兵以強今稱有兵以脆此其故可思也一諸俗也昔何以

模今何以靡一文伎也昔何以馴今何以離一訟獄也昔何以簡今何以煩一供億也昔何以減今何以增一財賦也昔何費而有餘今何節而不足當亦輒近世通變得失之林也按之舊事何必盡同仲尼修魯史但口授其弟子為有所譏刺褒諱掩損不可書見太史公言漢廷事有所表見多不虛如其指也亦少褒矣往往於封禪平準諸書中微見其刺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今史氏貶漢盡廢編不用大率治行志人物志所稱有賢賢無賤不肖乃近古長厚不非大夫不招人過之意夫借勸以為懲舉一而風百襲予不虛獎溢無爽礪世摩俗宜若可為矣仲尼論政布在方策此其大畧也寧能無失存之以俟君子一郡權變近俗易行有足采者班孟堅謬史遷其自著漢書反貽人目睫之論滋議之難一也蓋自古嘆之余何敢知但且以此為方策矣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冬十二月既望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溫州府事前南京戶部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五

四川清吏司郎中晉江蔣光彥撰

東甌新志成郡守吳航林繼衡觀之昔閩輿地見沿革曰世代之遷變也若是乎後亦繼今紛更且安窮也及分野曰誰謂溫遠是有牽牛之分於天其尚惑於譏祥之徵及疆域山川曰此於浙其最東者歟控閩引括枕江界溟嶂巒四塞沃腴千里太平之雄鎮草昧之狡窟也及橋梁津渡曰溫水國也匪是民茂濟矣然而渡可虞也慎飭之耳及風俗曰謠哉人勤於力省於事知恥自愛浸淫於儒則誠小鄒魯也試問闡閩其亦尚有敬鬼神巫者乎其亦尚有火瘞弱女者乎有司化導鄉哲儀型可以幡然變矣闡建置及學校曰國家以此鑑也範溫士而繕之肖而範故大可用也無若躡治然人且以為不祥及郵舍曰嗟乎是世之苦於橫擾而勢莫禁者溫僻在隅可以少安問祠祀曰夫血食者以報且以勸匪是者宜毀彼宜廬不廬反日熾何耶閱食貨曰昔先王任

土作貢十二賦三日而役國足而民有餘今物產非加蕃土田非加拓生齒非加夥而誅求之額倍蓰他日叫囂聚突鷄犬靡寧且東南民力久稱竭矣一溫安得獨裕吾儕司牧無亦保障是為豈其朝夕繭絲攘肌及骨以為愉快令皮盡而毛無傳也陶兵防日思深哉信國之警邊乎扼要而屯星羅棋布鯨鯢揚波虎豹固在山也如盡得練轄鈴挾忠烈者表裏犄角之何憂於烏裔問秩官曰此莫非天工代之而曠之乎夫誰敢閱治行曰赫乎偉哉心苟在民風流治恪勤亦治廉厲治寬和亦治吾與二三有司請於王謝以下諸君子自擇而慎處一焉毋第艷羨筆墨山水之娛取請效曠也閱選舉曰科目非古也迨觀溫名碩莪不絀是夫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亦猶行古之道乎焉用多歧其以滋倖竇也閱人物曰山英川靈其洩於是乎道德勛烈節行文章如兩如雲此暉彼暉彪炳當年焜耀來禋生是邦也夫亦其有景心景斯者斯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六

宵矣及列女曰此夫妾婦而丈夫者耶奈何世有丈夫而妾婦者也可媿已及方技仙釋曰道之所不載也然而郡有之矣存而勿論可也閱藝文曰人以言傳言以人傳兩者皆不朽而人重矣閱稗志及遺事曰悲夫航海之役有心哉文山乎天若再宋溫亦趙家之即墨也方氏何人其欲為搖乎勢窮就獨祇遺錢氏三王嗤耳是么麼竊據之前車也志及此詳矣閱蓋有見而不議者焉是志也監弘治癸亥志而刪潤之增以正嘉慶歷百年之蹟幾易裘葛而始脫稿為卷凡十有八前郡守京口湯公翊其議大梁劉公嗣其志鄉大夫玉洞王公光蘊省巷王公繼明董其裁博士余君承蘭陳君大奎弟子員周子恭戴宗璠等共其事而先今郡丞羅君應台陳君禹謨別駕王君錫命彭君劍基司理朱君道相則偕不佞樂其成者也遂並叙之萬曆二十八年秋九月既望自昔有國必有史秦人裂國而為郡史遂闕焉後之君子更而為志其

紀錄畧與史同而史有專官世相及也志惟有位者之所委畧更數十載而始一作之其所重者在於品藻人倫昭示衡鑑使世有所勸而懲焉史以官爲守故得善惡並書以信其筆行其直志徒載筆近史而非若史之有專官也其所書者非郡邑大夫則鄉之先達亦不得不少諱矣故自好之士往往嫌引自託而避不爲志而使一郡之經制典籍放失泯沒而漫無可考則亦豈細故邪夫子作春秋以匹夫而用一王之法以繩列國之諸侯然不以爲避者其有以自信也士君子誦法先王稱引孔子高論千古而瞻宗國之盛美不傳廢賢守相之業不述亦不廣矣吾溫故有志其可考者始於宋永嘉譜至我明洪武初有圖經志弘治間而宗伯王文定公瓚始更爲之迄今百年矣萬厯壬辰京口湯侯來守吾郡乃議修輯尋以遷秩行大梁劉侯繼之進博士弟子而誠焉東甌古稱鄒魯惟是文學爲彬彬諸君子鼓篋膠庠淵源具在今文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七

獻之謂何爰命啓局各殫其所聞知踰一期而志成爲卷凡十有八既秩然矣會侯移守畿輔而繼以長樂林侯按成書而手自欸摘寄不佞藉於宜州郡齋惟執事之正之也藉謝不敏而會宅憂山居林侯請益力且以先大夫之有永嘉志也曰無以予小子名公是似藉惟郡志之輯殆踰百年宗儲鉅公代有作者豈其獨有難焉而令蕪廢至今則具不佞前所指矣使不佞必引避誰當卒不避者乃受而卒業稍爲整齊詮次開爲論著以發其義蓋因乎成書者十九而附以臆說者十一要以原本山川綜覈民物兵刑賦役焯有成規典則文章昭然並舉大都一稟於令甲而酌以時宜秩王章明法守敦本尙實以善衛民使教化有裨焉亦庶幾矣蓋百餘年而先後沿革是非興壞之迹瞭然也長者而衷以爲治都人士景行高山有餘師焉東甌之文獻其不亦有徵乎哉書既成而會湯侯以右轄治兵於歐以其始之未竟而樂今之有

成也更手校而正之清漳陳侯以加諸梓自丁酉首事幾十年以俟今晉江蔣侯而工始克竣觀成焉呼其難哉然不佞竊有懼焉馬遷史籍千載擗場而孟堅猶將求多儒者律令春秋猥繩百氏多受不忍以病子長眾口之難調久矣不佞惡敢望遷而謬承茲役微惠郡侯暨諸博士以幸成籍所挂漏而衡決者爲不少矣世有辭焉烏以藉口惟平生斤斤繩墨自信靡他袒焉示人以受羣射不佞何心以都人士之心爲心耳抑不佞之有茲役也因鄉國之故實以贖而存之非不佞自以爲私也集鄉國之羣彥以筆而成之非不佞自以爲能也蓋居是邦而操觚能言之士皆與有責焉乃不佞僭承之不佞之罪也而東甌文獻幾佚矣因以不墜是不佞之罪不佞之所安而不敢以爲避也將有博雅君子篤古自信嗣成一家之言比於春秋以維世負教則是編也其以先草創備遺矣不亦可乎哉庸書以爲叙萬厯三十三年乙巳秋九月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八

郡人王光緒季宜甫頓首書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四萬厯溫州府志十八卷兩淮鹽政明王光緒撰
光緒字季宜溫州人官至甯國府同知是編成於萬厯丁巳凡爲類
十二爲目七十四頗多外畧如形勝門祇畧敘舊志數行而梁邱遲
永嘉郡教所稱控山帶海云云祝穆方輿勝覽所稱郡當甌越之衝
云云皆未之載此皆失諸眉睫之前學校門祇載梅溪鴈山兩書院
而永嘉書院之建於宋時載於王圻續文獻通考者亦不及詳其
挂漏可想又治行志中分郡良吏邑良吏爲二門體例亦嫌繁碎也
李維楨寧國郡丞王公墓表所載永嘉縣志溫州府志有良史才縣
志則繼西華公成者大邑山房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溫州府志十八卷萬厯乙巳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七作已有布政前知府事丹陽湯日昭總修黃岡陳大奎吳縣余志

李承蘭郡人王光蘊王繼明纂修

案王郡丞光蘊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萬麻溫州府志卷首題郡守湯日昭總修訓導陳大奎教諭余承蘭郡人王光蘊王繼明纂修據季宜自序則倡修始于日昭而定本則出季宜手通志題陳余諸人同修蓋偶未審志凡分十二類首輿地次建置次祠祀次食貨次兵戎次秩官次治行次選舉次人物而終以雜志季宜為西華副使子家學用原世傳文譽故此書體裁尚為淵雅凡例稱弘治以前大都仍舊稍稍潤之正德以後則舉五邑新志又采永嘉譜所載故實舊志遺脫者以補之故其書中雖小小疏舛所不能無而校之近時康熙乾隆諸志則終為近古砥訛補闕漁獵不窮況永嘉譜明以後久佚王文定所修正德志今亦罕觀此志既以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九

兩書為藍本故所紀宋元以前舊聞佚事尤多有根據不似流俗地志憑虛臆造不可究詰年代遠傳播絕稀印帙偶存誠吾鄉之寶笈也至 西庫總目以學校門失收元永嘉書院一事議其挂漏攷此志古蹟門蓋已載入因明時書院已廢故于學校門不復紀述修書諸公于全志先後義例未及詳檢故有此論矣

永嘉縣志

十七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未見

自敘夫志猶史也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之太史遷守父之業於陰陽儒墨名流道德靡不究其要指博咨諏而精考核斐然成一家言叔皮傳心史籍緯以國典孟堅嗣為漢書繫長龍門故古今史家二氏稱嚆矢焉迨世史職廢而後世執文之士率為野史私乘以備史官採擇庶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十

固陋蕪淺愧不能有所闡述而繆事鑿觀僭於論說則深以昭往訓來為兢兢爰屬警校付之剞劂厘以嗣前修而備遺亡焉耳如曰良弓良治世受箕裘以竊比史氏小子何敢承敬以釐正埃之邦人君子 乾隆縣志二

姚永濟敘永嘉山水秀甲東南蓋自謝客遊覽篇章與巖洞曠發土沃壤厚風美俗清余聞之父老無論家詩書戶花竹士大夫彬彬禮讓即閩左負販相貿易亦溫其詞色恥啾啾競價行人值昏暮或避風雨驟而入人家父兄子弟悉出勞苦次第供具不必有平生半面也黔首嚴事官長凜凜畏三尺村翁田父訓子姪恒以早輸稅急公家為務有頭白不識縣門者余心雅慕其土風頃乃從東陽移官永嘉而嘉可知也始余聞人言東陽俗澆甚好鬪健訟巖巖邑比余下車殊不爾余盡以慈和簡易治之東陽元元與余游於太上之風乃永嘉之俗故淳而余

以治東陽者治之日可坐而登於理夫澆與淳亦何常之有視上之人所以風之者邑故有志創自西華王先生其子季宜君重修焉法嚴格正事核辭宜則犁然矣邦士大夫以余濫竽令長屬一言弁首余所知邑士風淳美至其山川迴合建置沿革人物臧否吏治汚隆則良史之不律章章焉簿領僉父烏能贊一辭見循良則飲水見苛墨則探湯是令事也自康樂品永嘉山川後風流文采照映林壑詞人韻士接踵至今烈烈焉標韻勝矣然於吏治之汚隆黔首之利病則邈不相關也者東西漢傳循吏不纂入文學傳文學不纂入吏治要各有所重焉乃今觀循吏之列在志中者班班矣是我曹後來者之師表也余爲吏言吏故獨詳焉以此

乾隆永嘉縣志卷十一
李維楨寧國郡丞王公墓表公所輯永嘉縣志温州府志有良史才縣志則繼西華公成者大泌山房集一百四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十一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永嘉縣志十七卷萬厯庚子邑人寧國府同知王光蘊修

案王郡丞光蘊乾隆温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陳氏

續平陽縣志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續平陽縣志嘉靖中邑人陳彥生補輯

案雨巖陳教授彥生乾隆平陽志文苑傳有傳

蔡氏

立身青陽縣志千頃堂書目六

佚

項氏

高淳縣志

十四卷

未見

自序余視涇三載許微天之幸亦三載稔邑父老子弟相助以常業鷄犬無恙桑麻蔚然願而喜曰邑實庇余余何能庇邑居無事事取舊志讀之慨然嘆焉此誰非吾民之利病勸戒所繫而脫略乃爾將何以重一方光千禩也於是秦生尙賓陳生毓靈吳生山巍輩請余以重修請余謝不敏然於義於時非所敢辭遂擇日開局講編摩之役隸都邑者諷諸耆里隸學校者諷諸青衿隸故實者諷諸縉紳先生各出所聞哀以膚見而授簡於吾鄉張君子禮以總其事近期志成余以邑長當序簡首序曰邑有志所以紀載往跡助流政教也志久而議修所以備因革箚時變也桑田滄海陵谷亦以遞遷大輅推輪質文乘而異尙爲政者可膠一定之柱刻中流之舟乎夫政之因也以時時之趨也以漸趨不可已也亦不可極也爭乎時者禁之不趨也任乎時者逐之而趨也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十一

故爲政者不禁其趨亦不逐其趨察乎時之所以來導乎時之所以往非詳核於今昔因革之故其道靡由矣今嘗三復斯志而有慨於涇之因革也因不必論論其革者官民二田也昔殊糧今則一矣馬場昔種馬今改而租矣漕米國計也昔本今折矣鹽法民利也昔用單今改會矣寺田緇流左藏也昔坐享而今且輸公矣他如戶減也因而減里事省也并以省官揆情而宜度勢而順窮則變變則通而涇民晏如也此非更張之善者乎乃可爲扼腕者曩者黑蜾爲崇陽侯佐之蕩滄產十餘萬原野蕭瑟至不可支邇年以來復多傳派今閱歲額如神宮監米豆光祿太倉折色諸費皆故籍所不載先世所未起者田土則昔有而今無供億則昔無而今有誰實生厲貽之梗乎是用列之條款別以新增後之人讀而維之卽未能獨新稅以復舊制亦不至開蟻穴以徇末流庶幾亦隨時拯溺之策耳抑余猶杞慮焉故老爲余言文皇帝時齊

尚書秦仕而見誅人以儒諱里巷非發襖則襦微無吟唱者二百年來家慈戶誦依然鄒魯彬彬文學矣嘉隆之際俗尚時儒民環堵而居大布之衣而今易以爽豈彫其柄梳被絲而曳縞者且絡繹道路也俗故負氣見犯則較交手令尹之庭易為輪服耳而今稍稍習規避矣以質若彼以文若此則使然夫盛者衰之因微者積之始吾未知詩書禮樂之不為浮靡嚙矢也吾未知弘厥鮮麗之不為淫泆前茅也吾未知聰利巧便之不為知故赤幟也因時之宜挽趨之極其在令是邑者與二三君子其圖之哉此余修志意也若夫名賢數行貞女芳標清修拔俗之操慷慨好施之誼人有獨擅善有殊稱亦各鉅細無遺詳畧互見總之與善何害徒寬毀譽吾無其心知罪亦聽之矣覽是志者外驪黃而得之是為序萬厯三十四年丙午永嘉項維聰撰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志

焉適項令君目之謂亦足備一方典因閱高潛舊志大以脫略為慨遂馳函邀余授筆札之役余至以更正大指請則曰長世字民務在析利弊欲析利弊必考輿革清自分壤來百有餘年其閒事變屢遷若滄桑然不辨而紀於籍蔑以鏡俗求理矣詳詳令君自為序中余歎曰令君其大有造於潛至此乎夫奉藩守宇者率以刑獄錢穀期會簿書日不暇給稽古理文似非切務即事纂修又惟戒飾厥章用垂名氏其於吏治民強不必盡斷也亦多軌迹可適里閭慨然安又無煩更更東也者而潛則可異矣儒風民俗奢儉質文之趨既若狂瀾之莫砥其甚者滔天巨浸息壤難堙產沒民流日農月削此還定安集之不遑而征求之額且迭增也令君謂田土則昔有而今無供億則昔無而今有此尤其扼弊痛悼之最切者蓋力能挽者既不顧利害以身肩之而格於時勢之不可為焉務為憫恤者所云催科中撫字者而未已也悉列於籍用

詔將來興革而利則承永宜仍與革而弊則亟當圖罷寓深慨於微詞於民瘼三致意焉皆令君所授指也令君英風霞爽才轍古今以鴻藻魁南宮出綰銅墨潔齊冬冰恩湛春露撫綏之餘猶靡靡之慮冀後之治潛者按籍而究時艱隨力拯救猶之令君在事也甘常蔽芾樾蔭依然所流惠於潛者寧有涯矣則是舉也實此邑不可已之要典匪直具文也即翰墨為動績矣不者山川方域猶故也建設儀文有昔規也會貨賦程循用無改也往牒已載何復更為第余智囿挈瓶歎慚驅墨編摩無術竊擬輪轅所幸邑有名公碩彥各勤採獵開廣聞見集眾美以俾余而飾陋剪蕪提授領要則攝柄於令君余僅為次第之如此及期役竣為天文志者二地理志者一十有一人事志者二十有三總一十有四卷極知敬啟貽誚大方然記事述情視建志稍詳矣明年令君遷南水衡余再訪之白下會刻成為識顛末於末簡萬厯丁未孟夏朔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志

鄞人張子棹序
姚孫江寧府志二十七項維聰字聽所浙江永嘉人萬厯時知高潛縣勤政惠民榜其署曰冰壺暇日課士不倦文教丕振纂修邑志克備三長士民思之特為祠祀
案項巡道維聰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秦氏 瑞安縣志備遺
二卷 千頃堂書目七
未見
千頃堂書目七秦激瑞安縣志備遺二卷萬厯乙亥修邑人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瑞安縣志備遺上下卷萬厯乙亥邑令周悠延邑人秦激續修人物不立傳

嘉慶瑞安縣志秦激嘉靖甲寅預修邑志獨爲當事所委萬厯乙亥復
專館續修二卷才學識兼長人莫能及

案慎齋秦教授激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

傳

李氏維楸江浦縣志

十二卷千頃堂書目六

未見

姚鼐江寧府志二十七李維楸浙江瑞安人崇正閒任江浦令捍禦流
寇著有成績勸輸振荒德政在民重修縣志最爲嚴簡足稱良吏祀忠

烈祠

鮑氏武瑞安文獻拾存千頃堂書目七

佚

温州經籍志卷十一

五

東歐詩存三十鮑武瑞安人崇禎薦辟

包氏大方周氏家俊泰順縣志

八卷千頃堂書目七

未見

今上癸酉歲羅陽徐侯以重輯邑志問序于余夫邑之志猶古列國之
史也言足垂不朽者言之余則何敢雖然羅陽之有侯與侯之有是書
都人士之幸也又何敢無言竊惟歐之邑五而羅陽介在閩括景皇帝
時議者以其荒僻而風教阻焉割安固橫陽幽遐之鄉而胙之邑時則
俗淳龐而事簡率有所記載其大凡已訖前癸酉神宗政元之初令王
侯始著爲新志庶幾滄龐者文而簡率者具矣然而文物可興而不離
枝庶經制可立而不離草昧陳詩納賈如通邑大都能乎哉豈其風氣
域之而振勵益有漸也至于今徐侯來宰茲邑侯豫章奇材也治爲五

邑冠淬精振勵百廢具舉疆理眇昔愈以飭戶口眇昔愈以蕃沿革利
樊眇昔愈以核而當羣黎徧德而士魁賢書今日之羅陽蒸然大變矣

于是集鄉紳弟子員等而廣爲之公餘之暇相與參訂商推及癸酉而
告竣焉距王侯之治羅陽時六甲復週矣時之巧于邁亦山川之靈有
待而錫之侯也是編之作豈偶然乎哉余嘗慨今日之吏屑屑于簿書

期會僅儀之中傳舍其官以報成勞足矣其能以文章飾吏治上下二
百餘年之典故求其信今傳後不爲杞宋之無徵嗚呼難言矣且自軍

興日侈東南之杆柁蕭然羅陽崎嶇於重巒複嶂中民力幾何頃郡城
桴鼓屢警邑之壯役移其大半以爲郡衛庚癸一呼輒盼盼而索屬邑

之賦此時良有司撫綏之未能而違計其官乃侯愛民如子蒿目焦思
救罷起將以副聖天子子惠元元之意又出其餘力以勒成鉅典嗟乎

斯豈徒非俗吏所可辨即廉能異等其克兼之乎是編也慮井庠序軍
師食貨之類罔不縝悉一新後之君子瞭若指掌踵而行之綽有成憲

温州經籍志卷十一

六

矣然則侯之政二百年來所希觀之治茲之集二百年來所不可缺之
典不佞獲觀厥成喜可知也庸書以爲之序崇禎六年癸酉嘉平吉旦

東嘉周應期撰雍正泰順縣志首卷

包大方序崇禎六年不錄

周家俊序崇禎六年不錄

易應昌序崇禎六年不錄

千頃堂書目七包大方周克俊泰順縣志八卷崇禎癸酉修邑人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八卷崇禎癸酉邑令徐鼎彝延

邑人包大方周克俊等修

雍正泰順縣志七泰昌恩貢包大方字子義六都泗溪人任常熟縣丞

陞宣州經歷

案周同知家俊乾隆溫州府志仕績傳雍正泰順縣志官業傳並有傳千頃堂書目作周克俊誤通志同

國朝 林氏 山春 周氏 天錫 永嘉縣志

十四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鄭廷俊叙今天下車書一同共球四集三代以來幅幘廣大未有如昭代之盛者也永嘉為古郡名考之曩昔在兩浙中山川秀麗疆域豐饒魚鹽輻輳頗稱樂土典午以來如孫興公王逸少顏延之謝康樂諸君皆以儒雅風流薰陶習俗嗣是碩佐名賢後先踵起至今有小鄒魯之稱余不敏忝宰茲邑值閩變恢復之後駭鹿初歸哀鴻甫集雖山川如故也疆域如故也而人物荒涼財賦蕭索戎馬雲屯羽檄雨下芻糞糶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七

糶日疲供億昔之所謂沃壤今之所謂瘠土矣余撫此兵燹遺墟而簿書執掌庶務蠅紛戴星出入不辭勞瘁公餘稍暇欲搜舊邑志而瀏覽之但舊志修於明萬厯間距今八十餘載前者散佚失次後者遺漏無傳致令風微欹絕盛事不彰亦邑有司之責也時癸丑 聖天子命修通志頒行郡縣前令關西馬君暨邑博士樊君聘鄉貢林君占春周君天錫輩編輯成藁草創未備余徇眾請再聘名儒入局考訂刪其繁瑣其缺畧詞簡而核義約而該於以紹往訓來扶風礪俗垂諸不朽庶幾其有裨於邑治云帙成授梓乞鄉先達弁之先達咸以余司民牧自應在吏言吏因不避困陋接不律而序之惟冀當事諸公鏡厥情事思以緩殘疆而恤疲民究利弊而圖興革庶孫王顏謝之永嘉或可復見於今日也夫 乾隆永嘉縣志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永嘉縣志十四卷 康熙癸丑知縣馬璣聘

邑人林占春周天錫修壬戌知縣鄭廷俊續修王錫瑄序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康熙歲貢周天錫著 溪集康熙時重修邑志

案康熙永嘉志今未見其書據鄭廷俊敘推之蓋馬忠勤璣本延周樛菴林雪菴二人纂輯草藁既成後馬徇耿藩之難事遂中輟廷俊既隸任重為增刪刊行然俗吏喜以刊修志乘為己名往往有修補版片一字不易而輒添序跋索索自稱補續者廷俊敘中所云真偽蓋未可知今仍以周林原書著錄外編亦不復錄鄭志俾無繁複其通志所稱王錫瑄序今亦未見跋更訪錄焉

林氏 允輯 鮑氏 易 樂清縣志

八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六

郡邑之有志尚矣紀星野疆域紀風俗人物凡繫於茲土者靡不紀大之同於歌幽營洛之文而纖悉畢陳期其適用猶足位乎山經水注之列故作者必求為可傳予壬戌三月蒞樂詢邑乘尚闕購得舊志知為二谷侯先生所真撰止於前之陸慶其後百餘年事蹟幸明經林鮑李三君徐梁二庠生先已集公所次第增修蓋當癸丑年 皇上以聖紹聖俾天下郡縣各纂集志書彙於省以成通志進諸史館以備蒐采之資績因弭變端講戎事遂暫緩焉而邑志亦竟未成帙今仰賴 天威四方底定朝陞廣歌田野樂豫邦國遠近之志靡不竭厥告成以答茲 休命樂邑雖小亦已繕錄以進乃謀剞劂之役五閱月而功始成子忝長此邑雖無纂述功不敢辭不敏因為之言曰夫國史陳善惡以重勸懲法取大備而志則載美遺庶蓋欲使人人樂效變俗自見聖賢之心非徒陳說古人古事已也故有天文以明天道有封壤以著地

五 卷之二 五

道夫人知之而不知紀天地所以表人之始也人固秉天地之氣以生者也由是而政教而典禮而儒賢而忠孝乃所以立人極也三極之道備天下之事盡矣孰謂蕞爾邑遂可通於此理之外乎顧予觀志所載士風民俗即作者已微有疵焉如佞佛事鬼巫風也人而能見天地正大之情有是乎湖女停喪習也人而能全天地仁孝之性有是乎好訟使氣悍俗也人而能全天地中和之德有是乎見義不為薄弱也人而能體天地淳厚之心有是乎若夫科名之盛衰文事之興廢雖因乎時會要亦天地之所鍾也則夫文藻于星緯精氣應山川孰非人所自致歟考諸前代若宋之王梅溪趙德成陳質甫劉蒙川名行功烈炳炳不磨明則有范時雨鄭逢時高肅政陳宗獻諸君子皆才德矯然傑出者而忠節如章恭毅著述如侯方伯尤千秋人望豈徒稱美茲土已乎讀者亦可幡然而興起矣雖然今日者言乎正俗則月吉有講言乎育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九

才則訓士有章上而中丞牧伯諸公時時宣天子德整飭規條振興文教樂雖山陬海澨何嘗不在 王化鈞陶之中即予以庸拙吏奉公循職經守三年朝行夜思亦未嘗不以君子長者厚望於此邦土氓也然徒有移風易俗之志而竟無振盪起衰之才司馬氏云使人回心嚮道非俗吏所能為其信然乎其信然乎予惟以不負所學者始終自矢以俟後有大賢力躋茲邑於瀟古而已矣姑述其畧如此予之心則固可閱也是為序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季秋之望邗江徐化民雨蒼撰
道光樂清縣志十順治辛卯府學歲貢鮑易康熙歲貢林允輯 十一
樂清縣志八卷國朝康熙乙丑邑令徐化民聘邑人林允輯鮑易等修
案康熙樂清縣志縣令徐化民主修林允輯鮑易纂輯通志府志並題徐化民名誤

呂氏 弘治 平陽縣志

十二卷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三

金以竣敘邑之有志邑之史也國家覆載無私朔南皆訖尋權度索之國圖籍奄歸出日戴斗之區梯航並至矧茲揚州近地貢賦總結于是乎在而舊志既燬掌故闕焉有司之過也竣故不揆樛昧與邑之諸君子圖之而新志遂成序曰夫平陽為於越之域而東甌邊徼也有晉太康閒置始陽縣隸永嘉郡歷五季及唐為橫陽吳越錢氏改為平陽元元貞開陞為州迨明初仍為縣曰平陽我朝因之而名始定斗牛當吳越分野考諸天官唐一行星紀不舛王公設險形勝是依瀕海襟江四鄰之封犬牙參錯羣山台沓四面繚繞而鳴山形止勢聚為縣辰厓其川無慮數十匯為縣南明堂余將于鳴山築樓藝樹以培風氣潛其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十一

十

明堂淤渚以緩眾流志有待也鳳蕩玉倉秀拔甲東南斯一邑之勝乎倉土之毛氣候以授人事平陽所產菘蔬菽粟而已舉網擊鮮厥多海錯羹魚飯稻男耒耜而婦女紅出作入息帝力何有斯則善矣故首志輿地焉城墟濠塹所以衛民也草茨廳事所以庇身居正也官次圯而廨宇壞將有構葺費無出焉夫士何養乎養于學也宮牆丹碧 宸翰昭回新鄉獻祠設義學館師儒而激勸寓絃誦之業鼓篋萃止者斌斌濟濟與東甌夙號小鄒魯士風擢學鄉有校而家有塾藏書則皮贖置則田余有志焉街市無于金之貨鹽筴之饒富賈重商之集而都鄙瀕海潮汐斥鹵塘埭陡門所以禦鹹蓄淡粒我蒸民莫非其力築船艘工竣漸及鵝雁錢倉球闌維吾民不憚暫勞已成者修未成者舉補于未崩築于未壞則亦有秋矣坊表具瞻津梁利濟置郵傳命病涉徒杠倉之有積儲待補助也穀頓僧宇陳而腐賠償不訾余益扼腕故次志

建置也黃冊之造往槩未別賦恆征小民勉樂輸矣力役之徭果盡均平覈實否況平陽遷展訖茲招徠墾闢丈量難行若客寄佃莊不特令苦催科政拙也厝火薪下之虞官民均受其病無能霍除故賦志焉民閒習俗樸樸士者好學問婦女勤紡織大較美矣閭有猜猜喜爭不戒終訟婚娶論財徵福淫祠聽于巫覡婦婦之貞親屬奪嫁咨諏砭俗安得耳提而家諭之故次之以風俗令長佩 日務蒼生之

愉慙懸其躬丞尉宅職毘而佐之絳帷臯比矜式係焉又皆仰祿公家靖共之謂何而或敢尸素耶彤牙畫戟介胃兜牟干城是寄故次之以職官而述其姓名在位之循良捍患有治狀者去而人思之歷宋元明迨我 朝合令丞簿尉師儒桓武得六十三人未為寥寥也然必卓犖絕倫施實德于民而人始頌慕無窮焉故次之以治行山川社稷明神正直以忠以勞以義以文者廟之壇之蒸禴不忒若奔走牲犧供給淫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三

祠厥俗好鬼未易變者欲定民志故次之以秩祀海區浩蕩甌閩要害鯨波伏莽安瀾弭戢然苞桑之繫可不念哉營制斥堠星羅棋布我疆我里適重幅輳故次之以防圍宿興計偕竹箭苞菁樛栢之材不涉其途無以刷羽奮迹然或以經術以薦辟以博洽以掾銓雖異軌殊途乎要亦網羅所及也故繫之以選舉今夫鄉獻之薪傳理學其任道也重矣忠義之慷慨擗難其履蹇也順矣宦業之展采敷歷其惠濟也弘矣文學則搗揆斧藻之蔚也武烈則捍衛禦侮之貞也孝友之篤斐天彝行誼之禔躬粹美隱逸則窳窳孤崖之致流寓則景星威鳳之儀若夫方技雖小道亦標逸韻而列女則矢志靡他寒冰凜雪之介也此皆可

雖小介在海東建邑千載其來迤矣白楊老柏其墓所封虛寂靈幻別傳仙釋龍湫丹井祇林紺宇浮屠黃老之徒所憑藉也祲祥時變詭奇軼事書之足以廣異聞麟經不遺六鶴大易象箸之黃乾德坤垠不能有純無雜也故繫之以雜志終焉客謂余曰平陽蕞爾一隅志之撰述微矣惟是昭往詔來前有徵而後有鏡詳匪蔓信匪誣則可謂云爾已矣埃日志者志也殆與諸君子重有志于斯也夫載紀傳述上所沿革下所患苦劇畫釐厝稔然具備如余者兩載濫竽瞿瞿汲汲蓋有志焉苟鑒于茲而規畫經理百廢具興民實受利令實遂志庶幾少追咎愆乎是諸君子重有榮施於余也豈不重哉豈不重哉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平陽縣志十二卷康熙戊戌乾隆溫州府知縣金以竣府志作俊誤延邑人呂弘誥等修

案呂歲貢弘誥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三

章氏

瑞安縣志

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瑞安縣志十卷康熙辛未知縣范永盛延邑人章起鴻等修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瑞安縣志十卷康熙辛未令范永盛延邑人章起鴻等修乾隆己巳訓導章昱續修

嘉慶瑞安縣志七康熙壬戌歲貢章起鴻

案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康熙丙寅瑞侯范公永

盛敦請纂修邑志序次詳略釐然一正則康熙瑞安志朱默齋亦與分纂也府志又載章昱續修據瑞安志則章志別為一書今錄於外編府志增康熙志下殊嫌淆混

張氏 南英 平陽縣志

十二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存

前志閱今六十餘年矣余生壬午前二十年歲遂夢夢也後三十年南北分馳羈跡異鄉計所聞所見不過二十餘年事耳乾隆丙寅同邑蔡君世源與余有修輯邑志之約明年蔡以官之昌化不果日月易駛近十餘年矣同學老成半皆凋落而野老畊氓又俱不諳當世務詢之軼事茫茫贖贖而獻亡矣越丙子江左徐侯以少年名進士來宰是邑甫下車即慨然以修志為己任余知侯景前型憲後來以大布德澤於民也適錢塘孫君謙來自幕中侯訪余與之偕迺分纂其事侯購邑遺書三閱月一無應者僅得廢本數卷於戲文又亡矣余瞿然曰當吾世而不襄厥事不唯前志魚魯溷漭漸盡而且本朝百年以來 列聖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三

功德大經大法湮沒勿彰余滋罪焉因思二十餘年之聞見尚足以資掌故而存什一於千百未必非竊簡有靈也遂與孫君昕夕搜討補其舊增其新閱一寒暑彙為二十卷開附厄言亦居今志古訪賢詰之踪陳興廢之跡流連感概所不得已之辭也若夫生長明盛咏歌太平潤色鴻業又予小臣不辭揚厲者矣稟成上之侯侯復一一訂之親為之序俟受裁於太史杭公以付梓是役也以數十年不急之務幸侯而觀其成向使余與一二同志拾殘舉墜不經大匠繩墨即自成一言其懼備規軼矩與野史同譏此士大夫所羞稱也則侯之功不可泯也迺詳其始終於末乾隆戊寅四月望前邑人張南英謹跋

張南英修

余氏 區光 東甌道志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葉氏 嘉榆 東甌建置考 寶香山館集十九

未見

平陽縣志補正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鮑氏 作雨 張氏 振 樂清縣志

十六卷

存 道光丁亥刊本

伊古載籍足以囊括寰宇極洪纖鉅細而無不朗若眉列者其惟史乎史之所載上而天文五行下而地理職方禮書樂書以明人道平準食貨以驗物情可與可觀可歌可泣胥於是乎在士君子得珥筆雍容廁身修明之列其亦足矣余性好讀史而學淺才疎又甫捷南宮遽膺民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一

四

社末由從史官之後私心憾焉歲在乙亥自孝豐調任樂清邑餘劇日勞勞于簿書錢穀之末學殖幾落矣既而披覽圖籍取邑志而閱之不禁喟然曰嗚呼此即一邑之史也夫史之所載周于四海而志之所及固于一隅若不可同年而語然由邑以達於府由府而達于省由省以達於一統事有相因理同一貫志在修明者從而留意焉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史願樂邑之有志始於宋清熙熙開其後有元樂清令馮君修之又其後有明邑人侯二谷修之前後相去多者二百餘年少者亦百數十年事多缺如 本朝啟運文治聿新康熙癸丑命天下郡縣各纂集志書將以上諸當亡邑令徐君奉文修緝宜若可觀頌其時三藩甫定兵燹之後文獻難徵故為書亦多闕略又自此以迄於今百四十年載久未重緝不特損益廢興無從稽考而且孝子順孫漸埋沒於蔓草荒煙之下義夫節婦幽魂莫慰此有心風教者所為掩卷而太息也余

久欲修之而未暇癸未歲爰與邑中諸君子謀延請瑞邑名孝廉鮑雲樓先生就其書而續訂之草創未就余適陞任乍川然雖道里相隔此心未嘗一日忘也歲丙戌書始告成諸君子郵寄來示余受其書而讀焉首輿地終雜志中別爲十二門義例一準史法凡天地人物莫不詳著於篇有善必彰無微不表而所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者亦諮詢採訪罔或遺漏潛德幽光久而彌顯其有神於世道人心者豈少哉異日朝朝廷開國史館命儒臣博採淵源并蒐羅佚事以備纂修是編當必有可取者真可通于史矣余既喜其書之有成而因以歎其用心之良苦也於是乎言時在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季冬上澣賜進士出身誥授奉政大夫署浙江嚴州府事嘉興府海防同知前樂清縣知縣加三級陽春劉榮玠撰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乘明以前久佚所存者惟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重修之本其時奉文纂輯迫於程期又撥拾兵燹之餘率多闕誤越今百四十餘年矣文獻無徵徒深慨歎後訪得明隆慶志爲邑前輩侯二谷方伯所修體裁較密文亦稍詳始請之邑侯商及同志延同郡鮑雲樓張啓庵兩先生總其事諸同人劬搜博采閱三載書乃告成蓋修志之難如此而或且議之謂近代以來郡邑志不啻充棟新城王尚書獨推康對山之武功爲最以其文簡而事覈也樂清舊志二冊今卷帙數倍於前餘簡何懸殊歟不知對山之志武功總目七篇雖一邑之志實自成一書故與他志體例有別且志以網羅文獻爲宗非徒以簡爲貴也吾邑瀕海負山地廣而僻志久未修學校之興廢人物之盛衰田賦兵制之損益職官選舉之隆替忠清節孝之流傳聞見異辭謬訛承襲斷無容簡且率者蓋修志之難而不敢憚其難也如此余謂生之言誠然抑更有進焉

樂在宋元明時人文蔚起著述甚富近則板籍銷亡斷簡殘編收藏無幾久之而數典忘祖并前哲之嘉言懿行盡付之過眼雲烟際緒茫茫誰執其咎是志之不得不修修之不得不詳窮源竟委折衷一是以信今而傳後誠諸君子之盛心而尙可以繁簡論哉余因撫生言而識之以見修志難而修樂清志尤難者如此道光丁亥仲冬温州府儒學教授海昌陸景華撰

賈聲槐序 道光七年 不錄

高際盛序 道光丁亥 不錄

王丹壁序 道光戊子 不錄

家大人永嘉張先生墓誌銘先生名振葵字慶安號碧庵世居永嘉場嘉慶戊寅舉人道光丙戌大挑一等改教職官終鎮海教諭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幼慧喜讀書自少志操特異既舉鄉試連會不第居京師不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輕與人交獨與青田端木先生子彝及吾邑鮑先生往來論學嘗謂治經之道宜取古人之言有神世用者博涉而精考之以自備其材無妄分漢宋徒資排擊又謂諸經史及古人詩文辭皆足以增長學識不必專守性理語錄蓋先生爲學通博其旨如此

案道光樂清縣志分十二門曰輿地曰規制曰學校曰田賦曰兵制曰職官曰人物曰選舉曰藝文曰風俗曰物產曰禮志每門又各分子目大抵以隆慶侯志爲本而參以省府各志及先哲文集補其未備體例頗爲詳整輿地門山川一卷尤爲精審凡例謂府縣舊志紀山皆似嶧山未免失實茲特仿太平志敘山皆循次第綱師禹貢目師山經獨獨經緯區以別矣敘水則用鄭道元水經法一幾貫串兼用齊次風水道提綱別列支流於後以清稟目今覆按其書知非虛語也餘若沿革表鉤稽史

志糾正俗說物產志博徵倉雅坵綴方言職官選舉兩門亦能考證列朝制度條舉件繁襍而不述在吾鄉地志中足稱善本自湯成烈永嘉志案外莫能與方駕也雖其間小有疏舛如謂漢東部侯官即東部都尉而不知其當為東侯官說見惠棟後漢書補注二十謂樂成之義取大樂正造士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而不知永嘉郡記書字或作城詳外編永嘉郡記敘以祭鼎儀範為王東巖作而不知其為亳州道士王與之所著詳攷木橋嶼即今玉環不知其又名地肺山郡記謝靈運遊名山志他若人物門有鄭泮傳藝文門載潘翼著述均誤收流寓若此諸條尚待補正然其大體則無可議也

黃氏漢歐乘補

二十卷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七

存永嘉黃氏藏手棄本

人生同此賦畀而嗜好各殊然專泥詩書未免性之近於偏也止談鄉俗未免見之拘於墟也漢少習舉子業綠家貧嘗效闕澤備書既而槩筆四方聊餬子口第自愧溝壑無識蓮幕濫竿而結習未忘每於晦明風雨手一編弗綴閒嘗見諸書有載及吾甌輿地人物故事輒為筆之簡端邇來遊地既廣閱書頗多而所得筆於簡端者愈夥積久成帙因溯古及今次第編輯而釐訂之得若干卷名曰甌乘補蓋以補郡邑乘津逮所未及且視舊乘中所遺佚者得十之五六異同者十之二三餘或類涉鄙瑣怪誕為先正所不屑取詎可概以津逮未及論耶而漢則敬深桑梓一草一木弗敢蹂躪而又廢棄之故識大識小所宜兼收而並蓄以備他日士大夫修志去取是亦李肇作國史補章惹作吳事類補之遺意也後此有所見聞更當擴拾而續補焉夫豈止于此哉雖然

士生斯世弗克奮志努力充其學問經濟以補世用願乃歷碌風塵踈此歲月僅僅以剽竊羣書為務為有識者所哂抑又何取焉茲不揣冒昧爰即是編以質諸博雅君子未悉許可否也倘不以在鄉言鄉囿於淺近者譏漢則鄙懷宜何如欣幸耶昔道光二十二年歲在壬寅仲春小若山人黃漢自序

物以勢而易散事歷久而就湮古今同此慨也然欲一弭其憾使殘者完逸者聚非補不為功漢儒補樂記考工補冬官東廣徵補亡詩韓昌黎補許傳補之功鉅矣哉浙之東甌開於漢著於晉盛於唐宋自昔號小鄒魯其山川之奇特人文之蔚興生聚之蕃衍物產之富饒代有通籍以記之通著者所以補史氏之不逮也雖然可補者豈惟史策哉功德施於人聲名著於世膾炙眾口稱道不衰年即遠無庸補也下此善於鄉賢於族烈於家當時盛稱過而闕寂縉紳不及知父老不及舉留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七

待後人搜而補之往往然也甌豈獨不然戊戌秋仲余蒞茲土辨利弊禦寇盜勸文學崇善善良日孜孜焉有求補於風俗人心而未暇尋章摘句較訛刊謬已五稔於斯矣邑有黃生者淹雅士也來修相見禮坐譚之頃探懷呈所輯書編曰甌乘補請序于余公餘卒閱之舉多闕發幽光道揚善類博採他說以補郡邑所未載蓋亦心平義而勤於學者矣噫斯人也余特不知其能補以言而即能補以行否也且不知其能補後人之修乘而亦能補余之治甌否也然觀其書推其心可想見其為人是為序時道光壬寅嘉平月甌括觀察使者皖江陶士霖題

案鶴樓黃

漢永嘉人

生甌乘補二十卷皆記温州舊

聞為郡縣志所未收者按時代先後排次惟經籍物產藝文仍以類聚其採自他書者皆節錄元文間附評論至近代軼事得諸傳聞者亦注某人述其採摭尚為不苟惟攷證未精如永嘉

漢為永寧遂并魏長孫澄封永寧伯鄭孝穆封永寧侯亦收入
不知拓跋版圖不及江表也五代錢鏐改橫陽為平陽遂并梁
李彥封平陽伯亦載人不知唐以前無平陽縣也他如宜春
劉靜春為樂清劉文肅公詳辨以丹陽洪興祖為洪慶善洪慶善見洪通史若此之類攷古疏舛不可枚舉惟國初以來軼聞瑣
事紀錄頗多可為續修志乘之資其詩文七卷亦多府縣志所
未載雖不盡注出處體例不無可議要亦有餽文獻之書也

右都會郡縣

曹氏叔遠 修復李渠志謝長江西通志十五

佚

江西通志十五袁州西南十里有李渠引仰山水入城唐刺史李將順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鑿邦人利之目曰李渠宋淳熙十年州守曹訓命工加濬并刊圖經所
載李渠事於疏泉亭壁歷久愈湮寶慶三年直華文閣曹叔遠知州
事亟議修復其浚治次第由陂頭至西城下復由西城渠口至貢院入
江處減水溝凡三接水溝凡三大小斗計三十有七大小橋計二十有
七皆係李渠所經其役夫條目設立渠長陂戶甲戶為法最良雖代遠
勢殊固不得而畧也 凡役夫每且畢集於庭十五夫分為一甲別以
色旗分渠以二丈為限每二丈用役夫一甲或二甲視渠難易以定多
寡中留二丈以次更竣使役夫不相質亂工役有所稽考每甲督以一
卒兩甲總以一胥不時委官至役所檢察其備金一視市直遇晚親自
給散吏不得預毫髮遠近聞之荷鋤而至者日幾千夫方春小民艱食
賴此以濟其甚至治陂及築新隄則付之陂戶以其習熟陂事故也
備金亦與役夫等委宜春丞徐徹尉余紹貢士李發給之渠在郊外者闕約一丈深

約三尺唯茂林路為極深其在城內者闊皆三尺以上深約六七尺 渠水雖已流通又慮向後或有侵
占淤塞及陂頭長隄有衝決等事州郡未即知覺須得有公心好義之
士常加覺察知以告州郡修整施行然後可以永久迺選請州士十員
為渠長專修任其事渠長之稱 陂戶乃佃氓自沙陂而上之官 陂受
此渠溉田者為之計六十餘人而甲首六人甲首每歲 輪著六人遇有小小損壞
衝決去處本保即報知渠長令甲首喚集陂戶自行修整如所費或
重則十渠長參酌申官助之 甲戶自城西至東城凡李渠所經近二
百家今令五家結為一甲互相糾察不許侵壞淤塞如棄糞除破缶及
有禁 三甲內又擇一人為甲首常切點檢遇有此等及渠畔頽圯之
類甲首即報知渠長遣人監視浚達者申官督治內有甲首隱而不
告或因他人報知罪其甲首 開濬李渠功力浩大今已周全最緊要
是渠水到西城下斗口一帶隄畔日前常被城下壕塘租賃人不時盜
掘放水以至侵壞及填塞作住屋或據渠作廚廁等使一城官渠之水
斷阻不通今於城下起蓋官亭一座臨李渠作朝夕照管處所是亭前
分水湖地付貢士李發掌管并令專壹檢察李渠入城下斗口一帶水
流通塞等事基界南自萍實橋下東至渠上官亭西連益州塘路西下
平地一段至易監稅莊屋前北至新立隄畔為界以上五條曹叔
遠修復李渠志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李

案曹文肅李渠志宋以來舊目並未著錄惟雍正江西通志節
錄逸文五條猶見當時規畫大略宋史藝文志二別載陳哲夫
李渠志一卷其與曹志不知孰先孰後也

王氏叔景 三吳水利攷

八冊 終雲樓 書目四

未見

李維楨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王公墓誌銘公備兵蘇松常鎮四郡故

習吳事上海防運道利害凡十餘條而采漕政所宜興廢著書曰三吳

水利考吳人奉為挈令大泌山房集八十

絳雲樓書目四三吳水利攷八冊陳景雲注兵使王叔臬纂實信俞處

士仲蔚為之見王司寇仲蔚小傳

右河渠

宋

陳氏 武 江東地利論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

存 翰林院備永樂大典本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江東地利論一卷永樂大典本宋陳武撰武始末未

詳所論凡十篇首論東南北古昔為最盛次論南北勝負之勢次論東

南地勢在江淮次論西南地勢在巴蜀次論合肥濡須攻守之要衝次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論襄漢荆南上流之重鎮次論襄陽為江陵捍蔽次論壽春為江東捍

蔽次論西臨關隴東瞰青齊以取中原次論中外盛衰在於天時大抵

亦與江東十鑑相表裏蓋宋南渡後人人能為是言也

案陳知州武乾隆温州府志名臣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

有傳

右邊防

温州經籍志卷十一終

紹興陶念欽校

温州經籍志卷十二

史部

地理類下

瑞安 孫詒讓 編

宋

陳氏 謙 鴈山行記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八文獻通考二百六

佚

直齋書錄解題入鴈山行記一卷永嘉陳謙撰嘉定己巳遊山直至絕

頂得所謂鴈蕩者前人蓋未之識也然繼其後者亦未有聞焉

會唯廣鴈蕩山誌二十八陳謙鴈蕩編鴈蕩山巖巒奇怪難以殫述大

概此山數百里谷窾峰疊行不能徧東西谷列十八寺自黃巖東來先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經雙峰石梁院次登謝公嶺入東谷經靈峰淨名靈巖能仁寺而東谷

盡矣自能仁分徑入西谷經羅漢石門凌雲寶冠院而西谷盡矣若自

樂清縣入山則反是今遊山者率至道傍寺而止僧厭客喜穢惡不芟

故奇勝之蕪沒者甚眾如所謂鴈蕩不惟不到亦不識也不惟行者不

識寺僧山樵亦不識也有客捫磴披險至其處始見蕩歸著行記於是

人知有蕩矣

案陳易菴鴈山行記元以後久佚廣鴈蕩山志所引鴈蕩編疑

行記與永寧編之佚文然明胡汝寧鴈山志未載未知曾氏何

所據也

陽明洞天圖經

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佚

元

李氏 孝山 鴈山十記萬曆溫州府志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入補遺金元
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存五峯集本

案鴈山十記見錢杲所輯五峯集及萬曆鴈山志四一始入鴈

山觀石梁記二遊靈峰洞記三暮入靈巖記四靈巖二奇記五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六大龍湫記七宿能仁寺東菴記八遊

惠上人開西谷記九鴈名山記十秋遊鴈蕩記其靈巖二奇記

末云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椽

栗語之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郡言狀郡驛上言

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鴈山名始在天下攷此事亦見薛良

齋鴈蕩山賦注云係元豐五年僧道親所遇道親至都聞神宗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不豫萬曆鴈山志 請都省言狀上聞而取之命中臣梁從政以

焚香至鴈蕩山訪老人無所見事見寶錄是此事在神宗元豐

閒非英宗時五峰得之傳述未攷薛賦故不能得其詳實也鴈

蕩山志二十八引蔡襄龍壽丹記所載與薛賦注同然蔡忠惠集未載不知何據

賦

釋氏

永昇 鴈山志潘黃鴈山志敘作鴈山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入

未見

千頃堂書目入釋永昇鴈山志一卷明初僧

案永昇鴈山志潘黃志敘作集施元孚志自敘亦云茲山之志

始於明初釋永昇之集然山之景物未之志也似永昇書專載

詩文與山志體異然今未見其書姑依黃目入地理類以俟博

攷

又案顧氏元詩選癸集癸下載陳大希瀑布詩云見僧永昇鴈

山志則此書康熙間尚有傳本

侯氏 延訓 北岳編

未見

案天一閣書目二之二有北岳編三卷明御史施山序不著撰

人未知卽是書否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入有

朱氏 謙 鴈山志

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入述古堂書目三

自序鴈山瀕海高出霄漢開東南望閩粵西北連四明天台以接括蒼

其發原固不知其所始也其山之盡垂入海嶠斷崖千尺下臨巨浸自

浙以東凡山之名勝奧邃者必首稱焉唐一行畫天下山川爲南北二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戒以南戒盡於鴈蕩豈謂巴蜀湖南之山趨金陵度錢塘而歸宿結秀

於此耶他山泉石之奇者或以一二得擅名於寰宇中獨茲山累至千

百尙未有既豈造物者藏無盡藏於遐方僻壤之區待時而洩耶則知

風氣之開闢有漸至是而盡發於南服也夫天作高山奠爲五嶽効靈

育物之功紀載於典籍者嘗昭昭矣宜乎享珪瓊之黃流而勤先生之

祭告也鴈山之峻極峭拔無讓乎五嶽之尊崇神龍攸宅時出雨雲翠

峰駢列飛瀑交流轉步瞬息百態呈現較之五嶽而幽邃之景或多過

焉自晉唐以來始得列號於輿圖則以地出偏方居非中土去先王望

秩之迹或遠耳夫以天地所覆幬者大而觀之則崑崙以東積石以南

際於海隅何者非吾中原之地爲先王聲教之所覃被者耶不幸而有

蔽翳阻塞非山川之不迨也願聲教之所沾被有未瞻耳歷世多而幅

幘廣然後向之蔽者日以開塞者日以通故雖薄海塗泥之鄉名山絕

境亦得以通舟車萃衣裳招士夫以遨遊託文字以張皇而盡洩其秘
蘊此鴈山之所以名天下者沿至我朝而益著也吾嘗考夫一統志矣
浙下名山自天目會稽四明天台金華歷歷可數而見較其秀異誠未
有如鴈蕩焉者國志錄其槩郡乘未盡其詳四方之人亦徒知其名而
未竟其實也古人云系絆芒鞋行一月彷彿得見皮膚耳諫也幸竊茲
山形勝之餘託處於南山之麓藉桑榆以卒歲卻外慮而夷猶故能發
剔幽邃補葺舊志以爲是編其有未備者以俟後之同志焉胡汝寧鴈山志四
潘潢序鴈山集一卷國初僧永昇編次詳略無法猥襍僞作不足徵至
是大夫蕩南朱公自吉安歸老山中搜落選幽凡得殘碑缺簡賢儒父
老之所傳述合如千簡勒成四卷號鴈山志以余謬當茲邑宜敘敘曰
夫鴈山可不謂名勝已乎甌海東西巖谷泉洞島渚卉石臺榭殿廡耀
乎嶄然何啻什伯獨稱鴈蕩鴈蕩之生久矣其間投足而遊聚廬而處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四

者何啻什伯獨劉器之焦伯強王龜齡章大經數大君子一言一行具
書在志其餘曾不得列姓焉若夫謝公之蠟屐實未一至騷人願嘖嘖
好言靈運至於今不廢然則物所託於不朽信自有足恃耶易有之天
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志者識也賢者識其大
者言欲純事書欲純理其足以自蓄如此志固宜不賢者竊識其瑰奇
登眺之小而已蓋前此嘗有留連茲土者忘其國恤而逐世娛百姓廢
耕桑治道牽轡奔走絕命其猶意以爲未足民由是疾視厥山或相與
目爲尤物嗚呼此豈山之性哉初子朱子子張子偕遊南嶽酬唱終日
動中倫慮猶乃凜然深懼喪志卒定約而去及康侯胡先生過衡愛其
雄秀望而不登日非職事所在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夫張弛在
道而不在物游息以道而不以己樂山如是人豈有病之者哉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余心嚮往之昔嘉靖己亥秋八月之吉新

安襍溪潘潢序胡汝寧鴈山志

潘做序踰浙水以東多名山東南近海山尤秀絕天台四明鴈蕩天姥
皆爲天下大觀而巖幽壑邃類以鴈山爲首前典漫漶無所考蕩南朱
先生今始克志之而於鍾靈以名世者顯晦利鈍大小類以傳輯開嘗
閱之恍然重有所感焉其奇峰疊嶂豁衍嶮巖立者如植躡者如偃起
而迎者如奔背而去者如逝遷迤者如舞目左右接不暇蓮花諸峰也
其勵拔有如此者其雲峯煙龕雪風洞如送筍垂乳如綴珠懸旒如
神剌鬼目如複道如陶穴如蟠螭如刻畫雲鳥火藻波瀾之狀龍湫諸
谷也其空洞有如此者其川源厥沸而溢如洞如狀如震如沂其清可
酌其端可濯其勝可亭其流可百折而東赴於溟渤劔諸泉也其雄
渾淵澄有如此者勵拔者存乎介於是乎有獨立不懼者出如章恭毅
公者先之矣空洞者存乎通於是乎有守元抱虛者出如夏元鼎者先
之矣雄渾淵澄者存乎知於是乎有旁行不流者出如李孝光者先之
矣先之也者先之也豈天地精華之氣將秘伏於古而後蓄洩於今耶
吾將以俟之吾將以稽蕩南君之考成也否則天下山川泉石之勝不
少如鴈蕩者其何以爲天下之大觀予與蕩南爲舊同寅會閒出是編
以商可否謂予空敘諸首弗獲辭遂敘如右胡汝寧鴈山志四
千頃堂書目八朱諫鴈山志四卷嘉靖己亥修乾隆温州府志二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鴈山志四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明朱諫撰號蕩南樂
清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吉安府知府鴈蕩山在温州府跨樂清平陽
二縣案鴈蕩山跨樂清及台州黃巖二縣界其在平陽者別爲南鴈蕩
與樂清中隔永嘉瑞安二縣無由相跨也此合兩鴈蕩山爲一故
有茲於古無稱自宋太平興國中始有僧居之奇秀甲於浙東明初僧
永昇者始輯爲鴈山集一卷編次無法嘉靖己亥諫因舊本搜討增爲
四卷列三十二門樂清知縣徽州潘潢序之萬曆辛巳知州南昌胡汝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一

五

寧復為翻雕而以續得詩文冠於卷前殊為猥褻

案同治辛未四月余以應禮部試在都段得翰林院所備 四

庫全書底本數種內有明刊鴈山志四卷驗其冊面印記即乾

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啟淑家藏本也其

體例與提要所述同細驗之實萬厯辛巳胡汝寧重編本惟卷

首載潘潢所作朱志敘一篇據汝寧自敘則本在末簡而汝寧

因其議論酷正移冠卷端者胡汝寧見外編而朱志自敘及潘微

敘則仍在四卷序記中然則汝寧匪僅翻刻實改編矣提要誤

據潘敘未及詳攷遂仍為朱志原本誤也今列潘志於外編而

附訂提要之誤於此

章氏 玄梅 鴈山志續集

二卷 千頃堂書目八
述古堂書目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六

未見

侯一元序敘曰自昔通方遠覽之士曷嘗廢觀游哉夫既孜孜飭其本

務矣然而張弛勞佚必有所寄是以襄城命駕彌劬皇道卷阿馳馭無

累王業而夏諺於焉顧首周民以之子來上下俱欲莫以爲病至史遷

用周覽挾奇謝傳以邱壑宏望咸獵精乎觀物之閒斯又益矣方今天

下名勝類有圖牒然多偉其所見墨守一隅至談吾樂鴈山皆云并難

具美良以四谷秀巫山之雲蓉溪含武夷之曲鴈湖蕩具區之波龍湫

下匡廬之瀑是以謝公之屐千里來臻輟軒之使以爲芟舍莫不激賞

盈襟形於篇什以故前志蒐錄輒成巨卷後賢繼起復遍崖壑允矣山

川之遇也嘉靖乙巳吾邑侯歐陽先生至自西蜀蜀故多奇而先生沖

襟雅有五嶽之尚既下車問俗一至鴈山即歎其巨麗冠絕東維而追

昔所遊以爲未至人謂先生且日命習池之駕暢滁山之飲而先生事

已即旋樂而弗留無何值歲游飢海有劫寇縣官調度兵食以憂民日

不暇給蓋積歲乃定而先生之不至鴈山已久丁未秋御史河東裴公

來巡弭節茲山爰有登高之賦於是海平野闊先生幸以無事稟法於

下迺從寓目佳麗諷咏篇撰嚮者之樂始復在懷慨然自以不易得也

爰屬千峰章先生并哀近作斷自前志蒐其所遺以爲續集既成視余

與諸生徐子世鑣校而傳焉嗟乎息游之道通於有政觀侯循行勞來

張爲弛前講藝宣和佚爲勞後文武之道不其該與侯又嘗言天下盛

衰於鴈山有占以爲鴈山之開自晉始也及唐而微宋初盛時猶未甚

顯鴈山之顯迺當宋室之南於是金碧被峰巒而山之名勝始爭衡上

國矣將不以偏安之國貴游所湊而一統之世車軌遠之乎我國家奠

極北方鴈山遠日且萬里則雲構復圯緇黃流散至於今草中乃卧大

巖鏡焉固其理也遊者徒知想故事之榮華吊山靈之憔悴曾不知景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七

未見

員之奠殿崧高之蕃周也深哉觀乎其有天下之慮矣斯集之成亦以

羽翼往記貽之方來俾範治則不淫於逸論世則不泯其文所謂舉而

必書以觀後嗣者豈徒鋪張靡麗觀美而已哉余故不辭校而敘之

案千峰章知縣玄梅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咸豐樂清縣志文

苑傳並有傳千頃堂書目八作吳元梅
依章朝鳳復姓後改題也

王氏 應辰 仙巖志

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
千頃堂書目八作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仙巖志六卷兩淮馬裕
家藏本明王應辰撰應辰自署

曰舉人不著里貫考太學題名碑有隆慶辛未進士王應辰信陽人去

作此書時僅十六年未知即其人否也案應辰承嘉人嘉靖歲貢上海
訓導總目疑爲信陽人蓋明末

考 仙巖山在浙江瑞安縣境爲道書第二十六福地嘉靖壬戌兵部郎中永嘉王叔果屬應辰爲此編首載圖景次錄詩文序次尚頗簡潔

案海壇王訓導應辰萬厝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陳氏 玘 南鴈蕩志

二卷 千頃堂書目入

千頃堂書目入陳玘南鴈蕩志二卷嘉靖丙辰修邑人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陳奎四世孫玘字瑞光積學有士行會昌教諭有

古山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南鴈蕩志上下卷嘉靖丙辰邑人陳玘重

修陳文源會輯源乾隆溫州府志作元

蔡氏 立身 九華山志

溫州經籍志 卷十二

六卷 千頃堂書目入

未見

何氏 白 鴈山十景記汲古堂集二十四 廣屬 鴈山志十三作鴈山十記

存 汲古堂集本

白敘鴈蕩於子爲家山也俛仰二十年所屣屨凡六至昔人謂鴈山旁魄窳負山靈不自愛其秘我得濟之以勝具一月聚糧之塵得皮膚耳審是則非乘躡徑度者終不能窺其蕃乎予獨爲不然若絕海者業擿招涼明月而出無論紫貝明璣已籍令冥搜逃覽勝有踰於龍湫靈巖之大者乎余曩遊當其過鷗吁賦之際極欲有所述願賦範者如彼其現麗此則方幅卑卑兩者不相值而難於名狀輒憚而止已從它所見紀載政不必雅馴及稱所經歷然有當於子心乃復自悔曩即不文豈不賢乎恣恣夢境耶王昭文文學嘗侍其先公駕而遊乃撮其大者

得十景歸屬婁生圖之毫素持以示予子披閱數四嘉其赫蹏僅盈尺

而所挾甚宏子乃置身其間若可覆探也者豈古人所謂撫琴動操舉

山皆響者非耶乃知子嚮也動與物交謀於目者其機淺今也靜與物

遇會於中者其機深圖之不可已也如是夫退而抒其昔所經歷撰爲

十記卽不文弗論也乃若丹青其舌組織其詞則有國初李著作五峯

先生諸記在汲古堂集

案何无咎鴈山十景記蓋擬李五峯十記而作者其文載汲古

堂集二十四一能仁寺二大龍湫三靈巖四龍鼻水五淨名水

簾谷六靈峯洞七東洞八梅雨巖九石門潭十石梁洞

陳氏 九點 玉甌峯志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何白序震且山川自五岳外閎奇博大不可名狀卽令拍章亥之肩乘

溫州經籍志 卷十二

九

躡橫焉未易殫窮而況眇爾囿於樊咳之內一生能著幾緡履而欲極

其倣儻汗漫之觀乎故墨卿學士不得不託之圖經以資宏覽是則志

之不可已也如此昔郭景純謝靈運標韻高超曠對山水景純注山海

經註引秘跡靈運所在登陟雅有高篇之二公者皆涉吾土郭以并城

至謝以出守至而鴈蕩玉甌尙在閩省惜山靈不以舉售韻人爲恨也

迨唐宋閒鴈蕩以詭那顯玉甌以少和顯於是襄糧者接跡而名勝聞

于東維矣鴈蕩志成于國初而玉甌尙闕如玉甌之麓陳君允默芻菟

羣邑山經并哀先世所傳與邇來發覽諸什輯而成志乞余校刻其意

良足尙已嗟乎舉世稠濁營于利欲中卽翠微一掬寒泉半泓足以涼

熱中而滌塵胃矧飛流峭壁古洞奇峰高聳風雲之表遠眺蓬壺之天

乍挹之可以汰練神明默存之則九州五岳皆我籬廡閉物寧必乘躡

橫鶩而後侈天遊哉志既竣傳之通都俾閱者不暇寒裳濡足藉以卧

遊而資宏覽則陳君不獨有功於茲山已也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陳允默事跡無攷何旣咎敘今所傳汲古堂集及續集殘本並無之樂清志所載或據足本續集采入也千頃堂書目八有

陳崇雅玉飯峰志十卷疑非此書

蔣氏國輔重修鴈山志千頃堂書目八

佚

道光樂清縣志十萬麻歲貢蔣國輔

鄭氏思恭南鴈山志

五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案鄭氏南鴈山志今未見傳本述古堂書目二有南鴈蕩山志

五卷二本無撰人蓋卽是書

温州經籍志卷十二

釋道瑞仙巖志萬麻府志十七

佚

案道瑞舊府縣志仙釋傳未載仙巖志載萬麻府志載文門蓋

萬麻以前仙巖僧也今故坵於此

無名氏鴈蕩圖經廣鴈蕩山志二十六

佚

焦竑序鴈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咏之集亦多

軼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勝之具與品題之才蓋僉兼之暇

日同友人梁進甫歷覽山中挾繪事者貌其大都而躬指授之撮其景

之最者各爲一圖以標其勝每圖爲記而題咏之什附焉題曰鴈山圖

經曰能仁寺曰大龍湫曰靈巖寺曰龍鼻水曰靈峰洞曰淨名曰東洞

曰梅雨巖曰石門潭曰石梁洞圖凡十詩凡若干篇予觀宋袁采元李

孝光歷遊茲山具有圖記而近世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

往往深阻夔絕非冥按者不能盡得之古人云繫絆芒鞋行一月彷彿

得見皮膚耳況託之毫楮閒而可以罄其美哉今圖經雖略而能撮其

勝會令宿覽者可以討論其奇卧遊者可以想像其處亦一快也嘗聞

潘柱史有言鴈山有勵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勵拔者如介空洞者如

通雄渾淵澄者如秀行不滯各舉其人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咏之外

矣山人世以道學名予知不愧斯語也因并及之廣鴈蕩山志二十六

王氏光美鴈山四記

一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王叔果子光美鴻臚寺丞

東甌詩存二十五王光美字季中號玉蒼永嘉人例貢任光祿寺署正

温州經籍志卷十二

著有白鹿社諸草

案王玉蒼鴈山四記編入所著鴈山集一霉雨巖記二大龍湫

記三靈巖寺記四靈峯洞記蓋玉蒼于萬麻丙戌十月偕句吳

朱在明張邦粹樂清何旣咎梁進父同游鴈山既歸作此以紀

勝遊云

國朝

方氏尙惠鴈蕩紀遊

二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林西仲序名山待人而傳猶名人之待人而傳曲士手持一卷日呻吟

几席中不復知有山川奇勝拘於趣也樵童牧豎常往來於奇勝而又

不能爲文以傳拘於才也名山名人相遭之不易如此樂成方子丹崖

善屬文以所居密邇鴈山往來探其奇勝各著有記筆致橫絕彷彿柳
州諸作且逐景繫以詩句如王摩詰輞川別墅與裴蜀州各賦二十首
辭意高妙三訪余於西冷持以相質余窺其胸次落落具有邱壑之趣
且其欣賞摹畫無不曲盡也是集出則鴈山實藉方子以傳而方子亦
以傳鴈山者自傳所謂相遭不易者且相得益彰矣登高作賦遇物能
名舍方子其誰屬耶因泚筆而弁其首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鴈山紀游二卷樂清方尚惠著林雲銘評

廣鴈蕩山志十三方向惠字駿侯居澗川自稱逍遙子時遊四谷各誌

以詩爲鴈山遊記及時詩共二百餘首晉安林西仲爲之序

李氏象坤重輯鴈蕩山志

三十二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士

初稟自序歲己巳予髮覆額從家大人走二靈龍湫三日而觀止吮毫
記所爲遊雨花載夫子見而哈之指予胸應繡五嶽顧其時追隨父兄
不能率意孤邁邇所欲往已而錄李五峯十記泊宋元諸人詩襍帖括
筒中夜涼月子就窗前松枝隙讀數過輒自分名山牛馬走矣甲戌
陳山人元者從豫章來雅負山水癖遊則與借披奇剔異較己已三倍
之如寶冠之石梁瀑布真濟之已西巖壑皆圖譜不載而水簾谷底仙
人橋不知何年誣爲新月洞百計縛腰而上墜豆石於右躍而透左以
出行道巖巖上儉下石磴正繞儉處千萬年雨雪不能至天然廊也
鴈湖與龍湫隔山伏而復起蕩水南出爲大龍湫不遇予誰爲訂此訛
因發念子筆墨略有間必以銀斑玉管了當茲山事嗣後凡遇詩若文
與茲山稍涉輒剪蕉錄之頻年兵革伏匿奔竄七尺之外不復有兼以
硯田蕪穢語人閒讀書事印汗浹於背今歲偶山中攢峯散瀑一一遍

訊雖水石乎絕似亂後逢慈親語喇喇不休神理假令予便趁此散髮
茲丘一鋤一笠種斗大踣鴟作飯憶蕩頂有石室一間倦則躬舂於內
業已洞天福地矣而更蹙鼻紅塵效魚噉呷胡爲也既不能則區區文字
緣敢寒盟耶求永昇鴈山集不可得乃就嘉靖先續刻益以聞見所收
手自差等起孟夏之望迄季夏上澣凡得賦四詩六百零一序記襍文
七十二又別爲撰志二餘七種共二十五卷顏曰鴈蕩山志稟示未竟
也斗室蟻伏暇則閱之自甌江遠芙蓉港二百里風雨晦明山河聯噎
舉不能閉予與茲山之神明於片刻則此編不爲無功若曰名山業也
則非盡讀古今名人著述遍洗山中石上苔蘚摩殘釋斷終無逃漏萬
之譏予雖愚豈其敢戊子夏日花村竺民李某某書集選

重輯自序彙予戊子輯鴈山志稟十五卷蓋集東髮以來所錄鴈蕩山
詩若文合諸嘉靖先續二志稟而成帙詩不分類人各爲編序記則以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士

年代爲次舊志無賦予所收則四首他如李五峯諸全詩俱百計致之
似皆有山靈之助焉今又閱二紀矣星霜愈歷則篇帙愈增亦勢使然
也獨以有明文章極盛於嘉隆已後而皆先續二志所未及今乃僅取
乘傳賁人榜而揭於寺楮者以塞隆萬以來之白烏乎可以故聞書即
借過篇必登但既處窪僻非上國車書輻輳即諸宦或同琴鶴載歸者
亦未能盡二酉之秘故雖積有若干帙終不敢視爲可竣己酉韓秋崑
先生山遊蒐及志乘謬煥予戊子舊本予因請先生精加論次今夏稍
暇乃併邇年所錄附於前書迎薰風複寫之起季夏迄仲秋共得詩七
百三十二首序記襍文百九首勒爲二十二卷而古今名人之作亦纔
纔差備矣夫云鴈山顯於宋非也川流山峙自開闢而已具即薛寺正
賦註引隋圖經謂唐以前無鴈山可乎特其書不傳耳如人本乎祖必
自渾敦氏始也然必有子元宗著爲譜牒其族始顯宋太平興國始建

十八利因而有諸人之記詠因而有諸家之編纂而鴈山始傳猶夫廬陵眉山起而以九世十三世之法譜其宗而族始著也然則茲編其可忽乎哉乃鴈山又與他山不同僻處一隅非果殊尤絕異何以爭衡上國故予嘗以東甌王之從諸侯入關一宿覺之振錫六祖王景山之開先濂洛皆靈異所特鍾合鴈山而四之者也後之覽斯編者其亦稅駕茲山斯不駭吾言為河漢也夫

廣鴈蕩山志凡例 國朝李象坤專采詩文施元孚編鴈山景惜未付梓

南鴈蕩志 列苑集選

伏

自序南鴈蕩在平陽南傲郡僻邑僻鄉又僻山窮海逼乃結構一異區其峯巒洞壑之美視北鴈殆鴈行也吳錢氏錫為高緇願齋香火地裂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古

平邑之賦繕之精藍林立鏡有庫縣有均茶若鹽有亭慮無不極盛一時乃後此七八百年更闕為獐猿之穴何耶山內有大魁峯云邑中將擬鼎甲則卿雲施其巔南宋平邑掄大魁者二十有三人施雲不爽且云一時人文俱潛鱗養角其地始一旦破壁去若然則山應益顯而胡以闕也子辛未冬撰杖往匆匆過黃公洞軋於勢不得行而歸今又十七年矣山靈絕人幾埒之畸人貞女抑又何耶是夏輯鴈蕩志以次及茲山購舊本讀之如徵宗撰家乘不能舉高曾名字顧羅集著人層層奕葉輝於望族蓋平俗矜氏族其時執筆者謂即掄魁之裔遂取唐宋來顯人鉅卿宦於斯產於斯者人繫以一時詩不缺他不具論而至以詩逸唐人焉可誣也然子亦更不削去祇益以聞見所收手繕成帙賢者閱之自辨愚者且將欣動於顯公鉅卿經遊之地而或動遊思焉獨其編中自擬授墨歸儒於某人改某禪室為某書室某某讀書某庵中

某庵以某時廢郡邑某公某公主之時賢某承之皆特筆倚書不能不棄冊三嘆也往予至山外耳諸上人環山皆賜產折入豪右故山中諸寺悉壞遊人非裹糗不得往即往而荆藤蠹大可柱無攘剔者僅一捫僊姑洞燒松明葶草榻已爾然則卿雲冠峯頂直茲山自孕一輩富貴兒孫以耗損清名令德遂使神區異蹟不得齒列圖經靡絲入宇內名人之削以發其遊興可惋也已然人物代遷山靈如故人益其愚山守其智予異日定發憤鼓勇陟明至之峯窺僊姑之洞遍搜藤道竹坡月牖雲關之勝以洗發此山真面目毋云李生筆墨孱弱如其人了不肯擔荷也戊子秋日迂菴李某書

釋佛仙巖寺志

十卷 乾隆溫州府志

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古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仙巖寺志十卷康熙二十四年寺僧佛彥彙訂佛泉增輯

楊氏 鳳山志

四卷 道光樂清縣志

未見

案芝峰楊中書森秀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薛氏 鳳蕩山志

未見

案雪堂薛教諭英漁村侯處士思炳子出繼薛氏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東甌詩存載其告致歸里留別蕭山諸君子詩

雪堂著有此書然府縣志並未著錄今亦未見印本疑當時仍
未梓行矣

施氏元孚 廬山志

十三卷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未見

自序夫前人之書後人不得損益之損益者妄而亦有不得不損益之
不損益者意妄不可也愈亦不可也廬蕩山東南絕勝也跨百里之壤
羅三百六十之景雖僻處海堦望秩禮缺然而收南戒之山川鍾東維
之秀氣其形勝當不在五嶽下而輶軒節杖遊客頻來誠使勿恃勢以
擾民勿溺情以喪志則長官可節其弛張以適於政學士可發其志氣
以深於學僊客騷人可以破孤悶而平其心幽人逸士可以暢天機而
廣其志其亦有資於人當亦在天台武夷廬阜羅浮諸山之上夫以絕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夫

勝之區有關人世而遊者之多且久則所以考真蹟徵文獻者其書當
成於早乃至今猶略而未備不可謂非宇宙內之缺典也茲山之志始
於明初釋永昇之集然山之景物未之志也志之自蕩南朱先生始厥
後章千峰侯二谷二先生為哀續集而胡邑侯汝寧合而刻之第朱志
於湫泉洞谷等祇四十餘景稍為疏釋詳者祇五六景即今龍湫龍鼻
劍泉風洞石門潭是也若峰巒與巖石二百餘景祇載其名此外百餘景
曾不得掛名其上是固略而未備者也蓋先生以達官歸老不能穿穴
窮搜此自序所以有俟後人之語也況當胡侯合刻已創其人物無遺
其後翻刻者三於三先生所採瑰製擯削幾盡登者多猥偽之作甚至
書法顛倒不堪寓目則其書之不可不損益也寧待問哉嗟夫世有人
工粉飾之景尙備志以誇厥美廬蕩為名山之最而所以志之者反僅
僅如是且自有宋開山迄於明之中葉五百六十餘年始得蕩南先生

之志自蕩南至今又二百二十餘年竟無承其志而補其缺遺者棄文

獻而負山靈不亦可慨也哉豈人世繁華之事為人所共趨而淡漠之
事為人所共棄與蓋以為此者非稔知其景者不能為非閒適無累者
不及為彼長官之迫於官守與邑君子或勤於學或終於官者既不得
暇而他鄉遊客略寓目而去矣惟幽人逸士閒且稔知而又或勢有所
阻夫是以遲之久而莫為之志且久而莫為之補也然而茲山之志卒
不得以數者之故聽其缺遺而不為從事也乎生長斯邦翫純之材既
無所用於世而性耽山水尤愛茲山不時酣遊與曠之景罔不畢覽方
弱冠時輒怪斯志之缺時望有人焉修輯以慰素願乃俟之數十年而
卒不遇其人於心甚恨欲自起為之而苦短於才欲置而再俟後人又
思後人終不得如余之閒且無余之癖而嫻習者於是竊不自揆以其
所見參之史乘質之傳聞於圖則以景易寺於景則次而釋之物產酌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七

其舊寺宇增其新綴以山村附以城堡羅見聞以著故事考文獻以補
藝文因舊志而損益之非敢妄也凡以求遂蕩南先生遺意以成茲山
實錄全宇內之典而不敢怠焉耳書既成分十有三卷雖於形勝大端
未有裨補而景物畢備人事文章畢錄則山之聲色性情恍然在目士
大夫不遊者固可藉為博取之資以暢其登臨之興即不遊者亦可藉
為卧遊之具而弗虞缺略也至於撰述之不雅選擇之未精世之君子
庶其有以教余乎釋末

白石山志

五卷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廣鴈蕩山志十三施元孚字德交號六洲樂清人諸生屢試不售以詩
文自娛性耽山水稔食鴈山者二十餘年輯有鴈山志十三卷考覈詳
晰可稱山史

未見

自序鴈蕩為東南絕勝而白石次之兩山皆在吾邑而白石尤近吾家
余於雍正庚戌遊白石於乾隆癸亥遊鴈蕩嗣是屢遊兩山每以兩山
之志缺而不備竊以為恨歲戊寅余不自量撰輯鴈蕩志十三卷至歲
戊子白石陳與京復以白石志為請明春遂與君偕往山中徧搜幽巖
絕壑剔斷碑之班蘇刮摩崖之層苔既又博稽典故務採傳聞取舊志
修飾之於山圖外別其類為五曰山水曰物產曰寺觀曰故事曰藝文
分為五卷命子珽錄之然余於此復有慨焉初余之遊白石也自以窮
通有數而鈍駑之才不堪應世行將盡窮宇內名山當亦人生快事故
時謂其遊為鴈程初徒願甚奢也乃貧病交加蹉跎歲月數十年來所
遊如鴈蕩諸山祇此區區吳越之奇而其間如天台武夷至今尙未託
足光陰荏苒而吾年已老自茲以往雖不乏得隴望蜀之思然精力疲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大

而步履艱則若九州五岳盧阜武當羅浮峨嵋諸奇勢必不能復至而
祇向故山中拾翠尋芳頻為之志是昔所謂鴈程初徒為倦飛遊
鳥饒舌中林耳嗟夫山水幽閒之樂適人世棄擲而莫爭者願余嗜之
而卒不遂所願豈非數哉此余所以終不能無恨於心也而陳君則曰
子雖有遺恨乎然世之抱恨如子者不少彼能遊我所未遊而未必能
遊我所已遊得一志焉覽之則可藉為卧遊之資者自可以舒其未遊
之恨然則此志與鴈蕩志於吾輩雖無所裨而於世當不無少助云余
於是又感其言因書以遺君而付之剞劂氏

曾氏 鴈蕩山志

釋末

二十八卷附游法一卷

存 永嘉府志

謂鴈山無志乎曰有謂鴈山有志乎曰無隋之圖經失傳已久

案隋圖經見五

代經籍志乃地輿總志
非鴈山志也此殊不考嗣後未見專書惟續文獻通考載元李五峰十
記一卷論者謂可當鴈山一部小史然不得竟謂之志也明初釋永昇
始編鴈山集一卷漢溪潘氏譏其詳略無法不足徵嘉靖間朱蕩南輯
鴈山志四卷僅傳其略雖得章千峰侯二谷為哀續集猶未詳也 國
初李爾菴博採詩文施六洲考覈山景可謂詳矣後有作者豈能出其
圍範於此而語人曰鴈山無志其誰聽之夫所謂志者以傳信也稍有
不實即不得稱為信史矧承譌附會種種舛謬若是其甚乎予遊屐屢
經端居多暇思合諸志而彙輯之正在采摭聞樂邑廣文先生四明
范藕萍先有所纂假以參觀略者詳之蕪者除之析為三十卷脫棄後
復就正同里友人程養齋再加釐訂於是鴈山真面目始露坐客見之
躍然起曰舊志以鴈山為宋開鴈湖為湫源謝嶺為康樂拾唾相傳已
千百年於茲矣今一旦發矇振聵耳目一新山靈稱快即謂鴈山向未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尤

有志志自今始可也予應之曰若非前人輯有成書予又何所憑籍辨
別真贋譬琢玉焉昔之人雖經槌鑿未離乎璞也譬揀金焉昔之人雖
加淘汰未盡其沙也子特不敢以璞為玉以沙為金耳亦豈能舍璞而
求玉舍沙而求金乎訂傳聞之誤搜隱祕之蹤因舊志而廣之敢云作
哉客哂而退即名吾書曰廣鴈蕩山志乾隆五十有四年歲在己酉重
陽前五日鹿城曾唯識於依綠園之入畫樓
鴈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闕靈怪奇雖以康樂鑿山
開勝而僅得其外郭之斤竹古人疑以為海水激瀉沙去而石骨留亦
善狀其玲瓏欹碗之致矣然而峰峰皆如鬼工雕鑿形態萬變而無不
酷肖似為帝釋真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未仲冬按試
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荆出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
梁靈峰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畧短力斂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

何論鴈池軌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武以所輯鴈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平志棄較以明朱諫舊志後永嘉曾君近堂復出國朝明經李羽菴本參互考訂鈔爲三十卷可謂備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候一元鴈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尙足以累民可不慎哉游之勇者莫勅於徐宏祖或梯而上絕壁或從而臨深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猿角勝矣乃見鴈湖之頂窪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于南北皆與龍湫無涉龍湫乃出常雲峰北絕頂之南夾鴈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瞰其肺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鴈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書而卒讀之亦可以爲卧游之一助云爾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立夏日吏部右侍郎浙江學政大興朱珪敘於東甌試院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干

張慎和序 乾隆辛亥不錄
高樹勳序 乾隆十五年不錄
范欽跋 不錄

案近堂曾唯字岸棲永嘉人喜蒐輯温州文獻嘗著東甌詩存四十六卷已別著錄廣鴈蕩山誌以朱蕩南李羽菴施六洲諸志參合編訂在鴈山志中最高爲完備首爲圖二十七卷一爲山總卷二至卷十爲山水十二爲物產十三爲寓賢十四爲方外十五爲紀異十六至二十八並爲藝文而以游法一卷終焉其凡例謂舊志有三大誤一誤聽筆談宋開之說置隋志唐蹟於不問二誤認大湫出自鴈湖不知內外異谷隔嶺三誤傳謝嶺爲靈運所經而嶺東謝家嶼未經詳究相沿已久習焉不察其考訂亦頗精審惟據薛良齋賦注引隋圖經薛賦見浪語集三

載之惟注多刪削謂隋時已有鴈山圖經不知薛所引者乃郎蔚之隋諸州圖經集見隋書經籍志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諸書所引甚夥並稱隋圖經非鴈山專志其考鴈蕩開山不始於宋僅引隋志芙蓉山及舊志明時掘得昭明太子碑之說昭明碑今未見拓本以志御覽引永嘉郡記三原灣三京亭二條三原灣即三京亭原京樂清縣三京灣薛良齋賦注謂即今照膽溪足爲晉宋時鴈山已顯之塙證他如藝文一門采摭既多舛迕尤眾如沈括鴈蕩山記乃夢谿筆談二十四論鴈山一則本非記文袁采鴈蕩山記乃章望之記明人依薛良齋賦掇拾妄題詳外陶望齡鴈蕩紀遊乃游台蕩路之半篇見賦集十三若此之類猶未脫地志家之習也

明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干

釋宏賦 江心志 千頃堂書目入

邵銅序永嘉江中孤嶼雲樹參差宮闕巍煥憑虛屹立於金鰲背上而四顧紅塵咫尺隔斷儼然海上蓬萊也予嘗耳而慕之者非一日已今春余以烏臺遷守茲地公退之暇每過其所穹堂奧殿傑閣修廊勢若浮於江上往來登覽之美哉萃於茲焉一日往持思借謁余官舍拜而請曰江心之勝歷代以來興志無詞人韻士形諸賦詠者多矣惜乎未之刊刻以傳於世茲特裒輯古今先後詩文凡若干篇成一巨帙題曰江心志敢丐一言以序之實微大惠而不敢忘也余謂山川雄偉秀特之氣僻在江阪海澨而使空虛寂靜者坐以守之其實智巧之所營構而善察幽勝者之所專美也今思借釋氏孤嶼賦志不拘於其法從遊文士大夫閒異乎緇流遠甚其於研窮宗旨之餘孜孜汲

汝採錄名賢佳什以垂示久遠其用心亦勤矣哉余故不拂其意書於編簡之首用以永其傳於無窮者孤嶼志無也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千頃堂書目八釋宏斌江心志成化初修

案宏斌府縣志仙釋傳未載王陽谷敘萬麻江心志云成化初

寺僧

王氏叔果 陽湖小志 王介園藏稿

佚

王叔果序郡郭之西鄉多山水而陽湖為最勝余仲氏陽德甫為諸生時過其地愛而購之稍稍芟夷闢蹊圍旋治為墅壑成而亭臺池逕木石諸景遂擅稱焉四方薦紳先生樂道其勝積之得記文詩歌若干篇仲氏乘為小志梓而藏之山中始陽湖未為墅也舊畚灌莽耕犁蒙翳迨地靈天啟仲氏扶其奇秀環湖之境盡四時朝昏之觀飛蓋輕舟戶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三

履常滿遂使海野一區名聞吳越間然則山水亦有遇哉顧墅之治為隱計也隱而志以文之何也李原盤谷得韓子贈言聲施百世而賀監鑑湖亦以咏歌託之不朽余兄弟幸反初服投閒林泉魚鳥游咏雲水徜徉日取高賢所嘗題品者嘯歌其閒庶幾哉盤谷鑑湖矣噫此陽湖所以志也亦將永矢於弗諼也歐王介園藏稿

吳氏子恕 平陽會館錄 乾隆平陽府志二十七

佚

劉師召序四方來遊京國者鄉有會館豈漫然細事哉蓋人情合異為同而敦睦於千里之外者則其聯誼也取同於異而定趨於羈旅之閒期以合志也故各別其郡邑以名亦倣之周人司會也設是皆情之莫已者昆陽去京國頗遠舊有會館而無館眾常落落莫以示聯萬麻開吳君少石彭君東崖謀創之而葉君西屏陳君一洲以及諸同會者

咸協乃志遂得合力鳩賞以構之 茲辛巳春始克有濟少石子恐久而易忽乃携宿定規約往質於魯橋子乞一言以志不忘其慮周矣魯橋子曰予盍言哉緣會致情規約備矣緣規昭訓序跋載矣予盍言哉吾人幸生宇宙開天地萬物本為一體而況合氣同類者乎四海內外本若同胞而況合郡同里者乎一體同胞已有休戚而況同遊京國又同旦暮者乎今諸君推茲一體同胞之念感此同遊旦暮之情固當思相望以迪和相摩以符愛相資以盡美矣其萃斯館也果以盍簪駢首為歡乎抑以投分款忱為契乎果以街杯執袂為樂乎抑以篤敬敦雅為趨乎果以拂規飾過為尚乎抑以長善翊良為得乎果以叢傲侈放為達乎抑以恤患戚虞為急乎果以陽合陰離為詭乎抑以賈澆嚮利為誠乎是必崇信義義輯志保終庶幾足以稱仁乎斯會而侈榮乎斯館矣蓋反覆不一者人之情也變易不定者天之時也貞固有恆者信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三

義之道也苟無貞固之志而徒任其反覆變易於其時與情焉則未有不以游衍為踪幻化為業者矣於會乎何有於館乎何取哉諸君胥念諸少石子聞之曰可儆有眾以賈不怠矣西屏子曰可紀厥館以圖永徵矣魯橋子曾司教昆陽實有匡直輔翼之責謹不容辭爰次前言以為之記館居礪子衡術業出姜氏退有室出有堂前門榜軒基竟百武有奇若擴而宏其規又視來者豈萬麻辛巳三月乾隆平陽縣志十九陳經言序髮予遊羣下見吾昆鄉會之舉也來有迓去有遺吉有慶患至如歸會之有關於鄉誼也豈淺渺哉而會之有館尚有待焉余嘗為同鄉歎之歲戊寅予以吏事趨南巢吳君少石葉君西屏彭君東崖陳君一洲以書寓子巢水之上謂館且垂成然不無賴於諸君子者子曰然爰出俸餘以完棧桷越明年而館成再明年子轉官西粵且得告東

歸矣彭君東崖過余草堂謂曰館之成君之志也能無一言以俟後之君子子思夫鄉之有會所以親同鄉也然有非會之所能親者會之有館所以合同方也然有非館之所能合者先民有言創業易守成難夫開拓難也而古人易之守成易也而古人難之此何以故蓋開拓之難難在人力一時之難也守成之難難在人心千百世之難也前之所難諸君子既身任之矣後之君子其亦思前此締造之艱而慮將來慎守之不易也乎度禮而動循義而舉合慮而行毋以一人之賢智先焉遵是道也雖千百世無難也如其不然貌合而心則已離跡親而情則已疎雖館亦逆旅也雖會猶燕越也豈今日諸君子之心哉敢以是為同鄉告萬麻乙酉三月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立會館于京師以待鄉戚人咸德之子子恕字聞忠號思石以父廩授

上林苑監典簿剛介負氣節以忤當事請丞儀真有政聲時總河大司空潘季馴治河子恕經畫有方民樂趨事工竣疏薦晉賓州判多惠政以母老乞歸卒年七十有八

王氏光緒江心志

六卷千頃堂書目八述古堂書目三

未見

王叔臬序甌故稱山水郡其峙大三字孤江中有孤嶼孤嶼孤嶼志下夾兩山勝狀金焦孤嶼志東西建孤嶼志浮屠中為寺孤嶼志自唐迄今廢而興成化初寺僧宏斌輯江心志詮次無法頃子修舉廢墜語從子蘊為志志成序曰甌之山奇勝無如雁蕩峰泉澗谷靈峭萬狀然宅幽而阻或脅息不可上且羸糧艱負梵宮日廢非好奇與有力者罕至孤嶼麗江上煙波為鄰市郭相望遊人或興發則振衣而往孤嶼志

筏可航釀酒擊鮮杖頭易辦朝昏風月之境用之無禁而取之不勞視孤嶼志搜孤嶼志奇挾勝於深厓峻谷者蓋相絕也昔袁綯從蘇長公遊金山適中秋一碧無際加江流傾孤嶼志湧月色如畫遂登妙高臺令絢放歌子每於孤嶼欣賞斯景若撫謝亭而懷康樂摩朱翰而感靖康拭文碑而弔信國展卓祠而哀忠貞後先賢蹟煇煇為江山生色而盱衡擊節憑虛四顧吹臺引子晉之笙華蓋想容成之室象浦追襄陽之咏白鹿遊記室之跡靈峰繡錯景光滿目又未嘗不徘徊而孤嶼志嗟夫天地積水大千土堆江山人天之觀皆幻境也釋氏語云著境起生滅如水有波浪卻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為彼岸此其旨通於吾道子嘗憩江心齋居靜觀無然有悟焉然則所志秀靈與古今遺事蓋莫非明心見道之助也或謂名山水惟空寂者主之可以永託彼山水永託者有在覽斯志可以觀哉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陸問禮序東甌山水佳勝甲於越地而孤嶼居一焉孤嶼在大江中一

崕樓青螺髻耳而險峭橫絕四顧空奇雙翠塔波直挂青漢憑巖遠矚則雲物吞吐魚龍出沒變現無際足盪人心胸又以近接甌城方舟可涉故高賢曠士古德名縉遊踪所至無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欲問青天昔時謝康樂孟襄陽輩品題邱壑點綴江山流傳勝槩並託山靈此志所由纂也子祖古松公叨守茲郡惠政治人眾心思慕至今弗諉子又承乏東嘉克繩先軌父老追崇曩蹟為建一祠於孤嶼之麓以祀子祖予時來瞻謁停車登眺心殊樂之昔羊叔子愛峴山風景酣意遊適至謂人曰吾百歲後魂魄猶應登此後人見峴山碑每為墮淚杜預征南紀功手摹二碑一置萬山之上沈萬山之下欲使滄桑雖變此碑常在子即不敢步二公後塵而祖孫兄弟後先宦轍似與東甌山水有緣得分江心片席地為五馬尸祝之場則斯嶼也雖謂子祖之峴首

可也庶幾託此志以不朽無用沈碑萬山爲矣孤嶼志六

重修江心志自記予讀水經凡江海類稱奇觀而江中有靈區浮巨浸

如仙山者若京口金焦南粵海珠及吾甌孤嶼三山則尤奇已三山皆

以寺名金焦峭立俯瞰驚濤多異狀而地不夷展海珠麗平厓而淺隘

四遠鮮山孤嶼則深廣明秀百雉屏列千峰掩映西塔盤危磴而上下

視江流浩淼蕩颺東塔踞大阜錐卓繁陰密翠中靚秀爲叢林冠梵宮

樓閣金碧相輝引望九斗山如列掌上朝平月午空明無際燈火起郭

外錯若繁星與漁燈相閒游人率戴月而渡四時朝昏光景變幻視金

焦海珠甲之庶幾方壺絕境也頃從同志游家參政陽谷公語不佞蘊

曰茲山標靈寓內且忠賢俎豆在故所建置吾相諸大夫新之矣惜無

志籍殊爲缺典爾其圖之不佞無似乃稽古蹟哀輯古今詩文爲誌六

卷夫金焦當要津綠處士焦光以名孤嶼雖介僻壤謝康樂文文山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五

梅溪與我明卓忠貞輩樹之風聲大地諸天託以不朽然則是志也信

乎其不可已也豈徒侈江海奇觀已哉孤嶼志五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江心志六卷萬曆庚寅王光蘊輯

陳氏 江心志

六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未見

顧言序東歐故以山水擅勝其福地洞天如二廟二若天臺吹臺諸山

所在簪奇然皆幽僻深阻游者艱焉孤嶼去郡城纔數百武雙塔排空

地橫江上儼若浮大海一臥槎與潮汐相波盪游人估客所必經者而

登眺稱便說者謂孤嶼靈秀彷彿潤州之金焦然金焦爲余所習游地

其鋒拔詭麗相背變幻似於金焦所獨賞孤嶼之夷曠隔絕巖塵翛然

自遠若語寒暑陰晴雲物吞吐大概與金焦共得驚流怒湍之助爲多

焉其名六代以前不甚著自經靈運之品題少陵襄陽輩之賡咏海內

益知東甌之有孤嶼者矣更宋而思陵駐蹕宸翰騫騰信國羈縻辭章

昭揭最後如我明卓忠貞與陸郡伯之祖孫兄弟以其勁節惠政豎碑

列宇共詫不朽孤嶼之爭勝金焦者其以是乎誰謂江山不以人重哉

孤嶼舊有志所載諸古蹟名賢僧寮祠宇及詩文略具而庠士如陳生

陞者又增輯所未備而重梓之復以余承乏茲土繆以其序見屬余不

能辭聊爲次其大都者如此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周之夫跋東甌多名山水不具論直去城數百武有江心寺幽蒨宏敞

山光爲樹色映帶潮音與梵唄爭響四美備矣刹上名賢祠宇亦不具

論稍近者爲陸古松先生祠先生某年爲温州守溫人至今尸祝勿替

最近者爲今大觀察衷虛陸先生祠先生舊爲永嘉令有聲以治行

第一徵又與古松先生爲耳孫蓋盛事也之夫抵守任之先一日以待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五

吉泊舟招提前爲之登岸眺覽拜兩陸先生祠下徘徊久之旋指齋耦

集飲其上成一詩別去嗣是便簿書奔走寢溲半廢同人道於牛馬馴

至陰陽之患浹旬不瘳歸志已決逢萌之冠不日掛矣非獨厭此俗吏

大段與山靈無緣也竊謂古松陸先生猶然守耳何以令溫之人如周

人之思召公清德微猷誠難縷指要亦以其時雍容太平譬之神爵五

鳳聞五單于解辨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而黃穎川乃以循良

特聞致足述也今之爲守者異於是進退維谷笑啼俱不敢救過不給

而欲膏澤下於民此實難矣長才異能方圓兩畫世豈無人倘猶然中

人以上乎則非之夫不佞之所能知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焉故因諸

生陳陞之以志見示遂不辭而題其後爲東甌之大作家嗚矢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江心志六卷天啟丙寅郡諸生陳陞陸之輯溫

虞道副使江陰顧言序郡守西陵周之夫跋
東甌詩存二十九陳陞字君納永嘉人

國朝

釋元奇江心志

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

存

彭始搏敘子嘗讀謝康樂咏江中孤嶼至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心
竊慕之顧蠟屐尚未及也迨歲丁亥奉命校士東甌公餘偕永邑楊
令君放棹中流為孤嶼之遊列坐兩峯閣樓崢嶸金碧璀璨水雲環
繞樹木交映遠近子晉之臺近接容成之洞驪珠出海爛熳千尋蜃氣
凌空變幻萬狀至其吼立萬頃煙波中吞吐雲霞呼吸潮汐四壁空浮
一塵不染更是海上蓬萊方將與十洲三島相為鼎峙令人嘆觀止矣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天

徘徊移晷寺僧月川煮茗相獻因言此地夙稱東南勝區登眺複息代
有高賢即思陵駐蹕後往來尤多名流向有舊志滄桑幾更無復有存
邇來編集所遺且於近世諸名公遊覽佳什蒐羅補續爰成十有二卷
付之剞劂工已竣矣願乞片言以弁其首予思震旦山川閎奇博大不
可縷指若東甌自洞天福地外所為孤嶼者洵非易遊願可令其不彰
乎矧圖經具列俾探奇攬勝輩不俟駟驚鶴鶴而可挾為卧遊之具也
耶月川不惜已費為孤嶼謀不朽其功匪小子雖不及如謝公之高吟
絕唱而憑眺之下又烏可無一辭以贊其成也哉是為序
裴國楨序東嘉山水奇勝不可言而孤嶼踞蜃江中傍睨郡城與九斗
相向屹然與岳陽之君山潤州之金焦震澤之洞庭爭奇海內而孤嶼
得謝客一詩膾炙人口其相傳更遠名流眺覽爭觴詠其地搖筆賦詩
代有盛事願志或缺如殘碑卧碣剝蝕于荒煙蔓草迅風甚雨之中可

嘆也月川上人卓錫孤嶼之江心寺有年矣慨然以修志自任歷數寒
暑編綴成帙梓成乞序於余嗚呼上人不專事梵唄以錫飛棒喝相矜
尚而獨有志於志乘口吟手披力為蒐羅俾名流勝蹟悉藉以傳不朽
後之君子覽斯集者恍然如坐孤嶼與山靈相揖讓也又豈獨謝客一
詩為千秋之絕調也哉是為序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江心志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釋元奇撰江

心寺在温州府北永嘉江中即謝靈運詩所謂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
川者也宋高宗嘗幸其地稱為名勝明釋宏斌郡人王陽谷始創為之
志元奇因舊本重加編輯凡紀蹟一卷敕書一卷藝文八卷世系禳記
二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江心志十卷康熙乙酉住山釋元奇月川編集
郡守燕山趙恆雲中裴國楨序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天

陳氏舜咨孤嶼志

八卷

存嘉慶戊戌
存申刊本

余覽郡志經籍鄉先輩撰述纂輯有名者錄矣今訪求其書則皆亡佚
散墜百不遺一即錢版偶存而美粹與時復不相掩豈向之亡佚
散墜者皆此類乎惜乎終不得一見之也江心寺者孤嶼中大刹也江
心志數冊獨存於寺衲之手而外謬非完書嘗戲與容談若江心寺志
可直名江心志則志護國寺可稱護國志太平寺可稱太平志志開
元寺可稱開元志舉世贖贖當不知是何物祇在此一字去留開況其
中元黃謬敘咀唔不安瑤璋飯在之錯見也哉夫孤嶼著自六朝歷唐
至宋而益顯其開時主之宸翰高賢之履齒名流之題詠遺蹟多有後
之薄遊斯土者流連風物憑弔古今每不勝世運推移之感賢哲存亡

之慨焉夫豈徒山川清曠覽利微雅足供登覽已哉則是志亦探討者所必資而榛蕪滿眼安所須此余掩關多暇不揣身陋謬為增損釐訂之而附益以時彥藻翰重命剖劂若夫後之亡佚散墜也余不得而知也嘉慶戊申古重陽永嘉陳舜咨

楊兆鶴序 嘉慶丁卯 不錄

成豐永嘉縣志十三陳舜咨嘉慶六年辛酉科拔貢

案陳拔貢舜咨號春堤永嘉人所編孤嶼志以釋元奇江心志為藍本因舊志名不雅馴取謝靈運詩語改題其書卷首為勝蹟餘則皆藝文於舊志略有增刪亦開增考訂如辨林伯庸即林教授常釋法幢即林中允增志亦較舊志稍為精審也

又案此書雖以孤嶼為名然體例多沿江心舊志書中于梵宇與廢及禪宗誌傳紀錄特詳亦與山志微異故今仍與江心志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同列古蹟不復改隸山川焉

右古蹟

宋

王氏十册會稽三賦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卷今存 從未刊本 明南蓬吉在四卷 陳春海樓叢書本道光乙未杜氏 仿宋大字本李錫齡借陰軒叢書本

會稽之山川風物載於圖經地志者固不少也然人一一泛觀則與易盡屑屑徧讀則神且疲儻非有所去取纂次成文焉能資於玩繹紹興閒詹事王公以射策魁多士入官越幕贊治之暇乃於圖志撮其赫奕之事述志謂地輿志之類今賦注所引皆會稽志一書非先生作賦之前所有者加以舊傳新韻可紀之事從類鋪張著為風俗賦以抑揚品藻寓於答問其事其辭瞻旨趣取暢字字淵源誠為傑作公之究心可謂平章風物之宗主其有光於吾

鄉者大矣及賦民事堂蓬萊閣文皆醅正語亦高妙其有見於奉君命紀勝槩者備矣吁昔人所言擲地作金聲者豈得專其美哉竊惟風俗一賦雖有剡溪周君之注惟以表出山川事物為意而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暨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闕然無聞遂使覽者惜其未備鑄平日嗜公之文至於成癖由是不揆蕪淺輒皆為之法雖未必一一盡得公本意且以補周君遺闕至其閒固有闕略詳備之不齊者然而意各有所謂闕謂故闕不注者如西子吸若之類是也略謂出處非一而只取一二書為注者如語言處子多士舞干戚一統甄陶九重之類是也 大率事涉於隱者則從詳備日熟乎見者則從闕略蓋非徒事夫繁文而貴夫有以證明也 李善注文選云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有所祖述愚今注引禮記之文而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此者苟能一目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剡中登天姥其若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耶雲門又不必青鞋布襪也或欲官于此則鏡湖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馬泥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勝班班靡不具在俾盛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嘗思乎奇字之為梗從而為釋音區布於句讀之下

凡檢類篇集韻無見者則據夏英公古文 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過 電而口傾河也區區注釋之意於是乎併書皆嘉定歲在丁丑日長至 愚齋史錄序 宋史錄注本卷附序 會稽山水清淑君子之仕於斯其登高而賦多矣其傳者江左以來於 唐為微之蘭亭絕唱宋龜齡三賦而已微之自言嘗行乎紅市中聞村 校諸童所習詩皆樂天與已篇什當時所稱元和體者蓋至於禁省觀 寺郵候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道其一時流傳之廣自 有為章以來未有及之者然至於今而考問其遺吡其能識蘭亭絕唱 之名者有之而亦寡矣而龜齡風俗等賦迺更流傳鬻秀之童無不上

其家傳戶習殆似元和之誦微之也夫微之見賞於當代龜齡不替於後來也敢謂文字之優劣意其人功德於越有醜薄與然考樂天所為狀稱微之觀祭浙東下車即奏罷淡蚶之貢課人築陂塘貯水以溉苗為越永利八年而後去其功德在民不少矣龜齡擢第試民一陪幕辦俄有祕書之召未嘗三年淹也即其以天語名堂民事作賦不過曰我以其餓踣流亡之狀告諸使君焉而已不然則悲鑑湖之侵削傷和買之莫償嘆酷權之奪于有力焉而已非有馬侯堰水之功任賢張霸尚賢之化也奚以使斯民久而思誦其遺文膾炙而不忍釋也蓋龜齡履繩踐準仇直自致其出處本末絕無瑕疵微之峭直致稱中見廢斥迺援左貂以升驟至爰立故儒衡託颯于揮蠅裴令激言于平城當時人情亦略可見況乎百世以後而責遺民以謳吟思慕尚可冀乎宜乎元和才子之名為龜齡所聳慕而竟至于不忍言也嗚呼孰謂文章與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三

人不相倚為重相乘為久近耶然則龜齡三賦殆將與會稽山水共此天壤吾又安知其所窮若夫南公解故于渭南則又會稽之盛事龜齡之功臣亦將與是三賦俱稱不朽於天壤者也郡人陶望齡撰明南達吉此書自朱刻外一刻於明開本再刻於國朝編入湖海樓叢書陳刻出影朱鈔本鈔所据本有漫漶闕葉仍用明刻補苴未盡善也是本嘉定舊槧吳中朱卧菴姚江張羅山皆有收藏印記近歸同里小雲巢沈氏字體明儘可喜無不全不備之憾因仿摹付梓以復舊觀元書或留墨臺亦間有謄奪不欲輒改增於後焉道光丁酉季秋山陰鼓陽居士杜春生校畢并識山陰杜氏重刊宋南達吉後序明刊南達吉不錄凌弘憲序明刊南達吉不錄四庫全書總目七十會稽三賦三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宋王十朋撰十朋字

龜齡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至龍圖閣學士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有梅溪集此賦三篇又於集外別行一曰會稽風俗賦仿三都賦之體歷敘其地山川物產人物古迹一曰民事堂賦民事堂者紹興中添差簽判廳之公堂也元借寓小能仁寺歲久圯廢十朋始重建於車水坊一曰蓬萊閣賦其閣以元稹詩謫居猶得往蓬萊句得名皆在會稽故統名曰會稽三賦初嵯縣周世則嘗為註會稽風俗賦郡人史鑄病其不詳又為增註併註後二賦末有嘉定丁丑鑄自跋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標舉茲邦之勝鑄以當時之人註當時之作耳聞目親言必有徵視後人想像考索者亦特為詳贍且所引無非宋以前書尤非近時地志杜撰故實率合名勝者可比與十朋之賦相輔而行亦劉達張載分註三都之亞也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三

州添差簽判時所作詳史周世則為注會稽風俗賦梅谿後集一所載是也至嘉定丁丑史鑄即周注增其未備又補注民事堂蓬萊閣兩賦是為今時所傳單行本據民事堂賦寬公私之債負兮注按梅谿集中作積負云云則史氏未作注之前三賦已與集本別行特不知何時刊布耳史注援據甚詳博所載賦文與明槧集本異同尤夥如昔作替僕作僕宅作庀善作爺之類即史敘所云奇字集本並為校者改竄他如風俗賦龍樓翼而乾峙乾峙不作屹峙蓬萊閣賦暢幽懷於膠廓膠廓不作膠閣並足刊正集本譌誤不第箋釋精核也宋刊本三賦一冊不分卷四庫總目作三卷蓋館中所析今從宋本著錄又案此書別有明南達吉注本分為四卷萬姓統譜六十五南嘉靖成實進士其注即槧括史注為之別無考證明刻本又增

陶望齡評尤鄙淺不足論因三賦史注外有此別本故附識之

南注別有李錫齡借陰軒叢書本不載陶注

薛氏季宣 武昌土俗編

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文獻通考二百五國史經籍志三

佚

自序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閒或不志其故它州攷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假據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顧遺陞之固收借故家子雷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譌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所修來者斯問端倪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履方以知地里況令長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蓋

職官乎故走本記披圖旁求稗說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

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略舉代以煩言

為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於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稗天

子之司徒則吾豈敢良辰良語

又書武昌土俗編敘明鈔本如是疑當作後武昌土俗編鈔本於紹興壬午走既

才庸學寡加縣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閱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疑

始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秩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

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

闕者一書之內夫豈不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於當

來惟乃仁人矜此愚昧撻暇補過易視聽於傳疑使走不以此為妄人

乃朝夕庶幾焉六月庚午書於鈞鄉書舍良齋語

直齋書錄解題入武昌土俗編二卷武昌令永嘉薛季宣撰記一縣之

事頗詳紹興辛巳壬午閒也其邑令為壽昌軍

周氏去非 嶺外代荅

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文獻通考二百五國史經籍志七十

存叢書本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彌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貫與夷中六詔安南為境之南郡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甯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場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置勿復稱也迺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騷莫知所對者蓋數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類多而臆得者浸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藥裏得所鈔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蓋

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荅雖然

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

記 讀書附志下嶺外代荅十卷右周去非直夫記廣右二十五郡疆場之

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

夫之緒談者四百條云

直齋書錄解題入嶺外代荅十卷永嘉周去非直夫撰去非癸未進士

至郡倅所記皆廣西事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嶺外代荅十卷 永嘉大 宋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

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淳熙中官桂林通判是書即作於桂林代歸之

後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見聞錄存二百九十

四條蓋內有問嶺外事者倦於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荅原本分二十

四條蓋內有問嶺外事者倦於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荅原本分二十

門今有標題者凡十九一門存其子目而佚其總綱所言則軍制戶籍之事也其書條分縷析視稽含劉梅段公路諸書敘述為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據當時譯者之辭音字未免舛謬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土風物產徒為談助已也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卷永樂大典所載併為二卷蓋非其舊今從原目仍析為十卷云

宋元學案七十一通判周先生去非永嘉人淨泚先生族孫也學於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荅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

案周直夫嶺外代荅凡二十門一地理二邊帥三外國五風土六法制七財計八器用九服用十食用十一香十二樂器十三寶貨十四金石十五花木十六禽獸十七蟲魚十八古跡十九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藝

蠻俗二十志異惟第四門缺其目錄自敘蓋其初筆記本四百餘條後次序刪併為二百九十四條讀書附志振錄自敘歷舉初記條數誤也其書敘廣西諸州沿革風土最為詳悉所載外國則多得之傳聞自粵中互市番夷及宋時貢獻之國外皆未能詳審蓋海外輿地自古茫昧不止直夫此書也

國朝

周氏 天錫 慎江史逸

四卷 華萼樓集

未見

自序史逸者何郡邑史之逸也蓋開諸陶徵士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為之浩歎然彼獨行君子耳吳公雒陽知己名亦翳焉龍門於天子父僅稱太公於歲誰責哉余喜談梓里事偶有親記輒筆存之開參

郡邑史十闕其五因喟然作史之難也冬青行灼灼霽山集中別紀強附之王潛東湖樵夫樂產也移而台耳目之近且然矣余為此懼撫拾舊聞彙而成帙題曰史逸直梁彝蓋見即寶之不無望後之逸余逸者

華萼樓集

又序史何逸乎郡邑史之逸也夫薦紳先生既科條之矣閒多漏脫則以立例淺編纂迫渺見寡聞而博雅之君子弗進也家必有乘邦必有史今廢草野賢才不稱略名卿高士良有司之業不載識者悼焉陵谷後余志不自得婆娑漫淫慨然而喟則取古今史省直志考之而賢才良有司與所論者十三四逸矣乃依往例采舊聞整齊成帙命曰史逸蓋歷十二年所云夫賢賢賤不肖史也俾後之君子勸小人懼余何敢任唯取闕幽顯微之義別疑明是之旨紹往昔告來者述聖漢以來至萬曆己酉止傳曰史失而求之野後之覽者或有以知其志之所存書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藝

成藏紫芝山麓副在花萼樓凡四卷 花萼樓集

梓聞私紀 花萼樓集

佚

梓聞彙紀 花萼樓集

佚

右襟記

林氏 鴻道 燕游記 竹園類稿九 嘉慶瑞 安縣志九記作草誤

佚

朱鴻瞻跋康熙王子子始以資貢偕履吉氏束裝 廷試出武林自越而吳而魯以抵於燕其開山川鉅異之區險阻要害之處古今人物故蹟之遺以及大江以北廣漠之鄉田可畫井戰可製車黃河之有故道清淮之底安瀾與夫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未嘗不於日夕解鞍沽

酒對酌拍案悲歌唏噓指畫且又兩人相得意遠與賒吟鞭所指懷古之篇覽勝之作風雨雞鳴所懷所至有賦而履吉氏性尤敏長於強記凡所歷勝蹟及里程旬日月餘之外追溯而數之如指諸掌因彙為茲編懼夫世之觀者徒以是為履吉氏多而不知其經濟之撰奚囊之富固不盡此區區間也故書數言以附於末

竹園類
朱鴻瞻增司訓坦齋林公墓誌銘公諱鴻道字履吉坦齋其號也雅留心經濟屢舉於鄉不第晚以明經薦補常山訓秉道章教不遺餘力繼攝縣篆益振興釐則弊絕風清以疾卒於官

瑞安朱氏錄本
嘉慶瑞安縣志七康熙壬子歲貢林鴻道燕游草林鴻道撰見竹園類

輯
右游記

元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周氏 達觀 真臘風土記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一千頃堂書目
入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一
吳瑄古今逸史太陸楫古今
存說海本瑞安許氏刊巾箱本

總敘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温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闔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又自真浦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程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

也舊為通商往來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峻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元貞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開洋日抵占城中途朔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船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

洪守一跋 瑞安許氏刊
讀書敏求記二周達觀 案達原誤建 真臘風土記一卷達觀自元貞乙未隨使招諭真臘至大德丁酉始歸述其風土國事甚詳是冊從元鈔校錄說海中刻者紙牘錯落十脫六七幾不成書矣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一真臘風土記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元周達觀撰

達觀温州人真臘本南海中小國為扶南之屬其後漸以強盛自隋書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始見於外國傳唐宋二史並皆紀錄而朝貢不常至故所載風土方物往往疎略不備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遣使招諭其國達觀隨行至大德元年丁酉乃歸首尾三年諳悉其俗因記所聞見為此書凡四十則文義頗為賅贍惟第三十六則內記瀆倫神譴一事不以為天道之常而歸功於佛則所見殊陋然元史不立真臘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成以示吾邦 衍衍為題詩推挹甚至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集中蓋衍亦服其敘述之工云

郎仁寶七修彙纂 真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一一紀焉名曰真臘風土記

案周草庭真臘風土記元貞元年隨使諭真臘時所作其事元

史無攷然其總敘所述甚明七修彙纂謂草庭獨奉使非也總敘載峻都元帥置省占城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攷元史占城傳至元十九年命左丞峻都等卽其地立省既而負固不服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云云所謂招真臘國使者或卽此金牌千戶也至元貞招諭則史所不載僅賴此攷其叛服大略矣

又案萬厯温州府志藝文門別載周達觀滇獵記聞雍正浙江通志經籍門作滇獵紀聞以來書目並無著錄疑真臘風土記一名真臘紀聞傳寫又誤真為滇遂分為一書乾隆府縣志經籍門並沿其誤今刪之

李氏至剛 航羅志略

三卷千頃堂書目八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二

罕

貝瓊後序航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乃留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為三卷題曰航羅志略將殺梓鐵崖楊公既為敘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航羅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夸至用兵而克之邛笮冉駹斯榆之君雖請內屬而長老且言其不為用者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頓一兵遣一鐵為國家病則視歷代之盛實

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國之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內之境若過鴨綠窺樽桑也於是乎書貝清江文集千頃堂書目入李至剛航羅志略三卷永嘉人樞密院祕書右外紀

温州經籍志卷十二終

温州經籍志卷十二

嘉興嚴景商校

罕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温州經籍志卷十三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職官類

宋

季氏 光緒 唐宰輔編年錄 攻媿集

佚

樓鑰知味縣季君墓誌銘皇帝即位之六年四月戊辰朔日有會之君撫光武十事備論以進曰日美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有旨季光弼所賦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君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錄論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意苟位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一

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勳如郭子儀亦不得預讀者為之聳歎君字觀國居平陽之桂源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授臨安府鹽官主簿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邵州教授授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嵎縣磨勘轉奉議郎卒于縣治年五十有七銘曰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明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

陳氏 傳真 皇朝百官公卿拜辭語 曹叔遠止

佚

徐氏 自明 宋宰輔編年錄 宋史藝文志二無宋字文淵閣書目六宋

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二四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

存通學齋藏明萬曆庚申年呂邦耀刊本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罷錄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繁年錄緯之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羣公評品之論奉常行實之攷旁引曲策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銘于烝彝鼎書于旂常竹帛固不待贊述其閒賢佞進退正邪消長闕于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冊是編也其亦足為信史羽翼歟君之子居誼宰永陽有廉稱較奉錢梓于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二

萬壽宮嘉興縣開國子會邑六百戶陸德輿序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陽邑大夫居誼刊之于梓調序于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憂憂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韓琦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兇復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鄒居中不及子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臬輩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

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兇接武李公忠定綱言驗于疏水功驗于圍城高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曰閒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虜所惡也檜虜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侂冑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槍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侂冑之徒皆得久而于其位此豈人耶予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顛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每爲之三大息常博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沒其實賢于世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三

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

事趙缺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閒粗密頓末後三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愷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做班史敘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

後相望溫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夷攷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略也媿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臣碩輔詰命所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污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祿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操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厯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蕭往轍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真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秘鈔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四

于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鑄序

古之爲史者雖自成一言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序謂網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前漢既承父彪之業襲遷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非一人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彰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今世之所因以爲損益者尤經世考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之極弊下遭裔夷之盛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尙文其俗競辨法令數更議論樊然淆亂視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而爲之史者襟

出於元世諸臣漫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闢大義者不及十二三而掛一漏萬往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義以爲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旁證雖裨官野記所不宜廢而況其大者乎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著起建隆訖嘉定一代用事之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所採羣說開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行世今駕部王公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宗正伯榮氏詔以爲延津之合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每娓娓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不直使茲錄之行世而已儻亦司馬氏編羅之遺意而茲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與聞其旨故得而具論之如此云萬厯戊午六月望日河南左布政使高安陳邦瞻序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五

中書令侍中爲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防焉李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防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爲准晚世頗兼眾職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儒則爲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爲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開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爲尙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尙書左右丞爲僕射之佐實即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狗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

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效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員之眾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眞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開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而已其源本唐宦官之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爲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未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敘進兩府略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陳繹作二府拜罷錄元豐中司馬溫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退歲月爲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鞏譚世勳明刊本誤譚今據宋史三百五十七改禁幼學李燾諸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略未有傳者比見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所纂本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乙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六

亥凡二百五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爵里封拜罷免然備具而當時黜陟之由世主頗正之迹據事直書嫩惡自見以至時賢評品家乘野錄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及近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若夫麻辭制誥密札內批一該存雖事涉曖刺文未雅馴使人疑恠憤悒不可爲解信乎趙姓遺史之論曰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尙文華遂失眞實斯言得之矣第取其詳臆探其蹟隱亦博採者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末究於一統中自陷于播遷卒淪胥於浙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區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而人才自開創以迄亂區亦皆大遜于前代總之以粉飾自侈以虛假自愚則習尙之偏適以自害而已故輒爲之語曰宋之人才負宋之天下宋之習尙負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俛之百世而未暇言其詳也

是書也鈔本得之焦太史先生處中閱字句訛缺甚多仍其舊文不敢臆改而孝宗一卷全缺惜非完本但作者苦心不宜泯沒故付之剞劂氏而董正之者駕部損仲王公周藩伯榮宗正也萬曆戊午又四月望日河南督學副使都人呂邦燿序

萬卷堂者伯榮藏書之所也萬卷堂書目已自卷帙浩煩覽之終日不能竟書可知矣書目中所有者或梓本或勦本皆善本也而漏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則真之做篋中有其書而無其目編年錄梓完已裝成帙矣適月之六日伯榮曬書於萬卷堂下偶檢做篋於亂書中得是書焉因漏逸三卷故沈埋做篋而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宛然在也噫奇矣哉始也索之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室之內今也得之於一室之內合之於千里之外其始也孰秘之今也孰現之耶豈非造物者有數存乎其閒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此事之奇何讓豐城劍也然學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七

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即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內奇事未有不天人參焉者也六月望日呂邦燿撰明刊本呂邦燿又序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寧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逸十七十八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先是不佞以諸史之中無如宋史煩猥不揆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鮮藏書多假之南北交游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焦漪園太史寄是錄至鈔本也呂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樂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具足矣茲不論不佞反覆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關於相業者重也宋氏三百年間維時宰執趙呂當締協之初富韓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勲在王府夏乎盛矣獨怪裕陵之於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為而勦周禮國服並乘之緒說更張法制擯弃元老意

將駕周孔之上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流二帝蒙塵嗚呼靖康之禍咎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檜為虜謀首細專門之學逮侂胄以傳道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設禁偽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師者吁已甚矣侂胄既殛彌遠擅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近弃真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也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冥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之凶遂凶天下者也究觀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即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臣之佐萬幾不達于古今之大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冒焉秉國之鈞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傳其奸尤甚於蔑學以勝其臆者此君實子直諸賢之所以為時碩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於相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八

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廣祿之閒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陳自強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稷契皋夔曾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譏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讀者病之督學公徧檢史傳相與商訂校既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證不妄編緝有倫即所述如文潞公開金奇錦及朱勝非閒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之河南王惟儉撰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貳頓異一君之命褒貶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為希合或肆為睚眦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

卿之切事既不多得而昆命元龜之語與董司馬之允執厥中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官冢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相從時推重耳而宋自平章之下有參知樞密名為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非軍務控德人主有命而宰臣不釐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為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不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臣略無顧惜漢之劉屈氂翟方進唐之元載楊炎皆地居股肱身膏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元愍巨奸僅投嶺海即侂胄之殛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將軍耳宋則大權在握舒卷任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救文潞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撫川陝生殺黜陟人主委心聽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九

之此事權之重也然槩閱是編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碩為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躋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去於同侪胄何人禮過二老止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四年皆醜正黨邪稔禍階厲乃司馬入朝曾不數月李綱樹國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諸賢皆席不及暖而真身瘴鄉羈魂炎微干載之下使人撫遺奸而裂背弔孤忠而酒涕何忠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其故矣大梁朱勤美撰

馮盛明序 萬曆戊午

不錄

孟習孔序 不錄

錢大昕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起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首尾該備永嘉徐自明所撰寶祐丁巳子居誼知永嘉縣鑄板縣學序之者寶章閣學士陸德輿龍圖閣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 集英殿修撰陳昉福建轉運判官章鑄凡四人予家所藏則明萬厯戊午河南督學副使呂邦耀刊本也自明字誠甫號愷堂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子讀都氏練川圖經載南宋知縣有金華徐自明與誠甫同姓名而籍貫異計其時代亦稍後蓋別是一人猶之知嘉定縣者有錢塘楊萬里非誠齋也知平江府者有永嘉陳均非平甫也知南海縣者有晉江王應麟非厚齋也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三

十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九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 兩淮鹽政 宋徐自明撰 自明字誠甫號愷堂永嘉人嘗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初北宋時神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十

宗命陳繹為拜罷圖一卷樞府拜罷錄一卷元豐開司馬光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能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續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為二府俱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事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本末賅具最為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草備錄其鎮院制詞更有裨於文獻以宋史宰輔年表互相考校如建隆元年趙普拜樞副此錄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拜樞樞此錄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興國八年宋琪拜參政此錄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參政此錄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類極多亦足為讀史者考異之

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載某人所行之詞此錄開存姓名亦可備掌故
其中如熙寧四年陳升之起復入相制乃元絳之詞載於宋文鑑中以
升之力辭不拜其事未行並其制詞不錄是也至如端拱元年呂蒙正
拜相制為李沆之詞治平二年文彥博除樞密使制熙寧二年陳升之
拜相制皆為王珪之詞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為曾肇之詞亦並見於
宋文鑑而此反關注皆不免有所挂漏然二百五十年間賢姦進退畢
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諸習典故者矣寶祐開自明子
居誼宰永福嘗刻之縣學後漸以佚明嘉靖間大興呂邦耀始得鈔本
於焦竑家而闕其兩卷後周藩宗室勤葵以所藏殘本補足復梓以傳
蓋亦僅存之本也

案徐慥堂宋宰輔編年錄始建隆迄嘉定宰輔除罷及制詞事
迹一一詳載其足校宋史宰輔表之誤者甚夥如淳化五年寇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十一

準自諫議大夫知青州除參政表作自守同知樞密院事除不
知準於四年罷副樞未嘗更守官也元祐元年安燾自副樞除
樞使給舍還封燾亦堅辭詔依舊任至二年六月又有樞使之
除表但載燾進知樞密院事不載仍舊任一節則二年之復除
為無因矣建炎三年盧益除尚書左丞以奉使金國辭行以太
職罷提舉崇福宮高宗紀一益未拜罷為實政殿學士此二事表
燾除樞院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罷為資政殿學士此二事表
並書除而不書罷其餘年月日名與表文格異者尤不可枚數
不徒 四庫提要所舉數條也至于援引宋代史籍若遺史日
厯丁未錄拜罷錄諸書今並不傳亦藉是存其崖略李燾長編
今本缺徽欽兩朝此錄所引尚有數條可補其缺誠有宋一代
典故之淵藪也

又案此錄終於嘉定八年乙亥攷陳敘謂慥堂終零陵守不詳
何年直齋書錄解題入載慥堂修零陵志在嘉定己卯則嘉定
十二年慥堂猶無恙此錄終乙亥者蓋屬草時偶爾較筆遂未
廢續也慥堂諸習典故猶有乾道遺老之風而志乘荒略不詳
其事迹爰略為考覈俾讀此錄者可以論其世焉

元

陳氏剛歷代官制說千頃堂書目九補逸金元

佚

明

王氏朝佐主事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姜氏準東嘉教職世表慎江文徵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十二

佚

自敘唐以前併官制無考矣宋崇寧中郡縣始立學惟州設教授屬縣
俱以令佐兼領學事景定三年縣學始置主學一人咸淳元年漕司選
請學正學錄直學各一人學諭四人長諭八人日選請則非朝除也其
嘗職是者今亦無得而稽焉元路學置教授一人有學正舉行學規有
學錄糾不如規者至元初署請學官主善縣學置教諭一人選請訓導
二人元初未設科舉士人往往假校官為入仕之途雖非朝除亦榮選
也國朝定制府學置教授一人訓導四人縣學置教諭一人訓導二人
皆朝除今亦如治官例各為一表其有聲績者別為列傳嗚呼治教正
之大者也父師之任也職是而稱德莫厚焉恩莫隆焉其有未稱負涼
德父師之名莫之與易矣可不存哉慎江文徵

右官制

應氏德成服官龜鑑錄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服官普鑑錄

佚

右官箴

政書類

宋

陳氏傅良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曹叔遠止 齊文集啟

佚

錢氏文子漢唐制度文淵閣書目四

佚

案漢唐制度宋元書目從無箸錄惟明文淵閣書目四載有一部一冊闕疑即漢唐事要傳本標題偶異耳然明內府本今已不存無從決其是否姑分著其目於雜史政書類中以備攷

温州經籍志卷十三

核

右通制

宋

張氏叔梅五禮新儀

十五卷宋史藝文志二

佚

周必大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子叔梅朝散大夫江西轉運判官平續彙二

盧憲嘉定鎮江志十五宋太守張叔梅華文閣學士中大夫慶元五年

五月到十月致仕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進士隆興癸未未待問榜張叔梅永嘉人吏部尚書鎮江守

案張知府叔椿忠簡公剛叔子樓鑰知復州張公墓誌銘云公之弟春卿以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則叔椿字春卿也復州名仲 梓墓誌見 一百四

明

蔡氏芳大祀志千頃堂書目二

佚

張氏孚敬大禮要略

二卷明史藝文志二 千頃堂書目五

未見

進大禮要略疏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為之纂要上請頒布矣皇上欲重其事復敕館閣儒臣纂為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焉

温州經籍志卷十三

齒

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之欲為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遽廢也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為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為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讓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皇上所定之禮

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有出其下乎臣自建議以來履歷所知無敢自欺輯爲要略誠有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爲二部一備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又疏臣等伏承聖諭大禮書或有分毫未全亦宜添入又伏承召入文華殿內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世用心纂修臣等學乏三長愚無一得夙夜不遑懼無以彰聖孝荅明命也臣曾以履歷所知輯爲要略凡百九條上乞聖裁已奉欽依送付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此乃臣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斯禮之爲書也舉三代之隆垂百王之法取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皇上及皇上初辭藩府寢墓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駕諸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令內閣詳論大禮其節次御批及執奏之詞召對之語皆內閣大臣所知也又如皇上以大禮未定孝心未遂五年有成兩宮無間皆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知也是誠皇上至德要道真宜傳之萬世不可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五

不謹書備錄者也臣續考事實增爲要略凡百三十五條敬謀棗錄用代鈔裝成部再乞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宜咨問諸臣各給一部令以所知限旬月開如例開詳送赴史館以備采擇庶乎集眾見以成全書矣

張文忠集奏疏三

自序大禮要畧撮大禮之要而舉其畧者也夫大禮之爲書也博之宜無不信約之宜無不該故知要可以會通因畧可以致詳無難矣臣等敬伏讀聖諭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又諭大禮者乃天子之禮書冊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日命官選用建禮之臣掌其文意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此誠明王大孝爲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霸之功罪則事有統理夫春秋魯一國史也今大禮之書爲天子之禮一代君臣之行也是宜聖心有在而欲爲全書也臣等敬實爲迂愚之僞嘗

從建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德意固敢或違於是輯爲要畧亦惟明夫統理而已庶同志者於是乎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大禮全書未必無少補云

張文忠集奏疏一

千頃堂書目五張孚敬大禮要畧二卷嘉靖六年編進

乘輿冕服圖說

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璠袞冕有革帶今何不用璠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以繫佩鞶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指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鞶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恆用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閒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闕革帶非齊明盛服之意及觀會典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六

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詳考繪圖以進

藝文志二乘輿冕服圖說一卷嘉靖開考古衣冠之制張璠爲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冕服圖說一冊嘉靖八年 月上諭大學士張璠

謂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覆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幔今止兩幅

均非禮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各六璠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

之制爲說繪圖以進

武弁服制圖說千頃堂書目九作乘輿武弁

一卷

明史藝文志二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璠云會典紀親征類禡之祭皆具武弁服不可不備璠對周禮有章弁謂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圖朝

視古損益有皮弁之制今武弁當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紗冒之武弁當以絳紗冒之隨具圖以進帝報曰覽圖有鞞形但無繫處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朕惟上銳取其輕利當如古制又衣裳鞞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於祭用之可乎璵對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帶以前繫鞞後繫綬韋弁之鞞正繫於革帶耳武事尙威烈故色純用赤帝復報璵冠服衣裳鞞易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

執文志二武弁服制圖說一卷親征冠服之制張璵為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乘輿武弁服制圖一卷上又謂璵凡乘輿親征有類造宜禱之祭當具載武弁服制圖一卷上又謂璵凡乘輿親征有類造

玄端冠服圖說千頃堂書目九無說字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

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七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七年更定燕弁服初帝以燕居冠服尙沿習俗論張璵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璵乃采禮書元端深衣之文圖注以進帝為參定其制論璵詳議璵言古者冕服之外元端深衣其用最廣元端自天子達於士國家之命服也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聖賢之法服也今以元端加文飾不易舊制深衣易黃色不離中衣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

藝文志二玄端冠服圖說一卷燕居冠服之制張璵為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玄端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前上製燕居之冠曰燕弁服曰玄端并深衣帶履大學士張璵繪圖為說以進

案論對錄四載嘉靖七年正月二十日諭昨得卿圖注燕居冠服式一冊朕甚嘉悅云云則此書嘉靖七年正月所進也

保和冠服圖說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千頃堂書目九無說字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一卷明史藝文志二 四庫全書 總目八十三千頃堂書目九

未見

明史輿服志二嘉靖七年諭禮部朕仿古元端自為燕弁冠服更制忠靜冠服錫於有位而宗室諸王制猶未備今酌燕弁及忠靜冠之制復為式具圖命曰保和冠服自郡王長子以上其式已明鎮國將軍以下至奉國中尉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伴讀俱用忠靜冠服其以圖說頒示諸王府如敕遵行

藝文志二保和冠服圖說一卷宗室冠服之制張璵為注說

千頃堂書目九御製保和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上命大學士張璵以燕弁為準參考隆殺以賜宗室璵為圖說以進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三保和冠服圖一卷浙江范懋柱天一閣藏本 明張璵撰

有論對錄已著錄是書作於嘉靖七年在璵未更名以前故仍題原名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六

先是世宗命璵製燕弁冠服為燕居所御又製忠靜冠服以錫有位會光澤王請宗室冠服式命以燕弁為準定為此圖而敕璵為之說前有諭旨及璵序其冠親王九襖世子八襖郡王七襖服用青身青綠前後方龍補視用深衣玉色帶用青表綠裏綠緣履用阜綠結白鞞其鎮國將軍至奉國中尉左右長史至伴讀咸從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其儀賓則不預焉名曰保和言各得其分則和也其冠圖為前後左右四面服圖為前後二面較三禮諸圖繪一面者為詳可為繪圖之式云

案論對錄五載嘉靖七年閏十月初七日奏臣伏承欽定保和冠服製式謹遵奉為圖說一冊進覽伏乞聖裁又載世宗諭

忠靖冠服圖說千頃堂書目十五

未見

明史輿服志三嘉靖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閣臣張璠因言品官燕居之服未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為奇服以亂典章乞更法古元端別為簡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帝因復製忠靜冠服圖頒禮部敕諭之曰祖宗稽古定制品官朝祭之服各有等差比來衣服詭異上下無辨民志何由定朕因酌古元端之制更名忠靜庶幾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焉朕已著為圖說如式製造禮部以圖說頒布天下如敕奉行

案忠靖冠服圖說一卷明史藝文志未著錄輿服志載嘉靖七年詔云朕自撰圖說則似為世宗御定然千頃堂書日十五載

無名氏古今彙說六十卷其第三十八卷內有此書注云張璠與明志不合黃月卷九儀注類不載此書攷諭對錄五載文忠嘉靖七年三月初十日奏前承聖諭製忠靖冠服警於在位容臣將原為圖說再加參定進覽又載三月二十一日奏亦有伏乞於所藏內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九

閣圖說少易數字為改定飾冠金錢事仍容進覽裁定之語是忠靖冠服圖說塙出文忠手彙說所題當不誤刊本今雖未見謹據黃目錄入以補史志之闕

郊祀考議

一卷百川書志二

未見

議郊祀疏臣欽承聖制以太祖高皇帝始建園兆方北以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朕心巨疑仰見皇上事天誠敬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及卿士又仰見皇上博采公議慎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叨輔導無嘉謀嘉猷入告皇上裨萬分一又不能順之于外使斯謀斯猷稱我皇上之德對揚休

命實臣之罪也臣觀北濬大學衍義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能以己意陰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眾人則未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不議禮恭惟聖祖為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聖制為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者也夫敬天法祖其道一而已矣臣伏願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對酌古今慎重典禮則聖祖神孫光于先後矣謹以所錄考議一冊進覽惟聖明垂察焉張文忠集奏疏六

百川書志二郊祀考議一卷嘉靖九年謹身殿大學士張璠進今名孚敬

明史禮志一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于東西郊罷二祖並配以及祈穀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當時將順之臣各為之說今其存者若郊祀考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十

議則張孚敬所進者也 二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乃問大學士張璠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璠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園兆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璠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為即園兆實無謂也璠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璠諭言陳郊議敕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璠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

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雍正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引續生堂書目作文廟集議今從千頃堂書目三

一卷

未見

明史禮志四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璉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損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璉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璉因作温州經籍志卷十三

三

正孔子廟祀典或間奏之帝以為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

未見

自序進士科始於隋雖以言取人與前代德業孝廉中正諸科較實行者不同然一槩以法而請囑之弊無容焉因空言而獲實用視較實行而幸徇空名者固未知其孰優劣也矧敷奏以言固唐虞遺法乎記曰或以德舉或以言揚其來傳矣漢左雄奏諸舉孝廉者儒生試家法文吏諱箋奏益亦知空名之難憑用此以空請囑之門也空言不猶愈於空名矣乎至若鄉舉在宋為清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耳非階之入仕也不第令再試屢舉不第然後有推恩之典焉則又賜同進士出身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我朝鄉舉始為入仕之途然人才往往繇是而出則又一代之新制也夫既試之三場糊名

易書公較閱之亦已密矣復令再試不已煩乎是固不若今制之為善也屠進士舊志僅載二人茲斷自宋始各以代敘為名表而因以歷官綴焉其顯著者別入人物志續以我朝鄉舉各為名表一如進士之例

未見

自序宋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又有制科童子惟進士為極重而試之亦獨難時人語曰焚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況其他乎茲進士詩賦策論經義雜文無一不備明經則惟帖書墨義而已不通則殿舉之特重以其甚易也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禮曰三史曰三禮曰三傳曰學究曰明法盡然而屢屈於試憫而收用則謂之特奏名至有因循不學祇欲積舉以應令則又不能無髦鈍之士襍出其間外是又

三

有賢良方正經學優深詳閑吏理三科元祐立經明行脩科景德天聖之際復置博通墳典明於體用軍謀宏遠書判拔萃等科大觀元年詔立八行而制科亦舉罷廢常矣雖富公諸賢亦階此進豈能必其名實皆符哉故三代德行之選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然則陶鎔人物而網羅其材彥以餘濟一世之事我朝之制固自足以得士惟得人以行之則善矣惡在廣闊倖途也

國朝
余氏 國光 選舉策考 嘉慶 安縣志
佚

右典禮

宋
彭氏 仲剛 須知

三卷 陳耆壽嘉定赤風志十一

佚

嘉定赤風志十一縣令題名臨海縣清熙四年彭仲剛治聲甚著人謂可以繼顏度按顏度以乾道元年知臨海有異政亦見陳志同卷著須知三卷廣諭俗五篇

案彭提舉仲剛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

陽縣志宦績傳並有傳所著須知三卷見陳貧窗赤城志不詳

其著書之旨據晦庵大全集八十四彭監丞集跋云詳十以按

事至台閣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既又得其所為戶口

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為百里規模而已也然則

貧窗所稱殆即朱子所見戶口財賦之書以其為邦計所關郡

縣守令所宜知故題曰須知也

明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三

王氏 洲課條例千頃堂書目九作蘆政條例今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四洲課條例一卷兩淮鹽政明王挺撰挺始末未

詳其作此書時則官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也明代自鎮江至九江

沿江洲課皆隸南工部後以其有影射吞占之弊復設官以董之明史

食貨志未詳其法蓋以其併入地糧內也是編乃嘉靖中挺為督理時

所輯首載敕諭及課銀數目取用條例次載准奏事例八條部司酌議

事宜九條可以考見一時之制千頃堂書目載蘆政條例一卷不著撰

人注曰嘉靖己酉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惠安莊朝賓序刊此書有朝

賓序與黃虞稷所載合殆即一書而異名蓋洲課即蘆政也

東歐詩存二十王挺字中白瓚子官工部郎中

右邦計

宋

薛氏 季宣 漢兵制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 傅良 歷代兵制

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 千頃堂書

存張海鵬刊墨海金壺本錢熙祚刊守山

千頃堂書目十三陳傅良歷代兵制六卷一作八卷宋史藝文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浙江范懋柱家 宋陳傅良撰傅

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

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

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書

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

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役繕河防供寢

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

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

散卒其兵職衛土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為深

切蓋傅良當南宋之時目觀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為是書追言致弊之

本可謂切於時務者矣

案歷代兵制蔡幼學止齋行狀不載惟曹叔遠止齋集序載止

齋著述未脫稟者有周漢以來兵制當即此書今所見常熟張

氏金山錢氏新昌莊氏諸槧本前後均無序跋弟一卷周至秦

兵制弟二卷兩漢兵制弟三卷三國晉兵制弟四卷南朝兵制

弟五卷北朝兵制弟六卷唐兵制弟七卷五代兵制弟八卷宋

弟九卷元朝兵制弟十卷明兵制弟十一卷清兵制弟十二卷

兵制前鈞錄史志條舉件繁開附平議尤為通博大旨謂成周鄉遂及唐初府兵之制為最善次則諸葛亮治蜀王猛治秦蘇綽輔宇文泰治魏其立制亦尚近古故詳臚規制用資參覈其兵制之不善者則秦新以兵多而驟亡東漢以兵少而不振唐之中葉府兵壞而藩鎮宦官之禍並興亦皆深原覆敗之所由以坐炯鑒至其言宋代兵制則極論南渡之後兵多財匱之患而以祖宗之時兵少而精為不可及信乎有用之言也其弟三卷三國兵制後附八陣圖贊乃薛良齋作今見浪語集卷三十一并錄入耳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又案宋史藝文志六載陳傅良漢兵制一卷而歷代兵制則不著錄蓋作史者偶見兵制殘本未及詳攷耳非止齋別有漢兵制一書也舊府縣志以漢兵制與歷代兵制並錄殊誤今刪之

錢氏 文子

補漢兵志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一卷 宋史藝文志六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 存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為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執經師從曾備討閱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藝祖開基次第剗削五代僭偽收其精兵聚于京師天下既平而已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京以便漕運始倚兵以固國而不及天下之形勢嘗自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知後世以兵為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蓋自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為和而西夏之叛終莫得其要領尋至永樂之劫極為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自

振刷和議既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糧犒賞不可少殺生息長養而貪將黠吏得以浸容其姦故老弱者難汰虛縻者難覈安坐無事則驕驕則難用久聚而法弛則悍悍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則貧貧則思亂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閉陣陣決戰之術則怯怯則棄甲曳兵而走今自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為額而未嘗可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用之卒凡今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做壞皆為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虜此先生所以拳拳有意于漢家之遺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弱虛籍者異 按補兵制首當知用民之目蓋漢法民二十始傳二十一月止于三十有六為正卒五十六為衛卒三十六為自始傳為更卒歲衛卒從者是為材官騎士止一歲即今禁軍衛卒是為衛士止一歲即今禁今更遺成卒者是為材官騎士止一歲即今禁軍衛卒是為衛士止一歲即今開三十有六年之閒藉其強壯之日而用之以民之為生除其少與老中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月加以成邊通為五歲有三日耳其勞老弱虛籍自無所容于其閒夫當敗則橫行于四夷而匈奴卒于摧敗破滅款塞奉國珍來朝關下近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常有四夷之憂異矣 案此陳氏自注今并錄之當知知李本無其少與老中開三十七歲後元始傳為更卒歲後云謂漢之用兵除其少與老中開三十七歲後元始傳為更卒更卒已復為正卒循而未改是二材官騎士一歲董仲舒曰秦法月為正卒一歲當役兩歲耳其自二十始傳至二十三後應為材官騎士者謂之陳氏三十六月之說倍其師說也 有事徵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以養兵者異 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兵上自將以擊布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帝紀五年夏五月既行徵召而用之則已皆罷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衣齋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激 李本 賞者異 按賈誼傳曰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貨傳曰長安二衣乎 賈誼傳傳字李本無鮑本有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不立素

將無擁兵專制之虞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或有四夷船伏波下瀾威因事立稱舉事則省雖都試課段最無驕蹇難用之患衛霍勳高積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故自文帝李本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文帝二年田租稅後元六年弛山澤尋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效也誠使稍取漢制斟酌劑量參而行於今日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開國力可紓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為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勾休築室深山中尚羊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此志邈矣願每以予講肆滋久警策蘊奧粗可與語理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于靜退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著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事大體重關繫宏遠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條目次第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七

幟及凡兵開調度別為一書未果蓋漢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摭羣書先志李本其大節而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字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李本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買納茶場陳元粹撰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即手鈔為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之忽得刊本於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於天下後世經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鏡板潛解益廣其傳

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

千不為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曆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為裁減尚六十餘萬徽宗將一童貫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樂清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允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曝書亭集四十五此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字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鏡板於淮南漕廩予所鈔者虞山錢曾藏本也秀水朱彝尊識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美

宋錢氏補漢兵志與熊氏補後漢書年表皆有功于班范所宜附刻正史者也而馬貴與經籍考列錢氏書于諸子兵家之中又志作制蓋據書錄解題採取實未見其書耳予所藏即竹垞先生所鈔虞山錢氏本亥豕之誤不一而足益都李子南湖淄川高子木欣有嗜古癖遞為校勘尚欲訪求熊方年表不可急得恐此隻本易失先以鏡板子感二子稽古之勤立心之遠也為附數語于後至作者本意前人已詳不復贅云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五月秀水盛百二識李本

右補漢兵志一卷宋樂清錢文子撰門人陳元粹為之注蓋以補班史之闕而實有慨于南渡後兵食允濫思復漢制以救其弊其憂國之心深矣當嘉定甲戌乙亥開瑞昌淮南一再板行閱世既深流傳漸寡予以重值購於吳江沈氏反覆班范二書詳加雠比正訛補闕頗於陳注有小補焉錢梓家塾再廣其傳攷直齋書錄解題建安王瑒器之亦有

兩漢兵志一卷又呂夏卿修唐史別著兵志三篇戒其子弟勿妄傳吾家吏部好藏書就其家苦求得之著錄晁氏讀書志惜未得與此書並行耳先生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歷官始末詳具竹垞先生跋中錄次左方不更贅云乾隆己亥十月既望得聞居士鮑廷博識鮑本卷未跋

夏炳賦補漢兵志一卷宋錢氏文子所著也考博而文簡辭約而旨賅反覆於兩漢兵志之源流而不言所以著書之意其門人陳元粹作序述其師纂集之大旨因南宋養兵太多而國用虛耗於是溯源漢制見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猶存錢氏之用心可謂苦矣考漢初兵皆更代無久屯之制武帝時始有屯兵與宋世無異然武帝增七校尉一校尉所領兵多者千餘人合七校尉不滿萬人較宋慶歷之閒增至八十二萬四千者猶太倉之一粟矣宜錢氏有味乎其言之也錢氏官止少卿力疾丐休養疴於白石山中而立說著書不忘國家如此豈世俗訓詁辭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完

章之學所可同日語哉景紫堂文集七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補漢兵志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錢文子撰文字字

文季樂清人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宗正少卿後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宋初懲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謂之禁軍輾轉增益至於八十餘萬而虛名冒濫實無可用之兵南渡以後倉皇補苴招聚彌多而冗費亦彌甚文子以漢承三代之後去古未遠猶有寓兵於農之意而班史無志因據其本紀列傳及諸志之中載及兵制者哀而編之附以考證論斷以成此書卷首有其門人陳元粹序述其作書之意甚詳蓋為宋事立議非為漢書補也朱彝尊跋稱其言近而旨遠詞約而義該非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然兵農既分以後其勢不可復合必欲強復古制不約以軍律則兵不足恃必約以軍律則兵未練而農先擾故三代以

下但可以屯種之法寓農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農文子所論所謂言之則成理而試之則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論數十萬之眾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歸農勢不能靖惟有聚為賊盜耳如以漸而損之則兵未能遽化為農農又未能遽化為兵倉卒有事何以禦之此又明知其弊而不能驟革者也以所論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補漢志之闕故仍錄之以備參考文獻通考作補漢兵制與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書無兵志則作補兵志審矣通考蓋傳寫譌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十一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撰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為宦官所竊外為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三

案補漢兵志錢白石采兩漢兵制散見於史記前後兩書及漢官儀諸書者為之每條之下各采所據之書以為之注鮑廷博陳注非也陳元粹敘雖有注然志注實白石自作敘述詳雅注中援證尤博如五大夫復家條據漢書食貨志鼂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謂鄭康成注周禮鄉大夫貴者皆舍云若今宗室閭內侯皆復為後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閭內侯乃復據胡建傳北軍有監軍御史又劉屈氂傳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名北軍正丞掌軍法條法據史遷司馬穰苴傳監軍莊賈後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證軍正為古官主

軍法者武帝置七校條引晉灼說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胡騎不常置駁之云胡騎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蓋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以下為七校也其攷證精核多類此非徒排比舊文掇拾以逸而已其書宋時永嘉陳元粹刻於瑞昌池陽王大昌復刻於淮南漕廩二人皆白石弟子此書卷首有綱目二策即元粹所補也

項氏喬 福建屯誌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 二十三

僉事

乾隆永嘉縣志 二十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王氏 叔果 京營紀 半山 戴集

自序我國家兵制自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肇造於前成祖文皇帝定鼎燕都以繼承於後二聖繼作憲古立法黃虞以降稱兵制之善者莫加焉其在京師初立五軍營繼立三千營神機營為三大營時元戎宿將雲合影從勁卒健馬星屯蜩集蓋不可以億萬計嗣是重熙累洽海內銷兵尺籍雖存營伍漸減景泰年開三營不可用矣遂選為十二團營團營不可用矣又選為兩官廳日改月異弊端百出我皇上應運中興念京營之極弊虞醜虜之方張爰咨舊典大奮乾綱上復二祖三營之舊兼用周人六師之規欽定三營分設諸將統兵之外加以備兵往所謂十二團營兩官廳各與哨被煩瑣名目盡行罷革百餘年之叢奸積蠶一時頓清將有定員軍有定數操練有法征調有期大聖人之

制作可傳萬年以為久安長治之策者也顧十餘年開因時損益稍有不同恐將來建議靡察根要或致紛更有失聖明初意臣謹備考國初以來兵制之詳及我皇上欽定三營之制編勒成書以備一代之典章為萬世之成憲嗚呼書詰戎兵詩鞠師旅當陰雨之未形而綱繆桑土之至計庶脩攘其永賴太平其無疆矣

右軍政

明

陳氏 璋 比部招擬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擬作議今從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十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佚

咸豐樂清縣志八陳璋登宏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日士不讀書謂之廢學官不讀律謂之曠官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為注解有比部招擬二卷持法者常師用之

案省齋陳侍郎璋郎中鈍孫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道光樂清縣志口口傳並有傳

右法令

考工無

目錄類

明

姜氏 東嘉書目考 慎江文徵 三十八

佚

自序古人著書立言非徒文也蓋將窮理闡經於以羽翼大道而矯正
支流也是故文不載道是謂徒作典籍雖具眉用無裨弗貴焉吾鄉先
正通明理學者莫盛於宋其發揮理學撰述成書亦莫盛於宋沿及昭
代世不乏人著述之富郁郁乎埒二酉而軼兩京矣然而仰屋梁而有
作者慨桓譚之無人借黎藿而行遠者恨昭裔之不再銷於蟲鼠燬於
兵燹潰腐於風雨之侵凌棄遺於婦豎之剪裂名存實喪百僅二三殆
其然也夫古剝廢而羊存夫子猶欲藉存羊以復禮矧典章殘缺書目
足徵有如後起之士循名求書因書求理則涉獵荒遠轉接精魂俛仰
感興於風簷夜案者未知其淺深也將謂餘羊非禮之存而書目非道
之寄歟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經子史集彙而為四或傳其故序或錄其
制行或稽其撰輯頗末品隲臧否庸綴諸目之下其區可考者缺之不
敢誣也嗚呼識道有人文武不墜文獻稱足夏殷能言是編也自審於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三

古之作者示今傳後之志庶幾無負矣慎江文徵 三十八

右經籍

金石無

史評類

林氏之奇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林教授之奇與侯官林拙齋同姓名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

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通鑑集議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雍正浙

佚

薛氏季宣資治通鑑約說陳傅良右奉議郎新權

佚

戴氏漢通鑑筆議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乾隆永

佚

案岷隱為詹事奉景獻太子命講資治通鑑為說以進見宋史
本傳詳卷一易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所引諸儒評點有戴溪

筆議蓋即此書也

陳氏季雅兩漢博議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西漢博議誤今從讀

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二文獻通考二

佚

讀書附志上兩漢博議二十卷右陳季雅彥羣所撰也

文獻通考二百西漢史鈔十七卷兩漢博議十四卷中興藝文志陳傅

良撰指摘精要裨正闕誤博議陳季雅所撰闕涉尤大

漢唐論斷雍正浙江通志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三

佚

案陳教授季雅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

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薛氏仲庚續通鑑論水心文

佚

東甌詩集四薛仲庚字子長永嘉人析居瑞安李奧博學宏辭

案薛子長東甌詩集云永嘉人居瑞安乾隆府志選舉門宋薦

舉有薛仲庚樂清人萬厓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經籍門亦載

續通鑑論並誤又詩集云博學宏辭攷王應麟詞學指南尚載

詞科題名無仲庚名詩集蓋不足據子長與陳文節葉忠定同

時止齋集三十六有荅薛子長書云某衰惰何足與語今古而

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

矣交游影落願依文義當為方得三益豈非天閱其窮以此厚
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中原之暴而其
以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與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
不能發今幸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
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得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
傳寫一本且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
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吳門書臺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
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
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所謂南
北之際義例蓋即在續通鑑論之內又謂子長議論淵源正則
攷水心集六送薛子長詩有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幼愿能文乃
天資脫穎始願之語則子長為水心門人無疑其議論奇特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蓋得水心之傳者故止齋推之如此惜其書竟無傳也

朱氏編

紀年備遺
一百卷文獻通考一百九十
三國史經籍志三

葉適序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為三它小道襍出
不可勝數殫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
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纒細廣略不同而問學
統紀之辨不可禠也平陽朱輔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
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
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雠明恥責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
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眾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
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

既多而條目眾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及理蕪莫顯發
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
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曲通考引而當
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
之寡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況馬鄭王肅之倫哉故余於
此書竊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補字文昭初
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
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墨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
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
事追念愴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
此書求之可也水心文
集十二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紀元統紀論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乾隆
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
陽縣志九並無紀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四文獻通考一百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四文
獻通考一百九十三

佚

直齋書錄解題四紀元統紀論一卷永嘉朱輔文昭撰輔從陳止齋學
嘗著紀聚珍板本誤記今
據文獻通考改正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
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是編葉水心序之案此即指紀
水心別序
統紀論也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
二十八卷四庫全書總
目八十九

存

朱彝尊序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輔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
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

耕南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容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耘蟹浦蠶村蓋避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墨朱溫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賢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形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三十五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九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江蘇蔣曾

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開禧丁卯吳煥然序稱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

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鑑案前史而為之辨論詞語警

拔侍郎葉公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云云案文獻通考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三

七

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永嘉朱黼撰引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起陶唐終顯德與此本不符又載葉適序稱其書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今此本三國始於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不列曹丕五代始於唐天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後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溫其例又復相合考魏仲舉乃建陽書賈今所傳五百家註韓柳文集即出其家蓋以刻書射利者又吳煥然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復有靈旗北指諸君封侯之秋語蓋開禧丁卯正韓侂胄擊毀敗盟之時時方競講北征故仲舉於紀年備遺之中摘刊割據戰伐之二十八卷以備程試答策之用觀序末有上可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為學者進取之階語則書肆之曲投時局以求速售其大旨了然著矣卷端冠以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世系與地理攻守之圖又甲子紀元總要一卷於曹丕朱溫皆紀其年號與本書乖刺知亦仲舉所加非黼之舊也案平陽

縣志黼字文昭隱居南蕩山終於布衣嘗受業陳傅良之門傅良喜議論有止齋論祖一書為當時舉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編其原書雖不可盡略然二十八卷之中大抵憤南渡之積弱遠心立論強作大言謂南可併北北不可以併南侂胄輕舉攻金浮動者諱然和之卒召敗則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說有以熒惑眾聽矣

案朱處士黼陳文節公弟子萬厯温州府志文學傳乾隆平陽

周氏元龜 觀史大議林壽山

胡氏子實 習史管見萬厯温州府志

梅氏時舉 通鑑新議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 乾隆温州府志

萬厯温州府志十二梅時舉精於史學著通鑑新議剖析精微多前賢所未發

案梅處士時舉萬厯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

何氏務實 史議萬厯温州府志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賢良方正科何務實進史議凡三伏闕上書

陳氏剛 歷代帝王正閏圖說千頃堂書目四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

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九並作歷代正閏圖說

伏

國朝

史氏尊朱史論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李氏象坤史逸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朱氏鴻臚讀史選評周起莘宣平司訓

佚

葉氏嘉裕史論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溫州經籍志卷十三終

溫州經籍志卷十三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十四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儒家類

宋

王氏開祖儒志編宋史藝文志三無編字今

一卷宋史藝文志三

存乾隆王中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

加于乾醜之際尙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

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

而數百年蘇平仲集之下言潛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者矣

溫州經籍志卷十四

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開

存一二集作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

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惟嶽二慕文觀是書雖

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戲慶歷

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

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羣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

道伊川諸子出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明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

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集作而遽卒

粹集作庸非天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

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

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于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于書何

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

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儂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爲人後忘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洪武庚戌春三月甲子翰林院國史編修致仕眉山蘇伯衡識

士有起于鄉魯不傳之後濂洛未倡之先卓有所知而能自立于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託于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難韓退之著原道而謂軻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而以豪傑之士稱之然退之不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矧能真見天人性命之理入道勝復之功措之言語文字之閒平正精實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如者不合退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畧失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譜謀中手自校正閒以示予予謂自孟軻氏之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二

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閒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惟務騁詞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爲尙沿及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望號于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爲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爲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濂溪者出建圖著書闢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觀望倚藉而能以近代儒宗之所習者爲師超然心領神會于千載之上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扣盤捫燭之爲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非有是見而

能爲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于當時復歷于程朱之書遂不顯于後世而亂嗣之賢者又不知珍守其說于家卒致舛訛晦蝕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爲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錄梓以傳而自不知其爲固陋也弘治乙未八月中秋日新安汪循序

宋王氏景山先生永嘉人也登進士不樂仕進隱居東山之麓聚徒講學卓然爲甌邦道學開山祖其著作僅存儒志編一書私心嚮往今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遠紹以斯道爲己任其致力也以復性爲宗以立誠爲要躬行實踐歸于心得故能舉天人性命之旨剖析精微如道家常用事也先生當洙泗既遙伊洛未起墜緒茫茫江河日下夫豈樂自尊其說而爲是編耶抑有不得已于言者耶蓋自道學失傳而人心之害至于錮蔽而莫之救也或以衣食亂其心或以利害攫其念擾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三

擾于內寤寐不能休至嚮明物接我心復爲擾擾者引之而去無所主持虛靈之體日就汨沒不至日失其本心不止而惛惛者猶據是爲性之所近嗚呼性命中庸有如是之擾擾者爲哉亦見其惑矣是學術之憂卽世道之憂也先生有云有人焉中夜息于幽室之中我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于此時較之孟子雞鳴平旦之說者實相爲表裏又云君子處則其心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儒者莫要于不欺其心耳不自欺其心必不忍欺其君父欺其百姓一誠所積物相感而化之然則是編之闡明道學關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先生資警而養粹德充而道光使天假之年何難參伊洛諸君之座論者似不能無憾然學者守其一二語可終身行之不盡先生不朽之業不具在是乎哉是編也覓諸藏書之家無有存者郡庠黃生之升偶得之農家服膺弗失郡司訓童君基爲捐清俸重鐫以壽諸世其篤于嗜古有足尙

者用是不辭固陋而為之跋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清和之望前温州
守後學金洪銓拜手題

乾隆重刊本跋

宗案 四庫全書提要儒志編與唐仲蒙子素履子朱家範帝學諸書
並列儒家案云以上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學主於修己治人無
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
天下也併錄之以見儒家之初軌焉簡明目錄亦稱其持論篤實竊謂
鄒周程而後言理學者大抵率襍以禪學甚至朱陸互爭糾紛不已是
編不啟斯弊或疑其入理不深正其去道未遠也雖所言無多不迥出
語錄語類等上哉板舊藏府學廨為校補其缺頁系以目次并跋而存
之咸豐元年辛亥上元日秀水金衍宗謹識

咸豐重刊本跋

許及之敘賢良王景山儒志編一卷先生名開祖字景山永嘉人少蘊
閱博有大志皇祐初以所業進召試至京以後時而歸築室城東隅盡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四

焚舊作絕意進取日與門弟子論道考德為事多所著述書成終不有
出獨儒志一書為門弟子默記轉相授受故永嘉之學言宗師者首王
賢良焉惜其書所傳未廣某每介介近得番易洪公紫微與其所藏互
異乃移札友人新喻王欽若子善真鄉中所藏數本參加訂正刊之隔
江郡庠因謂誦詩讀書當知其人不但識姓名而已也楊子雲作太玄
擬易自謂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子雲之書要不必謂其似易即使稍
不戾于易天下後世皆子雲也豈必有子雲出獨得而好之耶熟復是
書立言衛道大抵似孟先生若有心者夫閉門造車天下合轍苟於
道無悖雖百世俟聖人可也否則子誠齊人之譏子豈得而辭哉

三十一 舊刊本無

此敘今補錄於此

張振夔題後余讀儒志編既卒業始省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信
乎其有命也當宋慶歷開伊洛未作吾甌有景山王先生生於僻壤而

能心領神會於聖賢之學奮然以復性為宗雖所著僅遺一編其中昌
明宗旨似不及伊洛之奧行然其論學無過高之言論政無過迂之談
論人無過刻之求固爾乎其爾者也惜其短命與復聖同因喟然而思
孟子之言以為智之於賢者或充實而未光輝聖之於天道或一聞而
未達兩者皆有自然之時候不可以智力究竟而此身忽焉以逝豈非
命哉昔陳待制撰學業傳謂是編最末章則有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
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者也
吾何敢已哉其自負如是今童司訓鑄本其末章乃莊周之為道而此
缺焉不載是首尾未完備也又按金太守跋亦云是編覽諸藏書家無
有存者黃茂才之升偶得之農家知其晦蝕於覆瓿之閒久矣夫以先
生之夙慧具兼人之進取自弱冠發明經蘊已歸於實踐自省使天假
之年積其仰高鑽堅之力裕以瞬存息養之功雖周程張朱奚讓焉乃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五

卒年三十二所著之書又闕畧失次自前明蘇伯衡諸葛文敏等先後
訪諸王氏家藏參以譜牒猶脫畧若是暨今七百有餘歲欲尋墜緒之
茫茫難已雖然學者但因今之所存求其昔之所為效果得其一二言
以自課將終身行之尚有未盡亦何庸過求備也子竊怪夫世之干求
仕進者其形質之堅強過先生遠甚幸而富貴遂其欲且高年至耄
耄君子固以為有命然一旦溘然以歿易世之後鄉人無復舉其姓氏
而先生以弱脆之質方壯遂殞歷今七百餘載猶儼然在人耳目聞者
豈非富貴壽考極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不過百年銷滅無存若復性
立誠一疇縱限於修短之命而性理之所潛乎默感者愈遠而彌芳如
先生者宜乎君子不謂之命也願子猶殷殷然嘆之者徒以吾甌有先
生其人當道學晦塞之時獨能唱為此編為周程張朱嚆矢而今甌之
儒者罕能聞知而興起焉此則子所為低徊慨歎而不能自己者矣

文鈔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一儒志編一卷 浙江巡撫 宋王開祖撰開祖字景山永嘉人皇祐五年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既而退居郡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湮沒是編乃為講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時 案循乃知縣見乾隆守始為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中有王開祖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本殘闕循為釐訂而刻之歟其書久湮復出真偽雖不可考然當時濂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為名儒而尊重楊雄為模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楊雄開祖獨不涉岐趨相與講明孔孟之道雖其說輾轉流傳未必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是士者猶為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說出於子孫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六

之夸飾者矣循字進之休寧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順天府通判所著有仁峯集今未見傳本不知存佚惟此書尚行於世云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已集儒志編一卷 刊右宋祕書省校書郎永嘉王開祖撰按開祖皇祐中進士卒時年三十二學者稱儒志先生此書載宋藝文志陳謙儒志先生學業傳皇祐賢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幡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百家之書攷別差殊與學者其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其所著書多不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首章言復者性之宅無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旨意若此者眾君子評其為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吾何敢已哉是其

自負豈淺淺哉當慶歷皇祐間宋興來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語言此永嘉理學開山祖也不幸有則亡之嘆後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遊諸公還鄉轉相授受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 附錄

項喬歐東私錄五吾鄉王景山倡道學于伊洛未出之先其儒志所編類先得伊洛肯綮後來鄉人遊程門有元豐九先生遊朱門有慶元六君子實景山氏啟之今皆祀于鹿城書院

案儒志王祕校開祖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儒志編 十條乾隆開

教授章基刊本附劉屯田載惟岳墓誌兩篇基識其後云右墓誌二篇不載弘治刻本基從其裔孫承邑廩生王應銓所藏家

譜見之云淳祐開東甌文學天台陳雷三山周備兩先生刻儒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七

志編于學宮獲先生所著戴劉二墓誌咸附篇末基故仍之云云是書宋末刊本即附此二誌故蘇跋亦及之但不知許涉齋臨江郡庠刊本何如耳至陳傳所載此書末章今本無之則弘治重刊時已闕略失次故不無佚脫也此書闡明義理醇正精切頗近法言申鑒至每條之末多引詩以暢其旨又與說苑新序相似惟其說經頗多新說如謂詩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賦化三千匪直不正也塞淵者不達乎禮也天子之馬三千備國用也而諸侯有之儲也為不與齊桓又古公賈父來朝走馬者是請命以來為太王遷岐必請命于天子皆與漢唐舊詩迥異又謂周禮不禁奔奔者及復讐非周公之心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幽贊神明而生蓍非聖人之言若此諸條立論未免太奇以視王充之問孔刺孟則固不侔矣

許氏 景亮 治說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作
治統誤今從浮世集七

二十篇 集七

佚

周行已許少明墓誌銘先生凡三上禮部而名不登于仕籍顧且老矣無以行其義為治說二十篇奏闕下皆當世之要務久之不報浩浩然有歸志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東山躬耕晦迹不復進取

案許處士景亮忠簡公景衡兄萬麻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

隱逸傳並有傳

劉氏 安節 伊川先生語錄

一卷 二程遺書十八

存 二程遺書十八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八

子官吉永永豐簿沿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語

今依元至治刊本 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仰歎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

朱氏河南程氏遺書目錄伊川先生語四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

永嘉人所記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謝上蔡語錄下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

高閔伊洛辨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于傳遠哉然猶班班可攷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為傳授故也

案劉左史安節伊川程子弟子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

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錄伊川語朱子編入

二程遺書卷十八世無單行本故宋以來書目及地志皆不載

其目今據遺書補入

又案二程遺書目錄第十七卷伊川先生語三注云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曰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蓋此篇之出於周劉兩先生本屬傳聞之詞朱子亦不能定也今不錄其目而附識於此以備參攷

鮑氏 若雨 程門問答錄 世善堂藏 書目錄上

佚

朱子伊洛淵源錄十四鮑商霖名若雨永嘉人有荅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伊川先生語九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九

萬姓統譜八十四鮑若雨從伊川程先生學有問荅六章

案敬亭鮑先生若雨伊川弟子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

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程門問荅錄明時

尚存今則不復有傳本矣然伊川文集五載有荅鮑若雨書并

荅問六條而鮑氏所錄伊川語一卷朱子亦收入二程遺書卷

二十三問荅錄雖不可見想所載者亦不過如是耳此鄭漁仲

所謂書名亡而實不亡者也

又案河南程氏文集九所載伊川荅鮑若雨書後具載荅問之

語今并錄於此以見其概商霖書云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

賜指諭若雨拜覆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

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

則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

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十

得此言似無氣味答如是涵養問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答此無疑真孟子之言問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說耶答仲尼言問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答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仰氏

案仰入行析宋史四百五十六孝義傳雍正浙江通志萬麻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張氏 草堂語錄 千頃堂書目十一 補遺金元藝文志

伏

萬麻溫州府志 一 張輝自六經諸子書歷代史記下至百家之說皆通習辨析精微論議疊疊嘗撫古人行事斷以己意曰草堂語錄人稱草堂先生

案草堂張學錄輝萬麻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千頃堂書目十一 補遺金元藝文志並以爲元人誤

林氏 幹 淵通 四十八篇 萬姓通譜 六十四

伏

覃思

十三篇 萬姓通譜 六十四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十一

萬姓統譜六十四林幹崇寧初士皆以舍法論秀登名幹獨不仕舉棄屏跡田里閉門著書居木榴山因號木榴子著淵通四十八篇以做老子道德經著覃思十三篇以做楊子法言其他著述頗多 邑令鮑輝遺書云閣下之文湯湯如長江大河讀覃思第六篇或問言行日流凝猛伏涉凝觸伏則知自古聖人治心養性盡於此矣淵通一書理義精微非晚學所能窺其涯涘

案木榴林處士幹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道光樂清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蔣氏 行簡 樞言 五十篇 水心文集 十八

佚

葉適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公知海鹽縣還朝良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願去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遜居長陽山公將出峽來見白羊極言天人性命或爲箸曰白羊問荅行于世水心文集十八

案蔣知州行簡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王氏 十朋

家政集道光樂清縣志十四

佚

自序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達而見用有爵位於朝外則行公家之政以澤生民內則修私家之政以化子弟至若窮而未通藏而未用也公家之政雖不得行私家之政不得不修孝經曰居家理故治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三

可移於官大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然則士君子欲修身行道以治天下國家者必自私家之政始語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夫子之言蓋私家之政也然則士君子欲修私家之政者非若今之世俗豪強富有之家兼貧弱之民以肥私家廣置良田美宅以爲子孫計又非若候時轉物販賤賣貴與閭閻競錐刀之末商賈爭什一之利也又非若身執勞苦父子力作如陶朱公與民並耕而食如許子爲老農老圃之事也古人有言曰一年之計莫如植穀十年之計莫如植木百年之計莫如植德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又曰善人富謂之賞惡人富謂之殃語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然則士君子欲修一家之政者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爾積善而已爾好禮而已爾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愛夫婦欲

其敬順宗族欲其和睦帷簿欲其潔修門闈欲其清白男子欲其知書

女子欲其習業親戚欲其往來賓朋欲其交接祭祀欲其潔豐用度欲

其節儉貨物欲其無私出納欲其明白奴婢欲其整肅農桑欲其知務

官租欲其早輸私債欲其不負府庫欲其充實米鹽欲其檢察有無欲

其相通凶荒欲其相周交易欲其廉平施與欲其均一憂樂欲其知時

吉凶欲其知變忿怒欲其含忍過惡欲其隱諱戲玩欲其有節飲酒欲

其不亂衣服欲其無侈器皿欲其無奢簿書欲其謹嚴庭宇欲其修治

文籍欲其無毀門壁欲其無污穢惡欲其不談嫌疑欲其知避事上欲

其無諂待下欲其無傲責罰欲其有禮鞭笞欲其不苛疾病欲其相扶

患難欲其相恤喜慶欲其相賀死亡欲其相哀如是而行之則家道修

明內外無怨上天降祥子孫逢吉移之於一官則一官之政理移之於

天下國家則天下國家之政理嗚呼有家君子可不修一家之政乎家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三

政不修其可治天下國家之事乎十朋始祖自錢塘而來蓋七世矣雖家寒微無德可紀然自高曾以來皆孝慈善至今鄰里父老尙能道之迨我大父天資瀟灑長者人也以孝敬奉先以謹厚持身以勤儉興家以詩書教子山林有木以給材用園囿有桑以給衣服有田三百畝以支伏臘之費有賢配以修其內政有四男以供其子職倉箱充實門戶阜昌享年六十有六以吉善終亦可謂積德之報矣至我先人以士易農篤志好學至老不倦雖偃蹇無成不獲有爲於世然施之一家良有可觀者焉爲子則能孝具親矣爲兄則能友其弟矣爲夫則能和其婦矣爲父則能教其子矣閨門之內上下和睦與鄉黨鄰里之閒無怨無惡身死之日雖行道之人無不咨嗟歎息嗚呼其可謂善人君子矣十朋不肖大懼不能奉義方之教以獲不孝之罪於是採古聖賢之明訓與歷代史傳所載仁人義士孝子慈孫前言往行之可法者及吾先祖

先父疇昔所行之迹所言之事編為一書名曰家政集以為修身治家之法且以告二弟及後世為吾子孫者終身奉之世世守之庶使君子之澤百世不斬云道光樂清縣志十四 按

劉氏愈內治詳覽 良齋浪語 集三十四

伏

薛季宣劉進之行狀君雖布衣常有經濟大志讀書講論事緒紛邈不暫休聞國有難感然憂形于色今皇帝即阼詔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與取守方略要有人言之至如內治所不可緩著書曰內治詳覽以進陳自治之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君曰臣言雖微有補聖治願主上未深察耳復因郡置錄進後朝廷施行數事大略與君論合良齋浪語 集三十四

案無相劉學正愈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五

志義行傳並有傳

陳氏堯英清朝政序 集十八

伏

葉適陳秀伯墓誌銘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少有大志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求和為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不喜奏罷之君不悔也水心文 集十八

繆氏壽遠 女訓

二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無卷數

伏

案繆安撫夢達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薛氏是之 族箴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伏

自序喪禮之廢久矣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夫士喪禮非獨廢矣用下僭上故上下均一等耳而亦不自知孰為士孰為公卿大夫也予未為習禮者知禮之不可廢而有意於古耳咀味前書悼歎當世於是援經據義以鍼砭其膏肓之疾定其可指者二十有七事可指曰死其親者七倍其親者四違經者十徇俗者六曰何謂死其親曰始死不復大斂不用三日斂而不讀祝而不可未葬先立主先耐將葬不朝祖既葬不迎返是謂死其親也何以謂倍其親曰世久而未葬者先釋服與未葬而卒宿於內既葬者不虞不返哭是謂倍其親也何謂違經曰成服者不以日數哭臨不為位不為喪次不用脯醢不用素器未喪不讀喪禮既喪不讀祭禮葬不以時葬用樂衰用墨何謂徇俗闕文孔子曰之死而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五

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然則死其親者可以為孝子乎子游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置絞衾設襲謂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奠之將行造而奠之既葬而食之謂使人勿倍也然則倍其親者亦可以為孝子乎若違經而徇俗者疑于孝無損而沿用鄙俚則不稱于情文記曰禮有微情者有徑情而直行之戎狄之道也而情文不稱亦戎狄之道耳於是欲善族馬作族箴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劉氏諡心指要 千頃堂書目十一 宋史藝文志補

伏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劉軫隱居不仕僭心克己之學嘗誡其子天益曰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不預防則快者終害也怨將以加人過怨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招謗也寧靜若不及事立事之本也巧慧若可以成德敗德之基也凡此皆非淺心所能知必

思之求之而後得所著有詮心指要二萬餘言

案劉處士軫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葉氏 遺 荀揚問答 千頃堂書目十一卷葉通荀揚問答外編宋史藝文志補又作外纂並誤今從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葉水心荀揚問答宋藝文志補作外纂雍正浙江通志及乾隆

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並用之考直齋書錄解題載水心

別集有外纂六卷其書今存詳二十一卷水心先生別集下檢其篇第無所謂

荀揚問答者疑諸目或因它書敘水心揆述以問答外纂牽連

並列遂誤合為一書惟萬厯溫州府志藝文門以荀揚問答著

錄蓋得其實今從之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論二子甚詳雖無

問答之語然其大旨可見也

曹氏 家訓四戒 嘉慶瑞安縣志九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六

佚

案曹處士絳文肅公叔遠從兄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

嘉慶瑞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陳氏 潛室先生木鐘集

十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二千頃堂書目三宋史藝文志補

存 溫州府志新刊本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

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

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

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

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

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願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

以空中之物隨醉焉其不眇然肆黠然唾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

故能應壞木之窳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

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永嘉潛室陳埴題

天下之文集繁矣而木鐘集則予未之見也以予之未見而又欲刻之

無乃益其繁耶願予少時繙閱五經及孔孟性理諸書凡諸儒之有發

明經旨者必具列其姓氏而潛室陳氏與焉子既已知有其人而亦與

聞其言矣但未知其言之具載於木鐘集比者假守溫郡躬祀諸儒乃

知先生實郡人而其所遺木鐘集猶有存者郡有斯人而有斯集表而

出之郡守事也郡守責也矧斯集之不傳久矣後之學者如子之未見

亦多矣刻之于梓使皆得而見之者予心也體予心而刻之者瑞安令

高君賓也若賓者可謂知先生知木鐘集者可嘉也至如斯集之命名

則自有先生之題詞具在茲可畧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甲子賜進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七

士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吉水鄧淮書于鹿城書院

太守鄧侯守溫始逾年道治政成百廢具興以溫多先哲若潛室陳先

生輩皆親炙程朱之門而上承孔孟之緒者乃歷考其人作書院以崇

祀之其有遺書逸藁足以發明斯道者必梓行以嘉惠後學若木鐘集

者其一也先生所著不止是集於今可見者纔此編耳其言雖已散見

羣經而板之失傳已久人幾不知有是書矣侯既訪而得之乃以命賓

俾重鐫梓以廣其傳焉夫書以載道道不可廢則書不可以不傳然固

有不載乎道者矣不載乎道而不之傳可也載乎道矣而不得其傳君

子其能已哉矧茲集之為書根據六經羽翼傳註剖析微奧精入秋毫

於古聖賢所以立言垂訓之旨發之殆盡蓋真可謂載道之器而天下

之所不容無者然由宋以來三百年於此卒無有能行其傳以溥之於

世豈亦有待於今日乎賓也承乏是邦既得以敬拜先生於祠下又因

吾侯之教得先生之書而讀之幸亦大矣願惟遺編中多說闕欲丐善本以考正而補完之旁求累月卒不可得亦惟付之太息而已夫以先生之鄉流風餘韻在人未泯而此集已無存者而況於四方於異日乎此而不傳則自是而往抑又可知矣然則侯之此舉豈小補哉嗚呼此賢之所以踴躍用命而不自計其力也時弘治辛酉夏六月丁丑朔又六日後學江陰高賓謹序

聖賢之垂教也博學繼以審問切問先於近思在學記曰知不足能自反知困能自強惟教學本有相長之幾故傳道解惑胥於問乎是賴勉齋謂朱子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蓋學者因問以求其開教者因問以致其詳詳辨而問無不達焉問得而理無不精焉則試讀潛室先生木鐘集而得之矣先生為宋名儒嘗從朱子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閒趙善湘建明道書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七

院辟主講席四方就學者數百人所著再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等書皆未及觀而是集為前明東甌守鄧公淮訪求遺藁刊於郡齋藏版已無復存同治癸亥歲余來守是郡考文徵獻輒樂得先正遺書而讀之而所見惟葉氏水心集王氏儒志編梅溪集數種夙知是集已奉採入四庫全書而先生桑梓之邦竟無一能追仰襲哲珍守遺編學術之不明遂嚮之失準深用感喟因亟思補鑄是書會瑞安孫琴西觀察主講紫陽書院既從丁松生大令索得舊本郵寄示余且謂是集初鈔賴有古水鄧公今君亦籍隸豫章能為重謀剞劂自明迄今相望遙邇後先輝映亦佳話也余重題之爰與中山院長孫葉田學士互相商確即屬永嘉王復齋廣文專司校理篇幅字體悉仍舊版閱四月告成余繼古今著述惟足以發明斯道者為可誦可法耳彼博洽者未精審擇專一者未集大成是集本末具舉體用兼賅卷帙無多而內聖外王之學

備且復詞少理暢語約事舉綱振條析冰解的破譬諸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益者是非根據經史研窮道理其能於古聖賢立言垂訓之旨剖析微奧如此哉學者得是編而討論之不啻與先生一堂晤對辨難質疑由是觸類引伸旁參曲證誠如魏鶴山之言曰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開大寐而醒將鐘不待叩居然聲入心通焉其斯為可誦可法之道非即為可傳不可廢之書耶抑余聞之東甌夙號海濱鄉稱宋時理學尤盛元明以來儒林文苑歷多傳人及茲教澤寢衰師承易失將欲鼓舞而振興之則既以是刻誌景仰前賢之深意即以是刻示引進後學之規模不又重有望於多士之能講肄服習胥以是書為圭臬之奉哉同治六年十月浙江補用道知溫州府事江石陳思燦書

本首序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七

永嘉人嘗舉進士授通冠郎致仕其學出於朱子永樂中修五經大全所稱潛室陳氏即壇也是編雖以集為名而實則所作語錄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總論一卷周易一卷尚書一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近思雜問一卷史一卷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蓋其時四書章句集註雖成猶私家之書未懸於國學之功令故仍從古本史論惟及漢唐則伊洛之傳不以史學為重偶然及之非專門也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故卷首自序謂取禮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義名曰木鐘刊味久佚明弘治十四年溫州知府鄧淮始得舊本重刊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題曰某卷下疑或各佚其上半卷而核其所列則皆始二典詩始比興賦春秋始隱元年近思雜問始理氣史始漢皆不似尙有前文惟周禮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禮記不始曲禮而始王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見於序宮而王制亦禮記第

三篇即從此託始亦無不可宋本既不可見姑闕所疑焉可矣

宋元學案六十五通直陳潛室先生埴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即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

經義考一百四十四按潛室陳氏木鐘集一論語二孟子三六經總論四易五書六詩七周禮八禮記九春秋附以近思雜問漢唐史各一卷

案潛室先生為朱門高弟木鐘集皆與門人間答語大都闡述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三

師說然其學頗淵博如禮樂厯算及漢唐制度莫不該貫文亦雅馴無語錄家鄙俚之語原目凡十有一據卷九論問法引左傳正義語云已寫在六經總論中則書中篇目悉潛室所手定也然其中有彼此互見者如卷七成周鄉學國學之異與八卷王制建學法略同卷八還宮之法與同卷律呂還相為宮之法略同又十二律上下相生法與十卷十二律相生條略同十一卷考漢選舉法與同卷又漢選舉二字疑法略同又漢武帝虛外事內據下當作虛內漢祚幾亡何以列在七制與同卷武帝虛內事外漢祚幾亡安得預七制之列條略同則疑門人編次時各隨所聞錄之潛室雖自為閑定亦偶未刪除宋元以來儒先語錄往往有此未足異也又卷四數往者顧知來者逆條注先語錄往有此未足異也先生嘗曰易有十義看卦象卦德卦位卦時卦義卦爻看爻此應承乘此門人補註之證

吳氏 叔沅 家訓四誠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嘉慶瑞安縣志九 誠作戒

案吳江山叔沅萬厯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葉氏 味道 朱子語錄 溫州府志十七 作輯次朱子語錄

朱子語錄姓氏葉賀孫字味道括蒼人居永嘉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入九十一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

案葉文修朱子語錄黎靖德謂辛亥以後所聞攷辛亥為紹聖五年時朱子方以知漳州罷奉祠居建陽宋史本傳謂味道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策無所避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即其時也此錄宋以來無單行本惟嘉定乙亥李道傳輯朱子語錄四十三卷刻於池州曰池錄內載葉錄

凡四卷池錄今不傳而黎氏所編語類首卷所載甚明雍正浙江通志據何鐘括蒼葉記謂葉錄四十三卷 府志同則以池錄全書並屬之文修殊誤今據語類著錄於此而刪其卷數俾覽者無疑焉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三

薛氏 據 孔子集語

二十卷 林霽山集五國史經籍志二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 存 明范欽天一閣二十種奇書本種人傑唐 宋叢書本乾隆丁巳衍聖公孔廣森刊本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太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秘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為收藏迫功耶浙

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為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為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倦倦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為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斯人由之而不自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語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嫂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子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管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為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眾惑滋甚焉設以為孔子後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為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益擇之精矣豈傳誦者遂取諸書所載哀而瘵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

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嗜影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遠徑東剛二曹先生十餘年閒列官祕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祕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為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滴祐丙午孟夏庚申朔元嘉薛據叔容父序

吳萊讀孔子集語自孔子後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之學世子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吳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反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恆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實出於吾聖人之門一倡羣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為辨雖以漢世大儒董仲舒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劉向揚雄徒能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聖人之實然者聖人之道則已久為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頗疑聖人之門為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櫟栝之間多曲木砥礪之翦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之所就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而聖人歿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聖人既歿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盾也自相矛盾非聖人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而橫議曾不悟其厚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己之私納之於聖人之域鑿空而無所繫著傳會而徒為曼衍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已參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矯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礪而

慘刻言聖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為譏訕讖圖卦緯過於妖譎將其心自恥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膚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之門為雜也老聃言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為者多託之老聃蘇秦張儀言縱橫世之游說熒蠱世主者多託之蘇秦張儀此其偽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也然則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今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苟或謂予如劉子玄之疑古者吾知慎焉而已矣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書

讀書敏求記一孔子集語二卷清祐丙午稽山書院山長薛據哀聚孔子集語成二十篇其所引尚書大傳金樓子等書今皆不可得見方山吳岫藏書多舊人鈔本此其一也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二孔子集語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薛據撰據字叔容

永嘉人官至浙東常平提舉林德陽壽山集有二薛先生文集序曰薛氏世學蓋三百年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宏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即是書也此本但分二十篇僅有三卷殆舊以一篇為一卷後人併之歟所列書凡三十餘種其凡例謂曾子大戴禮孔叢子孔子家語四全書及左氏莊子荀子列子概不採及惟見於他古書者採之然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不僻於孔叢家語且既云不錄大戴禮記而顏叔子第十二乃又引其一條

亦自亂其例至引說文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一貫王為王推一合十為士等語并數條為一條義不相貫尤為失倫他若韓非子說林下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右下難一難三諸篇可採者幾二十條而此書所引僅三條若淮南子主術訓諺稱訓齊俗訓道應訓人閒訓泰俗訓諸篇所可採者不下十餘條而此所訓者亦僅三條則其餘挂漏可以概知又文翔鳳雲夢藥溪談摘其五酉一條引搜神記而諱其所出又偽五酉為五酉則駁雜舛錯亦所不免特所錄尚多秦漢古書殘篇斷句或可藉此以僅存故考古者亦不能廢焉

溫州經籍志

卷十四

書

案薛提舉據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孔子集語二十篇皆以篇首數字為目曰易者第一子貢第二孔子御第三持盈第四子觀第五公父文伯弟六六莪弟七依質弟八漆雕氏弟九楚昭王弟十以上十為卷

子出衛弟十一顏叔子弟十二齊侯問弟十三文王弟十四齊桓公弟十五公索氏弟十六子貢問弟十七楚伐陳弟十八孔子先弟十九曾子弟二十以上十篇為卷今原本篇各為卷今本二卷則後人所并也每條皆注所出書惟第十九篇五酉一條不注蓋鈔本偶奪去耳文氏謂諱其所出則第二十篇引搜神記曾子從仲尼一條不諱所出何獨於此諱之乎惟內所引書如孝經鈞命決樂動聲儀帝王世紀尸子申子諸書宋代已佚薛氏不宜尚得見之當係從類書轉錄又第十篇引說苑子曰以容取人一條第二十篇引新序孔子曰孝弟之事一條檢二書皆無其文蓋今本說苑新序不無缺佚薛氏所見者或尚為完帙也

宅揆成鑑

二十二卷 齊山集五 雍正浙江通志

伏

東嘉先哲錄十薛據管采諸子百家碑官緯紀之書輯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又據古今輔相經畧開濟之學稱為宅揆成鑑一編二書既成中書舍人劉克莊秘書監謝子強見而愛之率同列進之朝略云藩垣置筆華皓不衰上可裨乙夜之覽觀次可實崇文之藏貯其為時賢賞激如此原注見

采薇天保末議

二卷 齊山集五

伏

劉氏 濂洛論語

十卷 宋史四百五經義考二百七十八

温州經籍志 卷十四

伏 經義考二百七十八

宋史四百五本傳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徽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徽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集成書十卷名濂洛論語

案經義考二百十三載周子愔頤論語附攷云按樂清劉氏徽蒙川集目錄中載有濂溪論語序文疑當日有是書矣攷今所見蒙川遺藁四卷本無此目朱子所見本目錄存而文亦佚然濂溪論語向無箸錄者當即濂溪論語之序寫官誤書洛作溪耳竣更求足本蒙川集覈之

温州經籍志卷十四終

吳興沈維伯校

温州經籍志卷十五

子部

儒家類

瑞文 孫詒讓 編

元

史氏 伯璿 管窺外篇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四十三 千頃堂書目十一 補

存 雍正乙亥平 陽呂氏刊本

始愚既述管窺于四書亦欲以是施于他常所讀之書而未果也因循老矣多病之餘精力耗而目力昏矣精力耗則向之得于師友者莫之記憶非一日矣目力昏則向之得于方冊者失于溫理非一日矣廢置荒棄一至於此自揆餘齡於儒者之學必不能再有所窺測而得言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矣今同志則莫予諒也往往多有搜其舊聞以為編者愚雖不敏自知稍明又何敢妄有所述以取誚讓於當代有識之士哉至正丁亥春始因朋友有所問辨輒錄之以備遺忘且以為他日就正有道之張本也歲月既久積累成冊題曰管窺外篇蓋欲與所述於四書者有別耳但其所辨之事或大或小或泛或切襍然而舉初無倫類則以一時之言多臆度附會之私無考覈研究之實未必有可觀也故但因所錄以為編而亦不敢漫為之次第也後三年歲庚寅仲秋之望後學東昆史伯璿文璣序

吾鄉文璣史先生為一代大儒所著四書管窺大意及管窺外篇發聖賢之奧探造化之蹟學者宗焉今其書久失其散見於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者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耳聞嘗論列往哲不禁文獻無徵之歎康熙癸酉冬同學管振林仁子過先生故里見廢祠中遺碣剔薛辨認隨

錄其文以歸諸敬讀之益深景仰因與劉中子石程鵬飛萬多方購求其書幸得劉洪典瑤函手鈔管窺外篇一帙如獲天球弘璧正在徵金授梓閱而飛萬物故竊懼力難支適當事有邑志之修余三人暨王欽佩帝允陳聖道開來咸與厥任所夕在局談及前事欣有同心而管元林仁表倪敬伯允丘夢麟雲祥黃雲岫軼青王靈露允湛周繼芳奕如舍姪肇溪復以類應遂得併力爲之十閱月而梓竣共計六萬五千餘言鏤資費四十餘貫文助梓者悉登姓氏嗚呼先生之流風遺韻淪浹於人者如此其深以遠也篇中有魯魚互錯處閒或引據改正仍注明原本字樣於其下蓋其慎也同人快初志之獲遂屬紀其由然則斯舉也豈僅備一邑之典籍已哉蓋精微義蘊散寄於是願與學者共珍之乙亥秋七月朔後學呂弘誥謹書

王靈露跋

雍正甲寅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二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三管窺外篇二卷浙江鮑士元史伯璿撰伯璿有四書管窺已著錄是書成於至元丁未蓋繼管窺而作皆條記友人問答以闡發其餘義大抵皆辨證之文不主於詮釋文句故曰外篇實即伯璿之語錄經義考四書類中惟列管窺而不載此書蓋由於此非彝尊疏漏也然管窺所論猶僅與胡炳文陳櫟之流參稽同異此書於天文歷算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有所援據考證則較炳文及櫟見聞稍博尙非暖曖姝姝守一家之語錄者惟論天象疑月星本自有光不待日以受光之類未免仍涉臆斷是則宋元閒儒者之積習消除未盡耳自明以來未有刊本康熙乙亥其邑人呂弘誥始以付梓雍正壬子王靈露等復續補成之乃得行於世云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已集管窺外篇二卷刊本右元平陽史伯璿撰有後三年自序云始愚既述管窺於四書亦欲以是施於他常所讀之書而

未果也至正丁亥春因朋友有所問辨輒錄之以備遺忘既積成冊題曰外篇蓋欲與所述於四書者有別耳上卷多言天文地理下卷則皆經史儒說也

東嘉先哲錄十史伯璿又著管窺外篇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學者傳誦焉原注郡志

鄭瑗井觀瑣言中平陽史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太甚反成傳會所著管窺外篇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天地既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載實而主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勁氣所充上爲三光所麗既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沈而謂南樞入地處必有所根著與天體相貫通論月愈既疑先儒月爲日中暗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三

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虛只是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光常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既謂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外而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自有光且月體半光半晦月常面日如臣主敬君此其光所以有盈虧之異論置閏既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而不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既主橫渠大與日月皆左旋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謂歷家右轉之說自有源流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等處屢言屢變乍彼乍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範圍地有根著則近於無得之妄談而淪於小智之私矣臣敬君

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為不達事理大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當理會然既未可目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已言者為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

案史文璣管窺外篇皆辨論朱子易本義通鑑綱目蔡沈書傳許謙四書叢說諸書之語其說于天文厯算特詳若所考書傳日法閏法疏通證明罔有依據雖所援證皆宋元以來習見之書未能遠稽史志然在講學家亦可謂淵雅之士矣又如攷正書傳召誥周官康王之誥諸篇之誤舛校列程氏增廣性理字訓白本注本之同異辨嚴亦致精密固異于虛譚誠敬損棄書傳者也

陳氏剛 性理會元二集

四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四上干頃堂書目十一元史藝文志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佚

案陳公潛性理會元今無傳本所謂二集者或會元本有一集公潛賡續裒輯別為此書抑公潛書自有前後二集著錄者未為分析皆未可定史氏管窺外篇下引性理會元二條並采朱子說考公潛為胡石塘長孺弟子時代與史文璣相接或即此書也 明文淵閣書目四有性理會元一部十五冊完全無二集之目未知即陳書否

趙氏次誠

聖賢道統圖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萬厯温州府志十二趙次誠歷敘聖賢傳心之要上自伏羲下及朱子纂成一圖

孔氏晚

政略 五篇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九十三孔皖隱居養親有經略使至延見上政略五篇言天下利害使嘉納之

案孔照房昭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葉氏葵 性理粹語

一卷 忠貞錄一

佚

異端辨 忠貞錄一

佚

治平策略

二十四篇 忠貞錄一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佚

明辨工程

三十七篇 忠貞錄一

佚

卓敬葉繼道墓誌銘先生善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一卷皆精研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又述濂洛宗派六卷異端辨三十七條 乾隆瑞安縣志 括之以理證之以聖賢之大道治平策略二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 忠貞錄一

劉氏清

尊本錄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佚

明

卓氏敬

性情發明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周子通書邵子經世發明今從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嘉

慶瑞安
縣志九

十卷
府志十七

伏

劉球卓忠貞傳公博學尤邃性理有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

案卓忠毅公敬明史一百四十一萬厯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

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黃氏 淮 自省錄

伏

千頃堂書目十一黃淮自省錄在獄中作

陳敬宗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黃公墓誌銘永樂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畱守時漢王潛蓄奢嬈之志忌公獨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六

深日夜窺伺隙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自省錄又即人情變態

之機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程敏政明文

鄭曉吾學編入少保黃文簡公淮永樂十二年坐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自省錄

案介菴黃文簡公淮明史一百四十七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

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梅氏 願 養正蒙求

未見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養正蒙求編

未見

自序古者八歲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涵養德性於幼稚之時而下學上達之理無不在也及其長也自致知格物以至於修齊治平由家國以及於天下是以古之君子少而學之

有素長而施之於是無不可者又推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之道舉不外乎是矣嗚呼今之人自蒙童至於成人養之弗端口不道先王之法

言身不服先王之德行是故愈趨而愈下日薄日嬗豈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人心昧昧若是天理亦從而不能昭昭邪非邪抑耳塗目惑惟

利之趨先王之道其不泯滅而無聞者幸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濂洛關閩諸先生者出拯人心於壞亂之餘闢人文於將墜之日諄諄切切

而所以梯航乎後學者惟恐不及此教之所以立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道粲然復明於世何其幸邪斯道也又不能家喻戶曉又有昧於

所學而不知所以為教者唯詞章淺技之是攻策籀末學之是尚朝講暮習者不過如此而於所謂天理人心之說蔑不知為何事三綱五常之道又視為常談則望其如古之人自小學以進乎修齊治平以底于

參贊化育者吾知其不能也明矣願賴先人之餘緒少而知學長無以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七

成每於聖賢道德之格言與夫日用彝倫之至理蓋嘗竊於有聞焉積

之之久亦粗識夫天理人欲之分公私義利之辨而於濂洛以來諸夫

子之遺言竊得以知所趨向而心究焉輒以暇日編次諸夫子及近代

大儒箴銘贊訓之作繼之以七君子之贊終焉蓋欲使人誦其名耳熟

而心慕焉繕寫成卷率以四言為則兼有韻語庶便於童習意者欲

其自儆幼時口誦斯文長而從先生長者求問其義則能知夫聖賢所

以為學之方而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未必不從是而有得焉亦足以

養正於蒙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蒙童求我匪我求蒙童敢竊

取其義而名之曰養正蒙求云

東甌詩集六梅願字昌年號楚菴永嘉人以明經薦任都昌主簿遷

州判官

朱氏 正蒙述解

千頃堂書目十一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八無述字

太極圖解 佚

一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千頃堂書目十一無卷數

西銘解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庸言集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孔氏希直 考圖書譜

二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 洪武歲貢孔希直彭澤丞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任氏道遜 太極心性圖說 千頃堂書目十一

佚

雲山樵語 千頃堂書目十一 嘉慶瑞安縣志八作集雲山樵語錄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題尹道遜撰

佚

案任太常道遜萬曆溫州府志翰執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葉氏 理氣圖說 千頃堂書目十一

佚

楊氏 德行錄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發蒙備用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楊氏族規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蘆江鄉約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新婦戒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 楊謨專志聖賢之學其居室左書周子志伊學顏

篇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謂正家自內始作新婦戒由家而族作楊氏族

規由族而鄉作蘆江鄉約又作發蒙備用以教童子

案楊處士謨萬曆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

有傳

周氏令 志善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 志善集周令撰姚江孫陞曰公棄科舉文字專邃理

學每以聖賢為師置功過簿志善集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之天

案周通政令萬曆溫州府志翰執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王氏 正教編

一卷 國史經籍志四百上百川書志三千頃堂書目十一

未見

百川書志三 正教編一卷 明武宗朝兩京國子祭酒永嘉王贊讀五經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案王文定正教編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廣說郭卷二十八三續百川學海甲集一並刻此書則明時梓本甚多然今未

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案王文定正教編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廣說郭卷二十八三續百川學海甲集一並刻此書則明時梓本甚多然今未

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案王文定正教編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廣說郭卷二十八三續百川學海甲集一並刻此書則明時梓本甚多然今未

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案王文定正教編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廣說郭卷二十八三續百川學海甲集一並刻此書則明時梓本甚多然今未

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案王文定正教編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廣說郭卷二十八三續百川學海甲集一並刻此書則明時梓本甚多然今未

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案王文定正教編千頃堂書目十五載無名氏廣說郭卷二十八三續百川學海甲集一並刻此書則明時梓本甚多然今未

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

見傳映

方氏 繼學 心學膚見 清類一

佚

王氏 歛 王氏族約 千頃堂書

一卷

存 遜學齋 鈔本

洪垣序浙之稱大家者惟浦江鄭氏蓋以義規為可尚云其謹樸循禮制度嚴密雖為一家之訓而國脈民風係焉然民風之正以士風倡之予歎不可復見矣今少參東厓王公推予民範之意廣宗約首諸鄉邦以祀事聯族黨以族黨修禮義以禮義閑內治以內治施有政以有政措官刑而秉國憲率皆約乎體要以循吾衷洽諸人人而可不倦豈非重士以為民俗倡也夫古者宗法立則風俗淳忠義出而朝廷尊至唐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十

顏氏猶以家訓維大節成社稷之勲今茲約之行也其古宗法之遺與簡而易從曲而可則故不出家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豈獨吾郡乎哉昔必不齊謂孔子曰自予得五人而單父治張詠之守益州也亦因張達李啟輩之學行而一州之學者知勸今予得王氏而民範有不行者哉予茲試矣 萬厓溫州府志十五
于世貞王副憲西華公誌略公諱叔果永嘉人東崖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右參議年四十餘始舉公既長補博士弟子薦鄉書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益邃時東崖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為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 金州史料後集十六
候一元東崖王先生小傳先生徘徊郎署者十年乃始陞為福建參議是時二親並大耋適告歸因遂不赴如修譜牒建宗祠著族約不以節齋故儉其親不以菲廢禮者固先生庸行也 二谷山人近藁五

案東崖王參議澈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所著族約凡十篇一詞儀二餽儀三簡任四籍考五彙訓六冠昏七喪祭八內治九嘉言十善行皆斟酌古今根據禮典於敬宗收族之道言之至悉今永嘉王族姓蕃盛歲時尚遵行此約不替亦義門鄭氏之流亞也今不知存佚據王弁州集則其說出西華手也

王氏 歛 檢身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王勳弱冠即有志聖賢精思力踐有聲庠序錄先正格言及所自得者曰檢身集用自鏡考

案王處士勳萬厓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項氏 喬 甌東私錄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十一

六卷 千頃堂書目十二一明史藝文志三存 遜學齋 藏本 存 靖王子刊本
人情明于觀人而暗于觀己故於人之不知而作者類能指其紕漏而正其非至於己有所作則公然不知其非而以示人也義理玄微又安知人之非我不猶我之非人乎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予質魯頗知好學所至胸中畧有悟處必剞記之雖夜必興雖不敢謂不可易而不冒自遺故語無倫次亦無文錄成四帙不敢自以為是尙期就正于有道者而名之曰私錄云其文錄政錄則已達之知舊行之省郡矣不敢言私也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哉生明永嘉項喬敘於廣之南雄公署
拙案嘉靖戊申梓于漳南上杭名曰甌東彙略凡四冊窗友張滄江純嘗校正之辛亥續梓于東粵紫微垣凡十冊總名曰甌東私錄則從化

教諭傅陽明新寧教諭林章與香山教諭張天敘各校之而張天敘規
正處亦多三洲李都憲翰林修撰同年羅念菴俱已為之序矣壬子至
南雄以示推官劉儻僉仕而優于學者請類所自得關係理學者為私
錄謂文已達之知舊政已行之省府匪私矣類為文錄政錄云予是之
遂於篇章斷續增減分而為三似便觀覽惟私錄四書疑無章次序而
改梓則二三子之責也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正月三日書於南雄公署
洪先與歐東項君同登第數相見於相國張公之門閒論學嘿嘿注視
無酬語已而授南部以去故事銓司視南北有輕重規便者多方取援
君故與相國連姻顧不一藉手比在告道出僂疫癘大作親交無或
過者君在分司為之館穀日坐榻上問安否蓋自是始知君每遇縉紳
輒問其行事莫不嘖嘖誦述如敦彝之古雲轍閣然如山岳之重林卉
鬱然如雷霆之迅伏蟄醒然益自信知君不謬而又因君推之以為利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五

害不能回者其人必足以遠致而大受可無疑也然身以憂罪前後臥
田里且二十年雖欲面質所學竟不可得自己酉至辛亥凡兩見傾側
不能舍已而遺以私錄十冊俾訂可否則見君之生平無間職之勞佚
境之順逆咸資經義以自輔而於心思所得出處所經與夫見聞所及
日有劄記以庶幾古人精思而力踐者既未嘗主一家之言以拒眾善
亦未嘗成一家之言以勸眾說遠意以為辭無所飾也據理以為見無
所擇也讀之者雖未與接而亦可以知其為人洪先至是徒抱過時之
悲且疑知君猶未盡矣雖然自致知窮理之辨出而學日分徑趨者惡
考索之寡要務博者疑存守之拘方門戶既殊讎論益遠君於二者宜
有鑒別且以為有先後邪且以為並進邪且以為皆似之而非邪抑其
利害不能回與行事之可誦述者得之天而堅於學邪抑學之所在有
不止於是錄耶君嘗以著述為諷是時亦復嘿嘿注視無酬語數年以

來既有少契於經義而因覺力踐之愈難故寧無汎應不可一日而釋
卷寧無多識不可一息而罔生蓋今而後乃能以身取益於君而又悔
昔之孤陋未能一言為君益也君二子文煥文蔚年少而質美足以繼
志書來以是錄為問有厚望焉遂序其平生以復或言錄中語激切近
於憤世析理間出同異統紀未一則謂之曰此賢者所同眾人弗識也
君誠知存守所在進進不已安知終無損益時耶嘉靖壬子正月二日
賜進士及第前左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吉水念菴羅
洪先謹書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五

張自烈正字通 霍項厥東曰江南以三月為迎梅雨五月為送梅雨
或言古語黃梅時節家家雨張蒙溪謂梅當作霉雨中暑氣也霉雨善
汗衣服故又云霉沍言其為霉所壞也按埤雅風土記皆作梅雨霉義
與徵通

案歐東私錄十卷本合稊文及論學劄記文移公牘為一編嘉
靖辛亥刻于廣東時厥東方為廣東參政也明年又刻于南雄
則推官劉儻別為編次以論學文字為私錄六卷餘為文錄政
錄今十卷本瑞安項氏有明刻本後刻六卷本予家有之而文
錄政錄則並未見今兩存其目以初刻本彙別集而著劉編本
於儒家從其實也其書第一卷皆論學之文而附以風水辨及
策問問答第二第三兩卷為四書疑上下篇疑即所謂四書臆
說者詳卷 第四卷則與友人論學書末又附錄歐陽德羅洪先
論學書八篇第五卷為稊著上皆論經史子集劄記之語第六
卷為稊著下則皆記時事不必皆關涉理學也以十卷本校之
序次固為碩異篇第亦略有增益不徒蒼萃類次易於尋覽也
歐東之學宗尚姚江又與聶豹羅洪先歐陽德諸人往還講習

故此錄持論大指多與陽明符合其謂朱子善述極多而格物求放心尊德性頭腦去處卻覺差異錄一論古今亦不滿於宋儒然其論學劄記兼重問學與姚江末流入于狂禪者迥異若謂陳白沙能妙悟而失之禪理學一論陽明謂良知即天理而遺卻良能蓋矯枉而不覺其言之過論格致之學三洲王龍溪水西冲玄會言以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決非陽明之言錄四寄羅念菴論學並發鍼不遺餘力蓋學有心得非依草附木隨聲附和者也至其論周禮主命廷椿等冬官不匹之說錄一論六旨論大學古本謂未見其是錄四答李三洲又謂庾死即楚茨詩朱注露積日庚之義錄五釋字爾雅釋文攷古不無疏舛然講學與治經誥字宋元以來涂轍久異固未足為甌東病矣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志

又案私錄四有與南雄劉推官論學書初刻十注名儻浙之壽昌人選貢生甌東書云初見我兄論政外未敢以問學相聞及見張子正蒙釋義因與談朱子陽明之學方知洞然於此直如蠶絲牛毛雖海內素以講學名家者未能過也乃取私錄十冊求教正焉云云則儻亦為陽明之學者故為甌東編錄此書今所見本答李三洲都憲論格致之學及答友人論真一之學兩書並有僂評語即編刻所加也

又案私錄四又有請歐陽南野禮侍論學書南野即歐陽德別號此書十卷本亦無云喬雖不及陽明之門於陽明之言極知尊信然於致良知三字竊以為矯獎之言於知行合一四字終亦不敢信其為千古不易之論蓋以中庸序三知于三行之先大學以自修對道學孟子以智為始條理聖為終條理惑之也常以陽明之旨參

之四書似有不能貫通者故嘗於舉業詳說中謂知之正所以行之心之存處即是行也自撰知行合一一段自謂未必非陽明之意也此并答李三洲格物書及評晦菴陽明處與平生所妄自信者皆已具于私錄謹具一部奉上其中關係理學者又另具四冊乞公遍加覽觀痛加點竄于其上此足見甌東論學于陽明亦不為苟同其所謂私錄關係理學另具四冊者即指後刻六卷本甌東書云四冊者以冊計之與卷數不相涉也

項氏家訓

甌東私錄本

存甌東私錄本

自序家難而天下易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必先其難而後可及其易子家居既立祠堂修族譜仍作訓詔族人者以此然訓雖四十七條要皆推廣聖諭六句之意其有不共國有常刑吾族人念家訓獨不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志

念國法乎念哉念哉毋使我謖之於難也哉雖然家不有本乎身脩而后家齊反身之吉言有物而行有恆者豈異人任之嗚呼人生不滿百年豈敢虛度天理萬古一日何代無人予子文煥請壽諸梓人給一編以便傳習庶幾勿替引之作訓序甌東私錄二

案項氏家訓單刻本未見其編人初刻甌東私錄弟八卷者首題嘉靖辛丑三月望日撰據族譜敘蓋甌東嘉靖戊戌以廬州守丁母婁氏憂服闋後經理祠堂因作訓以戒族人首七條錄太祖訓辭六語而行其義次為自作訓辭四十條自設立族長族正以至祭葬嫁娶之制及一切誠約無不詳載後又有附訓上下篇自敘末載上篇為主陽明論俗語四條及續訓五條普門張氏族約二十六條下篇為嘉靖庚子初立祠堂記及族譜敘祠祭論添蓋祠堂記四篇蓋後來續增也其間如從橫渠張

子說宗子不立長而立賢參酌古今頗為詳備惟訓辭多為俚語則以意求通俗故不事文飾也

張氏 魏 普門張氏族約錄東私錄八

閱 標寫本

案滄江張知府純文忠公孚敬從子萬麻温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所著族約舊府縣志並未著錄惟

周懋龍榜菴日鈔錄其文二十有七條分三目曰辨賢約則定

擇族長族之年長族獻通知古今行誼族止能執禮法不在及

立宗子諸事日月且約則議立祠祀始祖以下及以族之賢者

配食之禮曰立春約則春祭之禮節也甌東私錄八項氏家訓

後附錄二十六條則皆訓俗法語為榜菴日鈔所未載蓋周鈔

所錄各書多節取精要不載全帙甌東采坊家訓則又專鈔訓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六

俗格言凡儀制規條並從刪削然兩書互相補苴所佚蓋亦少

矣約中所定禮制大旨宗朱子家禮而參以大明集禮及永嘉

鄉俗斟酌參定條理嚴整私錄所載尤多精語甌東識其後亦

謂其援引故事切當人情云

陳氏 略 格致要領府志十七

佚

道光樂清縣志八陳斐子乃略有父風著有格致要領詩林廣記案乃字

侯氏 一元 二谷讀書記

三卷 曹德學海類編 四庫全書 存 學海類編本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六二谷讀書記二卷

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此編乃其讀書稜記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明侯一元撰一元

多推闡四書之義大抵前人所已言中閒謂陽明之學遺卻格致本旨又謂朱子談理過於分析陽明起而病之由於相激而亦頗有見也

案二谷讀書記余所見者凡二本一曹溶學海類編刻本分上

中下三卷凡六十三條一明刻本編入二谷山人集為第八第

九二冊分名理論學傳習尙友道術擬議義命觀物八篇而不

分卷其條數多于曹本不啻十倍類編所刊書往往多刪削不

完此亦其一矣 四庫所著錄者似即曹本編目後家類學海

程晉芳家藏然總目又作二卷疑刊本字誤此記論性理十之

六七而經史大義及老莊諸子及唐宋詩文亦閒有評議曹本

所採者偶多論四書語總目遂謂多推闡四書之義實不然也

又案總目所舉論朱王學派二條明槩本並在論學篇今錄于

此以見二谷論學之略記云陽明先生之說格物即是誠意分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七

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格之功以為能格斯謂之致斯謂之

誠于義甚密于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并博文擇善聞見

問學等語一切掃除創為良知之說遂使誦詩讀書親師取友

聞見之知皆不得為良知則自義農立教以來萬古所未有也

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害不小右論陽明格致之說又云朱子踐履處無

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

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為非凡語孟所求道之方

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

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右論朱子之外論二程象山

慈湖及陽明傳習錄之語甚雜文繁不能悉錄也其論學不甚

取陽明而說大學則遵古本以朱子補格致傳為非在明儒中

可謂超然中立無所依傍者矣至其援洪範稱疑主龜不主筮

周禮大事卜小事筮證左傳筮短龜長非謂據一時所占之短

長又据文選注引通俗文幘導曰簪證王導之為簪以駁正楊

慎丹鉛錄說則偶涉攷證然寥寥數條非其所專意也

王氏 大學衍義通略經義考一百六十無通字今

三十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五

存經義考一百六十無卷數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五大學衍義通略三十一卷內府明王諍編諍號

竹巖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其書取楊廉

大學衍義節畧邱濬大學衍義補合為一編凡節畧十卷補畧二十一

卷開亦釋字證義取便檢閱無所闡明

余氏 昭 按痛編

一卷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六

存遞學齋

余生迂以拙動多誥咎即覺輒疾書揭諸座右以自鏡期毋再蹈

久之懲去什一閒嘗取先正書讀之往往有默契余衷者嘆曰嗟乎是

誠古方書矣余疾日其有瘳哉因分類銓次痛為檢身之一助謂其中

癖竄猶良醫按痛而砭也爰竊此義以命編觀者幸毋以豹管見嗤云

白

王氏 應辰 省言半山

佚

王叔果故上海訓導海壇王公墓誌銘公蚤歲肆力詞章晚乃遜志聖

學于白沙陽明二先生之學大端歸指日究而心賞焉所著語錄有省

言半山

蔡氏 逌 通書便覽

二卷乾隆温州府

佚

李氏 維 格言集要乾隆温州府

佚

瑞鳳堂講錄乾隆温州府

佚

張氏 德 治平錄道光樂清

佚

案毅字張參政德明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道光樂清

王氏 家春 太極圖說雍正浙江通志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九

王氏 欽 翼正初編乾隆温州府志二十

九卷乾隆温州府志二十

存家藏鈔本

愚始解章句目未踰論孟之書已心疑所謂佛者宜不容於辨邪說之

孟子及稍誦古文詞見有若傅太史狄梁公韓吏部之抗疏歐陽文忠

之論著皆恨乎力攻之於是益躍然而信曰佛之見聞於吾儒若是乎

然則繼數子而起者豈無人乎自是有所寓目多心識之竊見佛說愚

人既深骨髓歷昔至今幾不可致詰然雖昏塞之極要必有人焉力爭

其惑而正道卒不泯沒此見上天護道之心之至而聖賢面目未嘗不

寄靈口辨開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誠深有所見焉而倦倦

致望於後之立言者與今天下家挾靈蛇人推班馬儒之盛莫有踰於

斯者矣乃佛氏鼓三寸之舌若不勞餘力奄然掩而驅之然則儒之衰

孰有甚於斯者乎使為吾儒者果能正色昌言而卓然信守其是彼雖
點亦誰能掩之今觀其說無生談上乘者盡吾黨聰明人也顧乃讓先
覺而弗居惟慧業以自命至於氓之蚩蚩壹醉日富紛然亂政之書充
斥于寰內天下不見吾儒而日久矣間有伸正論以排邪說則固不訝
而詬之曰此不祥之人也此必得罪當世者也嗟嗟習俗已成何能驟
易雖復傲舌腐唇曉曉乎自爭理勝又誰為信之無已莫若求之方策
亟噓其不死之精神以覺我原初之面目大抵豪傑之生必領扶輿之
正氣使得時而行志則天下快視其風猷其若潛而弗躍警書明道以
終其身亦千百世賴其斧鉞以是上下古今貴自王公下迄韋布各有
毅然持正者或出之胸臆所發摠或見于行事所紀載煌煌編冊總皆
其精神之所寓而正氣亦乘乎其間故雖世易人遐運歷否塞猶能使
後之人從風簷展對開時見其慷慨唏噓雙眸炯炯豈非方策中誠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不得掩者哉學者恆苦卷帙浩繁且篇章散錯一覽難悉是以多有偉
議孤踪致埋沒於蠹簡而莫之睹此非復異學之能蝕其靈也表章羽
翼方待乎人自傅太史撰高識傳寥寥近于載其書恨不得見近代如
羅氏因知記胡氏居業錄諸書於儒佛邪正之分胥判若觀火要距離
之功多而表章之義容未盡焉愚也感懷往哲嘗願得一人焉繼太史
公遺意博集古今諸持正者舉一言一行因致銷沈令讀者不越一編
之中而面目精神了了具瞻顧未能且夕遇也匹何感事深衷不能自
已乃即就簡中所有粗為鈔集題勉數月致忘寢食既卒業竊自詫曰
甚矣哉予之誣也架不富萬軸書目不十行俱下身不繫聖賢之籍僅
僅此數十篇申愚一時之漁 而妄希羽翼之功臣不亦過乎既而曰
是或未必為予罪也夫蔡邕會而周室尊大澤盟而豪傑起功有偏局
事有先幾大抵然矣大德大賢不世出徒扼腕而謝不敏天下事幾能

俛河之清哉時叔文虎得人姪鄰喜其贊襄之恩終以淺陋自嫌棄成
不忍終棄則又以批訂屬鄰喜而叔得人加刪削焉於是此書面目約
有可觀明知漏萬無辭姑竊附於不賢者識小之義題曰翼正初編誌
發端云嗟嗟元黃之戰久矣白晝而或晦冥夷狄而或攘統數或出於
不可知然畫之不得指為夜也夷之不得指為夏也則萬萬無能易者
詩曰彼疏斯稗胡不自替夫秉正以遏邪司世者之責也表前哲以惠
後學則吾輩羽翼之大端也世不乏之深心博識之人尚益哀所見以廣
愚志以成一代未備之書先正有靈其默牖之嗚呼愚其能忘情於斯
人文虎名之彪得人名萬昌鄰喜名起元天啟丁卯孟冬之朔東嘉後
學王欽豫與謙甫識

經德錄

五卷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
七 無卷數今從鈔本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存 家藏鈔本

三

言行所以動天地為所動者理之相足耳天地則何心之有吾人姑弗
遐觀千載即就身所及見而言之凡所為可喜可怖可羨可矜之情狀
十年以前所遂流者幾何人至十年以後其榮落者又幾何事則當身
之鏡不越此而得之矣命運雖有不齊大抵緣已怨尤者甚多而眾人
為之歎天道之無知者絕少何哉豈非各肖其氣類之自取而無所于
爽耶嗟乎使造物者之于人刻刻而督之瑟瑟而償之算彼付此不遺
銖兩則穹然者何其勞而聖窮賢天又何以說也然要其所歸而可必
即于不可必之中古之人之辨此者豈不詳以切哉今天下之言可喜
可怖可羨可矜者洋洋散見佛乘中濁而信焉者咸是也有高明者不
能不疑之疑之誠是矣惜其念緒於所向不能明過其繇然而一二仁
恕君子又每持曉世之言為彼道護之護之曰佛善為宏闊高廣之言

以誘人是終以此中苦心為佛之所獨有也以愚觀之其所洋洋而言者未必佛之所本有未嘗儒之所本無夫佛言之而宏闊高廣者以佛言之反親切而不欺則惟盡之以殃慶二端而已矣先民自有戒豈必西來哉然有識者又不必以此歸之儒而直歸之民生之日用則雖田更村婦皆可以情之所到事之所極近有赫于目前所謂吾為其可必而天無不可問也不貸能于估畢不借絢于聲華其斯以為經德乎自專理之氏好以理勝則恥陳徵應懼或眩焉然降祥降殃何代無之雖有戾人不能不惑於其故也翊正者其有憂患乎謂斯理可安于固然必形諸語言而以某事配某事其喪吾翊正也寔甚獨無奈溺於異者盡移其趨避之情誤而用之于彼教則必卑卑乎視正不足為正之不為翊於何有是安得不明天人之通以道之也予叔父蓋曰世方且樂言報應吾亦與之為報應然而應吾之所應報吾之所報與彼之云者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三

大運庭矣絲吾之所錄而觀之則天之所以在斯翊正之全力在焉耳嗟嗟哲人有言惟君相為能造命非其因之謂歟又曰一節之至可薄雲霄而動星象非其果之謂歟故歸本言行之指固夙備於前編茲更以證其不誣耳叔父督元為序元適妾序之如此倘同志者更見之當曰元也多言乙亥冬十月王起元序

案王處士欽豫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史氏 君質 格物辯道光樂清

伏

案蘭齋史處士君質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孝友傳並

有傳

呂氏 仲瑛 格言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案呂寺丞仲瑛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王氏 蘆江錄 王氏

三先生語錄 王氏

伏

語錄鈔要 王氏

伏

案王仲升所著蘆江錄皆論學語嘗纂楊龜山及朱子陸象山

王陽明語錄鈔要又纂三先生語錄並見王玄翼所著園史

一周易所謂三先生者不知何人也

陳氏 昌言 箸孔篇 竹園類輯四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嘉慶瑞安縣志九篇並作編

伏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三

朱鴻瞻序昔李翱為幽懷賦以唐失河北為憂歐陽子讀之怪時之人不能憂又禁他人使不得憂謂使翱生此世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嗚呼今之時去歐陽子之時又加遠矣人不惟不憂又且樂憂夫有憂而樂為憂必大何今之人見之不蚤而慮之不長也予師聖可陳先生作箸孔篇曰士紳佞佛甚為可憂方今可憂之事其大者不可一二舉何先生獨一事佛之為鯁鯁哉雖然佛不足憂而佞佛者之足以召憂為可憂也先生嘗與某論世事歎曰士為四民之長奈何以則傲之身而崇非聖之法因憮然念前代若梁武臺城之辱道君北轅之讐信先生之言不謬矣英宗朝京師內外建寺二百餘區景泰間獨猶議幸故學生姚顯抗疏詞尤慷慨是時國威猶振而已己之變幾為靖康則先生之言尤信今方天子聖明表章孝經小學黜邪說岐行萬無梁宋諸君之慮而士大夫獨習為泄泄惟事佛之惟謹今日為某會明日為某供

自京師達於州縣莫不宮寺聳飛幢旛霞豎跡其所為已非憂國者之所宜事而況機有相召士紳侯佛其應亦能禍人國乎則先生之言幸而不中斯可也此先生著孔篇之所以獨謂可憂者也嗚呼翔之憂也以唐之河北歐陽子之憂也以宋之西夏先生之憂雖止一事佛而唐宋之憂已殷然在其意中嗚呼何今之人見之不早而慮之不長也崇禎壬午孟春序竹園類

朱鴻瞻陳聖可先生傳陳先生昌言字聖可隱居瑞安峴山之下以文行勗後進邑之學者多師尊之事親孝友於兄弟與朋友交以誠為文辭樸率而典則笑言不妄智識明達不信佛老之學崇禎開士大夫佞佛尤盛先生歎曰事佛於愚夫婦猶之可也士大夫誦法孔子吾甚患焉則效必眾而職業不修天下事不壞於若輩吾不信也因奮為著孔篇取孟子楊墨息之義以為孟子欲著聖則闢楊墨以著之今吾欲息

邪則著孔子以息之而揭其卷首曰士紳佞佛甚為可憂不數年遂有甲申之變時人始信其言而先生亦太息以為不幸而中弘光以後先生幽居憤悶一發於詩順治丁亥冬十月邑有負芻之禍平是難者夷及平人先生亦不幸遇害年五十八竹園類

陳氏光前靜觀齋心書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案陳教授光前永嘉人乾隆溫州府志義行傳有傳

史氏尊朱學則圖說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存讀書淺

讀書淺解

四卷道光樂清

存樂清鄭氏刊本

吾甌號小鄒魯蓋自趙宋時理學名儒輩出王景山林介夫兩先生則肇端於濂洛未啟之先而元豐之九先生與夫六君子皆接躡而起親遊程朱之門而登其闢奧所著之書如儒志編近思錄木鐘集之類亦皆炳炳琅琅輔經籍而行如日星之並麗於天也元明已後頗嘆寂寥蓋包符蘊秀別有宣洩誠如王文定所稱志仕宦者冀合時文之式務應酬者惟事詩藻片牘之能鮮有為理性之學者矣二酉史翁生當明季時姚江之說盛行而翁獨尊信考亭為著格物辨理現登浙志可窺豹一斑而格菴先生則翁之哲嗣也生而聰穎不類凡童翁異之期以理學正傳特命今名蚤歲餼上庠步趨先民動循規矩如鶩擊一鶴以次將貢入成均輒棄去結廬於永之泉山竹隈水匯間講學授徒從遊者數百人先生憫俗儒不知為學之要與立德之本乃作學則圖說并孝

溫州經籍志 卷十五

五

經淺解刊刻行世其津梯後學之意至矣而平居與諸弟子講論之要旨悉筆於書原帙頗多先生復日刪月汰存若干卷總名曰讀書淺解戊辰冬先生忽兆兩楹之變及門取遺編付之梓屬家季董劄劄予從而讀之喜其切實精要足以發明聖學而竊嘆濂洛關閩之傳賴先生以不墜也嗚呼是書行而先生之教澤於是乎廣矣時康熙己巳立夏日同學劉菴李象坤拜題

昔周子著通書原名易通發明動靜通復之旨而一本於誠程子定性書引艮止之義言動靜不失其時而以自私自用智為戒自私自用智皆由於不知窮理而所行皆妄是濂洛之所闡發皆備體用兼知行而非有頓悟之境遺棄學問也朱子居敬窮理於大學補格物傳實本程子九條之義明善誠身相資而不可偏廢中正通達紫陽所以策諸儒之大成而直接孔孟也同時陸象山之學曰靜曰悟曰覺曰本體光明流於

虛寂朱子力辨其非真西山金仁山以及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敬軒皆淵源考亭所傳正矣自姚江講致良知之學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與象山心即是理之說若異而宗旨實同以格物為格去物欲其傳習錄橫詆朱子又復改朱子初年之書以為晚年之書謂與象山有合援儒於釋其徒龍溪心齋和之支離猖狂蔓延而不可解學術之害豈淺哉胡敬齋已力辨之而未能遠過其流我朝文教昌隆四書用朱子章句集註陸稼書先生三魚堂文集辨別朱陸之同異真偽而於陽明尤排斥不遺餘力其為是非昭然矣今秋樂清鄭生耀廷以其鄉前輩史格菴先生讀書淺解請為序而重鐫之余展閱其書凡五卷案讀書淺解五卷者并附刻讀易淺解一卷計之耳推闡大學中庸孝經及周易乾坤二卦之旨約而精切而實多心得之言而發前人所未發大概羽翼考亭其第四卷則斥傳習錄之乖謬甚為辨哲先生與稼書先生同時甌郡去平湖千餘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美

里其所學若不謀而合嗚呼其可敬也歟其可傳也歟時道光丁亥孟秋樂陵賈聲槐序

謹案讀書淺解四卷讀易淺解一卷梓行未久而板燬吾鄉周公時焯恪遵樸學故僅傳一冊寶為圭臬後獨授之項子維仁道光壬午春耀廷過果園條舉經義皆歎講書多門戶惜無統括大歸項子乃出是書囑為刊刻顧前不足闕前微逾五載良山夫子觀察吾甌言精理奧學有本源時重修邑乘甫脫稟同人以丐序便並呈是書請定付之劑刷氏耀廷喜是書之有傳于文為儉通經為長也工既竣因畧書顛末如左時道光七年九月鄉後學鄭耀廷謹誌

案史格菴讀書淺解四卷第一卷為學則圖說列天命人倫及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諸目為圖而附以說第二第三兩卷皆雜記論學語其言大都醇正明白不為語錄鄙俚之談

其第四卷專辨姚江之學臚列傳習錄之語而辨正之詞氣和平足規學養不至如陳建學部通辨之橫加詆斥也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載於經部尚書類又失其卷數今補正之

通書淺說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太極圖說解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朱氏鴻瞻太極圖淺說

二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瑞安朱氏刊本

通書淺說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毛

佛法金湯辨竹園類輯四

佚

自序客有持苞鴻居士佛法金湯書示余者余覽之未畢不覺駭然笑曰佛法也而何以金湯為哉金湯也而尚足為佛法哉吾儒之道如天之覆乎其土地之載乎其下不治防陟不分封域聽人之嬉遊其間由焉而不覺逃焉而不能莫為之守無得而毀之莫為之固無得而外之豈必沾沾然崇其墉曰此金城也濬其壕曰此湯池也慮人之毀之而為之守虞人之外之而為之固哉且彼之所謂金湯者非金湯也我以觀之甚瑕耳譬若僻遠小夷負其險阻自外王化而王者亦聽其不通聲教已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明高祖為之說曰攻如攻城之攻已止也以彼之瑕用我之攻寧待賢者之雄軍哉即如余之至愚無識亦能鼓而下之矣遂奮然逐條而為之辨焉居士者袁先生黃也肯

茂壬午書於昆陽龍山之書舍

竹園類

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尤究心關閩濂洛之奧以昌

明道學為已任闢異端作佛法金湯辨瑞安朱氏錄本

葉氏淳五倫懿範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朱氏士晟浮屠治喪家誠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浮屠治喪家誠 國朝朱士晟撰見東河書目

案朱士晟為默齋訓導從子默齋譜年詩集竹園類末附士晟

編詩述指具述默齋編詩之意蓋能傳其學者周起辛作默齋

墓誌載默齋戒家人喪事勿用浮屠而默齋自作大母徐氏行

狀竹園類亦云素不信浮屠其治曾大父及大父喪也葬祭如

温州經籍志

卷十五

亥

禮有議以浮屠送終者即斥之其戒後人之送已亦如此士晟所編家誠殆即此耳

温州經籍志卷十五終

紹興陶念欽校

温州經籍志卷十六

子部

兵家類

宋

鮑氏樞平戎書嘉慶瑞安縣志十七

佚

薛氏季宣校定風后握奇經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十二文獻通考一

存

自敘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

以黑木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箸成章而存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走遊新都魚復觀覽武侯八陣石圖愛其文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

能詳究聞成都唐碁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

道繩直間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為行識者曉知乍然入者至於盡日

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蛇鳥之為旗法前古服章之辨

為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袁隱君先生論六

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

數耳觸類而長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

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志兵陰陽家書有風后劉

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

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偽訾也七略兵家四

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

八十九篇圖四卷自神農黃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

武君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略皆亾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尚有取焉又隱不章可為煥歎舊文奧密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頗難誦習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訛惟武侯八陣石圖最為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為詮定其文并繪陣圖於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良齋浪語集三十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風后握奇經一卷永嘉薛士龍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寫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二

全佚明人漢魏叢書所刊者係從高似孫子略第一卷鈔出每句下所注異同與良齋校語一一符合攷似孫宋慶元間人嘗獻詩倭韓侂胄為陳振孫所譏見直齋書錄解題二十其在良齋後蓋即竊良齋本為已校而諱其所自故子略此經序竟不及良齋本也其間偶有異同如高本經文後有八陣總述四字為一行又有晉平虜將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馬隆總述二十三字為一行良齋本止題馬隆總述四字又高本奇兵贊在飛龍翔鳥蛇蟠虎翼四陣後良齋本移於四陣前良齋日在正陳下移此以便乎讀此又高據別本改良齋本以掩其剽竊之迹也良齋校語精詳高本亦多所刪削然今所傳握奇大抵皆高本目錄家不復知其為良齋舊校故略辨之以發高氏之覆且使世之欲見握奇善本者知於浪語集求之耳

又案陳文節右奉議郎新權發遺常州薛公行狀止載文集載五十一

良齋所校書握奇經外尚有陰符經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贛易林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撰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諸書蓋皆流覽之際偶下丹鉛既非別垂定本無庸一一著錄萬厯温州府志藝文門於良齋著述附載校讎陰符經山海經二種乾隆永嘉縣志同殊可不必今以握奇繼勘精詳且陳錄已載故加甄采餘並不登用祛繁綴

陳氏堯英兵書萬厯温州府志十七

案陳秀伯兵書紹興七年三月所上見水心集墓誌詳十一卷清孫子新略注萬厯温州府志十七作孫子新略前後序雍正朝政序下從宋元學案五十六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三

自序陳傳良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擯勿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開事與已見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於外而虜酋盜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為為之也止齋文集四十原注代陳頤周作

案陳直中字頤剛籍貫事跡舊府縣志無攷惟陳止齋集四十分韻送王德脩詩序載松風軒分韻送行會者十有四人皆吾鄉人也而頤剛與焉其所著孫子發微舊志亦未著錄惟止齋代作敘尚見集中今據補入又止齋集六有陳頤剛注孫子許拾遺贈詩用韻寄之詩許拾遺謂許深父及之涉齋集十一寄之句即指此書也又有酬陳頤剛詩云憂世還當路論兵有故家薛良齋浪語集二十四與鄭景望書云陳頤剛比相會云曾屢拜書便問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寬裕沈審必令內外無閒為貴是頤剛亦與乾道諸老往還講學者不徒喜譚兵也

戴氏溪將鑑論斷宋史藝文志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並作歷代將鑑博議百川書志四作將鑑博議論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十卷 宋史藝文志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並作歷代將鑑博議百川書志四作將鑑博議論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一百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將鑑論斷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舊本題戴溪少望撰考

沈光作戴溪岷隱春秋傳序稱其字曰少望則此書當為溪作然溪以

清熙五年登第開禧中尚官資善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為

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

不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輯古來善用

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人各以時代為次每人之下皆

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而反覆論其所以然大抵多為南渡後時事而

發如第一條詆孫武之徒能滅楚終於恃強以凶吳蓋隱以比金兵破

汴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吳讎為春秋大夫稱一則又隱激諸將恢

復之心而耿弁一條竇憲一條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尚仁義賤權

謀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讀三略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拯焚溺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為宋麻沙版明武定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達賓序題曰將鑑博議與宋版不同考永樂大典已引為將鑑博議則其來久矣

非觀瑣言上大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皆偽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與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偽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為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亾亾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迹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復仇對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

佚

蔡氏卓林氏輩安邊史鑑

一百九十六卷案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元試國子蔡卓縣分無攷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上書補官林輩字元翊端平開伏闕上書賜免

解令修進安邊史鑑補福州文學廣東經畧

案蔡卓事跡無攷麻府志選舉門載元試國子有其名或卓

人元後曾應試或卓試國子在宋時府志以為元人均未可定

也

明

趙氏士楨 神器譜千頃堂書目十三神器譜上

一卷 千頃堂書目十三作

存明刊本

恭進神器疏文華殿中書臣趙士楨謹奏為恭進制勝利器以振國威以彰天討事臣歷稽載籍五兵慘烈無如鬱攸然其用法唯預蓄毒藥藏之車箱相其林木茂密舟艤鈎連之處因風縱發以求得志而已未聞製器置機用藥發彈命中方寸 遠殺人以寡制眾以弱攻強為物細而取效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有出於古法之上者我太祖高皇帝擊造區夏成祖文皇帝三犁庭建置神機諸營專習鎗砲以都督焦玉輩掌管是以武功超邁前王威嚴遠震殊俗列聖相承四海康阜弘正之間虜漸生心世廟之時倭更猖獗皆緣衣襖不戒桑土固微舊制弛而強弱之勢殊也臣生長海濱少經倭患自琉球告變海外許儀厚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六

密報閩中臣靜言思之四裔酋長尚知輸款絕域流人不念故國乃臣策名清時濫竽侍從苟無以報憂辱之分是夷酋馬旅之不若矣頻年以來遍詢胡宗憲戚繼光二臣部曲俱稱倭之長技在砲鋒刃未交心膽已怯臣因思兵家倍數及先後著之說一意講求神器欲期邊吏禦敵憑藉勢焰先挫兇鋒然後易於接戰既得西洋銃於遊擊將軍陳寅又得噶密番銃於錦衣衛指揮柔思麻條上用兵入害內及番銃已經兵部議覆製造奉有明旨但題覆疏內令京營具式咨送工部京營原無此式何從咨送臣謹製造十有餘門俱各試較停妥敬以二式四門並臣參酌佛郎機番銃之間造擊電銃二門損益鳥銃三眼銃之間造迅雷銃一座通共六門一座再得銃緣由繪圖打放式樣恭進御前伏乞皇上勅下工部以臣存留在寓者為式成造不但可以防倭然亦足以制虜臣又聞思麻言其本國神器酋長秩要職專非藝精不預茲

選演習打放即寒暑不為少輟前日經理奏報亦稱倭奴絕食之時惟放銃者給米餘皆任其枵腹蓋重之也是以兩國假威神器稱雄東西夫神器匠作主造將吏主用士卒服習必須彼此知製之工拙上下明用之利鈍乃顯器利中國承平日久土苴茲器每每令庸工造之庸將主之庸兵習之造者不盡其制主者不究其用習者不臻其妙因循玩愒人自為心彼此推諉浪造浪用更有字下柔脆冀藉進取市井庸流思借覓利不解前人制作唯圖眩目易售添足畫蛇弄巧成拙坐致不效乃當事者不鏡其故反咎銃為不便不利甘棄以資敵我則寧受其害昏昏夢境而不自覺臣創為此說恭進茲器不知臣者非疑臣為干進則薄臣為喜事然臣之心不得已者有四臣隱憂明時師老財訕將吏未見戮力南北不有同仇禍結兵連靡所底止深信神器之利用之有方足以挫賊兇鋒則息肩有望除之有素堪稱不餉之兵則勞費可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七

節庶幾不留不慮中外民力少甦故亟亟盡芹曝之忱者一也兵部令京營具樣轉咨工部京營雖訪之於臣萬一製造打放兩不如法使在廷之臣反得議臣之後論臣虛誑則臣區區狗馬一念終不自於天下矣不得不預鳴於皇上之前者二也思麻攜帶神器度雪嶺涉恆河逾崑崙重譯獻獅以修職貢寒暑入更始建都下皇祖官思麻而不發未必非天心默相以遺陛下為制服倭奴之具使陛下今日神武布昭於夷夏者也迄今四十餘年年已七十有四都中人士罕有一問之者臣既廉知其器若不奏明於皇上之前其式不得推廣其技罔敢演習必致湮沒甚屬可惜我中國雖以德勝不嗜殺人有事征討必期果於殺斯足以止其殺既宜以殺止殺又安得不用此以收全勝之功哉故臣不得不喋喋者三也攻戰之具原非臣下私家可蓄之物既以為國而製當即明之於朝若緣人微言輕之故相機進會爰決進止是務作用

以覬諸俗挾權謀以起功名者流臣甚恥之不得不仰瀆宸嚴者四也臣以遲暮之年資與時左且術疏趨附孤踪竄援自知明甚然猶殫竭心力甘受非笑不畏危機哆口言兵身可死而心不肖灰將以媿天下之為人臣營營身謀泄泄國事者耳臣實無他希冀也神器制用臣數年之前即與戚繼光舊日材官林芳聲呂愷楊鑑陳錄高風葉子高輩朝夕講究近復證之思麻陳寅利鈍洞然方敢成造恭進尤非臣一己逞臆杜撰者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悚息之至為此具本親齋奏聞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上初四日奉聖旨圖器著進覽這所奏該部看了來說

茲編竣事客有謂楨曰伎倆止爾遼豕黔驢人將笑之楨曰不然倭中長兵未聞有兩只以器精兼之服習便可制人今日政患其多戰陣間不能盡用耳兵貴精不貴多亦曾有解於心否仲升平平畢竟何事不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六

八

笑不足以爲道植審之熟矣先生請質之大人長子

自敘

夫用兵之道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鄉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漢志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兼形勢包陰陽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種分區別莫不備載獨無火攻篇漢唐名將用火攻勝者甚眾近代器則愈多而愈無實用矣惟少保戚公神解斯旨箸論甚悉以烏銃爲最善今北邊終不服習視此若贅疣然余友趙常吉數上書策倭又極言用兵之害深謀遠慮出自胸懷所製神器輕疾遠過倭銃繪圖說悉臻妙理可謂良工苦心矣嗚呼余世蒙國恩溢等偏裨不能殫精竭智輸能明時以報所受當吉持策管筆無疆場之寄三軍之任乃憂國忘家義奮敵愾斯神人之所欽也常吉之所煒燁者也常吉書成並所製諸器獻之當守武人譏其爲好名余曰不然昔趙營平振旅還客說其歸功兩將軍營平日

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言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余讀其傳未嘗不泣然歎忠臣謀國之遠如此夫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賢者宜同心戮力奮發直道如是則島夷可滅強國不犯之道也若皆以越俎爲嫌容容後福此人臣不忠之利國家何賴焉余故重嘉常吉之志敬題數語且以識余之深愧云萬曆戊戌夏四月京城巡捕左參將汝南王延世書

續神器譜

一卷

存 遜學齋藏 明刊本

兵陰道也我能往寇亦能往斯語亦前聞之矣乃神器陽言無隱者何蓋緣蠢爾島夷敢於仰抗王師蹂躪屬藩者以此六年之間大兵再舉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六

九

費千萬竟未能席卷無餘彈丸黑子之地必待天威震怒氛祲潛消然後擊而還之李氏者亦以此陽言無隱不過望師貞丈人加其倍數以備緩急之時反以制之勝之非昧於彼我兩能之說也中國水陸神器有戰具攻具守具伏具倭奴專精烏銃二三百步之外嚙密諸器足先制賊紙甲頓牌儘可自衛烏銃雖精遠難迫我但近聞對馬島大烏銃有佛郎機之烈史能命中則又出常技之上似非牌甲可禦不惟後日患之前時二三驍將聞爲所困緣是畢慮竭愚用長筒加厚仍舊照門照星納子銃於筒後不令敞口泄氣有佛郎機之便而準則過之有大鳥銃之準而便則過之對壘之際敵一舉放我已三四發彈是以便勝之也若置輕車之上有車數兩陸續衝擊猛烈之勢足埒大將軍而離合縱橫進退俯仰較大將軍殊爲輕便倭既以烏名銃茲器奮擊飛揚可以制之名曰鷹揚倭見我兵舉銃輒伏地上因製壘同一經機發火

燃下上彈既並出雖伏奚避名曰震屨北方馬上用三眼銃以禦虜騎
虜頗畏之然放舉以搏擊頭重起艱利害相半兼之甚難討準往往
慮發因變其制用照星短牀後尾鉤箸鞋帶左手執銃對敵右手懸刀
燃火放舉爲盾舉刀迎敵馬上可備出奇控堅步下極便伏路急擊名
曰翼虎取西洋銃之輕加之以狼嗜密機之快加之以巧日本牀之便
加之以穩用備趨利遠道名曰三長兵以正合以奇勝山林之閒村落
之內勢難用眾陡然遇敵神器牽於願盼手足拘於忙迫發銃不中恐
破賊窘製爲雙機常留其一使奇正各於一器可以自相犄角名曰奇
勝茲譜有五通前爲九再加一二疇曩大器付之有能之將神明變通
製輕車拒馬傘以自衛儲陰雨可用之器以濟其短車後以步卒隨宜
結陣防敵死鬪急擊騎兵各帶弓矢閒攜翼虎以備逐北出奇奇正相
因短長相衛車徒相習遲速相濟進則無前退則難迫眞百戰不殆之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十

荷也爰其圖式用告同仇凡裝飽打放架勢並牀機前譜已備者茲不
載列萬麻戊戌仲秋吉旦東嘉趙士楨題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年來虞倭虞虜不求制馭之策積竊惑焉爰
作二譜毋過望邊吏結網以臨淵乎非好事而妄爲之也跋
自昔談兵必較長技於兩壘得長者勝與均勝負均藉令掩其長而巧
獨擅則勝算在我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自倭奴起海上刀陣之外
最毒火器蹂躪歲久屍成京觀吳越人漸習其技破刀陣皆有法而又
倣效其火器以擊賊賊始敗賊去不來第其於器工巧便習終有弗及
是其長技猶在賊也屬者魁妖席卷倭眾吞剪我與國懸軍遠救賊在
剝牀頻年頓頓師老財匱當是時海內志士蓋紛起而談兵莫不嘖
曰諸艦大率張空券擁揚氣耳我友趙中舍常吉獨能刻意戰陣匯納
百家皆能得其奧窔又以賊長技在火器而不能掩其長是兩圖者以

如韋之手披強顏也有自仆耳因散金結容窮蒐冥思苦堅生慧巧熟
兩湊蒐得噤密番銃水西洋鳥銃皆中國所未傳武庫所未有者而參
合倭器制鷹揚砲尊之曰神器古人先勝後戰亦恃此以往兵事固
不盡此而此足以制其死命矣先後箸有譜有續譜而續譜較譜益精
再擬奏御求自附於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之義而皆闕於柄者曾不
能飛流萬彈貫賊胸腹於豕突鴟張海內掘腕人人矣夫流波在聽不
必子野成風運斤不必輪扁世人貴遠賤近必謂常吉哀衣文士多口
談天終非把刀剪手便相忽易不知文武吉甫詩書卻穀原非介胄而
不龜之藥千乘遇風之壺千金制人之術固不在多也世人貴遠固矣
夫制器莫如古人宜其思竭乃令有倭器古所不逮今又有神器倭所
不逮即如諸名家陣法皆是古法變而制爲已陣何有窮也故凡祖一
器勦一莠皆是開山行輩宜百世享祀者也其人不見窺測矣或乃謂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十一

蛩蛩之謀不過悅草熊羆眼直惡人橫目彼方購蜃氣樓臺而此乃奮
射潮強弩固宜其齟齬不入也則余惑滋甚葵不欲衛足乎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也常吉曠直蘭臺紫泥待詔載筆榮遇自足尊高而越俎談
兵千金坐散語必髮上指腸爲九迴而肱經三折也竟何爲者魯女捨
其織而愛國晉宰不共也而知防女子小人尙知忠憤况根心負氣而
可盡茅靡波流也雖然兵事尙祕言必去梯柰何以法所禁書而班布
方冊不虞有倒持太阿之誦乎豈不以道既不行而遂欲如虞卿著書
詔人也予謂常吉身雖陸沈而道可坐進語不云乎良賈不與人爭價
而謹司時博者之用泉可握則握當會則會世事好推移其具在我時
至而驚翻虎變俄頃開矣己亥孟夏既望楚人王同軌撰

案後湖趙舍人士楨道光樂清縣志書翰傳有傳所著神器譜
一卷續譜一卷並萬麻戊戌所進黃氏千頃堂書目作四卷疑

常吉別有增定足本也前譜為鎗四曰噶密曰西洋曰擊電曰
迅雷續譜為鎗五日鷹揚曰震疊曰三長曰翼虎曰奇勝並繪
其形制及施放鑄造法式各為之圖而附以說其西洋鎗則得
之遊擊將軍陳寅嚙密鎗則得之錦衣衛指揮梁思麻擊電迅
雷諸鎗則常吉以己意增損制之者陳寅乾隆平陽縣志武功
傳有傳云萬麻開以將才薦官至總兵惟不云嘗為遊擊將軍
未知即此人否梁思麻無攷常吉進疏稱思麻攜帶神器度雪
嶺涉洹河逾崑崙重譯獻獅皇祖官思麻而不發迄今四十餘
年已七十有四云云則思麻為西域人之留中國者攷明史
西域傳四魯迷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獻獅子西牛噶密
魯迷譯音相近思麻殆即是時入貢使臣也又錢曾讀書敏求
一卷未知撰自何人稱李承勳朱騰趙士楨並負其火器
門造才授藝以此譜攷之彼書或出陳寅及梁思麻手也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三

之利權輿元氏明之中葉製造益精此譜所載足見其概然我
朝嘉道以來西北諸夷互市海上所制大器械巧百出此書
在明時為最精之矩式在今日則已陳之芻狗矣
又案常吉此書明史及舊通志府縣志並未著錄明以來兵家
書亦無論及者惟焦勗火攻要序云火攻專書惟趙氏藏書
海外火攻神器圖說其中法則規制悉皆西洋正傳所稱趙氏
藏書疑即此譜也

備邊屯田車銃議

三卷

存吳省南刊本
海珠歷本

文華殿中書臣趙士楨謹奏為恭進防邊奇器并陳末議以張國威以
裕國用事臣本草茅幸際聖明承乏清切之地供奉筆硯之閒分量既

滿飲河漿遇復逾涯洩自宜雖伏政望雄飛惟此狗馬竭忠酬恩之志
憂盛虞明之心由挫抑而愈銳愈堅即毫末不忍居人之後竊見歷年
國家不經之費適與帑藏匱乏相值仰慮聖心憂切宵旰臣夙夜思維
究其所以乃知武事不講使然因窮竭心力矢志咨諏頗得經國要領
敬將所製車銃繪圖箬說并抒屯田車銃二議恭進御前倘蒙用臣屯
田之議每歲太倉可贏百萬用臣車銃之議每歲額費可省百萬非臣
創自今日臣九年之前請開天津各處之田六年之前請用神器具式
恭進奉聖旨圖器箬進覽這所奏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至今不行題覆
近見巡撫汪應蛟奏稱天津開田有效則臣屯田之言幸驗矣巡案揚
宏科極口退敵全賴嚙密等銃臣請用神器之言幸驗矣兼之敵使入
京之時臣請募南北丁壯二萬乘屯田之機訓練以防有事不行題覆
卒致征調騷坐費太倉千萬及敵人負約議戰臣審朝鮮形勢疏請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三

省騎用步兵部覆題不妨鐵騎並用泗川之役為騎所累致損人馬一
萬七千有奇並陸續倒死官馬數萬是又足徵臣言不幸之驗大都宇
內財力兵力雖與國初不同若得善於用兵用財之人悉心料理即倉
卒亦易措辦惟神器一節非歲月不能遽成臣感時觸衷輒敢敬申前
說伏望皇上勅下戶兵工三部及都察院并協理戎政尚書詳加會議
屯田之策車銃之法如果富強有裨先從京營教習然後行之九邊如
係誇詡虛無捕捉風影治臣欺誑之罪如以錢糧不敷臣見東事方起
之時錦衣指揮許潯祥疏請捐銀五千以助軍餉事平尚未輸納又查
先年倘倭營請銀三萬營伍裁革尚有餘銀見貯府庫儘足以供一營
三五千人車銃之費是又鞏固神京建威消萌一大機構也為此具本
親賈奏聞

無徵不信臣既紬二議并車銃恭進總之望經國者於節財之流較之

開財之源尤宜加意然節財之源究竟機要在乎詰戎詰戎機要在乎
節制除器兵家節制臣無軍旅之寄末由自見惟器械製用目擊征討
無策數年之間因害求利得臻神理謹臚陳諸器以徵臣言非誑敢爲
身名計哉敢爲身名計哉臣士楨謹跋

車鏡

狡倭入寇之道鄭若曾籌海圖編亦云詳矣臣緣茲書成於世廟季年
東北朝鮮之路似乎闕略謹案此路不候風汛順逆惟憑潮汐往來較
我東南十百其易臣特表而出之今覺端萌矣必得虜在目中方能決
勝千里肩安攘之寄者宜爲因時轉圜之圖無作刻舟求劍之策斯狡
謀可伐否則毫釐之差難免千里之謬倘謂倭強難制臣聞漢人有言
匈奴不足當中國大縣倭奴亦然只緣醜類生長金革兵民不分倭奴
專尚刀銃虜人專重騎射刀銃騎射精工可以結歡酋長推重部落獵
取富貴猶吾中國士人之習舉業舉業見售便可高出當世坐致青雲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齒

建樹勲伐等耳安得其人不驍勁於吾人哉推類至此當軸秉樞倘有
移謀身之心以之謀國聊爲榦旋之機文事與武事交重使譽髦斯士
期赴功名之會者亦各文藝與武藝兼習即不能兼而有之似當求青
衿懷經國之具免致有干城之才者方克顯庸我中國之強百倍類醜
矣何但禦之邊塞防之海濱即囊括沙漠吞吸滄溟自有其人特不屑
耳又何難制爲忠哉臣趙士楨謹跋

倭情也

臣觀邇來海內縉紳士庶談東事者靡不謂倭盜邊之路南易而北
難殊不知百年之前朝鮮強盛足以抗倭是我之外藩一何固也在中
國又有平江伯陳瑄迎擊於琉球海上出洋千里逐北追奔數千餘里
直至朝鮮界上燔燬沈溺幾無噍類廣益伯劉江望海窩之戰倭奴精
銳數千一時駢首就戮竟使片帆不返是內之威靈氣焰又何盛也朝
鮮積弱於章句繼以效顰流連光景遺棄政事濫觴以至荒淫沈湎陵

夷濁亂召此板蕩播遷之禍茲者奄奄殘息不能復振是我藩籬盡撤
矣兼之世遠人凶陳劉二臣之威名亦既渺邈無聞矣數年用兵將之
才略兵之技能器之利鈍倭更知之審矣縱使原無大志亦當狡焉生
心北來海道之易已備議中又非南中春分以後海中東高西低浪頭
來順去逆秋分以後西高東低浪頭去順來逆一歲風汛有當防不防
之期審時度勢難易情形臣知之甚明見之甚真既細未議復繪圖略
如左罔邸嫌怨甘犯忌諱惟不忍見此眈延推諉苟安目前任遺難制
之敵於君父釀成後日之憂而不顧惟皇上俯賜詳覽疆場幸甚藩服
幸甚

中國朝鮮日本
形勢圖略引

千頃堂書目二十六趙士楨當作號後湖永嘉人太學生中書舍人

案備邊屯田車銃議南匯吳省蘭藝海珠塵所刊者凡三卷上
卷爲防邊車銃議中卷爲車銃圖下卷爲倭情屯田議其大旨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圭

謂用兵之道當以車自衛以鎗殺敵故其議極陳車銃之利圖
則載車上命中銃砲火器七種曰鷹揚砲曰軒轅鎗曰嚼密鎗
曰九頭鳥曰旋機翼火曰掣電曰火箭溜又戰酣發連并備敵
衝突銃二種曰連銃曰百子佛郎機又輔車士卒火器十種曰
三眼鎗曰雙頭銃曰三神檣曰電光劍曰菜花銃曰天蓬錄曰
火箭刀溜形曰步下翼虎銃曰鏃銃曰鏃銃又車圖則分車之
裏面外面輪轆前衝後殿左翼右衛左斜衝右斜衝左後殿右
後殿各爲之圖屯田議則請召募南北丁壯以屯於遼左永平
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後附中國朝鮮日本形勢圖略其屯
田議跋自云書成於世廟季年車銃議末又云臣謹於萬曆二
十五年條上用兵八害內及番銃蒙兵部覆題令京營具式轉
咨工部製造奉聖旨是京營無式臣敬捐貲造銃四樣於二十

六年五月內具本恭進奉聖旨圖器著進覽這所奏該部看了來說至今未奉題奏云云蓋其書成於進神器譜之後也

又案趙常吉事跡樂清縣志所載未詳惟萬厯野獲編二十三

載其善入法以布衣召入直文華殿江陵奪情杖諸諫者於闕

下趙故與艾沈諸公善因楚服蒙饋持黑羊股調護於血肉中

以此知名嘗談兵事工騎射講火器屢上疏請自效不報見公

卿臺諫抗不為禮亦奇士也趙初得官鴻臚寺主簿晉中書舍

人以及足見常吉風節梗概又劉若愚酌中志二紀萬厯癸卯

妖書事云繳生光正法後數年京中皆曰妖書是東嘉趙士

積所作士積個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

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託病不出及儼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

然與味閣絕無平昔造鳥銃議車銃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七

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野獲編補遺三則辨

其不然然酌中志稱常吉造烏銃議車陣議屯田則正與此二

書合故撮錄之用備攷證焉

李氏

維樹 折衝紀述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法家類

元

王氏

無冤錄 千頃堂書目十作王乘撰萬厯溫州府志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作王淵撰並誤今從 四庫全書總目

一百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一元史藝文志三 千頃堂書目十卷星行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平津館鑒藏書記補遺並作一卷

存 格致叢書本全 板吳氏刊本

治獄重事也治獄之道惟檢屍為至難毫釐之差生死繫焉定驗不明

雖善於聽斷者亦未如之何已昔宋惠父念獄情之失由定驗之誤曾

緝洗冤錄趙逸齋又訂平冤錄吁冤而至洗至於平猶鑿龍門以決澎

湃固不若長江安流滔滔晝夜而無聲也欽惟聖朝慎於庶獄敬明乃

罰天下無冤民當不尚美於漢余濫叨察牘之寄歷試檢覆之難因觀

洗冤平冤二錄互有損益遂以省部見降考試程式為持循之本參攷

異同分門別類凡檢驗格例序於卷首遵而行之庶幾謹之於始民自

不冤借目日無冤錄若夫承流宣化道德齊禮仰副聖天子無刑之化

則既進於古治矣是編亦奚以為至大改元歲在戊申長至日東甌王

與書於儒志山舍

千頃堂書目十王乘無冤錄一卷永嘉人一稱羊角山叟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一無冤錄二卷 浙江巡撫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

跋永樂大典載此書題元王與撰與不知何許人卷中自稱昔任鹽官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七

檢二孕婦事蓋嘗官海鹽縣令永樂大典載其自序一篇題至大改元

之歲是武宗戊申年作也所載多至元元貞大德間官牒條格又多引

平冤錄洗冤錄之文而稍為駁正上卷皆官吏之章程下卷皆屍傷之

辨別其論銀釵試毒非真銀則濁穢色必變論自縊勒死之分皆發二

錄所未發至今猶遵用之至上卷駁洗冤錄食類在前氣類在後之誤

而下卷自割條中乃仍用洗冤錄一寸七分食氣系並斷一寸五分食

系斷氣系微破之說則亦未為精密矣

平津館鑒藏書記補遺寫本新刻無冤錄一卷題錢唐胡文煥德甫校

前有洪武十七年羊角山叟序稱東甌王氏作據 四庫全書所收本

是元王與撰永樂大典有自序一篇題至大改元之歲此本無之庫本

作二卷此本併作一卷

願廣圻重刻宋元檢驗三錄後序宋代始有檢驗之書然自內恕錄等

皆以佚無考其存者莫先於清熙間宋慈惠父洗冤集錄向得元槧本
丁卯歲為孫淵如觀察摹刻於江甯附唐律疏議後以行旋又得無名
氏平冤錄元東甌王氏無冤錄二種皆舊鈔本乃并取三錄合成一編
適觀察以戊辰秋請假南下用舉告之謀別刻而未果也今年夏謁山
尊學士於紫陽書院語次索觀曰是不可使無傳遂附刻焉考前乎此
明胡文煥格致叢書中已嘗三錄並刊然所據未精謬脫累累且其本
亦艱數觀今固勝之遠甚而一編單行人盡可得想觀察知是舉也必
同其快矣思適齋
欽恤集李孝光集八
令王公行狀清縣

趙許序天以春生萬物肅之以秋聖人以德化萬民齊之以刑故五刑
之用必曰天討而四方司政亦曰天牧天齊於民敬逆天命惟克天德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支

具嚴天威甫刑一書無一言不歸之天者以天人治天民則淫用非彝
亦惟敬忌而已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嗚呼刑一成而不可變
者也不敬不忌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古者盛時畫像而民
不犯後世刑書刑統律令格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然法立而奸生令
行而詐起禁網密而生氣促法如牛毛而犯法如蟬毛何哉非良折獄
惟佞折獄不因法以原情乃任情以弄法其害不可勝言矣彼蒼者天
謂之何哉余來永嘉寓於泮水之東鄰有王與之者癯然一儒安也聞
閨門之內絃誦不絕聲遂遣子就學焉而未知其明於刑也暇日出示
一篇名欽恤集而序之曰情有萬殊法有萬變獄貴得情刑慎過制又
曰善用刑者不移情就法有味其言適印我心願余一生讀書不讀律
今老矣濫任簡字之責每焚香對越丹筆躊躇凜乎天地之臨鬼神之
質朝夕冰兢欲寡其過庶中正而未能也今往何監於刑書乎胥古察

辭本乎誠信此不唯其書惟其人非與之不足以語此延祐改元壬寅
暮春西川趙許岳甫書於郡治瑞安王
刑名通義李仲
謀序

余嘗讀康叔之誥甫刑之訓其言刑期無刑之旨藹乎仁人之用心也
唐虞畫像鄭鑄刑書其事雖殊冀民之不犯則一而已近世崇尚儒術
習譚孔孟者往往差稱申韓若知為治之本矣然刑不能以不用迺斷
義法律輒取辦於臨時甚可慨也今之為吏治者必以通制為宗然於
起義措辭或有所不諳焉永嘉王君與之生宋之季世孫業於儒元興
始由儒而從事於吏深病世之為吏者惟務刻深而疎於理取古今法
律之文徵諸經傳而研究其義粹然有得於心公卿大夫事有疑難輒
從君辨解有補於吏治既難以更僕復慮不能徧以語諸人也遂集通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九

例比類作無冤錄以明檢覆之法式作欽恤錄以辨刑殺之情罪既老
復作是編名曰刑名通義以補二集之遺闕多方訓迪不憚精詳將以
救為吏者之失焉余得君稟而觀之見其分章明白據古證今無非發
明好生之大德重倫紀而崇禮化忠厚惻怛之心藹然見於言外可謂
有補於孔孟之教者殆不可以申韓之書例觀也抑君由吏入官致政
邑宰澤及子孫行年八十有三而步履不衰亦可見忠厚之報矣因敬
序之至正三年龍集癸未清明日臨川李仲謀書於永嘉之郡學瑞安王
禮防書梁清縣尹
王公行狀

李孝光故承直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致仕王公行狀公諱與字與之皇
祐賢良方正儒志先生四傳至樞密承旨勝勝子計議至道至道子右
文殿修撰益大即公父也自少有成人志問學窮日夜尤注意於法律

弱冠用部使者劉公牧之推擇為郡功曹蒞事勤敏守丞憚之歷處州麗水衢州開化徽州歙三縣典史陞杭州路鹽官州提控案牘行省左丞相脫驩公擢為理問所提控案牘省臣凡有疑獄靡不屬公讞焉輒多所平反摘奸發伏抑強扶弱政化洽和改處州路總管知事轉湖州錄事不上請老於朝遂以承直郎溫州路樂清縣尹致仕至正六年十月終於家年八十有六公既明於律且歷仕有得作無冤錄欽恤集禮防書行於世從政者多取法焉瑞安王瑞錄本

農家類無

醫家類

宋

王氏 執中 鍼灸養生經

七卷 讀書附志上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六

存

銅人明堂黃帝岐伯鬼臾區留以活天下後世自隔藤透膚之妙無傳乃謂是能絕筋腕傷血肉主望而畏之為疾則甘心於庸醫百藥之俱試須知病在巔者必灸風池風病非桂枝輩所能攻病在臂者必灸刺鳩門非枳實輩所能下遂至於束手無策豈不謬哉近世朱肱龐安上俱為藏法誼知可亦謂病當以刺愈三術鄒挺帝以活法為鍼灸科歌括古聖賢活人之言賴以相傳今東嘉王叔權又取三百六十穴間留巔末行分類別以穴對病凡百病之說切於理久已乏見得於心者聖人指鍼灸之書至是始畧備古聖賢活人之意至是始無遺憾傳謂為人子者不可不學醫余親歲八十精健力強非賴此書耶因併醫術世傑訂證可傳見者十有八條錢木庾司以補累代之闕時嘉定庚辰孟夏朔季濛節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等事徐正卿序

余得倅澧陽暇日見文籍之目有灸經後親故惠書及士夫之經從者多以印置此書為託扣其所以乃前郡博士王君執中之所編善也求其版則已之矣豈好事者攜之以去或守藏者不謹而散逸之耶然是經流傳既久豈無存者冥加搜訪竟未得之憶篋中有淮東庾使徐君正卿所刊鍼灸養生經起而視之其引序歷述東嘉王叔權發明編類之功且謂鍼灸之書至是始畧備古聖賢活人之意至是始無遺憾則知王君之用心亦仁且至矣所謂叔權者其王君之字歟一日出示醫諭劉溪劉一見驚且喜曰王君所刊正此書也今之刻畫精緻視昔有加究所繇來蓋徐君嘗主民曹於是邦得此書歸而刊之耳吁是經也王君首刊之澧陽今不復存徐君繼刊之海陵其存與否又未可知版之不存則二君之志將遂湮微豈不惜乎余負丞於此適攜以偕殆非偶然者亟命工鋟梓以廣其傳使是書得不泯絕其於衛生豈曰小補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六

紹定四年四月望朝散郎澧陽郡丞趙綸序

讀書附志上 鍼灸養生經七卷右王執中所編也執中東嘉人嘗為從政郎澧州教授云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 鍼灸養生經七卷兩淮監政採進本 舊本題葉氏廣勤堂新刊益麻沙本也不善撰人名氏前有嘉定庚辰徐正卿初刊序稱東嘉王叔權作又有紹定四年趙綸重刊序稱澧陽郡博士王執中作而疑叔權為執中字以字義推之其說是也其書第一卷總載諸穴二卷之末分論諸證經緯相資各有條理頗為明白易曉舊本冠以徽宗崇寧中陳承裴宗元陳師文等校奏醫書一表與序與書皆不相應考裴宗元陳師文等即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之人殆書買移他書進表置之卷端欲以官書取重歟然宋代官書自有王惟德銅人鍼灸經局可証也

萬麻溫州府志十宋進士乾道己丑鄭僑榜王執中瑞安人將作丞

張氏 醫道 產科大通論方 一卷 國史經籍 志四下

佚

經驗方 宋慈流覽 集錄五

佚

沈寃集錄五推官宋珠定驗兩處殺傷氣偶未絕亟令保甲各取蔥白
熱鍋炒熟遍傳傷處繼而伸吟再易蔥而傷者尤痛矣曾以語樂平知
縣鮑旂及再會鮑曰蔥白甚妙樂平人好鬪多傷每有殺傷公事未暇
詰問先將蔥白傳傷損處活人甚多大辟為之減少出張聲道經驗方
王氏 碩易簡方 宋史藝文志六碩讀續今 從直齋書錄解題十三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 宋史藝文志六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六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三易簡方一卷永嘉王碩德廣撰增損方三十首以
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為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於
世

案文淵閣書目十五醫書有易簡方一部二冊一部一冊並闕
當即此書

屠氏 四時治要方 讀書附志一文淵閣書目十五並
無方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十三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三讀書附 志一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三四時治要方一卷永嘉屠鵬時舉撰專為時疾瘧
痢吐瀉傷寒之類禱病不與焉
讀書附志上四時治要一卷右永嘉屠鵬字時舉所著戴文端公溪為

之跋

明

項氏 脾胃後論 千頃堂書 目十四

佚

戴良序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
中氣為之先叔和之評三部脈以得胃氣為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
而土配之自餘四臟則分居於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
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
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
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為百病之所始哉脾
胃為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為脾
胃論一書蓋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六

佚

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早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
後拜明善韓先生於越上同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為最
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為脾胃後
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
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於後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
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攜至海上乞一言為敘引竊
謂醫之為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
斬斬焉知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
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
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為高而又不
能博極羣言采擇眾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
見輾轉以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

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遊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為醫家之大成矣其為此論以三墳古書為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名方為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證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與序而歸之余固不能以苟辭也彥昌名昕博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入閩奧為世所稱云

九靈山房集二十一

伏

戴良抱一翁傳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上姓項氏名昕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脈經稍長學易趨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醫

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受他禁方聞越太儒韓明善先生為方善也遂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請陳白雲受五診奇脈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脩來越出金源劉河開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悔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鄴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為誤五運六氣機要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摩甚奇非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伎於是為人治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乃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為實無者為

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為虛又曰陰甚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容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盛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脈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虛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閒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脈必沈遲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醫

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噤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與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熱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邪

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六氣不守故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盛慄者邪氣勝鼓領者邪入陽明故鼓領為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胸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逆上衝諸淫腫滿諸氣鬱督皆溼火為病法當瀉火在上則瀉之在下則瀉之張長沙又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證有虛實脈有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溼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庚

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證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脈必弦澀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瀉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脈必洪實沈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於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為寒是也其脈必虛浮遲澀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肖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齋之若是與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

北之分而有寒熱之變異哉又問原病式以溼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鬱於內故為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為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沍而為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為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溼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為百病之始而春為溫風夏為陽風秋為涼風冬為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榮茂飄搖而甚民病殞世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內鬱則溼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於陰陰併於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為吐下霍亂此皆溼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瘡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於急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六

壬

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證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其於為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為府史為肅政府書吏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為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翁壽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彙及脾胃後論別誤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論曰抱一翁為醫四十年其所已人病生人之死甚眾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與九靈山房集十九

翁氏 應祥

內經直指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萬厯溫州府志十三翁應祥精於脈理篤信古方書所著有內經直指
尙書尹公臺爲之敘

案翁處士應祥萬厯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方技傳並有傳

杜氏德基醫藥啟蒙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杜處士德基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有傳

溫州經籍志卷十六終

溫州經籍志卷十六

嘉興嚴景商校

天

溫州經籍志卷十七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天文算法類

宋

王氏奕補正漢天文志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元

陳氏剛渾天儀說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作渾儀圖

佚

明

章氏元梅天文圖歌

溫州經籍志卷十七

一卷侯一元章 千峯臺表

佚

侯一元章千峯臺表所著天文圖歌凡一卷鴈山續集二卷千家詩注

一十八卷道光樂清縣志十六

右推步

算書無

術數類

數學無

占候無

宋

朱氏失名陰陽精義

二十篇文獻通考二百二十國史經籍志四十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七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並作二十卷誤

佚

葉適序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醜以為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在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羣在語連日夜拍芥原非燎瘳鱗而習之曰羹芼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過之瞠目夏如也酷嗜地理說文獻通考二百二十引作山如啖齋通考作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通考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通考蘇門人裏糗通考行縵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為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倭俛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與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為書首水心文集十二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二

朱元學案三十二朱先生伯起師鄭景望而與景元為友嗜地理學著書二十篇曰陰陽精義陳君舉欲為之序不果水心序之

案朱伯起鄭文肅公伯熊弟子其名及事跡並無攷

明

項氏喬風水辨

一卷千頃堂書
目十三
存錄本

案風水辨一篇見初刻甌東私錄第三卷篇目下自注初予葬母婁氏於慈湖北村談風水者謂將不利於冢子冢婦冢婦之家過於驚恐故作此辨後增論風水語錄三條陰陽論一篇其書力闢堪輿之說援經據古反覆辨證足以鍼砭流俗故同時講學諸儒如唐順之羅洪先歐陽德黃佐等並深取之見論風水語錄

據千頃堂書目當時蓋有單刊本今未見傳帙惟增編私錄者猶存於世云

國朝

楊氏孚吉地理折中

二卷沈德潛歸愚
文鈔十一
未見

沈德潛敘葬者藏也人子之葬其親所以平心人之靈魄非為生者求福澤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兆域註公墓君墓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註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也古者墓地同處分其地使有區域而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非如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也其時稽疑者付之筮人卜人而後世陰陽拘忌之說不聞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踰月中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三

得遇善地並吉日也且葬孔子者係子貢之徒而孔子萬世王祀遠而彌昌古來帝王陵寢蔑以過之而子貢之徒未嘗徇陰陽拘忌以葬其師也至晉郭璞始有葬經璞既著書必無舍善地以葬其親者而王敦之亂禍不旋踵即其效可觀矣後世葬師又窺易其書以偽亂真紛紛著述者多如牛毛眩惑是非皆以禍福動人而實以營己之利雖有孝子慈孫莫能大破其邪說以求遂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初心吁可歎也永嘉楊子孚吉著地理折中一書大義本郭氏葬經而指其窺易之謬又折衷於司馬溫公朱子劉誠意伯諸儒論說凡上下二卷其中測水脈度地氣正基兆循禮法一歸儒者之言俾為子孫者誠信焉而勿之有悔誠習俗之鍼砭也是書出而授之學者傳之都邑欲其親者守先王之禮而又參考楊子上下諸篇庶無惑於榮利以暴露其先人者歸愚文鈔十一

案揚子吉事跡無攷

林氏 葬書易悟

二卷

存 泰順林氏

右相宅相墓

占卜無

元

鄭氏 希誠 元妙經解

一卷 浙江採集遺書經錄庚

存 星命朔源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星命湖源五卷 浙江池州縣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

氏第一卷為通元遺書碑錄唐張果之說凡三篇第二卷為果老問答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四

稱明李愷遇張果所口授凡四篇第三卷為元妙經解稱張果撰元鄭

希誠註第四卷為觀星要訣第五卷為觀星心傳口訣補遺均不云誰

作詳其題詞似要訣為鄭希誠編補遺又術士掇拾增希誠所未備也

希誠自署其官曰主簿其籍曰瑞安其號曰滄洲始末未詳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通元先生五星論一卷元妙經解一卷 寫右

書論官命五星相傳是唐元宗時張果所撰其經解係元主簿瑞安滄

洲鄭希誠所釋末附鄭氏觀星口訣則希誠所著

鄭氏星案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陸仙果老

命之理微聖人所罕言也後世專是以名家者不啻十數獨通玄經傳

自唐之張果折衷羣言視諸家最中肯綮厥後得其傳者寥寥無聞胡

元時浙溫之安固鄭希誠氏曾遇異人授以通玄之學用諸祿命發多

奇中人因神之迺拾其批辭彙而成編有得之者祕錄珍藏不啻隋珠
下玉其所推休咎纖悉不爽視之通玄若合符節予聞窮星象之理無
踰於通玄得通玄之傳無踰於鄭氏茲集也稽象緯以下終身考限度
以知流歲得失窮通罔不成備凡鄭氏之精蘊得諸通玄者此其盡述
之矣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由是以進果老之闕域將綽綽乎有餘
裕已予不私其有而廣其傳故不自揣其蕪陋謾書以序諸首居士陸
位識

嘉慶瑞安縣志九鄭氏星案元鄭希誠撰見果老星宗

案滄洲鄭主簿希誠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嘉慶瑞安

縣志方技傳並有傳所著元妙經解 四庫全書著錄然世無

梓本余亦未見惟明人所編果老星宗卷十附鄭氏星案四十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五

府志稱希誠書不傳今所撰占詞七十二張行世則與星宗所

載不合術數家言輾轉傳授往往傳託屢竄不可究詰今姑依

嘉慶瑞安縣志錄存其目其是否出希誠手則無可考也

右命書相書

薛氏 季宣 迺甲龍圖

四卷 長齊浪語

佚

自序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心腹聖人則
之而易象與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
離離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戰乎乾乾西
北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天兩

地錯綜以變八卦相盪當其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
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幹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
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黃帝
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一月卦時訓之候
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遁以體天
地之撰闢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示人以筮範也上
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則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
者為之任天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願若是乎陰陽
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
巡祁寒北守豈無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巨靈不改高帝之時
令莽卓之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道寫符
辟兵則膠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六

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
制周禮雖如書方貫棒射天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尙皆有取
諸儒廢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於怪其書與術今願傳於星官卜
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薦紳先生蓋所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觀其數
真聖人之遺術也稀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四卷推原所自命曰
遁甲龍圖云長齋浪語

國朝

王氏祥昌奇門一掌編嘉慶瑞安縣志九

伏

林氏鸞奇門蠡測

五卷

存

右陰陽五行
藝術類

明

姜氏立綱東溪書法

一卷千頃堂書目三

存文苑堂刻本

右書法者乃太僕寺卿姜立綱先生之筆也觀其點畫形體端莊嚴肅
士大夫品其有正人君子立朝之象噫豈虛譽哉後之君子即此是學
因其筆而得其心法其心正則筆正如正人君子則其為益不小矣豈
特為六藝之一而已哉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
明跋

案東溪姜少卿立綱萬厯温州府志翰藝傳嘉慶瑞安縣志文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七

苑傳並有傳今所見書法一卷題曰永嘉姜立綱著蓋即千頃
堂書目所載東溪書法也余所見墨本末有文苑堂勒石五字
不知何時所刻書首列永字圖八法八病六書圖嘉慶瑞安縣志本傳今鄉所藏立綱遺筆及八法一卷疑即此永字八法也大抵臨池常語無所考證後為字式
百二十四條則又別立名目各書八字為式若官宮等字則謂
之乾覆且里諸字則謂之坤載之類每條又各附小注則多論
用筆之法其中標目既不雅馴注語又復舛陋遂至月傍則月
肉不分趨衣則衣元無辨月傍趨衣並原書所標名目解解分為兩形間
味其一體使果出東溪之手不宜謬陋至此殆明時書肆無識
之徒以其名重而假託之與觀其字式內崇正一條注云崇正
姜公法也姜公字畫不苟如正人端士立朝嚴整流動學者心
契而宗之云云則此書不出東谿其明證矣原本後有文衡山

跋詞旨俚淺為甫田集所不載殆與本書同出一手僞託以其流傳既久姑為錄入而附辨之於此

楷法大成

一卷 胡文煥格致叢書
存格致叢書本

右書畫

琴譜無

篆刻無

明

林氏 應龍 適情錄

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三千頃堂書目十四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四

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八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四適情錄二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 明林應龍編

應龍字翔之永嘉人嘗充禮部儒士是書成於嘉靖乙酉前八卷載日本僧虛中所傳弈譜三百八十四圖第九卷以下為外篇補遺圖說則應龍所蒐輯也

碁史

二卷 千頃堂書目十五
明史藝文志三

未見

陳氏 謙壽 弈書則易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陳處士謙壽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方技傳並有傳

國朝

葉氏 嘉倫 改定漢官儀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案葉質林改定漢官儀見林敏齋所作墓誌其彙今未見以意推之蓋以宋劉放漢官儀所定除罷賞罰義例及博采貴賤或未允當重為更定者 劉書今有數 非改應仲遠漢官儀及衛敬仲漢官舊儀也

右雜技

譜錄類

器物無

食譜無

明

姜氏 準 海族譜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九

吳氏 彥巨 花史

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六
存 遜齋藏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六花史十卷 內附明吳彥巨撰彥巨爵里未詳是書蓋本常熟蔣養菴花編松江曹介人花品二書推而廣之得百有餘種每一花為一類各加神品妙品佳品能品具品逸品標目增以前人遺事及咏花詩歌大都以意為之所品第不必皆確也

國朝

黃氏 漢 貓苑

口卷

存 永嘉黃氏刊本

林氏 錫 學畧花木記

一卷

存泰順林氏刊本

右草木鳥獸蟲魚

雜家類

宋

宋氏之才三餘錄良齋浪語集三十四

佚

薛季宣宋侍郎行狀家有雲海後集三餘錄詞林合如干卷良齋浪語集三十四

案雲海宋侍郎之才雍正浙江通志儒林傳萬厯温州府志宦

業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葉氏適習學記言序目

五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十文獻通考二百十四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七宋史藝文志三作四十五卷

温州經籍志

存遜學齋藏明泰四麟鈔本詳符周氏藏明葉道數鈔本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

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閒所玩羣書更十大寒暑適成序目五

十卷子宋既以先志編次論今越帥新安汪公鈺木郡齋又囑之宏揭

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

統者也夫去聖懸邈百家競起孰不日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

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

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黜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

思是為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

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

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

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日參也魯

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為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

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

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膺中肯之速於起

疾也推述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

緒業可積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

閔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

慮國不捨食息思為康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

世廢府兵而縣官受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檢定矧以舊虜垂匹邊

方數警筆墨將絕遂為後總特祕而未傳嗚呼誰能知先生之苦心哉

然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嗣欲殺節鎮之權我

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

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所表見於斯也

温州經籍志

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山陰孫之宏序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歷

代史別本史下訖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醜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於

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語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

微著文理之盛衰所關於世教者尤切今孫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

史子前後排比次第聚為一書總五十卷發以序文論余鈺板郡齋工

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與余所得於德叟者同余嘗反覆

細繹其故此分彼合要皆不為無意讀者幸葉鈔本有考焉德叟名居

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

癸未夏月望日新安汪綱仲舉父書

余好嗜與人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

言之旨與其時世之汗隆相會即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檢水心

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為之一再觀其得失參半于宋人中頗為不入類
流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疵責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
務以我為是而古人胥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為好異特欲
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為然
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南易道葉氏寫本跋

直齋書錄解題十習學記言五十卷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正則撰自
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
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
有遺論無得免者而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為真與孔
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為偽也且既曰其書甚古而文與今
人相近則亦知之矣遠自七略下及隋唐國史諸志李邯鄲諸家書目
皆未之有豈不足以驗其非古出於近世好事能文者之所為而反謂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三

孟荀以來無道之者蓋望而棄之也不亦惑乎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七習學記言五十卷浙江巡撫 宋葉適撰適字

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諡忠定

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為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

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為新奇不屑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

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劉克莊為趙虛齋作註

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

為文淺義陋謂桓弓膚率於義理而譽繼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為

政仲尼不為己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

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

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

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為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

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
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宋元學案五十四宗義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
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
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為文士
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
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
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
能嗣孔子未為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
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
浮論矣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三

經義考二百四十三黃百家曰習學記言存於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

其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

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

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

案水心習學記言序目孫之宏敘謂初先生輯錄經史百家條

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開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

迺成序目五十卷攷景定建康志十四開禧二年四月二十二

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三年七月

召赴行在宋史儒林傳四韓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

用兵遂奪職奉祠寧宗紀二開禧三年十二月 嘉定十六年卒

年七十四則此五十卷者乃水心絕筆之書也水心論學在宋

時自為一家不惟與洛閩異趨即於薛文憲陳文節平生所素

與講習者亦不為苟同此書論辨縱橫說經則于繫辭禮記檀

弓孔子問居中庸大學咸有遺議論史則不滿於史遷班固論
文則不滿於韓愈曾鞏其詆苛前人信不免太過然其論太極
先後天及尙書論語大學無錯簡則在講學家爲不聒于眾咻
者至于諸史自戰國策史記迄唐書諸子自老子荀子迄兵家
七書靡不該覽綜貫抉其義蘊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未可
以陳伯玉所論遽譏其偏駁也

又案汪跋謂所見凡二本一本分前後兩帙出於林居安一本
合編爲五十卷孫敘謂水心子案所編次汪氏據以刊行今世
藏書家展轉傳鈔皆出汪本林本遂不復傳然以汪氏所述推
之林本先後分合義例不甚可解固不若孫本之精整然今本
書末亦有學生林居安校正一行則汪刊雖依孫本亦經林氏
手校矣又四十六卷末孫氏附記云按諸子書惟莊列文中子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西

不及論述先生嘗答之宏書云記言序目孫卿後僅有四卷如
莊列諸書雖熟商量莫知所以命筆只得且放過以此且欲將
文鑑結尾作了當去又云莊列文中子向本欲先下手爲其當
條理處太多不勝筆墨頗煩碎合爲一論則又貫穿未易此
書黎諒稱水心集未載是此書終文鑑水心手定本固已如是至云荀卿
後有四卷則與今本又不合今本荀子在四十四卷後四十五
卷三學附錄子李靖問對四十一卷管子四十六卷孫吳司馬法六
七至五十卷並文鑑凡六卷疑葉案及門人編定時或有分
并矣又直齋書錄解題一載水心門人建安袁聘儒述釋葉氏
易說一卷卽述釋記言說易之語詳辨其書今未見附識于此

李氏之彥

東谷所見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千
項堂書目十一宋史藝文志補
存左部百川學海本曹啓
學海類編本題東谷隨筆

百川書志九李東谷所見一卷宋永嘉東谷李之彥撰凡三十事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東谷所見一卷內府藏本宋李之彥撰之彥永
嘉人東谷其所自號書中教導一條稱游湖海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
子孫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則老塾師也是書凡十三則皆憤世
疾俗詞怨以怒末載太行山戲語一條謂是非不必與世人辨蓋其篇
中之寓意前有自序題成潛戊辰小春正宋政弊極之時也

案李之彥事蹟無攷東谷所見一卷皆論當時風俗時政之敝
文義頗明淺殆偶爾記載非有意撰述也惟載永嘉科舉極狠
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膽公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
三千餘卷云云足見宋時吾鄉士人得解之難此外無可采者
戴氏初諸子辨論雍正浙江通志
供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圭

張氏純存愚錄千頃堂書目二十三作存愚集誤今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
存翰林院儲明刊本通
存學齋藏影明鈔本
存愚者滄江張子之目錄也張子之學嘗博矣而反約焉是故仰觀俯
察閎究旁通有所遠覽深識剖以記之積之既久遂盈細帙鏡省繩法
將于斯乎在爾甌東項先生一見是書亟稱之曰是爲不落言筌超然
獨詣可傳也於是其二子遂刻諸家塾以傳嗟乎學而求諸其心而已
博者博此者也約者約此者也聖賢之學求諸于一而無遺俗儒之學
求諸乎萬而不足此學之所以日難也今世稱學者靡不淹貫究其旨
趣勦說雷同能自得者或寡矣夫是之謂書肆通張子之見則誠異是
不汨精神以求諸聖外合聞見而通諸心故其書之所言雖天文地理

人事物情莫不各臻至理擬議詮釋一不詭於聖人噫豈易得哉由斯博約可以會夫一矣而書曰存愚尤見其歛然而不自足充斯志也雖聖賢同歸可也嘉靖丙午冬日同志生體齋王應辰序

夫學非徒博也必也貫乎道言非徒飾也必也濟乎義任口耳之末而雕辭繪語以為工其學也吾以為書肆其言也吾以為說鈴是尙奚取焉滄江先生博物洽聞究心大業暇日讀書有會於心隨札記之積而成帙閒出以示果曰斯一得之愚存之以備效爾果受讀而歎曰美哉辨而確易而臧博而知服道之脩而義之藏也是故發明聖真闡示彝則教學宜矣綜述微言覈稽往蹟鑿戒箴矣揚推政體疏觀造化俯仰備矣以至詩詞有評典禮有考多識於品彙俗尚之微道器貫矣脫牯見聞洞昭靈識何其學之貞而言之雋也昔東發黃先生汎覽載籍厥有日鈔西山真文忠公讀書有記要皆紀其所自得者若劉賓客之嘉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六

話吳宜齋之野乘龍光子之葆光錄其言鬼瑣而鮮經好事者猶競傳之以助抵掌然則是編之作掩迹三子矣其與日鈔讀書記並傳復奚喙耶果從弟叔本先生之館甥也請付梓人是用序之以弁諸首簡嘉靖丙午孟冬朔後學王叔果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四存愚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純撰純

永嘉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至南康府知府是編雖自稱尊崇道學然實無所發明至以王制五祀為金木水火土又以鬼怪不經之事雜入卷中以解經傳亦殊失醖正也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已集存愚錄一冊 刊本 右明永嘉張純撰前半論性學史評兼及詩品後以襍說綴焉

甌東私錄五張滄江純云中庸鬼神即世俗所謂鬼神故下言使天下之人以承祭祀註引解太閭雖是鬼神恐失立言之意大抵古人欲人

敬畏必深言不可欺處以警省之此說最是亦可以證易況於鬼神之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謂人心生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然性命與形氣原不相離人心與道心原不並立道心既常為一身之主則一身之所主者皆道心也安得謂之人心陽明子卻曰心一也未雜於人偽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夫既曰雜以人偽謂之人心矣安有人偽復得其正而可為道心者乎況仁人心也聖賢經傳未有喚人偽為人心者善乎吾友張純曰人心惟危蓋曰大凡人之一心其惟危也何也道心微妙難見苟無精一之功則欲心乘之未有不凶者不亦惟危乎說箇道心即有箇欲心不必以人心對道心四字為句如古詩句然豈拘於對舉耶此似可破千古之疑書之以俟后聖云

案張滄江存愚錄明刊本卷端止題曰存愚而王體齋敘標目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七

則有錄字自相違異未喻其故其書不分門目大都論學者十之五六雖魁精語然當心學橫流之際能祖述先儒不為新說所淆即不失為篤實未可以無所發明槩議之也至攷論經史及唐宋詩文則攷證未博如謂飲器爵象鳳皇皇宋趙鼎李綱淫侈諸條並多舛謬其後半冊多節錄先儒言行及古書名物制度既無論斷又不善所出書體例亦嫌龐雜疑滄江手標本隨時劄記以備遺忘諸子刊布時失于刪正也又慎江文徵六十一載滄江所作五誠五篇其文亦見此錄然無五誠之目文句異同亦彙其為周氏印據此錄采入而有所屏削抑滄江此文別有定本編入文集均未可定也

又案 四庫提要議此錄以王制五祀為金木水火土攷此錄本作穀水火金木又泛論五祀不主王制與提要不同余所見

翰林院備明刊本即乾隆間浙江巡撫采進天一閣本提要所云蓋偶誤也

國朝

李氏 錫瑞 子飪子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右襟學

宋

陳氏 昉 頴川語小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八

存 錢氏守山閣叢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八頴川語小二卷永樂大典本案頴川語小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為陳叔方撰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六

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為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諡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諡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鑪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任入官累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閨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為宋遺民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騷文則其中疎舛之處如謂履端為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史記註謂巨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珽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

招謂蛇尾為獺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臣塵史謂林逋詩郭索鉤輅用本草語則未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學紀聞皆為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天非鍊石則取張洪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慎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沿譌襲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證尤足以砥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怪者有益多矣哀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即永樂大典所存者畧以類從編為二卷

案陳節齋頴川語小宋以來書目及府縣志並未著錄惟永樂大典內尚載其文題陳叔方撰蓋明初傳本不著撰人纂修者

僅據敘跋所舉姓氏不暇詳攷遂題為陳叔方也今本前後無敘跋蓋明人

刪今以其書核之其論葉文定進卷趙紫芝詩及仰孝子折同

姓圖皆涉溫州文獻 四庫提要定為節齋作最為精審至書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九

中辨證經史字義援據亦至詳博如論詩景行行止非企慕之義席唐明皇孝經注序景行先哲之誤誕彌厥月誨訓大非訓生有彌月為滿十月不可用賀生子滿月若此之類並足鍼砭流俗沿襲之謬又謂兄弟之子為姪蓋取字林音義作丈乙切呼之字林南宋時猶存亦有傳攷證雖卷帙不多在宋元說部書中亦可謂有根柢者矣惟云溫為永嘉郡俚俗因西有嘉州或稱永嘉為東嘉為未詳考則不知唐高祖武德四年曾置東嘉州見唐書地理志至近儒洪翰孫補梁疆域志一摺又論姓氏一條引許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等語乃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康成駁許慎五經異義說叔方引作許說蓋是筆誤提要亦未辨正故附訂之

周氏 元龜 管見要略 集五

佚

王氏 奕 多識錄 府志十七

佚

蔣氏 焱 經史補遺 千頃堂書目十一 宋史藝文志補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進書補官蔣焱永嘉人蔣叔壽子見浣川集

右雜考

宋

鄭氏 伯熊 慈語 東嘉先哲錄六

佚

記聞 東嘉先哲錄六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七

佚

東嘉先哲錄六鄭伯熊六經口義拾遺慈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原注見郡志

李氏 季可 松窗百說

一卷 阮元學經室外集五

存 邦不足齋叢書本

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為博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復遇之於臨安

出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辨文王不傾

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貌術不疑詭辭以抗眾魏武

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服疏黃釋寶誌妖妄仙家不壽考士自負為

不幸皆大有益於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宋子京作唐史至贊杜牧

曰牧論天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一言之當見賢于宋

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于牧一等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

月十九日東嘉王十朋書案梅翁前集不載

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始余以職事造

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直自視古人為無愧也余

曰是殆自得而所慮甚固者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

故淡然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辯其論詳使其更閱

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丁丑杪冬拙齋葉

謙亨父書

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于牧一等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

月十九日東嘉王十朋書案梅翁前集不載

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始余以職事造

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直自視古人為無愧也余

曰是殆自得而所慮甚固者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

故淡然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辯其論詳使其更閱

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丁丑杪冬拙齋葉

謙亨父書

季可論王霸大略踔厲百家至於藝文乃餘事從游二十年未嘗有過

失茲予平生所欽服也百說之作易取鶴賦其仁義經綸淳涵之意自

當有知者戊寅八日觀重書案此跋文有奪誤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七

沒世而無所聞故託言以見志李君季可松窗百說是也大略以採摭

經傳為文據正闢邪為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處談古今

治亂人物賢愚故事優劣迨兵家眾藝莫不纖微至當又仰服其行已

無所戾歎息贊之而不愧云戊寅驚蟄前五日環衛宗室居廣書

李季可來見入門下馬標宇軒秀意必有所涵蓄者坐定出松窗百說

退而觀之知其積於中者多矣紹興戊寅重午日贛州會幾書

鄉里士陶治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

異松窗乃復傑出其說簡而盡曲而通洞見事情有補於世前賢未之

及也大任辱在後進喜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意云

紹興戊寅下元日尹大任書

右松窗百說一卷南宋紹興開永嘉李季可撰極為王公梅溪所賞以

唐杜牧擬之同時諸賢又各題識其後行都尹大任以其有補世教為

之梓行蓋亦一時聞人百家之緒論也然稽之志乘既不列其名訪之藏書家均不著於錄以故楮數十餘番沈蕪於蠹簡敗篋中積六百餘年之久卒能不絕於世非其卓論宏議自足以不朽夫豈一二佔畢之士所能爲之力哉然續其墜緒益衍其傳後之學者固當任其責也願以傳鈔既久謬誤相承風葉滿庭掃除有待此在覽者或能諒之所惜出之稍晚未經四庫全書採錄俾藏之天府垂示無窮不無珠遺滄海之慨爾嘉慶癸亥十一月五日歙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三

案松窗百說每條皆有標目內惟史誤一條言嘗得晉開運中進士小錄其第十二人李若愚三代官秩名諱與五代史差互爲略涉考證映山紅一條言白鶴寺前溪頭有折映山紅花過者謂人曰山中見此甚佳置之軒窗几硯則不然爲偶載瑣事餘則皆評論古人辨析事理議論尙爲醇正季可事迹無攷據卷末尹大任跋云鄉里士陶治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然則季可豈中原故家避亂南遷者乎然今所見鮑氏知不足齋本卷端題東嘉李季可撰則又似非流虜者但不知阮文達所見舊鈔本何如耳

彭氏

仲剛

諭俗續編嘉慶赤城志十一作廣諭

一卷宋史藝文志三

存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一琴堂諭俗編二卷永樂大典案宋史藝文志載鄭至道諭俗編一卷彭仲剛諭俗續一卷雖相因而作實各自爲書此本爲宜豐令應俊輯二家之書爲一編而又爲之補論其末擇交遊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書之遺者也其書大抵採摭經史故事關於倫常日用者芻證曲諭以示勸戒故曰諭俗文義頗涉於鄙俚然本爲鄉里愚民設不爲士大夫設故取其淺近易明可以家諭戶曉以文章工拙論之則非著書之本意矣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三

案彭氏續諭俗五篇一曰崇忠信二曰崇儉素三曰戒忿爭四曰謹戶田五曰修陰德與鄭至道諭俗七篇並見陳耆卿赤城志三十七蓋鄭書作於爲天台令時彭書作於爲臨海令時並台州良吏也四庫本則從永樂大典輯出已經後人增補矣其言剴切明白可以警世崇儉素戒忿爭謹戶田三篇尤足鍼砭流俗如曰人能崇尚儉素則一身之奉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免稱貸舉息俯仰之求又且省事寡過安樂無事故富者能儉則可以長保貧者能儉則可以無飢寒素儉一朝之忿可以凶身及親錐刀之爭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也俗語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於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理懇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鄰里之義戒忿分析財產務在和平寧可崇篤親屬損己分以資骨肉不可爭訴州縣竭家資以奉吏胥謹戶雖常語實至言也

元

曹氏理孫

心遠齋筆記萬曆温州府志十七

佚

案曹處士理孫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
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佚

葉氏 鏡清紀拙錄

治平策略

佚

明

劉氏 翼 鑑誣錄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七劉翼字容直號古愚永嘉人

張氏 字敬 靈雪編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一卷 千頃堂書目五

未見

王氏 榜散齋筆記 千頃堂書目十二

佚

案王處士湖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項氏 文煥 亦與堂漫錄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佚

案項文煥甌東先生喬伯子其事蹟無攷

張氏 鳴 游初子筆記

三卷 千頃堂書目十二

佚

東越筆記

存 榜菴日鈔寫本

案張教諭鳴鶴南康知府純子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東越筆記見周氏榜菴日鈔者凡五十
三條不知是全帙否其書喜論心性然多涉禪宗如云一悟之後萬緣皆空一空之時萬事皆實諸幻盡滅覺心不動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皆虛寂之譚不若滄江存愚錄之醇篤也

又案東越筆記通志及永嘉縣志經籍門均未著錄惟府志載東越手東注一作筆記今以周鈔筆記覈之則張書自名筆記手東蓋別為一書今分別著錄而增訂之於此

王氏 光經 獻晉錄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佚

案王景濟獻晉錄書久不傳惟通志及府縣志經籍門尙載其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蓋

目其書大旨及獻晉之義均不可攷惟府志循吏傳稱景濟嘗以刑部郎卸刑山西豁疑辟二百三人疑獻當為錄中所紀即卸刑山西時事也然各目皆作獻晉今亦未敢臆改謹附其說于此俟更攷焉

姜氏 岐海瓊譚集

十六卷

存 永嘉張氏賦手彙本 遜學齋臧鈔本

案姜平仲岐海瓊譚集從永嘉張氏臧本傳錄前後無敘跋專紀溫州一郡宋元明三朝文獻其曰岐海者取山海經海內南經瓠居海中郭璞注語也所錄佚文舊事凡五百餘條採摭頗為繁富其所引宋元古籍若永嘉譜之類多今所未見之書至于有明一代見聞既近摭述尤詳惟喜譚神怪間涉猥俗文筆

允拙亦其一疵其采自它書者于出處或注或否體例亦為未
純然當文獻散缺之餘得此一編以補區校異就一郡而言亦
可謂考證之淵藪矣

陳氏錦 席珍錄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陳副貢錦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稱其所著有席珍錄
漢壽亭荆州議樟木龍湫說荆州議以下不似書名疑所作稜
文篇目也

邵氏建章 尺聞錄

四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未見

續咫聞錄黃漢賦乘補六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矣

未見

東甌詩存二十八邵建章字少文號青門永嘉諸生著有維寶堂詩集
案邵少文咫聞續錄黃氏賦乘補所引凡二條皆魯監國時兵
事

郭氏思恭 客窗論世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見危長嘯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施氏元任 山窗論略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崇禎歲貢施元任字天覺居城內荔浦令築土城
以禦隘賊邑人立碑紀德

李氏倫 林下迂談隨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無隨筆二字

佚

自家機杼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何氏堅 玉華子

存檇菴日鈔寫本

東甌詩存二十五何堅字子固永嘉人魯府審理

案王華子二十三條見周懋寵所輯檇菴日鈔寥寥兩策疑非
全帙其書稜論陰陽五行之理未臻精眇舊通志府縣志並未
著錄

梅氏應時 松窗半豹慎江文徵三十六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毛

青牛心印慎江文徵三十六

佚

案梅應時事蹟無攷松窗半豹青牛心印二書見慎江文徵所
載一解集自敘云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疑亦揚明季心學之
波者

項氏 濤科 清華閣筆談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

佚

案項濤科永嘉人其事蹟時代府縣志無攷

國朝

周氏 天錫 竹懶新著施閩章矩齋雜記

未見

矩齋雜記傳奇荆奴記醜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

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幼史浩入罪汝權德湏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
謬其事以汗之溫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

楊菴私紀花勢樓集

佚

楊菴彙紀花勢樓集

佚

楊氏森秀芝峯筆記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芝峯楊中書森秀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

有傳

錢氏存諧秋鳴雜錄道光樂清縣志八

佚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七

天

案中雁錢訓導存諧道光樂清縣志介節傳有傳

鄭氏汝楫雙槐軒暇筆歐乘補九

未見

咸豐永嘉縣志十二進士表道光六年丙戌科鄭汝楫山東平原令

王氏朝清兩窗瑣錄歐乘補六

未見

葉氏嘉楫簞林日記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金氏頌漱芳齋危言

四卷

存遜學齋

胡理序昔刻知幾纂史通劉總撰文心雕龍二書為千古論史譚藝之

祖後人踵之遂分史評詩文話兩門分隸史部集部始於宋盛於明
國朝諸老亦各有著述漁洋山人撰池北偶譚釐譚獻譚藝其目凡八
自史事詩文外更參以瑣記其例蓋昉諸宋人說部非漁洋所創也東
甌金左峩先生深於詩學所著翠微山房彙醇而能肆其幾不失大家
使世有漁洋其人者吾知其參盤敦於蠶尾山前當無愧色又熟於史
傳能貫串二十四家言自抒偉論是編上卷為史評下卷為詩話其開
瑣記逸事參以十之三四自題曰危言示謙耳窺作者之意殆在踵王
氏之後庶駸駸以臻夫劉氏之問奧歟時道光己酉中秋前五日

林氏歸田錄

二卷

存

借刊錄

溫州經籍志 卷十七

天

四卷

存

右襟說

明 項氏文蔚清適編

佚

案項文蔚甌東先生喬仲子其事跡無攷

戴氏清適編歐古堂

佚

何自序吾友戴子魯世居夏仙山中舊為仙人夏元鼎修真處也子魯
遷居為園因山而下襟置臺榭古木入雲清池貯月脩然霞外之致少
與子封仲氏讀書園中博極羣籍開選清言韻詩輒手札記久之成帙

題曰清適編余嘗謂人必有出世之標超然獨立于物表然後可以語
 經世舉世火宅欲欲熾然而我靈府泊然不為彼燄所著沛然應之則
 何事不下了此則溺于紛華汨汨忘返譬彼長夏烈日中渴吻生塵
 脇息歎絕脫若披襟長林之下蔭茂樹濯寒泉遡冷風寧有不洒然爽
 然者乎然則吾人泉石烟霞之趣何可一日不談也今予魯謁選北行
 當攜此帙俱往長安輪蹄喧攘之會東華輭紅塵掘堞漲天又無拳石
 勺水以沃內熱當其熱時子魯不妨人授一編不待窺濠濮而林水之
 趣宛在几案大足消其洪溼塵至之氣則子魯贈人之寶當不啻西國
 青泥珠矣汲古堂續集
 包氏幼白玉石新編歐乘補十二
 伏
 歐乘補十二玉石新編慎江文類包幼白著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案包幼白籍貫時代並無攷
 國朝
 周氏天錫問古別編花萼樓集
 伏
 問古餘編花萼樓集
 伏
 問古逸編花萼樓集
 伏
 問古奇編花萼樓集
 闕瑞安氏
 案周榜菴問古奇編手彙一冊咸瑞安氏前後殘缺不知全
 書若干冊也皆撮錄唐宋以來評品金石書畫之語開增舊聞

無所攷證
 問古私編花萼樓集
 伏
 問古新編花萼樓集
 伏
 問古支編花萼樓集
 伏
 右襟品
 宋
 曹氏叔遠家塾手編岐海環譚集五
 伏
 周氏元龜訓鑑大蒐齊山集五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伏
 國朝
 周氏天錫榜菴日鈔
 一冊
 闕瑞安氏咸瑞安氏
 案榜菴日鈔手彙一冊亦咸瑞安氏皆集錄鄉先哲遺箸首
 有缺集原本不知若干種今所存者王祚昌大衍圖增封馬一
 騰心識源流圖說何堅玉華子張鳴鸞東越筆記王祚昌國史
 釋卒覺證道歌釋時蔚參禪警語清涼唐無著禪師傳馬一騰
 阿彌陀經祿咏無名氏永嘉合谿戴氏祭規菴田載氏宗譜凡
 例張純張氏族約凡十二種多罕觀之帙惟於各書原文間有
 刪節首尾不全具耳

方氏 飛鴻 廣談助

二十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乾隆甲戌歲貢方飛鴻品學兼優從游者眾

郁氏 豫 鈍筆叢鈔

七十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作五

存 瑞安項氏 藏鈔本

士人既不出而有為則當思潛修一室自淑淑人斯其事不可泯沒即其人亦因之不朽而或乃高自位置睥睨一切借山栖谷汲以自藏而於已毫無所 事則徒然倉粟此程子所謂天地閒一蠹也況乎事物有萬載籍極博窮年攷覈不能得其萬一而窺其底蘊何乃 之高閣束而不觀無怪其中心憤憤懵然不知所適從也且余聞南史稱王鈞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三

自序云余少好書雖習見皆疏記無慮百千卷未嘗假手於人後重省覽歡忻倍深尤延之遂初堂書目李太史燾跋之曰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閉戶手鈔不輟一日言于余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衾孤寂讀之以當朋友幽獨讀之以當金石琴瑟甚矣哉古人之好學也余友郁子逸凡心地光明學問淵博與余晤對談心往來頻數素稱莫逆即余所集東甌詩存賴其廣為搜羅比年來愛福泉山水之勝竟遷居就之余深恨晨夕不克相親乃不意其平日吟咏之暇博覽羣書有得隨劄記之經歷年歲遂成鈍筆叢鈔一帙而乞序於余余以衰老荒陋辭勿獲及披讀其書分門別類于古今禮樂制度服物采章奇聞異事眼花撩亂悉原原本本究其繁隨而疏其由來雖常見習聞一經指引輒如枊獲則是書為故迹之相仍不啻新機之來會洵足為後學益智獲也郁子之淑已淑

人其 惠盛心誠不可泯沒哉余因德源其授梓公同好以垂不朽庶不似蔡中郎之談助徒祕之枕中以自私也是為序乾隆五十二年歲次丁未仲春月清明前三日姻家眷弟余國光頓首拜撰於觀海山房余秉資遲鈍不善記憶讀古人書 有心得輒隨筆記之積月累日漸成卷帙乾隆丙午歲爰分類重加繕寫為卷凡七十夫載籍極博不能盡覽著作如林安敢追蹤但披覽之下雲煙過眼惟恐久而忘也故不得不藉手鈔之力書既成名曰鈍筆叢鈔蓋取段柯古快眼不如鈍筆之語觸類引伸不敢多贅云

右襟纂

明

鄭氏 思恭 筆劔三刻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七

三

國朝

周氏 天錫 永嘉叢書 花萼樓集

佚

右襟編

温州經籍志卷十七終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十八

瑞安 孫詒讓 編

子部

類書類

宋

戴氏 迅 晉史屬辭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四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四晉史屬辭三卷永嘉戴迅簡之撰用蒙求體以類

晉事元祐癸酉歲也

萬厯溫州府志十一載述弟迅字幾仲俱以文學稱案志所載字與書錄解題異未知孰是

案戴簡之為戴明仲弟其學行仕履府縣志不詳攷戴文子浣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八

川集十處州通判戴君墓誌銘臨江教授與公會祖中散大夫

迅為伯仲訂經誦史文辭大振中散蓋簡之所積之階然其歷

官終無可攷明文淵閣書目六載載遜晉史屬辭一部一冊闕

則此書明時尙存迅作遜形聲相近而誤

潘氏 朝 經史事統止齋文集

佚

陳傅良承事郎潘公墓誌銘公諱朝卿字春卿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

公鵬飛少南為輩行以諸叔父從之學叔父亟稱同舍生永嘉潘公公

學不但為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秦太

師之專也其子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案少保謂秦熈熈從陳

墓誌銘嘗從容諷公附己公謝不就子雷煥乾道壬辰進士公以子遇

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止齋文集

無名氏永嘉先生八面鋒

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三十

存 明刊本 湖海樓叢書

以事論事而不曲於事上體也古之人大抵皆然而宋尤盛永嘉先生

生丁其時又以不羈之才不次之學不世之見濟之是以作為籌策以

鳴國家之盛者尤杰拔焉洎熙中制以其無所不該觸之即解因賜以

是名且令就試士人持一冊為風簷一日之助始家傳人誦與六經並

軌嗚呼先生之文非常儒所能及也其見於用之異乎人空哉惜乎用

未久而元運興竟零落於兵火縉紳縫掖曷由見之偶得高太史季迪

館閣本錄之為緗帙重舊有止齋序今以之山西道監察御史姑蘇張

益識

八面鋒一書宋嘗有板刻第三云永嘉先生而不著其氏名攷之朱陳傅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八

良君舉葉適正則當時皆稱永嘉先生相傳此為君舉所撰或曰葉氏

為之今觀其間多君舉平日之語其為陳氏無疑也山東兪憲袁公大

倫嘗以監察御史出按吳中偶獲其本謂有益於場屋之士手授吳江

令劉侯濟民侯俾儒士盧雍校其謬謬捐俸刻之宋南渡後經學之盛

以永嘉為首穆每覽陳氏論議未嘗不歎其高妙以為文人之雄如是

書者誠天下之奇寶學者誦習玩味挾之文戰所謂千萬人吾往孰敢

犯其鋒耶穆辱袁公之知而侯為同年進士故識刻之歲月以見是書

之行袁公與侯之功也弘治癸亥七月十日吳人都穆記

百川書志二十八面鋒十三卷宋永嘉先生撰都穆云即陳傅良君舉

也凡九十三則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十五永嘉八面鋒十三卷浙江鮑士不著撰人

名氏卷末有明宏治癸亥都穆跋謂宋時常有板刻第三云永嘉先生考

陳傳良葉適當時皆稱永嘉先生相傳此為傳良所撰或曰葉氏為之今觀其間多傳良平日之語其為陳氏無疑云云案宋史傳良本傳載所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傳左氏章指行於世不載此書其為果出傳良與否別無顯證然觀其第二卷中稱今之勸農不必責於江浙而當責於兩淮大江以北黃茅白葦蒼蘆盈目又稱太上皇朝隅官為民害太上皇毅然罷之第三卷稱國朝熙寧中則固確然為南宋書其魯桓不作魯威犯欽宗諱魏徵不作魏證犯仁宗嫌名蓋明人重刻所改也其書凡提綱八十有八每綱又各有子目皆預擬程試答策之用非欲著書故不署名耳宋人好持議論亦一代之風尚而要其大旨不失醇正永嘉之學倡自呂祖謙和以葉適及傳良遂於南宋諸儒別為一派朱子頗以涉於事功為疑然事功主於經世功利主於自私二者似一而實二未可盡斥永嘉為霸術且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天下之勢有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三

緩有急陳亮上孝宗疏所謂風痺不知痛癢者未嘗不中薄視事功之病亦未可盡斥永嘉為俗學也是編雖科舉之書專言時務亦何嘗涉申韓商孔之術哉

案南宋人稱温州諸儒並曰永嘉先生不徒陳葉二公如蕭燧集永嘉先生尚書精意則似指薛良齋李宣吳煥然刻永嘉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則指朱文昭繡八面鋒出於何人無可攷證名不雅馴疑出書肆所題張益謂是清熙中賜名殊不足據又云令就試士持一冊為風簾一日之助則尤非事實宋代試士禁懷挾書策豈有是哉都元敬謂其間多陳止齋平日語然余以止齋集核之亦無所見惟卷一大體立則不恤小弊篇內唐世之法嚴於治人臣而簡於人主之身偏於四境而不及乎其家一條明人所刻止齋與論一唐制度紀綱如何篇

有之元敬所言或即指此歟張序謂舊有止齋序今已之正德本止齋集亦無疑不足信

林氏公一錄覽 十二冊崇川道

伏

元

曹氏理孫讀經史要略類編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伏

明

劉氏南金事物提綱萬曆温州府志十七

伏

鍾氏清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

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平津館鑒藏書記二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四

未見

平津館鑒藏書記二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前有序文稱閩方伯瑞安鍾公景清取事林廣記是定其舊本而增新焉後不書年月姓名不知何人所撰書中曰大元者原書也曰大明曰國朝者明人所續也大略與事文類聚相同黑口板每葉廿六行行廿三字收藏有傳是樓朱文長印崑山徐氏鑿藏朱文長印乾學朱文方印徐健菴白文方印崑山徐氏乾學健菴藏書白文方印東甌詩集八鍾清字景清瑞安人由進士官至福建布政

案鍾景清增編事林廣記明時有刊本然今未見干頃堂書目十五有纂圖增注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四十卷書名卷數並與孫氏所見小異未知卽一書否

蔡氏瑣格致集

六十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徐氏 應用 蒙求注解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徐教授應用寶應知縣祺子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有傳

鄭氏 思恭 性鑑摘題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國朝

林氏 墩篁 帝系指蒙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帝系指蒙 國朝林墩篁撰陸象震序

案林墩篁事跡府縣志無攷陸象震順治丁酉舉人見乾隆溫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五

州府志選舉門

張氏 超英 閨姓儷語 乾隆平陽縣志十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康熙庚子舉人張超英字晉錫居觀秀水縣教諭

余氏 學禮 姓氏箋林

五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縣志十循吏傳作四卷

未見

案敬齋余同知學禮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有傳

小說家類

明

項氏 失名 三蒲綜核

一冊 華文源流 肅文鈔一

未見

華文漪後英廟神傳神之事迹不載於邑乘近見里人項某三蒲綜核一冊紀神事極詳項君為崇禎時諸生 達源齋文鈔一

右雜事

明

蔡氏 鳳 夢仙錄 清穎一 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天復挽蔡松月詩注名鳳字允陽邑城人所著有夢

仙錄行世

東甌詩存二十五蔡子鳳字允陽瑞安人著有松月山房遺稿

右異聞

明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六

鄭氏 思恭 鄉居瑣語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噴飯錄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國朝

余氏 國光 襍物叢言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右瑣語

釋家類

唐

釋玄覺 禪宗永嘉集 崇文總目四鄭樵通志六十七並作永嘉一宿覺禪

見作永嘉一宿覺禪師集釋燈注本題 永嘉禪宗集今從藏本及釋鑰燈注本

一卷崇文總目四宋史藝文志四通志六十七重見並作十卷新
存釋本明釋錄注本

唐慶州刺史魏靜敘聞夫慧門廣闢理絕色相之端覺路遙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典於三乘囑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蹟懸梵景於昏衢光闡大猷泛禪波於欲浪是以金棺拚耀玉毫收彩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偏弘禪觀境智俱寂定慧雙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道種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華耿三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衣蔬食忘身為法感傷含識物物斯安觀念相續心心靡閒始終抗節金石方堅淺深心要貫花慚潔神微言表理契寰中曲已推人順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兼護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外三吳碩學輻輳禪階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七

八表高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宦親承接足根未盡於方寸俄赴京畿自爾已來幽明傳燈本作冥全唐文隔永慨玄眸積翳忽喪金錁欲海洪濤遺沈智機遺文尚在龕室寂寥嗚呼哀哉痛纏心腑所嗟一方眼滅七眾何依德音無聞遠增悽感大師在生凡所宣紀總有十篇集為一卷庶同歸郢悟者得意忘言耳今畧紀錄本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者正之案魏靜新唐書藝文志三作魏靖通志六十七又作魏淨今依臧本及鎮澄傳本

新唐書藝文志三玄覺永嘉集十卷慶州刺史魏靖編次
案無相大師不覺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永嘉集一卷在釋臧後字函內卷首題唐愼水沙門玄覺著書凡十篇慕道志儀第一戒橋奢意第二淨修三業第三奢摩他頌第四毘婆舍那頌第五優畢又頌第六三乘漸次第七事理不二第八勸友人書第九發願文第十第九

篇前附婺州浦陽縣佐谿山朗禪師書唐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畧載作十卷此書一篇不過千名不能析為十卷歐鄭兩書當繫傳寫之誤通志以永嘉集與一宿覺禪師集並收蓋誤分沿其

又案此集注本凡二一萬厯戊子燕山廣應寺沙門鎮澄注本篇數敘次與魏本同二天啟壬戌天台沙門傳燈注本以魏本離析合并自為篇目又刪與朗禪師往還書一篇殊失舊本面目今不復詳校二本亦各有序跋大都彼教之言故並置不錄也

永嘉和尙證道歌

一卷通志六十七

存釋本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八

葉適宿覺菴記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接鈔疏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死蓋人傑也水心文集九

通志六十七永嘉和尙證道歌一卷靈運注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證道歌一卷刊右宋案當釋元覺撰釋彥琪本

注乃推闡禪理為曹溪宗

案無相大師證道歌臧本無注宋藝文志四有僧原白注證道

歌一卷今未見傳本

永嘉和尙語錄

一卷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佚

一宿覺傳通志六十七

一卷 崇文總目四通志六
十七 宋史藝文志四

佚

楊億無相大師行狀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非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推瓶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何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輳號真覺大師著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八

九

州刺史魏靜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及證道歌一首並盛行于世 永嘉集

瞿汝稷指月錄六永嘉玄覺禪師著證道歌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敘成十篇名永嘉集並行于世西竺稱為東土大乘論

案一宿覺傳崇文總目鄭氏通志並不著撰人宋藝文志題釋予覺撰今未見傳本其書似記無相平生事蹟者或出傳法沙門所作不必果出無相手也

吳越

釋義寂 止觀義例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六

佚

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六

佚

案定光法師義寂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宋

釋義懷 池陽百問 續文獻通考 一百七十九

佚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永嘉陳氏子懷義二字誤到得法於雪竇住景德禪寺有百問行於世謂之池陽百問

案圓湛振宗禪師義懷雍正浙江通志萬厓溫州府志仙釋傳道光樂清縣志釋老志並有傳

釋慈忠 扶宗集

五卷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六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八

未見

十

案釋慈忠萬厓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釋忠告 辨正論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諸經通義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釋忠告道光樂清縣志釋老志有傳 縣志經籍門 告作谷疑誤

釋處元 輔贊記

三卷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六

未見

義例隨釋

六卷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六卷元善輔贊記三卷義例隨釋六卷發明荆溪宗旨學者宗焉

案釋處元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釋德純 上堂語錄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釋德純道光樂清縣志釋老志有傳

鮑氏楚宗記萬曆溫州府志十七宗作宋誤

百篇水心文集十二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七無篇數

佚

葉適序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楚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十一

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己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通考二百二十七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為大感歎余嘗問楚儒之強者慍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為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故楚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通考無此

字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水心文

葉適劉夫人墓誌銘宜人姓劉氏夫鮑滿朝散大夫知融州子楚寧德

縣尉案十六朝散大夫主簿仲伯觀鮑始清卿喜禪學跌坐辟觀湛慧

凝寂而楚古今宗說蔓衍數百千卷橫豎案上脈理斷絕

下勘點曰某話實某未圓山袍野衲為不請之友所造詣人莫測也水

文集

東甌詩集四鮑楚字份水鰲川永嘉城南人

釋元復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與錢塘僧元敬同撰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五

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五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浙江巡撫宋僧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十一

元敬元復同撰初西湖僧了性探自晉至宋高僧卓錫錢塘者二十四

人建閣祀之功未竟而去元敬嗣藏其事因屬東嘉僧元復撰二十四

人行贊為此書後又續得六人元敬補為傳贊寶祐丙辰吳郡莫子文

為之序

案釋元復府縣志無攷

釋曇貢 宗鏡錄撮要

一卷天一閣書目三之二

未見

天一閣書目三之二宗鏡錄撮要一卷朱盧芥湛後序云永明壽禪師

宗鏡錄文字浩博學者望涯而返東嘉曇貢上人百撮一二名曰撮要

案釋曇貢府縣志無攷

釋曇秀 語錄道光樂清縣志十六

一卷

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五

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五

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五

存

佚

案釋覺秀道光樂清縣志釋道志有傳

元

釋道衡 禪門宗派圖 九靈山房 集十三

佚

人天眼目 九靈山房 集十三

佚

禪海集 九靈山房 集十三

佚

戴良序永嘉有沙門曰道衡平公冥心禪悅深通內典乃以去古既遠

清風日澆末法羸提寢失其本遂廣輯羣書發明斯事歷十載始克

成編所謂禪門宗派圖人天眼目亦既模印以行後復以諸尊宿語去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三

華存寶補綴類聚曰提綱曰上堂曰小參曰訓示語曰拈古曰頌古曰

贊曰偈曰書問曰疏語曰小佛事洎六祖檀經馬祖四家語合若干卷

名之曰禪海集蓋取馬祖禪歸海語也於是道衡居吳日久余以非才

竊祿於吳朝夕與道衡遊獲知述作之大概道衡將繡諸梓遂俾序其

篇端余嘗聞諸學佛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為達摩入中國為初祖初

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日盛至馬

祖大興禪教其其道者益行迤盛大他宗莫及也然皆有機緣訓示之

語弟子編而集之分為五宗宋景德間吳僧道原採掇成書曰傳燈錄

禪宗之書蓋昉諸此自是以後又有續燈廣燈五燈會元宗鏡錄僧寶

傳宗門統要諸書者出富哉其為言矣然自南渡以迄我元諸尊宿之

道行法言散漫諸方未有輯而為書者而況比年以來兵火四起所至

蕩焚妙旨元規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折衷哉此道衡之書

所以不可不作也然必名之以禪海者禪言其靜而海言其性也佛氏

以見性為學而性之不能見者動累之也是故駐動謂之靜能靜則明

明則性可見矣性可見則通乎佛矣故禪海者誠學佛之要書也其編

輯之富述作之精雖與傳燈諸書並傳可也然非上根大器之人其亦

孰得而知哉於此而不知則舍禪海而入苦海豈道衡意哉余非知佛

學者姑誦所聞以為序使後人觀之其亦有所感悟也矣道衡俗姓葉

氏祝髮鎮江之金山禪教二書靡不畢通聞亦旁習儒言其於諸子百

家多所涉獵然最善作詩有謂半閒集傳諸學者云 九靈山房 集十三

釋省初 五門禪

一卷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六

未見

案釋省初雍正浙江通志萬厓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古

傳並有傳

釋法樞 鐵關和尚語錄 乾隆永嘉縣志 二十三

佚

案妙覺真空大師法樞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仙釋傳

並有傳 法樞平陽人語錄平陽志經籍門 不著錄而永嘉志載入蓋兩失之

明

釋時蔚 萬峰語錄 顧嗣立元詩 選發集王上

佚

元詩選發集王上萬峰禪師時蔚一生未嘗讀書惟以深悟自得其徒

普壽等輯萬峰語錄傳世

案萬峰禪師時蔚乾隆溫州府志仙釋傳道光樂清縣志釋道

志並有傳萬峰語錄今未見周氏榜巷日鈔有時蔚參禪警語

一篇疑即從語錄鈔入也

釋智順 五會語宋濂鑿坡後集十

佚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鑿坡後集三 明史藝文志三千頃 堂書目十六並作善才五十三參論

一卷明史藝文志三千頃 堂書目十六

未見

宋濂序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段徧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一而萬者也所謂洞然者即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為萬而不見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為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五

也然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畢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略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而見矣凡其所參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峰不見德雲而於別峯相見示法普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主脩學書數算印療病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之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囚可駭及觀宮殿皆有眾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徧行外道調伏九十六眾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照諸眾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入大悲大智示法如幻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領諸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

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願一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徧互融互攝互入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藏解脫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離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為之先前之所得莫知為之後二之則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十方刹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為行布孰為圓融哉苟謂其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旨宏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六

深非有識者為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之下頌而白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為而不可也禪師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峰今住持前刹云鑿坡後集三宋濂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師更衣入禪走聞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鳥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於世鑿坡後集十

案佛性圓辯禪師智順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所著五會語及善財五十三參偈明史藝文

志千頃堂書 名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者並見宋文憲集善財
目並作論 五十三參見華嚴經入法阶品此蓋集經文別爲偈以詮釋之
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經籍門五會語倫五會館又不
知塔銘所載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謬誤可改今謹據宋文憲
析爲二書曰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謬誤可改今謹據宋文憲
集攷正之

釋慧照語錄

佚

案釋慧照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

傳並有傳永嘉志照作昭誤

釋受紹圓覺懺法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七

心經義語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釋受紹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馬氏一騰 心識源流圖說

存標舊日鈔寫本

蓋有一物而總聖凡之關貫世出世間之路者識是也識者何心是也
或因如來訶斥識心爲生死本旨寂滅性爲涅槃門遂依傍語言實以
爲識外有性性外有識欲抒識海以見性源此其意雖主於剿絕而類
預斷滅之病實陰受之而不自知噫人無識心則頑冥癡暗比於木石
何能冥通圓應超六凡而躋四聖乎不知祇此一點靈明就其爲萬法
之體則曰性爲一身之主則曰心能分別一切則曰識因有分別而繫
焉則曰念馳焉則曰想溺焉則曰情圖度焉則曰意分別實死分別而

假之以爲用則曰智猶之數尺之帛舒之則爲巾緝之則爲結若因識
心之變遂欲泯絕之不能出其體而得其用何異於見帛之結而別求
巾之用也此依傍之過也永嘉云分別亦非意一語道破識性識性之
機學人能就識心窮其原委則於作聖作凡以至聖中之聖凡中之凡
俱如幻師於種種幻事若作若止若諸變異目中止一所作之物耳不
然名實未虧祈向自惑昧四聖之真脚跟駭六凡之假面目何能出入
生死以自利利人乎余入室弟子若而人俱於蒲團上打破陰魔區宇
余猶慮其細惑未除能了性而不能了識能作聖而不能作凡失吾永
嘉分別非意宗旨故重作圖說以諦訣之若生死關頭悟之圖表則如
云天啟壬戌春三月之吉永嘉僧摩居士馬一騰識

何白馬居士墓銘師諱一騰字僧摩自號恰恰道人慧業文心俱稱第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文

一早受戒于天台無盡法師辨才絕世隨機說法前後所著心識源流
圖說從上諸老未嘗拈出門人林可任召入翰林乃以今上保舉功令
請師勉出及入都門都門人士以及海內諸名儒嚮往者日益眾覲面
酬機善巧接物若飲衛尊無不隨量滿足需次久之偶示微疾遂上疏
乞求還山卒于崇禎丁丑居世五十有八源古堂續集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明辟用馬一騰保舉州縣

案馬僧摩心識源流圖說見周氏標舊日鈔凡爲圖十日識之
源識之精識之相識之轉識之結識之變識之用識之返識之
能識之盡圖後各增以說其圖詭異不可究詰說則皆禪宗虛
寂之譚僧摩事蹟府縣志無攷明釋傳燈永嘉集注敘馬僧摩
居士永嘉之繼起者也意謂微余天台雲仍莫能盡大師止觀
之旨故不遠致書索余注出其用意亦可謂之勤矣云云蓋僧

摩深耽禪說故此書純闡佛理也

國朝

周氏 天錫 釋乘 花萼樓集

佚

葉氏 嘉榆 心經臆說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道家類

宋

林氏 靈素 歸正議

九卷 郡齋讀書志十六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五

佚

郡齋讀書志十六歸正議九卷右皇朝林靈素撰駁佛書中非道家者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充

濟度金書目錄

一卷 白雲齋道藏目錄詳注二

存 道藏本

道藏目錄詳注二威儀類民字號濟度金書目錄一卷洞微高士開光

救苦真人甯全真授靈寶通玄弘教水南先生林靈素編

案林侍宸靈素宋史方技傳下萬厯温州府志僊釋傳乾隆永

嘉縣志方技傳並有傳道藏目錄詳注此書後載靈寶領教濟

度金書三百二十卷皆符錄科儀之類此其目也趙與皆賓退

錄一引耿延儔所作林靈素傳云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

醮儀校籙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濟度金書疑即所修諸家醮儀

也

上清靈寶濟渡大成全書

四十卷 天一閣書目三之二

未見

天一閣書目三之二上清靈寶濟渡大成全書四十卷林靈素撰周思

得重修

案上清靈寶濟渡大成全書道藏未收天一閣藏本今亦未見

疑即濟渡金書之節本也

釋 景宣 莊子注解

三十三卷 萬厯鴈山志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注莊三十二卷誤

佚

萬厯鴈山志二景宣平生喜讀莊子自為註解凡三十三卷又能究極

性命道德之說

案釋景宣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仙釋傳道光樂清縣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平

志釋道志並有傳

湯氏 建 道德經解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

佚

謝氏 守澗 老子解

一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混元聖紀 止齋文集四十作老子寶錄水心文集二十九作混元寶錄

錄元聖紀 錄元聖紀七十一嘉慶瑞安縣志九並作混元寶錄

九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並作混元寶錄

存 道藏本

陳傅良序懷英嘗為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為道士以其

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子名迹變化

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筮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聘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尊之願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獮羊楷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聘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三

余同舍生也止齋文集四十原題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樓鑰跋道家者流出于老氏而支分派別去本復疎道藏之書雜取百家士之有聞於世者多以拜章役鬼煉氣燒金為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又遠矣觀妙本儒生學道于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博極書傳舊稗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閒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夫放光見端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奇祥此類尚多果皆實歟嘗誦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言安知其非實也文鏡集七十元寶錄

葉適題後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為士人將以示其為士者則可乎余觀

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為天地天地之為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水心文集二十九原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張宇初序道之立教先天地為之始而後天地不知其終也其始於太上升矣及考之傳記見之他書皆曰生於殷為周柱下史後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太史公謂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諡曰聃孔子至周嘗問禮焉周衰去而之秦過函谷關關令尹喜候氣而迎之強為著書乃述道德上下篇以傳世云按氏族之書或謂周氏李乾娶於益壽氏女嬰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三

敷生子耳宇伯陽又謂李氏出高陽氏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氏為理氏其後李徵妻擊和氏逃罪於紂食木子得全遂改曰李又謂李靈飛得道妻尹氏生老子諱弘元字曜靈或曰伯陽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其說非一若黃帝之先自三皇開闢之初已有之而相傳歷代應化神變動百千劫而不息是實錄之作也其必有考焉夫神之無方可先後可有無其視千百載猶一息故不可以形測以跡求也是故以不可言謂之道以無名觀天地之始以無欲觀其妙故處無為之不行不言之教以不爭不盜而使民無知無欲此周衰將以厚俗拯化以還乎素朴而已矣使當是時俗流化薄而復訓以有名有欲有為有言之道又焉知乎曲所以全枉所以直窪所以盈弊所以新也哉以是乃鎮之以無名之朴不知孰為道孰為仁義則復古矣故其言行於秦虐之餘漢興以清靜濟之猶水之解炎也此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乎蓋以一時

之尚而言之其謂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
妙難識良有以焉後之君天下者代師而用之見之其緒餘者祕之為
天經洞錄發之為靈書隱訣修之於身可以登真躡景施之於人可以莊
濟世利物是乃兼乎內聖外王之道焉若拘夫鴻生碩士之說一以莊
列若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因雜之申韓刑名之流直有不可者
也矧甚則以浮誕空寂病之乎然實錄之所紀載詳備若此豈得一出
於私所尊大以取惑於世而能傳之久若是哉今皇上以天授仁聖
自有寰宇首注道德上下篇是資以清靜之治矣吾道之幸孰有加焉
洪武十五年設道錄司吾山曹君希鳴實職焉希鳴以道行誠篤日承
龍光度越前代是豈非有以贊清靜無為之化而然哉暇日考訂是錄
壽梓以廣其傳聞屬敘其端顧某忝竊是懼豈容述其首然而神化玄
通之道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於斯見矣謹為之序 岷泉集二原題
太上混元實錄序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三

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三譜錄類與字號混元聖紀卷一之九宋觀復
大師高士謝守灝編論太上老君乃大道之宗祖三才之根本隨方設
教歷劫為師隱顯有無罔得而測如是垂世立教應現之迹昭昭然若
日月其可無紀述乎幸高士謝君備考仙鑑總仙傳猶龍傳列仙諸傳
編成八百二十章名曰混元聖紀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 道藏目錄
詳注三

存道藏

道藏目錄詳注三敬字號太上老君年譜要略永嘉謝守灝編集譜考
太上在天皇時降世號通玄天師起以至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宋
歷代為帝王師顯迹年譜要略紀

太上老君金書內序 道藏目錄
詳注三

存道藏

道藏目錄詳注三敬字號太上老君金書內序與要略一篇同卷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

三卷 道藏目錄
詳注三

道藏目錄詳注三敬字號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謝守灝編言太上

老君乃應號治世為上三皇師中三皇師下三皇師五帝師從開闢至

虞舜間為師不絕經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餘年老君嘗命宛委山

之神玄夷使者受禹玉書編得治水之迹登位統天之道述紀斯篇也

夏氏 元鼎 陰符經講義 千頃堂書目十六卷陰符經注今從道藏目
錄詳注一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六

四卷 道藏目錄詳注一 四庫全書總目一
百四十六千頃堂書目十六卷三卷

存道藏

道藏目錄詳注一玉訣類藏字號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之四共三卷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三

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撰言陰陽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四十六陰符經講義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夏元鼎撰

元鼎字宗禹自號雲峯散人永嘉人是編以丹法釋陰符之旨卷末附

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教歸一圖先天後天圖上下

鵲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生成圖各繫以說案漢志道家神仙家截然

兩派陰符三百八十四字本李筌自撰而自註之筌註不言爐火則為

道家之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後人註筌之書乃不用筌之自註鄧書

燕說殆類鑿空然參同契不言易陳搏引以言易遂自為一家陰符經

不言丹此書引以言丹亦遂自為一家遞相傳授而不能廢故今於陰

符一書錄六家之註以存其初義復錄此書以備其旁支所謂從同同

也其餘衍此兩派者則不更錄焉二氏之書姑存崖畧而已不必一一

窮其說也是書前有寶慶二年樓昉序稱元鼎少從永嘉諸老遊好觀

陰符未盡解後遇至人於祝融峯頂若有所授者後取陰符讀之章斷句折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除來相助云云蓋方術家務神其說往往如是也又有寶慶丙戌雷元剛雲峯入藥鏡箋序一篇及元鼎自記自序二篇寶慶丁亥王九萬後序一篇俞琰席上腐談稱元鼎註陰符藥鏡悟真三書真西山爲之序與諸序所言悉合今未見其入藥鏡悟真篇二註而此本已無德秀序殆傳寫佚之然德秀西山文集亦不載其文則莫喻何故矣案俞氏所稱真西山序蓋指悟真篇講義萬曆溫州府志十七講作廣誤今從

悟真篇講義道藏目錄詳注一千頃堂書目十六
七卷道藏目錄詳注一千頃堂書目十六
存道藏
真德秀跋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予閒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嘉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八

五

來遊帳亭示余所謂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渙然無疑顧方掩關謝賓客不能從君從容咨叩以盡其妙然聞君之爲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幕府奉檄走燕齊間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安期羨門爲海山汗漫遊其太蚤計矣予頃聞道家言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疾脩鍊而得其說渺茫荒忽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爲之非可倖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置者勉爲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鼻祖夏黃公巖橋中邀商山無不可者君又有陰符講義諸書留茂潛樓陽叔已爲之序引故不復云西山文集
崔公入藥鏡解千頃堂書目十六 萬曆
溫州府志十七無入字
佚
劉克莊跋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僊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

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永不得僊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僊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之所能辦哉余以真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終身殺降不侯欲侯不可況欲僊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直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注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僊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于死者使世無仙則已矣有仙非君其誰爲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閒語楚臺醉寇又欲盡僊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味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僊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有阮瞻卒必不有盡僊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後村大全集 原題跋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注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八

五

周氏無所金丹直指
一卷道藏目錄詳注四天
存道藏
道藏目錄詳注四太子部夫字號金丹直指一卷永嘉周無所注十六頌皆重玄密語
天一閣書目三之一金丹直指一卷藍絲關 鈔本宋永嘉周無所述并序云余著金丹十六頌直言性命之奧故以直指言余自幼學時與世異好慕道既切訪師益廣溘祐王寅年遇赤城林君自然以丹法授余又拉余往拜其師李真人片言之閒盡得金火返還之要余迺遍走叢林請益諸老繼聞宗陽碧虛方先生得紫陽張真人之傳已酉仲春挾直指訪之足始跨門心已相照益自信直指所言不妄
案周無所事蹟府縣志無攷

元

周氏收靜觀策範成真集注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周道士恢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明

王氏嘉春陰符經注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道德經注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作道德經合易解

未見

李維楨題王逸士像冊東嘉王涵虛道人絕意婚宦專精老易滅動心不滅照心凝空心不凝住心行年七十有奇朱顏鬢髮雙瞳炯然望而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毛

知其為神仙中人余嘗讀其易粹編道德經合易解與之上下論議悉

其生平貞白淮南鴻寶之訣太乙遁甲之書九章麻象之術太素問

之方靡不精詣大泌山房集

參同契注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悟真篇注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維教正論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六王涵虛潛心老易遍游五嶽禁足武當注道德經李本寧為之序尋復著太極圖說易粹編注參同契悟真篇陰符經維教正論道德經注板散逸永嘉令韓則愈補而梓之

鄭氏思恭三部經演汲古堂續集

佚

何白序橫陽鄭允之先生少以淵穎奧博之資嶽嶽諸文學之中斐躡棘園中歲以掌故乞一稊子於書多所采綜類皆嘉言瑰行足秉道孰物有裨於風教者也他若稗官談說輒棄去以為野狐之誕日滋祖龍之灰燼此物汗牛馬吾安用哉舊從長安邸中得太乙真人三字經僅六言一日忍二日方便三日依本分懔然曰此太上微言而寓於庸寔三教之總持也從塵情最痛切處扎錐第下士心浮氣粗鮮不以庸而忽之者忽則不入欲其體認力行以臻于道階難矣于是據集郡書闡明經旨每部各詮四義彙系以古今善敗之事命曰三部經演出以示余若枅醒之冷風喚蟄之荐寔也余為足之以言曰彼以橫加我以理折狂欲燎原遇空則歇演忍辱物無妄取贖貨殞身禍福之判義利

温州經籍志 卷十八

毛

攸分演忍人水以致禍斧能伐性不見所欲惟以正勝演忍慾君子欲訥吉人寡辭磨兜三絨展也吾師演忍口天以方便樹牧牧民由飢由溺若瘵在身演居官方以示臬便以通情各得其所始自家庭演居家舉一切世間求不得捨所難捨是日無我演涉世一切含靈咸具我性以調御方各全正命演及物鬼瞰高明聖戒離峻居高者危惟道是淵潤演第宅服御之原分子有數恣欲不哀終逼神惡演衣食眾庶馮生各授厥職過計矣求祇詒伊戚演生計書成出示余余卒業竊嘆曰真人作大醫醫王惻世受病最深處提一要語語近旨遠信所謂三歲孩子說得出八十老翁行不得政坐不知服此藥耳讀允之此演洵若名家醫案既證之已往之驗令人按方對症隨悟隨瘳豈非國手衛生經哉夫以國手而淹寒種用違其才不無不遇之慨雖然使此書行海內令人人無瘥札天殛之患則所濟之仁廣與賢相埒不遇奚慨汲古堂續集

陳氏一珠 悟空編

佚

國朝

葉氏浩 老子莊子不知篇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林氏鸚 陰符箋

一卷

存 泰順林氏刊本

溫州經籍志卷十八終
溫州經籍志 卷十八

吳興沈維伯校
完

溫州經籍志卷十九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楚辭類

宋

林氏應辰 龍岡楚辭說

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五文獻通考二百三十四國史經籍志五

佚

直齋書錄解題十五龍岡楚辭說五卷永嘉林應辰涓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為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為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與寄高遠登溫州經籍志 卷十九

昆侖歷閭風指西海陟陸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為實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為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決非虛語也

別集類

唐

釋晉光 晉光上人詩

一卷 宋史藝文志八

佚

秦釋晉光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宋

釋木完 竹林集 宋史藝文志七作僧本先集今從崇文總目四通志六十七宋藝文志四

十卷 通志六十七。崇文總目四宋史藝文志四又七重見並作一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一本先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贊曰爲我造塔塔成而寂如晝奉其所著竹林集十卷詣闕上進詔藏祕閣

案釋本先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本先崇文總目四作本宣誤

朱氏 登 隱清堂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府志二十七。經籍門清作精誤

合山游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誤題朱贊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朱登隱于江北合山穴巖以居作合山遊數千言有隱清堂集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案朱處士登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釋惠雲詩許景衡撰續集二十

許景衡跋世傳九釋詩多佳句而吾鄉惠雲復與之同時正其輩流也又其所與游多聞人若魏野林逋輩而其名獨不傳惜哉妙悟從諫其曾孫也以其遺墨傳諸士大夫閒當有巨公顯人爲之題品則復爲不朽矣

案釋惠雲舊府縣志無攷

釋 懷賢 文集 五卷 注海集三十六

秦觀圓通禪師行狀師操行卓越又多才藝工於詩所著詩頌文集凡

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釋耄典記以自見云 准傳六十一

案圓通禪師懷賢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傳並有傳

林氏 石 塘奧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與並作奧

三游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林石躬耕養母郡丞趙帆邑令朱著同謁其母或借石游山水閒所至唱和有三游集

案塘奧林先生石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周氏行已 浮止先生集

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七文獻通考二百三十四。武英殿影印。闕重輯八卷本

後集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七文獻通考二百三十七。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並載周行已集十九卷蓋合前後集計之

周博士文集

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宋元學案二十二作三十卷

盧文昭跋周恭叔名行已永嘉人宋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鄉人相沿稱其初授之官爲周博士云早從伊川程子遊而集中有與釋門往來文字聞入彼家之言其學似未盡醞若因其推

崇眉陽爲文伯以爲能化去洛蜀門戶之見則於釋氏又若何置論哉
其在太學以同學生馮參行至孝而師事之爲羣士所怪笑勿恤也其
教授於鄉也謂禮義之所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學有齋揖第
子每朝必揖其師此愛敬之道也其可廢乎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日
在晉陽書抱經堂文

直齋書錄解題十七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祕書省正字永嘉
周行已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爲太
學博士系珍板本作為博士太學今據文獻通考二百三十七乙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爲館職
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文獻通考
撰言爲祕書郎則不然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子其自出也故知
其本末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五浮沚集八卷永嘉大典宋周行已撰行已字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

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陳振孫書
錄解題稱其爲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爲館職復出作縣
鄉人至今稱周博士蓋相沿稱其初授之官也振孫載浮沚先生集十
六卷後集三卷宋史藝文志載周行已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
而又別出周博士集十卷已相牴牾高歷温州府志又稱行已集凡三
十卷更參錯不符考振孫之祖母即行已之第三女振孫所記當必不
誤宋史及温州志均傳謬也行已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實開永
嘉學派之先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慕存心養性之說於周孔佛老無
所不求而未嘗有意於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
學諸生學科舉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於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觀
所自敘其生平學問梗概可以略見則發爲文章明白瀟灑粹然爲儒
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已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

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
陽蘇新詞的燦垂明珠於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
濡目染詩文亦皆嫺雅有法尤講學家所難能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
大典所載蒐羅排比共得八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尙足見其大凡也
宋元學案二十二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已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子
從永樂大典得見之其文蓋學東坡者
韓澆澗泉日記下周恭叔行已文字溫淡但時有莊老與程氏之說相
背詩亦好

萬姓統譜五十五丁瑜永嘉人世元孫昌期從兄以樂善好施聞于鄉
有君子長者之風子如其父弟如其兄子孫世守鄉黨所法而瑜尤長
者事見周恭叔朱元晦文集

案永樂大典本浮沚集凡文七卷詩二卷如歷代名臣奏議二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

百十三所載論增修法度奏東嘉先哲錄二所引劉安上墓誌
慎江文類四所載代郭守賀元圭表陳遇春臨括文錄一所載
包瑞睦忠孝傳東歐詩集一所錄絕境亭詩浮沚集失收詩文尚錄此特舉其略
今並未收又書錄解題謂集有林越序此本亦無之則其散佚
者多矣浮沚講學本伊川文章則軌步眉山此集雖不完而璋
文與筆猶見梗概若上皇帝書第二篇集一纏纏數千言極陳時
政之得失暢達雄偉酷類東坡論事之文其戴銘仲墓誌銘集
全錄載迅行狀及林定哀詞不削一字惟于首尾略加論斷哀
詞本爲韻語亦遂不復作銘則又體格奇勗足補金石例者困
學紀聞二十僅舉跋秦璽文一篇未足盡浮沚之文也
又案文淵閣書目九有周博士文集一部四冊全則明初所傳
不止浮沚前後集矣其書止十卷蓋不及浮沚集之完備故永

樂時修大典不載其本也

萬氏 現東平先生文集萬姓統譜二百作東平先生文集乾隆溫州府志二

樂清縣志十一並作東平先生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道光

集今從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十三卷

萬姓通譜一百萬規有東平生文集十三卷

案東平萬經行規雍正浙江通志萬縣溫州府志義行傳道光

釋處嚴 潛澗集

一卷梅溪前集十七。前集二十一

伏

王十朋序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閣黎之為人必繼之以歎

溫州經籍志 卷十九

六

歐涕泣某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遊鄉校見先輩老成多道其事且稱其文翰俱妙不獨冠絕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某時既聞其言而得其為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迨今又十年餘始獲見其詩文嗚呼師真非常人惜乎遜迹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遊推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遊則王逸少謝安石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為輕重能使潛幽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之游假其吹噓獎拔之力則聲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

嘗作溫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歎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譽望非安石逸少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遍山川飛錫帝都振衣嵩洛覽古人之遺跡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自屈以求王公大人之知己其言有曰古之桑門上善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既而還東嘉隱潛澗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詩鼓琴以自娛顧世莫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嘆無余和之句某一讀而三悲之師之歿今二十三年矣平生製述甚多旋已遺亡某頃游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某之叔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為一卷出以相示某既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為人又歎其不遇知己而沒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丐以歸又自顧晚學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能重師之文於世姑敘而藏之以俟

溫州經籍志 卷十九

七

知者師名處嚴字伯威其詩醇重典實不尚浮靡他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冬望日序 梅溪前集十七。原題 王十朋潛澗嚴閣黎塔銘師博學詩文尤典重元祐間還永嘉寓淨光大雲開元諸寺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石行於世元符初歸故山誅茅結廬自號潛澗明慶自勗業幾七百年無文蹟可考師首為撰記并書之時稱二絕平生製述甚多藁隨毀失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二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藏之其文翰見重于人如此 梅溪前集 王十朋跋嚴伯威墨蹟僧嚴公予祖母賈氏兄也博通儒學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流第無知已如歐蘇二鉅公耳游戲翰墨亦極其妙每片紙出人爭寶之有集曰潛澗 梅溪後集 案潛澗釋處嚴雍正浙江通志萬縣溫州府志仙釋傳道光樂

清縣志釋老志並有傳

許氏景衡橫塘集

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二十八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〇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六存二十卷

闕二十卷鈔本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橫塘集三十卷尚書右丞瑞安許景衡少伊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黃汪不合罷建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以憂卒於瓜州未幾虜騎奄至淮揚倉卒南渡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六橫塘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許景衡撰景衡

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官和中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累遷中書舍人高宗朝至尚書右丞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諡忠簡事蹟具宋史本傳景衡雖源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八

出洛學而立身剛直不與賈易諸人為爭門戶其文章坦白光明粹然一出於正在徽宗時即極言財力匱乏請罷花石綱運為王黼所中而去及從高宗在揚州又與黃潛善不協借渡江之議斥逐而死雖阨於權倖屢起履蹟而終始不撓今集中所存奏議如論童貫誤國辨宗澤無過論王安中不當自便乞寬恤東南諸劄子皆誠懇懇切切詳明其他亦多關係國家大計雖當時不能盡用其說而史稱既沒之後高宗每念其遇事敢言追思不置亦足見其忠愛之忱有以感孚於平素也至其詩篇乃吐言清拔不露伉厲之氣如玉樽浮蟻一樣白青眼與山相對橫諸句殊饒風調胡仔漁隱叢話謂寇準詩含思淒婉富於音情殊不類其為人今景衡亦然蓋詩性情義存比興固不必定為濂洛風雅之派而後謂之正人也宋史藝文志載橫塘集三十卷書錄解題亦同自明以來傳本久絕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裒綴以次排纂釐為

二十卷朱子語錄嘗稱陳少陽事其詳見許右丞哀詞中今已不睹是篇則鉅製鴻裁佚者不少其幸而存者彌宜寶貴矣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十二黃巖縣尉許景衡紹聖三年至永嘉人從伊川先生學建炎初歷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諡忠簡有橫塘集刊於郡齋

補宋元學案三十二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所著有橫塘集三十卷余從永樂大典中曾見之

陳傅良承事郎潘公墓誌銘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景衡少伊集中止齋文集四十九

案橫塘許忠簡公景衡伊川程子門人宋史三百六十三雍正浙江通志名臣傳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橫塘集宋時有台州刻本明中葉以後久佚乾隆時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九

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乃復傳于世然大典本佚缺頗多故如東風詩集一所載寸碧亭截句重輯本始據林表民赤詩集補入城集十七所載委羽左居士集跋劉左史集附錄所載劉安節墓誌及止齋所稱潘彥先墓誌今並未見至朱子語錄所記許右丞陳少陽哀詞四庫提要指為橫塘佚文攷周必大平園續案十一跋歐陽澈哀詞謂陳少陽哀詞為許崧老所作崧老乃許翰字翰建炎初亦為尚書右丞宋史三百六十三有傳故朱子亦稱為許右丞非橫塘作也元豐九先生惟橫塘仕宦最達助德亦最盛此集雖出散佚之餘然較之劉左史給諫兩集卷帙已多數倍劄子三卷足見一時議論其論宗澤幼童貫諸疏並集九雖本傳已撮錄數語然不及此之詳他如乞罷汪叔詹知太平州罷詹度赴行在兩劄子並集十一則又本傳所未載藉此補其缺略

其餘詩文亦皆粹然道德之言若答義仲一書集十力辨韓退之別傳載退之奉佛之誣詞嚴義正尤足熄邪說也

又案全謝山補宋元學案二十二載橫塘論學四言詩一篇凡四十八言檢集中所載詩六卷並無此作而卷十八温州瑞安

遷縣學碑末繫歌詩此數語乃在其中蓋謝山屬稟時從大典節錄此數語而忘著其目後補題偶誤憶耳今附正之俾覽者

無誤據為集本伏文也

劉氏安節劉左史文集

四卷直齋書錄解題十七文獻通考二百三十八○宋史藝文志七作五卷誤存

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學伊洛東南之士多從之遊而為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嗟夫人不可不知學學不可不

溫州經籍志 卷十九

知道世之口先生行市人者其誰曰不知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問聲音笑貌之末外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逮非學也假學以文

姦飾學以欺人者也是其自謀別本寵利與之俱汨爾別本禍福得喪之衡別本安有所存者耶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甘心

擯黜曾別本是師伊川為荷賤別本者別本阻別本乃別本之別本誤別本左史別本集別本附錄別本許忠簡別本劉元承別本墓誌別本云別本公別本荷別本以別本有別本正別本言別本鄒志完於講張翊出

之時控蔡京於熒勢方張之日不移不謂何恃能爾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於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

言而則別本傲別本亦反其本而已矣留元剛

葉適題後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

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

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達

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僑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為之勤

重玩繹之歟水心文集二十九題二劉文集後

曩從劉考功猷借鈔二劉長史合集元禮止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以鈔本見寄乃得全竹垞老人識朱彝尊

直齋書錄解題十七劉左史集四卷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程同游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察官左

史晚知宣州以歿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五劉左史集四卷浙江劉士宋劉安節撰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進士官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饒州

溫州經籍志 卷十九

遷知宣州卒於官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孚劉安上與安節並稱謂之三先生又祇言其

氣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案留元剛敘為二劉集合刻其所稱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

之疏狀則為失倫又次以應酬諸啟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

其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讀書志曰漁樵問對一卷皇朝邵雍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云

云則漁樵問對有謂出自邵氏者有謂邵子之祖者均不云安節所撰不知何人編入集中然以太極圖歸鶴林寺僧壽涯以先天圖歸華山

道士陳搏儒者皆斷斷爭之以此書歸於安節而儒者未嘗駁其非或亦疑以傳疑歟安節出伊川程子之門其生平略見卷末附錄上蔡語

錄三則及許景衡所作祭文墓誌中其文章亦明白質實不失為儒者之言經義尤明白條暢蓋當時大學之程式後來八比之權輿也凡周禮十一篇論語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其中庸一篇介孟子二篇之中蓋繕寫偶失其次周禮第四篇前闕四行以文義考之其題當為時見日會其佚文三行則不可復補矣

宋元學案三十二知州大劉先生安節所著有劉左史集四卷非足本也

案劉左史集四卷經義論策居其半餘表啟諸駢文亦多率爾應俗之作然若奏疏兩篇及祭林介夫文諸作未嘗不足見立朝風節及元豐學派也其末所附漁樵問答提要據晁氏讀書志定為邵氏遺書攷黃氏日鈔三十三載施孫碩所編伊川全書內亦錄此書則又有謂出伊川程子者其源流真贋蓋不可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三

攷左史為程門高弟嘗錄伊川語或因此書為伊洛之緒言亦手寫以備省覽諸子編集時誤以為左史自著遂并收入耳

劉氏

安上 劉給諫文集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三十八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五並作劉給諫事集萬曆溫州府志十七作劉元

禮文集今從舊鈔本

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三十八 宋史藝文志七作四卷萬曆溫州府志七作三十卷並誤

存 遜學齋藏鈔本同 治癸酉新刊本

按本傳行狀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中更兵燬釐其存者為五卷無名氏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劉給事集五卷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瑣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中有彈蔡京疏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五劉給事集五卷 浙江鮑士宋劉安上撰安上字元禮永嘉人紹聖四年進士丙科由錢塘尉歷擢殿中侍御史疏

劾蔡京不報復與石公弼等廷論之坐是浮沈外郡者十六年晚知舒州乞祠得提舉鴻慶宮靖康元年致仕建炎二年卒於家據薛嘉言作安上行狀稱其有詩五百首制誥雜文三十卷篇帙頗富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劉安上集實止五卷與此本相合蓋兵燬之餘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四卷則當由刊本舛謬以五為四耳自明以來流傳甚渺朱彝尊自頴州劉體仁家借鈔僅得其半後得福州林佶鈔本始足成之其詩醞釀未深而格意在中晚唐間頗見風致文筆亦修潔自好無粗獷拉雜之習蓋不惟風節足重即文章亦不在元祐諸人後矣

薛嘉言行狀公為文典重有法尤工五言晚更平淡渾然天成無斧斤跡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藏於家宋元學案三十二給事小劉先生安上所著有劉給事集三十卷今止五卷非足本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三

案劉知州安上左史安節從弟伊川程子門人萬曆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劉給事集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 四庫提要所載並同然余家藏盧氏抱經堂鈔本及所見順德丁氏嘉興陸氏諸鈔本並作劉給諫集給事給諫義同或陳馬諸目偶誤書與薛嘉言行狀謂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 此謂先生卒時家藏本宋元學案薛氏行狀無劉給事集之稱宋時所傳給事集三十卷即本此然集亦別無三十卷之本學案所云未免小誤今集本僅詩六十四篇文二百六十 篇蓋所存者止十之二然如彈蔡京諸疏謹論忠言猶見梗槩其它詩文亦各體具備不若左史集之半屬經義也又卷二載蘇轍追復端明殿學士贈宣奉大夫制有云處訐謔之地非堯舜不陳居退食之私以孔孟自樂其推美甚至亦無洛蜀門戶之見與賈易諸人紛爭詆訐者區以別

戴氏述歸去來集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周行已戴明仲墓誌銘明仲中元符三年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州徙君監銀冶君以去辭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存正集七

案戴教授述伊川程氏門人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

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鮑氏若雨

佚

敬亭文集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黃氏友黃徽猷詩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古

案黃直閣友宋史忠義傳七萬厯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

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錢氏籍臺詩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作籍臺詩集今從平園續卷九

三卷平園續卷九

佚

周必大跋永嘉錢君文子序其曾祖姑蕭臺詩三卷刻版醴陵縣治復求跋語予觀詩三百篇有當時婦人女子所賦而後世文人或不能及蓋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難也景祐中歐陽文忠公序謝希孟詩云隱約深厚守禮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欲引而進之衛莊姜許穆夫人之列詩以斯言附諸卷末嘉泰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平園續卷九

案平園續卷三十八冲虛居士錢君墓碣載永嘉錢氏出忠懿

王諸孫輯輯生尚尚生活恬生潔潔生忠鄉忠鄉生冲虛居士

朝彥居士四子宏字文子人以宣教郎知潭州醴陵縣則蕭臺詩當為冲虛祖潔女兄弟所著又慶元黨禁載慶元二年六月言者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省元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周跋謂蕭臺詩刻版醴陵縣治蓋即白石為知縣時矣

仰氏浙

佚

永嘉百題詩集平頭堂書目八

案仰八行永嘉百題詩集原書久佚惟趙謙東甌續集二載有南湖詩云酒旗翻野色漁棹弄秋光百里荷花境曾圖入帝鄉蓋百題之一也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林氏幹進卷

古

五十篇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無相居士集

十六卷宋史藝文志七

佚

案陳安撫梅宋史三百七十七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林氏季仲竹齋雜著

十五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國史經籍志五

闕進學書錄重編六卷鈔本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竹軒雜著十五卷太常少卿永嘉林季仲懿成撰

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狸其弟也皆知名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八竹軒雜著六卷宋樂大典宋林季仲撰季仲
字懿成永嘉人登進士第歷官太常少卿知婺州自號蘆山老人嘗僑
居暨陽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宋史不為立傳其行事
不可概見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季仲以趙鼎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
罪仲熊叔豹季狸其弟也皆知名云云今案集中與趙僕射書有相公
過聽引而置諸朝鹿鹿三年蔑有報稱之語與趙鼎薦引之說合惟沮
和議一疏已不見於集中其得罪貶謫之事遂略而弗顯集中又有祭
德和弟察和弟諸文據所云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
仲熊季豹之名亦已不可復考然宋史趙鼎傳稱鼎之再相嘗奏言今
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
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六

論深切時弊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覆慰藉詞
意諄摯交道之篤尤可概見又庚溪詩話稱季仲頗喜為詩語佳而意
新今觀所作雖幅稍狹已近江湖一派而筆力挺拔其清雋亦可喜
也集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從永樂
大典中搜輯編綴蓋為詩二卷文四卷用存其概且為略考本末附著
於此俾不至無聞於後焉

宋元學案三十二直閣林竹軒先生季仲連副林先生叔豹兄弟遺書
不傳然嘗見直閣送虞仲琳詩云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
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壑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
孤把手沙頭莫言別與君原不隔江湖則已開象山宗旨矣

案竹軒林知州季仲萬厓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
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案竹軒雜著今所傳永樂大典輯

出本殘缺不完庚溪詩話所舉送會稽虞仲琳七律今見第一
卷題作贈虞教授別又題赤松山皇初平祠二截句今見第二
卷作郊行感懷四首之二字句尤多違異以文義攷之皆以集
本為勝蓋陳氏僅據傳錄詩卷采之大典所載乃其定本也又
沮和議一疏陳伯玉所見集本有之大典失采四庫總目以不
見為恨今檢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一百八十九載紹興八年
十二月三省檢正諸房文字林季仲奏劄曰臣聞古語有曰乳
毳搏虎伏雞搏狸夫毳非虎之敵其能搏之者發于感之誠也
金人肆為暴虐以吞噬中原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
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眾
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子女燔而廬舍取而財寶是為不共戴
天之讐也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心百倍以此眾戰誰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七

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何而釋老報應之
說又從而疊之招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來受囚延頸待刃為
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矣且
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
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
而已矣則賢材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
器械不必選備以待命之將興可矣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
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王闔閭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破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之敗也喟然嘆
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發于感憤猶能以危
為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乘其怒心而為之何
遽不為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還揚州聞之道路未知信

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撤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此也舉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眾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忠言譴論伏而復存附錄之以補閣本之缺

蕭氏振 蕭德起文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作蕭振文集今從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二十卷宋史二百八十八

宋史二百八十蕭振有文集二十卷

案蕭制置振宋史三百八十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宋氏之才 雲海集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弊並作蘇縣志又有集字今從良齋浪語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五十卷良齋浪語集三十四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

佚

雲海後集良齋浪語集三十四

佚

薛季宣宋侍郎行狀有自次文五十卷曰雲海弊帚雲海公之居士號也家有雲海後集三餘錄詞林合如干卷良齋浪語集三十四

案文選五十二魏文帝典論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李善注漢記光武讓吳漢詔不云此語雲海集名蓋取諸此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作敝

帚舊府縣志因之義雖可通然與文選不合今據浪語集正之

陳氏彥才 陳用中詩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朱子跋陳大夫詩常人之情少有一善則自視多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于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夫陳公廉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僚終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存與庸者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晦菴文集八十四著姓名詳其文意亦似題詠小詩不類全集跋語然案是跋集本不乾隆溫州府志已收其文今姑錄入而增識其疑於此

案陳知州彥才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誤作嚴州人

乾隆平陽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張氏 張忠簡文集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九

王十朋梅溪後集六孝感并詩注子家有井稍大俗稱大井王家宣和王寅秋先祖有疾思鯽魚時暑不可致先人釣於井而得之并素無魚蓋孝感也張大猷祕書挽先人詩云玄鯽隨鉤誠養親張後為工部尚書

釋氏 宗覺 簫峰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

佚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一宗覺戒律甚嚴尤善文章所著有簫峰集

案釋宗覺雍正浙江通志萬厯溫州府志仙釋傳道光樂清縣志釋老志並有傳宗覺以詩與王梅溪相倡和梅溪前集一寄

僧覺無象詩有我昔居鹿巖時或來潛游西坡訪覺老終日為

遲留論詩出古律有唱無不酬篇章溢縑素錦繡爛然浮此老

豈易得當於前輩求云云其推重之甚至後附載覺無象和詩

云少年詞賦客昔與山翁游暫抑驂騑委聊伴鹽車留幽坡賞
春色明月同高秋君才如鮑昭顧我非湯休木桃時一投瓊瑤
三四酬可憐檉海鱗尺水難沈浮飄然拂袖去形影那容求早
莫哦君詩書空復搔頭邇來三年餘擬君游經由長篇忽見遺
頓覺驅煩愀君馬何大駛追蹤繆流錦繡滿腸胃詞人孰能
儻故將西子容來貽嫫姆羞行看復坐吟終日如鞦韆安得君
書齋移來近前陳論文與談笑一釋老者憂春禽晝恬恬窗風
夜颺颺懷君不成寐頻驚節物道君文已造妙君德當慎修謁
帝明光宮隋珠那暗投格律醇雅宜梅谿之類首也東甌詩集
續集及近人東甌詩存並無宗覺詩故錄於此以見其概

薛氏微言薛右史遺編

十卷良齋浪語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

佚

子季宣書後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先兄將仕手鈔一策使事錄二
策議和奏草一卷遺表一篇哀成一編通行狀爲十卷不天幼失怙恃
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國伯父司封爲君行狀雖書法不隱於事不
敢加詳先兄集錄遺書懼爲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劄子請岳相飛書之
類皆別質藏貯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蚤世某罪大惡深徒
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向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徧閱家書於棗紙中
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
天自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之烈由我而墜於是會爲一帙以便子
孫之藏且待太史之求編諸墳典初君授南劍州司法光堯壽聖太上
皇帝幸甌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乃讀而懷之曰
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卽席而言及於聖學丞相盛稱上在戎馬猶

不廢讀資治通鑑君曰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信能
監古今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留坐
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書西府首薦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
小人之事議建坊鎮以安邊鄙皆略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
君首陳大計頗見開納同里婁公寅亮爲監察御史聞而繼之其言尤
勁大略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三絕太祖有國而太宗享之天意人
心未必不爲是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後
之議不及於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實根諸此君自以爲言之不若
婁也常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議樞庭常攝戶部郎事禁省須錢四百
萬泛用君執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衛永阻饑君留上供漕粟振濟
全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璉討楊么君知王不知舟楫聞事上奏
委璉邊塞時岳相以偏將成洪吉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清湖湘後成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

三

敗如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有司當以
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駭之以爲子之弑父寧論曲直況父入子
家非人家盜出困窮子之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與屬秦
相陰植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復論秦不
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而君獨留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
二輩丞相欲論秦一罔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舉手而戲曰鼎行如
公當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悅召君致謝君曰趙丞相
於某厚爲之謀安敢不忠故秦不復疑及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
因而疏秦曰偷安固位於相君私計則便然以虜賊臣辱君父忘宗廟
之大恥於心安乎與之廷辨移晷因得疾以歸自作遺占猶詆秦計甚
斥君常喜道清心省事約已便民二句及上斯奏首論及之舊事右史
終有致事遺表恩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爲新制君之大節蓋如此其宅

細務存它人為可稱於君為不足道者皆不復著嗚呼先君逝矣負負
孤子獨季宜在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有收拾遺書裨補行狀之
闕昭晰始終之節差可以無愧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呂由庚曰子孫
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泯沒矣又
嘗聞李蔡為必家傳其開不無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人實事因併疑
之子孫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詳略
不可以一豪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後俾後之觀者得以互
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敘隆興元年正月甲子孤某泣血書良齋浪語集三十三

遺編別錄良齋浪語集三十三

伏

子季宜敘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錄遺編患其未能備詳求諸細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三

帙又得遇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稿行草相閒往往
斤削塗竄不可盡識字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鈔其要切之語編
諸書末以為遺編別錄俟有宅求而得將以備後錄云嗚呼先君之言
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於呂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
業者遺編行狀固已略舉至於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磨麗
澤相期於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為多焉某罪逆至深先君遺書求不能
蚤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何悔不可追矣願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
兢栗栗惟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已
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忘乃祖之烈以時次其家
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悖謹如之丹臆也某謹敘良齋浪語集三十三
薛嘉言行狀君少孤警穎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窮晝夜弗懈遂博通
經胡侍讀咨日三通在遺編別錄第一卷 解褐授南劍州司法會車

駕幸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詆一時用事者趙公大稱賞以國士期
之美時呂相頌浩柄國趙相與為中丞君貽以書趙相立讀即卷而懷
使責諫臣事得太上褒語趙相謝曰三者非臣所及趙遷樞相力薦君
溫士薛某為臣言之明日錄上其書見遺編第二卷趙遷樞相力薦君
蒙召對以強志勤政及君子小人為言頗合旨改左承奉即充樞密院
計議官錢渡江之初邊障不立君稱建立方鎮以固疆落當時采納置
游以一其制置鎮併上游置帥強志勤政紹興二年權監察御史宣諭
及論君子小人其制置鎮併上游置帥強志勤政紹興二年權監察御史宣諭
湖南策時宣諭五使皆給親札御寶之歷使按舉必書將發君上薛宜
正於法者財用有出於數款而未見於刑獄者刑獄有過於平允而未
深重者御史未至並許自陳改正惡心不後雖實死地可勿劾奏可御
寶歷序在遺編第五卷跋尾語尤顯切 入境布宣德揭示教條約束
遺編第九卷換縣有過劉子第三卷 入境布宣德揭示教條約束
五卷 奏本路不便于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錢十事一日戶
落二日產去稅存貧民受弊三日秋苗受納巧取多門四日高估官產
吏私其利五日入戶避役規在其居六日鄉村惡徒教習律令七日差
役德期科敷保正八日公吏盜贖作過多端九日人戶陳狀科且請岳
補助錢十日開剝死牛遺求百出印榜奏事在遺編第七卷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三

飛綏定湖南及鄰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
鼎腹背制么賊錢江西湖南接壤盜賊出沒其間君奏岳岳軍嚴肅
懈擊之大獲君悅表其功狀時全州屬湖南廣西二路潭州益陽縣割
入鼎州君奏罷之選岳岳守事見計楊公語中乞委岳岳兩路盜賊給韓
京營田奏在遺編第六卷岳岳侯破彭嶽大論郴道承桂陽丁米均數見
事論全州奏在第八卷益陽奏在第九卷論郴道承桂陽丁米均數見
存一丁至石餘者並帶糶之弊錢于亂後君既歸其數數遂奏計日
之賦貧富一等富者寬裕貧者重困均之田畝則又偏苦上戶謂宜履
畝分日算之半以就均一寬貧下帶糶之米湖南一路舊有之名糶而
未嘗給錢多或兼倍正賦州縣受納必先糶而後租民不供命但能充
糶而已常賦之入至一縣歲不逾三分者良民偏受其弊實無補於縣
官又有和糶夫米並受納米樣斗斛耗倉例把算糶斛斗面銷鈔之
米水程裝糶費輕乘稅帖糶夫米價錢戶帖及牛倒死買錢均數黃
縣受納引錢細糶費輕乘稅帖糶夫米價錢戶帖及牛倒死買錢均數黃
遠禁者丁米奏在遺編第七卷帶糶奏約束榜在第九卷時田荒糶貴命州縣
第八卷放丁米罷交納糶收水脚錢榜在第九卷時田荒糶貴命州縣
區處振糶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斛振濟郴道桂陽三州罷營繕等費
笈廉止遺糶過牛營繕約餉者縣括荒閒田畝勸課富家開墾曉民生
放種本收息官為催理又命上戶糶米接濟給麻楮其多寡高者免役

其次免罪論過羅過牛請撥上供振耀奏在遺編第六卷勸課奏在第七卷存留上供支米振濟自刻三奏生放種木榜在第八卷罷帥司營繕奏論民糶米薦本路憲呂社柳守趙不羣全倅劉延年前衡倅趙伯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又按發知桂陽及永邵三守常寧令等不法祁陽令等妄殺按賊吏之尤者械送獄箋轉運判官王淮賦移用係諸州日納緡錢二千縣以守宰貪穢遂成風俗和環其尤者羣下有五毒三詔之目衡陽令王括邵陽謝微祁陽褚極皆專恣昏墨民不謀命號曰三陽括先以賊敗死微積有謝一積二之稱微及茶陵令譚知柔先有召命君留不遣接治其姦皆無所賞平陽謝前坐罷職對移清相令譚觀光未陽丞李輝成剛勁有守曉習吏治君請以觀光易輝成遠仍不理遺關論王淮及權運判趙志之罪按和環武剛權尉李端憲巡檢劉清奏在遺編第九卷新成如柔及監稅沈銓常監監稅王載平陽權令李發并桂陽發判權監陳如垣對移密令阮冠衡陽尉楊祖堯高應奏在第八卷衡州錄參詹勉奏在第九卷以論潭帥非其人忤權貴意既還權發遣與國軍筆前此李相綱為湖南大使軍民頗服其威信李以言罷折樞密彥質代之君奏綱至數月稍見成效至于彥質事未可知夫以未可知知致猜阻君請司濟其軍用楊之是時帥可軍費不支漕司于出納漸忠賊中乏食必因漲水侵肆已與帥然彥質定方督帥司以玄賊事君得掠退無所給一兩月間其勢必窮帥然彥質定方督帥司以玄賊事君窮而來不戰可屈此上策也使賊不離平原官軍四合其平已久正以

波濤浩渺水勢已漲賊軍輕利飄去森來初無定止官舟不其又無水軍較彼已之短長計時勢之利害私憂過計願無欲速且請精擇岳守量事應副以張潭鼎特角水勢已漲可以必取又奏比發本路荆南兵成鼎州師次城下不給之糧各引而歸實無所補止付岳飛以賊可保軍之便變軍竟以水戰困於塔鈞致敗君之行也上諭君訪山林不仕賢者長沙黎明字才翁以孝友信義著稱其學問有淵源自胡文定諸公咸所推重君歸奏曰惟此可以克賊君去而明卒事不果行論易帥章在遺編第六卷論帥清支費及楊公事宜第九卷請用岳侯討賊奏在第八卷論王瓊楊公二劄在第三卷薦黎明奏劄在遺編別錄第一卷遺編自六卷至九卷皆湖南使事號使事錄疏其大者於此又有使回奏劄在遺編以比部郎官召後虜騎次淮右軍軍駕幸建康扈從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蹕平江及春還臨安一時事宜人情敵勢知無不言雙平江建康奏議劄目並在遺編起居舍人首以申嚴歐陽修王贊所請令賜對臣寮少留殿門候記注官出面錄聖語及親奉德音事干教化禮樂刑政為世典法者並備錄開報記注官箋論記注奏劄金使至在遺編第三卷許還徽宗梓宮及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朝士皆知不可而無以拒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之君位螭坳直前面奏及侍從同對辯論尤切因感疾箋趙相凡三人難就唐姚崇要說明皇十事可以為法趙不能用議和奏議今多亡佚其所存畫一亦亡其首在遺編第三卷王倫使事白堂二劄在第四卷其論梓宮事曰萬里梓宮真偽孰辨紹興九年正月卒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今皇帝即昨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凡六事箋書在遺編第一卷既仕于朝首請擇賢宗室立為皇嗣箋太上皇春秋富羣臣未有啟擇後議者君首陳大計以為太而立子以公為法後世者莫如仁宗皇帝今或致禍亂者不勝數曷日陛下不願死先列宗社大計安知不己定于淵衷須請而行耳上虛納上嘆丞妻黃亮繼之立後之意始定無後事又中寢君乃因星變上書論國本曰側聞小臣妻黃亮繼之意始定無後事又中寢君乃因星待皇嗣之降陛下不謀不卜即日召對所以若謂委非英物不足以備清子英子庸人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謂即施行矣而子清子英一見而止于庸未聞從召士眾失望不曉所以若謂委非英物不足以備清子英子庸人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謂即施行矣而子清子英一見春秋盛子孫于德之語必陳于前願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堅仁祖克己之法無旬宦官女子之情且仁祖末年天下虛語人心安固設

有非常敦敦異論今日之事其勢云何此實有識所以寒心
不如此出也已而上意遂決書別見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勸大臣和
協濟功乞宰相不親細務又撫陸宣公奏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
之穴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
劉見遺編第四卷 紹興元年詔以星變訪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
五事書在第二卷 國本未立曰倭倖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
所當深憂此又大可憂者也其言皆切中時宜 二書當時連上二書其第
一卷初聞徽宗諱時議軍國事遠欲遵用以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
成上之美識者諱之 箋論國服劄子在遺編第四
卷 良齋漢語集三十三

案薛右史遺編宋以後久無傳本惟浪語集先大夫行狀箋載
其篇目卷第頗詳故撮錄之庶知良齋家學之所自焉

何氏 蓬原文集

二十卷 梅翁後集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佚

美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善屬文清峻適麗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
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二十卷 梅翁後集

陳氏 鵬飛管見集

十卷 水心集

佚

陳傅良承事郎潘公墓誌銘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南為輩
行以諸叔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亟稱同舍生永嘉潘
公少南每過先君子則館于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焉諸父下世而詩
不存某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記所謂心遠堂詩者公
欣然為誦之公父安中墓誌在少南集中 止齋文集 四十九

羅浮集

二卷 水心集十三。輿地紀勝九十九
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並作十卷

佚

輿地紀勝九十九廣南東路惠州官吏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以言
事謫死惠州有羅浮集十卷林艾軒曰於宇宙為第一流孤立潔處不
容於時

朱子語類一百三十二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閒有好處然疏又為之
甚輕易

案輿地紀勝續文獻通考載羅浮集十卷而無管見集與水心
陳少南墓誌不合通志府縣志經籍門並與紀勝通考同不知
何據

鄭氏 伯熊鄭景望集

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
四十一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

温州經籍志 卷十九

佚

毛

周必大跋鄭景望詩卷言道學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
行見謂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
自其云亡不特永嘉學者深惜之中外士大夫皆惜之而予以舊友同
僚尤惜之消熙十二年十月十日 省齋文 案十八

朱子語類七十九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略看數篇見得學
者讀書不去子細看正意便從外面說是與非如鄭文亦和平純正氣
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卻是先立箇己見便都說從那上去所以昏了
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三五板只說箇放字謂小序所謂放字正伊尹
之罪思庸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閒說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
戒太甲處卻都不說此不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

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文集中有數說

方回瀛奎律髓二十毛滂字澤民爲杭州法曹任滿已去抵富陽有惜分飛詞爲東坡所賞追還久之以此知名後乃出京下之門詞佳於詩東堂集亦惟此紅梅花詩爲最所至庖饌奢侈有王武子之風味其事見鄭景望集中

案鄭文肅集據朱子語類疑亦蔡文懿所刊文懿爲文肅弟伯英增嘗刊歸愚翁集見吳子良辨論林下偶談二詳十六卷歸愚翁集下或并刊文肅集也至朱子所舉說伊尹放太甲一條見今所傳鄭敷文書說蓋書說雖有單行本集本亦載之也文淵閣書目九有鄭景望集一部一冊闕則此書明時尙存今則未見傳本

鄭景望雜著陳亮龍川集十四

佚

陳亮序尙書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閒有得其平時所與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

天

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滂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翫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

陳亮也龍川集十四

劉氏待評集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王十朋序昔人有遠行者將由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爲遠矣俛仰前途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爲遠

而前途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阻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趙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徜徉四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歎息知天下之遠有窮平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最善行嘗持使節通西域泛靈樁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由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超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觀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

天

者吾前年邂逅于蕭峰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歎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評集其閒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閒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閒見方叔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叔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常否也予欲評方叔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叔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叔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閒矣日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叔方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案劉適判鎮萬麻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徐氏履徐省元集萬麻温州府志十七

佚

案徐通判履萬厓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

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周氏 清中文集 嘉慶瑞安縣志九作周仲古文集

十卷 水心文

佚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終

温州經籍志卷十九

紹興陶念欽校

三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

集部

別集類

宋

王氏 十朋梅谿先生文集

五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汪應辰龍圖閣學士

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卷作三十二卷唐傳鈔重

編宋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詩集二十六卷

存 遜學齋賦明正統庚申何濬校刊本又雍正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 魏齊賢樂芬聖宋

言 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

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

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子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

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

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

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洳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

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

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 文粹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

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 文粹逃哉

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

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

公此五君子 文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 明刻本尊此字今據胸菴文集增文粹亦

有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

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有亦字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文粹人求之今人則如明刻本誤於今據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文粹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此二字無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約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成文粹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文粹作長隆文粹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字文粹請然有忠厚廉文粹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願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文粹極已意然其規模宏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闊骨豁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
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
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
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
業文章者文粹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
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文粹巧為謗
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文粹大節之偉然者
則不能有毫髮文粹有之字文粹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
而心實似之故自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文粹及夔則又適
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文粹慕之意蓋亦每自比
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文粹而知之矣予昔官
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文粹公歿

幾十年而其子問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歔一旦出公遺文三
十二文粹疑誤奪文粹卷屬予敘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
某官文粹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
誌其墓矣故予因不復贅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
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之凜凜文粹未嘗隨死而亡也
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文粹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文粹諫
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
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匹而其精
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文粹於九原文粹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
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文粹於七十五文粹天順王午文粹守周文粹出
從宋本梅翁集宋入今故備校其異文如右
余來守溫每於公暇誦梅翁王忠文公遺文因之有得於心以為政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事之資者多矣公之文集舊有刊本而朱文公代劉其父為序論其心
為特詳歲久版壞前守何公文淵劉公謙相繼撥拾於蠹腐之餘重為
刊版盛傳於今而少保黃文簡公准為序則兼論其道也文公之序載
於大全集中惜重刊者遺之余為表而冠諸卷端使人知公之文章事
業皆於道而道又本於心也噫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文公天下萬世
人物之衡鑑也則其序可得而遺哉天順六年冬十月朔旦賜進士出
身中憲大夫温州府知府莆田周琰識明刻本對
道在天下無物不備無時不然本之於民彝達之於事業昭昭乎不可
泯也然而不著之於文章垂之於訓典曷足以扶世立教化今而傳後
是故古之聖賢立德立功立言不可偏廢也嗣是而繼作者世豈無其
人歟溫郡梅翁先生王公十朋家食時敏於力學博究經史旁通傳記
百家由博反約擇精守固其於天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體認真

切凝然以斯道自任紹興開對策大廷日盈萬言援經證據切中時病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湖泉四大郡入為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每為權要忌嫉而執德不回粵在侍從臺諫時屢上奏疏其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國家之權柄賞罰之當否時事之得失臣僚之邪正眾論之是非民情之休戚軍政之利害時幾之審決虜讐之不可不復國恥之不可不雪剖析詳明論議鯁直皆足以闡聖道垂世教惜乎當時不能盡用也其為郡時布上恩恤民隱導掖撫摩直欲底之於平康之域身在外服而心存朝廷漢唐循吏殆不是過其著為雜文詩歌率皆渾厚雅澹和平坦蕩不離於道德仁義紫陽朱夫子謂其稟乎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一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確哉至論也蓋其當代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謂無愧者矣後之人雖欲無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四

傳其可得乎文集舊嘗鏤板歲久寢廢郡之前太守何公文淵訪於其家得錄本若干卷殘缺錯亂不可緝理會陞除侍郎而去然其心未嘗忘也未幾前御史劉公謙繼守是郡秀求博訪乃得其刻本於黃巖士族蔡玄兀家命郡家教授何滿重加訂正鳩工刊刻用廣其傳贊成其事者貳守徐公恕通判劉公寬推官官公安暨邑宰周紀等與有力焉於乎公之心畏天憫世之心也公之道聖賢所傳之道也不幸阻於人事之變遷迫于氣運之衰微而不得卒就其志徒託空言於編簡之中其亦可悲也夫披閱是編者因其言以求其心因其心而達諸用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躋治於隆平使人皆知吾儒之道有功於斯世豈曰小補云乎哉淮故不揆鄙陋而僭為之序正統五年夏四月望日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總裁同郡黃淮書右先君文集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聞禮鏤木江陵歸藏

於家痛念先君卽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溘先朝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俸餘命開禮董其役始事於暮春訖工於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校正迪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炎其間闕邑者異時為別集云男宜教耶充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余少時讀尚書觀王十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于經及讀丹堯獨對諸書觀先生之論五帝名號位次等事而知先生之學長於策又閱氏族大全姓氏觀先生自警之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須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直須先要自家知而知先生之學嚴於治己時欲求先生之文全集一觀用發志意市無驚者常以為憾宣德庚戌歲余由憲臺出守溫郡溫郡乃先生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五

所居之鄉也余於先生孫孟明處求得先生文集共十帙而缺註釋經傳之言意其言之附諸經傳者書坊板行而先生不錄于家故也然余之所得又多破損脫落而有不可讀者於是給紙筆付與永嘉儒士王宜嘉補其缺畧更加圈點而欲重為刊刻越數月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余入為秋官侍郎於先生文集未及刊行而心常快快幸吾從姪何滿子方選除溫州府學教授將行余以茲事屬之子方曰敢不如此命溫州又得監察御史浚儀劉公自牧而為郡守暨諸同僚皆好文字各出月俸以資工費刊刻完成吾少保黃先生既為首序子方又請余而為後序夫日月之光華星辰之炫耀天之文也川嶽之流峙草木之秀毓地之文也吟詠為詩歌發言為經傳人之文也先生之文光耀之若日星雄健之如川嶽發揮仁義道德而無餘蘊真當時之傑然者也其可傳示天下後世的矣太守劉公發身賢科持已廉潔為郡數年教

化大行政治修舉而無事之可為矣乃專用力於斯文具出於尋常者萬萬矣又得郡庠分教廣信張君受永嘉徐君參斐君所福建柳君廣而協心考校皆可敬也正統庚申臘月朔後五日賜進士嘉議大夫行在刑部右侍郎前溫州府守廣昌何文淵序明正統本後序

梅谿王忠文公乃朱子所稱光明正大磊落君子人也吾夫子以得見君子斯可而魯論二十篇中其別白君子小人之分立心行事之閒特為詳盡蓋君子者道德極其純粹心術惟其坦蕩而由其中之所蘊發為功業文章皆一以貫之者也余曩讀朱子斯序本易之陰陽以立言而以陽為君子剛明易知陰為小人柔暗難測于古今聽言觀行之道固已洞抉微茫而因慨然想見忠文公之為人心竊嚮慕不置公蓋浙東之樂清人也余奉命觀察是邦適有海疆之役往來樂邑徘徊公之故里訪其子孫寥落罕有聞者購求遺書久之始得薛孝廉英家藏舊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

六

本取而讀之自廷對萬言以及奏議詩文襍著莫不剴切詳明疏暢洞達一本諸道德之歸而闡發其心術之微洵乎其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皆如此乃益嘆朱子所稱君子人者為不虛而昔人謂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非阿所好也第集中字畫多漫漶滅沒幾不可卒讀魯魚亥豕訛譌頗多方擬得善本校讐而梓行之庶遂曩時嚮往景行之志遷延未果邑宰唐君人岸始至即哀新其書院以教其鄉之人茲復得護觀風徐公貽以文集一本因悉心勘訂付之剞劂而忠文公遺書遂歸然足以垂世行遠嗚呼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蓋其道德功業文章生足薰沐善良風廉頑立懦故特祀于其鄉俾千百世若親炙然者今忠文公之君子卓卓矣其發為功業文章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樂之人士咸慕效其先之鄉先生而亦步趨焉將一鄉之人不皆化為君子乎由一鄉以推於國

與天下而羣知參三才而為人者必為陽剛無為陰暗胥自克於光明正大之途以力為君子而不流于小人汗下之歸其裨益世教夫豈淺哉余嘉斯集之有成謹撥拾朱子之遺言而敘數語于簡末畀之唐君以告來者若夫公生平出處大節政事之可法傳者具見集中抑前人之述備矣故不復贅云雍正六年孟冬初澣分巡浙東使者瑯琊後學王敘福書雍正六年孟冬初澣分巡浙東使者瑯琊後學

唐傳鈔序雍正六年孟冬初澣分巡浙東使者瑯琊後學

王鶴齡跋唐傳鈔序

徐炯文跋唐傳鈔序

林培跋唐傳鈔序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梅谿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聚珍本按梅谿集下原本無卷數今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七

據文獻通考詹事樂清王十朋龜齡撰丁丑大魁立朝剛正劉琪作序聚珍本按梅谿集下原本無卷數今板本注按末句原本脫去今據文獻通考增入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梅谿集五十四卷兵部侍郎撰十朋有會稽三賦已著錄是集為正統五年溫州教授何濬所校知府劉謙刻之黃淮為序凡奏議五卷而冠以廷試策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而附以汪應辰所作墓誌後有紹熙壬子其子宣教郎聞禮跋稱文集前後並奏議五十四卷與此本合而文獻通考作梅谿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并載劉琪之序今無此序卷數更多寡不符應辰墓誌則稱梅谿前後集五十卷與此本亦不相應疑琪所序者初稟應辰所誌者晚年續增之稟而此本則十朋後後其子聞禮所編次之定稟也觀應辰稱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未成書而此本後集第二十七卷中載春秋論語講義數條則為蒐輯續入明矣十朋立朝

剛直為當代偉人應辰稱其於文專尚理致不為浮虛靡麗之詞其論
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明明白瑛稱其詩渾厚質
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今觀全集洵滄穆穆有元祐之遺風二人所言
良非溢美曹安謂言長語僅稱其祭漢昭烈帝諸葛亮杜甫文各數語
未足以盡十朋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王梅谿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十六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
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
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
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
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八

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
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
韋居安梅磻詩話上王公衮吉老會稽山陰人紹興甲戌登進士第仕
至左司郎中盜劫其母墓獄成盜不死吉老手殺之詣州自言兄宣子
請納所居官以贖其罪時梅谿王公十朋為簽幕賦詩以美之云臣子
大節孝與忠父母仇讐天下同賢哉會稽王孝子感慨有古烈士風松
楸一夕盜破冢親獲鼠輩聞之公有司守法貸其命孝子銜恨無終窮
誰謂書生膽如許貌若尪羸中甚武手斬凶人提攔腰請死伸冤詣公
府君不見齊襄內行世所羞春秋賢之緣復讐又不見子胥鞭屍報父
怨太史為之作佳傳君今枕戈志已伸更須移孝為忠臣他年當作傳
介子誓斬樓蘭雪國恥詩紀其實也

案梅谿前後集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王子子王聞禮編刊前集

詩八卷皆編年排纂始宣和乙巳前集一有宣和乙巳冬大雪
梅谿王忠文公年譜宣和終紹興丁丑春前集八春日遊西湖
和七年乙巳公十四歲終紹興丁丑春前集八春日遊西湖
詩題下注云丁丑登
第以前之作而增以和韓詩及咏古詩各一卷文十卷則分體
編次與詩不同後集詩十九卷始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
賜第詩終乾道庚寅自泉州奉祠歸里後諸作文九卷分體與
前集同惟以賦三篇即會稽三賦有單
行本詳十二卷別為一卷冠詩之前則
與前集賦與雜文合編者不同耳集後增附禮跋云其開闕以
者異時為別集是此兩集之外亦尚有佚作故第二十一卷表
狀內辭免侍御史狀以下六篇雖載于目錄而文並不存真西
山梅谿續集敘西山集二十四詳
後梅谿續集下所稱勸農戒訟諸文則目亦
未載又周益公張忠簡神道碑平園續集
二十一云王公十朋嘗為行
狀今集中亦無其文然別集曾否編定今不可攷宋史藝文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九

所載後集一卷及西山所刊續集元明以後亦無傳昧梅谿遺
箸終以此二集為完本矣

又案梅谿集汪應辰所作墓誌及會稽三賦注云五十五卷朱
子代劉琪序及文獻通考並云三十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雖載
卷數已缺
闕本據通考補入故不引又國史經
籍志五載梅谿集四十九卷蓋不數奏議五卷也今本五十四
卷與王聞禮跋合四庫總目疑三十二卷本為梅谿初彙五
十卷本為晚年所增定五十四卷本為梅谿子聞禮等所
編次之定本然朱子代劉琪作序在汪玉山作墓誌之後何以
汪所述者乃晚年定本朱所見者反係初彙乎代遠年湮二本
違異之故未可臆決姑闕疑焉可也至雍正閒樂清所刊王忠
文公詩文集經邑令唐傳銜重編取前後集攙合移易為五十
卷詩則易編年為分體遂至先後賈亂不復可識別如後集十

二江月亭一絕正統本原本一時所作唐因一爲五言一爲七言遂改其編題分隸兩卷使宋明以來舊本面目不復可見其謬妄可不必辨至於承譌貶改展卷皆是梅谿集本此爲一厄後有重刊者必宜復正統本五十四卷之舊也

南游集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佚

後集

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佚

案梅谿南游集蓋乾道四年八月除知泉州五六年奉祠去官三年中所作詩文今本梅谿後集十七卷至二十卷凡詩二百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十

七十餘篇皆其時作若真西山續集敘所舉燕邑宰及中和安靜堂諸篇並在焉後集蓋王開禮編集時已全部收入宋志所載殆即西山所云泉州郡齋版本惟志于南游集下又載後集一卷案梅谿後集二十九卷與此不同此一卷者疑即南游集之後帙也宋志不載梅谿集亦其疏也

梅谿續集

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八

佚

真德秀跋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游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菴先生所爲梅谿集序則已知公爲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卒齋以自隨若譙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

熟焉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蕘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爲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攫龍麟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爲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剝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爲某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譎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谿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真某記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十一

案真文忠所刊梅谿續集明以後久佚至前集五宋孝先示讀自寬集復用前韻詩自注老去悲秋強自寬少陵九日詩也予老境失幼子逢秋益悲凡所以自寬者一寓於詩也錄自中秋以前古律詩數十篇目曰自寬集蓋紹興王寅五月梅谿喪幼子孟丙事見同卷哭孟丙詩序其時所作詩卷偶題此名今本梅谿集蓋已全錄其詩故不復著其目謹附識於此

杜詩集注

十本 季振宜延命宋板書目

未見

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四作東坡詩集注今從平津館鑒藏書記
二十五卷 述古堂藏書目二平津館鑒藏書記四
存 遜學齋藏明刊本

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眾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必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闊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得五故常有窺豹之嘆近於暇日搜諸家之釋裒而一之剗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容乎通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註之意也若夫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七

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蒼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永嘉王十朋龜齡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四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少詹事陸費舊本

題宋王十朋撰十朋有會稽三賦已著錄是集前有趙夔序稱分五十

類此本實止二十九類蓋有所合併十朋序題百家註此本所引數亦

不足則猶杜詩稱千家註韓柳文稱五百家註也其分類頗多顛舛如

芙蓉城詩入古蹟虎兒詩入詠史之類不可殫數不但以畫魚歌入書

畫為查慎行東坡詩補註所譏其註為邵長蘅所掎擊者凡三十八條

至作正譌一卷冠所校施註之首考十朋梅谿前集載序入篇後集載

序三篇獨無此序又有讀蘇文三則亦無一字及蘇詩梅谿集為其子

問詩問禮所編十朋著述搜輯無遺不應獨漏此序又趙夔序稱崇寧

開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字一句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

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游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為僕言之云云考宋史載軾知杭州蘇過年十九其時在元祐五六年間又稱過沒時年五十二則當在宣和五六年間若從崇寧元年下推三十年已為紹興元年過之沒七八年矣夔安能見過而問之則并夔序亦出依託核書中體例與杜詩千家註相同殆必一時書肆所為借十朋之名以行耳然長蘅摘其體例三失而云中開援引詳明展卷瞭如者僅僅及半則疎漏者不過十之五未可全廢其於施註所闕十二卷亦云參酌王註徵引羣書以補之則未嘗不於此註取材大抵初始者難工繼事者易密邵註正王註之譌查註又摘邵註之誤今觀查註亦譌漏尚多考證之學不可窮盡難執一家以廢其餘錄存是書亦足資讀蘇詩者之旁參也平津館鑿藏書記一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廿五卷題宋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七

士贈太師諡文忠公蘇軾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前有東坡先生詩序

王十朋一篇趙公夔一篇集註姓氏題狀元王公十朋龜齡纂集後有

廬陵原刻書堂新刊十字長木印東坡紀年錄題僊溪傳藻

編纂目錄一卷黑口板每葉廿四行行廿一字旁有黑圈點註中有增

刊者用黑蓋子別之亦間載批語邵長蘅作王註正譌謂此書非十朋

所作 四庫全書王氏註本三十二卷分廿九類此本分七十六類與

天祿琳琅本同而 內府本姓氏後長木印作汪氏誠意齋集書堂

新刊十字與此本又異收藏有退翁白文方印虛寂齋朱文方印

邵長蘅注蘇例言永嘉王氏注孤行最久幾于家有其書顧其失大要

有三不能曲為諱也一日今門別類失之陋西蜀趙堯卿夔序自言

此書分五十門金華呂氏省為三十二門而王氏因之其間篇章割裂

首尾衝決有一人一時之酬贈而強分數卷者有一題數詩而強分數

卷者玩其標目了無意義且就分門之中亦必顛倒次第晚年之詩或雜於少作鳳翔之什可廁於嶺南每一緝閱輒爲惛惛讀未數篇遽思掩卷此弊最甚所當急爲疏濬一日不著書名失之疎王註所引故事不標出某書十之四五僅著書名不標篇名者又居什一中間援引詳明俾覽者展卷瞭如塵塵及半耳如此註詩寧免疏漏之謂一日增改舊文失之矣王本所引每因蘇詩句字有改竄古詩以傳會之者有改竄子史他書以傳會之者魯魚亥豕觸手紛然其顯然謬誤者疏錄如千條名曰王註正譌附例言後 王註正譌分類蘇詩注三十一卷舊刻永嘉王大朋龜齡纂集註中引用故事謬誤實多有極淺陋可爲失笑者王龜齡爲南渡名臣其所注蘇詩雖云百家必經一手采輯何至紕繆乃爾愚意當是賈人俗本版寫滑譌而後生耳倉沿踵至今釋氏所謂可憐愍者會予有訂讐之役乃稍加是正隨手繕得如千條略疏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十四

出處件繫之如左其它譌處尙多不及枚舉

趙克宜蘇詩評注彙鈔凡例王龜齡所輯注其姓氏可考者豫章則黃庭堅魯直黃少度洪朋龜父洪芻駒父洪炎王父李鎰希聲彭城則陳師道无已陳希仲廬陵則陳元龍少章胡銓邦衡劉辰翁須溪溫陵則陳知柔體仁陳孔光德溥齊安則潘大臨邠老潘大觀仲達臨川則謝逸無逸謝邁幼槃汪革信民饒節德操程天祐程頤季長臨安則李堯祖唐卿建昌則李彭商老李厚德載玉山則汪涓養源汪洋聖錫饒州則汪藻彥章荆南則高荷子勉仙井則韓駒子蒼楊符信祖蘄春則夏倪均父蘄陽則林敏功子仁林敏中子敬永嘉則林季任明仲林致約張器先薛士昭伯宣蔣元肅萬先之萬申之萬大年項用中宋彥材周成祖葉思文葉飛卿甄雲卿龍友丁鎮叔丁惠安賈巖老王十朋龜齡王壽朋夢齡王百朋昌齡高郵則秦觀少章歷陽則張孝祥安國漢陽

則張拭欽夫茗溪則胡仔元任西蜀則趙夔堯卿趙次公彥材孫倬瞻民宋援正輔宗室則趙若拙趙元序建安則劉子暈彥冲劉琪其父何覲人表丹陽則蘇庠養直吳憲知叔吳季南仙居則吳芾明可吳少雲會稽則孫彥忠開封則孫臆子尚馮方員仲江端木子之王直方立之興化則龔茂良實之烏程則芮煜國華朱邦翰繡川則喻叔奇毛叔度瑞安則沈希泉敦謨曹夢良清豐則龜冲之叔用南豐則曾紆公衮吳興則崔雍肅之劉燾無言洪州則徐俯師川徐持晦鹿何伯可師尹民瞻任居實文儒仙谿則傅藻薦可東萊則呂本中居仁呂祖謙伯恭陽翟則元助不伐汝陰則王銍性之邵武則黃中羊城則王宗稷僧祖可正平善權巽中注中或稱名或稱姓或稱字總編於此以備檢閱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十五

唐書詳節見文淵閣 杜詩集注見唐文類集注見季滄葦 詩集注並託之梅谿以射利如此注援引舊說劉須谿辰翁亦爲一家攷辰翁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爲濂谿書院山長宋史不復出見 四庫全書總目 梅谿當南宋初安得已引其說此爲不出梅谿手之明證 四庫提要僅據梅谿前後集不載此注自敘爲疑尙未得其要領也至邵長蘅正譌謂賈人俗本版寫滑譌則又不然注中所引百家舊注溫州人凡二十二家其餘姓名亦大半見于梅谿集者則其作書時固立意假託梅谿况又冠以自敘名字彰灼非由版刻偶誤亦可知矣至此書元刊本二十五卷分七十二類余於都中書肆嘗一見之其本較明刊三十二卷本迥勝然其書既出依託分類尤無義例故不復列其異同注中疏舛甚多邵氏正譌已舉大略其書已附刊施

注蘇詩之首今亦不復詳論云

季氏失名 季仲默詩梅翁後集 二十七

佚

王十朋跋仲默子姑之子也與子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總角同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臯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遂各出所作詩編為集閱歲既久謂已失之至隆興甲申夏四月壬戌予兒聞詩暴盡書得舊藁遺墨如故而子尚在鬼錄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使天假之年有祿位于朝搥其素蘊決不為脂韋軟熟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銓全之鎮長方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塵忝仲默才氣不在人下獨不雷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錄其詩詞凡二十六首及予和仲默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夫

與孫子尚姜潤叟二詩于後示其子徽俾家藏之以貽後人梅翁後集 二十七 吳氏祇年 江湖集宋元學案 三十二

佚

宋元學案三十二吳松年字公叔湛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於文時以為有孫觀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為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司參議尋知南劔州以荅天意固民心為對再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唐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於進慙而淡介而通于兄弟尤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册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

劉氏愈 詩詞雜著長齋讀語 三十四

佚

曹氏逢時 橋林集

十卷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佚

案曹教授逢時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逢時本貫瑞安晚遷樂清故兩志並有傳 錢氏朝彥 沖虛集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作沖虛齋集非今 二十卷平園續藁 十七

佚

周必大沖虛居士錢君墓碣朝彥晚喜道家說自號沖虛居士作詩不求工而語有塵外趣有沖虛集二十卷平園續藁 三十八

案沖虛錢處士朝彥萬厯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隱逸傳並有傳千頃堂書目作明初人非雍正浙江通志經籍門亦沿其誤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七

徐氏涿 橫槩醉藁止齋文集 四十一○萬厯溫州府志 十七醉藁下有詩集二字

佚

陳傅良跋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槩醉藁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止齋文集 四十一 樓鑰跋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傅修期薦伯儒者由古學以奮議論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槩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脩期何人哉攻媿集 七十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宋武科紹興丁丑趙應熊榜徐泳水軍統領興化巡檢忠訓郎有橫槩醉稿

鄭氏伯英歸愚翁集

二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

佚

葉適序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焉力行為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悃悃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為祿仕者也景望循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六

不復任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已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為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其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眾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彩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龜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水心文集十二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歸愚翁集二十六卷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撰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為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卿 聚珍板本伯英今用矣每少不合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

之士也

荆溪林下偶談四永嘉鄭數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為第四名以母老不肖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婿蔡行之帥閩為之鈔版三山永嘉稱數文為大鄭公景元為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

案鄭判官伯英文肅公伯熊弟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薛氏 季宜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

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千項堂書目二十九宋藝文志補存同治壬申州本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九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為恨蓋叔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為文雖富而猶有未脫彙者先叔建安簿法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祕不復啟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於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師且自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錄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為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為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固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歧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為儒者累嗟乎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願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叔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悟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為學者之戒凡有得於

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性以進賢去不肖為務奉使淮堯首正姦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若雪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為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叔祖之學有根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師且書於仁壽堂

詒讓代家大人跋南北宋開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敷文薛右史唐之敷文之學出於周博士行已接鄉先生之傳右史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導原伊雒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於世用永嘉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為之導也敷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於其子良齋先生益稽覈攷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三

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執究極渺遂卓然自為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其為先生行狀有曰公蒞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巽然其寡欲信於家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未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殫研采獲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止齋之言如此於序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盛甚過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目舊學衰息甚可痛也我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於是姚江黃氏甬上全氏修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為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為永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於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綴學之士猶不能摩索綜貫以探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融此非儒者之不幸歟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情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假借漢宋之閒益斷斷

如也某囊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為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勾集鄉先哲遺文廣為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既而東南大亂承學之士日即於蕪陋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為勝朝流寇之禍本於姚江道咸以來粵匪之亂由於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為此邪說之說而荒蕪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弊某頃官江東賤曠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為請相國覽而善之遂捐奉屬桂鄉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歸某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志於永嘉之學者亦有所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學術升降之樞轄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間先生從孫師且始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藏舊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三

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後學瑞安孫某謹序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浪語集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薛季宣撰季宣有書古文訓已著錄季宣少師事袁溉傳河南程氏之學晚復與朱子呂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談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所見微異其後陳傅良葉適等遞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別為一派蓋周行已開其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皆灼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書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詩說案當作反古詩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春秋指要論語直解小學諸書自書古文訓以外今多佚其中庸大學解及考正握奇經則今尚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為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遂司馬之法以至於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探研貫故其持

論明晰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說精確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踴厲縱橫之致惜其年止四十得壽不永又覃思考證不甚專心於詞翰故遺棄止此然即所存者觀之其精深闕肆已足陵跨餘子矣其集乃寶慶二年其姪孫知撫州事且案當作師所編次刊行且所作後序尚存而自明以來刻本遂絕藏書家輒轉傳鈔謬脫頗甚謹重為校正而卷帙則悉仍其舊焉

困學紀聞十八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案良齋浪語集三十五卷末一卷為祭文挽詩誌狀之屬寶慶間良齋從孫師旦所編師旦為良齋伯父曾孫見水心集二銘舊鈔本跋且上脫師字四庫提要遂承其誤江明以來梓西通志四十六宋知撫州有薛思且則又誤師為思且明以來梓本久佚藏書家展轉傳鈔誤最甚同治辛未家大人命詒讓參合各本精校付刊復錄其異同為札記 卷然其譌缺尙未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能盡補正也良齋之學精博為永嘉諸儒之冠故此集敘記諸作綜貫經史卓然名家奏劄書牘暢達時務尤徵經世之略惟詩歌閒有率易之作非其至者耳其他雜著若校定握機經及大學中庸說世並無單行本亦藉此集以傳至薛師旦後敘稱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曹叔遠嘗為太學博士見止齋文集敘此所謂持節東川也管取奏劄及簡牘等刊於蜀其書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今亦未見傳本

許氏及之 許右府涉齋詩集宋史藝文志七作許及之文集今從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〇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卷作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存十八卷
涉齋課稿 九卷宋史藝文志七

佚

家大人跋許深甫涉齋集十八卷 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舊題許綸考定為及之作援據甚確而疑及之初名綸其後更名或史未及詳今按集中有綸子以筠名齋詩又有與盧次夔直學投贈詩云盧之父有師法方訓長孫鑄而次夔近釋子屈致教參孫發蒙綸繹皆從系旁蓋以偏旁聯名則綸固及之子也宋元人編輯文集往往但題某官某先生集而繫編者姓名於其次此集必許綸所編明人錄詩時未及深考因以為綸作而校脩四庫書者亦沿其誤耳 四庫書目言宋藝文志涉齋集三十卷涉齋課稿九卷焦竑經籍志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此宋刻今撫拾殘牘編為十八卷蓋視藝文志所載已佚其半然在南宋舊題今撫拾殘牘編為十八卷蓋視藝文志所載已佚其半然在南宋吾鄉諸先輩中傳詩之多亦無過於深父者矣 四庫書目又言其為詩辨香王安石氣體高亮遠過江湖詩派之刻畫瑣碎今按其所作七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言古詩用意妙遠者幾非後人所能驟然領略其他古詩亦皆排冪峭厲在南宋詩人中當為健者不但超越江湖一派惟近體詩篇幅淺狹殊乏深意則所謂下筆稍易者耳此集僅有 四庫本今年予在京師居南橫街同年袁筱鵠學士所與翁叔平庶子同巷偶屬庶子覓鄉先生集庶子以此集見示蓋法時帆祭酒詩龜所藏 四庫副本既命友人錄副復為校勘所疑者仍以歸之庶子深父依附韓平原宋史所載頗為可醜然願記周密齊東野語趙師鼻許及之諸媚侂冑之事皆怨家誣之不足深信但侂冑盛時吾鄉諸正人如徐子宜陳止齋薛象先陳壽南輩皆遭貶斥而深父乃反擢官至知樞密院則附託實所不免意文士急功近名亦如柳子厚之於王叔文特宋史言之太甚耳子以其為鄉先生書甚喜得之而其詩用功之深尤有令予不能漠然者然則文字之託亦惡可已哉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臨清舟中書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卷永樂大典案涉齋集永樂大典原題許綸撰案中王晦叔惠聽雨圖詩序自稱永嘉人字深父而諸書不載其人攷宋史許及之傳云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進士累官至知樞密院事與自序永嘉人合藝文志載許及之文集三十卷涉齋課奏九卷與今本涉齋之名合焦竑經籍志載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宋人稱樞密為右府與及之本傳官知樞密院又合則此集當為及之所撰又宋史寧宗本紀紹熙四年六月遣許及之賀金主生辰金史交聘表亦同今集中使金之詩一一具在本傳稱及之嘗為宗正簿今集中亦有題玉牒所壁閒詩則此集出於及之尤證佐鑿然永樂大典所題不知何據或及之初名綸史偶未載更名事歟此集世無傳本今據拾殘賸編為十八卷觀其讀王文公詩絕句曰文章與世為師範經術於時起世雖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奈句風流知其辨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書

香在王安石安石之文平挹歐蘇而詩在北宋諸家之中其名稍亞然早年鍛鍊鎔鑄工力至深瀛奎律髓引司馬光之言稱其晚年諸作華妙精深殆非虛譽是集雖下筆稍易未能青出於藍而氣體高亮要自琅琅盈耳較宋末江湖詩派刻畫瑣屑者過之遠矣

案涉齋許樞密及之宋史三百九十四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並有傳涉齋集永樂大典本誤題許綸 四庫提要及家人跋攷之詳矣集卷十七有題漕司涉齋詩攷宋史本傳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則涉齋當即為淮南運判時官辭齋額後遂以名集也集十一和潘德久詩注廟堂許以江西漕後又改除也涉齋少歷清要與同時名流文燕最盛如與楊萬里袁說友諸人酬贈諸詩今並見集中永嘉詩人則與潘轉楚權倡和尤鏗其次約至六七疊不已足見一時文字之樂徒以

晚節依阿遂蒙大詆然其文采富豔自不可掩其卒時水心葉忠定公為作挽詩兩章亦深致推挹見水心集八卷非徒鄉曲之私矣

又案宋史藝文志載許及之文集三十卷焦氏經籍志及千頃堂書目並作許右府涉齋詩集三十卷攷文淵閣書目十載許涉齋詩集一部七冊殘缺是明時所傳涉齋集塙係詩集故永樂大典所錄亦有詩無文宋志所載未足據也

北征紀行詩集東甌續集二 佚
東甌續集二許及之永嘉人字深甫登隆興癸未第官至樞密院參知政事有北征紀行詩集行世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書

涉齋集十六十七十八三卷所載七言絕句紀北方驛程者凡數十篇蓋即此集內詩又卷十一有袁性之自號為湖山遺老巽和予北征絕句因與其族人赴舉復見訪坐閒求書湖山隱居扁榜因為著語詩亦此集多絕句之證也

又案東甌續集二載涉齋湯婆子廢冢兩詩並與北征無涉蓋紀行集明時已無傳本趙氏轉從它書采入至大典本涉齋集並不載此二詩則明人編錄時不無佚奪故今所存詩以宋志卷數數之幾缺四之一也

宋氏晉之樟坡集宋晉之宋隆
三十卷攷魏集與進士樂清人

歷代中興君臣論

一卷 玫瑰集

佚

擬進萬言書

一卷 玫瑰集

佚

王氏 耕合齋集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集上有文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國史經籍志五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國史經籍志五

佚

真德秀跋嘉定初元公入為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

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閣既又再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

道山羣玉閒公時年六十五六鬢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

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潛及某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天

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賦公有若微

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畱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

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顛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

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

季汗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網

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

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獨懇懇以泰道包荒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略

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氣

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

燦以所刊家集來示反覆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

驚歲月之不甞慨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

西山文集三十五原題跋王祕監文集

劉克莊跋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

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

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

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後村大全

書錄解題十八合齋集十六卷祕書少監永嘉王栴木叔撰乾道丙戌

進士在永嘉諸老最為先登其容貌偉然襟韻灑然雖不以文自鳴而

諸老皆推敬之

王祕監集萬曆溫州府志十七集上並有詩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佚

葉適王木叔詩序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予屢言於執政不省

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謂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毛

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為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

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

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

爭妍鬪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

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水心文集十二

案合齋王祕監栴萬曆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王祕監集書錄解題入詩集類與合

齋集入別集類者不同蓋詩文分為二集也

彭氏仲剛彭監丞集晦菴大全集八十四

佚

朱子跋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眾獨台

之臨海為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

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為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為役法大害閱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為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惟顏侍郎度為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之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為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為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為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曠昔所聞以附焉以為有志於民者倘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

夢達 瓊莞禠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天

三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晉康禠著

三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德瓊晉康禠著四卷

佚

遊淮集

十卷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繆夢達瓊莞晉康禠著及遊淮集見萬曆溫州府志藝文門而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並作繆元德著攷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載繆夢達知昭信軍瓊州武經大夫瓊莞安撫攷知德慶府所著有遊淮集十卷瓊莞晉康禠著各三卷女訓二卷

宋史地理志六廣南東路德慶府為晉康郡軍事縣志載夢達嘗知德慶府與晉康禠著書名相應然廣東通志十六職官表宋知德慶府有繆夢遠注武翼大夫非夢達也夢遠為夢達弟乾德府見平陽知瓊州亦無繆夢達至遊淮集則通志亦題繆元德留夢炎楊夢元德字正臣知安吉州彼此替迂無從校覈今姑依萬曆府志乾隆縣志並題夢達埃更攷焉

陳氏傳長 止齋先生文集

五十一卷 附錄一卷 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宋史藝文志七並作五十一卷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宋三山本五十九卷明安正堂本併為二十八卷 國朝林上梓本分陳文節公詩集五卷文集十卷陳用光本

存 速學齋藏明正德乙丑林長繁刊本嘉靖辛卯安正堂刊本乾隆乙丑林上梓刊本道光甲午陳用光刊本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家之轡俾環嚮以趨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天

于一披剔文義躡藉眾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歧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蓋嘗忘寢廢食番玩就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屢闕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礙融窺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卻壻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盟持節湖南疏濬枵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

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蒞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傍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疾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遠夙蒙擊策俾窺津涯蒿幹鷗羽惕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羣文蟬與疇昔懇析而致孤條之靡鬱砥途之失榛平是用敬輯遺稿寄諸琬琰儻開後哲庶勿淪墜矧章布眩慕影響徧傳或混幼作或雜眞贗詭題叢帙誕彌遐歐輪耀掩污理合釐別故今哀次斷自梅潭丁亥之後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啟書簡序記襍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一卷卽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彙別自爲編附議其目庸熄淆亂先生名傳良字君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三

舉世系歷官具見於神道碑墓志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忒刊實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南城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哀搜眾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姑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爲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卽廩士羨縉數萬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摺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汨其傳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眞可爲人師矣嘉定

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儒者之所難曰德曰功曰言而已三者克具斯爲儒者之盛遠而有以恢弘魯鄒所傳之緒近而有以昭闡濂洛未啟之機尙論其世有足徵者此止齋陳文節公所以不可及也公少以斯文爲己任強學篤志弗得弗舍其從鄭景望薛季宣也以克己兢業爲要其友張欽夫呂伯恭也則交致夫持敬集義之功涵養於致知之際躬行於自得之餘剛毅樂易孝友恭肅融澈混成莫測涯涘是能立德者矣其教人也誘掖不倦四方景從士習丕變隨才有造其仕於外也事無細鉅一裁以義勸善革奸縮用溥利卓越之績傳不絕書其在朝也正色讜論直前極陳扶翊大政匡持君德欲進忠賢則黃冕仲朱元晦之遷改不與書行欲摧權奸則率逢原張子仁陳源之除目繳駁論奏苟裨社稷奮不顧身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三

是能立功者矣讀書有譜六經有論建隆有編毛詩有解詁春秋有後傳左氏有章旨周禮有進說制誥有集皇宋有大事記進讀有藝祖實錄周漢以來有兵制著書明道簡冊充棟是能立言者矣功在人德在己三者相須以爲用者也贊幸生公之鄉屢嘗誦讀遺文而私淑之茫乎如陰陽之闡闢也浩乎如河海之潤滴也燦乎如日星之炳耀也油乎如風雲之流行也雄偉而不放精深而不晦馳軼而不迫起伏敘縱愈出愈駛引古質今滌冗爲新錯綜萬務體悉人情而歸宿於至理蓋不獨繩矩之具而精粗隱顯皆可以適天下之用自有文字以來學士大夫竦企傾動固其時乎非有本者其孰能之公淹貫六經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奧而於歷代經制大法與夫當世制度沿革得失之故稽驗鉤索委曲該洽此豈汎然雕飭以驚於虛言者邪公文散載于羣書遐陬寡陋未見有統彙爲全帙者瓚近於祕閣錄出公集五十二卷則

向所嘗誦讀者百無一二存焉蓋曹公所編止自梅潭丁亥之歲而他
作不入也弘治乙丑侍御史同年澤州張君伯純往巡浙中因論鄉哲
而於公尤致嚮慕瓚遂出示公集伯純喜曰瓚求公文久矣而莫獲見
之是行未廣也請得梓之以傳且欲彙拾散逸以為外集伯純積學善
文風裁峻整在公若有宿契焉者宜其樂公之制作行於時也瀕行屬
瓚序于集後瓚何人乃敢序公文哉況樓蔡水心諸公紀述備矣聊擬
立德立功立言之實以寓泰山喬嶽企仰之意然公名高招忌行方取
詆君眷未幾而輒沮道術畧伸而復斥不肖少貶以從流俗而所謂立
功者未能充滿其志而國運寢以衰下矣可勝歎哉天佑斯文而使公
之制作復行於時固世教之所關也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夏四月既
望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經筵國史官鄭後學王瓚謹序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三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之文可法求其
本弗獲抑疑其言為未足徵遂置之去秋轉官于溫過杭謁欽差侍御
張公蒙以止齋之文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罕得鈔於內翰可梓行
於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領出至
道次舟中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
玉之聲無陳腐無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真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
於是乎徵乃作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
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於知文其
宅心公溥則是文恐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幸也
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遂篋至溫謀諸僚友咸樂捐俸其市
梓以壽其傳既訖工輒借書于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先生之名氏暨
出處履歷有行狀已識之詳王內翰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正德改

元春三月既望賜進士第同知温州府事莆田後學侯山林長繁書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三

蔡行之葉水心三先生神道碑行狀墓誌銘復附公民論雜著八篇為
五十二卷宋刻本在明時民間已無傳王宗伯從祕閣鈔得刻之業多
缺誤距今又二百四十年過此日愈久則散軼愈甚今幸邑士大夫重
加剞劂俾先儒著述藉以不朽余亦得廁贊之末闕疑正訛不敢妄意
竇易以失其真至公之學術經濟及立朝本末見於國史碑銘甚備非
後學所能置喙故第記其重刻緣起於簡末慕橋十年前司教鄞縣與
余為同僚屢相見西子湖頭今復搜訪先儒遺集有同志焉而公集再
刻於明乙丑案乙丑係弘治十八年王定作序之歲也是集實非文
此茲亦開雕於乙丑秋仲疑有若或使之者焉因并誌之乾隆十有一
年丙寅秋月海昌後學陳世修識於橫舍東軒
重編陳文節
林上梓跋
重編陳文節公詩
文集跋
不錄
南宋陳文節公有體有用之儒也余治春秋於宋元諸儒取文節及高

抑崇張元德趙子常之說為多而於文節子常則服膺尤切嘗以未見
文節之左氏章旨及文集為憾比接試溫州得乾隆年間所刻文節文
集喜其勘獲惜字多漫漶誤未為善本乃與海帆中丞謀重刻中丞
亟喜從之屬錢生士雲為校訂錢生購得明正德本為正其訛誤補其
闕佚若改正德本之四十年為十四年紹興為紹熙家大人曰曹叔遠
與何則參攷歷代帝王年表甲子而得之尤為詳審可喜也文節之學
行及其文詩之韻雅典茂為永嘉學者之冠讀其書者當自得之 四
庫全書提要言左氏章旨存於永樂大典者已殘闕不能成帙余他時
當校正補刻之比又得趙子常文集六卷亦思與重刻也樓攻媿序文
節集瑞安項氏傳霖校云是序
後傳章指語非集序也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
曰蔡幼學胡宗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聞其應如響此可見
文節考究之詳當時諸生能務實學之習惜三人文字無從見不能知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

書

其學行之所至也刻文節集既成余為序其緣起因附著之以致其懷
慕云道光十四年仲夏月既望督學使者新城後學陳用光謹序陳用
光重
刊本
南宋時為經濟之學者推陳止齋葉水心陳同甫而止齋之學校同甫
為醇篤其文亦較水心為高峻水心集則乾隆年間雷翠庭副憲已為
重刻矣止齋集之乾隆本已多漫漶闕誤新城陳石士學使屬余為重
刻之余讀 四庫全書提要稱永嘉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及南渡陳
傅良葉適為巨擘宋史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
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周行
己浮泚集有 武英殿聚珍板本伯熊集未之見季宣浪語集學使已
從莊芝階孝廉仲方寫得副本如有餉余伯熊集者余他日當謀校刊
鄭薛二先生之書也抑提要言止齋春秋後傳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

良為此書將脫棄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備書寫其已創者或留其
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完本學使他日能校
正詳著之豈非止齋所深嘉而樂與之者乎夫纂述經訓推闡儒先緒
論以勸導士子余與學使益皆有其責故著之序以誌諸學使云道光
十四年季夏月既望撫浙使者訥音後學富呢揚阿謹序陳用光重
刊本序
甲午春讀書紫陽別墅陳石士富海帆兩夫子命校宋陳文節公文集
是書始刊於宋再刊於明迄 國朝陳勉之先生重刊行世家大人曰
邑人林景橋大令上梓所刊陳勉
之僅與校勘耳此言勉之重刊誤稱為善本而焉為亥豕在所不免如
集中墓誌云開禧元年原項氏傳霖校改
蔡幼之之行狀今從項氏校改項氏曰蔡幼學
字行之作行狀說非日正作庚寅與墓誌同三月庚寅樓攻媿神道碑
三月為戊子朔則無庚申明甚行狀云夫人先公八年卒神道碑原項
今從項
氏校改又作九年考陳氏家乘及張夫人壙誌皆云夫人卒於慶元元
年則九年當作八年矣他如別項封樁集中或作今或作令或作別按
文獻通考與文節奏疏諸書皆作別項家大人曰按令當作另項今公
牘文字當作另項然集中仍作
何也凡此舛錯乾隆本蓋承明宋本之訛也因就管窺所及重加校正
其訛無可微闕無可補者仍照正德乾隆兩本鐫刊不敢少為竄易焉
道光十四年季夏月長興後學錢士雲謹跋陳用光重
刊本跋
錢士雲又跋道光十四年
光重刊本跋不錄
盧鎬跋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大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
酌古經腴充滿而以友范子冬齋亦酷嗜之手鈔口誦舉筆輒奉為主
臬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碌碌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既官于歐思購
之瑞邑而書板適于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
從孝廉余君永森易得此冊乙未十月望前寓于郡城風雨瀟瀟時一
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愧無以慰我故人也宋元學案五十
三王梓材補錄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

書

其學行之所至也刻文節集既成余為序其緣起因附著之以致其懷
慕云道光十四年仲夏月既望督學使者新城後學陳用光謹序陳用
光重
刊本
南宋時為經濟之學者推陳止齋葉水心陳同甫而止齋之學校同甫
為醇篤其文亦較水心為高峻水心集則乾隆年間雷翠庭副憲已為
重刻矣止齋集之乾隆本已多漫漶闕誤新城陳石士學使屬余為重
刻之余讀 四庫全書提要稱永嘉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及南渡陳
傅良葉適為巨擘宋史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
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周行
己浮泚集有 武英殿聚珍板本伯熊集未之見季宣浪語集學使已
從莊芝階孝廉仲方寫得副本如有餉余伯熊集者余他日當謀校刊
鄭薛二先生之書也抑提要言止齋春秋後傳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止齋集五十三卷 取珍板本注按文獻通攷作五十二卷 中書舍人 永嘉陳傅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此集為其門人曹叔遠所編前後各有叔遠序一篇所取斷自乾道丁亥訖於嘉泰癸亥凡乾道以前

之少作盡削不存其去取特為精審末為附錄一卷為樓鑰所作神道

碑蔡幼學所作墓誌葉適所作行狀 案蔡作行狀葉作墓誌此互易之誤 而又有雜文入

篇綴於其後不知誰所續入據宏治乙丑王瓚序稱澤州張璠欲掇拾

遺逸以為外集其璠重刊所附入歟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永嘉遂自

為一派而傅良及葉適尤其巨擘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

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

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美

承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然傅良之學終以通知成敗諳練掌

故為長不專於坐談心性故本傳又稱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

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實而後已蓋記其實也當寧宗即位之初朱

子以趙汝愚薦內召既汝愚與韓侂胄內批與朱子在外宮觀傅良

為中書舍人持不冝下其於朱子亦不薄然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考

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

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

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

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

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同人為舉

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云云則傅良雖與講學者

游而不涉植黨之私曲相附利亦不涉爭名之見顯立異同在宋儒之

中可稱篤實故集中多切於實用之文而密栗堅峭自然高雅亦無南

渡末流亢沓腐濫之氣蓋有本之言固迥不同矣

荆溪林下偶談二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

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藉云秋水能

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 三清熙開歐文盛行陳君舉陳

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

到 四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

衣冠佩玉嚴整 案止齋文集二 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粗繡欲如疎林茂

麓窈窕而敷榮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喜為詰屈聳牙故以

此勉之又詩云楨幹蓋亦煩繩墨風 止齋文集 味何如餘典則末云君看

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歎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毛

負用世才幹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止齋之文初

則工巧奇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委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意深義

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之者蔡行之才其集於三山

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孱始初時文氣終

消磨不盡也

方回瀛奎律髓十三陳止齋用韻詠雪簡湘中諸友夾湘而往一塵無

不在瑤池在石渠氣蓋松篁誰與競令行螟騰自相屠山光際水天無

閒夜色通朝月不如有中有一翁鬚皓白蕭然野鶴亦乘車 陳止齋傳良

南時作詠雪詩今選二首入冬日亦足以觀其詩之健浪如此 十五陳止齋月

夜書懷送客門初掩收書室更虛新篁高過瓦涼月下臨除婦病纒扶

杖兒饑或餽魚今朝吾已過莫問夜何如 尾句高 二十三陳止齋止

齋即事性已耐岑寂老應忘隱憂齊年雙白髮盡日一蒼頭竹閉緘門

鑰蒲團數漏籌未知庭廡下還有雀羅不第四聲 教子時開卷逢人
強整襟最貧看晚節多病得初心地僻焚蓮好山低竹樹深寄聲同燕
社明日又秋砧君舉以時文鳴此二一詩高古緣才高也

宋翔鳳過庭錄十六黃山谷品茶詞云鳳舞團圓餅恨分破教孤令見
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另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
事劄子第二云所謂湊額羅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借給吏祿之類令
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即今俗語之另項也

案蔡文懿作止齋行狀云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此止齋沒

後家藏彙本其刊本行於世者陳氏書錄解題載有二本一本

五十二卷今本書錄解題作五十即曹文肅所編徐鳳刊於永

嘉郡齋者正德本曹跋後有嘉定王申郡文一三山本五十卷

據吳氏林下偶談蓋蔡行之所刊者兩本同出一時未知孰先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美

孰後攷讀書附志上載周禮說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

為一書而刻之則三山本疑出曹本之前然曹氏後敘則云文

集舊未成編哀搜眾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郡博士

徐公鳳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則似曹編以前

止齋集別無刊本且曹本亦經蔡氏訂定倘蔡刻在前曹氏敘

跋尤不宜絕無一語及之良所未喻至曹編刪除少作以乾道

丁亥以後所作為始體例謹嚴尤得止齋之意其卷十二跋御

書所進嘉邸生辰詩後記云右此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

金劄子深致嘆息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樓公

賜陳傅良跋其文見及魏集六十九此集亦附刻於跋後又

此集附錄樓作神道碑亦云訪求此集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

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於此則增入
者亦復有之固非徒矜刪汰至詩文開有附注如卷一歌辭暮

之春篇注云先生有堂曰暮春御翰扁榜卷九擬進御製孝宗

皇帝挽詞九廟威靈遠句注云遠一作重卷三十九選德殿記

注云原稟今藏沈仲一家仲一名體仁瑞安人止齋門人蓋亦文

肅所加也自明以後惟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下載有止齋集

五十卷則三山本其時尙有流傳此後則不復有箸錄者惟曹

編本王文定公瓚從祕閣錄出温州同知林長繁為刻之後書

肆別有小字本與林刊同惟併為二十八卷所謂安正堂本也

安正堂本末卷林跋後題辛卯年孟冬月安正堂新刊家大人

日辛卯為嘉靖十年去王文定作序時二十六安正堂蓋當

時書肆名耳論讓案安正堂本板式與蘇沙本相似疑亦建陽

書林也其書以正德本第一卷至五卷併為二十五卷又以

五十一卷五十二卷及附錄一卷為二十六卷併為二十七卷

八三卷亦有王序及林跋書中缺字並與正德本同 國朝乾

隆丙寅瑞安林上梓又以正德本重編刊行為陳文節公詩五

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節遂大失宋本面目矣已其板焜於火

者多不獲觀曹編之舊可慨也

城南集曹叔遠止齋文集跋

案葉水心寶謨閣侍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公初講城南茶

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

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

起立駭未嘗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糜他師亦籍名陳氏城

南集蓋即茶院授徒時作曹文肅序止齋文集謂執經戶外方

履闕集肇於隆興之癸未攷止齋卒於嘉泰三年年六十七則

隆興癸未年方二十有七故曹跋指為幼作編文集時悉置不

錄也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美

道光甲午新城陳侍郎用光又以林本覆刊明槧傳播浸希學

者多不獲觀曹編之舊可慨也

城南集曹叔遠止齋文集跋

案葉水心寶謨閣侍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公初講城南茶

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

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

起立駭未嘗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糜他師亦籍名陳氏城

南集蓋即茶院授徒時作曹文肅序止齋文集謂執經戶外方

履闕集肇於隆興之癸未攷止齋卒於嘉泰三年年六十七則

隆興癸未年方二十有七故曹跋指為幼作編文集時悉置不

錄也

待遇集 荆溪林下偶談四
文獻通考三十二

伏

荆溪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
大震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屣屐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迺而求見
者如雲既入學蒞祭酒即差為太學舉錄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
敢當徑遷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
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稿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
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學

案文獻通考三十二自韓侂胄指道學為偽學葉翥上言士狂
於偽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
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有輒效請內自大學外
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考察其有舊習
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據此則止齋待遇集蓋皆制舉文
字若今所傳輿論之類其時科舉之士爭相傳習遂成宗派慶
元廢黜道學遂至見之彈章縣為厲禁曹文肅所謂片言落筆
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者也

陳止齋先生論祖

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四

存 翰林院儲明刊本 遜學齋藏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四止齋論祖五卷 浙江鮑士 宋陳傅良撰傳
良有春秋傳已著錄初傅良講學城南茶院時以科舉舊學人無異辭
於是及除宿說標發新穎學者翕然從之此論五卷蓋即為應舉而作
也首列作論要訣八章中分四書諸子通鑑君臣時務五門凡為論九
十二篇考止齋文集卷末附錄雜文數首編內守令文章民論三篇存

焉餘皆削而不錄疑傅良當日自悔其少作故其門人編次之時不以
入集特別錄此本私存為程試之用耳

項喬舉業詳說善作舉業論者莫如予永嘉止齋先生先生嘗謂作論
莫先於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詳觀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
要緊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切要字
則方可就上面著工夫此最作論之關鍵也立意既當造語又工則萬
選萬中矣 歐東私錄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學

案止齋論祖皆當時場屋程文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
陳公神道碑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
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
變攻媿所謂六經論者蓋即此論四書題諸篇無他經者或傳
刻佚之止齋時未有四書之目此本卷一雖題四書核其書宋
其篇目實不出論語孟子兩經蓋後人所加

止齋先生與論

八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並作汁卷今依明刊本

存 明刊本

申時行序 隆慶辛未 賜開堂集不載文 亦殘隨蓋出書買偽託今不錄
劉堦隱居通議二十六陳止齋論有曰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

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至論霍去病無佗美獨天幸不至之絕予按
衛青傳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即去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
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
坐留落不過由是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今觀此語又似以大將軍
衛青為有天幸不然則須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絕乃稱

案止齋與論明刊本卷首題永嘉陳傳良著述嚴陵方逢辰批
點前六卷皆論篇數與論祖同惟不分四書諸子諸目編次先
後亦小異每篇皆有評注圈點其所標篇法句法與明以來評
選經義無異間有逢辰改定亦一一注明第七卷為劄狀等十
三篇卷端題附刊止齋奏議狀序卷七第八卷為序記等十四
篇而附以蔡幼學行狀題新刻止齋先生文奧卷之八無評注
圈點文中間有缺字亦與正德本止齋集同疑書肆所加非方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

聖

氏原本也

又案 四庫全書總目載宋刊十先生與論四十卷以宋人論
十五家分類編之內亦有止齋作則與論之名由來已久此本
編自何人雖不可考然方氏既有評點當亦宋人所為疑在明
刊論祖之前故方氏改定數處論祖本並同然誌狀並未著其
目曹文肅敘止齋集謂詭題叢談布滿遐邇此類是矣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終

嘉興嚴景商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一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宋

陳氏 易庵文集 續文獻通考

佚

葉適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初隆興乾道中浙
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
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 水心文集

萬姓統譜一百八十八薛高字寧仲永嘉人任蓮丞簿棄官而隱讀書作
文至老不休家有讀書樓郡守樓鑰為之記陳謙贈之詩有萬卷編鈔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高似屋一門師友重如山之句

薛氏 叔似 薛文節文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萬曆溫州府志

佚

案薛文節集見通志及萬曆府志攷宋史三百九十七本傳載
叔似諡恭翼萬姓統譜一百八十八載作論文節萬曆府志人物
傳則云諡文節改恭翼不知何據又宋史本傳云有藁二十卷
各志載文集亦無卷數疑有變悟也

蔡氏 幼學 育德堂集

五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佚

文懿公集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西垣集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葉氏 適 水心先生文集

二十八卷 書錄解題十八 讀書記下 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 宋史藝文志七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作二十九卷

闕 卷本重刊 黎編本 乾隆乙亥 溫州刊本

拾遺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 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

佚

備眾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起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敬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為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託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為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為經以藻為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為經以法為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為經以言為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儲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為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潛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

人大梁趙汝諧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為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尤服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為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閒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見其全及為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為二十九卷鈔梓以傳而屬直為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為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者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為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為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尙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為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泰和王直書 明正統本序 余幼時先君東臬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區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栢都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

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入載始克備有曰文粹
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
標準一集十匹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
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
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
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
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明正統
本序
余甲戌校士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醇雅足爲
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也久矣余屬郡學博
士王君執玉愆恩重刊從武林藏書家覓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
至則剞劂已竣校讎亦審爰進學者而語之曰讀先生文非徒學其文
也其學爲有用之學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而切劘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四

於師友近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析資陶冶以陳同甫之豪
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者在贊越
汝愚請嘉王代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以一言爲國家定大
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爲太學博士時上疏論林栗言朱子非
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之故其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答
碑版亦有牽牽應酬之作讀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裔竭力襄
事無遺前人光彌當思所踵武且是集流播遠邇聞風興起其裨益更
曷有涯哉乾隆乙亥年季秋月兩浙督學使者後學雷鎡敬題乾隆刊
本序
葉水心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馬氏通考二十八
卷外載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今所存二十九卷則明正統間章貢
黎氏另爲蒐輯編次以傳之者其拾遺別集是否彙而爲一舊本失傳
無從考正先生裔孫賓上守其先集肄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

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寧化雷公按部至甌搜求先
賢遺集從書院得之惜其殘闕命教授王君執玉於錢塘吳氏購得全
書謀重梓焉郡之俊髦及葉氏後人咸歡然出貲相仗未克竣工教授
因太守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火有羨
倘移爲繡梓費用成厥功即令板藏院中俾諸生識有本之學發爲文
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啟口皆知於身心性命間的然求其向方
而不致猝然入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爲文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
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成丐余爲序爰
述重鐫之緣起以爲多士助若夫先生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
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乾隆乙亥仲冬浙江分巡溫處道後學朱椿謹
識乾隆刊
本序

俞文漪跋乾隆二十年 乾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五

王鳴盛跋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
李公墓志銘至之作志尚書右丞長樂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瓊墓碑
盧藏用作序張說作銘華嶽廟述聖頌達奚珣作序呂向作頌皆一文
而兩人共爲之水心作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兩人其一銘真希元跋
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公志銘二劉亦同一銘者此文章之變例王
止仲所未及舉也西莊始存稿三十二 案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
銘亦水心作見黎編文集十六此轉據真西山跋
讀書附志下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右葉適字正則之文也門人趙
汝鎡案當
作論序而刻之水心其自號云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水心集二十九卷編修朱筠
家藏本宋葉適撰適有
習學記言已著錄其文集之目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趙希弁讀書附
志者皆二十八卷又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則獨載於書錄解題且稱
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

皆論時事末卷號總集案當作後總專論買田贍兵讀書附志則但紀其集為門人趙汝鑑案當作序刻而不詳其體例此本為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所編前有自識稱少讀適策場標準慕其文至括郡訪求八年得劄狀奏議等八百餘篇因哀輯彙次合為一編蓋已非宋本之舊惟趙汝鑑原序尚存然汝鑑實用編年之法諒不加深考以意排纂遂至盡失其原次其間如財總論田計諸篇多論時事當即別集佚篇不在原集二十八卷之內諒亦不能辨別也適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嘗自言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發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韓愈所謂文必已出者殆於無忝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其持國論執政乃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綱不樂請改水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六

心蒼書不從會水心卒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誌文已改為居紀綱地其持國論則子良所紀為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見矣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六十八韻葉水心文集奏議酒熙上殿劄子應詔條奏六事愚謹按上殿當孝宗臨御二十六年應詔當光宗受禪初年辨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為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為法從水心非言官又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忍其誣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弘張湯者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水心則由此與之重矣 屯田畫一申請狀真州於瓜步滁州於定山和州於楊林石跋三處並置築堞塢此外深入第二層差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為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若曰私欲頗

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績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有筠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禮豈願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為禮不難於人欲之流致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脰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表啟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以為工者何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七

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齋虎丘皆水心為浙西憲司幹官時作也 記漢陽新修學記歷敘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 煙霏樓記公守斯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謂公猶常人爾充實積久為宋元臣此最善言公者 醉樂亭記末及古今政教尤佳 白石經藏記記少年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之亦得體 龜山祠堂記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記文載敗闕坊名錢之擾甚切 敬亭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為非當先復禮蓋水心之學然也愚按乾道開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即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

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獨
水心混然於四者之閒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
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爲卑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
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爲何物令人曉然易知如
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爲統緒者似以禮爲主故其言曰學必始於復
禮禮復而敬立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於文物
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指根本於吾心內之禮使克
去己私而復之者也禮不先於克己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於敬己私
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之復禮而公之言統
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辯也公
於義理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似於朱無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
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爲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八

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說非程子自爲之說也蘇子瞻千古奇材獨
以輕薄讎程子終身思所以破其敬之說尙終其身不能而水心欲破
之宜其說之不能自白也 序巽巖集序略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
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
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公未嘗藻飾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
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愚謂水心此言亦
寫胸中之所自得者歟 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歷齊梁士之通塞
無不以詩而唐尤甚彼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達也如
必待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舍之數則奚賴焉君頭髮大半白旁縣
田一頃蛙鳴聒他姓城隅之館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愚觀靈舒四靈
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尙遙拜之爲宗師
可嘆也已 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有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

不用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即佛而甚
者至以爲過於佛也 呂子陽老子說序謂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其習
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爲佛老莊列之說怪神靈水心集二霍相與眩
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尤
水心文之絕特者可以成誦故表出之 墓誌銘樞密汪勃徽州人紹
興二年登進士十三年和親擇不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佑執政遂爲
監察御史其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爲檜所忌欲蓋而彰矣然檜於一時
同惡既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
曲筆蓋紀實而是非自見者也 處州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
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
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
憤啟排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九

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啟之待其排而
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
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三代已
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胡崇禮誌云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
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
以故越人爲其學尤眾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議
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鹽亭山爲光孝
寺嘗爭踰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費不足以買山而葬
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
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誅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
當藪裡而揜孰在區夫人之歸天與岡恩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愧死
當時符移紛紛之有司矣 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

異論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以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為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水心之見稱於世者獨其銘誌序跋筆力橫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陰寓譏罵為能愚觀水心文雖閒譏罵實皆顯白如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家業而工晚唐詩直以為世戒非陰寓也如曰蛛絲委架詩書愠鷺羽空陂苗苜愁此明言陳益謙不讀書而冒儒衣冠不得已為作詩非陰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未可知惟數花鬚嗅松葉世傳狀鮑清卿為猴精此為譏諷然他日誌其妻劉氏直舉龐蘊夫婦棄家學佛至賣漉離此其偏好自有取輕者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掩也借曰水心時一以文為戲可盡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其橫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傳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十一

世者僅此而學之者又辱之且關學者心術故為之辯

案永嘉之學與洛閩同源異委水心之譏伊川亦如東坡象山諸人意見偶殊無害其學也至張魏公先附汪黃後主恢復富平之敗喪師蹙國豈無可議者宋人以南軒講學朱子又作魏公行狀之故遂不敢斥其罪本偏袒之見東發之學尚非姝姝曖曖依附門戶者亦為此論何也至水心之欲分兩淮江南荆湖為四鎮以駐劄兵委之財賦皆得自用蓋欲重方鎮之權以救宋之弱未嘗非識時務之言東發乃謂水心欲割四鎮棄諸人毋乃欲文致其罪乎

吳子良林下偶談二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為然也作抱膝軒詩錫誦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託銘於水

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為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為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為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菴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為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離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為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甫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於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為疑此要當為知者道也 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願其簡淡朴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十一

自然無用事用句之辯尤世俗所難識也 水心送王成叟姪云林黃橘柚重渚白藜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其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荅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為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為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荅書惜不見集中 水心為貧窶集序末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聞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消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汗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為史者當資焉 三水心與貧窶論文至夜半日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

東萊也因問貧窶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貧窶曰譬如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舊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蕘缶瓦盃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蕘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曲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為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為最 四水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為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案紫編水心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案此詩此地位已到功力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三

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節無伴月明邊案丁少明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遺蒲荷雪滿涯案題王叔範自耕圃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案贈蔡茂才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胥帶來案贈蔡茂才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峙巖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案陳待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案江蘇沈中知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案贈蔡人第二首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蒼蒼義前識簫韶舜後音案此詩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岩巖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義皇案次韻喻叔奇九日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葉花雨送春聲案此詩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聽雞催謁駕立馬待紉書案並何參亦伏野影長迷樹天文夜照城案贈高竹曉書天象切浴硯海光案沈氏友外姓

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案送周子靖置社集中何以別乃若遺臘冰千筋句春柳一絲案此詩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案薛子舒墓帆色掛曉月鱗音穿夕煙案送鄧諫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案趙清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案林處又特其細者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為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為法其徒尊為四靈翕然倣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獎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未乃云案此處有窮字向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為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既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三

出為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為水心崇尚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豔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歎也哉 四朝聞見錄甲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乙水心先生為周述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為教官至給札中祕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真文忠公撰徐玉堂鳳墓碣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 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狠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為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為進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混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

澗泉日記下葉正則文字不苟作所惜削繩刻墨尙露爾要是究見根
抵用意至到

陳昉穎川語小下邵氏聞見錄有巨羅不知何物

攻議案巨羅酒器也見北史祖暅傳又李

白詩岑參詩葉文定公端午詩云立瓶巨羅銀價踴

端午行水心益朱史本傳作忠定東殿詩集二作文定以此證之則宋史誤也是直以沙羅爲巨羅沙羅者今

之盤古之洗也當俟博古者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號

皆曰龍泉葉某後居永嘉水心寺側水心寺名也趙蹈中序公遺文直

目爲水心集當爲公辨之

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二水心集劉正字墓志云居室尤陋不改予閒過

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生而四方之過甯者無

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予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

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也二父者賓之夙復之朔建翁名起晦復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五

之子潛夫尙書諸祖父葉公之對雖似誑實賢其不變於俗也 謝上

蔡之孫曰借其子無衣食管人承符引養老母黃子耕守天台修郡志

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田宅楊龜山之家既賣其宅四

世孫子復病之爭訴紛然余景瞻守南劍曰有司用交易法耳安能空

手以得自至郡列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之修補其漏闕又職子

復於學以廩之見葉正則所爲祠記 三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

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同甫復因書求題咏於文公有

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文公曰二公詩皆甚

高而正則之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嘆息惜不曾向頂門上下

一針猶落第二義也 四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季章參政一曲亦

云素不曉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新爲之流俗強所短於無

益者何哉 案和季參政曲黎本誤入二十九卷

劉壘隱居通議一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安先生朱公或曰朱

公元晦又嘗騰章爲文公力辨林黃中之劾其於陳止齋呂東萊亦屢

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爲此時號爲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呂

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

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城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

以故越人爲其學尤眾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激坐內觀以上

皆水心語然無新辭似亦有取於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嘗觀象山與

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喪服中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

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幣於象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見

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象山視如平交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

視竊未所論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

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五

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彷彿若有見焉自是以斯道歸

益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瘳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

雖論未合然重其謙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

也昔孔子稱憤悱啟發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

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

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矣也叔向培包蒙之枯游於廣大而常自言

用功益難進道逾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

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冀

於其師者益之未暇詳也以上皆志中語予嘗記乾道間有魏揆之者

嘗以直諫膺主眷而未知益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爲

則固未足以盡道然誠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朗澈澄瑩纖翳不留高

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鄰其視強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於自得者

不差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有取豈非泥於時好
艱於顯露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書徒多修方不療二語正當斥
絕豈空表而出之邪或謂此語蓋有激而云然亦至論案陳者蓋溺於
讓之劉氏論學亦喜象山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瑩刪擇禪宗要
語定著百篇有曰予嘗問瑩儒之於佛強者愷弱者眩皆莫之曉子以
何道知之瑩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
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
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
未嘗以佛家之悟為是也 徐侍郎諱誼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爭
為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篇末多眩昧影響而已及公以
悟為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為學者開示脩證所緣至於形廢心
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為有得也參玩茲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夫

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徐公卒於嘉定初元時閩浙
諸老存者寡矣 越之新昌黃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宦年八
十七卒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病中嘗曰
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
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
公應曰然遂歿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為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歟
水心論佛學云予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羸
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
樂之閒披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始終為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
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猥欲
強為摺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
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兵所課

爾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予問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
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
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
旨若斯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蠶起援據
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書廚不可與爭也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
徒令速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
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觀此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
未知所在 二初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
退而自求足千載之已絕豁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
望出明見天理身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印
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
薛士龍奮發昭曠獨究體統帝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七

必據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安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
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
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四人鄉之哲人
也此葉氏所著温州學記之說予按水心公志止齋墓有云從公四十
年似有師弟子之分矣而每字之薛尤前輩止齋所師而亦字之未嘗
曰先生也然水心行狀止云少諸呂太史不言止齋豈於止齋惟平交
歟計其行輩即止齋實先達矣 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語當
有為而發聞之雲臥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
十七後邨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
條邨如荀卿予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奮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
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後邨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錄於此案此
蔡編水心集十
二文繁不錄識者更其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昔開慶

已未歲嘗選取水心文之絕出者手鈔成帙以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
 智識未到而輕於去取嘗疑必謬今者仕閩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
 暇日重閱全集欲採所遺而亦無逾于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
 于二十時耶因記雲翁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公所序徐致中
 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即入法結構之論也謾錄于後蓋雲翁
 翁亦喜讀水心文者俊穎超卓廣記博辨當劇談快意時輒索予同聲
 背誦晉元帝廟記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同甫王道甫周子及徐靈淵等
 諸志銘抱膝齋詩朱孃曲諸篇以為樂噫久無是契今之友朋會是意
 者寡矣舊集蓄藏歲久溼漏腐壞懼成灰塵故亟鈔而存之延祐丁巳
 四月三日 送徐致中序日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論語
 為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整令富有活精神神神荒唐久
 逝看走四鄰然致中書墨進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
 因其赴龍翁丞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似
 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汪逸少則不可知凡書皆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六

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爲點畫
 合而爲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 案此
 序劉氏全錄其文而黎編水心集 十九嘗記水心先生文中自有曰豬
 苓枯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議論不知出南華經
 徐無鬼篇其言曰藥也其質莖也枯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
 也何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
 常也此論大概喻人無貴賤觀所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爲虎不用則爲
 鼠又俗謂可貴可賤皆此意也
 梅磻詩話上吾鄉地瀕具區故郡以湖名葉水心爲趙守希蒼作勝賞
 樓記有四水會於雪溪鏡波藍浪等語
 陳櫟隨錄水心自建康帥闔病歸不復出大肆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
 重之陳筠翁者卿吳荆溪子長皆宗水心爲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
 莫能繼定宇文

案水心葉文定公雄文博辯爲永嘉諸儒之冠同時吳荆溪韓
 淵泉真西山黃東發劉漫塘諸人交口推許無異詞至於碑版
 之文照耀一世幾與韓歐諸家埒今所傳集雖非完帙然鴻篇
 巨製猶見梗概誌狀百五十餘篇幾居全集之半嘉言懿行多
 足與史傳相參證其爲溫州人作者碑誌行狀凡四十五篇婦
 女之誌尙不與焉尤吾鄉文獻之淵藪也全集在宋代凡二本
 一爲水心歿後門人趙汝諳蹈中所刊即書錄解題讀書附志
 所著錄者其本凡正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一爲
 淮東本不知何人所編書錄解題稱其無拾遺編次亦不同至
 明而正集二本並佚惟別集僅存於世正統間處州推官章貢
 黎諒乃蒐緝遺佚編爲二十九卷自序稱所得殘本有曰策場
 標準集者有曰水心文粹者有曰葉學士文集者有曰水心先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九

生文集者不知孰爲趙本孰爲淮東本也今世通行者大抵皆
 黎諒編入禊簪且佚其自跋 詩前愛日 又如黃氏日鈔六十八
 所引水心屯田畫一申請狀大學講義送徐致中序翁靈舒詩
 集序梅磻詩話中所引潘轉菴詩集序諸篇黎本並缺別集今
 世傳本首尾完具而黎編本財計下外論三外論四三篇並缺
 則按羅亦未暇備然今距黎氏編集之時又數百年不惟宋刊
 兩本不可復得即黎氏所見殘本四種亦盡散佚水心遺文終
 賴其編刻而存未可以疏舛置之也 乾隆乙亥溫州重刊黎本
 不備論 校者案第十四行黎下有 奪字原案如是無從校補
 又案黃氏日鈔讀葉水心文一卷雖撮錄大要不能備載而即
 其所錄目次以校黎本異者十九原鈔不替何本觀其有別集
 而無拾遺蓋淮東本矣今錄日鈔所載目於此并附識黎本之

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輒棄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宋宓焉十月日龍泉葉適外集自跋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南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集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一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鈔本從子本影宋葉適撰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即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為制科

進卷後六卷號外集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為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則原

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慈谿黃氏日鈔六十八水心外集治勢三篇謂人主當以身為天下之勢今天下之勢因治久忘戰而女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年天

下始習兵革敢戰而天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毫宋之閒豪傑響應或號三十萬而天下終以不振習安難變乃其勢然今天下之士惟嗜

利桀行者乃或叩閭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然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滿於陳同甫諸

人 國本三篇國本者祖宗所以立國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隆禮以御其臣恤刑以愛其民也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願而變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此深識我朝立國之意者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去秦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為著 民事三篇謂今授田之制區儒者欲復井田既時異不可行而俗吏抑兼并之說則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富人者小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諫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其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哉自楮幣行而錢隱物窮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尤費則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太過 官法三篇謂漢宣帝號責實而徒課細碎為失實今治不過若漢宣帝且舉以羣臣百僚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專之此選舉甚狹而官猥多也謂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為多亦似信周禮太過 士學二篇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闊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闊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愚按此乾涸開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 兵權二篇謂兵必用詐自孫武始今其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讀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准以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太過 官法三篇謂漢宣帝號責實而徒課細碎為失實今治不過若漢宣帝且舉以羣臣百僚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專之此選舉甚狹而官猥多也謂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為多亦似信周禮太過 士學二篇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闊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闊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愚按此乾涸開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 兵權二篇謂兵必用詐自孫武始今其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讀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准以北

皆吾之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尙安用武之術必也不多殺邦本不搖無
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愚謂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視老泉輩平
生師孫子之學霄壤矣 外論四篇謂中國之待夷狄有義有名有權
契丹更六聖百二十年無敗盟而約女真其滅其國在前日爲失義女
真吾仇也今日請和尤爲無名視其所以來而權之必有先勝之形變
困重難舉而使輕利易爲此在朝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乃略淮以
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其言慷慨激發讀之使人痛
憤愚謂果守江果安閩浙機至事成中原亦非遠正恐江自爲守而人
未嘗守江閩浙百蠻所仰又未必其能安而人自安於閩浙耳 詩謂
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聖人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蓋詩之道至
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厚憤發而不忍愚按此亦言詩者之常談特
水心長於文其形容有過人者 春秋謂治人之道人能自正於心者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美

雖聖人不能加也行之事矣折而從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佚是其次
也聞人之是己非己爲喜懼因其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不以其非爲
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至是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
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愚按世謂春秋爲賞罰之書而賞罰
必漸之理此不過兩言已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次第多爲曲折
則水心之文法然爾 周禮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
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治
之者眾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
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
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
亂也愚按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爲周禮解
嘲蓋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若

桑弘羊之於漢又管仲商鞅所不忍爲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有
弘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
干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皆遇故夫陋俗之與論王政終不合矣其
言哀痛切至嗚呼悲夫 孔子家語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
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楊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
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談性命而聖賢之實猶未嘗愚謂此借家語以排
世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聖言爾 莊子謂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
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之切與於屈原者鮮矣
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
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匹身大足以匹天下流患
蓋未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警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
古明天下之正道無出於晦翁大學中庸章句序斥天下之非道無出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美

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爲原道之配但謂其知聖人及以屈原
爲比未然而爾 崔寔謂定勸其君以嚴刑爲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蘇
綽謂商鞅以後皆謂古治爲不可復行綽佐宇文泰方高氏扼關而攻
西人凜不自保乃猶用古人治國之常道卒并齊滅梁益無敵於天下
愚謂唐太宗之治多宇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即魏證所以斥封德彝者
也 廷對答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當時事多明白謂宰
相失職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
兩制侍從不講大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備臣太備而獨當前世養兵
之患不能寬橫斂而裕民力及復讐在堅決信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
世排仗語爲多者比也 息虛論二篇其一論親征斥萊公爲無識之
甚嗜甚矣其二論待時謂越二十年之內日夜所爲皆報吳然後可言
待則正論也 實謀一篇謂四總領爲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爲諸

州之害版帳月椿爲諸縣之害此財以多爲累也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廂禁土兵耗州縣之財是兵以多爲累也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紀綱以專爲患而國威不立皆熟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 謂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祖宗盛時所入比漢唐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視宣和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措畫以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醇以相補靖康召募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數百萬維揚駐蹕呂頤浩葉夢得總財事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酒稅頭子所取猶止一二百萬其後戶部轉運使動添窠名所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取以昇總領所之外戶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天

部經用十八出於經制於是州縣之誅求者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版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今新進者矜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貢賦之法乎故經總制錢不除則縣以版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以經總制錢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產僅足者今轉徙爲盜賊凍餓而生民日困左右望而羅其細碎而國用日乏愚按水心之言懇切哀痛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爲兵張本也 薦舉謂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無過者循至京官則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不汲汲焉卑身卑體以求舉而舉人者亦不困於求者之多真能舉賢以報上愚謂此今世第一當務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願困於三薦關陞五薦改官之弊例而人才淪胥以敗矣所與共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

計月循至京官之說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之賢者以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 任子謂員郎非甚重之官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從官宰執子弟則以今所與員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之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於賢士大夫之意行之天下必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建議者行之則韓范嘗朝奏而夕斥矣嗚呼 科舉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藝祖閱天下士有更五代困場屋者因爲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錄載富鄭公以私故交段希元等耳今謂藝祖當考吏胥謂今世號公人世界官無封建而吏胥有封建天下事立成書而付之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受財鬻獄必大減且因以習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無根固窟穴二利也稍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三利也愚謂水心此議固善更合考漢世辟掾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右恐今世習驕成俗爲新進士任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天

子者不屑爾 紀綱一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本朝大綱正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關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綱矣豈有激之言乎 終論三四謂兀朮來江南空千里無當之者未嘗與之戰敗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後又以歸我我不能守彼方據之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爲利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愚觀水心論虜事情甚悉然欲一大戰必有句踐苦心實政乃可以議論爲也 上殿劄子論乘機待時四難五不可已見正集淳熙十四年孝宗之二十六年也 應詔條奏六事光宗初即位時所上也六事謂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大槩欲寬賦省兵振弱爲強此水心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

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情亦已見正集 後總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多而乏在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牽縲而不可為為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之能尚也然論治猶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幽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論欲盡省養兵之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贍兵食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水心溫州一郡為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三

二十二入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及保甲督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奎箕茗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謂可以永免擾民矣然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是溫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雞犬為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奈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以償其勞者乎脚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蝨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員必且增監門必且增脚面必且以機察提督江湖乞丐之糜必且干勢要挾闕書求為司門求為放口求為催租官泥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

必且增而十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況其私取何可預限官租之贏既倍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戶逃而追業主逃而追親屬不特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里不預聞焉豈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景定三年甲子春後學黃震謹書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三

四朝聞見錄甲胡紘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 嘉定間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 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水心先生著為進卷外彙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與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為詞科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於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彙蓋草於清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於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於賦視詞科亦異於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為 乙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為侍從力抗疏以為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

做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於今日驗矣

案水心別集第一卷為序發一篇次君德二篇治勢三篇弟二卷為國本民事財計各三篇弟三卷為官法三篇士學二篇弟四卷為兵權二篇外論四篇弟五卷為總義及易書詩春秋周禮各一篇弟六卷為管子老子家語莊子太玄左氏春秋戰國策史記三國志五代史各一篇弟七卷為總述皇極大學中庸各一篇弟八卷為傳說崔寔諸葛亮蘇綽王通各一篇以上為卷九弟九卷為廷對第十卷為始議二篇取燕三篇息虛論二篇其子曰親實謀一篇弟十一卷為財總論及經總制錢各二篇和買折帛茶鹽各一篇兵總論二篇弟十二卷為四屯駐大兵廂禁軍弓手土兵各一篇法度總論二篇資格銓選各一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三

第十三卷為薦舉任子科舉學校制科宏詞役法各一篇弟十四卷為新書吏胥監司各一篇紀綱四篇弟十五卷為終論七篇後附宣熙十四年上殿劄子及應詔條奏六事以上外弟十六卷為後總其進卷即今所傳賢良進卷外彙據自跋蓋宣熙乙巳所作將進之孝宗以備乙覽者後十九年為嘉泰甲子乃自為編定而附以奏劄二篇然其書迄未奏進故東甌詩集三載趙汝回呈水心先生詩有外彙定於何日上中與只在十年間之句其後總一卷自跋未及攷孫之宏習學記言敘云先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兵而縣官受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定制以舊廢垂以邊方數警筆墨將絕遂為後總特秘而未傳是後總乃水心絕筆之作三書本各自為卷帙水心卒後門人乃合編為一集耳水心負經世

之略晚年制置江淮雖為時不久而經畫卓然故此集論治諸篇反覆暢明切中時弊文獻通攷各門錄之幾盡其文筆雄偉尤非掇拾陳言者可比其後總專論買田贍兵黃東發頗論其不可行然治無成法在乎其人苟行之不善則封建井田聖人之大經驟舉之亦足以厲民而兆禍水心買田之議亦視行之何如耳未可遽議其疏也

賢良進卷

八卷 季滄葦藏書目○解

存歸安陸氏僕

阮元碎經室外集四賢良進卷四卷提要宋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撰按適有水心文集二十九卷四庫全書已著錄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深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卷十卷均載郡齋讀書志而適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三

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茶竹堂書目經濟門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冊即此書也萬曆温州府志載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彙六卷疑此與外彙實係一種案外彙與進卷非一種此誤故黃震讀文集日鈔于適正集外復著水心外集其篇目摘要與此卷脗合按宋史孝宗本紀宣熙十一年六月詔在內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在外守臣監司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適此卷即于其時所進蓋適抱匡時之用故初年輪對即以經世之說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士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如劉清之陸九淵章穎呂祖謙楊簡項安世皆一時賢傑洵屬有心當世之士即以文體而論亦筆力橫肆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閒有不純如陳振孫譏其所作習學記言歷詆百家而篤信子華子推崇之以為真黃農亦辨其行官田不能無害則踳駁處正復不免故朱子亦嘗移書與之

辨論文體至日鈔推尊別集以為論治之書極論天下之勢牽縮而不
可為開闢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能尚也

頴川語小下句法有呼有應葉文定公制科進卷君德篇有云其於事
天地尊宗廟也真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格也非貌
為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而況於簡慢廢缺而不畏也此段用真見其
三字凡十其下句必兩用也字為之應昔無此體

案水心賢良進卷五十篇蓋水心少時所作以備制科之舉者
文獻通考三十三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科先具詞業策論其五十篇繳送兩省侍從參考之又淳熙四年監
察御史潘緯言制科進卷率皆宿著是進卷定制五十篇且皆
豫撰以備應舉之證水心舉淳熙戊戌進士未嘗試制科然此
書在當時盛行於世慶元禁偽學與陳止齋待遇集並見於彈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書

章見文獻通考三十二詳前卷元白斑湛淵靜語二載韓侂胄為相嘗招致

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
見坐中恍然胃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
作後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則當時無人不誦是書也

又案是書宋志未著錄季氏書目載宋板賢良進卷八卷余所
見陸氏鈔本及水心別集所載並與季目同等經室外集作四
卷疑所見別一本也余嘗以鈔本與別集所載進卷校對其字
句無甚異同惟後四卷每卷子目之前各有總目如弟五卷總
義篇前題讀經五首弟六卷管子篇前題讀子五首左氏春秋
篇前題讀史五首弟七卷總述篇前題述學三首弟八卷題敘
臣五首別集本皆無之惟此標題小異耳

水心文粹

黎諒水心
文集後

策場標準集水心文集

佚

案水心文粹及策場標準集蓋皆宋時所行水心文選其書
今並未見不知何人所定標準則似書肆采別集中文編之以
射利者又宋末麗水吳思齊有集陳亮葉適一家文選見宋景
濂吳思齊傳宋文憲集四十八其書明以後久佚季滄葦藏書目亦載
水心文鈔二本注云宋鈔今亦未見傳本其較只本或前或後
均未可定也 國朝清安方葵如別有水心文鈔十卷凡文二
百八十四篇桐鄉葉良球為刻之其書傳本甚寡今不著於錄
謹附識於此方鈔首有盧文弨松廬集水心文集十二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書

佚

葉適序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末只一意貫括刻
鱗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
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
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為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
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
秤星船可絕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厭服多矣吟咏者自
知之水心文集十二

案翁常之名無攷水心集八有挽詞其弟二首云秀峯插天下
回溪曾送郴州路久迷更欲扶衰為公往葛陂龍化的盧嘶蓋
郴州通判忱之兄弟也忱字誠之樂清人水心文集十五有墓誌銘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一終

餘杭章見伊校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宋

王氏 王誠叟文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王氏 自中 厚軒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作厚軒文集今從宋元學案五十六

五卷 宋元學案

佚

戴氏 翁 岷隱文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二

陳氏 東齋集

三十卷 西山文集

佚

東齋表奏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七

佚

戴氏 厚 橫蕩類稿

十卷 文苑類集

潘氏 轉庵集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佚

鶴林玉露二姜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撈蒲

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

瀛奎律髓三潘德久題釣臺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

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英雄陳迹千年在香火空山萬木秋自

笑黃塵吹鬢客愛來祠下繫孤舟轉庵潘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

者皆本德久父任右職開門補建兵鈞卒二十八潘德久過虞美人墓梅前一曲奈何歌

千古英雄恨不磨女子在軍今莫問君王復諫向來多最憐秋雨添狐

穴誰與春醪酌棘窠一朽何須論異域寄聲青塚太媿媿此奉使時詩

梅磻詩話中永嘉潘樾字德久號轉菴水心先生序其詩集案葉編水

此言德久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評文得古人深

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為閭門舍人題釣臺一聯云但得諸

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為人傳誦嘗從使節出疆有北征往來所

賦上龜山寺一首云菜花開處認遺基荒屋殘僧未忍離寺付丙丁應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二

有數岸分南北最堪悲金鈴塔上如相語鐵佛風前亦斂眉野匠不知

行客意競磨濃墨打頑碑或未喻金鈴塔上如相語之句余按晉書佛

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殺之其

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營屏岡僕谷敏

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營屏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敏禿當捉也

此言軍出當捉得曜勒遂擒曜德久用此事不無深意

萬姓統譜二十五潘樾平生喜為詩下筆立成聲名籍甚人莫能傳永

嘉言唐詩自樾始有轉菴集

案轉菴潘鈞錯樾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周氏 學古 周會卿文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詩集 高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葉適序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詠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早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水心文集十一

案周處士學古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薛氏 仲庚覆瓿集水心文集十二

未見

葉適序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流輩而已未鉅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三

怪也來姑蘇詩門出老翁賦續通鑿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駿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未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土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閒或見他文必為之懋歎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奚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甚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胸膈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前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不飽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水心文集十一

曹氏 叔遠遜經集海集五

徐氏 照集

佚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存影宋鈔永嘉四靈詩本

案山民徐處士照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其集書錄解題所載凡三卷無集名蓋即宋本永嘉四靈詩 卷見三十五所刊本也其本較顧氏南宋羣賢小集所刊芳蘭軒集多詩一百四十三首惟第三卷樂府末宋本尚有缺策故芳蘭軒集所載莫愁曲三峽吟李夫人廢車行何所歸五篇並不存又周密絕妙好詞一選靈暉詞三闕靈暉別無詞集疑亦編坊樂府之後惜宋槧不完無由攷核也又水心文集八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詩云徐照名齊賈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四

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到雞林要倍難據此是靈暉詩集其家有單刊本今則久無傳帙藏書家插架大抵皆顧本也

芳蘭軒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集並作詩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

一卷 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集並存石門顧脩南宋羣賢小集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芳蘭軒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徐照附照字道暉一字靈暉永嘉人與徐璣翁卷趙師秀號曰永嘉四靈照即四靈之首也嘗自號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趙師秀清苑齋集有哀山民詩可以為證陳振孫書錄解題獨稱照自號天民未知何據當屬傳刻之偽也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欲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踣慘慄有首吟歎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

能道耳所以推獎之者甚至而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則謂適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之故其跋劉潛夫詩卷又有進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靈之語後人不知以為水心宗晚唐者誤也蓋四靈之詩雖鏤心就腎刻意雕琢而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照在諸家中尤為清瘦如其寄翁靈舒詩中樓高望見船句方回以為眼前事道著便新又冬日書事詩中梅遲思閨月楓遠誤春花方回亦以為思字誤字當是推敲不一乃得之是皆集中所稱佳句要其清雋者在此其卑靡者亦即在此風會升降之際固有不能自知者矣照集原本三卷此本祇一卷不知何人所并又從瀛奎律髓得詩六首東甌詩集得詩二首東甌續集得詩一首併為補遺附之於後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芳蘭軒集一卷宋徐照撰照字靈淵永嘉四靈之一也其詩源出武功取境太狹然清瘦不俗故亦能自成邱壑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五

葉適徐道暉墓誌銘徐照自號山民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欖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慘慄有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定紫芝水心文集十七鶴林玉露十四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末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盃紀實也案全本芳蘭軒集無此詩而徐璣二載亭集有之瀛奎律髓四十二載此詩亦題徐靈淵此疑誤瀛奎律髓三徐道暉題釣臺當時廊廟去此地也成空草木多年換兒孫近代窮無言傷末俗久立慕高風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尾句自來無人道十三徐道暉和翁靈舒冬日書事三首石縫敲冰水凌寒自煮茶梅遲思閨月楓遠誤春花貧喜苗新長吟憐鬢已華城中尋小屋歲晚欲移家思字誤字當是推故不一乃得之二二三兩篇方氏無評語今不錄二十三徐道暉題翁卷山

居空山無一人君此寄閒身上花來遠風前樹動頻蟲行黏壁字茶煮落巢薪若有高人至何妨不裹巾此詩真不減晚唐山中世事已無營儵然物外新野蔬僧飯潔山葛道衣輕掃葉燒茶鼎標題記藥瓶敲門舊賓客稚子會相迎中四句貧居既與世不合當令人事疎引泉魚走石掃徑葉平蔬誰念交情淺難如識面初榮途多寵辱未敢怨貧居四靈詩專力用工尾句不甚著二十八徐道暉光武廟帳閉爐煙聚山龍帝者衣真人元有道社鬼忽無威畫剝金猶在碑平字半非鼓鳴邨犬吠祭罷數翁歸五六妙但足三十徐道暉送翁靈舒遊邊孤劍色磨青深謀秘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星奏凱邊人悅翻營戰地腥期君歸幕下何石可書名第四句甚新四十二徐道暉永州寄翁靈舒古郡百蠻邊蒼梧九點煙去家疑萬里歸計在明年風順眠聽角樓高望見船鈞州當半道長得秀詩篇第六句好眼前事但道著便新寄筠州趙紫芝推官府後巖蠻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六

眾何時訪古仙井甘鄰室其鐘遠雪風傳病去茶難廢詩多石可鐫蜀江春未動猶得緩歸船三四四十七徐道暉題江心寺詩兩寺今為一僧多外國人流來天際水截斷世閒塵鴉宿腥林徑龍歸損塔輪卻宜成片石曾坐謝心身于甲寅乙卯閒至永嘉游江心寺四十八徐道暉贈不食姑衣以青為色謂如天骨青近年全不食飲水自通靈心信生狂語清羸改俗形半空仙樂奏曾向靜中聽第六句好梅稠詩話中永嘉徐照題子陵釣臺詩云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王實齋詩云梅公先嚴公壻出處同時道不同子陵為梅公壻傳記所不載意二詩必有所本

案芳蘭軒集一卷首為樂府古詩次律詩次截句總詩一百單五首願刻謂依明潘是仁宋詩選見舉賢小然潘本實四卷與願本不同或傳鈔所併也潘氏刻四靈詩余僅得翁靈舒二詩是家徐詩未見此據願修彙刻書目是

集蓋後人選本詳二十卷以宋本永嘉四靈詩校之律詩尙存大半長律及古詩樂府刪汰幾盡如遊鴈蕩山八首宋本有總此集選壽昌道中能仁寺大龍湫瀑布靈峯五詩而能仁寺詩別編於後與前三詩不相附又如未迴車及采蘭曲宋本並入樂府而此集一附五律一入截句體例亦未允當疑選錄時隨手增益故失其舊弟別有補遺詩十二首宋本亦有亦顧氏輯補本補道增和翁靈舒冬日其楊柳截句即集中之柳葉詞顧氏誤仍舊事第一第二二首其楊柳截句即集中之柳葉詞顧氏誤仍為佚詩殊失之不攷無此詩至宋槧足本顧氏未見故所補僅此也

天民集東甌詩集二作山民集今

三卷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七

徐氏集

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兩影宋鈔永嘉四靈詩本

案徐長泰璣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書錄解題其集二卷余家所藏永嘉四靈詩本塵存上卷以校顧刻二薇亭集得遺詩五十九篇又顧本有而此缺者二十九篇互相補苴存詩一百六十三篇所佚蓋不多矣四靈詩派出於晚唐故最工律句而他體則不堪擅場此集長律數篇頗有曠遠清逸之致古詩聯句諸篇亦澹雅不俗二薇亭集大半不載可惜也至五律內十日溪上兩篇語句略同實係一詩疑屬艸時別寫改本編錄者不復細覈遂兩存之二薇亭集塵存溪上一篇則較為精審矣

泉山詩稿東甌詩集二屬屬宋詩事四十三
一卷宋史藝文志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萬曆溫州府志十七別載泉山集三卷誤

存南宋羣賢小集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二薇亭集一卷浙江鮑士宋徐璣撰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趙師秀集作靈因困字即古淵字蓋偶以別體書之永嘉四靈之二也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龍游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曰四人者惟師秀嘗登科改官意謂三人皆未嘗出仕曹學士亦謂二徐皆隱居不仕今觀此卷中璣有監造御茶五言古詩蓋為主簿時作其贈趙師秀詩有游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八

宦歸來幾度春之句七言絕句又有移官南浦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因之也書錄解題載璣集一卷與此本相符其名二薇亭集則通考未載或亦偶遺也集後有補遺集三首從瀛奎律髓東甌詩集東甌續集中鈔出厲鶚宋詩紀事載璣又有泉山集今未之見或東甌詩集所載為泉山集中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二薇亭詩一卷宋徐璣撰璣字靈淵永嘉四靈之二也其詩與徐照如出一手蓋四靈同一機軸而二人才分尤相近
葉適徐文淵墓誌銘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文集二

瀛奎律髓十一徐致中夏日懷友流水階除靜孤眠得自由月生林欲
曉雨過夜如秋遠憶荷花浦誰憐杜若洲良宵恐無夢有夢即俱游
句好蓋是夏夜詩夏夜同靈暉有作即奉寄趙二丈齋居惟少睡露坐
得論文涼夜清如水明河似白雲宿禽翻樹覺幽磬渡溪聞欲識他鄉
思斯時共憶君五六夏初游謝公巖又取紗衣換天時起細風清陰花
落後長日鳥啼中水國乘舟樂曠扉有路通州民多到此猶自憶髯公
徐靈困名幾字致中許其詩在四靈中當居丁位學者細攷之則信于言
孤舟訪隱人水鄉菱藕熟晴野稻苗新為學師前業談空悞宿身鏡湖
三百頃不似此湖濱第三又寄庭深自無暑若徑復繁紆賓客不長到
兒童自可娛荷花晴帶粉蒲葉晚凝珠與爾城闌隔茲歡想不殊第六
生十四徐致中六月歸途星明殘燄點峰晴夜靜微聞水有聲六月
行人須早起一天涼露溼衣輕宦情每向途中薄詩句多於馬上成故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九

里諸公應念我稻花香裏計歸程第四句是佳二十三徐致中山居
柳竹藏花塢茅茨接草池開門驚燕子汲水得魚兒地僻春猶靜人閒
日自遲山禽啼忽住飛走有相隨近手爛熟然亦不可棄也四十二徐文淵投楊
誠齋名高身又貴自住小村深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養生非藥餌
常語盡規箴四海為儒者相逢問信音三四四十七徐致中登橫碧
軒繼趙昌甫作步陟高寺徐行不用扶青天晴又雨山色有還無句
向閒中覓茶因醉後呼所懷論未足何乃又征途第四句佳但亦本歐公四十
八徐致中不食姑惟誦天童咒飲泉不能飢只緣多自譽番以致人疑
賦質金如鶴謀生卻似龜綠華通籍後會報女仙知全如知似四字下得甚好三四頗有
評論唐張司業有此題四靈皆傲之也

案二薇亭集凡詩一百單二篇編次與芳蘭軒集同亦選本也
以永嘉四靈詩所載徐集殘本駁之如次韻劉明遠移家詩本

三首此僅錄其二其采擇頗為不苟且四靈詩宋本缺下卷其
佚詩轉藉此存其一二惟送翁巴陵之官詩前四句與四靈詩
所載大異不知所據別為一本抑選者有所點竄也至於字句
異同尤不可枚舉題語亦多小異如別趙黃中詩宋本趙下有
汝邕二字此無之則不知黃中之名張主簿經過相尋率爾贈
別詩宋本題尚有年家生三字此本亦無之則詩首上世喜同
登之句不知為何語皆不若四靈詩之詳備蓋選詩者所重在
聲病格律於題字不無節省也

翁氏卷集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一 卷 通政二百四十五

佚

西巖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十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西巖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翁卷撰卷字續
古一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三也嘗登道旆癸卯鄉薦終於布衣葉適序
其詩稱為自吐性情靡所依傍詒讓案今所見文淵閣傳鈔本西巖
目實見于黃氏日鈔六十八蓋黎諒集無此序明本水心文集亦無之然其
重編時佚之也此不知何從得之劉克莊後村集亦有贈卷詩云非
止擅唐風尤於選體工有時千載事祇在一聯中張端義貴耳集曰翁
卷四靈也有曉對詩云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詩云千年流不
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游寺云分石同僧坐
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其所取者大抵尖新刻
畫之詞蓋一時風氣所趨四靈如出一手也卷別有葦碧軒集今未見
其本厲鶚宋詩紀事載卷詩四首皆註出葦碧軒集以校此集惟寄遠

一首不載餘皆相同可知二集之詩實互相出入至張端義所舉五聯
鴉但列之逸句中不能得其全篇是在華碧軒集之外殆當時所刊
原非一本尚不止此二集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西巖集一卷宋翁卷撰卷字靈舒永嘉四靈
之三也其詩較二徐稍秀潤如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之類尚有姚
合風致

案西巖翁鄉貢卷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
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鈔本西巖集存詩一百二十五首以

華碧軒集校之多贈某先生七言律詩尋僧五言截句其二篇
願刻華碧軒及顧輯補遺十五篇而別少寄沈洞主寄遠人寄

山友徐靈暉處州蒼嶺春雪題王法師房送劉成道舟行寄趙
端行以上並五馮公嶺山雨寄山人徐靈暉東湖行鄉村四月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十一

以上並七等詩凡十三篇蓋二集皆非全書也其間篇弟先後
言截句同殊傑如贈張韓伯詩潘願各本伯並誤相韓伯張弋
字見貴耳
上藉此可以正之雖較之今本益出之詩無多然未始非校讎
之助也

華碧軒詩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無集字南米掌
賢小集本無詩字今從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本

四卷

志補。南宋擊賢小集本卷一
存宋元名家詩集本

張端義貴耳集上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曉對詩梅花分地落并氣隔

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
輕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

瀛奎律髓十三翁續古冬日登富覽亭未委海湖水往來何不閒輕煙
分近郭積雪蓋遙山漁舸汀鴻外僧廊鳥樹閒晚寒難獨立吟竟小詩

還翁靈舒學晚唐中四句工但俱咏景物而已
蓬戶掩還開幽居稱不才移松連嶠土買石帶溪苔藥信仙方服衣從
古樣裁本無官可棄安用賦歸來方氏加點 夢回一枕莊生夢回來
日未衙自煎砂井水更煮嶽僧茶宿雨消花氣驚雷長荻芽故山滄海
角遙念在春華案六七兩句 朝露出鶴帶晚雲歸石老若為貌松寒薛作衣山翁與溪友相過轉依
依案六七兩句 朝露出鶴帶晚雲歸石老若為貌松寒薛作衣山翁與溪友相過轉依
幾片落花輕知分貧堪樂無營夢亦清看君話幽隱如我願逃名四靈
獨後死然未能放其在何年此四詩固點 二十四翁續古送陳郎
中棟知嚴州頻年經虎害人望使君來地重分旌節官清管釣臺涼天
星象動吉日印符開帝擢平津策曾知有用才頻年經虎害人望使君來地重分旌節官清管釣臺涼天
須要分曉不可波及無辜只有官清管釣臺前太守或一切官吏乎
句佳上一句言係節度州又似不切大都皆然 二十九翁靈舒宿鄆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十二

子寨下已謁龍君廟明朝早過湖傍沙船盡泊經火地多枯秋至昏星
易空長楚月孤蕭條村戍闌更點有如無第五 泊舟龍游未得橋開鎖
去船難自由清禽飛入竹山葉下隨流忽見秋風喜還成歲早愁臥聞
篙子說明日到衢州三句乃 閩中秋思客愁無定跡幾處冒風埃逢得
家鄉便憑將信息回海煙蠻樹溼秋雨瘴花開舊日越王國吾今身再
來五六似 旅泊幾日溪蓬下低垂困水程喜因山縣泊路向岸汀行聞
笛生羈思看松減宦情遙知此夜月必照故山明第六句 三十三翁
靈舒壽昌道中清遊從此起過處必須看背日山梅瘦隨潮海鴨寒平
途迷望閣峻嶺疾行難聽得居人說今年冬又殘此遊雁名 石門菴山
到極深處石門為地名嵐蒸空寺壞雪壓小菴清果落羣猴拾林昏獨
虎行一僧何所得高坐若無情遊雁名山中選此二 四十八翁靈舒
不食姑嫁時衣尙著忽自欲尋仙終日常持咒經年共飲泉瘦形非是

病怪語卻如顛金母還知爾招邀歸洞天四靈皆有此詩亦一時題玉

隆宮周道士足軒貪得無厭者應難向此居爐中姪女藥案上老君書

花竹庭堦潔風煙戶牖虛道人隨分外安坐不求餘四句平亦近套

書嶽龍宮道房借門今行處羣仙第幾家晴簷鳴雪滴虛砌影梅花香

熟何年柏芽煎未社茶道人三四輩相對誦南華此詩只似宋人詩不入唐味尾句好

案潘刊葦碧軒詩集第一卷為五言古詩十二篇七言古詩三

篇第二卷為五言律詩七十七篇第三卷為七言律詩十一篇

第四卷為七言絕句十八篇雖分四卷而詩較西巖集轉少四

篇疑非宋時選本之舊潘刊四靈詩卷數皆屬宋本較多疑並潘氏所折也石門顧氏刊

本所載詩與潘本同惟併四卷為一卷又增補遺詩十五篇其

夢回詩宋詩紀事六十三載葦碧軒集有之而潘顧二本並缺

疑潘刊不無刪削厲太鴻所見猶其完本也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三

又案貴耳集所舉靈舒詩五聯宋詩紀事並列之逸句老曉對

春日二詩並已見集中吾盧詩此集無而西巖集有之惟題作

幽居又作移松連嶠土買石帶溪苔與張所見小異東甌詩集

二又載作徐靈淵詩徐集各本並不載顧氏於其目作吾盧與

貴耳集合而上句作移荷憐故土則又不同此句甚不類至瀑

布一聯此集及西巖集並無而永嘉四靈詩徐道暉詩上石門

瀑布詩正有此二句芳蘭軒集同又劉克莊後村千家詩十五

足據遊寺一聯則各集並未見今所傳四靈集並殘缺失次張

氏所舉果係翁作與否無攷也

趙氏師秀集

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伏

天樂堂集

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

伏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趙師秀紫芝

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此蒙上二徐翁皆為晚唐體者也惟師秀嘗登

科改官亦不顯

清苑齋詩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並無集

一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

存宋元名家詩集本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清苑齋集一卷浙江鮑士宋趙師秀撰師

秀字紫芝號靈秀永嘉人太祖八世孫紹熙元年進士浮沈州縣終於

高安推官永嘉四靈之四也其詩亦學晚唐然大抵多得於武功一派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四

專以鍊句為工而句法又以鍊字為要如詩人玉屑載師秀冷泉夜坐

詩樓鐘晴更響池水夜知深一聯後改更字為聽字改知字為觀字病

起詩朝客偶知承送藥野僧相保為持經一聯後改承字為親字為字

為密字可以知其門徑矣又梅磻詩話杜小山問句法於師秀答曰但

能飽喫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云云故其詩主於野逸清瘦以

矯江西之失而開寶遺風則不復沿溯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師秀集

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今皆未見此本僅一卷而題曰清苑齋集未

審為即天樂堂集之別名否趙與賦娛書堂詩話載送謝耘游淮詩二

句又東甌續集載師秀詩五首瀛奎律髓載師秀詩四首今竝附錄集

末題曰拾遺似乎別有天樂堂集而詩人玉屑所論冷泉夜坐及病起

二首稱曰天樂者今皆載此集中似乎又即天樂堂集今未能盡睹其

全莫之詳也厲鶚宋詩紀事稱秀有清苑齋集有天樂堂集分為二種

而所錄皆此集之詩則鶻亦未見天樂堂集矣古書散佚闕所不知可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清苑齋集一卷宋趙師秀撰師秀號靈秀永嘉四靈之四也四靈皆以鍊字為宗而師秀才力稍富健其詩如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為徐照等所能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則徐照等弗能也

鶴林玉露九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似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五

貴耳集上趙天樂葉天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晚唐詩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閑把青衣袖裏得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過夜半獨敲碁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甗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呈二友云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葉初落數聯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牽率故人多頴川小語下桂爾雅名棧木斫卻月中桂以月中之影似之木犀乃巖桂詩人便引木犀作月中桂誤矣趙紫芝詩巖前未有桂花開卻下得好
詩人玉屑十九趙天樂冷泉夜坐詩云樓鐘晴更響池水夜如深後改更為聽改如為觀病起詩云朝客偶知承送藥野僧相保為持經後改承作親改為作密二聯改此四字精神頓異真如光弼入子儀軍矣
天樂送真玉堂詩云每於言事際便作去朝心用唐人林寬語也

送惠補闕云長因扣寄趙昌父詩云憶就江樓別雪晴江月圓用無可語也西池宿月圓松竹深贈孔道士詩云生來還姓孔何不戴儒冠

用姚合語也姚合贈僧詩云雲來山色滿蒼苔寶冠寺詩云流來橋下水半是洞中雲用于武陵語也武陵縣王隱人云飛來瓜廬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亦合姚合語也多連水州城半在雲此類甚多姑舉一二蓋讀唐詩既多下筆自然相似非蹈襲也其間又有青於藍者識者自能辨之林玉天樂詩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約客不來過

夜半閑敲碁子落燈花意雖腐而語新柳杜小山詩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蘇召叟詩人家一樣垂楊柳種在官牆自不同二聯一意任斯菴詩了無公事鉤簾坐一樹冬青落細花趙紫芝詩滿地綠苔看不見細花如雪落冬青意亦相似不知孰先孰後其優劣必有能辨之者林玉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六

趙與厥娛書堂詩話下荆公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今古傳誦宗人紫芝送謝耘游淮詩有云柘空淮蕪白梅近楚秧青蓋模倣此
瀛奎律髓三趙師秀徐孺子宅今識高眠處滄波是切鄰已知難即鹿惟有獨潛鱗萃長過荷葉藤深失樹身閒思昔微子猶自得稱仁五六切徐孺子宅異乎西六趙師秀秋日偶書官事何曾曉閒名苦要發日昭窗深然亦工密
大書公吏恐直語眾人嫌俸少貧如故醫慵病卻添秋風牆下菊相對憶陶潛詩亦平安但三四俗五六有十五起師秀冷泉夜坐眾境碧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三四下一字是眼下一字是是秋夜偶書此生謾與蠶魚同白髮難收紙上功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夜長燈燼挑頻落秋老蟲聲聽不窮多少故人天祿貴猶將寂寞歎揚雄

三四有讀論卻不可以晚唐呈蔣薛二友中夜清寒入繻袍一杯山茗
詩一例看若如此推去儘高呈蔣薛二友中夜清寒入繻袍一杯山茗
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
止事如毛春來擬約蕭閒客同上天台看海濤此等詩平正近世人甚
尾句高麗二十三趙師秀移居謝友人見過賃得民居亦自清病身
於此寄漂零筍從壞砌磚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有井極甘便試茗無
花可插任空瓶巷南巷北相知少感爾詩人遠叩肩有餘二十九趙
師秀簡同行翁靈舒久晴灘積眾舟楫後先行終日不相見與君如各
程水禽多雪色野笛忽秋聲若有新成句溪流合讓清五六俗制然德
猶不甚高遠
安道中食餘行數步稍覺一身和露月人家閉春山瀑布多鶯啼聲出
樹花落片隨波前路東林近慚因捧檄過此乃江州德安縣所以云十
里烏紗巾上是黃塵落日荒原更恐人竹裏怪禽啼似鬼道傍枯木祭
為神亦知遠役能添老無奈高眠不救貧此地到城惟十里明朝難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七

自由身此乃赴高安推官時詩未至
郡十里所作中四句皆可喜三十三趙師秀潤岐山上作一
山大半皆楮葉絕頂閑尋得徑微無日謾勞攜紙扇有風猶怯去綿衣
野花可愛移難活啼鳥多情望即飛惟與寺僧居漸熟煮茶深院待人
歸此詩三四見得是山
上作五六亦活動三十五趙師秀薛氏瓜廬不作封侯念悠悠
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
老學圃未如君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本樂天
陳水雲與造物游之
樓何處飛來縹緲中人閒惟有畫圖同兩層簾幙垂無地一片笙簫起
半空峯竹低添秋水碧渚蓮平接夕陽紅遊人未遠蒙莊旨虛倚闌干
面面風此樓在永嘉近城兩層
一片頗俗五六亦可觀三十九趙師秀孤山寒食三月芳菲
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綿有句自
題閑處壁無錢難上貴時船最恰隱者高眠地白日春風是管絃趙紫
芝之
平石人富貴以一身此其中亦不為大無聊也四十二趙師秀寄

趙昌父逃名逃未得幾載住章泉便是重承詔多應不讓邊高風時所
係新集世方傳憶就江樓別雪晴江月圓未句全犯無可憶就西湖
極月圓松竹深然亦可喜贈
賈書陳秀才四圍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門對官河水簷依柳樹陰每留
名士飯屢索老夫吟最感春燒盡時容借檢尋陳起字宗之睦親坊賣
所辛亥年凡五年猶識其人且識其
子今近四十年肆燬人亡不可見矣新吳友人每於樓上立遠遠望新
吳春至山凝長江空雨似無懷才人盡愛多病體長瘦鶴已伶俜一臥
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力微尙覺衣裳重才
退難微筆祝靈惟有巖花心未已遍分黃菊插空瓶此詩三四先云朝
僧相保為持經後乃改下親字亦詩法所當然也但更有零三字
不佳四靈學姚合賈島詩而不至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四
十七趙師秀雁蕩寶山寺行向石欄立清寒不可云流來橋下水疑是
洞中雲欲住逢年盡因吟過夜分蕩陰當絕頂一鴈未曾聞杜荀鶴祇
便是洞中人此三四
亦相犯五六有味桃花寺舊有桃花樹人呼寺故曰石幽秋鷺上灘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六

遠夜僧聞汲井連黃葉登臺散白雲燒丹句漏令無處不逢君四靈詩
為冠大抵中四句鍛鍊磨瑩為工以題後之首尾
畧如題意而中四句亦可他入不必切於題也贈源長老歸自湘中
白髮半頭寒未剃形容清瘦異於常為人作畫衣添黑對客園基爪甚
長不染世間如菌菴只留胸次著蒲湘住山亦自年來懶竹閣門前借
一房潘籍之中亦新
巧第第六句佳四十八趙師秀一真姑忽然能不食飲水度中
年此事知難偽令人信有仙形容無血色衣服有香煙聽說瑤池路猶
如在目前四靈學陳唐詩故題目亦效之四
人之中紫芝最熟而有餘味云桐柏觀山深地忽平縹緲
見殊庭瀑近春風溼松多曉日清石壇遺鶴羽粉壁剝龍形道士王靈
寶輕強滿百齡五六
延福觀寂寞古仙宮松林常有風鶴毛兼葉下井
氣與雲同背日苔磚紫多年粉壁紅相傳陶縣令曾住此山中
梅磻詩話中趙紫芝天樂呈蔣薛二友詩云中夜輕寒入繻袍一杯山
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

何止事如毛春來凝約蕭閑伴同上天台看海濤全篇有蕭灑自適之趣第三句尤佳惠崇池上詩云禽還時動竹亦此意葢霜落則禽寒寒則翻身寫物之妙可見矣

惠棟易漢學敘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葢實錄也

案趙推官師秀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潘刊清苑齋詩集第一卷為五言古詩十一篇第二卷為五言律詩八十四篇第三卷為七言律詩二十八篇第四卷為七言絕句十篇編次與芳蘭軒集同亦選本也顧本并為一卷吳本五言律詩內送蔣 推赴岳陽詩一篇重見顧刊刪之餘詩兩刻並同顧本別有補遺一首然賁耳集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九

所舉再移居詩娛書堂詩話所載送謝耘遊淮詩並已不存葢其佚者多矣

潘氏 次鳳 潘應韶文集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潘靜海次鳳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薛氏 師石 瓜廬詩 東甌詩集二作瓜廬集今從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

存 江湖羣賢 小集本

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杜當其時人人皆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音之瑟哉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治擇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

心先生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為廣夷鏤為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迴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間謂四靈君為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不過比興然上下數千年間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擬之而弗似矣四靈陋晚唐而不為語不驚人不止而後生常則其步趨警效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悟也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家真知幾之士哉景石名家子多讀書通八陣八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骸築廬會昌湖西灌瓜貼樹簞醉擊鮮日為文會論切闢析恐不人人陶謝韋杜也情真氣和庶幾乎有道者而年五十一死矣死後人士無遠近爭致其詩其子弟手鈔不能給於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今詩又止是乎嘉熙元年清明日東閣趙汝回序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十

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葢人品同夷澹同所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瓊瑤之音迭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猶其亡乎此子於瓜廬編加敬西里趙希道題

竊歎古今知名士非文字言語固無以垂後而後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目則所重者葢不特文字言語間也陶靖節之潔操絕俗杜工部之忠恪愛君李太白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後及其詩若瓜廬耕釣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液羣書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肥遯之辭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宋人也讀其詩止於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日荆山劉植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錄次非暗語所及則書題所

緘寄也掩卷俯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最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
賈如何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誦一以杜
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
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意極元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
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
哉余猶記其游廬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峰其一雲石橋有泉湧龍頻躍
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東谷
王汶

予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
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
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
約不求人知其所謂詩若清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三

先生之所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始出
而求者益眾平生所爲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僅得幾篇旋錄諸板
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爲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
有父風而出處異矣禧祐丙午夏五東廬老人曹幽題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瓜廬詩一卷編修廬守 謙家藏本宋薛師石撰師石

字景石永嘉人隱居不仕築屋會昌湖西題曰瓜廬趙師秀詩野水多
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卽爲瓜廬作也是集卷末有王綽所作墓誌述
其始末詳甚卷首有趙汝回序稱其每與四靈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
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今觀其詩語多本色不似四靈以尖
新字句爲工所謂夷鏤爲素者殆於近之至於邊幅太窄與象太近則四
人稍同一門徑所謂融狹爲廣者殊未見其然蓋才地視四人稍弱而
耕釣優游以詩自適意思蕭散不似四靈之一字一句刻意苦吟故所

就大同而小異也荆山劉植跋稱其多肥遯之詞斯言諒矣

王綽薛瓜廬墓誌銘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劉詠道
戴文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行陳叔方
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論則又有瓜廬隱君薛景石者焉繼後諸家
又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倫風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
昔之江西幾似矣豈不盛哉景石有瓜廬集若干卷瓜廬詩 附錄

案瓜廬薛處士師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

縣志文苑傳並有傳瓜廬學詩於徐道輝水心文集八有薛景

請使行質以而其所作乃與四靈體格小異詩派中與趙東閣

子錢界之詩而其所作乃與四靈體格小異詩派中與趙東閣

皆能別開蹊徑者所著詩集一卷見宋本江湖羣賢小集據趙

東閣敘及曹東廬跋則瓜廬歿後其子峻等有單刊本今未之

見不知天壤內尚有流傳否小集本詩凡一百一十二篇東廬詩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二

三

集所錄詩四篇並在其內宋刻卷末附四靈留題瓜廬詩各一
首又趙師秀寄贈詩二首趙希迈薛美詩各一首前後敘跋亦
並完具或卽從家本覆刊也

盧氏祖鼻

蒲江詩藁孫應時燭 湖集十

佚

孫應時序東嘉盧申之妙年取進士第辭藻逸發如水涌山出見子於
吳中不鄙定交之喜爲樂府余曰不如詩之愈也申之卽大肆其力於
詩居三年寄蒲江詩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之高下而眾芳之雜
襲也麗然其秋若風霜之清高而山川之寥廓也澹兮如幽人處土自
足於塵垢之外儼兮如王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閒也窈兮其思之深
悠兮其味之長也蓋申之天分自高而用心尤苦洞視古今作者神交
而力角之不愜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

於余余固未嘗工詩而何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可以止矣
作詩正如飲酒酒所以養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坡所
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也或曰子曩力進申之於詩今之言不疑於相
戾乎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子勿慮獨湖

張端義貴耳集上蒲江盧申之祖鼻曾為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
寒九陌香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漫擔頭時得數枝看有舟中獨酌
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
篷長舫繫人愁暮煙疎雨分攜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領先生詞外之
旨

菊花時語意清新頗能模寫村居景趣

曹氏 玉泉集

二十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佚

陳世崇隨隱漫錄五宋坦齋謂曹東畝案當曰君生永嘉案元改詩學
江西日興到何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
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

梅磻詩話下括蒼馮公嶺延袤數十里其高插天山之顛有半山庵乃
往來駐足之地壁間留題甚多東畝曹西士幽布衣時經過題兩絕於
壁云平蕪十里綠迢迢水宿山行行耐勞最是愁人最奇崛馮公之嶽
浙江壽村南村北梧桐樹山後山前白菜花莫向社鵲啼處宿鄉寒
食客思家後 出藩入從仕路通顯庵僧案鏡板揭之樹間

案東畝曹文肅公幽教授時子宋史四百十六萬厯溫州府
志官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粵氏 潛山集流川

佚

戴栩婁南伯墓誌銘南伯名鑄君既卒有潛山集若干卷孤穀所纂次
也介其狀請銘余讀之曰文之體不相沿其究一爾且吟咏以性情論
箸以義理古人未有越此者世所同知而或不能自通於古人以其性
情否而理義闇也君詩用元祐律雖繪組故事以就聲韻而高睨物表
自為開闢不失性情之正其他文倫紀條通勸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
若駢儷則君集中居大半夫四六本法不過句偶按昔字辭運今意調
隨其分量可以稱工尤者絕出矣君割製採合理義默貫然則君之文
無物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一年而溘泊以死也君
之先繇長谿徙永嘉伯祖監察御史寅亮者自譜其系距唐納言十四
世爾流川

戴氏 流川集萬厯溫州府志十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佚

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國史經籍志五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卷 存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二流川集十卷永樂大典宋戴栩撰栩字文子
朱彝尊經義考引王瓚說作字立子未知孰是也永嘉人登嘉定元年
進士為太學博士遷祕書郎出知臨江軍不赴後復起為湖南安撫司
參議官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所著流川集十八卷按栩有絕句云近來
萬境心如洗笑改斜川為流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以名集也外間
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採綴編次釐為十卷栩與徐璣翁卷趙
紫芝等同里故其詩派去四靈為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鏤刻為工與
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蓋同源異流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其文
章法度則本為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
為酷似中如論聖學論邊備諸劄子亦復敷陳剴切在永嘉末派可云

尚有典型經義考載棚所著有五經說註曰已佚今考其說惟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未必盡行其立論頗為有識至於謂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編簡之相亂大抵南宋諸人輕詆漢儒之餘唾雖不存可也

案浣川集永樂大典本存詩三卷文七卷浣川學于水心此集

一題吳明輔文集後敘云頗憶從水心游每遇佳題輒令同賦

是浣川於水心文法親得其指授故此集所存文奇警恣肆雜

之水心集中幾不可辨詩則與水心倡和者尤徠律詩頗近四

靈而工麗過之如勸耕題正覺寺云地形綠水盡潮勢挾山來

又云巖溜無時滴松風盡日來題石龍云鱗甲從人看莓苔自

舊青題方公墓云葬地不封秋雨死詩壇空在暮山平送胡夢

昱貶象州云此愁欲別柳邊雨明日初程桂外人並佳句也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五

朱氏 景淵 詩集 浣川 集九

失

戴栩跋余舊友彫謝或散而他游其在者以余衰病不相往來閒以事請予力不能應重拂其情俛仰愧懼而已獨南蕩朱君景淵出必見見無他故必示以詩余與詩絕久矣而君勤勤如此所謂不以榮枯二其心者歟君詩婉麗清密如萬舞九奏笙磬間發聽者忘倦而何待余之刻畫其不可不言者則君之行誼是已君蒲江先生之南容也當蒲江在時期贈無虛日君亦哀窮悼出隨手散盡館於岐里毅然不干以私無纖粟累其意徒他館亦然以故貴人多愛敬之君通詩書禮及韜畧之學倦游場屋而以膏馥沾丐取榮名者無德色也斯不亦行誼過人當世之奇男子歟讀君集因書其末 浣川 集九

案朱景淵事蹟無攷據戴序蓋盧直院祖舉婿也

劉氏 植 漁屋集 江湖後 集十四

闕 江湖後 集本

江湖後集十四劉植字成道永嘉人安上曾孫有漁屋集

案劉成道號漁屋詩集四薛仲止嘗為作漁屋詩見雲泉詩其

集宋以來久無傳帙元樂大典本江湖後集十四存詩二十四

首蓋當時臨安書肆固有刊本也王成安薛瓜廬墓誌數永嘉

之作唐詩者成道亦其一今存詩雖不多而清詞雋語猶足見

四靈詩派東甌詩集四載成道詩一篇其鳳凰臺一篇為江湖

後集所無可以據補此外佚篇剩句無可接據矣

楊氏 休 南渚集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八

佚

江西通志六十二楊林字山立溫州人咸淳中攝南豐令時邑遭寇毀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美

林璣其渠魁埽其巢穴招集流離葺理塵市百廢具興諸臺奏最有旨

再任士民安之 休 林誤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嘉定武科楊休平陽人南豐宰閭門舍人

周氏 端 朝 周子靜集 萬曆溫州 府志十七

佚

陳氏 植 潛室文集 萬曆溫州 府志十七

佚

趙氏 汝 回 東閣吟藁 江瀾後集七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 萬曆溫州 府志十七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並作趙幾道詩集

闕 江瀾後 集本

江湖後集七趙汝回字幾道浚儀人宋南渡後宗室散處南方猶題

太宗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主管進奏院有東閣吟藁

東甌詩集三趙汝回字幾道永嘉人號東閣登嘉定第授忠州判官詠

橋花詩春風過後雪初白夜雨晴時水亦香詠水仙花詩屈原一點沈
湘恨李白三更捉月魂是皆奇句惜無全集
萬姓統譜八十三趙汝回名重一時苦吟興致高適自成一家詠橋花
詩春風過後雪初白夜雨晴時水亦香詠水仙云屈原一點沈湘恨李
白三生捉月身皆為詩人所珍從其學者多知名

案東閣趙管院汝回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
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江湖後集載有東閣吟藁蓋由原
本標題王成安薛瓜廬墓誌銘以東閣為四靈派然其作瓜廬
雲泉兩詩敘于四靈頗致不滿東甌詩集二載宋慶之哭趙東
閣詩亦云往年失四靈詩道微一髮縞素革織組宮商節亂聒
力排唐末陋意與風雅軌則東閣論詩不取晚唐與四靈雖同
而實異矣江湖後集所錄詩凡三十一篇其古詩九篇奇警清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毛

逸非復晚唐格調亦足徵其非專學四靈詩者也東甌詩集二
亦錄幾道詩十首其八不見於後集又詩集註所舉詠橋花水
仙花二詩後集亦並未載然則幾道詩散佚者多矣

趙氏

汝迂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萬姓統譜八十三趙汝迂字叔午以詩知名登嘉定第駸駸進用因夜
卒 兩梧桐王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觸時相怒謫官淪落不得志而

案寒泉趙進士汝迂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
光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萬姓統譜載其以夜雨梧桐王子
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謫官通志府縣志並同其說攷流奎
律髓二十劉潛夫落梅詩注云潛夫有南岳五稟當寶慶初史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一

毛

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刊江湖集南岳五稟
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
邸而謂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敖臞庵器之為太學生時以詩
痛趙忠定丞相之死韓侂胄下史逮捕亡命韓敗乃始登第致
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為器之所作者併潛夫梅花詩
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又鶴林玉露十寶紹開中興江
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敖器
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被相橋此詩與流奎律髓
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周密齊東野語十六寶慶閒李知
孝為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
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
子暈汴京紀事一聯為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

鄭氏 汝迂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三十卷 府志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武科嘉定丁丑朱嗣定榜進士鄭泌有才名召
對嘉之特賜文科知安豐軍

趙氏 希道

西里詩藁宋詩紀事八十五〇東
歐詩存八作西里集

佚

東甌詩集四趙希迈樂清人號西里

宋詩紀事八十五宗室希邁字端行號西里永嘉人太祖九世孫有西里詩藁

案趙西里希迈近字字書所無他書或作邁通雅書萬為万遂

拾遺三東甌詩集四嘉定庚辰進士官至知柳州通志選舉作

並作迈今姑從之趙諫東甌續集叙云於文獻大家訪求得西里石

志選舉作趙渠桌齋暨昆陽文獻等集是此集傳本趙尙見之故續集於西

里詩選錄獨多也

黃氏漢章茶坡小藁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伏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宋進士嘉定庚辰劉涓楊黃漢章平陽人提刑祕

閣運副著有茶坡集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二

无

湯氏建藝堂文集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伏

劉氏天益筠坡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誤題

伏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劉天益生平邃于理學文尤高古警拔所著有筠

坡集行世

案筠坡劉賢良天益處士軫子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有傳

賈氏孝燕焦尾集蒙川遺稿四

伏

鏡馳集蒙川遺稿四

伏

劉敬賈鎔鏡墓誌銘鎔鏡先生諱孝標字季華幼有異質羣書一覽習

聲律屢舉不就弗以愠通歷代史記雜家律曆浮屠書致思冲逸一毫

戶外事不入耳而於唐人詩尤工自號鎔鏡凡宇宙之廣山川之奇水

石草木之秀盡歸陶寫古風樂府迅逸灑落而近體律紆積茂最融風

煽變家藏且燬於是緝其所追省者曰焦尾集寄迹大父掛冠之地海

棠叢植慕徐常侍結巢意又自號海棠巢喜賓友岸幘迎笑商推古今

竟日無容援筆成詩不為推敲態而奇正變化渾然天是擬其

所晚得者曰鏡馳集註西漢紀則有文編府郡典故則有聯璧

事鑑取東坡互註重因二十卷成誦馬人猶自念庭闈

然增慨而題其卷闕悲帖也先生文勁氣

橫鶩隘視門友若資講陳公南一少卿趙公崇暉正言陳公求

魯折節視先生不敢友清祐八年年七有五而卒賈氏繇閩徙溫之樂

清蒙川遺稿四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二

辛

案賈鎔鏡舊府縣志無傳焦尾鏡馳兩集亦未著錄蒙川所作

墓誌見余家所藏舊鈔遺稿卷末缺字甚夥後半竟不可讀

文瀾閣本遂刪之非舊本尙存幾無從得其姓氏亦鎔鏡之不

幸也誌中載其著述尙有注西漢紀聯璧事鑑舊本此處無缺

全東坡互注重口此不知何書疑注東坡詩矣鈔本重字下缺

一言下疑缺二十卷因書名缺奪無從校補今不復分析著錄附

識于此俟見善本再為補入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二終

吳興沈維伯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三

集部

瑞安 孫詒讓 編

別集類

朱

周氏 元龜 蒼巖襟笈

八十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盧氏 方春 盧柳南小簡

一卷 百川書

存 遜學齋藏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羣公小簡六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成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化乙未徐傳序敘稱蘇文忠方秋崖趙清曠盧柳南孫仲益五先生之所著

東歐詩集三盧方春號柳南永嘉人登嘉熙進士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進士嘉熙戊戌周坦榜盧方春永嘉人省元工詩

案文獻通考選舉考五載嘉熙二年省元參列非盧方春志疑誤

案盧柳南小簡七十二首刻在嘉靖壬辰慎獨齋所刊羣公小

簡第四卷皆墳肩酬應書割語多淺俗蓋宋元間書肆所編刻

也後又附二十六首據原注本趙清曠小簡因其體似盧作遂

移入此卷殊無確據疑亦書賈所為矣

徐氏 傲夫 桃渚集 雍正浙江通志

佚

案桃渚徐侍郎傲夫雍正浙江通志義行傳萬厯溫州府志文

學傳乾隆平陽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戴氏 仔 開治堂集

七十二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開治堂集七十二卷亦曰居業集戴仔撰

項氏 桂發 皇華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一宋武科酒祐甲辰項桂發榜項桂發居項橋知循

州雷州權護衛防禦使帶御器械詔授同知樞密院事 案宋史辛輔表

萬厯溫州府志選舉門載桂發

官亦止云知雷州北疑不足據

應氏 節 平坡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乾隆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林景熙故待制吏部侍郎應公墓誌銘公為文精寔詣理有補世教自

號平坡居士 集五

案平坡應侍郎節嚴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

臣傳並有傳

侯氏 霜崖集 宋史二百十三 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崖作崖

佚

緜山侯氏譜八一府君高字道子號霜崖事在宋史忠義傳中所著有

霜崖集博士陳松龍序之大畧謂府君人文霜潔崖峻已而府君果以

全節表百世云 八二府君諱萬字恭子號石厓霜崖公之仲弟升國

子上舍未命卒是時吾侯文儒振矣霜崖公為之倡有憶思齊叔送弟

恭子讀書嚴瀨二詩 續文獻通考

案侯節毅公高宋史忠義傳八雍正浙江通志忠臣傳萬厯溫

州府志忠節傳道光樂清縣志忠烈傳並有傳
潘氏希白 柳塘集 府志十七

佚

萬姓統譜二十五潘希白蚤學詩於趙汝回既而與樂府駢儷俱著稱於時卜築柳塘一時文會名流咸集

案漁莊潘檢閱希白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江湖後集七載趙汝回奉歸柳塘

潘希白詩稿詩云纖柳縫花雅道衰將題錦卷復敲推夜寒吟苦冰漸合境寂心融造化來斷石崑崙攜玉下乘槎河海到天

迴今時古調何人愛東野長江在夜臺則漁莊詩蓋學孟賈者

李氏 君錫 李宗周 稊稊 府志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三

案李常丞君錫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蘇氏 景瑞 文集

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 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十九作十卷

未見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蘇景瑞文集十二卷永嘉人遷丹徒宋寶祐四年進士入元不仕 案景瑞平陽人此云永嘉人者宋時

寶祐四年登科錄第四甲第八十人蘇景瑞字國珍小名 小字

第六十三具慶下年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日時生外氏項治書二舉

兄弟三人娶 曾祖世良迪功郎祖道父文煥本貫溫州平陽縣親

仁鄉父為戶

至順鎮江志十九蘇景瑞字國珍永嘉人徙居京口宋國學內舍生寶

祐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萬安軍軍學教授官至朝奉郎太府寺丞歸附後杜門不仕自號芝山逸人卒年六十六有文集十卷

案蘇景瑞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及雍正通志乾隆府志並作蘇景瑞非也 萬厓府志乾隆平

誤 阮元兩浙金石志十三載江湖偉觀咸淳八年六月銓試敘

拜題名亦有蘇景瑞足與登科錄及鎮江志相證矣

薛氏 雲泉詩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五 存 江湖羣賢

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唐之晚為崑體本朝有江西體江西起於變崑崑不足道也而江西以力勝少涵汎之旨獨選體近古然無律詩故

唐詩最著世之病唐詩者謂其短近不過景物無一言及理此大不然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四

詩未有不託物而理未有出於物之外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今觀三百篇大抵鳥獸草木之間不可以是譬也而人之於詩其心術之邪正志趣之高下氣習之厚薄如其所作無不呈露如少陵之詩而得其為忠太白之詩而得其為豪郊島之詩寒苦而其器必隘章白之詩蘊藉而其情必遠自然初非因想而生見者昔坡公論六家書謂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肝睢側媚之態非獨作字為然雖文皆然也故作詩實識體尤在養性不養性則無本不識體則無法永嘉自四靈為唐詩一時水心首見賞異四人之體畧同而道暉紫芝其山林閨閣之氣各不能捨雲泉薛君仲止以詩名於時本用唐體而物與理稱更成一家其人蕭散之際自有繩尺始而色其貌若生久而旨其味益洽恬靜不求本於天性未易以矯揉學者雖其詩未足以盡其人然必有是人而後有是詩讀者當自得於言語之外云淳祐己酉五月日東閣

趙汝回序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五雲泉詩一卷編修汪如宋薛調撰調字仲

止一字寶日永嘉人寶祐四年進士官長溪簿宋承五代之後其詩數

變一變而西崑再變而元祐三變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

其行最久而西崑再變而元祐三變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

靈名爲晚唐其所宗是止姚合一家所謂武功體者是也其法以新切

爲宗而寫景細瑣邊幅太狹遂爲宋末江湖之濫觴葉適以鄉曲之故

初力推之久而亦覺其偏始稍異論吳子良林下偶談述之頗悉調之

所作皆出入四靈之間不免局於門戶然尚永嘉之初派非永嘉之末

派錄之亦足備一格也

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五甲第三十八人薛調字賓日小名峽小字仲止

第萬三元感下年四十五六月十日巳時生外氏陳治書三舉兄弟三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五

人娶林氏曾祖長逢祖紹中奉大夫父師武承議郎本貫溫州永嘉縣

在城梯雲坊

案雲泉詩見宋本江湖羣賢小集凡詩二百七十餘篇其詩派

出於四靈然在同時諸家獨爲後出故王松臺薛瓜廬墓誌未

舉其名今集中所存詩多與宋飲冰劉荆山趙東閣潘漁莊諸

人酬酢並永嘉勝流也又趙東閣別選雲泉與宋飲冰詩合名

雙玉集今亦不傳雙玉集二十

耕樂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伏

清醒小稿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伏

王氏北山稿萬厓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

佚

盛氏烈峴窗浪語集十一

佚

江湖後集十一盛烈永嘉人有峴窗浪語

案盛烈事蹟舊府志無攷東甌詩集及屬鴉宋詩紀事亦並

無其詩惟江湖後集載其詩十六首而題咏西湖者居其半疑

永嘉人之僑寓臨安者

林氏公一梅南集

三十卷雍正浙江通志

佚

林氏千之雲根癡菴稿萬厓溫州府志十七。續文獻通攷一百八十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六

案林知州千之萬厓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

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劉氏蒙川先生遺稿宋史本傳東甌詩集三續文獻通攷一百八十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四

作蒙川遺稿今從舊鈔本

十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

闕清劉氏擬印本同治癸酉新刊本

先伯氏蒙川先生少有志操刻勵清苦以成其學而惟孝惟忠雖流離

顛沛中亦未嘗忘於言其立身大節雖沒齒無愧怍也平生無他嗜好

惟殫精畢思於文字間凡所著述與諫坡奏牘檄垣制藁經緯納獻本

依身本若若干卷悉以自隨今皆散落不復見矣可哀也

夫廬室爲煖幸而讀書之朝陽閣歸然於蒼梧間亦天也耶喜而爲謁

記求當代之鴻師碩儒晨星稀矣惟息堂先生鄭公又赴蒲輪之召應

奎遂有請焉迺蒙念同年之舊思獻納之暇據其寔而其文炳如也
此下有奎每追念先生奎字身不無遺憾乃於鉛槧散失之餘或得之
斷簡殘篇自鉛字至或字身本無或得之朋友記識若文若詩哀聚僅十
卷本與宋史本傳合依為蒙川先生遺稿以應奎年之既衰既衰窮本
聲形近而就衰疑後人所改既衰朝露行晞何能廣索冥搜姑錄諸梓以示
子若孫而朝陽閣記雖已刻於閣之楣矣今并入十卷之首擬本并作并
所改夫文載道者也文雖不能盡得苟能僅存則道亦與之俱存庶乎
不與龍門草木俱腐焉爾大德辛丑歲上元日弟應奎端拜首書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七

生出焉節義不讓梅溪而境之艱阻有甚焉者蓋宋自寧宗後宗社大
事一壞於韓再壞於史三壞於鄭安晚之再相四壞於丁大全之專權
一時狡險之徒方附影希風無所不為朝養士之澤銷磨殆盡矣先
生以太學生伏闕上書數痛哭流涕而言之畧無畏阻卒之身遭貶謫
屏跡南安其始境之艱如此厥後岷出徽消賜環歸國中年通籍時事
日非雖嘗出領郡符入司銓柄而半閒堂氣焰方張終不得少行其志
迨奉諱還鄉讀祭禮未終宋社已屋毅然赴國難開關數千里扶持幼
君崎嶇嶺海間遂賣志以及其晚境之艱又如此後之人因先生之境
而考其詩文由先生之詩文而觀其節義有杜老之悲吟而此字寓諸
香山之諷諭有宣公之懇摯而濟以南豐之利平非學養兼至其孰能
與於斯椿嘗伏讀史書竊歎寶祐六君子以直諫得名其始終一節事
事與此舉相稱者獨有先生不才遠時之危忘身殉國學問闕而未發

經猷鬱而不光平生著作僅有流傳然皆掇拾於秦灰楚焰之餘存什
一於千百以視梅溪之所遭夷險有不同而顯晦因之矣梅溪集屢經
梓行而蒙川遺稿十卷板已久佚邑竹嶼劉君樂亭永同叔璞嶼希兄
校亭弟心田賦獻之永葭涇與同族大橋頭西山益廣等謀付梓人
樂亭心田弟心田賦獻之永葭涇與同族大橋頭西山益廣等謀付梓人
之而西山之勤贊其成亦有足稱者椿榦材庸學獲與校訂因葺先生
年譜并疏當日立朝大節弁諸簡端俾讀先生書者知其節義發為文
章益信其清明剛大之氣與梅溪有同揆也是亦知人論世之一端也
昔咸豐七年丁巳季夏月邑後學林大椿恆軒拜手撰活字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四蒙川遺稿四卷浙江鮑士宋劉徽撰徽字
聲伯號質翁樂清人瀛祐初以試入太學伏闕上書攻丁大全送南安
軍安置大全敗後召還廷試又以對策忤賈似道復為所抑後由昭慶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八

軍節度掌書記除學官擢御史累官至吏部尚書遭母喪解官遂不復
起會宋亡二王航海敵追從入廣至羅浮而卒諡忠肅所著有諫坡奏
牘薇垣制藁經帷納獻諸書航海時挾以自隨遂散落不存此詩文殘
稿四卷乃其弟應奎所哀集也徽危言勁氣屢觸權姦富國木板蕩之
時瓊尾流離抱節以死忠義已足不朽其詩亦瀟古淡泊雖艱於風會
格律未純而人品既高神思自別下視方回諸人如鳳凰之翔于凡矣
惟傳鈔既久文多譌脫更無別本可校為足惜耳卷首有應奎序作於
元大德中又有鄭滌孫朝陽閣記一篇閣為徽山中讀書之地徽歿後
舊宅盡燬惟是閣尚存故應奎屬滌孫為之記云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蒙川遺稿四卷宋劉勰論議謹案忠肅之名
頃堂書目二十九補宋史載撰其弟應奎編補觸忤權姦再遭挫折卒
文志並作此亦沿其誤撰其弟應奎編補觸忤權姦再遭挫折卒
以追隨故主身隕海濱所著作散落鯨波不可復得惟此殘稿僅存其

詩多規仿陳子昂體雖格律未純而人品既高神思自別下視方回輩背主求榮如鳳皇之翔千仞矣

案蒙川遺稿據忠肅弟應奎序本十卷宋史本傳千頃堂書目

補宋史藝文志所載並同今所見舊鈔本四卷卷首有弟山中

劉應奎成伯校正後學阮存存畊編次二行阮存萬麻溫州府志宦業傳有傳載其字日以禮存畊或其別號蓋明人所刪經義攷七十一載忠肅太極說一篇又一百六十一載忠肅中庸大學說二篇並注載蒙川集又

二百十三載蒙川集目錄中有濂溪論語序文濂溪論語是濂溪洛論語下今本並未見則其佚者多矣至 文閣閣傳鈔本

與舊鈔本又小不同如於各卷首葉刪校正編次兩行而別題

宋劉某撰遂使明人重編之迹不可復辨字句異同尤不可枚

數樂清劉氏別有擺本大致與 閣本同未有補遺凡文六篇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九

為望雲寮記論經界自寔疏上理宗皇帝書乞罷言職狀諫游

幸疏慶元府勸農文此篇原注黃原泉錄至則舊鈔本及 閣本所無而

鈔本卷四從姑劉氏墓誌後尚有買鏡鏡墓誌銘一篇卷末題

蒙川先生遺稿四卷終一行後又有殘字六行奪佚過半不可

句讀大約似釋蒙川之義 閣本及擺本又復無之明代舊槧

今既未見各本違異之故所未詳也

又案遺稿三哭甄堂湯先生詩注即今縣中湯鈔本缺祖從祀

鄉賢祠又游興教寺詩滿亭燦燦木芙蓉疑即萊伯鄧耕欄注

耕欄事用誤東坡謫惠陽屬嘉祐寺種樅樹耳案鄧耕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今存其事蹟見宋史三百七十五此注乃以不誤為誤並非忠肅自注疑即阮存畊所加也

問梅集續文獻通考

一百八十

蘇大年後序士大夫學聖賢之學以天下事任之於己其存心立志何嘗一日一時忘天下生民也哉雖世有治亂時有否泰士有遇有不遇

陳氏供及春稿清編源集

清穎一源集一陳供字居敬號杏所隱居不仕著有詩集日及春稿

孔氏夢斗愚齋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宋氏慶之飲水集東國詩集二作飲水詩集萬姓統譜九十二作十四卷萬姓統譜

萬姓統譜九十二宋慶之學廣聞多文辭典贍有數百篇清新閒遠得風雅之趣有飲水文集十四卷案飲水原作林氏一編石室文集續文獻通考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十

萬姓統譜六十九項公悅字無欲永嘉人知侯官縣會歲旱禱雨瑞澤潭在萬山頂披棘徒行烈日中數十里下山驟雨隨往兩晝夜歲稔而公悅病闕矣病革家人環泣問以身後不應再問瞪目曰某囚疑未判某事未能圓一語不及私林石室銘之曰以死救民誰則有此循吏之傳執筆執書

案石室林祕書一龍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而其志則確然不可移也已此忠臣義士所以樹立人極扶持世教者然也豈以世有治亂時有否泰身有遇有不遇而變易其初心哉嗚呼士不幸而生于季世天命窮矣世運去矣國祚終矣人心離矣榮榮一身望洋四顧將如之何獨有撫膺悲慟含哀茹苦以自摧感而已於戲可哀也夫宋進士永嘉薛壯行先生出王龍澤榜下登第晚與權臣不合獨居鄉里坐視宗社化為丘墟而不能救其悲憤怨苦無聊之懷鬱積而不能發遂為詠史詩若干首以寫其平生耿耿之萬一蓋其心未嘗一日一時忘天下生民故也先生學造精微豈不知空言無益于世事而卒不能默默忘情于言者蓋不甘與草木同歸于腐朽與異類同流于漸盡而無補于人極世教故云爾然則觀其詩者又可以章句篇什體製高下美惡論之乎且聞文山文忠公蹈海時過永嘉與先生相見握手痛哭而別先生之心槩可知矣嗚呼先生今日矣夫至正二十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士

有一年會其湖陽宗孫鮫川山長元宰于海上以吾友鄭君天趣鄭君季明咏史詩二序出示予從予遊者再月請予為後序予何人斯其敢不為先生一言以開豁先生心胸之未白者乎故述所見以為序

縣志十九

案薛連江魁祥萬厝温州府志隱逸傳乾隆平陽縣志介節傳

並有傳萬厝府志雍正通志乾隆縣志選舉門並

林氏

草塘集續文獻通考一百

二十卷萬厝府志十七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卷

伏

古論

一卷萬厝府志十七卷雍正通志二百五十七卷作十卷

伏

案草塘林太學逢龍萬厝温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鄭氏

續古稜箬

二卷萬厝府志五十七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卷

伏

厚倫詩

集五十七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卷

伏

初心齋集

萬厝府志十七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卷

伏

宋氏

朱景元詩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士

伏

林景熙序文有緒宋氏自學稼公嗜古而文苗焉其子潛室秀於鄉至雲海少師乃碩其穫厥後平齋西廬諸老茂學摘詞不以水旱輟耕錄是先疇日益闢今芹渚翁字景元則其九傳也僕解褐歸往謝涓陽族楹連栢比皆絃誦聲翁在諸舅中意氣疎爽與僕上下議論一何壯也陵谷後十年復見翁兩鬢蕭颯道舊事如夢問絃誦之地則葵麥離離矣或謂翁熏鑠憂患必且卑貌孫言求與時偶而翁固不然暇日出詩示僕曰比十年間感慨之作也意所欲宣伸紙縱筆不復有所揀避子為我評之僕端讀盡卷毛骨立起而知翁方寸之耿耿者已悉然則詩中有史固不使石壕吏廬子關等作得以獨雄千古也文之緒有自來矣齊門好芋楚國多狗其卷而懷之以俟有千載心者

案宋芹渚名無攷蓋宋侍郎之才後人雲海即侍郎別號林敘

林氏景熙 白石藁 稱爲少師或追贈之官然無可攷平齋西廬諸老亦無所見

十卷 呂洪雲山

闕 霽山文集

白石樵唱

六卷 章祖程白石

存 霽山文集本

霽山林德賜 蛟峯集四雁蕩林霽前釋褐蛟峯集無進士也壯年英華

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蛟峯集

六字作瑤瑰玉佩大一編屬朋友胡汲古二字蛟峯集轉致石峽山中請

子評此下蛟峯予惟詩所以道性情此三字蛟峯集蓋直洩其中之蘊

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蛟峯集得意處每日神助殆思與景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遇以草木禽魚皆吾性情所寄以發以上十八字蛟峯集作蓋風光霽

六唐此下蛟峯集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此下蛟峯集得江山助也

德賜自雁蕩游會稽禹芝荒寒雲愁木愴憑高西望蛟峯集無此十錢

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煙霏之舒卷紛感互發凡以寫我鬱陶者何限蛟

集以上九字作臨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觸故其詩蛟峯集無此字悽惋

而悠以博徵以章蛟峯集無而字悠以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

風月而已以上十六字蛟峯集作幸有古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畫

卷端以歸之蛟峯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何夢桂序永嘉同舍郎霽山林德賜不遠數百里寄詩冊屬嚴陵潛齋

論不過頌猗那歌清廟誦魚麗天保冕鷩既醉之什變風變雅不忍言

之矣况復齒及魏晉陳梁以下窮苦愁怨等語如細夫簞人羈旅寡婦

之爲者相望十年間而士大夫聲詩率一變而爲窮苦愁怨之語而吾

霽山詩亦若此世喪文邪文喪世邪古今以杜少陵詩爲詩史至其長

篇短章橫驚超出者在流離奔走失意中得之霽山詩僅見三十篇

其辭意皆婉婉悽悽使人讀之如異代遺黎及見渭南銅盤長安金爵

有不動其心者哉夜半壑舟有力者負之以去飛鴻印雪爪距儼然吾

是以重有感於霽山之詩也吾是以重有感於詩之變也時至元丙戌

夏五望前三日序 霽山文集五永

霽山先生集

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五國史經籍志五

存 康熙癸酉西江士鏞刊本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

予平陽素稱文獻之邦騷人墨客義士忠臣無代無之宋清祐壬寅挺

生林先生諱景熙字德賜號霽山居州治後白石巷別墅在城西趙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馬鞍山之麓予今所卜築即其故址也咸淳辛未先生上舍釋褐授泉

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適元勝宋遂不復仕恆與同舍生邑人

鄭樸翁輩私相嗟悼以不能死國難報君恩爲愧丙子元兵破杭有楊

憤不已乃與樸翁伴爲采藥偕行陵上以草囊拾之盛以二函託言佛

經埋瘞越山植冬青樹以志之而哭之以詩既而返於故鄉隱居別墅

研窮經史摘繪文章教授學徒其忠義之懷每形諸言辭閒道德之士

聞其風者罔不敬仰識與不識咸稱霽山先生時爲會稽王監簿延致

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往來吳越殆廿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迫庚

戌冬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所著文十卷曰白石稿詩六卷曰白石樵

唱一皆本於忠義之所發越傳誦江湖膾炙人口歷歲滋久頗多散佚

乃者致政大尹葉公衡出示先生白石樵唱始末俱全予又於元音中

得先生讀文山集一詩仍檢閱家藏舊書僅得先生白石稿中記序賦銘而下凡若干篇其他製作迄無尋究予懼歲月愈久散亡愈多輒敢僭踰正其亥豕釐爲五卷總爲一帙題曰霽山先生文集將錄諸梓以廣其傳俾人人得以誦習詳玩庶幾先生忠肝義膽耿耿不磨也竊嘗思之予不幸而生於先生百年之後勿克親其容儀親炙其教誨猶幸而嗣居先生藏修之地得以仰其高節覽其遺文此於逸稿予不得不爲先生輯也若其詩句之高古文辭之典麗自有諸先正之首引暨夫知言者之評論有不待予贅辭姑序其出處作述大畧云時大明天順七年癸未三月下浣穀旦賜進士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呂洪書

霽山林先生宋度宗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溫之平陽人也官止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宋爲蒙古侵逼狩閩海已不可爲國先生遂引歸晚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五

會稽胡汲古輩尋歲晏盟終於武林是集其所著者也舊名白石樵唱梓行者表以今名欲觀者見其名卽知爲先生著也先生爲詩文刻意尙志要不徒作方蛟峯諸先生品評已有定論茲不復贅按先生當宋帝昺祥興元年蒙古以西僧楊璉眞珈總攝江南釋教於是年十二月入紹興利宋撤宮金玉盡發諸陵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襍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先生與嘗所交會稽唐珏初不相謀各私痛忿貨家具行貨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豈忍陵骨暴露已造六石函各記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以他骨收殮眾咸感諾搗函如言收取葬蘭亭山移宋故宮冬青樹植以爲識此元陶九義懶耕錄今續編綱目及史會編諸書備載可信但綱目會編獨采唐事而遺先生而輟耕錄則又唐林具載而加詳蓋九成去唐林稍近且悉有所本又按九成載唐事閒有詩而篇少於林恐唐于葬後

嘗誦林詩於相知故聞而述之者遂以爲唐之詩且嘗別攷皇明文衡所載張孟兼唐珏傳言葬骨初不及詩此亦一證也始予藏書頗多先生集殊未之見江陵東野居士毛秀未仕時嘗得舊刻本甚重先生高義閒有手批註遺予乞重梓行以表暴于世予額而快閱之并考諸書見其高義真有出於千古之上者乃撫卷嘆曰嗚呼宋室何以養士致既以而獲忠義之報至枯骨耶由宋而上而唐而漢而三代季世僅寥寥一見者也先生眞千古之大義士哉安得顯徵闡幽執衮鉞之筆以先生及唐義士之事建自于時崇獎大義封之高爵比之祭法備立祠於帝王園陵所在歲時崇祀以爲大義之勸用代宋諸陵銜報無窮之報與嗚呼曠世相感聖明之朝主張名教者布滿在列必有起而爲之者矣因序其集姑書以俟嘉靖七年歲舍戊子冬十一月朔遼藩光澤王書於博文堂之梅南深處

明遼藩光澤王刊本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六

昔劉夢得序柳州集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其信然哉然世有特立之士其時所遭雖沈淪拂鬱而其氣與詞則矯然有以自見斯又係其人之所養有不可以例觀者宋自熙豐以及元祐天下不可謂爲盛治要之綱維振挈禮法修明海宇號爲寧輯當時忠賢輩起相與伸其正議以傾乎黨比其治弛而復起風瀾乎大音斯振文詞宛然爲一王法逮于宣和靖康國事日非其文遂不復如往時之盛南渡偏安乾道紹嘉之間顧道明于下而經世之文出然所謂以文爲專業者已兆繁蕪琢削之病淪胥於成道德祐而極矣蓋權檢嗣政而勢與國爲存亡極天下之元氣而消磨之士之儒者失其守矯厲者決於避昌詞廢而私論作文烏得而不降哉而雕繪鍛鍊之餘尖新巧怪之習成譬之年不順成布帛穀菽之資之絺繻海錯粲然而前陳宋末之文類如此而終有不可廢者噫是孰使之然哉其閒如禮部架閣霽山先生林

德陽氏者當孤窮擯棄之日斂其蘊蓄而從事乎文夷然自放不怨不
尤往來平陽陶山之閒自託宋之遺民他日結客舉義潛易諸陵遺骸
俾脫裔戎之禍噫先生真烈士哉吾嘗讀其冬青諸作未嘗不泫然而
悲之而壯先生之行也已丑冬予奉使永嘉知先生為郡之平陽人欲
徧索其文以觀邑人葉舜華以家藏章祖程集注先生舊刻遺稿以獻
予得而卒業焉蓋雅健清嚴具合矩度一洗當時之習尙殆有盛際之
風而所謂冬青之句僅見耳又怪先生所值之時下而其氣與文顧獨
完厚如此是難能也詩凡若干首文若干篇總之為十卷視舊刻加精
焉郡守丁侯點白謂走不可無言於簡首而令尹馮君用先乃復欣然
承命指俸入梓予囚之重有感焉嗚呼忠義之士其氣概徹霄吳貫金
石言之行世愈遠常新單詞半簡如金晶犀貝世皆得寶愛之豈患其
不傳耶先生之文是已然必舉其文盡行之於以見宋季之未嘗無士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七

先生之詞非徒工於悽惋之作文固有不以時勢為高下者亦足以發
論文者之端此刻者之意也願今有司非職令所及者鮮加之意而一
時守令之賢其景賢右文之志如二君者斯可謂賢也已時嘉靖庚寅
吳下張震書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西涯翁擬古樂府詞載舜山氏夢中紀冬青詩悽惋悲慨予讀而哀之
恨不得觀其全帙為歎已丑竊官平陽道出緡雲適石川張先生奉使
返自永嘉邂逅問進予曰君知平陽平陽有義士林德陽者宋陵遭毀
糾義收瘞節可嘉也文詞雅正不事雕剜學可錄也聞停沈鬱為日已
久聞而揚之有司賞也余曰特非夢中諸作乎余高其人久矣夫何辭
既抵治閱月即訪其稿得善本於民間因釐正梓之而石川君亦寄其
所錄者至嗚乎舜山氏其尙不泯哉宋當易命元政方殷頭鄙庸遜者
尙復希進日故都猶傳舍誰復顧之舜山氏痛國淪夷求無死所遂逃

名當世依託山水閒以詩文自況甘為宋室遺民無悔言者既而寢園
遺禍即奮身糾義託名採藥收遺骸而葬諸樹以冬青作詩紀之其忠
義為何如昔淵明不仕宋綱目大書彰世教也及觀淵明諸作託情述
志投雅摛駁達天知命之詞多悼國懷君之念少後世推評至重亦尙
夫其人耳若舜山氏命詞得句不忘宋室體裁格韻兼致風雅正綱常
辨夷夏吐心志傷今懷古達諸黍離無愧焉余敢妄評其人行義類豫
讓而時則違之晦跡似淵明而忠則著焉悲憤似離騷行不傷於激而
貞可教焉其亦聞首陽之風而興起者歟惜乎生於極浙行寔少著於
天下故史氏失傳而人鮮有知者余今承乏是邑敢以庸鄙自委而沒
舜山之節哉用是重刊斯集俾傳廣於天下使後世有史筆繼綱目者
出當必為舜山氏表揚矣書以俟嘉靖辛卯春三月海康馮彬書平陽縣志十九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七

宋林舜山先生白石樵唱方蛟峯謂詩家門戶當放一頭龔從遺民錄
讀其選本慨然想見其為人歲壬申春從余邑大令武密斬公處得其
全編公欲授梓屬為校警會刺史固原限期敦迫不果發行遂以鈔本
見貽攜其全帙以往今年春五鹽沈君天士移書相告以宛陵梅君雪
坪手授此集將從事於剞劂郵詩相示有五體願投牀下拜野夫甘作
老頭陀之語予為之心動適仲秋有事石城與友人吳子綺園東岩刻
之白下沈君手自校定會梅君雪坪亦至為言街南吳先生向有同志
固請兩君並序之書成將寄高平斬使君見吾黨有心人不乏也沈君
為崑銅先生難弟有五鹽崑集行世康熙癸酉古欽後學汪士鉉識汪士鉉重刊本序

按遂昌鄭元祐書林義士事跡云舜山嘗楊總統發陵時故為杭丐者
背竹簾手持竹夾過物即以交投簾中林鑄銀作兩小牌貯西番僧曰

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尼矣番僧左字之果得高孝兩朝骨
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僅得其三日一坏未築
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空山急
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雅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喬山
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詩
在當時已以其七而白石稿中尙存其十之四多寡不符字句復異是
當時傳之者固已訛矣其冬青花一首卽今集中詩也又一首曰君不
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而羅雲溪所爲唐義士傳則專以
瘞骸屬之唐珏而不及先生且載入夢中四絕句與白石樵唱所載一
字不易何耶又有冬青行一首結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
天地裂三句又與林大同小異安有一人之詩林傳其三唐傳其四耶
又安有一題之作於唐爲結句於林爲全章耶陶九成輟耕錄引羅鄭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九

二家之說唐林互載各不相蒙余按唐珏初無詩集可據而宋遺民錄
及金華張孟兼謬珏傳亦未嘗言珏有聲于詩惟林集中有蒼唐玉潛
七律一首則珏亦能詩者世固不之傳也夫當時玉步初更唐與林或
各行其志或合謀其事必皆潛匿不肖明言而當世道其事者因並傳
其詩或逸其半於殘篇斷簡之中或隱其名於鄉里傳誦之口故以林
詩而入唐傳容或有之而明憲宗時續編資治綱目遂獨載唐事絕無
一字及林余甚惜林君以千古之義士發爲詩歌而後人卽借其詩以
屬他人至使名儒忠憤之事反晦於傳疑者之手不深可悲乎哉今年
春武密斯公出其全帙屬予授梓遂與沈君天士吳君晴岩梅君雪坪
汪君榮亭閔君賓連及子姪瞻泰相與讐訂因秀搜往帙附載鄭遂昌
事跡一則陶九成輟耕錄一則孔希普詩跋一則以補原集之缺而並
使先生之節概不爲唐君所掩亦庶幾闡揚之一端也夫康熙癸酉欽

州吳松識汪士鉉重刊本序

霽山先生宋末名儒爲詩沈雄慷慨忠憤之氣無所於託而卽物比興
以洩其胸中之蘊固不徒以騷人文士目之也賀裳載酒園詩話云嘗
嘆詩法壞而宋衰宋垂以詩道反振讀林詩真令人心眼一開可謂知
林詩者已元統開章和父爲之補註而詩益傳元明以來屢經剞劂多
所發明後有毛君秀槩本經百餘年復散佚余從諸君校訂其詩而因
有疑於其事者四焉按元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以江南總攝楊
璉真珣發宋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續資治綱目載唐珏收葬陵
骨事分註於宋帝昺祥興元年戊寅十二月下考之編年甲子至元二
十一年爲甲申非戊寅而宋祥興元年戊寅則至元十五年也羅有開
唐義士傳載爲戊寅十二月十有二日楊璉真珣帥徒役嘖蕭山發趙
氏諸陵寢其載唐珏詩曰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而鄭元祐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十

書林義士事蹟載林詩又曰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合兩詩
觀之與戊寅不合謝朝冬青樹引云知君種年星在尾註星在尾者歲
在寅也其爲戊寅無疑又考周密癸辛襍識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
楊髯發宋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至十一月復發徽欽
高孝光五帝陵孟章吳謝四后陵而宋金華文集則亦載爲乙酉正月
其歲月之不同如此疑一羅有開張孟兼著唐珏傳皆唐貨家具招里
中少年往收遺骸鄭元祐則言林爲杭丐者鑄小銀牌賄西僧收高孝
兩朝骨爲兩函葬之章祖程註白石樵唱又云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
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
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相率爲採棄者至陵上以草囊
拾而收之考輟耕錄唐林互載各不相蒙惟明初孔希普跋謝朝冬青
引有云林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

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唐林合稱自孔君始亦不知其何所據也
又謂先生乃王修竹門客與珏所為王蓋與知之似乎王與唐林共謀
而元人張丁跋冬青引謂聞之黃文獻曰楊總統發宋攢宮越中王修
竹出金帛與諸惡少夜往收貯遺骨是又專屬之王監簿矣會稽楊維
禎弔謝翱文有曰異日楊璉發陵事翱有陰移其轉之功則似翱亦與
其謀惟癸辛雜識載楊髮發陵起於天長寺僧聞成於演福寺僧澤拙
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乃爭為澤痛鑿以刃逐之遂先啟窀
理度及楊后四陵理宗陵初啟時有白氣貫天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
藉以錦錦下承以竹絲細簾一小廡攬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云
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尸樹間瀝出水銀三日竟失其首事竟羅陵
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至十一月復發微欽高孝光五帝及孟章
吳謝四后陵微欽二帝皆空無一物微陵有松木一段欽陵有木燈一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三

枚而已高陵骨髮盡化止存錫器端硯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脫化無餘
止頂骨小片內有玉爐瓶一副古銅鬲一隻若光陵與諸后宛然如生
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又無所謂唐與林者其收葬人名不
同如此疑二張孟兼傳唐珏收葬蘭亭山鄭元祐事跡則為林歸葬東
嘉地不同疑三且唐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
殯林則止收高孝兩朝骨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而周密禊識則紀
帝后陵其十有三其數不同疑四然而唐林台謀則確有可信者予則
徵之冬青以為證夫使店與林各行其志何以樹冬青為識不謀而合
且雲溪為唐傳有冬青行二首林集亦有冬青花一首謝翱歸髮集有
冬青樹引別玉潛詩而林集亦有酬謝皋父見寄詩末云餘哀散林木
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數人之詩皆託冬青以見意如
出一手蓋當時林與唐與謝皆忠義之儔相友善而王修竹又招致賢

士為歲晏之盟此數人者必同與斯謀而潛踪畏禍皆不自言故當時
傳之者往往不同至於詩歌感慨激昂則有不能掩者若以林詩而入
唐傳且并林事而遺之以為信史豈不使乾坤正氣之士埋滅於荒榛
蔓草中乎余故序其疑復核其信以俟博古者采而論列之云康熙癸
酉新安吳瞻泰謹識 汪士鋐重刊本序
霽山先生以忠義之氣發為詞章聲情鏗逸音節悲涼足以瘦金石而
泣鬼神元統甲戌崑陽章祖程為之評註頗能得其用意所在明天順
間鄉人呂洪綴緝墜區編詩若文為五卷始大行於世迄今垂五百餘
年代有傳刻殆天留以續屈子離騷杜陵詩史豈偶然哉惜嘉靖中遼
藩光澤王重刊刪除章註時馮彬亦有刊本則又任意割裂失其本真
幸章註賴以獲全是亦不為無補耳至我朝吾鄉汪士鋐復據遼藩本
開雕而世漸不知有章註矣予祖通介老人嘗讀而病之暇時盡出藏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三

本命正言參校刻入叢書既竣謂正言曰先生孤忠亮節自在天地間
不必以詩傳即詩亦何必藉我以傳所以區區為此者庶幾崑陽之註
或由此不致泯沒爾卷後補遺詩文四首乾隆庚辰永嘉張潛哉先生
鈔贈潛哉以平陽久無其書從予家鈔錄以歸將壽諸梓別後不復相
聞忽忽已五十餘年矣汝其均為我識之正言承命謹誌時嘉慶十五
年歲次庚午七夕 鮑廷博刊本跋
宋林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明天順間鄉先生監察呂公洪所刻歲久
版已散失播幸生霽山舊里復後呂公居趙與別業遺址寤寐流風夙
欲重鐫其集蒐輯彙載塵始成編又苦無善本可覆校迄未授梓今秋
至武林聞欽西鮑澆飲先生彙刻霽山集於知不足齋叢書因急買舟
訪先生於青堆寓廬索書見示則已哀然成帙矣袖攜之下竊嘆先生
以番番黃髮猶復好古不劫而播蓄志有年仍瞠乎先生之後為可媿

也卷末有先生文孫跋言乾隆庚辰有永嘉張潛哉先生曾以平陽久無霽山集從先生家鈔錄以歸將壽諸梓之語璠讀次因語先生潛哉名慕毋平陽明經非永嘉人也生平好古工吟咏今歿已久所鈔錄霽山集亦散佚無存矣相與歎息久之遂語璠云余於是書五十年前曾於潛哉有重刻之約今書適成而子於千里之外復不期而會且皆霽山鄉人足見文字因緣子盍爲紀其事璠自念有志未逮今幸觀是刻之成霽山忠義之氣既不墜於地而璠之夙志亦藉以償矣因不辭固陋謹述一時欣慊之懷而爲之跋嘉慶十有五年八月望後日後學蘇璠謹誌

鮑廷博刊本跋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五林霽山集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林景熙撰景

熙一作景曦字德暘溫州平陽人咸淳七年太學釋褐官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不仕會札木揚喇勒智

原作揚璠真

發宋諸陵以遺骨建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三

鎮南塔景熙以計易眞骨葬之其忠義感動百世然諸書或以其事歸唐珏今考此集載夢中作四詩與諸書所載珏作同珏他詩不概見而此四詩詞格甚與景熙他詩相類且雙匣親傳竺國經句與景熙葬高孝兩陵之說合與珏同葬諸陵之說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潛一詩玉潛卽珏之字則二人本屬舊友或當時景熙與珏共謀此舉其事秘密傳聞異詞遂謫以爲珏作也所著有白石稟十卷皆其禱文又有白石樵唱六卷皆諸體詩元統甲戌崑山章祖程爲其詩集箋註傳本僅存其文集遂就散佚此本乃明天順癸未其鄉人監察御史呂洪所編以章祖程所註詩集併爲三卷增以元音所錄讀文山集詩一篇又摺摭遺文得記十四篇文一篇序十三篇墓誌六篇銘一篇燈爲二卷嘉靖戊子遊潘光澤王得江陵毛秀校本重刊附以秀辨證一篇於白石樵唱卷一卷二卷三白石稟題卷四卷五書名各別而卷數相屬駁閱之

似白石稟佚其前三卷者殊不了了 國朝康熙癸酉歙縣汪士鋐等重刊乃總題曰林霽山集較有體例今用以緒錄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六林霽山集五卷宋林景熙撰原本殘缺此本乃明天順中呂洪所編凡詩集三卷附以元章祖程註猶白石樵唱之舊本文集二卷則白石稟散佚之後掇拾而成也景熙收宋陵遺骨忠義之風震耀百世其詩文風骨高秀亦宋末所稀

鄭元祐遂昌山人襍錄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

案曦當作熙

字霽山當時楊

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

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五

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哽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七首猶凄然則忌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晴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忌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東甌詩集五林景熙字德陽號霽山平陽人元兵發宋諸陵棄其遺骨人莫敢收先生在越佯爲采藥以草囊拾之又聞理宗顛骨爲北軍投湖中以錢購漁者舉網而得之乃盛二函託佛經葬於越山植冬青樹志之而忠憤形諸賦咏所著有白石樵唱集

案霽山林架閣景熙雍正浙江通志義行傳葛厓溫州府志忠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五

節傳乾隆平陽縣志忠臣傳並有傳所著禱文曰白石稟明時已不存惟詩六卷曰白石樵唱者尙有傳本天順癸未平陽呂洪輯其佚文并白石樵唱釐爲五卷刊之後遺潘光澤王及國朝汪士鋐皆爲覆梓嘉靖庚寅邑令馮彬又別編定爲十卷焦氏經籍志及千頃堂書目所載殆卽其本 國朝鮑廷博復以各本合校付刊其本最爲精備後增補遺詩文六篇則平陽張歲貢棊母所鈔補也霽山風節冠世其詩格律高秀尤足洗宋末江湖詩派之淺俗其拾宋陵遺骨事章祖程白石樵唱注及鄭元祐遂昌襍錄所載甚詳羅有開唐義士傳宗儀張孟兼唐珏傳五十九並屬之會稽唐珏吳瞻泰跋據集中與唐玉潛詩定爲霽山與唐同爲之事最爲精瑋至遂昌襍錄載霽山夢中作詩十首而區其七又有冬青花一首考此集三夢中

作詩寔止四首又冬青花詩一首則與鄭所紀前一首略同此冬青花詩較鄭錄多四句文亦小異而無所謂第二首者至羅傳則云夢中作四首此所紀篇數及冬青花兩詩並係珏作張傳所載事跡與羅疑而鄭氏宋詩紀事七十五亦謂夢中詩係唐玉潛作云景熙作者非攷今所傳集中詩三卷卽章宜竹所注白石樵唱宜竹親及霽山之門其注本斷不至誤收他人之作至鄭所紀冬青花兩詩使果出霽山手則章本尤不宜遺之參互校讎蓋夢中作四詩及鄭錄冬青花第一詩的爲霽山作無疑至冬青花第二首則又自繫唐作與林作絕不相蒙徒以其事隱祕傳聞異詞記者因唐林二公同事遂并其詩牽合爲出一手記唐事者並屬之唐記林事者又並屬之林不復能區別倘非茲集尙存則此重詩讞無由決其是非矣至於葬骨之地諸書復多差互

章氏夢中作詩注謂葬於越山張傳謂葬蘭亭山鄭錄又謂歸葬東嘉以夢中作第三詩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之句推之則葬於越山無疑宜竹詩注及張傳所言並不謬也謝朝翰髮集七山陰道中呈鄭正樸翁詩云越樹夜啼鳥馬陵冬落花亦足爲陵骨葬越山之證鄭亦與林唐二公同拾陵骨也拾陵骨事爲宋末遺老奇節之一紀載齟齬明陶宗儀諸人辨之並不得其要領今因錄先生遺集附訂其一二其他小小異同則不復論

曹氏禮孫龍源普渡紀勝詩集五

佚

林景熙序橫舟眞人山集二送橫舟眞人姓林氏名注丹臺神游碧落乃甲辰下元主龍源普度大齋九虎閣高綠章夜扣三泉銅魄盡使昭蘇厥功偉矣笙鶴朝回環而觀者心竦毛豎許山曹君爲詩美之金春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五

玉應鉅帙粲然豈以異教同源吾儒抱濟川之具不及拯人於生而翻羨師之拯人於死歟雖然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向使舜教修明天下皆君子之歸而小人之棄生順死盜如晝夜之有經正不知何罪可度也惟君子少而小人多既自喪其所以生之理又不幸以兵死以刑死以水火盜賊死失其正命卒墮沈冥此荒幻之說與普度所以有功而吾道之不行於世其亦重可慨也故爲併序而書之集五

章祖程白石樵唱注曹許山諱稱孫瑞安人父侍郎松廬先生暮年手植七十五松於庭夾徑蔚然其後因有老松舊隱之署集二

顧氏力行小憩集五。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乾隆集二

林景熙序子裝識顧君近仁於稠人老鶴雞群風格振整己心敬之

先伯氏主鄉校月有書近仁每先諸子鳴予因從秀擊節則又識其文矣而未識其詩也壬寅冬近仁攜小慙棄過子虞廷遺音一鳴吾耳乃併與其詩識之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也近世剽竊聲響窳蚘爭喧自謂能詩而不本於吾文以文其所不能至裂詩文爲二途而不知歸一也豈有拙於文而不拙於詩哉近仁辭語渾雄而發之以華藻氣節蒼勁而節之以聲律全體互宣參唐歷選不懈而及於古於是近仁春秋高矣而棄以小慙名也何居予自二十已學於詩星霜冉冉學不加進每視舊作愧中汗外幾欲盡刪乃已而人方許之以爲工澳忍復存終不意滿昔人謂小慙人小好之大慙人大好之茲棄毋得類是乎故爲序其卷端以歸集五

陳高愚翁墓誌銘溫平陽鳳江之南日夏較里顧氏世居焉紹興初錢塘主簿岡潭州監獄碩連嗣出仕寶慶間主簿之從兄任知橫州從曾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七

孫翼夫通判隆興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橫州之從弟諱大齋學優而仕不偶生子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爲碩儒生四子俱有聲場屋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俊過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遺宋革命文運未興齋志以沒詩萬餘篇曰小慙集尤工駢麗語多爲人所傳誦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生爲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譽藉藉不繫舟漁

案南江顧處士力行乾隆平陽縣志介節傳有傳志作顧近仁字力行誤陳子上謂小慙集有詩萬餘篇其篇什之富蓋不下劍南然全無傳者可惜也

穆氏主一天隱集續文獻通攷一百八十一

佚

胡氏一桂人齋存稿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胡一桂人齋存稿林干之序

王氏奕王子陵文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陳氏兼善無悶稿清穎

佚

清穎一源集一陳兼善字達則號簡軒竹所長子于宋清祐癸卯發解著有集曰無悶稿

陳氏養浩嶺南清嘯集清穎

佚

清穎一源集一陳養浩字敏則號直軒竹所三子紹定間爲廣州都巡再任臨泉縣尉所著有嶺南清嘯集

案陳簡軒陳直軒並爲陳竹所子竹所名無攷清穎一源集亦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八

無詩簡軒直軒詩一源集編于陳則翁前則翁爲杏所處士供子疑竹所乃杏所兄也

陳氏則翁滄浪興清穎

佚

清穎一源集一陳則翁字仁則號瑞洲杏所次子宋咸淳戊辰試登學究科繼登宏詞科歷仕至廣東副使因匡山之變棄官歸里遷居伯橋建集善院奉宋主龍牌朝夕哭奠日與林德陽裴季昌林晏淵曹許山輩以詩文往來私相痛悼作爲詩歌離黍之悲溢于言外所著集曰滄浪興

吳氏枋滄江集雍正瓊江通志二百四十八

佚

嘉慶瑞安縣志十宋國子詹吳枋兵鈐司翰

曹氏晏 聽泉集

佚

嘉慶瑞安縣志十舊志薦辟補遺有曹晏官校書郎

蔡氏卓 石雲詩集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謝氏雋伯 和樵集東甌詩集五

佚

東甌詩集五謝雋伯字長父永嘉鶴陽人號借山所著有和樵集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三終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三

紹興陶念欽校

完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四

集部

別集類五

瑞安 孫詒讓 編

元

曹氏稷孫 合齋文集萬麻溫州府志十七〇嘉慶瑞安縣志九作合齋文集

佚

萬姓統譜二十二曹稷孫自少工舉子業下筆閱肆諸老成咸器之母舅兩科林雍誨以文法宜多采左氏及戰國語嘗自謂曰作文譬如立萬人場中非訕然大驚而鳴人肯聽我乎宋亡室廬燬于兵遂寓平陽梅溪以古文及詩自娛凡一篇出人輒傳誦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宋氏眉年 存稿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蜀翁宋縣簿眉年永嘉人萬麻溫州府志文學傳有傳

葉氏貫道 獲天集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茂林葉處士貫道萬麻溫州府志義行傳雍正浙江通志義

行傳嘉慶瑞安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湯氏元善 草堂詩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〇乾隆平陽縣志十九集作稿

佚

案湯元善雍正浙江通志萬麻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義行傳並有傳而均作宋人惟顧嗣立元詩選癸集戊以為元人攷

雍正通志乾隆府志及平陽縣志義行傳別有元湯中山居白沙而縣志人物補 又有元湯元善字長卿亦居白沙與宋楊元善名同字異參台攻之湯元善當即湯中山亦即楊長卿縣志所據書稱述偶異遂分爲數人耳今依顧選定爲元人而附訂其異同於此

章氏 嘉春谷集 府志十八

佚

薛氏 漢薛象峰詩集 元史藝文志四作薛漢詩集元詩選二集已作宗海集今從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

二卷 元史藝文志四無卷數今從宋元名家詩集

存 宋元名家詩集

元詩選二集已薛助教漢字宗海於古今制度名物創作變易年攷月究無或有爽趙文敏公號爲鴻識得古遺器書畫必宗海辨之乃定魯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子輩誌其墓稱其詩律書楷嚴縝有法而慎慙不矜非雅交莫克知也

案薛助教漢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象峰詩集明潘訥叔宋元詩集所刻雖分二卷實止寥寥五策存詩僅十六篇以顧氏元詩選校之惟上卷擬古二篇爲顧本所無餘詩均已入選而顧本所有吳本不載者乃多至三十二篇孫存吾皇元風雅一載宗海詩十五篇吳本亦止錄開閉真人吳本作宗師顧同生湖鹽車圖吳本作雪山夜歸三篇餘均不載蓋吳氏偶據殘本錄入非其完帙也惟象峰詩集之名爲他書所未見則顧吳刻以傳耳

章氏 祖程白石樵唱註

六卷 台欽○呂洪編纂

存 雲山集本

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麻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迫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一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爲親切其他題咏酬唱雖有不同然而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爲之註釋云崑陽後學章祖程和父題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三

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爲心杜子美以天寶與感爲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性情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氣味之悠遠則以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靈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爲詩也本義理以爲元氣假景物以爲形質濯冰雪以爲精神翦雲煙以爲態度朱絃疎越而有遺音太羹玄酒而有遺味其真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於童課之暇不啻僭踰爰輯舊聞爲下註脚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爲之發揮而不敢隱焉第胸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據尙有未盡明者姑冀講問以備其全一日子安義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迨今猶不能無遺憾而况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

侯後賢子嘉其言因出此稿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侯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畧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暢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為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遺意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為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掇擊故實之瞻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援據賅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子翰札論河洛圖書往復數四子固已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齒載浸尋彊與少年爭一資半級於端簪擇笏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輩追逐雲泉襄羊文字之樂何可得也重念鄉山廖次文物際孤章君乃獨能慨慕前修之流風發揮遺稿之芳韻必使光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四

塵遠暢有承以傳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雋余又當拭目云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於赤霞城

案宜竹章處士祖程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霽山先生身丁國難蜚遜以終感事憂時悉形篇什而痛懷故國未敢訟言樵唱一編辭多隱託宜竹親及霽山之門見聞最悉其白石樵唱注疏通證明多得霽山微旨至於詩中本事攷覈尤詳如避寇海濱詩注載庚寅山寇發霽山避地仙口哭德和伯氏詩注載霽山有季弟字德淵先逝王修竹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詩注載霽山遊越多居王氏莊子上並卷一並足攷見霽山平生踪跡又宋末遺民與霽山往還唱和者如薛監簿名肩夔永嘉人柴主簿名杰周計院名埏並卷一曹許山名穆孫並瑞安人二曹近山名告春字問農平陽人三諸人皆府縣志所未詳而此注

並能詳其籍貫事跡雖陶山十咏原題和鄧牧心卷二注不知牧心為鄧牧字又懷葉鄧二友詩集三注不知葉為葉林與鄧牧同為洞霄宮道士以上二條鮑廷博刊本並據鄧牧洞霄圖志補注亦偶有疏漏然全書元元本本精審居多霽山詩之有是編亦如山谷詩之有甚淵注荆公詩之有李壁注矣

陳氏 昌時 鷄肋集 清穎一

伏

清穎一源集一陳昌時字少垣號物吾一諱文昌一諱天圍瑞州之長子案瑞州名則自少穎悟博學強記為文雄深高古由宏詞科任廉州路教授所著有鷄肋集行世資靜蔡先生芳修府志時讀公集乃書其後云章圓如丸珠句奇如鉤棘語麗如長春芙蓉韻古如黃鐘大呂非尋常步驟所可彷彿也其詩之豪歟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五

陳氏 文尹 澤畔吟 清穎一

伏

清穎一源集一陳文尹字端友號春塘一諱西尹簡軒由子案簡軒各入著有集曰澤畔吟

陳氏 得時 頴西清嘯集 清穎一

伏

清穎一源集一陳得時字少成號老吾瑞州之仲子由郡庠貢士任常州無錫縣教諭所著有頴西清嘯集

陳氏 允文 靖安居士吟 稿 清穎一

伏

陳與時南康寄陳允文詩注同里人所著有靖安居士吟稿允文集有送陳少方赴南康詩一首案少方與時字有云江邊亦有同庚友獨把漁竿寄

隱淪

案靖安陳處士允文萬厯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林氏正 漁隱集東臨稿

佚

東臨續集四林正字浩淵號一齋有漁隱集藏於家

案一齋林處士正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裴氏庚 井西秋嘯集乾隆平陽縣志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元裴庚注三體唐詩有井西秋嘯集

案東臨續集四載林正寄裴雲山詩雲山清穎一源南山高且深竹松帶流水先生盧其中迴若崆峒子雪髮覆兩肩深悟造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六

化理手注三體詩名滿四海耳時以詩名家亦來質疑似我本浪得名長掛春風齒乃識先生心非非還是林氏稱其以詩名家然伏篇今無存者三體詩注明以來亦久佚惟所選閩巷陳氏詩名清穎一源集者尚有傳本耳

汪氏鼎新 桐陽小稿 二卷 東嘉先哲 錄二十

東嘉先哲錄二十汪鼎新少孤自樹立明尚書周易尤長於詩文有桐陽小稿一卷原注見平陽州志

案桐陽汪教授鼎新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桐陽學行文章為溫儒宗見蘇平仲集十

四孔教授夫與林靈山以詩相唱和靈山集二有雜詠十首酬人汪氏墓誌

汪鎮卿 章祖程汪名鼎號桐陽平陽人案章注載桐陽名鼎疑

其第五卷云云子有憂世心蒿然見眉睫崇文擬昔人

西風寄三疊作詩非雕鏤要與六義涉足觀其品學矣

李氏 孝光

五峰集 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作五峰文集于頃堂書目二十

目一百六十七

元史藝文志四

二十卷 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作五峰文集于頃堂書目二十九補遺金元藝文

慈堂書目作五卷今所

見明錢果編本不分卷

闕四庫全書本遜

予未登仕時嘗讀元詩體要至五峰李季和先生之作愛其風采豪邁不染指於脂韋靡麗之場不掉鞅於鬼斧蛇神之域震奮如雷霆運動

如日月變幻如鬼神從容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奔放如洪濤巨揭浸

日掀天晴圓如柘彈桐丸迅飛霄漢心與之競而不暇焉雄哉先生之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七

文也第以僅十餘篇而止不得其全集為恨嗚呼是心也非獨余為然

而天下士莫不皆然予嘗試春官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論詩家風格未

始不以五峰首稱而以未見全集為歎比詮曹攢予知樂清拜命之日

私竊自慶以為樂清乃五峰先生所自出之地全集必有珍藏于士大

夫之篋笥者則是行實與先生有厚遇焉到官初謁先聖先師因謁諸

鄉賢祠見諸先正而先生牌位未立故補次於龜齡王先生之左案牘

稍暇訪厥遺稿於士林或得其斷簡或得其殘編而其全集又未克即

觀嗚呼文章之顯晦氣運盛衰之所關今天下風氣醞釀先生之文其

必乘時以顯未必終晦也居無何儒生周綸以其所藏於篋笥者獻於

庭子驟得之不啻獲拱璧夜光喜不自寐者凡幾日綸亦知詩士也遂

命之編其類次於是捐俸以繡諸梓將與天下共焉夫詩之近體莫盛

於唐而唐之盛莫盛於天寶其間亦未免有大而肆夏小而流離之失

先生無是也矧先生碩德重望膺元聘起為祕書閣以文章見高一世
 史稱先生非先秦西漢語不道則先生之文取重於當時見稱於後世
 非一日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區區一日用心為先生增重耶雖然
 使先生之文而有傳耶于先生固無所增加使先生而無傳也先生亦
 無所增損赫赫之光與日月同垂於不朽者固是若也不曰先生之文
 傳不傳于吾邦風氣之美不美係耶晚生末學之幸不幸係耶集成僭
 書以為天下想望先生之文者告時宏治甲子歲菊節鄉進士知樂清
 縣事鳳陽定懷遠慎齋錢某書於忠愛堂明錢某刻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七五峯集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元李孝光撰孝光
 字季和樂清人隱居教授白野泰哈布哈原注原作泰不華今改正嘗師事之至正
 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所著詩
 文歲久散佚是編乃宏治甲子懷遠錢某為樂清令訪求遺稿得全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八

於儒生周綸家因俾綸編次刊版臬自為之序乃以五峯集為名其詩
 文不分卷帙但以各體分編今定以樂府四言詩為一卷五七言古詩
 為一卷五言律詩為一卷七言律詩為一卷絕句為一卷五言律詩為
 卷首列逸文日四篇曰南村草堂記曰郭翼遷善齋記曰姚文煥書聲
 齋記曰孝善坊記皆有錄無書蓋傳寫復佚今已闕之元詩綺靡者多
 孝光獨風骨迥上力欲排突古人樂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不作庸音近
 體五言疎秀有唐調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而俊偉之氣自不可遏中
 間如贈潘九霞絕句所云道士自稱潘九霞身騎黃鶴大如車借我北
 窗眠一夜酒醒其喫白丹砂失之粗曠者有之然不害其風格也雜文
 凡二十首皆矯矯無凡語楊維禎作陳楚樵集序舉元代作者四人以
 孝光與姚燧吳澄虞集並稱亦不虛矣末附題朱澤民畫一首蓋古樂
 府之未誤編於文集今仍移附樂府末云

顧瑛玉山草堂詩雅集一李孝光詩文自成一為東南碩儒
 元史儒學傳二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俗
 非先秦兩漢書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楊維禎 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况仲舒司馬遷及其次王
 通韓愈歐陽修周惇頤蘇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
 公孝光若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尚其義皆奧而通也 郊韶詩序
 我元之詩求之於永嘉李孝光錢塘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毘陵吳恭
 倪瓚蓋亦有本者也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本老杜東坡集
 葉盛水東日記 李五峰如秦漢間人語斬絕而頓挫
 胡應麟詩藪 李孝光古詩歌行豪邁奇逸如驚蛇跳駿不避危險當
 時語云前有虞范後有楊李楊楊廉夫也至近體多拗澀短長得失正
 與楊同大抵視前人瑰奇過之雅正則遠遜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九

元詩選二集戊按五峰集向來失傳僅曹侍郎秋岳編輯本傳抄本癸
 未春朱檢討竹垞從樂清搜得弘治甲子樂清令懷遠錢某慎齋所刻
 本合之允稱大備近體五言如雁山作云山空猿自語雲暎宿初醒鍾
 山云井沈龍虎氣岡斷鳳凰形贈建禪師云茶香鄰屋借芋熟騎童分
 次王宣政園亭云池開搖倒影木落見孤根七言如送叔夏云來日燕
 翻芹雨暎別時人趁稻風涼和王修竹時思庵韻云移來怪石欺僧瘦
 種得新松共鶴長雲林清遠圖云風高碧入金莖露月出青回玉樹煙
 客廬山云江山有待詩應老天地無情客漫狂三益堂芙蓉云守宮血
 暎娥池曉翡翠巢香玉井寒送趙岐山云北風吹黑貂裘領明月磨青
 寶劍花戲簡王季行云蒲萄釀酒澆鸚鵡桐葉題詩咏鳳凰呈兀澤云
 酒無著處紅生面老欲來時自上頭皆極新警之句也附稿於此
 案五峰集二十卷本明時已佚今所傳者明錢某重輯本不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十

卷然甄本亦不多觀余家所藏則從錢刻傳錄者凡文十三首
 古樂府四十五首五言律詩四十四首五言絕句十九首七言
 古詩三十首七言近體五十五首七言絕句二百十九首其分
 七類四庫本釐為六卷其本今未之見提要稱雜文二十篇則
 與鈔本不合未知明甄原本果何如也錢本於詩搜采頗多然
 如宿魏仲遠宅詩見魏弼所輯敦交集此集傳本頗多梅魂詩
 見東甌詩集五元詩選錄此越鄉次舊韻白沙早程樂成辛亥
 玉川問歸丙子泛舟登輿次晚春韻東林廢寺七詩見東甌續
 集四錢本並未收顧氏元詩選自傳合曹侍郎洛編輯鈔本選
 之今用互相校覈其多出之詩亦六十餘首則采輯未為完備
 又七言絕句題蘭題菊一時兩收而易其題其七言近體內雁
 蕩山詩顧選注雁山志作吳學禮今檢萬厯雁山志顧說信然

萬厯雁山志四錄此詩題作
 遊雁山能仁寺與集本小異則緬復外互之病均所不免然百
 餘年來曹本不知存佚藏書家展轉傳鈔大氏皆祖錢槧則欲
 讀五峯遺詩者終以此為古本矣至所錄雜文自雁山十記外
 寥寥無幾其王貞婦傳目下注嶠縣志攷阮元兩浙金石志十
 八載紹興府學所存元石刻本作清風嶺王烈婦祠碑今藏五
 峯原文亦有會稽嶠丞徐瑞為石起屋樹碑廟中以旌其鬼之
 語則其為祠祀無疑錢氏據嶠縣題為傳亦失之攷

又案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內亦刊有五峯詩集二卷上
 卷七言古詩六篇大星 北風 茅山謠 江下卷七言律詩
 七篇宿巢縣 送王伯倫 送王伯倫 送王伯倫 送王伯倫 送王伯倫 送王伯倫
 言絕句五篇寄潘兼善 古長信 秋詞 題柯博士畫竹 以錢本及顧選
 校之惟絕句內古長信秋詞第一篇及寄潘兼善題柯博士畫

二首為兩本所無餘詩大都已收入卷帙無多不能分別著錄
 謹附存其目於此

孔氏 潔菴集

十二卷 元史 文志四

佚

蘇伯衡序潔菴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
 與直景伯之所彙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且非
 其志而況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藉以文辭名世而求
 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不欲不述作鳥得而不述作嘗
 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
 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未嘗留稿子弟門人閒私錄之亦不
 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諱屬與直類粹為八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十一

號題曰潔菴集一二同志將鏤版以永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
 理到矣氣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
 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鍛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
 蓋如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窘於畦町有優
 游詠嘆之思風雅騷比之遺而先生自視欲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為文
 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澀其語以為奇僻怪其字以為古隱晦
 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奇高而流俗之所尚也先生則不出乎是
 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也歟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曾
 謂先生而為之乎人固有却菽粟而進蜺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緇絺
 者苟弗貴先生之文而維流俗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蜺蛤
 可適口而不可療飢緇絺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而不
 以蜺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緇絺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

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也敬伯拳拳於其遺稿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揚子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蘇平仲文集五

蘇伯衡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濫用名士以收人心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國初胡仲淵鎮括將進公於朝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胥為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尙高之公至正元年薦於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十九年授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三歲丁母憂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于職方公與陳子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願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闕公羈孤無備却掃一室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三

名曰潔菴情有所觸俯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也年七十有九諱陽字子升平生所為詩文總十二卷曰潔菴集藏於家

陳氏 秀民 寄情集 千頃堂書目十七元詩選二集庚。元史藝文志四作十七乾隆永嘉縣志寄情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作寄亭集

未見

列朝詩集甲集前編十陳學士秀民入國朝未詳所終周玄初鶴林集載庶子作來鶴詩在洪武己巳二十二年

案寄亭陳學士秀民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學士嘗仕張氏遂居嘉興千頃堂書目以為嘉興人非也

寄情稿明以來久無著錄然元詩選三集采其詩三十九首又似從原集選錄者或天壤內尚有傳本也

曹氏 席 獨曳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

佚

王逢題戴崧先府君蒼山居士小像詩序歲乙亥兵薄括時弟洛將處士竄南溪山處士謂同難者曰吾一褐以老未嘗為垢與其與蔓草同穢不如滄浪清之獨也徑投於溪崧繪處士小像託前進士顏守仁徵挽章永嘉曹新民教授有曰菊帶晉愁香不改松輕秦爵老猶青

集四

列朝詩集甲集前編七下曹履字新民永嘉人壯年游浙西詩文皆清新

趙氏 次誠 雪谿集 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史氏 伯璠 履巖史先生遺稿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四並無史先生三字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三

佚

青華集

二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史伯璠撰文衍二卷曰青華集

鄭氏 昂 密菴集 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陳高鄭處士行狀先生諱昂讀書為文尤長於歌詩晚年始為學而篤於自信所守確然不為外物奪所為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採筆有稿若干藏於家

不繫舟漁集十三

案密菴鄭處士昂雍正浙江通志萬厓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高氏明 柔克齋集

二十卷 千頃堂書

未見

詩自跋此余往日在越中錄寄倪君仲權之詩今十餘年矣意其不投之苦海則已當供饜蒙矣仲權乃裝演成爲卷帙列之於諸名勝間矧當時事鞅軛世方以斯文束高閣而仲權於朋友之片言隻字亦無遺棄亦可見其好尚之情交道之厚而不爲世變所移者也惜也予之學問名位視往日不少加進徒負故人期待之意耳展卷一覽慨嘆不已因書於左方以自警云永嘉高明元詩選三集庚陶宗儀輟耕錄三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名人佳士多有詩弔之其最膾炙人口者如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十四

里竟分支孤臣尙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十三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雖日以文爲戲要亦有關於世教

清願一源集二陳挺弔高則誠詩注先生所著柔克齋集遺板亡失予方塘叔祖案方塘名鑄見二十一卷嘗於其家得二十餘片以歸甚喜既而視之冊葉多不相續始知無用後因兵火併失之

元詩選三集庚高相掾明字則誠所著有柔克齋集詞章斐然東海趙沆稱其學博而深才高而贍云

靜志居詩話顧仲瑛輯元耆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世傳琵琶記爲薄倖王四而作此殆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是南渡日已演作小說矣明詩綜十一

案高都事明萬厯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

縣志文苑傳並有傳其集久無箸錄據陳挺詩注則明中葉時已無傳本顧氏元詩選三集庚選都事詩一卷亦題柔克齋集疑從他書轉錄非果見原集也

高氏

鄭璞集元史秋文志四

佚

蘇伯衡序安固高君賓叔才甚優學甚邃長予三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辱與爲忘年交今三十矣歲之正月會於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爲之序高君之文根柢六經出入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理到而辭達氣充而韻勝味勝而光潔余素知而愛慕焉今觀凡在集者粹然大玉夷玉之質也炳然琬琰珪璧之輝也鏘然璜珣瑤瑤之音也謂之未理之玉人猶疑之况譬諸已購之鼠又孰信之而名其集曰鄭璞何與思而不得則以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十五

問諸高君高君曰彼以臘鼠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負太高而已自高故詞夸詞夸故實不副實不副故始聞之意其玉也而欲與之市終見之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屬辭聲韻稍協則曰我能詩言語布寅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璞乎吾嘗以爲戒而不敢不務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嘆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已取名尤人之所不敢望先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人誦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鄉爲文辭者固多可傳誦者亦眾而人人獨購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滿意愜而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而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市金玉者必有定爲輕重之人居其間而後

欲市者與求市者信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序其詩文不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官位學行無足動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將何以塞請念辱交之久也不敢終辭姑述其名集之意以為序覽余序者可無異高君而有所自警矣蘇平仲文集五

案賓叔為則誠弟元史載文志及舊府縣志載高賓叔鄭璞集而不知其名攷蘇平仲文集三金貞婦傳高傳貞婦儒家女龍

江書院山長高陽賓叔其父也是賓叔名賜與則誠名明偏旁相應明本從月閣聲此吳論崇儒高氏家編附裴庚清類源集卷末萬姓

統譜三十二並謂則誠則有弟名誠字則明明以來府縣志因之殆無稽之說也

陳氏周 谿堂集清類源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清類一源集一陳岡字士原號石池物吾之長子晚寓後谿別業又號谿堂居士所著有谿堂稿

陳氏高 不繫舟漁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九補遺金元藏文志並作詩集今從四庫全書一百六十八元史藏文志四

十五卷附錄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八〇千頃堂書目二十九補遺金元藏文志元史藏文志四並作十二卷存遺學齋存

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

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三八年

矣守拙耕田將以終老而懼此變間關遁逃非有所為也求無愧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目輿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問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

乙丑朔旦書卷末自識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為四言為五言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絕凡若干卷文為記為敘為銘為贊為箴為跋凡若干首加銓次焉釐為若干卷題曰陳

子上存稿俾藏於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獨蘇平仲集五陳子不

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君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

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子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秋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平仲集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

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平仲集此下有蓋字愛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以為流輩推重金華明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章新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

之朝廷施諸平仲集典冊相與論愛日精廬藏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顧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書志作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為平仲集

自字愛日精廬藏書愛日精廬藏書未二年度時不可為平仲集慮藏書志同免去檣兵柄而掘疆州郡開者爭欲子上用之平仲集作

志作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其用周流東西平仲集下有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日掩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勝致之子上遂

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於懷慶尋以疾卒平仲集下有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為收拾者以故生平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

學於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託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籍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于世則天下之於子上

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子之所以重有愛日精廬藏書慨也其友謝

復元氏欲率同志鑄版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其

愛日精廬此豈不猶子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防

案揭不防揭去附錄有所作墓誤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

謬銘愛日精廬載書志作伯陽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院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手仲子任監察御史時因嗣居霽山林景熙先生臧修之地適為收拾所作

詩若干首文所存若干篇既鑄版以廣其傳矣尋陞按察副使便道歸

省有鄉儒張君明夫葉君元鼎各出所藏先生陳子上詩文告于子曰

子刊行林霽山之集俾人得以觀誦不惟見林之錦心繡口吐露其忠

肝義膽亦知子之景行先哲能發其潛德幽光也且吾邑之繼林者又

有陳先生子上其忠貞狷介亦非尋常可及矧其為文上本遷固下獵

諸子為詩上邇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曩者秘書監丞揭公伯防稱之

如此人皆以為知言既而國史編修蘇公伯衡訪其詩文放失之外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六

若干卷題曰存稿特為序而付其友謝復元輩鈔梓未就存者反失終

竟厥事非子而誰子是時本未知先生詩文之詳乃以事冗祿薄為辭

及閱其所序近山軒燕集詩謂至正十二年四月有八日會于張思誠

之軒時孔正夫呂敬中與高十人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曰茲集不可

無紀于是分韻賦詩十首所謂敬中者乃子曾伯祖州判府君元任

行中書省照磨也又閱其所識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自郡城回

至州南聞平陽失守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問尋山徑泥塗中崎

嶇逃遁所謂銓者即子曾祖母王安人之父也由是而觀則知先生與

子先世嘗有通家之好存稿之所刊烏得而辭哉於是具紙墨命學童

一一錄出屬眷兄徐君以敬會友人陳君存謙張君思廣重加訂正次

為卷帙子則捐俸命工鑄板印行將與海內能詩文之君子共觀覽之

庶俾先生之文不泯於歿世若有放失之稿倘有得者收綴以為別集

則有望於將來焉先生之陳世為平陽金舟鄉鉅族諱高子上其字也

棄家遁世族寓他鄉因自號不繫舟漁者凡其出處行實其詳見于蘇

揭諸公之序誌云時成化元年龍集乙酉冬十月吉日賜進士中憲大

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同邑後學呂洪書

千頃堂書目二十九陳高不繫舟漁詩集十二卷明裔孫順天府尹一

元梓其詩行世一作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八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元陳高撰高字子上温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士授慶元路錄事未

三年輒自免去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自號不繫舟漁者至正十

六年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庫庫特穆爾原作穆爾今改正於懷慶密論江

南虛實庫庫特穆爾欲官之會疾作卒蓋當國祚危殆力謀匡復明

太祖稱王保保真男子即庫庫特穆爾如高者事雖不就其志亦不愧王保保

矣不但詩之足傳也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或編題曰子上

存稿此本題不繫舟漁集不知何人所改文格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

不擅場絕句亦不甚經意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面

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季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伯其詩亦

名不繫舟集見顧嗣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蓋與高同時

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此庶來者

無疑焉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壬陳子上存稿六卷刊本案蘇伯衡所編本題

不繫舟漁集而卷端載蘇序標題猶仍其舊故此即陳子上存稿也

存稿也至所云六卷與四庫總目不合疑六上奪十字矣平陽東

高撰眉山蘇伯衡序

元詩選初集庚初陳錄事高明初眉山蘇伯衡訪其詩文得若干首詮

次成帙題曰子上存稿八世孫一元重校而刊之揭法陳子上先生墓

誌銘先生爲文上本選固下獵諸子先生爲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
勿論也先生爲行潔己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
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
留不可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不繫舟漁

案陳縣尹高萬麻溫州府志隱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
縣志文苑傳並有傳不繫舟漁集十五與張仲舉祭酒書云遭
時多故眾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十年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
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牽挽而不能
羈繫因自號爲不繫舟漁初非敢爲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
不偶故以是而託其名焉耳放子上自跋其避方明善之亂在
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而揭法誌墓記子上之卒在至正二十
七年年五十三則其以不繫舟漁自號在避地入閩之後矣集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本金華蘇伯衡編定成化乙酉平陽呂洪始爲刊行今所見本
卷寄亦有呂敘而每卷首集並題八世孫侯官一元校檢乾隆
平陽縣志選舉門明萬曆辛丑進士有陳一元應天府承有人
物傳載陳志其先成籍福州子一元辛丑進士爲大京兆千頃
目亦稱一元爲順天府尹此是也選舉門云應天府尹蓋誤
以呂本覆校也集凡詩九卷文五卷附錄一卷則墓誌祭文之
屬千頃堂書目稱詩集十一卷又謂一元梓其詩行世殊爲失
攷今本文五卷首集並有一元校一行則一元所梓不徒詩集
矣子上之舉進士出張翥之門又與揭法蘇伯衡胡翰諸人爲
友今覈其全集雖文采不及五峯諸老而耳濡目染終有典型
不僅亮節清風足厲百世也

梓氏 全 栢堂山居詩 王開遠孝慈堂書目五。千頃堂書目
二十九補遺金元後文志作僧僧堂集

未見

元詩選二集王栢堂禪師益字伯堂溫州人大慧果四世法嗣得法于
淨慈隱公住慶元奉化岳林寺世傳山居詩一編彙案庵黃僧游廣陵
得于東隱精舍爲元時舊刻如春曉鹿眠三徑草夜寒雁叫一天霜樓
鞦踏凍石梯滑松帚掃霜山徑陰相韓卿趙禪中融霸楚王吳檻內猿
灌蔬月下擔寒浪移石雲邊接斷橋一火燒畚春采蕨半餐披雨曉鉏
園黃狹林中偷果去翠禽籬下引雛飛格律在皎然無本之間當不徒
賞其山居高致也

案栢堂舊府縣志仙釋無傳惟陳子上不繫舟漁集五有送益
上人詩云一雨新秋爽千山細路遙林泉歸此日天地颯驚颺
訪鶴穿松樹觀魚俯石橋幽棲輪爾樂高隱肯予招則栢堂與
子上同時山居詩乾隆初猶存蓮涇王氏孝慈堂書目其東金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三

氏文瑞樓書目均有鈔本附釋德靜山林清氣集後今則未見
傳本詩以山居爲題凡七律四十首今所見者止顧氏元詩選
二集所錄十四首後附題徑山詩一首則顧氏又從徑山志錄
出者東甌續集六選山居詩十首改其題爲問居偶成誤也集
載栢堂名作
僧益伯亦誤

高氏 守奎

案高處士守奎萬麻溫州府志文苑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
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張氏 天英

石渠集 千頃堂書目十八。元詩
選三集庚作石渠居士集

伏

元詩選三集庚張助教天英遊浙西多居吳下與玉山主人相友善凡

有所作必郵寄草堂玉山稱其放肆為詩章尤善古樂府皆馳驟二李
間自號石渠居
無名氏素翁集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八

萬麻温州府志十二素翁姓氏不傳所著有素翁集記載所經變亂之
詳志悲而辭暢

朱氏希晦雲松巢集萬麻温州府志
十七無巢字
三卷。補遺金元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八元史藝文志四
存。選學齋藏書鈔本。文瀾閣傳鈔本。

初余在樂清訪故老得瑤川朱先生希晦而惜其死矣先生當元季
有詩名在士夫間而行檢尤峻絕而重時秉使節下甌越者如憲僉玉
公學士貢公皆願見儀範以礪士風入國朝先生鬚髮皓白動合軌度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幅巾短策徐行林壑望者以為神仙中人郡邑始行鄉飲酒禮求齒德
崇高名實相副足充大賓者而先生居首選於嘗厠翰林修撰趙君彥
銘客席得見梅灣詩八首而楮尾先生自署姓名惟謹予主誦再四不
能去手因揚推於眾曰古人謂名下無虛士信然也而每欲見其諸子
求先生全集以觀未能也間嘗道經瑤奧瞻先生舊第在叢林間而苑
裘有曰永春庵者輒式焉永樂五年秋予自京師還龍鳴山中而先生
之子幽袖出雲松巢詩集詢予言曰幽先子平生之志發於詠歌者盡
在是編願序以垂諸遠予謂詩自二百篇以後惟唐為盛唐人以詩名
者千餘家而李杜最著以故後世言詩者率以李杜為大家數而宗之
今觀是集其飄逸放曠者宗於李歟其典雅雄壯者宗於杜歟先生可
謂善於學詩者矣惜予不得親見先生以談詩家利病而又慶其有子
能守先生之家學也序而載名其上永樂五年十月晦日迪功郎伊府

紀善天台鮑原宏撰

雲松巢集者樂清朱先生希晦所賦咏也先生家瑤川世有令德自幼
嗜學勵行有志於古人元季遭海內亂遂棄括不仕益閉戶讀書以究
其業下筆才思泉湧而於詩尤工故因物寄情傷時感事凡有觸於外
而動於中一於歌焉發之日增月積多至千餘篇扁其室曰雲松巢而
稿因以名焉自先生沒迄今五六十載而瑰詞藻句往往傳誦於世子
每見而竊嘆之且以未獲觀其全集為恨正統庚申其元孫美從予讀
書空明山中間嘗捧先生遺稿示予請為之序予發而視之但見其思
致精深詞意豐贍滔滔汨汨如驚濤怒瀾蛟鼉出沒而可駭可愕安其
所至多有得於唐人大方家之心法而無雕琢委靡之氣故沈潛反覆
累日不厭焉嘗因是推之先生以有為之才不幸生於季世故形於言
者澹然無求於時而怡然有安貧樂道之志往往自放於山頭水涯以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寄其興而模寫雲林泉石之幽以及草木昆蟲之變雖所遇不同而皆
曲盡其妙至於閱時病俗婉詞諷刺又有得於風騷之遺意焉故玩其
詞想其人而知先生之不遇為可嘆也使其生於明時而出其所有以
鳴國家之盛豈不偉哉雖然先生之志固不獲自見於世而其可以傳
世垂後者未必不在乎是矧其諸孫咸有志於繼述而美方以俊又選
為郡庠生異日業成名就以昭先生之德者尙有在也若然則是集之
傳將彌久而彌彰矣奚待序而顯哉然美之請甚勤有不容於終默者
因書以歸之正統六年歲在辛酉四月初吉賜進出身行在禮部主事
台郡章厥撰

雲松先生諫七世祖也家大人曰按侯二谷近稿五朱靈谷墓誌謂自
子則諱南當為雲松十一世靈谷名寸宣蕩南先生
孫此必誤合十一為七耳以詩名於元季與四明吳主一簫臺趙彥
銘先生遊詠雁山中時稱為雁山二老先生之詩清麗簡亮不事纖巧

感慨咏嘆而有餘思元人多尙辭而意或不足以是興趣漠然而音節無聞先生以不求仕進故得專心肆力所謂清麗簡亮者鏘鏘乎可以振唐人之遺響而下視元季之萎弱者矣先生爲人甘貧樂道遭亂避地所至多與文士交名山勝境遊覽殆遍自梅溪西轉永嘉之柯村羈旅數年至國初四方底定然後歸時已老矣有司嘗以姓名列薦剡不及領朝命而卒平生不事產業田止數十畝僅供飭粥臨終令悉入祠堂以奉祭祀雖有五子而分寸無所預以所作雲松巢詩集一冊端硯一方古本文選一帙付諸子曰汝可守此無忘我素志詩各體凡數千首不能盡刻錄噫子孫若諫者愚駭不肖安能盡探先生之所蘊而去取之哉姑舉其易知而易習者以訓吾宗之子孫而已耳然多清麗簡亮而有格力自可以入大方家而名於後世矣諫不肖不敢以愚駭辭謹輯或集復序於末云嘉靖七年秋七月朔旦七世孫諫序 後序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三

百川書志十五雲松巢先生詩集三卷樂清故老朱希晦撰其七世孫諫選古近體精粹者凡百八十五首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八雲松巢集二卷 浙江鮑士元朱希晦撰希

晦樂清人至正末隱居瑤川與四明吳主一 蕭臺趙彥銘游詠雁山之

中稱雁山三老明初有薦於朝者朝命未至而卒是集乃其子龜所編

天台鮑原宏爲之序正統中其元孫元諫刊版章又爲之序原宏序

稱其飄逸放曠宗於李典雅雄壯宗於杜陔序稱其思致精深詞意豐

贍滔滔汨汨如驚濤怒瀾蛟鼉出沒而可駭可愕今觀其詩五言詩氣

格頗清然興象未深邊幅少狹數首以外詞旨略同七言稍爲振拔古

體又勝於近體溯其宗派蓋辨香於劍南一集原序所稱未爲篤論也

列朝詩集甲集前編十一朱朝列希晦樂清人元季有詩名與四明吳

主一蕭臺趙彥銘稱雁山三老國初召至京師授朝列大夫不受歸幅

巾短策游咏林壑間有先代遺民之風有雲松巢詩二卷

靜志居詩話處士集爲七世孫元諫刊行其夏日書懷云白髮生涯人

已老綠陰時節雨偏多寄友云煙色春歸楊柳底雨香紅入杏花初傷

時云城邊向晚黃孤立海外何年白雉來自嘆云家貧猶具千金帚國

難曾無一箭書訪僧云松陰夜靜鶴初驚花院日長僧未還皆佳句也

明詩綜十五下朱

元詩選二集辛未處士希晦樂清人以詩名于元季隱居瑤川所居曰

雲松巢集因以名焉嘉靖間七世孫玄諫選輯行世集中佳句如春日

云日陰團碧樹風煥韻黃鸝寫懷云水滿魚兒出泥香燕子來夏日書

懷云白髮生涯人已老綠陰時節雨偏多次竹隱二弟韻云兩補秋風

停野騎半篙秋水漾魚舫幽居云竹吹綠霧沾書映花發紅雲映樂欄

所謂清麗簡亮可振唐人遺響也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三

案雲松朱處士希晦雍正浙江通志萬厓溫州府志咸豐樂清縣志隱逸傳並有傳雲松巢集今所見文瀾閣傳鈔本三卷第

一卷五言絕句四首六言絕句六首七言絕句二十三首五言

律詩三十一首第二卷七言律詩五十四首第三卷古選 原月

皆五言 四十五首古風 七言 十首五言長律五首總詩一百八

十八首 百川書志作 據朱諫後序謂詩各體凡數千首不能盡

刻錄姑舉其易知而易習者以訓吾宗之子孫而已耳然則此

本即諫所刪定者所存蓋不及十一故鮑叔所舉梅灣詩八首

今已無之而東隱詩集七選希晦詩五首其二不見於此集 內

前自元吳金敬德一首元諫選二集 蓋皆諫所刪也至四庫提要謂是集

爲希晦子龜所編則殊不然鮑原宏爲幽作此集序雖不言篇

數而正統中章陔敘所述尚千餘篇則幽所賦本必不止此百

餘首可知矣提要謂正統中其元孫元諫刊版章文為之序亦非也章敏乃慶泰元孫美之孫為之其在正統辛酉未諫刻版在嘉靖八年八十七年

又案此集別有舊鈔本不分卷其五言律詩末較閣本多詩六首餘詩與閣本同卷首題雲松巢詩集閣本贈朝列大夫

瑤川朱希晦撰明槧今未見不知為孰本也

葉氏 蔡鏡清紀拙忠貞錄一

隨寓吟稿忠貞錄一

白石陶咏忠貞錄一

鄭氏 洪素軒集元史載一卷文志四

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美

靜志居詩話鄭君舉詩一卷曹侍郎古林臧本侍郎題是永嘉人而鮮于伯幾書趙子固水仙卷稱元貞一年正月同餘杭盛元臣三衢鄭君舉觀於困學齋初疑君舉乃三衢人然考周玄初來鶴詩有永嘉鄭洪君舉之作見鶴林類集則君舉為永嘉人無疑來鶴事一在至正十七年一在十八年一在洪武十四年一在十五年一在二十七年明詩綜元詩選二集辛鄭洪字君舉號素軒有詩一卷為秀水曹侍郎溶家藏本題其簡端云是永嘉人蓋本諸賴良大雅集也而朱檢討彝尊云嘗見鮮於伯機題趙子固水仙卷稱元貞二年正月同餘杭盛元貞三衢鄭君舉觀于困學齋則君舉乃三衢人也未詳孰是俟更攷之

案素軒鄭洪事跡無攷賴良大雅集錄其詩題為永嘉人其周玄初來鶴詩下注曰洪武已已而未竹垞則據鮮於伯機書趙

子固水仙卷元貞一年鄭君舉題名定為三衢人顧氏元詩選兩存其說而不能決家大人曰君舉集感興詩二首其次篇云關陝雄藩未歆盟江淮豪傑已塵兵此指李思齊張良弼搆怨相攻及明祖起兵事又吳山白塔寺詩云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消沈已百年八葉龍孫東渡海六宮綵女北歸燕則君舉入明已久宋亡於己卯至明洪武且元貞一年元興甫十七年至洪武二十三年已已君舉已逾百歲伯機元貞二年題名恐不足信

孔氏 克烈雁山樵唱詩集元史載文志四〇萬麻温州府志十七無詩字

蘇伯衡序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為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難無難者是何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毛

大序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為而為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天下之為詩者不必皆本乎志驚於茫昧之域窘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況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擬以為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為詩者矣孔君顯夫持所謂雁山樵唱徵為之序余閱之累日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造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雜然並陳鏗鏘振發而曲折宵如也余乃為之嘆曰美哉顯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擬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之蓋顯夫自幼明乎六藝之學兩舉校官皆辭不就其志直欲取世科以濟世美年二十四得噴

疾既不可有為於時而又申之以變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排憂
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
有困於疾而名於世者若張籍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賸而志不獲
申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將有
來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平陽有山曰
南雁礪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蘇平傳文集五

案孔克烈字顯夫元史載文志其事跡無攷據蘇敘雁山樵唱
集凡詩古近體八百首可謂富矣然顯夫元詩選及東甌詩集
續集乃無一篇可惜也

考槃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劉氏清寫懷存稿千頃堂書目十七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四

完

佚

陳氏宏惺惺詩稿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四十八嘉慶瑞安縣志八

一卷嘉慶瑞安縣志八

佚

嘉慶瑞安縣志八陳宏馨年十七讀書樓居終日危坐無惰容一日讀
楊時及張拭語錄豁然有得自號惺惺子著惺惺詩稿一卷皆言道體
化機之妙

案陳處士宏馨萬厯溫州府志義行傳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
並有傳其名縣志作宏馨未知孰是

吳氏子美怡情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三吳子美尤善吟咏所著有怡情集多出於性情之

正其咏史諸作卓有監戒

案吳處士子美萬厯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隱逸傳雍正泰
順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潘氏養頤潘正卿文集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潘處士養頤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翁氏葵漁唱集東甌詩集六

佚

東甌詩集六翁葵字景陽樂清柳川人有漁唱集

黃氏震皇華紀行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元薦舉黃震居龍江工部員外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四

完

佚

案黃震與宋慈谿黃文節公同名平陽縣志載其官為工部員
外攷蘇平仲集十三許處士墓誌有其子份奉前中書兵部員
外郎黃震之狀云云則震乃兵部員外郎非工部也許處士名
此翁卒於至正丙申則震為元末人其他事跡則無攷

方氏軒釣叟集道光樂清縣志十

佚

道光樂清縣志八方軒雅量高致隱居自娛稱澗川山人有釣叟集

釋氏道衡半閒集九靈山房集十三

佚

戴良禪海集敘道衡最善作詩有所謂半閒集傳諸學者云九靈山房集十三

徐氏允澤天台橋集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徐允澤事跡無攷其集萬厯府志載文門列于元明諸集間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四終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四

嘉興嚴景商校
三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項氏 所竹齋小稿 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戴良抱一翁傳翁喜辭章善音律所著有竹齋小稿 九靈山房集十九

林氏 溫栗齋集 千頃堂書目十七 ○東嘉先哲錄 二十作

佚

宋濂林伯恭詩集序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一

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沈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以追於古人前之而愈卻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倍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王畏懼時出奇計顛三逆豎如烹狐兔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則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

眩源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箸形者豈非然耶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思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閒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竟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鑿坡別

東甌詩集七林溫與弟伯庸俱以詩名所著有栗齋集
案栗齋林教授溫萬厓温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林氏 夷齋集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二

千頃堂書目十七林常夷齋集字伯庸永嘉人本府儒學教授
余氏 堯臣 菜蕙集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列朝詩集甲集前編十一余左司堯臣早以文學著客居會稽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桂里治圃結茅署曰菜蕙已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啟張羽為北郭十友即所謂十才子也啟送唐肅序曰余世居吳北郭同里交善者惟王止仲一人十餘年來徐幼文自毗陵高士敏自河南唐處敬自會稽余唐卿自永嘉張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皆與余隣於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羽續懷友詩序曰子在吳城園中與余唐卿諸君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留連詩酒吳亡之後與楊基徐貴同被徵謫濠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此見於高啟會詩者也曰司馬又曰左司必東越鎮將版授之職銜而今不可考矣

靜志居詩話高季迪春日懷十友詩於余司馬堯臣云列戰衛嚴關應無休沐暇夜飲余左司宅云燈銷月窺闌角警霜委砌答余左司沈別駕元夕會飲城南詩云故人念我有二子省內郎官府中佐徐幼文菜蕙詩題為永嘉余唐卿左司賦然則左司之稱本於越鎮將版授而司馬之銜疑唐卿曾仕於淮張也明詩錄十

案菜蕙余縣丞堯臣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王氏 份 玉雪臺集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東甌詩集七王份字仲質永嘉人有玉雪臺集

案王仲質事跡無攷東甌詩集七次於南堯民前續集六次陳高前疑誤

千頃堂書目十七亦列其集於洪武時東甌詩存十七載虞環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三

菴原璩王從質客死潘山輓詩有吾鄉儒術久凋零幸爾斯文尚典刑之句從中聲近王從質疑即王仲質也

南氏 堯民 梅雪窩集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東甌詩集七南堯民字思尹樂清鴈塔人洪武初徵不起有梅雪窩集傳於家

劉氏 南金 壺山行雲集千頃堂書目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萬厓温州府志二十七集並作稿

佚

徐氏 興祖 徐橫陽文集東嘉先哲錄十

佚

東嘉先哲錄十徐興祖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粹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其

學行為一時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原注胡祭酒文集

案徐橫陽文集府縣志未載今亦未見傳本惟永嘉先哲錄十

張學正謙下引其文一條見卷一張謙易本義集說下其卷帙今無可攷

王氏翁蓮塘集干頃堂書目十七〇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集並作稿

佚

齋自撰墳誌年二十執詩經登蒼岩先生蔣公文質之門棄去科舉文

取歷代史及唐宋諸大家文讀之與鄉中諸老高公應文陳公叔晉孔

公正夫陳公子上相與切磋所著文集四十卷詩彙十卷瑞安王氏錄本

張氏著永嘉集

十二卷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四

存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四

海虞自言叔氏北遊聖門名著四科故代稱為文學里元至正中永嘉

張先生暨昆陽鉅儒鄭東季明鄭采季亮避地來居同以經術文詞鳴

於是吾邑文學益盛於一時矣天朝底定九有洪武庚戌肇設科舉以

取士時二鄭既沒先生以易經起家與邑人鄭立誠九思黃著昭夫唐

溥彥博偕中鄉聞而先生名在後列授膚施合陞臨江別駕以終訥生

後弗克親接緒論蚤歲即交先生嗣子規運生得親遺藁而私淑之先

生之學根柢乎六經旁及乎子史羣書故理明氣昌為文紆徐曲折或

約或豐而動合矩度至其發於聲詩亦克備兼眾體

而春容或流麗而俊逸賦景寫情曲盡其妙故訥每獲誦之未嘗不深

嘆而敬服也今年祇命出按江湘道過鄉邑運生彙次先生之集屬為

序引嗚呼

敢憶昔讀書田里嘗訪鄉之前言往往行庸致景仰之私若鄭之昆季及鄒黃唐氏家率泯絕無聞獨先生克有賢子保藏

遺藁自非積德之深詎能然哉先生之沒運生時始垂髫迨今年踰六秩隱居教授子孫誦誥世守先業故訥重其請輒忘固陋僭序卷端使讀者既知先生之學之美而又知其德澤有以垂裕厥後也先生名著字則民履歷之詳俱載同年鄉貢進士廬陵周傑仲方所為傳茲弗贅宣德二年歲在丁未八月朔監察御史同邑後學吳訥序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窮經史欲以見於世元末遊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家常熟常熟學者爭師之舉為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大肆力於文章國朝受命海宇寧一洪武庚戌始設科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將會試禮部而朝廷急於用人遣使者賫勅命至家授膚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井蕭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業撫循勞來出於至誠由是邑以完復既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五

人既沒人猶思之事具前侍儀使廬陵周仲方所為傳蓋先生學問明

正而操行瀟灑故所立如此平生詩文甚富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於

散軼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既彙次成帙因大理寺正嚴君志

道求予序之予謂先生之學將以行之也不幸少不得行於是託於文

章以自見使先生早遇聖明以所學施於用其功業有以及人則文章

未必如是之美也自古賢人君子於文章事業往往患其難兼如漢賈

誼董仲舒黃霸龔遂其人誠偉矣然皆不能兩得而先生兼有之豈非

難哉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為古文必本於經傳其義

正其辭確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後之君子讀其文章而考其事業則

先

可知矣故為序其首簡宣德三年八月既望日奉政大夫右

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知制誥修國史泰和王直行儉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四永嘉集十二卷鈔本從韻溪凡明張著撰嗣

子規同弟矩敬集箸字則明自號永嘉子世居溫之平陽縣元末避兵
吾邑邑人招致邑庠為弟子師遂家焉洪武三年領鄉薦授庠施合權
臨江府同知卒於官明初吾邑有三張先生者俱以行誼重鄉里先生
為北張止菴先生為東張金吾十四世祖觀復先生則南張也先生自
平陽來虞即主吾家與觀復先生為道義交所著有易經精義永嘉集
長安倡和集等書今惟永嘉集存凡詩九卷文三卷合十二卷先生子
規字運生所編也

長安倡和集 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四

佚

趙氏新行素稿 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止軒詩文集 東甌詩集七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佚

千頃堂書目十七趙新行素稿東甌詩集作止軒集

陳氏 擊壤集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洪武五年薦辟陳謙字益仲由明經授良鄉丞

案陳益仲與宋陳益之同名宋景濂嘗為作耘軒銘 見宋文憲集十八

載其官與平陽志同

項氏 伯文 雲林集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雲林項巡檢伯文乾隆平陽縣志隱逸傳有傳

黃氏 性 靜庵集

八卷 程敏政明文 卷七十七

佚

楊士奇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公神道碑銘
公諱性字思恭自幼穎悟不凡蚤喪父母祖母劉躬自撫育遣從學明
師時已卓然有立志讀書必尋究大義十五鄉長老試所業命賦新竹
大見賞異而操行清潔元季兵亂方國珍竊據溫台署官屬或勸公仕
正色叱之遂裹足不出公於學自幼至老不倦閒居潛心載籍喜為詩
不事雕琢以理勝過名人制作有會意者手自抄錄晚亦喜譚道學嘗
書邵子安樂窩吟置齋壁時諷詠以自適永樂十年以子准貴封奉政
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
大學士公性簡澹無他嗜好所畜惟經籍法書名畫及古器物所作詩
文有靜菴集八卷藏於家逝年九十有三 明文衡 卷七十七

季氏 應和 菌翁集 千頃堂書目十七 萬曆 溫州府志十七 作 菴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佚

鹿岩樵唱 李階月 泉詩派

佚

樊莊藁 月泉詩派元詩選癸集辛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藁作集

佚

月泉詩派季應祁字君壽號恥菴別號困翁有詩曰鹿岩樵唱樊莊藁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菌翁集季應祈箸按萬曆志作恥菴集又名樊

莊集

案恥菴季明經應祁萬曆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

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其名東甌續集六千頃堂書目十

七元詩選癸集辛下 原注一 及雍正浙江通志並作期溫州府

志明詩綜十五上及乾隆永嘉縣志並作祈 月泉詩派卷末 黃准作季蘭坡

其亦乾隆温州府志又作旂惟明李階所輯季氏月泉詩派作
祁當得其實今從之又詩派載恥菴別號困翁而黃目載其集
題菌翁菌困字形相近未知孰是

吳氏全隱游小稿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四吳荃字次修號隱游瑞安人

卓氏敬卓氏遺書萬縣温州府志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並作卓忠貞文集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卓忠貞文集詩集今從明

五十卷明史文志四千頃堂書目十八○千頃堂書目十復出作

二卷文瑞樓書目二同劉球卓忠貞傳作遺書十卷詩文五

佚

未見

文瑞樓書目三卓氏遺書二卷明仁和卓發之輯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八

卓公遺稿

一卷孝慈堂書目五

未見

顧問引乾坤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文上之華國家下之式鄉里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其吐詞舉足既已不羣則愛而傳之非人心之所同然乎若瑞安卓公者真其人也公之忠識人皆知之至其篇章清新粹美用意獨至造端無前若嚼冰雪而出之絕煙火而住蓬萊者豈易得哉見鳳一毛窺豹一斑亦可以知其全體况耿耿炳炳亦無隱乎爾梓之以免湮沒良有司可識所先務矣嘉靖癸丑閏月望後蕪陽顧問引傅珮序瑞安卓公之忠烈固已載之紀傳無容贅矣公尤邃學問根極義理其緒餘發為文辭實出人意表竟不少槩見者何哉嗚呼遭遇廢常族類殄絕門生故吏畏罪遠去誰復能存之近觀文學之士道誼弗

師雕篆徒襲小有一得曉曉自鳴其視公之制作反泯滅殆盡可不惜哉嘉靖辛亥歲羽泉劉侯令茲主爰賸時艱俗敝雅尚節義三之日拜公祠下喟然歎曰公之忠著矣而文不傳闕典之大者孰踰此哉迺諮生儒詢耆俊窮搜遠索再歷歲月始得公序文二篇詩十六章皆清純簡逸體格自成譬若嶺梅海鶴塵土俱脫其真出於性情者乎可以垂式矣侯迺白於少參日巖顧公公曰是吾志也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在茲乎勿可失也時憲副聚菴谷公郡守鴻洲龔公咸以為然遂鑄諸梓

珮惟成祖靖難之後閱今百五十餘年世遠人湮典籍散逸孰知公有制作故惟侯獨秉遠識銳志有求雖更寒暑懇切勿替詎非精神意氣若相孚契者歟故能收輯遺編復光簡冊公之神爽如覩平生可不謂之大快哉矧今世變日趨士習萎靡得公之稿而誦讀之反復之其忠義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是侯有功於名教非小補也侯出名臣文恭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九

公之裔登嘉靖庚戌科進士清才美政治行爲一時之冠云仁和虛巖山人傅珮撰

劉繼跋辛亥之秋繼承之浙之瑞安適岳伯斬陽顧公入賀聖壽駐節都下繼幸爲屬吏馳往謁之辱公不棄面命勸懇瀕行且語之曰瑞有先達卓公遺文散逸不傳有司之責也盍往圖之繼因憶少時於紀傳中獲觀卓公立朝大節嘗想見其爲人迺今竊祿茲土叨與有司之責且重以岳伯之命故不敢承未幾抵瑞邑得拜公遺像於祠下卽博訪其遺稿於里中緣公遭赤族而門人黃潮光者家復衰替其稿湮沒已久訪之踰年僅得其詩文若干首於邑之弟子員隨以質諸岳伯公公曰是亦足以傳矣采薇一歌尙垂不朽而况如公數首乎因題其簡端以授繼時憲伯豐潤谷公郡伯濮陽龔公方蒞茲土咸以悖教化崇節義爲首務因復質諸二公僉以爲然繼遂承命錄其稿件併傳刻之邑

齋俾邑之士民誦公之言考公之行者時興仰止之思焉而於風教將必大有所補也或謂公事當諱幾竊以為不然仲虺之誥無損於成湯叩馬之諫不失為姬武古有之矣矧成祖嘗曰不負其君惟卓敬耳使公尚在固將大用之也又何諱焉遜志齋全集刊行久矣幾方惜公之集未復見其全也而可諱乎凡我同志尚求公之全集而續梓之庶乎不虛三公表暴之意而且以道幾有司之責茲因幾之所深望也因感幾之先世於公有同事者其事足相發明敬附錄於後以備參考嘉靖癸丑閏月望後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瑞安縣事吳門後學劉幾跋

王挺跋我祖成皇靖難時卓公大節尚矣先文定往時嘗游平陽從公像及劉忠愍所為傳於村學究故笥中蠹蝕四旁惟公像歸然存若有神物護持焉者獨遺文不能多見挺竊恨之比來伏遇太岳伯日巖顧公奉命浙藩分陝東土首訪獲公詩文若干首及前像傳遂俾安固令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十

尹劉公刻以傳嗟乎公之精忠大烈既炳若日星不可泯滅已今又幸誦其詩讀其書存什一於千百慨然想見其為人有弗感激自樹者非夫也夫劉公為安固令政日有聲已三膺薦剡今刻是編又附錄其先世之蹟以備參考則其為政務舉其大有裨風化者此亦可見其一端云嘉靖癸丑季夏朔日南京工部郎中同郡後學王挺跋

王諱跋予童子時則聞長老談卓公惡虎事又聞公死節事心竊奇偉之獨未能論其世耳嘉靖癸丑秋入公鄉縣瞻拜祠下為之於邑良其風軌有足懷者時同年羽泉劉兄實為邑長勸教德政百廢聿新抑於公之忠孝有臭味焉蓋嘗芻按公之遺文詩傳彙為一帙以示予予讀之盡而三復公傳真一言一淚也凡予童子時所奇偉而未能論其世者至是有以得其槩矣嗚呼公之時如公者幾人公之後繼公者何人後學孔嘉王諱頓首拜書遺稿後

王文遠孝慈堂書目五卓公遺稿卓敬一卷願問等序劉幾校一冊

卓忠毅公遺稿瑞安林從炳編

三卷

未見

惲敬書後瑞安林監州從炳蒐次卓忠毅公遺稿并附各文及詩之傷忠毅者為三卷刻之而徵辭於敬以名與忠毅同不敢附於篇末監州謂古者既葬而諱恐傷生者之心耳非如字之尊名後世不達此指以不斥名為禮慎矣又諱必及其世今已去忠毅四百餘年且非臨文之義敬遂不敢辭謹按忠毅授命於建文四年其生平經濟氣節前人已表章之如日月之著矣敬所惜者劉忠愍所作原傳載忠毅著述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今止存數十首忠毅門人黃潮光所作年譜行狀今悉不存夫古之大人具蓋世之氣全不世出之節者其生平無不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十一

謹小慎微事事得其所處若跡弛之士感激一旦竟成其名史書及府縣志紀錄則有之必不能千百年之後人人變色動容有一百折不屈之人如在其心如出其口若忠毅方學士鐵尚書者也故敬嘗喜於詩文集求古人性情之所在年譜行狀求其瑣屑不經意之事以觀其學問之所至而惜乎忠毅之竟歸散落也李將軍名將子長記其被獲卧兩馬閒張都督百戰保江淮退之記其不忘名姓段太尉手擊朱泚子厚記其鬻馬償債皆其人精神意氣流露於不及覺者故可以為觀人之法忠毅本學宋儒其言行必精密有步驟而竟無可考證豈不重可惜哉然忠毅遺文遺蹟雖散落幸有此數十首及忠愍所作原傳讀者能一一推之未嘗不可以測忠毅此後監州其益蒐次之或更有所得則益幸也

陳氏 敏 雪溪集 目十八

伏

黃淮山西行太僕寺少卿陳公墓碑銘公諱敏允政其字也居柎溪年十八選入郡庠充弟子員洪武丁卯應鄉貢會試奏名在乙榜遂有宜興之命學校廢弛日久公申畫條約以振綱紀闡明禮義以淑人心丁外艱服闋擢建陽縣令溢政一以惠愛廉慎為本而濟之以明決四境之內頌聲盈耳徵拜監察御史巡歷雲南邊夷震悚鎮守北京強宗屏息平反理枉囹圄空虛秩滿書取擢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又九年除山西行太僕寺少卿宣德辛亥終於官舍壽七十有一所著詩文有雪溪

集十卷

楊氏 景衡 三山稿 嘉慶瑞安縣志九

伏

在朝稿 黃介菴集十三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士

伏

紫微清暇集 黃介菴集十三

伏

致事清歡集 黃介菴集十三

伏

歸田樂事集 黃介菴集十三

伏

黃淮參政致仕楊公墓誌銘公諱南字景衡以字行少從伯父滄州先生學春秋既而滄州應博學薦公卒業於前進士秦府長史栗齋林先生刻志為文滿毫伸紙滔滔不汨先生器重之所作詩文有在朝稿及紫微清暇致事清歡歸田樂事諸集若干卷 黃介菴集十三
案曲江楊參政景衡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厯温州府志官

業傳嘉慶瑞安縣志介節傳並有傳其集名縣志經籍門所載曰三山稿 乾隆府志經籍 而黃文簡所作墓誌則云有在朝稿及紫微清暇致事清歡歸田樂事諸集攷東甌續集六楊景衡號三山道人疑三山稿乃其全集之名在朝稿以下則其分題之目猶文簡退食歸田入覲三稿總題介菴集也

徐氏 懷玉 雲菴詩集 黃介菴集十一

伏

黃淮建寧府儒學訓導致仕徐公墓誌銘公諱懷玉字文玉其先淮海人宋有曰瑄者宦轍至永嘉子孫遂家焉公天資穎敏童中選為縣學生從景方木先生受書經本陸國子助教復從蒼巖蔣先生終其業洪武庚午領浙江鄉貢會試中乙榜除贛州府興國縣儒學教諭丁外艱起復調除沛縣儒學考滿以言事陞山東都司斷事審刑鞠獄咸得其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士

伏

情尋改除湖廣都司經歷後以誥誤謫戍玉田四十餘載歷涉艱苦而所守未嘗改節洪熙改元會求賢授建寧府儒學訓導幸遂歸田之願日與高朋雅士登臨觴詠託雲菴自號以寓出而知還之意因以名其詩集 黃介菴集十一

金氏 原祺 梅窗彙 黃介菴集十一

伏

黃淮梅窗先生金公墓誌銘公諱祺字原祺以字行公篤於孝友領癸酉鄉薦會試奏名在乙科除吉安永豐教諭陞襄陽府教授丁內艱起復改常州被召赴文淵閣點永樂大典凡三受聘幣典文衡教授考叙陞記善數以言論抗直不得遂其志會丁外艱解任而歸祖居在郡城鴈湖之濱遷居南禪湖上額其室曰還林書屋雅好梅環居植梅數本別號梅窗從游者皆以梅窗先生稱之公之著述有詩文若干卷 黃介菴集十一

日梅窗彙藏於家 黃介菴集十

潘氏 文奎 愚莊集

一卷 千頃堂書目十八 國史經籍五

佚

萬姓統譜二十五潘文奎字景昭浙江永嘉人宣德初由左春坊司直郎陞府同知清慎寬厚有豈弟之德其文章詞翰為當時所重修國史七秉文衡陞福建布政司參議

東甌續集六潘文奎字景昭號愚莊永嘉人登進士官至湖廣參議

吳氏 亨 竹菴集 黃介菴集十一

佚

黃淮竹菴處士吳公墓誌銘處士學易於鄉先生張公時彥父象大旨得其要領劬及羣書沈潛玩索其於聖賢格言必反求諸己以故立身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志

制行罔敢自逸晚年家務悉委諸子構一室扁曰西湖書隱植竹百餘

挺日吟咏婆娑於其間謂人曰植竹而不雜以他卉者以其虛心勁節

與區區之志若有合焉因其號曰竹菴處士所作詩若干篇名曰竹菴

集藏於家 黃介菴集十一

案竹菴吳處士亨永嘉人萬厯温州府志義行傳有傳

范氏 觀 一齋集

四卷 黃介菴集十

佚

杜詩三百篇注 黃介菴集十

佚

陳氏 金 自怡集 黃介菴集十二

佚

黃淮愚菴處士陳公墓誌銘處士諱銓字叔權愚菴其別號也居永嘉清政里生而秀穎不凡蚤失怙恃世父竹菴訓育之稍長遣從時鳴張先生學涉獵經史尤精算數法持身端謹孝友慈祥人無閒言甫成童世父歿治喪無違制莫年欲脫畧塵累築別墅於泰清鄉葛巾黎杖布襪青鞋放情泉石閒遇有所得形諸歌詠名其集曰自怡 黃介菴集十二

黃氏 淮 黃文簡公介庵集

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 卷今從刻本 闕翰林院儲明本並缺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五黃介菴集十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明黃淮撰准

有省愆集已著錄案千頃堂書目載准所著有介菴集歸田藁均不著

卷數此本總名介菴集而分退直入觀歸田三藁疑黃虞稷未見此本

但據傳聞載入也據目錄本十二卷今第七卷已佚故以十一卷著錄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志

馬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癸集上黃介庵集六卷 案此疑 有誤 省愆集二卷 刊右

明戶部尚書永嘉黃淮撰有介庵歸田省愆等集省愆集者成祖北征

時留輔太孫漢庶人中以蜚語繫詔獄十年遂以名集

陳敬宗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黃公

墓誌銘公所著文有介菴集歸田藁藏於家 明文衡 八十九

王世貞載苑厄言五文章之最達者無過宋文憲瀛揚文貞士奇李文

正東陽王文成守仁楊尚法源出歐陽公以簡澹和易為主而乏充拓

之功至今貴之曰臺閣體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啟王行

儉諸公皆廬陵之羽翼也

案黃文簡介庵集世間流傳絕少焦氏國史經籍志五明史藝

文志四所著錄者並止省愆一集朱錫鬯黃虞稷廣蒐明代別

集而明詩綜十七及千頃堂書目十八所紀文簡集並以介菴
 集歸田彙並列此本明文衡陳敬宗所作藝誌疑介菴集初刻
 本後乃併入也通志及府縣志並同知亦未見其書同治辛未余以應試入都段
 得翰林院所儲明刻小字本驗其冊面印記即乾隆三十八年
 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啟淑家藏本也既逐錄其副復精勘一
 過乃知明刻本十五卷缺第四至第七四卷進本經書買移易
 竄改以十四卷為第四卷十五卷為第五卷十三卷為第六卷
 又撤去前後敘跋及所缺四卷之目以泯其跡故四庫提要
 遂以十一卷著錄而以爲僅缺第七一卷幸其每卷魚尾下所
 記卷第及目錄數未盡改重爲排比尙可見明槧本舊式也
 印本每卷首行題黃文簡公介菴集其刊刻當在文簡卒後敘
 跋既今亦無從攷數卷一至卷三爲退直稿皆永樂間在都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太

所作卷八至十三爲歸田稿皆宣德六年以疾乞休以後所作
 卷十四至十五爲入覲稿則宣德王子文簡父性卒賜葬詣闕
 謝時所作明史本傳載時值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輿登萬歲山
 比辭歸餞之太液池此集卷十四有賜遊西苑詩序記其事甚
 詳又有賜遊太液池觀荷詩一首卽辭歸賜餞時所作足與本
 傳互證至永樂十二年文簡以漢王高煦譖繫獄十年其間所
 作詩詞則別爲省愆集故不入此二稿其所缺四卷目錄已失
 其仍爲退直稿抑已爲歸田稿未能臆定也文簡詩文和平雅
 正不愧王元美所謂臺閣體者惟取材稍隘故其文數首以後
 詞旨每多重複較之東里諸集益稍亞焉

省愆集

二卷 明史載文志四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七千頃堂書目十八

存明學齋賦

君子之於詩貴適性情之正而已蓋人生穹壤閒喜愉憂鬱安佚困窮
 其事非一也凡有感於其中往往於詩焉發之苟非出於性情之正其
 得謂之善於詩者哉觀予友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宗
 豫省愆集之作其殆所謂吟咏性情而得其正者歟公洪武間登進士
 擢中書舍人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選入翰林院爲編修累拜春坊大
 學士以職事被譴居幽十餘年仁宗皇帝嗣位卽釋復任又累升今官
 公居幽時感時觸事形於賦詠積累成編名之曰省愆其志可尙也惟
 國家戡除暴亂而開大一統文明之運人才彙與大音復完自洪武迄
 今鴻儒碩彥彬彬濟濟相與詠歌太平之盛者後先相望公以高才懿
 學夙膺遭遇黼黻皇猷鋪張至化與世之君子頡頏振奮於詞翰之場
 者多矣此蓋特其一時幽寓之作而愛親忠君之念告己自悼之懷藹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七

然溢於言表真和而平溫而厚怨而不傷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於乎
 建哉公閒出是集屬題其端誼不可辭遂序之如此以俟觀者宣德八
 年春二月既望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國
 史總裁建安楊榮序
 予嘗讀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謂詩必窮而後工蓋嘗疑焉及讀今少
 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宗豫省愆集而後知永叔之言爲
 然夫詩者所以宣人言詠情性豈待窮而後工乎然其所以工者必窮
 居索處羈愁感憤之情鬱於中而不能暢故其發也憂深思遠慷慨激
 切有非平時得意者之可比也公在洪武間以名進士授中書舍人太
 宗皇帝入正大統首膺拔擢由翰林編修歷遷右春坊大學士嘗被命
 輔皇太子監國朝夕左右付託隆重久之以事去職遂居幽十餘載仁
 宗皇帝自東宮嗣登宸極思惟舊人再拔用公又累轉今官公在館閣

時予寔與同事凡四方萬國制命之下日不下數十固未暇於詩雖閒有所作不過勉酬應亦不暇於求工也是集蓋公居幽時之作凡愛君念親感時書事憂鬱自適之懷悉於是發之其言正而無邪哀而不傷詠歎而自懲紆徐委備卒本於忠厚惻怛其情藹如也殆窮而後工者歟雖然聖俞在當時低徊小官志不得奮見於事業徒於詩有稱耳若公以宏才碩學遭遇聖明垂三十年聲光著於海內其見於此者特以一時寓於羈蹇岑寂之中而發之視聖俞之終身夙抑以窮而老者可同日語耶公方以疾得告南歸閒出其集示予屬為之序予閱之再三見公之於此畏天祇命志愈堅而操愈篤藹然忠臣孝子之思備見於情詞之間者予無以議為矣然去此而休也吾知公怡愉恬適氣益和體益夷奉親之暇與賓客故人時時作為詩歌更倡迭和以頌聖天子太平熙洽之盛則其和平盛大之音又非前日幽鬱之時之可比矣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六

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書
予日望公尚有以賜教哉是為序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世自太師之職廢而閭里歌謠訖無所采所謂詩者則皆出於一時能言之士去風雅亦以遠矣然其有關於名教者恆見重於世今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洪武中由進士官禁近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擢居翰林日侍左右公以宏達有為之才盡心殫慮以奉其職大見信用復俾兼官僚及車駕幸北京皇太子監國公以春坊大學士輔導久之以職務被繫者若干年時其尊府封少保公及母夫人皆在堂公深自克責念君親之恩惟圖存庶報稱於萬一乃託之詩歌以舒其抑鬱憔悴之懷故凡風景之接乎目而感乎情者皆發之於詩久而成卷名之曰省愆集仁宗皇帝即位首釋公復其官未幾進位師保人皆謂公忠孝之心無間於夷險而卒獲其報也聞嘗屬予序其集鳴

呼觀公名集之義豈徒詩云乎哉古之人孝莫如舜忠莫如周公世未嘗以舜之孝周公之忠為有餘則凡臣子之所以自處者當何如哉公蓋有見於是也夫人心之天不為事變所移易則足以昭世教士君子取重於世者以其信道也豈徒詩云乎哉是為序宣德七年龍集壬子春正月哉生明嘉議大夫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南郡楊溥序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六

伏遇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臣准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細繹腹裏得詩賦詞曲合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准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固圍禁且嚴目不親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朝廷盛美或懷思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略工拙云乎哉是年九月朔日介菴居士黃淮序
讀吾友少保黃公承樂中所作省愆詩集至於一再蓋幾於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於往事焉初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

事憲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論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後凡下書諭幾務必四臣與聞時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爲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賴上聖明終不爲惑然爲官臣者得懷懷疏離數見頌繫雖四臣不免或決旬或累月惟淮一滯十年蓋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夫莫之致而至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塞黃二公及子幸向在去險即夷皆一聖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脩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宣德癸丑四月庚子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三

蓋大學士廬陵楊士奇題

廬陵歐陽文忠公序薛簡肅之文謂君子之學施之事業見於文章常患其難兼蓋歎其窮達所志不同而兼之者之罕遇也若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先生負光明俊偉之資際重熙累洽之世事業顯於朝廷文章播於寰宇受知聖主輔導春宮雄才碩學足以掌宣帝制潤色鴻業者海內之士類能傳誦之至若居幽處獨發之於心形之於言聯篇累牘珠光玉潔無憂愁鬱抑之氣有反躬自咎之心而忠君愛親之念未嘗有斯須而替可謂得乎性情之正自非忠孝兩全文章事業兼備者曷克爾耶邇者行部是郡先生出示茲集捧誦數四何其精純而浩博也因請於先生曰是集不可以不傳先生固辭力請乃許遂捐俸銀諸文梓以惠後學賦詩詞總四百有奇而以省愆名之噫荆山之玉豐城之劍豈窮山枯壤所能久於沈埋哉將必有卞張

者出而知其爲希世之珍也知言之士幸其寶之正統八年二月朔日中憲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京口王濂謹書

百川書志十六省愆集二卷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宗豫撰詩詞四百有奇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省愆集二卷江西巡撫明黃淮撰淮字宗豫

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燕王篡位命入直文淵閣陞翰林

院編修累進右春坊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爲漢王高煦所譖坐繫詔

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保卒諡文簡事蹟具明

史本傳淮當革除之際身事兩朝不免爲白圭之玷史又言淮性頗隘

同列有小過輒以聞解縉之死淮有力焉人品亦不甚醇然通達治體

多所獻替其輔導仁宗從容調護尤爲有功雖以是被謗獲罪而賜環

以後復躋禁近迨至引年歸里受三朝寵遇者又數十年遭際之隆幾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三

與三楊相埒其文章春容安雅亦與三楊體格略同此集乃其繫獄時所作故以省愆爲名當患難幽憂之日而和平溫厚無所怨尤可謂不失風人之旨故特存之以見其著作之梗概至其退直入觀歸田三稔同編爲介菴集者門徑與三楊不異東里諸集旣已著錄則是可姑置焉

陳敬宗明故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諡文簡黃公

墓誌銘永樂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

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

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省愆集明文卷八十九

鄭曉吾學編 黃淮永樂十二年坐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在

獄中有省愆集二卷

周天錫慎江詩類二邵少文曰黃宗豫有省愆集五言古頗簡詔

靜志居詩話長陵北征留文簡輔皇太孫漢庶人中以蜚語繫詔獄十年遂以省愆名集集中詩所云寶劍難豐城爛斑土花碧又云十年頓足園扉閒時向牆頭看柳色是也因是受知宣廟特深賞其入朝賜游西苑肩輿登萬歲山宴太液池親灑宸翰贈行有云朝旭光升紫殿清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不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鴈宕峰高高不極中有謝公舊游蹟采芝斲谷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君臣相悅可謂千載一時明詩綜

案省愆集二卷皆文簡永樂十二年閏九月以漢王高煦譖繫獄十年獄中所作詩文上卷為賦二首及四言五言七言古詩長短句五言律詩下卷為七言律詩排律五言六言七言絕句而以詞二十四闕附焉陳敬宗作行狀述此集止云詩蓋撮舉其多者耳集中五言古詩頗饒古韻餘體則長短互見蓋身處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三

憂思抑鬱無繆藉此以自排遣本無意於求工至朱竹垞所舉寶劍難豐城一聯今見五言擬古詩第二首十年頓足園扉閒一聯見長短句柳絲長篇亦非集中佳句也其詞高儁百川書志析著其目曰省愆詞寶卽此本辨詳二十五卷詞曲類省愆詞下

劉氏 現 挂笏軒集 千頃堂書 目十七

劉氏 現 劉編修文集 黃介卷 集三

黃淮後序右詩文集凡若干卷余友劉君朝紳所撰也朝紳卒之又明年其伯氏朝縉來典京闈文衡既竣事謁余官舍因出詩集徵余序余童中時與靖安教諭徐君叔鉉暨朝紳相繼入邑庠為弟子員年均而

志同氣合而情篤朝夕聚處未嘗違離披經閱史交相問難必求至當每一文之成轉相傳誦是是非非其道其實切磋琢磨之益固不少矣開於燈窗論及出處大節朝紳昌言曰他日宦游四方苟得同官同事誠為至幸蓋不敢必也未幾叔鉉由鄉貢除教職余亦竊祿於朝遐想朝紳之言慨然興歎洪武庚辰春策試天下士子余忝充彌封官朝紳對策合格除翰林編修按現實建文庚辰胡廣榜進士文簡此是年轉翰林侍書獲遂疇昔之願然所恨者叔鉉先已物故不得與此樂耳余不自揆竊與朝紳相期以遠大事業孰謂朝紳嬰疾而歸遂成承訣今所存者徒託空言而已良可悲夫雖然人生世間窮通壽夭各有定分沒而無聞雖壽何益沒而不朽雖夭亦壽顏淵非不夭也百世之下五尺童子皆知亞聖賈誼非不夭也雄詞大篇照曠千古讀者莫不敬慕蓋顏以德行稱賈以文章著所存雖有不同而其播遺芳揚令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三

譽於後世者未始有異也朝紳天資純篤操履端方德之所蘊固厚矣乃父貢禹先生嘗為郡學訓導粹於理而長於文朝縉循循雅飭克紹父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朝紳積之久資之深發之於述作若金之在鎔隨範而成器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嗚呼朝紳之德行文章兼優而並美若此何患泯滅無聞乎昔歐陽公序其友蘇子美之文嘗曰斯文金玉也其見遺於當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者若吾朝紳之文豈徒金玉云乎哉然其功業未著賈志以沒是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亦復何憾九原有知必以余言為然黃介卷 集三

雲露集 千頃堂書 目十八

未見

自序聖人之言本諸道者也故六經傳之萬世而無弊下此雖以子雲之多才博識而覆瓿之譏不免焉然則後世徒廢精神於筆墨間者無

益也此集不可作也以吾之得於心也必慎而勿矜其形於辭也若流而不寒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乎有一言之幾於道亦君子之所不棄也故書以俟之

慎江文徵

案劉編現訓導南金子乾隆溫州府志介節傳咸豐永嘉縣

志宦業傳並有傳李象坤菊菴集書劉受毀所鐫報國錄後謂

雲露集為編修兄觀與楊文貞士奇金文靖幼孜共哀梓盡削

去觚稜之作詳卷九報國錄下蓋已非全稟然明刊本久佚報國錄今

亦未見傳本亦編修之不幸也

劉氏親 親窩集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親窩集永嘉劉觀字顯安著

案劉顯安事跡無攷千頃堂書目列其集於洪武時疑亦劉編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修現齋弟行也

曹氏介 爽齋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東甌詩集七曹介字子直永嘉人官至監察御史東甌詩存十五作洪武中監察御史

嘉慶瑞安縣志七曹介秀才監察御史善詩文嘉慶瑞安縣志十作永嘉人與東甌詩集同

潘氏發 樛菴集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洪武歲貢潘畿字民止翰林院典籍修洪武寶錄

永樂大典成陞檢討質敏性孝有樛菴集

孔氏希直 希古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王氏宗遠 謝菴集千頃堂書目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作冷齋集今從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十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肅菴王副都宗遠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

臣傳並有傳

王氏宗彥 水軒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王治中宗彥副都宗遠第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有傳

王氏宗祥 冷齋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千頃堂書目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作王宗遠撰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王宗彥弟宗祥名璵授鳳陽府教授著冷齋集翰

林學士呂升銘其墓

章氏功懋 雪舟吟稿千頃堂書目十七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佚

千頃堂書目十七章功懋雪舟吟稿字子勉平陽人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洪武十三年薦辟章功懋居白沙授興山丞

方氏子深 葺巢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方子深所著葺巢集等集皆亡於寇亂

案果菴方郎中子深乾隆平陽縣志忠臣傳有傳

林氏文莊 觀光集

一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洪武十五年薦辟林文莊居林家埠由人才授興

山諭

東甌詩集七林文莊平陽宋步人景英孫興山教諭
梅氏蘇菴集千頃堂書目十七。東甌詩存十六作蘇
未見

東甌詩存十六梅頤著蘇閣存稿

案東甌詩存十六於蘇閣存稿下云錄詩二十首攷曾書例凡
集佚者曰存詩若干首存者曰錄詩若干首則存稿舊本曾氏

固嘗見之今不知何可搜訪否閣卽菴本字書無逸高宗
補謂之梁閣謂廬也後世展轉訛昧其本始閣廬之閣遂別
作廬菴二字廬始見漢劉熙釋名魏張揖廣雅菴廬菴廬司馬
相如傳爲菴菴草名菴廬之意始見後漢書皇甫規傳三國志
諸葛亮傳裴松之注並說文所無明初人猶有如此字當爲閣
者黃介菴集三有六合史東甌詩集正蒙求下及千頃堂書
目竝作菴從俗寫也

王氏槐陰集千頃堂書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佚

美

金原祺序詩者志之所發也故曰詩言志志有不同而辭亦隨之通顯
之人其辭侈困厄之人其辭抑隱逸之人其辭適曠達之人其辭放皆
所以據其志也永嘉之俗昔稱鄒魯比染胡元遺習華宗巨族率上氣
勢豪俠視行說文學左甚惟處士王尹成氏拔於流俗讀書學古樂與
賢士君子游好揚榘古今人物得失尤善於詩歌不事險澀不求奇巧
惟心所適矢口成章而興致高遠可謂隱逸曠達之辭矣卽其存稿自
題曰槐陰集屬予序予託交於處士稔其行仗義疏財能周人急備儻
軒豁素以豪傑自命而著作翩翩情瀾湧發又能寫其隱居之樂信爲
一世之高士也已槐陰名集王之業其將與魏而俱萌哉處士名毓號
樵雲尹成其字也世居永嘉之英橋里惟江文徵
王叔果書後先四世祖樵雲翁著詩三百餘篇樂府二十六闕蔚然成

家先正章恭毅公校而序之族祖夢竹公刻置家塾歲久散亡過半比
族子如珪出示家所藏舊本果喜不自勝隨命兒輩校錄重刻以示子
姓夫翁當草昧之餘幹蠱貽燕日不暇給顧奇興林泉研精翰墨卽其
感遇紀述不惟想見襟度曠夷志識軒卓而生平履歷因可概徵後之
人誦其詩論其世仁孝之心不油然而生哉槐陰名集翁託意微遠樹德
發祥開先有自賦賦文又其緒餘焉爾矣半山

王世貞王樵雲公傳樵雲公者王氏諱毓字尹成溫之永嘉人嘗葬其
父珍矣而不忍去也廬其傍扁曰樵雲而公又好詩多與其社中人唱
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公云自先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英橋里俱
有隱德以壽考終而俱單傳至公乃遂有七子公少侍其父珍謹恆
韋韞而治養膳既成則衣冠而薦之偶晚竟餐覆器乃退不者屏營不
自容亦竟遜之簪矣聞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強之起不起也公又好

施子以躬赴人之急比鄰火數十百家皆燼公指廩而予之俾稱力自
取給其它孤寡毋論疎戚以指計衣食視公若庫庾也公一言而取成
者奉以爲符節毋爽矣弁州山人四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案叔果作家傳稱樵雲翁善詩歌所著有槐陰集
蛙鳴鼓吹尚書章恭毅公序之梓藏家塾蛙鳴鼓吹當卽叔果書後所
云樂府二十六闕之集名叔果得舊本校錄重刊卽附刻槐陰集之後
故書後不言及蛙鳴鼓吹之名今亦從其例不別標目焉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美

林氏失名東愚集乾隆温州府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明林東愚居南湖

佚

案東甌續集五有林東愚秋興詩一篇序次在高明後不詳其
籍貫時代其詩有落日江城動鼓聲江山千里轉逶迤之句似

以避地流寓他鄉者續集以林東恩為姓名然不宜以名題集
當是字與別號東恩詩集續集所載誤以字號為名者甚多今姑闕之

陳氏 填

白雲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明陳填字允和居仙居號白雲友
案東甌續集六載陳允和詩一首注云平陽人顧氏元詩選癸
集戊上亦載之

陳氏 仲能 鼓缶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東甌續集六陳仲能平陽人

案東甌續集六錄陳仲能詩二首次潘文奎後

張氏 璫 恆菴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美

伏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明張璫字季常居南山號恆菴

案東甌續集七載張璫詩一首注云平陽人東甌詩存十五同元詩選

癸集戊上亦載之當即恆菴也溫州府志作盧平陽縣志作璫

並形聲相近而誤今據續集及元詩選正之

又案自林東恩以下四人時代並無可攷陳填張璫二人顧氏

收入元詩選殊無塙證東甌續集敘次先後亦漫無義例未足

依據惟續集為趙諫所編東恩諸人詩既經采錄其人當必在

弘治以前疑以傳疑姑附之明初諸人之末以俟續攷

王氏 宏 節菴詩集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伏

王氏 鏡 筠軒詩集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伏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筠軒詩集永嘉王縱著

案王宏王縱時代事蹟並無攷所著詩集載萬曆溫州府志藝

文門廂於明初諸人著述開今亦附於此

吳氏 致文 恕菴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伏

吳翰林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案恕菴吳知府致文乾隆溫州府志介節傳乾隆平陽縣志宦

業傳並有傳

方氏 祖安 燕石稿千頃堂書目十八○萬曆

伏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美

乾隆溫州府志十明永樂辛卯舉人方祖安永嘉人任刑科給事中

方氏 以正 藏山名世集千頃堂書目十八○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藏名山詩集誤

伏

陳氏 端 陳執中文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伏

案陳通判端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有傳

張氏 眞 錦屏集千頃堂書目十八

伏

萬曆溫州府志十明永樂乙未陳循榜進士張眞平陽人任太常博士

東甌詩存十七張眞字行素平陽人永樂乙未進士官安陸州判官

戴氏 時雨 錦舟集千頃堂書目十八

伏

東甌續集七戴時雨字伯時號錦舟永嘉人由舉人任訓導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明永樂甲午舉人戴時雨永嘉人崇仁訓導

鄭氏夏迪齋詩文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案迪齋鄭御史夏乾隆溫州府志仕績傳道光樂清縣志介節

傳並有傳

陳氏聳陳光言集千頃堂書目十八

伏

東甌續集七陳聳字光言永嘉人中解元登進士授知縣

萬厓溫州府志十明永樂辛丑曾鶴齡榜進士陳聳永嘉人會魁內江

知縣

范氏霖就正稿千頃堂書目十九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辛

宦游稿千頃堂書目十九

伏

皇華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伏

柏臺稿千頃堂書目十九

伏

松月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

伏

案范御史霖一齋處士觀子雍正浙江通志介節傳萬厓溫州

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孔氏續循菴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稿作集

伏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永樂癸卯舉人孔鐸字公循性淳篤福安教諭陞

國子助教翰林院檢討

虞氏原祐宜齋吟稿環菴遺稿十

伏

虞書咏蔡節婦詩附識此書從七世祖宜齋公之所作也為吾環祖兄

諱原祐號宜齋博聞強記亦善吟咏嘗與環祖唱和有宜齋吟稿今散

佚無存僅遺此詩環菴遺稿十

虞氏原璩環菴先生遺稿千頃堂書目十八作十卷嘉慶瑞安縣志九。千頃堂書目十八無卷數

存遜學齋藏鈔本

余自童子時習聞雙橋里有虞環菴先生以布衣而友搢紳雖名公郡

守亦折節下交意先生何修而得此頃聞先生耳孫紫山丈輯先生遺

稿附錄諸公輓詩與章類籍內有郡守何東園公與文道當時政事多

辛

所裨助少保黃介菴公誌墓稱文皇徵修大典事竣將受官不拜以母

老乞歸養中遂聞訃幾隕絕泊抵家即杜門箸述吟咏以自適乃知先

生學邃而行修道明而詣遠故東園公陟名卿上

誼介菴公以名輔操史 闢揚盛美不一而足皆鑿鑿有明證也迄今

百數十年讀二公諷詠先生遺詩猶肅然興歎然伏求為執鞭而不可

得矧在當時親聆警效炙光範者有不愛且敬焉否也紫山丈仕不繼

身孝不忘祖其勵行其著述奉揚先生遺韻自投紱歸林壑即搜拾故

篋購求逸稿得先生諸體若干篇與家父老子姓共繡諸梓使月旦評

隲風雅遺音將為論世尚友者典刑盛意哉盛意哉因役余序後生末

學詎敢置一喙紫山丈比居日過囑不容已爰揭數言於簡端分鼎鑿

窺豹斑余何幸而與名於斯刻萬歷甲申上元日後學懷東林萬梅頓首拜序

是為虞徵君環菴翁詩刻也徵君臨世濯足邁跡一邱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炳炳敘傳中矣奚鄙言為顧其遺稿大雅希聲散佚二百年逾耳孫君師中父殷念墜緒兩任遂辭養歸延訪哀輯更數寒暑始就茲帙俾後之作者頌詩以知其人匪徵君佑啟俟之哉古鼎銘云君子論議其先祖之美而明善之後世以比其身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案此祭統語非鼎銘此蓋因藉使耳孫君明弗足以見仁弗足以與則雖有志斯帙其如莫慰乎哉故曰歟之是祖是孫其不朽者遠乎君與余莫逆謂余贊厥成不可無紀爰念固陋僭穢佛頂為當代大書徵君者引玉焉萬曆癸未菊月冬日後學亦山人陳大訓頓首拜書於沙隄裏古草堂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三

余讀環菴虞聘君詩論其世未嘗不泫然三復流涕也聘君茂膺徵命纂修國典而卒辭榮歸隱何心哉噫聘君革除年之遺黎也行卓而不羣德深而不露世罕知之其奇氣勁節往往見於吟咏閒松柳章絕命辭可觀也至與三山翁雪齋翁諸篇再三往復不厭而省愆公獨斬斬然雖當時重誼樂聚或不容然然而編成削而不存至鐫碑之作三致意焉此其心不較著耶夫革除諸君子說者稱殷之頑民曷故哉元季綱常蝕滅漸盡矣我皇祖起而培之迺克復三五醜勿以故仁人節士駢首蹈鼎鑊不顧而深遠害而不激且隨焉昭代人心風俗胡邇隆也是編也氣運之厚教化之醇人品之度越咸可觀已詎可以常調麗詞而漫視之哉耳孫紫山君書

莊皇帝以直道左遷淮南參軍積學富文尤善吟咏與余有通家之雅茲謝政家居首輯是稿屬余校訂余惟聘君實瑞文獻翹楚

承學輩敢輕置喙哉第下問縷縷誼不容辭因翻閱是稿之編或瀕而未真或類而未粹輒忘庸陋僭為評騭削繁瑣刊重複芟不類俾一歸於馴雅閒有事關國典誼切民彝雖渺唐韻亦表而存之又竊以己意時為詮釋刊正者懼失真也詎敢曰後世之子雲耶萬曆辛巳九日末學仲山林尚春頓首謹序案江文徵三十六載此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三

訪士林中鮮有存其本者繼而訪之郡藏循胥彼云初入藏時尚見數板今蠹無存矣嘉靖癸丑書始詣雙橋展謁祠墓見羅南格齋二先生叔手付環祖晚年親筆草稿又鈔稿又原刻集目錄各一帙書拜受而歸時方糜於經生業閱竟而珍藏之奚遑料理也迄今幾三十年中經回祿書籍散亡過半而此稿獨無恙是吾祖之陰靈有以護之者萬曆己卯書謝事淮南歸隱崑峰 膳輯成卷得各體詩約五百餘首迺懇亦山陳丈校之 其逸 目復懇仲山林丈覆校之又及其屬復者近百首存詩僅七十餘 惠以後序 書迺分體類從析為九卷末輯附錄 其通計其 黃文簡公所誌卷數略合繕寫成帙陳丈因題之曰環菴先生遺稿遂謀繙梓緣工費不足葺月未成適我少尹麻城 溪周侯語及欣給俸金助梓以癸未冬日訖工先簡召父母南昌應川 因祭稽查鄉賢壞夫位慨然復我祖祀懿哉二侯其善成人之美者與恨書謝陋鮮聞陸沈關柝罔克闡揚先烈所幸手澤尚存輒妥為之修輯此心惓惓如狂如醉恆廢寢食端有類於蓮池季氏彥良之所為者矣尚冀好古博雅君子或嘗傳拾吾祖之遺文遺墨者思然見示以成完集以竟鄙志則書沒齒傾心自幸無涯矣用識輯梓之歲月於卷末如此萬曆十一年歲舍癸未冬十月吉旦恩選徵仕郎淮南參軍初孫書謹跋

尤性序吾邑環菴虞先生學古而識博有溫柔端厚之德以和其氣有直方樸雅之操以正其情以是發而為詩成極理致自年十二三時賦詩便有驚人語比其季年所作尤善沁園春松棚等篇蓋易贊前數日賦也談者謂得風雅遺旨平生著述甚富文集九卷禮記稽疑一卷古稀稿一卷詩蓋其一也遺稿十冊錄○原注右見崑峯尤性詩集序完故僅錄其略也今亦附載於此

黃淮環菴先生墓誌銘先生為文嚴密峻整而新意迭出詩思雲蒸泉湧援筆立就所著詩文集凡十卷藏於家遺稿十冊錄

案黃文簡作環菴墓誌云詩文集十卷其本明萬厯中已無完帙後遂不傳今所見遺稿乃其六世孫淮安衛經歷書採輯手彙及初刻殘本編成林尚春為之刪定仍為十卷前九卷凡各體詩二百七十餘篇均以詩餘四篇末卷為誌銘別傳祭文輓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書

詩之屬其卷數雖與黃誌同然掇拾於殘缺之餘詩既塵存梗概文則無復一字若所作枯蒼嶺卻金館記但節存數語於附錄中蓋其佚者多矣環菴為革除遺老雖嘗應修永樂大典之聘卒不受官其志節足與龔詡諸人埒至於行誼粹篤尤為知府何文淵所推惟詩文直抒胸臆不甚擅場然人品既高神思自遠此集所存雖不能方軌高楊以視明季山人曼聲側調以詩文為交通聲氣之具者不啻天壤矣書所編輯亦尚詳審如題蔡節婦卷遺稿題孫雪齋梅花圖題沈惟貞耕牧圖遺稿諸詩並從故家所藏手蹟錄入又送高廷璧指揮使征括寇詩則注見浙音會略遺稿輓金伯遜詩則注見昆陽江南文獻遺稿皆一一揭其援據至第八卷附奉送郡守何東園公應召赴京二十韻詩詩區而亦附存其目足徵珍重手澤之意惟書中間

存陳大訓林尚春評語則為明以來編刻詩集之陋習耳

顯蒙錄

環菴遺稿十○嘉慶瑞安縣志九類作類

聚樂稿

環菴遺稿十○嘉慶瑞安縣志九類作聚樂堂彙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倪氏

真 觀光集 千頃堂書目十九○萬厯温州府志十七集作稿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書

季氏

德基 蘭坡初編稿

三卷

月泉詩派○千頃堂書目十七作蘭坡遺稿並無卷數

五卷

月泉詩派

擬進時務策

一卷 月泉詩派

黃淮

季蘭坡墓誌銘先生文章瞻蔚偉而更善詩尤喜作排律五六

十韻

操觚立就有蘭坡初此下疑稿三卷續稿五卷擬進時務策一卷

藏於家

月泉詩派○黃介翁集錄

月泉

詩派季德幾字武抑心菴子也有蘭坡初編稿三卷續稿五卷

案蘭坡季處士德基萬麻溫州府志義行傳嘉慶瑞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東甌續集六千頃堂書目十七東甌詩存十八並作德璣月泉詩派作德幾黃文簡所作墓誌同萬麻府志以其字武抑推之則府縣志疑不誤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別載竹所翁集亦云德基撰嘉慶瑞安縣志蓋誤以季正中集屬之蘭坡也

季氏德珍竹所翁集月泉詩派作季德琦竹所集乾隆溫州府志二一卷月泉詩派十七作季德基撰誤今從千頃堂書目十八

東甌續集六季德珍字正中號竹所德璣弟

月泉詩派季德琦字正中號竹所居仙源蘭坡弟也有竹所集一卷金氏集夢生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伏

王朝佐序嗚呼此金先生之文也先生逝矣而其餘稿尙存予得備讀之然後知先生之爲人有縣崖裂石之操有寵辱俱忘之樂有大庇天下之仁故其爲文明白縝密溫潤從容大篇短章出入百家放逸馳騁而卒歸之正雖其悽愴鬱抑之意較多而不害其爲和平雅淡之音也予自髫髻時聞鄉先生論吾邑國初人物必以屬之先生初莫知爲誰何既而讀其文論其世不覺歛衽起敬惜其不一用於世以見諸施行爲可恨也先生名軒字伯遜平陽之金舟人洪武初詔起山林遺逸郡邑以先生應聘幣走其門者五六先生以母老辭不起自號集蓼以示隱居若淡之志然當是時武人崛起聚斂頗急民或不聊其生先生雖處山林而心憂焉永樂初太宗登極勵精太平乃爲書萬言上之其目曰尙治道廣招賢選守令興武學擇掌印輕賦稅整旌善行家禮大槩

以天下之治宜躋之以仁義禮樂而守成之與創業微有不同當少損益之其言鑿鑿皆切實中時病上下其章適朝議不合竟困頓以死嗚呼悲夫先生之不遇也朝廷今治安百有餘年中閒斟酌損益禮樂法度粲然備舉視先生所陳無不脗合豈先生既歿之後其言亦畧施行之乎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於易每布著定爻吉凶休咎其應如響故遠近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知先生皆爲先生惜正統間纂修邑乘嘗採其槩近續修者乃或削之于重嘆先生之不遇也雖然先生之言雖不合於一時而卒行於後日作史者固當大書特書豈止一邑乘而已乎然則先生亦未爲終不遇焉耳先生之孫元奎從事京師讀書好義克世其業手鈔先生遺稿詩凡若干首文若干首懼其久而泯也將刻諸梓以藏於家俾子序嗚呼晚學小生何敢以序先生之文然元奎與子交且佐又邑人也景仰有素誼不可辭遂僭書以俟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

宅

案金處士軒一名伯遜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東甌續集七載其詩

陳氏文朴菴集東甌續集七

伏

東甌續集七陳文字彥章號朴菴官至都指揮致仕有朴菴集

案陳朴菴時代無攷東甌續集載其詩二首在金伯遜後今附於此

蔡氏鼎西巖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集作稿

伏

嘉慶瑞安縣志七明薦辟蔡鼎幼童大理寺副疏乞終養事父敬嚴壽至九十七

案雍正泰順縣志八載元吳子美教授生徒講論理學瑞安大

理寺副蔡鼎少師之又萬厓溫州府志十二任道遜傳亦載與
吳祚蔡鼎結清樂會倡和吟咏則鼎蓋洪武永樂間人也

任氏道遜集雲山樵文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竹亭稿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歸田百咏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雅鳴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匏翁家藏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五

坦然子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感興詩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五終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林氏補遜志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佚

案林編修補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佚

鮑氏傳金臺嘯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鮑給事輝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

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周氏旋畏庵集明史藝文志四作周旋文集今從國史經籍志五

十卷明史藝文志四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九千頃堂書目十九

隆永嘉縣志二卷國史經籍志五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並作二卷乾

存劉遜刊本

故翰林侍講兼春坊左庶子永嘉周先生旋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廷
對策一卷建言時事一卷今大尹安成劉侯遜將編錄成集命工鈔梓
以傳於後又命先生之子府學生纓來求予序於乎文豈易言哉文言
之精者所以足言詩又文之精者所以言志皆所謂載道之器出乎心
而本乎道足以關世教之勸懲係風俗之美刺斯為知道之言而垂法
於天下後世者也易書春秋禮樂之文國風雅頌之詩論孟庸學之書
莫非聖賢心智神明妙契斯道故發而為言皆天經地義經天緯地之
文亘萬古而不磨與天地四時日月相為悠久以道鳴者也下至屈宋

之騷賈董之策遷固彪繼之史班左張揚之賦蘇陶謝李杜元白歐蘇曾黃虞楊范揭諸公之詩韓柳歐蘇王曾陳胡姚袁程馬劉蘇方諸公之文及他諸作之顯者不能盡舉蓋皆大家名公文章正宗之於天下後世皆寓道而鳴者譬如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流峙於海內爲四方千載之望卓卓乎不可及也若夫關閩伊洛周程溫邵張朱諸君子遠繼魯鄒洙泗之絕統直與孔曾思孟性理之學相與表裏以道鳴於天下後世又非漢唐諸儒文章之比文豈易言哉天下四方之善爲詩文者多矣若吾溫郡有王景山周行己劉安節宋之才許景衡葉味道章仕堯史伯璿諸先生皆得伊洛之學以道而寓諸文載述張輝張闡陳鵬飛王十朋徐履木待問薛叔似蔡幼學葉適以至李孝光孔克表黃淮諸先生皆得學術之醇以詩文而本乎道若今繼黃之後則周旋先生矣先生字中規自少游郡庠篤志於學登名湖闈甲榜禮部廷對第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一蓋得乎道而發爲文者初授翰林修撰陞侍講兼左春坊左庶子侍從宮廷出入禁掖或承詔出使或承恩省祭以及宴會餞送遊觀贈別皆形之咏歌製爲序記等文悉皆典雅閑淡適情遣興如行雲流水不假雕琢而足以膾炙人口矜式後學蓋皆出乎道而無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故爲之序成化壬寅春二月賜進士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樂清章綸序

永嘉周先生旋字中規明書經登正統改元進士第一累官左春坊左庶子博覽百家銳志史業尤工於詩文詞賦類成四十餘卷辭理純雅不事浮夸自題曰畏菴集蓋畏菴其別號也景泰初極言時政多所建明既而以疾卒於官天下人皆以爵位未隆而所存未盡施於當時惜先生也成化庚子遜奉命來官得聞是集玩辭探志喜慰寔深將欲板行然以其不出親書未免魯魚之謬而弗敢全錄也聞因抽其不謬者

類爲十卷請少宗伯致政樂清章公序其首實工鈔梓以傳於世餘選諸乃子藏之以俟後來將復有爲之校正而全錄者嗚呼是集先生德言之所寓也德言既傳於後世則其所存者由此亦庶乎可盡施矣彼爵位之在天在人者不隆於當時亦奚足爲先生惜哉僭題此於未簡以爲有識者道云後二年癸卯秋七月丁酉安成劉遜識於公署味菜亭中

姚希孟序嘗聞至人如松柏節磊於中則文榮於外其人端者其文慤以素其人亮者其文裁以決若夫縱橫詭譎淫千萬言而無一言之旨乎道此其人藤蘿不剪者耳永嘉周畏菴先生褒褒悞悞爲當世大儒射明廷策得第一徘徊史局晉陟宮僚常有治國安民啟救時急務慷慨發抒大類董仲舒劉子政之風其他歌什撰著大略追鑣於歐蘇弭節於解宋而馳騁性靈以上下其閒往往去濫而還約鉤華而敷實卒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澤於道德炳如也夫文以成章爲斐以可蹈爲真以貴我爲宗以簡物爲尙先生之文兼此四美乃余所悚然興慕低徊而想見其人者念史臣簪筆禁林雍容都雅蒿目時艱深中難吐其誰能志切於拔茅慮彰於徹桑犯樹恩翹識之嫌而不恤讐使當年迎駕之議得行誰能囊南城爲己力哉夫文章之道使天下後世曉之何足貴貴在人主曉之而後經國大業庶可無忝上林長楊雕蟲小技其神化所至習能所伏猶且輸天地嶽壑煜露之氣以自通於人主乃救世之文多抑而不見用仲舒子政且然何況後人然以救世爲文者可以有功於文而以文救世者井可以有功於世先生固非詹詹立言乃三不朽差具矣先生之後人憲副君應期承家學而光其傳欲新先生之集而問序於余夫序先生者則有章恭毅公在矣恭毅公直節矯矯生平慎許可獨矜慎先生爲弁其集此亦貞松茂柏自然德鄰之理也憲副君之繼武先生不

必言而今之恭毅為誰余之低徊想見者豈獨先生乎即序先生文亦
洪馬泚筆而難為下矣咸豐永嘉縣志卷二 成化本無

周應期後序先太史畏菴公集原錄四十卷前令尹安成劉公簡而刻
矣汰三存一鄉先生章恭毅公為敘其首凡天人之奏對宮陛之獻納

親友之贈貽觀覽之哦咏具在矣應期為兒時侍先大父嘗口授贈章
秀才詩私心津津竊鄉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有暇輒命讀公廷對

及時務諸策沈思三復若有所得然於他什概未遑也已未之役徵公
靈幸售南宮奉使歸省乃始開函拂蠶捧公全集細讀之大率以立誠

豫修詞之本主敬盡聖學之源義憤激發於時危昌言必中於事竅彬
彬乎質有其章而非藻繪聲貌為貴者手澤儼然陟降不遠矣惟是篇

章善泐認鴻乙而多疑錢梓弗工辨豕魚而悉舛是用親為離較授之
副墨購良梓再刻焉凡卷帙序次悉依其舊不能訪求遺佚有所裨益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四
祇齋其斷悞而已嗚呼右軍墨妙用開智永之書必簡詩工大成少

陵之咏應期誦隨深用惡焉願吾祖吾父垂訓之盛心尤當引伸於無
窮者烏可無述敬書之末簡以志不忘耳乾隆永嘉縣志卷二 成化本無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五畏菴集十卷兩淮馬裕明周旋撰旋字中 家藏本

規別號畏菴永嘉人正統丙辰進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集凡
詩賦五卷雜文五卷樂清章編為之序稱其典雅閒淡然在當時猶馳

驅於流輩之中未能自闕蹊徑
案畏菴周庶子旋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著畏菴集稿本凡四十卷成化庚
子縣令安成劉遜選錄付梓凡廷試策及表啟一卷賦一卷詩

三卷雜文五卷而增以挽詩序及像贊即今所傳十卷本也後
崇禎開裔孫應期又以劉本重刊後序稱卷帙序次悉依其舊

不能訪求遺佚有所裨益則原稟明末時已散佚今以東甌續
集及東甌詩存十八所錄詩與集本對校惟續集七載送義士
朱叔寬南旋五言絕句一首詩存十八載游元妙觀墨池七言
律詩一首為劉本所未錄蓋集外詩之存者夥矣

周氏 順德 過庭集鄒維璉達觀樓集卷二十 華萼樓集集作草

鄒維璉明故誥封奉直大夫周公諱尙文先生墓誌銘其先閩之赤岸
人徙居永嘉松臺里宋有行己仕博士厥孫學古應漕舉學古之孫如

堅登慶元右科官合浦令從合浦四傳入國朝有朴菴公者抱隱德再
傳而生畏菴公旋以正統進士第一官左春坊左庶子次恕菴公順德

博洽能詩著有過庭集達觀樓集卷二十二
周天錫訪甬東故居詩注先祖恕菴公著過庭草今佚不傳華萼樓集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五
方氏 增 質直翁集乾隆溫州府志卷二十七

扣舷集乾隆溫州府志卷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明人物補遺方增字士宜居白沙自號質直翁
案方士宜時代無可攷東甌續集七載方士宜詩一首注平陽

人序次在周畏菴後今增於此

陳氏 鈍 宦遊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全歸集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十九

案詩齋陳郎中鈍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

樂清縣志介節傳並有傳

章氏洪平園稿謝鐸挑翁淨稿十二。萬曆溫州府志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並作吳文洪平園遺稿。

伏

謝鐸平園處士章公墓表公德清掌史廷元公之曾孫少宗伯大經公之季父而黃門玄應君之從祖也章故吳姓其後章則自德清公始公諱洪字叔濠少聰穎有大志永樂初嘗與范御史霖鄭御史夏為邑庠友既病免則侍伯兄侍郎為成卒未幾坐逮繫同行無一得生者公復委身援出之遂度故居之西曰平園以為游息燕翼之所因自號曰平園耕樂示志也公生洪武辛未以成化庚子三月卒年九十二所著有平園稿藏於家桃翁淨稿十二

案平園章處士洪恭毅公綸之季父舊府縣志經籍門作吳文洪蓋章朝鳳復姓後追改也今據桃翁淨稿正之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六

章氏繪恭私文集

二十七卷願乘補十七

未見

張謂序天眷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用以贊治化匡社稷扶綱常隆世道於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千百世之下若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諡恭毅章公蓋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為儀制郎中即抗疏論太平致治十六事次論禦戎次論鈔法次論幸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修德方在一司秩五品非秉鈞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言人所不能言者也其修德中言朝上皇復儲位事關王體國是尤大言人所不敢言者也疏一上舉世趨之而公坐是得禍矣首尾困縲縶七年考訊無完膚繼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

讀之猝不可得隨聞之內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好臣子明日擢公禮

部右侍郎蓋簡在帝心久矣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忪隄釋囚之日也連日陰霾至是開幣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者搗宮之日也中外臣僚不至衛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貞之節掀天揭地雷震於四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讜論一發雖不盡用而於治化社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辱之加綱常世道又因之而振肅焉千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也哉謂非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沈於下僚後雖任以卿佐尋改南都未衰乞骸去矣其素所蘊蓄容有未究其用者故往往於文章焉發之平生所為詩文甚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皆本於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不為無益之空談故雖不屑屑求中於文士詩人之架度而精誠貫金石光焰奪星斗非有本者能如是耶竊嘗妄評公之詩如關雲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七

長直取顏良頭於百萬軍中而陣伍有不必設焉者矣豈尋常將帥敢為哉蓋詩如其文而文如其人如此公薨之二十二年家嗣方伯玄應始編次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若干首刻梓以傳屬謂序其端噫謂何人敢以不腆之辭辱公之文哉顧仰慕公在山斗之地非一日矣重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其關繫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取重於世者有在也是亦論世之意也公名綸字大經浙之樂清人有年譜奏議進思錄困志集已梓行於世矣方伯才猷茂著而有文所以濟公之美者未艾也願乘補十七

拙稿千頃堂書目十九

伏

困志集千頃堂書目十九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二

未見

南氏 昱 宜齋稿 目十九

佚

案宜齋南寺副昱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循吏

傳並有傳

呂氏 洪 晉齋集 縣志十九

佚

鳳山詩 縣志十九

佚

案晉齋呂副使洪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平陽縣志名臣

傳並有傳

葉氏 挺 尚志翁稿 目十九

佚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八

張氏 慶 恆齋集 縣志十一

佚

案恆齋張教諭慶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循吏

傳並有傳

方氏 燧 方齋文稿

十卷 縣志十九

佚

季氏 廷 珪 怡雲小隱集 州府志十七 雲作情

佚

月泉詩派季廷珪字景溫號栗然蘭坡翁子居蓮池遊邑庠卒年三十

九詩文有怡雲小隱集

朱氏 美 白龍山人集 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八朱美字從輝樂清瑤川人號白雲龍山主人

案朱從輝為雲松處士希晦元孫正統開以俊父選為郡庠生

嘗從黃巖章陔讀書空明山中奉雲松巢詩請章為序 詳卷十

章序 蓋能不墜其家學者

葉氏 衡 宜休居士集 目十九

佚

案葉知縣衡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萬厓溫州府志乾隆平陽

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夏氏 存 芝雲集 府羅陽詩始一雲作靈

佚

案夏處士存雍正泰順縣志隱逸傳有傳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九

劉氏 滄 井蛙集 目十九

佚

吳氏 祚 成趣齋稿 嘉慶瑞安縣志九 齋作亭

佚

案吳通判祚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

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徐氏 吉 湖山秋月吟 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景泰歲貢徐吉字惠卿南康通判民德之居坊郭

陳氏 善 味澹稿 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景泰歲貢陳善居東田

朱氏 失名 西爽集二山谷山人

伏

案侯二谷朱孝子傳述孝子之子宁曰家世詩派自先曾祖西

爽先祖侍菊皆有集惜不著其名字

項氏 病餘稿批發淨葉十二〇千頃堂書目二十作龍山稿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萬麻溫州府志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

並作隆山稿

伏

謝鐸建陽知縣項君崇仁墓誌銘崇仁未成童輒操筆為文盤摺硬語儼然有奇氣如老成人既壯益大究於學開口論當世事侃侃若無以當其意者既謝病更號隆山病叟有病餘稿若干卷藏于家批發淨稿十二

案項建陽曼萬麻溫州府志宦業傳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十

鄭氏 釋 像齋文集

二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雍正浙江通志一百八十二鄭鐸潛心濂洛諸書為文期臻秦漢而詩

宗李杜有詩文二集

案豫齋鄭通判鐸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

志文苑傳並有傳府縣志經籍門並題陳鐸誤

謝氏 萬山稿千頃堂書目十九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稿作集

伏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天順壬午舉人謝暹應天中式臨武教諭

林氏 顛 定菴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伏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天順府學歲貢林 教諭

王氏 效顰集千頃堂書目十九

伏

萬麻溫州府志十二王由景泰開樂清章恭毅公疏諫易儲逮詔獄由適以陰陽正術就選京師力為周旋由工詩詞所著有效顰集與父敏槐陰集皆恭毅公序之

案夢竹王正術鑿王由號夢竹為陰陽正術見東甌續集八樵雲處士毓子雍正浙

江通志萬麻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書其名

作由東甌續集八千頃堂書目十九東甌詩存十九並同攷王

世貞樵雲公傳七子環瑤瑤琪璩璩璩見舟州山人四部稿八

所無今據說文正之無所謂由者說文玉部鑿遺玉也朱翔音以周切廣

韻平聲十八九鑿與由同紐則夢竹之名當為鑿字無疑其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十一

秉璠亦與遺玉之義相應淺人不識鑿字但聞其聲輒書為由

遂至重性施繆莫可究詰今據舟州四部稿攷正之

黃氏 鑿 鑑湖集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伏

東甌續集七黃璧字蘊圭號鑑湖永嘉人

案黃鑑湖事蹟無攷陳敬宗黃文簡墓誌銘載文簡孫男五珣

瑜珣珣珣明文衡八十九並以玉部字偏旁縣名而東甌續集八載黃

琛字蘊和上一字亦與鑑湖同互相斟酌當即文簡諸從孫也

杜氏 杜文貞集千頃堂書目二十

伏

幼童集千頃堂書目二十

伏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杜整六歲通音律能賦詩有幼童集

案敬菴杜布政整乾隆溫州府志介節傳乾隆平陽縣志官業傳並有傳

陳氏 宜潛齋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一集並作稿

佚

章氏 應鴈蕩山樵詩集

十五卷。千頃堂書目二十天一閣書目四之。東甌詩存十九作鴈山樵集誤

未見

天一閣書目四之一鴈蕩山樵詩集十五卷本明廣東布政東甌吳元應撰福建僉事孫吳朝鳳輯同游居敬校序稱曼亭諱元應字順德初襲章姓至南岡君疏復吳姓東甌樂清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歷湖廣少參陝西大參至方伯正德初年卒其父為尚書恭毅公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

三

論在景泰年間有奇節而公屢陳論諫有乃考風其猷烈載志乘晚又

號鴈蕩山樵故以名集

曼亭集東甌詩存十九。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九集作稿

佚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章卒應詩集十五卷按隆慶志作曼亭稿康熙志

作鴈山樵集天一閣書目作鴈蕩山樵集

徐氏 守臣菊泉稿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萬厯溫州府志十成化辛卯舉人徐守臣任學正永嘉人

黃氏 蘇芝山稿千頃堂書目二十

佚

案黃學正祿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陳氏 斐鳴因稿

二十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佚

案陳舉人斐萬厯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孝友傳並有傳鳴因稿道光樂清縣志經籍門不著錄而別載高友璣鳴因稿卷數亦同疑誤

柳氏 文斐進修集萬厯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集作稿

佚

李東陽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柳公合葬墓誌銘瑞安柳公諱信字尚孚以子楷貴贈中書舍人子四長相後以字行日文斐陰陽術訓石本

堂集不載

柳氏 楷擊缶集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

三

佚

東甌續集八柳楷字文範號萬松山人瑞安人由神童官至中書舍人韓昂續圖繪寶鑑柳楷字文範號萬竹山人永嘉人與姜廷憲官直內閣詩文書畫並皆佳妙案此以楷為

黃氏 鍾松月軒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鍾松月軒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黃處士鍾永嘉人萬厯溫州府志孝友傳有傳

李氏 龍西峯集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道光樂清縣志入李龍諤子少穎慧日誦數千言文思敏捷御史陳川試浙省擬拔第一竟不遇嘗有西峯集案萬厯溫州府志選舉門天崇

人樂清

陳氏 紀頤菴集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詩集七陳紀平陽人訓導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明成化平陽歲貢陳紀壽寧令

陳氏 龍短樂清夜集清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龍字敏顯號槩齋庠生成化九年癸巳貢太學任

分宜縣訓導著有集曰短樂清夜

陳氏 大木雲清趣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大字洪魁號漱南所著有木雲清趣

鮑氏 瑋山亭稿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佚

古

京華稿嘉慶瑞安縣志九瑞安縣志八文苑傳稿作集

佚

案鮑歲貢瑋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有傳東甌詩集八作鮑瑋門後出鮑瑋山亭稿並跋

季氏 蒙靜學集

一卷

詩派

佚

月泉詩派季蒙字彥亨號靜學居仙源敬齋姓也案敬齋名倚厚字然泉詩派靜學蓋工醫博學善吟咏所居有浸月池臨清樓萬荷亭南嶼

庵時與詩社胡竹南輩遊息焉卒年五十五有靜學集一卷已失

董氏 錄京華錄羅陽詩始一〇雍正泰順縣志八錄作集

泰順縣志八錄作集

佚

吟情稿羅陽詩始一

佚

案訥齋董縣丞鑑雍正泰順縣志宦業傳有傳

高氏 友南屏遺稿東甌詩存十九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一作鳴園稿二十卷誤

佚

案南屏高襄簡公友璣萬曆溫州府志宦績傳雍正浙江通志

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董氏 東川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佚

王氏 朝蛟川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〇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蛟川文集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蛟川詩豪

三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錢鉞王虞部詩集跋虞部員外郎王公廷望清介絕俗子家食時已聞

其名見其製作恨未之識耳正德丙寅春予承乏工部幕始獲接公于

朝夕相與益深公暇輒展唱以為樂而夙願為少償焉頃以平日所作

詩凡若干篇出示余日子素知我盍為評之余不敢以無陋辭嘗聞先

正有曰詩者譬如釀花之蜂必渣滓盡化芳潤融液而後貯于脾者皆

成蜜又如食葉之蠶必內糞既熟通身明瑩而後吐于口者皆成絲公

之辭氣從容音律清雅殆亦是歟自非才兼眾善博極羣書者其孰能

與于此哉誠詩豪也竊不自揆僭許于左使讀公之詩者知所重云正

德二年龍集丁卯九月既望

縣志十九

壹

案王廷望蛟川集乾隆温州府志經籍門注一作蛟川詩稿平陽縣志經籍門則分文集詩稿為二書今依舊錄亦宜詳無闕之意也

王氏瓊歐濱集千頃堂書

佚

游江心寺詩

一卷千頃堂書目入

未見

朱氏謙蕩南集

四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一作一卷文瑞樓書目九作二卷今從擺印本

存樂蔣朱氏擺印本

詩稱窮而後工否也諒乎夫昔巷蓬門之士行高遇細俯仰無與為伍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六

則其憂悒抱必寄之詩歌一字之奇沈吟欲絕往往出于塵世之所不道然而深思苦辭幾遠天巧非工之至也乃若道際通顯志養恬愉青山結社白雲同趣當其神與景會快然有得矢口吟咏皆成宮商如元籟鳴空流泉觸石有自然之奏不假雕飾斯乃天巧豈人力歟余持斯論久矣近從吾友陽谷王君所讀東甌朱蕩南先生詩其命毫構意蓋無心於工而獨抒性靈者也既往來三復見其意象超越音奏清遠有似于木居草茹者之所為言則又疑之最後觀王君所傳先生事始知先生為人自少即負穎特資負出俗表中歲官郎署翺翔五馬可謂貴顯矣仕稍不得意輒棄去恣情林壑興來則盡日忘返所至攜箋筒自隨遇有索篇什為贈者即累牘弗厭其所咏題迨遍乎越中矣東甌故饒佳山先生日處其間探元挾勝不交世氛而獨契溟濤故其發諸聲律處揚逸洽洽有神仙之氣至於浩肆婉轉則古歌行為益奇近

體敦厚渾成弗事雕琢下及微吟短律率爾為之皆如麗有佳致蓋先生詩出入往匠鑄以已見而尤慕謫仙謫仙早遊金馬蒙人主榮遇晚而縱神宇宙凡諸號名區大觀攀陟或滿用是多暢飲豪吟之句先生棲止台雁間登覽之什溢于集中跡其所向幾似近之匪直其言稱同調也先生既不欲俛首竟仕宦業退而以詩自悅而曾不效刻苦敲研之狀要在陶寫性情歸之風雅先生真寄適天地條然物外者矣設謂詩意必邁古語必驚俗始可言工則三百篇具在豈詰屈云爾哉先生每有作隨削其稿故未行於世王君從故嘗與先生遊者搜得之彙為帙凡若干卷既成請余序予乃稍論次其略而因以復于王君君將謂予知言也夫諸大綬撰案諸大綬山陰人官至吏部侍郎見萬姓統譜八擺本諸誤儲今正之吾友朱西園為蕩南先生胞弟兩溪公之十世孫持其從弟平衡君手鈔先生集欲付鈔屬余校讐謹案先生諱諫字君佐家屬蕩南之審川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七

故自號曰蕩南前明宏治丙辰進士出守贛遷吉安有政聲侯二谷方伯為立傳註李青蓮詩及詩評學庸圖說宋史辨疑等書載兩浙名賢錄與省府志至蕩南詩集凡四卷為之序者有諸大綬外如朱竹垞明詩綜引俞汝成語君佐詩多自得之趣不規規於聲調格律靜志居詩話蕩南近體足自名家然則先生之詩前人論之詳已陽何敢復贅一詞第傳鈔既久烏焉難免西園能於二百年後蒐羅什襲嗣守勿替可謂賢子孫矣因得伏而讀之使人凜然起敬想見其卓然自立而流風遠韻足傳於世者豈徒然哉爰不揣弁陋訂其謬誤補其闕略三復太息因敬書其後以致仰止鄉先賢之意云道光癸巳仲秋邑後學葉正陽謹跋

案洪覺山李詩選注敘謂蕩南詩有別刻則明時已有刻本然今未見余家所藏者道光癸巳其裔孫世翰等擺印之本凡四

卷與千頃堂書目所載一卷者不同通志府縣然此本凡一厚

冊必非一卷所能駭疑黃氏所見乃初刻選本此本乃蕩南卒

後諸子編定之帙惟東甌詩存十九載蕩南詩十九首其間箇

題畫書陳君便面三篇此本並無之曾氏未見此集曾書例凡

姓名下注存詩若其所錄詩亦未注所據何書然體格與集中

詩不異且自此三篇外其餘諸詩亦並見集中塙非偽作蓋此

本卷數雖較黃目所載為多亦仍非足本也侯二谷謂蕩南詩

宗李見二谷山人近稿五未孝子傳朱竹垞亦謂其近體足自名家今以此集

覈之其古詩之多幾居全集之半五言寄託遙深迴殊浮響七

言亦極踴厲從橫之致雖閒傷粗獷要論多於瓊蓋匪僅以近

體擅長矣

李詩選注千頃堂書目二十二作李

溫州經籍志太白詩注今從明刊本

十三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

存遜學齋藏

李詩辨疑

二卷

存遜學齋藏

蕩南先生既罷吉安之守致政居家放意山水多所吟賞考論古今詩

人為李詩選注十三卷辨疑二卷將終之日厥子仕都下乃躬手封識

遺教俾守掌焉蓋平生所注意在此也先生姓朱諱諫字君佐居鴈蕩

山之南號蕩南厥子名守宜別號靈谷靈谷先生聞父喪奔回奉書號

隕日思所以闡幽繼志經紀弗遺及嘉靖乙巳出守郴州積俸閱歲召

工鐫梨既成爲丙午之夏心以罪謫適至請得編讀之乃爲之序序曰

心嘗讀古人書見漆園吏謫仙人東坡翁之文如天馬行空不可施以

騁勒信天才所到非學力可及也莊蘇以論辨李以詩宋人評子瞻有

詩不逮古人之語然則三代而下語詩才惟白一人而已其曰大雅不

作正聲微茫志在刪述而希聖獲麟則其識見過人遠甚高視千古蕭

然物表真如秋水夫容不假雕飾其胸度曠逸有如此者夫識見過人

則託意深遠胸度曠逸則情興自然復有天才罕並則其辭駁發而超

邁格變化而典刑朱子獨稱白聖於詩雖子美不與焉其諸謂此歟顧

其集中多雜以他人之作嘗考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載文集二十卷

得之文士與其宗族編輯斷簡至曾子固序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

千篇今九百若干篇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傳正元和十二年作碑去

白死纔五十七年爾既云編輯斷簡則已不能無誤況次道去傳正又

二百餘年更五代亂所廣二百餘篇安在必爲白作無疑也吾意泛采

雜收當不止二李之作而已及取諸家註覽之類旁引曲證少所發明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

六

而是非僞往往真能辨正每執卷而嘆世無有如紫陽考證韓文者

一辯正之而快我心而垂後學今觀先生所爲選註如朱子釋經例先

解文義次述興意微辭與旨燦然明白其辯疑則取舛悖卑陋煩復如

遠別離夜坐吟諸篇指摘疵類皆前人所未發真能曲暢立言者之本

意而雪洗其贗誣之辱心也往時疑惑一朝披釋不覺冷然快足而信

其嘉惠後學者遠也吾故謂韓文有文公考異而韓文始信李詩有先

生選注辨疑而李詩始信或曰選註聞命矣辯疑何從質之心曰未易

言也心聞昔人之相馬也告于君曰臣得千里馬也而駮既至則牡而

黃然馬果千里也是固有得於牝牡驪黃之外者非心與子之所及也

時皇明嘉靖歲旃蒙大荒落月應夷則未伏日賜進士前兵部主事同

知郴州事後學天長王心揆

詩也者其樂之權輿與樂之相宣貴情也是故詩以情出而情以義正

夫其正者教之成也其情出者性之根也非性根則其教也弗行矣其
 為樂也弗可聽矣夫子所選三百篇者非教乎然於夫婦閨門之始交
 母家室之慶兄弟宴飲之樂朋友攜持之勞溫切獨至焉聖人非不欲
 離其欲而遠人之私然而有所不可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正者不可復得能得其變而與之此亦君子設教之心太史
 公蓋庶乎知之其蕩南朱先生李詩選註辨疑之謂與昔王定國與顏
 長道遊泗水登桓山鳴笛飲酒乘月而歸東坡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
 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予老矣不復作詩蓋自以曠世天才
 神遊物外屬視妃子永王璿輩如潭中孤鴻不足以污我躬故能大肆
 厥詞而工於言非愛其工於言為其工於情也情至而言出轉喉觸臆
 不離自性豪而不放淡而愈真不遠夫婦兄弟朋友之常而古今興亡
 得失之概蘊於中而能達出者無心而聽者乃自得其心於天機之外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十一

故其出也超然其聽而感也嗚然三百年下風韻如故器亡人存蓋託
 之好色悲怨而能不淫以及於亂是變風雅之遺也其不足為教與晦
 翁嘗許之曰李白詩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以為聖於詩者是故
 里巷之語是病不聞溢其真矣士君子之言文之理義飾其美矣東坡
 雅好白詩讀之以意而酷似其人先生謹身砥行與白之狂肆不似而
 雅好其詩選而註之以美其猶有國風里巷之情蓋欲因情飾美以
 為教非謂三百年無此樂乃謂數百年無此真也真之感人也其非教
 之本與然而不主於漢魏何也蘇李曹劉得其正始世所知也宋齊以
 降浮淫流佚之聲不可采矣其不及杜何也體格森然復復乎後世之
 法律生矣語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益肉漸近人而肉之真近乎人之
 心也律呂通情而情之反遠乎人之心也夫人心之生與樂聲相為應
 感其感者不可知而其感於人也不可知亦以其情之真者同耳苟得

其真而調之則雖絲竹一偏之音不成於樂亦足以暢人心而解其邪
 思此宗工之善也白之詩其絲竹矣昔歐陽永叔論韓退之聽琴詩為
 聽琵琶之作東坡疑之而曲取證於義海且曰世有深於琴者乃能下
 之詩疑可無辨乎予不敢然予亦不敢以為不然予故善先生先生詩
 有別刻今從子瑤山公攜是卷刻於郡齋郡大夫賜谷崔公蘭窗党公
 鵬海郭公三先生復愛而校之其亦宗工緣真立教之意世方以為知
 樂云昔皇明隆慶歲次壬申秋七月吉日書於紫陽書院賜進士中憲
 大夫知温州府前監察御史蔡覺山洪垣撰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十一

以下乃以古風為古選七言為古風而又有長短句之不齊曰選者以
 文選之所集者而言也殊不知選之所集者正古風也七言其餘裔耳
 安得轉以古風之名而獨加於七言乎體製不明名義乖舛耳目所歷
 莫之能究李詩所謂古風者止五十九章美刺褒貶感發懲創得古風
 人之意章皆五言從古體也其歌吟辭諸多七言者不與焉李詩選
 古樂府小序詩與樂非二道也形於辭者謂之詩被於聲謂之樂故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唐虞三
 代之樂行矣及周之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則樂散矣歷春秋戰
 國漸至漢後秦焚書載籍殘缺樂之本末無所於考漢初雖因秦人
 以制樂其肉莽滅裂想亦甚矣孝惠二年始立樂府以夏侯寬為樂府
 令寬之學術未聞有所授受惠帝又不久於在位是以制作無聞而歌
 帝定郊祀之禮欲為新聲不用舊樂乃仍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為歌

詩使李廷季協諸律呂而絃歌之故其所歌之辭曲號曰樂府於是樂府之名始著去古雖遠其音調節奏必有諧於律呂者非徒以其辭也若徒以辭詩焉而已樂云乎哉故古詩與樂府析之則二合之則一古之樂府以古曲之名為標題而所詠者則在於他事李白樂府辭固美矣未免泥題稍離古作恐不能依合聲調欲以彼管絃諧律呂似亦難矣世衰道微古樂不作不可以是而求於白之一人且古之樂府如天馬等歌則有三言五言或七言體製不一後人效之者則有四言五言或七言如魏武帝之短歌行文帝之善哉行燕歌行與陳思王盤篠引美女篇皆是也白則為三言五言七言以至九言或十一言又因古體而變通之所以尤不一也其所咏者古今之治亂人物之賢否與夫燕飲之情遊觀之樂皆假樂府之目以發之譏刺諷美意各有存也體製備而辭義精白之樂府可謂集詩家之大成者矣或疑杜子無樂府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謂其少貶於白者曰杜子剛毅之氣有餘而婉柔之辭或不足抑亦深知律呂之難諧不敢輕易捏合以強為耳在杜子必有定見要之不可以是遂多此而少彼也又安知其少者之不為多乎李詩選註二辨疑小序或曰何以知李詩之可疑者而為之辯耶曰詩有一代之體製人有各人之學識其精神心思之所存議論之所著材力之大小音響節奏之洪細與夫明暗剛柔之不齊或相倍蓰而十百千萬不可強而比之使之一一而盡同也矧夫李白材由天授氣雄萬夫膽畧疎闊迴出塵表故其見於文辭者廓然如太清皎然如皓月若風雲之變若江河之流觸之即動感之即應不假思維而從容發發在當時無不知有李白而願睹其眉宇者雖杜子美韓退之之賢且才者亦相推而相遜焉唐人之言詩者必以李杜為首稱李有草堂集二十卷唐李陽冰所錄散落人間人或罕傳遂至紛紜舛錯真偽混淆自東坡以下雖略有議論

未暇一一而校正之故李白之名雖在而李白之實未甚昭晰噫文章如白者可以妄擬而想像之乎舊說晚唐李益尚書嘗為翰林學士其詩亦曰李翰林李赤廟鬼小有所作亦曰李詩二者混於白集故多可疑以今觀之其用事頗有典故而鋪敘堆疊格調卑劣者必益之詩也其鄙俚顛狂放肆而無倫者亦之詩也亦真為廟鬼哉安敢比迹於謫仙乎二者皆可精察而類別之也乃作李詩辨疑附於卷末以俟知者再詳焉題與題解俱仍其舊

案蕩南李詩選注箋釋文義大抵以楊齊賢蕭士贊分類補註為藍本而刪其詞意淺俗不類白作及雖係白作而出於不經意者以其不全錄原本故名選注其法微引故實兼及意旨詳簡得中頗便省覽惟每篇必傳以六義則未脫宋以來講學家說詩策曰其攷釋亦閒有疏漏如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

瓊詩注謂自上裴安州長史書云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而此詩云令姊忝齊眉則白之所娶者為宗氏女非許明刊本誤也疑上裴安州書非白之作或好事者為之耳選注不知魏顯

李翰林集敘明云始娶於許又合於劉終娶於宗魏敘見宋臨李太白集一宗宋本誤作宋當據此詩正之此詩與上裴安州書並無違齟又辨疑小敘謂草堂集二十卷唐李陽冰所錄不知李陽冰所纂草堂集止十卷宋樂史別收歌詩十卷排為二十卷史李翰林別集敘所述甚明樂敘亦見宋本李太白集一以李陽草堂集為二然其糾正舊注者亦復不少如古風第四十五首我橫三川注引西都賦謂三川為河與涇渭駁舊說以為河與伊洛之誤選注上皇西巡南京歌天子一行遺聖跡注謂一行猶一遊一豫駁舊注以為僧一行之誤選注其辨證亦不為無功固足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揚蕭注同行也辨疑二卷錄選注所刪詩二百十六篇以為多
他人作屏入李集每篇皆畧摘其疵類以明其刪削之旨如辨
僧伽歌引紀聞錄謂僧伽死於景德三年太白贈歌當在天寶
十一二年間被召在京時僧伽之死已四十餘年太白安得復
與相見辨疑 辨過彭蠡湖詩與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
康樂詩本是一詩傳寫者有詳畧不同辨疑 其鑒別亦尚精審
其他如辨長干行據黃山谷說辨笑歌行悲歌行贈懷素草書
歌三詩據東坡說並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五辨猛虎行據揚齊賢說辨
鳴皋歌若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二詩據蕭士贊說見補注亦
非盡出勔論然篇數既多評議不必盡當且好斷某詩為李益
作某詩為李赤作專輒之弊亦不能免讀李詩者分別觀之可
耳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又案此書明刊本首載王心敘作於嘉靖丙午云蕩南子守宣
刻於郴州又載洪垣敘作於隆慶壬申則云蕩南從子守行刻
於徽州郡齋洪垣蕩南從子守行隆慶壬申去嘉靖丙午二十
六年蓋蕩南卒後守宣始以槧本刊行守行又依初刻覆梓今
所見本每卷有徽州府知府崔孔昕重校一行又有同知党馨
通判朱守行推官郭宗磐同校三行是其證也明本第十三卷
末葉又有廷守
案外甥周清同
書一行附識於此

朱氏 夫名 侍菊集二谷山人

侯一元朱孝子傳孝子慕不已則曰我父之號侍菊以大父愛菊也乃
冊謁名人闢揚之於是伯父蕩南公序之曰有懷一人我殆不如也曼
亭吳公詩曰羨子羊棗情耿耿同天地鶴泉王公詩曰更看奕葉后植

木育兒孫珠玉燁然而孝子之不朽其親於是在矣孝子之季子宁謂
余曰家世詩派自先曾祖西爽先祖侍菊皆有集二谷山人
案朱侍菊為朱孝子守駕之父李子舊通志府縣志
並無傳事蹟俱詳後蕩南集二
亦有為侍菊弟書扇贈林耕樂詩其與蕩南族屬親疏無可攷
章氏 玄梅 干峯堂集干峯堂書目二十一〇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萬
縣溫州府志十七集並作稿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作

侯一元

章千峯墓表先生別號干峯道人其詩密緻精鍊至與少陵相
上下兄石山君弟青陽君皆能詩先生則構三荆堂兄弟宴集庶和其
中正德丁丑投湖口令請骸骨歸有詩云人憐薄俸官中盡天與殘生
亂後歸蓋紀實也既歸弟青陽君尚無恙而同年蕩南先生朱公諫居
止獨近詩名亦與先生相埒因結雁山三老社道光樂清
縣志十六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章氏 玄春 青陽稿道光樂清
縣志十一

廣雁蕩山志十三章元春干峯從弟幼聰穎八歲諸客會閣中召試之
時秋命落葉為題元春繞樹行三匝即吟曰一夜霜華降干林忽變衰
蕭蕭鳴曠野片片墮疏籬赴壑如辭樹迴風若戀枝何人怨搖落還有
綠陰時後以詩鳴隱居不仕

案章青陽為干峯之弟與朱蕩南諸人倡和甚多蕩南集一有
寄詩云青陽好吟詩詩格入清婉夷猶情思閒風光與流轉其
推挹甚至然其詩今無傳者可惜也

李氏 經勅 後峯稿道光樂清
縣志十一

何白李後峯先生傳先生雅不好博士家言一擯於試遂棄去而發古

文辭先秦兩漢騷賦諸體降及唐李杜諸家集無不綜博精研務得其旨退而議擬爲詩歌匠心獨苦時南閣章公玄梅風節詞翰標映一時詩宗少陵得其神骨一日偶於他許見先生詩極口賞激不置乃命季子宗孔招先生入社一見定忘年交公問從容語先生曰吾鄉名能文章當吾前者唯元李著作孝光五峯公後公而起者其在子乎因呼之日後峯子既沒所著集尋亦散落塵有存者嘗聞鄉先生趙方伯公廷松宋太守公諫招諸詩人集臥雲莊先生亦與焉其賦暮春載酒詩用歸字韻先生先成中有園林色變櫻桃熟時序無言燕子歸之句咸爲閣筆汲古堂集

案後峯李處士經勅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有傳

張氏手敬太師張文忠公集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作

十九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六卷

溫州經籍志文淵樓書目九作十八卷誤

存遜學齋藏明刊本道光辛丑永嘉張氏刊文集六卷

國家證法以文爲首其義凡十有一初未嘗重辭章卽翰院諸公不可無辭章而立身行己輔世長民自有本末洪武初罷丞相不設用翰院史官備顧問或爲殿閣學士歲久積資洵登三孤八座一切章奏出其擬旨於是閣臣權若眞相而非翰院不得入文非翰院不得諡矣世宗踐祚永嘉張文忠公以留曹郎言大禮稱上意向後言聽計從不數年入閣位首揆官少師三四出入生而尊寵沒而贈卹非諸臣所敢望不佞讀其遺集而知公之諡文有以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以致太平郁郁斌斌天地之精蘊至是煥發以焜故號文公去周千餘年而世宗朝自郊丘宗廟文祖文考先聖先賢親耕親蠶造士取士大者兵戎祭祀小者冠服品式革今之陋行古之道比迹成周而率自公贊之公之所以爲文也按其集燦然具矣嘗考諡文之義所云經天緯地脩治

美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

美

班制二者惟世宗足以當之公實成有一德至今言者謂相不宜專用翰院翰院不宜專諡文必以公爲臣焉然諡文諸臣其名雖同實則有差取于勤學好問者一百三十許人敏而好學者四十許人忠信接禮者六人施而中禮者一人若家戶所有耳惟劉文成爲脩治班制王文節徐文貞爲道德博聞最稱優異以公相業與新建僅取勤學好問何也公遺文奏議十九他著作不及十一所專精用力文之大者豈雕蟲小技所可繫較短長哉繼公而興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諡文忠同相少主同銳意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爲眾所側目隍枕不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江陵沒而遭禍諡追奪家見籍近日商丘相公始行其遺文爲之序而後進亦有認言其功者人情薄公論晦較嘉靖時懸殊要之兩文忠易地則皆然也余友周君繼昌分部東甌表章先哲行公全集屬楨序楨三復之公所爲文其援引討論審諦今古也其是非利害究徹始終也其敷陳委悉辭指顯見也其反覆辨難意氣勃發也其拘執堅定怨謗不避也非辭章家可同日語卽諡文之義于公殊覺未盡倘父管中窺豹才見一斑安能以序爲公重聊致嚮慕感歎之私云爾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洪惟世宗肅皇帝入嗣大統勵精化理瀕溷海內之觀聽而總挈乾綱杜旁落清政本推左貂之悉睢禡而歸之日闡經筵親業耕蠶揆文奮武而按覈邊鎮以修安攘網羅才實輒出京朝官柄文章至於達孝尊親明聖置於述作漢宋扶其謬整齋贊然稽古禮文取次釐汰嚴郊社朝夕之祀定先師稱號之宜十餘年間樞機品式靡不備具赫然中興之烈此寧獨主德茂哉則臣與有勞焉維時太師張文忠公翌神明之孝思躬格眾之曠覽建白典禮睿志允諧成進士六年而登樞輔擁攝風雲託契魚水明與一人而已嘉靖初一切撓罷表章軼往憲來雖宸

斷天啟而籌帷造膝寔公翊贊其間具在公奏疏中予嘗反覆讀之彼其以孤踪抗羣嘖發明倫之偉辨擴不匱之大孝其功卓矣然且上酌褒崇不黨諛於入廟之請下理逐乞曠恩于異已之僞論揀首揆楊公至再益力竟能彘天威以全寬假論脫侯延齡之族罪宜批鱗觸怒而不忍世廟傷昭聖之心此豈庸庸者有哉蓋其矯矯誇誇氣足以發其辨而剴然動於忠篤誠懇之思則有獨至者所以結主知而光聖德弼成嘉靖初元之治也逮其清操峻節屹然砥柱瑩然冰雪世紛外慕舉不足以動其中殆超立於埃壙表矣昔賈誼才亞伊管慨然請與禮更制乃不見售於謙讓之主而卒以自窮公孫宏年六十奏對合上意不數年而拜相然曲學諂於轅固多詐暴於汲直而難辦方商鹽鐵議屈於桑孔買臣相業闕然惟溫國文正公嘗異韓歐漢議天下義之而入相元祐遂標旋乾轉坤之績今觀之公以新進議禮立談取相有賈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之通達而量則過有弘之寵遇而業則闕方之文正寔相伯仲顧蘇長公則謂溫公進之速用之盡而歸於神宗知公之深然則公之所受知世廟者豈其微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蓋天祚我明而世皇出以顯中興若公者天為世皇而生以名當世兩遇相得非偶然也臨軒側席四歸四召簡注始卒不衰計開震悼輟朝三日贈賚有加世廟之所為知公者豈其微哉予以防汎過東甌父老能道公始末其居第樓院皆官為闢治所自治者猶然儒素迄今稱清白子孫益信公之相業彪炳固有本也公之孫中書君汝綱汝紀汝經出公集乞序余景企有年不敢辭故既讀而論著之如此萬曆五年孟冬吉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前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湖廣提督學政副使監察御史後學姑蘇徐枋謹撰

永嘉張文忠公過主其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賜手調羹賜居第書院領非出宸翰則出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廷臣鮮所當旨夫禮者文人憚以為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為虛大臣之學問能龐細俱入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教授姚溪精於三禮讀書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適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辨才杜三事大夫之口眾目睽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快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撥之所謂豪士如玉山干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萼方公獻夫夏公言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祀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之少司馬汰邊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總憲決大誣之冤獄彈不職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平潞州之劇盜定大同之叛兵諸君子又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黃門立索回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及謀外曹不及聞古典不及攷而分陰寸晷之間如宿構於平時咄嗟於俄頃者宰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肅皇帝由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公以一書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局變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即君且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也時也亦勢也易卦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老臣宿儒艱難馬執已成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肅皇帝

不倚公誰倚哉說者謂公一言取相類范睢公孫弘余獨否否公孫弘當會議開陳兩端使人主自擇不如公之強直自遂范睢甫入秦秦太后穰侯得罪去而公救解昌國公張鶴齡兄弟終昭聖皇太后之世竟得長繫者皆公力也公五十不治生產近清禁絕私交近正一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叔之薦管仲曰其爲人也能不失國柄韓魏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是二者惟公足以當之蓋大臣之事君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并避是非膽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盡公其得公者庸耳此公之奏議不可不讀也萬麻甲寅孟夏既望後學楚人楊鶴謹題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甚渥然猷爛然去今七十餘載孫太守君始輯其遺文類而錄之初論對錄列宸章睿藻於前附公條荅於後一論一對如相府載次奏對錄則自上首疏封事不復列聖諭矣及其平日應酬贈送序記諸篇今總爲一書敷奏之文仍前奏對而稍增補詩與文特始加詳有奉勅譔者有恭和御製者洋洋纒纒靡不備載概公生平撰著盡在是矣屬不佞敘之不佞莊誦論奏二錄諸所以序公備矣或以公爲言禮職貴或以爲非盡繇言禮貴或奇其投合之易或稱其不避是非之難或以公爲能不失相之柄又或著其相才之高相業之盛令不佞擲管揚言何能有加然諸序中直侈公當日事耳請言其文繇章句繇飾帶帳者經生之文也繇口口口口口者宰相之文也經緯天地炳蔚帝王者天子之文也天子之文不與臣下同宰相之文不與經生同而公之所爲文又不與他相同凡公所遭逢之事非朝家恆有之事也故公所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擬著之文非文章家恆有之文也自古名卿鴻儒負經綸述作之才立朝之章疏名山之副臧鉅篇短裁集而成帙皆謂之文然儒者博極羣書迫秦擬漢孕宋苞唐網羅雖富組織雖工不過勒成一家斷以不朽自命非必盡關乎朝廷國家之故子大夫竭忠據愷感時憤事如賈太傅之策晁太常之論陸宣公之議蘇文忠公之策略策別能於廟謨國是有裨或以條奏或以進呈第出於臣下一時之意見未必上心之所欲詢其言或用或不用或聽或不聽皆積日夜熟思預擬而成之而後以効之上非能取奏於咄嗟俄頃閒上驟問而下猝應也夫主臣相歡召見面議上世有之至勤天子之筆札連章累牘反覆論對御書之下逮議論之上陳稱爵字別號而不名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惟公之身履之亦惟公集中見之他文章家曾自是否公初登用於正德之季時年已五十矣肅皇帝以茂齡繇藩邸入登寶位繼嗣繼統之議未定新主尙少舊臣恃恩往往執判定之成禮以膠父子兄弟之轍主心不能無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關三事大夫之口天子倚之自是遂復用公爰立之命出於帝資外不繇廷臣之推內不緣中涓之口爲中興置相第一盛事故凡上欲有所爲而未就或有所疑而未決輒下手札非時遣小黃門齎以問公立索回奏而公援筆隨應如議農蠶議郊祀日月議禮器樂舞先師廟號之類事無鉅細制無豐約必俟公商榷而後定而公遂發舒其所爲文如此也仲尼序列古帝王不以文章與虞夏殷周之聖人而歸之如天之堯盛稱其文爲煥豈他聖人盡皆無文哉君猶天也君之文乃天之文也堯之文思開天闢地敬授人時其君咨命其臣陳謨而其大者乃在於禪受揖遜之交通父子君臣之轉局而不失父子君臣之正局成勳華之協首開萬古文明之祕故仲尼煥而天之肅皇帝以天之文爲文公以肅皇帝之文爲

文大位公若禪受不以世及拘也溫旨藹若都俞不以簾陛隔也國統以正系統以明治隆而化洽禮備而樂和天地官而百昌序此文之至也夫惟有王者之興然後有名世之從能識非常之禮而煥未有之文漢文新自代入周絳侯為相重厚少文問之錢穀刑獄不能置對安知文章洛陽生通達國體文能應之而少年喜事不中機宜卒莫能移謙讓不逞之志其言後亦卒驗直至再世而後行此猶經生之文耳天子嗣統依稀代來好興三代禮樂不與謙讓者媿公通達遠過洛陽而遭時邁會勝之功名著於當身文采表於後世真所謂宰相之文哉如其證今龜故按藻摘辭則文家之刺技耳非所以盡公也萬曆乙卯季春既望溫陵後學止應和頓首撰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一家一國天下之是非皆不暇顧然後得以抒其獨見究其宏施而與天地俱蔽非苟而已也我朝肅皇帝龍奮湖湘河魁手握廓然與天下更始而恥言守府為不世出之君文忠公以孤生末寮一言悟主其際風雲其誼魚水用能託肺腑而竭股肱為不世出之相金之礪舟楫之濟鹽梅之調雖不乏人要於史所稱公折姦倖屏苞苴明主威蕩國靈卓然救時名相何減元之所欣欣願執鞭焉竭來甌越因得伏謁祠宇徘徊故址若或見之而公孫太守公適哀公遺棄而梓焉且徵予言語曰讀其書知其人之知公者遇主奇耳結主深耳而不知其首倡大倫力排羣喙張膽明目不獨置身榮辱外置身是非外而始成其為公也蓋當大禮搆議新都而下據傍相角文襄諸公後勁未起公挺隻身掉寸舌縷縷乎纏纏乎隨駁隨應玄黃其戰使少懾眾寡之形色沮氣奪而退一步地幾無處所矣故曰置身榮辱外也且其時爭者皆老臣

名流排闥叩關在彼為批鱗在此為承頭儻顧惜小嫌而身名難狗不將呼吸而是非亂耶公之言曰大孝明於天下後世臣死不憾究之明倫典成至今雖不沒諸公之賢而終不能易公之是故曰置身是非外也去公幾百年而為今之國是人心真有如牛渚之浮沈而阿閃之變幻然者徒令輩上君子攢眉仰屋跋前疐後而扼腕於其難噫安得置身榮辱是非外如公者起而任之哉縱觀集中如策虜策倭革鎮守議宗室重守令種種經濟皆今日所受之病而當日已試之方第俞跗之術傳而束手於割解戴人之書在而咋舌於汗湧則榮辱是非不能脫然胸次有以掣醫國者之手耳予備員史局讀肅皇帝實錄其世紀簡嚴諸大臣生平履裁削幾盡而公獨為典覈則江陵張公筆也無亦其才畧器業有足相當而苟可尊主庇民安國定家不妨違俗而堅持負謗而獨信一時不免於駭且疑天下久而安之微有契合然者因讀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公集而不能不寄思於兩文忠也浙東備兵使者前國史編修廣陵後學李思誠頓首拜撰
張文忠公舊有論對錄謹臺楚楊公選刻之為奏對稿公詩文稿至多夫入梓實勅建貞義書院中巽島夷內訌燬于兵燹矣公孫太守公出入中外苦心掇拾得其餘臚釐為十一卷附之奏議而公集稱全于是祉也受讀卒業歎曰嗚呼大塊之載河嶽太極之載大塊皆氣為之也坳堂涓滴芥舟已膠氣不屬矣故士起壠畝卒受朝寄或授之百室之聚而眩瞢震掉不知所裁之或遂肩宇宙補天地如其所素習然氣之纖巨異也公東南數千里孤生華顛帖括當大禮議起與公異論者咸挾泰山之重以壓公明公且夕糜碎耳摧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比其結主知當爰立數載之間穹竊極貴屈旃厦之尊講布衣之好時師時友俯在廷之耆宿而据其上不自知崇也清累代腹肢之齧

收先朝倒授之柄百廢振百利興令嶺海宇熙然整然還高皇帝紮法之源敬皇帝雍阜之盛不自知功也位震主功蓋世而靡卓錫之士把握之珍足用遺子孫者而不自知高也蓋公魁壘俊傑之氣浩然獨秉受之天者正矣率其心所謂是理所謂可奮然孤往不沮不疑而又將之以深識證之以奧學故其措之辭者凡禮樂兵刑國是朝典他人窮年濡首而不白偏工獨詣而不至者公粹語之秀該之其洞窅達繁如強敏家督而譚其家之有無多寡也其應機合節如人舉其手爲其身而痒搔痛拊所向如意也乃其詞氣直達精懇腕有餘力舌有餘津尤宋人所稱玩其語致足折衝萬里者公浩然之氣一吐于此此其摧轂擊喙結契一人物無前之勛爲救時之相者矣竊嘗謂公之俊往偉傑善斷大事視身貞潔不爲私圖似寇萊公而其不屑屑矜細行避物議亦如之論事之文精覈詳辯似李伯紀然萊公不學少文不足自表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書

見于後伯紀文似公矣而所遭非雄主齋其志於千載之下公之材品兼有兩公其遇合助伐則十萊公而百伯紀也公文正大春容視之奏議魯衛之政詩抗勁宏亮得杜陵之槩骨幹嶮然大約偉挺自立不爲腴詞僞體諂人耳目雖非公之所自見重與後來之所以重公然公魁偉壘傑之氣不與其身往而與其文留者此其神情語笑之姿矣或乃謂公前之議毗人主親親之心爲易合後之功受人主特達之知爲易建是又大謬不然夫昭聖挾數十年母后之重手拏大寶授之六尺之孤位之論者又先代著蔡之臣益廷高名之士公能必幼主之奮然敢行其志乎能無紆意授受之恩而少屈莫解之念乎能無懷內莫解而稍需壯益明習而後伸其獨乎即稍需公之身不已血異論者之吻乎而謂公逆探其必勝而取其捷得也夫君猶天也和風震霆其來莫測勛之爲仇爲郭輔之爲夏爲嚴不朝受肺肝夕碎腰膂哉自非公之卒

心任理獨往不疑而其無私之氣正大之詞傾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無言不酬有爲必效也故公之品爲必不磨之品公之文爲必傳之業噫當斯時也而有如公之人讀公之書處公之地其猶庶幾也夫萬厯戊午中秋日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同邑後學劉康祉拜手謹題

後序

先太師奏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歲久泯滅屢欲重梓以力絀未遑也頃越臺弱水楊公按部東甌乃索全棄手自校選極其精覈釐爲十卷附以雜文二卷邑侯寧宇莊公力任劖劂題曰選張文忠公奏對稿其中如郊祀議復於論對錄內選出先太師建議後奉荅御札論配享從祀樂服諸禮刻之在前及孔子祀典議不錄全章儻未便觀覽耳汝紀載閱論對錄及未刻稿內有關國家大體者增補之仍附先太師遺疏及先大夫繳御札謝卹典請改葬諸疏于後萬厯戊午仲春朔孫汝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書

紀薰沐拜手謹書

先太師所撰禮記章句及諸文稿俱未授梓舊藏於瑤溪勅建貞義書院之御書樓先大夫弱冠之官尙寶以左右諫臣獲譴權相左遷一日肅皇帝特問張少師子安在遂得量移太僕南北驅馳之暇因先以禮記章句付梓諸文稿未及校刻越嘉靖戊午樓燬於倭稿亦煨燼庚申之歲先大夫亦棄養宦邸至萬厯癸未汝紀筮仕京師於諸公署碑記暨諸刻中錄得奉勅謝恩諸摺迨予告侍養歸里命子姓國瑞輩徧於親族中求索十餘年僅得九十餘篇蓋先太師生平深於經學故其所論著皆軍國大議宗社至計足以扶植綱常而維挽世道至若藻悅辭華之文非所屑也故亦不甚存錄然汝紀竊思先世手澤日就散逸乃不辭播采之勤聊備全集云萬厯戊午仲春朔孫汝紀薰沐拜手謹書

文稿

先太師舞象時輒能詩口占立就嘗為族兄題便面居然臺閣體裁識者以為宰輔之器及刻詩稿此篇以少作不錄今再翻索乃以此篇冠諸首又於別稿中檢得應制恭和題詠詩賦數十餘章皆當時所遺者盡欲增入恐於編年次序有失故再彙為一帙續之卷後以廣其傳云

萬厯戊午仲春朔孫汝紀薰沐拜手謹書詩稿續跋
夫建非常之業者必有非常之識與非常之才而後發一議成一書卓然不磨度越千古非曲學腐儒所得窺見也前明三大案後人每多疑義大禮議為尤甚當時張文忠公主其事今其裔孫一慎余之書院門人也願將公之集重刊而求跋於余余讀其集皆記序之文而奏疏不載焉今案明史列傳公於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時世宗初踐祚議追崇所生興獻王廷臣持議三上三卻公乃入告曰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人子不得願私親漢哀帝宋英宗固定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陶濬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今武宗無嗣大臣遵倫序迎立直曰興獻王長子且興獻王祇生帝一人不能因為人後而自絕其父母之義且迎養聖母若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今日宜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疏入帝大喜麟案與獻王立廟於京師而不入祖宗之廟定昭穆之序敦父子之恩仁至義盡與禮經昭合厥後廷臣攻訐至欲毀於朝堂此皆明季習氣張江陵相業卓卓而吳趙諸公彈劾無虛日又何論於公哉後數年佞臣有請興獻王入太廟者公力阻之乃止公之大議煌煌亦足以見其才識之特立矣傳略內內閣書目有奏議七卷潛生堂書目有奏疏稿十二卷皆未載他日後人搜羅散失於真義書院所藏續拜之則公之罷鎮守宦官汰絕騎祿秋清威晚莊田平潞州劇盜定大同叛軍大經濟大議論補史冊之所未載是則後人之大快事也夫賜進士出身誥授中

憲大夫浙江杭嘉湖道元和陳鍾麟頓首拜撰永嘉張氏單刊文集六卷本卷端敬
楊鶴序萬厯甲寅明刊本卷端與論
張一慎跋永嘉張氏單刊文集六卷本卷末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六張文忠集十九卷浙江巡撫明張孚敬撰
孚敬有論對錄已著錄是集凡奏疏八卷詩稟四卷續稟一卷文稟六卷孚敬以議禮得君故其著述強半皆考禮之詞不惟議興獻王禮而且議郊祀禮議孔廟禮不惟撰明倫大典而且撰禮記章句自謂有明一主持禮教之人其間所論未必百無一當然穿鑿附會以遷就時局者比比然也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三

案張文忠集其孫汝綱汝紀汝經等所編凡奏疏八卷文稿六卷詩稿四卷詩稿續一卷首有小像及御贊詩國史本傳其奏疏初刻單行本七卷此增嘉靖十年致仕以後所上疏及張遜業疏三篇別為一卷詩初刻本三卷下此補輯為四卷又拾所遺為續一卷其文稿向無刊本稿藏貞義書院又焜於倭寇此本乃汝綱等所輯蓋不無散佚矣文忠以議禮得君其相業功過蓋不相掩此集奏議自大禮諸疏外若救張延齡議大同兵變諸疏皆關涉當時大政足與史傳互證惟詩文多率意打寫不甚擅場汝經等編輯務盈卷帙尤漫無抉擇如詩稿一題族兄便面乃文忠十三歲時作初刻本已刪之此復重為編入文稿五王處士墓誌銘即王竹房墓表原集已注誤重一卷之中前後種復皆非文忠意也
又案是集別有道光辛丑裔孫一慎刊本即以全集內文稿六卷錄出單刊後附誌經全旨三十三章乃以駢儷之文彙括詩經篇名者前有小引云奉敕所撰然明刻全集未收文亦淺陋疑

一慎等據家譜增入其真偽蓋不可攷今附識於此不復分著其目也

張文忠詩集國史經籍志五作文忠集明史藝文志四作張子敬詩集雍

案文忠詩集有手定刊本見張汝紀張文忠集詩稿跋各目所載三卷本蓋即此刻天一閣書目四之二載羅山詩稿三卷不著撰人名氏疑亦即此書張文忠集所編詩稿較此多一卷又有續一卷皆汝紀等所增輯與初刻本不同梁章鉅浪跡續談五載羅山全集內羅峯詩存八卷又不知何人編本今亦不分別著錄以省繁冗

未見
案文忠詩集有手定刊本見張汝紀張文忠集詩稿跋各目所載三卷本蓋即此刻天一閣書目四之二載羅山詩稿三卷不著撰人名氏疑亦即此書張文忠集所編詩稿較此多一卷又有續一卷皆汝紀等所增輯與初刻本不同梁章鉅浪跡續談五載羅山全集內羅峯詩存八卷又不知何人編本今亦不分別著錄以省繁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六 吳

浪跡續談五余家中有前代靈峰山與書目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子日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綸樓和御製詩四卷羅峯文存八卷羅峯詩存八卷奏疏八卷論對錄三十五卷貞義書院雜著數十卷可謂富矣乃余至溫州訪之無一存者惟畧聞其家中尚存有勅諭錄三卷欽明大獄錄靈雪編各二卷大禮要畧二卷貞義書院詩稿文稿範經全旨賦各數卷及託人確訪之又不可得

杜詩訓解千頃堂書目三十二詩律今從張文忠集四
二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詩律今從張文忠集四

佚

進杜詩訓解疏臣竊謂古詩自三百篇以後其存忠君愛國之心者惟唐杜甫之詩而甫詩之尤精者惟七言律詩臣昔年於書院中嘗因註家多失其意愚不自揣畧為訓解近託梓刻以便鈔謄茲敢裝潢成冊進或備萬幾之暇垂覽張文忠集奏疏四

自序杜少陵詩代稱詩史而後三百篇者也註家引證多妄釋意非淺則鑿其本旨遠矣夫少陵為詩句中藏字字中藏意其引用故事翻騰點化故王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斯言信矣愚竊於是詩諷詠涵濡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言之意雖抑揚發斂變態無常而句句字字自有躍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蓋有不得不為少陵辯者學者肯因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再識是編元張伯成註誤傳為伯生虞氏夫生於千百載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乎唯孟軻氏有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愚覺舊釋過資遂大削之能者觀焉則不如盡削也張文忠集奏疏四

寶綸樓和御製詩 四卷浪跡續談五 未見

季氏元東郊集 一卷月泉詩泚 佚

月泉詩派季元字東明號東郊野人靜學姪也居仙源善草書詩畫宅畔種竹一林菊花數十本構亭其中日與林友蘭諸友為詩會卒年四十三有東郊集一卷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六終 餘杭章見伊覆校 吳興沈維伯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七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葉氏 幼學 雪坡集 半山藏藥

佚

王叔果序雪坡葉先生博學好古隱居授徒用薦辟起家為翰林院待詔以纂修功晉侍書尋引年乞歸其遺遇誠奇矣余與先生同里閉門年聞先生名私心嚮慕之顧未獲操几杖聆警欬也頃就先生季子思舜得先生所著雪堂訓義及詩文存稿讀之則憬然興思曰先生所造就所蘊負恢奇有若茲者其遭遇豈偶然哉蓋先生邃於經學旁通百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一

家究極精微而歸於實際故其發為詩文力追作者如布帛菽粟咀之有味服之無繹賤物理而關世風就其大者論之見弼贊之猷焉見出處之經焉見交際之恪焉見規儆之切焉見經濟之畧焉見素履之貞焉文與道俱學由心得非徒藻繪為工勤襲為富漫焉隨世而譁詡者矣宰薦明經制稱博雅曠遭稽古之榮不負求志之學庶幾古君子之流亞歟余三復遺編重有感於先生始終之際而欲致夫名實之核漫綴鄙言庶幾後世有知于雲者

半山藏藥

明史選舉志三嘉靖中永嘉儒士葉幼學以薦授翰林院待詔

朱氏 文蔚 墨溪集 日二十一

佚

葉氏 九斗山人集 日二十一

佚

兩京挹勝 賦乘補十二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無兩京二字

佚

日鈔 賦乘補

佚

林氏 彥 拙齋集 東甌續集八

佚

東甌續集八林彥字性斐號拙齋瑞安人有拙齋集行于世

案東甌續集載彥詩有贈趙東山用朱蕩南韻一篇蓋弘治正

德間人也

林氏 亨 吸川子稿 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佚

東甌續集八林亨字性端號吸川子瑞安人邑庠生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二

陳氏 石崖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〇嘉慶瑞安縣志九集作稿

佚

嘉慶瑞安縣志七弘治丁巳歲貢陳祐

董氏 約 省齋吟稿 羅陽詩始一

佚

案董原生約雍正泰順縣志隱逸傳有傳

林氏 天爵 滄浪集 東甌續集七

佚

東甌續集七林天爵號樂善平陽宋步人文莊曾孫有滄浪集藏於家

案樂善林處士天爵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

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方氏 西堂會藥

方氏 西堂會藥

三十二卷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挺書西堂會彙後詩注西堂會彙凡三十二卷方處士繼學著也其近體詩二卷門人中白王先生為之先繡諸梓

胡氏晨松亭吟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胡氏菊懷竹軒稿嘉慶瑞安縣志九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稿作集

佚

東甌詩存十九胡錦瑞安人弘治閒徵辟

嘉慶瑞安縣志七明薦辟胡錦徵直文華殿 九松亭吟稿胡晨撰懷竹軒稿胡錦撰胡藥園潛曰吾家世居豐湖先鴻盧疑公有松亭吟稿翁莊公有懷竹軒稿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七 三

案胡晨胡錦事蹟並無攷以瑞安縣志經籍門所引胡潛語推之晨蓋錦之尊行故並附於此

陳氏瑞看山慙稿清穎一源集二

清穎一源集二陳瑞字大喆號古崖所著有看山慙稿

陳氏鑑方塘遺稿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鑑字明選號方塘所著有方塘遺稿

陳氏瑞草堂吟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瑞字大輝號草堂著有草堂吟

王氏微文江集清穎一源集二

佚

清穎一源集二陳瑞字大輝號草堂著有草堂吟

溫州經籍志

未見

項喬書後文江集者喬同年羅達夫集子師王子揚先生令文江時所作也先生舉業足以早發甲科而晚方登第詞章足以晉儲翰苑而出令外邑其才行足以穩步天衢而其時為舅氏張羅山在內閣且先生體貌端莊似負氣岸又疾惡過嚴不相知厚者類以其入銓曹陟祭酒似藉羅翁得之者喬不暇別論姑以其令文江徵之斯集者榮觀之其為政能勦強擊暴而吏畏民懷能劇理繁而風清樊絕能篤好古道而不妨時務能修舉廢墜而不蠹民則能不避嫌疑而無玷名節能不急科督而不緩國征能不逞聲色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說三歲之閒率多鳴琴談道以度白日故其漫興巧思所至逸發不覺其文之成集者如此閒讀一二詩詞清飄雅逸似絕無纖毫煙火塵埃之氣一若有仙風道骨者嗚呼此其人豈可使久在人下者哉桂見山閣老識其賢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七

四

薦而進之而羅翁素知所畏敬亦樂與相親及其入朝於羅翁尚權國事言不易發必中機宜而多有調和夾正之力人不之知先生亦不示人也喬與羅翁猶子今令東鄉張純者俱從先生游獨知先生有益於羅山而功名才行一時或反為羅山勢位所蔽蓋是則可慨耳然先生素有希聖之志又得與陽明高第徐公曰仁朱公守忠蔡公希顏高公汝白應公邦升及與王定齋許杞山諸公素相友善切磨宜其彌諸中而彪諸外自有不可掩之實也先生同年東沙張公惟靜極見器重於先生先生逝且久而東沙歷顯仕常寄聲其子太學生王叔懋盡取先生諸作欲梓之以傳而屢索不獲喬遷文江恐此集亦或易於埋沒也因取其板至廣東欲載之以歸時掌吉水縣節推劉先生修已亦珍重人物而雅好詩文者謂先生遺愛在人者日深不若留之使吏民永見甘棠也因刷百餘本而還之姑書此於卷末以見先生文之有本也

如此若文之品格與觀文而有得與否則達夫兄已道之矣予豈能復贊一辭哉達夫乃先生場屋所取士亦足以見先生真面目云

案鶴山王祭酒激參議澈弟萬麻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

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文江集據項厥東跋蓋祭酒令吉水時所

作詩文門人羅文恭洪先為編輯刊行者文恭洪字道夫吉水人

三文江即吉水在吉水縣東北十里故集以為名其書今未

見傳本永嘉王氏錄本鶴山集所存文在吉水作者居其半詩

雖多不著年月然可攷者亦十餘首蓋鶴山子叔懋編錄時此

冊已全收入矣

鶴山詩文

二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東

存 永嘉王氏家藏鈔本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五

鶴山先生者永嘉王子揚氏也少負奇質于書無所不讀方頭末角也而駟為執林傲睨宇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發解有司已乃五緡春官服威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士諸閣部元僚以至俊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所以來乎激平生無汎交若成近夫朱守忠許台仲高汝白應邦升則所嘗與出肺腑者也自餘蓋指不多屈矣今眾中望見吾子

不敢當自是數相過從與所未至而恤

山令吉水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于有窶

不足君所非以相溷也已余守南禮曹數以尺牘相勞苦且日潘金已償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高等擢天官耶欲引與俱北余固謝非願輒復推轂為江西提學副使余恃盛年勁氣銳于舉職頗多所批繩遂以

為妬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也奏黃鐘者無緩節馳千里者無安行亦行子之志而已已余蹶而復奮期以不負知已而公遂不祿矣嗚呼罕生逝而國子悲鍾期死而牙絃絕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宜尼疾無稱於後世穆叔談三立為不朽公之偉義曠度既不得長生範世而玄言懿撰猶往往流于人間輯而傳之非吾後死者之責哉不然又何稱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於令子叔懋披誦久之蓋存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為白衣而所與游者非尊貴人則海內名流也此其風概豈易哉暨其解褐涉臚處要豈其不宜而謂有因緣於寵戚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為芻狗以生死為幻化以富貴為牢籠以山林為樂園彼岸先登緇塵不染視彼妮妮名利據腐鼠以嚇鳳上祇痔而多車者何如哉公嘗自言曰鶴山之勝煙霞在戶松栢流蔭於尊前鶯燕弄聲於几上繁花雜卉四時不歇游斯息斯可以忘老每下第歸則倒囊中金買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六

鶴揚州以歸蒼頭報至乃翁末之見也輒曰吾兒又載鶴來乎故自號白鶴山人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干篇文若干篇要之體物陳方紆旨通意非刻腎雕腸與騷墨長雄者比也覽者當自得之公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祭酒明州張時微撰

案永嘉王氏錄本鶴山集上卷凡文四十一篇下卷詩九十五

篇詩餘六篇卷數與千頃堂書目所載鶴山詩文同或即一書

卷首有佚奪故東歐詩存二十所選祭酒詩凡二十六篇其見

本又有佚奪故東歐詩存二十所選祭酒詩凡二十六篇其見

此集者惟十篇蓋已非明時舊本矣祭酒之學私淑陽明又與

姚江高第徐愛蔡宗充朱節諸人游此集所存徐古真先生記

即為愛父作愛之卒也又哭之以詩深致悼惜其愛極先生傳

讀亦自謂平生師友皆在越蓋其平生篤於講學如此其中稌

文雖格律未高而析理精眇卓然儒者之作羅念菴張東沙諸人相踵編錄非偶然也

李氏 顯臺南集目二十一

伏

案李大理顯雍正浙江通志武功傳萬厓溫州府志宦業傳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

鄭氏 文夫東江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北游漫咏乾隆平陽縣志十九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咏作稿

伏

案鄭舉人文夫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有傳

侯氏 廷訓筆山小稿目二十一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七

伏

侯一元先僉事公行略先君所著有筆山小稿為文務在根據理道剴切世務平正暢達往往臻其妙董公天錫序之曰侯君之文正直忠厚

脫去一種效顰學步之陋習有昌黎風殆未易為俗人言也二山谷人集九

陳氏 困學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〇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一困並作田

伏

道光樂清縣志八陳璋長子猷號順齋文行卓越年二十領正德丙子

鄉薦明經有師法學者多從之未仕卒

葉氏 式瑞峯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〇乾隆永嘉縣志題葉適誤

伏

案瑞峯葉副使式道光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瑞峯集今無傳本國史經籍志五有葉石瑞峯稿一

卷石式音近疑即瑞峯集也

項氏 喬歐東私錄

十卷

存瑞安項氏藏明刊本遜學齋藏鈔本

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固學者不能無也予學未能文然見能文者必讓之閒有見其或減換字樣棘口聾牙使人不能句或談天雕龍弄花說鳥於義理無所當或千篇一律惟依樣而畫葫蘆或一篇一套惟專事輪轆之飾則又不敢以為是也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故凡有撰述惟求達自家意志而已若以規格繩之則舛錯多矣又不自見而必錄之則以內有一二得意處亦可訓兒曹焉耳初在漳南上杭已刻過半今續刻于五羊官署篇章多寡不倫卷帙先後互異如襍著一篇則尤散帶而千金者總其目三百六十三條難以訂成一卷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八

即欲以類相從分為上下則舊刻業已成矣故不得已分為內外篇其外篇附之八卷家訓之後以八卷篇數頗少與諸卷不同乃附之非以其中事理真有內外之別也且所著旋悟旋書原無倫次甚不當予心若類附而改梓之則在兒曹而已初刻窗友張滄江純校正于蘇常聯艇之時續刻校正于張君天敘傅君陽明林君章三教諭而張君天敘規正處良多不直魚魯亥之更定而已此皆不可以不書者因并記其原于錄後云嘉靖辛亥秋七月望前一日永嘉九曲山人項喬書于嶺南退省亭歐東私錄記原

夫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唯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萬物皆備於我焉大人之所以為 亦不失乎此焉耳

記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夫唯盡人 贊化育而參天地然後
為能盡 者盡其心也此天下至誠之理 歐東

先生項氏其殆若人之徒與先生之學以存誠為主本早年汎濫百家
已盡棄去潛心於德性而刊落其枝葉醇如也間嘗示余私錄十冊余
得之復而卒業焉不覺歎曰先生之所蘊一至是乎詳哉其言之也可
以見天人之際矣可以見性命之微矣可以見義利之辨矣可以見禮
樂之原矣可以見天下國家之 矣可以見天地鬼神之奧矣今海內

王青蘿數君 先生所至往往切問而 廣之黃泰泉

見一善行罔不虛受而實踐 在人在我者故涵育并包淵
澄靜 吾心者不可窮而發之文章者不可禦概乎其於辭浩乎
其為氣而沛乎其於道也雖然先生之學夫豈徒言之哉嘉靖之初上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九

宰羅峯張公素知先生或謂稍通夙昔崇顯可立致先生不惟視若無
有而又數勸以敬畏謙恭之言人多難之已而司憲於楚藩國弗靖無
或言者先生 楚厥群小質其言如著

哉夫死生禍福之際亦大 者雖絲髮之微 哉惟日

皇皇如有所不足者亦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物不遂其生則於吾性
有未盡則不能無忝於所生云耳此固先生之心也余嘗讀書至禹稷
伊尹之謨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
之也尹思天下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當是之時

豈無一人之溺之飢與不被其澤者而三聖人必引而歸之已若是乎
其 誦其言猶想見其心於 焉先生之心又

何以異 始吾於先生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於先生

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意求之而不以文為則思

時嘉靖辛亥孟秋望後五日賜進士出身中議大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前奉勅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治生三洲李義壯稚大甫拜書
恆言不出戶而知天下者非載籍奚以哉蓋道以經明事由史著子書
昌而道始析裨官顯而事交疑是故太玄假易以成體中說準經以遣
辭於道弗尊而未畔也然時好蓋淺而僭誦深矣後世乃有援佛以脂
儒者詎不出於壘屋下耶左氏國語司馬傳志固世史之良也而浮夸
譎略之冊已不啻唐宋諸賢之吻魏蜀二史亦一代之成書而孰穢孰
誦復不能遁乎千載噴噴之煩嗣是叢談漫語顧欲擅瑜瑕於曲筆誣
斯人而誤後世豈不深可慨耶故曰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予晚得歐
東先生所著私錄者肆閱其全而感焉固以贊其邃於學練於才精於
識而貫於理矣夫錄卷凡十而群裁悉焉文之昭玄闡祕廣博而典則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十

以協著述之規者宗乎經也文之經經緯史窮辭極辨而不詭於聖人
以求性理之流者原乎道也文之璋麗而流暢以播韻語之芳者薄乎
雅也建白文告宜上達下植良而芟窳以統治理之蹟者綜乎政也夫
聖之謂作才之謂述錄具見焉先生蓋由署而郡而藩而臬由兩畿而
閩而廣而徧於湘湖敷歷且十餘年中遭左次再阨危構邑不懾志彌
勵而業愈工介石之節其可擬耶夫文章乃匡濟之器藩臬為鼎鉉之
階而德義則極人倫之表也其運樞開泰樹鴻伐於海宇即吾人不為
徒學爾嘉靖辛亥臘月吉日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仕
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工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木政南海黃衷撰

案歐東私錄初刻本十卷第一卷至三卷為詩文第四卷至八
卷為雜著筆記第九卷十卷為歷官公牘據自敘蓋歐東為福

建按察僉事時刻文集四冊於漳州題曰甌東稟略詳十二卷

後遷廣東參政又於廣州補刻成十卷乃彙為此本後又別刻

私錄六卷於南雄則專編講學之語其詩文別為文錄公牘別

為政錄今惟私錄六卷本尚有流傳文錄政錄則並未見賴此

初刻本存其大概甌東學宗姚江而不流於狂禪故其講學頗

多精語詩文則大都簡質不甚修飾篇幅其歷官文移雖足徵

心治術然入之文集於體例頗傷煩冗不若分編三錄之允當

也

甌東文錄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未見

徐氏東涯文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明舉人正德己卯徐祺字天錫寶應知縣生平孝

友和易號東涯

王氏湖樗散稿千頃堂書目二十六〇

林氏謙元峯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永嘉人學正德歲貢生林謙府經歷著元峯集

案林謙元峯集千頃堂書目誤作陳謙通志府縣志經籍門亦

同惟府縣志選舉門所載不誤今正之

陳氏洽荆西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一〇乾隆

溫州府志十九作荆翁集

甘露詩

一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陳洽高才博古入太學授承制甘露詩百律張文

忠公稱賞之著有荆西集

案陳選貢洽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董氏瑄布鼓集千頃堂書目十七

千頃堂書目十七董瑄布鼓集字仲石平陽人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正德歲貢董瑄刑部主事

章氏可象天遊子集萬厓溫州府志十七〇乾隆

溫州府志二十七集作錄誤

東甌詩集八章可象字九儀樂清人號天遊恭毅公之孫方伯承應之

子年十五即能詩未二十而卒人咸惜之

萬厓鴈山志四吳九儀號天遊子庠生布政長子

案章九儀鴈山志乾隆溫州府志並作吳九儀蓋吳朝鳳復姓

後追改也今仍依東甌詩集及萬厓府志作章從其朔也

鮑氏嘉瑞樗菴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吳氏宗孔濟偉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吳山人詩

四卷二谷山人近稿一

侯一元序吳山人者鴈山人也徙居鹿城號鹿山少穎博學嘗為舉子

業棄去獨以詩名台鴈間詩凡四卷五七言古近體絕句六言詩餘合若干首自其尊人干峯先生則為詩冠吾鄉而宗杜故山人之詩亦似杜為吾甌詩人大家云友人東越張子愛其詩將刻之而曰知山人者二谷子也必子序之嗟乎余何足知山人哉雖然余知山人之心又知古之君子之心又友張子之心夫古之君子所以名垂至今者豈不以言乎然而非得已也故或以美刺或以贈處或以陳戒或以揚詡其歸在宣已而喻人而非為名高也而殉名者往往失之於是達士笑之曰與其得身後名何如當時一杯酒言名之無用也夫山人之心亦若是而已矣乃張子則必欲序而傳之者何哉殆亦有不得已者乎蓋井渫不食則行惻和璞不剖則則且不息如山人之詩讀之犁然詩史接少陵六義遡三百篇而能之美之乎哉美斯愛斯傳固其理也且宇宙之人如彼其眾也而伯牙獨絕絃於鍾子揚雄乃有待於後世子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三

雲知人豈易乎若張子則可謂知山人抑余亦其次矣故古之人不斲知不能不知也不斲立言不能不立也不斲不朽不能朽也若山人者以德則不愧鄉賢之子以功則不仕而以言則富矣余懼觀者疑山人之斲知于後有若杜元凱之沈碑然者故序以釋之時萬麻戊寅菊月甲子二谷山人近稿一
侯一元章干峯墓表生宗孟先卒宗孔其行廉直詩清峭庶幾不媿先生者咸豐樂清縣志十六
案二谷吳山人詩序不著其名攷章干峯墓表載干峯二子長宗孟先卒則吳鹿山必干峯季子宗孔無疑舊府志縣志經籍門別載宗孔濟偉集與二谷所序詩集是否一書今無可攷謹並存之用俟攷定
林氏 明 嘉慶 縣志 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刺數集亭子彩撰

案林亭集川子稿前已著錄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高子彩撰誤

朱氏 守 駕 碧川漫吟 二谷山人近稿五

哀珍集 二谷山人近稿五

聚靈集 二谷山人近稿五

紀變集 二谷山人近稿五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四

侯一元朱孝子傳孝子者樂清人名守駕字彥臣別號碧川幼有至性叔父石溪司教博平乃遠攜之官居半歲所忽一夕心動即棄業馳歸至則父病垂絕子孫滿前問顧命皆不答弟曰吾俟阿三阿三者彥臣行也既前開目視之曰吾兒吾兒遂瞑自是孝子終其身語及輒號慟如初喪焉吁亦異矣哉養母林備甘旨每得一味必躬致之孝子知書以疾不成則一肆其力於詩吾樂先有兩詩翁一宗李蕩南朱公是也一宗杜干峯吳公是也傳蕩南公者朱川東傳吳者即孝子不惟傳其詩并傳其字及其為人盡似之故干峯公序孝子之詩云迫真子美獨探源頭竄然哉竄然哉孝子之季子子宁蓋謂余曰家世詩派自先曾祖西爽先祖侍菊皆有集先人則有碧川漫吟哀珍聚靈紀變等集而傳先人者則仲兄子定也然則孝子固詩人已 二谷山人近稿五
許氏 失名 存齋集

十二卷二谷山人

佚

侯一元序外史氏曰嗟乎人子之於親也詎不至哉封樹深矣舛蠶逸矣則欲立其所言貌之榮名斯固無限之至情也長此安窮雖然亦詎之於力之所能而止矣存齋集十二卷太學許先生之所遺也先生余同年東華王君師也王君功烈光宇內蓋得之先生嘗涉江踰河往哭其師不見時貴聞者動色自正德間劉五清公來為督學則稱許之文珠璣也嘉靖間萬五溪公繼之所奇浙士僅二人來生許生也無何菲泉取進士第二人而先生乃以久次入太學又不得官而遂卒雖然兩督學及東華皆一時名人而先生以為師若所為師即微十二卷固不朽矣余自少從宦返舍即辱先生為忘年交先生之妹婿王果齋又余之婦兄也及余出仕倦而歸則先生果齋咸徂謝久矣一日先生之子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五

器甫君手先生是集一拜一泣欲余序而傳之斯非其孝歟顧子淵已逝伯魚伶俜又貧儒也當如斯集何哉器甫君曰吾之志則然且夕對此則先君子洋洋乎存焉悲夫吾迺今日而知許先生之於不朽不死也蓋兼之矣序之俾他日仰河汾者無疑于郊時之言時萬厯癸未七月望後三日二谷山人

趙氏

廷松 做帚集 千頃堂書 目二十三

佚

案侯齋趙布政廷松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做帚集今未見慎江文徵四十二載侯齋與張東沙書有臨別承命欲盡呈拙稿求教蠅蚓故吾無一當意謹以入蜀鄙言錄塵高覽云云其稱入蜀鄙言是否即詩文稿之標目今無可攷謹附識於此

張氏純 思問集 千頃堂書 目二十三

佚

紀遇集 千頃堂書 目二十三

佚

東鄉集

一冊 歐東私錄二〇千頃堂 書目二十三無冊數

未見

項喬序東鄉集者子友滄江張純氏令東鄉時所集文稿也東鄉新設邑小事繁民窮易為盜官其土者雖能吏日不暇給張子以六事治民獲上乃有餘力及翰墨如此可不謂難得耶初正德癸酉予與張子及立谷周子感借邑之諸生二百餘輩進試於提學徐公蕃徐已撥予三人溫庠矣時教諭張先生邦毅特請改入永嘉縣庠既而予以已卯周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夫

以乙酉張以戊子相繼發科人遂稱教諭真有鑑衡者顧予資地視二子頗後而登科登第視二子獨先周不祿張亦不第甲科予幸獨躋騰仕予文未猶人而周子之文酷似左傳若今集張子之文不礙於煩障則又酷似庖丁解牛遇大窾卻而游刃自有餘地者要皆發自情性因緣職守關係理法而不為徒作者予愧矣予愧矣嘉靖己酉予由廣東參議將副憲河南而張子由東鄉入覲邂逅於蘇聯舟賦詩至淮安分袂未幾子乃以任北王人驟坐詔獄死且不測張徬徨追逐觸景傷情如集中過天津有感東昌遠望徐州感懷七首實皆為予發也張以予子文言室其女手錄一冊教之予適又由河南陞廣東參政抵家披對前作不覺涕泣沾衣深幸天王之聖明乃獲得見此集也因令予子梓之且以見張子之饒為東鄉令而不為徒作有如此者雖然抑有本也張子羅山閣老愛姪也羅老炙火可熱之時渠無獻子之家不少作風

波于今世宜冰炭不入其胸中綽然割雞于牛刀游情于翰墨也因併序之見張子非獨能文之士云臨東私錄二

王氏 鶴泉集

八卷 文瑞樓書目九〇千頃

闕 永嘉王 氏錄本

今之學士大夫曷嘗不貴夫吐辭潤世以彰述信後也哉往往以情緯文鮮達其本君子無取焉若夫剽竊前人之糟粕以自矜飾究其胸中惘然無所得而又其最下者耳吾友鶴泉王子雅工文辭興至即懸軌苦思終日不出戶雖甚寒暑不廢其為儀制薦紳中爭邀致其著作至不能辭避自是雖有不廢蓋其性固有所不厭也然卒以是知名為海內聞人雖然鶴泉豈徒為文人者哉今其文具載集中篇各異趣人各殊贈總其大旨率不詭于聖人曾與予辨論良知往復至再時時特出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七

新見其于陽明先生之學多所發明其作為詩歌音節瀏亮渾然成一家言進之徐迪功何大復之場當不多讓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若鶴泉者謂之達本者非耶今其以之七年予每悼念之不置數數形于夢寐今刪次其總序為八卷屬方伯蔡山鄭君刻之成歸于其乃嗣禎祐二子二子泣再拜曰辱先生不寡于先人甚太惠也非先人意將若之何予曰唯唯否否第臧之家塾以識子不忘之忱仍以俾史乘續吾甌乾清之絕學者采焉時嘉靖丙辰冬十一月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同邑斗城孫昭撰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異地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梁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歎歎者久之曰嗟乎志士哉夫事未有不竟其志者也故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若時從先大人留都已聞宗伯

濱翁有令子其季即鶴泉子也后六年則鶴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士又十年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未學亦獲茹連為同年小友時從通家大人縱譚六藝揚推今古上下周秦漢魏江左李唐之際問請王子所安乃王子則歎愛好梁人空同先生之撰每為余言史遷杜甫而下最高者空同子空同子今之選而也其意津津然嚮慕範矧之然鶴泉子故清癯日疲精於揣摩步趨之間靡閒寒暑晝夜其為人深廉好脩期為無詬訾人士無賢愚雅俗汲汲與交歡一時被容接者咸稱鶴泉子當今金玉追琢君子也以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余竊嗟傷之夫士絕甘忍苦內支柴柵枕心焦思壹志墳典豈不欲附離青雲廁足藝文之圃聲施不朽哉而今轉盼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崛起海滌不安一曲慨然思企中州之豪迺其造溫醅整潔矩矱自命亦既入室空同胥如其志矣今沒則未有表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六

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有路蓋後七年而值侍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敘傳之者又梁人賢豪搢紳也斯殆亦有神感哉令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相樂矣雖然鶴泉子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書交相助以良知之學將師陽明迺象山以希周程之緒使天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人之業夫雕蟲篆刻又曷足稱于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可悲也已蓋延州心許帶千金於北墓巨卿寐感駐丹旄於素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以敦故存友與厲世風不其邵二山谷山人集五作邵乎因卒業三歎而為之序是歲十二月二十日賜進士出身順天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二谷山人侯一元撰

嗚呼此子友光祿少卿鶴泉王子之遺文也子何忍讀之而又何忍而不讀之鶴泉子子為莫逆交自少有文名每與子論古文辭鑿鑿乎以史漢為的若詩則惟宗盛唐餘非所向往視當世作者自李空同何大

復康對山徐迪功數子之外一不入目惜乎天斬之年未見其止而所遺僅若斯亦可以傳矣予同年侍御斗城孫子為刻諸洛中予愧心藏焉而未暇者若夫風流蘊藉傾動一時即雖酸鹹異視者固不一見醉心樂有薰滌則又論世者之所共屬也君子曰斯文也其有德之言乎督學函峰阮公特進之鄉賢聞者謂足以風世乃其伯子上部郎中中白君則尤個儻素有高誼詩若文率可傳人稱為二難其二子嘉禎嘉祐又皆純純雅飭敏而能文考祥者謂文定公之有後也昔孔北海實虎賁于座右尚謂蔡中郎之不以矧珠玉纍纍出自胸臆者乎秋聲瑟瑟夜光溶溶展卷兀坐為之潸然出涕者久之嘉靖己未秋八月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同郡年生吳朝鳳識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九

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念昔遊猶在心目而實涕洟瀾不能自已嗚呼此伯牙之琴竟絕絃于鍾子而山陽之笛爰感賦于向期也鶴泉集八卷故南京光祿少卿永嘉王公所著其友侍御斗城孫公之按河南也攜之行苟政暇時一展玩如覩顏面閒語藩臬諸君子曰鶴泉子吾友也雅好古文詞篤志力學靡輟寒暑卒以苦心邁疾年未五十而歿良可痛悼今其遺文固在盍梓之以傳于是方伯蔡山鄭公會溪扈公乃枉駕敝廬屬有言以序之余披覽決旬則見其詩文諸體咸典則雅馴情志深而弗詭于道藹然有德之言竊惟人才之在天下必本諸時與地然亦賴夫鄉先達之流風餘韻薰染漸摩而後可以名世明興垂二百年列聖右文德教洋溢育養振作才雋輩出而東嘉之為郡也負山瀾海形勝闡于天下江海炳靈鍾為彥哲是故道德文章之士後先接踵不絕于時其最著若周恭叔鮑商霖劉元承元

禮皆走洛師程氏得其心傳而王忠文龜齡陳文節君舉葉文定正則戴文端少望皆宗工鉅儒也其所著梅溪止齋水心岷隱諸集海內攻文者樂誦之所謂歸然一世之望非耶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鶴泉子生逢景運復產獻邦而又有諸先達以為之倡三者備矣宜其德器完粹而斐然成章也使天假之以年造詣將益深以邃學問將益充以大其所著述當不止是惜乎凌雲之木摧于震雷千里之車忽焉折軸豈非命哉余嘗慕古之人篤于友誼者不以存亡異其心恤其家保其妻子刊其文不使之湮沒其高風義槩天下仰之若吾斗城公蓋其人也詎不可以立世軌邪鶴泉子名健字偉純贈禮部尚書鳳濱先生之子起家戊戌進士永嘉之西山有鶴泉焉因取之以為別號遂以名其集云嘉靖二十有五年歲丙辰十月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致仕大梁李瀛撰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十

右鶴泉遺集一冊永嘉王健偉純著按孫斗城侍御序富有八卷乃侍御按察時所刻今佚不見茲從張小磬假得永場王氏家譜中鈔出奏疏三首論一首表三首記贈序二十四首跋一首傳一首碑銘五首行狀一首祭文十首詩九十八首不過三卷之數蓋譜牒所採勢不能多而且編排失次誤脫魯魚紛紛滿目然其文皆典則溫潤不為浮靡詭僻之詞古詩宗法選體近律亦可與七子抗行雖所傳不多亦足以知金鼎之味矣至論學恪守姚江而不至潰決志稱為金玉君子非溢美也故亟錄其副而藏之時同治壬申十月四日止叟孫某跋於隱泉軒堂仲父止庵先生跋

案鶴泉王少卿健文定公瓚子萬麻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文集八卷孫御史昭刊於河南其本今未見永嘉王氏別有錄本一冊不分卷凡文四

十九篇詩九十八篇非其完書也

應制錄千頃堂書日二十三

伏

張氏遜志靜修子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伏

父乎敬敘吾兒遜志弗祿命也生奉勅命歿列祀鄉賢及遺文諸奠章南提學御史聞人君已編傳矣茲惟家庭紀聞內載上以選妃嬪廣儲嗣令公明本奏請公即於是日夜齋心忽命子姪輩具香燭服束帶露禱於天遂寫疏上奏夫紀聞所錄雖非一事以選妃嬪廣儲嗣為極大今日聖天子嗣續蕃衍國本永固誠吾兒所心願也張文忠集

張孚敬長兒中書遜志墓誌兒盡棄科舉業專讀五經秀及史書李杜韓柳詩文予見其送舅氏諸作皆類古情思深遠一日檢兒書籍有白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三

冊題曰家庭紀聞凡子與國家大議皆紀之而所論張延齡獄并大同事亦備載文意古雅皆史筆也兒卒年僅二十有四自號靜脩有靜脩子集行於世張文忠集

案張舍人遜志文忠公孚敬伯子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

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墓誌偁靜修所記錄有家庭紀聞一

冊以集敘嚴之蓋已編入集內今不復分別著錄謹附錄於此

張氏遜業鳴玉集

一卷天一閣書目四之二〇千頃堂書目二十四無卷數

未見

天一閣書目四之二鳴玉集一卷刊永嘉張遜業著松陽徐夢易校并

序

使鄂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伏

甌江集

二卷

候一元太僕甌江張先生墓表君力學自少則為初唐詩六朝文賦懷素行草咸酷似二谷山人近稿五

案甌江張寺丞遜業文忠公孚敬仲子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

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項氏文煥自貴軒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歸有光項思堯文集敘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敘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三

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誇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為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揚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為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震川

集二 驚鴻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二谷山人近稿九追和項為齋曲池草堂詩六首其末章云
憶昨驚鴻避海頭湛浮瀨氣隘寰州尙遺六律驚人語池上依
然起白鷗注君有驚鴻集又送項伯紹謁選京師詩云河東三
鳳出羣才鴻羽驚摧世所哀君在四夔推第一黃金應自待燕
臺注伯紹父為齋君叔秀谿華林皆負俊才顧東私錄七母太
男女煥文蔚文言高世文蔚
文清當即秀谿華林二人也君因遭謫所著有驚鴻集二谷所
云為齋遺謫不詳其事今無可攷

侯氏一元少谷集

十六卷國史經籍志五明史藝文
志四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未見

二谷山人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
無山人二字今從明刊本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七

三

二十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
十明刊本不分卷

闕明刊本

文尚先秦西漢舊矣豈非以其近古哉稽古者斷自唐虞三代典謨訓
誥具有成法藝文氏之所折衷也秦漢文爾雅闕深樸厚雋永往往得
於聲口故曰近古然即其言論其世準之帝王之精純鮮矣此又何也
百家殊方旨意攸分得其文未得其道也故得其道者文莫尚矣以余
觀於二谷先生集文不在茲乎先生靈稟玄解家學淵源故發為言也
其氣渾其志遠其音希簡不求文而文妙天下至論時事有味哉斯言
是在其中矣視諸秦漢雖無一語襲莫不知為秦漢文就而一以道揆
則未有能臻微言若斯者也吁至矣先生以斯文効實于奮庸帝王精
純夫既有試夫文章家宗賈董亦以道言之爾論者曰近緩近激迺予
固未暇夷攷其時宜不若先生先生方際休明據所學以致主成化即

唐虞三代可幾也匪直文之古爾也然則過賈董遠矣體齋王應辰撰
侯季子曰余讀吾兄比部先生之文迺余心卑卑焉若未遊其藩觀其
行則使余憊然而服膺惘然念己之不中若是則言純則行純師可不
謂大備哉蓋伯牙過鍾子而鼓琴獲人令匠石而揮斤卞和獻玉師曠
調音知我者希所從來遠矣歷邇往牒若屈子離憂之篇司馬名山之
藏歸文者百世然納忠乖乎中庸是非謬於聖人故學者非姬孔則莫
為程矣世之君子立言修身豈必蹈其位體其經步步趨趨然後謂之
似哉期於隨象方員因形裁割規矩長短各有云設要在不失先民之
意而已今耳目未曾之見類安習俗以為任質而矯卓行剽撥六經而
排漢秦則是書契琴結繩之約彖辭殺卦畫之玄而誠之者終不可以
自然余幸承父兄之誨距躍咫聞亦有日矣竊歎有味夫子之言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余以是觀先生之文優之柔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七

三

之揆之度之自索之自得之而知其所以立言大較因事陳辭事極辭
止不為窳言故與之論治則事稽於上古言切乎當世其地樸樸而庄
失俗其時穰飢而救民敝不出期會簿書而有禮義科指論人則進仁
厚而退虛標先忠孝而後雄豪差勢位而崇孤高辭義所加頑懦變易
論文則上希六經下酌唐宋中述漢秦諸子伯氏條貫畢盡要其歸趣
咸不詭於聖人若隱約其辭玩之有餘博洽其文多而不厭取類玄而
顯稱文直而婉樸而實郁近而實遠爾雅渾厚溫潤深潔迺若心之精
微言之清眇事之終始著之於文不隱不逸不猥不并施之則實核行
之則有功所謂見之行事者非耶至其馴行出於天性則余嘗聞家庭
言先生髮黻外傳聰明絕類授經知旨授者不能對其疑義年十三則
遭先大人以言禮逮治先生熒熒數千里守闕上書達情天子已而先
大人待罪泗上而御史復希旨詞以他事下獄先生即又上書匍匐自

列先大人徒以直道不容奈何用微文傷正直名言至痛哭而今冢宰唐公時為都御史得書則大嘆服持視排擠者曰有子如此庸可際乎久之竟白出先大人先大人正言直行蒙難數矣而先生常周旋竭力未嘗去左右平時承顏溫恭實具曾閔之質且則儼然先覺有志聖業及仕法曹守仁平憲生者不恨死者不怨持已合謙謙君子儉約廉潔則羔羊退食之節童年夙悟長而有述終賈揚聲甘奇顯設兄無讓焉我伯兄鳳山先生衰然競爽惟余小子無所似斯日邁月征所以與慨也余既砥厲深惟入孝出弟而以其餘羨學文間亦持視諸先進君子諸君子亦多過譽余者先大人以此一日命麟曰汝能文乎吾侯世業儒以忠義顯先人行事多軼而弗載而吾與汝母宜人砥節苦艱宜人即世亦未有傳也我甚恨之汝即有述則毋忘吾所欲傳誌矣麟對曰諾於是退而作侯氏大傳草創未成會遭大故追念先大人之命遂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五

巡未酬若有所墜失先生時在留都再疏乞養待報久之竟從計歸至則哀毀踰制葬祭以禮倚廬之暇既整齊其家政小大謠如邇即杖涕論次先大人先宜人之行事視余小子余小子拜稽顙曰兄之事親仁人矣哉不為誣善而家傳政略備麟異日者有以下報先大人矣夫古今稱誦周公者以其論歌文武之德而通之禮樂也今先生嚴父於靈神盡禮於致憂孝友於施政亮章於厥文庶幾哉可稱繼述斯善誦法姬孔者已麟聞炳燭之明不已猶有所詣迺先生則日出之時馴斯以往人文其有與乎集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古詩通漢魏近體酷似王維其論洪大夫序中以故弗論而許大夫序文已余故并闕其所行先切於世者以俟躬行君子四谷山人一麟撰

董傳策序昔孔子歎才之難而顏氏子自謂既竭吾才至孟軻氏論性猶以不能盡其才為病蓋自孔門由求善政事假商善文學賜予善

言語各局偏長未幾大道雖雍之居敬篤之孝猶不與傳道焉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士猶以稱宗黨者為次古學為己而君子猶疾沒世不稱名名非有聞于人之謂謂名教所恃以有立者蓋古今之通義文獻之與世為楷者也斯殆至道流形之妙幾德之為德而裁成之為才其立之教為名是以善務學者日孳孳罔暇逸焉雖在大聖人猶云發憤忘食好古敏以求之況其下者乎後世才德離而三立分世儒矯偏之說若以為絲心應務以假問學傳者復消其指至謂士可無讀古書雖文辭並屬玩物嗟乎君子博學于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士非患博學也患其徒多學而識也何也博者心精其義多而識者襲其辭又苦猥瑣也士非患文也患其文不適用也子曰公且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此病為才使者也非病才也且夫化機活潑人心靡感不應即使士不讀古書孳孳學適世用將遂繆悠木強而後為愉快乎世之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五

談理學者其意見常與文士相左余以為局偏長岐素業以言子失道則均焉樂清侯二谷公今諸先生中負才名者也其所著讀書記炳然大義數十大都闡發微言剖析疑義要之咸澤于道故其為文若詩雖鉤左馬之元采選騷之雋然皆湛思淵默自運樞機其匠意蘊而其醜物逼肖其指屬其辭工其鋒淬而不露斯藝苑之矯矯者也端可謂博雅君子矣余久服高閣靡緣晤觀比公以行部訪余成所一見歡若平生遽辱以集屬校余固謝不敏公且欲然屢誘掖之也已復貽書曰方今朋友泛應靡假繩削鄙心悵悵如瞽不忌視嗟乎公所為虛衷若此其殆不為才使者與聞公少敦孝行尤雅好潔脩所至咸有聲績可紀今其文適世用又若此行且竭其才當軸斷斷為時重哉如公者其非鶩虛譁局拾遺者流審矣會公轉轄汴藩復以書見屬而余際際尺伍道阻且長已繇請益重虛長者教命僭傳不倫之辭誠知無當公集

特有概序兼資假之抽臆就正云爾安得更從公上下其議論追聖哲之模考皇王之畧折衷今古人才稱一快焉雖然斯特為公經世者設也余且將繆修木疆以逃矣道光樂清縣志十

殷從儉序余始通籍時聞樂清二谷先生侯公以文雄兩浙騰譽縉紳開余私識之既逡巡郡署出僉粵東聞公嘗先余參藩甘棠遺愛尚係父老之思余又私識之未幾得告家居公適奉命總憲吾粵下車之初慨然以澄清自許斤斤其明赫赫其令振法紀以繩宗人一時豪貴斂手避之吏戢民懷境內粗寧則歎曰公其神明之吏乎久之公不謂余驚拙屢顧敝廬開示以所刻集余受而讀之恍然自失夫白風雅而降世以詩鳴者何限自秦漢而下世以文稱者何限大都騁浮豔肆雕鏤求其讀之于口而犁然當心者蓋不數數也今讀公之詩率陶寫性靈清勁古雅鏗鏘可玩如張咸韶於洞庭之野聽者樂而忘倦焉讀公之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三

文淵涵閱窺視先秦兩漢靡少軒輊而風致過之如太阿在匣不露鋒鏑隱然射人馬則又歎曰公其名世之才乎嗚呼韓富不見於文章劉柳無稱於功業二者兼得自古難之迺今於公觀其盛行將翅贊皇猷為時鉅棟功業之書於司勳紀在太常者余無容贅矣第讀公之集竊窺公之蘊殆非無本者聞公年甫十三即上書白先大夫按察公之寬為家宰唐公所器重名由此起及壯撥巍科數歷中外矚然冰檠之操一介不苟取與與人誦焉謂公古豪傑非耶昌黎子有言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公既砥礪名節不隨時低昂迺區區字句之工與操觚染翰者角疵醇哉顧襟臆所存真得失凌霄越俗之趣而以摘以灑其采澤自有不可秘者是集也謂不足窺公有本之學且徵昭代人文之盛矣乎余愧不文因讀其集姑敘生平嚮往之意云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王世貞中順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二谷侯公墓表所著詩文集為卷凡二十舉子業二皆時所珍借稱詩必建安天寶文必匠西京昌黎翁州山人四

茅坤江西左布政使司二谷侯先生墓誌銘所著詩文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共若干什晁太史理嘗序而傳之以行於世鹿門文集歐中紀逸侯方伯一元少負奇質學復廣涉文筆雋古詩格翩翩諸體具稱蓋至是吾郡文知有漢詩知有選有盛唐實此君為之前茅所著有二谷山人集厥第一塵紉繹餘緒亦自斐然 侯二谷前不逮李何後不交七子師古獨運迴絕流輩一代之傑也公為人謙抑獨於藝林無所推讓似於楊用修折節升菴集詩日展卷紛詰奇子雲定不死行行窮副墨好去入疑始又送人之滇日滇南流寓不堪聞寂寞邊陲老子雲君到定知頻倒屣為傳芭也好玄文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天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少谷集十六卷侯一元撰府志作二谷集二十卷又有大名稿家園稿近稿二十冊乾隆間郡守李琬重訂梓行 案余家所藏二谷集凡三本一為二谷山人集十冊一為詩集四冊一為近稿六冊皆明刻本近稿後別著錄二谷山人集首有目錄各體類編不分卷帙以冊面所存舊印標目推之蓋二谷手定即為十冊首冊為綠山侯氏譜二冊為賦及記碑三四五三冊並為序六冊為書疏禱著頌贊七八兩冊為讀書記十別著錄九冊為誌誄祭文十冊為四六其文篇自為葉各體之中又復雜出集名以十餘為次甲為南署集登進士補南京副部主事選員外 乙為越吟集亦在南京丙為素琴集二谷丁父所丁為鴈蕩集除喪後在戊為武林集除喪時調選至省己為天台集庚為閒居集辛為適園集皆在里壬為北征集癸為懷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五

舊集皆謂選得南京又別有嶺南集為子右參議時作天雄集為五選河南按察副使則以十二支為次惟無寅以下蓋初刻本分各集後因篇目猥多涉於繇碎復改為分體摺合排次而版刻既定難乎修改故雖已彙編仍存舊題也詩集四冊板式與文集同亦分十集惟無嶺南天雄二集各集皆分體編次首古詩次律詩次絕句乃未經合編之本余所藏本每集絕句並缺非完帙也据文集侯四谷敘詩文並舉則原本詩文本相埒屬今所見文集乃佚其詩耳至此集刊於何時原敘未載據侯四谷敘稱二谷為比部先生似當為二谷官刑部時所刻然嶺南天雄兩集所收文兼載外補以後之作則此本編定當又在四谷作敘之後致近稿入東晁春陵書云以暇日令子弟悉蒐舊草為十四帙詩六文八開有觸時矣發缺而勿存是書自

注嘉靖丁巳作而此集天雄集北畿歲考錄敘五即丁巳在大名時所作則此冊疑即是時槧本然彼書云詩六文八今所見詩非完帙不足論而文則篇目完具實為十冊與彼又異是否一刻莫能明也二谷文章爾雅真率之中時露奇崛雖體格未高而終無俗語其詩未竹垞亦推其有真趣此集蔡白石郎署集敘三謂古文渾樸雅厚條簡各適語盡而有餘聲聞者名士刻意古文句摩字揣久之無所得稍稍厭去則更為末世枝葉又論詩謂今人固有為六朝者皆得其似而遺其真吾知其不能為唐矣其持論最為精篤蓋明自嘉隆以降李何王李壇坫代興復古之論流為摹擬矯之者又復肆為野言破度而敗律二谷能為此論宜其不隨波而靡矣

又案二谷集本甚多諸目各就所見本著錄故多齟齬不合適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三

志府志經籍門所載二谷集卷數與王元美所作墓表合然與所見明槧不知異同若何茅鹿門所作墓誌稱二谷詩文晁瑛嘗敘而傳之然明槧亦無晁敘不知茅所言又指何本也二谷集侯四谷敘稱有洪許二敘今本亦未見至少谷集十六卷見於焦氏經籍志其著錄最先然二谷近稿五匹兒舉人擴誌云兒名化邦以父二谷山人也因私號少谷云是少谷乃二谷子化邦之別號不應自以題集焦志鈔刻各本譌誤甚多疑不足據惟明志黃目所載並同疑以傳疑姑並存之至南署越吟等十二集雖明本標題開出而既已彙編為全集則毋庸分著其目謹附識於此

大名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家園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温州經籍志

二谷山人近稿

十卷

存遜學齋藏

序曰余小子不敏蓋晚而知多言之弊也學不加益而言則日滋憶在河魏時有帙八在西江有四在家園有二茲又有六案此集十卷而日六帙者蓋以冊計之何多也悔之矣而復存之何居則余有畏於天也有斲於人也蓋余以人之有言也猶眾竊也氣至而鳴鳴而有善不善皆天也易曰脩辭立其誠故贈處則欲有禪也記誌則欲有垂也論著則欲有明也箴頌則欲不渝也書問則欲有喻也詩歌則欲有風有刺也皆誠之著而天之為也今夫離離嗜嗜之與趨趨嚶嚶也奚啻霄壤哉而均之天之所與也各得焉而已矣若揣摩以冀膏肓炙蔽以眩奇絕命以抵職滑稽

以解頤是以天聰明為綸餌予乃俳優也斯文之厄而天之濶也夫故
帚遺豕既以自多役智無涯又以自少皆吾之所不敢也故兢也畏而
存之且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過則彰之莫如言焉故曰言心聲也古之
觀人自觀皆是物也春秋之彥賦古詩猶可以明志矧其自為者乎蓋
良玉表瑕以受錯維摩示疾以全性命扁鵲聲而進藥藥進則病去而
聲諧孰與護疾滅身哉是以孔門思益友孟孫賈惡石是余所斲於人
者也雖然余誠願得夫匠石氏之斤總此二十章之斷而斲之去其青
黃以歸于朴即三語可咨嗟而一言可升堂矣嗚呼是余之志也庸題
其端以須我友時萬曆九年六月之朔東嘉侯一元

靜志居詩話二谷詩雖率易然有真趣明詩綜四十五
案二谷近稿為晚年手定之本凡文入卷詩二卷自敘題萬曆
九年辛巳然以文尾所記年月數之尚有萬曆壬午癸未甲申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三

諸作益刻成後又有增補也集內詩文較之少作漸趨質樸平
議亦多精邃如尚書論疑古文之偽近稿足與梅鷟考異並傳
稌著六十八條卷四多講學語益以補讀書記之遺其東茅鹿門
書卷七云年衰氣減百事灰心乃更追思道術甘作一腐儒以老
顧今終南之徑乃有取捷於講學者此則賤子所掩耳而不忍
聞也其持論如此足覘其所養矣
又案二谷自敘云在河魏有帙八在西江有四近稿八東芳洲
洪公書云舊稿
入帙曾已奉寄江右四帙 在家園有二河魏八帙疑即大名稿
謹再讀上即指此二稿 嘉靖丁巳東昆春陵書云詩六文
入此云有帙八疑偶不數詩也 家園二帙即家園稿惟西江
所刻不知名何稿府志經籍門載大名家園近稿共二十冊與
自敘所述帙數合不數西
江四帙樂清縣志謂乾隆開太守李琬重訂
刊行然今未見其本不知猶三稿原帙否也

侯氏一磨龍門集

二十卷 文瑞樓書目九〇千頃
堂書目二十四無卷數

未見

侯一元序夫士豈不在文與行哉而文有奇峭有平易行亦如之兩者
皆性也其始有近有不近從所近而習之其究也不能相為猶之追琢
金錫圭璧也非周文術武其孰能兩體而兼稱之哉余早歲則嘗有志
於是晚而無成然余有所歆豔而不能者二焉而余弟舜昭則皆非之
非其性近歟蓋余以文莫若西京西京莫若遷而固其次也余覽班馬
異同固猶驥也遷則天馬矣彈十駕之勤亦至固而止矣而弟獨好遷
所為酷似知文者往往目之太史公故余雖比歲矢不為文有不得已
輒以屬弟弟亦輒依太史公一也士節至東京而峻徐孺非力不食閔
周飲水而已余非不慕之也而常浮沈市里以為人道委蛇而可矣而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七

三

弟則堅持之其居貧不受絲粟於人而於寒餓顧時有解推敝衣穿履
攻苦茹淡而其貌日腴其詩日平非其有得然哉二也然則為士若弟
者可矣雖然可以為難矣夫文武一家行有轍迹不可以語大六經語
孟弟之師也周文術武士之的也文在是行亦在是吾老矣弟其助之
哉弟其助之哉讀龍門集因序以進之二谷山人
近稿一
明詩綜四十五侯一磨字舜昭一元弟有龍門集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七終

紹興陶念欽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八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明

康氏 從理 二鴈山人集 千頃堂書 目二十四

未見

侯一元序二鴈山人集者詩人康君之所著也蓋鴈蕩山者吾溫名山也而南復有一鴈蕩競爽離立而君乃生其間庸詎偶然哉余早歲則識君余弟舜昭所雖知其長者未知其詩也已君比遊盡友當世豪俊則詩名大起而同里參知王君者尤知君君詩所稱舉火家貧恃晏君者是也君之遊雖多公卿隆隆乎其貧乃如故不墜其守也所傾蓋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輒膠漆賓館有魚而常越吟思歸不忘故也已而竟歸栖永嘉山水間而其詩益精每一篇出詩人爭傳之咸品君第一人方為君多之而君乃以疾卒年五十八矣士友既甚痛君將永君於千載會有吳中曹君者詩人巨擘也正來求君後之僅數日乃哀哭君而遂刪定其詩為若干卷總若干首而君之外兄少尹王君者亦詩人也相與勦力君不朽之事寧有遺憾乎哉吾知君之目固瞑矣瞑矣序曰君之詩高者乃優入盛唐闕域下者亦夔出流輩是其傳無疑也乃余因君詩而上下於古今詩人之際大率其自為言也常合其為人言也常離三百篇漢魏皆自為言者也六朝侈靡則為人之歆豔之也唐以取士士無不為詩而詩亦多為律者則以人之富貴之也蓋兩者參半焉而工拙始分矣君生于休明其取士以經義不以詩而君乃癖詩無祿利之望以詩貧人人輻輳歸之無不願為君役者而君乃不以牟利竟以窮終其身故

君之於詩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快意當前其執不為工而工亦安取人憐哉然則詩之本君得之矣則宜其絕眾流而躋於岸也夫所謂承君於千載者非名耶名儒者不近也雖二氏之學亦無名欲顧君子之所以能相敵天壤者獨心焉耳故讀君之詩則知君固窮之心與諸君子斷金如蘭之心是為序時萬歷辛巳孟秋既望 二谷山人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康從理 二鴈山人集字裕卿永嘉人任俠能詩與曹子念為外友子念刻其遺詩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胡應麟詩載 康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闕壯豪麗翩翩布衣之雄為人爽朗俠烈片言可寄死生兩瑯琊皆酷重之今尤不易得也 歐中紀逸康山人從理字裕卿遊兩都聲名藉甚所著二鴈集上獵三唐未窺六代故酬應頗上寄興甚淺其人負俠任真雖名動公卿而家徒四壁故足重也 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靜志居詩話裕卿任俠談兵問關戎幕劉將軍子高建燾毘陵病革裕卿馳赴與訣經紀其喪扶其柩至武陵遠近皆義之居燕借黎惟敬輩游西山其倡和詩僅存餘多散佚太倉曹子念收而刻之 明詩綜 案曉山康處士從理雅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曹子念名昌先一字以新太倉人王世貞甥著有快然閣集十卷見明詩綜六十三及千頃堂書目二十四其所刊裕卿詩今未見傳本 王氏 失名 晚翠軒稿 二谷山人 侯一元序外史氏曰夫詩其難言哉其有分於道也猶之耳目鼻口皆心之達也猶之戚之呻而適之笑也有所以然味者為之則或至於嘔心殫肝而已長吉玉樓知其非正命也已吾郡之詩當以華白山人

為冠其在吳者有王大夫序矣已而滿工又彌多爰有茲集焉余非知
王者烏能辨其孚尹肉好哉蓋山人嘗為余言童子鳴之善詩也一日
持是稿及童詩視余良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顧山人高潔亦類
童童沒而吳之君子有傳其詩者故可貴也今吾郡知山人者眾矣勤
校讐而樂出鏤者誰哉毋令吳之君子郭公我也雖竊願負弩以先之
是為序詩萬麻癸未七月下澣二谷山人
近稿二

案晚翠軒稿舊府縣志未著錄二谷作序亦不言其姓名惟二
谷近稿九有和王華白菊花詩二首知其姓王然其名終無可
攷

金氏關文集千頃堂書
目二十三

佚

非非稿千頃堂書
目二十三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八

佚

案文峯金通判嗣道光温州府志官業傳道光樂清縣志介節
傳並有傳

王氏叔果半山藏藁

二十卷明史藝文志四十四
頃堂書目二十四
未見

茅坤序余同年廣東觀察王公德數稱從兄西華並陽谷風神藻雅當
於晉之王逸少唐之白香山無以異者余竊嚮往之數獲締交云已而
西華先生沒其子簿國使君光蘊遣使函先生詩文藁二十卷屬余序
余再拜稽首而誦之風言曰大較先生澹宕不羣故其發為詩歌文章
之什雖第進士軒冕仕路而其心固已泠然遊於丹山綠水紫芝瑤草
之間古所稱物外司馬是也其所首可考見者半山賦賦之所次湛天

池浴日月羅巖岫珍泉石與夫盤桓謝眺清嘯孫登即其中所醞釀處
故其珥筆抽毫所嚮燦然曼金石掉雲霞鏗黃鐘鳴大呂令人讀之若
將入少室終南之宮而與角里綺季相與揖讓其間他雜著上下兩卷
尤為卓犖個儻可謂碣石蓬島之窟而與世之游氛浮埃杳不相及嗟
乎茲固當與日月俱遠傳之無數者已足為序

湯賓尹序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
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
爭之且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沉頓歲月剝刻筋力精已耗矣遑
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下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
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為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
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富貴所自有矣宮廬服與會飲聲色之奉皆有
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歟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八

四

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
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
所不兼取也博物之才美詞華剝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
出也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學亦復不
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即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
而下猶未免為人所窺詭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
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為
詩若文大要惟靈發之嚴於矧尺絕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代之爭工於
形似者初先生投稿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
為之工乃不能不為之工而弁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祕乃有文
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為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
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

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為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眾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者

咸豐承嘉縣志二十七

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子光慈跋光中憲公潛心嗜學不以寢食廢林居長年日惟研析經傳

旁及諸史簡端札記類以赫蹏積之累帙矣所為詩若文出於酬應紀遇投藁篋中未集也孤開請錄公曰方今作者如林藻潔佗於海內若

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哉孺子且休矣藉令假我歲月得於山中理故業或稍稍次而藏之可也卒卒未得閒而公謝世孤發遺篋視之泫然不

能讀既而戚然思曰前藁存者多補綴且且脫落久之能無逸乎深以懼乃手抄得賦二首詩六百四十首按歲編不為類文二百首次以類

於茲山也集成將歸之山中藏室因題曰半山藏藁夫韋公之經傳於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五

玄成楊氏之學世於長孺孤蹇淺寡味愧紹家聞感竹素之存而抱蓼

莪之憾何忍於校錄哉惟公學行不詭先民藉手是編以之丐言於名家庶以識藁牆而圖不朽云爾若違公夙命而以示人則孤之罪也夫

孤之罪也夫

孫氏

咸豐承嘉縣志二十七西行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三作西行稿無卷數

二卷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佚

斗城集

佚

案斗城孫御史昭萬麻温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循吏

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黃氏

一編茗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三

佚

侯一元序編茗集若干卷南華黃子之所製也黃子自其為諸生時即以詩翰擅名吾郡已迺用明經擢第為令江西以儒飾吏詩故不廢也

頃之謝事歸益昌其詩又雅好奕則日與其里之詩人奕者為楸中之會所會而不詩故其詩益多且黃子自少鵲起從鼓篋擢桂牽經解龜

名與實馳桴答景隨人之以詩翰來請者踵相接黃子酬之無倦色其為人穎而實其屬意專確而綿密其為詩也類其為人六義駢列綺語

閒發意在詞先不為虛綴余嘗評其詩如入岐幽之墟所見皆蠶絲玉粒又如陟崑止遊琪圃步步踈實而希世之寶往往而有余目方熒之

應接不暇而黃子顧攝其謙俾差擇之詩不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辭謝不獲則為叙而傳之曰余迺於今黃子之詩而益徵夫道術之一

也夫人不能無思不能無言時則言之精者也古之舉以詩賦則言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六

也自變而經義以來士慮以詩賦妨工常輟不為而賦詩者即往往荒

於舉業蓋二業相詘久矣至黃子而兼為之然黃子卒不廢其明經擢第為吏而政埤焉莫合劇也類以簿牒辨治否耳何暇及詩而黃子居

官時時嘯咏習池岷山之風黃子優為之而亦不廢為良吏宦成來歸則或衰於氣怠於志黃子內則灌園樹藝外則應事酬物暇則飲博歡

呼夫左畫方而右畫圓人所不能也而黃子常兼能之何哉誠以其實也譬之水焉惟其實有是源也故澗之則為泉流之則為川止之則為

沼滙之則為澤疏而引之則為溝洫矣所不可哉故道一而已矣道術之裂也人自裂之詩之亡也人自亡之而詩道自若也是故觀於黃子

之詩者觀其實焉可也

二山谷山人近稿一周天錫跋已丑之春鄉人有以殘書數種來易穀者而先生諸卷在焉

蓋鈔本也已從錫摺中得先生編茗集方知有刻本云今九月先生之

文孫卓知余采輯鄉先哲之遺逸者乃以先生藏藁見示蓋與余曩所得之本原一帙而兩分之第不知何繇散失耳卷中字法端楷塗乙改竄者再先盡用心精細如此因以歸之簡編如昨手澤猶新璧合珠聯似有神物擁護者黃氏子孫永寶哉辛丑十月華葛
東甌詩存二十一鵬字文振號南華永嘉人嘉靖庚子舉人除武寧令

案南華知縣一鵬處士鍾子

王氏

叔某 玉介園存稿千頃堂書目二十一作玉介園集明史藝文志四作玉介園稿今從錄本

二十卷明史藝文志四

頃堂書目二十四

詩者緣情之物也三百篇尚矣漢魏而來作者林立人各其體吾獨取於陶章則以其情之所之異耳彭澤不為五斗折腰飄然引去蘇州解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七

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一公者並有糠粃世塵芥視六合之致即今抽黃對白之士與之分曹而秦雕龍繡虎亦自斐然乃若抒性真而洩道要求一言之幾於二公曷可得也以觀於今之作者吾師陽谷王公其庶幾乎公自幼時舉於鄉即刻意詞賦不上南宮既久之乃成進士為夏官郎二千石歷外臺參行省一日致其仕而去嘯咏於水石花竹之間意恬如也余少為諸生以舉子業從公天雄郡齋見其一日之間三時酌應三時燕閒每坐晚香堂中蒔菊澆竹嘯傲其傍或引三五童冠授經講業一咏一觴蕭然自遠以為常既遠去不久竟挂冠歸由是觀之公之性情固自加常人一等矣今觀其詩長言短韻殊其體行役林居殊其時乃清曠閒適脫然於埃壚之外洩道要而抒性真比于彭澤蘇州有過之無不及也語曰詩可以觀不其信歟雖然二公獨韻致勝耳功業無聞焉公守吾郡察吏安民興賢造士種種積效至今在

間閱之口其後於吳於閩治兵參藩所至有聲藉甚士林大業未竟人尙惜之于今相祥林壑行年八十猶有嬰兒之色具三立備五福有古今詞人所不敢望者何論陶章乃益知公之所為不朽大矣公有文若干卷淵源理學高雅如其詩并集之題曰玉介園存稿同門魏懋忠氏屬余校刻輒為識其大都如此庶幾後之覽者得以論其世云萬曆己亥春仲門人李化龍謹序

賜谷先生以詩文起歐東若曰玉介園存稿則先生自命云先生庚午辛未閉守吾郡其治行如漢良二千石載在口碑今廿餘年矣復獲讀先生存稿其詩興遠而逸調古而雅泉石花木居其大半即懷鄉贈友諸篇亦瀟瀟乎招隱之高致崇德之彝訓也其為文則尤根據體要雖應酬移檄之作罔不真切正大使人讀之忘倦謂可比美歐蘇以視侈華而鬪浮者霄壤矣夫先生治行在郡行誼在鄉而詩文復如此三不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八

朽不全得之乎貞兄弟從先生久即智不足以知先生亦不知阿其所好因序而傳之門人魏允貞序
余弱齡好吟甫弱冠與兄姪輩讀書山中故多山中之作時方治經生業惟好景適興不暇求工也及壯游金陵與一時作者相賡咏始稍稍屬意故稿中惟金陵諸作稍可觀既濫仕籍宰邑治郡日與俗吏相對則又悉置去矣閑于游覽答贈輒復一作積數十年所存詩文稿成數帙治兵吳中時王長公元善為序之欲余付梓余恐貽笑大方收之一篋置書室中甲午除夕值回祿倉皇不及持出悉付煨燼一僕少掌書記問以新草詩稿著之家僮檢得之兒輩復纂寫成帙僅存十之二三曩余守魏博時與南樂魏氏諸昆投文字知今長君中丞撫晉陽以新刻詩草并中子詩見寄且索余遺稿曰子雲太玄可能付侯芭否余重違中丞雅意命兒曹錄寄覽之僅可覆醬瓿耳萬曆丙申秋日陽湖八

十老翁叔泉書

先參知公為諸生時偕伯叔西華公讀書大羅山中討論之暇不廢咏歌洞壑探奇填篋迭奏稍稍累成卷及成進士層敷仕路者若干年而撰結日積始令吳中入為武部郎出守魏博所至興學羣俊彥而躬課其藝文公餘則與客吟嘯忘其身之在官也及治兵三吳時牘檄旁午公左右籌畫綽有游刃時拉高勝之士品泉鬪芳命觴探韻江左傳為美談無何以議漕事在當路意遂飄然投傳歸公素志山水日惟徜徉華麗陽湖園墅閒與二三知契攬勝賦詩餘二十稔懷況不減疇昔蓋公夙抱經濟畧恒不勝其高蹈冲夷之趣而意旨所屬率本之自得而歸也定用故於文辭不事菁藻乃當代宗匠亦或許為一家言萬曆歲不肖孤美懼其久而逸也乃次為集詩以歲編文曰敘日記曰傳曰尺牘曰志銘誄辭曰雜著類凡如千卷往乞弇山王先生為之序因請公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九

欲銀之公笑曰是子敝帚無足當作者盍已諸尋不戒盡付煨燼越六年公春秋八十有四矣不肖復從掌記檢收遺稿得十之四五復請于公公首領曰無已則付之梓人以藏家塾可耳輯未成而公遽疾捐館賓客於乎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孤稚魯寡昧無足以光融光德書不云乎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則孤之罪也用是大懼乃于苦次茹哀校梓始就布衷敢飲淚敬書諸末簡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秋日不肖男光美百拜敬書

朱氏 玉 芸窗雜著 東甌詩存 二十三

佚

東甌詩存二十三朱玉字必聘永嘉人嘉靖乙卯舉人任太平令有芸窗雜著

案芸窗雜著舊府縣志未載東甌詩存錄老秀才行一首注姜

氏隨筆永嘉朱必聘在謫時上官以老秀才見謂因感而賦姜氏隨筆不知何書朱氏被謫事亦不可攷

朱氏 體信 賓陽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朱舉人體信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張氏 鳴鸞 宜陽四六 千頃堂書 目二十四

佚

東越手東 千頃堂書 目二十四

佚

張氏 鳴鸞 鉤元集 東甌詩存二十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鉤作鈞誤

佚

東甌詩存二十三張鳴鸞字仲皋純仲子嘉靖例貢任淇縣丞著有鉤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十

元集

朱子廷謚彙城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木氏 參 魯菴稿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鍾氏 以自 平素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高氏 悅 梅軒稿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黃氏 穎 貧樂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黃氏 汝 蘭室稿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曾氏 謹 潛壑集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項氏 敏 伋 對竹軒漫稿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案木參鍾以白高悅黃穎黃汝紘曾謹項敏伋時代事蹟皆無

攷其集並箸錄萬曆府志藝文門則其人當在王季宣前今姑

王氏 光 大玉洞齋近草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作太玉洞齋稿今從大必山房集一百四

李維禎 靈國郡丞王公墓表西華公卒公哀之毀廬墓不忍歸嘗以月

明攀宰樹放悲若見公然涕泣雨下左右皆為沾襟歌而當哭有明月

今兒在此荷葉田田白石齒齒語人傳誦之於書涉獵極博詩宗盛唐

大厯文則韓歐及本朝晉江江毘陵諸公所著太玉洞齋近草十卷藏

葉氏 世 拙齋稿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案文谿葉長史世德萬厯溫州府志官業傳雍正浙江通志道

光樂清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杜氏 克 秦游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四

伋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杜克遜歷陝西行太僕簿陞開城監正轉廣西雍

城令卽浩然賦詩而歸有五畝桑麻陶令宅一犁春雨杜陵田之句所

箸有秦游集四卷

案杜雍城克遜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官業傳

並有傳

婁氏 格 青山集 東甌詩存

東甌詩存二十二婁格永嘉人嘉靖歲貢任太倉州訓導箸有青山集

王氏 應 簡淡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正情集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三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六

未見

甌中紀逸王貢士所箸正情集古樸雅素但邊幅稍窄諸名詩家甚重

之門庭蕭寂有名士風 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杜氏 德 象岡樵隱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杜氏 大年 漁樵稿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案杜處士大年德基弟乾隆平陽縣志義行傳有傳

王氏 一 浦東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二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乾隆

二十 永嘉縣志二十一 並題王一鵬誤今從乾隆溫州府志

案王知州一夔萬厯温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邱氏 一龍 雨川詩集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何白正雨川先生傳雨川正先生世為沙園所百戶生有異質及長折節讀書一入目即能成誦問操筆為詩歌輒立就而意氣激昂才力矯捷滾滾累數百言不竭及弱冠襲世官東吳定山袁公以部使者飭兵甌括先生以裨校隸中堅聞先生能詩歌閒命奏一篇未嘗不灑然稱善也忌者或言先生使酒難近不使效一障之寄是以益拓落無所遇詩道日益昌聞有佗條不平抑塞磊塊之氣壹以詩發之後洋山凌公乘憲駐東甌時先生尚從事注脚開雅聞先生善詩公一日出祖他監司鹵簿駐江心寺四山積雪倒影空江如玉壺公登高命題限江字先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七

生即矢口成篇以進領聯有一天雪意雲連海兩岸梅花春渡江之句公擊節賞其奇警更奏數篇環怪益甚先生將及耆乃以世職授長君先生久以旂牌官逐逐班行中心甚厭苦之乃白某觀察公請以兒代觀察未之許也先生請之堅觀察命題一律每句以八音一字冠諸首詩成方聽遂其志先生俄頃獻詩曰金風吹破舊團花石屋分泉自煮茶絲盡已知蘊欲老竹殘還喜笋初芽飽瓜霜後終難繫土偶春深未足誇草故別新身合退木奴洲畔繫歸船觀察嘆賞久之乃聽解職後以老病終於家而世竟無知先生者其所著篇什亦散逸不存悲夫 汲古堂集

甌中紀逸衛千戶邛一龍號雨川工詩余猶愛其一天雪意雲連海兩岸梅花春渡江又踏破洞雲龍未覺坐移松照鶴歸遲 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案雨川邛百戶一龍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案明史地理志五瑞安縣東南有沙園守禦千戶所雨川世為沙園所百戶則當為瑞安人平陽志人物傳載之誤

朱氏 悅 竹川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嘉慶瑞安縣志七嘉靖乙未歲貢朱悅長樂訓導性耿直優理學彭氏 時望 江泉遺稿 半山 藏稿

佚

王叔果跋江泉彭先生歿且三紀乃嗣茂才君按輯其所遺詩文間出以示予讀之慨然曰先生蚤歲以文學擅場而所撰著乃僅僅止此豈散逸耶抑志在經濟不欲以甄名邪載稽先生明經起家授倅永平甫數月即引疾乞歸如太阿出匣未試剗割善鞘而藏之其於經濟又何適邪予待先生也晚嘗仰風猷參士論知其為金玉君子也蓋先生內宣朗而外檢飭惟恐一置其身於玷闕故見幾勇退不俟終日其深衷殆未易測者然則經綸文采雖不盡著而本實既茂即枝葉又何算焉夫閱錦尺幅知為美繪營鼎一鸞識為珍珠先生篇什不多遺而藻思概見矧雅馴有矩矱與其行符美而傳可必也茂才君能世其家論者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西

謂先生有子則志業所未竟維其肇之庶其述之矣 半山 藏稿

案彭通判時望道光樂清縣志循吏傳有傳

趙氏 漢規 東厓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二 道 光樂清縣志十一 匡作崖

佚

案東厓趙教諭漢規萬厯温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徐氏 世鑑 東山集 萬厯溫州府志十二

佚

案東山徐歲貢世鑑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有傳

戴氏 賞 歸田稿 二谷山人 近稿五

佚

見聞稗箸 二谷山人 近稿五

方氏召羅山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東甌詩存二十三方召字蕩雲樂清人嘉靖歲貢任萬年教諭

案二谷山人近稿三有蕩雲小隱記云蕩雲先生方君家乎鴈

蕩山之下經明行修以貢上京師天子使教江右之萬年萬年

之士化之無何棄去性尤癖學左圖右書口誦手鈔潘潤置筆

夜分不輟雖伏生之九十明經衛公之耄期稱道無以加也二

谷之述蕩雲如此蓋亦嘉隆閒篤學老儒也

虞氏世揚方樓彙稿千頃堂書目二十六

佚

案虞處士世揚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八

五

王氏價撫松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六

佚

案王卿賓價萬厯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屠氏希曾魁峯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六

佚

案魁峯屠教授希曾萬厯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義行傳並

有傳

陳氏彥生兩巖文稿鳳東私錄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並作兩巖集

佚

項喬序平陽陳先生瀾及彥生乃弟子師王子揚公高弟也公平生少

許可嘗稱其兄弟謹嚴博雅異日當以春秋齊鳴既而皆困於命乃兄

分教無錫陞山東某學教諭謝病歸足跡不入城市予敬之愛之適乃

弟分致漳州府庠而予以福建憲僉歸省遣子姪一經一言秀才至永

嘉投書示予規切之義及予過昆陽乃子姪又迎予前倉搖動巖山下

予觀其兄弟子姪父子閒和氣流通情愛懇切視世之隔形骸而分爾

汝者不啻庭徑此可見其學問淵深矣既又見良弼先生所為文如測

海集觀光錄居閩稿者平易雅淡類發其胸中自得之趣而所作舉子

業猶能雅合體裁而不徒浮華世有以教名官而試之舉業非臭腐不

可聞即窘塞不能句問之詩文益茫然不知所謂者多矣能如兩巖子

種種出擊哉先遣其弟子馬蒼錫者求予為之序予以視萊漳南不暇

及也今及瓜而馬子後來請夫學先器識而後文藝可傳也陳子所宗

得師而家學有素所謂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且馬生亦器識過人而

明於理學者予又重違其請故為類諸作總題之曰兩巖文稿而書此

以弁其首鳳東私錄二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八

六

觀海集鳳東私錄二

佚

觀光錄鳳東私錄二

佚

居閩稿鳳東私錄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稿作集

佚

歸田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陳氏珙古山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蔡氏嶺詩集

二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文集

佚

四卷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蔡氏 鳳松月山房遺稿 東甌詩存二十 五作蔡子鳳誤

佚

陳氏 演卿 效顰錄 清頴一

佚

清頴一源集二 陳演卿字彥弼號無松著有效顰錄

陳氏 天後 釋耕遺錄 清頴一

佚

清頴一源集二 陳天復字孔備號樸齋方塘猶子 見二十一卷 案方塘陳鑣字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七

有釋耕遺錄

劉氏 懋功 紫芝館集 東甌詩存

佚

慎江詩紀三 邵少文曰劉揮使懋功字忠父 恥列武弁 寄棕菽苑才頗

老蒼 古體歌行 矯勁有氣 余嘗愛其一聯 余慙談舊事 人莫問初心 隆

溫州府志三十 引甌中紀逸同

東甌詩存二十三 劉懋功字忠父 永嘉人 等有紫芝館集

案劉忠父與何丹邱白鹿詩社 蓋武人而工詩者 其事蹟他無

可攷 據汲古堂集十五 有與忠父詩 其年當長於丹邱也

洪氏 孝先 雁池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崑山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採舟稿 東甌詩存二十四 稿作集 今從天一閣書目四之三

一卷 天一閣書目四之三

未見

天一閣書目四之三 採舟稿一卷 刊明東甌洪孝先著 譚國曹昌先校

甲乙稿 東甌詩存二十

佚

李維楨從周詩序不佞初舉進士 則張文忠已為少保 方有登等之寵 而獨永嘉山人洪從周 自文忠官太史 時相善 分庭抗禮 饒狂奴故態 其時四明余丙仲沈肩吾兩人 皆太史與從周 倡和嚴重 之而不佞以肩吾同館 故得從從周遊 從周出其詩 視不佞不佞贖贖 莫知其美也 而其里人康裕卿者 亦山人負意氣 長安學士 甚稱其詩 不佞遊裕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大

卿較從周稍稔 裕卿兄事山人 莫敢雁行 亡何從周還永嘉 而不佞外補數年 裕卿及家落子 復不振 已文忠沒 丙仲拜相 至一品 復沒 又十餘年 肩吾亦拜相 不佞為外吏 二十餘年 不調行年五十 始衰 而從周猶無恙也 門人郝仲輿 令永嘉 屬問從周 動定而從周里人 後進方子謙 何無咎 兩山人者 又以仲輿得交 不佞談從周 狀具悉 從周故善詩 其書畫復有聲 潤筆賣賦 金日多 寡具日饒 而齒最長 故時五侯七貴之交 宰木都拱 而少年輩 不能如裕卿事 從周盡禮 從周嘿嘿 不自得 顧屬子謙 寄聲不佞 為序 其詩曰 不幸而先朝 露後世 讀李君敘者 即洪生列傳也 意良可悲 已不佞既恨往者 不能與從周論詩 而從周自還山 所著詩益鮮 少然 其集中於文忠父子 三致意焉 文忠敗而門生故吏 竄姓名 絕往來 甚者 操戈入室 而從周不為諱 丙仲雖浚肩吾 顯庸未艾 不附離以章 聲價而崎嶇 歷落可笑 加不佞者 乃汲汲欲得其

言爲重此從周之所爲度越時流也其不合於少年新進固宜從周詩
大氏自見其志不必盡與今人古人合而不佞生平所見布衣劇屨之
士以詩重縉紳閒退而筆耕舌織累千金產子孫修其業而息之而身
且幾大臺受享無替如從周者罕矣因爲敘而仲子謙歸之使後之人
緣詩以知其人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

大梁山房集二十一

秦霍山洪處士孝先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
有傳所著操舟稿曹子念所校甬上范氏有藏本兵後不知存
佚李本寧所作洪從周詩敘未著集名不知即操舟稿敘否也
又東甌詩存二十載黃一鵬讀洪霍山甲乙稿有贈詩云識君
英妙日一別十年餘歸路祇憑馬滄江欲老漁交情推白社詩
思逼黃初惠我雲中集時賢判不如則霍山詩集又有甲乙稿
之目今據補錄如右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五

王氏 光美 鴈山集

一卷

闕承嘉王
氏錄本

鴈山紀遊序永嘉山水率多名勝以王謝稱而鴈山則稱最勝云不佞
將與白鹿社諸子訂游王生季中謂不佞曰鄉丙戌歲業已偕何生游
甚奇且出所爲記朕不佞不佞卒業信鴈山之爲奇及偕劉生忠父何
生無咎梁生進父游而益奇季中之所爲文若詩也夫天下之物有與
目遇者有與神遇者神與目兩相遇而遇始奇始吾讀季中文母論氣
吞雲物字挾烟霞而其磊落嶙峋如所稱天窗龍湫靈鷲五老
及石梁靈峰諸洞愧若置之几席而成卧遊迨夫杖策捫蘿凭虛縱目
則所應接不暇者悉爲王生涵濡毫楮開描寫殆盡按圖選勝若左券
然命酒誦季中詩如片月千峯重雲萬壑初落眩冰玉半灑落蒼烟諸

語令人神飛卒難爲和詎不稱奇哉昔李供奉登太華謂恨不攜謝朓
驚人句搔首問青天乃吾得季中文若詩以佐勝游神與目遇目與神
遇奇矣奇矣嘻吁山水名勝游者不知何幾而能操觚染翰爲山靈重
十不一二觀乃若肆力詞章耽情工壘如右軍康樂並剖竹東嘉而自
不於此中一託跡焉則山靈之不遇也今鴈山得王生以張大其勝王
生得鴈山以含咀其華此又兩相遇哉益奇甚矣予游亦有紀與劉何
二生各得詩若干亦以是游爲生平一奇王生則其嚆矢也時萬曆己
丑秋日武陵龍膺君善撰

湖上草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佚

何白序予汲古堂集友季中王君刊落游閒統綺集作案之習而勝情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辛

遠寄風藻遐鸞豈不翮翮韶令名士哉汲古堂集有先大參公治別業
於陽湖湖光晶淼雲物蕩瀟此二句汲古堂集作當山溪季中暇則則
艇菰蒲此二字汲古堂集沿逗於烟波沙嶼之際集作階左摩舞鼎右
披圖書焚香煮茗翛然人外望者疑之趙孟堅米元章汲古堂集書畫
舫日吸其靈爽蔥蒨汲古堂集之氣集作極發爲觚翰合音赴節若抽
集作釋儲孟諸人祕汲古堂集思傷嚮也其取境傳情清暉映集作映發
又如攬華子岡輞水淪集作淪漪與月上下濯濯挹人清沁集作沁
作清微余汲古堂集弱冠交季中時余豪於酒精以銷集作消其坎壈
毛鷲余汲古堂集酒酣集作被酒耳熱仰天烏烏矢口放歌纒纒累
佗條此下汲古堂集數十百年不得休季中亟規余集作于日子所不足非才也大而無當
往而不返汲古堂集所謂屠龍不集作無用不如履豨玉卮壘折寧
寶康瓠子盃抑之以嚴於法乎蓋其嘗論若此汲古堂集于其取余

故此二字汲古堂心折其論每被酒作閒酒酣又復集汲古堂汪汲古堂
洋跳盪行意自若也今豎駁幽字汲古堂過壯精銷識進汲古堂集作
每作開一集諷季中湖上詩集作草未嘗不無此三字覺我形穢悔其
少作比卜一廬渚浦山中去陽湖廬隔一衣帶時時以琴酒相過從靈

爽幽勝竊與季中其之汲古堂集此二十四字在精氣銷心句下又清
靈爽幽勝作奇詭倡余和女汲古堂集或可作今且從事於集無此
高勝之事竊作得集汲古堂無此四字或可作今且從事於集無此
字季中疇昔之規集汲古堂庶幾若裴迪自附右丞作中允集取信來世
不識季中為我儂一指否季中篇什尚多茲湖上其一汲古堂集云萬
麻王寅社弟何白撰

松鶴齋草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卷二十一

關氏錄本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三

王子季中關燕息之齋於居第之右方網帙牙籤聯牀充棟幾與鄴侯
埒齋畔古松數株白鶴一雙境寂趣幽儵然塵外得暇即展卷而呻吟
焉倦則徙倚流盼盤桓於松陰鶴跡閒意泊如也王子雅善詩詩凡若
干卷題曰松鶴齋草持以視余且屬余序其端序曰心惟靈機竅為聲
詩夫聲從竅生有待而無待者也不觀之松與鶴乎夫松亭亭秀挺偃
鬱扶疎大風撼之則波濤小風和之而笙竽夫鶴倪而飲啄踟躕而舞
引吭長鳴振林木而微寥廓茲二物非善聲者哉其籟應乎天其響因
乎性因應乍息響競俱無吾知其然夫詩亦若是矣茲集長歌短詠大
言小言雖種種不同大都和平澹雅竅於天倪往往寫其自得之趣而
清曠絕俗蕭灑不羣冷然夏然之韻若霜晨月夕寒松老鶴互蒼於谷
空九皋之間豈二者為之助耶夫王氏世多聞人先參知陽谷先生尤
邃於著作趨庭之訓王子之所得深矣由斯以譚其學方益進其於詩

也蓋未止也歟時萬麻癸卯吳光翰憲甫撰

友聲草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卷二十一

關氏錄本

夫山響丁丁寄幽情於伐木谷響馥馥託芳草於握蘭 千秋班尹
陶陶之詠纏綿九地范張款款之懷況至路隔山陂望白雲而停思目
窮烟水韻落月以興悲異域傷離蘇李之詩並駕他鄉惜別元白之詠
同聲友聲草者王季中與吳翁晉唱和之什也季中歐郡異材天藻發
鴈山之秀翁晉吳與俊物文瀾匯茗水之源高齋下榻同夢草於西堂
勝地盍簪數揚於北渚登吹臺而懷古恍聽子晉之笙躡太玉而采
真結想容成之室池上觀荷披香風而颯爽湖頭泛月坐空水以澄鮮
或晤言齋閣流連桂醕蘭膏或隨喜名藍徙倚松寮竹院願盼成篇競
才情於七步咄嗟得句騁捷給於八义季中則格律森和煦之以清曠
翁晉則聲華瀏亮濟之以沈雄妙矣同心之調如奏塤篪居然敵手之
碁無分主客勒石嵯巖則山靈爭寶沈碑水底則川后知珍者矣季中
家有湖山之勝臺榭甲於寰中胸藏琬琰之奇氣韻標於物外余也十
年夢寐託 牘而神交一旦參承脫形骸而心賞願保白駒之詠再廣
黃鳥之詩娑羅道人屠隆緯真甫纂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三

遊燕草

一卷

關氏錄本

舫齋草

一卷

關氏錄本

季中王君刻所謂詩若干篇舫齋草其一也乃屬敘於不佞不佞烏足言詩則第請口夫齋奚以舫稱也季中君之言曰吾晨起窺牖而嘯據梧而唵環堵咫尺渺然有江湖萬里之想焉故句欄綺疏夫孰非雲飄蘭漿之適華棖藻井夫孰非烟汀霧嶼之觀時乎梁燕交舞則檣鳥彩鷁之沈浮也時乎庭鶴相和則菱歌蓮唱之互答也俯檻猶之推篷步屨擬於擊楫吾視地猶水視齋猶舫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余聞之渠軒而作曰有是哉茲殆所謂陸沈者耶不然何波及其居也徐取其詩讀之觸境而發會意而宣峨峨洋洋豈形象之所能拘而方隅之所能固哉蓋季中君胸次瀟灑氣度恬夷世席豐腴時多暇裕故其爲詩盡洗去牢騷抑塞之態令聆之者齒欲粲而眉欲舒銳氣平而機心息夫固擊壤之逸響而滄浪之餘韻也且其寄跡於齋而寓言於舫庶幾哉而游玄同之宇已或謂竺乾氏以山河大地盡屬泡影君豈習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三

聞其說耶若然則齋舫一微塵是草亦綺障耳余曰唯唯否否君不滯於齋不滯於舫而亦不滯於詩故其言曰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而已卽如來旨則蓮花貝葉之藏彼何獨不盡廢耶吾固知是草之當存也社友邵建章撰

白鹿社草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關氏錄本

赤城草

一卷

永嘉王

今春三月予過永嘉爲姨母王夫人壽表兄季中驩然道故酒闌出所請赤城草者見示蓋游天台鴈蕩兩山詩也兩山瑰奇秀異雄於震旦

天台僅有與公一賦而鴈蕩紀載缺然卽康樂好奇當其出守永嘉伐山翦雖石門綠嶂小勝皆見諸標詠獨不能竟兩山之勝而收之展底而置之筆端他又何論今季中一游而兼兩山且皆有詩一何奇也大都季中之詩才清而思幽格正而調雅居然不失輞川家法而閒得儲章之致且性耽泉石無游閒氣故其生平爲詩無所不工而於登臨乃有獨致天名山與名士兩相待者也士非搜奇探勝無以消其胸中嶽奇磊塊之氣山非奇篇數語無以寫其林巒洞壑奇詭拔異之狀今域中豈乏名山乃霜霧鬱於荒榛斷莽爲樵青牧豎所攀踐而不得勝侶一品目亦豈乏名士塵心未冥才媒利祿酬獻則長臨眺則短不然亦徒噪於飛觥騰爵而工爲螻蟻挑寄調謔之語求其深情獨往盡挾山靈之祕而山靈亦不惜挾其祕以卑其口吻如季中之於天台鴈蕩者無幾也余時甫從燕歸篋中攜有北征草季中亦亟請觀第游於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四

酒人雖多悲歌慷慨蕭蕭易水之致而先世累仕多通好勢不能盡謝纓弁車塵飄瞥目精尙翳視季中之寓詠山水油然自足余有媿多矣余將焚茲草矣萬麻甲辰吳與吳稼登撰

趨庭草

一卷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伏

曾氏志 恩養集 道光樂清縣志九

伏

案曾處士志道光樂清縣志孝友傳有傳經籍門載此書作曾恣未知孰是

王氏 維明 偶然稿 自序

未見

自序余初學時文不能工幸叨一第輒芻狗視之若古文則絕未嘗學也已而奔馳於外十餘年更置筆硯弗事迨壬辰丙申屢連二人大故前後讀禮家居幾年緣吾鄉算縉紳文士偶有就予索贈言者則操筆一作或亦為長牘為奠辭為雜說大都率意而談不蹈繩尺不務藻績每奏成一篇其稿或存或毀不復省己亥夏奉命守姑孰束裝戒行於敝篋中見存稿百餘篇汗漫殘缺艱於收拾乃擇其稍工者得十之四五念係一時神情所注不能舍遂載入行李暇時出與壻戴生共覽戴生因請曰斯稿工弗工曷雲弗敢言然析理揆事頗多中竅且直抒胸臆無少回護雕琢之態觀斯稿亦足以見志矣盍付之剞劂貽諸同志以資商榷不亦可乎余始弗許既而笑謂曰當世作者握珠抱璞固不乏人然災木覆瓿亦不少矣苟可用以就正吾奚必藏拙於是仍汰其無當事理者十之三四僅得如干首梓焉以其偶然作之偶然存之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五

而偶然梓之也題曰偶然稿永嘉王錄本

陳氏

鳴鳳

鍾吾集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佚

荆溪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隆慶歲貢陳鳴鳳荆溪教授博學力行卓犖負氣節好獎掖寒士富於著述有鍾吾荆溪諸集

東甌詩存二十三陳鳴鳳號觀溟嘉靖歲貢授荆溪教授著有鍾吾荆溪等集

虞氏

書

紫山文稿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紫山吟稿

東甌詩存二十四

佚

東甌詩存二十四虞書字師中瑞安人隆慶歲貢任淮安經歷著有紫山吟稿

嘉慶瑞安縣志十隆慶丁卯恩貢虞書婺源丞轉淮安衛經歷

案紫山虞經歷書環菴處士原璩初孫環菴遺稿即其所輯林尚春跋稱其以直道左遷淮南參軍積學富文尤善吟咏其他

事蹟無可攷

吳氏

朝鏡

鷗谿集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佚

案吳朝鏡舊府縣志無攷以樂清吳氏聯名行第推之蓋恭毅公綸曾孫行參議朝鳳諸第也詳八卷進思錄

陳氏

挺筠川類稿清順一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佚

五

蔡氏

立身

星山遜叟文集

八卷

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佚

邵氏

傳

雲屏樓詩千頃堂書目二十五

佚

東甌詩存二十五邵傳字必明永嘉人萬歷丙子舉人任金鄉教諭以子建策贈工部主事

侯氏

傳

草苴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侯君霖詩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侯君霖詩集舊府縣志經籍門與侯君霖疏草並題侯應省撰誤也詳詳卷八侯君霖疏草下

劉氏康社

識匡齋文集千頃堂書二十六

劉氏康社

案劉布政康社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文苑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伏

張氏天麟

案劉慮士康社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伏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三

王氏瑞柑

績傳並有傳

伏

李光春序夫士之能振當時垂後世者莫不由乎其識而濟之以才全之以節平居有深沈貞毅之守臨事有燭幾應變之能此蓋氣運之所鍾豈特一鄉一國之光已哉吾區代產偉人若朱若元誌於乘者彬彬矣至明而指蓋不勝屈理學節義功業文章嶙峋接踵最後而太僕王公以起公之前顯於宋者若儒志先生倡理學於能濂洛之先從祀聖廟與天壤不做遞傳而上柱國諱聖修撰諱益大理宗朝上平冠十策亦既輝煌前史有諱淵者登明洪武三年進士亦以理學著公生為震岡公諱約之子世修令德富篤降之始震岡公已有厥祥取名瑞梅負英姿為秀才時輒以天下自任天啟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初授江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三

南蘇州司李吳為十四郡首最難理賦重役煩奸富者射其徂賦於平民貴戚家之黠奴狎客素為民病俗好訟諸張不可究詰公至有要津第不法如法治之由是勢豪咸懾服會有漕兌之役部使鹽稅藉手於公以觀成公廉正率下漕卒毋得厲里民里民不致稽漕兌歲省無名費三萬由是漕里皆感服漕院勒其法於石以永為令尋吳淞悍卒數萬脫巾大譁當事者難之公匹馬往諭遂散去由是才略遠振漕操撫各院皆委重焉司李雖專刑名而錢穀諸務鮮不藉其稽核有重贖及他郡疑難事悉屬之案蠲集公發無留行且於讞決暇輒課士拔其尤如蔣棻時敏歸啟先宋學洙丁卯分闈取士如張士楚陶開虞張來華廷獻一時名彥多出其門理吳五載臺剡數十薦為忌者銜投劾歸吳之人攀轅號泣如失怙去思祠未久而朝廷聞其賢起公理河閒公一以理吳者理瀛期年擢水部尋調武選上疏陳集民心任賢良勤政

於謝事之後哉公歸未半載而獻忠叛矣耶襄破矣全楚危矣公之言不幸而應矣唐明皇早能從張曲江之說矣至有天寶之亂哉公居廬不忘國步甲申聞變金陵擁立以公聲震二楚擬推楚節鉞公力辭授阿寺少卿及唐魯二藩立召以原官課浙東事例公曰此時遑問事例惟盡我涓埃效西山木石耳迨明亡丁亥孟春上元日公生辰先期囑家人治酒集親朋整冠裳望闕拜畢辭家廟舉觴酬諸賓已而入內命二嗣君款客少頃不出亟排闥進公顏色如生蓋已解所佩尺組自盡矣公二子俱負才名長家琦飲泣苦塊間無何而卒次家琛放浪屏跡以詩詞箸卒質志以歿今讀公茲集其所以籌軍國之大計慮變於幾先者洵乎識之至深而濟之以才全之以節也然則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非區區此序之所悉也夫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二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元

李象坤序嗟夫子讀王太僕巡襄存牘不禁廢書三嘆也天降喪亂因降戡亂之才使人地相值弭患淡宜矣乃故弗遂其用扼拏糾軋若僅以深其悲憤癡憂之志亦獨何哉後之人手其遺編幾致憾於造物之不仁而委之於氣數乃其當日戡亂之才之志亦昭然可指則其人原不虛生也生當未造所以見其才者不過如是耳武侯不以編竹之潰咎漢鼎之自我而淪信國不以匡山之沈憾宋室之及躬而滅警諸欲瞻而燦長庚當霜而榮梅萼偏以其孤負皎列之榮於兩大開猗歟盛已公以崇禎丙子繇樞曹出領荆襄兵備時獻賊方創於左鎮奔穀城乞撫當事主其議公獨陳賊應剿與可剿狀邊慎兵八千駐襄甯生力軍公趣戰甚力弗聽公曰今撫之易耳願渠於諸賊中推最黠偶創而附人猶之亂鷹斷非鞬縱閉物失此不剿後必有欲剿不可得者

毋謂某言之晚語急至嚙指以請卒不聽乃條解散從征歸農三款議析其眾移郎西曠僻地悉格不行公乃率所屬繕城守釐士卒練鄉屯嚴保甲晝夜悉防蓋逆知獻之必變未幾奉太夫人諱歸不數月荆襄告陷矣夫域中大勢北則關隴南則襄樊其扼要如人之項脅晉之滅吳也浮漢江而下德祜幼主亦失襄樊而國覆公以獻之就撫於襄其殫之則天以獻授我也否則且以襄資獻故旁皇激烈大聲疾呼詳譬曲喻而總無效於襄賸卒之獻陷荆襄而闔亦控關隴天降一孽於南北之二阨而明之鐘簾移矣嗟乎誰實為之乎公之殉國大節炳若星嶽而襄中力排撫獻一事僅見於遺聞編中因從嗣君緝其遺牘稍加詮次以語諸後異日讀是編者豈僅想像公執持之槩而湘南一段信史亦差備於此矣集選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三

案王少卿瑞樹明史二百七十六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

周氏文類 志乾隆永嘉縣志忠臣傳並有傳 尋樂齋集東甌詩存 二十六

林氏增志 王署初編嘉慶瑞安縣志九

案法幢林詹事增志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周氏應期 二東小草千頃堂書月二十六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草作稿

李氏維樾 督漕行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獨峯倡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〇嘉慶瑞安縣志九倡作唱

陳氏 堯言 佚
留垣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雍正浙
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作留垣草

案陳參議留省焚餘卷八詔令奏議類已著錄留垣草通志作
留垣諫草乾隆溫州府志名臣傳又作焚餘草疑留垣草與留
省焚餘本係一書記載偶異耳然通志經籍門亦以留省焚餘
及留垣諫草並收今姑仍之

溫州經籍志卷之二十八終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八

嘉興嚴景商校
三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九

集部

別集類

瑞安 孫詒讓 編

明

趙氏 士楨 東事剩言

一卷 千頃堂書
未見

續草

一卷 千頃堂書
未見

陳氏 璠 石屋先生詩 汲古堂集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佚

何白序今人稱詩者無論五都之市即十家之聚亦不乏人莫不沾沾
家寶火齊而積珍木難標樹靈蛇而品目編虎首簡不必授之見解論
列不必見之精駁卒多游詞無規有頌以序求詩弗尋也以詩求人弗
得也茲道於是不競矣余自弱冠遊海內海內人士操詩者雲興霞蔚
類多標擻菁藻步趨時好即之非不雕績華縟於古法未有合也犁然
當於余心者抑何寥寥彼其驚於外境故不足於內天機淺人欲深其
不鶴於古宜也余鄉陳石屋先生少負清操授徒里中垂四十年幾令
華陰成市而玄散高勝之韻超然物表昔人所謂宅不彌畝而志忽九
州形居塵俗而心棲天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則先生其人也故其所
撰結多清華蕭曠語澗而不浮沈而有致境真趣遠出自胸臆不假議
擬即象天隨意匠有餘生動不置讀之如吸雪山酥酪如嚼哀梨瓊蕊

快當何如先生雖浮沈閩右乎吾知其誦於今而贏於來世也必矣若彼操技取償目前者以先生眠之直蟻蠅耳先生當不以此易彼居其實不居其華蓋先生得之柱下之旨云汲古堂集

胡汝寧雁山志四陳瑤號石屋儒士樂清人

道光樂清縣志八陳瑤少聰穎好山水所至有題詠稱石屋山人

項氏守祖潛蓬集乾隆溫州府志

佚

曼衍集乾隆溫州府志

佚

東甌詩存二十八項守祖字叔定永嘉人

項氏敬祖季輿稿乾隆溫州府志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二

何白項季輿傳項季輿名敬祖鄉先賢大參甌東先生孫為齋公之季

子也季輿少負跡地之才少年豪甚雅不喜以一非一壑自多乃攜妻

孥僦居金陵季輿名家子而又善詩賦投壺六博是以交知遍寓內類

皆有重名當世者在括蒼則李鐵城旭山何賓巖鄭崑巖諸公善在永

康則王衛尉左史伯仲善在蘭陰則胡元瑞父子相得甚驩在武林則

施虎泉李岫屢善在橋李則同宗項少溪墨林玄池善在金閩則周幼

海王百谷俞安期及三張諸人善嘗一再過甌園訪鳳洲麟洲二先生

二先生雅與季輿尊公為文字友深喜季輿能以詞翰世其家在金陵

則陳橫巖姚秋淵張白門邢惟山善時莆中方詠菴為水部郎雅詩豪

酒乃埒季輿及周鴈山諸君結白門社日以奇語險韻相角為快也里

中大老二谷四谷侯公賜谷王公皆季輿父執時引季輿為忘年交其

投贈寄懷諸作悉具季輿家集中汲古堂集

姚氏虛煥山居稿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乾隆

佚

東甌詩存二十九姚虛煥字龍文永嘉人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姚虛煥山居稿府志云永嘉張虛煥著而康熙

縣志作姚虛煥從之

案姚龍文亦何丹邨詩友汲古堂集十八壽姚龍文詩第一首

云詞林弱冠共論文跋尾飛揚總不羣名後入廚難借客禮先

一飯獨推君則龍文年長於丹邨又第二首云南皮賦客秦公

子北面門生漢小侯注龍文為壽寧侯西席是龍文又嘗為張

鶴齡館客東甌詩存二十八載邵青門讀姚龍文集有感詩云

曾記同傾老瓦盆品題今古語猶存土花時泣秋原鬼野草難

招夜月魂茅屋誰尋盧處士錦囊空惜李王孫淒涼莫抱千秋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三

根邨壑由來道自尊蓋龍文老於布衣也

何氏白汲古堂集列朝詩集丁集十五作汲古閣

二十八卷千頃堂書

存選學齋藏本乾隆

予往為何无咎序山雨閣詩大泌山房集十三作以吳越布衣中無輩

諸人口譁而大泌山房心服者半已无咎游楚登玄嶽諸賦記出讀者

服十九比无咎游秦覽百二山河按行諸塞文益富且奇於是是有汲古

堂集而後人大泌山房誦服以予言非妄予於古未深窺第以唐論唐

詩推李杜文推韓柳四君子皆六代後人也六代詩文纖靡俳偶風流

結習四百餘年李杜韓柳歸於大雅成一家言人知四君子之不受變

於大泌山房六代而大泌山房不知四君子之善用六代也詩文大指

有四端言事言情言景盡之矣六代而前三唐而後同此字由為

詩文者無此四字大泌山房集寧能外事理情景而大泌山房立言惟夫大泌山房此理與情有強造事與景有附會誇多闕妍於字句間而纖靡俳偶之病生焉四君子於六代得其蘊蓄采其精華詩去纖靡文去俳偶故臭腐化為神奇而笑罵皆成大泌山房集此十二字作撥亂反正文章無告無此四字詩宗李杜文宗韓柳其所損益因革擇之精守之不變故四君子超六代而無咎鍾武四君子以此夫李杜不足於文韓柳不足於詩無咎兼之又善用四君子者也或曰無咎以汲古名堂唐人足盡古陸士衡不云乎無不字字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弗故四君子掃除六代蹊徑於唐若大泌山房自為古無咎別立三唐間與於今若大泌山房自為古其致一耳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必不以予兩喜多溢美之言矣萬曆歲在乙卯大泌山人李維楨撰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四

永嘉何无咎先生別三十六年往矣百尺樓上客半已化作晨星獨无咎詩境文境氣吞千秋名走四裔真魯國之靈光陳留之耆舊也先生雅好奇游嘗賦兩京溯三楚高陽池畔天柱峯頭流杯尚旋題名未辭已而入滄關搜訪秦宮漢闕復從大將軍出獵沙磧中眼閃電光弓鳴霹靂擁紫貂裘噉蒲萄酒醉草軍書露布數十通名王解辦於前小隊擁歌於後洵豪舉矣歸而偃息於東渚之上草堂花嶼映帶林壑宵竹鏤而月淡曉松沈而霧黃笙發子晉之臺丹留宏景之窟芙蓉負屐雁瀑跳珠不以離落據之井竈役之則以勝情勝具收之異人異書享之將迎既謝簡傲日休鷗運殊勞龍臥乃適收視聽於以羊之境發鋒鏑於逐鹿之場屋住兩頭樹穿雙膝筵仲長樂志論詠謝朓驚人詩精麗沈雄迴絕時輩昔何萬倫養志衡門崙以簪述為業何子平敦厲名行暗室如接大賓小山兄弟都無宦情通夫衣冠悉復古製方之无咎非

特陰映東甌抑亦總持先覺之根難朽英彩羣飛可謂竹樹繞鐘球之音猿鶴披鶴鷺之色矣自來隱人游士蹊徑不同苦樂亦異彼談天驚地炙殺智囊絮言詭語沸於蝴蝶之鳴戀秣仰芻渴於牛馬之走不知荷蓀抱瓮者早倚一邱而睥睨之惟无咎早年悟道故晚歲得遂沈冥燕語鶯啼無非談道蠅言螳動即是教兒傳家積等身之書垂世有副山之草日與孝廉君父子相師文行相砥皆王謝後不死人也予終日垂幃讀易身如繭蛾無復飛動意今真汲古集一卷於案頭裹以異錦薰以名香覺大羅太玉與望衡對宇相似豈必紳野客青鞋從无咎為台蕩碧落之遊哉友弟陳繼儒頓首撰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五

公所云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又無好事者為之肩任以永其傳而致然歟何无咎先生汲古堂集二十八卷梓行甚久據陳眉公簡云汲古出自手選則此集為先生自定無疑而李本寧所序山雨閣詩原刻今已無傳意必并入此集矣第流傳未廣板已漫漶不全先君子嗜學古先嘗欲重刻而未暇也方今 聖天子追廣歌喜起之盛旨詩教廣厲學官一時揚扈風雅者開文選之樓慮無不家玉海而戶珠林選踰伏衡茅無能為役竊以為維桑維梓必恭敬止先生擅名隆萬閱觀其與王伯度書則其生平宗趣可知乃遺集具在使聽其日就湮沒承學者之恥也顧及今不廣其傳則亦與前所稱四百餘集者等因捐資重付梨棗自癸未仲春迄甲申孟夏而告竣匪敢自功抑目承先志耳至於詩家例有年譜先生既不自輯而亦無他紀載可以約略未免遺憾姑俟之博雅者時乾隆二十有九年歲在閏逢涪灘後

學高朝選謹識乾隆永嘉重刊本跋

曩余從繆蘭皋夫子遊同人相角藝者惟魯竹軒尤豪其為文不施羈勒則酷嗜鄉前輩何山人集山人者明隆萬時何无咎先生也有汲古

閣案當集詩二十二卷附以襍著六卷竹軒語余云汲古詩有雄視一代之概特吾甌地僻瀕海而山人又不求榮達其時於鱗元美強臺獨

上迭主齊盟脫以山人出而馳驟其閒當亦如蘇長公視山谷為畏友

也子驛其言戊寅子應薦北上需次京邸憶竹軒語索山人集閱之不

得走而覓諸坊閒惟長州歸愚叟選前明別裁詩錄七律一章非其至

者客歲聞先慈訃旬旬歸同人來唁余詢及竹軒曰以之矣為不憚者

累日偶於中表鄭春潭家晤其戚董君滙川問竹軒家世暨嗣君曰竹

軒子名振彬年甫就傅在家校山人集梓之余曰異哉何其有乃父風

也曰非也迺竹軒志耳竹軒以不能就有司繩尺援例貢成均棄舉業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六

而耽於詩時手山人集諷詠不輟柰其板漫漶擬出藁金再鈔之以未

獲善本而沒彌留時屬其子曰汝克承我志我無憾也振彬乃商之子

予亦樂憇愚之為蒐善本訂其舛補其以倩人繕寫之而付之剞劂氏

今將告竣矣先生為竹軒友盍一言余曰余何言山人之集萌祗風騷

履禁前代足與李王諸公抗衡余譚陋不敢知亦不敢言言者特我竹

軒志焉耳我甌詩學盛於南宋四靈傑出於范陸尤楊外別豎一幟今

讀清苑齋芳蘭軒葦碧軒二薇亭諸詩鈔寥寥爾詎當時惜墨如金以

少許勝人多許耶抑去古遠風雨蝕之兵燹殘之第留此吉光片羽耶

竹軒有見於此嗜之篤故不覺慮之深也且我又幸振彬之善承志也

蓋若翁一生瓣香之所在亦可因之而不泯焉竹軒其不亾矣乎承董

君命敢以一言弁首道光十六年歲次丙申夏五王錫瓚侯氏撰

承嘉重印本序

白自序武陵楊脩齡侍御巡鹽至甌索平日著作令縣尹莊以鹽法羨金刻之凡二十八卷名汲古堂集續稿稱是咸豐樂清縣志八

靜志居詩話汲古堂集原亦出於七子頗與俞羨長相近明詩綜六十三

案丹邱何處士白雍正浙江通志隱逸傳乾隆溫州府志咸豐

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管汲古堂集凡詩一千五百單二

篇雜文一百一十篇其詩才華富麗雖師法李何而尚無摹擬

膚廓之弊且其生平遊跡徧天下所與酬酢如王世貞胡應麟

梅鼎祚俞安期王穉登諸人多一時勝流晚年歸隱梅嶼以詩

酒終老故其意境超曠亦無明季山人猥蕪之習集中與王伯

度書論有明一代詩派謂高季迪楊孟載劉伯溫徐幼文諸子

無不矩矱全唐獨運胸臆近體不無中晚纖弱之調尚沿元季

餘風至北地信陽擱然爭雄斯道為之一振何李骨力雖較矯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七

勁究其深詣未必遠勝高楊諸子嘉隆之際作者七人嗣後宗

派既襍秀流潰出弇州主大直欲體具百家包括今古或云太

貴富瞻詞多填寶求其風雅相宣情境互暢較之唐人有閒矣

濟南以高華際曉取勝第語過清空意少變化一時羣賢附

靡然從風無不速肖於是詞家徒知厭薄標剝輩又漫不知宗

旨所在乃各立壇坫務標一幟此道不復歸一無論古法即何

李宗派亦不可續矣然則丹邱論詩固非專宗七子者

續集

闕樂清董氏

山雨閣詩李維楨汲古堂集敘。乾隆溫州府志二。李維楨汲古堂集敘。乾隆溫州府志二。並作烟雨閣集

未見

李維楨何无咎詩序今山人稱詩者所在不乏余或不識其人即識其

人或故爲博士弟子員或入太學上舍於山人名義不類而交遊中若
吳人王承父葉茂長曹子念方仲美俞羨長皆布衣崛起無所因藉稱
山殊富而又皆善詩以爲吳多才天下寡一晚得永嘉何无咎其爲山
人與五君同而詩奄有五君之勝余讀之竟日而後卒業乃大歎咤曰
子越人何子之詩之似越也方越棲於會稽至迫阨矣而卒能沼吳而
有之子之身貌中人耳濱於東海之陂而青逼之與同階擱然起而與
吳作者爭雄其英槩同也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田野闢府倉實居有
三年之食而後能舉事于上下今古三百篇之溫厚和平難騷之悽惻
篤志兩京之渾樸建安之高華六朝之工麗唐人之秀朗靡不饜飮而
枕藉之於以發之觚翰銳若干將豔若館娃瓌異若金閨殿賑若長洲
之苑峻拔浩瀚若洞庭太湖之深其蓄積同也越早朝宴罷臥薪嘗
膽填左闔以土側席坐而不掃其趨時猶救火追凶人蹶而赴之唯恐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八

不及于之爲詩也自爲童子而已極力篆刻鑽研晝夜忘寢食冬夏忘
爐扇妻子忘饑寒九天之上六合之外何所不馳騫焉魂恍惚而若亡
體疲薶而如楫其刻厲同也越將有事於吳三徙舍五布令而斬有罪
以狗汰其筋力不勝甲兵志行不足行命者而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
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故衡行江表莫能與抗子之詩氣不欲
沈格不欲卑語不欲凡韻不欲乖大小不奪倫始終不錯度繁而有法
逸而有制大歷以下卻屏而不得御其精整同也子誠越人哉何詩之
似越也而容有爲吳左袒者曰君奚隆於越夫吳五君亦勦敵矣承父
天才絕出超忽飛動不可端倪子念茂長與象風神格調音律種種具
足仲美好深沈之思調若方而意則圓景若淡而致實濃羨長閱大雄
奇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是甯易與耶余曰不然无咎善用吳者也吳
自昇州集詩道之大成而諸君羽翼之諸君於无咎禮一飯加茂長者

業已爲古人矣无咎年甫三十日力暇給而柯則不遠五言古風不茂
長七言歌行不承父五七言近體不子念仲美羨長律不羨長必不以其
樸示人宜五君之爲无咎有也夫不聞孫承祐之宴客乎一旦而得西
粟東蝦魚南蟪蛄北紅羊小有四海矣就山人而論无咎之奄有吳亦
猶是也吳何病越客則又起而謀曰越亦大矣無論他郡永嘉不腆山
人而稱詩有康裕卿洪從周亦君之所知也奚隆於无咎余曰不然永
嘉美山水以謝康樂之篤嗜爲守且久遊徧諸邑所至爲詩詠而鴈蕩
不與焉懷素亦言自古圖牒未嘗齒及鴈蕩蕩晚出而名踞永嘉諸
山水上凡物之成名也先後各有時安得謂古人必勝今人今人必遜
古人耶客唯唯无咎避席而謝曰先生過譽白白何足以當諸君請得
舉狗馬之力從事於斯以無負先生今日之言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九

案山雨閣詩蓋丹邱少年所定詩集汲古堂集二十七卷鄒吏
部季如書云辱索近稿繕寫未遑謹以淮肥拙刻一種呈上不
知卽此集否舊府縣志作煙雨閣集誤汲古堂集三
榆中草 湯成烈編 文徵十四

未見

鄭汝璧序永嘉何无咎善詩而不有其詩詩膾炙人口紙爲貴而无咎
自眎欲然人齒及其詩輒遜謝何有也曰余方逃虛而未能爲虛安所
事此謂余乎一日余邀至榆林索全稿付劇氏固弗許然時爲詩得若
千首靡不雄渾奇麗駿駁風雅余爲梓焉非其意也余卒業而歎焉夫
詩道性情虛也而境實以虛傳實實亦虛爾百察號而冷然濟也風於
何有三百篇開出於巷譚閨詠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歷千億禩而可釋
思則實以虛承耳世人藻繪其詞卽意得色滿以有徇之而莫覺亦未

審於虛之妙矣无咎能詩而中虛不自有其詩所謂進於技者非耶余不能詩而閒為詩无咎輒賞之從與災棗余亦聽之夫聽之者以為非詩而不有焉者也其致一也余游倦矣足跡大半天下它無論論潮之東偏永嘉清淑九斗二鴈孤嶼之勝甲於寰中即下邑仙都碧水丹山奇峭自謂過之无咎歸余且取次往相與結方外之緣花晨月夕其有言耶無言耶所不敢知而實際於虛以毋忘今日之盟則願與无咎勸之爾矣因題數語簡端證之它日續雲文

案道光樂清縣志人物傳引丹邱自敘稱膺縉雲鄭崑巖中丞聘校山庠堂全集鄭開府榆林與四明金伯庚同修榆志暇則校獵大磧中刺肥割鮮極燕集之盛以汲古堂集攷之蓋萬曆甲辰閒事榆林草即其時所作鄭刊本今未見其詩散見汲古堂集各卷蓋編定時已全部收入矣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十

柯氏 歌宜室集汲古堂續集

未見

何白序余少孤露年十六七輒能操筆為詩歌刻燭累千餘言淋漓自喜所稱畏友者則必歸之茂倩茂倩髫髻負絕世之姿天慧夙成時里中諸子集為詩社茂倩閒出一篇奇語輒驚人余每為之心折退然自廢余既自傷士懣軻失職徒託詩酒洗腆以自豪適足取譏流俗耳乃為書規切以抵茂倩若謂居今之世不從制科肄業以自媒即抱屈宋淵雲之才冀以逢世難矣以君之才亦將託詩酒以為豪耶且母氏在堂願非祿養無以佐太夫人歡茂倩憮然悟即下帷覃精時義而義輒工每試冠多士時大梁劉公以侍御史出守東甌雅好士引君為上賓政暇則賦詩為樂嗣晉江陳公寵禮尤異敦請入郡問命二子北面受經時時為太夫人具甘膾君日有餘替以十五課經義十三修古文辭

邵使者與郡守相有揆結必得君言而後稱善君屢赴棘闈輒罷歸今且貢澤宮駸駸及艾矣乃哀其前後所著詩若文將授嗣氏函以示余曰昔人有言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使我不矻矻窮年作老博士庸詎知不與子齊軫並驅角逐中原以割千秋之聲乎曩規我能受子之規而不能譬子之望今所就止是子幸為我序之子卒業樂府渾質清道上邇漢魏以逮六季閒記時事綜以古辭居然太上風謠古選清栗倩蔚出入黃初永徽之際純如也歌行近體豪蕩奔放高華巨麗絕句翩翩風致置之青蓮江寧未易甲乙古賦則潘陸之亞襍著取材既博摘藻特精固已苞括眾美力追作者之奧已余精日銷凶所著不逮茂倩遠甚則退然自廢如故也頃今上闕門攬雋超格用人君抱素蘊入對大廷則金馬石渠之列若取諸寄昔公孫弘以晚遇主而身都卿相矧君年力方壯持梁齒肥茲其時哉若然則余請得為鄒長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十一

倩卒寄書以為君規竊附古人窮交之誼君將無脫粟而飯餉故人耶

茂倩為輟然遂錄其語以為引汲古堂續集

東甌詩存二十六柯榮宇茂倩永嘉人著有歌宜室集

甌乘補六望江樓甌劉郡伯建據一郡之勝柯茂倩集詩云南國棠陰

幾樹秋里人猶說舊諸侯風流何處留遺跡一帶清江數倚樓原注柯榮歌宜室按郡伯為誰集中又不載其名維時溫太守有劉芳譽或即其人與否俟考

謝康樂舊遊處臺榭無復存者張比部為構水亭疏流累石

遍植花木有小臺前對華蓋山城內外綠墅清流盡入目中柯茂倩有

遊謝池亭臺寄張比部詩序按比部為誰集中亦不載其名

呂氏 仲璞 碧澄閣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北游集汲古堂續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集作草

供

河白敘昆陽當宋季則有太學林德陽先生以詩倡東南先生宋之遺
臣故其所感忠憤侘僚細思則極九歌之悲激取格則體三唐之委婉
越三百餘年則有吾友元輝呂君按武而興若且暮遇之也元輝弱冠
游太學聲藉藉於六館開家木素封心遊物表不以溫蠖嬰懷乃於邑
之東偏構碧澗閣挂葛嶺於簷楹浮湖光於几席釣磯曲廊出沒點綴
於烟波中元輝日下帷筒飲醕酣發於篇章類皆瞻蔚玄暢清真境與
趣融物隨心會妙詣開元大厯之奧以吉劉駕部業已爲序而傳之通
都茲北遊集則元輝以今上改元之歲浪拽北征憑軾金陵以達燕邸
登高弔古感慨興懷一以寓之篇咏不無勃鬱牢騷慷慨悲歌之氣譬
若四時之序春華秋實相嬗於前景以時遷聲亦係之者矣夫元輝生
當休明之代含毫揆藻亦足以備柏梁登歌之副顧時無揚意遂令咫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士

尺天門不得一發明主凌雲之嘆識者或惜其才而傷其遇雖然當漢
方事匈奴下式輸財助邊卒能馴致公孤顯名當時及至封禪終以不
文見貶今以元輝脉之直一頁豎子耳然元輝 篇具在未能上邈

至若氣挾風霜音諧金石與德陽分路揚燕未易軒輊則元輝所得
不已多乎余固不能窺元輝謬爲元輝所推敢爲論列如此不識元輝
以爲然否汲古堂

邵氏建章維寶堂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八〇東賦詩存二十八作詩集

未見

何白序余弱冠稱詩竊自幸與吾友邵少文生同時居同里聚首歡暱
靡間也垂五十年少文奪於功令者十三余奪於旅食者亦十三閒晤
輒亟索所爲詩一再諷未嘗不氣索歸發吾篋直土苴耳已又恃其勝
氣思一當壇坫往往得自奪以濟其嫺是則少文夾持之力居多少文

少具異質於書無不讀聲詩之道尤入玄解跡其所撰結五言古選匠
神建安游颺之什時時闌入顏謝七言歌行若飲馬長城脫鞋從軍流
螢諸作足與子安延清分路揚鑣若徵兵行雙虬歌送余之榆林鴻門
蒼歷悲壯杜拾遺岑嘉州兼長矣諸體各臻妙境尤令人莫可窺測顧
少文久困諸生生長一隅高簡骯髒雅不善游即聞少文名欲亟索少
文詩了不可得余屢諷少文龍泉太阿貫斗燭天世稱茂先誰耶安能
必俟異代子雲少文則道然弗屑也李太史本寧偶見半石齋稿亟爲
序其端而傳之少文絕不以示人蓋其韜耀不炫如此茲少文兩甥某
私以授梓題曰維寶堂集諸詩具在當知余語不佞矣慎江文徵二十八
劉康社邵少文詩序吾友邵少文奇雅特立人也頽然人中沈思遐想
口角哦聲一縷欲絕與人不相接接之而非神契所向雖華靡人猶不
以接也然而無刻厲怒張之氣一與神投捉臂傾倒經史仙佛之旨風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士

騷山水之趣洞抉靈秘振落吻齒不復期期艾艾鬚眉襟袂皆餘潤拂
人矣其於詩也亦爾少文成諸生即厭諸生胸中萬卷書情鎔性冶悉
歸之於詩夫古本選律本唐不謂少文不稟於是而采摭入之肺腑出
之語必典事必愜韻必諧清綺圓潤真至調馴如西子湖中雖非溟渤
動搖天倪神靈并搖三山之洶怒而春林朝霽秋月孤懸林鳥一聲水
面殺起絃桃縹李荷香桂馥視聽無主兀傲光氣中可仍謂人閒境乎
故恆謂少文詩絕似大家選唐詩无咎不謂然也以少文五七言古有
直逼選體者唐人不能籠也夫台符千古正以其大者耳一二迂順何
足以判合圭璋哉无咎首有少文亦意發矣噫少文特立人也今其年
踰達夫詩成之日無幾而五十年來操觚之士無不與神交席接者然
少文不步趨借之也其前者競爲歷下婁江之重儻傳寫八代三唐之
似而不自叩其性靈少文詩在其中偷笑戚歎舉體皆真不爲乾啼溼

哭錯足傷體今也盡背八代三唐之矩卽真合者亦諱避之而市諛塗
詈攘臂以趨少文詩在其中絲諸肉叶芳蘭竟體漢官威儀見者喜以
泣矣昔景山大雅奢於建安而儉於景龍時變而持操不變故爾少文
大雅正如是乎千秋之後有築臺以蒐明詩者必少文卓然自爲一家
詩慎江文徵

東歐詩存二十八邵建章字少文號青門永嘉諸生著有維寶堂詩集

案邵青門詩最爲何丹邱所推今所傳汲古堂集中廣和之作
甚鏗丹邱所敘維寶堂集則未見傳本惟東歐詩存載其詩四
十三篇然何敘中所述七言歌行諸篇則並無存者可惜也何
敘又稱青門詩本名半石齋稿李本寧爲之敘今檢大泌山房
集未見所未詳也

王氏至言笙鶴軒詩集東歐詩存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古

笙鶴軒雜著大泌山房

佚

李維楨序永嘉王氏閱冠雲霄而優者龍鳳爲昭文文學余見其時
義古文辭無不合作然觚墨士流猶可庶幾至於襍著則學識過人遠
矣其論人事惜季札不踐兄弟繼立之約病下和獻玉躁進辱身寺人
孟子爲詩自名不欲使人受疑似嫁禍范少伯爲有道之士淮陰侯誤
蒯通邪謀殺歷下已降卒受陰報以反誅平津侯爲救時相未可盡非
直信侯不能知同舍郎失定交信友之道諸葛孔明獨以關壯繆與呂
蒙相持不爲後繼又失於馬謖姜維蓋按據事理不隨人口吻軒輕其
論學術則以老子與吾儒相出入特其憤世疾俗詞或有過而以申韓
之刑名蘇張之捭闔與養生服食家所附會皆失老子初指論王文成

良知之說本於孟子識其體而瞬養息存虛明寂照晝夜如一內外兩
忘足以括攝老之玄釋之覺而超乎涅槃常樂化形而仙之上士不必
諱好名春秋衰賤非名而何是厲世之術也至於戒忌崇謙美許武之
友兄弟楊伯起以清白吏貽子孫范希文義田蘇子瞻還宅乃其家法
世德同符古人所服習殆非一日謂桑國僑鐵硯志士當如是謂韓昌
黎原本六經創以己意扶衰濟弱有功於文事爲大是則昭文所自道
而其學識遠過人有由然矣其自敘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
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欲行者著明之夫昭文年與志俱未艾苟有
用我執是以往耳易之潛龍曰君子學以聚之日可見之行也見龍在
田時舍也然而天下文明在焉昭文勛哉潛見可無論已大泌山房

論草

一卷歐乘補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五

歐乘補十二論草一卷湯睡菴序王昭文著

李維楨寧國郡丞王公墓表公名光蘊子男五人長至言廩生入太學

大泌山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王光蘊子至言萬厯庚子副榜以纂修玉牒授太

常典簿

東歐詩存二十七王至言字昭文叔果孫萬厯副貢任太常典簿著有

笙鶴軒詩集

案王昭文笙鶴軒雜著據李本寧敘蓋皆論古之文歐乘補所

載論草疑卽襍著之一種今並散佚惟平津侯寺人孟子季札

三論見周氏慎江文徵五十三餘則不可攷矣

劉氏思祖之采山房集東歐詩存

東甌詩存二十七劉思祖字長孫永嘉人任江西參將嘗有之采山房集

案何丹邨汲古堂集有送劉長孫都閩之官南昌詩十又有送劉長孫將軍守備三江序三稱長孫為劉將軍恆山先生子無效 署年有異質日記萬言既勝冠襲爵服世官藻思閑贈綽有父風泊從事主衛家則衛事效主芻粟則漕事效當事薦剡屢上遂擢楚三江守備則長孫蓋詩人而為武官者亦劉揮使懋功之流亞也

金氏 錫敦 大若山房詩稿 東甌詩存二十八

東甌詩存二十八金錫敦字師厚永嘉人嘗有大若山房詩稿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六

案金錫敦事跡別無所見東甌詩存二十八錄其詩有送項懋德副使之廣西懋德項維瞻字詳卷九高消縣志送劉以吉駕部北上以吉劉同劉長孫舟宿江心寺非永嘉孤嶼時將抵錢塘諸作當為萬麻天啟聞人也

蔡氏 汝修 函虛齋近稿 東甌詩存二十四○嘉慶

伏

東甌詩存二十四蔡汝修字德瑞安人諸生嘗有函虛齋近稿

案蔡汝修事跡無攷東甌詩存所錄詩有送秦慎齋契丈膺薦北上慎齋秦激別號萬麻歲貢詳卷十一瑞安縣志備遺下及利市仙圖為中白王丈題中白王冠字詳卷十三洲課條例下諸作則亦天啟以前人也

王氏 明揚 榆枋草

一冊 王祚昌珠 樹堂集一

未見

子祚昌書後右先子榆枋詩草一冊始於萬厯戊寅時二十四歲也編年或存或缺蓋散佚者多矣悟真寺書舍龍晉朱氏墓廬為先子讀書處蘆江及鹿芝書屋則二三千所從問業也鹿芝書屋祚昌偕伯兒侍側其在蘆江時尙幼曾有詩助祚昌兄弟憶起語云我去課人兒我兒誰與課永夜自思之輾轉不能臥自今讀之方知其語之切也乃并其簡失去趙簡子之棄而不錄殆其謂乎先子於古文詞好李于鱗王弼州諸家作法於詩獨不好王李以為詩者我之志我之學我之時與遇存焉有不可以倣古得者嘗書卷首云潘邠老有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炤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是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是也余竊以字字活則字字響故先子之詩其音清以越其氣爽以卓其旨近而遠其體雅而風其法正而游於自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七

然至無字不活無字不響則尤其大凡也然而讀先子詩者又不當獨論詩先子當萬厯初載海宇靈謠音厚力強不一刻念補綴鴻業鼓吹休明之志故其詩曰翩翩南陌已鳴珂及其屢蹶武陵際違初志則引命自安嘗慨然諷白樂天為龍未必勝為魚語以自慰故其詩曰天池亦恐難為水讀書談道樂以忘貧故其詩曰明朝行拾穗甘與野人羣信步聽天不尤不怨故其詩曰整理秧田日來曛見利思義一介不苟故其詩曰千里毫釐只此岐體萬物痛 無我故其詩曰萬井同時一碧懸又曰乾坤胞與意豈我獨 然若夫瑟御寫幽閑周南之旨也吁嗟藐爾雀曷以珠彈之夢草句也喜看桃李長新陰籍之有威也碧時清流管簾成霸情深一隙駒河汾之教也八平其處鎮善下猶龍氏遺旨乎望川亭其飲泉知源乎感物咏走馬鐘也其獻賦不偶乎君即不知情欲盡孤鴻切慕哀朔風黯淡天一摧靡靡濁世盡錐刀其友誼乎

天地神明未可瞞其有感於育才館之一碼乎其心跡光明犯而不校者乎人倫大端哀樂正旨感時託物正容罕譬則無詩非趨庭之訓焉至於孺慕之誠永言之思有步吟漸謝雪清夢入慈闈荆花映彩斑百歲並潘輿等句而梅隴瞻謁詩無歲不見此猶終身如一日者乎王子癸丑悉病瘡時作讀之無一雉噫聲嘗云何如椒山廷杖時於時手錄王陽明先生語及朱子晚年定論等書以自娛嘗稱陽明先生與門人云病物亦難格以為至鈔蓋先子斯時於天根月窟青山綠樹之旨證悟深矣一輪明月印蒼苔豈非徹上徹下有始有卒語乎詩草嚮名榆枋至病中書懷詩結句云扶起榆枋聽鶉秋復特作七圈 絕筆然者嗚呼乃遂成逍遙杖歌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祚昌闡述先子易學於永嘉荷華池院以澤日歸簡易彙纂駢蟲蝕不可復讀敬重錄一冊將時覽焉以見先子之志亦庶幾愜然如聞寤嘆之聲云爾如日退而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六

學詩痛已晚矣 珠樹堂集

周氏 一奎 據梧齋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陳氏 謙壽 半隱齋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少南詩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林氏 宗志 覆瓿集 東甌詩存二十七

伏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萬麻歲貢林宗志處州教授

東甌詩存二十七林宗志字學海永嘉人萬麻歲貢官處州教授有覆瓿集

應氏 德成 怡真堂文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伏

怡真堂居越山人踦履詩稿

一冊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作踦履集今從鈔本

闕

周氏 文美 周才甫詩集

伏

甌中紀逸康裕卿同時布衣有張昂洪孝先周才甫俱以詩名俱有集

乾隆溫州府志三十

東甌詩存二十五周文美字才甫號雁川永嘉人

案周文美為何丹邨詩社中人汲古堂集所載唱和詩甚多慎

江詩紀載王世貞黃姬水並有贈詩 王詩在卷三 黃詩在卷四 蓋亦萬麻天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七

啟開詩人也

黃氏 國信 拙述集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題黃信誤

伏

合缶齋集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題黃信誤

伏

東甌詩存二十七黃國信字道元永嘉人

案黃道元事跡舊府縣志無攷惟萬麻溫州府志卷尚載同纂

人姓名有儒士黃國信當即道元也

陳氏 應聘 半寰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府志二十 並作中寰集

伏

萃山集 東甌詩存二十七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萃作萃

伏

案陳處士應聘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有傳
陳氏立政 無聲弦詩集東隱詩存二十七

佚

東顧詩存二十七陳立政字廷益永嘉人天啟丁卯舉人著有無聲弦詩集

張氏中美 饑驅草慎江文徵 三十八

佚

陳立政序饑之一字乃彼蒼從膏梁醉夢外特簡以旌吾輩者非其人不可倖得即得之弗能守也古來善饑者指不勝屈乃若柔臚蓬樞并日而食披裘帶索拾穗未充以至絕吭禁寒食之煙僵臥閉元日之戶要皆獨立孤往仰副天心淺人不悟去之惟恐不速豈知饑者有骨性有器量又有學問足當此數語惟陶處士一人而已吾友張汝闇兄讀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三

其乞食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躍然撫掌以為千秋同志遂取以名其近詩夫汝闇非饑者也而能為饑荷鋤沼圃抱甕灌園悠然有山氣夕佳飛鳥與還之意素與同社董虞雲為貧賤交及虞雲守濱州馳書見招謂昔我之饑君也同非我莫有饑君之饑者也今濱之饑我也獨非君莫有饑我之饑者也汝闇擲簡欣然就道余壯其行作長句以送之非壯其為饑所驅也壯其能驅而之饑也以近所聞太山之傷日脯人肝千里一望青煙斷炊白骨撐野此何世界而裏埃嚼風遠入鳩鵲之國抵渤海未匝月太守以設糜給饑者觸穢染病遂不治百緒孔結上官之傲如雨如星下走之呼如蚊如蚋能以隻勞獨瘁左支右吾又復崇祀荒原歸櫬險道嗟乎虞雲饑渤海之饑雖為若敖猶祀也汝闇饑虞雲之饑以視古素車白馬之誼殆將過焉余愧之余愧之蓋惟其篤摯堅忍其骨性然疏遠曠爽其氣量然而優閒鎮定其學問又然

非汝闇何敢為饑所驅饑亦不屑驅之矣若夫生平癖嗜山水雙屐所經幾半寰宇著有蔽席軒游草何无咎先生亟加稱賞為敘次其簡首甚詳茲余所贅論特其自題饑驅一什試觀贈會諸篇泊與以友與秦臺放歌字字血淚使饌玉炊金人讀之不解正使啜藜含餽人讀之亦復不解安得起柴桑先生為誦才華不隱世之句殷勤投我汝闇於以昌大其詩名一券天心俾海內同饑者有所恃以無恐也哉慎江文徵

佚

案張汝闇事跡舊府縣志無攷陳氏饑驅草敘稱蔽席軒游草何无咎嘗為敘次其簡首今所傳汲古堂集亦未見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三

案陳鳴贊鳴鳳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有傳
王氏至充 竹居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自怡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王太學至充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馬氏一騰 南詢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吳氏鳳起 世篤忠貞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吳鳳起寶秀子父以拒璫罹禍而起亦以拂闔罷職後先濟美鄉里榮之有世篤忠貞集都憲易應昌為之序

案吳員外鳳起乾隆溫州府志介節傳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周氏宗璧隨緣集干頃堂書目二十七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周宗碧撰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明崇禎癸酉舉人周宗璧永嘉人工部主事

劉氏士焜劉孝廉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文餘慎江文徵三十九

佚

自序劉生自言其詩曰此吾文之餘也而吾公車文之餘也夫劉生得已乎哉既肆其才矣而又東之既束其才矣而又不能不肆之如劉生者得已乎哉哀近所作五七言諸體為一帙名之曰文餘而以小賦數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九

首及他有韻之文附焉慎江文徵三十九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張日永詩集

張氏賜和熊堂集東風詩存二十七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張日永詩集

佚

海上草乾隆溫州府志十九

佚

渡江詩乾隆溫州府志十九

佚

劉士焜張日永詩序日永以詩自豪余耳其名於十年前乃今得讀其詩交其人星懸箕箒亦辨亦俠日永生處大海之東復東蛟蠃所窟宅島夷所凌軼雕戈組甲樓船鼙鼓靡日不庸家故功臣萬戶雖食貧其耳目聞見足以觸胸中貞悍古傲之氣以故詩才獨壯於公車業直以餘力赴之若余則發憤著書求自見於世者然余做裝多日永十年日

永胤得蒙名矣日永益豪余益憤斯則余之為余夫慎江文徵三十九

東風詩存三十張賜咏字日永樂清人善有和熊堂集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明樂清縣辟用張賜薦舉授中書舍人負氣節能詩有和熊堂集海上草渡江詩諸刻 二十七張日永詩集永嘉人

見劉菴集按日永樂清人此不

劉氏宗重梅花墅集初菴集選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劉彝伯

李象坤序梅花墅者予友劉受韜嗣君彝伯哀其詩若文而頌之也受

韜君湛深經術僅一舉於鄉化去有梅花如我我如梅之句彝伯以遷

鼎年青其於不堪賈哈緣領奉母氏屏居荒村梅塢中於是有斯製予

讀之冷香寒玉毫不稜稜桃豔李色洵匪梅弗肖也花鄉一記掩前人

醉睡兩篇海棠至昌州而香號海棠香國花事如許那得不以鄉名吾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九

老是鄉矣不更覓中山干日酒栩栩作華胥遊也然彝伯年甫弱冠和

陶諸詩似太早憶予交受韜君時偶手錄五柳先生泊貧士傳君呵

斥謂不祥今則宜然耶彝伯早悟前予十年然實非彝伯應有予向往

在十年前今始同彝伯嚼冰雪梅花招折腰令而揖之噫嘻安得起受

韜君於芙蓉城一訊梅花真消息集初菴

東風詩存二十九劉宗重字彝伯永嘉人

鄒氏寅鄒公亮詩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公作雲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鄒寅能詩善奕嘗白壽有云苦吟未免通詩債賣

藥差能辨酒錢易白樓中丞論永嘉與之听夕倡和所著詩多散佚聞

有藏其稿者

案鄒處士寅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方伎傳並有傳其

字東甌詩存三十作雲亮府縣志方伎傳作公亮府志經籍門
又作雲亮利菴集選有玉娘歌為鄭公亮作則府縣志方伎傳
得之今據改正

陳氏 一球 松石亭集乾隆溫州府志

佚

施元孚陳蝶菴傳一球為人義俠以氣節自許願數奇不偶者二十餘
年半騷之氣發為詩歌及蝴蝶夢松石亭諸篇感憤解悟一時併集令
讀者欲哭欲笑釋未

孫氏 林 安攘三策乾隆永嘉縣志

佚

越吟草汲古堂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書

何白序吾黨孫太室先生弱齡治科業負雋異聲鴻藻鋒穎之燄若可
攝千百步之外讀之令人人自廢屢試省棘輒報罷開有先鳴者咸以
前蹤去華為媿為之扼腕不自得乃先生益發憤於五經外盡抽異書
逸典靡所不淹綜融為古文賦沈雄儁朗凌轢三唐而軼晉魏踰壯寶
於王庭流覽上都登高弔古感事興懷一發於詩及調選人司鐸於越
先生喟然曰昔子長上會稽探禹穴或謂得遊之助而況余奄有大越
環百里內長川大谷皆效靈吾几席之下寧有不足吾所耶及之越郡
諸名士橫經談藝暇共相討苑委石匱金簡玉書之藏聞尋吼山蘭亭
諸勝皆破之詞章擬金戛石與千巖萬壑競秀爭奇庚午之後以學使
者薦入閣格於博士真乙榜以先生東箭之勁可洞七札而貫重鎧乃
竟細於魯縞使歐冶神物不賞於風胡夷光絕代不登於響屨豈非干
古之慨哉夫古者擅後之門闢蒐賢之塗廣士不以一技名比術以科

目士不繇斯而登即才可揆天法必程古固無可而託足也然先生神

凝氣足頓顛駭雅之場為日既久使之得時而駕雍容侍從之班頰仰

論思之地高文大冊淹不腐毫飛檄勒銘捷可磨盾豈不足以補徽昌

明之代而乃淹於掌故浮沈下寮寧不重可惜耶昔君家明復教授泰

山而相國富公范公交薦於朝講幄賜緋遂極師儒之選茲當聖主右

文宰執翹材之日寧無泣血相明獨任其責者乎余姑序其大都且幾

幾以埃之耳汲古堂

王氏 至彪 今對草華粵樓集草作

二卷

關 永嘉王氏錄本

周天錫序積石先生所作詩若干卷名曰玄對誌志也余既竟讀則拜
手序曰詩曷為宗唐也曰宗其體也唐以詩賦選士舉天下之崎才異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書

智鉅肝剝腎於其中如射之赴的木之就繩上而朝廟宮庭之什下而
邊塞閭閻之吟音必諧句必鍊體格必峻整詞旨必明豈匪是非詩也
舍是弗學也宋元毋論弘正開信陽北郡樹騷壇赤幟嗣而七子代興
蜚葩振藻號稱極盛自竟陵出務為幽深孤峭之調時流靡然從之詩
以大變近虞山持論則又俎豆高楊冕弁劉宋推為渾融博大卑鄙以
下為不足道華亭又起而非之豈非時屢易而矩矱自尊世遞遷而高
曾彌重乎先生之詩前後一準於唐而靈心巧手獨出鱗輔清遠似錢
婉傳似章描寫情景似摩詰至瞻懷宗國悼歎家園又與杜陵天寶諸
作同其沈痛蓋思致盡而詩之能事亦於是盡矣議者以攬擷既多酬
應亦費閒有字句之累猶之索騷賦於一毛別鸞鳳以片羽要不足為
先生病也先生曠才續學富厚無所搜塵空無所矜俯仰天光湛然自
得寄興遙而託志遠豈區區詞章之末足測其涯涘哉西閣之役先生

已得復失乃風塵潦倒垂四十年迄以詩豪海內造物若厄之而實昌
之固在此不在彼也華勢樓集原題各對集序
京師詩存二十八王至彪字文虎號積石永嘉人崇禎戊辰選貢授南
平令

案王文虎為西華副使賜谷參政族孫明季遜跡不仕齋志而
終卒對草二卷永嘉王氏有寫本凡詩一百四十篇東甌詩存
選文虎詩十一篇其晤與菜姬送楊雨公之任惠陽兼訊與菜
姪五日過虎邸三詩錄本並不存周榜菴華勢樓集有此集敘
此亦無之疑尙有缺佚也文虎詩多黍離麥秀之感雖選詞屬
語不事彫琢而古直悲涼自足規其志節同時樂清章陟瞻一
焯恭毅公繪裔孫乾隆溫州府志忠臣傳並有傳甲申國變後以不肖雜
髮沈水死舊志以有所諱而不敢詳此集下有輓詩十章繫以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美

小敘載其殉節始末甚悉則又足補地志之荒略不廛書以人
重也

鄭氏 西爽齋稿汲古堂續集

佚

何白序昔楊子雲稱相如賦神化所至不從人聞來一經一緯包括天
地則詩與賦顧非迥薄千秋凌轅百代綜覈名物未易遊其藩也夫以
太白天才神逸猶假林棲十稔下帷覃精而後橫絕當代今人朝事吾
伊夕希撰結契接唾餘剝剝鉅釘輒譔然欲據苑尤席徒滋自欺而
已鄭君可貞石隱陽湖之上閉戶讀書垂二十年銜漱羣籍秀攻六書
久之腹笥既奧意象益融發為詩文標勝撮奇深詣獨創未嘗以一語
寄人籬廡下故文成一家詩具眾體類精鍊新警蕙幽玄當其運思
沈摯兀若拘株以雪車冰柱為清寒以月脇天心為神巧風期清暢高

操幽貞乃與季輿項君雅協隱志連衡對宇余家亦僅隔數十百武余
每相過可貞必先澆濁醪次擷菜甲相與箕踞長泉間清言竟日倦倦
乎世外之致余每笑曰此事事可傳入高士逸民第世之良史如蔚宗
士安輩耳可貞尤耐居貧環堵晏如羹藜飢糗若終身焉比以金吾鄭
次公聘書三至次公為左司馬昆嚴公仲子也淵博善辭令夙與可貞
有車笠之盟可貞強起一應之瀕行以所著題曰西爽齋詩命余曰曹
臨淄有言後世誰復相知定吾文者子盍為我序其大都余曰往太白
初至長安賀知章一見絕嘆以謫仙人呼之一日名滿天下君其請俟
今之賀監余言無足以為重君也雖然余曩有成言矣乃追論列於首
簡汲古堂續集

杜氏 汝意 茗溪新詠東甌詩存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老

北窗文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杜汝意所著有茗溪新詠北窗語錄文集

案北窗杜訓導汝意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有傳載所著有北
窗語錄文集然經籍門無語錄之目今不補錄

杜氏 汝意 餘閑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餘閑堂集誤今從平陽縣志十九

四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王氏 平世 猗蘭草東甌詩存三十。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蘭作園

佚

東甌詩存三十王平世樂清人崇禎歲貢著有猗蘭草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崇禎樂清歲貢生王平世性端方負氣節博學工

詩著有猗園草

王氏 欽彝 硯北草 東甌詩存三十

佚

東甌詩存三十王欽彝字子性號蹇翁永嘉諸生著有硯北草

案東甌詩存錄蹇翁詩有題與謙弟靈游閣之作與謙為海野

處士欽豫字應逸傳則蹇翁為海野兄也

王氏 欽豫 一笑集 東甌詩存三十

佚

史氏 君實 蘭齋小言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王氏 一柱 燕餘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天

案王處士一柱乾隆溫州府志咸豐樂清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徐氏 時春 名山藏草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

佚

黃氏 宗揚 坦園詩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坦園黃生員宗揚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

有傳

林氏 懋功 壺山詩稿 東甌詩存二十四

佚

東甌詩存二十四林懋功字君凱永嘉人著有壺山詩稿

案林君凱時代無攷詩存三十別有林懋德字君藩永嘉人崇

頑歲貢當是其兄弟故附於此

盧氏 景旭 逸叟集 道光樂清縣志八

佚

道光樂清縣志八盧景旭著逸叟集有向志惟耽靜守愚卻類樗之句

因自號曰樗菴

案樗菴盧處士景旭道光樂清縣志隱逸傳有傳不詳其時代

今無可攷

梅氏 應時 一解集 橫江文徵三十六

佚

自序余為是集蓋歷三四時乃成云客問曰是奚名余方持螯引滿漫

荅曰一解一解者陶學士語也陶問見釐故詳問余愧陶故亦詳言也

昔余不有松窗半豹青牛心印諸篇乎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今老矣

茲集也祇足供燕閒之餘暇銷唇啟睡臂彼飫珍錯者不廢蓼莪云爾

溫州經籍志 卷二十九

天

豈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耶而偶名之而確中之遂書為敘 橫江文徵三十六

案以下諸人時代並不可攷

姜氏 應果 抱膝閒咏 東甌詩存二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姜應采抱雪閒吟

佚

東甌詩存二十九姜應果字叔毅著有抱膝閒咏

林氏 會 萃真集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佚

陳氏 伯彰 漫游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漫游草永嘉陳伯彰撰

吳氏 珩 勉齋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吳勉齋集亦見嘉慶瑞安縣志經籍門又注府志作吳瑤檢府志實亦作吳瑤瑞安志蓋偶誤

趙氏景旻鳳南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道光樂清縣志八人物補遺趙景旻以詩著名

周氏祥拙默翁詩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作周祥拙默翁詩集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明人物補遺周祥字伯善居白沙自號拙默翁

陳氏敦樂耕野人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陳敦字克厚居東田號樂耕野人

孫氏博拙翁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集作彙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九

三

三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孫博字允周居白沙號拙翁

林氏嘉蒼遜生彙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彙作集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林嘉字公彥居楊隄號蒼遜生

吳氏迪存耕野人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吳迪字惟吉居夏口號存耕野人

董氏靖清隱彙雍正泰順縣志八

佚

雍正泰順縣志八董靖長於吟咏隨所倡和多關世教有清隱彙案董處士靖雍正泰順縣志鄉逸傳有傳

張氏瑤雙溪集雍正泰順縣志八

佚

雍正泰順縣志八張瑤隱居雙溪以吟咏自適有雙溪集

潘氏世惠烹茗齋詩集雍正泰順縣志八

佚

雍正泰順縣志八潘世惠彙選古文一百卷編爲十六字全書又著有烹茗齋詩集膾炙人口

案潘廩生世惠雍正泰順縣志鄉逸傳有傳稱其編十六字全書一百卷其書今未見以名推之似係取偽古文大禹謨人心

惟危四語宋儒所謂十六字心傳者推行其義彙選古文則不宜冠以此名泰順志故多謬誤此書名尤不雅馴故雖稊然巨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九

三

映未敢決其眞偽附辨於此不復分箸其目於總集焉

董氏天樂溪東精舍小集羅陽詩始一

佚

羅陽詩始一董天樂字汝智號霞南處士有溪東精舍小集

董氏大臣古栢山房稿羅陽詩始一

佚

羅陽詩始一董大臣字希道號慕南處士有古栢山房稿

王氏應元做帚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王應元籍貫時代並無攷

釋靈基做寒窻草

二卷東甌詩存四十五

案王應元籍貫時代並無攷

釋靈基做寒窻草

二卷東甌詩存四十五

案王應元籍貫時代並無攷

佚

東甌詩存四十五鑿基字慧目永嘉人住瑞安雲頂院有傲寒窻草二

潘氏叩機集東甌詩存四十六

佚

東甌詩存四十六潘氏瑞安諸生趙裕室著有叩機集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九終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九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

集部

別集類

瑞安

孫詒讓編

國朝

周氏家偉水中鴈字詩羅陽詩始一乾隆溫州府志二十詩下有集字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周家偉生平多所著作因兵燹散失今僅存水中鴈字詩集行世

羅陽詩始一周主政舉於鄉後五年而明社遂屋所著有水中鴈字詩三十首其首哀以思蓋以亡國之遺響也

案周主事家偉雍正泰順縣志宦業傳有傳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

梅氏調元霽月軒集華萼樓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詩集

佚

金陵游草華萼樓集

佚

周天錫梅贊臣墓誌銘神廟戊午城南有七子社七子者建侯明止善長若冲之抱某某及贊臣也贊臣所著有霽月軒集金陵游草行世華萼樓集

案梅訓導調元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贊臣為順治辛卯貢士見墓誌府志選舉其得貢在林雪菴

夏逸民後雪菴為弘光乙酉貢生亦見周橋菴所然據周誌則

贊臣在天啟初日以詩名於雪菴實為先輩故移箬林前庶論世者可攷焉

林氏 古春 合山詩集 華萼樓集 東甌詩存 三十一作雪菴詩集

佚

甌江詩選 華萼樓集

佚

花閒集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佚

周天錫林梅生墓誌永嘉以詩名者天啟初則陳沈鬱稱子建侯張子明止梅子贊臣余同時則林子梅生王子篤蕃李子穎少林子弱仙家弟炤如而贊臣梅生為最贊臣體備三唐而一以清真出之華而不靡宛而不匱學者推正始焉則贊臣而建騷壇旗鼓者其梅生平梅生之詩韻雅秀整堅古沈鬱稱名廣而用物弘取資平而原本厚其研深說廡朝誦夕吟益五十年於茲宜其韻叶宮商步中繩矩無毫髮遺恨也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二

所著合山詩集甌江詩選若干卷藏於家 華萼樓集

夏氏 大揮 閒園詩草 羅陽詩始一

未見

羅陽詩始一夏大揮字逸民宏光副貢著有閒園詩草

陳氏 光前 吹蘭集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佚

包氏 文檀 致遠軒集 東甌詩存 三十二 甌乘補八集作選

未見

甌乘補八祥積寺竺隱菴大定菴古竹林院並見包文檀致遠軒詩選

案包零陵文檀永嘉人乾隆溫州府志仕績傳有傳

王氏 祿昌 珠樹堂文集

一冊

闕選學齋 甌鏡鈔本

案王名翼珠樹堂集原稿不知若干冊今所見殘本一帙詩文皆編年彙次庶存崇禎庚辰至癸未四年之作其入國朝以後詩文並已散佚冊首題易菴學人王祿昌名翼父箸門人周天鏡炤如父錄蓋周非臺所編寫也易菴在明季頗擅文名李素園維樾周恥菴應期諸人交相推重今集中尚存與素園往還書柬及代恥菴所作文數篇然其文皆喜為疏快隨意所如多傷淺易詩亦粗厲無復白鹿詩社之遺響蓋易菴講學頗近李贄一派詩文非所畱意此集又係拉襍稿本未經刪定故合作殊眇也

謝氏 包京 兩鴈山人集

十二卷 謝天植先考撰 甌府君行畧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未見

列仙咏 乾隆永嘉縣志 二十三

佚

案謝陽武包京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

義行傳並有傳

陳氏 邦純 星聚堂集 東甌詩存 三十二

佚

案陳諸城邦純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支氏 時英 燕謀集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佚

道光樂清縣志十順治府學歲貢支時英

王氏 會昌 樞夢草 東甌詩存 三十一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嘉慶瑞安縣志 九 樞夢作續

佚

東甌詩存三十一王會昌字玄錫祚昌弟順治歲貢著有樞夢草

趙氏紹鼎薄游詩稿華琴詩稿

佚

周天錫趙雲汾墓誌銘君攷方子廷芬哭之慟君雅慕古文詩歌文宗

韓柳詩彷彿長吉玉川所撰著不自珍惜廷芬從其敝篋中茸之而薄

游詩稿百十首竟不存華琴樓集

案雲汾趙歲貢紹鼎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

有傳

王氏乾亨澹靈居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王處士乾亨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

四

侯氏思炳漁村詩集東甌詩存三十五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侯嗣宗詩集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侯思炳卜築漁村以居顏曰漁村小隱後韓令

君則愈梓其遺詩傳於世

甌乘補七侯嗣宗樂清詩人箸漁村詩集嗣宗死貧不能具棺殮其家

人持一硯鬻於市翼有售之者楊衡子聞而哀之爲之畢喪事詩文書

畫皆卓然可傳獨以性不諧俗多爲人所怪卒至於無所遇而貧病以

死哀哉原注韓則愈漁村集序

案漁村侯處士思炳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隱逸傳並

有傳

王氏爾椒岳心堂集乾隆溫州府志十九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萬厓庚子舉人王昌祚永嘉人海陽令子爾椒名士有岳心堂集二十梅調元與林占春李元發王爾椒林健號永嘉五子

東甌詩存三十二王爾椒字篤蕃號添生永嘉人五子之一

張氏采青塘上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東甌詩存三十一張采青字天根永嘉人

案張天根事蹟無攷詩存載其詩有冬日陪王篤蕃一篇則其

人與王爾椒同時今附於此

林氏健冰壺閣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湖上草華琴樓集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

五

佚

周天錫林弱仙墓誌銘君諱健字弱仙世居永嘉巾子河九歲能讀書

十六入郡庠二十食廩既聲名噪譽序閒晚游西湖嘗湖上草歸而病

扁自知不起乃命門人寫所爲詩稿遺余華琴樓集

東甌詩存三十二林健字子強永嘉人五子之一

釋彬遠村居以後詩補六

三卷補六

未見

徐逢吉清波小志上學士橋側有笑隱菴老僧笑魯者居之予童時及

見其人自言從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游其徒彬遠奕是俱能詩彬

遠別字秋蟾詩尤超縱大有青蓮長吉風味

兩浙輞軒錄三十九彬遠字秋蟾號嘯翁永嘉人杭州東郊柄禪院僧

既乘補七按碧溪詩話嘯翁所著詩刻以流傳者有村居以後詩三卷
楊氏兆岳春草詩集

閑園文稿乾隆永嘉縣志一
十三韻梅兆岳

東甌詩存三十二梅兆岳字鍾五永嘉人

案楊鍾五事跡無攷東甌詩存載有送法幢大師之大梅并游
台宕詩法幢為林詹事增志法號則鍾五蓋順治間人

林氏齊鉉秋齋集東甌詩
存三十

東甌詩存三十二林齊鉉字覺侯瑞安諸生著有秋齋集

案林覺侯事跡無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載林詹事增志子齊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 六

鐸州同知則覺侯疑亦詹事諸子行也徐丞子泉村集選亦有
林覺侯招飲峙巖寺詩

李氏敷半齋紀游詩草東甌詩存
三十三

東甌詩存三十三李敷字長陽瑞安諸生著有半齋紀游詩草

案李半齋事跡無攷東甌詩存三十二載林覺侯有寄李長陽
年兄詩今附於此

徐氏凝泉村集選東甌詩存三十三作泉村集乾隆溫州
府志二十七作泉村詩集今從刊本

存康熙乙
丑刊本
家丞子兒少聰悟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刻苦性行與古為徒研幾聖
人之道卓然自得好秉高節軒髯營目意無可一世早負詩名能自關

其門戶精神手腕既恣其頰仰磅礴極奇崛雄險肆放之致觸於山川
日星雷雨草木鳥獸之變激昂頓挫發而為言崢嶸歷落不可名狀晚
年窮益奇詩益豪操益堅煨破釜於敗屋之閒甘惡衣食造次不移其
守惜乎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余思古今人傑遇與不遇有數存焉擬
其所存得與少陵長吉輩頡頏上下或不磨滅故向兄之廢籠中出其
生平所著商推什以一而付之梓使後世知吾家有抱道苦節能詩得
風人之旨者如此即兄不遇而遇也康熙乙丑仲冬朔日弟日久頓首
書於一涉園中

于嘗與周子懋龍論詩謂不當僅作七律即七律矣亦不當僅平庸穩
貼彷彿咳於五夜漏聲否則盧玉川月蝕詩不應登唐人之席懋龍頗
許予言今讀徐子幼發詩益快然於衷也徐子家奇貧遇極艱艱遘絕
世姿作配川原盜起懷中揣所著詩而約其婦於背宛轉伏匿山谷中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

七

婦竟困躓以病偃香煖玉罹荀令憾乃益罄其悲憤於詩以故篇中奇
詭恣肆長吉鬼青蓮仙合併而出讀者舌咋矣夫詩盛於唐耳非唐可
輿詩也奉高曾遵矩矱於高廷禮諸人遂若舍唐無詩舍七律無唐幾
令得天獨厚者頰頰而就東縛稍聘則詞以中晚詆以宋元吾願亟取
唐大家全集餌之藥之正不必遠舉漢魏騷選三百篇矣予持此說要
以人各有才既注於詩則當盡其才於詩不當復有所憾令詩與才各
餘一分際千載以還有肯盡其才者必將出吾之上則文士之峰頂弗
登噫嘻非周徐二子誰與歸肯康熙戊申重陽前一日社弟李象坤頓
首拜撰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徐凝生平多著作以家貧乏嗣散佚不可勝紀所
存者僅得一百五十篇名泉村集雄博研鍊體極蒼老

案泉村徐處士凝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

傳泉村集選徐日久所選梓日久字子長集中有早秋
體詩百四十九府志文苑 集一涉園贈子長弟詩凡古今

泉村身丁革代備歷艱苦此編篇什不多而憂時傷亂之言居
其大半然其詩格頗高無明季佻薄之習樂府古詩託事興懷
導原風雅迥異摹擬塗澤律詩風骨高秀頗近盛唐秋懷七律
十首尤為絕唱 國初吾鄉諸詩人莫能埒也

王氏詠竹居集華萼樓集 東甌詩存 三十四作竹居詩集未見

周天錫題詞川子丰神似逸少而詩句又似右丞一種清新秀逸之氣
撲人眉宇由其襟懷灑落絕無人世齷齪腴倨之態故發而為詩如清
泉瀉石如秋月映潭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夫清新俊逸成一家言是
矣猶非其至曷至于日真日澹日妙日玄華萼樓集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王至充子詠邑庠生孫澧孫國學生俱以詩名有
居竹集自怡集諸刻

東甌詩存三十四王詠字川子永嘉諸生嘗有竹居詩集

釋超翁 小若巖集 十卷阮元兩浙 翰軒錄未見

鋤餘草華萼樓集未見

周天錫引益余讀漢劉章傳異之得四句偈朱虛行酒太后前拔劍誅
呂歌耕田立苗欲稀非種去更於何處覓安禪偶閱眉光鋤餘草悠然
有會遂書以歸之華萼樓集

兩浙輞軒錄三十九超翁字眉光號閒菴永嘉僧嘗有小若巖集十卷

曾氏鳳翔開吟集東甌詩存 三十一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一曾鳳翔字梧生號篤倫子做季子諸生嘗有開吟集
案曾子做明季永嘉諸生東甌詩存二十七有詩
翁氏應春益齋存稿乾隆温州府志 二十七未見

論擬符乾隆温州府志 二十一未見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翁應春宋詩人靈舒之後博學能文尤長於詩詞
著崑冷符諸體咸備為劫火燬燼僅餘益齋存稿與靈舒西巖集彙刻
二編王恩任為之敘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有傳論擬符府縣志並誤作崑冷符今據顏氏家訓文章篇正之
李氏世瑞飯山遺稿華萼樓集 乾隆温州府志 十九作子飯于集未見

周天錫李文五墓誌銘文五系自閩赤岸徙耕谿再徙外沙好學善談
論雅負意氣多怪少可唐王王閩手疏千餘言指斥時事擬伏闕上之
聞徵靈陷則頓足曰不可為矣遽取原稿燒之歸而放情篇什順治戊
戌貢京師君諱世瑞所著有飯山遺稿李靈侯序而傳之

乾隆温州府志十九康熙永嘉歲貢李世瑞博學能文嘗于飯子集
案李文五飯山遺稿見周榜菴所作墓誌乾隆温州府志選舉
門作于飯子集然經籍門集部不載而子部別載于飯子彼此
密誤未喻其故今依華萼樓集箸錄而增識其異於此

周氏天錫花萼樓集東甌詩存 三十二作花萼樓詩文集 瓊 乘補 十二作華萼樓詩稿 今從鈔本

存 遜學齋

瞿溪草 選作集 者予友 檇菴 荆菴集 選 廬墓時筆也 檇菴至性過人侍

中丞公里居十九年中丞 荆菴集 選 堅小樓之節 檇菴 荆菴集 選 作 檇

幹 荆菴集 選 旋門內外事 備極艱瘁及 選 作 中丞 荆菴集 選 諱 哀毀

骨立廬墓三年 荆菴集 選 秋開 悉松 檇菴 荆菴集 選 一其精靈神智於先公 松楸 閒 菴

也 檇菴 荆菴集 選 悲酸 辛楚 荆菴集 選 一其精靈神智於先公 松楸 閒 菴

林 檇菴 荆菴集 選 白 檇菴 荆菴集 選 語 檇菴 荆菴集 選 下 檇菴 荆菴集 選 下 檇菴 荆菴集 選

納 檇菴 荆菴集 選 晉 唐 荆菴集 選 有 檇菴 荆菴集 選 有 檇菴 荆菴集 選 有 檇菴 荆菴集 選

悲 檇菴 荆菴集 選 憤 讀 之 神 靈 悸 慄 荆菴集 選 作 如 淒 風 楚 雨 陡 集 於 神 聚 鬼 窟 荆菴集 選

間 檇菴 荆菴集 選 下 有 而 生 其 森 戟 嗟 夫 詩 蓋 難 言 哉 荆菴集 選 夫 詩 三 百 篇 具 在 皆 忠 臣

孝 子 思 婦 勞 人 之 作 故 宣 尼 荆菴集 選 聖 人 筆 之 為 經 繼 此 則 湘 蘭 沉 菴 忠

不 忘 君 焉 故 曰 詩 人 曰 騷 客 尊 所 祖 也 邇 荆菴集 選 今 之 作 者 何 如 乎 既 不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十

根 檇 荆菴集 選 柝 忠 孝 以 植 其 至 性 而 情 之 所 發 震 蕩 流 溢 風 雲 月 露 之 篇

金 勒 玉 人 之 句 止 多 一 綺 語 障 耳 荆菴集 選 此 下 有 他 若 從 戎 出 塞 特

於 貝 闕 珠 宮 之 際 一 壺 自 語 過 之 難 鳥 看 花 致 足 樂 也 猶 故 詩 無

是 寄 其 樂 翰 濡 毫 之 興 而 一 尤 體 贈 則 貢 諫 獻 賦 風 斯 下 矣 故 詩 無

定 質 也 荆菴集 選 亦 無 定 品 也 廟 必 敬 墓 必 哀 情 傳 之 也 方 成 珪 員 成

璧 境 寓 焉 也 檇 菴 荆菴集 選 他 集 天 才 奔 放 濤 驚 浪 駛 不 可 方 物 而 茲

編 荆菴集 選 作 此 集 獨 不 然 余 於 此 益 加 珍 敬 荆菴集 選 今 將 荆菴集 選 作 義 檇 菴 荆菴集 選

龍 之 為 完 人 也 嗟 乎 慈 烏 夜 啼 白 兔 晝 馴 今 將 荆菴集 選 即 吉 矣 諷 慕

莪 之 詩 摘 援 琴 之 禮 猶 若 荆菴集 選 有 樂 棘 之 戚 浸 其 眉 宇 荆菴集 選

者 此 余 序 瞿 溪 草 而 不 禁 掩 卷 三 嘆 也 夫 荆菴集 選 余 未 作 序 下 有 開 字

荆菴集 選 無 此 二 字 丙 午 冬 日 年 家 世 社 弟 李 象 坤 荆菴集 選 無 此 八 字 映 雪 書 於 西 青 之

歐 乘 補 十 二 華 萼 樓 詩 稿 陸 玠 序 周 子 紹 著

周氏天鏡 半隱齋集 東 歐 詩 在 三 十 七 乾 隆 溫 州 府 志 二 十 一 集 並 作 稿

伏 案 非 臺 周 居 士 天 鏡 乾 隆 溫 州 府 志 乾 隆 永 嘉 縣 志 隱 逸 傳 並

有 傳 朱 氏 鴻 瞻 竹 園 類 輯 周 起 辛 宜 平 司 訓 默 齋 朱 公 墓 誌 銘 作 竹 園 文 集 東

朱 氏 鴻 瞻 竹 園 類 輯 周 起 辛 宜 平 司 訓 默 齋 朱 公 墓 誌 銘 作 竹 園 文 集 東

嘉 慶 瑞 安 縣 志 九 十 卷 存 瑞 安 朱 氏 刊 本

余 成 進 士 初 筮 仕 歲 戊 辰 出 宰 浙 之 宣 平 是 年 學 博 訓 導 余 子 潘 以 計

典 去 越 明 年 已 巳 章 安 朱 公 來 除 是 官 挾 一 子 一 力 視 事 余 得 以 交 公

公 年 已 登 七 十 矣 髮 蒼 蒼 視 茫 茫 步 履 亦 微 艱 扣 其 所 以 知 非 為 慕 祿

而 來 者 及 歷 覘 其 行 已 教 士 與 飲 食 動 靜 閒 循 循 然 務 遵 先 正 矩 矱 細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十

行 大 德 冥 冥 昭 昭 皆 如 露 月 光 風 而 獨 行 不 媿 影 獨 寐 不 媿 衾 余 於 公

信 無 閒 然 既 而 出 竹 園 類 輯 見 其 論 斷 也 不 狃 於 俗 務 衷 於 理 見 其 詩

賦 也 感 物 而 形 都 存 真 趣 其 誌 誄 序 傳 也 各 本 其 人 之 生 平 不 有 諛 墓

不 有 附 炎 直 筆 溢 於 言 辭 之 表 其 闡 明 濂 洛 關 閩 諸 先 儒 也 不 墮 陸 子

之 僻 必 擴 陽 明 之 謬 是 猶 唐 之 昌 黎 元 之 魯 齊 明 之 文 清 而 毅 然 為 吾

道 之 藩 籬 也 惜 當 遲 暮 之 年 莫 遂 講 學 之 志 余 於 是 歲 冬 丁 先 大 夫 艱

庚 午 仲 春 歸 里 公 亦 於 庚 午 八 月 告 休 去 宣 聞 返 世 不 久 隨 捐 館 舍 噫

嘻 學 如 公 品 如 公 文 章 如 公 而 弗 克 早 售 弗 克 大 用 天 也 公 之 學 可 以

指 迷 公 之 品 可 以 礪 俗 公 之 文 章 可 以 起 衰 人 也 昔 蘇 子 瞻 作 昌 黎 廟

碑 謂 其 所 能 者 天 也 其 所 不 能 者 人 也 余 於 公 以 為 所 能 者 人 也 其 所

不 能 者 天 也 詩 云 無 競 維 人 四 方 其 訓 之 有 覺 德 行 四 國 順 之 則 公 之

壽 世 而 嘉 惠 於 來 學 者 正 不 在 區 區 文 字 語 言 間 也 甲 申 余 奉 命 督

督 督

督 督

學此邦公之子庠生士輔捧公集求弁言於余余喜其能讀父書能紹先志公可謂有子矣公可謂不歿矣是以樂爲之序若云太冲三都假元晏而始重則吾豈敢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望後一日提督浙江學政中州靳讓拜手譔

文自六經而後諸子百家率多畔道矣然雖畔道如莊列荀楊而其書猶爲後世所不廢也何曰三代而下儒學不酷士各就其所見之偏發而爲文彼亦卓然自命內不欺己外不欺人故其文猶令人曉然其見其失而存其詞若使託乎道而僞焉斯君子惡之矣予自武林來庖瑞邑側聞邑故有東南小鄒魯之稱亟思得人而獲交於表民朱氏初讀其所著太極圖說則挾幽而張渺也既得四書詳說爲梓字解則羽經而翼傳也茲其門人復爲之梓詩文十卷編類蒐輯不遺餘力予爲卽其所編類目之名而循名以求其實無一不如其名之所命曰理學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曰典禮則發明繁要豁人雙眸也曰政治曰風教則起可施行洵有神益也曰史斷則論定千古法戒其昭也曰孝慈則藹乎至誠而惻怛也曰慶唁則與人不苟言皆不妄也然則表民朱氏之文其不爲託而僞也的矣抑不唯不僞而已且不安於所見之偏而畔乎道殆足以排百家而衛六經矣昌黎所謂必傳於後無疑者人情忽近而貴遠未足知之予慶得人於斯爲盛而其弟子輯錄之勤亦賢矣哉昔康熙丁卯仲夏襄平年家弟宋鴻念蓼父題

吾鄉東澄朱先生理學名家也然齋素存兩君爲先生二難而默齋尤稱白眉崇禎己卯借試發予與默齋同蘭譜厥後緣芸紳社多士校藝摘藻敷華人人自許惟默齋爲文不蹈時蹊窺程朱堂奧而發其義蘊東澄先生理學一燈得薪傳矣康熙壬子默齋廷試回斂跡竹園旁搜博考凡性理大全禮時政靡不研精極慮爲之敷文衍義出其獨見

誠前賢之羽翼後學之津梁也然圖說字解予得與間參訂而未嘗一語及詩茲乃竹園詩集出于讀之不覺矍然興曰文人之不可測也如是夫子與默齋交有年向亦謬有著輯而聲律一途尤屬羊棗何默齋之珍祕乃爾反覆諷咏見其諸所題咏皆有闕切又不作謫仙酒人之況然則默齋豈僅爲訓詁家言遂曰理學云爾耶邑長宋襄平已序默齋諸刻予獨於其詩集弁數言於簡端昔康熙戊辰上元節眷同學弟陸象震拜書

吾師默齋朱先生僦屋邑西南隅蒔綠竹日茂取有斐及睿聖髦而好學之義顏其門曰綠竹書院吾同門友從先生游者相與講習其中往還不倦始自順治甲午至於今歷三十餘年先生詩文日積益富然先生未嘗自爲區類詮經評史之章或藏篋笥其他序記誌銘之類付之於人亦未嘗自勤輯錄也康熙丁卯邑大夫纂修邑志先生暨同志珥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筆館中以藝文志自唐宋至今美不勝收爰立類以限之若理學若政治若風教悉屏浮靡而有裨於邑人之觀省吾黨從旁窺竊歎曰是其爲類非我先生文足以實之哉雖然先生文豈能一二盡哉於是相與謀取先生詩文自壽梨棗編法倣新志而損益其類請於先生強而後可區類者蒐輯者同門各職乃事云門人錢肅楮謹識

譜年詩集引子於詩未學也漫集之聊以譜年耳譜年年以詩著抑譜年詩亦以年著何也凡詩之作必論其世考其事方知之予生萬曆戊午之秋由今溯昔有治日焉有亂日焉譜以年而詩之序與傳卽在其中雖然今之詩學非古之學也孔子教弟子以學詩興觀羣怨焉而已事父事君多識焉而已戒伯魚不學曰無以言而已今則不然彈智竭能於風雲月露之場辨體審音句摩字戛與謝陸沈宋之傳較其毫釐尺寸童而習之溺於其中白首不得出紫陽先生之言曰俗儒詞章之

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蓋謂此也予之末學雖以不敏故然奉教於君子即安然自畫勿恤也康熙乙卯時閩難方殷姪士晟懼予詩之軼也請集之予曰尚俟吾究所學而去取焉未晚也至是而請者再乃次以歲月不事去取亦不究所學云丁卯夏日識竹園類

城南茶竹書院先六世伯祖默齋公講學之所公門牆極盛鄉先達林公青雲林公上梓皆著錄稱弟子先六世祖范菴府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受業最久 國初人材蔚起士之以文藝鳴者羣從事於高華綺麗一途公獨潛心理學篤信程朱闡發微言羽翼經傳著有四書知新講文詳說三十卷篇帙浩繁未及梓已梓者竹園類輯十卷太極圖淺說二卷公晚年以明經就銓授處州宣平司訓有宣庠遺鐸一書

案宣平縣志 宣平人士猶能道之鄉人未及見也今去公之時二百餘年類輯淺說兩書盡簡殘脫十存四五昔先君在時屢欲補

板印行以廣流傳而有志未逮諄諄以命鼎兄弟鼎不幸先父先兄相繼見背抱恨終天顧念遺命不敢忘謹將類輯一書先補缺板八十二頁為字二萬五千零用誌先業於弗墜先人志也刊成附誌數語於末

淺說遺板失倍於存蒐補之責弗敢辭請以俟之異日同治十二年歲在癸酉仲夏月六世孫鼎謹識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古

案朱默齋竹園類輯其門人錢肅楷等編次凡分十類曰理學曰典禮曰政治曰風教曰史斷曰時變曰孝慈曰慶唁曰禘嘗曰詩類攷詩集分類始於宋本東坡詩注文集分類則此為初見前所未有也默齋潛心宋五子之學又生於明季目覩放廢之亂故此編所載文於禮制政教之失斷斷辨正最為痛切其史斷類於明代大事各為著論平議亦多精瑋其所作雖未能淹貫經史方軌古人然大都樸實明白不沿明季俳薄之習較

之王元翼李寧侯固當勝之其詩類即所著譜年詩集以作之先後編年排次於 國初兵事頗詳足資考覈惟安陽薛鹿城行二詩別入時變類空竈辭詩別入政治類葬殤宜詩宜默齋女別入孝慈類與文相廁則於例殊不純未附詩續為括游草及賦二篇皆康熙己巳為宣平訓導時所作蓋刻成後所增入也

王氏 演需 瓊城草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白石草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康熙王子選貢王演需奉化教諭著瓊城白石詩草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五

林氏 青雲 竹園詩初集 竹園類輯九 朱鴻瞻孝廉著我林公墓誌銘作 隆州府志二 十七作竹園集

朱鴻瞻序余不能詩恆喜人之為詩我竹園林子龍友家弟長任頗優為之每有作余取讀輒擊節稱快東坡曰他人得藥我為之體輕他人困於酒我為之酣適意蓋與之相類云至若花晨月夕少長序立杯茗

疊酒並坐論文長歌短咏請屬和必以不敏辭兩人私相語曰詩厄於宋宋多道學故也詩盛於唐然韓柳雄於文詩則遜李杜以詩名文無稱焉仲此縮彼殆亦有故余聞之笑曰如子言不能詩反賢於能詩耶是不然天之生人其材各有限如子輩既工制舉業其揣摩與學詩技相左乃子醉後酣歌曷嘗不自詡曰昌黎杜陵合為一人哉且宋儒道學亦未嘗不幾年埋首也能厄爾詩否耶若予則人各有能有不能爾

雖然古人之故未易輕擬也吟風弄月明道歸自濂溪靈芝騷人風致而石鼎聯句文人筆墨神物供其役使理學文章一能則無所不能子當更論之康熙丁卯八月既望龍友竹園詩初集編成余述其平日燕喜之言及所爲論詩者書以爲序竹園類

朱鴻增孝廉濟我林公墓誌銘先生諱青雲字某濟我其別號也余從伯兄默齋夫子游而先生亦執經門下五上春官不第就銓得令庚寅春部檄謁選偶爾微疴遂捐賓客先生性狷傲每有所觸託之謳吟和平爾雅登作者之堂古風樂府直凌陶謝大歷而下勿論也所著竹園前後集瑞安朱氏錄本

東甌詩存三十四林青雲字龍友號澹我瑞安人康熙甲子舉人著有竹園詩集

李氏象坤因名集初卷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

佚

夫

劉士焜序觀人詩者觀其所感而已荒臺弔古馬首懷人謂之一無所感可也吾黨砥礪所在以惜聰明惜歲月惜交游爲急務猝爾倡酬之作亦當如誥如誓如箴如銘靈爲勞歌毋爲齊還以此不媿風雅其可耳不然騷壇之客多於澤蒲豈少此數行墨瀋哉發吾覆者靈侯兄也王子閏月十日識於因名集之左方社弟劉士焜初卷集

榮花齋集初卷

佚

周天錫序天下之得抒吾智臆者唯文章而已世人動稱摹古於文則漢於詩則唐毋論摹必不似即摹而似亦豈得爲吾之文吾之詩乎哉予友靈侯博學工文章而品隲今古與予同一日出詩文若干卷俾予序予爲答論曰靈侯詩不必摹唐而與端託緒落紙皆馨賦物懷人注

情獨渺何在非唐文不盡摹漢而矯願恕步徑欲已開琢冰跨虹色非外設何在非漢若夫倫理所伸無歡不聚山水所值無險不酬此又靈侯發筆墨於性情吐烟雲於意氣未可以文章概也或曰靈侯古詩逾律五言古逾歌行古文詞碑傳細序記大篇誦小品予不復辨夫銖而較寸而合是未知靈侯者也即區區以詩文知靈侯又豈真知靈侯者哉予知之故序之以見靈侯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已亥浴佛日竺隱周天錫拜手題初卷集

選卷端

陳國球序子客甌良久名慙驚座賦擬登樓惟與甌士大夫把臂論交差破岑寂若大中丞李生翁仲君靈侯於予尤稱莫逆靈侯具淵邃靜穆之養挾沈雄博瞻之才自暮年振藻名噪詞壇者已廿餘載矣甌之宿望時髦及吳楚燕齊諸名流咸以壇坫相奉視李先生之於靈侯猶陸幼節之有士衡蘇明允之有子瞻也靈侯性簡放於世罕所許可居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

七

恆常與子論甌人物於宋則推梅溪於元則推五峯於明則推蕩南之三先生者皆產樂城識者謂焉名龍湫之勝沐簫玉韻之奇靈氣蟠結代有異才良非偶也然三先生皆起自寒素發憤力學靈侯以貴公子負才深自貶抑下帷不倦於以著子建繡虎之稱擅超宗鳳毛之譽行將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即起三先生於今日亦動積薪之嘆靈侯爲過哉今春予促裝東歸靈侯攜奚奴負祕笈出所藏集若干卷請予弁言予得竟而讀之其近體則方軌高岑古風則追塵顏謝至如傳序記疏諸篇或如奇峯插漢或如駭浪拍空令人目炫神移五色無主至其體裁章法則又浸淫於唐宋大家之中直神似非形似也予向讀靈侯諸作非從羣公簞上即於他友案閒僅所謂桂林一枝吉光片羽耳今如遊季倫園珍奇畢集如入薄后廟佳麗盈前較向所得不愈大愉快哉昔桓譚知子雲之必傳於後人謂知言他日靈侯文重海內與三先生並

壽千古不將以予為桓譚耶辛丑二月清淵社盟弟陳國球頓首拜題

西青集

佚

周天錫序子與花學樓集此下靈侯意氣出處蓋相類云靈侯以迂子以拙則類靈侯性無此字好懶鮮所應酬予花學樓集作閉室尚愚時多暇日則類靈侯善著述月可盈咫尺雖不逮而貯瘦瓢置陶甕壁集作者頗不乏則類靈侯持論文章須已出不欲以三唐兩漢埋沒性靈眾人性之予可之則類靈侯喜錄桑梓事予輯文逸史逸文微獻徵諸書互相出入互相訂正則類靈侯慎交游而予之所友靈侯之友靈侯之友即予之友則又類至於世道滄桑人情毀譽室家憂喜或歌或泣或細或伸予之視靈侯猶靈侯之視予無乎不類也而不類者靈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六

侯善飲子不過三蕉靈侯藏書萬卷竹千竿梅百株菜畦十畝此三句集作有水一于環堵蕭然琴書寥寂為差花學樓異耳然予坐靈侯西池有竹千竿青齋中尊酒與娛奇文共賞與酣適意嗒爾忘歸竟不知靈侯為我我為靈侯者則予之不類者迹而類者神也類真而不類者反假也類不類又烏乎測之哉靈侯詩文日富西青稿其一耳幽奇韶麗堅貴古雅卓乎可傳于業已著論茲特為敘兩人寤寐之情與花學樓集作卅年道義之誼聯之以意氣符之以出處俾讀斯集者知予與靈侯果能砥礪有成而非阿私所好者也倘謂珠玉在旁笑予為魚目砥砢之類則予且甘之矣同邑社弟周天錫撰

四冊

存藏鈔本

李氏象震慕菴集華學樓集

未見

周天錫序夫詩未有不本性情者也而音節生焉詞采著焉而身世之顯晦寓焉是故宣幽導滯則背踵皆靈貨色徇聲即須眉亦假由其興會所屆歎唱淫佚有已所不能人所不及知者昔人以饗天親協朝廟諧金石格鳥獸此物此志也厥後新聲颺起大雅云亡劃顏割謝則變拋靈擲霞則繁繪紅翦綵則織調鶯籠燕則襲牛鬼蛇妖則誕僞吟耶語則鄙詩之道遂夢淪不可致詰矣余友青侯之為詩也冲和宛澹簡貴名通其大者瞻依怙恃之閒次不越韓鄂嚶鳴之外一彈再唱悱惻纏綿讀之令人動孝友之思篤交遊之誼謂非性情之極致風雅之遺規乎青侯名卿之子博學能文章乃以挾天賦日之才轉而為白足赤髭之行跡世事若空花等功名於幻泡長齋禮佛掃空翻經人謂青侯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九

之逃於禪余謂青侯之進於道也攬彼冰心撼為慧業龍門之聲價逾高供奉之風流不墜洵乎可歌可詠也已余既與朱子於王次點之復以弁言見屬余才謝義山貢詞漫叟得無為佛頭之穢乎哉華學樓集東甌詩存三十六李象震字青侯靈侯弟諸生著有慕菴集林氏必登羅淨紀勝華學樓集乾隆溫州府志二林氏必登羅淨紀勝華學樓集周天錫書後昔人謂雒陽園亭興廢視天下之盛衰顧興廢何常只賒得名園一記耳摘辭採藻雲鬱霞蒸即無問當年玉宇金庭朱樓碧沼也山川有盡唯文章為不朽讀翰仙茲編益信華學樓集東甌詩存三十三林必登字翰仙永嘉人湯氏應辰賦心集道光樂清縣志十

佚

道光樂清縣志十康熙歲貢湯應宸處州府訓導著卍心集
朱氏 綠芸集 嘉慶瑞安縣志九 乾隆
溫州府志二十七 芸作雲

佚

案朱處士霖默齋訓導鴻臚族弟乾隆溫州府志

傳嘉慶

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默齋書與同人締綠芸社 見竹園類
譜年詩集十 處士蓋亦與焉故集以為名府志經籍門作綠雲

集誤也

鄭氏 應曾 懷瑜集 東甌詩存
三十四

佚

僅餘稿 乾隆溫州府
志二十九

佚

東甌詩存三十四鄭應曾字孝先號亦魯永嘉人康熙歲貢著有懷瑜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集

李氏 棟 喬楚集 東甌詩存
三十四

佚

東甌詩存三十四李棟號喬楚樂清人康熙歲貢著有喬楚集

林氏 光斗 南竿初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東甌詩存三十七 作南竿集

未見

續集 乾隆溫州
府志二十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林光斗性聰慧好古其制義及古文詞無不淹博
精貫著作甚富崑山徐健菴序其詩謂不在大歷下兼工書翰雅有三
絕之稱所著有南竿初集續集行世

案九山林選貢光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

鄭氏 如夔 怡堂藏稿

佚

西園文集 乾隆溫州
府志二十

佚

案怡堂鄭教授如夔乾隆溫州府志文苑傳有傳 道光樂清縣
志文苑傳增傳

董氏 永孚 記游草 羅陽詩
始一

未見

案恆菴董教諭永孚乾隆溫州府志義行傳雍正泰順縣志孝

義傳並有傳

梁氏 祉 池上編詩集 東甌詩存三十八 歐乘補七集作鈔乾隆溫州
府志二十七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並無詩集二字

未見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東甌詩存三十八梁祉字介繁樂清人康熙歲貢著有池上編

歐乘補七梁祉字介繁樂清貢生遭閩寇之亂蒼皇逃竄流寓三江稽

遲閩越晚乃歸南郭之池上時邑令徐公化民欲與之交常避匿不與

見公後獨攜一僕造之謹然談詩終日而去 原注趙胡照梁介
繁池上編詩鈔敘

案梁歲貢祉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有傳

謝氏 天壇 謝坦齋集

存 永嘉謝氏
藏鈔本

家大人跋先生名天壇字亦潛永嘉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終河南杞令
武陽令包京之孫也郡志循吏傳稱天壇為文如行雲流水而不言其
有坦齋集包京兩雁山人集及天壇子立與可自怡集郡志經籍皆著
錄亦無坦齋集予頃以蒐探鄉先輩書徐君莖生從其友張君處得此
本凡詩古文及令祀時宦牘文字都為一帙末有事實一篇載其在杞

政績而邑人去思碑附焉集中文多近俗詩亦未為深詣而冲和真樸處乃有似元次山白樂天者志所謂行雲流水殆指其詩而言歟然予觀去思碑所稱先是治祀者其斂則有私派征糧則有重耗供官則有行戶行市則有雜稅詞訟則有請託權額則有欺隱公愀然曰民瘠我矣不忍踵此以自肥也用是一切禁絕而志亦稱其丁外艱辭卒門下士至不遠數千里來祭然則先生豈欲以詩文名者哉碑又言其祖兩雁以名進士宰武陽多惠政也邑人為立祠五柳集其後復入河南名宦祠而今郡志兩雁願列義行傳不言其宰武陽事則志乘之所遺者多矣兩雁集自怡集今皆未得見僅於徐君得見此本亦殘蠹損矣因為擇其雅潔可誦者別為一編錄而存之先生詩文雖非其至而祖孫先後繼為循吏有惠澤於民如此則其文字不尤可寶貴也哉此本題曰謝坦齋集而去思碑言先生號尋齋皆郡志所未載也同治丁卯二月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月城南寓廬 案坦齋謝知縣天埴武陽知縣包京孫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

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呂氏 弘誥 葛溪詩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乾隆 平陽縣志十九 葛溪詩文集

伏

邵氏 失名 蓮塘詩稿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題邵古帆

伏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蓮塘詩稿邵古帆著永嘉人

案邵古帆蓮塘詩稿見府志經籍門攷東甌詩存三十八載胡

此齋璜有贈虎溪古帆邵丈詩則古帆當為字與別號府志失

其名耳胡詩有上友無須書甲子素心聊爾守庚申之句疑古

帆為明末遺民入 國朝遊跡不仕者虎溪地無可攷 徐泉村 集亦有

胡氏 瑤 秋夜同古帆物光素心諸公 翠微院分韻詩疑亦即此人 此齋詩稿 東甌詩存 三十八

伏

朱氏 鴻增 半霞樓詩稿 嘉慶瑞安 縣志九

伏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朱鴻增弟鴻增與邑人林青雲同受業於瞻登康 熙癸酉經魁為一時名士

東甌詩存三十七 朱鴻增字長任號范菴瑞安人康熙癸酉舉人

張氏 晉岳 菴菴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一 十七題張牧友

伏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 康熙府學歲貢張晉岳

東甌詩存三十七 張晉岳字牧友永嘉諸生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薛氏 英 春曉園詩文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二十文苑傳作 青曉園雪堂詩文集道光樂清縣志八同

伏

案雪堂薛教諭英侯處士思炳子出繼薛氏乾隆溫州府志咸

豐樂清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林氏 上梓 乙丙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林慕橋詩

四卷 嘉慶瑞安 縣志九

未見

雙林軒集 嘉慶瑞安 縣志九

未見

調鶴軒集 嘉慶瑞安 縣志九

未見
渝雪軒集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九林慕橋詩四卷林上梓撰有乙丙雙林軒調鶴軒論雪軒等集

案慕橋林嘉定上梓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

陳氏王綬 畱燕襍咏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續咏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佚

案陳南陽王綬明參議堯言曾孫處士遴子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並有傳

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胡氏時霖 水鏡亭稿嘉慶瑞安縣志九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稿作集嘉慶瑞安縣志八同

佚

案三峯胡訓導時霖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柴氏楫青 西高秋集句

一卷

存康熙丁酉刊本

丁亥花朝予發痾綠竹園中杜門謝客維時文杏半開海棠欲蕊危坐紙窗忽覺涼颼颼然披拂几席因檢閱案頭得岸公西高秋集句諷讀數過真不啻置身天津河鼓開冷露灑灑沁人肌骨也昔劉褒作雲漢圖見者自然覺熱及作北風圖熱者復覺涼詩畫一理又何疑焉至若

集翠為裘天衣無縫此則存乎天姿力如大冶之鑄巨鐘當其浸淫鎔液時五金雜投無所不化曾何足為岸公異社弟朱鴻增拜題

岸公者吾家阿戎也自其曾大父繼於柴遂為柴岸公之角非時便有了之稱比長肆力鉛槧不屑屑束縛時藝沈酣於詩賦古文詞每有著作亦多可觀至集句則其所長一旦出其友人所從願授梓西高秋

五言律詩三十韻請評隲於予予讀之覺金風景況雖惡猶酣客子情懷善樂不苦言言如出己手語語恰在箇中力能使使古人不為古人所役使其尚有支吾淡泊畱鍼縷痕於狐腋平見者當勿與災梨禍棗同嗤梅崗主人董會約如氏題

此昔者岸公客尖山時所集唐句也意頗自得王辰花朝遊鳳川袖以告余曰同人趣授梓願叔父評隲可否之或惠弁言續雖謀諸劄副氏尚未有成書曾幾何時迺變也忽焉王子敬中捐人乘俱痛禁中郎無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後鬼飯堪悲何有於遺楮殘篇遂束之高閣不幾供賣菜傭覆醬瓿乎幸契友唐菴若於經紀後事後又念其嘔出心血獨在文章隴西客去忍令其古錦囊同沒乎將凡所著作皆代什襲而藏每吟咏於知己之前墓草病矣猶聞空山慟哭聲茲姻家林伯安伯俊賢昆季感念生平追尋風雨哀其無聞補其夙願共捐囊金重鍍爰檢原稿付之光氣如生呼之欲出恍覺當年之聲音猶有可追獨惜其人與骨則已朽矣噫世情乃爾誰與死者作緣三君子獨憐才懷舊詩賴以傳存歿之證甚深吾為之快然既而思杜少陵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又不禁為岸公泣數行下康熙丁酉花朝前八日蘭谷老人曾再跋

柴君董穆一時豪士也六藝皆能涉獵自少遠遊吳會荆湖開歷名山訪奇士磊落不羈慷慨自許有不可一世之慨遊方壯念感白雲一朝治裝別朋賓歸省其親生事死葬誠無不竭夫以放曠之士能篤天性

彼拘謹畏縮者盍不望而生愧哉余向未與君交其行事不可熟識康熙甲午春民飢邑有施粥之舉相與共事粥場觀其區畫具有條理經濟宏才已於此窺見一斑矣願自負壯懷弗獲一展中途捐棄曠後星孤豈造物忌才偏有以厄之耶然猶賴有曹川林氏伯安伯俊兩昆季夙負奇氣與君甚相得繼訂姻誼既經紀其後事復刊其所著西高秋集古三十律雖餘藝不能盡布而觀此足想見其生平誠可藏名山而垂不朽也誰謂君竟湮沒弗彰哉康熙丁酉元正同邑陳毓聲鶴皋氏跋

自引 不錄
李宜椿跋 不錄

案柴岸公字董穆瑞安東山人事跡無攷據朱鴻增等祭文附刊詩有甫當弱冠軫念民窮上書言事名震鉅公議行而蹶未遭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天

其成之語蓋亦倜儻卓犖之士也今所見集唐詩三十首以西高秋為目每韻為五言律一篇組織工穩如自己出自注客尖山時所作首有小引不著年月屬語佻淺尚沿明季才士之習不及其詩也刻本據董曾陳毓聲跋謂林伯安伯俊昆季所刊

黃氏朝珪

冊尾附林聖恭祭文伯安或即聖恭伯俊名則無可攷
仙山集華夢樓集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黃信侯誤

伏

周天錫序詩殆難言哉嘉隆之季單取聲詞而或嘗其襲竟陵代起崑攻幽峭而或病其纖近虞山論出則遠推國初之渾融正大下斥慶厯於不道太倉又或非之迄今未有定也詩殆難言哉夫古詩昉自晉魏近體備自三唐倘流連興會必拾鮪釘竊膏藩以自潤摹擬者因失矣若鈞隱索渺淪入鬼怪蛇妖又豈性情之正乎信侯黃子之為詩也其

音冲以和其節秀以達軌而不膠鮮而不究辟彼朱絃疏越綽有餘閒又如塵尾玄譚都無俗響繇其恃己者貴故外不得而奪之取物者宏故中不得而隘之也異哉黃子深乎詩矣黃子負異姿讀書慕古作制舉業名噪膠庠閒鳳彩鸞章羽儀當世行且歌鹿鳴而廢天保此特其嚆矢耳雖然尤異焉坦園先生為詩壇宗匠篇帙流傳學士家奉為矩矱而芟若浪有兩翁長篇短什挾藻揚葩即黃子之祖若父若叔也珠聯玉綴聚自一門家乘國書侈為盛事余序仙山集因及其貽燕之相承墳篋之遞和用志嚮往又以知黃子之沈心厚力卓乎成一家言而非隨風會之升降為遷流也華夢樓集

東甌詩存三十四黃朝珪字信侯永

案黃信侯事蹟無攷據周樛菴敘蓋坦園生員宗揚之孫宗揚閱詩集前卷已錄若歲貢芳少之子也東甌詩存三十四黃芳少字若永嘉人康熙歲貢惟周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天

章氏敘所傳信侯叔原有無攷
蓮花居集初菴集

伏

李象坤敘士之負瑰異者類必不可一世視宙合如樊籠苦衣冠如桎梏即或偶向人閒作寒溫語亦必如李北海塞鼻寫碑文止見其不堪處赤城霞起而建標大奇生平曾見此異人哉以故貯為胸臆必五嶽可蟠不為石圍瓦壓也深為學問必乾竺古先生或函關老子不必盡尼山聖人也發為詩文必遊僊招隱飲聖詩禪不必盡詞壇藻繪也廣為交遊必簪雅高流或青樓殊豔以迨擊筑椎埋屠釣之俠不必盡文人學士也恣為譚論必嘯咤不平之事劍傳奇鬼資其談嘲流連如管公明旗鼓枝葉不必盡徐吟緩咳也是當於尋常流品外別設一位署置之今吾所交起陽章君非其人耶起陽幼而任俠千金在手可

一夕散去已而與黃冠者遊得房中鉛汞之術晚乃親近金粟費雲踪
鶴影莫可方物嘗修煉於飛霞山又嘗五遇呂祖坐松陰瀑下聆起陽
緒論覺烟雲冉冉從衣袂中出當代顯人以及知名士爭傾慕執鞭起
陽亦姑領之如蝶羸之與螟蛉也蓮花居稿爲起陽哀所作詩若文其
若干卷予讀邵水部序謂起陽能詩水部故不知及得所蓄稿讀之乃
始擊節驚嘆幾疑有兩起陽復援蘇長公幾失毛澤民事以自釋噫嘻
是何足異夫詩與文皆所謂世間文字也彼得道真僊與西域化人何
知有世間文字而特應真此中故遂即中華所有文字以發揮之耳謂
僊佛猶拾此閒墨瀟可乎然則起陽之未以能詩名非不詩也詩貯臆
中耳迨起陽之竟以能詩名非今而後詩也詩落紙上耳今此稿具在
鏤雲斲日濯露吸霞即羣當世知名士嘔心肝以敵之亦必辟易三舍
起陽洵異人哉吾甌精二氏之學者若無相親觀曹溪其證道歌永嘉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天

集盛傳於世而吾甌有唐文字亦僅止此林侍宸夏西城最顯於宋所
箸青牛歌悟真篇俱闕不傳存則人亡則書文亦烏可少哉白石生云
天上無不識字僊人則學僊人者又何可不識字予故次而序之欲其
副在人間不惟緘之飛霞片石也

張氏

元彪 燕吟 東甌詩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吳吟

東甌詩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吳吟

東甌詩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吳吟

東甌詩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哀思百鳥吟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存 永嘉張氏

家大人跋張虎文父子詩集後松濤閣詩曰甌吟吳吟燕吟粵吟哀思
百鳥吟者凡五種永嘉張元彪虎文著柿園詩二冊不分卷數則虎文
子正宰所爲也虎文詩有張芸墅王西莊侯夷門諸序跋而正宰詩錢
唐袁簡齋爲之論定皆有推許語蓋虎文父子當時固以能詩名者矣
予考郡志循吏傳言虎文所著尙有家鑑而百鳥吟顧無之柿園集則
郡志亦未著錄殆修志時正宰集尙未出歟張芸墅序稱虎文詩假途
漢魏接迹漢唐誠爲過譽獨西莊言以性靈勝則近之矣而柿園集予
亦恨其詞勝於意蓋於詩皆未爲諸極然循吏傳稱元彪父子雷素多
病湯藥必躬調以進父患齒血出百治不效元彪呼天請代即夕而愈
及其以拔貢爲海康知縣抵官日於城外飲陸公泉賦詩勵志颶風爲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天

災元彪請發倉粟及軍需銀以賑府持不可元彪奮曰必待報可而後
賑則我民轉溝壑矣專擅之咎某任之不以累公即賑如法所活數萬
人尋以親老乞歸父臥病不解衣帶者彌月父卒哀毀成膈疾然則虎
文固孝子而良吏也嗚呼天下文學之士務自繪飾爲名聲及其施之
事爲往往顛倒錯亂而無足觀而汨沒於貨利以自喪其守者皆是也
至於門內之行求其誠篤而無憾蓋已少矣如虎文之行有本末又何
必以文重而其文願不愈重哉張氏永嘉望族而虎文世居郡城松臺
里郡選舉志有康熙壬午舉人張式需式需子有乾隆丙辰舉人張元
旭甲子舉人張元觀元觀嘗爲國子助教亦能詩有願齋集王西莊嘗
爲之序而今不可見矣虎文於願齋爲從兄而虎文爲雍正己酉拔貢
子正宰副貢正齋拔貢蓋百年以來永嘉人士能以讀書科第世其家
者甚可慕也同治丁卯二月

案張海康元彪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陳氏 敦讓 南雁山人集東甌詩存四十一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漱芳文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二

佚

案陳長甯敦讓乾隆溫州府志仕績傳有傳

徐氏 炯文 春秋韻語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存樂清徐氏藏本

周長發序子友樂清徐子炯文經明行修士也歲乙酉以手纂三經彙解質予葺萃羣言折衷至理粹然為儒者之言其邃於經也子蓋知之稔矣今復以春秋三傳中列辟羣工綜覈二百四十年間時事獨出俾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論作為古風以判廢興而別邪正斯益精矣夫詩之教溫柔敦厚春秋之教比事屬辭或者疑古聖垂訓之意各有專旨非可以強而合之也然獨不聞詩亡然後春秋作乎詩之作也有美有刺緇衣以示勸巷伯以示懲此其義亦大彰明較著已春秋一魯史也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非體詩人勸懲之意而凜然大義之不可假易乎則以春秋繼詩之亡何不可以詩釋春秋之義也蓋春秋自左氏公穀而外有鄒夾二氏其書皆不傳漢興胡毋生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一時弟子如蘭陵褚大東平嬴公董皆能不失師法瑕北江公受殺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厥後魯榮廣皓星公蔡千秋梁周慶受而卒業焉左氏作傳以授曾申閱數傳至漢張蒼賈誼均祖其說迨劉歆王期何休鄭康成諸儒之說出而左氏到今行其義春秋之學亦既詳哉言之矣徐子取材三傳而論斷俱準胡文定故其沈鬱頓挫一似胚胎少陵而

其磊落光明又絕類君鄉梅溪王公嗚呼汲古如徐子可謂好學深思宏雅博物君子矣安得吾黨之士起而師其意以肆其力於經而知詩與春秋之意皆殊塗而同歸也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李氏 國選 青崑詩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青崑李知縣國選廩生君城子乾隆溫州府志咸豐樂清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林氏 元炯 愛日樓詩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對松哦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林上梓子元炯選貢沅陵丞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

三

東甌詩存四十一林元炯字謙尤瑞安人雍正乙卯選貢官沅陵丞

周氏 天履 殘稿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周處士天履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黃氏 雲岫 靜觀樓詩集東甌詩存四十一

未見

案黃國學雲岫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蔡氏 宏勳 雪齋詩外集東甌詩存四十一

未見

案雪齋蔡處士宏勳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林氏 文朗 靜齋小草東甌詩存三十九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並作靜齋集陶小草

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九林文朗字季蟬樂清諸生著有靜齋小草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靜齋集陶小草林文朗著彭啟豐有敘

案以下七人事跡並無攷其集並載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當

係雍正以前人今彙附於此

林氏文煥博笑集東甌詩存三十九

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九林文煥字友斐樂清諸生著有博笑集

何氏應溥修閒居士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九何應溥字天如永嘉諸生

案天如子愈楷乾隆歲貢見東甌詩存四十三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

王氏之揮存誠齋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以下五人籍貫並無攷

永氏公亮不孤齋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陳氏日堯酣叫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釋霽深雪草堂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釋素心羅峯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胡氏清約園詩集東甌詩存三十四

佚

東甌詩存三十四胡清字維深瑞安諸生著有約園詩集

案以下四人事跡並無攷東甌詩存錄其詩次康熙雍正諸人

開今附於此更攷定

王氏漢孫自怡集東甌詩存三十四

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四王漢孫字長雲詠子著有自怡集

梅氏占魁磨玷齋集東甌詩存三十九

未見

東甌詩存三十九梅占魁字亦九號溪菴永嘉諸生著有磨玷齋集

釋一覺鋤餘集東甌詩存四十五

佚

温州經籍志卷二十

東甌詩存四十五一覺字悟生號均軒瑞安人九峯寺僧著有鋤餘集

謝氏鳳才梧桐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九乾隆府學歲貢謝鳳才家貧好學工詩文

案謝歲貢鳳才字聖遷見陳鏡帆東甌文存目錄

朱氏鏡物東村遺稿東甌詩存四十二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二朱鏡物字鑑凡永嘉人乾隆歲貢有東村遺稿

延綠堂遊仙詩選鳳乘補十二乾隆永嘉

未見

陳遇春東甌文存東村先生素有文名明經馬茶圃刻其遺稿小遊仙

詩七絕句一百餘首讀之清空一氣皆天籟也

甌乘補十二延綠堂游仙詩選王執玉序永嘉朱鏡物著
余氏學禮文航漫錄

二卷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八余學禮著有姓氏箋林四卷及詩一卷待刻 九文
航漫錄余學禮撰

曹氏川印浦詩文稿甌乘補

未見

甌乘補十二印浦詩文稿曹川著未刻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乾隆拔貢曹川居府城考選教習

孫氏希旦求放心齋詩文集家大人敬軒先生行狀 嘉慶瑞
安縣志九作孫編修文集二十卷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書

子諫敬軒府君行述所著文集約三十卷瑞安孫
氏錄本

家大人敬軒先生行狀著有求放心齋詩文集若干卷而詩尤清遠有

王維孟浩然之風今他文多散軼而詩特為世所傳誦

林氏露杞巖詩集東甌詩存
四十二

未見

案杞巖林郟城露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有傳

余氏永森濟麓齋詩集東甌詩存
四十二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三余永森字庭樹號蓉谷國光子乾隆甲午舉人著有

濟麓齋詩集

張氏天樹旅中草羅陽詩
始一

未見

羅陽詩始一張天樹字兼木一字文麓邑諸生所著有旅中草

周氏啟邠葵園禱咏羅陽詩
始一

羅陽詩始一周啟邠字公居號聖村貢生所著有葵園禱咏

案張兼木周公居一人時代未詳羅陽詩始錄其詩在曾復齋

曾氏鍾復齋文集

二十一卷

存嘉慶庚辰刊本

文所以載道五經四子書載道之文盡焉矣後世著述代出凡在通儒

類各有說願經書之文得後儒之說而其道益明亦有經後儒之說而

其道轉晦者凡以汎言夫聖賢之道說者殆日精細語夫經書之文說

者難皆推也此其間或出一時之見或承師說之訛學者讀聖賢書信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書

道期篤而見聞貴多亦闕所疑殆焉斯可也何事窮其說而必自為之

說嫌於入吾室操吾戈之所為哉雖然五經四子書斯道之規矩權衡

猶生人之於布帛菽粟也其道不可一日離其說斯不容毫釐差愚以

為欲求聖賢之道莫若還理聖賢之書欲正經書之說莫若還從經書

之文竊嘗持此意以矻矻窮年而眾說之紛歧於此辨即經書之真贋

亦自此分今此首且皓然白矣雖從俗宦每夕當公退之餘一燈獨坐

率手展一編反復涵泳久之終覺不自為之說有更無庸多讓者

因取向所得之火中幾首經說并追述所未錄補作所未詳以付剞劂

至於生平所閱歷若問答記序之文於政教彝倫之道或小有關亦附

集焉通計共若干卷後之學者其亦有尊信之者乎則所幸者豈直此

生甘苦不至與身俱沒當亦五經四子書所樂得有是說哉時嘉慶二

十五年歲在庚辰七月丙子曾鏞序

古今之治術古今之學術爲之也而要可一言以蔽之曰簡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惟易故簡簡內聖外王之要道也古之聖人皆以簡自治以治其民自治簡則主一而心不所以執其中而無不敬治民簡則主靜而民不擾所以建其中而無不平此唐虞三代所爲以學術爲治術而天下悉相安於易知易從之理也降至夫子不獲以治術行其學術不得已乃傳其道於六經其書雖多而其旨則一無非以至簡之道爲天下後世告耳願自漢以來解經者非失之淺陋則失之支離至今不下數千家其言愈煩其經愈晦學術不明治術因之而其蔽則皆由不簡豈知聖人之道至簡而賅是以聖人之言亦至簡而文今乃舉其直捷者而迂曲之其渾淪者而破碎之非不盡其精微毋乃傷於廣大無怪乎自漢以來學術之日晦而治術因之亦紛矣愚竊以爲六經之旨本自昌明如日月之經天也本自貫通如江河之行地也特爲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美

說者障之以雲霧而使之不明塞之以沙礫而使之不通所以六經之書亡於秦火者其半而亡於諸儒之訓詁者其全也今欲掃雲霧而除沙礫則莫如盡置漢以來之訓詁而惟讀本經若此身親列聖門然乃不知有漢無論其他於是即以本經注本經而昌明者復昌明貫通者復貫通自有以豁然見聖人之學至簡而易知易從初非如爲之說者之煩而難盡也以爲學術則簡而明一言可行以終身以爲治術則簡而決無爲可登於邱治惜乎自漢以來未有以此治經而治民者予曾子生平數千載之後悼經學之日晦於諸儒而慨然念聖人之學之不傳也獨以聖人之經注聖人之經其爲說也乃始舉自漢以來訓詁之說而一空之第沈潛乎本文之義而經旨自出一爲之去其障而其光炯然仍如日月之經天一爲之開其塞而其流汨然仍如江河之行地於唐偉矣自有六經以來天不生吾師萬古如長夜也天既生吾師萬

古開羣蒙也而要其爲說可一言以蔽之曰簡言簡而六經之理得矣不寧惟是子曾子之於簡學術然治術亦然今讀其文集所論自治之術剛以制心恕以濟物惟簡也是真學問也所著詩古文詞氣浩而直骨高以峻惟簡也是真文章也所答問政之書貫澈古今切中時弊惟簡也是真經濟也少壯以簡之道讀羣經以踐之於身力學復古獨得於心人罕知之惟以文名一時亦復深自韜晦不求人知及其司鐸浙水上之人有廉其學之達時務者爰薦之於朝來令東安廉而明仁而怨民感之爲德政歌榜於四衢於是人皆知其爲循吏也而皆不知子曾子之所以治東安者特學術之見於治術者之小試而其學術之獨得於簡者固爲自漢以來諸儒之所不逮而獨有以接乎數千年不傳之傳其爲功於聖門者初非人之所及知也然而其治東安者簡之爲效已可見矣昔子周子起北宋時人見其樂山水也則以爲高人見其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毫

決疑獄也則以爲良吏獨子程子之父有以知之後乃得子程子之表章之而其學遂傳子曾子之門章不知其孰爲程氏者顧其學之必傳則天理有必不容沒而聖人之靈有必爲之佑也不然其家災於祝融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矣而此集乃歸然獨存非天之理於是在而聖人之靈陰有以呵護之有不爲灰燼者乎章不敏以丙子春主講泉陵得謁子曾子於行館謬以爲小子可教而納之門牆乃始以生平所自晦之學而盡洩之於章章亦何幸而得聞夫子之至論也哉其素所著述多散軼無存者燼餘之文哀成此集曰吾將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久矣子其人也勉之哉章聞而愧汗竊勸夫子付之剞劂氏以俟後之君子子曰可刊既竣章乃敬讀而跋之之後之學者其亦可以知聖人之道矣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十月二十有五弟子武陵楊大章敬跋

案曾知縣鏞華究理學宗法洛閩以拔貢爲湯谿教諭俸滿保

薦擢湖南東安知縣治尚廉恕民感其德儀徵阮太傅元桐城汪總督志伊無錫秦侍郎瀛咸器重之所著文集為卷二十有一然雜文塵五卷餘皆經說也集中若蒼秦觀察論防海事宜蒼汪中丞論治二書並見集及代某人擬海塘疏十諸達利弊足規經世之學其他文亦簡樸有法精於譚理惟甄綜未博致證間有疏舛如仁說謂心之德謂之仁猶果實之心亦謂之仁不知宋元以前本草方書果實之仁並作人也金泰和刊本草重刊乃改作仁說詳地大何如說謂地大如月月大如日不知段玉裁說文注八上地大何如說謂地大如月月大如日不知天算家謂日大於地地大如月有實測可證也並集其經說大指主於涵泳經文推求瑣詰其閒如據漢志證洛書即洪範初一至初九之文是數非圖正宋以來圖學之誤集據春秋公穀二傳及荀子史記證子糾為齊桓公兄正杜預左傳集解及朱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美

子論語集注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之誤七據史記索隱證左傳穆陵為楚境正杜解以為齊境之誤八據左傳晉有中軍尉上軍尉國語晉有元尉與尉證月令太尉非秦官名十據鄭康成說定中庸蒲盧為蝶蠖正集注引沈括說之誤十五若此諸條亦略涉漢唐舊註至於辨先後天圖為丹學集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古文妄分為三十三三笙詩非無辭五論語犬馬皆能有養犬馬非席父母十大學無錯簡缺文在親民當從古本十五之類亦能不囿於宋學之門戶惟其中多論虛理往往憑臆窺測又在喜譚文法尤非詁經之體至其獨標心得自矜枞篋者又多儒先所已言如論易尊酒益貳用缶當讀貳字句斷則不知王弼陸德明已有此讀集論詩騶虞叶韻之誤亦未攷陳第顧炎武諸人之說五則信手成篇不甚攷覈之弊也至於易說三

十三篇乃其生平所最愜心者然其易爻說謂爻即變卦一卦之變凡六十有三六十四卦實四千三十有二爻今爻辭三百八十四非完書則執焦贛易林之例疑文周之經易象說二篇又皆漢儒之陳言連篇累牘徒費簡札其餘亦尠精論蓋復齋之治經其長在於獨抒所見絕不依附前人其短在於自信太過不復博稽古訓瑕瑜固兩不相掩也

復齋詩集

三卷

存嘉慶庚辰刊本

余嚮為集生平舊詩草曾記以詩皆實情也既小成拙集即以此為自序可矣其終篇云豈有他可取一真堪自怡謂不堪持贈人也夫真耳何為又堪自怡乎哉雖然真亦焉敢易言也嘗觀詩三百篇自受釐陳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完

戒與凡主文譎諫之作其寄託愈無端其辭情愈真摯凡所為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非真何以哉至於五言肇自漢京若蘇李贈荅與無名氏十九首其纏綿忠厚愴怛浩歌所以遠出後人者則以其觸發之真有非後人可得而做者在爾他如陶靖節胸次浩然天真絕俗無意為詩而其詩之不可及亦即在真杜少陵胸次闊闊天姿憤厚說者謂其詩都從一副血誠流出亦惟真然也竊嘗謂學者凡為詩文莫要於真儒風骨非真不峻言旨趣非真不永辭不真斯濫情不真斯誣真又易事乎哉自惟鈍拙非情到萬難已未始有詩其鳴出自不得已故其辭雖鄙俚不足觀而此身之所閱歷與此心之所感發即事過境遷越數十載但取舊作試自長吟不勝猶自有永歌不足有味乎言之者惟於當日事情此生甘苦未嘗少有所虛假故以為一真堪自怡云爾抑未知無幾拙集以云理性情亦少有所可采焉否邪時嘉慶庚

辰年八月癸巳曾鏞序

羅陽詩始二曾鏞字在東一字鯨堂晚號復齋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官

湖南東安縣知縣有復齋詩集 先生詩不事琢鍊純以氣行

案復齋古今體詩三卷總百九十五篇別有首末二卷首卷為

箴銘之屬有韻之文末卷為試帖詩其編次體例為古所未有

其古詩清健閒近蘇陸律體瓣香元白多質直流易之作然終

嫌拙率未臻超詣董霞樵謂其不事琢鍊純以氣行則瑯評也

曾氏儒璋依綠園詩草東韻詩存四十四

未見

曾鏞家瓊圃吟草序詩者發於情者也胸次不同託興亦異古之以詩

傳者雖工拙雜陳大率視此故情苟不固乎俗皆能有以通其意而自

鳴以詩而說者輒以為詩有別腸陋矣余同族兄瓊圃向以處於遠不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學

獲熟悉其情戊戌夏得見於京邸倒屣相迎下榻對晤豁如也今且六

數年矣所以得諸性情者既真而遞觀諸倫常政事交游間者亦深且

悉未嘗不歎夫人聰明志略師其意而為之所謂繩削不煩而自合者

蓋其胸次固侔乎遠也而於詩何有耶公退之暇嘗試與擊鉢立韻初

不必刻意求工而天機所到雖宗工哲匠無多讓焉余苦不工詩而天

假之以窮行將愁其心腸焚其意緒俾得以一青瑣發之而瓊圃輒自

以其邇年吟草屬鄙言以序之嗜詩亦何足以見瓊圃瓊圃亦何事以

詩見方今 聖天子親簡羣工特以觀風宣化之任任瓊圃瓊圃誠

篤其性情以荅揚 休命潤鴻猷以大雅覃粉澤於遐方使天下四

方知 盛朝文治之隆不必在經帳提衡之職憲府廉明之治不少媿

詩人忠厚之風則凡俊髦之絃誦童叟之嬉遊與夫野夫遊女之沐浴

膏澤咏歌勤苦凡所以和其聲而使之共鳴國家之盛者彬彬乎皆瓊

圃吟草也瓊圃何必詩雖然詩發於情者也昔人誦老圃秋容之句知

魏公晚節即此見焉余復瓊圃詩余亦有以知瓊圃之不負 天子

使而非直為宗人光也故於其行也謀所以贈之言者因綴以為序復

文集十九

曾鏞復齋詩集三家瓊圃名儒璋官刑部郎中方予酉都時愛好特甚

甲戌出任興泉永道不數月而卒

東甌詩存四十四曾儒璋字玉西號瓊圃永嘉人歷官部郎出為福建

興泉永道著有依綠園詩草

余氏國鼎兩峯山人詩錄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乾隆辛亥府學歲貢余國鼎 九兩峯山人詩錄余

國鼎撰永嘉張元觀序

温州經籍志

卷二十

學

李氏錫齡燕山吟草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一卷

未見

道光樂清縣志十乾隆壬子科舉人李錫齡由優貢舉順天鄉試義烏

訓導

張氏元觀頤齋集王鳴盛松濤閣詩序

未見

張氏正宰柿園詩草

一冊

存永嘉張氏藏鈔本

乾隆温州府志十九乾隆癸酉府學副貢張正宰元彪

施氏元孚釋未集王杰葆瀆閣集四作釋未小今從成豐樂清縣志十一

四卷

存樂清施氏刊本

釋未集者樂成半畊堂居人之所作也居人姓施氏其所居之邨曰蟾
河河有六洲故自號六洲生安居食貧備工藝殖春畊綠疇秋刈黃稻
取其稔粒以供王稅擷園蔬以充庖醞秫酒以泛觴漁釣河濱擊蠶膾
鯉晨夕自如以度歲月性儉愚不諳世事不慕繁華惟於文章嗜之不
敦居常隨興荷鋤行吟隴畔所見景物瑰奇人事變遷有觸於中必寫
以文故凡陰晴雨雪之朝星霜月露之夕起居酬接歡愉悲憤之際釋
耒鋤輒搦管吟唔不計工拙意之所趨即煩楮墨畧無容心也故其文
如邨霞如野綠如古木翹出而瘦曲如山石肖物如欲缺不周如幽澗
出泉自流而自鳴蕭淡無華簡率不莊田野之態也每畊耘暇披卷繙
閱有見而嬉笑者有見而慚愧悲賦交集者有見而怒目切齒者作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墨

情不一致故文不一致也文不一致故閱之之情亦不一致也然不敢
誇於眾惟良朋至則出而示之相與齷瓜酌酒究其是否有教則改之
不吝故稿多塗注如此者若而年積為文若干首有數十言成章者有
多至百千言成章者俱哀而藏之名之曰釋未集或曰而文既集之矣
無序盍請於大人先生居人復之曰物之急於用者非先容無路故下
和一盼璞玉珍奇孫陽裹足驢蹄淹棄若斯文也方且寫曲野之閒情
譚幽人之細事不敢問世奚邀靈於孫下耶乃研墨拂楮自書其故於
簡首

山水之與文章交相益者也宇內名勝不經文人之筆舌則不顯而文
章瑰奇尤山水之助居多焉然亦有不能兼焉者深清閣集四無字嘗見處城
市者起高臺飛觀瞻遙山之寸碧俯遠水之一泓且鳩石尋那穴溝借
瀦流連嘯咏而不自已至於家在深山聽泉倚石無輪軌蹄渴之苦往

往以為寥戾岑寂而去之蓋其領會不同者矣樂清東南山水窟也
施子生長其閒巖居川觀之暇懷鉛握槧積成卷帙持以質正深清閣集作求
序於余余將何以益施子哉然余家西秦當龍門華嶽之間又嘗歷燕
趙韓魏齊魯吳楚間越之郊山川風土時往來於懷且屢膺衡文之任
則文章又余分內事也因取其釋未草覽之其紀游者居十之三四至
辯論書序諸篇俱有法度不為輕佻纖穢以虧其正氣也不為牛鬼蛇
神以肆其誕幻也較之古人未知何如而其不事剽竊不諛正理如峯
之出雲水之興波大抵非務為文言以華世者庶幾不背如古之作者
與矧夫龍湫雁蕩謝公屐齒所不到其渾樸元氣未經發洩則施子之
文未必非山水為之也余按試浙東天氣漸寒木葉未脫迫於官程未
及遍探奇奧所過佳山水未嘗不停車流覽見壽藤古樹杈枒蟠結於
幽巖絕壑中時時彷彿施子之文施子昔曾志雁山矣今雖老神明未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墨

衰尙其益肆力於文而以其鄉之山水一一志之并即寄余以供余之
臥游也夫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初冬督學使者韓城王杰書於甌江試
院

昔太史公周覽宇內名山大川以胸中之奇氣與山水之奇相遇遂發
為宏肆沈雄空前絕後之大文章故余嘗謂天地閒之奇山水即天地
閒之大文章吾人苟有得乎山水之趣則奇山水即在胸中而大文章
自在吾筆下矣今於施子六洲益信余家居時已聞樂清有施子曠達
士也少年鏖戰場居不得志遂放浪於山水閒借筆墨以自鳴及余秉
鐸樂庠施子於癸巳後三月持其所著釋未集示余余受而讀之欽崎
歷落渾脫瀏灑既非臺閣之癡肥亦異山林之寒瘦三復後恍置我於
盤岡復嶂流水懸泉之閒施子非有得於山水之趣亦何能濡毫吮墨
為是文章以自表見哉余因之有感矣樂成故多佳山水而雁蕩龍湫

之勝甲於天下施子每遊其間輒留連旬月而返凡幽隱詭怪之境爲
山僧野叟足跡所不及者無不一一搜剔故嘗嘗有雁蕩山誌爲當時
名公鉅儒所識賞一披覽焉則知名山如五岳與夫神幻之峩眉秀麗
之武當曠蕩之終南峭嶮之三峽以至匡廬武夷天台羅浮太行五臺
諸名勝水則黃河之迅急長江之洶湧錢塘之怒激洞庭彭蠡震澤之
浩淼其天然雄偉工巧無復有過於雁蕩者而施子浸淫其中領畧其
妙是舉天下之山水何一不納諸方寸中又何必如太史公之周覽名
山大川然後激發其奇氣哉昔謝靈運癖於山水靡所不至獨失一雁
蕩千古憾之今施子於雁蕩如是可無遺憾則施子之有斯文宜矣持
此以告施子施子其以爲然乎卽以此弁於篇首可也時乾隆二十九
年歲在甲午仲春中浣三日龍岡張凌霄頓首拜撰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巽

獨也我至焉人亦至焉人與我同嗜焉非與也有與者焉畏不敢入也
蹇不能入也易與爾不求入也謂之不讀古不游爾矣不讀古不能游
也不游不能讀古也雁山者奧區也六洲施生能遊焉其游無徒也窮
山迥寒沈思獨往變幻喜愕端倪呈露生所入與之與者也游而記之
如其游也無畏無蹇無易心爾生可謂能汲古矣其游乾隆癸亥冬也
以紀游質余丙寅秋也五載矣余弗暇評臨生請之五載矣評而歸之
庚午十月三日也學山金洪銓釋末集

案施六洲釋末集凡文八十四篇游記殆居其半冊首增金知
府洪銓雁游二十八記敘然集中所載遊雁山記實止二十三
篇殆編集時有刪併也此記初彙蓋欲單行故金爲之敘今既
其目於地理類而無別本且篇數又復有刪併故不復著
均錄金敘於此記文奇崛足與五峯十記並傳他文亦清矯
無俗語惟取材少狹故往往工於小品而窘於鉅篇尙未能頗

顏古人耳

馬氏 世俊 夾鏡亭詩草 東甌詩存 四十三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三馬世俊字挺秀永嘉人貢生著有夾鏡亭詩草

甌乘補十二夾鏡亭詩集金姓序永嘉馬世俊著

王氏 清輝齋藏稿 東甌詩存 四十四

佚

東甌詩存四十四王涌字南永號龍川永嘉人乾隆歲貢著有清輝齋

藏稿

張氏 慕母 船屯漁唱 甌乘 八

一卷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巽

甌乘補九張潛齋慕母曰平陽故橫與船屯也志勅於元初後代有增
修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泛覽之暇并及謠傳綴爲韻語一百首敢附
采風之作聊備榜人之歌云爾 原注船屯

案張潛齋亦字潛哉平陽明經嘗從鮑涿飲廷博鈔林霽山集

蘇璠霽山集跋稱其好古工吟咏 詳十九卷林

謝氏 立 自怡集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謝天埴子立詩翰亦韶秀著自怡集任白水令

東甌詩存四十二謝立字與可天埴子任白水令

徐氏 邦 慕南文集 道光樂清縣志 十一

卷

存 樂清徐氏 藏鈔本

道光樂清縣志入徐邦垓居縣城邑庠生號慕南研究理學著有慕南文集冠以操存錄永嘉陳之恕謂可與儒志編並

趙氏

東甌詩存四十二趙此樂清諸生著有中和集

案以下七人事跡並無攷其詩並見東甌詩存當係乾隆以前人今增於此

潘氏 青元 橋園集 東甌詩存四十二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二潘青元字越几永嘉人著有橋園集

陳氏 之恕 稻園襟咏 東甌詩存四十二

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吳

東甌詩存四十三陳之恕字道源永嘉廩生著有稻園襟咏

曾氏 立勳 隨意消遣集 東甌詩存四十二

未見

甌乘補十二隨意消遣集曾丹橋立勳著未刻

東甌詩存四十三曾立勳字銀川號丹橋永嘉諸生

周氏 京齡 曠沼詩草 東甌詩存四十二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三周京齡字靜山永嘉廩生著有曠沼詩草

唐氏 嗣益 東園詩稿 嘉慶瑞安縣志九

伏

東甌詩存四十四唐嗣益字象謙瑞安人廩膳生

釋宗 耕餘集 東甌詩存四十五

未見

東甌詩存四十五宗相字卓仁永嘉張氏子住際溪著有耕餘集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終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

吳興沈維伯校

吳

集部

別集類

國朝

高氏 溥 柏園詩稿 鳳乘補

未見

咸豐永嘉縣志十三嘉慶元年丙辰歲貢高溥浦江訓導

趙氏 貽瑄 存脩齋詩集 咸豐樂清縣志十一

佚

咸豐樂清縣志十六趙貽瑄號灌松少而藝善醫好談嘲晚年精於詩律有十聲詩為李石農中丞所賞石農先生贈詩云生也清苑裔家學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力振之讀生有聲畫侑我無盡局又曰兩耳久重聽對面語不知我以筆代舌生以手支頤相視忽大笑促坐能忘疲蓋錄實也年八十餘卒著有存修齋詩集古體如出塞云寶弓三石強寶劍三尺長亦知臨戰陣不死必瘳傷驅馬又駐馬下山復上山豈不憚艱險身在戎行閒近體如玉壺山道中云鄉思日以遠崎嶇客路長怒流能轉石高嶂易斜陽雲物自秋色衣襟生晚涼羨他天際雁千里一迴翔秋杪柵溪道中云寒流清淺漾溪沙高下山樓八九家一夜西風吹落葉柵林干樹誤梅花佳句如過仙巖寺半壁來飛雨千峰自夕陽寒月云宵征千里雁夜色一庭霜山行云失計十年仍作客行程三日飽看山風格頗似雲松蕩南兩先生

案趙灌松樂清人乾隆戊申與高博泉聯凌雲社有菊影酬唱見瓠乘補十卷總集類今均於此

陳氏 舜咨 茶話軒詩集

二卷

存樂清董氏刊本

昔人云得一知已可以不憾士之樂有知已也如此然古來才人著作多湮沒失傳是其平生豈盡無知已哉然則知之於當時固不如傳之於後世也吾師陳春隄先生少負雋才未冠籍於庠名重一時秋闈屢蹶壯歲膺拔萃科遂以明經老當時如阮芸臺劉仁芳兩宗師秦小峴朱滄湄李石農三觀察莫不嘆賞其詩文李公知之尤深羅致幕中凡撰著必屬商訂陳泉溟南挈之偕行主賓相視莫逆雖牛奇章之於樊川范石湖之於放翁不是過也越數年瞻懷桑梓俶裝東歸偕二三老友徜徉松臺華蓋閒既而渡江而北講學吾樂梅溪金鰲兩書院東望雁蕩西攬玉虹而簫臺丹霞諸山羅列几案願而樂之有終焉之志日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與門下士把酒賦詩翛然自得人或以抱才不遇惜之坦如也先生工書畫善古文尤長於詩沈酣古籍擷其精英平生懷人感事牢騷不平之概皆於詩發之晚年手寫茶話軒詩文定稿授其婿董茂才福疇福疇好學能文其配陳孺人亦讀書知大義相與保守遺編兢兢不敢廢墜節衣約食為割副資雖邁疾彌留時猶以此請託福疇踰年福疇校詩集竟釐為兩卷先授之梓余思才如先生又得知已如李公為之延譽宜可以翔步木天和聲以鳴國家之盛而竟至終老牖下僅留此數卷遺墨掩閱後行中倘無人焉為之表章更數十年蟬蝕鼠穿煙銷塵滅將不可復問矣昔昌黎詩文賴李南紀而傳蔡中郎遺書亦由其女文姬誦述以顯於世福疇憐憫于孀翁遺集雖風鶴訛言未嘗中解視南紀之從容編輯為尤難而陳孺人繫念先集臨沒不忘方之文姬何多讓焉余既喜先生詩之得傳又念東甌多文學士其間才如先生而

不得知已得知已而終不遇者往往而有安得為之戚友者盡如福疇之用心蒐訪其著述次第刊行俾文人靈奇光怪之氣而不至湮沒而不彰此非後死者之責耶濡筆及此為之悄然敢以諭吾郡之有心文獻者咸豐丙辰三月上巳日門生林啟亨拜序於吉亥堂時年八十有五

歐乘補九吾溫陳春堤名舜咨詩文拔萃觀察李石農調擢滇藩聘往掌文歸里後杖履優游為人樂易平生嗜茶及老病惟啖餅故有蕭閒長說餅多病但看茶之句

咸豐永嘉縣志十三嘉慶六年辛酉拔貢陳舜咨

葉氏嘉榆仰止集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卧游百詠寶香山館集十七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未見

案鮑石芝輓葉篔簹林先生詩注云卧游百詠尚少一首未續

舞鶴間吟寶香山館集十七

尚志堂詩文集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還珠亭日課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晚園小稿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潘氏宗耀五椽一研齋詩鈔

未見

潘氏宗耀五椽一研齋詩鈔

六卷

存永嘉潘氏刊本

永嘉當閩浙之要衝控山海之雄勝僊都石門為之輔甌江雁蕩萃其奇巖樓噓氣而霏霞龍湫噴瀑以垂練此詩境也其俗則邑居隱賑海錯駢蕃方空機絞之勤茹蘆染凍之巧柑金色以騰采茶珠顆而涵映此詩材也吾友虹橋少長是邦延攬名勝以識與學之博綜境與材之全故其詩能疏淪性靈屏除綠飾重以舉能邑宰需次河壩挽粟飛芻聲邪許以盈耳垂虹偃月工隄埵以關心與夫春漲桃花秋風瓠子牲空沈馬民且為魚欄雁戶之流離濤波之安貼莫不即所聞見著為篇章夫人當閒適之時得交游之助相與騁妍抽秘送抱推襟者世多有之若乃宋檣違其用枳棘卑其棲倥偬裝其懷昏墊接乎目則亦徒攀江柳謂此何堪欲唱渭城委諸不暇矣而虹橋鏘英聲於金石盪逸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四

氣為雲煙銅鉢敲來唾壺擊碎擅賈讓之偉畧處安仁之未僚借鄭俠之畫圖成潘閩之題詠境先後其各異材彼此而兼收廉吏可為故吾猶是若此者豈非謝屐陶宅夙契者深吳謳越趁舊音無改風俗葆其醇茂山川蘊其邃幽是用聽鼓應官雖承筭縣之檄餐霞跋石無媿草堂之靈也乎道光辛卯仲秋仁和年愚弟胡敬拜序

天地間有無之數在我目能視口能諷矣乎目不能長視期寓之人之目口不能長諷期寓之人之口古今人重襲之病不知其何以然者矣天地不以為有無而我無於其閒隊露飄風忽焉同迹芳塵委疊誰與扇之虹橋少有僑目長于言情讀書既富其志斐然不肯以側辭自見雖以余為谷音之賞而亦難見其篇及乎筮仕江淮職在執掌壯季墨綬時大可為而顧息影長陰處乎不競豈其中有不自得者也聞其撤瑟之晨齊得喪一死生而獨憶春陰之作登諸篇而後已噫異矣昔

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變也俄而覺遽然周也周耶蝴蝶耶是夢是覺何知其非春陰耶齊得喪一死生文字之不相忘古今至人一迹以相有無於天地亦可哀夫其仲弟小涓致其詩若干曰爲點定序之余用以歎虹橋之逝而以今之目視口諷寓作者之痛而已道光丁亥秋杪青田愚弟端木國瑚拜撰

夫張皇簿領樹作吏之準繩發抒性靈尙緣情之體製拘拘目論鮮不相妨然而柳惲汀洲風流絕唱萊公野渡風舉豪情雖諍訟紛紜而詩筒響答職事填委而文墨芬流則以花紅玉白之章寫其目送手揮之趣詎非雅人之深致粉澤之別才乎此吾友虹橋之詩所由著也夫其生稟岐嶷少耽吟詠登高作賦已裕大夫之材遇物能名時增爾雅之注每當陶舟歲月謝屐穿雲覓句鷗邊注思馳背盪滄波於眼底收却壑於胸中則有觀海游山諸作及其登拔萃科舉孝廉選翩翩乎步金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五

門和玉堂有日矣乃輒紅屐踏弱水頻回靈臺之舍徒居長安之米何索燕市之酒人易散杜陵之秋興頗多被鬼揶揄祇是送人作郡爲他作嫁幾見進士爲官未嘗不玉碎唾壺銅敲殘鉢則有輩下應酬諸作無何圯上僑居河壩試吏勉襄疏濬之策躬效胼胝之勤千里桃花年年春汛一方瓠子歲歲秋風民何爲而免魚戶何脩而聚雁頭如蓬葆悟塵夢兮浮生腸似消湯望鄉關兮何處未免絃閒調促河上歌悲登黃樓則蘇子酬君對白雪則梅花寄友於是有圯上淮橋桃濱諸集洎乎白下蜚聲丹徒承乏發行流水廣判清風印床啟而芝泥香認庭開而草色靜但有恢恢之刃不居赫赫之名何其卓哉獨是落度半生浮沈苦海攝官三月菱舍甘棠單父有掣肘之書泉蘇無醫勞之藥一病不起絕筆春陰吁其悲矣於是江干一集夫五離九折者遭遇之奇也干辟萬灌者鑄冶之力也山水之契雖鞅掌不以喪其眞竹柏之懷

雖脂膏不以易其性以故裁爲花骨雜以仙心豈必三百而傲五陵千首而輕萬戶哉德頻年歎逝感彼川流暇日尋思迷諸夢寐慨親朋之凋喪半是陳人舉屬對之清新喜存舊作相聯花萼令弟既撰其遺文自願榛蕪弁言聊酬乎素諾雅分六集仿王筠筮仕之編精慰九泉正法度賞心之作愚弟周衣德拜序

余幼喜吟詠自筮仕南河後檢存舊作得詩四五百首已卯歲以憂歸里值隣人不戒於火舊所鈔錄無一字存者頻年奔走大江南北塵俗殆甚惟以性之所樂公暇仍不廢此事二年所積得詩二三百首因附以舊稿中所記憶者四五十首並零聯斷句可續而成者亦將及五十首綜計得詩四百餘首余家世居甌之崑陽里先高祖於軒前植楮五本因目五楮名軒續先君子徙居城南僅攜先世一研自隨因不忘舊事遂合并其詞爲五楮一研之齋茲取目自名其集云余時道光丙戌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六

四月中澣虹橋潘宗耀自識

右五楮一研齋詩六卷先兄虹橋先生遺稿也先生曾於宦遊江左之日手錄成編至丙戌冬疾革時特命家人扶坐彊自握管書春陰一詩附之卷末其結習不忘如此丁亥夏瀾奉稿質之端木雀田先生藉爲刪定繼又承胡書農先生益以弁言數年來屢思梓存乃力有未及今秋以試事寓省始付剞劂兩閱月而蕪事噫自今而後先生詩可無虞散逸矣回憶檢韻淮壤敲聲吳下事猶在目而音塵渺不可追披讀一過不禁竊泗橫集也爰和泪濡墨畧陳顛末以志令原之痛時道光壬辰秋杪展重九日同懷弟宗瀾謹跋

咸豐永嘉縣志十三潘宗耀號虹橋嘉慶六年辛酉科拔貢旋登賢書歷任江南鎮江桃源丹徒知縣士民咸愛戴之著有五楮一研齋詩草案潘知縣宗耀以拔貢中鄉舉中年作吏江南不廢吟咏所著

五棊一研齋詩鈔凡分六集首為燼餘集次輦下集皆未仕時所作次圮上集次淮揚集次桃濱集次江干集則皆作令以後詩六集總詩四百單七篇青田端木中書國瑚為之點正大都秀雅可誦文藻亦復斐然亦近時佳集也

祝氏聖源嘯軒小草補十

未見

歐乘補十祝聖源號嘯軒貧而力學詩愛李義山楊鐵崖中年喪其妻子只遺一女詩工雅有奇致嘉慶戊午歿于女家有嘯軒小草季碧山輓以詩云嗚呼祝叟湛然無滓視死如歸委世如屣渺渺雲山悠悠江水時捧遺詩傷心不已詩苟可傳叟也不死歌此短章永懷知己原注

樂園餘

季氏觀樂圃餘小草補十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未見

歐乘補十詩有別才不必盡出于科名吾歐季碧山種茶黃巢松充營卒祝聖源賣茶棧方通販魚計化龍為梳洗匠周士華為鐵工張丙光治銀皆習詩設社聯吟不輟一時有市井七才子之目其詩至今尙有膾炙人口者如季碧山秋夜云雲峰猶剩夏露氣已生秋薄暑消微颯新涼動故愁子懷成渺渺離思寄悠悠俯仰無終極星河澈夜浮默坐思無益高歌興浩然秋風起衰草寒露咽危蟬清響趨羣動殘釭照獨眠平生負豪氣奄忽又經年皆楚楚可人祝聖源鼓兒天詞云鼓兒天詩人夜未眠茶烹活火品新泉茶兒熟鼓兒促冬冬驚醒鄰兒哭鄰兒哭古月生霜照寒屋亦覺新穎碧山名鎮海宇觀樂永嘉人著有圃餘小草平陽華上舍文漪嘗為立傳聖源寓宿具瞻樓嘉慶元年颶災樓壞幾為壓斃亦幸矣原注陳鏡明遇春筆記

華文漪季碧山傳季碧山郡之永嘉人幼孤苦葺蔬醫之以易米日或不再食年二十餘行經學舍聞吟誦聲輒神往於是遂思讀書有老儒憐其志時為講解碧山觸類多通久之益精敏經子百家皆畧通曉尤熟於史遂學為歌詩學書彈精極思寒暑不懈數年書大工詩古今體俱有法度乙丑歲來予里嘗向子縷述半生貧苦狀次年將復出遊病作不果行竟死碧山初名鎮海後自更曰觀樂達原素文鈔二

林氏培厚寶香館集

十九卷

存瑞安林氏家藏鈔本

林君若衣哀輯其先祖敏齋先生詩文遺集將授梓而問序於余受而讀之博大沈雄卓然先輩典型不敏後學何足以贊一詞而於若衣之刊行是集因不能無感焉昔新城王文簡公有言曰每見人家子孫留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八

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易陸放翁記張子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惟某識之非某則皆不傳豈容不急歸邪此意今人知者鮮矣所見葉文莊遺集寫冊與化李映碧別修南唐書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及傳使流通於後世況其下焉者乎嗚呼文簡之言如此而能傳其先人之所可傳者在古昔已為難得矣若衣以名諸生屈志少尹一官其權祗閭令篆也方有寇警軍書有午日不暇給猶能惓惓於先人之著述手澤而欲傳其所可傳然則祖父之樂有賢子孫固不在官之通顯也集中零章斷句悉載靡遺既足見蒐討之勤聞有脫誤並仍其舊尤得蓋闕古意若衣信足以稱賢而無愧矣因書此歸之時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仲春上旬安徽督學使者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修文淵閣校理鄉後學沈祖懋頓首拜撰

曩子按試浙東西徧覽山川名勝之區東甌之雁蕩甲於浙東諸山瑞

安之寶香山又奄有東甌之勝夫寶香視雁蕩卷石耳然其崛起平地
雙峰峭立東環小浦南臨平野面江背郭亦巨觀也雙峰之間有寺吾
友林敏齋曾讀書其中遂以寶香山館名其集焉敏齋爲余甲子典試
所得士自爲諸生卽以博學多識聞於時戊辰入詞垣館課詩賦以及
經進文字一時傳誦分校春秋闈各一所得盡知名士以京察一等出
守重慶再守天津分巡大順廣督糧湖北所至不濫刑不妄取不留贖
愛士恤民頌聲交作至於禁匪治盜振災濬渠河工之險要漕運之機
宜凡關國計民生灑灑數千言上書大府下令屬吏立可興利而除弊
故屢以舉最徵宸聽上方嚮用殷殷遽卒於通州舟次不得竟其施命
矣夫敏齋既沒之十年文孫用光以縣丞來京搜其遺集詩文雜著十
九卷乞余爲序嗚呼余之始知敏齋以制舉就也既而知其爲著作才
矣繼又知其爲循良吏矣今於是集觀其全益信其文學政事兼而有
之其隸事清適而簡當其騁辭宏博而偉麗非東甌淑氣之所鍾而能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九

然歎余既悲敏齋之未竟其用而深喜其孫之能述祖德哀先集以表
章於世異日本家學爲治行宏此遠謨則詒厥之力爲多耳故樂爲序
而歸之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孟冬吳縣潘世恩譔
陳官俊敘余與敏齋林公爲戊辰同年友又同官詞林又同寓宣武門
外之椿樹頭條街東西相去約百餘步朝夕過從得時以詩文相質
兼有陳雲伯端木子彝諸名流數來公寓飲酒賦詩各標新異有時酒
酣耳熱談議風生公獨據事證理歸繁縟於正當蓋中有真得故辭無
枝葉也及出守巴渝本文章爲經濟用政之要一以愛民爲先務其觀
察大名也務除暴以安良其督運荆襄也務汰弊以卹丁精詳周密無
微不至而總以實意流貫於其間故民無不愛軍無不感方冀享遐齡
抒偉畧爲國家造無窮之福乃天不假年不克竟其用嗚呼惜哉公孫

若衣恪守先澤編次公遺集於道光甲辰秋攜至都求余識數語於簡
端余視其人溫恂有書氣是能傳家學者並悉其賢配若眉亦工詩有
琴瑟倡和之雅益以見公之遺澤孔長若衣方將試吏吳門必能殫心
職守克紹祖風無以不由科目少愈厥志余於若衣有厚望焉
三 鈔本實
香山館集無

馮芝敘有真經術斯有真政蹟有真性情斯有真文章古人往矣其精
神與日星並朗殆以是歟敏齋先生子戊辰同年同入詞館卽以根柢
相切劇不屑於鏤月裁雲儻青配紫也然敏齋才長性擊所作詩古文
詞皆有真氣貫注於其間及爲郡守爲觀察又能不負所學一一見諸
行政方之古人詎肯多讓乃未竟其用實志以歿天下莫不惜之不獨
子嗒然若喪也今文孫若衣哀集遺藁將以付梓爰弁數語以畀之老
淚泫泫幾不知悲之所由來耳
惜硯錄三 鈔本
寶香山館集無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

張履誥授中憲大夫湖北督糧道林公墓誌銘公諱培厚字輝山一字
敏齋先世自閩遷浙江溫州之瑞安博覽工文嘉慶九年舉於鄉十三
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歷充國史館纂修文穎館治
河方畧提調文淵閣校理二十一年補四川重慶府知府所屬江面遠
濶行舟時被劫略公以沿江渡船皆盜資命每十船編爲一號大刻船
主姓名於旁畫出暮必歸一船有犯九船同坐盜自是衰止比戶習天
主邪教公摻獲其書三十餘種逐一糾摘謬妄俾之覺悟再護川東兵
備道所屬雷波民夷以細故忿爭有司張皇遠請發兵公不許檄縛其
魁至論如法事遂平在蜀三年丁太蒸人憂回籍道光三年服闋補天
津府知府是冬值大水之後公徧按行屬邑籌度振務凡活飢民四萬
八千餘口先是公數爲大府陳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屢疑其
立異遂嗾大府劾去公上以公往年天津辦振之善疑所劾不實命來

京引見仍以道員用明年授湖北督糧以將漕最得旨優敘十年夏督運抵通州引疾乞休甫奉溫旨回籍調理遽卒於行館年六十有七公所為詩文高華典則顧不自珍惜削稿即為人持去其孫用光蒐羅散佚編為如干卷藏於家

蔡氏 每 半醒軒詩集十六

未見

林培厚序邑明經余梅川先生精於詩大指祖陶韋而出入於鄉四靈先輩故其詩沖和澹雅脩然有遠志游其門者類能以詩鳴而霞陽蔡君遜谷為尤著君性惆儻不喜治家人生產願獨致力於詩每當春秋佳日茶香酒熟與二三同志燃鬚擊鉢聯吟於花南視北閒意興所至率爾休暢造懷指事雅善新聲聞有以談諧迂異相嘲笑者勿顧也所居距余家不數里余歸自東川君迺介其友應君西渠出半醒軒全稿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一

見示而索序於余余謂造物無盡藏惟人所取心聲之興風會代嬗其卓然能自樹立者類皆伐材於古鍊冶於心性不自舒靈觸獨闢故薪火傳而遞變景光燦而常新且夫冶芳絢春而揆天葩者菊有香而蘭有秀也豔姿傾國而寫妍態者燕自瘦而環自肥也詩至今日而家握隋珠人懷和璧取雋於神韻之外運奇於格調之中幾於巧極工錯文章之道與時變通君殆聞風而興起者歟觀其抒寫性情率甲新意險破鬼膽妙解人頤巧而不入纖質而不近俚自非冰雪聰明而又沈浸穠郁於陶謝韋孟香山放翁諸大家鎔裁而陶冶之其能吐棄塵腐擺脫筌蹄若此而大致與宋之楊誠齋今之趙甌北兩先生為尤近所作筆鋒謂惟新惟真兩字汝獨蓋庶幾得失寸心知者而昧者猶汨沒於塵飯土羹之見動相管議是不知吾法中有廣大教主而夏蟲不可以語冰也惜乎梅川先生早歸道山不獲見君之所造就余獨嘉君之不

忘瓣香而能獨標新雋為可傳也輒弁數語於簡端質之西渠其不以余言為河漢也夫 集十六

張氏 秦 小東山草堂文鈔

十卷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七

文章之有駢格猶詩之有今體也貌不同而源則一周秦兩漢以來若屈平宋玉李斯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王褒之屬環采奇藻固已由質而日趨於華嗣是而體成於東京沿流於魏晉極盛於六朝三唐至宋乃一變而格稍卑矣偏解之士高語起衰往往薄駢文為應俗不知少陵不廢江河之說蓋指四傑文言之而昌黎作滕王閣記亦謂名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此杜韓於文章流別所得者深故其持論宏通若此非若後之人斤斤於駢散體貌閒也夫駢散者文之外焉者耳語其精微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一

則必本之以靈心運之以真氣幹之以風骨而後修之以雅詞用能沈博絕麗淵懿茂美斥遠凡近與古文殊途同歸而區區抽黃媿白悅時人耳目者固未足多也永嘉張孟平同年嗜古鑿奇出其素蘊發為詞章駢四儷六窮妍極妙於排比鑿積之中能閒以疏蕩之氣望之錦粲霞爛而其致淵然以清意不為辭掩蓋非僅以抽黃媿白為能事者乃復欲然不自足而以所業見質且屬為序子何足以益孟平哉顧聞先輩之健於此事者其持論皆謂與古文相表裏孟平深造不息底於大成將合東京魏晉六朝三唐為一爐之冶淵色古音高格宏指上可以潤色鴻業銘介邛而勒燕然下亦可吐納英華發揮情性如詩之有古今體皆出於心聲要為可傳而已此一編也非即大輅之椎輪增木之積水乎道光元年春正望九日侯官年弟林則徐序 夫晉朱麗辭胎乎漢魏韓柳振起不薄庚徐原其文體異條共幹合軌

分涂彥和所謂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者也李唐以下雜析迺甚青絳論
本金翠綴脛似侈剪裁之工銓務切合之巧兩宋頹靡遂無足稱八代
衰弱輒因啟謗此則鄭曲雜雅謬謬縣律之窳樞醜女效施并憎巧笑
之容態矣孟平先生枕肱執文顯爛駢耦元瑜之驚采臺閣孟公之蜚
英簡翰植機之擅能頌讚蔡樊之致美序篇靡不如青儷白裁霞製雲
鬱若崑鄧翎如匏竹挾似錚以超乘滌庾徐而巧靈使覽者眩豔夸飾
欲蔑兩宋而方八代荀卿有言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今於孟平信
之余頗同嗜斐謝能採華媿許楊修之定文竊比元晏之歎慕有慙嗶
引聊志傾誠云爾道光五年天中節福州梁章鉅謹序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一

案張河丞泰青以舉人入賞得官需次河壩工駢體文所刊行
文鈔凡七十四篇藻采富麗頗近陳檢討維崧惟琢句過工間

傷纖靡未能上溯六朝下規四傑耳末一卷皆乾嘉間代達官
進呈 萬壽謁 陵詩頌樂府及謝 恩表摺蓋亦需次河工
時所作也

周氏 吾靈山草堂集 雜陽詩 始二

未見

羅陽詩始二周吾字子台別號穎翁原名天拱布衣著有靈山草堂集
林氏 文翰 待鋤草 雜陽詩 始二

未見

羅陽詩始二林文翰字藻文號心齋邑諸生有待鋤草
周氏 黃葉山莊集 雜陽詩 始三

未見

羅陽詩始二周峻字子畊號怡雲有黃葉山莊集

曾氏 瑛松亭遺草 雜陽詩 始三

未見

羅陽詩始三曾瑛字寶鎮號癭甫邑廩生有松亭遺草

案曾癭甫瑛為復齋知縣鑄伯子年十八入邑庠尋補廩膳生

汪總督志伊撫閩聘復齋主講正學書院而延癭甫為諸子師

嘉慶辛酉應浙江鄉試卒於杭州復齋甚悼惜之其荅李生合

和書謂其制行非法不言非法不行其事親視于無形聽于無

聲 復齋文集 卷十八 蓋亦篤行士也

董氏 正掄 能不言齋詩文稿 雜陽詩 始四

未見

羅陽詩始四董正掄字引叔號文竿晚號混翁邑廩生著有能不言齋
詩文稿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二

董氏 旂太霞山館文集

四卷

存 泰順董 氏刊本

泰順詩人董霞樵先生卒二十五年其季子盼謀於余門人周禧始得

刻其所輯羅陽詩始四卷更數年其文夫盧贊周始刻其所為湘南集

一卷而盼又哀集先生遺文及詩屬余刪定與陶齋圖延之周禮謀續

刻文削胸甫畢而盼又卒矣可慨也先生未刻之詩又誰為竟其緒哉

先生詩冲雅溫厚卓然中唐名家其為集富甚經亂頗散逸而湘南外

尚可得于首文裁數十篇耳半多酬應之作度亦有佚者然如論泰順

利弊書通達治體釐正鄉賢議詞氣嚴正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泉山記

則婉而多風退之毛穎柳州梓人之亞也文雖不多彌足珍已余聞之

昔者李石農方伯之觀察我區也以風雅提倡兩郡士時則青田端木

太鶴永嘉陳春隄瑞安林石筍泰順則先生皆以能詩被寵異後藩蜀招先生往至甫四十日而方伯遽卒無子幕中賓客星散獨先生留經紀其喪力謀於當道為立後並定其詩文集刻成之乃去故太鶴贈詩有書生風義動諸侯語蔣礪堂制府時自浙至蜀議留先生長錦江書院以諸生不中例不果於其歸也書抵浙大吏盛稱先生學行為浙中人物第一流推獎甚至由此主處州蓮城書院者十年然則先生固不可以詩人盡遇雖窮而名滿天下矣泰順在吾郡為最荒僻自明景泰置縣後人文寥落無大表見於世者顧乾嘉以來曾鯨堂大令以經學古文鳴董眉伯進士以詩鳴近者余老友林太冲廣文博學善著述耄耄不倦不幸今歲二月亡矣茲序先生文固不能無老成凋謝之感又未嘗不幸其邑小而多賢而諸老餘風流韻之所被必將有起而廣續之且恢大之者又何慮於先生未刻之詩莫為竟其緒也哉是為序同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七

治甲戌十月瑞安孫某拜撰仲父止庵先生序

霞樵先生有心維持風化君子也猶憶道光已亥余年踰冠應鄉試時先生已耆不與試適僑居武林余修禮造謁先生喜誘掖後進相接以誠且頗枉顧談今論古藹然可親然於後生踈弛為豪者絕不假以辭色溫而厲和而不流前輩風規真覺可敬忽忽卅四年而老成凋謝亦二十餘年矣今春余擬赴杭道經甌城詰嗣少霞四兄將以先生文集授梓冊中先生手蹟祇六篇餘皆旁人代錄不無亥豕之訛少霞屬余謄清展讀之下髮鬚親聆塵譚時也竊惟先生性情真摯敦古誼每歎風氣日下慨然有挽回之志往往形諸坐論時或流露於筆墨間然則聲歎雖查斯集具存即伊人宛在爰略正譌字并綴數語於末聊誌典型之感云同治壬申孟夏月同邑後學勉之甫林焯謹跋

太霞山館詩稿

二卷

存泰順董氏刊本

湘南遊草序泰順董子霞樵始獲交於杭州崇福禪院讀其詩原本性靈雋永有意味與往還者久之後余之江淮之齊魯之京師十餘年不相聞每與友朋談及未嘗不念羅陽有詩人焉霞樵別後嘗從鯨堂師游東安復之西蜀為李石農方伯商訂詩文俞學使延之幕中交游益眾見聞益廣江山磅礴之氣入其胸中滯其筆下悉見於詩癸未歲自四川歸余適自京師至把手狂喜共敘契濶出其湘南游草屬余為序詩不虛作凡所抒寫本之以性情緯之以新色霞樵之詩於是乎變而益上矣而余有進焉以霞樵之學之才宜乎見用於世不但以詩鳴或和聲鳴盛與舉屢獎拊膺歌於廟堂之間雍容揖讓鼓吹承平此其宜也乃徒託諸弔古懷人之作自寄其抑鬱無聊之意傲昂慷慨情見乎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七

辭余讀其詩未嘗不望其進也因序之他日請念焉永嘉周衣德再拜

張氏仙樓吟稿歐乘補

未見

歐乘補士溫郡學陸曉峰先生嘗稱張柔本春草詩最編麗可喜他詩亦皆警鍊不知柔本為誰時馬蔚霞為余詳述之始知其名森字樹之柔本其號也平生以冷銀為業著有仙樓吟稿原注鄰星舟張丙光子名森字柔本亦能詩工雅過于乃父著有山樓吟稿泰順董霞樵為之閱定之數子者何害其為貧賤原注陳鏡帆十二仙樓吟稿董霞樵選張柔本著未刻

鮑氏作兩鮑雪樓遺詩曹應樞鮑古

未見

曹應樞序詩文者聲心者也於載籍為忘形以古人為託幹根茲動達

真氣成色譬女貞冬青之林外貢蒼潤體操益謚讀雲樓先生之遺詩而破觚爲圓繡帨成藻者庶知屏焉五古觴溢唐初復源魏晉其最著者餘古律則漢西正宗鄒南別子派系所屬寢饋不忘亦辭貌其情矣而唐苑花愁玉門柳怨右丞供奉之技形諸斷句非出曼聲某然燈照心汲雪漱齒取是集莊誦如遇先生於古琴之旁寒硯之北相與敦盟正始滌味稀聲而攬古會悲思舊引慟豈斯人不作而賞音并遐耶

鮑氏臺一粟軒詩文集

六卷

存平陽鄭氏刊本

某未冠時輒聞石芝鮑先生以詩古文鳴歐閩隱居授徒耄而篤於學吾郡稱老師宿儒者未之或先私心慕之願自以年少學淺未敢脩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七

贊求見於門下而傾倒於先生者則未嘗一日忘也歲壬寅自京師歸始謁先生於龍湖書院年八十餘矣視聽不衰從容善談論矍鑠如五六十時益心異焉一日過余於陳氏寓出所著一粟軒詩鈔見示並命爲之序某受而讀之竊謂先生之詩靈機內運煅鍊自然質直之旨雅近香山古淡之音直追韋孟而其胸次浩然性情篤厚未嘗有感時嫉俗之言與夫憂老傷貧之意蓋先生志潔而行芳質樸而學茂修道養壽條然名利之外故發而爲詩沖融淡妙其拔出塵俗不可以道里計也謙陋如某何能費一詞於簡末然先生數函書來京師督序甚急其又敢辭因就不肯傾倒之私心及管窺於先生之詩者敘其梗概以質之先生尤望先生之進而教之則某之厚幸夫道光丙午閏夏月里後學孫某書於都門宣南寓廬仲父止庵先生序

石芝鮑先生吾鄉宿儒也少爲諸生有聲庠序屢試不第以明經隱於

靈峯瀛水間六十餘年日與門弟商歌洛誦斷斷如也人皆惜其不遇而先生漠然無介於心若不知人世間有窮達事者獨好讀書爲文章所著詩文皆哀然成集歲辛丑劉明府崑園聘主龍湖書院璜不時以詩文進質追隨杖履承先生知愛不以璜爲愚時以所作見示益知先生之所得于中甚深且厚故其發爲詩文皆和平中正有裨益於人心而無愧古作者之意今日年逾八十所作既多往往散佚璜懼後之學者慕先生之爲人而不獲讀先生之書身爲弟子不得辭其咎也雖先生學不自足不欲出以問世璜等其敢以自謝乎爰與方商臣丈謀梓而傳之使後之慕先生者有以讀先生之書見先生之爲人則先生之心可以少慰即璜之受知於先生其亦可以無負也歟道光丙午季春月受業門人鄭兆璜謹識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六

塵之好自從桃湖見其詩推爲逸品致書於華友棗園道欽慕意先生自此樂以所作相質郵筒往來無虛月道光元年合刻蘭社詩因得領全咏之勝瑤臺控鶴飄飄然有凌雲氣非學青蓮而神似者不能爲擊節嘆賞久之有告於余者曰先生天性高曠近又瀏覽邵子先天圖究其環中之祕以壹志凝神爲務於文不多作偶爲人作傳記贊序率臆抒寫自然成章非僅僅以聲詩自鳴者然余與先生交久先生虛懷若谷嘗以散體推棗園駢語推予謂非已所長不肯出以示人予甚疑之辛卯春余至平邑先生坐則燈對臥則床連行則舟隨路過龍湖義塾始見其駢體散文各數十篇喜甚爲盟微讀之駢語宗法晉魏散文摹倣歐曾一種芳芬悱惻之意溢於楮墨之外有才若此而不以示人是

何異家有尺璧而燕石棄之也嘗慨合刻六人迄今凋零過半獨存余與先生及南村三人南村官海外余需次都中不得與先生見惟此詩

文札贖鈔隨行篋感意氣而通神明耳今幸而一粟軒詩前已雕梨駢散二種急須付梓俾後之人誦其詩而知其志讀其文而知其情有愈久而彌彰者當不徒文字之緣然相維持不謀而合與同社諸友紬繹而欣賞之已也道光壬辰中秋愚弟林滋秀識於都門福州新館

經濟與文章相表裏者也故儒者為學本經濟以發為文章國家掄才即文章以規其經濟士有掇巍科享厚祿大而秉鈞當軸霖雨蒼生小而出職方隅膏沐草野其功名赫奕乎當時其事業流傳乎數世若是者人謂經濟之恢宏吾謂文章之發越也若夫老師宿儒閉戶潛修著書為樂詩文自娛議論挽回乎風氣管述沾丐乎後儒辭榮守道積於身而孚於鄉矩步繩趨周行示我使風有自厚化有自興其贊助乎治

理者豈猶在人耳目間也是文章即經濟之見端也吾故曰經濟與文章相表裏也癸卯初夏余權篆橫陽又攝章安因公行部二邑間竊思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九

夫雁宕龍湫之勝扶輿蘊結之奇鬱鬱乎氣佳哉此荆公所謂龍蛇之神虎豹輩翟之文章棟栳竹箭之良材皆由山出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必屬之於人吾是以知其中大有人在焉龍湖掌教鮑石芝先生有道士也行年八十敦行不怠力學不倦見余彊恕堂文集謬為許可因錄其平生所作文辭若干卷乞序於余余閱其文權奇倜儻抒寫性情動得古人勸勉意不惟雕鏤組練極眾人之炫耀為也是所謂本經濟以發為文章者非耶吾於是而知山川清淑之氣之所鍾非偶然矣因樂而為之序時道光癸卯年中秋前二日中州李道融拜謨

華文漪故文學鮑敬亭先生墓誌銘邑有聞人曰鮑石芝者才高而學博行安而節和有聲郡庠甲戌歲以明經進籍成均達原齋案鮑歲貢靈號石芝平陽人明給事中輝裔孫敬亭墓誌

光開主講龍湖書院卒時年逾八十一時推為宿儒其集門人鄭古漁兆璜所刊詩二卷先刻成家父為敘其首後又續刻駢文及古文各二卷皆合編為一集其行款敘次粗疎無緒集中所作以詩為甲體律修潔文采亦復可觀駢文則風格未高扁跋壽敘繁縟益卷尤非古人所有古文規模寬博勝華某園而俗調未刊則不及某園之尚能軌步八家者也

華氏文淵 逢原齋文鈔

四卷

存道光丙戌刊本

昔人謂作史貴才學識三長子謂為古文何獨不然蓋古文當以空行以神運而實從醞釀深醇後得之學不博則不能善取又安能善棄識不精則蔽於古人之成說而不能迎刃以解才不大則不能運掉如意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

即有學識亦形蹇滯而不克了然於心手之間然則鑿積餽者非古空疎者尤非古也顧今人率囿於帖括則兼治古文矣而或規規然襲其形貌作奇崛語以為近昌黎摹頓挫處以為宗六一及覽其篇率不過丐死問疾舟遊巷飲之作而已體格卑卑而漫斬不朽嗚呼是又烏足以不朽哉吾友華君某園自少嗜學鑽研典籍晨夕不懈所為詩文皆力遵正軌余每讀其所作但覺其一片心靈精光炯炯實能出入於前人故冊中而謝華已披啟秀未振者予於其文但有擊節於詩則時有彈擿然某園無不應時改定以求完善蓋其心至虛故能取善於友其有未得之於友者則兼能取善於古人而所成就遂至於此余嘗許其於作史之三長殆無愧焉世有識者覽其所著必有以諒予言之非阿好也福鼎愚弟林滋秀初秋氏拜撰

逢原齋詩鈔

三卷

存道光丙戌刊本

嗚呼此吾菴園先生遺稿也先生與余素無面晤第有神交札牘往來以詩文其商榷已十有六稔矣同堂至契無以過之辛巳春合刻蘭社詩畧客夏囑余代鐫其全集未幾事而先生遽於九月中旬謝世慟何可言今幸其集告成傳播四方先生雖未及親睹而生前所欲爲之業於此而就即余少效微勞亦得報古人於地下也悲夫道光丙戌冬日滋秀又書

菴菴園華 貢文漪平陽人平生喜爲古文其與林紉秋孝廉書二文鈔謂有宋諸大家皆法昌黎而曾南豐尤爲湛深經術深厚之氣絕類漢人有蘇王所不能爲者朱子學之得其神王遵巖學之得其法我 朝方望谿亦復稱爲能手諸公既絕塵而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三

奔某亦願循途以企云云蓋亦能由桐城以上溯八家者故其所作大率簡要有法波瀾紆折亦閒似震川惟專宗南豐不甚學步蘇王故少縱橫馳驟之作鮑石芝荅林紉秋書謂菴園文館正處無可議嫌邊幅稍狹耳一粟軒文鈔六其所評亦致塙也詩三卷亦清瘦不俗其論 國朝人詩取宋荔裳施愚山王阮亭朱竹垞黃莘田而力庶袁枚爲野調亦見與林紉秋書固異於流俗之稍通聲病即尊隨園集爲鴻寶者矣

項氏 且甌集

九卷

存

瑞安項凡山以其仲兄叔明先生遺稿屬爲校定留寓齋數月暇輒讀之宥有能詩者過余與其讀焉其中多遊覽山水之作客日天台雁蕩

我曹夢想不得一至者讀叔明詩恍如置身其間且得賢主人導以登

陟而歌咏之聲與山水清音相應若也若叔明者方諸古人其謝康樂乎余曰子誠知詩者然未知叔明之爲人也叔明早謝時名遠聲氣凡所交游多積學砥行之士假令今之郡守有如康樂者文章雖美吾知叔明必匿迹不與相見也乃出凡山所爲仲兄事畧以示客客讀而嘆曰異哉叔明伏處之士於邑之水旱與其弟私憂竊計以振救之其視身爲郡守不關民訟惟事遊遊及居會稽屢求決湖爲田不顧取利者誠不侔矣雖然叔明專力於詩弟妹皆秉其教其家之男子女子子各有能詩聲以方謝氏蓋庶幾焉余曰子之論似矣猶未知叔明之深也叔明雖篤嗜於詩其教人必爲有用之學廣坐論議有不合不斷斷辨徐取書傳之足與所論事理相證明者指以示人曰試詳讀之子弟有過亦然蓋叔明博覽古籍於古今興衰治亂之源民生利害之故及前言往行之可爲法戒者必多識而審思之不徒資以爲詩此凡山所以有望於讀叔明詩者得其志意之所在而悲其徒以詩見也若必求其似於古之詩人曰某家某家豈真知叔明者哉客曰然乃論次以爲且甌集序集凡四卷此集刻本九卷此云四卷者蓋作序時全稿尚未寫定也古今體詩六百餘篇起嘉慶戊辰訖道光辛丑叔明年五十而卒卒後數年子瑣琪所編輯者叔明諱霽自號雁湖咸豐三年歲在癸丑甘泉鄉人錢泰吉拜識於海昌城東寓齋立冬後十日謹書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三

夫扶輿靈異之氣鍾之珍怪物及賢人君子時見符采隱見山澤星芒雲色俾占候者望氣而知當之者之所在其爲氣或一十年或數百年而間一見恆人耳目不能得之士人文章根於性命其精符所蘊亦如怪物崎人其爲氣也得之厚而養之深恆不自彪襮若隱俟一二同氣者相與推其人事之精能有當於造物相須之數豈偶然哉山人項君

雁湖先生少沈酣典籍鏗而不能舍乃以性情學力之所積時而見之於詩極以姻婭舊交時得窺其勝概而每自愧為未足深知山人也中翰端木太宰師與山人有素丁酉秋自都門歸山人質以詩一帙約百餘篇今春僕並得見示因欲即太宰師評別偶未及詳者為山人竟言之五言沈鬱跌宕具超曠一世之情無憤嫉于時之意七言奇俊縱恣精意所結不欲矜才炫博以馳騁其詞五七律深情逸旨循環相生要其大致出入李杜韓蘇並涉意于六朝中唐而不欲規撫其形似麗詞古藻得之楚騷者亦復不少君詩篇什富今所見者五之一而已卓然可名如此吾甌南宋時四靈以五言胎體晚唐清雋自擅遂以詩學名元明時李五峰胡 各以奇峭縱軼之詩才得以單集行於後而鄙人管見所及覺古來大家真源接衍異同之旨如山嶽河海地脈鈎連洑流匯合未嘗不有相去千萬里而遙後之人吐論之際風翰之開淵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三

然於分支別給內由其歸趣以得其統宗則非僅近時中難其人君能統會古人之源而不專一一家之勝其得傳於後無疑吾不能逕謂君之詩於甌中前無古人而自來甌人之以詩名家者得有君而不能專美於前從可知矣僕少時得君相劇切於詩文深幸君之得為傳人而并願後來從事於此者有以廣君之傳亦舊時伐木嚶鳴之意也夫道光戊戌閏四月上澣曹應樞秋槎甫拜撰

張氏 振 介軒文集

十八卷 詩鈔十卷 文鈔八卷 存 永嘉張氏刊本

同治丙寅某在杭州既為磬菴張先生銘墓而先生之子碩復以先生所為介軒文集見寄求為之序予為訂定其可否因詳論其辭義之美以示鄉之後進且曰由先生之所作而深求之則可以漸致於古人而

無難予豈欺鄉之人哉蓋予於先生之文盡心焉爾矣昔宋之南渡吾永嘉諸先生之學嘗極盛矣而其文章尤美者曰水心葉氏止齋陳氏止齋之學最深於經而其發為文章則子長永叔之流也水心之學最深於史而其發為文章則賈生蘇氏之流也二先生之書今猶具存吾鄉之人能讀其書者鮮矣讀其書而能知其意尤鮮矣至於由止齋而知其可以為子長永叔由水心而知其可以為賈生子瞻又豈可人人而語之哉蓋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以子長永叔賈生蘇氏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水心止齋之為學將有欣然從之者矣驟語之以水心止齋猶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為文則必有奮起追之者矣夫文章之妙具於人心而其精深變化之故皆可以學而能也遠望數百載以前而以為不可幾及幸而同生鄉里之間則又以其近而忽之是亦不學而已矣故予於先生之文尤盡心焉而復申其說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四

以為之序使鄉人知讀先生之書而進而不已即可以為水心止齋亦即可以為子長永叔賈生蘇氏也則永嘉諸儒之盛其將復見於今乎是在勉之而已先生澹於榮利生平獨嗜讀書故所詣之精如此其歷官行義已具於銘幽之文者茲不具書庚午七月同郡後學孫某書於金陵

吾郡二百年來士鮮以功業垂世至文章卓然可傳者亦不多見豈學術顧有資勢位哉踈伏里巷無所聞見則志氣衰情亦自安於淺陋而已矣然以衣言所及見如鮑先生作雨之易注曹先生應樞林先生從炯項先生叔明之詩方先生成珪項先生几山之博雅皆足以抗衡古人士亦貴自立耳今得張先生介軒詩文集既盡讀之其文則歐曾也五七言古詩則韓杜也而行之篤實平正亦不失為程朱之徒益喜鄉先輩流風遺韻尚有存者夫以衰惰之志氣而驟進人以程朱韓杜

歐曾必且以爲不可及至如先生則非鄉之人所望而生畏者也故就先生之書詳加論定其精神用意之所在必表出之務使了然心目將導後生輩以學先生能學先生則必求進於杜韓歐曾而知程朱大賢之事固有所不能自己矣此亦予不得已之苦心也讀先生集者其無以予爲妄哉同治六年十一月瑞安孫某記

永嘉張先生與青田太鶴先生皆先君子莫逆交太鶴以女歸我仲兄咸先生亦以長女妻坤曩校刊太鶴詩集有疑義輒以就質先生頗獎勵之今先生歸道山又數年妻弟碩謀刊遺集攜先生所著介軒詩鈔十卷見示坤受而讀之竊謂先生詩固足與太鶴相伯仲而樸茂醞正尤自肖其爲人吾里孫琴西方伯亦謂先生古體直逼韓杜可決其必傳趣付梓以問世坤向既刻太鶴集以成仲兄之志豈漠視先生詩而無以慰妻弟願耶剞劂之費夫何敢辭獨念先君子既以兩先生爲益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五

友亦冀坤數請業稍得其緒餘足自立也而坤以下駟之材迄無所就兩先生既不久居人世杳杳儀型追思若夢欲再聆其警效徒于遺編臆墨之中想像萬一而坤亦忽忽殆將老矣茲適僅以校訂之役附名簡末自幸歟實自慙爾同治庚午夏五月瑞安洪坤謹跋

三卷

存氏刊本

僕來安陽半載矣罕有以文字交者往歲重九登高隆山斐然有作傳鈔於外則有摘其字句以相嗤笑者置不辨也學舍數椽低牕短榻修篁玉立閒以叢蕉牆垣外女貞冬青之木孤松勁柏之株蒨弱森列雖蕭辰肅月而蒼翠之色皆盈眉睫天有微風刁刁馬騷騷馬聲徹空外意有所會或詩或文率于斯時得之曹秋槎孝廉青田端木大雀中翰

之高弟也於它處見所作惠然來與之論文相合也論詩相合也往還既熟形迹胥捐則與之縱論千古來治亂成敗之事九等中人物高下之殊莫不相合也噫向所不合於人者茲何以獨合於秋槎也抑獨合於秋槎者乃其所以不合於人邪秋槎閱旬日必來譚藝必竟日去或風雨不得談代以筆獻歲十日驟寒中人僕方擁溫鑪煮茗苦思作冷句以自遣而秋槎遺一价以文彙至狂喜亟讀漏三下不釋手秋槎之文其簡練也得柳州意其峭折也得半山意其盤屈而恣肆也得韓蘇意至於植體於漢魏而不爲艱深之詞討源於莊列而自有其宕折之致沈思獨往意與古會則自成其爲秋槎之文秋槎之論文曰於似不構思處見思之深於不必見才處見才之蘊夫古今作者豈能有加於二語外哉僕將何以益君也雖然流播於外亦安知不有摘其字句以相嗤笑如僕所遭也者我知秋槎亦惟有置而不辨也嗟乎太雀往矣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天

誰與其讀秋槎斯文者是爲敘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孟陬既望長興朱紫貴拜撰

右茹古堂文集三卷合前梓梅雪堂詩集十卷先業師一生精力畢萃於此師彌留之際讀以此命勳大懼負師命而手澤之就湮也勉勉督促先後告成用是竊自慰而益信師之靈之有以呵護之也獨念師平居有教無類斷斷以扶掖後進爲己任今門下士居顯位負才名者不少而區區文字之留貽乃獨責之垂老淺陋之士斯則勳所撫編自愧而誠不能無亥豕魯魚之懼也夫咸豐五年正月望日受業內弟唐虞勳銘亭謹識

陳氏乙鳳所齋詩鈔

未見

二卷一粟軒文集五

鮑臺敘嘗謂工於詩者不亟亟以詩自名者也惟不以詩自名故瀏覽於諸子百家閱歷乎人情世故感觸於山川風雲鳥獸草木蟲魚之狀類鬱積久而發之以陶情而適性有不斯工而自工者吾於陳君黎閣之於詩得之矣君蓋不亟亟於詩而工於詩者也猶憶四十年前其尊甫南溟翁嘗稱詩於環橋豐岫閒號召名流相與唱和郵筒往來無虛月適園中鼠姑盛開賦詩譙飲預宴者十有餘人予先君亦與焉得句云可憐西子無雙鬢不落東風第二花翁擊節嘆賞不置時君尚幼穉而夙慧過人蓋其家學濡染有素矣迨嘉慶己巳年余假館於荆山之麓君以翁命來問業惟與同社數人以制舉文相鏃勵文甚工其年即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冠其曹因餘力及於詩願不多作偶出一二皆可喜者亡何戰藝於省闈屢報罷鬱鬱不得志遂肆力於詩以素所蓄積者發之故於詩遂多是歲過其鳳所齋得覽其全帙焉其言明且清其音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七

和而雅其登高懷古諸作酣嬉淋漓神與古會縱橫綺麗中而風神諧暢情韻不減於骨月師友一篇之中尤三致意焉技至此可云工矣顧我有感焉計與君通家二世於茲數十年矣風花飄瞥日月易於上顏貌變於下今余髮種種君亦鬢鬢有鬢非復少壯時景象矣豈真詩之能窮人耶吾聞之昔高達夫詩人也年五十猶為人掌書記厥後節度西蜀為時名臣人固有難於先而易於後者君其圖之毋恃其所能而進於其所未能他日以揚風抗雅之才為清廟明堂之奏和其聲而鳴其盛豈不偉歟余雖老髦尚將拭目而俟之一粟軒文集五

同里黃雲谷茂才居隔一水往來譚藪月鍛季鍊不遺餘力所著鳳所齋詩鈔二卷雄奇跌宕恣肆縱橫不專主一家而於本朝新城王公精華集中獨有神悟幾於具體而微予嘗為之作序以高達夫期之初不意其僅一進籍成均年五旬有一即賁志而歿也文集六

一卷

曾氏 元琳 存永嘉曾氏刊本

曾氏 元琳 太玉山館今體鈔

一卷

存永嘉曾氏刊本

蓋聞馨香奉社徒寄籓籬奴僕命騷不依門戶所由自我作古語必驚人對客揮毫才非馬鬼矣然十年面壁豈真詩有別腸一縷心香不覺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亥

詞臻絕頂若吾友曾子璘者枕藉秦漢凌轢嚴徐有仲洽之才兼茂先之博恣汎剝之單慧啗合心思斷亂費於片詞明分舊事琴歌酒賦楮尚卿締其古歡文律言泉硯滓妃修其慧業是以暇寫晨書之暇庚瓢乙酉之間奏金石以鏗鏘恣京都之研鍊一篇跳出紙醉金迷數字吟成珠零錦粲多多益善增玉壘之干兵汨汨其來湧璇泉之萬斛官樣不輸於鳳閣才名久重於雞林非所謂當世伯喈後來王粲者乎僕也幸同硯席叨列金蘭均幽擊於胡叟章絃訂新盟於越人車笠推誠退羣日親夷甫元談載悅轉轉時示永明禁體常疑君有仙骨修到梅花每坐我以春風拾其香草而乃彥和博學轉從沈約而獻書子建多才偏向仲卿而索序自慚薄技敢助引嚙豹鏡一斑鳳析半羽帙貯邱遲之錦函團荀令之香定疑太白重來孕含千古合許小紅低唱傾倒一時劇目鉅心突入鍾嶸之室雕今潤古誕登表聖之門固知劈衍波之箋

化仙霞而欲去擲凌雲之管書花葉以同清客有播曲郢中摘其佳句予竟舉頭天外得此大觀道光壬辰嘉平月祭詩日愚弟徐雯拜序於小赤壁山房

永嘉之會為吾郡望族其先嘗顯宦往時臺榭花木之勝甲於一方宗族姻黨歲時聚會觴咏鼓歌輿服雍容閒雅甚都恍然承平故態也獨子璘曼琴兩君皆窮而工詩子璘天資神悟博極羣書其為詩學李太白黃山谷而汪洋恣肆放乎繩尺之外高才逸氣傲睨一世詩愈富而境愈窮年裁逾五十而死且無子曼琴則誠篤溫克言笑不苟詩不多作而性情真至如其為人舉道光乙酉拔萃科卒亦無所遇老而授徒於怡園兩君既歿其從父竹史先生檢得其遺詩屬余兄琴西選定之子璘之詩幾五六千首猶有散佚未見者其富如此余兄痛為刪存尙得三四百首近體居十之九曼琴詩既不多又不盡留稿故僅有存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五

者然亦足以傳曼琴矣竹翁將謀鈔版而遽下世哲嗣秋暉復集貨合刻之而以其尊人所遺襍著數首附焉竹翁畱意文獻凡吾郡之善詩書畫者雖殘縑斷簡皆藏弄唯謹況其為一家之集哉秋暉善承先志尤可敬也子璘負詩名甚盛余恨不及與之游而曼琴當咸豐二四年間與余相聚於怡園最久深服其踐履篤實勤學好善無愧於古之賢者詩尙不足為曼琴重也竹翁父子閒余亦雅修紀羣之好故樂斯刻之成為題數語於卷端然而俯仰昔游不能無宿草之感矣同治庚午六月止庵孫某撰仲父林氏大椿求是齋詩鈔

三卷

存同治甲戌刊本

自序南戒一域大海環之登山而望有詩境焉若夫波濤萬頃奔騰澎

涔涔星浴日浩無涯涘吾見諸少陵謫仙昌黎東坡魚龍曼衍寶藏充盈瓊形詭狀光怪陸離吾見諸義山昌谷樊川五川風和日麗水波不興一艇夷猶倚然物外吾見諸香山放翁露白葭蒼風景高潔爽氣襲人毛髮皆慄吾見諸東野聞仙島媚山明泉流花放溱蓄澗洞游自適吾見諸襄陽摩詰此天地之奇觀實文章之偉觀也若夫溯源星宿濫觴崑崙則漢魏樂府而上及三百篇矣以此言詩詩豈易言然則吾將淺言之吾家在澗濱廣不五丈深半之可持竿而度也然一勺之多觀海者所弗棄孰謂此瀾瀾者之非水耶盈科而後進異日或可至於海顧其量則淺甚其諸枝流汙港之稍足泳游者乎是說也吾嘗持以評吾詩謾士林大椿自題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五

又序西越之鄙人行歌于野其言颯颯如怨如慕不復知陽春白雪之何以稱焉薛譚過而聞之曰嘻此何聲耶宜倨而句將墜而抗節簇之不諧絲篁之不叶嗚嗚焉愁置吾耳此何聲耶他日以語秦青青曰是何足異是山林之野人也鈞天廣樂之音清廟明堂之奏平生所未聞老身長子所習者下里之詞耳發而為歌夫何足異且子不見夫春林之黃鳥乎飛翔乎山梁之上栖遲乎澗谷之間顧頊其羽睨其聲自許其適乎律呂也謂天下之能鳴者莫之及矣洎引之以九皋之鶴高岡之鳳鳥且自悔其所鳴之小矣鄙人之歌其類是夫且物生而有形即有聲聲者天之所賦賦工則工賦拙則拙賦雅則雅賦鄙則鄙其工與拙也其雅與鄙也順性而然而無不然是謂天籟天籟者真意之謂也於鄙人乎何嫌譚唯唯而退乙卯之春鄉人有徵歌者客以秦青之言進航山子方編詩喜其說之與己合也遂詮記之以為自序

垂涕集

二卷

存同治甲戌刊本

予年十八九在邑校從城中曹先生秋槎游學為時文其時樂清林君大椿恆軒亦來從先生學曹先生雖以時文名然並治古文辭故予與恆軒亦時從先生學詩恆軒年稍長於予貌侵而氣樸見人輒闔默無言在邑中尤不輕與人交雖予亦不能時相見往復論議其後予至樂清一訪恆軒始得見恆軒所為詩予甚善其五言古詩質實有義理以為可傳又十餘年予自京師歸復見恆軒於郡城出示其詩詩益進而竊歎恆軒髮鬚半白矣其後予官京師久恆軒不幸遂卒前年予在金陵仲弟書來言恆軒詩已得其門弟子刻之獨俟得兄序以事多久不得為而我弟趣為序不已蓋予最知恆軒子誠不可無言也恆軒善事父母居鄉恂恂篤謹常終歲閉門教授不輕出獨喜讀書著文於諸儒書及天官歷算家言皆能研精覃思而書皆未成獨其詩可以示世連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三

應鄉舉即不中以廩生久次貢國子以卒又無子以從子為主後蓋天之畜於恆軒如此然其脩身篤學卒有可見於後世則恆軒之所以自厚者天亦無與也恆軒可謂無憾矣昔水心先生記樂清王忠文公及孝廉錢公司理賈公之祠以謂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為此二公者亦我地之所有也而三賢之名遂至於今未嘗以窮達有所先後今樂清之士得名位以才德自見者蓋鮮然使鄉曲之閒果有如熙載元範其人者人亦豈得以無忠文之名位少之哉恆軒蓋知之矣吾鄉諸儒莫盛於南米而予尤慕薛文憲陳文節之為學喜讀其書時時訪求其軼事每見後生秀士即欲導以永嘉之學然苦無有應者夫永嘉之學之美豈有它術哉使郡邑閒皆得如恆軒者一二十人其為乾淳之盛無難耳獨無如知此者鮮也則於恆軒之詩予其烏能無言也哉同治甲戌二月二十四日瑞安孫某書於安慶使署

家大人序

曾氏 零風草堂詩草

一卷

存永嘉曾氏刊本

子璘曼琴為同祖兄弟於余則同高祖兄弟也二人皆工詩而子璘所作尤富子璘既死無子家君急檢其遺詩以歸分年為集蓋子璘所編也合古今體詩凡五六千首曼琴之詩不盡自留稿家君亦於其卒後搜訪得之故為數不多咸豐己未季秋瑞安孫琴西先生僑寓城南家君晨夕過從遂出二人詩請刪定將謀付梓而家君棄不孝去矣良箴懼吾宗文獻凋落而且無以成先人之志也遂集同志合資鳩工刻既成而以家君所遺雜作數首附於後摩挲手澤兼懷昔日花樹之遊不覺淚潄潄下矣庚午夏日曾良箴謹跋

曾氏 小石詩鈔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三

六卷補編一卷

存永嘉曾氏刊本

吾友小石與余齊年生先後纔兩日故吾二人稱總角交小石家松臺山下有林亭池沼之勝所謂怡園也余每詣郡未嘗不排闥直入相與賞花觀魚為樂小石無裘馬游閑之好而獨嗜劇飲少時學為小詩輒麗雅可誦所藏弄古金石法書名畫文籍頗富小石尤善觀書率夜踰丙不臥咸豐初余自粵西歸聞出其所為無題詩十首端陽坐雨感賦四首見示情詞悱惻余喜其深得風騷之旨而又怪其當壯盛之歲富文史之娛而乃鬱伊善感侘傺無聊無乃非進德養福之方蓋小石天性純摯時連歲遭弟妹喪怙恃早失同氣又萎年四十膝下孑然僅一女家事填委漫無嘗省先世豐沃之規日見侵削門戶冷熱異人情獨背隨之是以身世之感百端茫茫交集興寄所至遂不自知其哀怨之

極歟未幾鄰部寇警挈家浮海歷明越傲寓吳門者一年山川登覽奇勝在胸筆力奔赴詩愈工而境愈窮歸不三四年遂賫志以歿歿又無子吁可慨已小石素彊健過余性好善樂施予於三族尤有恩自其先世已然此於法當得大年美報而竟如此尤不可解也然使小石酣豢於絢綉之中富厚快樂終其身亦不過數十寒暑奄然與草木同腐耳孰若使之更涉憂患困無所之乃益勤心於文字以求自見於後古賢人騎士往往出此今雖起小石而問之亦必不願以此易彼也是可無恨於吾小石也已今其女夫葉蓉樓將刻其遺詩屬余編定之刻既成請序於余并以小石葬期告余將謀為銘幽之文以授其家人而事迹不可得詳乃為撮其平生大畧及我兩人游好之舊序諸簡端用誌余哀且使後世之有以知我小石也同治庚午十二月瑞安孫某序仲父序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三

曾小石先生余弟琮之婦翁也先生卒後遺書散亡殆盡余弟從故篋中得先生詩草數帙持歸時曾君秋嶠方謀刻其族人子琳曼琴兩君詩余謂先生之詩過此不刻久且失墜是吾弟之責也乃請於孫葉田學士選定之編為六卷余又續得數十首增入為補遺一卷又以鍼鵬詩社唱和之詩附焉合之凡八卷昔謝師厚為女擇對見黃山谷詩異之曰得婿如是足矣山谷因求之遂從受句法卒為詩名家吾弟既刻先生之詩尤望其能為山谷也則先生有知其心不更慰耶庚午季冬姻愚姪葉璋謹跋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一終

餘杭鄒守拙校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總集類

宋

戴氏述二戴集萬縣溫州府志十七

佚

戴桐處州通判戴君墓誌銘戴姓著於永嘉垂百七十年矣知鹽官縣事士先始擢進士第臨江教授述繼之與公會祖中散大夫迅為伯仲訂經識史文辭大振鄉人號二戴先生教授與周博士行己游至款而狀舍人劉公安節行實則中散筆也浣川集十

宋氏之才詞林良濟浪語集三十四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一

佚

陳氏一鸞韓柳釋音橫浦集十九

佚

王氏十册 王狀元標目集注唐文類百川書志十九作唐文類今從季書目四之三並 滄葦書目。孝慈堂書目六天一册無集注二字 六卷百川書志十九季滄葦書目。孝慈堂書目六天一册 未見

百川書志十九唐文類彙六卷王十朋選□□□□□篇

楚東酬唱集宋史藝文志八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三並作楚東唱酬集今從梅谿後集九

一卷宋史藝文志八

佚

洪邁敘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銜於道拜賜

告成責言成事周旋交際蓋未嘗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
 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別建安之七子潘陸顏何陶沈二謝洞庭瀟湘
 之闕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
 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爲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近
 閣本注案韋氏見於杜集最多可指名者恆濟見素甫僊班諷有夏
 之晉匡贊迢等是也近而諸章中惟迢自譚郭受來往杜少陵閒有唱
 移部杜以詩往復者數四疑近乃迢字之譌郭受來往杜少陵閒有唱
 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
 與孟東野變化上下者迢四之閣本注案韓詩唐李漢編者三百八十
 九十一本朝顧嗣立集注三百八十七篇益以集外者爲四百十三此
 云三百七十一恐誤陸渾山火詩集作用韻洪興祖云作次韻者非是
 劉貢父謂用其韻者不必次然此詩不見於世貢父何所據而云耶
 韓孟聯句見韓集者十篇尙有所思遺興與贈客三篇見於孟集蓋
 居酬和諸詩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
 不窮磊砢春容靡紫青而撒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茲體稍出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極於東坡山谷以一吟一咏轉相簡答未嘗不次韻妍詞秘思因險見
 奇搜羅捷出爭先得之爲快滿滿平舟一葉而杭灩澦也岌岌乎其索
 驪龍之睡也盍盍乎朝華之舞春琅琅乎朱絃之三嘆也翼乎鵬鷲之
 戛秋空也淵乎其色傾國也詩至是極矣王正德餘師錄四 按洪氏
 此敘別節不完其全文無從
 核補姑錄存之以見其概

案楚東酬唱集今無傳本以梅翁後集攷之蓋隆興甲申梅翁
 知饒州時與何子應子應之名集未見考韓說淵泉日記上云
 作陳叔易墓誌甚佳據此是子應名顯也宋詩紀事四十二有
 何顯而不載其字與籍貫後集九有次韻安國讀福壁間何
 顯二詩其然有感詩自注何顯每有歸蜀之念 王嘉叟 孫齊書
 既死其子以其喪歸葬於吳然則顯蓋蜀人也 王嘉叟 孫齊書
 十八夜齋制表二卷刊部侍郎王相嘉叟撰初贊陳阜卿中興
 錄七著佐紹興乾道間名士也陸放翁與之厚善陳阜卿中興
 同進士出身紹興三十年四月除八月除監察御史 洪景廬
 名邁鄱陽人宋史四四人酬唱之詩輯爲此集後集九次韻安國
 三百七十三有傳

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讀楚東酬唱集詩所謂三郡美名俱赫
 宋史三百八十九有傳一臺遺墨尙鮮鮮自注何憲案時何顯是也
 赫自注陳洪州洪一臺遺墨尙鮮鮮自注何憲案時何顯是也
 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唱酬集然梅翁後集屢見並作酬唱餘
 師錄載洪敘亦云楚東酬唱敘無集字疑宋志蓋偶誤到也
 又按梅翁以甲申六月出知饒州七月至鄱陽後集九哭何
 子應詩云新編采未就楚些又招魂自注何以二月二十二日
 行部方議開楚東酬唱集蓋是集編成開版當在乙酉春矣又
 云安國讀酬唱集有平生我亦詩成癖卻悔來遲不與編之句
 今欲編後集得佳作數篇爲楚東詩社之光是是集開版後又
 擬重編後集然宋志止載前集一卷豈後集終未編成或編成
 而未嘗開版耶梅翁後集十一再讀楚東集用前韻寄景廬嘉
 安詩亦有待將後集從前刻直到番易送別時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何氏桂籍堂唱和集

一卷 宋史藝文志八

案輿地紀勝一百三十五福建路輿化軍有桂籍堂崇寧四年
 建考皇朝至道以來郡進士題名刻石置堂上何文伯以慶元
 二年知興化嘗新桂籍堂見福建志三十故有唱和集之輯宋志著錄
 桂籍二字誤到今謹據紀勝考正之

薛氏疑之二薛先生文集 卷五

伏

林景熙序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傅按太傅傳當作博恭
 叔仕至太學博士 劉元
 承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
 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

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偽學
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為夷
狄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
遠言湮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疏為采薇天保末議二卷
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為宅揆成鑑
二十二卷薦紳剝進上經乙覽藏之祕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
收拾於烟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
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
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
飭懼勿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
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
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不亦重可敬夫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四

翁氏 岳陽別集

二卷 宋史藝文志八

伏

葉適翁誠之墓誌銘公諱忱字誠之温州樂清人學不名一家文字重
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尉邵州邵陽縣令
知岳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卒於郴州年

六十九 水心文集十五 葉氏適播芳集十二

伏

自序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
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
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

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
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
文學視古為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
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
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
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
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
疵云 水心文集十二

徐氏 趙氏 永嘉四靈詩

四卷

闕 遜學齋藏 影宋鈔本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五

刻善本今歸毛丈斧季此冊乃陳生倩人影鈔者亦不易得後人勿以
非全書遂忽視之康熙辛巳何焯記本跋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徐照集三卷永嘉徐照道暉撰自號山民徐璣集
二卷徐璣致中撰翁卷集一卷翁卷靈舒撰趙師秀集一卷別本天樂
堂集一卷趙師秀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為晚唐體者也惟師
秀嘗登科改官亦不顯

毛辰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宋版四靈詩三本藏經紙面此書久矣失
傳幸而得此雖後有缺實至寶也

案影宋本永嘉四靈詩即從汲古閣所藏宋本傳錄每葉二十
行行十八字每卷不標卷數而以十餘為次此本殘缺僅存甲
乙丙丁四卷凡徐靈暉詩上中下三卷徐靈淵詩上一卷靈暉
詩下卷亦尚有缺葉宋本敘目已佚其全帙卷數無攷以書錄

解題證之蓋本八卷今缺其半也四靈專集並繫集名惟書錄詩卷數與此本同故知此本雖殘缺之餘以較今世所傳四靈集選本徐靈暉集多詩一百四十三篇徐靈淵集多詩五十九篇其餘篇目字句異同尤鏗並詳二卷蓋自絳雲一炬之後世所傳四靈詩無復完帙此四卷者已為殘缺中之足本然流傳甚

抄故自汲古書目外絕無著錄乾隆間鮑澆飲為石門顧氏校刊四靈詩廣輯佚篇亦未見此本雖翁趙兩集均已散佚而舊帙塵存實詩林之祕笈也

四靈詩選許棐融春小綴

伏 許棐跋藍田種種玉簫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心所以選四靈詩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為略復有加焉嗚呼斯五百

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芸居不私寶刊遺天下後世學者愛之重之融春小綴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隨齋批注道暉又字靈暉致中又字靈淵紫芝又字靈秀翁卷又字靈舒是為四靈水心為選詩 顧修重刊羣賢小集凡例永嘉四靈詩當時行都坊亦有刻本今不可得見矣幸明末潘訥叔宋詩選中尚存五百言之舊亦附梓以傳俟得陳刻再為刊定

案四靈詩據許棐跋乃水心所選文伯又增其未備而芸居刊之文伯不知何人芸居即錢唐陳起別號在臨安棚北大街睦親坊開書肆亦工吟咏趙紫芝嘗贈以詩見清苑齋集贈詩書陳秀才詩嘗刻

中興江湖集其所著芸居一稟亦在焉四靈詩選蓋亦當時所刻今所傳宋本江湖集已非全帙故無此書也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所刻四靈詩徐靈暉芳蘭軒集詩一百單五篇徐靈

淵二薇亭集詩一百單四篇翁靈舒羣碧軒集詩一百二十一

篇趙靈秀清苑齋集詩一百二十三篇合四家詩總四百六十三篇不足五百篇之數願刻謂尚存宋選之舊未敢信也

趙氏師秀 眾妙集

一卷詩書附志下四庫全書總目 存詞譜本

紫芝與徐璣徐照翁卷號宋末四靈葉正則稱其同能為唐詩者紫芝雖獨登科官亦不顯肆力吟事欲返開元元和之盛其所選眾妙集不遜元稹韋穀諸家余向覓之未得丙子秋杪寒山趙靈均忽藏此書與馮定遠見寄云是嘉興屠用明託余刻者予狂喜彌日因憶放翁句云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用明與余未識面乃不惜荆州之借真孰林同志亦公心也以方之偶獲一帙祕諸枕中不肖示人者相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六

去何如耶余向彙唐人選唐詩甚為海內士所快賞復欲梓宋元人選唐詩以續之茲集其嚆矢云海虞毛晉識

讀書附志下眾妙集一卷右汴人趙師秀編按宋南渡宗室多題汴人前標題正如此沈佺期原書此字據盧象王維孟浩然錢起周賀于武陵李頻秦系劉長卿李嘉祐楊巨源劉得仁朱慶餘雍陶郎士元崔塗皇甫曾皇甫冉包佶司空曙耿緯嚴維李端韓翃戴叔倫盧綸祖詠李母潛方干靈一無可護國貫休岑參張眾甫張南史周朴張蠙張祐李季蘭許渾張祜馬戴張循之張繼章八元李益張喬呂溫于鵠崔顥項斯崔峒包何竇常趙嘏薛能劉威鄭谷韓偓羅隱李羣玉皮日休杜荀鶴張籍任藩劉商楊發處默戎昱于良史王灣林寬劉禹錫王貞白七十六人之作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八十七眾妙集一卷浙江巡撫宋趙師秀編師秀

有清苑齋集已著錄是集錄唐代五七言律詩起沈佺期訖王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詮次先後五言居十之九七言僅十之一師秀之詩大抵沿湖武功一派意境頗狹而是集乃以風度流麗為宗多近中唐之格馮氏才調集凡例謂其惟取名句殆不盡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其名此本明季出自嘉興屠用明家寒山趙靈均以授常熟馮班班寄毛晉刊之始傳於世其書晚出故談藝家罕論及之然其去取之間確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託疑當時偶爾選錄自供吟咏非有意勒為一編故前後無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傳其詩法者轉相繕寫幸留於後耳觀其有近體而無古體多五言而少七言確為四靈門徑與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證明末作偽之人斷不能細意照合如是也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八

板精鈔則是書宋時本有刊板文淵閣書目十亦有四庫提要謂當時隨意選錄未刊版行世蓋未然也四靈詩派以晚唐為宗此集所選詩乃頗上游初盛蓋紫芝在僭輩中才力較健其所作亦不專以鏤刻字句見長故所選詩亦不囿於晚唐諸作也

二妙集

一卷讀書附志下

未見

讀書附志下二妙集一卷右汴人趙師秀選賈島姚合詩也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二妙集一本影宋板精鈔

案四靈詩格宗法姚賈紫芝眾妙集錄唐詩至備而獨無姚賈此集又專選姚賈而不及他作益眾妙集所選詩惟劉長卿多

至二十三首其餘諸家皆不及十首姚賈二家所錄獨多故別為卷帙不與眾妙集同編也其書汲古閣書目與眾妙集同有影宋本然當時未付刊今遂散佚毛目別有舊鈔段氏二妙集二本乃金段成己段克己兄弟詩集與此不同段氏二妙集四庫全書總目

薛氏

宋氏慶之雙玉集萬曆溫州府志十七

佚

歐乘補三趙幾道集薛雲泉及宋飲冰詩合為雙玉集見薛氏譜

薛氏

居釋本無雲林酬唱薛翺雲泉詩。歐乘補

佚

案薛仲止雲泉詩本無師與槐逕弟交遊二十年矣古人謂百篇詩盡和一盞酒須分余於二公亦云槐逕既歿本無編其往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九

來之詩號曰雲林酬唱而不著槐逕之名考歐乘補十二引永嘉薛氏譜薛居著雲林唱和詩及亦愛山房集西岑雁蕩紀游三書黃書所引諸家譜多謬舛不足據惟此條所載雲林唱和詩與雲泉詩所載雲林酬唱合舊謀相傳或尚有端緒故據補其名其亦愛山房集及西岑雁蕩紀游二書他書未見真贋未可知則不復補錄本無舊府縣志仙釋不載其名雲泉詩又有本無師住甸陽山菴詩當亦溫州詩僧也

薛氏

居釋薛氏文錄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薛眾卿事蹟無攷

薛氏

南湖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薛翺誤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宋武科補遺薛時薛鄆按疑即薛藍居南湖

案三薛事蹟無攷平陽志注引弘治志俱武舉人攷宋時無文武舉人之目蓋譌牒偽造不足信也

周氏元龜詞科類彙雲山

佚

師友四騷雲山

佚

文苑心嗜雲山

佚

薛氏應子薛氏會芳集

二十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十

史伯璿序會芳集者薛氏諸賢詩林中所摘秀也薛氏世居南湖為平陽右族故代常不乏人自宋迄今登文武進士者六七十人高蹈隱逸者五六人著書立言者三四人以詩章鳴世者八九人考諸全墨曰薛氏文錄薛眾卿輩之所著也南湖集薛時薛藍薛鄆之所著也積累既久編帙日繁咸淳元年春薛君應子在大學與翰林學士同邑下澇煥武陳君精選其尤者別為二十卷曰會芳集未及梓行至是薛昭文氏出以示伯璿且求題卷端予謂詩之為教其來尚矣五經載道之器也而詩居一焉故吾夫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後世有曰作詩無益於理故唐以詩為首選而宋不以取科夫謂詩之無益於理者乃末唐之世五季之衰詞人墨客嘲風咏月尋章摘句外道以為詩也曾謂碩儒德士言必根理詞關世教可同日而語哉今觀會芳集皆百中選一寬裕溫柔之效近乎隆古忠孝節義之風足洗陋

習且其氣雄詞雅信乎諸賢之傑作也而陳君煥武可謂精選薛文昭

氏按前作薛昭文此疑誤到可謂知所重錄梓以廣傳庶無伯暗帳中之私薛氏之家寶士類之共寶也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薛氏會芳集宋薛應子著翰林陳煥武選

案薛應子事蹟無攷陳煥武平陽人寶祐癸丑姚勉榜進士武舉換文見萬歷溫州府志選舉門未詳其官秩史敘云翰林學士不知何據也

無名氏東甌詩林東甌續集敘

佚

趙諫東甌續集敘宋之時雖有東甌詩林止錄當時數家而不及他代

元

陳氏失名下澇陳氏十詠詩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陳氏十詠

元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十

史伯璿序詩非無為而作也發乎性情本乎道德譬之植物焉枝盛則華繁譬之醴酒焉醱深則味厚言不根理文不載道譬之畫錦不可衣搏沙不可食雖多亦奚以為是故詩不貴詞而貴理文不尚飾而尚實詠物之詩已非性情之發而後世十詠之題止於摹寫風月品題形勝而已亦何益於理哉予續集下澇陳氏口世十詠則深有取焉其一曰雁山輝萼院蓋言天倫麗澤科第傳芳也防於良翰諸昆繼於端彥數子春風化雨同受業於程朱之門朝齋暮鹽共歸尋夫孔孟之緒雁山之燈窗長白之山舍也其二曰鶴浦會恩門蓋言君臣道合恩禮優渥也六位效勞據干戈之險九卿陳力樹社稷之功玉音本以綸綍而錫扁會恩卒以兵燹而改觀鶴浦之新興即仙壇之古蹟也其三曰澤民通水開夫濟粒食之艱而季平創於前念手澤之遺而子孫修乎後洩

之則滄下無魚鱉之患閉之則膏腴免斥鹵之憂順水之性而導之則可以觀智因民之利而行之則可以觀仁題以剛名而義不止於剛也其四曰要道迴瀾橋因病民之涉建於顯德之末爲繼先之志整於清祐之初要道則當南北之衝迴瀾則屹中流之柱經世者當思挽風俗之積波行道者不負天下之要地名由于橋而義不專于橋也其五曰靈應昭厥蓋德誠討賊李順之逆生當封侯死當廟食靈應本勅賜之額陳充勅之於西蜀巴縣何蒙庀之於東甌平陽溪藻澗毛有異邑無異祀報功之心不約而自同者秉彝之良也其六曰清華署鳳龍蓋季永符鍾呂之夢慶在先德篤生後賢清華爲藏修之地易叟啟之於前倉鳳山師川分之於下澇龍河有異地而無異名居業之所昭示不忘者藏修之道也其七曰叢桂香南越夫周有八士而治荀有八龍而與下澇賢才畢舉而不外一姓文武登科而不外一第預青錢之選者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一

十有二人焉叢桂一名亭也肇邑之城南者令尹徐似道徙居之隴底者憲使完顏貞顧名思義則叢桂非馨明德惟馨其在人乎其八曰聚奎拱北辰夫國家之用也在賢賢才之生也應天有宋五星聚奎而文運大開羣英聯榜而江山出色奪龍門之錦者十有餘人焉聚奎一書院也始扁于挂榜之山者邑令薛作霖復遷於上莆之里者副使高伯元循名責實則貴顯非光道德爲光其在行乎其九曰莊嚴新報國蓋佛老於吾道則相悖也陳慶重爲之居焉非崇其教也痛父死於敵而誓忠以報國晝夜焚香上祝皇圖之鞏固月朔朝服遙祈聖域於岡陵所以延國祚而邇天威者恆於是而有臨焉其十曰福慧舊藏雲夫雲之爲物氣化則澤民也夢弼雖欲退藏焉非終於藏也抱才以濟世而匿器以待時舊構精廬原習明禮教之地新顏輪奐今招提釋氏之居所以時行藏而神變化者每於雲而有期焉夫陳氏之遺墨非咏史之

文蓋紀事之錄諸君之製非浮華之詞足爲忠義之勸題以錄事而道存焉言以勸忠而教行焉且又質而不華淡而不厭孟子曰言近而旨遠者如五穀之養人無芻豢之味布帛之煖人無錦繡之華予之所取者在是焉若夫飾章句擲地金聲則謂之巧言耳於世教何補乎

縣志

顧氏元龍顧氏文錄不繫舟

佚

陳高序顧君仲明錄其先世稷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題曰顧氏文錄而俾高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詞摘章摘句雖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來唱酬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十一

漢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於人而流傳於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望族蓋非一姓而顧氏尤爲時所宗自他姓而觀其位固有顯焉者矣其賞固有厚焉者矣其子姓支派亦有蕃衍眾多焉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於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場屋者比肩聯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爲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存一二於千百耳簪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無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於一時者卒不免於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錄者亦可以自勵矣是編以錢唐主簿君上蕭侍郎書爲首書中所論朋黨事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廉頑立懦使讀之者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爲人此又顧君託始垂訓之深意也豈徒曰文詞云乎哉

舟通

集十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顧仲明居下澇任教授

案顧仲明為宋錢唐主簿岡五世孫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見陳子上顧主簿上蕭侍郎書跋集十四余闕青

陽集五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亦云永嘉顧仲明謁選來京

師示余以大宗伯達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

書而宋濂鑿坡別集二題顧主簿上蕭侍郎書後則云岡

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元史一百四十三

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論忠介此跋而歐陽文公黃文

白野忠介公即余跋所云大宗伯達公也歐陽文公黃文

獻公余忠宣公咸為題識歐陽文公黃文元龍

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據此是仲明名元龍陳余敘跋並

稱其字耳平陽志人物補遺以仲明為名疑誤顧氏文錄據陳

敘其所錄先世文字即以王簿此書冠首然文錄明以來久佚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主簿書則平陽志文藝門所載向其全文云

鄭氏東鄭氏聯璧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四補遺金元藝文志無鄭氏二

十四卷續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千頃堂書目二十四元史藝文志四

未見

宋濂序磨勒司令鄭君思先開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天

分絕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浙河之左右

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剡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

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

庫書疾讀雖暑鏤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

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頰發赤弗少貸晚寓

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遺元季兵亂

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

敢自盜者也伯父為文多不存稟思先自童中見軀錄之積二十春秋

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

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

將鏤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則氣

韻沈雄如老將帥師旌旗金鼓續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

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幽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宏麗之

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

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恆同輿而接茵人謂之連璧然不過取人物之

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

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

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宏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

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

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為御史為部使者百

王敏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

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

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采字

季亮溫之平陽人鑿坡編

蘇伯衡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昔杲齋鄭君季明以古文名世而新

許可閭巷之士砥名礪行以其言語文字而借譽取重者彬彬焉伯衡

發其遺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

惟用勸天下之女婦亦將使為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

之至矣蘇平仲

元詩選三集庚杲齋先生鄭東字季明號杲齋幼嗜書明春秋再踐
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大肆其力於古文辭日試萬言衮衮不休
弟采文名相埒元季兵亂遺文零落采子思先合寫成書釐爲一十四
卷題曰鄭氏聯璧集宋濂序之曰杲齋之文氣質沈雄如老將帥師旌
旗金鼓繽紛交錯威歸節度曲全之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
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臺閣弘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文
憲斯言深得二鄭之旨趣矣

案杲齋鄭處士東曲全鄭處士采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

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聯璧集明以來久無著錄然

顧氏元詩選三集錄杲齋詩三十四首曲全詩五首亦題鄭氏

聯璧集或天壤內尙有傳本耶

裴氏庚三體唐詩注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夫

佚

案三體唐詩宋汶陽周啟編其書今有元釋圓至注及國朝

高士奇補注本見四庫全書裴雲山注明以來書目並未

載蓋其佚久矣

閣巷陳氏清穎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題陳則

八卷

存道光乙酉瑞安陳氏撰

言之精者爲詩聲之諧者爲韻方其未有詩若韻也豈無言若聲哉康

衡擊壤以逮夫變風續楚情有感發流自性真吟咏歌謠音節完協皆

農販漁樵之所能道童兒婦女之所能爲者及句法之說行聲病之論

出然後碩師魁士盡世窮年殆有不能訓釋其微辭尋釋其餘潤山謠

水唱以俚見遺雅頌樂章專門是屬求其極工最善時以詩名則皇甫

冉之於曾寶常之於牟羣庠鞏唐詩家傳之學僅如斯蓋難乎其入矣

杏所陳翁及余先大父以來世爲結髮交少常侍典刑簡軒先生授業

於家四方高弟來者如雲予亦執經以從因得親炙先生諸伯仲當是

時士專務舉業鮮能詩者二三大老六經之暇徜徉得趣嘯咏成章

夫何相繼奄逝惜其珍瑰不完於世故更革之餘屬方以儒束高閣奚

暇禮義哉陳氏諸公獨拔自流俗中篤志課子時經講道猶子宅相悉

在甄陶復倡爲詩社一時英俊更唱迭和預其盟者不啻登龍門之榮

由是詩盛於陳氏之門矣予不能悉述各有集行於世欲爲編次未遑

也杏所翁之曾孫士原始恐源遠末分後之述者文獻無徵輒於視膳

之餘錄自乃翁而下若干詩總而成帙命予重選竊卽其祖父昆弟子

孫之所作聚而爲一家世業之所傳詩學淵源軼出唐人之右行輩莫

不爭先快靚正如入其門莊椿寶桂常棣華韡玉樹芝蘭交相輝映玩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七

者塵塵不厭人閒凡草木奚足觀予老矣及見陳氏一門四世之盛斯

文遺澤縣縣未艾有嗣而輯之雖百世可知也昔元延祐三年歲次丙

辰八月既望芸山裴庚敬書

詩情之文也自三百篇降而爲五七言長短句情以時遷文以體異要

之其必歸於正而趨於古斯得之否則淺促卑陋厭之矣如可觀何唐

以詩取士厥制獨精近世之作亦必唐體是尙是以鮮能也瑞邑有詩

日清穎一源者乃宋副使瑞洲先生之家編也厥集之名暨乎詩之見

乎志典者予知之素矣全集予則未之見也今其耳孫陳寵役吏而侍

予側親予每公暇必吟咏是適若將趨焉者一旦乃以其集告予曰是

復梓者敢乞一言以弁予讀之見其辭古而清意闊而正有掖民彝有

裨世教嚴而慄然暢而釋然雖出於其祖孫昆弟之所殊而其音調格

律往往不甚相去遠清穎家法之相授受有如是夫吁是詩也揆諸唐

無愧也今寵再刻之又欲以其後者續而哀之拳拳以繼述為念其用意固當抑嘗思之矣采詩觀風古列國為民上者職也自周衰後遂不復講今之郡猶古之國也予於溫也初以五斗折腰繼以寸蹟佐郡雖卑秩而素餐亦既忝從為民上者之末矣其政事之得失閭閻之休戚惜不得以詩考之方快快如也龍是舉子特喜其能也何則由一家將以風一國也東南易治溫矣於序乎何靳昔明隆慶六年歲次壬申十月哉生魄兩蓮山人區益書

且言為心聲而歌以永言詩也者實昉於虞廷之教而為後世貽謀之祖者也但自古迄今作者類皆傑出專門名家世難繼起即開如魏之諸曹晉之二陸以及唐宋之五王三蘇父子兄弟方軌一門更相詠歌已曠千古又孰有慧業代生延綿接踵此唱彼吟編成家集如陳氏之清穎一源者乎陳子古農先生為予晚年契友一日出其祖遺家編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詩集見示方謀重刻而問序於予一讀之見其中或風流俊雅穆然有遠神者或沈鬱蒼茫超然有高致者薪傳一脈異曲同工大率不離夫直而溫寬而栗而出於性情之正者近是一人為之開其先數十人為之繼其後一人為一家之言數十人各為一家之言而此數十家之言仍不殊乎一人一家之言之旨則雖家法相承淵源有自而天地清淑之氣鍾毓不窮伊古以來曾不數觀第家藏舊版僅存殘缺茲再付梓空白頗多然舉一斑以槩全豹正不止得什一於千百也又何憾乎珠玉之沈淵哉將見剗劂告成子姓奉為津梁士流借作模楷是集也謂之垂裕後昆有關家教也可謂之樹厥風聲有關世教也可謂之大清道光五年歲次乙酉仲春浣霞山後學蔡敏頓首拜書
吾陳氏之先自唐肅宗時由河南固始縣遷閩之侯官轉遷柘之龍泉筮仕於溫至雲海公始於宋宣和五年癸卯開基於安固江南崇儒之

前里即今之閣巷也至第四祖諱供號杏所公酒祐間以詩鳴其子則翁公後分居崇儒之後里即今之柏樹也當時父子兄弟猶子宅相薰陶倡和遂成家集名曰清穎一源元延祐間昆陽裴公庚選刻至明隆慶壬申同里吳橋吳公論續選其二十八公詩分作八卷重刊其版藏於柏樹聚遠樓明季版遭兵燹印本無存 國朝乾隆己巳歲族人延明師汪公助天修輯宗譜庚午汪公從平邑瑤山陳氏係本族親派得殘缺印本數卷其一二兩卷敗壞無存至第三卷亦多為脈望所侵惟四五六七八等卷字畫雖非魯魚而紙張燻爛不勝指彈族叔星垣公因其損壞另紙謄寫殘缺者仍留空白將訪求全集以謀重刊不幸早逝迨嘉慶戊辰仲秋三偕族叔曉湖公在柏樹族人舊閣下偶得原集殘版數十片幸第一第二第三卷詩十首其版雖係梨材而二百餘年以來點畫朽腐不堪刷印者多因照次序鈔錄成帙併作二卷茲延平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一
邑南監金家瀛李有宗先生先用聚珍版印成六十餘部分藏親族俟後有同志者另行壽之黎棗永存先人之手澤云昔道光五年歲次乙酉仲春之吉杏行十三世孫古農錫三盥沐謹識
案陳氏清穎一源集初編于元延祐間為陳岡所錄而裴雲山為之刪定者首為陳杏所供簡軒兼善直軒養浩並竹所瑞洲則翁麟洲任翁所子物吾昌時瑞洲春塘文尹簡軒老吾得時懶吾可時存吾與時民吾識時瑞洲曉池昇懶吾石池岡子
鑑池觀寶子濱池禮端子共四世十五家之詩續編于明隆慶間則吳論為之刪定者首為陳耕雲畝春塘棧齋龍孫雲徽南大鑑池澹庵謀曉池訥齋瓊杏所七古崖瑤訥齋柏亭抱鑑池五方塘敏從弟南川衍慶從弟草塘瑤訥齋從子撫松演卿孫共六世十四家之詩據其每人下所注事跡大

半皆有詩文專集足見一門之盛惟書中述陳瑞洲為宋遺民
事跡甚偉又與林靈山鄭初心諸人游從唱酬之作妻見于集
然考之靈山白石樵唱僅有半雲菴一詩章祖程注云瑞安陳
瑞洲家菴名此外別無投贈之作又載瑞洲曾登宏詞科檢王
應麟詞學指南亦無其名殆出譜牒家依附名流虛張門閥然
官秩事實雖不免誣偽而二十八家之詩則元明以來編刊相
踵遠有前緒必非偽造且明人東甌詩集正續兩編于此集所
錄詩均未采入而集中附注明代遺聞尤足以資考證疑以傳
疑爰詳為辨證使後之覽者知所甄擇焉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手

論所選崇儒高氏家編為元時瑞安高氏遺詩凡高南軒天錫
詩四首杏所高梅莊彥詩七首南軒高則誠明詩十二首高則
明誠詩一首並南軒蓋高氏與陳氏世有姻連其詩舊附此集以
行卷端有小引云從殘缺中得詩二十六首刷印以附于後云
云則又出于掇拾非復元刊之舊故篇帙寥寥今以明以來總
集選錄高則誠遺詩校之缺佚甚多而則誠別有弟名誠字則
明之矣說辨見卷二十四即出此書則又不甚可據今故不別
箸錄而附識其略于此
謝氏傳伯疑夢符謝庭遺棄萬縣温州府志十七
案謝庭時代無攷
無名氏東甌遺芳集元史載文志四

佚

趙諫東甌續集敘元之時雖有遺芳集止錄趙氏數人而不及他姓
案元遺芳集東甌續集敘所述無東甌二字錢氏元史藝文志
始增題此名其撰人無攷以專錄趙氏詩推之疑即卓忠貞所
敘趙廷暉遺芳集也其書今無傳本續集所錄宋時趙氏詩甚
夥內趙師秀趙希邁如卷一錄趙克非詩二十首注字志仁號
號尋業翁按所錄詩有書趙荷卷二錄趙崇滋詩一首注號
許壁一篇則尚似非克非別號卷二錄趙崇滋詩一首竹所
人永嘉趙崇齋詩一首定發未進士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圭

如趙克非趙處澹諸人事蹟他書別無所見而此集所錄詩多
至數十首殆即從遺芳集采入邪
卓敬序瑞安峴西趙廷暉氏集鄉之縉紳先生遺其先君子德深甫詩
文若干首及甫歿銘誌鄉人哀悼惜之詞文若干首快成請名於子子
閱之歆甫之德布而高廷暉氏之為因名之曰趙氏遺芳集又重為之
序云趙為宋室之後南渡去古汴而散處江南若吾溫之永嘉瑞平皆
郡後儀為秦王派下至今譜牒班班可考由深甫以上皆葆光弗墮信
乎奕世之傳明脈經籍本草祛疾活人其所施者博而獲濟者廣矣因
是德稱於人嗟嘆不已而咏歌之大篇短章金玉交奏誦之使人毛骨

佚

趙氏廷暉趙氏遺芳集忠貞錄

森竦恍然見眉宇挹光霽而不知九京之限也吁今不可作矣見其集
尙能使人歎慕而況當時聆其緒論沐其德澤諸君子之有作也宜矣
雖然自非賢子孫寶輯而類集之則將爲覆醢鹽穴蟲鼠如電光泡影
之不常焉能保之以示諸後乎若廷暉氏之爲可謂知所務哉後之人
尙當以其心爲心則遺芳之集傳之愈久而愈有光焉詩云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竊敢誦斯語以爲趙氏遺芳集序忠貞錄

案趙廷暉事蹟無攷

蘇伯衡序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爲盛事故二應之在魏

二陸之在晉二盧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之世

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有若繆氏鄭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氏兄字季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繆氏兄字仲琳弟字仲貞而

其詩集曰壘篋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

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璧壘篋集所以輒嘆平陽人物之不可
及也且言之精者爲文而詩又文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
繆氏兄弟豈不愈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
壘篋集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爲兄而有弟若仲
貞以仲貞爲弟而有兄若仲琳麗藻交映逸韻迭發鏗鏘炳煥震耀遐
邇固足以使人歎羨初仲貞膺薦至京師官之而不拜後仲琳應詔至
京師官之亦不拜仲貞之來歸也縣令程君廷爲訓導欣然而俯就仲
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廷爲訓導亦欣然俯就不汲汲於利達而切切
焉爲國家作人是務其出處之際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
琳仲貞之在當今不猶二盧之在唐二應之在晉二應之在魏眞士林

之盛事哉覽壘篋集者宜何如也是爲序蘇平仲集四

案繆訓導珊及弟訓導連敬避端慧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
有傳

林氏與直古詩選唐

六卷蘇平仲集四

佚

蘇伯衡序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
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
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
韶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及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
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及於

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

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

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
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五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
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
樂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
三百餘年其世益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
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
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
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
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
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

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五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慨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員廷据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為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為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音

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閒哉又曷嘗曰我為風為雅為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為賦為比為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託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復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篇端也

蘇平仲集四

蘇伯衡故梅軒處士林君碣銘林氏居平陽者非一族而居嶺門者為

嶺門林氏處士諱元彬孫男二人長與直國子生釋褐授迪功郎青州府蒙陰縣主簿

蘇平仲集十二

吳氏任 三鳳集 日十七

佚

蘇伯衡庸齋吳君墓誌銘平陽吳氏名舉字子庸子四日任日田日穀日楚君卒時諸子皆幼後皆克修其業以世其家任舉明經為郎福建行中書詳練潔廉聲稱藉甚

蘇平仲集十四

乾隆平陽縣志十三洪武二十三年薦辟吳任字以仁居夏口由明經授福建都事陞睢州同知 吳田任弟字以耘授本縣訓導 吳穀任弟字以穎授常熟訓導

章氏 玄應 續咏雪唱和

一卷 百川書志二十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書

未見

百川書志二十咏雪唱和一卷明楊一清提學陝西出巡羣縣往返積雪中計四十日得詩三十六首秦藩賓行道人和之續咏雪唱和一卷明秦簡王俾陝西參政樵山章玄應順德次韻遼菴之作也

蔡氏 東甌詩集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題

七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咸豐樂清縣志九並作八卷誤

存 遜學齋藏 存 明刊本

溫古東甌也兩浙名郡也郡因人勝人必因文章事業而後顯自宋以來郡中人才視古為最盛其事業著之當時者不待言矣其文章垂之後世者各自成一家言學者豈能徧觀而盡識惟善選擇者取其尤者哀而集之則一郡之詩文一覽可知而一郡之才亦於是備見矣集中如梅谿王公祕書周公忠簡許公止齋陳公水心葉公輩則又非一郡

之才天下之才也不表而出之則何以彰其盛哉予假守此郡仰止諸先正又明年修郡志凡先正之詩文悉欲採擇且載於志始得葉水心先生播芳集序一觀予執序以嘆曰一郡之文盡在是矣既而旁搜博採未有能傳之者付之喟焉而已繼又得樂清儒士蔡廷玉所編東甌集試一覽觀其去取決擇不能無可議者一日封君趙司訓先生士忠訪予郡齋予出是集先生曰諫嘗有意於此者願假以歸勉成之越半載集成求予序之以傳嗚呼播芳之集予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東甌集亦可矣先生能詩者老而益壯得以優游詩社其去取大非前比矣方今文運亨嘉賢才彙出將必有以詩文名如諸先正者亦必有銳意斯文增益其所未集如先生者姑書以俟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月既望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吉水鄧淮書於鹿城書院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東甌詩集八卷樂清蔡璞廷玉輯弘治癸亥郡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守鄧淮序

趙氏 東甌續集 千頃堂書目二十一題蔡璞撰誤今

八卷補遺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

存 遜學齋藏

詩本情之所發而形於言者也夫言乃心之聲而詩為言之精者其人亡觀諸詩則其人可知矣吾溫自晉至國朝作詩者雖多名家惜無好事者為之哀輯遂致溘沒散亡是以後世無傳焉宋之時雖有東甌詩林止錄當時數家而不及他代元之時雖有遺芳集止錄趙氏數人而不及他姓得於此者或失於彼莫能遍舉遠及不足以傳示永久成化間樂成蔡君璞嘗自宋狀元十朋王公為首暨後之諸家得數千百首萃為一帙名曰東甌集持以示諫且欲為其校正以序其端予時心雖許之自分才力弗逮不敢遽以芻蕘之言冠於諸先達之首未幾璞物

故遂因循至今甚為平生之憾弘治初郡大夫長洲文公宗儒嘗欲舉郡詩文為文獻集未久亦故繼文公者江右鄧公安濟亦嘗以斯文為己任一日於郡齋出示是編即璞舊所錄者因假歸不揣疎陋略加刪削固不敢以蠶測之見而後人之善焉繼復於家藏舊本及於文獻大家訪求得西里石渠稟齋暨昆陽文獻等集日夕披味取其長而棄其短惟以關於治化及詞之醇正者錄之固不以人之窮達情之厚薄而容私意於其閒焉合而計之復得若干首與前集多寡頗類目之曰東甌續集不然吾恐靈芝瑤草與凡草木同歸於朽腐豈不重可惜哉今諫非不欲旁搜博採使一郡之詩萃於一帙無所遺漏第以老病侵尋精神凋落正如短綆而欲汲深小管而欲窺大豈能多及哉但以己之所知者補璞之未知餘皆闕之以俟後之知者補吾之未知焉茲復僭踰而敘之於首者無他蓋將酬昔者不言之許是即延陵季子掛劍之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二

遺意耳集

既成鄉之好義者康培十數輩亦皆爭相出帑以助鈔刻則其人知所趨向而非惑於他道者可比矣是尤不可不書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月既望郡人東山歸老趙諫謹序

詩文之在天下必有所遇而後傳固有散漫遺逸於千百世之前而追亡補遺於千百世之後是皆關氣運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其散也人物替其華其聚也山川增其彩蓋一方扶輿清淑之氣而泄之於人人心虛明靈秀之真又會而泄之於詩非若珍異奇寶之貨徒足以娛耳目而已是豈可以不傳邪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摛英披華後之學者將取以自淑又非若商賈售物儲龕惡以圖盛美而已傳之不以其精其可乎正德丁卯東甌詩集成東山先生不寬於激命鄙言以廁諸簡末激膏觀季札來聘於魯魯人為之歌國風雅頌之詩因而知風俗之美惡與夫先王德澤之淺深然則人心有所感而發於情者其關係於世故

者非小矣故天下形勝之地山川河海貨利器物無不稱雄於一方使其典籍無存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褐之溫乘拍天之溼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瓢之固然則諸賢之得遇於今日者又豈偶然事邪知言君子必能察先生所以用心矣正德丁卯孟秋望後三日東溟王激拜書於鹿城書院東甌詩集後序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二東甌詩集七卷補遺一卷續集八卷江蘇增本明趙諫編諫字士忠溫州人初成化中樂清蔡璞嘗輯溫州一郡之詩自王十朋以下爲七卷又補遺一卷諫以其去取爲未善乃因蔡本而增損之溫州知府趙作案當准序而刊之又爲續集八卷或補人或補詩以拾蔡本之遺諫自序之並刻於宏治庚案疑當戌其體例頗襍不出地志之積習如張子容本襄陽人爲樂成尉故其詩多永嘉所作子容及孟浩然集中諸詩班班可考續集乃以爲永嘉人然則謝靈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天

集不當同入此選歟

東甌詩存十九趙諫字士忠號東山永嘉人成化歲貢任光澤訓導以子式貴封中書舍人

案東甌詩集七卷自宋王十朋至明黃淮凡九十八家續集八

卷自梁陶弘景至明章可象凡百五十八家補遺一卷自李思

衍至陳某凡五十五家內林嶺山薛統隱二家正集所錄詩於宋

元頗詳而明詩甚少續集蒐其缺漏收明代詩幾五倍之互相

補苗自宋至明一郡作者亦略備矣其補遺一卷千頃堂書目

係於續集之後 四庫總目則改附正集檢明刊本卷首題東

甌續集補遺則當爲續集編成之後復采其所遺者補錄成帙

匪僅拾前集之遺實目是也二集採摭頗廣而踏誤殊猥如詩

集所收蔣文質六〇文質即蔣允汶詳辨誤鄭淳詩七續集所收陶弘景崔

道融並卷一〇以上瀛成詩二〇成滑州白馬縣人建炎間居志忠節傳乾隆承並以宦游寓公闕廟鄉獻不僅提要所舉張

子容已並又正集載陳溥良普木鐘集一則合止齋潛室爲一

人又載僧從瑾詩誤作惟謹四〇從瑾萬縣人志乾續集

載僧益栢堂山居詩益其名栢堂其別號山題爲僧益信六載

繆仲琳詩而不知其名連載吳以耘詩而不知其名田並見載

方士宜詩而不知其名增七載鮑璋詩璋誤作偉八〇方增鮑

十六則作者姓名亦譌舛不足據至其所錄詩有兩集重複者

如續集載許景亮陶隱居祠詩即前集四所收陶隱居丹室詩

趙師秀呈友人詩即前集二所收呈詩肖韓薛師石詩翁卷贈

滕處士詩則又與正集所收目亦不異並卷一〇有誤收他人作者

如續集載葉迥十里詩一乃趙師秀作見瀛奎律髓二十九本

水心集及清苑集並無又載姜元鼎詩二首二並見姜夔白石道人集若

此之類並未刊正然永嘉詩派盛於宋元明時故家遺集尙多

臧弄句集匪難至以明人采明詩則時代相接所見尤備此二

集雖不無疵類而網羅宏富固吾鄉徵詩之淵藪矣補遺一帙

家數無多而所列作者姓名多類別號若葛秋崖劉籍貫時代

大半無攷精覈一過謬盤尤眾如盧疎齋詩二首並見顧氏元

詩選三集乙盧擊疎齋集擊涿州人舊府縣志文苑傳謝草塘

詠月有感詩見謝翺天地間集原題草堂謝論不云永嘉人李

璧太行山詩乃眉山李璧季章使金所作見四朝聞見錄戊原

太行山之目疑此此劉克莊春浩行乃詩人玉屑十九所載劉

後村趙昭儀春浴行白湛淵山中懷友詩見元詩選二集甲白

挺湛淵集疑號湛淵晁叔用紀愁詩見晁冲之具茨詩集三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天

野人 徐淵子自笑詩乃黃巖徐似道詩見宋詩紀事五十六
 趙善思 原注永 多景樓詩見梅磻詩話中作趙善倫季思詩不
 云溫人李思衍詩注號兩山永嘉人而霽山集二章祖程白石
 樵唱注云兩山李思衍字昌翁鄱陽人若此之類並屬誤收至
 於卷中所錄他詩與目錄或不相應葢草草掇輯即付雕版不
 暇精勘故疏舛至是然則此卷雖不存可也 校者案載季思詩
 句琳連二字必有一誤仲琳名
 瑞仲首名連見前穆氏堽統集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一終

餘杭鄒守拙校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一

辛

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三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總集類

明

李氏 階 月泉詩派 嘉慶瑞安縣志
九題季復初誤

一卷

存遜學齋
藏鈔本

處士季其姓彥良其字者南京東部文選主事彥文之族兄捧其始遷
 祖月泉公詩派一集丐敘于予月泉諱復初宋季自龍游避兵遷瑞安
 鳴珂里抱道自樂隱於貧管別墅吟咏甚富再傳二子端義雲谷雲谷
 傳其子恥庵恥庵傳其子蘭坡與從子竹所蘭坡傳其子栗然栗然傳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其從子敬齋敬齋傳其從子靜學靜學又傳從子東郊派傳八世凡十
 人有鹿岩樵唱樊莊蘭坡竹所怡雲小隱諸集其音韻清和格律高古
 皆發乎性情止乎禮義可以逼盛唐追魏晉而綴三百篇之緒餘可以
 鳴國家之盛然簡編散逸十有八九有志學詩者所其惜也彥良為祖
 宗手澤痛念尤切初乞敝及余門者再四守吏弗將一日余送客出門
 歲將盡矣彥良衰衣博袖執溫橙為贊且跪且拜詞志哀懇道為是詩
 跋涉江湖傾囊廣購二十餘年始有今日彥文已壽於梓矣心欲借重
 傳世以門第分嚴不敢率爾某野人於分無嫌故不知諱避如此因憫
 而許之翊日彥文乃具勤苦事蹟見其略云彥良迂腐固滯不通世
 故年逾三十始知向學妻兩娶俱早世弗育遂歸畚田於妻家誓不再
 娶聞鄉人得其蘭坡全集即踵門懇購其人先諾後悔遂以訟於官繫
 獄久之父母墳塋手植松柏千百章於其側遇忌口水漿不入口者竟

日少善飲多慾向學之後即戒酒絕色食不兼味立志堅定至老不衰
蓋亦奇癖之士能為人之所難為者夫詩以性情為本風月花鳥特一
時之感觸耳月泉一派之詩雖多因景物而發而性情之正實寓其中
彥良立身行己之清苦既如彼于父祖之手澤勤勞盡瘁又如此可謂
之孝矣性情之正風俗之盛孰大於是蓋非三百篇無以為月泉之權
輿非彥良又何以知月泉之可治乎於是乎書弘治甲子春正月既望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前翰林國史官國子祭酒兼經筵
講官莆陽鄭紀書

案月泉詩派皆瑞安季氏一家之詩卷首題同郡大羅山人臺
南李階編次翰林院編修王瓚較正吏部主事七世孫季敬刊
行其名月泉者元處士季復初別號也季氏初著籍龍游至復
初始遷瑞安故以題集然李階等編此集時復初詩文已無存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者僅得其子震孫孫應祁曾孫德幾德琦玄孫廷珪來孫仲雲
孫蒙仍孫元等八人詩而附以應祁妻馮氏逸詩及德幾雜文
二篇黃淮所作應祁墓誌銘何文淵祭文虞原瓌詩都為一
帙刊行于世月泉身丁元亂輩遜以終弟昆子姓咸有專集自
明以來各集大都以佚僅藉此冊以見其梗概雖卷帙無多然
雅才文譽粹于一門蓋亦柴氏四隱段氏二妙之流亞矣

章氏玄梅
千家詩注
十八卷 咸豐樂清
縣志十一

案劉克莊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二十二卷今有曹寅
刊本流俗村書有所謂千家詩二卷者即從此書鈔出以效學
僮干峯所注今未見以卷帙推之蓋後村元本也

張氏季敬詩賦錄

一卷 浙江采集遺
書總錄丁

未見

案詩賦錄原與論對錄勅諭錄合刊余家所藏論對勅諭一
錄惜無此書于頃堂書目十七有世宗肅皇帝宸翰錄一卷御
製七言詩賜張季敬者其書今亦未見疑亦文忠家所編刊也
干頃堂書目別有詠和錄一卷嘉靖十年帝同大學士張季敬
及禮部尚書李時西苑觀稼抵先慈壇位御製詩季敬等和亦
不知何人所編附錄於此

貞義書院集 千頃堂
書目八

未見

干頃堂書目八張季敬貞義書院集在温州

方氏 續學 江南文獻錄 環著遺集六注作昆陽江南文獻干頃堂書目
六作江東文獻集今從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十一卷 乾隆平陽
縣志十九

佚

自跋平陽江南文獻錄一十一卷乃繼學借陳氏宗陽之所詮次也先
是繼學與宗陽論吾邑文獻慨然欲併輯之願夫墜緒茫茫而力有不
逮乃獨輯其所謂江南者於乎吾江南遠薄海陬向為窮僻之鄉然自
經正經邦二陳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學而中原文獻之澤施及後來尚
矣第氣運升降盛衰相尋昔之以衣冠文字輩英濟美者一氣漸盡之
餘而微門冷祚不絕如綫甚至第宅鞠為榛墟其喬木故家歸然而獨
盛者能幾何哉所幸殘文遺墨不與海桑俱化是其氣澤之僅存者耳
惡可使之終淪沒邪用是犯茲不韋蒐羅採摭得什一於千百併稽其
人物錄之以成是集會鄉先生大參陳公南還謹奉請質先生欣然與
之復序於首竊惟是編於天下之大雖未敢必其有所裨益而一方之

人文實於是乎寄他日考觀風俗者亦可以槩見矧俾枌榆晚輩仰止

前修者觀其文論其世則流風餘韻殘膏賸馥必有所鼓舞而沾溉之

吾知文獻之澤引而勿替百載而下又當有同志者續是編也借書以

俟弘治癸亥九月既望敬識於白沙西堂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方繼學輯鄉先哲文行為江南文獻

案平陽橫陽江以南濱海諸鄉俗名江南方西堂文獻錄蓋專

錄江南諸鄉先哲遺文縣志所載自敘甚明千頃堂書目六作

江東文獻集載於金陵諸地志之前則以為錄江甯文獻誤也

浙音會略

十七卷國史經籍志五千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方繼學輯兩浙名人詩為浙音會略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三

案虞環菴集二送高廷璧揮使征括寇詩虞書注云此詩見浙

音會略據此則會略蓋彙選浙詩亦兼收鄉賢名作矣

侯氏廷訓忠義集二山谷集九

佚

項氏喬表則

二冊歐東私

未見

自序初表則二冊予窗下不次集之以便私閱者嘉靖丁酉守金斗出

示諸生諸生爭錄之合肥潘尹恕曰是可梓也予初不以為信然戊戌

夏六月奔母喪歸時潘子在鳳陽遣使追弔於丹陽之澣謂予前表業

已刊矣予詫曰原本未及校正不貽笑大方耶王寅起復補河閒廬州

二守周子允偶以是見寄出示諸生諸生又爭錄之遂躬校正捐俸梓

之用為諸生發身之一助焉耳若立德立功立言之君子於此固有所

不屑屑也歐東私

舉業詳說作表要胸中有物而筆下不俚平仄要調對偶要切用事要

精當考證要明實破題要該括而不露氣脈要接續而不斷稱頌自陳

感謝處俱要竊取題意而不泛其體有六曰賀曰進曰謝曰諫曰請曰

辭駢儷同而語意異尤貴流水對不貴挑水對若東坡蓋聖於表者也

予昔在燈窗編成表則二冊已刊在廬州河閒歐東私

葉氏嘉慶賢哲遐思錄歐東私

佚

項喬序瑞峯葉太史吾鄉賢哲也既沒十有六年乃震器邑庠生嘉慶

子餘哀一時賢哲追思先生者為文卷以志哀慕而囑予為序先生長

予十年而同在諸生予辱先生愛最腆識先生最真也不容以不文辭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三

然必知先生之所以賢哲而後知賢哲之所以思先生也先生端慈謙

謹年十六即有志聖賢之學而識其大者事厥考太學生斗山翁及母

劉氏以純孝稱未第時凡糜膳及生徒束脩惟供養無私畜既而占大

魁授翰林編修地封父母進修撰以例出憲南臺皆月分常俸以備甘

旨丁二艱終制不就內寢不與外宴於外事伯兄程如事師坐立不少

踰禮產業惟所處分季弟準未室鬻產為之締姻凡父母喪事宅兆諸

費悉出於己從嫂志在守節而貧乏不能存堂弟貧而饑恐絕嗣曲為

存恤全其名而完其室然皆誠心為之不市名譽其厚於父母兄弟有

如此者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先生既識其大者矣故以之守身不囑

託不受無名之餽死二無以為殮以之居官則抑奔競禁勞擾平反冤

獄雖老法家無出其右者以之錫類則三典文衡所取多行修豪傑如

今方伯林公雲同其尤著者其居鄉後輩會講如彭子時望黃子一鵬

項子璿邵生化之皆駸駸然鄉用於天下矣而予與周子感張子純藉先生誘掖之功亦居多焉而先生之大道昭矣若夫胸中富於經史文章自成一家翰墨逼近鍾王者先生餘事耳先生身若不勝衣素不能周旋人事當時與先生往還者類或謂其簡而疑其迂矣今先生蓋棺已久而賢哲或以詩歌或以詞賦或以手札或以奠文又莫不仰先生如北斗而欲起先生於九原略無間然者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孝弟之念天下所同然而先生先得之則其聲氣所感宜有千里而不應隔世而相求者況身親見之者乎令子思親集此而表章之可謂孝弟也已雖然此孝弟之文也由先生之誠心行先生之直道率諸弟同心同德以揚名於後世孝弟之實也此亦賢哲之所願於先生諸子者予因序而規之諸子吹嘉兆次嘉善又次嘉運與子餘皆鳳毛已彬彬然明著衣冠云臨東私錄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木

陳氏鳴鳳傳芳集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傳芳集正德陳詔陳鳴鳳輯萬歷陳紹賢

續 東甌詩存二十五陳紹賢字丙賢永嘉人萬歷歲貢授益府教授著有傳芳集

張氏遜業十一家唐詩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

今從天一閣 二十四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

存遜業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孫文中二子福時福郊勃福時子也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九歲得顏師古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

其失與兄勳勳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嘗稱王氏三珠樹也未及冠及第乾封初上宸遊東嶽頌及乾元殿頌沛王聞其名召為修撰甚器之勃戲為檄英王圖雞文高宗覽怒曰此是交構之漸即出補虢州參軍恃才傲物為同僚嫉有官奴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泄乃殺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父為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勃省父道出洪州都督閻伯嶼宴集滕王閣命之序下筆驚人蓋宿命其婿預成將舉屬客必以客讓而及焉勃適至不辭也後渡南海墮水卒時年二十八惜哉李敬玄尤重四傑言當顯貴裴行儉典選有知人鑒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淺豈爵祿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言勃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遺失尤精推步歷算嘗作大唐千歲曆有文集三十卷則未之見此僅窺一斑云論曰王子才富麗徑捷稱罕一時賦與七言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七

古詩可謂獨步然律及諸作未脫六朝沿染而沈思工緻亦未易及也昔嘉靖王子歲秋日王勃

楊炯華陰人幼博學聰慧揮文宏富拜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神童舉也太常博士蘇知幾儀鳳中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勅命詳議於有司炯獻議極極之言知幾變之不經甚矣由是竟寢知幾所請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為政殘酷榜殺下吏輒不為意美名多揚亭臺賦笑動眾竟卒於官中宗即位贈著作郎以舊僚追及也平生著作惟存是帙三十卷者惜未之見也其自評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以其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論曰炯之賦詞義明暢若庖丁解牛自中宵繁而渾天考歲更見沈深推曆氏今猶擇焉五言律工緻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借開元

諸人去其纖麗蓋啟之也諸作差次之五言古詩唐人各自成家備一代制可也然以漢魏鏡之人人懸絕矣昔嘉靖王子歲秋日楊炯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歲十餘就教於曹憲王義方善屬文開博學拜典籤鄧王府職焉奇重於王嘗以相如期之徧與羣官謂言后因底疾再拜新都尉疾作竟不能任得方士玄明膏餌之處太白山中遇父喪嘔丹出疾益甚徙居陽翟具茨山預為墓掩其中嘗釋疾文五悲等誦暨沈痼瘳瘳不堪其苦與親屬執別遂投穎水而死時年四十五文集二十卷幽憂子三卷今無可稽是集足以傳其槩矣論曰盧作工詞用意超邁流凡風騷之旨或自得之悲夫然斯人也才有餘而量不足志銳始而力怠終禮不以節遂致藥無告救疾敗沈水莫能善保皆過也且孝子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又曰辟踊哭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是雖為親之至猶賢者之過之若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八

其賦病梨與雙槿以資生之或偏侏儒之短飽作五悲言念榮達羞恥枯窮意鄙何至此耶夫知道者以義安命富貴死生處之一也奮庸遺厄天實為之人也何尤乃至沒沒死非其自速與窮魚之賦形容小態狀莫此為切觀詩者得焉亦可助抵掌也昔嘉靖王子秋日盧照鄰駱賓王婺州義烏人高宗末年為長安主簿少負才落魄不羈呼盧友狎左衽時議后坐賊遷臨海丞意氣局鬱官從是竟焉徐敬業起兵稱亂賓王亦預事首發軍檄是代草於賓王也厥詞忿激則天雖當震怒閒讀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與夫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猶拊掌嘆曰有人如此而流落不偶真宰相之過也敬業伏誅或曰賓王遁跡宋之問題壁靈隱至樓觀滄海日屬句沈思閒有僧遂曰何不以門對浙江潮耶之問奇之詰其所歷徧無知者蓋賓王也賓王避焉之間稍覺求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則天重其文遣使求

覽邨雲卿兗州人也得集十卷於是盛傳此唯詩賦耳論曰賓王五言律詩秀麗精絕不可易及然帝京篇尤一代絕唱也夫善為文而弗克自樹至黨叛逆取罪名教惜哉惜哉昔嘉靖王子秋日集天一閣書目四之三十二家唐詩刊本明嘉靖王子永嘉張遜業序首江都黃埠梓行題其後曰王楊盧駱沿六朝之習為天賦之才實一代聲律之發矚自是文運益昌乃有陳杜沈宋倡於前王孟高岑繼於後當時指武德貞觀為初唐天寶貞元為盛唐元和開成之末曰晚唐則十二家者又唐之可法者歟爰重梓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九

案唐十二家詩卷首題永嘉張遜業校江都黃埠子篤刊行其鏤刻頗為精緻別有音安鄭能刊本不及黃刻之精余所見者止盧駱二集不知家數有無異同也凡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陳伯玉杜審言王摩詰孟浩然高常侍岑嘉州集各二卷天一閣書目四之三別載盈川集五卷永嘉張遜業校正誤自孟杜岑三家外餘九家皆并賦編之不廔詩也其四傑集冊首並有敘論各集敘次與單行本多異篇數亦不及單本之完備蓋張氏編錄有所刪定然如楊炯集宋本散佚明義烏童佩集本其詩一卷即據此刻為藍本則此集雖未為精刻其編輯之功亦不可沒也通志經籍門引焦氏經籍志作盛唐十二家詩四十七卷府縣志並同攷焦志五所載盛唐十二家詩並未著何人編輯干頃堂書目三十一且此編惟王孟高岑四家為盛唐其王楊盧駱沈宋陳杜八家均繫初唐文苑亦不宜槩冠以盛唐之目焦志所載蓋別為一書通志妄為牽合殊誤今依范日改題十二家唐詩不復區分初盛庶得其實焉

徐氏應用 伏

昆陽文獻集 乾隆平陽 縣志十九

案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載應用為寶應知縣祺之孫祺正德已卯舉人然趙東山東甌續集絃作於弘治癸亥在正德已卯前十年有六年已云於家藏舊本及文獻大家訪求得西里石渠稟齋暨昆陽文獻等集時代齟齬良所未喻豈昆陽文獻草初別出他人應用特續為編輯邪

何氏白鄞詩嫡派千頃堂書目三十一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九嫡並作清

四卷千頃堂書目三十一

未見

案何无咎所選鄞詩今未見傳本周天錫慎江詩逸六載甬上詩山人汪伯機壽何无咎詩後附錄李鄴嗣傳敘云永嘉何山人无咎選吾鄉布衣十家詩前五君曰呂中父時盧宗潤濡楊伯翼承鯤蔡子行學用聞隱鱗龍後五君曰薛干何岡應仲鶴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十

臬周農半應辰李公起竣汪伯機樞何无咎謂諸君詩派俱得鄞江之清中父如流漸春散簇起穀紋宗潤如谷實決決脈不知所沁伯翼如灌頂作勢漉在飛瀑子行如橫渠露氣凝望之漠漠然隱鱗如一泓洵汰過味殊甘冽此前五君所以清絕也干何如飄曳川練轉折皆越仲鶴如波面連漪青壁相映帶農半如靈淵亭育媚以驪珠公起如獨湖吹冷香浮蘭茝伯機如激澗晴溪之傍躍有蕤賓此後五君所以清絕也无咎取人既慎論詩亦新非若一時詞家漫作名目故并錄於此據此是无咎所選鄞詩凡十家也甬上舊詩國朝胡文舉輯其書今亦未見

陳氏心源聚星堂世集汲古堂

佚

何白陳心源聚星堂世集序心源公既輯陳氏聚星堂世集成郡別駕

嶺南車公鄉薦督學劉公咸有序且付梓人藏之家塾矣復命長君廣爽文學介天一施君徵跋於余余發而讀之蓋邇自有宋復菴公以及昭代凡二十三世得詩三百餘篇莫不字挾冰霜出風入雅泱泱乎綦盛已心源公少負瑰異之才不樂進取足跡遍天下好友海內異人讀異書先是寄於昆之蒲陽已覽寶宮之傍地有鳳山淵水之勝遂定家焉汲古堂

無名氏江北文獻集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江北文獻集撰人姓名無考

案江北文獻集蓋錄平陽橫陽江以北諸鄉先哲遺文以配方西堂江南文獻錄也其書今未見傳本

國朝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十一

周氏天錫慎江文徵

六十一卷

存永嘉張氏藏手本

本遜學齋藏鈔本

周天錫曰以鄉人輯先哲文該而當者難也陵谷後四年錫乃為此要以尋幽訪逸為事迂焉弗應即止於耳目所及直寄焉耳雖寄而手與眼不能借而古今人之書遂為吾一人之書乎哉其為一人之書也必其奢取之不禁奢舍之不禁茲未能然蓋樊滂六合魚鳥同遁擊矢扣舟僅獲魴鳧勢使然也雖然未嘗多求也而取之各適故山不在嵩華海不在星瀛天地無盡文章亦無盡吾進其功於道者進其功於于世者與一世者時齊吾意而不懼其遺時蘆吾意而勿參以欺矇瞶目迷驟鼠腹果分量實然又何猜焉夫著書立說存乎其人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非僅文也惟不以文言文而後錫也為此可以無罪於前無罪於

後後之讀者亦有以諒我矣抑有所謂寄焉者乎自敘

案周樛菴慎江文徵所錄宋元明三朝温州鄉先輩文凡六十

一卷巨集衰然其按輯頗為咳博所載明代遺文多從故家舊

稟展轉捩錄尤多罕觀之作惟其中過求詳富體例或未盡精

嚴如宋呂大主武榮人程端學春秋本義誤題永嘉詳辨此遂

收其春秋五論卷四及春秋說五十五卷十六則五十六卷八

卷詳左氏二篇亦並元盧肇涿州人與永嘉盧處道同姓名亦

呂氏春秋或問文誤此遂收其文二篇二十五卷游茅山記並為失攷又所錄經

說史論數卷多他書援引之臆句如薛季宣春秋解五十即春

秋經解之佚文陳梅叟尚書解即尚書說之佚文陳鵬飛詩解

即陳氏詩解之佚文又五十八准陳汲周禮解即周禮辨疑之

佚文徐自明周禮解即禮記說之佚文此所錄徐解三則並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禮記說之文無疑徐氏別無周朱黼史論即紀年總辨之佚文

禮解此誤也○以上並五十六陳季雅史論即兩漢博議之佚文並五若此諸條並類采輯

書遠編錄總集之例至如鄭敷文書說則采其受福一段為尚

書解五十陳潛室木鐘集則采其漢高帝魯仲連蕭何長平之

敗陳勝五條為論七十又采公孫宏新學法宗法周軍賦王制

建學法五條為考八十王制封國南北軍二條為辨六十鄭節

卿太平經國書則采其內外會計各上宿衛大宰詔王九兩繫

民五十教化省官官吏節財用稅賦十二則為論五十陳止齋

歷代兵制則采其春秋兵制漢兵制二則為考五十史文璣管

鏡外編則采其閭法晝夜長短二條為考八十又采火西流一

條為釋十六政違天右轉一條為辨六十若此諸條亦不免地

志家改易詩文強加標目之習其陳峴南海志三十林尚書

環菴遺稟後敘三十校以廣東通志及虞稟所載字句異者十

九則改竄之弊疑亦不能免然其網羅宏富珍文奧策往往而

在吾鄉徵文之書自當推為鼎脔固非後來陳鏡帆諸人徒鈔

地志者所能及矣

又案此書今所見手稟本凡六十一卷而慎江文逸自敘則作

七十卷見然手稟首尾完具其文與總目所列門類亦一一符

合並無缺佚疑初稟寫定後因其編卷稍大欲展為七十卷然

未及重錄故仍為六十一卷也至此集所錄文各體皆備獨無

傳狀碑志諸作則當為別入慎江獻徵九卷傳記故此書不復

綴錄非其缺略也

慎江文逸華夢

未見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自序余既輯文徵七十卷以余蕪陋冀一當作者私衷良苦云今復取

郡邑乘所遺與全集彫耗間見他集者命曰文逸匪擗擗自好也吉光

片羽足占德輝燕臺朽骨猶憐神駿即勞弗恤也然余之為此更難矣

家鮮藏書每向人勾閱而煤敗者十之三焉烏帝虎者十之五則

撫拾之難屈首受舉子業既乏通材至躬擗目購又不越一鄉一邑則

論列之難及一稔姓氏如逢交偶得一二語不啻寸珠尺璧則去舍

之難甚者好思不來窮鬼相搏研墨吮筆率棄去疾走弗顧者再而風

雨疾病不與焉則記載之難余之因難而輒已已而復擗擗不自釋者

又五閱歲矣況乎烽火頻驚舊聞放失江河既逝老成逶迤嗚呼此所

為愈難也與華夢

續慎江文逸華夢

未見

慎江文類

未見

案周楞菴慎江文類彙本今未見甌乘補十二載包幼白玉石新編張陽春遐思集兩書並注出慎江文類則黃鶴樓尚見其書也楞菴慎江詩類專收外人詩之涉溫州者文類義例亦當與彼同蓋文徵文逸止錄鄉先輩遺文外人之作則別為文類三書互相表裏也

慎江詩逸

未見

自敘蓋聞嶺鼎芝房之什補獻休明峭嶮宛委之章鼓吹風雅故白雲玄露太史未進其詞華黍由庚工警僅存其目詩之有逸所自來矣夫洪鐘與小缶殊音伐鼓與叩頌異節或傳貴紙或誚覆瓿或被管絃或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四

沈脈望然而古音寥越知為必瑟媧笙寶色迷離望若夏璜周鼎維精靈風注以不容滅者諫篇斯麗藻朝餐以不可區者發響呼之或出如見其人觸而成聲將無有似是用剗心斂目遐討冥搜綴集葢殘固貽譏於挂漏網羅放失實託志於遺忘聊付雲藍敢云月旦

未見

續慎江詩逸

未見

自敘詩以著代也代著而其人其詩見焉有唐之世初盛之詩昌以華中晚之詩唯以促音與時違氣因世變厥有由矣玉步既更騷雅未墜即吾鄉言之一時策名綰綬博風乘雲似宜鼓舞揚休宜隆鳴盛也而傷今弔古之吟憂讒畏譏之什視淪草莽槁泉石者不啻過之夫白馬

賓王乃緬懷於殷土故宮禾黍始悼歎夫周京雲霞鬱思山川灑泣人所應爾我亦同然爰自甲申以後得若干人另為一集雖風雅不殊音微如故而攬時觀世抑將有感於此也

慎江詩類

六卷

存瑞安氏藏手稿本

案周懋龍慎江詩類六卷始宋謝靈運終國朝朱彝尊凡詩四百五十六篇皆涉溫州文獻者末卷附詩餘七篇賦一篇其季猶得見天崇遺老且時代相接蒐羅較易至宋元遺集則明時流傳已渺故甄錄未備至其苦心搜采要足資考證如明宣宗賜謝庭循水亭偶成詩沈一貫永嘉王復陽山人渡海見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五

訪詩二卷 唐隆贈王復陽山人詩三卷 王稗登送何无咎之靖江詩又重陽前一日送何无咎歸東嘉詩文彭闕題詩五卷 應昌東甌立春詩六卷 並從真蹟錄入其他詩亦多采自諸家專集非徒恃地志以為漁獵者又書中閒附攷注若明成祖賜都御史王宗遠南還詩謂當是洪武末年事宣宗賜謝庭循詩謂御筆存庭循裔進士國家題宣德戊申八月朔日正舊志作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之誤 至於題詠之作均注山川投贈之篇略詳家世多志乘之所未詳與所編慎江文徵同為有功文獻之書也

問古文編

未見

問古詩編

未見

闕瑞安氏

列朝詩史

未見

前朝詩史

未見

殊方文娛

未見

慎江禪藻

未見

宋元禪藻

未見

李氏 君城 蓉江芳烈集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未

未見

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蓉江芳烈集李應官妻吳氏死節蓉江其子君城

排錄弔章付梓學政張希良序

謝氏 夢覽 鶴陽家集

卷

存

乾隆溫州府志十九 康熙永嘉歲貢謝夢覽博學工文詞 二十七鶴

陽家集永嘉謝夢覽瑞園編

曾氏 東甌詩存

四十五卷補遺一卷

存

東甌詩集一書前明蔡廷玉趙士忠兩前輩先後編輯自宋元迄明成

宏開所收良云備矣願至今屈指三百餘年版既無存書亦罕觀雖

國朝初鄉先生周天錫輯有慎江詩逸初續集未經剞劂亦復就溷吾

甌人之詩不幾泯滅無傳哉嘗觀郡邑志載歷朝以詩學名世者不下

數百家求其殘篇斷簡僅存什一於千百遲之又久豈惟詩匹而其人

亦并匹矣心竊憂之思欲網羅放失以繼前修而轉恐耳目有所未周

也聞瑞安余君國光志存風雅而於詩集輯有成書丙午至瑞急訪余

君出所藏卷帙以示披讀之下實獲我心惜詩家不多篇什簡略似未

足以盡甌詩之大觀乃歸而檢家中舊錄先輩遺藁并赴會垣搜覓書

林復廣諮良友於鹿城則有陳君翼詩徐君淮於樂成則有趙君翼照

於橫陽則有陳君觀海於羅陽則有葉君惟挺協力採訪歷四寒暑而

鴻篇蠹冊積案盈箱矣然後取余君手鈔參酌增訂薈萃成集再就正

於高陽任君大文暨同邑程君浩既鑒定釐爲四十六卷名曰詩存以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七

爲存詩也可以爲存人也可且存之云者別於選之謂也若以爲甌詩

盡存於此則又不然寡聞淺見遺漏良多雅承諸同人哀集之力慮其

久而散佚也因電勉捐資鏤板焉迴憶曩者蔡氏之書成於成化年趙

氏之書成於宏治年其間相去未遠接踵授梓前人留心於文獻何其

勤也後之有心人復起而續輯之補其所未備匡其所不逮是又予之

所厚望也夫乾隆五十有五年歲次庚戌二月花朝永嘉會唯識於依

綠園之服膺軒

高樹勳序 乾隆五十五年

案曾近堂東甌詩存所錄宋以來鄉先輩詩凡九百六十八家

五千三百七十七篇較之東甌詩集續集卷帙多至三倍誠吾

鄉徵詩之巨集也其編錄各以人爲次凡采自原集者於姓名

下注簪有某集今錄詩若干首其集已不存或本無專集從他

書轉錄者則注存詩若干首義例頗為明折其東歐二集所錄
姜元鼎盧擊劍克莊真山民晁叔用徐淵子鄭澤等詩非溫州
人作者亦皆一一刊削攷證亦尚不苟惟謝草塘李瑩白湛淵
三人仍未攷正以上東歐詩集續集誤又所增之詩出蔡趙二
集外者亦尚有謬舛如倪濤父徙廣德軍陳雷父秀民徙居嘉
興並詳非溫產而此仍收其詩見卷十二又黃又雷野
江人見中興江湖詩集黃文雷看浩然齋雅談中載其昭君行
誤題永嘉此遂據錄入九此類亦不免疏舛然東歐二集止及
弘治以前中葉以後蕩南醜雅上溯唐音汲古高華近沿七子
永嘉詩社莫盛於茲其大較悉具於此集且所錄明代遺集若
梅頤蘇閣存藥六洪孝先操舟集四之類今皆未見賴此存
其一二至國朝諸集采輯尤為賅備較之周氏慎江文徵蓋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太

如驂之靳矣

高氏溥凌雲社菊影酬唱補十

未見

歐乘補十高博泉列菊置燈懸紙取影隨意位置其疏密濃淡有無變
態不可思議因邀同人賞影唱和成吟一時知名士如程養齋浩趙灌
松貽瑄趙秀山廷松胡小山森桂周竹仙嵩觀邵月波南金高楚帆漢
童朗天中模張印浦大川朱白華汝南俱與其會名其詩曰凌雲社菊
影酬唱邵月波為之序此乾隆戊戌秋事也嘉慶己巳處士陳兩谷汝
琛慮其散亡集而刻之傳諸不朽集中詩如邵月波隱淪跡原無定
才子心思自入神周竹仙一秋詩思空如夢十幅溪藤妙入神胡小山
是能脫迹同陶令莫把遺踪比洛神自是傳神妙筆原注周仙舟學論記

陳氏選春頤括文錄

十五卷補遺一卷

存永嘉陳氏刊本

日月星辰天文也山川草木地文也天有文而無義和敬授之命則天
道不顯地有文而無豎亥算步之才則地理不著是則天地之文發以
人文而人之文禮樂刑政忠孝節義亦必借人以傳世知文以人傳人
在也余知鏡帆廣文之名久矣憶昔隨宦東甌先大夫政餘課士中山
每手鏡帆之文以詔示曰此能讀書制行者也此能見義必為者也自
是心誌不忘今年春鏡帆郵寄所輯頤括文錄見示並索序於余余不
敏未冠通籍已三十載宦遊晚豫黔楚終歲靡勞不克仰副庭訓殫心
淬志以專所學不亦對鏡帆而滋愧乎今閱所錄搜奇攷異發微闡幽
合頤括兩郡之大綜宋元明三代之遠僅得文十五卷補遺一卷殆願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九

亭林先生所謂少而盛者耶且鏡帆秉鐸所至見義必為百廢具舉又
以其餘力表章前賢垂型後學發其蘊於禮樂政刑徵其行於忠孝節
義其事在文其義在人其志在因人以存文即文以求人固非徒以文
人自命而僅視古人為文人者也至鏡帆自著梧竹山房存案計文二
十四首余亦受而讀之激鬱纏綿瀾漓渾脫意在濟世而不自炫耀宜
其享大年隆後起為彼都人士之所景仰也夫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
秋日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提
督軍務見亭麟慶序

道光癸巳春新城少宗伯陳公碩士奉命督學兩浙四月間按試括郡
適遇春攝訓釋山晉謁之餘呈所輯東甌文存皆鄉先生之能文而不
遇者公閱之喜甚追試睦州即寄示弁言並示乾隆季間睦州有鮑學
博選青溪先正詩集序命春推其意而為之為發微闡幽之舉夫頤括

居浙東僻壤累代以來遭兵燹水火之災其文之散佚也久矣歐之文獻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栝之文獻始於宋而盛於元明特是著作雖多湮沒不少無如上下數百年間斷簡殘編人又不收拾以致稀而又稀矣公歷舉歐栝先正下詢即以採訪是命春追念先世止齋先生與王梅溪葉水心諸先生尚有全集他如龔深父季元衡周恭叔薛士龍諸先生撫拾羣書略加搜剔或一人一篇或一人四五篇已同吉光片羽至鄭景望錢熙載賈如規諸先生竟一無所見可慨已然必求其全而彙集非旦夕可期即前明諸名宿亦屬寥寥奚怪宋元之遠而難稽也春適得若干篇合諸龔季周薛之文共五百餘首分十五冊付諸梓聚後之讀是編者庶知其人知其地并知其出處也第歐之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原不止此數人即栝之始於宋而盛於元明亦不止此數人且兩郡志乘所載之文集皆其人既往而書與之俱往更僕不能悉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干

數焉是以公垂念殷殷不獨制藝發明聖賢義蘊樂與諸生講解而古文亦所以載道尤望羣相磨礪彙集成書使後生小子皆循循以古人為法度則士習文風從此蒸蒸日上也春才學疏淺不過就一己之聞見仰副提唱之盛懷若廣搜遠引無抱遺珠之嘆則謝不敏焉敬以俟博學君子道光甲午十月朔陳遇春書於梧竹山房

案陳氏歐栝先正文錄十五卷凡東歐先正文六卷元文一卷明文四卷賦一卷栝蒼先正文元文一卷明文二卷補遺不分歐栝合為一卷其文大半從地志錄入所據宋元以來諸家別集亦止見陳止齋王梅溪葉水心三家其餘若周浮沚許橫塘二劉左史給事及薛良齋諸集並未寓目其采覽頗為窮其間如王景山文則節錄儒志編二十條鄭伯謙文則節錄太平經國書大宰節財用九兩繫民二條而不錄經國書自敘史

伯璿文則錄管窺外編月星不受日光辨晝夜長短考二則鄭元祐文則錄遂昌山人襍錄林義士事跡二則亦不現地志隨習至於作者小傳所撮載官秩著作譌誤尤獯若劉康祉聖諭六言直解敘見慎江文徵三十七而此題為失名蓋其幻集散以遠不及周氏文徵之博而攷證疏舛乃較周書為甚若劉軫世範敘見袁氏世鄭師尹劍南詩藁敘師尹栝蒼人見劍南詩藁卷首此係補刻目錄無諸文略涉隱祕者蓋寥寥數篇不多觀也

又案鏡帆別有東歐文存八冊續編三冊皆國朝溫州人舉業之文也文存有學政杜諤陳用光敘續編有自敘今不錄其目而增識之於此

董氏序羅陽詩始

四卷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壬

羅陽詩始者泰順董霞樵先生哀錄其邑人之詩自前明成化迨近已往人所作之有可存者彙為是編而次君籽荻復纂輯修飾以成之者也憶嘉慶壬申春余於郡城獲接霞樵先生敬識其人愛素好古尤深於詩洵情厚君子也嗣是先生遠遊之日多余壯歲亦北轅中或數年不一見而籽荻昆仲繼起得以文章氣誼往還無間紀羣之間交稱莫逆吾風他友殆渺其匹焉道光癸巳先生遠回枉過敝廬因得就讀劍南湘中遊集竊歎不愧中唐詩家信為可傳而先生搗懷願嘗倦倦為述詩始之詩思得有以傳之者而未暇也余既已服膺先生之人之詩聞之亦為心往不置壬寅秋先生遂歸道山余重為老成凋謝之痛而轉幸先生有可傳之業即人須先生以傳者猶未為無藉也籽荻天性過人以歷試不得志於有司頻年稟筆遠涉燕秦楚豫之區求為升斗

之養歸里甫數月遽遭大故居喪盡禮縛後以急事赴郡道過我色度
深嚴寡言多嘿袖中出是編授余云將謀付梓復重語相要丐爲覆審
篇什去留并屬爲之序余受之欣然展卷覽誦見其中學行才藝聲藉
一時者原不乏人即當日名未出閭里而所著可入作者之林與夫名
篇佳句瑕類錯陳甚宜需於芟治者亦復多有君家皆爲蒐摭裁正余
由是既得以所示意參酌附留評騭於卷端置几案數月茲將以歸之
而深有感矣夫人遠適異域聞鄉音而神傾歸鞅州閭見里表而色喜
情類然也獨至藝能之事往往震於遠玩於近馳心夫冠蓋名譽之場
而膜視於桑梓文學之彥微論在已少才也有才而寡情亦大雅之所
不許也嘗聞霞樵先生尊人繩菴先生篤嗜於詩讀編中諸什蓋自其
上世已多開之者得後之人廣衍其傳至今籽扶與兄繁瀑及羣從輩
出固不難如王筠之自稱其家人人有集況父子後先遊歷吳越燕齊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三

秦晉楚蜀諸邦名公推轂延爲上賓商訂著作所在而有而名流逸士
所至互相傾折觴詠唱酬爲題襟敘禊之樂凡耳目所及接其才技驚
異一時可名於後者當不備如是編之爲能愜諸意也而君家仍於生
長之鄉勸勸焉爲詩學持循所始不欲當日邑之詩人隱沒其所長併
不欲使以累其所長者示人誠令天下有樹人之責者皆能志君家父
子之志將必匡直而輔翼之以己之善及人之善此其於化民成俗何
如邪記有之善歌使人繼其聲善教使人繼其志君之邑人得君家之
詩法從而旁求遠致證古人之淵源則是編之爲功豈不鉅哉章安與
君邑接壤而宋時瑞安府曾爲郡領屬縣泰邑建置始於明我邑與君
邑同有羅陽之稱是余亦猶君閭閻中人也邑先哲不少能詩者極欲
蒐選其所作無如散軼者多遇英年有詩才者輒樂與相劇切厚冀其
有成於今覺有喜色自審用意與君家無異而尤深欽慕霞樵先生之

樂善不倦且重幸籽扶之同聲相應爲能振其家學也是爲序道光二
十四年歲在甲辰四月既望瑞安曹應樞秋槎甫撰於玉尺講舍
吾甌自宋以來人物蔚起其發爲勳名氣節道誼文章彪炳史乘踵相
接也顧兵燹迭經欲求其著述之餘遺存者不能什一沉於嵯巖窮谷
潛棲苦吟之士篇殘什斷其不轉瞬而歸爲飄風墜露者幾希嗚呼網
羅放失表章幽懿此非後死者之責歟泰順自明景泰開始置縣地斗
入萬山中於吾郡最爲荒僻然以余所見本朝乾嘉以還其有專集梓
行如曾復齋之激宕沈雄董眉伯之清新綺麗皆視古作者無多讓則
溯而上之其師友淵源所漸必不乏人不幸而湮晦無聞者度不少矣
霞樵先生深於詩尤留心於其邑之文獻旁搜博羅編爲羅陽詩始四
卷藏之篋衍有年矣先生歸道山後哲嗣繁瀑又霞昆仲並以博雅稱
能世其學而皆坎壤流離兵興以來相繼死於寇是書又將在若存若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三

凶之閒今其幼君少霞幸撥拾於烟燼之餘余門人周子小樵以其大
父之詩在選中遂力任剞劂費保先業於幾墜聞鄉里之遺徽是皆仁
人孝子之用心也予故樂其成爲書數語於簡端同治丁卯夏至後一
日瑞安孫某仲父止菴先生序
道光庚子歲先君子奉諱家居搜輯吾邑先儒之詩自明迄今凡五十
有四人編爲四卷命曰羅陽詩始蓋爲窮鄉文獻稍存萬一以開來學
意甚盛也逾歲書成將謀付梓而先君子遽歸道山咸豐己未先仲兄
又復應湖北學使俞公襄校之聘遂攜是書以行道杭州歲且盡蘇常
寇氛日逼不能前明年二月賊突至城陷仲兄大罵不屈死於伍公山
下又明年次姪中悟赴杭負骨將歸葬忽於故寓樓壁間得是書尙完
急攜歸過郡以授盼時不肖等以先人窀穸未畢家難方殷平陽會匪
又起闌入郡城妻子輩倉皇避避不自意全閱五寒暑事漸定始克挈

家旋郡乃捧是書往商周表姪彥節父子謀所以成先君子之志者彥節慨然自任劖劂資且促盼速開離嗚呼小子盼無狀摩挲手澤數十載於茲是書失而復得尤先人精爽呵護所在然非得急公好義如彥節者亦安能藉手以報先靈於地下哉此盼所為捧遺書感而繼之以泣也茲刻既成謹書始末於後以誌彥節父子錫類之仁於不朽云昔同治六年歲次丁卯中秋前二日癸巳季子盼謹識

周異操跋 同治五年不錄

案董霞樵羅陽詩始四卷始明董鑑終 國朝僧植蘭凡五十

四家並泰順人詩也泰順置縣始於明成化故茲編即託始於

明然明詩亦止十四家餘皆 國朝人作蓋泰順地界浙閩萬

山環繞在溫州屬邑最為荒僻故文獻之盛亦不及永嘉瑞安

諸縣此集雖錄詩不多然采摭頗具苦心至董氏一門羣從悉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書

工吟咏故此集所錄大都格律雅正抉擇亦頗不苟不若地志

家哀錄詩文黃茅白葦漫充卷帙也

陳氏 舜咨 甌雅

十六卷 林大椿陳春堤小傳

未見

甌乘補八吾溫陳春堤名舜咨詩文拔萃觀察李石農調擢瀕藩聘往掌文歸里後杖履優游為人樂易生平嗜茶及老病惟啖餅故有蕭閒長說餅多病但看茶之句嘗謂東甌詩存原選甚濫手為刪訂易其名曰甌雅惜乎書未成而先生遽歸道山矣 原注鄭星舟雙樓軒暇筆

詩文評類

宋

林氏 應龍 文說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二

雅詞補義 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五十二

佚

繆氏 主 論學軌軌 續文獻通考二百八十三〇萬麻 溫州府志十七作論語軌軌誤

佚

元

曹氏 理孫 杜詩訣 萬麻溫州府志十七

佚

陳氏 秀民 東坡文談錄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 存曹裕學海類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東坡文談錄一卷 編修程晉元陳秀民編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書

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初官武岡城步巡檢擢知常熟州後為張士誠參軍歷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是編採諸家評論蘇文之語大抵諸書所習見又秀民既別有東坡詩話錄而此編又濫及於詩為例亦復不純

案東坡文談錄明代書目未著錄曹倦圃學海類編始刻之卷首題元四明陳秀民撰秀民實永嘉人後居嘉興 詳二十四卷寄情案下此云四明蓋曹氏誤題 四庫提要亦未攷正疏也其書凡六十條並錄舊文全無攷證時代先後亦漫無義例與東坡詩話蓋一手偽作也

東坡詩話

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 存學海類編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七東坡詩話三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元陳秀民編秀民既作東坡文談錄復探諸家論蘇詩者哀為此書其排纂後先既不以本詩之事類為次第又不以原書之年代為次第殊無體例又如記仇池石數詩直書原詩前後並無引述如此則全部蘇詩皆可入錄矣至記芙蓉城詩於題上加一遊字舛誤尤甚胡存若溪漁隱叢話所採歷代詩話蘇詩僅其中之一家而核其條目較此尚多大半則此錄之挂漏可知矣所引諸書惟燕石齋續一書世罕傳本然持論頗淺陋如證春事闌刪芳草歇句引唐劉琮及傳奇女郎王真詩而不知為謝靈運語則其書亦不足重也又秀民既元人而書中乃引西湖遊覽志一條是書為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見之曹溶學海類編喜造偽書此類亦可疑者也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美

案東坡詩話亦曹氏類編所刻其書體例與文談錄同未引無名氏燕石齋補有餘從都元敬出示墨迹云云元敬為明都穆字作燕石齋補者既與同時則亦明人無疑庶子何以得見其書與 四庫提要所舉西湖遊覽志一條同為偽託之塙證也

明

朱氏諫詩評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

伏

項氏喬舉業詳說既東私錄二

闕

自序國家每取士必三試之而以初試經義為要予爨守渤海嘗樂論舉業以示諸生於經義猶略也去歲轉官適楚公餘課煥蔚諸兒乃復論經義之則凡數十條而選取程文以證之自覺有神於初學良切不獨吾兒所當知也因捐俸附錢於舊論之后總名為舉業詳說云嗣是

苦心之士見之不當視為魚兔之筌蹄耶雖然又者所以言乎心者也祖宗以舉業試士正謂有德者必有言耳豈料末流之弊乃至有言者或多未必有德也哉此則學舉業者之罪非立法之弊也予故首以根本為言而後始詳為之說蓋欲學者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斯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焉耳苟無心得之學徒為欺世之文以竊取科第恣行私臆則是編也譬之盜者猶導之路而闢之門也又豈但吾兒所當戒哉又豈但吾兒所當戒哉既東私錄二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宅

案舉業詳說單刊本未見其增刊於初刻既東私錄卷三者凡論舉業根本八條論舉業體則七十七條自敘所謂選取程文以證之者則私錄已刪去不存矣其說於明時場屋所行經義表判賦論之類皆為論其體製利病頗為詳備其論舉業根本八條則皆論學語兼綜朱王尤多精語後刻私錄四載其請歐陽南野禮侍講學書稱喬於陽明之言極知尊信然於知行合一四字終不敢信常以陽明之旨參之四書似有不能貫通者故嘗於舉業詳說中謂知之正所以行之心之存處即是行也自撰知行合一一段自謂未必非陽明之意也云云蓋既東篤於講學故此書雖論舉業然猶不失因文見道之旨此志於舉業經義例不收入以是編論學精到尙與流俗評文之書不同故特著之其義則之專選經義者則不復錄焉

孫氏昭詩法拾英

一卷讀書敏求記四天

未見

讀書敏求記四詩法拾英一卷斗城山人孫昭纂次天一閣書目四之四詩法拾英一卷孫昭纂并序

王氏 應辰 旨茗齋詩話 千頃堂書 目三十二

陳氏 詩林廣記 道光樂清 縣志十一

詞曲類

宋

盧氏 詞 蒲江詞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作蒲江集乾隆溫州府志 庫全書總目 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詞並作集誤今從 四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 一百九十八 存 毛晉宋六 十家詞本

盧祖皋字申之自號蒲江居士永嘉人樓大防之甥也一時永嘉詩人 爭學晚唐體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稱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天

為四靈與申之倡和莫能伯仲惜其詩集不傳黃叔陽謂其樂府甚工 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中興集中幾盡採錄或病其偶句太多未 足驚目余喜其柳色津頭滋綠桃花渡口啼紅較之秦七驚嘶啄花紅 溜燕尾點波綠不更鮮秀耶又玉簫吹未徹窗影梅花月無語只低 眉閒拈雙荔枝直可步趨南唐孤枕夢回雞寒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矣 至如江涵雁影梅花瘦花片無聲簾外雨云云蓋古樂府佳句也惜乎 蒲江詞一卷僅僅二十有五闕耳古虞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八蒲江詞一卷 江蘇巡撫 宋盧祖皋撰祖皋 字申之又字次夔號蒲江永嘉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中為軍器少 監權直學士院祖皋為樓鑰之甥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 和然詩集不傳惟貴耳集載其玉堂有感松江別友二絕句舟中獨酌 一聯梅礪詩話載其廟山道中一絕句全芳備祖載其餘醜一絕句僧

北礪集附載其讀書種橘二絕句東甌詩集載其雨後得月小飲懷趙 天樂五言一律而已貴耳集又稱其小詞纖雅曰蒲江集然不言卷數 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一卷其篇數多寡亦不可考此本為明毛晉所 刻凡二十五闕今以黃昇花菴詞選相校則前二十四闕悉詞選之所 錄惟最後好事近一闕為晉所增入疑原集散佚晉特鈔撮黃昇所錄 以備一家耳其中字句與詞選頗有異同如開卷賀新郎荒詞誰繼風 流後句詞選作荒祠水龍吟帶酒離恨句帶酒詞選作帶將烏夜啼第 三首後闕昨日幾秋風句昨日詞選作昨夜並應以詞選為長晉蓋未 及詳校惟賀新郎序首沈沈當傳師字晉註詞選作傳師然今詞選實 作傳師則不知晉所據者何本矣至鷓鴣天後闕丁寧須滿玉西東句 據文應作玉東西而此詞實用東韻則由祖皋偶然誤用如黃庭堅之 押秦西巴為巴西非校者之誤也

溫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无

楊慎升菴詞品四盧申之名祖皋邛州人 案申之別號蒲江非邛州蒲 誤有蒲江詞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彭帥於吳江作釣雪亭擅 漁人之窟宅以供詩境也約趙子野翁靈舒諸人賦之惟申之擅場江 寒鴈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畫其警句也水龍吟咏茶蘼 云蕩紅流水無聲暮烟細草粘天遠低回倦蝶往來松燕芳期頓嬾綠 霧迷牆翠虬騰架雪明香暖笑依依欲挽春風教住還疑是相逢晚 不似梅裝瘦減占人間丰神蕭散攀條弄藥天涯猶記曲闌小院老去 情懷酒邊風味有時重見對枕幃空想東窗舊夢帶將離怨洞仙歌詠 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醜醜瘦幾度熏醒夜窗酒問炎州何事得許清 涼塵不到冰壺翦就 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黯回首念日 暮江東偏為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簾紋如水帳如烟更柰向 月明露濃時候

案蒲江詞毛刻本塵二十五闕 四庫提要疑其從黃氏花菴
詞選鈔出今攷周密絕妙好詞一所錄蒲江詞凡十闕而江城
子清平樂二闕本存一闕金門凡二闕本別有烏夜啼二闕本
與此異五闕毛本並未載又趙聞禮陽春白雪所選蒲江詞凡
十一闕而江神子即絕妙好詞所選夜行船西江月本存一。
右醜奴兒慢三。右調金門絕妙好詞所選秋霽五。右六闕毛
刻亦並未載則蒲江詞之佚者不少提要所疑或不誤也至賀
新郎序首彭傳師毛校中興詞選作傳師提要謂今詞選實作
傳師攷岳珂程史十五載彭法傳師為泗州法曹即其人也則
詞本與今本詞選並不誤毛氏所校詞選始偶據譌本耳

明 黃氏 淮 省愆詞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一卷 百川書志十八 明史藝文 志四十四 頤堂書目三十二

未見

案省愆詞陳敬宗黃文簡墓誌未載詳二十五卷而明刊省愆
集下亦附詞二十四闕高氏百川書志所載疑即由集內析出
箸錄非真有單行刊本也高書詩詞析出然明志及黃目並相
沿箸錄今姑存之用備攷

國朝

林氏 占春 雪菴詩餘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乾隆 永嘉縣志二十三 雪作霰誤

佚

右詞集

詞選無

詞話無

詞譜詞韻無
南北曲無

温州經籍志卷三十三終
温州經籍志 卷三十三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外編卷上

瑞安 孫詒讓 編

宋

謝氏 靈運 永嘉記 樂史太平寰宇記一百一

佚

太平寰宇記一百一建州浦城縣謝靈運永嘉記云有二浦一曰柘浦水源出於建安吳興縣

案謝太守靈運沈約宋書七十七萬厓溫州府志治行傳並有傳永嘉記隋唐以來史志書目並未著錄太平寰宇記所引與白孔六帖六引永嘉郡記柘林水出建安吳興縣文同或即鄭記樂史誤題謝名然康樂著述宏富且雅愛永嘉山水所著遊名山記諸書亦多述永嘉山川勝蹟或實有斯記亦未可臆決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隋唐古籍百不存一疑以傳疑仍存其目為吾鄉地志弁冕焉鄭氏 緝之 永嘉郡記 太平御覽 經史圖書 綱目 雍正浙江通志 二 卷五十二 乾隆溫州府志 二十七 記並作志誤

永嘉郡記者劉宋鄭緝之所撰也時則距太監郡府之開未盈百祀絀元初山川之記奄梓甘州鄭君以瀟雅之才斐然有作吾鄉圖牒斯其權輿雖復陸任地理之鈔佚而無攷隋唐經籍之志闕而未錄然而劉玄靖之箋世說徵系謀於琅邪賈高陽之輯農術紀筴簡於竹箭諒古辨物咸資取證是則南北之際傳播殊廣凡在閩遠靡不綜涉故知援據之稟頤由于紀述之淵雅矣天水以後傳帙既區地學之儒甄錄尚畧或傳元嘉地記或傳元嘉記亦作志斯竝文偶婚易證相通段楊署任情討覈匪要其柘林水一條樂史所引又顯謝靈運元嘉記尋檢它書悉無茲目今案謝公以景平踐阼元嘉作守覽陟無聞文藻斯

盛赤石翫勝帆海標其高詎地肺擲幽名山著其遊志若此遺文每同斯記則空黃所述不為無徵或二君竝時各坐簪製或三寫成誤繆頤甲乙未可知也鄭君述造頗多而名德弗曜沈書李史姓字蓋闕惟隋志有孝子傳十卷唐志作孝子傳續云宋員外郎鄭緝之撰官秩所至略可攷見唐志又載其東陽記一卷然則其為二郡作記或由游宦所至抑即著籍在茲編素俄空尤難臆定已今讀其書敘載翔實雖復散佚之餘劣存百一而肇典午之渡江遷彭城之膺錄舊聞隊記猶見辜較揚推厥善可得而言原蠶之禁著于周官荐再之訓徵諸爾雅自舍人述注沾二虫之形丁度撰韻段蛇醫之字異文復孳左論蓋寡而此記元嘉八蠶厥有蚌珍岐海方言既遠符于經諒道人代語復廣證于字書其善一也樂成故縣肇建金行劉昫唐書別為城字曩讀李李吉甫元和寫本及孫氏星衍校本本並作城取珍本則已改作城矣樂史太平郡縣圖志舊輿地之帙杜杜佑通典馬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馬端臨通致輿地攷通類之書昌黎路應之碑襄陽永嘉之什竝相符合輒有然疑而此記佚文亦多同劉氏斯知成城兩通未容專固例之冤句侯國不能執太史而庠班書胸忍縣名固難信徐鉉而疑闕記靈康方州之籍雖云無徵開運詔定之編蓋知非誤孤文未飽足離舊史其善二也甌維古國因水箸偁商滬周歐主名無改而桑鄺古笈未詳漸水之東黃齋今經靡究漢亭之蹟縣古蒞味津逮罕聞里俗承譌采聲罔寶遂以栝谿之支委滄甌江之專名亦若漢經大別繆伊翼際之山涉絕河東猥引贊皇之水沿流忘原誤莫甚焉此記則云甌水出元靈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觴原既顯流別斯分從俗匡違厥益邳鉅其善三也屬蕩靈嶽雄峙南戒斤竹越嶺蓋知康樂之已窺玉清伐材迺騰沈括之發說而匿儒耳學鏡相附和即有疑難未得折衷此記有云樂城縣三京亭是祖送行人之所其地即今之照膽谿是也斯則載道

所出無殊九達之熾神秀蚤彰迺在六朝以上夢谿之涎不言可喻其善四也至于里聚廢遷陵谷遂改誦訓失官履絢無紀漸岑千里終迷西隗之峯神鼎九回久沈規谿之石多藉茲編略識名阨徒以概見羣籍艱于得覽俗記剽竄譌變百端 國朝姚安陶堯蓋嘗略采一二屏著說郭此非陶宗儀元本余于同年生黃巖王君規處見汲古閣寫本疑其所輯卷數多今亦不復校 既未富于鈎甄亦固詳于萌概偶涉攷覽輒為歎息爰竭謔聞重為苦輯目誦所及據摭略荀雖指有得申證頗眾 所采之書以宋元以前為斷至明以後書惟據顧祖禹讀史據且王象之輿地紀勝其時尚有完本宛然所引或曲彼書也至於郡縣地志及流俗類書展轉神販悉不足憑文句異同亦不復校 凡五十餘條定著為一卷放東陽記也吾郡文獻宋廖圖記悠謬詒讓嘗事學校刊厥舛悟觀得舊經用資參檢而宋元諸志險隊遂等于邱墳齊梁以前闕習迺同于集燧補闕拾遺僅此列膾板壁零璣彌足珍貴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三

屠維大兪校集相竟厥因十載重為理董聊付殺青詒之方來庶幾神帆仙石勿絕代之殊聞嶼嶼魚倉葡職方之典錄云爾光緒四年歲陽在箸雍陰在攝提格厲泉之月望日甲子瑞安孫詒讓書於江甯之瞻園

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史部地理類永嘉記卷八鄭緝之初學記地部鄭緝之永嘉記曰懷化縣有蔣公湖父老傳云先代有祭祀祈請者湖輒下大魚與之文部硯溪一源中多石硯北堂書鈔文部同藝文類聚山部有柘林水有梧桐水有桃枝水並引永嘉郡記不著撰名

案鄭氏永嘉郡記宋以後久佚余從世說注諸書輯其逸文為一卷記中所載山川鄉亭最為詳悉今多不得其地如壽山上有大湖太平御覽西隗山東接安固西接松陽初學記甌水出永嘉司馬貞史記案甌水疑即今柑縣舊府縣志並以永嘉江為甌江非也永嘉江乃慈谿下流原出處

州與此柘林水出建安吳興縣梧桐水出松陽桃枝水出東陽長山縣桃林之下並見白孔青田溪發源太湖御覽一塵嶼有盧隈初學記樂城縣三州府江有三洲對岸有浦名為菰子御覽七十硯谿初學記深湖溪御覽九百 沐谿野去青田九里初學記樂成新谿口有嶼御覽九百 君郭山御覽七百 樂城縣石堂水口御覽五百 永嘉南漢賈思勰固陶村有小山御覽九七 安固老山上並足餽補地志之缺附識之以誌後之精於輿地者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四

又案諸書所引永嘉郡記書名頗多省易有稱永嘉記者齊民要術二蘇文類聚八十六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初學記七史記卷一百一十五崔暹國北戶錄注上白孔六帖九十四太平御覽六十五太平寰宇記九十九吳郡事類賦二十七葉廷珪梅錄碎事二十二嘉定赤城志三十九無名氏錦繡萬花谷後集有稱永嘉地記者顧爾雅翼二十六有稱永嘉志者太平御覽

五十以所引之文互相校覈實即一書今附列於此用祛疑誤至通志府志作永嘉郡志則諸書所引悉無此偶不知何所據也

唐 無名氏永嘉圖經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

陸羽茶經一永嘉圖經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

案永嘉圖經御覽八百六十七飲食物部亦引縣東有白茶山一條與茶經合又百七十一州郡部溫州下引圖經永嘉漢治縣之地後漢改為章安圖經上不繫永嘉二字不知與飲食物部所引是一書否永嘉於前漢為同補後漢章安即同浦所改圖經勃吳錄之誤說辨詳全祖望培齋亭集三十五

宋 李氏宗諤 詳符溫州圖經說川集五

伏

戴栩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記永嘉州郭延袤十八里較諸雄藩會府雖不及毗列城則過之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數比緇黃者稱寺觀目姓氏者兼薙能大畧有以辨識足矣質而俚厲而未純者弗計也後乃文

化寢成藩飾聿至祥符圖經坊五十有七紹聖開楊侯蟠定爲三十六坊排置均齊架締堅密名立義從各有攸趣說川集五

宋史二百六十五李昉子宗諤字昌武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諸州路圖經

案祥符圖經見戴文子浣川集不著撰人通志府縣志亦未著錄攷直齋書錄解題入載蘇州圖經六卷李宗諤撰景德四年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五

詔以四方郡縣所上圖經刊修校定爲一千五百六十六卷海王十四卷目錄一卷以大中祥符四年頒下今皆散亡館中僅存九十八卷余家所有惟蘇越黃三州刻本耳又載越州圖經九卷並李宗諤撰玉海十四祥符州縣圖經中興書目今存九十八卷宋史文志州至利州續書目有圖經七十七卷台州至筠州宋史文志經九十八卷又七十七卷據此是祥符圖經即李宗諤所修其書修成後頒下各州謹藏玉海詳符州縣圖經書成上之又詔重修定大南渡後汴都祕籍盡歸散佚而諸州頒藏單本間有存者浣川所述即是書也今依陳錄載蘇越黃三州圖經之例補著其目備

北宋地志之一種焉

伏

無名氏樂清縣圖經良齋漫語集三

薛氏季宣鴈蕩山賦注樂清縣圖經鴈蕩山三京灣按隋圖經云溪清如鏡無所不容黠之不濁唐刺史張又新有詩今名照膽溪良齋漫語集三

宋三京灣太平御覽七十五引永嘉郡記作三原灣古字京原

通用据薛賦注則三京灣即今鴈山照膽溪鄭記作于劉宋時

已載其名則沈括夢溪筆談謂鴈蕩山自古圖牒未言祥符中

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乃無稽之妄說矣

周氏續永嘉志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永嘉縣志誤今從宋史藝文志三

七卷宋史藝文志三

伏

嘉定赤城志四十永嘉置縣始漢永建四年至吳以孫琳爲永嘉侯韓

晏爲永嘉長蓋此地也今永嘉本古永嘉縣分置故永嘉志云晉明帝

太寧元年分臨海之嶠南永嘉立永嘉郡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六

之永嘉置樂成縣隋開皇九年平陳郡廢改永嘉爲永嘉縣隸括州大業初郡復置縣仍屬焉唐武德五年以永嘉縣置東嘉州領永嘉永嘉等縣正觀元年州廢省永嘉隸括州然則永嘉蓋嘗屬溫與處矣萬厯溫州府志七宋知溫州軍州事周徵左朝請大夫知溫州二年浚河道政事脩舉委教授徐嘉言編永嘉志

案清熙永嘉志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並題徐嘉言修乾隆府志作永嘉縣志其事纂輯則出嘉言也惟宋志已題周徵今其書又復不傳嘉定赤城志及方輿勝覽九所引永嘉志並不著撰人未敢以地

袁氏宋樂清縣志

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八

伏

直齋書錄解題八樂清志十卷縣令信安袁采君載撰

案袁知縣采萬厯溫州府志治行傳道光樂清縣志名宦傳並有傳

元

馮氏後京樂清縣志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伏

自敘按周官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皆大司徒之所周知而當會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然則郡縣之有圖志其來遠矣任民社之寄修典禮之常其敢昧為迂闊不切之務哉洪惟國朝肇造自西北包括盡東南取開關以來分裂破碎之區宇而混一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環瀉而內附天下之定於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七

一未有若此其盛則夫輿地之閒所司之務土壤之物宜與夫革命以來所損所益之大政令皆當刊入志書以備天子史官之考乃臣子職分之當然而或者以為非期會簿書之所急則不敢莫大乎是余嘗佐州昌國即以是為第一事亦既編摩鉅梓以補是邦之闕文矣竭來茲邑首訪圖經無復存者顧於信司得一摹本乃清熙己亥所作距今百二十餘年章既漫漶卷亦殘缺亟以暇日整葺所存搜訪其逸事不關於風教物不係於錢穀詩不發於性情文不根於義理皆一切不取定為傳信之書庶非無益之作境內山川圖諸卷首抑亦觀民風者之所望於下邑者也惟區區迂腐平生所學志在有用幸獲備牛馬走於窮山遠海之鄉濡毫操簡僅能施諸州縣之乘以為官常吁固可陋已亦可念已大德甲辰正月癸丑朔判樂清縣事馮福京道光樂清縣志卷首道光樂清縣志七元知縣馮福京大德七年十一樂清縣志元大德

甲辰邑令馮福京修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八馮復京潼川人官昌國州判官

案馮復京萬厯溫州府志秩官門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職官門並作馮福京攷原敘云郡縣之有圖志其來遠矣余嘗佐州昌國即以是為第一事亦既編摩鉅梓云云而四庫

總目載大德昌國州圖志元馮復京郭薦同撰錢氏元史攷則文志二同

馮福京當為馮復京無疑樂清志明以來久無著錄復京事跡亦無可攷地志展轉修改遂致姓名譌舛今謹據總目及自敘攷正之

攷正之

明

無名氏瑞安縣志千頃堂書目七

伏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八

千頃堂書目七瑞安縣志永樂乙未修不知作者

汪氏循永嘉縣志

十六卷姚第淨

未見

謝鐸序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儒碩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三百年於茲矣邑舊有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弘治戊午新安汪侯循來宰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酌之總之為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緘來請予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自為志所以紀一方之事若晉楚之乘與檣杙是也四方合而為志所以紀天下之事若周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有恆職而一統有志藩省郡邑亦各有志則

猶古之遺制也然一統志采之天下作之朝廷其體重其勢疏則其爲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之亦有不可得而詳者矣自朝廷而藩省自藩省而州郡以至於邑天下之勢蓋於是乎極則其志之爲體昔所可略者於此不得而略昔所不得詳者於此不得而不詳況夫永嘉爲附郭巨邑郡之體統亦將於是乎在矣然則是志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而略之而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污隆於詩文政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視其善者以爲法視其不善者以爲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洫其地者皆一舉目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侯作志之意亦或古者小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不識以爲何如桃翁序

明詩綜二十七下汪循字進之休寧人弘治丙辰進士官順天府通判

溫州經籍志外編卷上

有仁峯文集

案汪仁峯元嘉志今無傳本王西華嘉靖永嘉縣志序稱太平謝文肅公有元嘉志序而未睹其書則此書當時疑未刊行也

國朝
馬氏騰霄平陽縣志

八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自序在昔太史採詩以觀十五國之風故土之厚薄俗之貞淫備得貢諸天子已而詩以史散於天下晉乘楚檣枕魯春秋記注不同而勸懲之旨從同至漢子長則另出手眼綜摭古今自爲一史至今讀之山川人物世家年表政事文章貞淫得失較若列眉豈非古今著述之一大觀也哉厥後諸家倣之自京洛都魯自海嵎巖邑亦有成書此平陽縣

志所以作也予自丙戌改元奉 天子簡書吏於茲土下車清問手繙是書見夫山川人物世家年表政事文章貞淫得失不異子長獨其縣世浸逸簡篇殘落快快久之何遘亂殫思捍禦五越年所迺茲朝食閒繹前書每念先令王朱數公不可企及公能修之於前予不能踵之於後所滋愧耳用是謀諸薦紳肅請鴻儒陳文謨杜汝恣徐有說孫子詞徐鏡等校警修輯務爲信史故前有美而必彰後有芳而必擷集思論次踰年始成於是攬其山川人物世家年表政事文章貞淫得失犁然不爽噫推斯志也其與子長爭光日月可也或曰以子長之才之識孟堅猶且詭之子胡易言史耶予曰否否夫志與史異史者褒譏勸懲其旨顯其辭嚴志者有褒無譏有勸無懲究之褒勸之功深於譏懲故其旨隱其事備微同而異孟堅不得而詭云後之君子其詳釋之不特製錦視成籍有良書所謂一道同風其在斯乎予敢告諸來者上之

溫州經籍志外編卷上

太史貢諸 天子願敬拜焉謹序順治辛卯蜡月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平陽縣志八卷順治辛卯知縣馬騰霄修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平陽縣志八卷 國朝順治辛卯令馬騰霄主修貢生陳文謨等纂

案馬知縣騰霄乾隆平陽縣志名宦傳有傳

汪氏燦溫州府志

三十二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未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溫州府志三十二卷康熙乙丑汪燦修乾隆溫州府志十七知府汪燦江南婺源人拔貢二十三年任修溫州府志

施氏鈺平陽縣志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佚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二平陽縣志康熙癸丑知縣石金和主修訓導施鉉編纂

乾隆平陽縣志十訓導施鉉平湖人康熙九年任

林氏天楨泰順縣志

四卷雍正浙江通志

未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四卷康熙癸丑知縣林天楨修

案林知縣天楨雍正泰順縣志名宦傳有傳

劉氏可聘泰順縣志

四卷雍正浙江通志

未見

温州經籍志外編卷上

十一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泰順縣志四卷康熙癸丑知縣劉可聘修

雍正泰順縣志六知縣劉可聘遼東人康熙二十一年任陞四川潼川

州知州

朱氏國源泰順縣志

十卷乾隆溫州府志

存雍正己酉刊本

從來志與史異史並列善惡嚴褒貶而志則僅錄其善雖片長不遺焉然其書之體首列星野職方而戶口賦役人物藝文禮祥之屬以次排纂與史無異且由邑而郡而省各有志彙以上諸史館備紀載所採擇取一善而不善者知勸懲者嚴而懲勸之道抑寓有關於治化不淺証以彈丸之地而忽之哉余自奉命觀察浙東環十五城皆瀕山海之區土瘠而地偏思所以振興而拊循之者固自多方先必攷其山川

風土之宜參以古今事會之變乃索兩郡邑志大都殘闕失次於中完好足觀者少屈指數兼處州舊府志久亦不傳遍訪未得每竊擬就兩郡縣成書及其煩蕪掇其精英益採近今傳聞之信而覈者補所闕遺統為願括一志以貽來者而未遑也頃奉命朱君手其所修纂邑志來謁取而覽之條理井井不必越前人之範圍而不濫不漏亦粹然有當於作者可以該一邑之大觀矣夫泰故為羅陽鎮前明析瑞平二縣之近鄉而設治於斯西南趾連閩之福安壽寧東北毗於青田景寧山谷叢鶯皆互數百里方域雖不敵古大諸侯地亦巖邑也土產唯秬稻入僅足支一年舟楫不通商賈罕至又山高苦旱稍不雨歲輒告歉民之生其地者亦幾瘁矣然以僻處巖巖人皆重去其鄉男耕女織鮮惰窳不力作者俗固儉嗇綺羅文繡無出焉故侈靡之習不長猶有唐魏風邑誠小安在其不可治也朱君既子斯邑之民病痛痾癘關乎一身所

温州經籍志外編卷上

十二

以拊循而振興之者當不獨志之為而即斯志以觀則相其山川原隰而勞農勸墾以厚其生因其風土人物而教導鼓舞以正其德融會乎古今沿革損益之義而布為政刑施諸條教使之家喻而戶曉焉蒸蒸然一邑之風氣日臻於上則信乎聖化之普被於遐溢而稱其職者之為良有司也志之道通於史而扶善以勵不善勸懲具舉其有神於治化者又豈獨一邑然哉是為序昔雍正歲在己酉孟陬月上泮賜進士出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溫處道今調杭嘉湖道加一級前吏部考功司郎中翰林院庶吉士琅琊王敘福撰歲甲辰余奉特命來守甌郡郡邑五而泰順為末邑其地介在閩栢居萬山之巔初名羅陽鎮為瑞安義翔鄉景泰王申依倚書孫原貞奏割安固橫陽幽遐之鄉益之而設為邑賜名泰順此泰順之所由來也地荒僻而俗簡率幸是邑者歷經振興漸就文物迄今幾二百餘年

士習民風蒸然丕變矣朱君來宰茲邑淬精勵治百廢具舉公餘之暇搜羅舊志苦多殘缺因與老成紳士博考參訂而重修之今幸告竣而請序於余余披而閱之見其庠序田廬井然有條山川人物犁然可觀補舊增新因名核實明備之中可以徵信纖悉無恨矣余聞秦志始成於萬厯邑宰王君克家重修於崇禎邑令涂君鼎彝兵燹後鮮有存者今得朱君更重輯之秦雖巖邑得茲備志而所謂士習民風蒸然丕變者不更較曩昔而炳蔚可觀也哉嗟乎銅墨之長類皆傳舍其官簿書之餘誰復留心邑志如朱君者能以文章飾吏治攷古傳 勒成鉅典亦可謂難矣余閱此志為秦人喜而竊嘆朱君之為功於秦邑洵非淺鮮更可與王涂二君後先並傳云是為序雍正己酉之歲孟春月吉賜進士出身特授中憲大夫知浙江溫州府事今陞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溫處道芮復傳撰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志

今 國家混一區宇荒陬海外固不率俾故志修一統為前古以來所未有然統志以下有郡志有州志州郡分之有縣志猶大宗之有小宗江海之有支流也其書較州郡志更賅且悉昔子朱子令建康百度未舉首閱志書非迂也良以是書也一邑之形勝具焉歷朝之典革備焉民俗之滄澗載焉戶口稅斂之贏縮詳焉風土人物之隆替著焉其他可以供省覽廣見聞者又不可屈指數也取而閱之而緩急輕重之閒乃無所施而不當志之有裨於治也亦大矣哉歐郡舊縣有四明景泰閒始割瑞安平陽地而縣治之則泰順之為邑也近非若滄桑幾易者之查乎不可攷也然源承乏茲土廣咨故事雖章縉宿之士亦鮮有能道之者欲求其志而遺版盡矣即閒有據其書至者非失其前即闕其後而存者亦多塵污蠹蝕魚豕傳訛莫窺全豹源遂怒然與感謂秦之有志至明季已兩修曾幾何時而竟若是則遙遙九十餘年其湮沒

而不可考者又可勝道哉迺於戊申清和吉日開局於邑之文昌閣延名獻而續修之上徵郡志下逮芻言訪之惟恐不得之又惟恐不真然而遲之數月須之又久而所得者猶覺闕如則何以故蓋秦為兩浙末邑壤僻民稀都邑分城皆峻嶺崇山嶮巖峭聳每至一地所經者必攀藤蘿步仄徑熊虎之所游蛇虺之所蟠惴惴焉虞有不測之禍源年來桑田勸課營策杖而躬歷之以故民有終身不入城市至老死不見官長者則雖有良材懿行而傳聞不遠匿跡銷聲固其宜也况秦邑力田務本比戶皆然即士之游學校者亦盡殫意於農畝之中而出其餘力以攻帖括應課試復何暇留情採輯作稗野史成一家言以為異日之文獻哉故源於是志遲之雖久而未免有闕如之憾者此也然心雖闕如而還念此志不就因循歲月則此塵污蠹蝕與今之存什一於千百者將俱與荒烟冷風而皆盡予懷滋戚矣故始之闕如者又不覺轉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志

而躍如也第此邦之田歲收一稔偶遇水旱即縣警興嗟而且商賈絕踪桑麻罕植富而教之使之樂盈寧而穀士女慶彙征而拔連茹始不負 聖天子保惠作人之意奈源材力謝劣每兢兢以弗克負荷是懼故今雖自喜其志之成而猶未敢須臾少安也是書也秉筆而司其成者家孟廷琦也其相與討論而增削者曲阿孫君嵩也校讐者嚶城歸君耀而廣蒐輯其商訂者則邑之潘君仲溥包君惟儼周子奕燈周子瑋潘子弘聖等諸茂才也昔雍正七年己酉孟冬月之吉日文林郎知泰順縣事加一級上海朱國源丹臺撰

秦烱序

不錄

喬世臣序

雍正己酉不錄

張坦讓序

雍正己酉不錄

羅秉禮序

雍正己酉不錄

李發枝序 雍正己酉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卷 順縣志十卷 雍正己酉知縣朱國源修
雍正泰順縣志六知縣朱國源號丹臺上海人保舉雍正四年任

案雍正泰順縣志分輿地風俗營建祠祀賦役官師選舉人物
職志藝文十門采摭既為疎略又漫無義例如選舉秀及內官
藝文不載經籍人物一門蕪濫尤甚秩異裔夫輒標農官之目
年逾中壽便村人瑞之篇詭題謬例展卷皆是至於吳陶包董
許之族譜牒流傳往往偽造科名虛張官閣亦復不能攷正反
據屬補其凡例自謂分類雖仍舊志而參互考訂頗具苦心今
以其書駁之殊不踐其言也

張氏 玉環志

四卷 雍正浙江通志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存雍正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一夫不獲方隅未化亦必
加之意焉非徒以廣土眾民已也宮保尙書李公總制兩浙痼疾民瘼
情殷 國事凡省會都邑之地雖已治已安罔弗思深而慮遠至山陬
海澨復殷殷注意蓋我 國家聲教訖於海外郡臺灣而邑定海幅員
既長鯨鯢靖影尤必防微杜漸以圖海疆永固之謀胡知玉環橫互海
中為溫台之門戶察其形勢深遠闊易於藏垢納汙置然曰其田地
肥饒可耕其山海要害宜守夫孰非 聖天子之疆索哉奚忍以草
萊而輕棄之也爰請展復於 朝煥熊以董其事如建官設汛招徠開
墾諸大務一一預定其規模復區畫指示面命耳提詳明周匝熊於雍
正五年三月委至茲土率由奉行宣布 皇仁遍張憲示首事招徠
先民之急相度川原林麓之區卜宅授田開河濬溝除道成梁築塘建

五

陡為上錯為中錯為下錯分三壤以定厥賦正經界以盡地利貧而無

力者請為之借種助耕家有餘粟者又為之通商惠工斯民所以相生
相養之道罔弗曲盡而靡遺於環山之中青地勢平衍卜築而城焉而
官舍而倉廩而營房而神祠次第具備東西朔南為臺察為汛防為塘
舖為快哨星羅棋布武則陸路以固其內水師以蔽其外文則團練游
巡於各口保長稽查於粵中斯墾民之大集而有以永奠厥居也至不
耕之民則刮土煎鹽足資衣食或以漁為業則禁革陋規止徵塗稅其
閩浙洶海船隻千帆叢集通游洋面奸良混淆查明進出口址收其牌
照驗其年貌俾粵外之奸匪無由而入即粵有奸匪亦無從而出以故
數年來海宇寂寧商漁樂業莫不曰此玉環扼要據衝之所致也今日
者城垣塵舍翼翼鱗鱗禾黍桑麻離離或或而又河道天開舟帆咸利
回憶入山之始滿目荆榛新附之民鶉衣糲食一旦出作入息鼓腹含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六

哺商賈雲集行旅載途其游於光天化日之下不誠於環海之民有厚
幸乎此皆我 皇上仁恩普被上膺天眷以故川嶽效靈萬物各得
其所而制府李公體 國經野之碩畫足以光天壤而昭來許然而山
川風土之宜小民樂利之源凡夫風氣初開新墾景象不一一為之編
輯將後之觀風者亦何所藉以考焉爰是首刊 題奏詳圖其星野
險要紀其田賦典制筭其風物事宜而以人文附綴於後為志四卷則
誠有不容已於縷述者也是為序時雍正十年歲次壬子應鐘月溫台
玉環清軍餉捕同知加二級紀錄三次張坦熊書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卷 玉環志四卷 雍正辛亥同知張坦熊編輯
玉環志三同知張坦熊字男祥號郎湖湖廣漢陽府漢陽縣人康熙辛
卯科舉人初任浙江嚴州府桐廬縣於雍正五年三月初一日委辦玉
環墾務於雍正六年六月初九日陞任

案玉環山明以前為濱海荒島舊無紀載 國朝雍正五年浙
江巡撫李衛奏開其地始築城設清軍餉捕同知駐防其地以
桐廬知縣漢陽張坦熊為之玉環志四卷即坦熊所制其書前
無所因故所載掌故寥寥不能數葉而奏報公牘幾居全書之
半與圖則繪全浙海口軍制則詳臚火器形製皆未免橫滋
支蔓務盈卷帙至於稱嶼舊聞如初學記五引永嘉郡記所傳
地肺山水心集二十一所傳天富北監在玉環島上及濮陽李
寬知監事宜人鄭氏之類並未能旁稽遠討而未卷所載藝文
乃錄坦熊自作詩文連篇累牘殊嫌蕪蕪未足備土訓之選也
章氏昱吳氏慶雲瑞安縣志嘉慶瑞安縣志九

嘉慶瑞安縣志六章昱乾隆八年任瑞訓瑞志不戒於火散失殘闕久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七

無成書昱修明搜討舊志即其所輯 九瑞安縣志一修於乾隆己巳
邑令陳永清延司訓章昱邑人吳慶雲等修

案吳慶雲事蹟無攷
齊氏召南汪氏流温州府志

三十卷
存乾隆辛巳刊本

乾隆辛巳夏余以校士赴温州取道芙蓉邨沿大海而行數十里間居
民率障海塗為田田斥鹵不可治生計甚嗇然林木蔭蔚中見鴈宕諸
峰峻峭戍削泉漱澗流自樂清以南則土田衍沃襟帶江望若
刻畫嘉稷垂然就熟比至郡而城郭樓櫓雄奇瑰麗蓋浙東一大都
會也對城李君來守於茲數年矣故厚質實百廢具舉其於牧民之道
教士之方若饑渴之於飲食蓋其性之所嗜既而手出一編曰此溫郡

新乘也先是漭漫已數十稔今始葺而成之受而卒讀然後版輿之阨
塞戶口之登耗人物之盛衰風俗之厚薄及往代名賢文章政績瞭如
指掌蓋可坐而知也夫溫在漢以前本東甌國與閩越並屬荒服自漢
徙其民於江淮之間而奇麗山川僅為甌脫逮典午以後王謝諸君受
而牧之弦詩肆禮風氣日上而山川之孕靈胎秀積久後發者亦適會
其時磊磊焉大顯於世建炎之初高宗曾一駐蹕其後洛學南興而將
樂延平之緒再傳遞衍遂盛於溫一時號為小鄒魯嗚呼豈不以其人
哉今余縱而覽焉其地萬山駢阻扼八閩之吭控明蔽括偶一蠢動伏
莽如蝟不可爬梳又三面距海自孫盧以舟師走險腹蟹璣結代有氛
警勝國初元方氏遂欲以閩搖自為即中葉烏裔出沒亦惟溫最當其
衝是故海不揚波則溫據土田之利有山澤之饒氣清且淑洵為樂土
而魁才秀士敦詩說禮者亦傑出不窮如宋以來是已方 今大化翔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六

洽遐邇同風溫之人之休養生息於堂筵室几中者百餘年矣山夷狡
窟冥息沸波木櫓之嶼疆以周索屹然為郡巨防而生齒之數日益蕃
礪确之壤日益闢魚鹽絲枲之利日益滋非 聖天子德教深博無
涯涘而二三有司又能奉揚仁風與民休息其孰克致此乎夫因勢利
導者上之政也薰德善良者下之化也今溫之山川風物終古猶是俗
亦弗敝於古而人材之盛推校闊絕豈地靈所鍾有時而歇不可強歎
抑教之者無其方學之者無其術也予滋慙焉故覽斯志而不能無望
於溫之人慎毋忘宋以來鄉先正之遺風而思以道德事功一吐山川
之奇則李君拊循教誨之功且與雁宕諸峯埒矣爰書以貽李君而歸
其帙昔乾隆二十有六年七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
晉寧李因培書於永嘉江上之雙溪舟中
乾隆十六年冬蒙 恩陞擢甌括浙東數郡旱魃為災哀鴻遍野大憲

迫余抵任隨兼程赴歐督理海運賑撫各事宜及一切文教未遑也
年夏始葺東山書院而新之延師課士其中同時獲雋者三人然而
災之後宵小潛滋因請於上憲巡查兩郡十五邑一廳舟車所至期年
始遍凡民風土俗文物山川以及道里之修短都邑之沿革靡不博採
諮詢賾之行笈蓋雖越澗度溪羊腸絕嶽向日長吏所足跡未至者莫
不躋險以登向日按圖考索而不得其準望者已於今親歷之詎不甚
幸與獨是今昔異宜質文遞易必得參稽志乘庶幾得所依據乃披閱
各志半皆殘缺漫漶因與守令諸君商畧釐訂若處屬各邑亦復漸次
修舉惟歐為漢古郡東至於海南至於閩北至於鴈宕西至於括蒼其
開山海交錯烟戶鱗接匪獨區域之景光疇曩之蘊秘積焉已勞而巨
人長德之因時開生鴻章鉅製之應期有作異見疇聞累不盡自非
網絡古今囊括記錄則小司馬所云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未可為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九

通學也時郡守俞公永邑崔君皆曰善乃相與糾集五邑之紳士各捐
費若干天庥滋至民慶有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不數月而集費已得
若干緡乃上報大憲咸曰可并命延少宗伯次封齊公徵君西瀨汪公
總裁其事于是擇吉具書幣設局于杭廣集羣彥分門別類重為釐葺
蓋丙子十月事也嗣余適奉檄兼理離郵得以時過萬松與宗伯商訂
裁益閱九月而各門俱竣惟鹽法田賦人物諸門尚須綜覈典要始成
完書時歐江太守斟城李公甫抵任來謁余具告所以太守欣然力任
其事遂以草本畀之復于戊寅開局於歐補所未備期年而工竣余以
丁艱去不克就緒然得李公銳意踵成既命承學趙廣文主之復擇紳
士之賢者分其任廩既月給冠蓋時至俾余未竟之緒迄用有成蓋振
幽翳備窺涉詞覈理舉則賢太守教民型俗之方於此具見而大憲修
舉廢墜之意亦用是頓慰其功較始事者而愈烈矣余因太守以書來

請不揣燕陋弁言于端以誌余之未逮云乾隆庚辰正月前任浙東觀
察使者婁東朱椿拜撰

温州府志闕修者蓋七十餘年前太守金公議纂輯而難其事歲丙子
觀察朱公太守俞公以為失今不圖後愈無效遂奮然舉行假手當代
宗工設局於會城之萬松書院成有日矣而朱公俞公皆以艱去予滄
在復設局警校若鹽法若戰艦若海運皆補前志所未備既訖工遂著
其本末而序之曰溫之為郡始於閩君搖助漢封東海王後雖為漢縣
介在蠻彝久矣無聞於中國自江左偏安而山川之奇始顯洎有宋崇
儒而道學之傳肆分其水土所生神氣所感魚鹽蠶蛤絲枲竹木以及
都人士女簪組闕閱之盛依然為浙東大藩至於今不替試按籍而稽
疆域之廣輪建置之沿革師田賦役之代更文物聲名之迭起節目紛
如而歷世滋久之不可缺也明矣竊嘗論之溫郡前有大海後阻重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辛

山水陸相錯走勢括馳明台扼八閩之吭而拊其背元明一統而海上
有事溫郡輒首受其衝我朝聲靈赫濯度越前代薄海內外罔不率
俾小醜震鄰不崇朝而底定百年以來休養生息涵濡於德化之深而
又安不忌危防維嚴密宿重兵者七萃備哨巡者百艘是以桴鼓不驚
海若效順民生其閒會先疇而服舊德說禮樂而敦詩書何其幸也然
而問諸俗之得失驗物土之盈虛昔之敦龐淳固者漸且變而鷲陵昔
之碩大繁滋者漸且虞其耗竭觀于學校而子衿城闕佻健時聞小鄰
魯之風胡不嗣音也將涓滴樸散風會必趨抑節宣而陶冶之者非其
道歟前事不遠展卷披圖當思山川無改於舊而儲英挹秀何以衰盛
殊觀土田日闕于前而取多用宏何以豐歉不一賈子曰此非天之所
為人之所設也繼自今相與講讓型仁更化善俗導迎扶輿清淑休和
之氣以無負 聖天子一道同風之至意固守土之責而亦耆老大

之無非所急故樂爲之序且以自勸焉若夫編纂之精審文例之謹嚴則固有目之所共賞不具贅云爾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秋八月鐵嶺徐縣書

永嘉志修自康熙二十一年閱今歲久版剝落散失存者不及十之三人家亦無完本余下車以後卽有志重修而未逮歲之亥觀察徐公郡守李公雅意修郡志予得參末議敢請天台齊少宗伯錢塘汪徵君西顯主其事歷再稔而告成繼有事於縣志發凡起例一依郡志而綱舉目張徵引典物根據史傳要皆科律省志較舊志爲得體裁工既竣展卷循省幸少魯魚亥豕之訛夙志藉以伸而予猶不能無歎然者志乃史之支流餘裔求其文贍事核非輝見洽聞不爲功昔孔子作春秋得十二國之寶書而於老子郊子下逮師襄賓牟賈之屬無不咨訪然後文成數萬至言夏殷之禮則惜杞宋之無徵是紀事纂言未有舍文獻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而能成者永邑前志距今八十年老成凋謝掌故失傳經籍所載自宋以來名人著述夥矣無一存者學士大夫家傳誌銘叢言勝史之畱貽亦求之而不一得欲志之美備其孰從而取之而詳之嘗攷前明宏才碩學接跡而興 本朝王阮亭司寇獨取黃才伯廣東通志李川父河南通志暨舊藏陸鼎儀山東通志謂皆精審不苟而惜楊升庵四川續志馬伯循陝西通志未及見由司寇之言觀之志若是其難何哉蓋有博而不精者矣未有精而不本於博者也今一代著作巨手才何遽不若前人乃徵文考獻而石室名山竟同無字之碣齒危髮禿不啻無口之匏不得不據往迹稍加釐訂求如史公所謂網羅散失放佚舊聞者則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子又烏能以無憾也哉雖然周官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以周知其地域廣輪將以參乎人風以達其治也是以王制司徒之官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者詳舉剛柔輕重遲速器械

衣服而綜之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可知志之作臚其俗宜而重且大者端在於政與教永邑素號小鄒魯理學名臣孝義節烈載在前志者班班可攷彼都人士猶能嗣此流風餘韻乎未也覽斯志而觀感興起重有責於化導轉移予承之八載簿書期會鞅掌不遑於風俗人心滋多愧焉冀來者改絃更張而補予之缺憾是則予亟亟成書之意云爾昔乾隆二十六年歲在重光大荒落重九日三韓崔錫謹序

施廷燦序 乾隆三十一年 不錄

李琬序 不錄

黃氏 徵又 瑞安縣志

十卷

存嘉慶已刊本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瑞安志十卷自乾隆己巳重刊逮今垂六十稔多殘缺不可考邑令張君恐志之漸就湮也屬司訓黃君修輯之而請予序之簡端予惟修志之難有三上無倡則不能修下無應則不能修有倡與應而莫勝其任則不能修況瑞地瀕海濫計昔之令是邑者凡幾輩簿書倥傯紛其志奔走期會勞其形問以興一利除一弊或未之逮邑乘之修抑迂闊矣乃自張君之來也濬河道設陡門興校士館新節孝祠諸廢具舉而又毅然以修志自任使遠者數百年近者數十年因革損益忠孝節廉瞭如指掌可謂知要也已抑又思瑞去郡不百里其山川文物秀甲他邑六君子之流風餘韻故有存者而人材蔚起今昔殊尚豈俗爲之歟抑人爲之歟文章者道德之表著也已往者後來之借鏡也誠覽是志而奮然興感將士習醕而民風厚其秀彥者勵廉隅其野處者知禮讓其鄉鄰之相往來者莫不以孝友睦婣爲勸勉絃歌載塗桑麻被徑奸宄

不生訟獄寢息相與舞詠 聖朝太平之盛以垂之無窮則邑志之修也豈細故哉予備兵斯土願拭目以俟之嘉慶十有三年歲次戊辰孟冬月 賜進士出身分巡浙江溫處兵備道前刑科給事中歷掌河南廣西道監察御史右中允右贊善翰林院編修海康陳昌齊撰天下事有分所當為而不得不急為之者有分所當為似可緩為之而仍不得不急為之者夫可緩而仍不得不急為之若邑志之修是已子於癸丑年始涖瑞邑諸務次第舉行獨修志一事以簿書倥傯志焉未逮既而奉檄之永嘉之諸暨之蘭谿餘姚上虞又轉餉之滇南丁卯冬復涖瑞就其政之急者為之而邑志仍有待將數十年來之沿革損益與夫潛德幽光不重慮其放失哉予乃商之廣文黃平甫先生先生力任其事又擇邑之同志者職分校焉於是簡者增繁者節陋者刪詭者訂如人物藝文志之體例則酌分合而改正之學校志之名宦鄉賢兵防志之自兵籍以及戰艦器械則綜古今而備載之至如職官志中傳向老曾為是邑令則據曾南豐文以補之陸游非為是邑簿則據本傳以辨之此修志之大凡亦以見先生之為功於是志且以見志之不可不急修也是役也始戊辰迄己巳暮年而刊竣較舊志抑改觀矣而或乃歸功於予謂自侯之來也河道濬陡門築矣可知養建校士館新節孝祠矣可知教令又纂修邑志表彰文獻非侯之功而誰子曰否否此特予分所當為耳予分所當為而不為之而或緩之是曠職也予分所當為似可緩為之而仍急以為之是循分也夫何功之有雖然有賢師儒以總其事有邑紳士以襄其職而予得藉以觀其成俾數十年來之沿革損益與夫潛德幽光瞭如指掌仰見我 國家重熙累洽一道同風之治不遺於海澨下邑獨非予分所當為而竟克遂志所欲為者與則修志之顛末予又烏可以不記若夫山川之秀人材之雋戶口之殷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美

忠孝節義之經揆文奮武之要此其體之大者已於志中詳誌之故不贅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四月知瑞安縣事渭南張德標撰并書 廷銘序 嘉慶戊辰 不錄

嘉慶瑞安縣志六訓導黃徵父餘姚人已酉舉人嘉慶十年任

案嘉慶瑞安縣志訓導黃徵父平甫所修邑人與分修者候選教諭戈鶴翔候選訓導李錦瀾拔貢林佩金廩生余一坤鮑作雨生員朱泮洪守一凡七人志為門十日輿地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賦曰兵制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而冠以圖其書義例詳整繁簡得中於舊志相沿譌說如宋主簿有陸游之類亦能據史傳糾正其失在吾鄉諸志尚為佳本惟人物收陳茂烈茂烈明史儒林傳二有傳云莆田人此因茂烈祖實瑞安誤收之藝文載陶弘景著述未免失於斷限雜志記曹氏譜宋理宗諭曹鳳曹字不宜從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上

美

曲一條尤為委巷之談則疵累之刪除未盡者耳 右郡縣志

溫州經籍志外編卷上終

餘杭鄒守拙校

温州經籍志外編卷下

瑞安 孫詒讓 編

宋

無名氏鴈蕩山記

一卷 通志六十六國 史經籍志三

伏

章氏望之鴈蕩山記 良齋漫語集三

伏

薛季宜鴈蕩山賦注走家東甌有祠祭田在鴈蕩山下隆興初赴調因取途焉愛其巖谷秀異歸得建炎閒郡丞謝君升俊山圖石本字多漫滅已而得樂清洪丞歲所鏡新圖并賦歲正月望始得皇祐校書郎章君望之山記于是圖籍大備 章望之鴈蕩山記舉山無崖凡山有名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號者蓋純石土山不與焉 記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今承天寺是也至己卯僧行亮神居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碧霄菴今靈峯院是也于是有民居矣皇祐元年己丑縣尉甄昂乃發蕩陰山水南閭地是也 記有禽黃色而差小者謂之金雀禽有羣鳴而聲相抑揚者謂之山樂音有獸如鹿大健而能歷險謂之山羊白者如雪猿有毛如狢謂之金縷此鳥獸之異者也 記鴻雁以時而集故以名上多娑羅樹大箴竹 記敘水源蕩水南出為大龍湫南東會于天柱飛泉水流東為照膽溪會羅漢院水南入斤竹澗入于海大龍湫分流而下過石門西凌雲之寶冠古塔水為長微原南入于海石城之東其水東流會小龍湫淨名水入水簾回峯水南為白溪入于海靈巖之陰其水出真濟會靈峯及西北五里寶月菴之水南流于溪西會白溪入于

海蕩水北出為新溪會寒坑池上大溪又會湖南坑版藏二大溪東南入于海 記載遊山由歷為詳今存之其不見于記者益之記山去縣七十里而遙越白沙武缺芳林三嶺達芙蓉驛逾姚奧嶺過長微原至山之古塔菴凡菴皆僧廬也石達之峰有連珠靈犀師子仙冠立載石表其巖羽人其石招賢 記入東北十三里至寶冠菴以巖名其峯寶簪招賢其水瀑布其泉清涼滿巖而下又有石梁石鏡 記東三里至凌雲菴以峯名合珠朝陽合翠芝草大石門天柱梅雨雙人雙人峯相竝也 記東二里至石門院其峯天冠伏虎五靈雙穴其巖寶陀其嶂連霄 記出石門院西北過石象登連霄十五里而遙蕩頂大泉渚焉此山之甚高目處而羣山層列于左右前後僧云五十里者多辭云四望而及達必千里 記石門東五里至羅漢院其峯童子文英石龜及兩巒其嶂朝陽連雲其石連生于山腰長覆其下曰石行廊 記東北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四里至承天寺其寺前之峯聳如卓筆曰戴仁寺西曰棲鳳山又東南隅二峰重沓如屏曰華陽西南一山回合若城曰回鸞嶂東北一山勢若龍游曰戲龍北應紫極常雲西北山曰羣鳳皆連揖相望如敷連環合前溪有大石柱二相向若筍曰石門下一里有龍潭二照膽溪夾道西流西南一水又正南一水會于寺右前流翠雲亭西北一水流寺之左會照膽溪流石門龍潭斤竹澗是以九峯四水叢聚之地謂山之宗始云 記西北二里至普明菴西渡溪而入北至天柱菴山曰紫微至華嚴院峰曰陵霞北至瑞鹿菴以巖名其峰師子石碑圓蘿立筍削玉其山大者曰翠微屏其石鴉尾凡三菴相去皆二百步而近 記瑞鹿西一里谷曰大龍湫瀑布下流百丈而入于湫天樂宴坐香爐三峰在南 記普明折北六里至飛泉菴有泉自巖飛而下為西龍潭有山中斷曰小石門 記東北三里至石城嶺嶺東北三里而長下嶺道二百

步有峽曰經行北入十里兩山壁立以相向如門闕其石色黃其中峰巒秀拔有溪泉瀑布經行之東其峯筍石茶爐其巖白雨又有臥龍山其石虎踞覆盂 記嶺行八里至靈巖寺所倚之山曰石屏風其峰天柱獨秀寶印招賢師子卓筆巖關伏龜重樓雙峰其巖橐籥柱金石指讀書神迹榜嚴龍泉文會礪齒火焰其嶂平霞其崖石碑其湫小龍其石僧寶其洞天聰羅漢其谷安禪藏珠其泉合掌摩訶又有石城石明堂石魚石倉石斛石龍石橋 記東二里道北山缺而穴者三相去百步曰冥坐巖虎口巖石龕其嶂排雲在道南其峰大巧在道北東二山相對道出兩間曰石門峰東三里至淨名菴其峰天冠後三峯曰總角金鼎蓮花石神迎陽其名居士西小石屏其谷水簾新月簾狀谷也 記又三里至回峰菴嶂曰疊疊谷曰靈珠以泉名也又東三里二山之間至靈峯院西方山曰大小石屏嶂曰凌雲其峰最高者碧霄五雲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者以數言其下蓋五老臺云倚天鳳皇超雲丹桂香爐朝天其下有白雲菴藥杵戲師子石犀架海朝陽靈芝靈龜雙巒其巖西真神王石濟修道赤石巾子侍郎騰波其洞龍遊羅漢其壇曰花亦曰羅漢其谷會賢其石飲羽觀音含珠亦曰神王又有龍潭石獼猴石浮圖星河橋石室 記靈峰之陰一里有峰曰佛掌因其下穴而為菴與疏雲面屏三賢小高菴舊玉 而七其巖逼日隱真又山曰紫翠屏西北四里至真濟菴十里而西有石門樓 記侍郎巖為胡兵部居之 記靈峰東一里謝公嶺山之東盡于此矣 記嶺行一里石梁菴因梁而名 記東南三里至白若驛西北十里外有南北閣二村相去十五里南閣西十五里有院曰崇德北閣西北一里有院曰白巖相去十里而遙眾山中惟版藏土多石少在南閣西七里蕩陰之最高也崇德南三里湖南坑蓋山之罅接蕩三里高泉瀉下大龍潭在焉其瀑布為最大有隱仙巖

迎花寶幢四照蓋大石相倚也寒坑泄去北閣十五里其水與台州西界相分九曲行于石溪出白巖東無亂石焉此水勝于山之處也有鳥巖石行廊煉藥爐仙人之田王子晉仙橋散漫遠矣其深者去白若五里而遙去城迂僻好事者莫知故難見也 良齋浪語集三 輿地碑記目一鴈宕山序云樂清縣鴈宕諸山在焉難以殫載校書郎章望之有記 曾唯廣鴈蕩山志二十二按記中所稱開山歲數皆本薛賦竟置諸詎那于不問矣又鴈湖在西外谷大龍湫在西內谷毫不相涉以為蕩水南出為大龍湫者俱誤 宋史文苑傳五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初由伯父得象蔭為祕書省校書郎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嘗北游齊趙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案鴈蕩山記最古者鄭氏通志所載不著撰人攷鄭氏所錄止于北宋末章記作于皇祐間則鄭所見或即章記也胡汝寧萬歷鴈山志附錄鴈山記一篇不著姓名以其文駁之蓋即依薛良齋賦注所引章記掇拾贗作其所採既多遺漏又多任臆移竄記內略附小注亦未詳備其舉山無崖句注云崖鳥名似鷹而稍大生於海崖中海邊居人謂之曰崖其色蒼白色亦謂之白崖此說尤為謬妄不知章記原文訓崖為山邊也崖高邊後世二字 謂鴈山諸峯悉石壁倚天無邊圻可循故下繼之曰凡山有名號者蓋純石土山不與焉至溫方言謂鴈鳥聲如崖者當為鴈 此字見說文鳥部後世變為鴈字宋本說文音同鴈 胡志既不達章記之旨又未究俗語傳謬之原強以為說殆可哂也曾氏廣鴈蕩山志亦錄此記題為袁采則不知何

據萬厯志一新溪在鴈山北湧水北出爲新溪東其崖字說解亦仍明志之誤至附按以記中所稱開山歲數皆本薛賦而不知薛賦實本章記則以舊志所錄薛賦注均不全浪語集傳本又涉故有茲誤惟辨蕩水南出爲大龍湫則目諶之論勝于按圖作記者爾今采賦注所引逸文舊錄於此使攷鴈山故實者有所據依不至如胡曾諸志之重性馳謬也

明 胡氏汝寧鴈山志

四卷

存翰林院儲明本
遜學齋藏鈔本

樂邑在浙東南之濱其山脈自天台迤海上至此則石骨嶙峋龍從嶺萃奇形怪態刻削天巧海內好事之士爭慕之即不獲遊亦必索圖志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五

以髣髴觀其山川之勝然每以刻久字剝不便觀覽爲恨余治樂之二年適兵道唐公出示察院馬公鴈山紀勝詩三十韻命刊入志前且令考舊志仍加錄明余遂求先續二志及近日詩文若干卷統皆翻刻以不負唐公之命而得縱目於騷人詞客之所爲大都誇詠其瑰麗絕特之狀登眺臨觀之美亦云備矣而新安樸溪潘公一序獨切切焉慮民疲於奔命之艱先是置之末簡余竊謂古人之用心果好異乎昔齊景公欲爲轉附朝儻之觀而晏子進以興發補不足范文正公記岳陽樓以直寫其江湖廊廟之憂蓋士君子致君澤民之猷負之素定誠不以玩物遷也公之意其在斯歟公前樂清令也余去公遠不及盡得其當時治樂之所設施然傳者謂公誠心愛民靡事炫飾觀此益信不然昔今之令樂者凡幾而公民有專祀歲時奔走不懈豈人力也哉因移其文并於山志之首是役也博稽精校蔣生國輔林生有鳳與有勞焉得

併書之時萬厯辛巳秋八月之吉南昌胡汝寧識

廣鴈蕩山志凡例嘉靖閒朱諫輯鴈山志四卷章平梅侯一元爲哀續集至萬厯時邑侯胡汝寧合刻之傳其略耳

萬厯温州府志七樂清知縣胡汝寧南昌人進士萬厯十一年任陞吏科給事中

案胡知縣鴈山志余從翰林院所儲明刻本傳鈔四庫全書

潘潢敘誤指爲嘉靖朱志辨其書合朱章兩志爲一帙而刪其

人物一門并補正其闕誤胡氏自敘謂翻刻二志實不然也其

書首爲山圖次山名及四谷山水勝蹟次寺觀而附以仙釋次

物產次詩文其攷證頗多疏舛如薛文憲鴈蕩山賦注陳州商

水人陳覺游山遇入定僧爲說法語集三此書仙釋門載其事

乃以覺爲陳州商謝靈運石門山夜宿石門諸詩乃處州青田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六

石門山此書以爲卽鴈山石門而收其詩至於詩文一卷褒然巨冊實居全書之半亦不出地志家廣輯藝文之習不徒采薛賦注爲無名氏鴈蕩山記注釋謬陋而已詳上章望之明槩本書首又附題詠詩二十七葉爲原目所無首爲馬象乾鴈山紀勝詩三十韻自敘謂兵道唐某所付刊此外尙有天啟丙寅督學樊良樞崇禎元年濟南張延登崇禎甲戌東蜀喻思恂及知縣徐待聘諸人詩數其年月並在胡後非所及見蓋後人又有增刊非胡志舊本也

又案千頃堂書目八載蔣國輔重修鴈山志無卷數今未見其書此志自敘稱博稽精校蔣生國輔林生有鳳與有勞焉疑黃目所載蔣書卽此志著錄家偶誤題耳然通志府縣志並載其目今仍錄於內編而附識其疑於此

徐氏待聘 鴈山志勝千頃堂書目八作鴈山志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

總目七

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鴈山志勝四卷兩淮鹽政明徐待聘撰待聘字

廷珍常熟人萬厯辛丑進士官至按察使副使是編乃其官樂清知縣

時所撰卷一為山之名勝及人物土產雜事二卷三卷皆佛剎四卷則

所自作詩文也其凡例有曰舊志凡詩賦題鴈山者或以臨蒞或以要

津皆旁按而詮之而文之微占於山者亦聚焉又有欲世識其名者賂

剗刷氏私刻攙入真贋竝收薰蕕莫辨山靈有知定當作嘔今皆刪去

云云其言可謂深中地志之陋習然舊作雖已汰除而又獨錄已作一

卷其亦尤而效之矣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七

萬厯鴈山志一琴川徐待聘號紹虹員外前樂清知縣

萬厯温州府志七樂清縣知縣徐待聘常熟人進士萬厯二十九年任

調繁上虞縣

氏 僊巖志

十卷

存瑞安項氏

今神州赤縣爭詫賞洞天福地為仙踪奇閣東海故靈區也瑞邑匯海

鍾奇突有仙巖稱福地二十六云夫天台以赤 清之奇為寒山子

燒 龜壘千饒舌遂動閩邨太守之訪鴈宕則以龍湫著雷轟雪舞從

空曳澗諸詎那尊者宴坐而收濛濛之雨作川上觀抑又奇也乃縉雲

為軒轅鼎處遂駕火龍而歸化為草奇矣百一稱仙 也仙巖偈天

不 即不敢執牛耳與天台諸勝爭狎長之盟而懸崖峙笏

飛瀑噴珠陶隱居之丹蹟依稀在焉至今嶺上白雲 閒飄縱猶冉冉

襲人衣襟也喜樹環臺流觴 坐蓮 抽芳可觴可詠 不改蘭亭風

致而 立巧玲瓏之洞翠 紆岩鬱之磴皇井帝池與安禪伏虎遺址

若隱若現於逋雲出卷之塢遙眺突崖盤曲則止齋先生讀書臺也風

朝雨夕松籟虛清怡吾 伊出喉閉響焉蓋亦一大奇島也繡錯自致

布武可收鑿鑿 謝公之勞濟勝省玄度之具奇處政在几席之間恨

肥腸熱中隨緣話笑不領畧此中佳趣而達宦輒使自謂非壑風流亦

且興致開落竟不能以臨風紗帽輕付之前清谿白石訂奇緣之知已

又可 也開 來地不少奇勝游自罕奇入耳雖然奇固不在佳山水

也斷崖濺沫疊翠空青能以鬼斧之變幻錯而供文人七寸之揮霍則

地奇而句裁其鑠字琢其珠以夢花之大筆手腕以繪其骨立 流之

真面目拳石清漣自我不巧則人更奇是集也以學博 先生與山人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八

公翰 為訂先生品地奇特唐音晉墨翩翩風雅前無作者與山人

博致足相賞也迺搜所經載 哀所未觀雲 霞斐闕致競情無不

然作天際真人想一披閱焉 力所經若晤故友即展齒未涉恍聰鸞

笙齋心煮茗酌此山靈其坐領清福當不數少文山人之臥遊矣崇禎

癸酉 季秋穀旦仙陽九漆李燦箕漫書

無名氏平陽前倉鳳山志

一卷述古堂書目三

未見

平陽縣鳳浦球志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作平陽鳳浦球志

一卷述古堂書目三

未見

千頃堂書目八平陽縣鳳浦球志一卷不著撰人

國朝

周氏清原游鴈蕩山記秦熾己未詞科錄二作鴈蕩山游記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作游鴈蕩山記今

從刊本

一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

存吳震方說鈴本馬俊良龍威祕書本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游鴈蕩記一卷兩浙學使周清原著

己未詞科錄周清原字雅楫一字浣初號且樸又號蝶園江南武進人國學生由左春坊左中允董訥薦舉授檢討歷官至工部侍郎著有鴈蕩山游記

蕩山游記

案周蓉湖康熙二十七年以左春坊左贊善督學浙江見雍正

志一百游鴈蕩山記即其按試溫州時所作記止七葉以所述

藪之蓋塵靈巖大龍湫諸處未能窮十谷一百二峯之勝也

温州經籍志

釋實行鴈山圖志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

未見

彭維新敘崑崙之有五色也蓬萊之有九氣也華嶽之有三峯也舉世而知之也無論已其次則鴈蕩台山膾炙天下而白山之勝清真寂寞息心養道者之所居也惟茲鴈蕩嵯峨秀麗蔚然可觀余思之慕之欲一登臨而不可得者乙巳歲奉命視文風於兩浙次及溫之樂邑場事畢而遊觀之興勃然其難遏矣於是首至能仁長老主席者紹興山陰林氏子也諱實行字奕菴得法於台之黃邑瑞崖克文和尚余觀其氣象雍穆扣之知為有道禪人遂相與莫逆同遊十餘處見夫奇峰疊出怪石驚人雲樹示空中圖畫烟蘿著域外文章瀑布作聲靈禽欲語余喟然嘆曰此天設也地造也何令人賞之玩之徘徊而不忍去也余亟索其圖志奕公曰圖志之湮沒也久矣余曰惜哉越二年再任浙藩

奕公以新輯圖志見貽余細玩之不啻重遊勝景而千妍萬秀如在目前也余愛不釋手奕公曰今圖志雖新不可無一言以傳聞以其師中

興瑞嚴碑記為請余欣然諾之嗚呼山運之有隆替也亦猶人事之有

盛衰也事有盛衰得其人而舉之則一言一行可以垂百世運有隆替

得其人而傳之則一邨一壑可以光萬古是志也得奕公而傳之此山

不朽矣愧余不文而弁其首徒有玷於山靈云爾廣鴈蕩山志二十六

宋鰲敘昔謝康樂為永嘉守癖於山水搜奇獨失鴈蕩至宋祥符中名

始著豈勝地顯晦亦自有數耶夫邑有名勝天地之靈異鍾焉莫不有

魁奇特出之材照耀千古而人與地而俱傳故鴈蕩顯而即有王梅溪

挺生其閒幾與武夷之有朱晦翁比美無窮焉而章恭毅之忠正不阿

又其後先相輝映者爾余三湘九疑人也未嘗不愛佳山水適奉命

來宰是邑凡夫城郭郵堡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皆當指識以為治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畧焉有名山在望而可漠然遇之者乎政稍暇嘗一登其巔選幽探奇

目不給賞然後知稱浙中山水之勝者必以鴈山為美且難并良不誣

也舊故有鴈山圖志然年遠漫漶不可測識因喚匠一為洗剔重梓而

新之都人士咸問序於予予惟志之存圖自宋敏求長安志始而鴈山

圖志之有十八剎自唐釋一行鴈山十八剎序始將使覽勝者握一卷

之書而如歷其境雖風雨廬中足當臥藉藉以慰風人逸士之思而且

使邑之人爭自濯磨以追蹤前哲無俾靈有今不古若之嗟則勝地

之顯賴傑人以不晦是又守斯土者所厚期也夫廣鴈蕩山志二十六

朱椿敘開嘗攷寰宇記名山皆有志大都甲乙洞天品藻嚴整好奇之

士摹刷流行傳移紛傳歲時閱逾往往鏡板做竭墨瀉文缺觀者憾焉

然而事紀景勝體製別於國乘有司每以補綴修輯為後而圖志或浸

廢理勢固然也浙東山水甲天下歸宿結奇獨在鴈蕩其有圖志由來

舊矣然地濱海嶠千盤萬仞世罕有津逮咸手其一冊為快相傳山高四十里上有湖十里惟雁宿焉東西內外谷四古寺十有八龍湫大小中別為三峰百有二名泉六巖三十一奇石三十三潭十四古洞十有三凡溪池峽澗與門屏嶂竒怪變幻更僕難數予聞而竊慕之十六年辛未冬奉 命來甌括越明年訪俗至樂清而鴈山去縣東鄉九十里取道得次游覽東望溫嶺北眺蒼山其西連左原南達玉環誠震旦之奧區南戒之巨麗俯仰愕眙與向所聞合而有加焉遊屐縱未徧歷亦得放懷大觀歎為奇絕乃按其舊志所謂墨譎文缺漶漫不可揣索今楚南宋君來署是邑增修舊志已於事而竣披圖考訂流覽豁如足以傳觀天下昔宋樂清尹周郊以鴈蕩圖寄蘇子瞻一時傳為美事愛奇之志與復古之心同耶不同耶予述其梗概俾知浙東靈境歷代詞章不為斷簡蟬穴所隱修輯之功不可謂無補至於洞天福地崖壑爭奇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為士夫所弭節翔風雅激宕豪俊甲金碧之廢興尋緇黃之故躅甲乙品藻著為文辭前人之述備矣予不復序云廣鴈蕩山志二十六

俞文漪敘東甌多佳山水而鴈山為最王梅溪產於其鄉有鴈山五經眼茲行尤可觀之句則知崇岡疊嶂千態萬狀實有引人入勝者余守郡三載曾未一經眼焉聞有圖志數卷東西谷有十八剝靡不盡繪以是為可供吾臥遊也乃板以年深剝蝕按其字畫幾如摩挲石鼓不可測識豈俗吏終為山靈所鄙耶客冬宋君洪川來是邑公餘取舊志而新之而全山真面目遂躍躍楮墨間予披而覽之如睹瓊臺天柱諸峰拔地倚天而烟霞變幻也如登飛泉游淨名曲徑通幽霏法雨而注慈雲也炎節凌歊身如坐紅爐中蚊如蠅差小驅之不去忽見龍湫瀑布懸崖千尺恍風颯颯至濺珠飛雪於几案間也斯亦奇矣然余於此重有感焉古者建邦之土地掌之大司徒而山經地志徵文考獻一方之

風土人物係焉是志也者誠泣茲土者所有事也鴈山乃樂邑一隅耳而通郡名勝未易更僕數今山圖固粲然矣而郡志失修者垂七八十年其漫漶甚於山志未修時倘聽其日就湮沒使後之嗜古者無為考鏡資謂非守一者之責歟余用是懼滋甚若云遊也則昔胡康侯恐妨職事且望衡嶽而弗登即山水之癖如謝康樂而蠟屐所經猶遺鴈蕩矧余乏作賦才而觀山玩水之急急乎廣鴈蕩山志二十六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鴈山圖志無卷數江蘇國朝僧實行撰實行字奕菴山陰林氏子居鴈山能仁寺因搜羅名勝編次成書首鴈山十八剝皆有圖次山水諸說次藝文右山川古蹟

宋

汪氏季良平陽會萬歲溫州府志十七作平陽會書今從直齋書錄解題五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四卷直齋書錄解題五

葉適敘玉山汪子馴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為民推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目別多寡貧富不妄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吏官不失賦又為之建置所利縱捨所思始終汲汲以民為家至於學宮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慈仁義而能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水心文集十二直齋書錄解題五平陽會四卷通直郎知平陽縣汪季良子馴撰平陽號難治為浙東三陽之冠季良治有聲適以一邑財計自兩說而下為二十一篇終於歲會旁通沿革本末大略備矣又為外篇五條如砧基

副本催科檢放及書手除科數之類以爲此財用所從出也季良端明應辰之孫佳士且能吏也得年不永士論惜之

案汪知縣季良雍正浙江通志名宦傳萬厓溫州府志治行傳並有傳

明

蔡氏 達時 溫處海防圖略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千頃堂書目入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五溫處海防圖略二卷浙江汪啟明蔡達時撰達時字應期宣城人萬厓庚辰進士官溫處兵備副使溫處爲兩浙海疆門戶明季倭寇出沒號曰要衝達時此書作於萬厓二十四年皆據當時文移冊籍編次成帙凡地形船械以及戰守選練之法無不畢載共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三

爲圖四子目四十有三

李氏 如華 溫處海防圖略千頃堂書目入題李汝華今從明史藝文志二

二卷 明史藝文志二

未見

案李如華官秩籍貫並無攷

無名氏 溫州水利

四卷 千頃堂書目入。述古堂書目四作一卷

未見

國朝

沈氏 雍 平陽學校志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平陽縣志十一沈雍康熙二十六年教諭課士有方手輯學校志

案沈教諭雍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名宦傳並有傳

明

劉氏 球 卓忠貞傳千頃堂書目十

存錄二

明史一百六十一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禮部主事王振銜之下詔獄屬指揮馬順支解之景帝憐球忠贈翰林學士諡忠愍

案劉忠愍卓忠貞傳見忠貞錄二今所傳寶香騎虎事卽出是

傳明史本傳亦全本之然忠愍子鈺編兩銘集乃未載疑當時

革除之禁未開故有所諱也

鄧氏 准 鹿城書院集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一千頃堂書目入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西

未見

自敘國家尊崇正學以隆世教凡儒先與聞斯道者類爲建祠則夫程朱張子之高弟常致力於性命道德之懿而又同出於一郡者不特舉而專祠之其何以風勵後哲者哉夫溫之號小鄒魯也久矣鄒魯之後千有餘載而後程朱張子者出倡明道學以傳諸其徒然芻觀列郡少或二三人多止五六人蓋未有如溫之眾者今考之在程門者十有一人朱門亦十一人南軒之門一人焉其更相授受往復之書具在而其遺言緒論猶有存者況我朝編輯五經四書性理諸書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者悉見采錄則其有功於道學亦大矣故予假守此邦寤寐諸儒而推本其所師卽欲爲創書院採摘其行事問答彙爲一帙而同貢李君增劉君塘何君鼎皆踴躍其事於是白於侍御陳公秉衡憲副林公舜舉趙公栗夫悉蒙嘉諾而濟臬諸公無間言焉永嘉令汪君循

乃相厥費度材擇良於鹿城卜吉孟春不五越月而書院成尊程朱張子四先生南鄉其高弟門人東西鄉以侑焉師友一堂宛然當時氣象非徒以觀美也於以闡其淵源之所自表正學也於是父老攜杖往觀者皆嘖嘖歎曰自宋以至於今幾三百年而始一見後學之入其門升其堂者徘徊瞻顧如諸儒之在前而其景仰自不能已矣夫以聖朝學校遍天下若無俟於書院者然前賢往跡風教所關況程朱張子及門之士又非餘子可例論者乎故書院落成即採溫之有志於學者討論其中使密邇諸儒興起其善則此邦正學之傳不待外求而自有餘師矣此書院之所以創也嗚呼書院創矣而諸儒之事行問答未之統一學者難於遍覽爰命郡邑諸博士采輯數月始克成編復謬加改正梓示同志曰鹿城書院集使皆得以讀其書思其人而尚論其世焉然則書院之集又可已也哉准狂僭之罪誠無可逃然表正學以正人心則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五

愚於此實拳拳云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八

王瓚敘歲重光作噩夏鹿城書院初成郡守吉水鄧侯准集僚屬潔牲醴以落之祠宋程朱張氏四夫子以溫嘗從學者二十三人侑焉列齋室將以居邦之願學者章逢駢趨眾庶企竦以為盛舉夫嶽麓應天石鼓白鹿凡以書院名者悉聚徒肄業為闡道植教之地弗崇祀事也而今緣祀事而為之則其意亦微矣道具於六經散載於羣賢之籍而實原於吾心有志者皆可力探而神會之然人之庸情必藉風勸而後自振拔必藉啟掖而後始懋勉以進程子鳴道於河雒朱子鳴道於武夷南軒鳴道於潭衡之間孔孟以還莫斯為盛而吾鄉先哲不遠數千里而往從之為是道也是道也求則賢舍則愚先哲所以求者孰非吾所當求者乎使時有如四夫子者吾亦往焉時微四夫子則其師徒問答粹言緒論猶有紀者吾而誦其書式其人想光儀於一堂以冥挹其

授受之譽茲耳如真聞目如真見因不二之性靈究本同之間要自獲闡斯道之藩籬而窺其堂室不待外搜遠覓而聖賢之業存焉蓋所以恢拓教基揭示學的無條約而爭無言令而喻矣嗚呼此鹿城所以有書院也此表章先哲所以為後學計也自慶元迄今幾三百載才彥之生常常有之顧其所謂學者役精斲思鍛鍊風物而自為雄長稽式揣似鋪飾枝蔓而馳狗時好言與心攜心與道貳河雒武夷之實學荒落溷鬱晦克醒悟而遺諸舊軌侯惠我邦以敦化正俗為首務是宜加之意也樹之津梁而躋於大道使人有持循嚮往之定志胥體玩於性命道德之際而邦之理學始有勃然中興之機矣書院既成爰掇先哲事行問答之概類為一帙俟自為首序既詳至矣而復命某識其後某鄉後學也正處誘掖風勸之中者也觀禮階下肅容與敬謹推侯之意以諭諸同志且以自詔焉慎江文徵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六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一鹿城書院集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明鄧准撰准吉水

人成化辛丑進士宏治中官溫州府知府以南宋時溫州之士游二程張朱之門者有周行己等二十三人乃命永嘉知縣汪循即鹿城建書院祀二程張朱而以行己等侑焉復輯諸人誌銘家傳及其遺事緒論見於志書語錄中者彙為此編雖亦講學家標榜之書然永嘉學派頗異新安准不分門戶於其間則視黨同伐異者其公私相去遠矣

黃氏公瑾地祇上將溫太保傳道藏目錄詳注三

道藏目錄詳注三孝字號地祇上將溫太保傳補遺附黃公瑾述太保姓溫名瓊字子玉乳名卓郎溫州平陽人也蓋太保威靈顯化傳內甚詳

案黃公瑾時代籍貫無攷溫太保傳收入道藏今未見其書以

道藏目錄所述聚之與宋濂忠靖王廟堂碑所載大異宋文編集四十

七 未知孰信也

宋

韓氏 彥直 永嘉橋錄直齋書錄解題十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

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 宋史藝文志

存 左圭百川 學海本

橘出溫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為八種橘又自別為十四種橙予之屬類橘者又自別為五種合二十有七種而乳柑推第一故溫人謂乳柑為真柑意謂他種皆若假設者而獨真柑為柑耳然橘亦出蘇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出閩廣數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與溫橘齒矧敢與真柑爭高下耶且溫四邑俱種柑而出泥山者又傑然推第一泥山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七

蓋平陽一孤嶼大都塊土不過覆釜其地廣袤只三二里許無連崗陰壑非有佳風氣之所淫瀆鬱蒸出三二里外其香味輒益遠益不逮夫物理何可攷耶或曰溫並海地斥鹵宜橘與柑而泥山特斥鹵佳處物生其中故獨與他異予頗不然其說夫姑蘇丹韭與七閩兩廣之地往往多並海斥鹵何獨溫而又豈無三二里得斥鹵佳處如泥山者自屈原司馬遷李衡潘岳王羲之謝靈運輩應物盡言吳楚開出者而未嘗及溫溫最晚出晚出而羣橘盡廢物之變化出沒其浩不可攷如此以予意之溫之學者繇晉唐開未聞有傑然出而與天下敵者至國朝始益至於今日尤號為文物極盛處豈亦天地光華秀傑不沒之氣來鍾此土其餘英遺波猶被草衣而泥山獨得其至美者耶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橘著花然嘗從橋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所謂泥山有嚼之去年秋把麾此來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為幸獨故事太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守不得出城從遠遊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子荔子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有譜橘者予愛橘甚橘若有待於予不可以辭予因為之譜且發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亦有以表見溫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夫橘爾酒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彥直序

直齋書錄解題十橘錄三卷知溫州延安韓彥直子溫撰世忠長子也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十五橘錄三卷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宋韓彥直撰彥直字子溫延安人新忠武王世忠之長子登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光祿大夫致仕封新春郡公事蹟附見宋史世忠傳此譜乃淳熙中知溫州時所作宋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俱作乳嘉橘錄卷數與此本相合文獻通考作一卷蓋字之誤也彥直有才略而文學亦優管轄宋朝故事名水心鏡凡一百六十餘卷為尤表所稱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大

今不傳是錄亦頗見條理上卷載柑品八橙品一中卷載橘品十八以泥山乳柑為第一下卷則言種植之法皆詳贖可觀陳景沂作全芳備祖引彥直此錄謂其但知乳柑出於泥山而不知出於天台之黃巖出於泥山者固奇出於黃巖者尤天下之奇云蓋景沂家本天台故自誇飾土產不知彥直是錄專記永嘉不當借材於異地也其亦昧於著作之體矣

勞大與甌江逸志永嘉之士宜樹橘韓守彥直之譜足徵

案韓知州彥直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各宦傳並有傳所著橘錄專紀宋時永嘉一郡所產上卷柑八種曰真柑曰生枝柑曰海紅柑曰洞庭柑曰朱柑曰金柑曰木柑曰甜柑而以橙一種附焉中卷橘十四種曰黃橘曰塌橘曰包橘曰絲橘曰沙橘曰荔枝橘曰藥條竿橘曰油橘曰綠橘曰乳橘曰金橘曰

六九九

自然橘曰早黃橘曰凍橘而柑以朱欒香欒香圓枸橘自序所謂橙子之屬類橘者五種是也朱欒以下並非橘屬提種植製蓄之法九篇曰種治曰始栽曰培植曰去病曰澆灌曰採摘曰收藏曰製治曰入藥紀述最爲詳備而文筆簡潔尤有陸疏嵇狀之遺自序謂欲附歐陽文忠牡丹記蔡忠惠荔枝譜之後殆無愧也至吾鄉所產橘種類蕃盛雖尚甲浙中而自宋迄今年代浸遠物產變遷此錄所載諸品多不能舉其名狀此尤譚橘官掌故者所宜稽攷矣

右物產

宋 無名氏願蕩山集

一卷通志

温州經籍志外編卷下

充

黃氏仁榮 永嘉集

三卷宋史藝文志八

伏

直齋書錄解題十五永嘉集三卷不知何人集

萬姓統譜四十七黃仁榮字澤之浦城人以恩補承務郎主秦州簿知

金谿縣累官直祕閣除度支郎中改浙東提點刑獄知秀州除兩浙轉

運副使加直敷文閣兩知臨安府移知贛州卒

萬厯温州府志七宋紹興知温州軍州事黃仁榮右朝請大夫知

李氏知己 永嘉集

二卷宋史藝文志八

伏

萬厯温州府志入宋教職李知己

案李知己在永嘉教官見郭象隆車志一萬厯温州府志秩官載於莫冲剡夙之前蓋紹興間人也

又案宋曾宏父鳳臺法帖卷三刻有王梅溪書札一帖宋云十再拜上啟宮使舍人台云永嘉集首以謝康樂詩中有楊公濟

百詠亦可以略見儼鄉風物踴資塗中觀覽云云曾帖末打殘據此則永嘉集蓋專收頌咏詩詞梅溪書

無名氏樂清詩集嘉定赤城志四十

伏

案樂清詩集各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並未著錄惟陳寶窗赤城志四十辯誤門云謝靈運游赤石進帆海詩揚帆采石華挂

温州經籍志外編卷下

平

席拾海月即其地也是詩已載樂清詩集矣知宋時本有是書不知何人所編也

唐賢永嘉禠詠

伏

文淵閣書目十唐賢永嘉禠詠一部三冊闕

案唐賢永嘉禠詠文淵閣目不著撰人當亦宋人所編周氏慎

江詩類一錄唐人詩不盈一卷府縣志藝文門所載尤鈔此書

明時所存亦非完本然尙三冊足徵接輯之博今無傳帙可惜也

明

謝氏澤 游鴈山詩統編

伏

自序成化庚子予以憂解官南歸越三年始從吾叔父太守先生與一
二布衣陳敬所郭筠心諸公登方巖望天台鴈宕蓋蓬萊三島諸仙人
若可招而得謂極吾山水平生之好將自茲始矣未幾復有所掣不果
遂明年乃遊塔山又明年謁番易應先生宿流慶寺先生曰吾老矣遠
不可至若聖水諸公能相與一行乎又明年余秋厓存敬聞之請爲東
道主以遂尋茲約濱行忍菴章公遣其子玄楨來邀登鴈山予重違番
易之約未果也既而番易以疾報遂輟存敬之請乃從太守先生借敬
所筠心嶼南諸公過忍菴所越宿度謝公嶺臨照瞻潭入靈峰洞過靈
巖觀天柱卓筆展旗諸峯至龍鼻水而止於是忍菴之從子黃門君來
會既暮抵能仁寺而止宿焉明日還過大龍湫觀瀑布望鴈湖絕頂相
與咨嗟嘆息以爲天下之奇觀盡矣遂復由故道過忍菴而宿又明日
乃歸九月十日也於乎鴈山在東南名天下舊矣吾相去不數十里而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三

往來于心者已不啻十數年乃不得一至暨其至也復較聖水之行而
後果豈茲山之遭亦固自有數邪夫以數則一山之遭且不易得然則
吾人得以詩酒自娛於溪風山月之間以相與優游太平全盛之世者
可不自賀其遭之大幸也哉雖然山水之樂在天地間固取之不窮而
得之無禁然極意之所向而過之亦皆足爲害又豈但富貴利達開哉
吾用是愧無以上酌所遭於萬一而又懼若茲山之遭樂而不知所極
也敢質之同遊諸公與吾太守先生不識亦以爲然不聯句凡若干首
其名氏各著於下方而凡諸同遊者亦得以次見焉

台鴈唱酬錄

桃翁淨
卷六

佚

自序弘治丁巳秋敬所陳先生以觀郡志來過予予方議姻於忍菴章
公之子達德達德之弟振德先生孫堦也遂以父兄之命參決定議爲

來秋之期及期敬所至而達德與其兄慎德以試事未歸因留以俟久
之乃請怡雲止軒二叔父爲借行予忝以舊姻故實從其後既至而達
德猶在杭忍菴公乃始主盟成禮而退蓋自敬所之來後先往復凡三
十有四日燕笑晤言感事觸物心所不能自已者往往於詩焉發之子
以猥廁其間而章氏之名能詩者亦罔不在蓋已公慮百數十首敬所
謂宜萃于一卷以存斯文世講之誼因取其無關涉者悉刪去之得一
韻四十三首爲台鴈唱酬錄予惟唱酬之義始於賡歌鹿鳴天保之作
其來遠矣蓋非獨漢唐以下諸詩家之贈處和答然也然皆以其意而
未嘗以韻韻之次其宋之未造乎詩之唱酬而至於次韻一韻之次而
至於累數百首詩之變亦於是乎極矣噫詩之變化無窮而人心之妙
用亦相與無窮況夫義理之在天下者而可以有窮求之哉是詩之韻
實始於貞肅公總山之作自公之沒五六年來凡大夫士之有事於茲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三

山者輒用公韻已不知其幾百首矣然未有盛於敬所之作者敬所之
至類必有作然亦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蓋茲行也其事專其留久故其
詩亦特盛云卷成遂以歸之慎德諸昆季俾藏之亦敬所意也

國朝

佚

汪氏 東甌唱和集

府志十七

梁氏 章鉅 鴈蕩詩話

二卷

存道光戊
申刊本

余於客冬就卷東甌甫入郡齋卽作游鴈蕩之想而次兒丁辰由京請

假來甌省視亦急欲待游值學使者趙容舫先生按試溫州恭兒以提
調試事遲至季春下旬始竣乃刻期挈同登舟並約在城衛守備廖菊
屏壽彭幕中客馮芝巖懋凡五人菊屏詩人芝巖畫師也鴈蕩在樂清
轄內樂清令蔡子樹琪為蔡柳堂刺史維新之子刺史本受業於余故
子樹執弟子禮惟謹且甚樂為導游主人遂往來俱寓邑署阻雨署中
者一日雨未晴而冒雨登山雖雨而不甚真貫休詩所稱濛濛者故於
游事無礙初由芙蓉村踰丹芳嶺入能仁寺觀元祐鐵鑊急尋大龍湫
路滑而險同人皆易輿而兜又舍兜而步余亦勉從之度馬鞍嶺由西
谷達東谷歷常雲峰列仙嶂履雲關鷹嘴峰紫微嶂遂達靈巖靈巖峰圓
經所謂一靈也入安禪谷觀龍鼻水小龍湫憩於淨名寺次日又歷鳳
皇門雞靈芝雙筍諸峯陟羅漢洞徘徊久之出洞度謝公嶺望見老僧
巖順途躡石梁洞迤邐而至大荆遂出東外谷寓大荆行館又次日過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三

清江渡邊海而回蓋在山中實三日合來往程途其七日回郡齋後補
作游記一篇七言長歌一首適門下士邵陽魏熱深刺史源亦為游鴈
蕩而來留住署中者三日既讀余記與詩問余何不作鴈蕩詩話余曰
客冬初到此間即欲作東甌詩話居之月餘知城中難得借書之家亦
無可談藪之友廢然而止今若初為鴈蕩詩話則此山晚出前人題詠
寥寥恐成書益難默深曰曷不試為之宋人如呂本中之紫薇詩話周
必大之二老堂詩話亦不過數十條成卷事因難而見巧物以罕而見
珍以我公為之當無不成書之理也時適得曾唯所輯廣鴈蕩山志詳
贍為各舊志之冠蓋游山時惜未及見者因即詳繙此志有與詩事相
涉者披卻導窾搜沈掇淪參以秀書緯以已意費月餘日之力次成若
千條以示廖菊屏復為勘補一過覆視之亦自斐然可觀因付鈔胥錄
成小帙或可增導游之助亦間補志乘之遺惟默深遠在維揚不獲與

之並凡賞析為可惜耳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重陽日福州七十四
叟梁章鉅撰於東甌郡署之樹德堂
茵林前輩以令嗣敬叔太守權篆東甌迎養至署去春借敬叔昆季往
探鴈蕩之勝既作紀遊數千言復製長歌一篇一時和者如雲琳瑯盈
篋蓋公以滌國之年具少文之興而繞膝又皆靈運惠連悉工吟咏故
靈瓊既陳宮徵迭應即深閨淑媛亦奏璫章固宜佳話爭傳不徒為此
山增重已去年余歲試由溫至台擬同游鴈山未果持節先行匆匆登
眺不及備攬勝概今年科試復至東甌將乘輅車之便再入鴈山一觀
龍湫飛瀑公因出示鴈蕩詩話二卷不鄙譎陋屬為之敘夫鴈山晚出
僻在海隅名章佳什唐以前無聞謝康樂出守永嘉近在跬步今全詩
具在惟過斤竹磳一首磳為鴈山外戶當時蓋未深入一窺堂與故無
詩即東谷謝公嶺或謂為游屐所經亦附會無據至諾具那尊者卓錫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四

開山而唐貫休有鴈岩經行龍湫宴坐之句實為此山題詠所自始所
惜者以東坡曠逸之致僅題周邠鴈蕩山圖寄意曾未得與匡廬開先
同形篇翰蓋登山流覽未必皆棄筆之才即境嘯歌或時少褻糧之興
兩美必合古今所難既有其人復有其詩若非彙集成編將愈散佚無
攷此公所以掇拾畸零極意搜羅弗因前賢名作無多而遂已也此編
一出吾知山水有靈亦驚知己古人可作定許同心而公之高吟逸致
無負雅游當與名山共傳不朽已倚裝披讀既幸導游之有資且佩公
攷訂之精而采摭之廣也謹書數語為端是為敘道光己酉四月初日
昆明趙光書於東甌試院之澄觀堂
人靈萬物參三才使光岳川谷靈淑之氣無人領其勝則萬古寂寞而
天地為虛器東南奇秀山水推黃蘆白蕩再南則武夷桂林惟廬山當
江湖四達之衝天台為仙佛託靈之所自漢晉即著名黃山鴈蕩武夷

則皆至宋始顯而唐以前闕然寥然雖以謝客守永嘉而未闢扇山之庭奧柳州謫嶺南桂林其必由之道而無一語及之山川顯晦不以其時哉然武夷之盛晉以朱文公作精舍記及九曲棹歌紀其勝乾道間士大夫訪朱子者兼訪武夷於是名勝與台廬抗而鴈蕩黃山桂林則至今無人能專擅其美如朱子之於武夷白蘇之於廬山謝柳之於浙粵山水者是則游屐雖通題泐雖眾而其人其文章不足以配山川則山川亦終不屬其人寂寞如故也虛器如故也吾師長樂梁夫子生長武夷之鄉持節桂林晚又就養溫州郡署皆山水奇絕地慨鴈蕩僻處天末既題詠之又輯詩話表章之於是峰壁洞壑泉石無不雲滃瀑飛於墨素閒真可臥游而眾山皆響且生平文學政事軼謝客柳州而上他日話東南山水者以武夷屬朱子以匡廬屬太白東坡以鴈蕩屬長樂梁公無疑也獨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至今無所專屬且圖志寂寞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五

視鴈蕩缺憾尤甚騷人韻士多有欲臥游神往其閒而不可得者吾師駐節數載蓋以補山川千古之憾亦如鴈山遺遇之幸乎謹書所懷以質左右蓋又將請益於將來也道光二十有八載門下士邵陽魏源謹序

右甄文

宋

劉氏士英

永嘉守禦錄水心文集

佚

葉適跋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論其守謀增陣浚隍預儲擬以待非常既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捍禦之臣乎

文集一
十九

案劉教授士英宋史忠義傳七雍正浙江通志忠臣傳葛麻溫州府志治行傳並有傳宣和間方臘寇溫州士英與郡人石礪等拒守凡四十餘日守禦錄蓋紀其事也

黃氏勻顯應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題黃句

佚

乾隆溫州府志十七宋教職黃勻編顯應集

案黃勻萬厯溫州府志秩官門載於徐鳳之後徐鳳嘉定間刊本止齋蓋嘉定以後人顯應集蓋紀鬼神靈應攷府志祠祀門

禾嘉城南廂顯應廟神張姓宋宣和間禦方寇陣亡或即此神也

國朝

溫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美

勞氏大輿 甌江逸志

一卷 四庫全書
總目七十七
存說錄本龍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七甌江逸志一卷大學士英 廉家藏本

撰大輿字宜齋石門人順治辛卯舉人官永嘉縣教諭是編前紀溫州

舊事後記其山川物產大意欲補郡乘之闕故命曰逸志然据拾未富

且皆不著所出未為精核至謂錢玉蓮為娼女更齊東之語矣

案勞宜齋甌江逸志乾隆平陽縣志卷門引周 坦周震二條作東甌逸志誤凡五十六條

祿記瑣事而不著所出書難以依據其閒偶有援證又多不得

其原如蠲紙條引廣輿記謂吳越時供此紙者蠲其役故名而

不知五代史何澤傳有唐明宗免戶部蠲紙事陶弘景永嘉邑

居圖條引郭若虛畫論而不知郭書本名圖畫見聞志原作陶

景真永嘉屋邑圖不云貞白景真南齊人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一裴孝源貞觀

公私畫史一又載作宗炳若此之類並未詳覈惟劉衡山懋功

道雷震孔道人一事引闕然堂類纂其書為今所罕觀劉衡山

此書疑亦溫州人所著然亦不著撰人不足以補志乘之闕也

孫氏同元永嘉聞見錄

二卷

存

案孫同元字雨人仁和人嘉慶戊辰舉人道光中任永嘉教諭

右襟志

温州經籍志外編卷下終

温州經籍志

外編卷下

毛

餘杭鄒守拙校

温州經籍志辨誤

經部

瑞安 孫詒讓 編

葉適周易述釋一卷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中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二

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並據宋志收

宋史藝文志一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按直齋書錄解題有述釋葉氏易說一卷適為習

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焉據此則易說即習學記

言中說經之一述釋為聘儒所撰不得仍被以適名諸書皆沿宋志之

誤

案宋元學案五十四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

心易說國史經籍志一葉正則易說一卷閩人袁聘儒釋攷今所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傳習學記言第一卷至第四卷皆論易袁氏述釋止一卷蓋略詮

精要不全釋也其書今無傳本經義考三十二既載葉適周易述

釋又載袁聘儒述釋葉氏易說蓋誤分為兩書翁方綱經義考補

正二謂宋志云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則葉適之書自名

述釋通攷云述釋葉氏易說一卷陳振孫以為袁聘儒述其師葉

正則之書則袁聘儒之書別名述釋葉氏易說亦強為分別誤與

朱同舊志沿宋志之譌湯氏永嘉縣志藝文錄刪之是也

王十朋泰誓論一篇經義考九十五○道光樂清縣志十一據經義考攷

案武王論見梅翁前集十二文止一篇並非單行箸述經義考之

例凡說經之文見於專集者雖零篇散句亦所不遺因此論中辨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之文遂析出著錄而改其題為泰誓論然此

在朱考則可至地志書目本非專考經義而亦襲其例則別集中

所載之文能盡錄其目乎舊府縣志此類實多皆由不知宋考之例主於蒐羅經義與他書目不同遂誤行收入今並刪之

史浩尚書講義二十二卷宋史藝文志一〇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據宋志收

案史浩字直翁鄞縣人官至右丞相宋史三百九十六有傳尚書講義淳熙十六年浩為太傅時所進見玉海三十七引中興館閣書目與溫州無涉府志誤收今刪之

又案此書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亦著錄浩為鄞人通志錄全浙經籍自宜收入故不在辨例此後浙中著述通志所收非誤題溫州人者並不著謹發其凡於此

蔣允汶尚書通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案蒼巖蔣訓導允汶萬厓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攷東甌詩集六錄蔣文質詩一首注云字彬夫永嘉人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二

號蒼巖所載字號並與允汶同而名特異王齋自撰壙志瑞安王

云年二十執詩登蒼巖先生蔣公文質之門而卒業焉則文質

即蒼巖無疑其作允汶或入明以從所改也蒼巖籍貫各志與詩

集並云永嘉然陳高不繫舟漁集十二蒼雪軒記云蔣君文質舊

居栢之青田其後僑居永嘉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於郡庠之寓

君曰自吾去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年矣云云其所述與舊府

縣志稱蒼巖值元季避地閩中踪跡亦復符合則蒼巖本貫青田

流寓永嘉所著書即不宜收入此志萬姓統譜八十六千頃堂書

目三宋元學案六十五並云蔣允汶永嘉人蓋沿萬厓府志之誤

今刪其著述而附攷其姓名籍貫之異俾後之紀吾鄉人物者無

為舊志所誤也

何逢原詩通旨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案梅谿後集二十九何提刑墓誌載逢原著述不言有是書乾隆

永嘉縣志經籍門亦不著錄攷浙江通志一百七十七何逢原字

文瀾分水人咸淳中累官中書舍人至元中薦授福建儒學提舉

辭不赴卒於家著有易詩書通旨四書解說玉華集若干卷據此

是作詩通旨之何逢原乃宋末嚴州人與永嘉何希深姓名偶同

府志遂誤切為一人耳今刪之

俞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一卷經義考一百一〇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據經義考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佩韋齋輯聞四卷

案至順鎮江志十九元俞德鄰字宗大永嘉之平陽人宋寶祐中

父卓為廬江令僑寓京口因家焉景定辛酉以書經魁鄉舉咸淳

癸酉以禮記魁浙漕歸附之初阿尤丞相解為行省郎中不就卒

年六十有二自號太玉山人有佩韋齋文集十六卷輯聞四卷板

行於世宋學士集三十一俞先生墓碑名希魯德鄰子亦云先生之先居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三

溫之平陽大父某為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鄰鄉貢進士據此是

德鄰父卓始徙鎮江德鄰已為鎮江人溫志即不宜復攷其著述

且佩韋齋輯聞四卷今世尚有傳本詩說十三條在第二卷內本

非單行之書朱氏因采經義故析出著錄舊府志子部不載輯聞

乃收詩說於經部蓋未視原書遂以詩說一卷為輯聞全帙所謂

重性馳謬者也今刪之

鄭伯謙周禮類例義斷二卷五禮通考卷首二引宋史藝文志〇通志府縣志並未攷

案宋史藝文志一鄭伯謙太平經國書統集七卷鄭氏三禮名義

疏五卷注不又三禮圖十二卷江都集禮圖五十卷三禮圖駁議

二十卷儀禮類例十卷周禮類例義斷二卷自鄭氏三禮名義疏

以下並無撰人名氏秦氏因其家上鄭伯謙太平經國書統集遂

亦指為伯謙作殊誤今不據補入

林椅周禮綱目 周禮訂義序目○府縣志並未收

周禮訂義序目永嘉林氏椅有周禮綱目於開禧間曾進

案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綱目八卷據說一卷紹興府教授栢蒼

林椅奇卿撰何鐘栢蒼彙紀 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紹興庚戌進

士以周禮為周公經世之書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據此

二書是椅栢係栢蒼人然東巖翰錄樂清其所著書不應誤仍他

郡人為鄉人疑椅或本貫永嘉栢麗水亦未可定然今無可攷

證舊志人物傳及進士題名均無其名故不據補入

侯一元深衣辨一篇 經義考一百五十○道光樂清縣志十一據經義考

案深衣辨見二谷集 經義考析出著錄樂清志收入經籍於

例未協今刪之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王與之祭鼎儀範六卷 宋史藝文志一○道光樂清縣志十一據宋志收

案宋史禮志七徽宗政和三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

鑄鼎九於中太一宮南為殿奉安之崇寧四年八月奉安九鼎九

月朔百官稱賀於大慶殿鄭居中言亳州太清宮道士王與之進

黃帝崇天祀鼎儀訣皆本於天元玉冊九宮太一合於漢津所授

上帝錫夏禹隱文同修為祭鼎儀範修成鼎書十七卷 宋志五亦

鼎書十 祭鼎儀範六卷是作祭鼎儀範之王與之乃北宋亳州道

士宋志本有明文樂清志僅據藝文志之文誤以為即王東巖而

不復攷禮志疏舛甚矣今刪之

薛季宣伊洛遺禮 伊洛禮書補亡 清麻州府志十七○乾隆温州府

志二十三有伊洛禮書補亡

陳傅良伊洛遺禮 伊洛禮書補亡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嘉慶瑞

安縣志九並據文獻通考收乾隆溫

州府志二十七並有○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有伊洛禮書補亡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伊洛禮書補亡永嘉陳傅良著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伊洛禮書補亡又伊洛遺禮文獻通考陳

君舉集

案兩伊洛遺禮及禮書補亡陳文節作薛氏行狀蔡文懿作陳氏

行狀並不載攷陳亮龍川集十四有伊洛禮書補亡序云吾友陳

傅良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

潔益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

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所伊川嘗言舊

修大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

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書中凡

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又卷十六有書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伊洛遺禮後云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廡存其一二今

以附諸補亡之後然則二書皆亮所撰文獻通考一百八十八錄

此兩書亦不題陳薛二先生撰舊志蓋因序中述二先生語遂誤

據收入通志又謂通考云陳君舉集尤誤今刪之

陳傅良高士送終禮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六○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案高士送終禮蔡氏止齋行狀及史志書目並未見書名亦疑有

奪誤續考經籍一門遠舛甚夥此條尤不可信今不據補入

呂大圭春秋傳或問五論 程端學春秋本義卷首○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永嘉呂氏大圭傳或問五論

案呂氏春秋或問春秋五論今並有傳本成德刻五論敘云宋吏

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所著圭叔高道祐七年進士德祐

初元知漳州軍屬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被害又

云武榮即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為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橫兜鄉大豐山下學者因號為橫鄉先生今本春秋或問卷端題進士溫陵曰大圭撰五論卷端題橫鄉先生溫陵曰大圭述魏穆方與勝覽十二載泉州郡名有溫陵蓋流俗相沿之稱非古郡名也與成德敘合則大圭非永嘉人審矣王廷望東嘉先哲錄十載大圭於名儒周樛庵慎江文徵亦錄五論四十春秋說五數條蓋並為程氏所誤今不據補入

徐定春秋解十二卷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並題徐德操

案徐知州定字德操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寓賢傳並有傳府縣志又互本泉州晉江人寓永嘉萬曆府志

宦業傳誤為立傳故春秋解亦著於錄然水心文集十四徐德操墓誌銘載所著春秋解外尚有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六

詩文學孝同參錄諸書則又未載豈修志者未攷水心所作墓誌乎此志於僑寓名賢未入土箸者著述例不收錄故並刪之

孔克表春秋本末三十卷

按經圖春秋四○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案明史藝文志一春秋本末三十卷洪武中懿文太子命宮臣傅藻等編千頃堂書目二略同不云孔克表著克表洪武中與修羣經類要此

書或亦同纂故朱睦㮮誤題其名也今不據補入

孔克表羣經類要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羣經類要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羣經類要明孔克表奉敕撰宋濂序

案宋濂朝京稿三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云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洪武六年乃詔克表及

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

恆言釋之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

俾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千頃堂書目三乾隆平陽縣志十六文苑傳亦載其略是羣經類要乃克表與林溫劉基

同奉詔編纂論語二章又繫太祖御製不得專屬之克表舊府縣

志收之殊誤至平陽志經籍門又謂宋濂序是書文苑傳亦載宋

序比之孔穎達云檢宋文憲集並無是敘而題御製論語解後末

云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儒為

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上開物屬民之心過於太宗

而克表復為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

穎達之疏無異云云則彼志所指即係是跋誤以為類要敘耳今

刪其目并攷正其誤於此

陳傅良經筵孟子講義

經義考二百三十四○嘉慶瑞安縣志九據經義考攷

經義考二百三十四陳氏傅良經筵孟子講義二篇存載止齋集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七

案經筵孟子講義見止齋文集二十八蓋慶元初以中書舍人兼

侍講時所上然此非單行著述瑞安志誤據經義考攷今刪之

劉敞中庸大學說二篇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道光樂清縣志十一據經義考攷

經義考一百六十二劉氏敞中庸大學說二篇存載蒙川集

案劉忠肅中庸大學說朱竹垞所見足本蒙川集有之今所傳蒙

川遺稿四卷本已佚其文然此亦非單行著述樂清志誤據經義

考攷今刪之

劉敞中庸就正錄

經義考一百五十二○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並據經義考攷

案宋史四百五劉敞傳及劉應奎蒙川遺稿敘載忠肅所著書無

中庸就正錄之目攷四朝聞見錄甲云考亭解中庸考亭之門人

劉敞字季文號靜春乃大不取其師之說著為就正錄萬斯同儒

林宗派十載朱子門人亦有劉敞注其籍貫曰廬陵是作就正錄

者乃廬陵劉靜春其姓名與忠肅偶同耳且忠肅生宋季安得親及朱子之門乎通志及府縣志誤切為一人遂據收入今刪之

劉敏格物說一卷 經義考一百六十一○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並據經義考收

案格物說一書亦不見於宋史本傳及遺彙敘疑亦劉靜春所作

舊府縣志據經義考收入殊無塙證今刪之

呂溥大學疑問 千頃堂書目二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一○府縣志並未收

呂洙大學辨疑 千頃堂書目二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一○府縣志並未收

千頃堂書目二呂溥大學疑問呂洙大學辨疑永嘉人從兄弟也均學於許謙

案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七十六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許謙究經旨悉領其要嘗注大學疑問史論其詩文有竹溪集若干卷兄洙字宗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魯此以洙為溥兄與黃目倪志不合未詳孰是亦從許謙游著有易圖說大學辨疑據此是溥洙皆永康人千頃堂書目康字偶誤為嘉倪氏補遺金元

蘇文志錢氏元史藝文志並襲其謬今不據補入

蔣允汶大學章旨 中庸詳說 四書纂類 萬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三○四書纂類乾隆府志類作要

案辨見尙書通考下 千頃堂書目三元人書內復出蔣允汶四書類纂注永嘉人誤又國史經籍志二十頃堂書目二經義考一百五十七並有蔣文質大學通旨一卷文質據東甌詩集即允汶通旨舊府縣志未收疑即章旨之誤謹附識於此

潘翼爾雅釋 韻補 萬曆溫州府志二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二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並據萬曆溫州府志收

案潘處士翼雍正浙江通志文苑傳萬曆溫州府志文學傳道光樂清縣志寓賢傳並有傳通志府志云其先青田徙樂清樂清志

則云青田人建炎間徙樂清攷梅谿前集一潘岐哥詩敘鶴溪先生聚徒於樂清之鹿巖既久因家焉先生名翼字雄飛與樂清志台通志府志誤也然樂清志雖入寓賢傳而經籍門仍收其著述則又與通志府志同誤今刪之 按者案此下應有史戴仔非國語辨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案戴守鏞非國語辨一篇見周樛菴慎江文徵六十一經義考二百九亦著錄然非單行著述永嘉志誤收今刪之

楊諱素王通史 千頃堂書目十○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據書錄解題收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有

案楊維楨序楊諱崑山郡志云崑山州楊才抱其先人履祥公所著州乘謁余錢塘曰吾子與才系同出浦城文公十葉後幸惠一言引諸首又云公所著又有帝王圖辨素王道史 千頃堂書目作通史此作道史

疑字 姓氏通辨行於時公諱諱字履祥東溪老人其自號云是楊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諱本浦城人而徙居崑山者 千頃堂書目五楊諱素著錄注本為故今所傳本崑山郡志卷首題浦城楊諱纂也攷乾隆平陽縣志儒林傳楊諱字克明居南監作新婦戒楊氏族規蘆江鄉約發

蒙備用是平陽之楊諱字克明與浦城之楊諱字履祥者不同舊府縣志誤切為一人遂將素王通史姓氏通辨帝王圖辨諸書並為收入殊誤今刪之

陳謙謝修撰墓誌 直齋書錄解題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據書錄解題收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有

直齋書錄解題七謝修撰行狀墓誌一卷昭武謝師稷移本行狀里人黃適景聲撰墓誌永嘉陳謙益之撰

案謝修撰墓誌為陳易庵逸文書錄解題因有與黃氏行狀合刻單行本故著於錄謝氏既非溫人陳誌亦非著述舊志收之殊誤今刪之

項喬董子故里志六卷 內閣書目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六〇雍州府志二十七有

千頃堂書目六項喬董子故里志六卷嘉靖壬寅喬為景州守修

案天一閣書目二之一董子故里志六卷李廷寶撰并序又項氏

甌東私錄二董子遺事志序略云某叨先生故里守嘗欲繼絕世

修故墓而苦無端緒景守李廷寶適志遺蹟遺文及先賢所嘗贊

記凡六卷而以序屬予予因識其大者以見曩牘仰止之意若故

里實在景州廣川鎮據此是董子故里志實景州守李廷寶所作

初名遺事志後改名故里志甌東特序其書耳且甌東嘗為河間

府知府見李術畿輔通志五十九而未嘗為景州守內閣書目及

明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並因甌東作序誤以為即其所著殊為失

考通志及府縣志悉沿其誤今刪之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陳鳴鶴東越文苑傳六卷 明史藝文志二〇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咸豐永嘉縣志二十並據尤何明史藝文志彙收

案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二東越文苑 無傳 六卷明陳鳴鶴撰鳴鶴字汝翔侯官人天崇間諸生福建通志稱其早棄舉業與徐燧

兄弟共攻聲律是編紀閩中文人行實起唐神龍迄明萬厯為四

百十一篇攷乾隆府志十九明隆慶歲貢有永嘉陳鳴鶴與侯官

之陳鳴鶴不同舊府縣志並誤今刪之

孔鐸昆陽孔氏世譜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蔡立身上蔡宗譜 千頃堂書目十〇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並有

案譜謀一門史志書目間有管錄各集所載敘引亦甚多然宋元

古帙今並無傳鄉曲家乘修纂分合不可殫紀故此志概不收藏

舊志所載止此二種今亦刪之

陳時敏温厓 萬厯温州府志十七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嘉慶瑞安縣志九

案陳復心時敏萬厓温州府志隱逸傳嘉慶瑞安縣志方技傳並

有傳縣志載其通經史嘗玩後天圖及瓊璣玉衡之說家設一石

盤刻周天度於上自構巧法占之仍於高山平行處鑿竹為圭冬

夏測景夜則仰觀星辰次舍雖遲雷伏逆之難齊者推算皆晰時

司天厓法頒行多不驗閩浙間盡用其厓稱為温厓據志所言是

時敏之書不過如今世民間通行之厓年選擇書以其與官厓不

同故謂之温厓不足以當著述舊府縣志收之殊誤今刪之

潘翼九域賦 萬厓温州府志十七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辨見前爾雅釋韻補下

無名氏甌閩傳一卷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據隋書經籍志收

案甌閩傳見隋書經籍志二舊府志因温州為古東甌故收其書

然古之甌越統今浙東台温處三府南極閩廣其地不廛温州一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府又太平御覽一百七十福州下引開元錄云閩州越地即古東

甌今建州亦其地 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建州建安縣又

載郡圖云縣東有古甌城漢吳王世子發兵圍東甌即此也 此說

別有 據此是唐以前輿地書又有謂閩為東甌者則甌閩傳或即

記閩事亦未可定府志收之殊無據據今刪之

張叔椿建安志二十四卷 萬厓温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案直齋書錄解題八建安志二十四卷刪定官郡人林光撰慶元

四年郡守永嘉張叔椿俾僚屬成之是此志本林光所撰張春卿

守建安令僚屬補成之非出春卿手纂舊志張叔椿撰殆未考者

錄解題今刪之

陳傅良長樂志四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嘉慶瑞安縣志九並

案直齋書錄解題八長樂志四十卷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撰淳

熙九年序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又卷五賦志下云在對學訪同官薛輝雍子然凡間有書一編大略述三山一郡財計而累朝詔令申明沿革甚詳問所從得存日外身陳止齋修圖經時欲以為財賦一門後錄其詳問所從得存日外身卷味多不果亦即指止齋修長樂志時事然則止齋雖與編輯之列而總其成者實繁府帥梁克家故宋史藝文志三亦載梁克家長樂志四十卷不題止齋名也且此志即所謂清熙三山志今世尚有流傳鈔本其書首載梁氏自序云予領郡暇日訪無諸以來遺跡故俗追維往昔之事不可復記常以為恨乃約諸里居與仕於此者相與纂集則是時纂集者亦不第止齋一人曹叔遠敘止齋集備載著述之目亦不數此書非遺漏也舊志誤收今刪之

陳峴清湘志六卷 萬曆溫州府志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案直齋書錄解題入清湘志六卷郡守永嘉陳峴壽南俾教授林瀛修嘉泰二年也據此是清湘志乃林瀛所修陳東齋時為郡守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主

特主其事耳舊志輒題陳修殊誤今刪之

林棐桐泐新志

江南通志百十八○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江南通志百十八林棐紹定四年知廣德軍公餘輯桐泐新志二十卷

案林棐字功輔平陽人宋嘉定戊辰進士見乾隆府志十九及其子季熹所書壙誌原石在泰順林氏余見其錄本直齋書錄解題入桐泐新志二十卷教授錢塘趙子直撰紹定五年也太守林棐序是此書為趙子直所撰特為作敘耳江南通志誤以為棐作今不據補入

項公澤玉峯志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八○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八玉峯志項公澤宰崑山修

案南坡項郎中公澤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嘉慶瑞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所刊酒祐玉峯志十卷今有傳鈔本卷尚題陽羨凌萬頃陳雷邊寶撰未有酒祐壬子公澤政亦云直學凌君學儀邊君

摻訪撥拾俄及瓜權失其傳姑錄諸梓以俟方來是玉峯志編輯悉出凌邊二人手公澤特為刊布耳續考誤以為公澤所修今不據補入

楊謫帝王圖辨 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案辨見前素王通史下

何文淵牧民備用三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案何文淵江西廣昌人明史一百八十三附其子喬新傳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溫州府此書蓋其知溫州時所作明史藝文志二亦載之三卷明志作一卷然文淵既係郡守此書又非紀錄溫事志乘不宜載入今刪之

子部
袁采袁氏世範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主

案 四庫全書總目九十二袁氏世範三卷宋袁采撰案衢州府志采字君載信安人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仕至監登聞鼓院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采嘗宰樂清修縣志十卷是編即其在樂清時所作分睦親處已治家三門題曰訓俗府判劉鎮為之序始更名世範是采書雖作於樂清而意存訓俗本非地理之書今取原書覆之亦無一事涉樂清者舊府縣志收之殊誤今刪之

林武朱子語錄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包定池州語錄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五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案朱子語錄宋代傳本至夥黎靖德編語類卷首列記錄姓氏凡九十七家永嘉諸弟子則葉賀孫黎注字味道括蒼人居永嘉辛亥以後所聞徐容字仁父永嘉人辛亥以後所聞徐容字仁父永嘉人辛亥以後所聞

一 徐寓 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徐容 字仁父永嘉人辛亥以後所聞

錢木之字子山晉陵人寓永嘉沈嗣字莊仲永嘉人戊午所開
四十蔡懇字行夫平陽人壬子六人也黎書采摭詳博絕無遺漏
而並無林武包定所記且池州語錄為嘉定乙亥李道傳所集道
并研人宋史備黎書載道傳自敘明白可據據非包定所編此一
書皆不足信舊府縣志收之殊為失考今刪之
史浩童卯須知三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據宋史藝文志收

案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鄭峯真隱漫錄五十卷宋史浩
撰末二卷為童卯須知分三十章所言皆治家修身之道而諧以
韻語自署辛丑為消熙八年蓋其罷官以少傅侍經筵時所著云
據此是此書亦史直翁所著舊志誤收今刪之
劉徽太極說一篇經義考七十一。道光樂清縣志十一據經義考收

經義考七十一劉氏徽太極說一篇存載蒙川集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案此亦蒙川逸文今本遺棄不載與前中庸大學說並非著述樂
清志誤收今刪之
戴亨近思錄補注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據白海源流收

案金賁亨白學源流六戴森翁名亨字子元臨海人所著有太極
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據此是
亨乃台州臨海人與温州無涉舊府志收其著述殊誤至所引白
海源流考各家書目並無其書蓋亦即白學源流之誤今考正刪
之

陳茂烈克省錄 靜思錄嘉慶瑞安縣志九
案陳御史茂烈明史儒林傳二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明
史作莆田人瑞安縣志則云世居嘉興鄉大坑山祖以軍功注籍
福建興化衛總旗父善祥早卒茂烈年往承父役其所載似非

妄為奉合然茂烈祖注福建軍籍至茂烈已三世僑寓既久已為
土著不當仍繫瑞安故明史本傳及明儒學案六儒林宗派十載
茂烈籍貫並云莆田不云瑞安舊志收之殊誤今刪之
陳傅良備邊十策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案備邊十策蔡文懿作止齋行狀紀其著述至詳然不載是書宋
以來書目亦未見檢宋史藝文志六於陳傅良漢兵制一卷下
制即歷代兵制之殘本增載備邊十策九卷蓋十策本不出止齋
手宋志著錄偶綴兵制之後而失其撰人王氏遂誤蒙上讀之以
為亦止齋所著耳今不據補入
戴溪會稽兵家術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案宋藝文志六有會稽兵術三卷又會稽兵家術日月占一卷並
不著撰人王氏續考所載殆即是書然以為戴文端所著則不知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何據各志書目亦並未載今不據補入
虞搏方脈發蒙六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案虞搏方脈發蒙萬麻溫州府志載文門未載考千頃堂書目十
四虞搏醫學正傳下注字天民義烏人能詩有百字吟半齋稿雍

正浙江通志人物門金華府方技傳亦載虞搏字天民攻醫精於
脈理著有醫學正傳方脈發蒙行於世至經籍門方脈發蒙下乃
引萬麻溫州府志而注中仍作義烏人蓋所引係萬麻金華府志
校錄不審誤書溫州耳乾隆府志不考輒據舊錄可謂疏矣今刪
之

潘翼星圖證驗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
案辨見前爾雅釋韻補
陶弘景刀劍錄嘉慶瑞安縣志九

案陶弘景梁書處士傳南史隱逸傳下並云丹陽秣陵人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同以嘗寓瑞安故縣志誤收其著述今刪之東顧詩集一錄

鄭景望蒙齋筆談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據焦氏經籍志收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有

案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二十七蒙齋筆談二卷舊本題宋鄭景望撰商溶刻之稗海中厲鶚宋詩紀事亦曰景望湘山人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案見宋詩紀事二十一今考其書乃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分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潘蓋誤刻偽本今以商溶稗海所刻本與巖下放言覈之總目之言良是舊通志府縣志並誤收今刪之

周達觀誠齋雜記二卷千頃堂書目十二補遺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三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據黃目收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並有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案四庫總目一百三十一誠齋雜記二卷元史藝文志三舊本題元林坤撰前有永嘉周達觀序稱坤字載卿會稽人曾官翰林

所著書凡十二種此乃其一誠齋坤所自號也考毛晉津逮秘書本誠齋雜記卷首亦載周序與總目所稱合黃倪錢三書因達觀作序遂誤以為達觀所著舊通志府縣志並同其謬今刪之

楊謙姓氏通辨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據九何明史藝文志收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並有

案辨見前素王通史下

孫希旦校訂玉海二百卷嘉慶瑞安縣志九

案孫編修所校玉海乃乾隆間充武英殿分校官時校寫四庫全書之本詳家大人敬與校定刊行之書不同瑞安志收之殊誤今刪之

釋有旗重編天台諸文類集十二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案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重編天台諸文類集十二卷四明釋如吉編熙寧四年東嘉釋有旗序是作此書者為四明釋如吉有旗特為作序耳舊志竟以此書為有旗編殊誤今刪之

釋啓元太初語錄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據萬厓志收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作三卷

案釋啓元乾隆溫州府志仙釋傳有傳作啓原云日本人吳元年航海入中國洪武丙寅入安固抵石山遂駐錫焉是啓元乃倭產舊志收其著述殊誤今刪之

釋並學三境圖論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案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六亦載此書注引徐一夔序云釋並學撰自號無為子台磐石人王杭淨性寺據此則並學乃台州人舊府志收其著述殊誤今刪之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案釋超智嘉慶瑞安縣志仙釋傳有傳引王錫珩天目塔銘錫珩有傳原作世昭誤今正之云松江青浦李氏子順治初抵仙巖住持仙巖寺則超智本非溫產其著述不宜收入地志今刪之

陶弘景真誥二十卷嘉慶瑞安縣志九青麻溫州府志十七作真誥集案辨見前刀劍錄下

集部

崔道融東浮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據文獻通考收

案崔道融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寓賢傳並有傳本荆南人以徵辟為永嘉令後避地入閩依王審知見吳任臣十國春秋殊直齋書錄解題十九載東浮集九卷自稱東甌散人乾寧乙卯永嘉其書實與溫州無涉府志收之殊誤

蓋道融編寫此集適在

又案東甌續集一亦錄道融詩十篇注云道融唐人宦遊於此遂為永嘉人據十國春秋則道融晚年依王審知而卒並未為永嘉人續集所載亦誤

倪濤玉谿集二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十七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三卷並據書錄解題收馬麻溫州府志二十七卷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七卷玉谿集二十二卷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誦言其非以阻軍罷謫衡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誌其墓曾吉父為作集序

案倪濤王偁東都事略文載傳下宋史文苑傳六並作廣德軍人蓋其父徙廣德至巨濟已為土著書錄解題題永嘉者據其舊貫言之耳舊志人物傳不載其人而經籍門仍錄玉谿集曾氏東甌詩存一亦錄其詩三首注云箸有玉谿集並為失考今刪之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六

胡夏六檜堂集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

案胡氏六檜堂集通志舊府縣志並未收湯氏永嘉志彙藝文錄始箸於錄又增載黃淮序其文見明刻黃介庵集九目作題六檜堂卷略云胡夏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遂於堂堦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於以識夫檜之罪當顯戮冀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滌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於編簡良可悲夫九世孫鏞東甌先正文錄八作鏞誤下同哀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陳氏東甌文錄載此文改為六檜堂集序湯氏遂據補入考慎江文徵三十三有劉現六檜堂詩序亦云趙宋炎紹之際勢將興復秦檜身自虜歸力主和議滌州通判永嘉胡君夏方讀書華蓋山中乃手植六檜於

堂下日以戮檜為事可謂尚志之士矣其九世孫鏞能紀作堂本

末仍以三山陳君叔起所為圖廬陵鄒君公瑾所為篆書裝潢成

卷學士大夫爭為咏歌其事云云互相校驗黃劉二人所題序者

蓋胡鏞所紀作堂始末及後人題咏詩文並非滌州遺集黃題所成卷者集與人同湯氏未見介庵集故不知陳錄之誤今刪之

又案黃文簡題詞劉朝紳詩序並以植六檜名堂為胡夏事載其

官並云滌州通判然考止齋集胡少賓墓誌云胡氏繇發徙溫至

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襄通判滌州君諱襄宗正少卿君諱

襄兄弟始著滌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

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輟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

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且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

者曰是固以三願望人者耶滌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

溫州經籍志

卷辨誤

七

大將岳飛定羣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胡寅趙鼎

之學擯十餘年不用止齋文集四十七則襄官湖北制置司幹辦公事不

為滌州通判為滌州通判者乃襄弟衷也萬厯溫州府志選舉門

載宋紹興乙卯汪應辰榜進士胡襄湖北制幹與止齋集合而官

業傳又載胡襄兄衷字仲穎嘗直言忤秦檜終滌州倅乾隆溫州府志選舉

人物兩則又與黃跋相同蓋胡氏兄弟官秩論異相承已久然止

齋為胡少賓誌墓當必据其家行狀足為徵據湯氏咸豐永嘉縣

志彙藝文錄雖誤載六檜堂集而姓名則不謬後之重修志乘者

所當據止齋集考正之也

林湜盤隱類彙十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案葉適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公諱湜字正甫

福州長谿人公琬而居平陽松山溫福之間也水心文據此是湜

本貫長谿晚乃僑居平陽舊志收其著述殊誤今刪之
黃希聲看雲詩 浩然齋雅談中。通志府縣志並未收。

浩然齋雅談中黃文雷字希聲永嘉人有看雲詩不行於世

案宋詩紀事六十九黃文雷字希聲即厲氏所本浩然齋

詩集看雲小集卷首亦題江黃文雷希聲即厲氏所本浩然齋

雅談作永嘉人蓋偶誤憶東甌詩存據錄文雷詩五篇殊為失考

今不據補入

俞德鄰佩章齋文集十六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乾隆温州府志

案辨見前佩章齋輯聞詩說下 東甌詩存十亦錄俞德鄰詩十篇

盧摯疎齋集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案元詩選三集乙盧承旨摯字處道一字莘老號疎齋涿人至元

五年進士博洽有文思累遷江東道廉訪使入為翰林學士遷承

旨卒著有疎齋集據此是盧疎齋乃涿州人乾隆温州府志乾隆

永嘉縣志文苑傳別載盧摯字處道永嘉人善詩文與高明齊名

其字與疎齋同疑即一人志乘相沿誤載耳慎江文徵二十五亦

載盧摯文蓋亦為舊志載疎齋集所誤今刪之

周頤真洞淨老人集 萬曆温州府志十七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乾

案周道士頤真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

釋傳並有傳其籍貫通志云永嘉人府縣志則云閩福清人至元

丙子徙居永嘉當非無据其集諸志經籍門並誤收今刪之

張昌存齋文集一卷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八據百川書志收乾隆溫

百川書志十二存齋文集一卷平陽張思廣著

案千頃堂書目十七張昌存齋文集一卷臨汾人元進士洪武二

年聘至禮局議禮授國子助教授皇太子經又為經筵講官尋致

仕徐泰皇明風雅詩人 據此則昌乃山西臨汾人百川書志題平

陽者臨汾在明為平陽府屬縣 明史地理志二臨汾 非温州平陽

縣人也舊志收之殊為失考今刪之

陳雷窠菴集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

案列朝詩集甲集前編十陳雷字公聲嘉興人秀民之子有窠菴

集 皇明風雅詩人名 蓋秀民僑居嘉興其子已著籍於彼温志即

不宜收其著述今刪之 東甌詩存十一亦錄陳雷詩十首與府縣

蔣允汶蒼巖先生文集 萬曆温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乾

案辨見前尚書通考下 隆温州府志二十七作蒼巖文集

季復初月泉稿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據嘉靖通志收

案月泉季處士復初乾隆温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隱逸傳並有

傳本衢州龍游人避兵遷瑞安當入流寓傳舊府縣志載入人物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傳又收其著述於經籍殊誤今刪之

鮑原弘恕菴集 萬曆温州府志十七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恕菴集鮑原弘著樂清人徙永嘉道光樂清縣

志十一案原弘黃巖人官樂清訓導府志稱其徙居永嘉未詳所據

案朱希晦雲松巢集卷首載原弘敘自題迪功郎伊府紀善天台

鮑原弘萬姓統譜十四亦載鮑原弘名仁濟以字行洪武間以薦

授樂清訓導永樂初陞伊府紀善與樂清志所載合舊府志謂樂

清人徙永嘉殊誤今刪之

高遜志香菴遺稿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

案高侍郎遜志乾隆温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高賢傳並有傳本

蕭縣人徙居嘉興靖難後死永嘉山中 見明詩綜十六舊府縣志

云河南人元末僑居嘉興 本之列朝詩集甲集十五

與徙吳門未知孰是 府志經籍門誤收其集今刪之

鄭澆直正齋集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道光樂清縣志十一

案東甌詩集七亦錄鄭澆詩二篇云字起深號直正齋先黃巖人

被薦任樂清縣學訓導明詩錄十四千頃舊志載直正齋集亦沿

詩集之誤今刪之

姚汝循錦石山齋集二十四卷

三有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乾隆温州府志二十七游據漢目收乾隆永嘉縣志二十

案千頃堂書目二十四姚汝循錦石山齋集二十四卷注字敘卿

錦衣衛籍上元人大名知府謫嘉州知州明詩錄四十四雍正浙

江通志經籍門引黃目作永嘉人蓋所見偶繫誤本遂據著錄府

縣志悉沿其謬今刪之

温州經籍志

卷辨誤

三

温州經籍志辨誤終

餘杭鄒守拙校

温州經籍志 辨誤